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哪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么？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锅，我为麋鹿！”

那小孩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铁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锅，我为麋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会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力。”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会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力。”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作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锅。’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象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那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道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天色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了！”

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那一阵好风，吹得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额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士。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黧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士。黄顾两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的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辛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即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

黄宗羲神色惨淡，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

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士”，应徵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在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辱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两句，意在讽刺清廷，怀念前明，虽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黄宗羲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采，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先生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即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送了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

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气。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提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吡。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壁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壁完’，纵然穿山恶水，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

喜了！”顾炎武道：“此诗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河山，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

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得须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的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连了二瞻先生。”

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竟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来此，乃是为了二瞻先生的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

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华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没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我已在他的书房的墙壁上提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音讯，在外露面，给人拿了，那可糟了。”

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江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和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

吕留良气愤道：“清廷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拼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的就死。”

顾炎武道：“恶臭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敬佩。怕的是见不到清廷皇帝，却死于一般的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清廷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朝政大权，尽操纵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名士’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根捣乱。鳌拜乘此机会，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

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着有用之身，和清廷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反是堕入他们的算中了。”

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嗣昂鞞耍圈焕垂淌茄懊伊囊凌。m词侨白约阉皇卑苾尾蛔。!髻运土诵悦圈!加芽嘈模·瞪置屑い:档溃骸岸!唤鸱哇裕值苜歉也蛔稽裸魅找辉纾 植苒 治温婆ヶ乳槐棚!肮嘶贫!舜笙玻圈!溃骸白愿萌绪怨! 吕留良沉吟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敌人的天下，真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吟道：“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清兵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大江南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清廷，而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极~，妙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说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

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清廷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洲卫之事，又如何会对他们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洲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

浙西杭州，嘉兴，湖洲三府，处于太湖之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洲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二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深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至极品的赵孟业，都是湖洲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洲之笔，徽州之墨，宣城之纸，肇庆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

湖洲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实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琬，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琬因读书过于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忽有一日，邻里有一朱姓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着，既来求借，当即允若，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朱姓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存在庄家。庄允城便达因了。那朱姓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份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琬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

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即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

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甚多，不但大名难享，反而被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许多通士文儒，再加修订，务求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便辗转托人，卑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得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修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章。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琬便去世。

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帙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作《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琬，请名士李令哲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铭，吴之铭，吴之蓉，李祁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徽，韦金佑，韦一园，张契，董二西，吴炎，潘圣章等，共十八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说是“朱氏原稿”。“明书辑略”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是以体例精备，叙述详明，文字又华瞻雅致，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庄家又是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本有不少攻拒指责的言语，修史诸人早已一一删去，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当时明亡未久，读书人心怀故国，书一刊行，立刻就大大畅销。庄廷琬之名噪江南北。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自是老怀弥慰。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洲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在任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廷令一下，他东贿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无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十量八两银子。待得来到富室朱家，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非但不送仪程，反而狠狠讥讽，说道搁下在湖洲做官，百姓给你害得好苦，我朱某就算有钱，也宁可去周济给搁下害苦了的贫民。吴之荣虽然恼怒，却也无法可施，他即已被革职，无权无势，有怎能奈何得了富家巨室？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

庄允城平素结交清流名士，对这赃官很瞧不起，见他到来求索，冷笑一声，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说道：“依搁下的为人，这两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只是湖洲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也好，多一两银子，能早去片刻也是好的。”

吴之荣心下怒极，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明书辑略》，心想：“这姓庄的爱听奉承，人家只要一赞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白花花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再也不皱一皱眉头。”便笑道：“庄翁厚赐之，却不恭。兄弟今日离别湖洲，最遗憾的便是无法将‘湖洲之宝’带一部回家，好让敝乡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

庄允城问道：“什么叫着‘湖洲之宝’？”吴之荣笑道：“庄翁这可太谦了。士林之中，纷纷都说，令郎廷珪公子亲笔所撰的那部《明书辑略》，史才，史识，史笔，无一不是旷古罕有，左马班庄，乃是古今良史四大家。这‘湖洲之宝’，自然便是令郎亲笔所撰的明史了。”

吴之荣前一句“令郎所撰”，后一句“令郎亲笔所撰”把庄允城听的心花怒放。他明知此书并非儿子所作，内心不免遗憾，吴之荣如此说，正好大投所好，心想：“人家都说此人贪赃，是个龌龊小人，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眼光到是有的。原来外间说珪儿此书是‘湖洲之宝’，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见。”不由得笑容满面，说道：“荣翁说什么左马班庄，古今四大良史，兄弟可不大明白，还请指教。”吴之荣见他脸色顿和，知道马屁已经拍上，心下暗

暗欢喜，说道：“庄翁未免太谦了。左丘明作《左传》，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是传诵千载的名作。自班固而后，大史家就没有了。欧阳修作《五代史》，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文章虽佳，才识终究差了。直到我大清盛世，令郎亲笔所撰这部煌煌巨作《明史辑略》出来，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三位前辈齐驱，‘四大良史，左马班庄’，这句话便是由此而生。”

庄允城笑容满面，连连拱手，说道：“谬赞，谬赞！不过‘湖洲之宝’这句话，毕竟当不起。”吴之荣正色道：“怎么当不起？外间大家都说：‘湖洲之宝史笔，还是庄史居第一！’蚕丝和毛笔是湖洲两大名产，吴之荣品格卑下，却有三分才情，出口成章，将‘庄史’和湖洲丝，湖笔并称。庄允城听得更是喜欢。吴之荣又道：“兄弟来到贵处做官，两袖清风，一无所得。今日老着脸皮，要向庄翁求一部明史，作为我家传家之宝。日后我吴家子孙日夕诵读，自必才思大进，光宗耀祖，全仗庄文之赐了。”庄允城笑道：“自当奉赠。”吴之荣又谈了几句，不见庄允城有何举动，当下又将这部明史大大恭维了一阵，其实这部书他一页也未读过，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史识又如何如何超卓，不着边际的瞎说。庄允城道：“荣翁且请宽坐。”回进内堂。

过了良久，一名家丁捧了一个包裹出来，放在桌上。吴之荣见庄允城尚未出来，慢将包裹掂了掂，那包裹虽大，却是清飘飘地，内中显然并无银两，心下好生失望。过得片刻，庄允城回到厅上，捧起包裹，笑道：“荣翁瞧得起敝处的土产，谨以相赠。”

吴之荣谢了，告辞出来，没回到客店，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阵掏摸，摸到的竟是一部书，一束蚕丝，几十管毛笔。他费了许多唇舌本想庄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另有几百两银子相赠，可是赠送的是他信口胡诌的‘湖洲三宝’心下暗骂：“他妈的，南得这些财主，都如此小气！也是我说错了话，倘若我说‘湖洲三宝’乃是金子和银子和明史，岂不是大有所获？”

气愤愤的回到客店，将包裹往桌上一丢，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客店中吃饭的时候已过，他又舍不得叫饭菜，愁肠饥火，两相煎熬，再也睡不着觉，当下解开包裹，翻开那部《明史》阅看。看得几页，眼前金光一闪，赫然出现一张金叶。吴之荣一颗心怦怦乱跳，揉了揉眼细看，却不是金叶是什么？当下一阵乱抖，从书中抖了十张金叶出来，每一张少说也有五钱，十张金叶便有五两黄金，五两黄金抵得四百两银子。

吴之荣喜不自胜，寻思：“这姓庄的果然狡猾，他怕我讨得这部书去，随手抛弃，翻也不翻，因此将金叶子夹在书中，看是谁读他儿子的这部书，谁便有福气得此金叶。是了，我便多读几篇，明天再上门去，一面谢他赠金之惠，一面将书中文章背诵几段，大赞而特赞。他心中一喜，说不定另有几两黄金相送。”

当下剔亮油灯，翻书诵读，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年起，就不该用明朝万历年号，该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一路翻阅下去，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书中仍用“明天启七年”，不作“大金天聪元年”。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部书仍作“崇祯九年”，不书“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书作“崇祯十七年”不书“清顺治元年”。又看入关之后，书中于乙酉年书作“隆武元年”，丁亥年书作“永历永历”，那隆武，永历，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号，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不将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这还了得！”

一拍之下，桌子震动，油灯登时跌翻，溅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灯油。黑暗之中，突然间灵机一动，不由得大喜若狂：“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注横才？生官发财，皆由于此。”想到开心处，不由得大声叫唤起来。忽然听得店伴拍门叫道：“客官，客官，什么事？”

吴之荣笑道：“没什么！”点燃油灯，重新翻阅。这一晚直看到雄鸡啼鸣，这才和衣上床，却又在书中找了七八十出忌讳犯禁的文字出来，便在睡梦中，也是不住的嬉笑。

换朝代之际，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最是着意。最犯忌这，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引人思念前朝。《明书辑略》记叙的是明代之事，以明代年号纪年，原无不合，担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却是极大的祸端。参与修史的学者文士，大都只助修数卷，未能通阅全书，而修撰最后数卷之人，偏是对前朝痛恨入骨，决不肯在书中用大明年号。庄廷珪是富室公子，双眼有盲，未免粗疏，终于小人可乘之隙。

次日中午，吴之荣便即乘船东行，到了杭州，在客店中写了一张稟帖，连同这部明史，送入将军松魁府中。他料想松魁收到稟帖后，便会召见。其时满清于检举叛逆，赏赐极厚，自己立此大功，开复原官顾是意料之事，说不定还会连升三级。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一连等上大半年，日日道将军府去打探消息，却如石沉大海一般，后来那门房竟厉声斥责，不许他再上门罗唆。吴之荣心焦已极，庄允城所赠金叶兑换的银子即将用尽，这场告发却没半点结果，又是烦恼，又是诧异。这日在杭州城中闲逛，走过文通堂书局门口，踱进去想看看白书，以消永日，只见书架上陈列着三部《明书辑略》，心想：“难道我所找出的岔子，还不足以告倒庄允城？且再找几处大逆不道的文字出来，明日再写一张稟帖，递进将军府去。”浙江巡抚是汉人，将军则是满洲人，他生怕巡抚不肯行此文字大狱，是以定要向满洲将军告发。

他打开书来，只看得几页，不由得吓了一跳，全身犹如堕入冰窟，一时宛如涨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书中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无踪，自大清太祖开国以后，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号纪年，至于功叶建州卫都督，以及大书隆武，永历等年号的文字，更是一字不见。但文字前后贯串，书页上千干净净，更无丝毫涂改痕迹，这戏法如何变来，实是奇哉怪也。

他双手捧书，在书铺中呆呆出神，过得半晌，大叫一声：“是了！”眼见此书书页封函，洁白崭新，向店馆一问之下，果然是湖洲贩书客人新近送来，送货还不过七八天。他心道：这庄允城好厉害！“当真是钱可通神收回旧书，重新镌版，另刊新书，将原书中所犯禁忌之处，尽行删削干净。哼，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吴之荣所料果然不错。原来杭州将军松魁不识汉字，幕府师爷见到吴之荣的稟帖，登时全身吓出了一身冷汗，知道此事牵连重大之极，拿着稟帖的双手竟不由自主的颤抖不已。

这幕客姓程，名维藩，浙江绍兴人氏。明清两朝，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绍兴人，所以“师爷”二字之上，往往冠以“绍兴”，称为“绍兴”师爷。“这些师爷先跟同乡先辈学到一套秘诀，此后办理刑名钱谷，处事便十分老到。官府中所有公文，均由师爷手拟”大家既是同乡，下级官员的公文呈到上级衙门去，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驳。所以大小新官上任，最要紧的便是重金聘请一位绍兴师爷。明清两朝，绍兴人做大官的人并不多，却操纵了中国庶政大数百年之久，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项奇迹。那程维藩宅心忠厚，信奉“公门之中好修行”这句名言。那是说官府手操百姓生杀大权，师爷拟稿之中略重，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稍加开脱，便可使之死里逃生，因之在公门中救人，比之在寺庙中修行效力更大。他见明史一案倘若酿成大狱，苏南浙西不知将有多少人丧生破家，当即向将军告几天假，星夜坐船，来到湖洲南浔镇上，将此事告诉庄允城。

庄允城陡然大祸临头，自是魂飞天外，登时吓得全身瘫软，口涎直流，不知如何是好，过了良久，这才站起身来，双膝跪地，向程维藩叩谢大恩，然后现他问计。

程维藩从杭州坐船到南浔之时，反覆推考，已思得良策，心想这部《明书辑略》流传已久，隐瞒是瞒不了的，唯有施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一面派人前赴各地书铺，将这部书尽数收购回来销毁，一面赶开夜工，另镌新版，删除所有忌讳之处，重印新书，行销于外

某某衙门处应如何疏通，庄允城一一受教。

程维藩回到杭州，隔了半个多月，才将原书及吴之荣的禀帖移送浙江巡抚朱昌柞，轻描淡写的批了几个字，说道投禀者是因赃已革知县，似有挟怨吹求之嫌，请府台大人详查。

吴之荣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时，庄允城的银子却如流水价将出去。其时庄允城的重贿，已经送到将军衙门，巡抚衙门和学政衙门。朱昌柞接到公事，这等刊书之事，属学政该管，压了十多天后，才移牒学政胡尚衡。学政衙门的师爷先搁上大半个月，又告了一个月的病假，这才慢吞吞的拟稿发文，将公事送到湖洲府去。湖洲府学官又耽擱了二十几天，才移文归安县和乌程县的学官，要他二人申覆。那两个学官也早得到庄允城的大笔贿赂，其时新版明史也已印就，二人将二部新版书缴了上去，回说道：“该书平庸粗疏，无裨世道人心，然细查全书，尚无违禁犯例之处。”层层申覆，就此不了了之。

吴之荣直下前赴浙东偏僻州县收购，方知仍是一部也竟不弄到他穷乡潦倒，只好废然还乡。也是事有凑巧，旅途之中，却在一家客店中见到店主正在摇头晃脑的读书，一看之下，所读的便是这部《明书辑略》，借来一翻，竟是原版。这一下大喜过望，心想若向店主求购，一来他未必肯售，二来自己也无银子，买不起，只好偷。深夜之中悄悄起床，偷了书便即溜出店门，心想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受了庄允城之贿，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告倒北京城去。

吴之荣来到北京，便写了禀帖，告倒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说明庄家如何贿赂官员，改铸新版。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个月，三处衙门先后驳覆下来，都称细查庄廷琬所著《明书辑略》一书，无违禁犯例，该革职知县吴之荣所告，并非实情，显系挟嫌诬告，至于贿赂官员云云，更系扑风捉影之通政司的批驳更是严厉，说道：“该吴之荣以贪墨被革，遂以天下清官，皆如彼之贪。”原来庄允城受了教，早将新版明史送到了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有关官吏师爷，也早送了厚礼打点。

吴之荣又碰了一鼻子灰，眼见回家已无盘缠，势将流落异乡。其时清廷对待汉人文士极为严峻，稍有犯禁，便即处死，吴之荣所告若是寻常文人，早已得手，偏生遇着的对手是富豪之家，这才阻难即无退路，心想拼着坐牢，也要将这件案子干到底，当下又写了四张禀帖，分呈四位顾命大臣，同时又中写了数百张招纸，揭露其事，在北京城中到处张贴。他这一着却大是行险，倘若官府追究起来，说他危言耸听，扰乱人心，不免有杀头的重罪。

那四个顾命大臣，名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均是满洲的开国功臣。顺治皇帝逝世之时，遗诏命这四大臣辅政。其中鳌拜最为凶横，朝中党羽极众，清廷大权，几乎尽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生怕敌党他不利，是以派出无数探子，在京城内外打探动静。这日得到密报，说道北京城中出现许多招帖，揭发浙江姓庄百姓著书谋叛，大逆不道，浙江官员受贿，置之不理等情。

鳌拜得悉之下，立即查究，登时雷厉风行的办了起来。便在此时，吴之荣的禀帖也已递入鳌拜府中。他当即召见吴之荣，详问其事，再命手下汉人细阅吴之荣所呈缴的那部原版明史，所言果是实情。

鳌拜以军功而封公爵，做大官，向来歧视汉人和读书人，掌握大权后便想办几件大案，镇慑人心，不但使汉人不敢兴反叛之念，也令朝中敌党不敢有甚矣诏，当即派出钦差，赴浙江查究。这一来，庄家全家固然逮入京中，连杭州将军松魁，浙江巡抚朱昌柞以下所有大小官员，也都革职查办。在明史上列名的文学之士，无一不银铛入狱。

顾炎武，黄宗羲二人在吕流落家中，将此案的来龙去脉，详细道来，吕来龙听得只是叹惜。当晚三人联榻长谈。议论世事，说道明末魏忠贤等太监陷害忠良，把持朝政，种种倒行逆施众至明室覆亡，入清后汉人惨遭屠戮，祸难方深，无不扼腕切齿。

次日一早，吕来龙全家和顾黄二人登舟东行。江南中常以上人家，家中都自备有船，江南水乡，河道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所谓“北人乘马，南人乘舟”，自古已然。

到得杭州以后，自运河折而向北，这晚在杭州听到消息，清廷已因此案处决了不少百姓官员，庄廷琬已死，开棺戮尸，庄允城在狱中不堪虐待而死，庄家全家数十口，十五岁以上的尽数处斩，妻女发配沈阳，给满洲骑兵为奴。前礼部侍郎李令暂为该书作序，凌迟处死，四子处斩。李令暂的幼子刚十六岁，法司见杀得人多，心肠软了，命他减供一岁，按照清律，十五岁以下者得免死充军。那少年道：“我爹爹哥哥都死了，我也不愿独生。”终于不肯易供，一并处斩。松魁，朱昌柞入狱候审，幕客程维藩凌迟弃市。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因此案牵连，冤枉而死的人亦死不计其数。湖洲知府谭希闵到任还只半月，朝廷说他知情不报，受贿隐匿，和推官李煊，训导王兆祜同处绞刑。

吴之荣对南得富人朱佑明心下怀恨最深，那日去打秋风，给他抢白了一场，逐出门来，当下向办理此案的法司声称，该书注明依据“朱氏原稿增删润饰而成”，这朱氏便是朱佑明了，又说他的名字“朱佑明”，显是心存前明，诅咒本朝。这样一来，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同处斩首，朱家的十余万财产，清廷下令都赏给吴之荣。

最惭的是，所有雕版的刻工，印书的印工，装订的钉工，以及书贾，书铺的主人，卖书的店员，买书的读者，查明后尽皆处斩。据史书记载，其时苏州浒墅关有一个樵货主事李尚白，喜读史书，听说苏州阊门书坊中有一部新刊的明史，内容很好，派一个工役去买。工役到时，书店主人外出，那工役便在书铺隔壁一家姓朱的老者家中坐着等候，等到店主回来，将书买回。李尚白读了几卷，也不以为意。过了几个月，案子发作，一直查究到各处贩书买书之人。其时李尚白在北京公干，以购逆书之罪，在北京立即斩决。书店主人和奉命买书的工役斩首。连那隔壁姓朱老者也受牵连，说他即知那人来购逆书，何以不即举报，还让他在家中闲坐？本因斩首，姑念年逾七十，免死，和妻子充军边远之处。

至于江南名士，因庄廷琬慕其大名，在书中列名参校者，同日凌迟处死，计有茅元锡等十四人。所谓凌迟处死，乃是一刀一刀，将其全身肢体肌肉慢慢切割下来，直到犯人受尽痛苦，方才处死。因这一部书而家破人亡的，当真难以计数。

吕留良等三人得到消息，愤恨难当，切齿痛骂。黄宗羲道：“伊璜先生列名参校，这一会也怕难逃此劫。”

他三人和查伊璜向来交好，都十分挂念。

这一日舟至嘉兴，顾炎武在城中买了一份邸报，上面详列明史一案中获罪诸人的姓名。却见上谕中有一句话说：“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虽列名参校，然事先未见其书，免罪不究。”顾炎武将邸报拿到舟中，和黄宗羲，吕留良三人同阅，啧啧称奇。

黄宗羲道：“此事必是大力将军所为。”吕留良道：“大力将军是谁？到要请教。”黄宗羲道：“两年之前，兄弟到伊璜先生家中作客，但见他府第焕然一新，庭院宽大，陈设富丽，与先前大不相同。府中更养了一班昆曲戏班子，声色曲艺，江南少见。兄弟和伊璜先生向来交好，说得上互托肝胆，便问起情由。伊璜先生说出一段话来，确是风尘中的奇遇，‘当下便将这段故事转述了出来。’

查继佐，字伊璜，这一天家居岁暮，命酒独酌，不久下起雪来，约下越大。查伊璜独饮无聊，走到门外观赏雪景，见有个乞丐站在屋檐下避雪，这乞丐身形魁梧，骨格雄奇，只穿一件破单衫，在寒风中却丝毫不以为意，只是脸上颇有郁怒悲愤之色。查伊璜心下奇怪，便道：“这雪非是一时能止。进来喝一杯如何？”那乞丐道：“甚好查伊璜便邀请他进屋，命书僮取出杯筷，斟了杯酒，说道：“请！”那乞丐举杯便干，赞得：“好酒！”

查伊璜给他连斟了三杯，那乞丐饮得极是爽快。查伊璜最喜的是爽快人，心下喜欢，说道：“兄台酒量极好，不知能饮多少？”那乞丐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两句虽是熟套语，但在一个乞丐口中说出来，却令查伊璜暗暗称奇，当即命书僮捧出一大坛绍兴女儿红来，笑道：“在下酒量有限，适才又已饮过，不能陪兄畅饮。老兄喝一大碗，我陪一小杯如何？”那乞丐道：“这也使得。”

当下书僮将酒烫热，分斟在碗中杯内。查伊璜喝一杯，那乞丐便喝一大碗。待那乞丐喝到二十余碗时，脸上日无酒意，查伊璜却已颓然醉倒。要知那绍兴女儿红酒入口温和，酒性却颇厉害。绍兴人家生下儿子女儿，便酿数坛至数十坛不等，埋入地下，待女儿长大嫁人，将酒取出宴客。那酒其时作琥珀色，称为女儿红。想那酒埋藏十七八年以至二十余年，自然醇厚之极。至于生儿子女儿所藏之酒，称为“状元红”，盼望儿子日后中状元时取出宴客。状元非人人可中，多半是在儿子娶媳妇时用以饗客了。酒坊中酿酒用以贩卖

也袭用了状元红，女儿红之名。书僮将查伊璜扶入内堂安睡，那乞丐自行又到屋檐之下。次晨查伊璜醒转，忙去瞧那乞丐时，只见他负手而立，正在欣赏雪景。一阵北风吹来，查伊璜只觉寒入骨髓，那乞丐却是泰然自若。查伊璜道：“天寒地冻，兄台衣衫未免过于单薄。”当即解下身上的羊皮袍子，披在他肩头，又取了十两银子，双手捧上，说道：“这些买酒之资，兄台勿却。何时有兴，请再来喝酒。昨晚兄弟醉倒，未能扫榻留宾，简慢勿怪。”那乞丐接过了银子，说道：“好说。”也不道谢，扬长而去。

第二年春天，查伊璜到杭州游玩，一日在一座破庙之中，见到有口极大的古钟，少说也有四百来斤，他正在鉴赏钟上所刻的文字花纹，忽有一名乞丐大踏步走进佛殿，左手抓住钟钮，向上一提，一口大钟竟然离地数尺。那乞丐在钟下取出一大完肉，一大钵酒来放在一旁，再将古钟置于原处。查伊璜见他如此神力，不禁赫然，仔细看时，竟然便是去冬一起喝酒的那乞丐，笑问：“兄台还认得我吗？”那乞丐向他望了一眼，笑道：“啊，原来是你。今日我来作东，大家再喝个痛快，来赏赏，喝酒。”说着将土钵递了过去。

查伊璜接过土钵，喝了一大口，笑道：“这酒挺不错啊。”那乞丐从破碗中抓起一大块肉，道：“这是狗肉，吃不吃？”查伊璜虽觉肮脏，但想：“我即当他是酒友，倘若推辞，未免瞧他不起了。”道谢伸手接过，咬了一口，咀嚼之下，倒也甘美可口。两人便在破庙中席地而坐，将土钵递来递去，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吃肉时便伸手到碗中去抓，不多时酒肉俱尽。那乞丐哈哈大笑，说道：“只可惜酒少了，醉不到孝廉公。”

查伊璜道：“去年冬天在敝处邂逅，今日又再无意中相遇，实是有缘。兄台神力惊人，原来是一位海内男子，得能结交你这位朋友，小弟好生喜欢，兄台有兴，咱们到酒楼去再饮如何？”那乞丐道：“甚妙！甚妙！”两人到西湖边的楼外楼，呼酒又饮，不久查伊璜又即醉倒。待得酒醒，那乞丐已不知去向。

那是明朝崇祯末年之事，过得数年，清兵入关，明朝覆亡。查伊璜绝意进取，只在家中闲居，一日忽有一名军官，领兵四名，来到查府。

查伊璜吃了一惊，只道是祸事上门，岂知那军官执礼甚恭，说道：“奉广东吴军门之命，有薄礼奉赠。”查伊璜道：“我和贵上素不相识，只怕是弄错了。”那军官取出拜盒，拿出一张大红泥金名帖，上写“拜上查先生伊璜，讳继佐”，下面写的是“眷晚生吴六奇顿首百拜”。查伊璜心想：“我连吴六奇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为何送礼于我？”当下沉吟不语。那军官道：“敝上说道，这些薄礼，请查先生不要见笑。”说着将两只朱漆烫金的圆盒放在桌上，俯身请安，便即别去。

查伊璜打开礼盒，赫然是五十两黄金，另一盒却是六瓶洋酒，酒瓶上缀以明珠翡翠，华贵非凡。查伊璜一惊更甚，追出去要那军官收回礼品，武人步伐，早已去得远了。

查伊璜心下纳闷，寻思：“飞来横财，非祸是福，莫非有人陷害于我？”当下将两只礼盒用封条封起，藏于密室。查氏家境小康，黄金倒也不必动用，只是久闻洋酒之名，不敢开瓶品尝，未免心痒。

过了数月，亦无他异。这一日，却有一名身穿华贵的贵介公子到来。那公子不过十七八岁，精神饱满，气宇轩昂，带着八名从人一见查一盒，便即跪下磕头，口称：“查世伯，侄儿吴宝宇拜见。”查伊璜忙即扶起，道：“世伯之称，可不敢当，不知尊大人是谁？”

那吴宝宇道：“家严名讳，上六下奇，现居广东通省水陆提督之职，特命小侄造府，恭请世伯到广东盘桓数月。”

查伊璜道：“前承令尊大人厚赐，心下好生不安，说来惭愧，兄弟生性疏阔，记不起何时和令尊大人相识，兄弟一介书生，素来不结交贵官。公子请少坐。”说着走进内室，将那两只礼盒捧了出来，道：“还请公子携回，实在不敢受此厚礼。”他心想恶吴六奇在广东做提督，必是慕己之名，欲以重金聘去做幕客。这人官居高位，为满洲人做鹰犬，欺压汉人，倘若受了他金银，污了自己的清白当下脸色之间颇为不豫。

吴宝宇道：“家严吩咐，务必请到世伯。世伯若是忘了家严，有一件信物在此，世伯请看。”在从人手中接过一个包裹，打了开来却是一件十分敝旧的羊皮袍子。

查伊璜见到袍子，记得是昔年赠给雪中奇丐的，这才恍然，原来这吴六奇将军，便是当年共醉的酒友，心中一动：“清兵占我天下，若有手握兵符之人先建义旗，四方嫌诏，说不定便能将清兵逐出关外。这奇丐居然还记得我昔日一饭一袍之惠，不是没有良心之人，我若动以大义，未始没有指望。男儿建功报国，正在此时，至不济他将我杀了，却又如何？”

当下欣然就道，来到广州。吴六奇将军接入府中，神态极是恭谨，说道：“六奇流落江南，得蒙查先生不弃，当我是个朋友。请我喝酒，送我皮袍，倒是小事，在那破庙中肯和我同钵喝酒，手抓狗肉，那才是真正瞧得起我了。六奇其时穷途潦倒，到处遭人冷眼查先生如此热肠相待，登时令六奇大为振奋。得有今日，都是出于查先生之赐。”查一盒淡档的道：“在晚生看来，今日的吴将军，也不见得就比当年的雪中奇丐高明了。”

吴六奇一怔，也不再问，只道：“是，是！”当晚大开筵席，遍邀广州城中的文武官员与宴，推查伊璜坐了首席，自己在下首相陪

广东省自巡抚以下的文武百官，见提督大人对查伊璜如此恭敬，无不暗暗称异。那巡抚还道查伊璜是皇帝派出来微服访的钦差大臣，否则吴六奇平素对人十分倨傲，何以对这个江南书生却这等必恭必敬？酒散之后，那巡抚悄悄向吴六奇探问，这位贵客是否朝中红员。吴六奇微微一笑，说道：“老兄当真聪明，鉴貌辨色，十有九中。”这句话本来意存讥讽，说他这第十次却猜错了。岂知那巡抚竟会错了意，只道查伊璜真是钦差，心想这位查大人在吴提督府中居住，已给他巴结上了，吴提督向来和自己不甚投机，倘若钦差大人回京之后，奏本中对我不利，那可糟糕，回去后备了一份重礼，次日清晨，便送到提督府来。

吴六奇出来见客，说道查先生昨晚大醉未醒，府台的礼物一定代为交到，一切放心，不必多所挂怀。巡抚一听大喜，连称谢而去。消息传出，众官员都知巡抚大人送了份厚礼给查先生。这位查先生是何来头，不得而知，但连巡抚都送厚礼，自己岂可不送？数日之间，提督府中礼物有如山积。吴六奇命帐房一一照收，却不令查先生得知。他每日除了赴军府办办公事外，总是陪着查伊璜喝酒

这一日傍晚时分，两人又在华亭凉台中对坐饮酒。酒过数巡，查伊璜道：“在府上叨扰多日，已感盛情，晚生明日便要北归了。”“吴六奇道：“先生说那里话来？先生南来不易，若不住上一年半载，决计不放先生回去。明日陪先生到五层楼去玩玩。广东风景名胜甚众，几个月内，游览不尽。”

查伊璜乘着酒意，大胆说道：“山河虽好，已沦夷狄之手，观之徒增伤心。”吴六奇脸色微变，道：“先生醉理，早些休息罢。”查伊璜道：“初遇之时，我敬你是个风尘豪杰，足堪为友，岂知竟是失眠了。”吴六奇问道：“如何失眠？”查伊璜朗声道：“你具大好身手，不为国民出力，却助纣为虐，作朝廷的鹰犬，欺压我大汉的百姓，此刻兀自洋洋得意，不以为耻。查某未免羞以为友。”说着霍地站起身来。

吴六奇道：“先生噤声，这等话给人听见了，可是一场大祸。”查伊璜道：“我今日还当你是朋友，有一番良言相劝。你如不听，不妨便将我杀了。查某手缚鸡之力，反正难以相抗。”吴六奇道：“在下洗耳恭听。”查伊璜道：“将军手统广东全省兵符，正事起义反正的良机。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纵然大事不成，也教清廷破胆，轰轰烈烈的干它一场，才不负你天生神勇，大好头颅。”

吴六奇斟酒于碗，一口干了，说道：“先生说得好痛快！”双手一伸，嗤的一声响，撕破了自己袍子衣襟，露出黑鬚鬚的胸膛，拨开胸毛，却见肌肤上刺着八个大字：“天地父母，反清复明。”

查伊璜又惊又喜，问道：“这……这是什么？”吴六奇掩好衣襟，说得：“适才听得先生一番宏论，可敬可佩。先生不顾殒身灭族的大祸，披肝沥胆，向在下指点，在下何干再行隐瞒。在下本在丐帮，此刻是天地会的洪顺堂红旗香主，誓以满腔热血，反清复明。”查伊璜见了吴六奇的胸口刺字，更无怀疑，说得：“来将军身在曹营心在汉，适才言语冒犯，多有得罪。”六奇大喜，心想这“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是将自己比作关云长了，道：“这等比喻，可不敢当。”查伊璜道：“不知何谓丐帮，何谓天地会，倒要请教。”

吴六奇道：“生请再喝一杯，待在下慢慢说来。”当下二人各饮了一杯。

吴六奇道：“由来已久，自宋朝以来，便是江湖上的一个大帮。帮中兄弟均是以行乞为生，就算是家财豪富之人，入了丐帮，也须散尽家资，过叫化子的生活。帮中帮主以下是四大长老，其下是前后左右中五方护法。在左护法，在帮中算是八袋弟子，位份已颇不低。后来因和一位姓孙的长老不和，打起架来，在下其时酒醉，失手将重伤。不敬尊长已是大犯帮规，毆伤长老更是大罪，帮主和四长老集议之后，将在下斥革出帮。那日在府上相遇，先生请我饮酒，其时在下初遭斥逐，心中好生郁闷，承蒙先生不弃，胸怀登时舒畅了不少。”查伊璜道：“原来如此。”

吴六奇道：“第二年春，在西湖边上再度相逢，先生折节下交，誉我是海内奇男子。在下苦思数日，心想我不容于丐帮，江湖上朋友都瞧我不起，每日里烂醉如泥，自暴自弃，眼见数年之间，就会醉死。这位查先生却说我是一位奇男子，难道就此一蹶不振，再无出头之日？过不多时，清兵南下，我心下愤怒，不明是非，竟去投效清军，立了不少军功，残杀同胞，思之好生惭愧。”查伊璜正色道：“这就错了。兄台不容于丐帮，独来独往也好，自树门户也好，何苦出此下策，前去投效清军？”吴六奇道：“在下愚鲁，当时未得先生教诲，干了不少错事，当真该死之极。”查伊璜点头道：“将军既然知错，将功赎罪，也还不迟。”

吴六奇道：“后来清兵席卷南北，我也官封提督。两年之前，半夜里忽然有人闯入我卧室行刺。这刺客武功不是我的对手，给我拿住了，点灯一看，竟然是昔年给我打伤的那位丐帮孙长老。他破口大骂，说我卑鄙无耻，甘为异族鹰犬。他越骂越凶，每一句话都打中了我心坎。这些话有时我也想到了，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不对，深夜扪心自问，好生惭愧，只是自己所想，远不如他所骂得那么痛快明白。我叹了口气，解开他被封住的穴道，说道：‘孙长老，你骂得很对，你这就去罢！’他颇为诧异，便即越窗而去。”

查伊璜道：“这件事做对了！”

吴六奇道：“其时提督衙门的牢狱之中，关得有不少反清的好汉子。第二天的清早，我寻些藉口，一个个将他们放了，有的说是捉错了人，有的说不是主犯，从轻发落。过了一个多月，那位孙长老半夜又来见我，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已有了悔悟之心，原意反清立功。我拔出刀来，一刀斩去左手两根手指，说：“吴六奇决心痛改前非，今后听从孙长老号令。”伸出左手，果然无名指和小指已然不见，只剩三根手指。

查伊璜大拇指一竖，赞道：“好汉子！”

吴六奇继续说道：“孙长老见我意诚，又知我虽然生性鲁莽，说过的话倒是从未失言，便道：“很好，待我回覆帮主，请帮主的示下。十天之后，孙长老又来见我，说帮主和四长老会商，决定收我回帮，重新由一袋弟子做起。又说丐帮已与天地会结盟，同心协力，反清复明。那天地会是台湾国姓爷郑大帅手下谋主陈永华陈先生所创，近年来在福建，浙江，广东一带，好生兴旺。孙长老替我引见会中广东洪顺堂香主，投入天地会。天地会查了我一年，交我办了几件要事，见我确是忠心不贰，最近陈先生从台湾传讯来，封我为洪顺堂香主之职。”

查伊璜素然不明白天地会的来历，但台湾国姓爷延平郡王郑成功孤军抗清，精忠英勇，天下无不知闻。这天地会既是他手下谋主陈永华所创，自然是同道中人，当下不住点头。吴六奇又道：“国姓爷昔年■柿齠■困■□∨■鹤■辘■上■□■巡■坏■兄■冢■嘶■屠■《■澹■■■■■◎■忝■篷■☆（思巴嘶氏木刹抗倭一醋攀挡簧佟3李壬■抵辛⑥绩闲值■■槌■闪■苏■殒■鏊■戮■幔■嶂■铜■目■诤■攀■恰■■澜■擅■改■福■■辞■甯■疵■齏■■潜■闯■窃■语■深■也■谒■痰■陌■烁■蜩■帆■□■俺■；■嶂■行■值■埒■■佛■弦■膊■准■套■关■■音■滤■■幸■孕■写■套■郑■茄■6■谎■∨■踟■蹰■牢■涔■■尽■忠■报■国■’的意思。”

查伊璜心下甚喜，连喝理两杯酒，说道：“兄台如此行为，才真正不愧为海内奇男子之称了。吴六奇道：“‘海内奇男子’，在下愧不敢当，只要查先生认我是个朋友，姓吴的已快活不已了。我们天地会总舵主陈永华陈先生，又有一个名字叫作陈近南，那才着实响当档的英雄好汉，江湖上说起来无人不敬，有两句话说的好的：‘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在下尚且未见过陈总舵主之面，算不了什么人物。”查伊璜想象陈近南的英雄气概，不禁神往。斟了两杯酒，说道：“来，咱们为陈总舵主干一杯！”

两人一口饮干。查伊璜道：“查某一介书生，于国于民，全无裨益。只须将军那一日乘机而动，奋起抗清，查某必当投效军前，稍尽微劳。”

自这日起，查伊璜在吴六奇府中，与他日夜密谈，商讨抗清的策略。吴六奇说道：“天地会的势力已逐步扩展到北方诸省，各个大省之中都已开了香堂。查伊璜在吴六奇幕中直耽了六七月之久，这才回乡。回到家里，却大吃一惊，旧宅旁竟起了好大一片新屋，原来吴六奇派人携了广东大小官员所送的礼金，来到浙江查伊璜府上大兴土木，营建楼台。

查伊璜素知黄宗羲和顾炎武志切兴复，奔走四方，聚合天下英雄豪杰，共图反清，因此将这件事毫不隐瞒的跟他说了。黄宗羲在舟中将这件事源源本本的告知了吕留良，说道：“此事若有泄漏，给清廷先下手为强，伊璜先生和吴将军固是灭族之祸，而反清的大业是折了一条栋梁。”吕留良道：“除了你我三人之外，此事自是决不能吐露只字，纵然见到伊璜先生，也绝不能提到广东吴将军的名字。”黄宗羲道：“伊璜先生和吴将军有这样一段渊源，朝中大臣对吴将军倚畀正殷，吴将军出面给伊璜先生说项疏通，朝廷非卖他这个面子不可。”吕留良道：“黄兄所见甚是，只不知陆，范二人，如何也和伊璜先生一般，说是‘未见其书，免罪不究’？难道他二人也有朝中有力者代为疏通吗？”黄宗羲道：“吴将军替伊璜先生疏通，倘若单提一人，只怕惹起疑心，拉上两个人来陪衬一下也未可知。”吕留良笑道：“这等说来，范陆二人只怕直到此刻，还不知这条命是如何拾来的。”顾炎武点头道：“江南名士能多保全一位，也就多保留一份元气。”

他三人所谈，乃当世最隐秘之事，其时身在运河舟中，后舱中只有吕室母子三人，黄宗羲又压低了嗓子而说，自不虞为旁人窃听。舟既无墙，也不怕隔墙有耳了。不料顾炎武一句话刚说完，忽听得头顶喋喋一声怪笑。三人大吃一惊，齐喝：“什么人？”却更无半点声息。三人面面相觑，均想：“难道真有鬼怪不成？”

三人中顾炎武最为大胆，也学过一点粗浅的防身武艺，一凝神间，伸手入怀，摸出一把匕首，推开窗门，走向船头，凝目向船篷顶瞧去，突然船篷窜起一条非黑影，扑将下来。顾炎武喝道：“是谁？”举匕首向那黑影刺去。但觉手腕一痛，已给人抓住，跟着后心酸麻，已给人点中了穴道，匕首脱手，人也给推进船舱之中。黄走向和吕留良见顾炎武给人推进舱来，后面站着个黑衣汉子，心中大惊，见那汉子身材魁梧，满面狞笑。吕留良道：“阁下黑夜之中擅自闯入，是何用意？”

那人冷笑道：“多谢你们三个挑老子发财哪。吴六奇要造反，查运河要造反，查少保得知密报，还不重重有赏？嘿嘿，三位这就跟我上北京去作个见证。”

吕顾黄三人暗暗心惊，均深自悔恨：“我们深宵在舟中私语，还是给他听见了，我们行事鲁莽，死不足惜，这一下累了吴将军，可坏了大事。”

吕留良道：“阁下说什么话，我们可半点不懂。你要诬陷好人，尽管自己去干，要想拉扯上旁人，那可不行。”他决意以死相拼，如给他杀了，那便死无对证。

那大汉冷笑一声，突然欺身向前，在吕留良和黄宗羲胸口各点一点，吕黄二人登时也动弹不得。那大汉哈哈一声，说道：“诸位兄弟，都进舱来罢，这一次咱们前锋营立的功劳可大着啦。”后梢几个人齐声答应，进来了四人，都是船家打扮，一齐哈哈大笑。顾炎武三人面面相觑，知道前锋营是皇帝的亲兵，不知如何，这几人竟会早跟上自己，扮着船夫，一直在船篷外窃听。黄宗羲发吕留良也还罢了，顾炎武这十几年来足迹遍神州，到处结识英雄豪杰，眼光可谓不弱，对这几名船夫竟没留神。

只听一名亲兵叫道：“船家调过船头，回杭州去，有什么古怪，小心你的狗命。”后梢上那掌舵的梢公应道：“是！”

掌舵梢公是个六七十年岁的老头儿，顾炎武雇船时曾跟他说过话，这梢公满脸皱纹，弯腰如弓，确是年长摇橹拉纤的模样，当时见了便毫不起疑。没想到这老梢公虽是货真价实，他手下的船夫都掉了包，自是众亲兵威逼之下，无可奈何，只怪自己但顾得和黄吕二人高谈阔论，陷身危局而不自知。

那黑衣大汉笑道：“顾先生，黄先生，吕先生，你们三位名头太大，连京里大老爷们也知道了，否则我们也不会跟上了你们，哈哈！”转头向四位属下道：“咱们得了广东吴提督谋反的真凭实据，这就赶紧去海宁把那姓查的抓了去来。这三个反贼倔强的紧，逃是

逃不的，得提防他们服毒跳河。你们一个钉住一个，有什么岔子，干系可不小。”那四人应道：“是，谨遵瓜管带吩咐。”瓜管带道：“回京后见了鳌少保，人人不愁生官发财。”一名亲兵笑道：“那都是瓜管带提拔栽培，单凭我们四个，那有这等福分？”

船头忽然有人嘿嘿一笑，说道：“凭你们四人，原也没这等福分。”

船舱门呼的一声，向两旁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负手背后，脸露微笑。瓜管带道：“官老爷们在这里办案，你是谁？”那书生微笑不答，迈步踏进船舱。刀光闪动，两柄单刀分从左右劈落。那书生闪身避过，随即欺向瓜管带，挥掌拍向他头顶。瓜管带忙伸左臂挡格，右手成拳，猛力击出。那书生左脚反踢，踹中了一名亲兵胸口，那亲兵大叫一声，登时鲜血狂喷。另外三名亲兵举刀或割或刺。船舱中地形狭窄，那书生施展擒拿功夫，劈击勾打，咯的一声响，一名亲兵给他掌缘劈断了颈骨。瓜管带右掌拍出击向那书生的后脑。那书生反过左掌，砰的一声，双掌相交，瓜管带背心重重撞上船舱，船舱登时塌了一片。那书生连出两掌，拍在余下两名亲兵的胸口，咯咯声响，二人肋骨齐断。

瓜管带纵身从船舱缺口跳将出去。那书生喝道：“那里走？”左掌急拍而出，眼见便将击到他背心，不料瓜管带正在此时左脚反踢，这一掌恰好击在他的足底，一股掌力反而推着他向前飞去。瓜管带急跃窜出，见岸边有一株垂柳挂向河中，当即抓住柳枝，一个倒翻筋斗，飞过了柳树。

那书生奔到船头，提起竹篙，挥手掷出。

月光之下，竹篙犹似飞蛇，急射而前。但听得瓜管带“啊”的一声长叫，斥革已插入他后心，将他钉在地上，篙身兀自不住晃动。那书生走进船舱，解开顾黄吕三人的穴道，将四名亲兵的尸体抛入运河，重点灯烛。顾黄吕三人不住道谢，问起姓名。

那书生笑道：“贱名适才承蒙黄先生齿及，在下姓陈，草字近南。”

第二回 绝世奇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初

扬州城自古为繁华胜地，唐时杜牧有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古人云人生乐事，莫过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隋炀帝开凿运河，扬州地居运河之中，为苏浙漕运必经之地。明清之季，又为盐商大贾所聚集，殷富甲于天下。清朝康熙初年，扬州瘦西湖畔的鸣玉坊乃青楼名妓汇集之所。这日正是暮春天气，华灯初上，鸣玉坊各家院子中传出一片丝竹和欢笑之声，中间又夹着猜枚行令，唱曲闹酒，当真是笙歌处处，一片升平景象。

忽然之间，坊南坊北同时有五六人齐声吆喝：“各家院子生意上的朋友，姑娘们，来花银玩儿的朋友们，大伙儿听着：我们来找一个人，跟旁人并不相干，谁都不许乱叫乱动。不听吩咐的，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一阵吆喝之后，鸣玉坊中立即静了片刻，跟着各处院子中喧声四起，女子惊呼声，男子叫嚷声，乱成一团。

丽春院中正在大排筵席，十余名大盐商坐了三桌，每人身边都坐着一名妓女，一听到这呼声，人人脸色大变。齐问：“什么事？”

“是谁？”“是官府来查案吗？”突然间大门上擂鼓也似的打门声响了起来，龟奴吓得没了主意，不知是否该去开门。

砰的一声，大门撞开，涌进十七八名大汉。

这些大汉短装结束，白布包头，青带缠腰手中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或是铁尺铁棍。众盐商一见，便认出是贩私盐的盐枭。当时盐税甚重，倘若逃漏盐税，贩卖私盐，获利颇丰。扬州一带是江淮准盐的集散之地，一般亡命之徒成群结队，逃税贩盐，这些盐枭极是凶悍，遇到大队官兵是一哄而散，逢上小队官兵，一言不合，抽出兵刃，便与对垒。是以官府往往眼开眼闭，不加干预。众盐商知道盐枭向来只是贩卖私盐，并不抢劫行商或做其他歹事，平时与百姓买卖私盐，也公平诚实，并不仗势欺人，今日忽然这般强凶霸道的闯进鸣玉坊来无不又是惊慌，又是诧异。

盐枭中有一个五十余岁的老者说道：“各位朋友，打扰模怪，在下赔礼。”说着抱拳自左至右，又自右至左的拱了拱手，跟着朗声道：“天地会姓贾的朋友。贾老六贾老兄，在不在这里？”说着眼光向众盐商脸上逐一扫去。

众盐商遇上他的眼光，都是神色惶恐，连摇头，心下却也坦然：“他们江湖上帮会自各里闹市寻仇，跟旁人可不相干。”

那盐枭老者提高声音叫道：“贾老六，今儿下午，你在瘦西湖旁酒馆中胡说八道，说什么扬州贩私盐的人没种，不敢杀官造反，会走私贩盐，做些没胆子的生意。你喝饱了黄汤，大叫大嚷，说道扬州贩私盐的倘若不服，尽管到鸣玉坊来找你便是。我们这可就只是来了吗？贾老六，你是天地会的好汉子，怎地做了缩头乌龟啦？”

其余十几名盐枭跟着叫嚷：“天地会的好汉子，怎么做了缩头乌龟？辣块妈妈，你们到底是天地会，还是缩头会哪？”

那老者道：“这是贾老六一个人胡说八道，可别牵扯上天地会旁的好朋友。咱们贩私盐的，原只挣一口苦饭吃，那及得上天地会的英雄好汉？可是咱们缩头乌龟倒是不做的。”

等了等了好一会，始终不听得那天地会的贾老六搭腔。那老者喝道：“‘鞭羸药佣既乏魄瘦’切切占值乃跬肺转铤，阔阔氤隼础，口搜肆成嫌懈蛸蟾株赖：萌系煤棚；敞谔舞珊淙淮鹤，Γχ阅患浼漉膏尤二巡楞”

忽然东边厢房中有个粗豪的声音说道：“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打扰老子寻快活？”

众盐枭纷纷吆喝：“贾老六在这里了！”“贾老六，快滚出来！”“他妈的，这狗贼好大胆子！”

东厢房那人哈哈大笑，说道：“老子不姓贾，只是你们这帮家伙胡骂天地会，老子可听着不大顺耳。老子不是天地会的，却知道天地会的朋友们个个是英雄好汉。你们这些贩私盐的，跟他们提鞋儿，抹屁股也不配。”众盐枭气得哇哇大叫，三名汉子手执钢刀，向动厢房扑了进去。却听得“哎哟”，“哎哟”连声，三人一个接一个的倒飞了出来，摔在地下。一名大汉手中钢刀反撞自己额头，鲜血长流，登时晕去。跟着又有六名盐枭先后抢进房去，但听得连声呼叫，那六人一个个都给摔了出来。这些人兀自喝骂不休，却已无人再抢进房去。

那老者走上几步，向内张去，朦胧中见一名虬髯大汉坐在床上，头上包了白布，脸上并无刀疤，果然不是贾老六。那老者大声问道：“阁下好身手，请问尊姓大名？”

房内那人骂道：“你爹爹姓什么叫什么，老子自然姓什么叫什么。好小子，连你爷爷的姓名也忘记了。”

站在一旁的众妓女之中，突然有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妓女“咯咯”一声，笑了出来。一名私盐贩子抢上一步，拍拍两记耳光，打得那妓女眼泪鼻涕齐流。那盐枭骂道：“他妈的臭婊子，有什么好笑？”那妓女吓得不敢再说。

蓦地里大堂旁钻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大声骂道：“你敢大我妈！你这死乌龟，烂王八。你出门便给天打雷劈，你手背上掌上马上便生烂疔疮，烂穿你手，烂穿舌头，脓血吞下肚去，烂断你肚肠。”

那盐枭大怒，伸手去抓那孩子，那孩子一闪，躲到了一名盐商身后，那盐枭左手将那盐商一推，将他推得摔了一交，右手一拳，往那孩子背心重重捶了下去。那中年妓女大惊，叫道：“大爷饶命！”那孩子甚是滑溜，一矮身，便从那盐枭胯下钻了过去，伸手抓出正好抓住他的阴囊，使劲猛捏，只痛得那大汉哇哇怪叫。那孩子却已逃了开去。

那盐枭气无可泄，砰的一拳，打在那中年妓女脸上。那妓女立时晕了过去。那孩子扑到她身上，叫道：“妈，妈！”那盐枭抓住孩子后领，将他提了起来，正要伸拳打去，那老者喝道：“别胡吵！放下小娃子。”那盐枭放下孩子，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将他踢得几个斤斗翻将出去，砰的一声，撞在墙上。

那老者向那盐枭横了一眼，对着房门说道：“我们是青帮兄弟，只因天地会一位姓贾的朋友公然辱骂青帮，又说在鸣玉坊中等候我们来评理，因此前来找人，阁下既然不是天地会的，又跟敝帮井水不犯河水，如何便出口伤人？请阁下留下姓名，帮主他们查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

房里那人笑道：“你们要寻天地会的朋友算帐，跟我什么相干？我自在这里风流快活，大家既然井水不犯河水，那便别来打扰老子兴头。不过我劝老兄一句，天地会的人，老兄是惹不起的，给人家骂了，也还是白饶，不如夹起尾巴，乖乖的去贩私盐，赚银子罢。”那老者怒道：“江湖之上，倒没见过你这等不讲理的人。”房里那人冷冷的道：“我讲不讲理，跟你有甚相干？莫非你现招郎进舍要叫我姐夫？”

便在此时，门外悄悄闪进三个人来，也都是盐贩子的打扮。一个手拿链子枪的瘦子低声问道：“点子是什么来头？”那老者摇头道：“他不肯说但口口声声的给天地会吹大气，说不定那姓贾的便躲在他房里。”那瘦子一摆链子枪，头一撇，那老者从腰间取出两柄尺来长的短剑。忽然之间，四人一齐冲进房中。

只听得房中兵刃相交之声大作。那丽春院乃鸣玉坊四大院子之一，没间房都摆设得极为考究，型木桌椅，红木床榻，乒乒咯啷之声不绝，显是房中用具一件件碎裂。老鸨脸上肥肉直抖，口中念佛，心痛无已，那四名盐枭不断吆喝呼叫，那房中客人却默不作声。厅堂上众人都站得远远地，唯恐遭上鱼池之殃。但听得兵刃碰撞之声越来越快，忽然有人长声残呼，猜想是一名盐枭头目受了伤。那踢倒了孩子的大汉阴囊兀自痛得厉害，见那孩子从墙边爬起身来，恼怒之下，挥拳又向他打去。那孩子侧身闪避，那大汉反手一记耳光，打得那孩子转了两个圈子。众乌奴，盐商眼见这盐枭如此凶狠，再打下去势必要将那孩子活活打死，可是谁也不敢出言相劝。那大汉右拳举起，又往孩子头顶击落。那孩子向前一冲，无地可避，便即推开厢房房门，奔了进去。厅上众人都是“啊”的一声。那大汉一怔，却不敢追入房中追打。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他想起母亲被人殴辱。气往上冲，~~那孩子~~那孩子眼见这盐枭如此凶狠，再打下去势必要将那孩子活活打死，可是谁也不敢出言相劝。那大汉右拳举起，又往孩子头顶击落。那孩子向前一冲，无地可避，便即推开厢房房门，奔了进去。厅上众人都是“啊”的一声。那大汉一怔，却不敢追入房中追打。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孩子奔进厢房，一时瞧不清楚，突然间兵刃相交，口当的一声，迸出几星火点，只见床上坐着一人，满头缠着白布绷带，形状可怖。他只吓得“啊”的一声大叫。火星闪过，房中又黑，厅上灯烛之光从房门中照映进来，渐渐看清，那头缠绷带之人手握单刀，挥舞格斗。四名盐枭头目只剩两名，两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双短剑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汉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这人头上受了重伤，站都站不起来，打不过这些私盐贩子的。老子得赶快逃走。但不知妈妈怎么样了？”

那小孩道：“驴车已去，我们两人没法走远，这两人去通风报讯，大队人马杀来，那可糟糕。”突然间放声大哭，叫道：“啊哟，你怎么死了？死不得啊？你不能死啊！”

二名盐枭正自狂奔，忽听得小孩哭叫，一怔之下，立时停步转身，只听得他大声哭叫：“那怎么死了？”不由得又惊又喜。一人道：“这恶贼死了？”另一人道：“他受伤很重，挨不住了。这小鬼如此哭法，自然是死了。”远远望去，只见那人蜷成一团，卧在地上。先一人道：“就算没死，也不用怕他。咱们割了他脑袋回去，岂不是大功一件？”另一人道：“妙极！”两人挺着单刀，慢慢走近。只听那小孩兀自在捶胸顿足，放声号啕，一面叫道：“老兄，你怎么忽然死了？那些贩私盐的追来，我怎抵挡得了？”

那二人大喜，奔跃而前。一人喝道：“恶贼，死得正好！”抓住了那小孩的背心，另一人便举刀往那人颈中砍去……忽然间刀光一闪，一人脑袋飞去，抓住小孩之人自胸至腹，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那人哈哈大笑，撑起身来。

那小孩哭道：“啊哟，这位贩私盐的朋友怎么没了脑袋？你两位老人家去见了阎王，又有谁回去通风报讯哪？这可不是糟了吗？”

说道最后，忍不住大笑。那人笑道：“你这小鬼当真聪明的紧，哭得也真像。若不是这么一哭，这两个王八蛋还真不会过来。”那小孩笑道：“要装假哭，还不容易？我妈要打我，鞭子还没上身，我已哭得死去活来，她下鞭时自然不会重了。”那人道：“你娘干么打你？”那小孩道：“那不一定，有时是我偷了她的钱，有时是为了我捉弄院中的阔婆，尤叔。”

那人叹了口气，说道：“这两个探子倘若不杀，可当真有些不妙。喂，你刚才假哭时，怎地你不叫我老弟，大叔，却叫我老兄？”那小孩道：“你是我朋友。自然叫你朋友。你是他妈的什么老弟了？你如要我叫我老弟，鬼才理你？”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很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那小孩道：“你问我尊姓大名吗？我叫小宝。”那人笑道：“你大名叫什么，那么尊姓呢？”那小孩皱了皱眉，说道：“我……我尊姓韦。”

这小孩生于妓院中，母亲叫着韦春花，父亲是谁，连她母亲也不知道，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宝，也从来无人问他姓氏。此刻那人忽然问起，他就将母亲的姓搬了出来。这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妓院，从没读过书。他自称“尊姓大名”倒不是说笑，只是听说书的常常提到“尊姓大名”四个字，不知乃是向别人说话时的尊敬称呼，用在自己身上，可不合适。

他跟着问道：“那你尊姓大名叫什么？”那人微微一笑，说道：“你即当我是朋友，我便不能瞒你，我姓茅，茅草的茅，不是毛虫之虫，排行第十八。茅十八便是我了。”

韦小宝“啊”了一声，跳了起来，说道：“我听人说过的，官府……官府不是正在捉拿你吗？说你是什么江洋大盗。”茅十八嘿了一声道：“不错，你怕不怕我？”韦小宝笑道：“怕什么？江洋大盗又打什么紧？水浒传上林冲，武松那些英雄好汉，也都是大强盗。”茅十八甚是高兴，说道：“你拿我和林冲，武松那些大英雄相比，那可好得很。官府要捉拿我，你是听谁说的？”

韦小宝道：“扬州城里贴满了榜文，说是捉拿江洋大盗茅十八，又是什么格杀不论，只要有人杀了你，赏银二千两，

侵o滥愕南侣冽蚬俑 ǔ 绫 4 牛 1 澜 碾 碾 只 揭 6 拥 纳 透 瘕 m 故 且 蛔 10 咕 啤 ！

茅十八侧着头看作他，嘿了一声。

韦小宝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如得了这一千两赏银，我和妈娘儿俩可有的化了，鸡鸭鱼肉，赌钱玩乐，几年也化不光。”见茅十八乃是侧着头瞧自己，脸上神气颇有些古怪，韦小宝怒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猜我会去通风报信，领这赏银？”茅十八道：“是啊，白花花的银子，谁又不爱？”韦小宝怒骂：“操你奶奶，还讲什么江湖义气？”茅十八道：“那也只好由你。”

韦小宝道：“你既信我不过，为什么说了真名字出来？你头上脸上缠了这许多布条，和榜文上的图形全然不同了。你不说你是茅十八，谁又认得你？”茅十八道：“你说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倘若连自己的姓名身份也瞒了你，那还算什么他妈巴羔子的好朋友？”

韦小宝大喜，说道：“对极！就算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金，老子也决不会去通风报信。”心中却想：“倘若真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格，出卖朋友的事要不要做？”颇有点打不定主意。

茅十八道：“好，咱们便睡一会，明日午时，有两个朋友要来找我。我们约好在扬州城西得胜山相会，死约会，不见不散。”

韦小宝乱了一日，草已困倦，听他这么一说，靠在树干上便即睡着了。

次日醒来，只见茅十八双手按胸，笑道：“你也醒了，你把这两个死人拖到树后面去，将三把刀子磨一磨。”

韦小宝依言拖开死人，其时朝阳初开，这才看清楚茅十八约莫四十来岁年纪，手臂上肌肉盘虬，目闪精光，神情威猛，当下将三柄钢刀拿到溪水之旁，蘸了水，在一块石头上磨了起来。心想：“对付盐贩子，有一把刀也够了，倘若这茅老兄给人杀了，余下两柄道又磨来干什么？难道让人用来杀我韦小宝吗？”他向来懒惰，装模作样的磨了一会道：“我去买些油条馒头来吃。”

茅十八道：“哪里有油条馒头卖？”韦小宝道：“过去那边没多远，有个小市镇，茅大哥，你身边银子，借几两来使使？”茅十八一笑，又取出那只元宝，说道：“哥儿俩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拿去使便了，说什么借不借的？”

韦小宝大喜，心想：“这好汉真拿我当朋友看待，便有一万两银子的赏格，我也不能去报官。十万两呢？这倒有点儿伤脑筋。呸，凭他这副德性，值得这么多银子？我也不用伤脑筋啦。”接过银子，问道：“要不要给你买些伤药？”茅十八道：“不用了，我自己有伤药。”韦小宝道：“好，我去了。茅大哥，你放心，倘若公差捉住了我，就算杀了我脑袋，我也决不说你就是茅十八。”茅十八见他说的真诚，点了点头。

韦小宝自言自语：“你还有两个朋友来，最好再买一壶酒，来几斤熟牛肉。”茅十八喜道：“有酒肉最好，快去快回，吃饱了好厮杀。”韦小宝惊道：“盐贩子知道你在这里？就要追来？”茅十八道：“不是，我约了别的人到得胜山来打架，否则巴巴的赶来干什么？”韦小宝吁了口气，道：“你身上有伤，怎么能再打架？这场架吗，等伤好了再打不迟，只不过……只不过就怕人家不肯。”

茅十八道：“呸，人家是有名的英雄好汉，怎能不肯？是我不肯。今天是三月二十九，是不是，半年之前，这场架便约好了。后来我给官府捉了关在牢里，牵记着这场约会，非来不可，只好越狱赶来，越狱时杀了几个鹰爪孙，扬州城里才这么闹得乱糟糟的，悬下他妈的赏格捉拿老子。他奶奶的，偏生前天又遇上好几个功夫很硬的鹰爪子，杀了他们三个，自己竟还受了点伤，也真算倒足了大霉。”

韦小宝道：“好，我赶去买些吃的，等你吃饱了好打架。”当即拔足快奔，转过山坡，奔了六七里路，便是一个小市镇，心下盘算：“茅大哥伤得路也走不动，怎能跟人家打架？他说对方是有名的英雄好汉，武功定然了得，我怎的帮他个忙才好？”手里捧着银子，心痒难搔，一生之中，手里从未拿过这许多银子，须得怎生大耍一场，这才痛快，走到熟肉铺中，买了两斤熟牛肉，一只酱鸭，再去买了两瓶黄酒，剩下的一只乃是不少，又买了十来个馒头，八根油条，只多用了二十几文，忽想：“我瞧去买些绳索，在地下结成了绊马索。打架之时，对方不小心在绳索上一绊，摔倒在地，茅大哥就可一刀将他杀死。”

他想起说书先生说故事，大将上阵交锋，马足被绊，摔将下来，敌将手起刀落，将之砍为两段，当下兴冲冲的去买绳索。来到一家杂货铺前，只见铺中一排放着四只大缸，一缸白米，一缸黄豆，一缸盐，另一缸是碎石灰。立时想起：“去年仙女桥边私盐帮跟人打架，给人家用石灰撒在眼里，登时反败为胜。我怎么不想到这个主意？”绳索也不买了，买了一袋石灰，回到茅十八身边。

茅十八躺在树边睡觉，听到他脚步声，便即醒了，打开酒瓶，喝了两口，大声赞好，说道：“那喝不喝？”韦小宝从来不喝酒，这时有充英雄好汉，接过酒瓶便喝了一大口，只觉一股热气涌入肚中，登时大咳起来。茅十八哈哈大笑，说道：“小英雄喝酒的功夫还没学会。”忽听得远处有人朗声道：“十八 郑 鹤 春 冒。 俊

茅十八道：“吴兄，王兄，你两位也很清健啊！”韦小宝心中突突乱跳，抬头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大路两个人快步走来，顷刻间便到了面前。

一人是老头子，一部白胡须直垂至胸，但面皮红润泛光，没半点皱纹。另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矮矮胖胖，是个秃子，后脑拖着条小辫子，前脑如剥壳鸡蛋。

茅十八拱手道：“兄弟腿上不方便，不能起立行礼了。”那秃头眉头微微一皱。那老者笑道：“何必客气？”韦小宝心想：“茅大哥为人太过老实，自己腿上有伤，怎能说给人家听？”茅十八道：“这里有酒有肉，两位吃一点吗？”那老人道：“叨扰了！”坐在茅十八身侧，接过酒瓶。韦小宝大喜：“原来这两人是茅大哥的朋友，不是跟他来打架的，那可妙得紧。待会敌人到来，这两人也可帮忙打架。”

那老者将酒瓶凑到口边，那秃头说道：“吴大哥，这酒不喝也罢！”那老者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说道：“十八兄是铁铮铮的好汉子，酒中难道还会有毒？”咕嘟，咕嘟喝了两口，将酒瓶递给秃头，道：“不喝酒，那可瞧不起好朋友了。”那秃头神色有些犹豫，但对老者之言似是不便违拗，接过酒瓶，刚放到口边，茅十八夹手夺过，说道：“酒不够了！王兄又不爱喝酒，省几口给我。”仰头合了两大口。那秃头脸上一红，坐下来抓起牛肉便吃。

茅十八道：“我给两位引见一位好朋友。”指着老者道：“这位吴老爷子，大名叫作大鹏，江湖上人称‘摩云手’，拳脚功夫，武林中大大有名。”那老者笑道：“茅兄给我脸上贴金了。”说着左右顾视，不见另有旁人，不禁颇为诧异。茅十八指着那秃子道：“这位王师傅单名一个‘潭’字，外号‘双笔开山’一对判官笔使将出来，当真出神入化。”那秃头道：“茅兄取笑了，在下面是你的手下败将，惭愧的紧。”

茅十八道：“不敢当。”指着韦小宝道：“这位小朋友是我新交的好兄弟...”他说到这里，吴王二人愕然相顾，跟着一齐凝视韦小宝，实在看不出这个又干又瘦的十而三岁的小孩子是什么来头，只听茅十八续道：“这位小朋友姓韦，名小宝，江湖上人称... 人称，嗯，他的外号，叫作... 叫作...”顿了一顿，才道：“叫作‘小白龙’。水上功夫，最是了得，在水面上游上三日三夜，生食鱼虾，面不改色。”

他要给这个新交的小朋友争脸，不能让他在外人面前显得泄气，有心要吹嘘几句，可是韦小宝全无武功，吴王二人都是行家，一声手便知端地，难以瞒骗，一凝思间便说他水上功夫十分厉害，吴王二人是北地豪杰，不会水性，那便无法得知真假。他接着说道：“你们三位都是好朋友，多亲近亲近。”吴王二人抱拳道：“久仰久仰！”

韦小宝依样学样，也抱拳道：“久仰久仰！”又惊又喜：“茅大哥给我吹牛，其时我是什么江湖好汉了？这西洋镜却拆穿不得。”四人过不多时，便将酒肉馒头吃的干干净净。这秃头王潭食量甚豪，初时有些顾忌，到后来放量大喝，他自个儿所吃的牛肉，馒头和油条，比三人加起来还多。

茅十八伸衣袖抹了抹嘴，说道：“吴老爷子，这位小朋友水性固是极好，陆上功夫却还没学，在下只好一对二，这可不是瞧不起二位。”吴大鹏道：“咱们这个约会，我看还是推迟半年罢。”茅十八道：“那为什么？”吴大鹏道：“茅兄身上有伤，显不出真功夫。老朽打赢了固然没什么光采，打输了更是没脸见人。”

茅十八哈哈大笑，说道：“有伤没伤，没多大分别，再等半年，岂不牵肠挂肚？”左手扶着树干，慢慢站起身来，右手已握单刀，说道：“吴老爷子向来赤手空拳，王兄便亮兵刃罢！”王潭道：“好！”双手入怀，仓哪一声轻响，摸出一对判官笔了。

吴大鹏道：“既然如此，王贤弟，你替愚兄掠阵。愚兄要是不成，你再上不迟。”王潭应道：“是！”退开三步。吴大鹏左掌上翻，右手兜了个圈子，轻飘飘向茅十八拍来。

茅十八单刀斜劈，轻砍他左臂。吴大鹏一低头，自他刀锋抢进，左手向他诱逼肘下拍去。茅十八一侧身转在树旁，拍的一声响，吴大鹏那掌击在树干上，这颗大树高五六丈，树身粗壮，给吴大鹏这么一拍，树上黄叶便是雨点般下来。茅十八叫道：“好掌力！”单刀拦腰挥去。吴大鹏突然纵起身子，从半空中扑将下来，白须飘飘，甚是好。茅十八一招“西风倒卷”。单刀之下拖上。吴大鹏在半空中一个倒翻斤斗，跌了出去。茅十八这一刀和他小腹相距不到半尺。刀势固然劲急，吴大鹏的闪避却也迅速灵动之极。

韦小宝一生之中，打架是见得极多了，但都是市井流氓抱腿拉辫，箍颈撞头的烂打，除了昨日丽春院中茅十八恶斗盐梟之外，从未见过高手如此凶险的比武。但见吴大鹏忽进忽退，双掌翻飞，茅十八将单刀舞得幻成一片银光，挡在身前。吴大鹏几次抢上，都被刀光逼了出来。

正斗到酣处，忽听得蹄声嫌诏，十育人骑马奔来，都是清廷官兵的打扮。十余骑奔到近处，散将开来，将四人围在核心，为首的军官喝道：“且住！咱们奉命捉拿江洋大盗茅十八，跟旁人并不相干，都退开了！”

吴大鹏一听，任手越开。茅十八道：“吴老爷子，鹰爪子又找上来拉！他们冲着我来，你不用理会，再上啊！”吴大鹏向众官兵道：“这位兄台是安分良民，怎的是江洋大盗？你们认错已税眨俊蔽 椎木 俶湫 溃骸 八 前卜至济癥 煜碌 陌卜至济程疵微 一 嗔怒 卜 笱眩 闾谿 擢 茅 抡 擒 虺 履 闾 童 蟠 陌 缸 樱 煤 闾 蝗 俗 鳌 乱 蝗 说 保 怨 缘 母 顾 亲 貳 眨 。

茅十八道：“你们且等一等，且瞧我跟这两位朋友分了胜败再说。”转头向吴大鹏和王潭道：“吴老爷子，王兄，咱们今日非分胜败不可，再等上半年，也不知我姓茅的有没有性命。爽爽快快，两位一起上罢！”

那军官喝道：“你们两个若不是和茅八一伙，快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别惹事上身。”

茅十八道：“你奶奶的，大呼小叫干什么？”

那军官道：“茅十八，你越狱杀人，那是扬州地方官的事，本来用不着我们理会。不过听说你在妓院里大叫大嚷，说道天地会作乱造反的叛贼都是英雄好汉，这话可是有的？”

茅十八大声道：“天地会的朋友们当然是英雄好汉，难道倒是你这种给朝廷舔卵蛋的汉奸，反而是英雄好汉？”

那军官眼露凶光，说道：“鳌少保派我们从北京到南方来，为的就是捉拿天地会反贼。茅十八，你跟我们走。”说着转头向吴大鹏和王潭道：“两位正在跟这逆贼相斗，想来不是一路的，两位这就请便罢。”

吴大鹏道：“请教阁下尊姓大名？”那军官在腰间一条黑黝黝的软鞭上一拍，说道：“在下黑龙鞭史松，奉了鳌少保将令，擒拿天地会反贼。”

吴大鹏点了点头，向茅十八道：“茅兄，天父地母！”

茅十八睁大了双眼问道：“你说什么？”

吴大鹏微微一笑，道：“没什么，茅兄，你好像并不是天地会中的兄弟，却干么要大说天地会的好话？”茅十八道：“天地会保百姓，杀贼子，做的是英雄好汉的勾当，自然是英雄好汉了。江湖上有言道：‘为人不近陈近南，就是英雄也枉然。’陈近南陈总舵主，便是天地会的头脑。天地会的朋友们，都是陈总舵主的手下，岂有不是英雄好汉之理”。吴大鹏道：“茅兄可识得陈总舵主么？”茅十八怒道：“什么？你是讥笑我不是英雄好汉吗？”他为此发怒，自然是不识陈近南了。吴大鹏微笑道：“不敢，”茅十八又道：“难道你又识得陈总舵主了？”吴大鹏摇了摇头。

史松向吴王二人问道：“你们两个识得天地会的人吗？要是又什么讯息，说了出来，我们拿到了天地会的头目，好比哪个陈近南什么的，鳌少保必定重重有赏。”

吴大鹏和王潭尚未回答，茅十八仰天大笑，识得：“发你妈的清秋大梦，凭你这块料，也想去拿天地会的陈总舵主？你开口闭口的鳌少保，这鳌少保自称是满洲第一勇士，武功到底怎样？”史松道：“鳌少保天生神勇，武功盖世，曾在北京街上一拳打死一头疯牛，你这反贼也知道吗？”茅十八骂道：“他奶奶的，我就不信鳌拜有这等厉害，我正要去北京去斗他一斗。”史松冷笑道：“凭你也配和鳌少保动手？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头，就将你捺死人。姓茅的，闲话别多说了，跟我们走罢！”

茅十八道：“那有这般容易？你们这里一共十三人，老子以一敌十三，明知打不过，也得打一打。”

吴大鹏笑道：“茅兄怎的如此见外？咱们是以三敌十三，一个打四个，未必便输，”

史松和茅十八都是大吃一惊。史松道：“两位别转错了念头，造反助逆，可不是好玩的。”吴大鹏笑道：“助逆那也罢了，造反却是不敢。”史松道：“助逆既是造反！你们两个想清楚些，是不是帮定了这反贼？”吴大鹏道：“半年之前，茅兄和这位微笑约定了，今日在这里以武会友，并将在下牵扯在内。想不到官府不识趣，将茅兄关在狱里。他是言而有信的好汉子，今日若不践约，此后在江湖上如何做人？他越狱杀人，都是给官府逼出来的。这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史大人，你如卖老汉的面子，那就收队回去，待老兄和茅兄较量一下手低下的功夫，明日你捉不捉他，老汉和王兄弟就不管了！”史松道：“不成。”

军官队中忽有一人喝道：“老家伙，那有这么多说的？”说着拔刀出鞘，双腿一夹，纵马冲将过来，高举单刀，便向吴大鹏头顶砍落。吴大鹏斜身一闪，避过了他这一刀，右臂探出，身子纵起，抓住了他背心，顺手一甩，将他摔了出去。

众军官大叫：“反了！反了！”纷纷跃下马来，向吴大鹏等三人围了上去。

茅十八腿受伤，倚树而立，手起刀落，便劈死了一名军官，钢刀横削，又一名军官被他拦腰斩死。余人见他悍勇，一时不敢逼近。史松双手叉腰，骑在马上掠阵。

韦小宝本给军官围在核心，当史松和茅十八，吴大鹏说话之际，他一步一步的退出圈子。众军官也不知道这干瘦小孩在这里干什么，谁也不加理会。待得众人动上手，他已躲在数丈外的一株树后，心想：“我快快逃走呢，还是在这里瞧着？茅大哥他们只有三个，定会把这些官兵杀了，这些军爷会不会又来杀我？”转念又想：“茅大哥当我是好朋友，说过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若悄悄逃走，可太也不讲义气。”

吴大鹏挥掌劈倒了一名军官。王潭使开双笔，和三名军官相斗，这时茅十八又将一名军官右腿砍断。这军官倒在血泊之中，大声呼叫喝骂，声音凄厉。

史松长啸一声，黑龙鞭出手，跟着纵身下马。他双足尚未落地，鞭梢已向茅十八卷去。茅十八使开“五虎断门刀”刀法，见招拆招。史松的软鞭一连七八招厉害招数，都给他单刀挡了回来。但听得吴大鹏大声吆喝，一人飞了出去，拍嗒一声，掉在地下，军官中又少了一人。

这边王潭以一敌三，却渐渐落了上风，左腿上被锯齿刀拉了一条口子，鲜血急喷。他一跛一拐，浴血苦斗。和吴大鹏急斗的三人武功均颇不弱，双刀一剑，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吴大鹏的摩云掌一时击不到他们身上。

史松的软鞭越使越快，始终奈何不了茅十八，突然间一招“白蛇吐信”鞭梢向茅十八右肩点去。茅十八举刀竖挡，不料史松这一招乃是虚招，手腕抖动，先变“声东击西”，再变“玉带围腰”，黑龙鞭疾地挥向左方，随即圈转，自左至右，远远向茅十八腰间围来。

茅十八双腿难以行走，全仗身后大树支撑。史松这一招“玉带围腰”卷将过来，本来只须向前窜出，或是往后纵跃，即能避过，但此刻却非硬接硬架不可，当下单刀对准黑龙鞭的鞭梢拍落。史松抖然放手。松脱鞭柄，那软鞭一沉，忽而兜转，迅疾绝伦的卷将过来，将茅十八绕在树上，一共绕了三匝，噗的一声，鞭梢击中他的右胸。史松要将茅十八生擒，以便逼问天地会的讯息，眼见吴大鹏和王潭还未降服，急欲取下黑龙鞭使用，当即俯身拾起地上丢弃的一柄单刀，要砍下茅十八的一条右臂。

他拾刀在手，刚抬起身，蓦地白影晃动，无数粉末冲进眼里，鼻里，口里，一时气为之窒，跟着双眼剧痛，犹似万枚钢针同时刺一般，待欲张口大叫，满嘴粉末，连喉头噙住了，再也叫不出声来，这一下变故突兀之极，饶是他老于江湖，却也心慌意乱，手一松单刀跌落，双手去揉擦眼睛，擦得一擦，这才恍然：“啊哟，敌人将石灰撒入了我眼睛。”生石灰遇水即沸，立即将他双眼烧烂，便在此时，肚腹一阵冰凉，一柄单刀已插入了肚中。

茅十八为软鞭绕身，眼见无恃，陡然间白粉飞扬，史松单刀脱手，双手去揉擦眼睛，正诧异间，只见韦小宝拾起单刀，一刀插入双手肚中，随即转身躲在树后。

双手摇摇晃晃，转了几转，翻身摔倒。几名军官大惊，齐叫：“史大哥，史大哥！”吴大鹏左掌一招“铁树开花”，掌力吐出，一名军官身子飞出数丈，口中鲜血狂喷，余下五人眼见不敌，再也无心恋战，转身便走，连坐骑也不要了。

吴大鹏回头说道：“茅兄当真了得，这黑龙鞭史松武功高强，今日命丧你手！”他眼见史松肚腹中刀而死，想来自是茅十八所杀。茅十八摇头道：“惭愧！是韦小兄弟杀的。”吴王二人大为诧异，齐声道：“是这小孩所杀？”他二人适才忙于对付敌人，没见到韦小宝撒石灰。地下满是死尸鲜血，伤者身上滚得满身是泥，虽有石灰粉末撒在地上，他二人也没留意。

茅十八左手抓住黑龙鞭鞭梢，抖开软鞭，呼的一声，抽在史松头上。史松肚腹中刀，一时未死，给这一鞭击正在天灵盖上，立时毙命，茅十八叫道：“韦兄弟，你好功夫啊！”

韦小宝从树后转出，想到自己竟然杀了一名官老爷，心中有一份得意，倒有九份害怕。吴王二人将信将疑上上下下的向韦小宝打量，但见他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双目含泪，摇摇晃晃的立足不定，只象随时随刻要放声大哭，又或是大叫：“我的妈啊！”说什么也不象是杀了黑龙鞭史松之人。吴大鹏道：“小兄弟，你使什么招式杀了此人？”韦小宝颤声道：“我……我……是杀了这……官……官老爷吗？不，不是我杀的，不……不是我……”他知道杀官之罪极大，心慌意乱之下，唯有拼命抵赖。

茅十八皱起眉头，摇了摇头，说道：“吴老爷子，王兄，承你二位拔刀相助，救了兄弟的性命。咱们还打不打？”吴大鹏道：“救命的话，修得提起。王兄弟，我看这场架是不必打了？”王潭道：“不打了！我和茅兄弟没什么深仇大怨，大家交上了朋友，岂不是好？茅兄弟武功高强，有胆量，有见识，兄弟是十分佩服的。”吴大鹏道：“茅兄，咱们就此别过，山长水远，后会有期，茅兄弟十分敬佩天地会的陈总舵主，这一句话，兄弟当设法带给陈总舵主他老人家知晓。”

茅十八大喜，抢上一步，说道：“你……你……识得陈总舵主？”

吴大鹏笑道：“我和这位王兄弟，都是天地会洪化堂属下的脚色。承茅大哥对敝会如此瞧得起，别说大伙儿本来没什么过节，就算真有梁子，那也是一笔勾销了。”茅十八又惊又喜，说道：“原来……原来你果然识得陈近南。”吴大鹏道：“敝会兄弟众多，陈总舵主行踪不定，在下在会中职位低下，的确没见过陈总舵主的面，刚才并不是有意相欺。”茅十八道：“原来如此。”

吴大鹏一拱手，转身便行，双掌连扬，拍拍之声不绝，在每个躺在地上的军官身上补了一掌，不论那军官是死是活，再中了他的摩云掌力，死者筋折骨裂，活着的也即气绝。

茅十八低声喝采：“好掌力！”眼见二人去得远了，喃喃的道：“原来他二人倒是天地会的。”隔了一会。向韦小宝道：“去牵匹马过来！”

韦小宝从未牵过马，见马匹身躯高大，心中害怕，从马匹身后慢慢挨近。茅十八喝道：“向着马头走过去，你从马屁股过去，马儿非腿踢你不可。”韦小宝绕到马前，伸手去拉缰绳，那马倒是驯良，跟着他便走。

茅十八撕下衣襟，裹了右臂的伤口，左手在马鞍上一按，跃上马背，说道：“那回家罢！”韦小宝问道：“你到哪里去？”茅十八道：“你问来干什么？”韦小宝道：“咱们既是朋友，我自然要问问。”茅十八脸一沉，骂道：“你奶奶的，谁是你朋友？”韦小宝退了一步，小脸儿涨得通红，泪水在眼中滚来滚去，不明白他为什么好端端突然大发脾气。

茅十八道：“你为什么用石灰撒在那史松的眼里？”声音严厉，神态更是凶恶。

韦小宝甚是害怕，退了一步，颤声道：“我……我见他他要杀你。”茅十八问道：“石灰那里来的？”韦小宝道：“我……我买的。”茅十八道：“买石灰来干什么？”韦小宝道：“你说要跟人打架，我见你身上有伤，所以……所以买了石灰粉帮你。”茅十八大怒，骂道：“小杂种，你奶奶的，这法子那里学来的？”

韦小宝的母亲是娼妓，不知生父是谁，最恨的就是人家骂他小杂种，不由得怒火上冲，也骂道：“你奶奶的老杂种，我操年茅家十七八代老祖宗，乌龟王八蛋，你管我从那里学来的？你这臭王八，死不透的老甲鱼……”一面骂，一面躲到树后。

茅十八双腿一夹，纵马过来，长臂伸处，便将他后颈抓住，提了起来，喝道：“小鬼，你还骂不骂？”韦小宝双足乱踢，叫道：“你这贼王八，臭乌龟，路倒尸，给人斩上一千刀的猪猡……”他生于妓院之中，南腔北调的骂人语言，学了不计其数，这时怒火上冲，

满口的污言秽语。

茅十八更是恼怒，啪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韦小宝放声大哭，骂得更响了，突然之间，张口在茅十八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茅十八手背一痛，脱手将他摔在地上。韦小宝发足便奔，口中兀自骂声不绝。茅十八纵马自后缓缓跟来。

韦小宝虽然跑的不慢，但他人小步短，那里撇得下马匹的跟踪？奔得十几丈，便已气喘力竭，回头一看，茅十八的坐骑和他不过相距丈许，心中一慌，失足跌倒，索性便在地上打滚，大哭小叫。他平日在妓院当中，街巷之间，时时和人争闹，打不过时便要这无赖手段，对手都是大人，只好摇头退开。

茅十八道：“你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谈。”韦小宝哭叫：“我偏不起来，死在这里也不去来！”茅十八道：“好！我放马过来，踹死了你！”

韦小宝最受人恐吓，人家说：“我一拳打死你，我一脚踢死你”这等言语，他几乎每逃谢会听到一两次，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当即大声哭叫：“打死人啦，大人欺负小孩哪！乌龟王八蛋骑了马要踏死我啦！”茅十八一提马缰，坐骑前足腾空，人立起来。韦小宝一个打滚，滚了开去。茅十八笑骂：“小鬼，你毕竟害怕。”韦小宝叫道：“我怕了你这狗入的，不是英雄好汉！”

茅十八见他如此惫赖，倒也无法可施，笑道：“凭你也算英雄好汉？好啦，你起来，我不打你了。我走啦！”韦小宝站起身来，满脸都是眼泪鼻涕，道：“你打我不要紧，可不能骂我小杂种。”茅十八笑道：“你骂我的话，还多了十倍，更难听十倍，大家扯直，就此算了。”韦小宝伸手抹了抹，当即破涕为笑，说道：“你打我耳光，我咬了你一口，大家扯直，就此算了。你去那里？”

茅十八道：“我上北京。”韦小宝奇道：“上北京？人家要捉你，怎么反而自己送上门去？”茅十八道：“我老是听人说，那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他妈的，还有人说是天下第一勇士，我可不服气，要上北京跟他比划比划。”

韦小宝听他说要去跟满洲第一勇士比武，这热闹不可不看，平时在茶馆中，听茶客说起天子脚下北京的种种情状，心下早就羡慕又想到自己杀了史松，官老爷查究起来可不是玩的，虽然大可赖在茅十八身上，但万一拆穿西洋镜，那可乖乖不得了，还是溜之大吉为妙，说道：“茅大哥，我求你一件事，成不成？这件事不大易办，只怕你不敢答应。”

茅十八最恨人说他胆小，登时气往上冲，骂道：“你奶奶的，小……”他本想骂“小杂种”，总算及时收口，道：“什么敢不敢的？你说出来，我一定答应。”又想自己的性命是他所救，天大的难事，也得帮他。

韦小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你说过的话，可不许反悔。”茅十八道：“自然不反悔。”韦小宝道：“好！你带我上北京去。”茅十八奇道：“你也要上北京？干什么？”韦小宝道：“我要看你跟那个鳌拜比武。”

茅十八连连摇头，道：“从扬州到北京，路隔千里，官府又在悬赏捉我，一路上甚是凶险，我怎能带你？”韦小宝道：“我早知道啦，你答应了的事定要反悔。你带着我，官府容易捉到你，你自然不敢了。”茅十八大怒，喝到：“我有什么不敢？”韦小宝道：“那你就带我去。”茅十八道：“带着你累赘得紧，你又没跟你妈说过，她岂不挂念？”韦小宝道：“我常常几天不回家，妈从来夜来挂念。”

茅十八一提马缰，纵马便行，说道：“你这小鬼头花样真多。”

韦小宝大声叫道：“那不敢带我去，因为你打不过鳌拜，怕我见到了丢脸！”茅十八怒火冲天，兜转马头，喝到：“谁说我打不过鳌拜？”韦小宝道：“你不敢带我去，自然因为怕我见到你输了的丑样。你给人家打得爬在地上，大叫：‘鳌拜老爷饶命，求求鳌拜大人饶了小人茅十八的狗命’，给我听到，羞也羞死了！”

茅十八气得哇哇大叫，纵马冲将过来，一伸手，将韦小宝提将起来，横放鞍头，怒道：“我就带你去，且看是谁大叫饶命。”韦小宝大喜，道：“我若不是亲眼目睹，猜想鳌拜擒拿你，皇上悄悄寻！”

茅十八提起左掌，在他屁股上重重的打了一记，喝到：“我先要你大叫饶命！”韦小宝痛得“啊”的一声大叫，笑道：“狗爪子打人，倒是不轻。”

茅十八哈哈大笑，说道：“小鬼头，当真拿你没法子。”韦小宝半点也不肯吃亏，道：“老鬼头，我也当真拿你没法子。”茅十八笑道：“我便带你上北京，可是一路上你须得听我言语，不可胡闹。”韦小宝道：“谁胡闹了？你入监牢，出监牢，杀盐贩子，杀军官，还不算是胡闹？”茅十八笑道：“我说不过你，认输便是。”将韦小宝放在身前鞍上，纵马过去，又牵了一匹马，辨明方向，朝北而行。

韦小宝从未骑过马，初时有些害怕，骑了五六里后，胆子大了，说道：“我骑那匹马，行不行？”茅十八道：“你会骑便骑，不会骑乘草别试，小心摔断了你的腿。”

韦小宝好强要胜，吹牛道：“我骑过好几十次马，怎会不会骑？”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走到另一匹马左侧，一抬右足，踏上了马镫脚上使劲，翻身上了马背。不料上马须得先以左足踢镫，他以右足上镫，这一上马背，竟是脸孔朝着马屁股。

茅十八哈哈大笑，脱手放开了韦小宝坐骑的缰绳，挥鞭往那马后腿上打去，那马放蹄便奔。韦小宝吓得魂不附体，险些掉下马来，双手牢牢抓住马尾，两只脚夹住了马鞍，身子伏在马背之上，但觉耳旁生风，身子不住倒退。幸好他人小体轻，抓住马尾后竟没掉下马来，口中自是大叫大嚷：“乖乖我的妈啊。辣块妈妈不得了，茅十八，你不再拉住马头，老子操你十八代的臭祖宗，啊哟，鞍鞍鞍鞍鞍……”

这马在官道上直奔了三里有余，势道丝毫未缓，转了个弯，前面右首岔道上一辆骡车缓缓行来，车后跟着一匹白马，马上骑着个二十七八的汉子。这一车一马走上大道，也向北行。韦小宝的坐骑无人指挥，受惊之下，向那一车一马直冲过去，相距越来越近。赶车的车夫大叫：“是匹疯马！”忙要将骡车拉到一旁相避。那乘马汉子调转马头，韦小宝的坐骑也已冲到了跟前。那汉子一伸手，扣住了马头。那马奔得正急，这汉臂力甚大，一扣之下，那马立时站住，鼻中大喷白气，却不能再向前奔。

车中一个女子声音问道：“白大哥，什么事？”那汉子道：“一匹马溜了缰，马上有个小孩，也不知是死是活。”

韦小宝翻身坐起，转头说道：“自然是活的，怎么会死？”只见这汉子一张长脸，双目炯炯有神，穿一件青稠长袍，帽子上镶了块白玉，衣饰打扮显是个富家子弟，韦小宝出身微贱，最憎有钱人家的子弟，在地上重重的吐了口唾沫，说道：“他妈的，老子倒骑千里马，骑得正快活，却碰到拦路尸，阻住了，阻住了老子……”一口气喘不过来，伏在马屁股上大咳。那马屁股一耸，左后退倒踢一脚。

韦小宝“鞍鞍”一声，滑下马来，大叫：“哎哟喂，哎哟喂！”

那汉子先前听得韦小宝出口伤人，正欲发作，便见他狼狈万分的摔下马来，微微一笑，转过马头，随着骡车自行去了。茅十八骑马赶将上来，大叫：“小鬼头，你没摔死么？”韦小宝道：“摔倒没摔死，老子倒骑马儿玩，却给个臭小子拦住路头，气得半死。啊哟喂……”

“哼唧唧”的爬起身来，膝头一痛，便即跪倒。茅十八纵马近前，拉住他后领，提上马去。

韦小宝吃了这苦头，不敢再说要自己乘马了。两人共骑，驰出三十余里，见太阳已到头顶，到了一座小市镇上。茅十八慢慢溜下马背，再抱了韦小宝下马，到一家饭店去打尖。

韦小宝在妓院中吃饭，向来只是坐在厨房门槛上，捧只青花大碗，白米饭上堆满嫖客吃剩下来的鸡鸭鱼肉。菜肴虽不是不少，去从来不会跟人并排坐在桌边好好吃过一顿饭。这时见茅十八当他是平起平坐的朋友，眼前虽只几碗粗面条，一盘炒鸡蛋，心中却也大乐。

他吃了半碗面，只听得门外马嘶人喧，涌进十七八个人来，瞧模样是官面上的。韦小宝暗暗吃惊，低声道：“是官兵，怕是来捉你的。咱们快逃！”茅十八哼了一声，放下筷子，伸手按住刀柄。却见这群人对他并不理会，一叠连声的只催店小二快做饭做菜。

小镇上的小饭店中无甚菜肴，便只酱肉，熏鱼，卤水豆腐干，炒鸡蛋。那群人中为首的吩咐取出自己带来的火腿，凤鸡佐膳。一人说道：“咱们在云南一向听说，江南是好地方，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我瞧啊，但讲吃的，就未必比得上咱们昆明。”

另一人道：“你老哥在平西王府享福惯了，吃的喝的，自是大不相同。那可不是江南及不上云南，要知道，世上及得上平西王府的，可就很少了。”众人齐声称是。

茅十八脸上变色，寻思：“这批狗腿子是吴三桂这大汉奸的部下？”

只听一个焦黄脸皮的汉子问道：“黄大人，你这淌上京，能不能见到皇上啊？”一个白白胖胖的人道：“依我官职来说，本来是见不着皇上的，不过凭着咱们王爷的面子，说不定能见罢！朝廷里的大老们，对咱们‘西选’的官员总是另眼相看几分。”另一人道：“这个当然，当世除了皇上，就数咱们王爷为大了。”

茅十八大声道：“喂，小宝，你可知道世上最不要脸的是谁？”韦小宝道：“我自然知道，那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他其实不知道，这句话等于没说。茅十八在桌子上重重的一拍，说道：“不错！乌龟儿子王八蛋，”○撮○俊蔽斌Φ 溃骸八 壁模 饕论壁 油醢说埃 壁牟皇呛枚 1 赜 1 彼底兵苍谧雷由现 1 區慌摹 心 1 说溃骸拔医棠 嗽皓裕 饕论壁 油醢说埃· 歉釜显 糗精傅姆 蟻抗棕 1 勸 遣蟻媒 1 剑 1 去 澜 纾

他说道这里，那十余名官府中人都瞪目瞧着他，有的已是满脸怒色。

茅十八道：“这大汉奸姓吴，他妈的，一只乌龟是一龟，两只乌龟是吴二龟，三只乌龟呢？”韦小宝大声道：“吴三龟！”茅十八大笑，说道：“正是吴三桂这大...”

突然之间，仓啷啷声响，七八人手持兵刃，齐向茅十八打来。韦小宝忙往桌底一缩。之听得乒乒乓乓，兵刃碰撞声不绝，茅十八手挥单刀，已跟人斗了起来。韦小宝见他坐在长凳上不动，知他大腿受伤，行走不便，心中暗暗着急。过了一会，当的一声，一柄单刀掉早地下，跟着有人长声残呼，摔了出去。但对方人多，韦小宝见桌子四周一条条腿不住移动，这些腿的脚上或穿布鞋，或穿皮靴自然都是敌人，茅十八穿的是草鞋。只听得茅十八便打便骂：“吴三桂是大汉奸，你们这批小汉奸，老子不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啊哟！”大叫一声，想是身上受了伤，跟着只见一人仰天倒下，胸口泊泊冒血。

韦小宝伸出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一柄钢刀，对准一只穿布鞋的脚，一刀向脚背上刺了下去，擦的一声，那人半只脚掌登时斩落。那人“啊”的一声大叫，向后便倒。

桌子低下黑蒙蒙的，众人又斗得乱成一团，谁也不知那人因何受伤，只道是给茅十八打伤的。韦小宝见此计大妙，提起单刀，又将一人的脚掌斩断。

那人却不摔倒，痛楚之下，大叫：“桌子底... 底下...”弯腰查看，却给茅十八一刀背打上后脑，登时昏晕。便在此时，韦小宝又是一刀斩在一人的小腿之上。

那人大叫一声，左手一掀桌子，一张板桌连着碗筷汤面，飞将起来。那人随即举刀向韦小宝当头砍去。茅十八挥刀格开，韦小宝连爬带滚，从人丛中钻了出来。那小腿被斩之人怒极，挺刀追杀过来。韦小宝大叫：“辣块妈妈！”又钻入了一张桌子底下。那人叫道：“小鬼，你出来！”韦小宝道：“老鬼，你进来！”

那人怒极，伸左手又去掀桌子。突然之间，砰的一声响，胸口中拳，身子飞了出去，确是坐在桌旁的一人打了他一拳。

出拳之人随即从佐膳筷筒中拿起一把筷子，一根根的擀将出去。只听得“哎哟。哎哟！”残呼声不绝，围攻忙往得标诸人纷纷被筷子插中，或中眼睛，或中脸颊，都是伤在要紧之处。一人大声叫道：“强盗厉害，大伙儿走罢！”扶起伤者，夺门而出。跟着听得马蹄声响，一行人上马急奔而去。

韦小宝哈哈大笑，从椅子底下钻出来，手中兀自握着那柄带血的钢刀。茅十八一跷一拐的走过去，抱拳向坐在桌边之人说道：“多谢尊驾出手相助，否则茅十八寡不敌众，今日的事可不好办。”韦小宝回头看去，微微一怔，原来坐着的那人，便是先前在道上拉住了他坐骑的汉子，自己曾骂过他几句的。

那汉子站起身来还礼，说道：“茅兄身上早负了伤，仍是激于义愤，痛斥汉奸，令人好生相敬。”茅十八笑道：“我平生第一痛恨之人，便是大汉奸吴三桂，只可惜这恶贼远在云南，没法找他晦气，今日打了他手下的小汉奸，当真痛快。请教阁下尊姓大名。”那汉子道：“此处人多，说来不便。茅兄，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着转身去扶桌边的一个女客，那女客始终低下了头，瞧不见她的脸容。

茅十八怫然道：“你连姓名也不肯说，太也瞧不起人了。”那人并不答理，扶着那女客走了出去，经过茅十八身畔时，轻轻说了一句话。

茅十八全身一震，立时脸现恭谨之色，躬身说道：“是，是。茅十八今日见到英雄，实是... 实是三生有幸。”

那人竟不答话，扶着那女客出了店门，上马乘车而去。

韦小宝见茅十八神情前倨后恭，甚觉诧异，问道：“这小子是什么来头，瞧你吓得这个样子。”茅十八道：“什么小子不小子的？你嘴里放干净些。”

眼见饭店中的老板与店伙探头探脑，店堂中一塌糊涂，满地鲜血，说道：“走罢！”扶着桌子走到门边，拿起一根门闩撑地，走到店门外，从店外马柱子上解开马缰，说道：“那扳住了马鞍，左脚先踏马镫子，然后上马... 对了，就是这样。”

韦小宝道：“我本来会骑马的，好久不骑，这就忘了。那有什么稀奇？”

茅十八一笑，跃上另一匹马，左手牵着韦小宝坐骑的缰绳，纵马北行，说道：“我身上有伤，遇上了鹰爪对付不了。咱们不能再走官道，须得找个隐蔽所在，养好了伤坐骑说。”

韦小宝道：“刚才那人武功倒也了得，一根根竹筷擀了出去，便将人打走。茅大哥，我瞧你是及不上他了。”茅十八道：“那自然。他是云南沐王府中的英雄，岂有不了得的？”

韦小宝道：“他是云南沐王府的吗？我还道是天地会中哪个陈总舵主呢，瞧你吓得这副德性。”茅十八道怒道：“我吓什么了？小鬼头胡说八道。我是尊敬沐王府，对他自当客气三分。”

韦小宝道：“人家可没对你客气哪！你问他尊姓大名，他理也不理，只说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茅十八道：“他后来不是跟我说了吗？否则的话，我怎知他是沐王府的？”

韦小宝问道：“他在你耳边说了句什么话？”茅十八道：“他说：‘在下 窃颇香通醢 模 瞻住 1’”

韦小宝道：“嗯，姓白，原来是个吃白食的。”茅十八道：“小孩子别胡说八道。”

韦小宝道：“你见了沐王府的人便吓得魂不附体，老子可不放在心上。茅大哥，你不怕鳌拜，不怕大汉奸吴三桂，却去怕什么云南沐王府，他们当真有三头六臂不成？啊！我知道拉，你怕他用两根筷子戳瞎了你一对眼睛，茅十八成了茅瞎子。”

茅十八道：“我也不是怕他们，只不过江湖上的好汉倘若得罪了云南沐王府，丢了性命不打紧，却惹得万人唾骂，给人瞧不起。”

韦小宝道：“遇难沐王府到底是什么脚色，又这等厉害？”茅十八道：“他妈的，好神气吗？我压根儿就不稀罕。”

茅十八道：“咱们在江湖上行走，要见到云南沐王府的人，本来已挺不容易，要和他们结交，那更是千难万难。今天刚好碰上来自跟吴三桂的手下人动手，沐王府跟吴三桂是死对头，他们自然要帮我。偏偏你这小子不学好，竟使些下三烂的手段，连带老子也给人家瞧不起了。”说着不由得满脸怒色。

韦小宝道：“啊哟，啧啧，人家摆臭架子，不肯跟你交朋友，怎么又怪起我来啦？”

茅十八怒道：“你钻在桌子底下，用刀子去割人家脚背，他妈的，这又是什么武功了？人家英雄好汉瞧在眼里，怎么还能当怎么是朋友？”

韦小宝道：“你奶妈的。若不是来自割下几只脚底板，只怕你的性命早没了，这时候却又怪起我来。”

茅十八想到给云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越想越怒，说道：“我叫你不要跟着我，你偏要跟来。你用石灰撒人眼睛，这等下三烂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我宁可给那黑龙鞭史松杀了，也不愿你用这等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段来救了性命。他妈的，你这小鬼，我越瞧越生气。”

韦小宝这才明白，原来用石灰撒人眼睛，在江湖上是极其下流之事，自己竟犯了武林中的大忌，而钻在桌子底下割人脚板，显然也不是什么光彩武功，但给他骂得恼羞成怒，恶狠狠的道：“用刀杀人是杀，用石灰杀人也是杀，又有什么上流下流了？要不是我这个小鬼用这下流手段救你，你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你的大腿可不是受了伤么？人家用刀子割你大腿，我用刀子割人家脚板，大腿跟脚板，都是下身的东西，又有什么分别？你不愿我跟你上北京，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以后大家各不相识便是。”

茅十八见他身上又是尘土，又是血迹，心想这小孩所以受伤，全是因为己而起，此地离扬州已远，将这小孩撇在荒野之中，毕竟太

也说不过去，何况这小孩子于自己两番救命之德，岂能忘恩负义？便道：“好，我带你上北京是可以的，不过你须得依我三件事。”韦小宝大喜，说道：“依你三件事，那有什么打紧？大丈夫一言即出，什么马难追！”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过“驷马难追”，但这个“驷”字总是记不起来。

茅十八道：“第一件事不许惹事生非，污言骂人，口中放得干净些。”韦小宝道：“那还不容易？不骂就怒骂。可是倘若有人家惹到我头上来呢？”茅十八道：“好端端地，人家为什么会来惹你？第二件，倘若跟人家打架，不许张口咬人，更不许撒石灰坏人眼睛，至于之地上打滚，躲在桌子底下刺人脚板，钻人裤裆，捏人阴囊，打输了大哭大叫，躺着装死这种种勾当，一件也不许做。这都是给人家瞧不起的行径，不是英雄好汉之所为。”

韦小宝道：“我打不过人家，难道尽挨揍不还手？”茅十八道：“还手要凭真功夫，似你这等无赖流氓手段，可别让人笑歪了嘴巴。你在妓院中鬼混，那也不打紧，跟着我行走江湖，乘草别干这一套。”韦小宝心想：“你说打架要凭真实武功，我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真实武功？这也不许，那也不许。还不是挨揍不还手？”

茅十八又道：“武功都是学的，谁又从娘肚子里把武功带出来了？你年纪还小，这时候起始练武，正来得及。你磕头拜我为师，我就收了你这个徒弟。我一生浪荡江湖，从没见过几天安静下来，好好收个徒弟。算你造化，只要你听话，勤学苦练，将来未始不能练成一身好武艺。”说着凝视韦小宝，颇有期许之意。

韦小宝摇头道：“不成，我跟你是平辈朋友，要是拜你为师，岂不是矮了一辈？你奶奶的，你不怀好意，想讨我便宜。”茅十八大怒，江湖之上，不知有多少人曾想拜他为师，学他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五虎断门刀法”，只是这些人若非心术不正，便是资质不佳，又或是机缘不巧，自己身有要事，无暇收徒传艺，今日感念韦小宝救过自己性命，想授他武艺，那知他竟一口拒绝，大怒之下，便欲一掌大将来过去，手已提起，终于忍住不发，说道：“我跟你说话，此刻我心血来潮，才肯收你为徒，日后你便磕一白个响头求我，我也不收啦。”

韦小宝道：“那有什么稀罕？日后你便是磕三百个响头求我，哀求我拜你为师，我也还是不肯。做了你徒弟，什么事都得听你吩咐，那有什么味道？我不要学你的武功。”

茅十八气愤愤的道：“好，不学便不学，将来你给人拿住了，死不得，活不成，可别后悔。”韦小宝道：“又有什么后悔了？就算学成跟你一般的武功，又有什么好？你给黑龙鞭缠住了。动也动不得，见到云南沐家一个吃白食的家伙，恭恭敬敬的只想拍马屁，跟人家结交，人家却偏偏不睬你。我武功虽不及你，却...”

茅十八越听越怒，再也忍耐不住，拍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嘴巴。韦小宝料知他要打，竟然不哭，反而哈哈大笑，说道：“你给我说中了心事，这才大发脾气。我问你，是不是你想跟人家交朋友，人家不睬你，你就把气出在老子头上？”

茅十八拿这小孩真没办法，打也不是，骂也不是，撇下他不理又不是，他本是霹雳火爆的脾气，这时只好强自忍耐，哼了一声，敲起了腮帮子生气，松手放开了缠绳，叫道：“马儿，马儿，快来个老虎跳，把这小鬼头摔个半死。”他本来要韦小宝依他三件事，但第二件便说不拢，第三件事也想不起来了。

韦小宝自行拉缰，那坐骑到乖乖的行走，并不跟他为难。韦小宝心下大乐，心道：“你不教我骑马，老子可不是自己会了吗？”又想：“今后我跟着你行走江湖，总会见你和人家动手打架。你不教我，难道我没生眼珠，不会瞧么？我不但学会你的武功，连你的对头的武功也一起学了。几个人的武功加在一起，自然就比你强了。呸，他妈的，好稀罕吗？那吃白食的小子擀筷子的本事倒挺管用，倘若他向老子磕头，求我学他这门功夫，老子倒不妨答应了他。他妈的，他为什么要向我磕头，求我学他这门功夫？”想到这里，不禁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茅十八回头问道：“什么事好笑？”韦小宝道：“我想沐王府这吃白食的小子...”茅十八道：“什么吃白食的小子？”韦小宝道：“他可不是姓白吗？”茅十八道：“姓白管姓白，怎么姓白的就吃白食？他们姓白的，在云南沐王府中可大大的了不起哪。刘，白，方，苏，书云南沐王府地四大家将。”韦小宝又道：“什么三大家将，四大家将？沐王府又是什么鬼东西？”茅十八道：“你口里干净些成不成？江湖之上，提起沐王府，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什么鬼不鬼的？”韦小宝嗯了一声。

茅十八道：“当年明太祖起兵反元，沐王爷沐英立有大功，平服云南，太祖封他沐家永镇云南，死后封为什么王，子孙代代，世袭什么国公。”韦小宝一拍马鞍，大声道：“原来云南沐王府什么的，是沐英沐王爷家里。你老说云南沐王府，说得不清楚，要是早说沐英沐王爷，我哪还有不知道的？沐王爷早死了几千年啦。你也不用这门害怕。”

茅十八道：“什么几千年？胡说八道。咱们江湖上汉子敬重沐王府，倒不是为了沐英沐王爷，而是为了他的子孙木天波。明朝末代皇帝桂王逃到云南，黔国公沐天波，对了，记起来啦，是黔国公，他忠心耿耿，保驾护主。吴三桂这奸贼打到云南，黔国公保了桂王逃到缅甸。缅甸的坏人要杀桂王，沐天波代主而死。这等忠义双全的英雄豪杰，当真古今少有。”

韦小宝道：“啊，这位沐天波沐老爷，原来就是《英烈传》中沐英的子孙。沐王爷勇不可当，是太祖皇帝的爱将，这个我知道得。不想再知道啦。”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英烈传》，徐达，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这些大将的名字，他听得极熟，又问：“你怎么不早说？我如早知沐王府便是沐英沐王爷家中，对那吃白食的朋友也客气三分了。刘，白，方，苏四大家将，又是什么人？”

茅十八道：“刘白方苏四家，向来是沐王府的家将，祖先随着沐王爷平服云南。天波公护驾到缅甸，这四大家将的后人都都力战而死。只有年幼的子弟逃了出来。我见了那位姓白的英雄所以这样客气，一来他帮我打退大汉奸的鹰爪...”韦小宝道：“我也帮你打退大汉奸的鹰爪，你对我怎么又不客气？”茅十八瞪了他一眼，说道：“二来他还是忠良之后，江湖上人人敬重。倘若得罪了云南沐家之人，岂不为天下万人唾骂？”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见到忠良之后，自然是要客气些。”

茅十八又道：“识得你以来，第一次听到你说一句有道理的话。”韦小宝道：“我可不知要等到几时，才听到你说一句有道理的话。沐王爷铜角渡江，火箭射象，这样的大英雄，谁不敬重？又何必必要你说个屁？”茅十八问道：“什么叫铜角渡江，火箭射象？”

韦小宝哈哈一笑，说道：“你只知道拍云南沐王府的马屁，原来不知道沐王爷是多大的英雄。你可知道沐王爷是太祖皇帝的什么人？”茅十八道：“沐王爷是太祖皇帝手下大将，谁不知道？”韦小宝道：“呸。大将？大将自然是大将，难道是无名小卒？哪，太祖手下，共有六王，徐达徐王爷，常遇春常王爷，你自然知道啦，还有四王是谁？”

茅十八是章莽英雄，于明朝开国的史实一窍不通，徐达，常遇春的名字当然听说过，却不知他们是什么六王，也不知此外还有四个什么王。韦小宝却在扬州茶坊之中将这部《英烈传》听得滚瓜烂熟。其时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却又不敢公然谈论反清复明之事，茶坊中说书先生讲述明朝故事，听客最爱听的便是这部敷演明朝开国，驱逐鞑子的《英烈传》。明太祖开国，最艰巨之役是和陈友谅鄱阳湖大战，却听客听来兴致最高的，却是如何将蒙古兵赶出塞外，如何打得敌人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听，是明太祖打蒙古兵，心中所想，打的却变成了清兵。汉人大胜而敌人打败，自然志得意满。是以明朝开国诸功臣中，尤以徐达，常遇春，沐英三人最为听客所崇拜。说书先生说到三人如何杀敌之时，添油加醋，如火如荼，听众也便眉飞色舞，如醉如痴。

韦小宝见茅十八答不上来，甚是得意，说道：“还有四王，便是李文忠，邓愈，汤和，以及沐英沐王爷。这四位王爷封的是什么王，跟你说了，料你也记不到，是不是？”其实他自己也跟本记不起这六王封的是什么王。茅十八点了点头。

韦小宝又道：“汤和是明太祖的老朋友，年纪大过太祖，邓愈也是很早就结识了太祖，一直跟他打江山的。李文忠是太祖的外甥。沐王爷是太祖的义子，跟太祖姓朱，叫作朱英，后来立功大了，太祖叫他复姓，才叫做沐英。”茅十八道：“原来如此，那么铜角射象什么的，又是怎么一回 事？”

韦小宝道：“是铜角渡江，不是铜角射象。太祖打平天下，最后只有云南，贵州的梁王未曾降服。那梁王叽哩咕噜花，是元代末代皇帝的侄儿，守住了云南，贵州，不肯投降。”那梁王本名匝刺瓦尔密，韦小宝记不住他的名字，随口胡诌。茅十八虽觉奇怪，也不敢反驳，只听韦小宝续道：“太祖皇帝龙心大怒，便点兵三十万军马，命沐王爷带领前去攻打，来到云南边界，遇到元兵。元兵的元帅叫做达里麻，此人身高十丈，头如巴斗...”

茅十八道：“那有身高十丈之人？”韦小宝知道说溜了嘴，辩道：“蒙古人自然生得比咱们汉人高大些。那达里麻身披铁甲，手执长枪，在江边哇啦啦大声一叫，便如半空中连打三个霹雳，只听得扑通，破破破破破，声声不断，水花四溅。你道是什么事？”茅十八道：“不知道，是什么事？”韦小宝道：“原来达里麻哇哇大叫，响音传过江去，登时有十名明兵给他吓破胆子，摔下马来，掉进江中。沐王爷一见不对，心想再给他叫几声，我军纷纷堕江，大事不好，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韦小宝平时说话，出口便是粗话，“他妈的”三字片刻不离口，但讲到沐英平云南的故事，学的是说书先生的口吻，粗话固然一句没有，偶尔还来几句或通或不通的成语。

他继续说道：“沐王爷眼见得这达里麻张开血盆大口，又要大叫，于是弯弓搭箭，嗖的一箭，便向达里麻口中射去。沐王爷的箭法白步穿杨，千步穿口，这一箭呼呼风响，横过了江面，直达达里麻的大嘴射到。马达里麻也是英雄好汉，眼见这箭来得势道好凶，急忙低头，避了开去。只听得后军齐声呐喊：‘不好了！’达里麻回头一看，只见这一箭连穿十名将军，从第一名将军胸口射进，背后出来，又射入第二名将军胸口，一共穿了十人。”

茅十八摇头道：“那有此事？沐王爷就算天生神力，一箭终究也射穿不了十个人。”韦小宝道：“沐王爷是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派他来保太祖皇帝驾的，岂同凡人？你道是你茅十八吗？这一箭一穿十，有个明堂，叫做‘穿云箭’。”

茅十八将信将疑，问道：“后来怎样？”韦小宝道：“达里麻一见大怒，心想你会射箭，难道我就不会？提起硬弓，也是一箭向沐王爷射将过来。沐王爷叫道：‘来得好！’左手两根手指伸出，轻轻便将箭挟住了。正在此时，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啼声嘹亮，沐王爷心生一计，叫道：“我要射中第三双雁儿的左眼！’嗖的一箭，向那雁儿射去。达里麻心想：‘你要射第三只雁儿，已不容易，怎的还分左眼右眼？’抬头看去。便在此时沐王爷连珠箭发，三箭齐向达里麻射到。”

茅十八道：“妙极！这时声东击西的法子。”韦小宝道：“也算达里麻命不该绝，第一箭正中他的左眼，仰后便倒，第二箭，第三箭又接连射死了他的八明大将。元兵身上毛多，明军叫他们毛兵毛将。沐王爷连射三箭，射死了十八名毛将，这叫做‘沐王爷隔江大战，三箭射死毛十八！’”

茅十八一怔，道：“什么？”韦小宝道：“沐王爷隔江射死毛十八！”说到这里，忍不住格格笑了出来。茅十八这才明白，他果然是绕着弯儿在骂自己，骂道：“他妈的，胡说八道！沐王爷隔江大战，三箭射死韦小宝！”韦小宝笑道：“那时我还没有生，沐王爷又怎射得死我？”茅十八道：“你休得乱说。达里麻左眼中箭，却又如何？”

韦小宝道：“元兵见元帅中箭，倒下马来，登时大乱。沐王爷正要下令大军渡江，忽然听得隔江号响，元兵已有援兵开到，对岸乱箭齐发，只遮得逃遁黑了。沐王爷又生一计，派了手下四员大将，悄悄领兵到下游渡江，绕到元兵阵后，大吹铜角。”

茅十八道：“这四员大将，想必便是刘白方苏四人了？”韦小宝也不知是与不是，却不愿被茅十八猜中，说到：“不对，那四员大将，乃是赵钱孙李。刘白方苏四将，随在沐王爷身边。”茅十八点头道：“原来如此。”

韦小宝道：“沐王爷传下号令，叫刘白方苏四将手下士兵，齐声呐喊，同时将小船，木排推下江中，派出一千明兵，装腔作势，假作渡江。元兵眼见明兵要渡江来，更是没命的放箭。沐王爷当即收兵，过不到半个时辰，又派兵装模作样的假渡江，元兵又再放箭。江中也不知射死了多少鱼鳖虾蟹。”

茅十八道：“这个我又不信了。射死鱼儿，那也罢了。虾儿极细，螃蟹甲鱼身上有甲，又怎射得他死？”韦小宝道：“你若不信，那就到前面市镇上买一只甲鱼，买一只螃蟹，再买一只虾儿，用绳子穿了，挂将起来，再放箭射过去，且看射得死呢还是射不死。”

茅十八心想：“咱们赶路要紧，那有这等功夫胡闹。”他听得入神，生怕韦小宝放刁不说，便道：“好，你说射得死便射得死，后来怎样？”韦小

茅十八笑骂：“小鬼头，偏爱绕着弯儿骂人。你说沐王爷怎生渡江。”

韦小宝道：“沐王爷一见元兵放箭，便吩咐擂鼓呐喊，作势渡江，却并不真的渡江。只听得元兵身后铜角之声大作，知道赵钱孙李四将已从下游渡江，绕到元兵阵后，这才下令杀将过去。众兵将竖起盾牌，挡在身前，撑动小船筏子，渡江进攻。元兵放了大半天箭，这箭已差不多用完啦，听得阵后敌人杀来，主将又中箭重伤，不由得军心大乱。沐王爷一马当先，冲将过去。元兵东奔西逃，乱成一团。沐王爷眼见元兵阵中有一大将横卧马上，许多元兵前后保护，知道必是达里麻，当即拍马追上，厉声喝道：‘达里麻，还不下马投降？’达里麻道：‘我……我不是达里麻！我是茅……’沐王爷见他左眼之中插着一根羽箭，箭梢上有个金字，正是一个‘沐’字，却不是自己的箭羽是什么？那里还肯客气，轻伸猿臂，一把抓将过来，往地下一掷，喝道：‘绑起来！’早有刘白方苏四将过来，揪住达里麻，绑得结结实实。这一仗元兵大败，溺死在江中的不计其数。江中的王八吃了不少长毛元兵的尸首，从此身上有毛，这种王八叫做毛王八，那是别处没有的。”

茅十八觉得韦小宝又在骂自己，哼了一声，却也并不敢确定，或许云南江中真的有毛王八亦未可知。

韦小宝道：“沐王爷大获全胜，当即进兵梁王的京城。来到城外，只见城中无声无息，沐王爷下令擂鼓讨战，只见城头挑起一块木牌，写着‘免战’二字。茅十八道：“原来梁王知道打不过，挂起免战牌。”韦小宝道：“沐王爷仁慈为怀，心想这梁王高挂免战牌，多半是要投降，我如下令攻城，城破之后，百姓死伤必多，不如免战三日，让他投降，免得杀伤百姓。”茅十八一拍大腿，大声道：“是啊！沐王爷一家永镇云南，与明朝同始同终，便因沐王爷爱惜百姓，一片仁心，所以上天保佑。”

韦小宝道：“当晚沐王爷坐在军营之中，挑灯夜看春秋。”茅十八道：“关王爷才看春秋，难道沐王爷也看春秋吗？”韦小宝道：“大家都是王爷，自然都看春秋，不看春秋，难道看夏冬吗？那夏冬是张飞看的书，莽张飞有勇无谋。沐王爷是天上武曲星转世，和关王爷一般，只看春秋，不看夏冬。”茅十八也不知道春秋和夏冬是什么东西，点头称是。

韦小宝道：“沐王爷看了一会儿，忽然要小便，站起身来，拿起太祖皇帝御赐的金夜壶，正要小便，忽听得城中传来几声大吼，声音极响，既不是虎啸，亦不是马嘶。沐王爷一听，暗叫不好……”茅十八道：“那是什么叫声？”韦小宝道：“你倒猜猜看。”茅十八道：“定是又有几个元将，好象达里麻一般，在城中大声吼叫。”韦小宝摇头道：“不是！沐王爷一听之下，登时也不小便了，将金夜壶恭恭敬敬的往桌上一放……”茅十八道：“怎的将便壶放在桌上？”

韦小宝道：“这时太祖皇帝御赐的金夜壶，你道是寻常的便壶吗？所以沐王爷放的时候，定要恭恭敬敬。他放下便壶，立即击鼓升帐，召集众将官，取过一枝金批令箭，说道：“刘将官听着：命你带领三千士兵，连夜去捕捉田鼠，捕多者有赏，捉不到者军法从事。”刘将官道：“得令！”接了令箭，边区捕捉田鼠。”

茅十八好奇，问道：“捕捉田鼠又干什么？”韦小宝道：“沐王爷用兵如神，军机岂可泄漏？元帅有令，照办就是。接令的将官倘若多问一句，沐王爷一怒之下，立即推出帐外斩首。你要是做沐王爷手下的将官，老是这样问长问短，便是有十八颗脑袋瓜子，他妈的也都教沐王爷给砍了。”茅十八道：“我倘若做了将官，自然不问。你又不是沐王爷，难道就问不得骂？”

韦小宝摇头道：“问不得，问不得！沐王爷取过第二枝金批令箭，叫白将官听令，说道：“命你带两万官兵，在五里之外掘下一条长坑，长二里，宽二丈，深三丈，连夜赶掘，不得有误。”白将官领命而去。沐王爷随即下令退兵，拔营而去，退到离城六里扎营。”

茅十八愈听愈奇，道：“那当真奇怪，我可半点也猜不到了。”

韦小宝道：“哼！沐王爷用兵之法倘若给你猜到，沐王爷变成茅十八，茅十八变成沐王爷了。第二日清早，刘白儿将回报：田鼠已捉到一万多只，长坑也已掘成。沐王爷点头道：“好！’命探子到城边探看动静。午牌时分，忽听得城中金鼓雷鸣，齐声呐喊，探子飞马回报：“启禀元帅，大事不好！’沐王爷一拍桌子，喝道：“他妈的，何事惊慌？’探子说道：“启禀元帅：元军大开北门，城中涌出

飞了出去。那大汉伸手一格，当知茅十八在这一掷之中使上了内劲，呵喇一声，酒壶撞了他手臂，那大汉手臂剧痛，“啊哟”一声，叫了出来。另一名大汉扑将过来，茅十八飞脚向他踢去。满洲人摔跤极少用腿，这一腿闪避不了，正中小腹，登时直飞出去。

其余五名大汉“混帐王八蛋”的乱骂，纷纷扑来。茅十八身形灵便，使开擒拿手法，肘撞掌劈，顷刻间打倒了四个，另一个斜身以肩头受了茅十八一掌，伸手抓住他后腰，举将起来，随即将他绳子倒转，要将他头顶往阶石上捣去。茅十八双腿连环，噗噗两声，都踢在他胸口。那大汉口一张，鲜血狂喷，双手立时松开。

茅十八顺着他大汉仰面跌倒之势，双足已踮上他胸口，双掌一招“回风拂柳”斜劈而出，正中第一名被酒壶掷中的大汉后心，呵喇一声响，那大汉断了几根肋骨，爬在桌上。茅十八一手拉住韦小宝，道：“小鬼头，就是会闯祸，快走！”两人发足往酒店门口奔去。

只跨出两步，却见那老太监弯着腰，正站在门口，茅十八伸手往他右臂轻轻一推，想要把他推开。不料手掌刚和他肩头相触，只觉得全身一震，不由自主的一个踉跄，向旁跌出数步，右腰撞在桌上，那张桌登时倒塌，这一退之势，带得韦小宝也摔了出去。韦小宝大叫：“啊哟喂，我的妈啊，痛死人啦。”茅十八猛拿桩子，这才站住，只觉得全身发凉，便如火烧一般。他心下大骇，看那老太监时只见他弓腰曲背，不住咳嗽，于适才之事似乎浑然不知。

茅十八知道今日遇上了高人，对方多半身怀邪术，否则武功纵比自己为高，也决不能将自己轻轻一推之力，化为若大力道。武功中虽有“借力反打”之术。“四两拨千斤”之法，但都是对方有多大力量打来，便有多大力量反击出去，决无将小力化为大力之理。他急忙转身，提起兀自在大呼小叫的韦小宝，向后堂奔去。

只奔出三步，只听得一声咳嗽，那老太监已站在面前。茅十八一惊，足底使劲，上身向前一扑，似是向对方扑击，身子却已向后翻出。他双足尚未落地，忽觉背心上有股轻柔的力量撞倒，急忙左手反掌出击，却击了个空，身子向前扑出，摔在两名大汉身上。这一交摔得极重，幸好那两名大汉又肥又壮，做了厚厚的肉垫子，才没受伤。那两名大汉腿骨折断，站不起来，手臂却是无恙，当即施展摔跤手法，将他牢牢抓住。茅十八欲待抗拒，手脚上竟使不出半点力道，原来背心穴道已给人封了。

他背脊向天，看不见背后情景，但听得那老太监不住咳嗽，有气无力的在责备小太监：“你又要给我服药，那不是存心害死我吗？这药只多服得半分，便要了我的老命，咳……靠靠靠靠靠……靠，你这孩子，真是胡闹。”小太监道：“孩儿实在不知道，以后不敢了。”

老太监道：“还有以后？唉，也不知道活得几天，咳……靠靠靠靠靠……咳”小太监道：“公公，这家伙是什么来头？只怕是个反贼。”

老太监道：“你们这几位朋友，是那儿的布库？”一名大汉道：“回公公的话，我们都是郑王爷府里的。今天若不是公公出手，擒住了这反贼，我们的脸可丢大了。”老太监哼了一声，道：“那……那也是碰巧罢了。咳……靠咳……你们也别惊动旁人，就将这汉子和那孩子，都送到大内尚膳监来，说是海老公要的人。”几名大汉齐声答应。

老太监道：“还不快去叫轿子？你瞧我这等模样，还走得动吗？”小太监答应一声，飞奔出去。老太监伏在桌上，不停的咳嗽。

韦小宝见茅十八被擒，想起说书先生曾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须得脚底抹油，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他沿着墙壁，悄悄溜向后堂，眼见谁也没留意到他，正自暗暗欢喜，那老公公伸指一弹，一根筷子飞将出来，戳在他右腿的腿弯之中。韦小宝右腿麻软，摔倒在地，再也动弹不得，张口便骂：“痲病成精老乌龟靠……”转眼见到一名大汉恶狠狠的模样的模样，心中一吓，此后十来句恶毒的言语都缩入了肚里。

过不多时，门外抬来一乘轿子。小太监走了进来，说道：“公公轿子到啦！”老太监咳嗽连声，在小太监扶持之下，坐进轿子，两名轿夫抬着去了。小太监跟随后。

七名大汉中四人受伤甚轻，当下将茅十八和韦小宝用绳索牢牢绑起。绑缚之时，不住向茅十八拳打脚踢。韦小宝忍不住口中不干不净，但两个重重的耳括子一打，也只好乖乖的不敢做声。众大汉又叫了两顶轿子来，又在二人口中塞了块布，用黑布蒙了眼，放入轿中抬走。韦小宝只在七岁时曾跟母亲烧香时坐过轿子，此刻只好自己心下安慰：“他妈的，老子好久没坐轿了，今日孝顺儿子服侍老子坐轿，真是乖儿子，乖孙子！”但想到不知会不会陪着茅十八一起杀头，却也不禁害怕发抖。

他在轿中昏天黑地，但觉老是走不完。有时轿子停了下来，有人盘问，别亮轿外的大汉总是回答：“尚膳监海老公公叫给送的。”

韦小宝不知尚膳监是什么东西，但那海老公似乎颇有权势，只一提他的名头，轿子便通行无阻。有一次盘问之人揭开轿帷来张了张，说道：“是个小娃娃！”韦小宝想说：“是你祖宗！”苦于口中被塞了布块，说不出话来。

一路行去，他迷迷糊糊几乎要睡着了，忽然轿子停住，有人说道：“海公公要的人送到啦。”一个小孩声音道：“是了，海公公在休息，将人放在这里便是。”韦小宝听他声音，便是酒店中遇到的那小孩。只听先前那人道：“咱们回去禀告郑王爷，王爷必定派人来谢海老公。”那小孩道：“是了，你说海老公向王爷请安。”那人道：“不敢当。‘跟着便有人？’”茅十八和韦小宝从轿子拖了出来，提入屋中放下。

耳听得众人脚步声远去，却听得海老公的几下咳嗽之声。韦小宝闻到一股极浓的药味，心想：“这老鬼病得快死了，偏偏不早死几日，看来还要我和茅大哥，替他到阎王跟前打个先锋。”四周静悄悄地，除了海老公偶尔咳嗽之外，更无别般声息。韦小宝手足被绑，手指脚趾都已发麻，说不出的难受，偏偏海老公似乎将他二人忘了，浑没理会。

过了良久良久，才听得海老公轻轻叫了一声：“小桂子！”那小孩应道：“是！”韦小宝心想：“原来你这臭小子叫作小桂子，跟你爷爷的名字有个‘小’字相同。”只听海老公道：“将他二人松了绑，我有话问他们。”小桂子应道：“是！”

韦小宝听得咯咯之声，想是小桂子用刀子割茅十八手脚上的绳索，过了一会，自己手脚上的绳子也割断了，跟着眼上黑布揭开。韦小宝睁眼看来，见置身之所是一间大房，房中物事稀少，只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桌上放着茶壶茶碗。海老公坐在椅中，半坐半躺，双颊深陷，眼睛也是半开半闭。此时天色已黑，墙壁上安着两座铜烛台，各点着一根蜡烛，火光在海老公蜡黄的脸上忽明忽暗的摇晃。

小桂子取出茅十八口中所塞的布块。海老公道：“这小孩子嘴里不干净，让他多塞一会。”韦小宝双手本来已得自由，去不敢自行挖出口中布块，心中所骂的污言秽语，只怕比之海老公所能想得到的远胜十倍。

海老公道：“拿张椅子来，给他坐下。”小桂子到隔壁房里搬了张椅子来，放在茅十八身边，茅十八便即坐下。韦小宝见自己没有座位，老实不客气便往地下一坐。

海老公向茅十八道：“老兄尊姓大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阁下擒拿手法不错，似乎不是我们北方的武功。”茅十八道：“我姓茅，叫茅十八，是江北泰州五虎断门刀门下。”海老公点点头，说道：“茅十八茅老兄，我也曾听到过你的名头。听说老兄在扬州一带，打家劫舍，杀官越狱，着实做了不少大事。”茅十八道：“不错。”他对这痲病鬼老太监的惊人武功不由得不服，也就不敢出言挺撞。海老公道：“阁下来到京师，想干什么事，能跟我说说吗？”

茅十八道：“既落你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姓茅的是江湖汉子，不会皱一皱眉头。你想逼供，那可看错人了。”海老公微微一笑，说道：“谁不知茅十八是铁铮铮的好汉子，逼供可不敢。听说阁下是云南平西王的心腹亲信……”

他一句话没说完，茅十八大怒而起，喝到：“谁跟吴三桂这大汉奸有什么干系了？你这么说的，污了我茅十八豪杰的名头。”海老公咳嗽几声，微微一笑，说道：“平西王有大功于大清，主子对他甚是倚重，阁下倘若是平西王的亲信，咱们瞧在平西王的面子，小小过犯，也不必计较了。”茅十八大声道：“不是，不是！茅十八跟吴三桂这臭贼粘不上半点边儿，姓茅的决不叨这汉奸的光，你要杀便杀，若说我是吴贼的什么心腹亲信，姓茅的祖宗都倒足了大霉。”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吴三桂带清兵入关，以至明室沦亡，韦小宝在市井之间，听人提起吴三桂来，总是加上几个“汉奸”，“臭贼”，“直娘贼”的字眼，心想：“听这老乌龟的口气，只要茅大哥认是吴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咱们。偏偏茅大哥骨头硬，不肯冒充。但骨头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吃眼前亏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汉。咱们不妨胡说八道一番，说道吴三桂对咱们哥儿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后，再骂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迟。”他手脚上血脉渐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将嘴里塞着的布块挖了出来。

海老公正注视茅十八的脸色，没见到韦小宝在暗中捣鬼，他见茅十八声色俱厉，微笑道：“我还道阁下是平西王派来京师的，原来猜错了。”

茅十八心想：“这一次在北京被擒，皇帝脚下的事，再要脱身是万万不能的了，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茅十八一死不打紧，做人可不能含糊。”眼见韦小宝眼睁睁的正瞧着自己，便大声道：“老实跟你说，我在南方听得江湖上说道，那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什么掌毙疯牛，脚踢虎豹，说得天花乱坠。姓茅的不服，特地到北京来，要跟他比划比划。”

海老公叹了口气，说道：“你想跟鳌少保比武？鳌少保官居极品，北京城里除了皇上，皇太后，便数鳌少保了，老兄在北京等上十年八年，也未必见得着，怎能跟他比武？”

茅十八初时还当海老公使邪术，后来背心穴道被封，直到此刻才缓缓解开，已知这时极上乘的内功武术。瞧这老太监的神情口音自是满人，自己连一个满洲老病夫都打不过，还说什么跟满洲第一勇士比武？他在扬州得胜山下恶战史松等人之时，虽情势危急，却毫不气馁，此刻对着这个痲病鬼太监，竟不由得豪气尽消，终于叹了口气。

海老公听到：“阁下还想跟鳌少保比武吗？”茅十八道：“请问那鳌拜的武功，及得上尊驾几成？”海老公微微一笑，说道：“鳌少保是出入将相的顾命大臣，荣华无比。我是个苦命的下贱人。跟鳌少保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怎能想比？”他说的是二人地位，于武功一节竟避而不提。茅十八道：“那埃大败武功倘若有你的一半，我就已万万不是对手。”海老公微笑道：“老兄说得太谦了。以老兄看来，在下的粗浅武功，若和陈近南想比，却又如何？”

茅十八一跳而起，闻到：“你……哪哪哪说什么？”海老公道：“我问的是贵会总舵主陈近南。听说陈总舵主练有‘凝血神爪’，内功之高，人所难测，只可惜缘悭一面，我这下贱人，没福拜见陈总舵主。”茅十八道：“我不是天地会的，也没福见过陈总舵主。剔亮陈总舵主武功极高，到底怎样高法，可就知道了。”

海老公叹了口气，道：“茅兄，我早知你是条好汉子，以你这等好身手，却为什么不跟皇家效力？将来做提督，举将，也不是难事。跟着天地会作乱造反，唉……”摇了摇头，又道：“那总是没有好下场。我良言相劝，你不如悬崖勒马，退出了天地会罢。”

茅十八道：“我……扭扭扭扭不是天地会。”突然放大喉咙，说道：“我这可不是抵赖不认。姓茅的只盼加入天地会，只是一直没人接引。江湖上有句话道：‘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海老公，这话想来你也听说过。姓茅的是堂堂汉人，虽然没入天地会，然而决意反清复明，那有反投清廷去做汉奸的道理？你快快把我杀了罢！姓茅的杀人放火，犯下的事太大，早就该死了，只是没见过陈近南，死了有点不闭眼。”

海老公道：“你们汉人不服满人得了天下，原也没什么不对。我敬你是一条好汉子，今日便不杀你，让你去见了陈近南之后，死得闭眼。盼你越早见到他越好，见到之时说海老公很想见见他，要领教领教他的‘凝血神爪’功夫，到底是怎样厉害，盼望他早日驾临京师。唉，老头儿没几天命了，陈总舵主再不倒北京来，我便见他不到了。嘿嘿，‘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陈近南又到底如何英雄了得。江湖上竟有偌大名头？”

茅十八听他说竟然就这么放自己走，大出意料之外，站了起来却不就走。海老公道：“你还等什么？还不走吗？”茅十八道：“是！”转身去拉了韦小宝的手，想要说几句话交代，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海老公又叹了口气道：“亏你也是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的人，这一点规矩也不懂。你不留点什么东西，就想一走了之？”茅十八咬了咬牙道：“不错，是我姓茅的粗心大意。小兄弟，借这刀子一用，我断了左手给你。”说着向小太监小桂子身旁的匕首指了指。这匕首长约八寸，是小桂子适才用来割他手脚上绳索的。

海老公道：“一只左手，却还不够。”茅十八铁青着脸道：“你要我再割下右手？”海老公点头道：“不错，两只手。本来嘛，我还得要你对招子，咳……靠靠靠可是你想见见陈近南，没了招子，便见不到人啦。这么着，你自己废了左眼，■拆掉已邦■”茅十八退了两步，放开拉着韦小宝的手，左掌上扬，右掌斜按，摆了个“犀牛望月”的招式，心想：“你要我废了左眼，再断双手，这么个残废人活着干什么？不如跟你一拼，死在你的掌底，也就是了。”

海老公眼睛望也不来望他，不住咳嗽，越咳越厉害，到后来简直气也喘不过来，本来蜡黄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小桂子道：“公公，再服一剂好么？”海老公不住摇头，但咳嗽仍是不止，咳到后来，忍不住站起身来，以左手又住自己头颈，神情痛苦已极。

茅十八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一纵身，拉住了韦小宝的手，便往门外窜去。

海老公右手拇指和食指两根手指往桌边一捏，登时在桌边捏下一小块木块，嗤的一声响，弹了出去。茅十八正自一大步跨将出去，那木片撞在他右腿“伏兔穴”上，登时右脚酸软，跪倒在地。跟着嗤的一声响，又是一小块木片弹出，茅十八左腿穴道又被击中，在海老公咳嗽声中，和韦小宝一齐滚倒。

小桂子道：“再服半济，多半不打紧。”海老公道：“好，好，只……只要一点儿，多了危……危险的很。”小桂子应道：“是！”伸手到他怀中取出药包，转身回入内室，取了一杯酒来，打开药包，伸出小指，用指甲挑了一点粉末。海老公道：“太……太多……”小桂子道：“是！”将指甲中一些粉末放回药包，眼望海老公。海老公点了点头，弯腰又大声咳嗽起来，突然间身子向前一扑，爬在地上，不住扭动。

小桂子大惊，抢扶过去，叫道：“公公，公公，怎么啦？”海老公喘息道：“好……好热……扶……扶我……去水……水缸……水缸里浸……浸……”小桂子道：“是！”用力扶了他起来。两人跟貂蝉跑的抢入内室，接着便听见扑通一响的溅水之声。

这一切韦小宝都瞧在眼里，当即悄悄站起，蹑足走到桌边，伸出小指，连挑了三指甲药粉，倾入酒中，生怕不够，又挑了两指甲再将药包摺拢，重新打开，泯去药粉中指甲挑动过的痕迹。只听得小桂子在内室道：“公公，好些了吗？别浸得太久了。”海老公道：“好热……好……热得火烧一般。”韦小宝见那柄匕首放在桌上，当即拿在手中，回到茅十八身边，伏在地下。

过不多时，水声嫌涩，海老公全身湿淋淋地，由小桂子扶着，从内房中出来，仍是不住咳嗽。小桂子拿起酒杯，喂到他口边。海老公咳嗽不止，并不便喝。韦小宝一颗心几乎要从心窝中跳将出来。海老公道：“能够不吃……最好不……不吃这药……”小桂子道：“是！”将酒杯放在桌上，将药包包好，放入海老公怀中。可是海老公跟着又大咳起来，向酒杯指了指。小桂子拿起酒杯，送到他嘴边，这一次海老公一口喝干。

茅十八沉不住气，不禁“啊”的一声。海老公道：“你……你如想……活着出去……”突然间呵喇一声响，椅子倒塌。他身子向桌子伏去，这一伏力道奇大，呵喇，呵喇两声，桌子又塌，连人带桌，向前倒了下去。

小桂子大惊，大叫：“公公，公公！”抢上去扶，背心正对着茅十八和韦小宝二人。韦小宝轻轻跃起，提起匕首，向他背心猛戳了下去。小桂子低哼一声，便即毙命。海老公却兀自在地下扭动。

韦小宝提起匕首，对准了海老公背心，又待戳下。便在此时，海老公抬起头来，说道：“小……小桂子，这药不对啊。”韦小宝只吓得魂飞天外，匕首那里还敢戳下去？海老公转过身来，一伸手，抓住韦小宝左腕，道：“小桂子，刚才的药没弄错？”

韦小宝含含糊糊的道：“没……没弄错……”只觉左腕便如给一道铁箍箍住了，奇痛入骨，只吓得抓着匕首的右手缩转了寸许。海老公颤声道：“快……快点蜡烛，黑漆漆一团，什么……什么也瞧不见。”

韦小宝大奇，蜡烛明明点着，他为什么说黑漆漆一团？“莫非他眼睛瞎了？”便道：“蜡烛没熄，公公，你……你没瞧见么？”他和小桂子都是孩子口音，但小桂子说的是旗人官腔，一时怎学得会，只好说得含含糊糊，只盼海老公不致发觉。

海老公叫道：“我……我瞧不见，谁说点了蜡烛？快去点起来！”说着便放开了韦小宝的手腕。韦小宝道：“是！是！”急忙走开，快步走到安在墙壁上的烛台之侧，伸手拨动烛台的铜圈，发出叮当之声，说道：“点着了！”

海老公道：“胡说？胡说八道！为什么不点亮了蜡……”一句话没说完，身子一阵扭动，仰天摔倒。韦小宝向茅十八急打手势，叫他快逃。茅十八向他招手，要他同逃。韦小宝转身走向门口，却听海老公呻吟道：“小……小桂子，

小.....桂子.....你.....韦小宝应道：“是！我在这儿！”左手连挥，叫茅十八先逃出去再说，自己须得设法稳住海老公。茅十八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双腿穴道被封，伸手自行推拿腰间和腿上穴道，劲力使去，竟没半点动静，心想：“我双腿无法动弹，只好爬了出去。这孩子鬼精灵，一个小孩家，旁人也不会留神，他要脱身不难，倘若跟我在一起，一遇上敌人，反而牵连了他。”当下向韦小宝挥了挥手，双手据地，悄悄爬了出去。

海老公的呻吟一阵轻，一阵响。韦小宝不敢便走，生怕他发觉小桂子已死，声张起来，他手下出动围捕，自己和茅十八定然难以逃脱，心想：“这次祸事，都是我惹出来的。茅大哥双腿不能行走，不知要多少时候拍笏粉丁N以饿饫银唱U蒙毯靡蒙獭V灰X@瞎瓠环14踉跄敲芭苹酥U潜黍皇隆U街街途瓠U蒙瓠遣磺澹9人踉U乙坏渡绷U涂商幼叱怒！”

过得片刻，忽听得远处传来的笃的笃的，的笃的笃的打更之声，却是已交初更。韦小宝见烛光闪耀，突然一亮，左首的蜡烛点到尽头，跟着便熄了，眼见小桂子的尸首卷曲成一团，很是害怕：“这人是杀我的，他变成了鬼，会不会找我索命？”又想：“等到天一亮，那就难以脱身了，须得半夜乘黑逃走。”

可是海老公呻吟之声不绝，始终不再昏迷，他仰迷邛卧，韦小宝胆子再大，也不敢提起匕首往他胸口或小腹上插将下去，知道这武功厉害之极，只要刀尖碰到他的肌肤，他立时知觉，一掌打来，自己非脑浆迸裂不可。又过了一会儿，另一枝蜡烛也熄了。黑暗之中，韦小宝想到小桂子的尸首触手可及，害怕之极，只盼尽早逃出去，但只要他身子一动，海老公便叫道：“小.....小桂子，你.....在这里么？”韦小宝只好答应：“我在这里！”

过了大半个时辰，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门边。海老公又叫：“小桂子，你上那里去？”韦小宝道：“我.....我去小便。”海老公问：“为.....为什么不在屋里小便？”韦小宝应道：“是，是。”

他走到内室，那时他从未到过的地方，刚进门，只走得两步，便砰的一声，膝头撞在桌子脚上。海老公在外边问道：“小.....桂子，你.....你干什么？”韦小宝道：“没.....没什么！”伸手去摸索，在桌子上摸到了火刀火石，忙打着了火，点燃纸媒，见桌子上放着几十根蜡烛，当即点燃一根，插上烛台。

见房中放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料想是海老公和小桂子所睡。房中有几只箱子，一桌一柜，此外无甚物件。东首放着一只大水缸，显得十分突兀，地下溅得湿了一大片。他正察看是否可从窗子逃出去，海老公又在外边叫了起来：“你干什么还不小便？”

韦小宝一惊：“他怎地一停不歇的叫我？莫非他听我的声音不对，起了疑心？否则我小便不小便，管他屁事？”当即应道：“是！”从小床底下摸到便壶，一面小便，一面打量窗子，见窗子关得甚实，每一道窗窗用绵纸糊住，想是海老公咳得厉害，生怕受寒，连一丝冷风也不让进来。倘若用力打开窗子，海老公定然听到，多半还没逃出窗外，便给擒住了。

他在房中到处打量，想找寻脱身的所在，但房中连狗洞，猫洞也没有一个，倘若从外房逃走，定然会给海老公发觉，一瞥眼见，见到小桂子床脚边放着一套新衣，心念一动，忙脱下身上衣服，将新衣披在身上。

海老公又在外边叫道：“小桂子，你.....你在干什么？”韦小宝道：“来啦，来啦！”一面结扣子，一面走了出去，拾起小桂子的帽子戴在头上，说道：“蜡烛熄了，我去点一枝。”回到内室，取了两根蜡烛，点着了出来。

海老公叹了口气，低声道：“你当真已点着了蜡烛？”韦小宝道：“是啊，难道你没瞧见？”海老公半晌不语，咳嗽几声，才道：“我明知这药不能多吃，只是咳嗽实在.....实在.....太苦，唉，虽然每次只吃一点点，可是日积月累下来，毒性太重，终于.....终于眼睛出了毛病。”韦小宝心中一宽：“老家伙不知是我在他酒中加了药粉，还道是服药多日，积了下来，这才发作。”

只听海老公又道：“小桂子，公公平日待你怎样？”韦小宝半点儿也不知道海老公平日待小桂子怎样，忙道：“好的很啊。”海老公道：“唔，公公现下.....眼睛瞎了，这世上就只有你一人照顾我，你会不会离开公公，不.....不理我了？”韦小宝道：“我.....当然不会。”海老公道：“这话半点不假啊？”

韦小宝忙道：“自然半点不假。”回答得毫不犹豫，而且语气诚恳，势要海老公非大为感动不可。他又道：“公公，你没人相陪，如果不陪你，谁来陪你？我瞧你的眼病过几天就会好的，那也不用担心。”

海老公叹了口气，道：“好不了啦，好不了啦！”过了一会，问道：“那姓茅的已逃走了？”韦小宝道：“是！”海老公道：“他带来的哪个小孩给你杀了？”韦小宝心中砰砰乱跳，答道：“是！他.....他这尸首怎么办？”

海老公微一沉吟，道：“咱们屋中杀了人，给人知道了，查问起来，罗嗦得很。你.....你去将我的药箱拿来。”韦小宝道：“是！”走进内室，不见药箱，拉开柜子的抽斗，一只只的寻找。

海老公突然怒道：“你在干什么？谁.....谁叫你乱开抽斗？”韦小宝吓了一跳，心道：“我找药箱呢。不知放在那里去了。”海老公怒道：“胡说八道，药箱放在那里都不知道。”

韦小宝道：“我.....我杀了人，心.....心里害怕得紧。你.....你公公.....又瞎了眼睛，我.....我完全糊涂了。”说到后来，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不知道药箱的所在，只怕单是这件事便露出马脚，说哭便哭，却也半点不难。海老公道：“唉，这孩子，杀个人又什么打紧了？药箱是在第一口箱子里。”

韦小宝抽抽噎噎的道：“是.....是.....我.....我怕得很。”见两口箱子都用铜锁锁着，又不知钥匙在什么地方，伸手在锁扣上一推，那锁应手而开，原来并未上锁，暗叫：“运气真好！这锁中的古怪我如又不知道，老乌龟定要大起疑心。”除下了锁，打开箱子，见箱中都是衣服，左边有只走方郎中所用囊U奔慈x耍U叩醉夥俊U

海老公道：“挑些‘化尸粉’，把尸首化了。”韦小宝应道：“是。”拉出药箱的一只换小抽斗，但见抽斗中尽是形状颜色各不相同的瓷瓶，也不知那一瓶是化尸粉，问道：“是那一瓶子？”海老公道：“这孩子，怎么今天什么都糊涂了，当真是吓昏了头吗？”韦小宝道：“我.....我怕得很，公公，你的眼睛.....会.....会好吗？”语气中对他眼病的关切之情，着实热切无比。

海老公似乎颇为感动，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说道：“那个三角形的，青色有白点的瓶子便是了。这药粉挺珍贵，只消挑一丁点便够了。”

韦小宝应道：“是！是！”拿起那青色白点的三角瓶子，打开瓶塞，从药箱中取了一张白纸，倒了少许药末出来，便即撒在小桂子的尸身之上。

可是过了半天，并无动静。海老公道：“怎么了？”韦小宝道：“没见什么。”海老公道：“是不是撒在他血里的？”韦小宝道：“啊，我忘了！”又倒了些药末，撒在尸身伤口之中。海老公道：“你今天真有些古里古怪，连说话声音也大大不同了。”

便在此时，只听得小桂子尸身的伤口中嗤嗤发声，升起淡淡烟雾，跟着伤口中不住流出黄水，烟雾渐浓，黄水也越流越多，发出又酸又焦臭气，眼见尸身的伤口越烂越大。尸身肌肉遇到黄水，便即发出烟雾，慢慢的也化为水，连衣服也是如此。

韦小宝只看得拾舌不下，取过自己换下来的长衫，丢在尸身上，又见自己脚下一对鞋子已然踢破了头，忙除下小桂子的鞋子，换在自己脚上，将破鞋投入黄水。

约莫一个多时辰，小桂子的尸身连着衣服鞋袜，尽数化去，只剩下一滩黄水。韦小宝心想：“老乌龟倘若这时昏倒，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将他推入毒水之中，片刻之间也教他化得尸骨无存。”

可是海老公不断咳嗽，不断唉声叹气，却总是不肯昏倒。

眼见窗纸渐明，天已破晓，韦小宝心想：“我已换上了这身衣服，便堂而皇之的出去，也没人认得我，那倒不用发愁。”

海老公忽道：“小桂子，天快亮了，是不是？”韦小宝道：“是啊。”海老公道：“你掏水把底下冲冲干净，这气味不大好闻。”韦小宝应了，回入内室，用水瓢从水缸中掬了几瓢水，将底下换上冲去。

海老公又道：“待会吃过早饭，便跟他们赌钱去。”韦小宝大事奇怪，料想这是反话，便道：“赌钱？我才不去呢！你眼睛不好，我怎能自己去玩？”海老公怒道：“谁说是玩了？我教你几个月，几百两银子已输掉了，为来为去，便是为了这件大事，你不听我吩咐”

么？”

韦小宝不明白他的用意，只得含糊其辞的答道：“不.....不识不听你吩咐，不过你身子不好，咳得又凶，我去干.....干这件事，没人照顾你。”海老公道：“你给我办妥了这件事，比什么都强。你再掷一把试试。”韦小宝道：“掷一把，掷.....掷那一把？”海老公怒道：“快拿骰子来，推三推四的。就是不肯下苦功去练，练了这许久，老是没长进。”

韦小宝听说是掷骰子，精神为之一振，他在扬州，除了听说书，大多数时候便在跟人掷骰子，年纪虽小，在扬州街巷之间，已算得是一把好手，只是不知骰子放在什么地方，说道：“这一天搞得头昏脑胀，那几颗骰子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

海老公骂道：“不中用的东西，听说掷骰子便吓破了胆，输钱又不是输你的。那骰子不是好端端放在箱中中吗？”

韦小宝道：“也不知是不是。”进内室打开箱子，翻得几翻，在一只锦缎盒子中果然见到有只小瓷碗，碗里放着六粒骰子。当真是他乡遇故知，忍不住一声欢呼，待得拿起六粒骰子，又是一声欢呼。原来遇到的不但是老朋友，而且是最亲密的老朋友，这六粒骰子一入手，便知是灌了水银的骗局骰子。

他将瓷碗和骰子拿到海老公身边，说道：“你当真定要我去赌钱？你一个人在这里，没人服侍，成吗？”

海老公道：“你少给我罗嗦，限你十把之中，掷一只‘天’出来。”

当时掷骰子赌钱，骰子或用四粒，或用六粒，如果六粒，者须掷成四粒相同，余下两粒便成一只骨牌，两粒六粒点是‘天’，两粒一点是‘地’，以此而比大小。韦小宝心想：“这骰子是灌水银的，要我十八才掷成一只‘天’，太也小觑老子了。”但用灌水银骰子作弊，比之灌铅骰子可难得多了，他连掷四五把，都掷不出点子，掷到第六把上，两粒六点，三粒三点，一粒四点，倘若这四点的骰子是三点，这只‘天’便掷出来了，他小指头轻轻一拨，将这四粒的点子拨成了三点，拍手叫道：“好，好，这可不是一只‘天’吗？”

海老公道：“别欺我瞧不见，拿过来给我摸摸。”伸手道瓷碗中一摸，果然六粒骰子之中四粒三点，两粒六点。海老公道：“今天运气倒好，给我掷个‘梅花’出来。”

韦小宝提起骰子，正要掷下去，心念一动『“听他口气，小桂子这小乌龟掷骰子的本事极差，我要是掷什么有什么，定会引起这老乌龟的疑心。”手劲一转，连掷了七八把都是不对，再掷一把之后叹了口气。

海老公道：“掷成了什么？”韦小宝道：“是.....是.....”海老公哼了一声，伸手入碗去摸，摸到是四粒两点，一粒四点，一粒五点，是个“九点”。海老公道：“手劲差了这么一点儿，梅花变成了九点。不过九点也不小了你再试试。”

韦小宝道：“别欺我瞧不见，拿过来给我摸摸。”伸手道瓷碗中一摸，果然六粒骰子之中四粒三点，两粒六点。海老公道：“今天运气倒好，给我掷个‘梅花’出来。”

韦小宝提起骰子，正要掷下去，心念一动『“听他口气，小桂子这小乌龟掷骰子的本事极差，我要是掷什么有什么，定会引起这老乌龟的疑心。”手劲一转，连掷了七八把都是不对，再掷一把之后叹了口气。

海老公道：“掷成了什么？”韦小宝道：“是.....是.....”海老公哼了一声，伸手入碗去摸，摸到是四粒两点，一粒四点，一粒五点，是个“九点”。海老公道：“手劲差了这么一点儿，梅花变成了九点。不过九点也不小了你再试试。”

他开箱子取了两只元宝，每只都是二十五两，正自凝思，须得想个什么法子，才能骗出海老公的话来，忽听得门外有人嘎声叫道：“小桂子，小桂子！”

韦小宝走到外堂，答应了一声。海老公低声道：“来叫你啦，这就去罢。”韦小宝欣然正要出门，猛然间肚子里叫一声苦，不知高低：“那些赌鬼可不是瞎子，他们一眼便知我不是小桂子，那便如何是好？”只听门外那人又叫：“小桂子，你出来，有话跟你说。”

韦小宝道：“来啦！”当即回到内室，取了块白布，缠在头上脸上，只露出眼睛与嘴巴，向海老公道：“我去啦！”快步走出房门，

只见门外一名三十来岁的汉子，低声问道：“你怎么啦？”

韦小宝道：“输了钱，给公公打得眼青鼻肿。”那人嘻的一笑，更无怀疑，低声问道：“敢不敢再去翻本？”韦小宝拉着他衣袖，走开几步，低声道：“别给公公听见。当然要翻本啦。”那人大拇指一竖，道：“好小子，有种，这就走！”

韦小宝和他并肩而行，见这人头小额尖，脸色青白，走出数丈后，那人道：“温家哥儿俩，平威他们都已先去。今日你手气得好些才行。”韦小宝道：“今日再不赢，那.....那可糟了！”

一路上走的都是回廊，穿过一处处庭院花园。韦小宝心想：“他妈的，这财主真有钱，起这么大的屋子。”眼见飞檐绘彩，栋梁雕花，他一生之中那里见过这等富丽豪华的大屋？心想：“咱丽春院在扬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弄的东，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的了。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却也不象样。”

韦小宝跟着那人走了好一会，走进一间偏屋，穿过了两间房间，那人伸手敲门，笃篋篋三下，笃篋两下，又是笃篋篋三下。那门呀的一生开了，只听得玎玲玲，玎玲玲骰子落碗之声，说不出的悦耳动听。房里已聚着五六个人，都是一般的打扮，正在聚精会神的掷骰子。

一个二十来岁的汉子问道：“小桂子干么啦？”带他进来的那人笑道：“输了钱，给海老公打啦。”那人嘿嘿一笑，口中啧啧的数声。韦小宝站在数人之后，见各人正在下注，有的一两，有的五钱，都是竹签筹码。

那人道：“小桂子，今日偷了多少钱出来输？”韦小宝道：“呸！什么偷不偷，输不输的？难听得紧！”他本要乌龟儿子王八蛋的乱骂一起，只是发觉自己说话的腔调跟他们太也不象，骂人更易露出马脚，心想少开口为妙，一面留神学他们的说话。

带他进来的那汉子拿着筹码，神色有些迟疑。旁边一人道：“老吴，这会儿霉庄，多押些。”老吴道：“好！”押了二两银子，说道：“小桂子，怎么样？”韦小宝心想：“最好别让人家留心自己，不要赢多，不要输多，押也不要押得大。”于是押了五钱银子。旁人谁也不来理他。

那坐庄是个肥胖汉子，这些人都叫他平大哥，韦小宝记得老吴说过赌客中有一人叫平威，这平大哥自是平威了。只见他拿起骰子在手掌中一阵抖动，喝到：“通杀！”进骰子掷入碗中。韦小宝留神他的手势，登时放心：“此人是个羊牯！”在他心中，凡是不会行骗的赌客，便是羊牯。平威掷了六把骰子，掷出个“牛头”，那是短牌中的大点子。

余人顺次一个个掷下去，有的赔了，有的吃了。老吴掷了个“八点”，给吃了。

韦小宝每见到一人掷骰，心中便叫一声：“羊牯！”“他连叫了七声”羊牯“，登时大为放心。

他怀中带着海老公的水银骰子，原拟玩到半途，换了进去，赢了一笔钱后，再设法换出来。掷假骰子的手法颇为极为难练，而将骰子换入换出，也须眼明手快，便如变戏法一般，先得引开旁人的注意，例如突然踢倒一只凳子，翻倒一碗茶之类，众人眼光都去瞧瞧凳子茶碗时，真假骰子便调了包。但若是好手，自也不必出踢凳翻茶的下等手法，通常是手腕间暗藏六粒骰子，手指上抓六粒骰子，一把掷下，落入碗中的是腕间的骰子，而手指当中六粒骰子一合手便转入左掌，神不知，鬼不觉的揣入怀中，这门本事韦小宝却没学会。

有道是：“骰子灌铅，赢钱不难，灌了水银，点铁成金。”水银和铅均极沉重，骰子一边青，一边重，能依己意指挥。只是铅乃重物，水银却不住流动，是以掷灌铅骰子甚易而掷易骰子极难。骰子灌铅易为人发觉，同时你即能掷出大点，对方亦能掷出大点，但若灌的是水银，眼什么点子，非有上乘手法不可，非寻常骗徒之所能韦小宝掷灌铅骰子有六七成把握，对付水银骰子，把握便只有一成二成，虽只一成二成，但十把中只须赢一摩渙柴眩w父鏊背较吕翥u准茄加x姘v劣谩黧o囊渙鞞吟关t黧免我僕吨佬俺M吨演t「辜傅惚罔羌傅悖:亢敛凰lv霾恍杞枳f詮嚙o悔h耐吨演t濯濯w袅蚌形持唬tば」o参丛o鞑瞎wv退罔鞑狭爻:黧部床怀隼础t

他见入局的对手全是羊牯，心想投掷换入换出全无危险，且忙换投掷，他入局时有二十五两的元宝，一只换了筹码，当下将另外一只放在左手边，以作掉换投掷的张本，又想：“小桂子既然常常输钱，我也得先输后赢，免得引人疑心。”掷了几把，掷出一只么

六来，自然是给吃了。如此输一注，赢一注，拉来拉去，输了五两银子。赌了半天，各人下注渐渐大了，韦小宝仍下五钱。庄家平威将他的竹筹一推，说道：“至少一两，五钱不收。”韦小宝当即添了一根筹码。庄家掷出来是张“人”牌，一注注吃了下去。韦小宝恼他不收自己的五钱赌注，这一次决意赢他，心道：“你不肯输五钱，定要输上一两，好小子，有种，算盘挺精。我若用天牌赢你，不算好汉。”他左手抓了骰子，左手手肘一挺，一只大元宝掉下地去，托的一声，正好掉在他左脚脚面。他大叫一声：“啊哟，好痛！”跳了几下。同赌的人都笑了起来，瞧着他弯下腰去拾元宝。韦小宝轻轻松松的便换过了骰子，一手掷下去，四粒三点，两粒一点，是张“地”牌，刚好比“人”牌大了一级。平威骂道：“他妈的，小鬼今天手气倒？”

韦小宝心中一惊：“不对，我这般赢法，别人一留神，便瞧出我不是小桂子了。”下一次掷时，他便输了一两。眼见各人纷纷加注有的三两，有的二两，他便下注二两，赢了二两，下一次却输一两。

赌到中午时分，韦小宝已赢二十几两，只是每一注进出甚小，谁也没加留神。老吴却已将带来的三十两银子输得精光，神情甚是懊丧，双手一摊，说道：“今儿手气不好，不赌了！”

韦小宝赌钱之时，十次倒有九次要作弊骗人，但对赌友却极为豪爽。他平时给人辱骂殴打，无人瞧他得起，但若有人输光了，他必借钱给此人，那人自然十分感激，对他另眼相看。韦小宝平生偶尔有机会充一次好汉，也只在借赌本给人之时。那人就算借了不还，他也并不在乎，反正这钱也决不是他自己掏腰包的。这时见老吴输光了要走，当即抓起一把筹码，约有十七八两，塞在他手里，说道：“你拿去翻本，赢了再还我！”

老吴喜出望外。这些人赌钱，从来不肯借钱与人，一来怕借了不还，二来觉得钱从己手而出，彩头不好，本来赢的会变成输家。他见韦小宝如此慷慨，大为高兴，连拍他的肩头，赞道：“好兄弟，真有你的。”

庄家平威气势正旺，最怕人输散了散局，对韦小宝的“义举”也是十分赞许，说道：“哈，小桂子转了性，今天不怎么小气拉！”再赌下去，韦小宝又赢了六七两，忽然有人说道：“开饭啦，明儿再来玩过。”众人一听到“开饭啦”三字，立即住手，匆匆将筹码换成了银子。韦小宝来不及换回水银骰子，心想反正这些羊牯也瞧不出来，倒也没放在心上。

韦小宝跟着老吴出来，心想：“不知到哪里吃饭去？”老吴将借来的十几两银子又输得差不多了，说道：“小兄弟，只好明天还你。”韦小宝道：“自己兄弟，打什么紧？”老吴笑道：“嘿嘿，这才是好兄弟，你快回去，海老公等你吃饭呢。”

韦小宝道：“是。”心想：“原来是回去跟老乌龟一起吃饭，此刻再不逃之夭夭，更待何时？”眼见老吴穿入一处厅堂，寻思：“这里又是大厅，有是花园，又是走廊，不知大门在什么地方。”只好乱闯乱走，时时撞到他一般服色之人，可不敢问人大门所在。他越走越远，心下渐渐慌了：“不如先回到海老公那里再说。”可是此刻连如何回到海老公处，也已迷失了路径，所行之处都是没到过的，时时见到厅上，门上悬有匾额，反正不识字，也没去看。

再走一会，连人也不大碰到了，肚中已饿得咕咕直响。他穿过一处月洞门，见左侧有间屋子，门儿虚掩，走过门边，突然一阵食物香气透了出来，不由得馋欲滴，轻轻推门，探“芬徽”。

只见桌上放着十来碟点心糕饼，眼见室内无人，便即蹑手蹑脚的走了进去，拿起一块千层糕，放入口中。只嚼得几嚼，不由得暗暗叫好。这千层糕是一层面粉一层蜜糖猪油，更有桂花香气，既松且甜。维扬细点天下闻名，妓院中款待嫖客，点心也做得十分考究。韦小宝往往先嫖客之尝而尝，尽管老鸨乌奴打骂，他还是偷吃不误。此刻所吃的这块糕，显然比妓院中的细点更精致得多，心道：“这千层糕做得真好，我瞧这儿多半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大妓院。”

他吃了一块千层糕，不听得有人走近，又去取了一只小烧麦放入口中。他偷食的经验极丰，知道一碗一碟之中不能多取，这才不易为人发觉。吃了一只烧麦后，又吃了一块豌豆黄，将碟中糕点略加挪动，不露偷食之迹。

正吃得兴起，忽听得门外靴声响，有人走近，忙拿了一个肉末烧饼，但见屋中空空洞洞，墙壁边倚着几个牛皮的人形，梁上垂下来几只大布袋，里面似乎装作米麦或是沙土，此外便只眼前这张桌子，桌前挂着块桌帷，当下更不细想，便即钻入了桌底。

第四回 无迹可寻羚羊角 忘机相对鹤梳翎

靴声响到门口，那人走了进来。韦小宝从桌底下瞧出去，见那男孩约莫十四五岁年纪，身穿短打，伸拳击打梁上垂下来的一只布袋。他打了一会，又去击打墙边的皮人。那男孩一拳打在皮人胸口，随即双臂伸出，抱住了皮人的腰，将之按倒在地，所用手法，便似昨日在酒馆中所见到那些摔跤的满人一般。韦小宝哈哈一笑，从桌底钻了出来，说道：“皮人是死的，有什么好玩？我来跟你玩。”

那男孩见他突然现身，脸上又缠了白布，微微一惊，但听他说来陪自己玩，登时脸现喜色，道：“好，你上来！”

韦小宝扑将过去，便去扭男孩的手臂。那男孩一侧身，右足一勾，韦小宝站立不住，立时倒了。那男孩道：“呸，你不会摔跤。”

韦小宝道：“谁说不会？”跃起身来，去抱他左腿。那男孩伸手抓他后心，韦小宝一闪，那男孩便抓了一个空。韦小宝记得茅十八在酒馆中与七名大汉相斗的手法，突然左手出拳，击中那男孩下颚，砰的一声，正好打中。

那男孩一怔，眼中露出怒色。韦小宝笑道：“呸，你不会摔跤！”那男孩一言不发，左手虚幌，韦小宝斜身避让，那男孩手肘骤出，正撞在他的腰里。韦小宝大叫一声，痛得蹲了下来。那男孩双手从他背后腋下穿上，十指互握，扣住了他后颈，将他身上越压越低。韦小宝左足反踢。那男孩双手猛推，将韦小宝身子送出，拍的一声，跌了个狗吃屎。韦小宝大怒，翻滚过去，用力抱住了男孩的双腿，使劲拖拉，那男孩站立不住，倒了下来，正好压在韦小宝身上。这男孩身材比韦小宝高大，立即以手肘逼住韦小宝后颈。韦小宝呼吸不畅，拼命伸足力撑，翻了几下，终于翻到了上面，反压在那男孩身上。只是他人小身轻，压不住对方，又给那男孩翻了上来压住。韦小宝极是溜滑，放开男孩双腿，钻到他身后，大力一脚踢中他屁股。那男孩反手抓住他右腿使劲一扯，韦小宝仰面便倒。那男孩扑上去又任他头颈，喝到：“投不投降？”

韦小宝左足勾转，在那溜滑腰间擦了几下，那溜滑怕痒，嘻的一笑，手劲便松了。韦小宝乘机跃起，抱住他头颈。那溜滑使出摔跤手法，抓住了韦小宝后颈，把他重重在地下一摔。韦小宝一阵晕眩，动弹不得。那溜滑哈哈大笑，说道：“服了么？”

韦小宝猛地跃起，一个头锤，正中对方小腹。那溜滑哼了一声，倒退几步。韦小宝冲将上去，那溜滑身子微斜，横脚钩扫。韦小宝摔将下来，很命抱住了他大腿。两人同时跌倒。一时那男孩翻在上面，一时韦小宝翻在上面，翻了十七八个滚，终于两人互相扭住，呼呼喘气，突然之间，两人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都觉如此扭打十分好玩，慢慢放开了手。

那男孩一伸手，扯开了韦小宝脸上的白布，笑道：“包住了头干什么？”

韦小宝吃了一惊，便欲伸手去夺，但想多方既已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再加掩饰也是无用，笑道：“包住了脸，免得进来偷食时给人认了出来。”那男孩站起身来，笑道：“好啊，原来你时时到这里偷食。”韦小宝道：“时时倒不见得。”说着也站了起来，见那男孩眉清目秀，神情轩昂，对他颇有好感。

那男孩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韦小宝道：“小桂子，你呢？”那男孩略一迟疑，道：“我叫……叫小玄子。你是那个公公手下的？”

韦小宝道：“我跟海老公。”小玄子点了点头，就用韦小宝那块白布抹了抹额头汗水，拿起一块点心便吃。韦小宝不肯服输，心想你大胆偷食，我的胆子也不比你小，当即拿起一块千层糕，肆无忌惮的放入口中。

小玄子笑了笑，道：“你没学过摔跤，可是手脚挺灵活，我居然压你不住，再打几个回合，你便输了。”韦小宝道：“那也不见得，

咱们再打一试试。”小玄子道：“很好！”两人又扭打起来。小玄子似乎会一些手脚之技，年纪和力气都大过韦小宝，不过韦小宝在扬州市井间身经百战，与大流氓，小无赖也不知大过多少场架，扭打的经验远比小玄子丰富。总算他记得茅十八的教训，而与小玄子的扭打只是游戏，并非拼命，什么拗手指，拉辫子，咬咽喉，抓眼珠，扯耳朵，捏阴囊等等拿手的成名绝技，倒也一项没使。这么一来，那就难以取胜，扭打了几个回合，韦小宝终于给他骑在背上再也翻不了身。小玄子笑道：“投不投降？”韦小宝道：“死也不降。”小玄子哈哈一笑，跳了下来。韦小宝扑上去又欲再打。小玄子摇头笑道：“今天不打了，明天再来。不过你不是我对手，再打也没用。”韦小宝不服气，摸出一锭银子，约有三两上下，说道：“明天再打，不过要赌钱，你也拿三两银子出来。”小玄子一怔，道：“好，咱们打个彩头。明天我带一怔来，中午时分，在这里再打过。”韦小宝道：“死约会不见不散，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驷马难追”的“驷”他总是记不住只得随口含了个“P”庸口管工：档溃骸安淮恙：筋斂蛞谎约癯解Cε>砒炎贰！彼底儒鑫荻→y

韦小宝抓了一大把点心，放在怀里，走出屋去，想起茅十八与人订约比武，虽在狱中，也要越狱赴约，虽然身受重伤，仍是誓守信约，在得胜山下等候两位高手，这等气概，当真令人佩服。他听说书先生说英雄故事，听得多了，时时幻想自己也是个英雄，大豪杰，即与人订下比武之约，岂可不到？心想明日要来，今晚须得回到海老公处，于是顺着原路，慢慢觅到适才赌钱之处。先前向右首走，以至越走越远，这次折而向左，走过两道回廊，依稀记得庭院中的花木曾经见过，一路寻将过去，终于回到海老公的住所。他走到门口，便听到海老公的咳嗽之声，问道：“公公，你好些了吗？”海老公沉声道：“好你个屁！快进来！”韦小宝走近屋去，只见海老公坐在椅上，那张倒塌了桌子已换过了一张。海老公问道：“赢了多少？”韦小宝道：“赢了十几两银子，不过……不过……”海老公道：“不过怎么？”韦小宝道：“不过借给了老吴。”其实他赢了二十几两，除了借给老吴之外，还有八九两剩下，生怕海老公要他交出来，不免报帐时不尽不实。

海老公脸一沉，说道：“借给老吴这小子有什么用？他又不是上书房。怎么不借给温家哥儿俩？”韦小宝不明缘故，道：“温家哥儿没向我借。”海老公道：“没向你借，你不会想法子借给他吗？我吩咐你的话，难道都忘了？”韦小宝道：“我……我昨晚杀了这小孩吓得什么都忘了。要借给温家哥儿，不错，不错，你老人家却是吩咐过的。”

海老公哼了一声，道：“杀个把人，有什么了不起啦？不过你年纪小，没杀过人，那也难怪。那部书，你没有忘记？”韦小宝道：“那部书……书……我……我……”海老公又哼了一声，道：“当真什么都忘记了？”韦小宝道：“公公，我……我头痛得很，怕……怕得厉害，你又咳得这样，我真担心，什……什么都糊涂了。”

海老公道：“好，你过来！”韦小宝道：“是！”走近了几步。海老公道：“我再再说一遍，你倘若再不记得，我杀了你。”韦小宝道：“是，是。”心想：“你只要说一遍，我便过一百年也不会忘记。”

海老公道：“你去赢温家哥儿俩的银子，他们输了，便借给他们，借得越多越好。过得几日，你便要他们带你到上书房去。他们欠了你钱，不敢不依，如果推三推四，你就说我会去跟上书房总管乌老公算帐。温家兄弟还不出钱来，自会乘皇上不在……”韦小宝道：“皇上？”海老公道：“怎么？”韦小宝道：“没……没什么。”海老公道：“他们会问你，到上书房干什么，你就说人往高处走，盼望见到皇上，能够在上书房当差。温家兄弟不会让你见到皇上的，带你过去时，皇上一定不在上书房里，你就得设法偷一部书出来。”

韦小宝听他接连提到皇上，心念一动：“难道这里是皇宫？不识北京城里的大妓院？啊哟喂，是了，是了，若不是皇宫，那有这等富丽堂皇的？这些人定是服侍皇帝的太监。”韦小宝虽然听人说过皇帝，皇后，太子，公主，以及宫女，太监，但只知道皇帝必穿龙袍，余人如何模样就不知道了。他在扬州看白戏倒也看得多了，不过戏台上的那些太监，服色打扮跟海老公，老吴他们完全不同，手中老是拿着一柄拂尘挥来挥去，唱的戏文没一句好听。他和海老公相处一日，又和老吴，温氏兄弟赌了半天钱，可不知他们便是太监，此刻听到海老公这么说，这才渐渐省悟，心道：“啊哟，这么一来，我岂不变成了太监？”

海老公厉声道：“你听明白了没有？”韦小宝道：“是，是，明白了，要到皇……皇帝的书房去。”海老公道：“到皇上的书房去干什么？去玩吗？”韦小宝道：“是去偷一部书出来。”海老公道：“偷什么书？”韦小宝道：“这个……这个……什么书……我……我记不起来了。”海老公道：“我再再说一遍，你好好记住了。那是一部佛经，叫做‘四十二章经’，这部书的模样挺旧的，一共有好几本，你要一起拿来给我。记住了吗？叫什么？”韦小宝喜道：“叫做‘四十二章经’。”海老公听出他言语中的喜悦之意，问道：“有什么开心？”韦小宝道：“你一提醒，我便记起了，所以高兴。”

原来他听海老公要他到上书房去“偷书”，“偷”是绝对不困难，“书”却难倒了人。他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担，要分辨什么书，可真杀了头也办不到，待得听说书叫做“四十二章经”，不由得心花怒放，“章经”是什么不得而知，“四十二”三字却是识得的，五个字中居然识得三个，不禁大为得意。

海老公又道：“在上书房偷书，手脚可得干净利落，假如让人瞧见了，你便有一百条性命也不在了。”韦小宝道：“这个我理得会，偷东西给人抓住了，还有好戏唱吗？”灵机一动，说道：“不过我决不会招出你公公出来。”海老公道：“招不招我出来，也没什么相干。”咳了一阵，说道：“今天你干得不错，居然赢到了钱。他们没起疑心罢？”韦小宝笑道：“嘿嘿，没有，ppp那怎么会？”想要自称自赞一番，终于忍住。海老公道：“别躲懒，左右闲着没事，便多练练。”

韦小宝听了，走进房中，只见桌上放着碗筷，四菜一汤，没人动过，忙道：“公公，你不吃饭？我装饭给你！焙@瞎=渍骸安欢解∪怀裕∩闾约撼院昧怒！

韦小宝大喜，来不及装饭，挟起一块红烧肉便吃，虽然菜肴早已冷了，吞入饥肠，却是说不出的美味，心想：“这些饭菜不知是谁送来的。这种小事别问，睁大眼睛瞧着，慢慢的自会知道。”又想：“倘若这里真是皇宫，那么老吴，温家哥儿，还有那个小玄子对付太监那是。却不知皇帝老儿和皇后娘娘是怎么一副模样，总得瞧个明白才是。回到扬州嘿嘿，老子说起来可就神气啦。茅大哥不知能不能逃出皇宫去？赌钱时没听到他们说起拿住了人，多半是逃出去啦。”

吃完饭后，只怕海老公起疑，便拿起六颗骰子，在碗里叮叮玲玲的擲个不休，擲了一会，只觉眼皮渐重，昨晚一夜没睡，这时实在疲倦得很了，不多时便即睡着了。

这一觉直睡到傍晚时分，跟着便有一名粗工太监送饭菜来。韦小宝服侍海老公吃了一碗饭，又服侍他上床睡觉，自己睡在小床上，心想：“明日最要紧的是和小玄子比武，要打得赢他才好。”闭上眼睛，回想茅十八在酒馆中跟满洲武士打架的手法，却模模糊糊的记不明白，不禁有些懊悔：“茅大哥要教我武功，我偏不肯学，这一路上倘若学了来，小玄子力气虽比我的，又怎能是我对手？明天要是再给他骑住了翻不过来，输了银子不打紧，这般面子大失，我在‘小白龙’韦小宝在江湖上可也不用混啦。”

突然心想：“满洲武士打不过茅大哥，茅大哥又不是老乌龟的对手，何不骗得老乌龟教我些本事？”当即说道：“公公，你要我去上书房拿几本书，这中间却有一桩难处。”

海老公道：“什么难处？”韦小宝道：“今儿我赌了钱回来，遇到一个小……小太监，拦住了我，要我分钱给他，我不肯，他就跟我比武，说道我胜得过他，才放我走。我跟他斗了半天，所以连饭也赶不及回来吃。”海老公道：“你输了，是不是？”韦小宝道：“他又高又壮，力气可比我大得多了。他说天天要跟我比武，那一日我赢了他，他才不来缠我。”海老公道：“这小娃娃叫什么名字？那一房的？”韦小宝道：“他叫小玄子，可不知是那一房的。”

海老公道：“定是你赢了钱，神气活现的惹人讨厌，否则别人也不会找上你。”韦小宝道：“我不服气，明儿再分他斗过，就不知能不能赢。”海老公哼了一声，道：“你又在想求我教武功了。我说过不教，便是不教，你再绕弯儿也没用。”

韦小宝心中暗骂：“这老乌龟倒聪明，不上这当。”说道：“这小玄子又不会武功，我要赢他，也不用学什么武艺，谁要你来教了？今儿我已明明骑在他身上，只不过他力气大，翻了过来。明天我出力揪住他，这家伙未必就能乌龟翻身。”他这一天已然小心收敛，

不说一句粗话，这时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

海老公道：“你想他翻不过来，那也容易。”韦小宝道：“我想也没什么难处，我明天一定牢牢揪住他肩头。”海老公道：“哼，揪住肩头有什么用？能不能翻身，全仗腰间的力道，你须用膝盖抵住他后腰穴道。你过来，我指给你看。”

韦小宝一骨碌从床上跃下，走到他床前，海老公摸到他后腰一处所在，轻轻一按，韦小宝便觉全身酸软无力。海老公道：“记住了吗？”韦小宝道：“是，明儿我便去试试，也不知成不成？”海老公怒道：“什么成不成？那是百发百中，万试万灵。”又伸手在他头颈两侧轻轻一按，韦小宝“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只觉胸口一阵窒息，气也透不过来。海老公道：“你如出力拿他这两处穴道，他就没力气和你斗。”

韦小宝大喜，道：“成了，明儿我准能赢他。”这个“准”字，是日间赌钱时学的。回到床上睡倒，想起明天小白龙打得小玄子大叫“投降”，十分得意。

次日老吴又来叫他去赌钱。那温家兄弟一个叫温有道，一个叫温有方，轮到两兄弟坐庄时，韦小宝使出手段，赢了他们二十几两银子。他兄弟俩手气又坏，不到半个时辰，五十两本钱已输干了。韦小宝借了二十两给他们，到停赌时，温家兄弟又将二十两银子输了。

韦小宝心中记着的只是和小玄子比武之事，赌局一散，便奔到那间屋去。只见桌子上仍是放着许多碟点心，他取了几块吃了，听得靴子声响，只怕来的不识小玄子，小心先钻入桌底再说，却听得小玄子在门外叫道：“小桂子，小桂子！”

韦小宝跃到门口，笑道：“死约会，不见不散。”小玄子也笑道：“哈哈，死约会，不见不散。”走进屋子。韦小宝见他一身新衣，甚是华丽，不禁颇有妒意，寻思：“待会我扯破你的新衣，叫你神气不得！”一声大叫，便向他扑了过去。

小玄子喝到：“来得好。”扭住他双臂，左腿横扫过去。韦小宝站立不定，幌了几下，一交跌倒，拉着小玄子也倒了下来。

韦小宝一个打滚，翻身压在小玄子背上，记着海老公所教，便伸手去拿他后腰穴道，可是他没练过打穴拿穴的功夫，这穴道岂能一拿便着？拿的部位稍偏。小玄子已然翻了身，抓住他左臂，用力向后拗转。韦小宝叫道：“啊哟，你不要脸，拗人手臂么？”小玄子笑道：“学摔跤就是学拗人手臂，什么不要脸了？”韦小宝乘他说话之时口气浮了，全身用力向他后腰撞去，将背心撞在他头上，右手从他臂腋穿了过来，用劲向上甩出。小玄子的身子从他头顶飞过，拍的一声，掉在地下。

小玄子翻身跳起，道：“骸霸，茨冈不峭度小傲缪蚬医恰薄！蔽ば”Σ恢p傲缪蚬医恰笔鞘裁词址 äll 蟠蛭笞驳氛ち艘微校ε萱■靡裸■档溃骸罢■羚羊挂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许多厉害的手法没使出来呢。”小玄子喜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咱们再来比划。”

韦小宝心道：“原来你学过武功，怪不得打你不过。可是你使一招，我学一招，最多给你多摔几交，你的法子我总能学了来。”眼见小玄子又扑将过来，便也猛力扑去。不料小玄子这一扑却是假的，待韦小宝扑到，他早已收势，侧身让开，伸手在他背上一推。韦小宝扑了个空，本已收脚不住，再给他顺力推出，登时砰的一声，重重摔倒。

小玄子大声欢呼，跳过来骑在他背上，叫道：“投不投降？”

韦小宝道：“不降！”欲待挺腰翻身，蓦地里腰间一阵酸麻，后腰两处穴道已被小玄子屈指抵住，那正是海老公昨晚所教的手法，自己虽然学会了，却给对方抢先用出。韦小宝挣了几下，始终难以挣脱，只得叫道：“好，降你一次！”

小玄子哈哈大笑，放了他起身。韦小宝突然伸足绊去，小玄子斜身欲跌，韦小宝顺手出拳，正中他腰眼。小玄子痛哼一声，弯下腰来，韦小宝自后扑上，双手箍住他头颈两侧。小玄子一阵晕眩，伏到在地。韦小宝大喜，双手紧箍不放，问道：“投不投降？”

小玄子哼了一声，突然间双肘向后力撞。韦小宝胸口肋骨痛得便欲折断，大叫一声，仰天倒下。小玄子翻身坐在他胸口，这一会合又是胜了，只是气喘吁吁，也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问道：“服……服……服了没有？”韦小宝道：“服个屁！不……不……服，一百个……一……一万个不服。你不过碰巧赢了。”小玄子道：“你不服，便起来打过。”韦小宝双手撑地，只想使劲弹起来，但胸口要害处给对手按住了，酸麻力气都使不出来，僵持良久，只得又投降一次。

小玄子站起身来，只觉双臂酸软。韦小宝勉力站起，身子摇摇摆摆，说道：“明儿……明儿再来打过，非……非叫你投降不可。”小玄子笑道：“再打一百次，你也……也膊膊膊是个输，你有胆子，明天就再来打。”韦小宝道：“只怕你没胆子呢，我为什么没胆子？死约会，不见不散。”小玄子道：“好，死约会，不见不散。”

两人打得兴起，都不提赌银子的事。小玄子既然不提，韦小宝乐得假装忘记，倘若是他赢了，银子自然非要不可。

韦小宝回到屋中，向海老公道：“公公，你的法子不管用，太也稀松平常。”海老公哼了一声，说道：“没出息，又打输了。”韦小宝道：“如果用我自己的法子，虽然不一定准赢，也不见得准输。可是你的法子太也脓包，人家也都会的，有什么稀奇？”海老公奇道：“他也知道这法子？你试给我瞧瞧。”

韦小宝心想：“你眼睛瞎了，试给你看看，难倒你看得见吗？”突然心念一动：“不知他是真瞎还是假瞎，可得试他一试。”当即双肘向后一撞，道：“他这么一撞，只撞得我全身三千根骨头，根根都痛。”海老公叹了口气，道：“你说这么一撞，我又怎瞧得见？颤巍巍的站起身来，道：“你试着学他的样。”韦小宝心下暗喜：“老乌龟是真的瞎了。”背心向着他，挺肘缓缓向后撞去，道：“他用手肘这样撞我”待得手肘碰到了海老公胸口，便不再使力。

海老公嗯了一声，说道：“这是‘腋底锤’，那也算不了什么。”韦小宝道：“还有这样。”他拉住海老公左手，放在自己右肩，说道：“他用力一甩，我身子便从他头顶飞了过去。”这一招其实是他甩倒小玄子的得意之作，故意倒转来说，要考一考海老公。海老公道：“这时‘羚羊挂角’。”韦小宝道：“原来你早知道了。”跟着拉住他手臂，慢慢向后拗转。海老公道：“嗯，这时‘倒折梅’中的第三手。还有什么？”

韦小宝道：“原来小玄子这些手法都有名堂，我跟他乱打乱扭，那些手段可也得有几个好听的名堂才成啊。我向他扑过去，这小子向旁闪开，却在我背上顺势一推，我就……”海老公不等他说完，便问：“他推在你那里？”韦小宝道：“他一推我便摔得七晕八素，怎还记得推在那里。”海老公道：“你记记看，是推在这里么？”说着伸手按在他左肩背后。韦小宝道：“不是。”海老公道：“是这里么？”韦小宝仍道：“不是。”海老公连按了七八个部位，韦小宝都说不是。海老公伸掌按在他右腰肋骨之下，问道：“是这里么？”说着轻轻一推。韦小宝一个踉跄，跌出几步，立时记起小玄子推他的正是这个所在，大声道：“是了，一点不错，正是这里。根根，你怎知道？”

海老公不答，凝思半晌，道：“我教年的两个法子，你说他居然也会，这话不假罢？”韦小宝道：“自然不假。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小子不但会按我后腰，还揪住了我胸口这个地方，我登时气也透不过来，只好暂且投一次降。这叫做……”

海老公不理睬他叫做什么，伸出手来，手段：“他按在你胸口什么地方？”韦小宝拉过他手来，按在自己胸口，正是小玄子适才制住他的所在，道：“这里。”海老公叹了口气，道：“这时‘紫宫穴’，这孩子的师傅，可是位高人哪。”

韦小宝道：“了也没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烧柴，我……我韦……我小桂子今日输了一仗，明日去赢他回来，也非难事。”

海老公回坐椅中，右手屈了又伸，伸了又屈。闭目沉思，过了好一会儿，说道：“他会‘小擒拿手’，那倒没什么，可是他那一掌推在你右腰‘意舍穴’上，这时武当派的‘绵掌’手法。后来他按你‘筋缩穴’，再按你‘紫宫穴’，更是武当派的打穴手法。原来咱们宫中暗藏着一位武当高手。嗯，很好###！你说那小……小玄子有多大年纪？”

韦小宝道：“比我大得多了。”海老公道：“大几岁？”韦小宝道：“好几岁。”海老公怒道：“什么好几岁？大一两岁是几岁，八九岁也是几岁。他要是大了你八九岁，你还跟他打个什么？”韦小宝道：“好，算他只大我一两岁罢，可是他比我高大得多。”好在对手年纪大，身材高，打输了也不算太过丢脸，若不是海老公传授武艺，比武败阵之事那是决计不说的，回来势必天花乱坠，说得自己

是大胜而归。

海老公沉吟道：“这小子十四五岁年纪，嗯，你跟他打了多少时候才输？”韦小宝道：“少说也有两三跟时辰。”海老公脸一沉，喝到：“别吹牛！到底多少时候？”韦小宝道：“就算没一个时辰，也有大半个时辰。”海老公哼了一声，道：“我问你，你便好好说。这人学过武功，你没学过，打输了又不丢脸。跟人打架，输十次八次要紧，就算是输了一百次，二百次，你年纪还小，又怕什么了？只要最后一次赢了，赢得对手再也不敢跟你打，那才是英雄好汉。”韦小宝道：“对！当年汉高祖百战百败，最后一次却把楚霸王打得乌江上吊……”海老公道：“什么乌江上吊，是乌江自刎。”韦小宝道：“上吊也罢，自刎也罢，都是输得自杀。”

海老公道：“你总有得说的。我问你，今儿跟小玄子打，一共输了几次？”韦小宝道：“也不过一两次，两三次。”海老公道：“是四次，是不是？”韦小宝道：“真正输的，也不过两次，另外两次他赖皮，我不算输。”

海老公道：“每一次打多少时候？”韦小宝道：“2算不准时候，有时象大便，有时象小便。”海老公道：“胡说八道什么有时象大便，有时象小便？”韦小宝道：“拉屎便慢一些，撒一泡尿就用不了多少时候。”

海老公微微一笑，说得：“这小子比喻虽然粗俗，说得到很明白。”寻思半晌，道：“你没学过武功，这小玄子须得跟你缠上一会，才将你打倒，他这小擒拿手功夫是新学的，你不用怕。我教你一路‘大擒拿手’，你好好记住了，明天去跟他打过。”韦小宝大喜，道：“他使的是小擒拿手，咱们使大擒拿手，以大压小，自然必胜。”海老公道：“那也不一定。大小擒拿手各有所长，还要瞧谁练得好。老是他练得好过了你，小擒拿手便胜过大擒拿手了。这大擒拿手共有一十八手，没一手各有七八种变化，一时之间你也记不全，先学一两手再说。”当下站起身来，摆开架势，演了一遍，说道：“这一招叫做‘仙鹤梳翎’。你先练熟了，跟我拆解。”

韦小宝看了一遍便已记得，练了七八次，自以为十分纯熟，说道：“练熟了。”

海老公坐在椅中，左臂一探，便往他肩头抓去，韦小宝伸手挡格，却慢了一步，已被他抓住肩头。海老公道：“熟什么？再练。”

韦小宝又练了几次，再和海老公拆招。海老公左臂一探，姿势和招数仍和先前一模一样。韦小宝早就有备，只见他手一动便伸手去格，岂知仍是慢了少许，还是给他抓住了肩头。海老公哼了一声，骂道：“小笨蛋！”韦小宝心中骂道：“老乌龟！”不住练那格架的姿势，到得第三次拆解，仍是给他抓住，不禁心下迷惘，不知是什么缘故。

海老公道：“我这一抓，你便是再练三年，也避不开的。我跟你讲，你不能避，我来抓你肩头，你就须得用手掌切我手腕，这叫以攻为守。”

韦小宝大喜，说道：“原来如此，那容易的很！你如早说，我早就会了。”待得海老公左手抓来，韦小宝右掌发出，去切他手腕，不料海老公并不缩手，手掌微偏，拍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韦小宝大怒，也是一记耳光打过去，海老公左掌翻转，抓住了他手腕，顺势一甩，将他身子摔了出去，笑道：“小笨蛋，记住了吗？”韦小宝这一摔，肩头撞上墙脚，幸好海老公出手甚轻，否则只怕肩骨都得撞断。

韦小宝大怒之下，一句“老乌龟”刚到口边，总算及时收住，随即心想：“这两下好的很啊，明天我跟小玄子比武，使用他妈的一下，包管小玄子抵挡不了。”当即爬起身来，将海老公这两下手法想了一下，记在心里，跟着又再去试演。

试到十余次后，海老公神秘莫测的手法，瞧在眼里已不觉太过奇怪，终于练到肩头已不会给他抓中，但那一记耳光，却始终避不开，只不过海老公出手时已不如第一次时使劲，手指轻轻在他脸上一拂，便算一记耳光，这一拂虽然不痛，但每次总是给拂中了。韦小宝既不回打，海老公也不抓他摔出。

韦小宝心下沮丧，问道：“公公，你这一记怎样才能避得开？”海老公微微一笑，说道：“我要打你，你便再练十年也躲不开的，小玄子却也打你不到。咱们练第二招罢。”站起身来，将第二招大擒拿手“猿猴摘果”试演了一遍，又和他照式拆解。

韦小宝天性甚懒，本来决不肯用心学功夫，但要强好胜行极盛，一心要学得几下巧妙手法，逼得小玄子大叫投降，使用心学招。海老公居然也并不厌烦。这天午后直到傍晚，两人不停的拆解手法。海老公坐在椅上，手臂便如能够任意伸缩一般，只要随意一动，韦小宝身上便中了一记，总算他下手甚轻，每一招都未使力。但饶是如此，当晚韦小宝睡在床上，只觉自头自腿，周身无处不痛，这大半天中，少说也挨了四五百下。他躺在床上，只是暗骂：“老乌龟，打了老子这么多下。明日老子打赢了小玄子，老乌龟，你就向我磕三百个响头，老子也决不跟你学功夫了。”

次日上午，韦小宝赌完钱后，便去跟小玄子比武，眼见他又换了件新衣，心道：“这小子，天天穿新衣，你上院子嫖姑娘吗？”妒意大盛，上手便撕他衣服，嗤的一声响，将他衣服撕了一条大缝，这一来，可忘了新学的手法，给小玄子一拳打在腰里，痛得哇哇大叫。小玄子乘机伸指戳出，戳在他左腿。韦小宝左腿酸麻，跪了下来，给小玄子在后一推，立时伏到。小玄子纵身骑在他背上，又制住了他‘意舍穴’，韦小宝只得投降。

他站起身来，凝了凝神，待得小玄子扑将过来，便即使出那招‘仙鹤梳翎’，去切对方手腕，小玄子急忙缩手，伸拳欲打，这一招已给韦小宝料到，一把抓住他手腕，扭了过来，跟着以左肘在他背心急撞，小玄子大叫一声，痛得无力反抗，这一回却是韦小宝胜了。

两人比武以来，韦小宝首次得胜，心中喜悦不可言喻。他虽在扬州得胜山下杀过一名军官，在宫中又杀过小桂子，但两次均是使诈。他平生和人打架，除了欺负八九岁的小孩子战无不胜之外，和大人打架，向来必输，偶然占一两上风，也必是出到用口咬，撒泥沙等等卑鄙手段。至于在小饭店桌子底下用刀割人脚板，其无甚光彩之处，也不待人言而后知。以真本事获胜，这一役实是生平第一次。他一得意，不免心浮气粗，第三回合却又输了。

第四回合上韦小宝留了神，使出那招‘猿猴摘果’，和对方扭打了良久，竟然僵持不下，到后来两人都没了力气，搂住了一团，不停喘气，只得罢斗。

小玄子甚喜，笑道：“你今天……今天的本事长进了，跟你比武有点味道，是谁……谁教你了？”韦小宝也气喘吁吁的道：“这本事我早就有的，不过前两天没使出来，明儿我还有更……更厉害的手段，你敢不敢领教？”小玄子哈哈大笑，说道：“自然要领教的可别是大叫投降的手段。”韦小宝道：“呸，明逃讪要你大叫投降。”

韦小宝回到屋中，得意洋洋的道：“公公，你的大擒拿手果然死得，我扭住了那小子的手腕，再有手肘在他背心这么一撞，这小子只好认输。”

海老公问道：“今日你和他打了几个回合？”韦小宝道：“打了四场，各赢两场。本来我可以赢足三场，第三场不太小心。”海老公道：“你说话七折八扣，倘若打了四场，你最多只赢一场。”韦小宝笑了笑，说道：“第一场我没赢，第二场却的的确确是我赢了，若有虚言，天诛地灭。第三场他不算输。第四场大家打得没了力气，约定明天再打过。”海老公道：“你老老实实说给我听，一招一式，细细比来。”

韦小宝记心虽好，但毕竟于武术所知太少，这四场一招一式如何打法，却说不完全，他只记得第三场取胜的那一招得意之作。可是海老公偏要细问他如何落败。韦小宝只想含糊其辞的混了过去，最后总是给海老公逼问到真相。小玄子用以取胜的招式，海老公一一举出，便如亲见一般，比之韦小宝还说得详尽十倍。他这么一提，韦小宝便记得果是如此。

韦小宝道：“公公，你一定有千里眼，否则小玄子那些手法，你怎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海老公低头沉思，喃喃道：“果真是武当高手，果真是武当高手。”韦小宝又惊又喜，道：“你说小玄子这小子是武当派高手？我能跟这高手斗得不分上下，哈哈……”海老公呸的一声，道：“别臭美啦！谁说是他了，我是说教他拳脚的师傅。”韦小宝道：“那么你是何派的？咱们这一派的武功天下无敌，自然比武当派厉害得多，那也不用说啦。”他还不知海老公是何门派，便先大肆吹嘘。

海老公道：“我是少林派。”韦小宝大喜，道：“那好极了，武当派的武功一遇上咱们少林派，那是落花流水，夹着尾巴便逃。”海

老公很的一声，说道：“我又没收你做弟子，你怎么能算少林派？”韦小宝讪讪的道：“我又不说我是少林派，我学的是少林派武功，那总不错罢？”海老公道：“小玄子使的既是武当派正宗擒拿手，怎么便须以少林派正宗擒拿手手法对付，否则就敌他不过。”韦小宝道：“是啊，我打输了事小，连累了咱们少林派的威名，却大大的不值得了。”少林派的威名到底有多大，他全然不知，但如自己跟少林派拉扯上一些干系，总不会是蚀本生意。

海老公道：“昨天我传你这两手大擒拿手，本意只想打得那小子知难而退，不再纠缠不清，你便可以去上书房拿书。可是眼前局面有点儿不同了，这小子果然是武当派嫡系，这一十八路大擒拿手，便须一招一式的从头教起。你会不会弓箭步？”韦小宝道：“弓箭步吗？那当然是弯弓射箭时的姿势了。”海老公脸一沉，说道：“要学功夫，便得虚心，不会的就说不会。学武的人，最忌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前腿屈膝，其形如弓，称为‘弓足’，后退斜挺，其形如箭，称为‘箭足’，两者合称，就叫做‘弓箭步’。”说着摆了个“弓箭步”的姿势。韦小宝依样照做，说道：“这有什么难哪？我一天摆他个百儿八十的。”

海老公道：“我不要你摆百儿八十的，就只要你摆一个。你这么摆着，我不叫站起来，你可不许动。”说着摸他双腿姿势，要他前腿更曲，后退更直。

韦小宝道：“那也挺容易呀。”可是这么摆着姿势不动，不到半炷香时分，双腿已酸麻之极，叫道：“这可行了罢？”海老公道：“还差得远呢。”韦小宝道：“我练这怪模样，又管什么用？难道还能将小玄子打倒么？”海老公道：“这”弓箭步“练得稳了，人家就推你不倒，用处大着呢。”韦小宝强辩：“就算人家推倒了我，我翻个身便站起来，又不吃亏。”海老公缓缓点头，不去理他。

韦小宝见他点头，便挺直身子，拍了拍酸麻的双腿。海老公喝到：“谁叫你站直了，快摆‘弓箭步’！”韦小宝道：“我要拉屎！”海老公道：“不准！”韦小宝道：“我要拉屎！”海老公道：“不准！”韦小宝道：“这可当真要拉出来啦！”海老公叹了口气，只得任由他上茅房，松散双腿。

韦小宝虽然人聪明，但要他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的练功，却说什么也不干。海老公倒也不再勉强，只传了他几下擒拿扭打的手法拆解之时，须得弯腰转身，蹲倒伏低，海老公却不跟他来这一套，只是出声指点，伸手一摸，便知他姿势手法是否有误。

次日韦小宝又去和小玄子比武，自忖昨天四场比赛，输了两场，赢了一场，今日学了许多功夫，自非四场全胜不可。那知一动手几招新手法用到小玄子身上之时，竟然并不管用，或是给他以特异手法化解开去，一上来连输两场。韦小宝又惊又怒，在第三场中小心翼翼，才拗住了小玄子的左掌向后力扳，小玄子翻不过来，只得认输。

韦小宝得意洋洋，第四场便又输了，给小玄子骑在头颈之中，双腿挟住了项颈，险些窒息。他投降自后，站起身来，骂道：“他妈的，你……”

小玄子脸一沉，喝到：“你说什么？”神色间登时有股凛然之威。韦小宝大惊，寻思：“不对，这里是皇宫，可不能说粗话。茅大哥说，倒了北京，不能露出破绽，我说他妈的粗话，便露出他妈的破绽，拆穿了西洋镜。”忙道：“我说我这一招‘他妈的’式打你不过，只好投降。”小玄子脸露笑容。问道：“你这招手法叫做‘他妈的’？那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心道：“还好，还好！这小乌龟整天在皇宫之中，不懂外边骂人的言语。”便胡诌道：“这式‘踢马蹄’本来是学马失前蹄，踢了下去，教你不防，我就翻身上来压住你。那知你不上当，这‘踢马蹄’式便用不出了。”

小玄子哈哈大笑，道：“什么踢马蹄，就是踢牛蹄也赢不了我。明天还敢不敢再打？”韦小宝道：“那还用说，自然要打。喂，小玄子，我问你一句话，你可得老老实实，不能瞒我。”小玄子道：“什么话？”韦小宝道：“教年功夫的师傅，是武当派的高手，是不是？”小玄子奇道：“咦，你怎么知道？”韦小宝道：“我从你的手法之中看了出来。”小玄子道：“你懂得我的功夫？那叫什么名堂？”

韦小宝道：“那还有不知道的？这是武当派嫡传正宗的‘小擒拿手’，在江湖上也算是第一流的武功了，只不过遇到我少林派嫡传正宗的‘大擒拿手’，年终于差了一级。”

小玄子哈哈大笑，说道：“大吹牛皮，也不害羞！今天比武，是你赢了还是我赢了？”韦小宝道：“胜败仍兵家常事，不以输赢论英雄。”小玄子笑道：“不以成败论英雄。”韦小宝道：“输赢就是成败。”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过“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只是成败二字太难，一时想不起来。却给小玄子说来出来，不一定微感佩服：“你也不过比我的得一两岁，知道的事倒多。”

他回到屋中，叹了口气，道：“公公，我在学功夫，人家也在学，不过人家的师傅本事大，教的法子好。”他不说自己不成，却赖海老公教法不佳。

海老公道：“今逃讪是四场全输了！浑小子不怪自己不中用，却来埋怨旁人。”韦小宝道：“呸！那怎么会四场全输？多少也得赢他这么一两场，两战场。我今天问过了，人家的师傅的的确确是武当派嫡传正宗。”海老公道：“他认了吗？”语调中显得颇为兴奋。

韦小宝道：“我问他‘教年功夫的师傅，是武当派的高手，是不是？’他说：‘咦，你怎么知道？’那不是认了？”

海老公喃喃的道：“所料不错，果然是武当派的。”随即呆呆出神，似在思索一件疑难之事，过了良久，道：“咱们来学几招勾脚的法子。”

如此韦小宝每天向海老公学招，跟小玄子比武。学招之时，凡是遇上难些的，韦小宝便敷衍含糊过去。海老公却也由他，撇开了扎根基的功夫，只是教他躲闪，逃避，以及诸般取巧，占便宜的法门。可是与小玄子相斗之时，他招式增加，小玄子的招式也相应增加，打来打去，十次中仍有七八次是韦小宝输了。

这些日子中，每日上午，韦小宝总是去和老吴，平威，温有道，温有方等太监赌钱。起初几日他用白布蒙脸，后来渐渐越来越少。众人虽见他和小桂子相貌完全不同，但以来赌得兴起，小桂子以前到底是怎生模样，心中也模模糊糊，二来他不住借钱于人，人人都爱交他这个朋友，三来他逐日少蒙白布，旁人慢慢习以为常，居然无人相询。赌局散罢，他便去和小玄子比武，午饭后学习武功。

擒拿法越来越难，韦小宝已懒得记忆，更懒得练习，好在海老公倒也不如何逼迫督促，只是顺其自然。时日匆匆，韦小宝来到皇宫不觉已有两个月，他每日里有钱赌，日子过得虽不逍遥自在，却也快乐。只可惜不能污言秽语，肆意谩骂，又不敢在宫内偷鸡摸狗，撒赖使泼。未免美中不足。有时也当逃官去，但北京城中一人不识，想想有些胆怯，便在宫中一天又一天的耽了下来。韦小宝和小玄子两个月斗了下来，日日见面，交情越来越好。韦小宝输得习惯了，反正“不以输赢论英雄”，赌场上得意武场上输，倒也不放在心上。他和小玄子二人都觉得，只消有一日不打架比武，便浑身不得劲。韦小宝的武功进展缓慢，小玄子却也平平，韦小宝虽然输多赢少，却也决不是只输不赢。

这两个月赌了下来，温氏兄弟已欠了韦小宝二百多两银子。这一日还没赌完，两兄弟互相使个眼色，温有道向韦小宝道：“桂兄弟，咱们有件事商量，借一步说话。”韦小宝道：“好，要银子使吗？拿去不妨。”温有方道：“多谢了！”两兄弟走出门去，韦小宝跟着出去，三人到了隔壁的厢房。

温有道说道：“桂兄弟，你年纪轻轻，为人慷慨大方，当真难得。”韦小宝给他这么一奉承，登时心花怒放，说道：“那里！那里！自己哥儿们，你借我的，我借你的，那打什么紧！有借有还，上等之人。”这两个月下来，他已学了一口京片子，虽然偶尔还露出几句扬州土话，在旁人听来，却也已不觉得如何刺耳。

温有道说道：“我哥儿俩这两个月来手气不好，欠下年的银子着实不少，你兄弟虽然不在乎，我二人心中却十分不安。”温有方道：“现下银子越欠越多，你兄弟的手气更越来越旺，我哥儿却越来越霉，这样下去，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你。这么一笔债背在身上，做人也没味儿。”韦小宝笑道：“欠债不还，那是理所当然之事，两位以后提也修提。”

温有方叹了口气，道：“小兄弟的为人，那是没得说的了，老实不客气说，咱哥儿的债倘若欠你小兄弟的，便欠一百年也不打紧，是不是？”韦小宝笑道：“正是，正是，便欠二百年，三百年却又如何？”

温有方道：“二三十年吗？大伙儿都没这个命了。”说到这里，转头向兄长望去。温有道点了点头。温有方继续道：“可是咱哥儿

知道，你小兄弟的那位主儿，却厉害的很。”韦小宝道：“你说海老公？”温有方道：“可不是吗？你小兄弟不追，海老公总有一天不能放过咱兄弟。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温家老大，老二便吃不了兜着走啦。因此咱们得想个法子，怎生还这笔银子才好？”

韦小宝心道：“来了，来了，海老公这老乌龟果然是料事如神。这些日子来我只记得练拳，跟小玄子比武，可把去上书房偷书的事给忘了。我且不提，听他们有何话说。”当下嗯了一声，不置可否。

温有方道：“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法子，求你小兄弟大度包容，免了我们这笔债，别向海老公提起。以后咱哥儿赢了回来，自然如数奉还，不会拖欠分文。”

韦小宝心中暗骂：“你奶奶的，你两只臭乌龟当我韦小宝是大羊牯？凭你这两只王八蛋的本事，跟老子赌钱还有赢回来的日子？”当下面有难色，说道：“可是我已经向海公公说了。他老人家说，这笔银子嘛，还总是要还的，迟些日子倒不妨。”

温氏兄弟对望了一眼，神色甚是尴尬，他二人显然对海老公十分忌惮。温有道道：“那么小兄弟可不可以帮这么一个忙？以后你赢了钱，拿去交给海老公，便说……便说是我们还你的。”韦小宝心中又再暗骂：“越说越不成话了，真当我是三岁小孩么？”说道：“这样虽然也不是不行，不过我……我可未免太吃亏了些。”

温氏兄弟听他口气松动，登时满面堆欢，一齐拱手，道：“承情，承情，多多帮忙。”温有方道：“小兄弟的好处。我哥儿俩今生今世，永不敢忘。”韦小宝道：“倘若这么办，我要二位大哥办一件事，不知成不成？”二人没口子的答应：“成，成，什么事都成。”

韦小宝道：“我在宫里这许多日子，可连皇上的脸也没见过。你二位在上书房服侍皇上，我想1请二位带我去见见皇上。”

温氏兄弟登时面面相觑，大有难色。温有道练练摇头。温有方说道：“唉，这个……”连说了七八个“个”。

韦小宝道：“我又不要多皇上奏什么事，只不过到上书房耽上一会儿，能见到皇上的金面，那是咱们奴才的福气，要是没福见到，也不能怪你二位啊。”

温有道忙道：“这个倒办得到。今日申牌时分，找到你那儿来，便带你去上书房。那个时候，皇上总是在书房里作诗写字，你多半能见到。别的时候皇上在殿上办事，那便不易见着了。”说着斜头向温有方瞟了瞟眼。

韦小宝瞧在眼里，心中有是“臭乌龟，贼王八”的乱骂一阵，寻思：“这两只乌龟听说我要见皇帝，脸色就难看的很。他们说申牌时分皇帝一定在上书房，其实是一定不在上书房。他们不敢让我见皇帝，我几时又想见了？他奶奶的，皇帝倘若问我什么话，老子又怎回答的出？一露马脚，那还不满门抄斩？说不定连老子的妈也要从扬州给拉来杀头。海老乌龟教我武功，也不知教的对不对，为什么打来打去，总是打不过小玄子？我去把那部不知是“三十二章经”还是‘四十二章经’从上书房偷了出来，给了海老乌龟，他心里一喜欢，说不定便有真功夫教我了。”当下便向温氏兄弟拱手道谢，

温有道道：“你奶奶的，你两只臭乌龟当我韦小宝是大羊牯？凭你这两只王八蛋的本事，跟老子赌钱还有赢回来的日子？”

他去和小玄子比武之后，回到屋里，只和海老公说些比武的情形，温氏兄弟答允带他去上书房却一句不提，心想待我将那部经书偷来，好教海老乌龟大大惊喜一场。

未牌过后，温氏兄弟果然到来。温有方轻轻吹了声口哨，韦小宝比溜了出去。温氏兄弟打了个手势，也不说话，向西便行。韦小宝跟在后面，有了上次的经验，他一路上留心穿廊过户时房舍的形状，以免回来时迷失道路。

从他住屋去上书房，比之去赌钱的所在更远，几乎走了一盏茶时分。温有道才轻声说：“上书房到了，一切小心些！”韦小宝道：“我理会的。”

两人带着他绕到后院，从旁边一扇小门中挨身而进，再穿过两座小小的花园，走进一间大房中。

但见房中一排排都是书架，架上都摆满了书，也不知有几千几万本书。韦小宝倒抽了口凉气，暗叫：“辣块妈妈不开花，开花养了小娃娃！他奶奶的，皇帝屋里摆了这许多书，整天见的都是书，朝也书，晚也书，还能赌钱么？海老公要的这几本书，我可到那里找去？”他生长市井，一生之中从没见过过书房是什么样子的，只道房中放得七八本书，就是书房了。从七八本书中，检一本写有“三十二”或“四十二”几个字的书，想必不难，此刻眼前突然出现千卷万卷书籍，登时眼花缭乱，不一定手足无措，便想转身逃走。

温有道低声道：“再过一会儿，皇上便进书房来了，坐在这张桌边读书写字。”韦小宝见那张紫檀木的书桌极大，桌面金镶玉嵌，心想：“桌上镶的黄金白玉，一定不是假货，挖下来拿去珠宝店，倒有不少银子好卖。”见桌上摊着一本书，左首放着的砚台笔筒也都雕刻精致。椅子上披了锦缎，绣着一条龙。韦小宝见了这等气派，心中不禁砰砰乱跳，寻思：“他奶奶的，这乌龟皇帝倒会享福！”

书桌右首是一只青铜古鼎，烧着檀香，鼎盖的兽头口中袅袅吐出一缕缕青烟。

武当道：“你躲在书架后面，悄悄见一见皇上，那就是了。皇上读书写字的时候，不许旁人出声，你可不得咳嗽打喷嚏。否则皇上一怒，说不定便叫侍卫将你拖出去斩首。”韦小宝道：“我自然知道，不能咳嗽打喷嚏，更加不得放响屁。”温有道脸一沉，道：“小兄弟，上书房不比别的地方，可不能说不恭不敬的胡话。”韦小宝伸了伸舌头，不敢说了。

只见他两兄弟一个拿起拂尘，一个拿了块抹布，到处拂扫抹拭。书房中本就清洁异常，一尘不染，但他二人还是细心收拾。温氏兄弟抹了灰尘后，各人从一只柜子里取出一块雪白的白布，再在各处揩抹一会，拿起白布来瞧瞧，看白布上有没有黑迹，真比抹镜子还要细心，直抹了大半天，这才歇手。

温有道说道：“小兄弟，还是这会儿还不来上书房，今儿是不来啦。耽会侍卫大人便要来巡查，见到年这张生面孔，定要查究，大伙儿可吃罪不起。”韦小宝道：“你们先去，我再等一会儿就走。”温氏兄弟齐声道：“那不成！”温有道道：“宫里的规矩，你也不知道，皇上所到的地方，该当由谁伺候，半分也乱不得。宫里太监宫女几千人，倘若那一个想见皇上，便自行走到皇上跟前，那还成体统吗？”温有方道：“好兄弟，不是咱哥儿不肯帮忙，咱二人能够进上书房，每天也只有这半个时辰，打扫揩抹过后，立刻便须出去。不瞒你说，别说你不能在上书房里多耽，便是咱哥儿俩，过了时不出去，给侍卫大人们查到了，那也是重则抄家杀头，轻则坐牢打板子。”

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道：“那有这么厉害？”温有方顿足道：“皇上身边的事，也开得玩笑么？好兄弟，你想见皇上，咱们明日这时再来碰碰运气。”韦小宝道：“好，那么咱们就走罢。”温氏兄弟如释重负，一个挽住他左手臂，一个挽住他右臂，唯恐他不走，挟了他出去。韦小宝突然道：“其实你们两个，也从来没见过皇上，是不是？”

温有方一怔，道：“你……你……怎么……”他显是要说“你怎么知道？”温有方忙道：“我们怎么没见过？皇上在上书房里读书写字，那是常见到的。”韦小宝心想：“每天这时候，你们进上书房里来揩抹灰尘，这时候皇上自然不会来，难道你两个王八蛋东摸西摸灰尘的孙子德性，皇帝爱瞧的很么？”温有道又道：“小兄弟答允还银子给海公公，我兄弟俩日后必有补报。要见皇上嘛，那是一个人的福命是前世修下来的福报，造桥铺路，得积无数阴德，命中如果注定没有这个福气，可也勉强不来。”

说话之间，三个人已从侧门中出去。韦小宝道：“既是如此，过几天你们再带我来碰碰运气罢！”二人连说：“好极，好极！”三人就此分手。

韦小宝快步回去，穿过了两条走廊，便在一扇门后一躲，过得一会，料想他二人已经远去，悄悄从后门出来，循原路回去上书房去推那侧门时，不料里面已经上了门，他一怔，心想：“只这么一会儿，里面上了门，看来温家兄弟的话不假，侍卫当真来巡查过了。不知他们走了没有？”

附耳在门上一听，不闻有何声息，又凑眼从门缝中向内张去，庭院中并无一人，他想了想，从靴中摸出一把薄薄的匕首。这匕首便是当日用来刺死小桂子的，他潜身皇宫，自知危机四伏，打从那日起，这匕首始终没离过身。当下将匕首刃身从门缝中插进去，只听“吱吱”几声，门开了。

他走到书桌之前，看到那张披了绣龙锦缎的椅子，忽然有个难以抑制的冲动：“他妈的，这龙椅皇帝坐得，老子便坐不得？”斜跨

步，当即坐入了椅中。他初坐下时心中砰砰乱跳，坐了一会，心道：“这椅子也不怎么舒服，做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毕竟不敢久坐，便去书架上找那部‘四十二章经’。可是书架上几千部书一部叠着一部。那些书名一百本中难得有一两个字识得。他拼命去找“四”字，“四”字倒也找到了好几次，可是下面却没有“十”字“二”字。原来他找到的全是“四书”，什么“四书集注”，“四书正义”之类。找了一会，看到了一部“十三经注疏”，识得了“十三”二字，欢喜了片刻，但知道那终究不是‘四十二章经’。

正自茫然无头绪之际，忽听得书房彼端门外靴声囊囊，跟着两扇门呀的一声开了，原来那边一座大屏风之后另行有门，有人走了进来。韦小宝大吃一惊：“老子今日要满门抄斩。”要去开门从进门溜出，无论如何来不及了，急忙贴墙而立，缩在一排书架后面。只听得两个人走进书房，挥拂尘四下里拂拭。

过不多时，又走进一个人来，先前两人退出了书房。另外那人却在书房中慢慢的来回踱步。韦小宝暗叫：“糟糕，定是侍卫们在房中巡视了，莫非我从后门进来，给他们发现了踪迹？”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

那人踱步良久，忽然门外有人朗声说道：“回拂拭，鳌少保有急事要叩见拂拭，在外候旨。”书房内那人嗯了一声。韦小宝又惊又喜：“原来这人便是皇帝。那鳌少保便是茅大哥要跟他比武之人了。此人算是什么满洲第一勇士，却不知是如何威武的模样，非得偷瞧一下不可。下次见到茅大哥，可有得我说的了。”

只听得门外脚步之声甚是沉重，一人走进书房，说道：“奴才鳌拜叩见拂拭！”说着跪下磕头。韦小宝忙探头张去，只见一个魁梧大汉爬在地上磕头。他不敢多看，只怕鳌拜一抬头便见到自己，忙将头缩回，但身子稍稍移出，斜对鳌拜，心道：“你又向皇帝磕头，又向老子磕头。什么满洲第一勇士，第二勇士，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向我韦小宝磕头？”

只听皇帝说道：“罢了！”鳌拜站起身来，说道：“回皇上：苏克萨哈蓄有异心，他的奏章大逆不道，非处极刑不可。”皇帝嗯了一声，不置可否。鳌拜又道：“皇上刚刚亲政，苏克萨哈这厮便上奏章，说什么‘兹遇躬亲大政，伏祈睿鉴，令臣往守先皇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存。’那不是明妹貌似皇上吗？皇上不亲大政，他就要死了。这是说皇上对奴才们残暴得很。”皇帝仍是嗯了一声。

鳌拜道：“奴才和王公贝勒大臣会议，都说苏克萨哈共有二十四项大罪，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实是大逆不道。按本朝‘大逆律’，应与其长子内大臣察克旦一共凌迟处死，养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二人，皆斩决。其族人前锋营统领白尔赫，侍卫额图等也都斩决。”皇帝道：“如此处罪，只怕太重了罢？”

韦小宝心道：“这皇帝说话声音象个孩童，倒和小玄子很是相似，当真好笑。”鳌拜道：“回皇上：皇上年纪还小，于朝政大事恐怕还不十分明白。这苏克萨哈奉先皇遗民，与奴才等共同辅政，听得皇上亲政，该当欢喜才是。他却上这道奏章，讪谤皇上，显是包藏祸心，请皇上准臣下之议，力加重刑。皇上亲政之初，应该立威，使臣下心生畏惧。倘若宽纵了苏克萨哈这大逆不道之罪，日后众臣下都欺皇上年幼，出言不敬，行事无礼，皇上的事就不好办了。”

韦小宝听他说话的语气很是骄傲，心道：“年这老乌龟自己就先出言不敬，行事无礼。你说皇帝年幼，难道皇帝是个小孩子吗？这倒有趣了，怪不得他说话声音有些象小玄子。”

只听皇帝道：“苏克萨哈虽然不对，不过他是辅政大臣，跟你一样，都是先帝很看重的。倘若朕亲政之初，就……就杀了先帝眷顾的重臣，先帝在天之灵，只怕不喜。”

鳌拜哈哈一笑，说道：“很是，你这几句可是小孩子的话了。先帝命苏克萨哈辅政，是主户他好好侍奉很是，用心办事。他如体念先帝的厚恩，该当尽力竭力，赴汤蹈火，为很是效犬马之劳，那才是做奴才的道理。可是这苏克萨哈心存怨望，又公然讪谤很是，说什么致休乞命，这倒是自己的性命要紧，很是的朝政大事不要紧了。那是这厮对不起先帝，可不是很是对不起这厮，哈哈##”

皇帝道：“鳌少保有什么好笑？”鳌拜一怔，忙道：“是，是，不，不是。”猜想起来，鳌拜此时脸上的神色定然十分尴尬。皇帝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才道：“就算不是朕对不起苏克萨哈，但如此刻杀了他，未免有伤先帝之明。天下百姓若不是说我杀错了人，就会说先帝无知人之能。朝廷将苏克萨哈二十四条大罪布于天下，人人心中都想，原来苏克萨哈这厮如此罪大恶极，这样的坏蛋，先帝居然会用做辅政大臣，坏蛋你鳌少保并列，这，这……岂不是太没见识了么？”

韦小宝心道：“这小孩子坏蛋的话说得很有道理。”鳌拜道：“皇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下百姓爱怎么想，让他们胡思乱想好了，谅他们也不敢随便说出口来。有谁敢编排先帝的不是，瞧他们有几颗脑袋？”皇帝道：“古书上说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味杀头，不许老百姓说出心里的话来，那终究不好。”

鳌拜道：“汉人书生的话，是最听不得的，倘若汉人这些读书人的话对，怎么汉人的江山，又会落入咱们满洲人手里呢？所以奴才奉劝皇上，汉人这许多书，还是少读为妙，只有越读脑子越糊涂了。”皇帝并不答话。

鳌拜又道：“奴才当年跟随太宗皇帝和先帝爷东征西讨，从关外打到关内，立下无数汉马功劳，汉字不识一个，一样杀了不少南蛮。这打天下，保天下嘛，还是得用咱们满洲人的法子。”皇帝道：“鳌少保的功劳当然极大，否则先帝也不会这样重用少保了。”鳌拜道：“奴才就只知道赤胆忠心，给还是办事。打从太宗皇帝起，到世祖皇帝，再到还是都是一样的。还是，咱们满洲人办事，讲究有赏有罚，忠心的有赏，不忠的处罚。这苏克萨哈是个大大的奸臣，非处以重刑不可。”

韦小宝心道：“辣块妈妈，我单听你的声音，就知你是个大大的奸臣。”皇帝道：“你一定要杀苏克萨哈，到底自己有什么原因？”

鳌拜道：“我有什么原因？难道皇上以为奴才有什么私心？”越说声音越响，语气也越来越凌厉，顿了一顿，又厉声道：“奴才为的是咱们满洲人的天下。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可不能让子孙给误了。皇上这样问奴才，奴才可当真不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听他说得这样凶狠，吃了一惊，忍不住探头望去，只见一条大汉满脸横肉，双眉倒竖，凶神恶煞般的走上前来，双手握紧了拳头。

一个少年“啊”的一声惊呼，从椅子中跳了起来，这少年一侧头间，韦小宝情不自禁，也是“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这少年皇帝不是别人，正是天天跟他比武打架的小玄子。

第五回 金戈运启驱除会 玉匣书留想象间
韦小宝见到皇帝，纵然他面目如同妖魔鬼怪，也决不会呼喊出声，但一见到居然是小玄子，这一下惊诧真是非同小可，呼声出口知道大事要糟，当即转身，便欲出房逃命，但心念电转：“小玄子武功比我高，这鳌拜更是厉害，我说什么也逃不出去。”灵机一动，心道：“咱们这一宝押下了！通杀通陪，就是这一把骰子。”纵身而出，挡在皇帝身前，向鳌拜喝道：“鳌拜，你干什么？你胆敢对皇上无礼么？你要打人杀人，须先过我这一关。”

鳌拜身经百战，功大权重，对康熙这少年皇帝原不怎么瞧在眼里。康熙（按：康熙本是年号，但通俗小说习惯，不称他本名玄烨而称之为康熙）讥刺他要杀苏克萨哈是出于私心，正揭破了他的痛疮。这人原是个冲锋陷阵的武人，盛怒之下，便握拳上前和康熙理论，倒也并无犯上作乱之心，突然间见书架后面冲出一个小小太监，挡在皇帝的面前，叱责自己，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才想起做臣子如何可以握拳威胁皇帝，急忙倒退数步，喝道：“你胡说什么？我有事奏禀皇上，谁敢对皇上无礼了？”说着又倒退了两步，垂手而立

每天和韦小宝比武的小玄子，正是当今大清康熙皇帝。他本名玄烨，眼见韦小宝不认得自己，问自己叫什么名字，童心一起，随口就说是“小玄子”。他秉承满洲人习性，喜爱角抵之戏，只是练习摔跤这门功夫，必须扭打跌扑，扳颈拗腰。侍卫们虽教了他摔角之法，却又有谁敢对皇帝如此粗鲁无礼？有谁敢去用力扳他的龙头，扼他的御颈？被逼不过之时，只好装模作样，皇帝御腿扫来，扑地

便倒，御手扭来，跪下投降，勉强要还击一招半式，也是碰到衣衫边缘，便即住手。康熙一再叮嘱，必须真打，众侍卫可设一个有胆子，最多不过扮演得象了一些而已。和皇帝下棋，尚可假意出力厮拚，杀得难解难分，直到最后关头方输（据说清末慈禧太后与某太监下象棋，那太监吃了慈禧的马，说道：“奴才杀了老佛爷的一只马。”慈禧怒他说话无礼，立时命人将他拖了出去，乱棒打死），这择角之戏，却万难装假，就算最后必输，中间厮打之时，有谁敢抓起皇帝来摔他一交？

康熙对摔角之技兴味极浓，眼见众侍卫互相比拚时精采百出，一到做自己的对手，便战战兢兢，死样活气，心下极不痛快，后来换了太监做对手，人人也均如挨打不还手的死人一般。做皇帝要什么有什么，但找一个真正的比武对手，却万难办到，有时真想微服出宫，去找个老百姓打上一架，且看自己的武功到底如何，但这样做毕竟太过危险，终究不过是少年皇帝心中偶尔兴起的异想天开而已。

这天与韦小宝相遇，比拚一场，韦小宝出尽全力而仍然落败。康熙不胜之喜，生平以这一架打得最是开心。韦小宝约他次日再比正是投其所好。从此两人日日比武，康熙始终不揭破自己身份，比武之时，也从不许别的太监走近，以免泄露了秘密，这小太监只要一知道对手是皇帝，动起手来便毫无兴味了。

宫中太监逾千，从来没见过皇帝的本来亦复不少，但净身入宫，首先必当学习宫中种种规矩、品级服色等高下分别，见到康熙身穿皇帝服色而居然不识，也只有韦小宝这冒牌货一人了。就康熙而言，这个胡涂小太监万金难买，实是难得而可贵之至。

此后康熙的武功造诣甚佳，尤灰材茂，蒙希，蛟舜蚰创蛉イ·贾掌旗南嗟保mib”θ从稚匠芬怀，这样一来，康熙便须努力练功，才不致落败。他是个十分要强好胜之人，练功越有进步，兴味越浓，对韦小宝的好感也是大增。

这日鳌拜到上书房来后奏要杀苏克萨哈，康熙早已知道，鳌拜为了镶黄旗和正白旗换地之争，与苏克萨哈有仇，今日一意要杀苏克萨哈，乃是出于私怨，因此迟迟不肯准奏。那知鳌拜嚣张跋扈，盛怒之下显出武人习气，捋袖握拳，便似要上来动手。鳌拜身形魁梧，模样狰狞，康熙见他气势汹汹的上来，不免吃惊，一众侍卫又都候在上书房外，呼唤不及，何况众侍卫大都是鳌拜心腹，殊不可靠，正没做理会处，恰好韦小宝跃了出来。康熙大喜，寻思：“我和小桂子合力，便可和鳌拜这厮斗上一斗了。”待见鳌拜退下，更是宽心。

韦小宝情不自禁的出声惊呼，泄露了行藏，只得铤而走险，赌上一赌，冲出来向鳌拜呼喝，不料一喝之下，鳌拜竟然退下，不由大乐，大声道：“杀不杀苏克萨哈，自然由皇上拿主意。你对皇上无礼，想拔拳头打人，不怕杀头抄家吗？”

这句话正说到了鳌拜心中，他登时背上出了一阵冷汗，知道适才行事实在太过鲁莽，当即向康熙道：“皇上不可听这小太监的胡言乱语，奴才是个大大的忠臣。”

康熙初亲大政，对鳌拜原是十分忌惮，眼见他已有退让之意，心想此刻不能跟他破脸，便道：“小桂子，你退在一旁。”韦小宝躬身道：“是！”退到书桌之旁。

康熙道：“鳌少保，我知道你是个大大的忠臣。你冲锋陷阵惯了的，原不如读书人那样斯文，我也不来怪你。”鳌拜大喜，忙道：“是，是。”康熙道：“苏克萨哈之事，便依你办就是。你是大忠臣，他是大奸臣，朕自然赏忠罚奸。”鳌拜更是喜欢，说道：“皇上这才明白道理了。奴才今后总是忠心耿耿的给皇上办事。”康熙道：“很好，很好。朕禀明皇太后，明日上朝，重重有赏。”鳌拜喜道：“多谢皇上。”康熙道：“还有什么事没有？”鳌拜道：“没有了，奴才告退。”

康熙点点头，鳌拜笑容满面，退了出去。康熙等他出房，立刻从椅中跳了出来，笑道：“小桂子，这秘密可给你发现了。”

韦小宝道：“皇上，我这……这可当真该死，一直不知道你是皇帝，跟你动手动脚，大胆得很。”

康熙叹了口气，道：“唉，你知道之后，再也不敢跟我真打，那就乏味极了。”韦小宝笑道：“只要你不怪，我以后仍是跟你真打，那也不妨。”康熙大喜，道：“好，一言为定，若不真打，不是好汉。”说着伸手出来。韦小宝一来不知宫廷中的规矩，二来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惫懒人物，当即伸手和他相握，笑道：“今后若不真打，不是好汉。”两人紧握着，哈哈大笑。

皇太子自出娘胎，便注定了将来要做皇帝，自幼的抚养教诲，就与常人全然不同，一哭一笑，一举一动，无不是众目所视，当真没半分自由。囚犯关在牢中，还可随便说话，在牢房之中，总还可任意行动，皇太子所受的拘束却比囚犯还厉害百倍。负责教读的师傅保、服侍起居的太监宫女，生怕太子身上出了什么乱子，整日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太子的言行只要有半分随便，师傅便谆谆劝告，唯恐惹怒了皇上。太子想少穿一件衣服，宫女太监便如大祸临头，唯恐太子着凉感冒。一个人自幼至长，日日夜夜受到如此严密看管，实在殊乏人生乐趣。历朝颇多昏君暴君，原因之一，实由皇帝一得行动自由之后，当即大大发泄历年所积的闷气，种种行径令人觉得匪夷所思，泰半也不过是发泄过份而已。

康熙自幼也受到严密看管，直到亲政，才得时时吩咐宫女太监离得远远地，不必跟随左右。但在母亲和众大臣眼前，还是循规蹈矩，装作少年老成模样，见了一众宫女太监，也始终摆出皇帝架子，不敢随便，一生之中，连纵情大笑的时候也没几次。

可是少年人爱玩爱闹，乃人之天性，皇帝乞丐，均无分别。在寻常百姓人家，任何童子天天可与游伴乱叫乱跳，乱打乱闹，这位少年皇帝却要事机凑巧，方得有此“福缘”。他只有和韦小宝在一起时，才得无拘无束，抛下皇帝架子，纵情扭打，实是生平从所未有之乐，这些时日中，往往睡梦之中也在和韦小宝扭打嬉戏。

他拉住韦小宝的手，说道：“在别人的时候，你叫我皇上，没人的时候，咱们仍和从前一样。”韦小宝笑道：“那再好没有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你是皇帝。我还道皇帝是个白胡子老公公呢。”

康熙心想：“父皇崩驾之时，不过二十四岁，也不是甚么白胡子老公公，你这小家伙怎地什么也不知道？”问道：“难道海老公没跟你说起过我么？”韦小宝摇头道：“没有。他便是教我练功夫。皇上，你的功夫是谁教的？”康熙笑道：“咱们说过没人的时候，还是和从前一样，怎么叫我皇上了？”韦小宝笑道：“对，我心里有点慌。”

康熙叹了口气，说道：“我早料到，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后，再也不会象从前那样跟我比武了。”韦小宝微笑道：“我一定跟以前一样打，就怕不容易。喂，小玄子，你的武功到底是谁教的？”康熙道：“我可不能跟你说。你问来干什么？”韦小宝道：“鳌拜这家伙自以为武功了得，对你磨拳擦掌的，倒象想要打人。我想你师父武功很高，咱们请你师父来对付他。”康熙微微一笑，摇头道：“不成的，我师父怎能做这种事？”

韦小宝道：“可惜我师父海老公瞎了眼睛，否则请他来打鳌拜，多半也赢得了他。啊，有了，明儿咱二人联手，跟他打上一架，你看如何？这鳌拜虽说是满洲第一勇士，但咱二人并肩子上，就未必会输给他。”康熙大喜，叫道：“妙极，妙极！”但随即知道此事决计难行，摇了摇头，叹道：“皇帝跟大臣打架，那太也不成话了。”韦小宝道：“你不是皇帝就好了！”

康熙点了点头，一霎时间，颇有些羡慕韦小宝这小太监，爱干什么便干什么，虽在皇宫之中，倒也逍遥自在。又想起适才鳌拜横眉怒目，气势汹汹，大踏步走上来的神态，不禁犹有余悸，寻思：“这人对我如此无礼，他要杀谁，便非杀谁不可，半点也不将我瞧在眼里。到底他做皇帝，还是我做皇帝哪？只是朝中宫里的侍卫总管都由他统率，八旗兵将也归他调动，我如下旨杀他，他作起乱来只怕先将我杀了。我须得先换侍卫总管，再撤他的兵权，然后再罢他辅政大臣的职位，最后才将他推出午门，斩首示众，方泄我心头之恨。”

但转念又想，此计也是不妥，只要一换侍卫总管，鳌拜便知是要对付他了，此人大权在握，如果给他先下手为强，自己可要遭殃。只有暂且不动声色，待想到妥善的法子再说。

他不愿在韦小宝面前显得没有主意，说道：“你就回海老公那里去罢，好好用心学本事，明日咱们仍在那边比武。”韦小宝应道：“是。”康熙又道：“你见到我和鳌拜的事，可不许跟谁提起。”韦小宝道：“是。这里没有旁人，我要走便走，不跟你请安磕头了。”康熙哈哈一笑，摆手道：“不用了。明儿仍是死约会，不见不散。”

韦小宝虽然没偷到《四十二章经》，但发现日日与他比武之人竟然便是皇帝，实是兴奋万分。幸好海老公双眼盲了，瞧不出他的

神情有异，只是觉得他今日言语特多，不知遇上了什么高兴事情，试探了几句。韦小宝却十分机警，不露半点口风。次日韦小宝去和康熙比武，他心中颇想和平日一般打法，但既知他是皇帝，自卫时尽管守得严密，反击的招数却自然而然的疲弱无力。康熙明白他心意，进攻时也不出全力，心想对方既有顾忌，自己使劲攻击，未免胜之不武。只打得片刻，韦小宝已输了两个回合。

康熙叹了口气，问道：“小桂子，昨儿你到我书房去干什么？”韦小宝道：“温有道昨天发烧，起不了身，他兄弟叫我到上书房去帮着打扫收拾。我没做惯，手脚慢了些，不想遇到了你。”他说得煞有介事，不但面不改色，几乎连自己也相信确是如此。康熙道：“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后，咱们再也不能真打了。”颇感意兴索然。韦小宝道：“我也觉得今天打来没什么劲道。”康熙忽然想起，说道：“我倒有个法儿。咱们既然不能再打，我只好瞧你跟别人打，过过瘾也是好的。来，你跟我去换衣服，咱们到布库房去。”韦小宝道：“布库房是什么地方？放布匹的库房吗？”康熙笑道：“不是的。布库房是武士练武摔跤的地方。”韦小宝拍手笑道：“那好极了！”

康熙回去更衣，韦小宝跟有后面。康熙一换了袍服，十六名太监前呼后拥，到布库房去瞧武士摔跤，那就神色庄严，再也不跟韦小宝说笑了。

众武士见皇上驾到，无不出力相搏。康熙看了一会，叫一名胖大武士过来，说道：“我身边有个小太监，也学过一点摔跤，你教他几手。”转头向韦小宝道：“你跟他学学。”说着左眼眯了一眯。他二人均已见到，这武士虽然身材魁梧，却是笨手笨脚，看来不是韦小宝的对手。

两人下场之后，扭打几转，韦小宝使出一招“顺水推舟”要将那武士推出去。不料那武士身子太重，说什么也推不倒。武士首领背转身子，连使眼色。那胖大武士会意，假装脚下踉跄，扑地倒了，好一会爬不起来。众武士和太监齐声喝采。

康熙甚是喜欢，命近侍太监赏了一锭银子给韦小宝，暗想：“这小桂子武功不及我，他能推倒这胖大家伙，我自己也能。”心痒难搔，跃跃欲试，但碍于万乘之尊，总不能下场动手，叹了口气，向近侍太监道：“你去选三十名小太监来，都要十四五岁的，叫他们天天到这里来练功夫，那一个学得快的，象这小桂子那样，我就有赏赐。”那太监含笑答应，心想皇帝是小孩心性，要搞些新玩意。

韦小宝回到屋中，海老公问起今日和小玄子比武的经过。韦小宝说得有声有色，似乎一番大战，双方打得激烈非凡。但海老公细问之下，立刻发觉了破绽，沉着脸问道：“小玄子怎么啦？今日生了病吗？”韦小宝道：“没有啊，不过他精神不大好。”海老公哼了一声，道：“你从头到尾，一招一式的说给我听。”韦小宝情知瞒他不过，只得照实细细说了。

海老公抬起了头，缓缓道：“这一招你明明可以将他脑袋扳向左方，你却想把他身子抱起，以致落败。你不是不会，而是故意在让他，那是什么缘故？”

韦小宝笑道：“我也没故意让他。只不过他打得客气，我也就手下留情。我和他做了好朋友，自然不能打得太过份了。”想到自己和皇帝是“好朋友”，不自禁的十分得意。

海老公道：“你和他成了好朋友？哼，不过你的打法不是手下留情，而是不敢碰他。你终于……你终于知道了？”

韦小宝心中一惊，颤声道：“知……知道什么？”海老公道：“是他自己说的，还是你猜到了的？”韦小宝道：“说什么啊？我这可不懂了。”海老公厉声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说来！咳咳……咳咳……你怎么知道小玄子身份的？”一伸手，抓住了他左腕。

韦小宝登时痛入骨髓，手骨格格作响，似乎即便欲折断，叫道：“投降，投降！”海老公道：“你怎么知道的？”手上反而加劲。韦小宝叫道：“喂，喂，你……你……懂不懂规矩？我已叫了投降，你还不放手？”海老公道：“我问你话，你就好好的答。”

韦小宝道：“好，你如早已知道小玄子是谁，我就跟你说其中的原因。否则的话，你就捏死了我，我也不说。”海老公道：“那有什么希奇？小玄子就是皇上，我起始教你‘大擒拿手’之时，就已知道了。”说着放开了手。

韦小宝喜道：“原来你早知道了，可瞒得我好苦。那么跟你说了也不打紧。”于是将昨天在上书房中撞见康熙和鳌拜的事说了，讲到今天在布库房中打倒一名胖大武士，又是眉飞色舞起来。海老公听得甚是仔细，不住插口查问。

韦小宝说完后，又道：“皇上吩咐我不许跟你说的，你如泄漏了出去，我两个人都要杀头。”海老公冷冷道：“皇上跟你是好朋友，不会杀你，只会杀我。”韦小宝得意洋洋的道：“你知道就好啦。”

海老公沉思半晌，道：“皇上要三十名小太监一起练武，那是干什么来着？多半他是技痒，跟你打得不过瘾，要找些小太监来挨他的揍。”站起身，在屋中绕了十来个圈子，说道：“小桂子，你想不想讨好皇上？”

韦小宝道：“他是我好朋友，让他开心，那也是做朋友的道理啊。”

海老公厉声道：“我有一句话，你好好记在心里。今后皇上再说跟你是朋友什么的，你无论如何不可应承。你是什么东西，真的能跟皇上做朋友？他今日还是个小孩子，说着高兴高兴，这岂能当真？你再胡说八道，小心脖子上的脑袋。”

韦小宝原也想到这种话不能随口乱讲，经海老公这么疾言厉色的一点醒，伸了伸舌头，说道：“以后杀我的头也不说了。不过人头落地之后，是不是还能张嘴说话，这中间只怕大大儿的有些讲究。”

海老公哼了一声，道：“你想不想学上乘武功？”

韦小宝喜道：“你肯教我上乘武功，那真是求之不得了。公公，你这样一身好武艺，不收一个徒儿传了下来，岂不可惜？”海老公道：“世人阴险奸诈的多，忠厚老实的少。收了个坏徒儿，让他来谋害师父，却又何苦？”

韦小宝心中一动：“我弄瞎了他眼睛，他心中是不是也有点因头？这件事性命交关，非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但见他神色木然，并无恼怒之意，便道：“是啊，既要你信得过，又对你忠心，原也不大易找，这世上只怕也只我小桂子一人了。公公，你道我到上书房去干什么？我是冒了杀头的危险，想去将那部《四十二章经》偷出来给你。只不过皇上书房里的书成千成万，我又不大识字……”

海老公插嘴道：“嗯，你又不大识字！”

韦小宝心中突的一跳：“啊哟，不好！不知小桂子识字多不多。倘若他识得很多字，我这么说，可露出马脚了。”忙道：“我找来找去，也寻不着那部《四十二章经》。不过不要紧，以后我时时能到上书房去，总能教这部书成为顺手牵羊之羊，叶底偷桃之桃。”

海老公道：“你没忘了就好。”韦小宝道：“我怎么会忘？你公公待我真是没得说的，我如不想法子好好报答你，这一生一世当真枉自为人了。”海老公喃喃的道：“嗯，我如不想法子好好报答你，这一生一世当真枉自为人了。”这两句话说得冷冰冰地，韦小宝听在耳里，不由得背上一阵发毛，偷眼瞧他脸色，却无丝毫端倪可寻，心想：“老乌龟厉害得很，他早知小玄子就是皇上，却不露半点口风。我可须得小心，他如知道他这对眼珠子是我弄瞎的，我韦小宝这对眼珠子倘若能保得住，那定是老天爷没了眼珠子啦。”

两人默默相对。韦小宝半步半步的移向门边，只要瞧出海老公神色稍有不善，立即飞奔出外，决意逃出宫去，从此不再回来。

却听得海老公道：“你以后再也不能用大擒拿手跟皇上扭打了。这门功夫再学下去，都是分筋错骨之法，脱人关节，断人筋骨，怎能用在皇上身上？”韦小宝道：“是！”海老公道：“我从今天起教你一门功夫，叫做‘大慈大悲千叶手’。”韦小宝道：“这名字倒怪，我只听过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海老公道：“你见过千手观音没有？”韦小宝道：“千手观音？我见过的，观音菩萨身上生了许许多多手。每只手里拿的东西都不同，有的是个水瓶，有的是根树枝，还有篮子、铃子，好玩得紧。”海老公道：“你是在扬州庙里见到的么？”

韦小宝道：“扬州庙里？”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一个箭步窜到门边，便欲夺门而出。

海老公道：“千手观音吗，天下就只扬州的庙里有，你没去过扬州庙里，怎能见到千手观音？”韦小宝轻吁一口长气，心道：“原来只扬州的庙里才有千手观音，险些给你吓得拉屎。”忙道：“我怎会去过扬州？扬州在什么地方？千手观音什么的，是听人家说的，我可没见过。想在你老人家面前吹几句牛，神气神气，那知道你见多识广，一下子就戳破了我的牛皮。”海老公叹道：“要戳破你这小滑头的牛皮，可实在不容易得很。”韦小宝道：“容易，容易。我撒一句谎，不到半个时辰，就给你老人家戳穿了西洋镜。”

海老公嗯了一声，问道：“你冷吗？怎不多穿件衣服？”韦小宝道：“我不冷。”海老公道：“怎么你说话声音有点发抖？”韦小宝道：“刚才给吹了阵冷风，现下好了。”海老公道：“门边风大，别站在门口。”韦小宝道：“是，是！”走近几步，却总是不敢走到海老公身边。

海老公道：“这‘大慈大悲千叶手’是佛门功夫，动起手来能制住对方，却不会杀人伤人，乃是天下最仁善的武功。”韦小宝喜道：“这门功夫不会杀人伤人，跟皇上动手过招，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海老公道：“不过这功夫十分难学，招式挺多，可不大容易记得周全。”韦小宝笑道：“既然招式挺多，记不全就不要紧，忘了一大半，剩下的还是不少。”海老公道：“哼，懒小子，还没学功夫，就已在打偷懒的主意。你这一辈子，可别想学好上乘武功。”韦小宝道：“是，是。要学到人你老人家那样厉害的武功，我这一辈子自然是老猫鼻子上挂咸鱼，嗅鲞啊嗅鲞（休想）。”心想：“就算武功练得跟你一模一样，到头来还是给人弄瞎了眼睛，你老乌龟挺开心吗？”

海老公道：“你走过来。”韦小宝道：“是！”走近了几步，离开海老公仍有数尺。海老公道：“你怕我吃了你吗？”韦小宝笑道：“我的肉是酸的，不大好吃。”

海老公左手扬起，突然拍出。韦小宝吃了一惊，向右一避，忽然背上拍拍两声，已被海老公打中，登时跪倒在地动弹不得，心下大骇：“这一下糟了，他……他要取我性命。”海老公道：“这是‘大慈大悲千叶手’的第一手，叫做‘南海礼佛’。你背上已给打中了两处穴道，不过打穴功夫十分难练，要以上乘内功作根基，跟皇上过招，又难道真能打他穴道，叫他跪在你面前？你只须记住了手法，装模作样的比比架势，也就是了。”说着伸手在他背心两处穴道上按了按，韦小宝手足登时得能动弹，心神略定，慢慢站起身来，心道：“原来老乌龟是教我功夫，可吓得我魂灵出窍，这会儿也不知归了窍没有。”

这一日海老公只教了三招，道：“第一天特别难些，以后你用心，便可多学几招。”韦小宝第二天也不去赌钱了，中午时分，自行到比武的小室中去等候康熙，知道桌上糕点是为皇帝而设，也就不敢再拿来吃。等了大半个时辰，康熙始终不来。韦小宝心道：“是了，他跟我比武没味道，不来玩了。”于是迳去上书房。书房门外守卫的侍卫昨天见康熙带同韦小宝去布库房，神色甚和，知道他是皇上跟前得宠的小太监，也不加阻拦。

韦小宝走进书房，只见康熙伸足在踢一只皮凳，踢了一脚又是一脚，神色气恼，不住吆喝：“踢死你，踢死你！”韦小宝心想：“他在练踢腿功夫么？”不敢上前打扰，静静的垂手站在一旁。

康熙踢了一会，抬头见到韦小宝，露出笑容，道：“我闷得很，你来陪我玩玩。”

韦小宝道：“是。海老公教了我一门新功夫，叫做什么‘大慈大悲千叶手’，比之先前所教的大擒拿手，那可厉害得多了。他说我学会之后，你一定斗我不过了。”

康熙道：“那是什么功夫，你使给我瞧瞧。”

韦小宝道：“好！我这可要打你啦！”拉开招式，双掌飞扬，“南海礼佛”、“金玉瓦砾”、“人命呼吸”，一共三招，出手迅捷，在康熙背心、肩头、左胸、右腿、咽喉五处都用手指轻轻一拍。这“大慈大悲千叶手”变化奇特，和“大擒拿手”大不相同。康熙猝不及防，连一下也没能躲过。韦小宝出手甚轻，自然没打痛他。其实韦小室内力固然全无，臂力也微弱之极，就算当真相斗，给他打中几下也是无关痛痒。但这么连中五下，毕竟是从所未有之事。康熙“咦”的一声，喜道：“这门功夫妙得很啊。你明天再来，我也去请师父教上乘武功，跟你比过。”韦小宝道：“好极，好极！”

他回到住处，将康熙的话说了。海老公道：“不知他师父教的是什么功夫，今日你再学几招千叶手。”这一日韦小宝又学了六招，乃是“镜里观影”、“水中捉月”、“浮云去来”、“水泡出没”、“梦里明明”、“觉后空空”。这六招都是若隐若现、变幻莫测的招数，虚式多而实式少，海老公只是要韦小宝硬记招式，至于招式中的奥妙之处却毫不讲解，甚至姿势是否正确无误，出招部位是否恰到好处，海老公一来看不见，二来毫不理会。韦小宝见他教得随便，心下暗暗喜欢，心道：“你马马虎虎的教，我就含含糊糊的学，哥儿俩胡里胡涂的混过便算。倘若你要顶真，老子可没闲功夫陪你玩了。”

次日韦小宝来到御书房外，只见门外换了四名侍卫，正迟疑间，一名侍卫笑道：“你是桂公公吗？皇上命你即刻进去。”韦小宝一怔，心道：“什么桂公公？”但随即明白：“桂公公就是老子了，这侍卫知道我是皇帝亲信，对我加意客气。”当即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幸会，幸会，你四位贵姓啊？”四名侍卫跟他通了姓名。韦小宝客气了几句。那姓张的侍卫笑道：“你这可快进去罢，皇上已问了你几次呢。”

韦小宝走进书房。康熙从椅中一跃而起，笑道：“你昨天这三招，我师父已教了破法，咱们这便试试去。”韦小宝道：“你师父既说破得，自然破得了，也不用试啦。”康熙道：“非试不可！你先悄悄到咱们的比武厅去，别让人知道了，我随后就来。”韦小宝答应了，迳去那间小房。

康熙初学新招，甚是性急，片刻间就来了。两人一动上手，康熙果然以巧妙手法，将韦小宝第一天所学的三招都拆解了，还在韦小宝后肩上拍了一掌。

韦小宝见他所出招数甚为高明，心下也是佩服，问道：“你这套功夫叫什么名堂？”康熙道：“这是‘八卦游龙掌’。我师父说，你的‘大慈大悲千叶手’招式太多，记起来挺麻烦。我们的‘八卦游龙掌’只有八八六十四式，但反覆变化，尽可敌得住你的千叶手。”韦小宝道：“那么那一门功夫厉害些？”康熙道：“我也问过了。师父说道，这两门都是上乘掌法，说不上那一门功夫厉害。谁的功力深，用得巧妙，谁就胜了。”

韦小宝道：“我昨天又学了六招，你倒试试。”当下将昨天那六招使出来，虽然第二、三招全然忘记，第五招根本用得不对，康熙还是一连给他拍中了七八下，点头道：“你这六招妙得很，我这就去学拆解之法。”

韦小宝回到住处，将康熙学练“八卦游龙掌”的事说了给海老公听。海老公点了点头，道：“我少林派的千叶手，原只武当派这路八卦游龙掌敌得住。他师父的话不错。两路掌法各有各的妙处，谁学得好，谁就厉害。”韦小宝道：“他是皇帝，我怎么能盖过了他去？自然该当让他学得好些。”他不肯刻苦练功，先安排好落场势再说。

海老公道：“你如太也差劲，皇上就没兴致跟你练了。”韦小宝道：“常言道：明师必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你是明师，又是强将，教出来的人也不会太差劲的。你老望安，放一百二十个好心好啦！”海老公摇了摇头，说道：“别胡吹大气啦，桌上的饭菜快冷了，你先去喝那碗汤罢！”

韦小宝道：“我服侍你老人家喝汤。”海老公道：“我不喝汤，喝了汤要咳嗽。”韦小宝道：“是。”自行过去喝汤，心道：“我老人家喝汤，倒不咳嗽。”

此后几个月中，康熙和韦小宝各学招式，日日比试。两人并不真打，没了各出全力以争胜负之心，拚斗时的乐趣不免大减，总算两人所学的招式颇为繁复，以之拆解，倒也变化多端，只是如此文比，更似下棋，决不象打架。康熙明知韦小宝决不敢向自己屁股狠狠踢上一脚，就也不好意思向他脑袋重重捶上一拳。

韦小宝学武只是为了陪皇帝过招，自己全不用心，学了后面，忘了前面的。康熙的师父显然教得也颇马虎。两人进步甚慢，比武的兴致也是大减。到后来康熙隔得数日，才和韦小宝拆一次招。

这些时日中，康熙除了和韦小宝比武外，也常带他到书房伴读。皇宫中侍卫太监，都知尚膳监的小太监小桂子眼下是皇上跟前第一个红人，大家见到他时都不敢直呼“小桂子”，都是桂公公长，桂公公短的，叫得又恭敬又亲热。

韦小宝要讨好海老公，每日出入上书房，总想将那部《四十二章经》偷出来给他，可是寻来寻去，始终不见。

这日康熙和韦小宝练过武后，脸色郑重，低声道：“小桂子，咱们明天要办一件大事，你早些到书房来等我。”韦小宝应道：“是。”他知道皇帝不爱多说话，他不说是什么事，自己就不能多问。

次日一早，他便到上书房侍候。康熙低声道：“我要你办一件事，你有没有胆子？”韦小宝道：“你叫我办事，我还怕什么？”康熙

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办得不妥，你我俱有性命之忧。”韦小宝微微一惊，说道：“最多我有性命之忧。你是皇帝，谁敢害你？再说，你照看着我，我说什么也不能有性命之忧。”心想须得把话说在前头，我韦小宝如有性命之忧，唯你皇帝是问，你可不能置之不理。

康熙道：“鳌拜这厮横蛮无礼，心有异谋，今日咱们要拿了他，你敢不敢？”

韦小宝在宫中已久，除了练武和陪伴康熙之外，极少玩耍，近几个月来海老公不许自己再去跟温氏兄弟他们赌钱，只有偶尔偷偷去赌上一手，而跟康熙比武，更是越来越没劲，正感气闷，听得要拿鳌拜，不由得大喜，忙道：“妙极，妙极！我早说咱二人合力斗他一斗。就算他是满洲第一勇士，你我武功都练得差不多了，决不怕他。”

康熙摇头道：“我是皇帝，不能亲自动手。鳌拜这厮身兼领内侍卫大臣，宫中侍卫都是他的亲信心腹。他一知我要拿他，多半就要造反。众侍卫同时动手，你我固然性命不保，连太皇太后、皇太后也会遭难。因此这件事当真危险得紧。”

韦小宝一拍胸膛，说道：“那么我到宫外等他，乘他不备，一刀刺死了他。要是刺他不死，他也不知是你的意思。”

康熙道：“这人武功十分了得，你年纪还小，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在宫门之外，他卫士众多，你难以近身，就算真的刺死了他，只怕你也会给他的卫士们杀了。我倒另有个计较。”韦小宝道：“是。”康熙道：“待会他要到我这里来奏事，我先传些小太监来在这里等着。你见我手中的茶盏跌落，便扑上去扭住他。十几名小太监同时拥上，拉手拉脚，让他施展不出武功。倘若你还是不成，我只好上来帮忙。”

韦小宝喜道：“此计妙极，你有刀子没有？这件事可不能弄糟，要是拿他不住，我便一刀将他杀了。”他在杀了小桂子之初，靴筒中带得有匕首，后来得知小玄子便是皇帝，和康熙对拆掌法，时常纵跃窜跳，生怕匕首从靴中跌了出来，除了当值的带刀侍卫，在靴筒中带刀那可是杀头的罪名，就此不敢随身再带了。

康熙点了点头，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两把黄金为柄的匕首，一把交了给韦小宝，一把插入自己靴筒。韦小宝也将匕首放入靴筒，只觉血脉贲张，全身皆热，呼呼喘气，说道：“好家伙，咱们干他的！”

康熙道：“你去传十二名小太监来。”韦小宝答应了，出去传呼。这些小太监在布库房中练习扑击已有数月，虽然没什么武功，但拉手扳脚的本事都已不差。康熙向十二名小太监道：“你们练了好几个月，也不知有没有长进。待会有个大官儿进来，这人是咱们朝里的扑击好手，我让他试试你们的功夫。你们一见我将茶盏摔在地下，便即一拥而上，冷不防的十二个打他一个。要是能将他按倒在地，令他动弹不得，我重重有赏。”说着拉开书桌的抽屉，取出十二只五十两的元宝，道：“赢得了他，每人一只元宝，倘若输了，十二人一齐斩首。这等懒惰无用的家伙，留着干什么？”最后这两句说得声色俱厉。

十二名小太监一齐跪下，说道：“奴才们自当奋力为皇上办事。”

康熙笑道：“那又是什么办事了？我只是考考你们，且瞧瞧谁学得用心，谁在贪懒。”

韦小宝暗暗佩服：“他在小太监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以防这些小鬼沉不住气，在鳌拜面前露出了马脚。”

众小太监起身，康熙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翻开来。韦小宝听他低声吟哦，居然声不颤，手不抖，面临大事，镇定如恒，自己手心却是一阵冷汗，又是一阵发热，心下暗骂：“韦小宝你这小王八蛋，这一下你可给小玄子比下去啦。你武功不及他，定力也不及他。”转念又想：“他是皇帝，自然胆子比我大些。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倘若我做皇帝，当然胜过他了。”但内心隐隐又觉得未免难以自圆其说。

过了好半晌，门外靴声响起，一名侍卫叫道：“鳌少保见驾，皇上万福金安。”康熙道：“鳌少保进来罢！”鳌拜掀起门帷，走了进来，跪下磕头。

康熙笑道：“鳌少保，你来得正好，我这十几名小太监在练摔跤。听说你是我满洲勇士中武功第一，你来指点他们几招如何？”鳌拜微笑道：“皇上有兴，臣自当效力。”

康熙笑道：“小桂子，你吩咐外面侍卫们下去休息，不听传呼，不用进来伺候。”说着笑了笑，向鳌拜扮个鬼脸，鳌拜哈哈一笑。韦小宝走出去吩咐。

康熙低声道：“鳌少保，你劝我别读汉人的书，我想你的话很对，咱们还是在书房里摔跤玩儿的好，不过别让人听到了。要是给皇太后知道了，可又要逼我读书啦。”鳌拜大喜，连声道：“对，抖抖抖丁皇上这主意挺高明，汉人的书本儿，读了有什么用？”

韦小宝回进书房，道：“侍卫们多谢皇上恩典，都退下去啦。”

康熙笑道：“好，咱们玩咱们的。小太监们，十二个人分成六对，打来瞧瞧。”

十二名小太监卷袖束带，分成六对，扑击起来。

鳌拜笑吟吟的观看，见这些小太监功夫平平，笑着摇了摇头。康熙拿起茶盏喝了一口，笑道：“鳌少保，小孩儿们本事还使得吗？”鳌拜笑道：“将就着瞧瞧，也过得去！”康熙笑道：“跟你鳌少保比，那自然不成！”身子微侧，手一松，呛啷一声，茶盏掉在地下，呼叫出声：“啊哟！”

鳌拜一怔，说道：“皇上……”两个字刚出口，身后十二名小太监已一齐扑了上来，扳手攀臂，抱腰扯腿，同时进攻。康熙哈哈大笑，说道：“鳌少保留神。”鳌拜只道少年皇帝指使小太监试他功夫，微微一笑，双臂分掠，四名小太监跌了出去。他还不敢使力太过，生怕伤了众小监，左腿轻扫，又扫倒了两名，随即哈哈大笑。余下众小监记着皇上“若是输了，十二个人一齐斩首”的话，出尽了吃奶的力气，牢牢抱住他腰腿。

韦小宝早已闪在他身后，看准了太阳穴，狠命一拳。鳌拜只感头脑一阵晕眩，心下微感恼怒：“这些小太监儿好生无礼。”左臂倏地扫出，将三个小太监猛推出去，转过身来，胸口又吃了韦小宝一拳。韦小宝这两下偷袭，手法算得甚快，但他全无力道，打中的虽然是鳌拜的要害之处，却无效用。鳌拜见偷袭自己之人竟是皇帝贴身的小太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但毕竟不信皇帝是要这些小孩儿来擒拿自己，左掌一伸，往韦小宝右肩按了下去。

韦小宝使一招“觉后空空”，左掌在鳌拜面前幌了两下。鳌拜一低头，砰的一声，胸口已吃了一腿。韦小宝却“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原来这一腿踢在他胸口，便如踢中了一堵墙壁一般，自己脚上反是一阵剧痛。鳌拜见他连使杀着，又惊又怒，挥说之际，也不及去想皇帝是何用意，只想推开众小监的纠缠，先将韦小宝收拾了下来。可是众小监抱腰的抱腰，拉腿的拉腿，摔脱了几名，余下的又扑将上来。

康熙拍手笑道：“鳌少保，只怕你要输了。”

鳌拜奋拳正要往韦小宝头顶打落，听得康熙这么说，心道：“原是跟我闹着玩的，怎能跟小孩子们一般见识？”手臂一偏，劲力稍收，拍的一声响，这拳打在韦小宝右肩，只使了一成力。但他力大无穷，当年战阵中与明军交锋，双手抓起明军官兵四下乱掷，来去如风，当者披靡。韦小宝只马马虎虎的学过几个月武功，又是个小孩，虽有众小监相助，却如何奈得了他？这一拳打将下来，韦小宝一个踉跄，向前摔倒，顺势左肘撞出，正撞在鳌拜腰眼之中。鳌拜笑骂：“你这小娃娃，倒狡猾得很！”右手在韦小宝背上轻轻一推。

韦小宝扑地倒了，站起身来，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獠身向鳌拜扑去。

鳌拜蓦地见到他手中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刀子，呆了一呆，叫道：“你……你干什么？”韦小宝笑道：“我用刀子，你空手，咱们斗斗！”鳌拜喝道：“快快放下刀子，皇上跟前，不得动凶器。”韦小宝笑道：“好，放下就放下！”俯身将匕首往靴筒中插去。这时仍有七八个小太监扭住了鳌拜，韦小宝突然向前一跌，似乎立足不住，身子撞向鳌拜，挺刀戳出，想戳他肚子，不料鳌拜应变敏捷，迅速异常的一缩，这一刀刺中了他大腿。鳌拜一声怒吼，双手甩脱三名小太监，掐住了韦小宝的脖子。

康熙见韦小宝与众小太监拾夺不下鳌拜，势道不对，绕到鳌拜背后，拔出匕首，一刀插入他背心。

鳌拜猛觉背心上微痛，立即背肌一收，康熙这一刀便刺得偏了，未中要害。鳌拜顺手挪开韦小宝，犹如旋风般转过身来，眼前一个少年，正是皇帝。

鳌拜一呆，康熙跃开两步。鳌拜大叫一声，终于明白皇帝要取自己性命，挥拳便向康熙打来。康熙侧身避过。鳌拜抓住两名小太

将他们的脑袋对脑袋的一撞，二人登时头骨破裂。他跟着左手一拳，直打进一名小监的胸膛，右脚连踢，将四名小监踢得撞墙上墙一个筋折骨断，哼也没哼一声，便已死去，接着左足端在一名抱住他右腿的小监肚上，那小监立时肚破肠裂。他霎时之间连杀八人，余下四名小监都吓得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韦小宝手挺匕首，向他扑去。鳌拜左拳直击而出。韦小宝只感一股劲风扑面而来，气也喘不过来，挥匕首向他手臂插落。鳌拜手臂微斜，避过匕首，随即挥拳击出，打中韦小宝左肩。韦小宝身子飞出，掠过书桌，一交摔在香炉上，登时炉灰飞扬。

康熙始终十分沉着，使开“八卦游龙掌”和鳌拜游斗，但康熙在这路掌法上的造诣颇为有限，更遇到了鳌拜这等天生神勇的猛将，实在并无多大用处。鳌拜被他打中两掌，毫不在乎，左脚踢出，正中康熙右腿。康熙站立不定，向前伏倒。鳌拜吼声如雷，大呼：“大夥儿一起死了罢！”双拳往他头顶擂落。康熙和韦小宝扭打日久，斗室中应变的身法甚是熟练迅捷，眼见鳌拜拳到，当即一个打滚滚到了书桌底下。

鳌拜左腿飞起，踢开书桌，右腿连环，又待往康熙身上踢去，突然间尘灰飞扬，双眼中都是细灰。鳌拜哇哇大叫，双手往眼中乱揉，右腿在身前快踢出，生恐敌人乘机来攻。

原来韦小宝见事势紧急，从香炉中抓起两把炉灰，向鳌拜撒去。香炉甚细，一落入鳌拜双眼，立时散开。鳌拜蓦地里左臂上一痛，却是韦小宝投掷匕首，刺不中他胸口要害，却插入他手臂。这时书房中桌椅翻倒，乱成一团，韦小宝见鳌拜背后有张椅子，正是皇帝平时所坐的龙椅，当即奋力端起青铜香炉，跳上龙椅，对准了鳌拜后脑，奋力砸落。

这香炉是唐代之物，少说也有三十来斤重，鳌拜目不见物，难以闪避，砰的一声响，正中头顶。鳌拜身子一幌，摔倒在地，晕了过去。香炉破裂，鳌拜居然头骨不碎。

康熙大喜，叫道：“小桂子，真有你的。”他早已备下牛筋和绳索，忙在倒翻了的书桌抽屉中取将出来，和韦小宝两人合力，把鳌拜手足都绑住了。韦小宝已吓得全身都是冷汗，手足发抖，抽绳索也使不出力气，和康熙两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是喜悦不胜。鳌拜不多时便即醒转，大叫：“我是忠臣，我无罪！这般阴谋害我，我死也不服。”

韦小宝喝道：“你造反！带了刀子来到上书房，罪该万死。”鳌拜叫道：“我没带刀子！”韦小宝喝道：“你身上明明不是带着两把刀子？背上一把，手臂上一把，还敢说没带刀？”韦小宝强辞夺理，鳌拜怎辩得过？何况鳌拜头顶给铜香炉重重一砸，背上和臂上分别插了一刀，虽非致命，却也受伤不轻，情急之下，只是气急败坏的大叫大嚷。

康熙见十二名小太监中只剩四人，说道：“你们都亲眼瞧见了，鳌拜这厮犯上作乱，竟想杀我。”四个小太监惊魂未定，脸如土色，有一人连称：“是，是！”其余三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康熙道：“你们出去，宣我旨意，召康亲王杰书和索额图二人进来。刚才的事，一句话也不许提起，若有泄漏风声，小心你们的脑袋。”四名小太监答应了出去。

鳌拜兀自大叫：“冤枉，冤枉！皇上亲手杀我顾命大臣，先帝得知，必不饶你！”康熙脸色沉了下来，道：“想个法儿，叫他不能胡说！”

韦小宝应道：“是！”走过去伸出左手，捏住了鳌拜的鼻子。鳌拜张口透气，韦小宝右手拔下他臂上的匕首，往他口中乱刺数下，在地下抓起两把香灰，硬塞在他嘴里。鳌拜喉头尚有几声，几乎呼吸停闭，那里还说得出话来？韦小宝又拔下他背上的匕首，将一双匕首并排插在书桌上，自己守在鳌拜身旁，倘若见他稍有笑谑，立即便拔匕首戳他几刀。

康熙眼见大事已定，心下甚喜，见到鳌拜雄壮的身躯和满脸血污的狰狞神情，不由得暗自惊惧，又觉得适才之举实在太过鲁莽，只道自己和小桂子学了这许久武艺，两人合力，再加上十二名练过摔角的小太监，定可收拾得了鳌拜，那知道遇上真正的勇士，几名小孩子毫无用处，而自己和小桂子的武艺，只怕也并不怎么高明，若不是小桂子使计，此刻自己已被鳌拜杀了。这厮一不做、二不休，多半还会去加害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朝中大臣和宫中侍卫都是他的亲信，这厮倘若另立幼君，无人敢问他的罪。想到此处，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等了好一会，四名小太监宣召康亲王和索额图进来。二人一进上书房，眼见死尸狼藉，遍地血污，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立即跪下连连磕头，齐声道：“皇上万福金安。”

康熙道：“鳌拜大逆不道，携刀入宫，胆敢向朕行凶。幸好祖宗保佑，尚膳监小监小桂子会同众监，力拒凶逆，将其擒住。如何善后，你们瞧着办罢。”

康亲王和索额图向来和鳌拜不睦，受其排挤已久，陡见宫中生此大变，又惊又喜，再向皇帝请安，自陈疏于防范，罪过重大，幸得皇帝洪福齐天，百神呵护，鳌拜凶谋得以不逞。

康熙道：“行刺之事，你们不必向外人提起，以免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受惊，传了出去，反惹汉官和百姓们笑话。鳌拜这厮罪大恶极，就无今日之事，也早已罪不容诛。”

康亲王和索额图都磕头道：“是，是！”心下都暗暗怀疑：“鳌拜这厮天生神勇，是我满洲第一勇士，真要行刺皇上，怎能为几名小太监所擒？这中间定然另有别情。”好在二人巴不得重重处分鳌拜，有什么内情不必多问，何况皇帝这么说，又有谁胆敢多问一句？

康亲王道：“启奏皇上：鳌拜这厮党羽甚多，须得一网成擒，以防另有他变。让索大人在这护驾，不可有半步离开圣驾。奴才去下传旨意，将鳌拜的党羽都抓了起来。圣意以为如何？”康熙点头道：“很好！”康亲王退了出去。

索额图细细打量小桂子，说道：“小公公，你今日护驾之功，可当真不小啊。”小桂子道：“那是皇上的福气，咱们做奴才的有什么功劳？”

康熙见韦小宝并不居功，对适才这番激斗更只字不提，甚感喜欢，暗想自己亲自出手，在鳌拜背上插了一刀，此事如果传了出去，为人君的风度。又想：“小桂子今天的功劳大得无以复加，可说是救了我的性命。可惜他是个太监，不论我怎样提拔，也总是个太监。祖宗定下严规，不许太监干政，看来只有多赏他些银子了。”

康亲王办事十分迅速，过不多时，已领了几名亲信的王公大臣齐来请安，回禀说鳌拜的羽党已大部成擒，宫中原有侍卫均已奉旨出宫，不留一人，请皇上另派内侍卫大臣，另选亲信侍卫护驾。康熙甚喜，说道：“办得很妥当！”

几名亲王、贝勒、文武大臣见到上书房中八名小太监被鳌拜打得脑盖碎裂、肠穿骨断的惨状，无不惊骇，齐声痛骂鳌拜大逆不道。当下刑部尚书亲自将鳌拜押了下去收禁。王公大臣们说了许多恭颂圣安的话，便要退出去商议，如何定鳌拜之罪。

康亲王杰书禀承康熙之意，嘱咐众人道：“皇上仁孝，不欲杀戮太多，惊动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因此鳌拜大逆不道之事，不必暴之于朝，只须将他平素把持政事、横蛮不法的罪状，一桩桩的列出来便是。王公大臣齐声称颂圣德。”

行刺皇帝，非同小可，鳌拜固然要凌迟处死，连他全族老幼出类，以及同党的家人、族人，无一能够幸免，这一件大案办下来，牵累一广，少说也要死数千之众。康熙虽恨鳌拜跋扈，却也不愿乱加罪名于他头上，更不愿累及无辜。

康熙亲政时日已经不短，但一切大小政务，向来都由鳌拜处决，朝中官员一直只听鳌拜的话办事，今日拿了鳌拜，见王公大臣的神色忽然不同，对自己恭顺敬畏得多。康熙直到此刻，方知为君之乐，又向韦小宝瞧了一眼，见他缩在一角，一言不发，心想：“这小子不多说话，乖得很。”

众大臣退出去后，索额图道：“皇上，上书房须得好妹打扫，是否请皇上移驾，到寝宫休息？”康熙点点头，由康亲王和索额图伴向寝宫。韦小宝不知是否该当跟去，正踌躇间，康熙向他点了点头，道：“你跟我来。”

康亲王和索额图在寝宫外数步处便已告辞。皇宫的内院，除了后妃公主、太监宫女外，外臣向来不得涉足。韦小宝跟着康熙进内，本来料想皇帝的寝宫定是金碧辉煌，到处镶满了翡翠白玉，墙壁上的夜明珠少说也有二三千颗，晚上不用点灯。那知进了寝宫，也不过是一间寻常屋子，只被褥枕头之物都是黄绸所制，绣以龙凤花纹而已，一见之下，大失所望，心想：“比我们扬州春院中的房间，可也神气不了多少。”

康熙喝了宫女端上来的一碗参汤，吁了口气，说道：“小桂子，跟我去见皇太后。”

其时康熙尚未大婚，寝宫和皇太后所居慈宁宫相距不远。到得皇太后的寝宫，康熙自行入内，命韦小宝在门外相候。

韦小宝等了良久，无聊起来，心想：“我学了海老公教的‘大慈大悲千叶手’，皇上学了‘八卦游龙掌’，可是今儿跟鳌拜打架，什么千叶手，游龙掌全不管用，还是靠我小白龙韦小宝出到撒香灰，砸香炉的下三滥手段，这才大功告成。那些武功再学下去也没什么好玩了，在皇宫中老是假装太监，向小玄子磕头，也气闷得很。鳌拜已经拿了，小玄子也没什么要我帮忙了。明日我就溜出宫去，再也不回来啦。”

他正在思量如何出宫，一名太监走了出来，笑道：“桂兄弟，皇太后命你进去磕头。”韦小宝肚中暗骂：“他奶奶的，又要磕头！你辣块妈妈的皇太后干么不向老子磕头？”恭恭敬敬的答应道：“是！”跟着那太监走了进去。

穿过两重院子后，那太监隔着门帷道：“回太后，小桂子见驾。”轻轻掀开门帷，将嘴努了努。

韦小宝走进门去，迎面又是一道帘子。这帘子全是珍珠穿成，发出柔和的光芒。一名宫女拉开珠帘。韦小宝低头进去，微抬眼皮，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贵妇坐在椅中，康熙靠在她的身旁，自然便是皇太后了，当即跪下磕头。

皇太后微笑点了点头，道：“起来！”待韦小宝站起来，说道：“听皇帝说，今日擒拿叛臣鳌拜，你立了好大的功劳。”

韦小宝道：“回太后：奴才只知道赤胆忠心，保护主子。皇上吩咐怎么办，奴才便奉旨办事。奴才年纪小，什么都不懂的。”他皇

宫中只几个月，但赌钱时听得众太监说起宫中和朝廷的规矩，一一记在心里，知道做主子最忌奴才居功，你功劳越大，越是要装得没半点功劳，主子这才喜欢，假使稍有骄矜之色，说不定便有杀身之祸，至于惹得主子憎厌，不加宠幸，自是不在话下。

他这样回答，皇太后果然很是喜欢，说道：“你小小年纪，倒也懂事，比那做了少保、封了一等超武公的鳌拜还强。孩儿，你说咱们赏他些什么？”康熙道：“请太后吩咐罢。”皇太后沉吟道：“你在尚膳监，还没品级罢？海天富海监是五品，赏你个六品的品级，升为首领太监，就在皇上身边侍候好了！”

韦小宝心想：“辣块妈妈的六品七品，就是给我做一品太监，老子也不做。”脸上却堆满笑容，跪下磕头，道：“谢皇太后恩典，谢皇上恩典。”

清宫定例，宫中总管太监共十四人，副总管八人，首领太监一百八十九人，太监则无定额，清初千余人，自后增至二千余人。有职司的太监最高四品，最低八品，普通太监则无品级。韦小宝从无品级的太监一跃而升为六品，在宫中算是少有的殊荣了。

皇太后点了点头，道：“好好的尽心办事。”韦小宝连声称：“是，是！”站起来，倒退出去。宫女掀起珠帘时，韦小宝偷偷向皇太后瞧了一眼，只见她脸色极白，目光炯炯，但眉头微蹙，似乎颇有愁色，又好象在想什么心事，寻思：“她身为皇太后，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啊，是了，她死了老公。就算是皇太后，死了老公，总不会开心。”

他回到住处，将这一天的事都跟海老公说了。海老公竟然没半分惊诧之意，淡档的道：“算来也该在这两逃诏手的了。皇上的耐心，可比先帝好得多。”韦小宝大奇，问道：“公公，你早知道了？”海老公道：“我怎会知道？我是早在猜想。皇上学摔角，还说是小孩子好玩，但要三十名小太监也都学摔跤，学来干什么？皇上自己又用心学那‘八卦游龙掌’，自然另有用意了。‘大慈大悲千叶手’和‘八卦游龙掌’这两路武功，倘若十年八年的下来，当真学到了家，两人合力，或许能对付得了鳌拜。可是这么半吊子的学上两三个月又有什么用？唉，少年人胆子大，不知天高地厚，今日的事情，可凶险得很哪。”

韦小宝侧头瞧着海老公，心中充满了敬佩：“这老乌龟瞎了一双眼睛，却什么事情都预先见到了。”

海老公问道：“皇上带你去见了皇太后罢？”韦小宝道：“是！”心想：“你又知道了。”海老公道：“皇太后赏了你些什么？”韦小宝道：“也没赏什么，只是给了我个六品的衔头，升作了首领太监。”海老公笑了笑，道：“好啊，只比我低了一级。我从小太监升到首领太监，足足熬了十三年时光。”

韦小宝心想：“这几日我就要走啦。你教了我不少武功，我却毒瞎了你一双眼睛，未免有点对你不住，本该将那几部经书偷了来给你，偏偏又偷不到。”海老公道：“你今日立了这场大功，此后出入上书房更加容易...”韦小宝道：“是啊，要借那《四十二章经》是更加容易了。公公，你眼睛不大方便，却要这部经书有甚么用？”海老公幽幽的道：“是啊，我眼睛瞎了，看不到经书，你... 你却可读给我听啊，你一辈子陪着我，就... 就一辈子读这《四十二章经》给我听...”说着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

韦小宝见了他弯腰大咳的模样，不由得起了怜悯之意：“这老... 老头儿真是古怪。”本来在心里一直叫他“老乌龟”的，这时却有些不忍。

这一晚海老始终咳嗽不停，韦小宝便在睡梦之中，也不时听到他的咳嗽。

次日韦小宝到上书房去侍候，只见书房外的守卫全已换了新人。

康熙来到书房，康亲王杰书和索额图进来启奏，说道会同王公大臣，已查明鳌拜大罪一共三十款。康熙颇感意外，道：“三十款？有这么多？”康亲王道：“鳌拜罪孽深重，原不止这三十款，只是奴才们秉承皇上圣意，从宽究治。”康熙道：“这就是了，那三十款？”

康亲王取出一张白纸，念道：“鳌拜欺君擅权，罪一。引用奸党，罪二。结党议政，罪三。聚货养奸，罪四。巧饰供词，罪五。擅起马尔赛等先帝不用之人，罪六。擅杀苏克萨哈等，罪七。擅杀苏纳海等，罪八。偏护本旗，将地更换，罪九。轻慢圣母，罪十。”他一条条的读下去，直读到第三十条大罪是：“以人之坟墓，有碍伊家风水，勒令迁移。”

康熙道：“原来鳌拜这厮做下了这许多坏事，你们拟了什么刑罚？”康亲王道：“鳌拜罪大恶极，本当凌迟处死，臣等体念皇上圣意宽仁，拟革职斩决。其同党必隆、班布尔善、阿思哈等一体斩决。”康熙沉吟道：“鳌拜虽然罪重，但他是顾命大臣，效力年久，可免其一死，革职拘禁，永不释放，抄没他的家产。所有同党，可照你们所议，一体斩决。”

康亲王和索额图跪下磕头，说道：“皇上宽仁，古之明君也所不及。”

（注：据《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八年，“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掙而系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庚申，王大臣议鳌拜狱上，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诏曰：‘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没，拘禁。’”）

这日众大臣在康熙跟前，忙的便是处置鳌拜及其同党之事。众大臣向康熙详奏镶黄旗和正白旗如何争执，韦小宝也听不大懂，只约略知道鳌拜是镶黄旗的旗主，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的旗主，两旗为了争夺良田美地，势成水火。苏克萨哈给鳌拜害死后，正白旗所属的很多财产田地均归镶黄旗所并，现下正白旗众大臣求皇帝发还原主。

康熙道：“你们自去秉公议定，交来给我看。镶黄旗是上三旗之一，鳌拜虽然有罪，不能让全旗受到牵累。咱们什么事都得公公道道。”众大臣磕头道：“皇上圣明，镶黄旗全旗人众均沐圣恩。”康熙点了点头，道：“下去罢，索额图留下，我另有吩咐。”

待众大臣退出，康熙对索额图道：“苏克萨哈给鳌拜害死之后，他家产都给鳌拜占去了罢？”索额图道：“苏克萨哈的田地财产，是没了内库的。不过鳌拜当时曾亲自领人到苏克萨哈家里搜查，金银珠宝等物，都饱入了鳌拜私囊。”康熙道：“我也料到如此。你到鳌拜家中瞧瞧，查明家产，本来是苏克萨哈的财物，都发还给他子孙。”

索额图道：“皇上圣恩浩荡。”他见康熙没再说什么话，便慢慢退向书房门口。

康熙道：“皇太后吩咐，她老人家爱念佛经，听说正白旗和镶黄旗两旗旗主手中，都有一部《四十二章经》...”韦小宝听到《四十二章经》五字，不由得全身为之一震。只听康熙续道：“这两部佛经，都是用绸套子套着的，正白旗的用白绸套子，镶黄旗的是黄绸镶红边套子。太后她老人家说，要瞧瞧这两部书，是不是跟宫里的佛经相同，你到鳌拜家中清查财物，顺便就查一查。”

索额图道：“是，是，奴才这就去办。”他知皇上年幼，对太后又极孝顺，朝政大事，只要太后吩咐一句，皇上无有不听，皇太后交下来的事，比皇上自己要办的更为重要，查两部佛经，那是轻而易举，自当给办得又妥又当又迅速。

康熙道：“小桂子，你跟着前去。查到了佛经，两人一起拿回来。”

韦小宝大喜，忙答应了，心想海老公要自己偷《四十二章经》，说了大半年，到底是怎么样的经书，连影子的边儿也没见过，这次是奉圣旨取经，自然手到拿来，最好整拜家里共有三部，混水摸鱼的吞没一部，拿了去给海老公，好让他大大的高兴一场。

索额图眼见小桂子是皇上跟前十分得宠的小太监，这次救驾擒奸，立有大功，心想取两部佛经，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不着派遣此人。心念一转，便已明白：“是了，皇上要给他些好处。整拜当权多年，家中的金银财宝自是不计其数。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那是最大的肥缺。这件事我毫无功劳，为什么要挑我发财？皇上叫小桂子陪我去，取佛经为名，监视是实。抄整拜的家，这小太监是正使，我索某人是副使。这中间的过节倘若弄错了，那就有大大不便。”

索额图的父亲索尼，是康熙初立时的四名顾命大臣之首。索尼死后，索额图升为吏部侍郎，其时整拜专横，索额图不敢与抗，辞去吏部侍郎之职，改充一等侍卫。康熙知他和整拜素来不合，因此这次特加重用。

两人来到宫门外，索额图的随从牵了马侍候着。索额图道：“桂公公，你先上马罢！”心想这小太监只怕不会骑马，倒要照料着他些，别摔坏了。那知韦小宝在宫中学了几个月武功，虽然并无多大真正长进，手脚却已十分轻捷，又幸好当年茅十八教过他上马之法，这次便不致再来一个“张果老倒骑驴，韦小宝倒骑马”，轻轻纵上马背，竟然骑得甚稳。

两人到得整拜府中，整拜家中上下人众早已尽数散去，府门前后军士严密把守。索额图对韦小宝道：“桂公公，你瞧着什么好玩的物事，尽管拿好了。皇上派你来取佛经，乃是酬你大功，不管拿什么，皇上都不会问的。”

韦小宝见整拜府中到处尽是珠宝珍玩，直瞧得眼也花了，只觉得每件东西都是好的，扬州丽春院中那些器玩陈设与之相比，那可天差地远了。初时什么东西都想拿，但瞧瞧这件很好玩，那件也挺有趣，不知拿那一件才是，又想过几日就要出宫溜走，东西拿得多了携带不便，只有拣几件特别宝贵的物事才是道理。

索额图的属吏开始查点物品，一件件的记在单上。韦小宝拿起一件珠宝一看，写单的书吏便在单上将这件珠宝一笔划去，表示整拜府中从无处物。待韦小宝摇了摇头，放下珠宝，那书吏才又添入清单之中。

二人一路查点进去，忽有一名官员快步走了出来，向索额图和韦小宝请了个安，说道：“启禀二位大人，在整拜卧房中发现了一个藏宝库，卑职不敢擅开，请二位移驾查点。”

索额图喜道：“有藏宝库吗？那定是有些古怪物事。”又问：“那两部经书查到了没有？”那官吏道：“屋里一本书也没有，只有几十本帐簿。卑职等正在用心搜查。”

索额图携着韦小宝的手，走进整拜卧室。只见地下铺着虎皮豹皮，墙上挂满弓矢刀剑，不脱满洲武士的粗犷本色。那藏宝库是地下所挖的一个大洞。上用铁板掩盖，铁板之上又盖以虎皮，这时虎皮和铁板都已掀开，两名卫士守在洞旁，索额图道：“都搬出来瞧瞧。”

两名卫士跳下洞去，将洞里所藏的物件递上来。两名书吏接住了，小心翼翼的放在旁边一张豹皮上。

索额图笑道：“整拜最好的宝物，一定都藏在这洞里。桂公公，你便在这里挑心爱的物事。包管错不了。”

韦小宝笑道：“不用客气，你自己也挑罢。”刚说完了这句话，突然“啊”的一声叫了起来，只见一名卫士递上一只白玉大匣，匣上刻有五个大字，填了朱砂，前面三字正是“四十二”。韦小宝急忙接过，打开玉匣盖子，里面是薄薄一本书，书函是白色绸子，封皮上写着同样的五字，问道：“索大人，这便是《四十二章经》罢？我识得‘四十二’，却不识‘章经’。”索额图喜道：“是，是。是《四十二章经》。”韦小宝道：“这‘章经’两字，难认得很。其实也不必花心思去记，只消五个字在一起，上面三个是‘四十二’，下面两字非‘章经’不可。”索额图心道：“那也未必。”含笑道：“正是。”

接着那侍卫又递上一只玉匣，匣里有书，书函果是黄绸所制，镶以红绸边。两部书函都已甚为陈旧。但宝库里已无第三只玉匣，韦小宝心下微感失望。

索额图喜道：“桂公公，咱哥儿俩办妥了这件事，皇太后一喜欢，定有重赏。”韦小宝道：“那是什么佛经，倒要见识见识。”说着便去开那书函。索额图心中一动，笑道：“桂公公，我说一句话，你可别生气。”

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之中给人呼来喝去，“小畜生，小乌龟”的骂不停口。自从得到康熙的眷顾，宫中不论什么人见到他，都是恭谨异常。他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平生那里受过这样的尊敬？眼见索额图在整拜府中威风八面，文武官员见到了，尽皆战战兢兢，可是这人对自己却如此客气，不由得大为受用，对他更是十分好感，说道：“索大人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好了。”

索额图笑道：“吩咐是不敢当，不过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桂公公，这两部经书，是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的，整拜又放在藏宝库中，可见非同寻常。到底为什么这样要紧，咱们可不明白了。我也真想打开来瞧瞧，就怕其中记着什么重大干系的文字，皇太后不喜欢咱们做奴才的见到，这个……这个……嘻嘻……”

韦小宝经他一提，立时省悟，暗吃一惊，忙将经书放还桌上，说道：“是极，是极！索大人，多承你指点。我不懂这中间的道理，险些惹了大祸。”

索额图笑道：“桂公公说那里话来？皇上差咱哥儿俩一起办事，你的事就是我的，那里还分什么彼此？我如不当桂公公是自己人，这番话也不敢随便出口了。”

韦小宝道：“你是朝中大官，我……我只是个小……小太监，怎么能跟你当自己人？”

索额图向屋中众官挥了挥手，道：“你们到外边侍候。”众官员躬身道：“是，是！”都退了出去。

索额图拉着韦小宝的手，说道：“桂公公，千万别说这样的话，你如瞧得起我索某，咱二人今日就拜了把子，结为兄弟如何？”这两句话说得甚是恳切。

韦小宝吃了一惊，道：“我……我跟你结拜？怎……怎配得上啊？”

索额图道：“桂兄弟，你再说这种话，那分明是损我了。不知什么缘故，我跟你一见就十分投缘。咱哥儿俩就到佛堂之中去结拜了，以后就当真犹如亲兄弟一般，你和我谁也别出去，只要不让人知道，又打什么紧了？”紧紧握着韦小宝的手，眼光中满是热切之色。

原来索额图极是热中，眼见整拜已倒，朝中掌权大臣要尽行更换，这次皇上对自己神态甚善，看来指日就能高升。在朝中为官，若要得宠，自须明白皇帝的脾气心情，这小太监朝夕和皇帝在一起，只要他能在御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便已受益无穷。就算不说好话，只要皇帝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干什么事，平时多多透露，自己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正中皇帝的下怀。他生长于宦宦之家，父亲索尼是顾命大臣之首，素知“揣摩上意”是做做官的唯一诀窍，而最难的也就是这一件。眼前正有一个良机，只要能将这个小小太监好好笼络住了，日后飞黄腾达，封侯拜相，均非难事，是以灵机一动，要和他结拜。

韦小宝虽然机伶，毕竟于朝政官场中这一套半懂不懂，只道这个大官当真是喜欢自己，不由暗自得意，说道：“这个……这个，我可真是想不到。”索额图拉着他手，道：“来，赏赏赏赏咱哥儿俩到佛堂去。”

满洲人崇信佛教，文武大臣府中均有佛堂。两人来到佛堂之中。索额图点着了香，拉韦小宝一同在佛像前跪下，拜了几拜，说道：“弟子索额图，今日与……佑佑佑佑佑。”转头道：“桂兄弟，你大号叫什么？一直没请教，真是荒唐。”韦小宝道：“我叫小桂子。”索额图微笑道：“你尊姓是桂，是不是？大号不知怎么称呼？”韦小宝道：“我……我……我叫桂小宝。”索额图笑道：“好名字，好名字。你原是人中之宝！”韦小宝心想：“在扬州时，人家都叫我‘小宝这小乌龟’，小宝这名字，又有甚么好了？”

只听索额图道：“弟子索额图，今日和桂小宝桂兄弟义结金兰，此后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弟子倘若不顾义气，天诛地灭，永世无出头之日。”说着又磕下头去，拜罢，说道：“兄弟，你也拜佛立誓罢！”

韦小宝心道：“你年纪比我大得多了，如果我当真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可也太吃亏了。”一转念间，已有了主意，心想：“我反正不是桂小宝，胡说一通，怕什么了？”于是在佛像前磕了头，朗声道：“弟子桂小宝，一向来是在皇帝宫里做小太监的，人人都叫小桂子，和索额图大人索老哥结为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月同月同日死。如果小桂子不顾义气，

小桂子天诛地灭，小桂子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给牛头马面捉住了，一千年、一万年不得超生。”

他将一切灾祸全都要小桂子去承受，又接连说了两个“同月”，将“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说成了“但愿同月同月同日死”，顺口说得极快，索额图也没听出其中的花样。韦小宝心想：“跟你同月同日死，那也不打紧。你如是三月初三死的，我在一百年之后三月初三归天，也不吃亏了。”至于他说小桂子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千万年不得超生，却是他心中真愿，小桂子是他所杀，鬼魂若来报仇，可不是玩的，如在地狱中给牛头马面紧紧捉住，他韦小宝在阳世自然就太平得很。

索额图听他说完，两人对拜了八拜，一同站起身来，哈哈大笑。索额图笑道：“兄弟，你我已是拜把子的弟兄，那比亲兄弟还要亲热十倍。今后要哥哥帮你做什么事，尽管开口，不用客气。”韦小宝笑道：“那还用说？我自出娘肚子以来，就不懂‘客气’二字是什么意思。大哥，什么叫做‘客气’？”两人又相对大笑。

索额图道：“兄弟，咱二人拜把子这回事，可不能跟旁人讲，免得旁人防着咱们。照朝廷规矩，我们做外臣的，可不能跟你兄弟做内官的太过亲热。咱们只要自己心里有数，也就是了。”韦小宝道：“对，对！哑子吃馄饨，心里有数。”

索额图见他精乖伶俐，点头知尾，更是欢喜，说道：“兄弟，在旁人面前，我还是叫你桂公公，你就叫我索大人。过几天你到我家里来，做哥哥的陪你喝酒听戏，咱兄弟俩好好的乐一下子。”

韦小宝大喜，他酒是不大会喝，“听戏”两字一入耳中，可比什么都喜欢，拍手笑道：“妙极，妙极！我最爱听戏。你说是那一天？”扬州盐商起居豪奢，每逢娶妇嫁女、生子做寿，往往连做几日戏。韦小宝碰到这些日子，自然是在戏台前钻进钻出的赶热闹、看白戏。人家是喜庆好日子，也不会认真对付他这等小无赖，往往还请他吃一碗饭，饭上高高的堆上几块大肉。至于迎神赛会，更有许多不同班子唱戏。一提到“听戏”两字，当真心花怒放。

索额图道：“兄弟既然喜欢，我时时请你。只要那一天兄弟有空，你尽管吩咐好了。”韦小宝道：“就是明天怎样？”索额图道：“好极！明天酉时，我在宫门外等你。”韦小宝道：“我出宫来不打紧吗？”索额图道：“当然不打紧。白天你侍候皇上，一到傍晚，谁也管不着你了。你已升为首领太监，在皇上跟前大红大紫，又有谁敢来管你？”

韦小宝笑逐颜开，本想明天就溜出皇宫，再也不回宫去了，但听索额图这么说，自己身份不同，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倒也不忙便溜，笑道：“好，一言为定，咱哥儿俩有福共享，有戏同听。”索额图拉着他手，道：“咱们这就到鳌拜房中挑宝贝去。”

两人回到鳌拜房中，索额图仔细察看地洞中取出来的诸般物事，问道：“兄弟，你爱那一些？”韦小宝道：“什么东西最贵重，我可不懂了，你给我挑挑。”索额图道：“好！”拿起两串明珠，一只翡翠雕成的玉马，道：“这两件珠宝值钱得很。兄弟要了罢。”

韦小宝道：“好！”将明珠和玉马揣入了怀里，顺手拿起一柄匕首，只觉极是沉重，那匕首连柄不过一尺二寸，套在鲨鱼皮的套子之中，份量竟和寻常的长剑无异。韦小宝左手握住剑柄，拔了出来，只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鼻中一酸，“阿乞”一声，打了个喷嚏，再看那匕首时，剑身如墨，半点光泽也没有。他本来以为鳌拜既将这匕首珍而重之的放在藏宝库中，定是一柄宝刀，那知模样竟如此难看，便和木刀相似。他微感失望，随手往旁边一抛，却听得嗤的一声轻响，匕首插入地板，直没至柄。

韦小宝和索额图都“咦”的一声，颇为惊异。韦小宝随手这么一抛，丝毫没使劲力，料不到匕首竟会自行插入地板，而刃锋之利更是匪夷所思，竟如是插入烂泥一般。韦小宝俯身拔起匕首，说道：“这把短剑倒有些奇怪。”

索额图见多识广，道：“看来这是柄宝剑，咱们来试试。”从墙壁上摘下一柄马刀，拔出鞘来，横持手中，说道：“兄弟，你用短剑往这马刀上砍一下。”

韦小宝提起匕首，往马刀上斩落，擦的一声，那马刀应手断为两截。

两人不约而同的叫道：“好！”这匕首是世所罕见的宝剑，自无疑义，奇的是斩断马刀竟如砍削木材，全无金属碰撞的铿锵声音。

索额图笑道：“恭贺兄弟，得了这样一柄宝剑，鳌拜家中的宝物，自以此剑为首。”韦小宝甚是喜欢，道：“大哥，你如果要，让你好了。”索额图连连摆手，道：“你哥哥出身是武官，以后做文官，不做武官啦。这柄宝剑，还是兄弟拿着去玩儿的好。”

韦小宝将匕首插回剑鞘，系在衣带之上。索额图笑道：“兄弟，这剑很短，还是放在靴筒子里好啦，免得入宫时给人看见。”清宫的规矩，若非当值的带刀侍卫，入宫时不许携带武器。韦小宝道：“是！”将匕首收入靴中。以他这等大红人，出入宫门，侍卫自也不会再搜他身上有无携带违禁物事。

韦小宝得了这柄匕首，其他宝物再也不放在眼里，过了一会，忍不住又拔出匕首，在墙壁上取下一根铁矛，擦的一声，将铁矛斩为两截。他顺手挥割，室中诸般坚牢物品无不应手而破。他用匕首尖在檀木桌面上画了只乌龟，刚刚画完，拍的一声响，一只檀木乌龟从桌面上掉了下来，桌子正中却空了一个乌龟形的空洞。韦小宝叫道：“鳌拜老兄，您老人家好，哈哈！”

索额图却用心点藏宝库中的其他物事。只见珍宝堆中有件黑黝黝的背心，提了起来，入手甚轻，衣质柔软异常，非丝非毛，不知是什么质料。他一意要讨好韦小宝，说道：“兄弟，这件背心穿在身上一定很暖，你除下外衣，穿了去罢。”韦小宝道：“这又是什么宝贝了？”索额图道：“我也识他不得，你穿上罢！”韦小宝道：“我穿着太大。”索额图道：“衣服软得很，稍为大一些，打一个褶，就可以了。”

韦小宝接了过来，入手甚是轻软，想起去年求母亲做件丝棉袄，母亲张罗几天，没筹到钱，终于没做成，这件背心似乎不比丝棉袄差了，就只颜色太不光鲜，心想：“好，将来我穿回扬州，去给娘瞧瞧。”于是除下外衫，将背心穿了，再将外衣罩在上面，那背心尺寸大了些，好在又软又薄，也没什么不便。

索额图清理了鳌拜的宝藏，命手下人进来，看了鳌拜家财的初步清单，不由得伸了舌头，说道：“鳌拜这厮倒真会搜刮，他家财比我所料想的多了一倍还不止。”

他挥手命下属出去，对韦小宝道：“兄弟，他们汉人有句话说：‘千里为官只为财。’这次皇恩浩荡，皇上派了咱哥儿俩这个差使，原是挑咱们发一笔横财来着。这张清单吗，待会我得去修改修改。二百多万两银子，你说该报多少才是？”

韦小宝道：“那我可不懂了，一切凭大哥作主便是。”

索额图笑了笑，道：“单子上开列的，一共是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那个零头仍是旧，咱们给抹去个‘一’字，戏法一变，变成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那个‘一’字呢，咱哥儿俩就二一添作五如何？”韦小宝吃了一惊，道：“你……你说……”索额图笑道：“兄弟嫌不够么？”韦小宝道：“不，不！我……是不大明白。”索额图道：“我说把那二百万两银子，咱哥儿俩拿来平分了，每人五十万两。兄弟要是嫌少，咱们再计议计议。”

韦小宝脸色都变了，他在扬州妓院中之时，手边只须有一二两银子，便如是发了横财一般，在皇宫之中和人赌钱，进出大了，那也只是几十两以至一二百两银子的事，突然听到一分便分到五十万两，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索额图适才不住将珍宝塞在他的手里，原是要堵住他的嘴，要他在皇帝面前不提鳌拜财产的真相。否则的话，只要他在皇上跟前稍露口风，不但自己吞下的赃款要尽数吐出，断送了一生前程，势必还落个大大的罪名。他见韦小宝脸色有异，忙道：“兄弟要怎么办，我都听你的主意便是。”

韦小宝舒了口气，说道：“我说过一切凭大哥作主的。只是分给我五十万……五十万两银子，未免……未免那个……太……太多了。”

索额图如释重负，哈哈大笑，道：“不多，不多，一点儿也不多。这样罢，这里所有办事的人，大家都得些好处，做哥哥的五十万两银子之中，拿五万两出来，给底下人大家分分。兄弟也拿五万两出来，宫里的妃子、管事太监他们面上，每个人都有点甜头。这样一来，就谁也没闲话说了。”韦小宝愁道：“好是好。我可不知怎么分法。”索额图道：“这些事情，由做哥哥的一手包办便是，包管你面面俱到，谁也得罪不了，从都会说桂公公年纪轻轻，办事可真够朋友。钱是拿来使的，你我今后一帆风顺，依靠旁人的地方可多着呢。”韦小宝道：“是，是！”

索额图又道：“这一百万两银子呢，鳌拜家里也没这么多现钱，咱们得尽快变卖他的产业，一切做得干手净脚，别让人拿住了把柄。兄弟你在宫里，这许多金元宝、银元宝也没地方存放，是不是？”

韦小宝陡然间发了四十五万两银子横财，一时头脑膨胀，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索额图说什么，都只有回答：“是，是！”索额图笑道：“过得几天，我叫几家金铺打了金票银票，都是一百两一张、五十两一张的。兄弟放在身边，什么时候要使，到金铺去兑成金银便是，又方便，又稳妥。除非有人来摸你的口袋，否则谁也不知你兄弟小小年纪，竟是咱们北京城里的一位大财主呢，哈哈###！”

韦小宝跟着打了几个哈哈，心想：“真的我有四十五万两银子？真的四十五万两？”又想：“我有了四十五万两银子，怎样花法？他妈的天天吃蹄膀、红烧全鸡，一生一世也吃不完这四十五万两银子。辣块妈妈的，老子到扬州去开十家妓院，家家比丽春院漂亮十倍。”他自幼“心怀大志”，将来发达之后，要开一家比丽春院更大更豪华的妓院，扬眉吐气，莫此为甚。他和丽春院的老鸨吵架，往往便说：“辣块妈妈的，你开一家丽春院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过得几年发了财，在你对面开家闹夏院，左边开家丽秋院，右边开家丽冬院，抢光你的生意。嫖客一个也不上门，教你喝西北风。”想到妓院一开便是十家，手面之阔，扬州人士无不刮目相看，不由得心花怒放。

索额图那猜得到他心中的大计，说道：“兄弟，皇上吩咐了，苏克萨哈的家产，给鳌拜霸占了的，要清查出来还给苏克萨哈的子孙。咱们就检六七万两银子，去赏给苏家。这是皇上的恩典，苏家只有感激涕零，又怎敢争多嫌少了？再说，要是给苏家银子太多，倒显得苏克萨哈生前是个赃官，他子孙的脸面也不光采，是不是？”韦小宝道：“是，是。”心道：“你我哥儿俩可都不是清官罢？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光采哪？”

索额图道：“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这两部佛经，这是头等大事，咱们这就先给送了去。鳌拜的财产，慢慢清点不迟。”韦小宝点头称是。索额图当下取过两块锦缎，将两只玉匣包好了，两人分别捧了，来到皇宫去见康熙。

康熙见他们办妥了太后交下来的差事，甚感欣喜，便叫韦小宝捧了跟在身后，亲自送到太后宫中。索额图不能入宫，告退后又去清理鳌拜的家产。

康熙在路上问道：“鳌拜这厮家里有多少财产？”

韦小宝道：“索大人初步查点，他说一共有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银子。”他将这数字说成是索额图点出来的，将来万一给皇帝查明真相，也好有个推诿抵赖的余地。

这营私舞弊、偷鸡摸狗的勾当，韦小宝算得是天赋奇才。他五岁那一年上，一个妓女给他五文钱，叫他到街上买几个桃子，他落下一文买糖吃了，用四文钱买了桃子交给那个妓女，那妓女居然并未发觉，还赏了他一个桃子。在韦小宝看来，银钱过手而沾些油水，原是天经地义之事，只不过如果给人查到，却总得有些理由来胡赖一番。这是他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屁股上给人踢过无数大脚，因而得来的宝贵经验。

康熙哼了一声，道：“这混蛋！搜刮了这许多民脂民膏！一百三十七万两，嘿嘿，可了不起。”韦小宝心下暗喜：“还有个‘一’字，已给二一添作五了。”说话之间，已到了太后的慈宁宫。

太后听说两部经书均已取到，甚是欢喜，伸手从康熙手中接了过来，打开锦缎玉匣，见到书函后更是笑容满面，说道：“小桂子，你办事可能干得很哪！”

韦小宝跪下请安，道：“那是托赖太后和皇上的洪福。”

太后向着身边一个小宫女道：“蕊初，你带小桂子到后边屋里，拿些蜜饯果子，赏给他吃。”那名叫蕊初的小宫女约莫十三四岁年纪，容貌秀丽，微笑应道：“是！”

韦小宝又请安道：“谢太后赏，谢皇上赏。”康熙道：“小桂子，你吃完果子，自行回去罢，我在这里陪太后用膳，不用你侍候啦。”

韦小宝答应了，跟着蕊初走进内堂，来到一间小小厢房。

蕊初打开一具纱橱，橱中放着几十种糕饼糖果，笑道：“你叫小桂子，先吃些桂花松子糖罢。”说着取出一盒松子糖来，松子香和桂花香混在一起，闻着极是受用。

韦小宝笑道：“姊姊也吃些。”蕊初道：“太后赏给你吃的，又没赏给我吃，咱们做奴才的怎能偷吃？”韦小宝笑道：“悄悄吃些，又没人瞧见，打什么紧？”蕊初脸上一红，摇了摇头，微笑道：“我不吃。”

韦小宝道：“我一个人吃，你站在旁边瞧着，可不成话。”蕊初微笑道：“这是你的福气。我是服侍太后的，连皇上也不服侍，今日却来服侍你吃糖果糕饼。”韦小宝见她巧笑嫣然，也笑道：“我是服侍皇上的，也来服侍你吃些糖果糕饼，那就两不吃亏。”蕊初格的一笑，随即伸手按住了嘴巴，微笑道：“快些吃罢，太后要是知道我跟你在这里说笑话，可要生气呢。”

韦小宝在扬州之时，丽春院中莺莺燕燕，见来见去的都是女人，进了皇宫之后，今日还是第一次和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作伴，甚感快慰，灵机一动，道：“这样罢！我把糖果糕饼拿了回去，你服侍完太后之后，便出来和我一起吃。”蕊初脸上又是微微一红，道：“不成的，等我服侍完太后，已是深夜了。”韦小宝道：“深夜有什么打紧？你在那里等我？”

蕊初在太后身畔服侍，其余宫女都比她年纪大，平时说话并不投机，见韦小宝定要伴她吃糖果，其意甚诚，不禁有些心动。韦小宝道：“在外边的花园里好不好？半夜三更的，没人知道。”蕊初犹豫着点了点头。

韦小宝大喜，道：“好，一言为定。快给我蜜饯果儿，你拣自己爱吃的就多拿些。”蕊初微笑道：“又不是我一个儿吃，你自己爱吃什么？”韦小宝道：“姊姊爱吃什么，我都爱吃。”蕊初听他嘴甜，十分欢喜，当下拣了十几种蜜饯果子、糖果糕饼，装在一纸盒里。韦小宝低声道：“今晚三更，在花园的亭子里等你。”蕊初点了点头，低声道：“可要小心了。”韦小宝道：“你也小心。”

他拿了纸盒，兴冲冲的回到住处。他本来和假装小玄子的皇帝玩得极为有兴，真相揭露之后，再也不能跟他玩了。这几日在皇宫之中，人人对他大为奉承，虽觉得得意，却无玩耍之乐。此刻约了一个小宫女半夜中相会，好玩之中带着三分危险，觉得最是有意思。他毕竟年纪尚小，虽然从小在妓院中长大，于男女情爱之事，只见得极多，自己却似懂非懂。

第六回 可知今日怜才意 即是当时种树心

海老公问了今日做了什么事，韦小宝说了到鳌拜家中抄家，至于吞没珍宝、金银、匕首等事，自然绝不提，最后道：“太后命我到鳌拜家里拿两部‘四十二章经’……”海老公突然站起，问道：“鳌拜家有‘四十二章经’？”韦小宝道：“是啊。是太后和皇上吩咐去取的，否则的话，我拿来给了你，别人也不必知道。”

海老公脸色阴沉，哼了一声，冷冷的道：“落入了太后的手里啦，很好###！”

待会厨房中送了饭来，海老公只吃了小半碗便不吃了，翻着一双无神的白眼，仰塌头只是想心事。

韦小宝吃完饭，心想我先睡一会，到三更时分再去和那小宫女说话玩儿，见海老公呆呆的坐着不动，便和衣上床而睡。

他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悄悄起身，把那盒蜜饯糕饼揣在怀里，生怕惊醒海老公，慢慢一步步的蹑足而出，走到门边，轻轻拨开了门闩，再轻轻找开了一扇门，突然听得海老公问道：“小桂子，你到哪里去？”

韦小宝一惊，说道：“我…我小便去。”海老公道：“干么不在屋里小便？”韦小宝道：“我睡不着，到花园里走走。”生怕海老公阻拦，也不多说，拔步往外便走，左足刚踏出一步，只觉后领一紧，已给海老公抓住，提了回来。

韦小宝“啊”的一声，尖叫了出来，当下便有个念头：“糟糕，糟糕，老乌龟知道我要去见那小宫女，不许我去。”念头还未转完，已给海老公捧在床上。

韦小宝笑道：“公公，你试我武功么？好几天没教我功夫了，这一抓是什么招式？”

海老公哼了一声，道：“这叫做‘瓮中抓鳖’，手到擒来。鳖便是甲鱼，捉你这只小甲鱼。”韦小宝心道：“老甲鱼抓小甲鱼！”可是毕竟不敢说出口，眼珠骨溜溜乱转，寻思脱身之计。

海老公坐在床沿上，轻轻的道：“你胆大心细，聪明伶俐，学武虽然不肯踏实，但如果由我来好好琢磨琢磨，也可以算得是可造

之物，可惜啊可惜。”

韦小宝问道：“公公，可惜什么？”

海老公不答，只叹了口气，过了半晌，说道：“你的京片子学得也差不多了。几个月之前，倘若就会说这样的话，不带丝毫扬州腔调，倒也不容易发觉。”

韦小宝大吃一惊，霎时之间全身寒毛直竖，忍不住身子发抖，牙关轻轻相击，强笑道：“公公，你... 你今儿晚上的说话，真是... 嘻嘻... 真是奇怪。”

海老公又叹了口气，问道：“孩子，你今年几岁啦？”韦小宝听他语气甚和，惊惧之情渐减，道：“我... 我是十四岁罢。”海老公道：“十三岁就十三岁，十四岁就十四岁，为什么是‘十四岁罢’？”韦小宝道：“我妈妈也记不大清楚，我自己可不知道。”这一句倒是真话，他妈妈胡里胡涂，小宝到底几岁，向来说不大准。

海老公点了点头，咳嗽了几声，道：“前几年练功夫，练得走了火，惹上了这咳嗽的毛病，越咳越厉害，近年来自己知道是不大成的了。”韦小宝道：“我... 我觉得你近来... 近来咳得好些。”海老公摇头道：“好什么？一点也没好。我胸口痛得好厉害，你又怎知道？”韦小宝道：“眼下怎样？要不要我拿些药给你吃？”海老公叹道：“眼睛瞧不见，药是不能乱服的了。”韦小宝大气也不敢透，不知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海老公又道：“你机缘挺好，巴结上了皇上，本来嘛，也可以有一番大大的作为。你没净身，我给你净了也不打紧，只不过，唉，迟了，迟了。”

韦小宝不懂“净身”是什么意思，只觉他今晚话说的语气说不出的古怪，轻声道：“公公，很晚了，你这就睡罢。”海老公道：“睡罢，睡罢！唉，睡觉的时候以后可多着呢，朝也睡，晚也睡，睡着了永远不醒。孩子，一个老是睡觉，不用起身，不会心口痛，不会咳嗽得难过，那不是挺美么？”韦小宝吓得不敢作声。

海老公道：“孩子，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这平平淡淡的一句问话，韦小宝却难以回答。他可不知那死了小桂子家中有些什么人，胡乱回答，多半立时便露出马脚，但又不能不答，只盼海老公本来不知小桂子家中底细，才这样问，便道：“我家里只有个老娘，其余的人，这些年来，唉，那也不用提了。”话中拖上这样个尾巴，倘若小桂子还有父史姊弟，就不妨用“那也不用提了”这六字来推搪。

海老公道：“只有个老娘，你们福建话，叫娘是叫什么的？”

韦小宝又是一惊：“什么福建话？莫非小桂子是福建人？他说我以前的说话中有扬州腔调，恐怕... 恐怕... 那么他眼睛给我弄瞎，他知不知道？”刹那之间，心中转过无数念头，含糊的道：“这个... 这个... 你问这个干什么？”

海老公叹了口气，道：“你年纪小小，就这样坏，嘿，到底是像你爹呢，还是像你妈？”韦小宝嘻嘻一笑，道：“我是谁也不像。好是不大好，坏也不算挺坏。”

海老公咳了几声，道：“我是成年之后，才净身做太监的...”韦小宝暗暗叫苦：“原来做太监要净身，那就是割去小便的东西。他知道我没净身，要是来给我净身，那可乖乖龙的东...”只听海老公续道：“我本来有个儿子，只可惜在八岁那年就死了。倘若活到今日，我的孙儿也该有你这般大了。那个姓茅的茅十八不是你爹爹罢？”

韦小宝颤声道：“不... 不是！辣块妈妈的，当... 当然不是。”心中一急，扬州话冲口而出。海老公道：“我也想不是的。倘若你是我儿子，失陷在皇宫之中，就算有天大危险，我也会来救你出去。”

韦小宝苦笑道：“可惜我没你这个好爹爹。”

海老公道：“我教过你两套武功，第一套‘大擒拿’，第二套‘大慈大悲千叶手’，这两套功夫，我都没学全，你自然也没学会，只学了这么一成半成，嘿嘿，嘿嘿。”韦小宝道：“是啊，你老人家最好将这两套功夫教得我学全了。你这样天下第一的武功，总算有个人传了下来，给你老人家扬名，那才成话。”

海老公摇头道：“‘天下第一’四个字，哪里敢当？世上武功高强的，可不知有多少。我这两套功夫，我这一生一世也来不及学得全了。”他顿了一顿，道：“你吸一口气，摸到左边小腹，离开肚脐眼三寸之处，用力掀一掀，且看怎样？”韦小宝依言摸以他所说之处，用力一掀，登时痛澈心肝，不由得“啊”的一声，大叫出来，霎时间满头大汗，不住喘气。近半个多月来，左边小腹偶然也隐隐作痛，只道吃坏了肚子，何况只痛得片刻，便即上歇，从来没放在心上，不料对准了一点用力掀落，竟会痛得这等厉害。

海老公阴恻恻的道：“很有趣罢？”

韦小宝肚中大骂：“死老乌龟，臭老乌龟！”说道：“有一点点痛，也没什么有趣。”

海老公道：“你每天早上去赌钱，又去跟皇上练武，你还没回来，饭菜就送来了。我觉得这汤可不够鲜，每天从药箱之中，取了一瓶药出来，给你在汤里加上些料。只加这么一点儿，加得多了，毒性太重，对你身子不大妥当。你这个人是很细心的，可是我从来就不喝汤，你一点也不疑心吗？”韦小宝毛骨悚然，道：“我... 我以为你不爱喝汤。你... 你又说喝了汤，会... 会... 咳... 咳嗽...”海老公道：“我本来很爱喝汤的，不过汤里有了毒药，虽然份量极轻，可是天天喝下去，时日久了，总有点危险，是不是？”

韦小宝愤然道：“是极，是极！公公，你真厉害。”

海老公叹了口气，道：“也不见得。本来我想让你再服三个月毒药，我才放你出宫，那时你就慢慢肚痛了。先是每天痛半个时辰，痛得也不很凶，以后越痛越厉害，痛的时刻也越来越长，大概到一年以后，那便日夜不停的大痛，要痛到你将自己脑袋到墙上去狠狠的撞，痛得将自己手上、腿上的肉，一块块咬下来。”说到这里，叹道：“可惜我身子越来越不成了，恐怕不能再等。你身上中的毒，旁人没解药，我终究是有的。小娃娃，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想这计策来弄瞎我眼睛？你老实说了出来，我立刻给你解药。”

韦小宝年纪虽小，也知道就算自己说了指使之出来，他也决不能饶了自己性命，何况根本就无人指使，说道：“指使之出来自然有的，说出来只怕吓你一大跳。原来你早知道我不是小桂子，想了这个法子来折磨我，哈哈... 哈哈... 你这可上了我的大当啦！哈哈... 哈哈...”纵声大笑，身子跟着乱动，右腿一曲，右手已抓住了匕首柄，极慢极慢的从剑鞘中拔出，不发出丝毫声息，就算有了些微声，也教笑声给遮掩住了。

海老公道：“我上了你什么大当啦？”

韦小宝胡说八道，原是要教他分心，心想索性再胡说八道一番，说道：“汤里有毒药，第一天我就尝了出来。我跟小玄子商量，他说他在下毒害我...”

海老公一惊，道：“皇上早知道了？”

韦小宝道：“怎么会不知道？只不过那时我可还不知他是皇上，小玄子叫我不动声色，留神提防，喝汤之时只喝入口中，随后都吐在碗里，反正你也瞧不见。”一面说，一面将匕首半寸半寸的提起，剑尖缓缓对准海老公心口，心想若不是一下子便将他刺死，纵然刺中了，他一掌击下来，自己还是没命。

海老公将信将疑，冷笑道：“你如没喝汤，干么一按左边肚子，又会痛得厉害？”

韦小宝叹道：“想是我虽将汤吐了出来，差着没嗽口，毒药还是吃进了肚里。”说着又将匕首移近数寸。只听海老公道：“那也很好啊。反正这毒药解不了的。你中毒浅些，发作得慢些，吃了苦头只有更大。”韦小宝哈哈大笑，长笑声中，全身力道集于右臂，猛力戳出，直指海老公心口，只待一刀，便即滚向床角，从床脚边窜出逃走。

海老公陡觉一阵寒气扑面，微感诧异，只知对方已然动手，更不及多想他是如何出手，左手挥出，便往戳来兵刃上格去，右掌随出，砰的一声，将韦小宝打得飞身而起，撞破窗格，直摔入窗外花园，跟着只觉左手剧痛，四根手指已被匕首切断。

若不是韦小宝匕首上寒气太盛，他事先没有警兆，这一下非戳中心口不可。但如是寻常刀剑，二人功力相差太远，虽然戳中心口也不过皮肉之伤，他内劲到处，掌缘如铁，击在刀剑之上，震飞刀剑，也不会伤到自己手掌。但这匕首实在太过锋锐，海老公苦练数

年的内劲，竟然不能将之震飞脱手，反而无声息的切断了四根手指。可是他右手一掌结结实实的打在韦小宝胸口，这一掌开碑裂石非同小可，料得定韦小宝早已脏俱碎，人在飞出窗外之前便已死了。

他冷笑一声，自言自语：“死得这般容易，可便宜了这小鬼。”定一定神，到药箱中取出金创药敷上伤口，撕下床单，包扎了左掌喃喃的道：“这鬼用的是什么兵刃，怎地如此厉害？”强忍手上剧痛，跃出窗去，伸手往韦小宝跌落处摸去，要找那柄自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宝刀利刃。哪知摸索良久，竟什么也没摸到。

他于眼睛未瞎之时，窗外的花园早看得熟了，何处有花，何处有石，无不了然于胸。明明听得韦小宝是落在一株芍药花旁，这小鬼手中的宝剑或许已震得远远飞出，可是他的尸体息会突然不见？

韦小宝中了这掌，当时气为之窒，胸口剧痛，四肢百骸似乎都已寸寸碎裂，一摔下地，险些便即晕去。他知此刻生死系于一线，既然没能将海老公刺死，老乌龟定会出来追击，当即历力爬起，只走得两步，脚下一软，又即摔倒，骨碌碌的从一道斜坡上直滚下来

海老公倘若手指没给割断，韦小宝滚下斜坡之声自然逃不过他耳朵，只是他重伤之余，心烦意乱，加之做梦也想不到这小鬼中了自己一掌竟会不死，虽然听到声音，却全没想到其中缘由。

这条斜坡好长，韦小宝直滚出十余丈，这才停住。他挣扎着站起，慢慢走远，周身筋骨痛楚不堪，幸好匕首还是握在手中，暗自庆幸：“刚才老乌龟将我打出窗外，我居然没将匕首插入自己身体，当真运气好极。”

将匕首插入靴筒，心想：“西洋镜已经拆穿，老乌龟既知我是冒牌货，宫中是不能再住了。只可惜四十五万两银子变成了一场空欢喜。他奶奶的，一个人哪有这样好运气，横财一发便是四十五万两？总而言之，老子有过四十五万两银子的身家，只不过老子手段阔绰，一晚之间就花了个精光。你说够厉害了罢？”肚里吹牛，不禁得意起来。

又想：“那小宫还巴巴的在等我，反正三更半夜也不能出宫，我这就瞧瞧她去，啊哟...”一摸怀中那纸盒，早已压得一塌胡涂，心道：“我还是拿去给她看看，免她等得心焦。就说我摔了一交，将蜜饯糖果压得稀烂，变成一堆牛粪，不过这堆牛粪又甜又香，滋味挺美。哈哈，辣块妈妈，又甜又香的牛粪你吃过没有？老子吃过了。”

他想想觉得好玩，加快脚步，步向太后所住的慈宁宫，只走快几步，胸口随即剧痛，只得又放慢了步子。

来到了慈宁宫外，见宫门紧闭，心想：“糟糕，可没想到这门会关着，那怎么进去？”

正没做理会处，宫门忽然无声无息的推开了来，一个小姑娘的头探出来，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蕊初。只见她微笑着招手，韦小宝大喜，轻轻闪身过门。蕊初又将门掩上了，在他耳畔低声道：“我怕你进不来，已在这里等了许久。”韦小宝低声道：“我来迟啦。我在路上绊到了一只臭又硬的老乌龟，摔了一交。”蕊初道：“花园里有大海龟吗？我倒没见过。你... 你可摔痛了没有？”

韦小宝一鼓作气的走来，身上的疼痛倒也可以耐得，给蕊初这么一问，只觉得全身筋骨无处不痛，忍不住哼了一声。蕊初拉住他的手，低声问：“摔痛了哪里？”

韦小宝正要回答，忽见地下有个黑影掠过，一抬头，但见一只硕大无朋的大鹰从墙头尽了进来，轻轻落地。他大吃一惊，险些骇呼出声，月光下只见那大鹰人立起来，原来不是大鹰，却是一人。这人身材瘦削，弯腰曲背，却不是海老公是谁？

蕊初本来面向着他，没见到海老公进来，但见韦小宝转过了头，瞪目而视，脸上满是惊骇之色，也转过身来。

韦小宝左手一探，已按住了她的嘴唇，出力奇重，竟不让她发出半点声音，跟着右手急摇，示意不可作声。蕊初点了点头。韦小宝这才慢慢放开了左手，目不转睛的盯着海老公。

只见海老公僵立当地，似在倾听动静，过了一会，才慢慢向前走去。韦小宝见他不是向自己走来，暗暗舒了口气，心道：“老乌龟好厉害，眼睛虽然瞎了，居然能追到这里。”又想：“只要我和这小宫女不发出半点声音，老乌龟就找不到我。”

海老公向前走了几步，突然跃起，落在韦小宝跟前，左手一探，又住了蕊初的脖子。蕊初“啊”的一声叫，但咽喉被卡，这一声叫得又低又闷。

韦小宝心念电转：“老乌龟找的是我，又不是找这小宫女，不会杀死她的。”此时和海老公相距不过两尺，吓得几乎要撒尿，却一动也不动，知道只要动上一根手指，就会给他听了出来。

海老公低声道：“别作声！不听话就死你。轻轻的回答我的话。你是谁？”蕊初低声道：“我... 我...”海老公伸出右手，摸了摸她头顶，又摸了摸她脸蛋，道：“你是个不宫女，是不是？”蕊初道：“是，是！”海老公道：“三更半夜的，在这里干什么？”蕊初道：“我... 我在这里玩儿。”

海老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在惨淡的月光下看来，反显得更加阴森可怖，问道：“还有谁在这时？”侧过了头倾听。

适才蕊初不知屏息凝气，惊恐之下呼吸粗重，给海老公听出了她站立之处。韦小宝和他相距虽近，呼吸极微，他一时便未察觉。韦小宝想要打手势叫她别说，却又不敢移动手臂。幸好蕊初乖觉，发觉他双眼已盲，说道：“没... 没有了。”

海老公道：“皇太后住在哪里？你带我去见她。”蕊初惊道：“公公，你... 你别跟皇太后说，下次...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她只知道这老太监捉住自己，要去禀报太后。海老公道：“你求也没用。不带我去，立刻便叉死你。”手上微一使劲，蕊初气为之窒，一张小脸登时胀得通红。

韦小宝惊惶之下，终于撒出尿来，从裤裆里一滴一滴的往下直流，幸好海老公没留神，就算听到了，也道是蕊初吓撒尿。

海老公慢慢松开左手，低声道：“快带我去。”蕊初无奈，只得道：“好！”侧头向韦小宝瞧了一眼，脸上神色示意他快走，自己决不供他出来，低声道：“太后寝宫在那边！”慢慢移动脚步。海老公的左手仍是抓住她咽喉，和她并肩而行。韦小宝寻思：“老乌龟定是去跟皇太后说，我是冒充的小太监，小桂子是给我杀死的，他自己的眼睛是给我弄瞎的，要太后立刻下令捉拿。他为何不去禀报皇上？是了，他知道皇上对我好，告状多半告不进。那... 那便如何是好？我须得立即逃出宫去。啊哟，不好，这时候宫门早闭，又怎逃得出去？只要过得片刻，太后传下命令，更是插翅难飞了。”

韦小宝正没做理会处，忽听得前面房中一个女子的声音问道：“外边是谁？”这声音阴森森地，韦小宝听得明白，正是皇太后的话，他一惊之下，便想拔脚就逃。却听得海老公道：“奴才海天富，给你老人家请安啦。”这声音也是阴森森地，殊无恭谨之意。韦小宝大奇：“老乌龟是什么东西，胆敢对太后这等无礼？”念头一转，寻思：“老乌龟说话不讨人喜欢，多半太后向来很讨厌他，我何不乘机跟他胡辩一番？反正要逃不出去的了。”这一着虽然行险，但想自己新近立了大功，皇上和太后都很喜欢，杀个把小桂子，弄瞎几只海老乌龟的狗眼珠，也算不了什么大罪，当真要紧之时，还可请把兄弟索额图出头说情。自己如果拍腿一走，什么话都让老乌龟听到了，自己既然逃跑，自然作贼心虚，本来无罪反而变得有罪了。又想：“太后倘若问我为何要杀小桂子？我说... 我说嗯，我说听了小桂子和海老乌龟说太后和皇上的坏话，说了许许多多，难听之极的言论，我实在气不过，忍无可忍，因此将小桂子一刀杀了，又乘机弄瞎了海老乌龟的眼睛。至于说什么坏话，那大可捏造一番。比赛打架，我打不过海老乌龟。比赛撒谎吹牛，老乌龟哪里是老子的对手？”想想得意起来，登时胆为之壮，便不想逃了。他最怕的是海老公辩不过，跳上来一掌将自己打死，那可死得冤枉，因此待会在太后跟前辩白之时，务须站在一个安全之所，让老乌龟捉不到、打不着。只听太后道：“你要请安，怎么白天不来？半夜三更的到来，成什么体统？”海老公道：“奴才有件机密大事要启禀太后，白天从多耳朵，给人听到了，可不大稳便。”

韦小宝心道：“来了，来了！老乌龟告状了。且听他先说，待他说了一大半，我再插嘴不迟。我躲在哪里好？”看了看周遭形势，选中了个所在，一步步挨到金鱼池的假山之后，心想：“老乌龟如抢过来打我，扑通一声，必先跌入金鱼池中，我就立即抢入太后的房中，老乌龟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追进太后房中来打人。”

只听太后哼了一声，道：“有什么机密大事，你这就可以说了。”海老公道：“太后身边，没旁人吗？老奴才的话，可机密的很哪！”太后道：“你要不要进来查查？你武功了得，我身边有没有人，难道也听不出来？”海老公道：“奴才不敢进太后屋子，可否劳动太后的圣驾，走出屋来，奴才有事启禀。”太后哼了一声，道：“你可越来越大胆了，这会儿又仗了谁的势啦？胆敢这等放肆！”韦小宝

听到此处，心中大乐，暗暗骂道：“老乌龟，你可越来越大胆了，这会儿又付了谁的势啦？胆敢这等放肆！”

海老公道：“奴才不敢！”太后又哼了一声，说道：“你……你早就没将我瞧在眼里，今晚忽然摸了来，可不知捣什么鬼。”韦小宝更是开心，忍不住想大声帮太后斥骂海老公几句，心道：“老乌龟啊老乌龟，你告状还没告成，先就碰了个大钉子，惹了一鼻子灰。看来用不着老子亲自出马，单是太后，就会将你一顿臭骂轰走了。”

只听海老公道：“太后既然不想知道那人消息，那也没有什么，奴才去了！”

韦小宝大喜，心道：“去得好，去得妙，去得刮刮叫。快快滚你妈的王八蛋！太后怎么会想知道我的消息？”

却听得太后问道：“你有什么消息？”海老公道：“五台山上的消息！”太后道：“五台山？你……你说什么？”语音有些发颤。月光下只见海老公伸手一戳，蕊初应手而倒。韦小宝一惊，心下有些难过，又想：“老乌龟害死了这小姑娘，待会我说了出来，太后一定更加动怒。老乌龟再要告我的状，那可是千难万难。”只听得太后又问：“你……你伤了什么人？”海老公道：“是太后身边的一个小宫女，奴才可没敢伤她，只不过点了她的穴道，好教她听不到咱们的说话。”

韦小宝放宽了心：“原来老乌龟没杀她！”内心深处，隐隐又有点失望，海老公不杀这小宫女，自己的处境就不算十分有利。

太后又问：“五台山？你为什么说五台山？”海老公道：“太后如想知道详情，只好请你移一移圣驾。三更半夜的，奴才不能进太后屋子，在这里大声嚷嚷的，这等机密大事，给宫女太监们听到了，可不是好玩的。”太后犹豫片刻，道：“好！”只听得开门之声，她脚步轻盈的走了出来。

韦小宝缩在假山之后，心想：“海老乌龟瞧不见我，太后可不是瞎子。”他不敢探头张望，太后出来之时，一瞥眼间见到她身材不高，有点儿矮胖。他见过太后两次，但两次见到她时都是坐着。

只听太后说道：“你刚才说，他到了五台山上，那……那可是真的？”海老公道：“奴才没说有谁到了五台山上。奴才只说，五台山上，有一个人恐怕是太后很关心的。”太后顿了一顿，道：“好，就算你是这样说。他……他……那个人……在五台山干什么？是在庙里么？”她本来说话极是镇静，但自从听得海老公说到五台山上有一个人的时候，就气急败坏，似乎心神大乱。海老公道：“那人是在五台山的清凉寺中。”太后舒了口气，说道：“谢谢地，我终于……终于知道了他……他的下落……他……他……他……”连说了三个“他”字，再也接不下口去，声音颤抖得十分厉害。

韦小宝好生奇怪：“那个人是谁？为什么太后对他这样关心？”不禁又担忧起来：“难道是太后的父亲、兄弟，又或是她的老姘头？对了，一定是老姘头，如果是父亲、兄弟，那也不是什么机密大事了，何必怕别人听见？老乌龟抓住了怒的把柄，倘若定要她杀我，太后怕了老乌龟，说不定只她听他的，这可有点儿不大妙。幸亏老子在这里听到了，老姘子如果胆敢杀我，老子就一五一十的都抖了出来，我去跟皇上说，大伙儿闹个一拍两散。我怕了你的不算英雄好汉。”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胆敢骂皇太后为“老姘子”的，谅必寥寥无几，就算只在肚里暗骂，也不会很多。韦小宝无所忌惮，就算是他自己母亲，打得他狠了，也会“烂姘子，臭姘子”的乱叫乱骂。好在母亲本来就是姘子，妓院中人人污言秽语，翌以为常，听了也不如何生气，只不过打在他小屁股上的掌力加重了三分，而口中也是“小杂种、小王八蛋”的对骂一场而已。只听皇太后喘气很急，隔了半晌，问道：“他……他……他……在清凉寺干什么？”海老公道：“太后真的想知道？”皇太后道：“那还用多问？我自然想知道。”海老公说道：“主子是出家做了和尚。”太后“啊”的声，气息更加急了。问道：“他……他真的出了家？你……你没骗我？”海老公道：“奴才不敢欺骗太后，也不用欺骗太后。”太后“哼”的一声，道：“他就这样忍心，一心一意，只……只是想念那……那狐媚子，把国家社稷、祖宗百战而创的基业……都抛到了脑后，我们母子，他……他更不放在心上。”韦小宝越听越奇，心想：“什么国家社稷、祖宗的基业？老乌龟又叫那人作‘主子’，那么这人……这人难道不是太后的老姘头？”海老公冷冷的道：“主子瞧破了世情，已然彻大悟。万里江山，儿女亲情，主子说都已如过眼浮云，全都不再挂怀。”太后怒道：“他为什么早不出家，迟不出家，却等那……那狐媚子死了，他才出家？国家朝廷，祖宗妻儿，一古脑儿加起来，在他心中，也还不及上那狐媚子，这才突然出走。哼，他既然走了，何必又要叫你来通知我？”她越说越怒，声音尖锐，渐渐响起来。韦小宝说不出的害怕，隐隐觉得，他二人所说的那个人和那件事，实是非同小可。

海老公道：“主子千叮万嘱，命奴才说什么也不可汇漏风声，千万不能让太后和皇上得知。主子说道：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四海无事，他也放心了。”

太后厉声道：“那为什么你又跟我说？我本来就不想知道，不要知道。他心中就只牵记那狐媚子一个，他儿子登基不登基，天下太平不太平，他有什么放心不放心了？”韦小宝听到此处，心下大奇：“他们所说的难道是皇帝的爸爸？小皇帝的爸爸顺治皇帝早已一命呜呼了，小皇帝这才有皇帝做，莫非皇帝另外还有个爸爸？”他于朝廷和宫中之事所知本来极少，除了知道小皇帝的爸爸顺治皇帝之外，其余一无所知，就算太后和海老公说再明白十倍，他也猜不到其中的真实情形。

海老公道：“主子既然出了家，海老公本当在清凉寺中也出家为僧，服侍主子，他是主子吩咐，他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要奴才回京来查查。”太后道：“那又是什么事？”海老公道：“主子说，董鄂妃虽然……”太后怒道：“在我跟前，不许提这狐媚子的名字！”韦小宝心道：“原来那狐狸精叫做董鄂妃，那定是宫里的妃子了。太后的老姘头只爱这只骚狐狸，不爱太后，因此太后大吃其醋。”

海老公道：“是，太后不许提，奴才就不提。”太后道：“他说那狐媚子又怎么样了？”海老公道：“奴才不明白太后说的是谁。主子从来没提过‘狐媚子’三字。”

太后怒道：“他自然不提这三个字，在他心中，那是‘端敬皇后’哪。这狐媚子死了之后，他……他追封她为皇后，拍马屁的奴才们恭上谥法，叫什么‘孝敬庄和至德宣仁惠’皇后，这称号中没‘天圣’二字，他可还大发脾气呢。又叫胡光龙、王熙这两个奴才学士，编纂什么《端敬后语录》，颁行天下，也不怕丑。”海老公道：“太后说得是，董鄂妃归天之后，奴才原该称她为‘端敬皇后’了。那《端敬后语录》，奴才身边经常带得一册，太后要不要看？”

太后怒喝：“你……你洋洋洋洋”走上一步，呼呼喘气，忽然似乎明白了什么，嘿嘿一笑，说道：“当时天下趋炎附势之徒，个个都读《端敬后语录》，把胡、王两个奴才捏造的一番胡说八道，当成是天经地义，倒比《论语》、《孟子》还更要紧。可是现下又怎样呢？除了你身边还有一册，你主子身边还有几册之外，哪里还见得到这鬼话篇的‘语录’？”海老公道：“太后密旨禁毁《端敬后语录》，又有谁敢收藏？至于主子身边，就算没有，但端敬皇后当年说过的一字一句，他牢牢记在心头，胜过身边藏一册‘语录’了！”

太后道：“他……他叫你回北京查什么事？”海老公道：“主子本来吩咐查两件事，但奴才查明之后，发觉两件事原来是一件事。”太后道：“什么两件事、一件事？”海老公道：“第一件事，要查荣王是怎么死的？”太后道：“你……你说那狐媚子的儿子？”海老公道：“奴才说的，是端敬皇后所生的皇子，和视荣亲王。”太后哼了一声，道：“小孩子生下来不满四个月，养不大，又有什么希奇了？”海老公道：“但主子说，当时荣亲王突患急病，召御医来诊视，说道荣王足阳明胃经、足少阴心经、足太阳脾经俱断，脏腑破裂，死得老奇。”太后哼了一声，道：“什么御医有这样好本事？多半是你说的。”海老公不置可否，又道：“端敬皇后逝世，人人都道她是心伤荣王之死，但究其实，却是不然。她是给人用截手法截断了阴维、阴桥两处经脉而死。”太后冷冷的道：“他居然会相信你异想天开的胡说。”海老公道：“主子本来也不相信，后来奴才便试给他看，那还是端敬皇后去世之后不久的事。一个月之中，奴才接连在五个宫女身上，截断了她们的阴维、阴桥两处经脉。这五个宫女死时的症状、模样、和端敬皇后临终之时一般模样。单是一个宫女，还是巧合，五个宫女都是如此这般，主子就确信不疑了。”太后道：“嘿，可了不起！咱们宫中，居然有你这样的大行家。”海老公道：“多谢太后称赞。奴才的手法，跟那个凶手不同。不过道理一样的。”两人默默相对，良久不语。海老公轻轻咳了几声，隔了好一会，才道：“主子命奴才回京查明，害死荣亲王和端敬皇后的是谁？”太后冷笑道：“那又何必再查？咱们宫中除你之外，又有谁能有这等手？”海老公道：“那还是有的。端敬皇后一向待奴才很好，奴才只盼她多福多寿，如果早知有人要加暗算，奴才便是拚了老命，也要护卫她周全。”太后道：“你倒挺忠心哪。他用了你这样的好奴才，也是他的福气。”海老公叹了口气，说道：“可惜奴才太也没用，护卫不了端敬皇后。”

太后冷冷的道：“他朝拜佛，晚念经，保佑你的端敬皇后从十八层地狱中早得超生，早升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了。”语气之中，

却充满了幸灾乐祸之意。海老公道：“拜佛念经未必有用，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话，总是对的。”顿了一顿，慢吞吞的道：“若不报，时辰未到。”太后哼了一声。海老公道：“启禀太后得知，主子吩咐奴才查两件事，奴才查明两件事是一件。哪知无意之中，另外又查到了两件事。”太后道：“你查到的事儿也真多，那又是什么事了？”海老公道：“第一件事跟贞妃有关。”太后冷笑道：“狐媚子的妹子是小狐媚子，你提她干什么？”

海老公道：“主子离宫出走，留书说道永不回来。太皇太后跟太后你两位圣上的主意，说道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宣告天下说主子崩驾。当世知道这个大秘密的，只有六人，那是你两位圣上，主子本人，跟主子剃度的玉林大师，以及服侍主子的两个奴才。这两个奴才一个是侍卫总管赫巴察，这时候跟着主子在五台山出了家，另一个便是奴才海天富了。”韦小宝听到这里，方始恍然，原来太后口中的“他”，海老公所说的“主子”，竟然便是顺治皇帝。天下知道他已经崩驾，其实却因心爱的妃子死了，伤心之极，到五台清凉寺去做了和尚。这妃子所以会死，听海老公的语气，倒像是太后派遣武功高手将她害死的。他不禁颇为得意，心想：“老乌龟说这个大秘密天下只有六个人知道，哪知道还得加上我韦小宝，天下可有七个知道了。”但得意不了片刻，跟着便害怕起来，本来颇有点儿有恃无恐，料想在太后跟前海老公斗口，未必输给了老乌龟，此刻却知大事不妙，若给他二人发觉自己在这时偷听，就算海老公不杀自己，太后也决计不肯放过。只听得喀喀两声轻响，竟是自己牙关相击，急忙使力咬住。幸好海老公恰在这时连声咳嗽，静夜之中，便只听到他的气喘和咳嗽之声。过了一会，海老公道：“当时贞妃自縊殉主，朝中都称赞得不得了。但也不许多人悄悄的讲，贞妃的给太后逼着殉葬的，自杀并非本意。”太后道：“这些无君无上的逆臣，早晚容他们不得。”海老公道：“不过他们的话倒也没全错，贞妃并不是甘心情愿自杀的。”太后道：“你也说贞妃是给我逼杀的？”海老公道：“这个‘逼’字，倒可以省去。”太后道：“你说什么？”海老公道：“贞妃是给我杀死的，不是逼得自杀。奴才曾详细问过殡殓贞妃的匠工，得知贞妃大殓之时，全身骨骼寸断，连头盖骨也都成为碎片。这门杀人的功夫，好像叫做‘化骨绵掌’，请问太后是不是？”太后道：“我怎知道？”海老公道：“奴才听说，世间有这样一门‘化骨绵掌’，打中人后，那人全身没半点异状，要过得一年半载之后，尸体的骨骼才慢慢的折断碎裂。但出手杀贞妃之人，显然功夫练得没到家。那件作起初给贞妃的尸体整容收拾，也没什么特异，到傍晚入殓，忽然尸体变得如同没有骨头了一般，全身绵软他吓得什么似的，只道是尸变，当时一句话也没敢说。奴才威逼利诱，用上了不少苦刑，他才吐露真相。太后，凭你圣断，这门‘化骨绵掌’的功力，打中人后，两三天内骨骼便断，只怕还不算十分深厚，是不是？”太后阴阴禁道：“虽不算绝顶深厚，但也有些作处了。”

海老公道：“自然有用，咳……咳……自然有用！杀得了贞妃，也杀得了孝康皇后。”韦小宝心想：“他奶奶的，这老皇帝的皇后真多，又有一个什么孝康皇后。他的皇后，只怕比咱们丽春院的小娘们还多。”皇太后颤声道：“你……你又提孝康皇后干什么？”韦小宝不知孝康皇后是康熙的生母，听得皇太后语音大变，只感诧异，不明其中原由。只听海老公道：“殓葬孝康皇后的，就是殓葬董鄂贞妃的那个匠工。”皇太后道：“那个该死的匠工，又胡说八道什么了？这人诬指宫事，罪该族诛。”海老公道：“皇太后要杀他，这时候却已迟了。”皇太后道：“你已先杀了他？”海老公道：“不是，两年多以前，奴才就命他到五台山清凉寺，将这番情景由禀告主子知道，然后叫他远走蛮荒，隐姓埋名，以免杀身大祸。”皇太后颤声道：“你……你好毒辣的手段！”海老公道：“手段毒辣的另有其人，奴才自愧不如。”皇太后默然半晌，问道：“你今晚来见我，有什么用意？”海老公道：“奴才是来请问太后一件事，好回去禀告主子。端敬皇后、孝康皇后、贞妃、荣亲王四人，都是死于非命的，主子也因此而弃位出家。下这毒手之人，是宫中一位武功高手。奴才冒死来请问太后：这位武功高手是谁？奴才处纪老了，瞎了眼睛，又患了不治之症，便如风中残烛一般，但如不查明这件事，未免死不瞑目。”太后冷冷的道：“你又一双眼珠子早已瞎了，瞑不瞑目，也没什么相干。”海老公道：“奴才虽然眼睛盲了，心中倒是雪亮的。”太后道：“你既心中雪亮，又何必来问我？”

海老公道：“还是问一问明白的好，免得冤枉了好人。这几个月来，奴才用心查察，要知道潜伏在宫中的这位武学高手是谁。本来是极难查到的，可是机缘巧合，无意中竟知道皇上身上有武功。”

皇太后冷笑道：“皇上身有武功，那又怎地？难道是他害死了自己母亲？”

海老公道：“罪过，罪过。这种忤逆之事是说不得的，倘是奴才说了，死后要入拔舌地狱，就是心中想一想，死后也不免进洗脑地狱去受苦。”他咳了几声，续道：“奴才身边有个小太监，叫做小桂子……”韦小宝心头一凛：“老乌龟说到我了。”

只听海老公道：“……他年纪只比皇上小着一两岁，皇上很喜欢他，天天跟他比武摔跤，习练武艺。这小桂子的功夫，是奴才教的，虽然算不上怎么样，但在他这样年纪的小孩子中间，也算不容易了。”

韦小宝听他称赞自己，不由得大是得意。太后道：“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

海老公道：“多谢太后金口。可是这小桂子跟皇上过招，十次中倒有九次是输的。不论奴才教他什么武功，皇上的功夫总是胜了他一筹。看来教皇上武功的师你，比奴才是行得多了。奴才想来想去，宫里的武学高手，也只有这一位大行家了。只要寻到了这位大行家，那么害死两位皇后，一位皇妃，一位皇子的凶手，也不难追查得到。”太后道：“原来如此，你远兜圈子，便是要跟我说这番话。”

海老公道：“太后说道：名师必出高徒，这句话反过来也是一样，高徒必有名师。皇上会使八八六十四式‘八卦游龙掌’，教他这掌法之人，就多半会使‘化骨绵掌’。”太后问道：“你找到了我位武功高手没有？”海老公道：“已经找到了。”太后冷笑道：“你好深心计。你教小桂子跟皇上止练武，我半年多来，便是在找寻皇上的师父。”海老公道：“那没法子啊。韦小宝是个阴毒的小坏蛋，奴才的一双眼睛，便是给他用毒药毒瞎的。若不是为了要将这件大事查得千真万确，决计不容得这小坏蛋活到今朝。”

太后哈哈一笑，道：“小桂子这孩子真乖，毒瞎了你的眼睛，好得很，妙得很，明天我得好妹赏他。”海老公道：“多谢太后。太皇太后如果下旨将他厚葬，小桂子在阴世也必感戴太后的洪恩。”太后问道：“你已杀了他？”海老公道：“奴才已忍耐了很久很久，此后已用不着了。”韦小宝又惊又怒，寻思：“这老乌龟早就知道我不是小桂子，也早知他的一双眼睛是给我毒瞎的，原来他一直在利用老子，这才迟迟不下毒手。他教我功夫，全是为了要察看皇上的武功，他奶奶的，早知这样，我真不该将皇上的武功详详细细的跟他说你奶奶的，老乌龟以为我死了，可是老子偏偏就没死，待会我来扮鬼，吓你个屁滚尿流。”

海老公叹了口气，说道：“主了的性子向来很急，要做什么事，非办到不可。只可惜他虽贵为天子，心爱的人给人家害死，却也救她不着了。主子出了家，对董鄂妃却还是念念不忘。奴才离清凉寺回宫之前，主子亲笔写了个上谕交给奴才，命奴才查明是谁害死董鄂妃，不，端敬皇后，再命奴才将这凶手就地正法。”太后哼了一声，说道：“他做了和尚，还能写什么上谕？出家人念念不忘杀人害人，也不大像样罢？”

海老公道：“因果报应，佛家也是挺讲究的。害了人的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不过奴才练功岔了经脉，闹得咳嗽气喘，周身是病，再加上眼睛瞎了，更加没指望啦。”

太后道：“是啊，你周身是病，眼又瞎了，就算奉有他的密旨，那也办不了事啦！”

海老公叹了口气，说道：“不成啦，不成啦！奴才告辞太后，这就去了。”说着转过身来，慢慢向外走去。韦小宝心头登时如放了一块石头，暗想：“老乌龟这一去，我就没事了，他只知道我已死了，再也不会来找我。老子明儿一早溜出宫门，老乌龟如果再找得着我，老子服了你，跟你姓，我叫海小宝。”

太后却道：“且慢！海天富，你上哪里去？”海老公道：“奴才已将一切都禀明了太后，那就回去等死。”太后道：“他交给你的事，你也不办了？”海老公道：“奴才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也没这天大的胆子，作乱犯上。”太后嘿嘿一笑，道：“你倒很识时务，也不枉了侍候我们这几年。”海老公道：“是，是！多谢太后的恩典。这些冤沉海底之事，也只有等皇上年纪大了，再来昭雪。”他咳嗽两声，说道：“持上拿办鳌拜，手段英明得很。皇上亲生之母为人所害，这件事也用不了多少时候，皇上定会办理，只可惜……只可惜奴才活

到那时候，等不到啦。”太后走几步，喝道：“海天富，你转来。”海老公道：“是，太后有甚么吩咐？”太后厉声道：“你刚才跟我胡说八道，这些……这些荒谬不堪的言语，已……都已跟皇上说过了？”语音发颤，显得极是激动。海老公道：“奴才明日一早，就去禀告皇上，但是……但是今晚迫不及待，先来禀告太后。”太后道：“很好，很好！”

突然间一声劲风响起，跟着蓬蓬两声巨响。韦小宝吃了一惊，忍不住探头张望，只见太后正绕着海老公的溜溜转动，身法奇快，一掌又一掌往他身上击去。海老公端然凝立，还掌抵御。韦小宝这一惊是非同小可：“怎么太后跟老乌龟打了起来？原来太后也会武功。”

太后每一掌击出，便是呼的一声响，足见掌上劲力极地厉害。海老公双足不动，随掌迎击，拍出的掌力无声无响。相斗良久，太后始终奈何不得。突然间太后身子飞起，双掌从半空中压击下来。海老公左掌翻转，向上迎击，右掌却向太后后腹上拍去。拍的一声响，掌力相交，太后向后直飞出去。海老公一个踉跄，身子晃了几下，终于拿桩站住。太后厉声喝道：“好奴才，你……你……装神弄鬼，以少林……缠缠缠缠缠林武功教小桂子，原来自己是崆峒派的。”

海老公喘息道：“不敢，大家彼此彼此！太后以武当派武功教给皇上，想诱奴才上当。不过……不过那‘化骨绵掌’是蛇岛的功夫，奴才几年前就知道了。”

韦小宝略一凝思，已然明白，心道：“他奶奶的，老乌龟奸猾得紧，他教我什么‘大擒拿手’，什么‘大慈大悲千叶手’，都是少林派武功，好让太后以为他是少林派的，其实却是辣块妈妈的崆峒派。只可惜太后的假武当派‘八卦游龙掌’，却瞒不了老乌龟。”又想：“原来皇上的武功，都是太后教的。”突然间背上出了一阵冷汗，心道：“啊哟，不好！太后会使‘化骨绵掌’，难道……难道那四个人都是太后害的？啊哟！别的倒也罢了，皇帝的亲生母亲也是为她所也是为她所杀，海老公去跟皇帝一说，岂不是一场滔天大祸！皇上如果杀不了太后，太后非杀皇上不可，那……那怎么办？”唯一的念头便是拔腿就跑，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然后去通知皇帝，叫他千万小心。可是他吓得全身酸软，拚命想逃，一双脚恰好似钉住了在地下，半分动弹不得。只听得太后说道：“事已如此，难道你还想过今晚么？”海老公道：“太后尽管去召唤侍卫一到来。来的人越多越好，奴才便可将种种情由，说给众人听听，总有一个会会将真相传入皇上耳中。”太后冷笑道：“哼，你倒打的如意算盘。”她说话声音甚是缓慢，不任调匀呼吸。海老公道：“太后保重圣体，别岔了经脉。”太后道：“你倒好心！”

海老公的武功本来高过太后，双眼既盲之后，便非敌手了。但他于数年之前，已从件作口中查知，杀害董鄂妃和贞妃之人使的是“化骨绵掌”，这是辽东海外蛇岛主独门秘传的阴毒功夫。其时他不知凶手是谁，便即干冒奇险，暗练一项专门对付“化骨绵掌”的武功。虽然大伤身体，功夫却已练成。后来韦小宝和康熙皇帝练武，海老公推测，教皇帝武功之人便是杀害董鄂妃、孝康皇后诸人的凶手，日后势将有一场大战。他明知韦小宝害死了小桂子，又毒瞎了自己双目，却冒充小桂子来陪伴自己，心想这小孩子小小年纪，与自己素不相识，必是受人指使而来，多方以言语诱骗，想知道主使之人是谁，主使者自然多半便是凶手。可是韦小宝本来无人指使，并无底细可露，否则他再精乖十倍，毕竟年轻识浅，如何不给海老公套问出来？海老公套问虽无结果，却就此将计就计，教他武功，所教的武功却又错漏百出，好让对方认定自己是少林派的，武功却是平平。此刻动上了手，太后果然吃了大亏。

太后在半年之前，便料定海老公是少林派，海老公却知她武当派武功是假装的。两人眼睛一明一盲，于对方武学派别的判断，却刚相反，海老公料敌甚明，太后却一起始就料错了。那也不是太后见识较差，只是海老公从件作口中探知了真相，太后却自始自终给蒙在鼓里。再者，海天富心中，早以“教皇帝武功之人”为死敌，太后却直至此刻，才知海天富要致自己死命，否则的话，早就下旨令侍卫将他处死，也用不着自己动手。海老公心想自己眼睛盲了，务须激得对方出手攻击，方能以逸待劳，于数招之间便即取胜，适才说了半天，太后一直不露口风，不知害死董鄂妃、孝康皇后等人的到底是谁。“化骨绵掌”是阴邪狠毒的旁门功夫，按常理想来，若不是二十年左右的若功不能练成。太后博尔济特氏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家世尊贵无比，数世为后，累代大官，她在做闺女之时，便要出府门一步，也是千难万难，从小不知有多少奶妈丫鬟侍候，如何去偏僻凶险的蛇岛，学这等旁门功夫？她就算要学武功，也必是学些八段锦、五禽戏之类增强体魄的粗浅功夫，说什么也不会学会这“化骨绵掌”。多半她身畔亲信的太监、宫女之中，有这么一个武功好手，只盼太后吩咐此人出手。哪知道自己一提到去禀报皇帝，太后心中发急，不及细思，登时出手相敌。这一来，太后不但招认杀害四人乃自己下手，而三掌一对，便已受了极重的内伤。海老公苦心孤指的筹划数年，一旦见功，不由得心下大慰。太后受伤不轻，几次调匀呼吸，都不济事，缓缓的道：“海天富，你爱瞎造谣言，尽管胡说去。皇上年纪虽小，头脑可清醒得很，瞧他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话。”

海老公道：“皇上初时自然不信奴才，多半还会下旨立时将奴才杀了。可是过得几年，他会细想，他会越想越明白。太后，你这一族世代尊荣，太宗和主子的皇后，都出自你府上。就可惜这一场荣华富贵，在康熙这一朝中便完结了。”太后哼了一声，冷冷的道：“好得很，好得很！”

海老公又道：“主子吩咐奴才，一查到凶手，不管他是什么人，立时就杀了。可惜奴才武功低微，不是太后对手，只好出此下策，去启奏皇上。”说着向外缓缓走去。

太后暗暗运气，正待飞身进击，突然间微风闪动，海老公陡然间欺身而近，又掌猛拍过来。

海老公奉了顺治之命，要将害死董鄂妃的凶手处死，他决意要办成这件大事，什么启奏皇上云云，只不过意在扰乱太后的神智，让她心意烦躁，难以屏息凝气，便可施展雷霆万钧的一击。这一掌虽无声无息，却是毕生功力之所聚。适才他倾听太后说话，已将她站立的方位拿捏得不差数寸，一掌拍出，直取太后胸口要穴。

太后没防到他来得如此之快，闪身欲避，只要以快步移动身形数次，这恶监是个瞎子，便无法得知自己处身所在，其时只有自己可以出手相攻，他除了随掌抵御之外，更无反击之能。哪知道身形甫动，海老公的掌力中宫直进，逼得她自己几乎气也喘不过来，只得右掌运力拍出，她原拟交了这掌之后，立即移步，但海老公掌力上有股极大粘力，竟然无法移身，只得右掌加催掌力，和他比拚内劲。海老公发觉对方内力源源送来，心下暗喜，自己瞎了双目，倘若与对方游斗，那里处于极不利之境，但比拚内力却和眼明眼盲无关。太后一上来便受了伤，气息已岔，非一时三刻之间能够复元，这等比拚内力，定要教她精力耗竭，软瘫而死。当下右掌阴力，右掌阳力，拚得片刻，阴阳之力渐渐倒转，变成左掌阳力，右掌阴力。

在韦小宝看来，不过是太后一只手掌和海老公两只手掌相抵，并无丝毫凶险。哪知海老公的掌力便如是一座石磨，缓缓转动，犹如磨粉，正在将太后的内力一点一滴的磨去。韦小宝躲在假山之后，怕给太后发觉，偶然探头偷看一眼，立即缩头回去，蓦地眼前白光一闪，忙又探头出去，只见二人仍是三掌相抵，太后左手中却已多了一柄短兵刃，正在向海老公腹上刺去，登时大喜，暗暗喝彩：“妙极，妙极！老乌龟这一下子，非他妈的归天不可。”

原来太后察觉到对方掌力怪异，左手轻轻从怀中摸出一柄白之点钢蛾眉刺，极慢极慢的向外递出，刺尖渐渐向海老公小腹上戳去。可是蛾眉刺递到相距对方小腹尺许之处，便再也递不过去。却是海老公双掌所发的“阴阳磨”劲力越催越快，太后的单掌已然抵敌不住。只觉得右掌渐渐酸软无力，忍不住便要伸左掌相助。她本想将蛾眉刺缓缓刺出，不带着半点风声，敌人就无法察觉，但此刻右掌一掌之力万难以支持，再也顾不得海老公是否察觉，左手运劲，只盼将蛾眉刺倏地刺将过去。哪知便这么瞬息俄延，右手竟然已无法前送半寸。静夜之中，只听得嗒嗒轻响，却是海老公左手四指断截处鲜血不断流出，掉在地下。海老公越是使轻催逼内力，鲜血涌出越多。

韦小宝见蛾眉刺上闪出的月光不住晃动，有时直掠到他脸上，足见太后的左手正在不停颤动，白光越闪越快，蛾眉刺即始终戳不到海老公的小腹。过得片刻，只见太后手中的蛾眉刺竟然慢慢的缩将回来。韦小宝大惊：“啊哟，不好，太后打不过老乌龟！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慢慢转过身来，一步一步向外走去，每走一步，便知离开险境远了一步，放心了一分，脚步也便快了一些，待走到门边，伸手摸了门环，突然间听得身后传来太后“啊”的一声长叫。

韦小宝心道：“糟糕，太后给老乌龟害死了。”却听得海老公冷冷道：“太后，你渐渐油尽灯枯，再过得一炷香时分，你便精力耗

韦小宝正要开门飞奔而逃，突然听得海老公的话，心道：“原来太后并没死！老乌龟的话不错，他双手和太后拚上了，我如去刺他背心，老乌龟怎能分手抵御？这是他自己说的，可恶不得旁人。”眼前正是打落水狗的大好良机，这现成便宜不拣，枉自为人了。韦小宝性喜赌博，输赢各半，尚且要赌，如暗中作弊弄鬼，赢面占了九成十成，这样原赌机会便要了他命也决计不肯放过。要他冒险去救太后，那时无论如何不干的，但耳听海老公自暴弱点，正是束手待缚，引颈就戮之势，一块肥肉放在口边，岂可不吞？

他一伸手，便从靴筒中摸出匕首，快步向海老公背后直冲过去，喝道：“老乌龟，休得伤太后！”提起匕首，对准了他背心猛刺。海老公一声长笑，叫道：“小鬼，你上了当啦！”左足向后踹出，砰的一声，踹在韦小宝胸口，登时将他的脚踢得飞出数丈。原来海老公和太后比拚内力，已操胜券，忽听得有人从假山后走了出来，脚步声正是平时听得熟了的海小宝，这小兔崽子竟敢在自己背上动手，心下颇为诧异，生怕他出去召唤侍卫前来，救了太后，那当真是功亏一篑，灵机一动，便出声指点，诱他来攻击自己。韦小宝临敌应变的经验不丰，果然便上了当。海老公这一脚正踹在他胸口，韦小宝腾云驾雾般身在半空，一口鲜血呕了出来。海老公左足反踢，突然回手掌心一凉，跟着小腹上一阵剧痛。太后那柄白金点钢峨眉刺已穿破他手掌，插入了他小腹，他毕竟吃亏在双目不能视物，纵然料到太后定会乘隙攻击，却料不到攻击过来的并非掌力，而是一柄锋锐之极的利器。他小腹被峨眉刺插入，左掌劲力大盛，将太后震出数步。

太后左足落地，立即又向后跃出丈余，只觉胸口气血翻涌，几欲晕去，生怕海老公乘机来攻，慢慢又退了数步，倚墙而立。海老公纵声而笑，叫道：“你运气好！你运气好！”呼风唤雨连推三掌，一面出击，一面身子向前直冲。太后向右跃出闪避，双腿酸软，摔到在地，只听得豁啦啦一声响，一排花架给海老公的掌力推到了半边。太后筋疲力竭，再也动弹不得，惊惶之下，却见海老公伏在倒塌的花架之上，动也不动了。

太后支撑着想要站起，但四肢便如是棉花一般，全身瘫软，正想叫一名宫女出来相扶，隐隐听得远处传来人声，心想：“我和这恶监说话搏斗，一直没发高声，可是他临死时大叫大嚷，推倒花架，已然惊动了宫监侍卫。这些人顷刻便至，见到我躺在这里，旁边死了一老一小两名太监，成何体统？”勉力想要运气，起身入，这一口气始终提不上来。只听得人声渐近，正着急间，忽然一人走了过来，说道：“太后，你老人家安好罢？我扶你起身。”正是那小太监小桂子。太后又惊又喜，道：“你……你……没给这恶人……踢死么？”韦小宝道：“他踢我不死的。”刚才他被海老公踢入花丛之中，吐了不少鲜血，定一定神，便站起身来，见海老公伏在花架上不动，忙躲在一棵树后，拾起块石子向海老公投去，噗的一声，正中后脑，海老公全不动弹。韦小宝大喜：“老乌龟死了！”但毕竟害怕，不敢上前察看，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当奔逃出去，还是去扶太后，耳听得人声喧哗，多人蜂涌而来，倘若逃了出去，定会撞上，便即走到太后跟前，伸手将她扶起。太后喜道：“好孩子，你快扶我去休息。”韦小宝道：“是！”半拖半抱，踉跄的将她扶入房中，放上了床，自己又足酸软，倒在厚厚的地毯上，呼哧喘气。太后道：“你便躺在这里，待会有人来，不可出声。”韦小宝道：“是！”

过了一会，但听得脚步声杂沓，许多人奔到屋外。灯笼火把的火光从窗格中照进来。有人说道：“啊哟，有个太监死在这里！”另一人道：“是尚膳监的海老公。”一人提高声音说道：“启奏太后：园中出了此事情，太后万福金安。”这样说，意在询问太后的平安。太后问道：“出了什么事？”

她一发声，外边一众侍卫和太监都吁了口气，只要太后安好，慈宁宫中虽然出出，也不会有太大的罪名。为首的侍卫道：“好似是太监们打架，没什么大事。请太后安歇，奴才们明日查明了详奏。”太后道：“是了。”

只听那侍卫首领压住嗓子，悄声吩咐手下将海老公的尸体抬出去。有一人低声道：“这里还有个女小宫女的尸体。啊！这小宫女没死，只不过昏了过去。”侍卫首领低声道：“一并带出去，待她醒后查问原因。”太后道：“有个小宫女吗？抱进我房来。”她生怕蕊初醒转之后，向人泄了风声。

外面有人答应，一名太监将小宫女蕊初抱进房来，轻轻入地地下，向太后磕了头，退了回去。

这时太生身畔的众宫女都已惊醒，个个站在房外侍候，只是不得太后召唤，不敢擅自进内。太后听得一众侍卫太监渐渐远去，说道：“你们都去睡好了，不用侍候。”众宫女答应了，便即散去。太后身有武功，此事极为隐秘，纵是贴身宫女，也不知晓。她朝晚都要练功，任何太监宫女，若非奉召，不得踏入房门一步，连伸手碰一碰门帷，也属严禁。太后调匀了一会气息。韦小宝也力气渐复坐了起来，过得片刻，支撑着站起。太后眼见他胸口中了海老公力道极其沉重的一脚，可是这小太监居然行动自如，还能将自己扶进房来，不知他练过什么功夫，便问：“除了跟这海天富外，你还跟谁练过功夫？”

韦小宝道：“奴才就跟这恶老头儿练过几个月武功。他教的武功大半是假的。这人坏得很，每逃却在想杀我。”太后嗯了一声，道：“他的一双眼睛是你毒瞎的？”韦小宝道：“我老头日日夜夜，都在背后诅咒太后，辱骂皇上，奴才听了实在气不过，又没本事杀他，只好……只好……”太后道：“他怎样骂我骂皇上？”韦小宝道：“说的都是无法无天的话，奴才一句也不敢记在心里，一听过即刻就忘记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再也想不起来了。”太后点了点头道：“你这孩子倒乖得很，今天晚上，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韦小宝道：“奴才睡在床上，听见这恶老头开门出外，只怕他要出什么法子害我，于是悄悄跟在他后面，一直跟到了这里。”太后缓缓的道：“他向我胡说八道的那番话，你都听见了。”韦小宝道：“这恶老头的说话，奴才向来句句当他是放屁，太……太后你别见怪，奴才口出粗言，我可恨极了他。他每天骂人小乌龟，骂我祖宗，我知道他说的从来没一句真话。”太后冷冷的道：“我是问你，海天富跟你说过的话，你都听见了没有。你老老实实的回答。”韦小宝道：“奴才远远的躲在门外，不敢走近，这恶老头耳朵屡得很，我一走近他便发觉了。我只见他在和太后说话，想偷听几句，可是离得太远，听来听去听不到。后来见到他胆敢冒犯太后，太也大大逆不道，奴才便拚着性命来救驾。他到底向太后说了些什么话，奴才不知道，他……他一定在诉说奴才的不是，说我毒瞎了他眼睛，这虽然不假，其余的话，太后千千万万不可相信。大概太后不信他的话，这奴才竟敢冒犯太后。”

太后道：“哼！你机灵得很，乖觉得很。海天富说的话，你真的没听见也好，假的没听见也好。只要将来有半句风言风语传入了我耳中，你知道有什么结果。”韦小宝道：“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如果有哪一个大胆恶徒敢在背后说太后和皇上的坏话，奴才非跟他拚命不可。”太后道：“你能这样，我就喜欢了。我过去也没待你什么好。”韦小宝道：“从前皇上跟奴才摔交练武，奴才不识得万岁爷言语举动乱七八糟，太后和皇上一点也没怪罪，这就是恩重如山了，否则的话，奴才便有一百个脑袋，也都该砍了。这恶老头天天想杀奴才，幸好太后救了我的性命，奴才当真是感激得不得了。”

太后缓缓的道：“你知道感恩，那就很好。你点了桌上的蜡烛。”韦小宝道：“是！”打着了火，点亮了蜡烛。太后房中的蜡烛，烛身甚粗，特别光亮。

太后道：“你过来，让我瞧瞧你。”

韦小宝道：“是！”慢慢走到太后床前，只见她脸色雪白，更无半点血色，双眉微竖，目光闪烁，韦小宝心跳加剧，寻思：“她……她会不会杀了我灭口？这时候我拔足飞奔，她定然追不上我，但如给她一把抓住，那可糟了！”他心中想立刻发步便奔，一时却下不了决心，只微一犹豫间，太后已伸出左手，握住了他右手。

韦小宝大吃一惊，全身一震，“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太后道：“你怕什么？”韦小宝道：“我……我没怕，只不过……只不过……”太后道：“只不过什么？”韦小宝道：“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奴才受什么惊什么的？”他听人说过“受宠若惊”的成语，可是四个字中只记得二字。太后不知他说些什么，问道：“你为什么全身发抖？”韦小宝道：“我……我没有……没有……”

太后如在此刻一掌劈死了他，日后更不必担心他泄了机密，可是一口真气说什么也提不上来，委实是筋疲力竭，虽握住了韦小宝的手，其实手指间一点力气也无，韦小宝只须微微一挣，便能脱身，当下微笑道：“你今晚立了大功，我重重有赏。”

韦小宝道：“是那恶老头要杀奴才，幸得太后搭救性命，奴才可半点功劳也没有。”

太后道：“你知道好歹，我将来不会亏待你的，这就去罢！”轻轻放脱了他手。韦小宝大喜，忙爬下磕了几个头，退了出去。太后见他衣襟上鲜血淋漓，显是吐过不血，可是跪拜之际，行动仍是颇为伶俐，不由暗暗纳罕。

韦小宝出房之时，向躺在地下的蕊初看了一眼，见好胸口缓缓起伏，呼吸甚匀，便是如睡熟了一般，脸色红润，绝无异状，心想“过几天我去找些糕饼果子来给你吃。”快步回到自己屋中，闭上了门，舒了口气，登时如释重负。

这些日子来和海老公同处一室，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现下老乌龟死了，再也不用怕有人来害我了。”突然间，想起了烛光下的太后的脸色，猛地打了个寒噤，心想：“在这皇宫里不大太平，老子还是……还是……哈哈，还是拿到四十五万两银子，回扬州去见妈妈为妙。”想到自己性命尚在，四十五万两银子失而复得，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

高兴了好一会，渐感疲倦，身子一横，躺在床上便睡熟了。

第七回 古来成败原关数 天下英雄大可知

韦小宝次日起身，胸口隐隐作痛，又觉周身乏力，自知是昨晚给海老公打了一掌，踢了一脚之故，支撑着站起身来，但见胸口一大片血污，便除下长袍，浸到水缸中搓了几搓，突然间，袍上碎布片片脱落。他吃了一惊，将袍子提出水缸，只见胸口衣襟上有两个大洞，一个是手掌之形，一个是脚底之形。他大为惊奇：“这……搞的是什么鬼？”一想到“鬼”字，登时全身寒毛直竖。第一个念头便是“老乌龟的鬼魂出现，在我袍子上弄了这两个洞。”又想：“老乌龟的鬼不知是瞎眼的，还是瞎得见人的？”盲人死了之后，变成的鬼是否仍然眼盲，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即过，没再想下去，提着那件袍子怔怔出神，突然间恍然大悟：“不是鬼！昨晚老乌龟在我胸口打了一掌，踢了一脚，这两个洞是给他打出来的。哈哈，老子的武功倒也不错，只吐了几口血，也没什么大事。唉，不知可受了内伤没有？老乌龟有只药箱，看有什么伤药，还是吃一些为妙。”

海老公既死，他所有的物品，韦小宝自然老实不可客气的都据为己有，大模大样的咳嗽一声，将那口箱子打了开来，取出药箱。药箱中一瓶瓶，一包包丸散甚多，瓶子上纸包上也写处有字，可是他识不了几个字，又怎分辨得出哪一包是伤药，哪一瓶是毒药？其中有一瓶黄色药粉，却是触目惊心，认得是当日化去小桂子尸体的“化尸粉”，只须在尸体伤口中弹上一些，过不多时，整具尸体连着衣服鞋袜，都化为一滩黄水，这瓶药粉自然碰也不敢碰。再想起只因自己加了药粉的份量，海老公就此双目失明，说什么也不敢随便服药，好在胸口也不甚疼痛，自言自语：“他妈的，老子武功了得，不服药还不是很好？”当下合上药箱，再看箱子其余物件，都是些旧衣旧书之类，此外有二百多两银子，这些银子他自己毫不重视，别说索额图答应了要给他四十五万两银子，就是去跟温有道他们擰擰骰子，几百两银子也就轻而易举地赢了来。他在小桂子的衣箱中取出另一件长袍来披上，看到身上那件轻软的黑色背心，不觉一怔：“老乌龟在我袍上打出两个大洞，这件衣服怎地半点也没破？这是鳌拜宝库中寻出来的，如果不是宝衣，鳌拜怎会放在藏宝库中？”转念一想：“老乌龟打我不死，踢我不烂，说明不定不是韦小宝武功了得，而是靠了鳌拜的宝衣救命。索大哥当日劝我穿上，倒大有先见之明，而我穿上之后不除下来，先见之说，倒也不小。”正在自鸣得意，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桂公公，大喜###！快开门。”韦小宝一面扣衣钮，一面开门，问道：“什么喜事？”

门外站着四名太监，一齐向韦小宝躬身请安，齐声道：“恭喜桂公公。”韦小宝知道：“大清早的，这么客气干什么啊？”一名四十来岁的太监笑道：“刚才太后颁下懿旨去内务府，因海天富海公公得病身亡，尚膳司副总管太监的职司，就由桂公公升任。”另一名太监笑道：“我们没等内务府大臣转达恩旨，就巴屯的赶来向你道喜，今后桂公公统理膳司，那真是太好了！”韦小宝做太监升级，也不觉得有甚么了不起，但想：“太后升我的级，是叫我对昨晚的事不可泄露半点风声。其实就是不升我，老子可也不敢多口，脑袋搬家，嘴巴也没有了，还能多口吗？不过太后既然提拔我，总不会杀我了，倒大可放心。”想到此节登时眉开眼笑，取出银票，每人送了五十两报信费。

一名太监道：“咱们宫里可从来没一位副总管像你桂公公这般年轻的。宫里总管太监十四位，副总管太监八位，顶儿尖儿的人物，一古脑儿就只二十二位。本来连三十岁以下的也没有。桂公公今天一升，明儿就和张总管、王总管他们平起平坐，可真了不起！”另一人道：“大伙儿就只知桂公公在皇上跟着大红大紫，想不到太后对你也这般看重，只怕不到半年，便升做总管了。以后可得对兄弟们多多提拔！”韦小宝哈哈大笑，道：“都是自己人、好兄弟，还说什么提拔不提拔？那是太后和皇上恩典，老……老……我桂小宝又有什么功劳？”他硬生生将“老子”二字咽入口中了，好不辛苦，又道：“来览览，大伙儿到屋中坐坐，喝一杯茶！”那中年太监道：“太后的恩旨，内务府总得下午才能传来。大伙儿公请桂公公去喝上一杯，庆贺公公飞黄腾达，连升二级。桂公公，你现下是五品的官儿，那可不小啊。”其余三人跟着起哄，定要拉韦小宝去喝酒。韦小宝虽然近日受人奉承已惯，但马屁之来，毕竟听着受用，当即锁上了门，笑嘻嘻的跟着四人去喝酒。四人之中，两个是太后身边的近侍，奉太后之命去内务府传旨，最先得到消息。其余二人是尚膳监的太监，一个管采办粮食，一个管选购菜肴，最是宫中的肥缺。二人一早听到海天富死消息，立即守在內务府门外，寸步不离，要知道何人接替海天富的遗缺，立即赶去打点，以便保全职位。四人将韦小宝请到御房中，恭恭敬敬的请他坐在中间首席。御厨知道这个小孩儿打从明天起便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自是打起全副精神，烹调精美菜肴，只怕便是太后和皇帝平时也吃不到这般好菜。韦小宝不会喝酒顺口跟他们胡说八道。一名太监叹道：“海公公为人挺好，可惜身子总是不成，又瞎了眼睛，这几年来虽说管尚膳监的事，但一个月之中，难得有一两天到御房来。”另一外太监道：“幸得大伙儿忠心办事，倒也没出什么岔子。”又一名太监道：“海公公是先帝爷喜欢的老臣子，尚桔不是靠了老主子的旧恩典，尚膳监的差使早派了别人啦。桂公公得皇上和太后宠幸，那可大不相同啦。咱们大树底下好遮荫，办起事来可就方便得多了。”先一人道：“听说海公公昨天是咳嗽死的。”韦小宝道：“是啊，海公公咳嗽起觉，常常气也喘不过来。”

服侍太后的太监道：“今天清早，御医李太医奏报太后，说海公公患的是痲病入骨，风湿入心，多年老病发作，再也治不好了。生怕痲病传给人，一早就将他尸体火化了。太后叹了好一会儿气，连说：‘可惜，可惜，海天富这人，倒也挺鲜档模’”

韦小宝又惊又喜，知道侍卫、御医、太监们都怕担代干系，将海公公被杀身亡之事隐瞒不报，正好迎合了太后心意。韦小宝心想“什么痲病入骨，风湿入心？老乌龟尖刀入腹，利剑穿心，那才是真的。”

喝了一会酒，尚膳监两名太监渐渐提到，做太监的生活清苦，全仗捞些油水，请韦小宝不可像海老公那么固执，一切事情要办得圆通些。韦小宝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只是唯唯否否，吃完酒后，两名太监将一个小包塞在他怀里，回房打开一看，原来是两张银票，每张一千两。这“一千两”三字，他倒是认得的，心想：“还没上任，先收二千，油水倒挺不错啊！”

申牌时分，康熙派人来传他到上书房去笑容满面的道：“小桂子，太后说你昨晚又立了大功，要升你的级。”

韦小宝心想：“我早知道啦！”立即装出惊喜交集之状，跪下磕头，说道：“奴才也没什么功劳，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康熙道：“太后说，昨晚有几名太监在花园中打架，惊吵太后，你过去赶开了，处理得很得当。你小小年纪，倒识大体。”韦小宝站起身来，说道：“识大体吗，也不见得。不过我知道，有些事情听了该当牢牢记住，有些事情，应该立刻忘得干干净净，永远不可提起。太监们打架，说的话挺难听，自然谁也不可多提。”

康熙点点头，笑吟吟的道：“小桂子，咱二人年纪虽然不大，可得做几件大事出来，别让大臣们瞧小了，说咱们不懂事。”韦小宝道：“正是。只要皇上定下计策，有什么事，交给奴才去办便是。”康熙道：“很好！鳌拜那厮，作乱犯上。我虽饶了他不杀，可是这人党羽众多，只怕死灰复燃，造起反来，那可大大的不妙。”韦小宝道：“正是！”康熙道：“我早知鳌拜这厮倔强，因此没叫送入那部天牢囚禁，免得他胡言乱语，一直关在康亲王府里。刚才康亲王来奏，说那厮整日大叫大嚷，口出不逊的言语。”说到这里，放低了声音，道：“这厮说我用小刀子在他背心上戳了一刀。”韦小宝道：“哪有此事？对付这厮，何必皇上亲自动手？这一刀是奴才戳的，奴才去跟康亲王说明白好了。”

康熙亲自动手暗算鳌拜，此事传闻开来，颇失为君的体统，他正为此发愁，听韦小宝这般说，心下甚喜，点头道：“这事由你认了最好。”沉吟片刻，说道：“你康亲王家里瞧瞧，看那厮几时才死。”韦小宝道：“是！”康熙道：“我只道他中了一刀转眼便死，因此

他性命，没料到这厮如此硬朗，居然能够挺着，还在那里乱说乱话，煽惑人心，早知如此……”言下颇有悔意。韦小宝揣摸康熙之意，是要自己悄悄将他杀了，便道：“我看他多半挨不过今天。”

康熙传来四名侍卫，命他们护送韦小宝去康亲王府公干。

韦小宝先回自己住处，取了应用物事，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在四名侍卫前后拥卫之下，向康亲王府行去，在街上左顾右盼，得意洋洋。忽听得街边有个汉子道：“听说擒住大奸臣鳌拜的，是一位十来岁的小公公？”另一人道：“是啊，少年皇帝，身边得宠的公公，也都是少年。”先一人道：“是不是就是这位小公公？”另一人道：“那我可知道了。”

一名侍卫要讨好韦小宝，大声道：“擒拿奸臣鳌拜，便是这位桂公公立的大功。”

鳌拜嗜杀汉人，残暴贪贿，众百姓恨之入骨，一旦被拿，办罪抄家，北京城内城外，欢声雷动。小皇帝下旨擒拿之时，鳌拜恃勇拒捕，终于为一批小太监打倒，这事也已传得满城皆知。众百姓加油添酱，绘声绘影，各处茶馆中的茶客个个说得口沫横飞，什么鳌拜飞腿踢皇帝，什么几名小太监个个武功了得，怎样用“枯藤盘根”式将鳌拜摔倒，鳌拜怎样“鲤鱼打挺”，小太监怎样“黑虎偷心”，一招一式，倒似人人亲眼目睹一般。

这几天中，只要有小太监来到市上，立即有一群闲人围上来，打听擒拿鳌拜的情形。此刻听得那侍卫说道，这个小太监便是擒拿鳌拜的大功臣，街市之间立即哄动，无数百姓鼓掌喝彩。韦小宝一生之中，哪里受到过这样的荣耀，不由得心花怒放，自己当真如是大英雄一般。一众闲人只是碍着两名手按腰刀的侍卫在前开路，心有所忌，否则已拥上来围住韦小宝看个仔细，问个不休了。五人来到康亲府。康亲王听得皇上派来内使，忙大开中门，迎了出来，摆下香案，准备迎接圣旨。

韦小宝笑道：“王爷，皇上命小人来瞧瞧鳌拜，别的也没什么大事。”

康亲王道：“是，是！”他在上书房见到韦小宝一直陪在康熙身边，又知他擒拿鳌拜出过大力，忙笑嘻嘻的挽住他手，说道：“桂公公，你难得光临，咱们先喝两杯，再去瞧瞧那厮。”当即设下筵席。四名侍卫另坐一座，由王府中的武官相陪。康亲王自和韦小宝在花园中对酌，问起韦小宝的嗜好。韦小宝心想：“我如果喜欢赌钱，王爷就会陪我玩骰子，他还一定故意输给我。赢他的钱，这叫做胜之不武。”便道：“我也没什么喜欢的。”

康亲王寻思：“老年人爱钱，中年少年人好色，太监可就不会好色了。这小太监喜欢什么，倒难猜得很。这孩子会武功，如果送他宝刀宝剑，在宫中说不定惹出祸来，倒得担上好大干系。啊，有了！”笑道：“桂公公，咱们一见如故。我厩中养得几匹好马，请你去挑选几匹，算是小王送给你一个小礼如何？”

韦小宝大喜，道：“怎敢领受王爷赏赐？”

康亲王道：“自己兄弟，什么赏不赏的？来逛逛，咱们先看了马，回来再喝酒。”携着他手同去马厩。康亲王吩咐马夫，牵几匹最好的小马出来。韦小宝心头不悦：“为什么叫我挑小马？你当我是只会骑小马的孩子吗？”见马夫牵了五六匹小驹出来，笑道：“王爷，我身材不高，便爱骑大马，好显得不太矮小。”

康亲王立时会意，拍腿笑道：“是我糊涂，是我糊涂。”吩咐马夫：“牵我那匹玉花骢出来，请桂公公瞧瞧。”

那马夫到内厩之中，牵出来一匹高头大马，全身白毛，杂着一块块淡红色斑点，昂首扬鬣，当真神骏非凡，贡金辔头，黄金跳蹬，马鞍边上用银子镶的宝石，单是这副马身上的配饰，便不知要值多少银子，若不是王公亲贵，便再有钱的达官富商，可也不敢用这等华贵的鞍鞴。韦小宝不懂马匹优劣，见这马模样俊美，忍不住喝彩：“好漂亮的马儿！”康亲王道：“这匹马是西域送来的，乃是有名大宛马，别瞧它身子高大，年纪可还小得很，只两岁零几个月。漂亮的马儿该当由漂亮的人来骑。桂兄弟，你就选了这匹玉花骢怎样？”韦小宝道：“这……这是王爷的坐骑，小人如何敢要？王爷厚赐，可没的折煞了小人。”康亲王道：“桂兄弟，你这等见外，那是太瞧不起兄弟了。难道你不肯结交我这个朋友？”韦小宝道：“唉，小人在宫中是个……是个低贱之人，怎敢跟王爷交朋友？”康亲王道：“咱们满洲人爽快爽快，你当我是好朋友，就将我这匹马骑了去，以后大伙儿不分彼此。否则的话，兄弟心中可大大的生气啦！”说着胡子一翘，一副气呼呼的模样。

韦小宝大喜，便道：“王爷，你……你待小的这样好，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

康亲王道：“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你肯要这四匹马，算是有面子。”走过去在马臀上轻拍数下，道：“玉花，玉花，以后你跟了这位公公去，可得乖乖的。”向韦小宝道：“兄弟，你试着骑骑看。”韦小宝笑应：“是！”在马鞍上一拍，飞身而起，上了马背。他这几个月武功学下，拳脚上的真实功夫没学到什么，纵跃之际，毕竟身手矫捷。

康亲王赞道：“好功夫！”牵着马的马夫松了手，那玉花骢便在马厩外的沙地上绕圈小跑。韦小宝骑在马背之上，只觉又快又稳。他丝毫不懂控马之术，生怕出了丑，兜了几个圈子便即跃下马背，那马便自行站住。

韦小宝道：“王爷，可真多谢您的厚赐了！小人这就去瞧瞧鳌拜，回来再来陪您。”康亲王道：“正是，这是奉旨差遣的大事。小兄弟，请你禀报皇上，说我们看守得很紧，这厮就算身上长了翅膀，也逃不了。”韦小宝道：“这个自然。”康亲王道：“要不要我陪你去？”韦小宝道：“不敢劳动王爷大驾。”康亲王每次见到鳌拜，总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原不想见他，当即派了本府八名卫士，陪同韦小宝查察钦犯。

八名卫士引着韦小宝走向后花园，来到一座孤零零的石屋之前，屋外十六名卫士手执钢刀把守，另有两名卫士首领绕着石屋巡视，确实是防守得十分严密。卫士首领得知皇上派内使来巡查，率领众卫士躬身行礼，打开铁门上的大锁，推开铁门，请韦小宝入内。

石屋内甚是阴暗，走廊之侧塔了一座行灶，一名老仆正在煮饭。那卫士首领道：“这铁门平时轻易不开，钦犯饮食就由这人在屋里煮了，送时囚房。”韦小宝点头道：“很好！你们王爷想得甚是周到。铁门不开，这钦犯想逃难得很了。”卫士首领道：“王爷吩咐过的，钦犯倘若要逃，格杀勿论。”卫士首领引着韦小宝进内，走进一座小堂，便听得鳌拜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正在大骂皇帝：“你奶奶的，老子出生入死，立了无数汗马功劳，给你爷爷、父亲打下座花花江山。你这没出息的小鬼年纪轻轻，便不安好心，在背后逼我一刀子，暗算老子。老子做了厉鬼，也不饶你。”

卫士首领皱眉道：“这厮说话无法无天，真该杀头才是。”

韦小宝循声走到一间小房的铁窗之前，探头向内张去，只见鳌拜蓬头散发，手上脚上都戴了铐镣，在室中走来走去，铁链在地下拖动，发出铿锵之声。

鳌拜斗然见到韦小宝，叫道：“你……你……你这罪该万死、没卵子的，你进览，你进览，老子叉死了你！”双目圆睁，眼光中如要喷出火来，突然发足向韦小宝疾冲，砰的一声，身子重重撞在墙上。

虽然明知隔着一座厚墙，韦小宝还是吃了一惊，退了两步，见到他狰狞的形相，不禁甚是害怕。

卫士首领安慰道：“公公别怕，这厮冲不出来。”韦小宝定了定神，见铁窗上的铁条极粗，石墙极厚，而鳌拜身上所戴的脚镣手铐又极沉重，不由得精神大振，说道：“又怕他什么？你们几位在外边等我，皇上吩咐了，有几句话要我问他。”众卫士齐声答应退出。

鳌拜兀自在厉声怒骂。韦小宝笑道：“鳌少保，皇上吩咐我来瞧瞧你老人家身子好不好。你骂起人来，倒也中气十足，身子硬朗得很哪，皇上知道了，必定喜欢得紧。”

鳌拜举起双手，将铁铐在铁窗上撞得当当猛响，怒道：“你奶奶的，你这狗娘养的小杂种。你去跟皇帝说，用不着他这么假心假意，要杀便杀，鳌拜还怕不成？”韦小宝见他铁窗上粗大的铁格打得直晃，真怕他破窗而出，又退了一步，笑道：“皇上可没这么容易就杀了你。要你在这一安安静静静的住上二三十年，等到心中真的懊悔了，爬着出去向皇上磕上几百个响头，皇上念着你从前的功劳，说不定饶了你，放了你出去。不过大官是没得做了。”

鳌拜厉声道：“你叫他快别做这清秋大梦，要杀鳌拜容易得很，要鳌拜磕头，却是千难万难。”

韦小宝笑道：“咱们走着瞧罢，过得三年五载，皇上忽然记起你的时候，又会派我来瞧瞧你。鳌大人，你身子保重，可千万别有什么伤风咳嗽，头痛肚痛。”鳌拜大骂：“痛你妈的王八羔子。小皇帝本来好好地，都是给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汉人教坏了。老皇爷倘若

早听了我的话，朝廷里一个汉官也不用，宫里一只汉狗也不许进来，那会像今日这般乱七八糟？”

韦小宝不去理他，退到郎下灶旁，见锅中冒出蒸气，揭开锅盖一看，煮的是一锅猪肉白菜，说道：“好香！”那老仆道：“给犯我吃的，没什么好东西。”韦小宝道：“皇上吩咐我来钦察犯人的饮食，可不许饿坏了他。”那老仆道：“好教公公放心，饿不了的。王爷叮嘱了，第天要给他吃一斤肉。”韦小宝道：“你舀一碗给我尝尝，倘若待亏了钦犯，我请王爷打你的板子。”老仆惶恐道：“是，是，小人不敢亏待了钦犯。”忙取过碗来，盛了一碗猪肉白菜，双手恭恭敬敬的递上，又递上一双筷子。韦小宝接过碗来，喝了一口汤，不置可否，向筷子瞧了瞧，说道：“这筷子太脏，你给我好好的擦洗干净。”那老仆忙道：“是，是！”接过筷子，到院子中水缸边去用力擦洗。

韦小宝转过身，取出怀中一包药末，倒在那一大碗猪肉白菜之中，随即将纸包放回怀里，将菜碗晃动几下，药末都溶入了汤里。他知道康熙要杀鳌拜，却要做得丝毫不露痕迹，从上书房中出来时便有了主意，回到住处，从海老公的药箱中取出十来种药末，也不管有毒无毒，胡乱混在一起，包了一包，心想这十几种药种之中，心有两三种是毒药，给他服了下去，定然死多活少。那老仆擦完筷子，恭恭敬敬的递过。韦小宝接过筷子，在鳌拜那碗猪肉中不住搅拌，说道：“嗯，猪肉倒也不少。平时都这么多吗？我瞧你会偷食！”那老仆道：“第餐都有不少猪肉，小人不敢偷食的。”心下诧异：“这位小公公怎么知道我偷犯人的肉吃，可有点希奇！”韦小宝道：“好，你送去给犯人吃。”那老仆道：“是，是！”又装了三大碗白饭，连同那大碗白菜猪肉，装在盘里，捧去给鳌拜。韦小宝提着筷子在锅边轻敲，心下甚是得意，寻思：“鳌拜这厮吃了我这碗加料大补的猪肉白菜，若不七孔流血，也得……也得八孔流血而死。”他本杰想另说一句成语，但肚中实在有限，只好在“七孔流血”之下再加一孔。

他放下碗筷，踱出门去，和守门的卫士们闲谈了片刻，心想这当儿鳌拜多半已将一碗猪肉吃了个碗底朝天，向卫士首领道：“咱们再进去瞧瞧！”卫士首领应道：“是！”

两人刚走进门，忽听得门外两人齐声吆喝：“什么人？站住了！”跟着嗖嗖两响射箭之声。那卫士首领吃了一惊，忙道：“公公，我去瞧一下。”急奔出门。韦小宝跟着出去，只听铮铮之声大作，十来名青衣汉子手执兵刃，已和众卫士动上了手。韦小宝大惊：“啊哟，鳌拜的手下之人来救他了。”那卫士首领拔剑指挥，只吆喝得数声，一男一女分从左右夹击而上。护送韦小宝的四名御前侍卫便在左近，闻声来援，加入战团。那些青衣汉子武功甚强，霎时之间已有两名王府卫士尸横就地。

韦小宝缩身进了石屋，忙将门关上，正要取门门支撑，突然迎面一股大几涌到，将他推得向后跌出丈余，四名青衣汉子冲进石屋大叫：“鳌拜在哪里？鳌拜在哪里？”一名长须老者一把抓起韦小宝，问道：“鳌拜在哪里？”韦小宝向外一指，说道：“关在外边的地牢里。”两名青衣人便向外奔出。外边又有四名青衣人奔了进来，疾向后院窜去，突然有人叫道：“在这里了！”长须老者大怒，举刀向韦小宝砍落。韦小宝急闪避开。旁边一名青衣人提腿在他屁股上一脚，只踢得韦小宝飞出丈许，摔入后院。六名青衣人一齐撞进囚室的铁门。但铁门甚是牢固，顷刻间却哪里撞得开？只听得外面锣声铿铿急响，王府中已发出警号。一名青衣人叫道：“须得赶快！”长须老者道：“废话，谁不知道要快？”一名青衣汉子见一撞撞不开铁门。这时又有三名青衣汉子奔了进来。囚室外地形狭窄，九个人挤在一起，施展不开手脚。韦小宝悄悄在地下爬出去，没爬得几步，便给人发觉，挺剑向他背心上刺到。韦小宝向左闪让，那人长剑横扫，嗤的一声，在他背心长袍上拉了条口子。韦小宝幸得有宝衣护身，这一剑没伤到皮肉，惊惶下跃起身来，斜刺冲出。另一个青衣汉子骂道：“小鬼！”举刀便砍。韦小宝一跃而起，抓住了囚室窗上的铁条子，身子临空悬挂。使钢鞭的青衣汉子正在撬挖铁条，见韦小宝阴在窗口，挥鞭击落。

韦小宝无路可退，又脚穿入两条铁条之间。两根铁条已给插得弯了，他身子瘦小，竟从空隙间穿过，一松手，已钻入了囚室。当的一声响，钢鞭击在铁条之上。外边的青衣汉子纷纷呼喝：“我来钻，我来钻。”那使钢鞭的汉子探头欲把空隙中钻进去。可是十三四岁的韦小宝钻得过，这汉子身材肥壮，却哪里进得去？

韦小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暗叫：“救兵快来，救兵快来！”耳听得外面铜锣声，呼喝声，兵刃击声响成一团。突然间呼的一声，一股劲风当头压落。韦小宝一个打滚，滚出数尺。但听得哈啾啾一声巨响，脸上泥沙溅得发痛，他不暇回顾，急跃而起。只见鳌拜双手舞动铁链，荷荷大叫，乱纵乱跃，这时那便钢鞭的青衣汉子正从窗格中钻进来，鳌拜连手铐带铁链往他头上猛力击下，这青衣汉子登时脑浆迸裂而死。韦小宝惊奇不已：“他怎么将来救他的人打死了？”随即明白：“啊哟，他吃了我的加料药粉，虽然中毒，可不是翘辫子见阎罗皇，却是发了疯！”

窗外众汉子大声呼喝，鳌拜举起手铐铁链，往铁窗上猛击。韦小宝心想：“他如回过身来打我，老子可得要归天！”急北之下，不及细想，提起匕首，猛力向鳌拜后心戳去。

鳌拜服药后神智已失，浑不知背后有人来袭，韦小宝匕首戳去，他竟不知闪避，波的一声，匕首直刺入背。鳌拜张口狂呼，双手连着手铐乱舞。韦小宝顺势往下一拖，那匕首削铁如泥，直切了下去，鳌拜的背脊一剖为二，立即摔到。窗外一众青衣人霎时之间都怔住了，似乎见到了世上最希奇古怪之事。三四人同时叫了出来：“这小孩子杀了鳌拜！这小孩杀了鳌拜！”

那长须人道：“撬开铁窗，进去瞧个明白，是否真的鳌拜！”当下便有二人抬起钢鞭，用力扳撬窗上铁条。两名王府卫士冲进室来，长须人挥动弯刀，一一砍死。一名青衣汉子提起短枪，隔窗向韦小宝不住虚刺，令他无法走进窗格伤人。

过不多时，铁条的空隙扩大，一个青衣瘦子说道：“待我进去！”从铁条空隙间跳进囚室。韦小宝举匕首向他刺去。那瘦子举刀一挡，嗤的一声响，单刀断为两截。那瘦子一惊，手中断刀向韦小宝掷出。韦小宝低头闪避，双手手腕已被那瘦子抓住，顺势反到背后。另一个青衣汉子举刀架在他颈中，喝道：“不许动！”窗上的铁条又撬开了两根，长须人和一名身穿青衣的秃子钻进囚室，抓住鳌拜的辫子，提起头来一看，齐声道：“果是鳌拜！”长须人想将尸首推出窗外，但铐镣上的铁链牢牢钉在石墙之中，一进无法弄断。那瘦子拿起韦小宝的匕首，嗤嗤四声响，将连在鳌拜尸身上的铁链割断了。长须人赞道：“好刀！”将尸身从窗格中推出，外边的青衣汉子拉了出去。那瘦子将韦小宝推出，余下三人也都钻出囚室。长须人发令：“带了这孩子走！大伙儿退兵！”众人齐声答应，向外冲出。一名青衣大汉将韦小宝挟在肋下，冲出石屋。只得嗖嗖声响，箭如飞蝗般射来。王府中二十余名卫士不住放箭，康亲王提刀亲自督战。众青衣人为箭所阻，冲不出去。抱着鳌拜尸首的是个道士，叫道：“跟我来！”举起尸身挡在身前。康亲王见到鳌拜，不知他已死，又见韦小宝被刺客拿住，大叫：“停箭！别伤了桂公公！”韦小宝心想：“康亲王倒有良心，老子会记得你的！”王府弓箭手登时停箭。那些青衣汉子高声呐喊，冲出石屋。那长须人手一挥，四名汉子疾向康亲王冲去。众卫士大惊，顾不得追敌，都赤保护王爷，岂知是那长须人声东击西之计，余人乘隙跃上围墙，逃出王府。攻击康亲王的四名汉子轻功甚佳，并不与众卫士交手，东一窜，西一纵，似乎伺机要取康亲王性命，待得同伴尽数出了王府，四人几声呼哨，跃上围墙，连挥一挥，十余件暗器份向康亲王射去。众卫士又是连声惊呼，挥兵刃砸暗器，但还是有一枝钢鞭打中了康亲王左臂。这么一阵乱，四名青衣汉子又都出了王府。

韦小宝被一条大汉挟在肋下飞奔，但听得街道上蹄声如雷，有人大叫：“康亲王府中有刺客！”正是大队官军到来增援。一众青衣汉子奔入王府旁的一间民房，上了大门，又从后门奔出，显然这些人干事之前，早就把地形察看明白，预备了退路。在小巷在奔行一程，又进了一间民房，仍是从后门奔出，转了几个弯，奔入一座大宅之中。

各人立刻除下身上青衣，迅速换上各式衣衫，顷刻间都扮成了乡家模样，挑柴的挑柴，挑菜的挑菜。一名汉子将韦小宝用麻绳牢牢捆绑住。两名汉子推过一辆木车，车上有两只大木桶，将鳌拜的尸体和韦小宝分别装入桶中。韦小宝心中只骂得一句：“他妈的！”头上便有无数枣子倒下来，将他盖没，桶盖盖上，什么也瞧不见了。跟着身子晃动，料想木车推出大门。枣子之间虽有空隙，不致窒息却也呼吸困难。韦小宝惊魂略定，心想：“这些鳌拜的家将部属把老子拿了去，势必要挖出老子的心肝来祭鳌拜。最好是途中遇上官兵，老子用力一滚，木桶翻倒，那便露出了马脚。”可是四肢被紧紧绑住，哪里动得分毫？木桶外隐隐传来辘辘车声，身子颠簸不已，行了良久，又哪里遇到官兵了？韦小宝咒骂一阵，害怕一阵，忽然张口咬了一枚枣子来吃，倒也肥大香甜，吃得几枚，惊惧之余，极其疲倦，过不多时，竟尔沉沉睡去。一觉醒来，车子仍是在动，只觉全身酸痛，想要转动一下身子，仍半分动弹不得，心想：“老子这次定然逃不过难关了，待会只好大骂一场，出一口心中的恶气，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大汉。”又想：“幸亏我已将鳌拜杀了，否则

先一人道：“规矩虽是如此，但历来惯例，每一堂商定之后报了上去，上头从来没驳回过，所谓委派，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另一人道：“据兄弟所知，各堂的新香主，向来都由旧堂主推荐。旧香主或者年老，或者有病，又或是临终之时留下遗言，从本堂兄弟之中挑出一人接替，可就从来没有自行推选规矩。”

先一人道：“尹香主不幸为鳖拜所害，哪有什么遗言留下？贾老六，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又干么在这时挑眼了？我明白你的用意，你反对李大哥当本堂香主，乃是心怀不轨，另有图谋。”韦小宝听到“贾老六”三字，心下一凛，记得扬州众盐梟所要找的就是此人，转头向他瞧去，果见他头顶头秃秃地，一根小辫子上没剩下几根头发，脸上有个大刀疤。

那贾老六怒道：“我又心怀什么不轨，又有什么图谋？崔瞎子，你话说得清楚些，可别含血喷人。”

那姓崔之人少了一只左目，大声道：“哼，打开天窗说亮话，青木堂中，又有谁不知道你想捧你姊夫关夫子做香主。关夫子做了香主，你便是国舅老爷，那还不是大权在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吗？”贾老六大声道：“关夫子是不是我姊夫，那是另一回事。这次攻入康王府，是关夫子率领的，终于大功告成，奏凯而归，凭着我姊夫的才干，他不能当香主吗？李大哥资格老，人缘好，我并不是反对他。不过讲到本事，毕竟还是关夫子行得多。”

崔瞎子突然纵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轻蔑之意。贾老六怒道：“你笑什么？难道我的话错了？”崔瞎子笑道：“没有错，咱们贾老六的话怎么会错？我只是觉得关无子的本事也太厉害了。五关是过了，六将却没有斩。事到临头，却将一个大人鳖拜，让人家小孩儿一刀杀了。”突然人丛中走出一人，满脸怒容在灵座前一站，韦小宝认得他便是率领众人攻入康亲王府的那个长须人。见他一部长须飘在胸前，模样甚是威严。原来此人姓关，名叫安基，因胡子生得神气，又是姓关，大家便都叫他关夫子。他双目瞪着崔瞎子粗声说道：“崔兄弟，你跟贾老六斗口，说什么都可以，我姓关的可没的罪你。大家好兄弟，在万云龙大哥灵前赌过咒，发过誓来，说什么同生共死，我这般损我，是什么意思？”

崔瞎子心下有些害怕，退了一步，说道：“我……我可没敢损你。”顿了一顿，又道：“关二哥，你……你如赞成推举李大哥作本堂香主，那么……那么做兄弟的给你磕头赔罪，算是我说错了话。”关安基铁青着脸，说道：“磕头赔罪，那怎么敢当？本堂香主由谁来当，姓生的可不配说这一句话。崔兄弟，你也还没当上天地会的总舵主，青木堂的香主是谁，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崔瞎子又退了一步，大声道：“关二哥，你这话也不明摆着损人吗？我崔瞎子是什么脚色，便是再投十八次胎，也挨不上当地天地会的部舵主。我只是说，李力世李大哥德高望重，本堂之中，再也没哪一位像李大哥那样，教人打从心窝里佩服出来。本堂的香主倘若不是请李大哥当，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们都会不服。”人丛中有一人道：“崔瞎子，你又不是本堂十之八九的兄弟，怎知道十之八九的兄弟们心中不服？我看啊，李大哥人是挺好的，大伙儿跟他老人家喝喝酒，晒晒太阳，那是再好不过的。可是说到做本堂香主，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们心中大大的不以为然。”

又一人道：“我说呢，张兄弟的话对得不能再对。德高望重又怎么样？咱们天地会是反清复明，又不是学孔夫子，讲什么仁义道德。德高望重，就能将靴子吓跑吗？要找德高望重之人，私塾中整天‘诗云子曰’的老秀才可多得很。”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

一名人道：“依你之见，该当由谁来当本堂香主？”那人道：“第一，咱们天地会干的是反清复明大事。第二，咱们青木堂要在天地会各堂之中出人头地，干得有声有色。众兄弟中哪一个最有才干，最有本事，大伙儿便推他为香主。”那道人道：“最有才干，最有本事，依贫道看来，还是以李大哥为第一。”

人丛中数十人都大声叫嚷起来：“我们推关夫子！李大哥的本事怎及得上关夫子？”

那道人道：“关夫子做事有股冲劲，这是大家佩服的……”许多人叫了起来：“是啊，那还有什么说的？”那道人双手乱摇，叫道：“且慢，且慢，听我说完。不过关夫子的脾气十分暴躁，动不动就发火骂人。他眼下在本堂中不过是一个寻常兄弟，大伙儿见到他，心中已先怕他三分。他一做香主，只怕谁也没一天安稳的日子过。”一人道：“关夫子脾气近来好得多了。他一做香主，只会更好。”那道士摇头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关夫子的脾气，是几十年后成的，就算按捺得住一时，又怎能按捺得一年半载？青木堂香主是终身大事，不可由于一个人的脾气不好，闹得弟兄们失和，大家人心涣散，不免误了大事。”

那道人道号玄贞，听他这么说，哈哈一笑，说道：“正是各人之事自家知，贫道脾气不好，得罪人多，所以尽量少开口。不过推选香主，乃是本堂大事，贫道忍不住要说几句了。贫道脾气不好，不做香主，并不碍事。哪一位兄弟瞧着不顺眼，不来跟我说话，也就罢了，远而避之，也就是了。但贫道做了香主，岂能不理不睬，远而避之？”

贾老六道：“又没人推你做香主，为什么要你出来东拉西扯？”

玄贞勃然大怒，厉声道：“贾老六，江湖上朋友见到贫道之时，多尊称一声道长，便是总舵主，也是客客气气。哪有似你这般无礼的。你……你狗仗人势，想欺侮到我玄贞头上，可没那么容易！我明明白白跟你说，关夫子要当本堂香主，我玄贞第一个不赞成！他要当这香主，第一就须办到一件事。这件事要是办到了，贫道说不定就不反对。”贾老六本来听他说“狗仗人势”，心下已十分生气，只是一来玄贞道人武功高强，他当真动了怒，可也真不敢和他顶撞；二来这道人在江湖上名头甚响，总舵主对他客气，确也不假。自己要拥姊夫做本堂香主，此人如一力作梗，实是一个极大障碍，听他说只要姊夫办到一件事，便不反对他做香主，心下一喜，问道：“那是什么事，你倒说来听听。”

玄贞道人道：“关夫子第一件要办的大事，便须和‘十足真金’贾金刀离婚！”

此言一出，众人登时哄堂大笑，原来玄贞道人所说的“十足真金”贾金刀，便是关夫子的妻室，贾老六的嫡亲姊姊。她手使两把金刀，人家和她说笑，常故意询问：“关嫂子，你这两口金刀，到底是真金还是假金？”她一定郑重其事的道：“十足真金，十足真金！哪有假的？”因此上得到个“十足真金”的外号。玄贞道人要关夫子和妻子离婚，岂不是摆明了要贾老六的好看？其实“十足真金”贾金刀为人心直口快，倒是个好人。好兄弟贾老六也不坏，只是把姊夫抬得太高，关夫子又脾气暴躁，得罪人多，大家背后不免闲话甚多。

关安基手一伸，砰的一声，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玄贞道长，你说什么话来？我当不当香主，有什么相干，你干什么提到我老婆？”玄贞道人还未答话，人丛中一人冷冷的道：“关夫子，尹香主可没得罪你，你拍他灵座干什么？”原来关安基适才一拍，却是灵座之上。

关安基心中一惊，他人虽暴躁，倒是机灵得很，大声道：“是兄弟错了！”在灵位之前跪倒，拜了几拜，说道：“尹大哥，做兄弟的盛怒之下，在你灵台上拍了一掌，实在是兄弟的不是，请你老人家在天之灵，不可见怪。”说着砰砰的叩了几个响头。余人见他如此，也就不再追究。

崔瞎子道：“大家瞧！关夫子光明磊落，人是条汉子，就是脾气暴躁，沉不住气。他做错了事，即刻认错，那当然很好。可是倘若当了香主，一件事做错了，在干系极大，就算认错，又有什么用处？”关安基本来声势汹汹，质问玄贞道人为何提及他妻子“十足真金”贾金刀，但盛怒之下，在尹香主灵台上拍了一掌，为人所责，虽然立即向尹香主灵位磕头，众兄弟不再追究，气势终于馁了，一时不便再和玄贞道人理论。玄贞也就乘面收篷，笑道：“关夫子，你我自己兄弟，一同出生入死，共过无数患难，犯不着为了一时大舌之争，失了兄弟间的和气。刚才贫道说的笑话，你包涵包涵，回家别跟贾金刀嫂子说起。否则她来揪贫道的须子，可不是玩的。”众人又都笑了起来。关安基对这道人本有三分忌惮，只好付之一笑。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李大哥好，有的说关夫子好，始终难以定议。

忽有一个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说道：“尹香主啊尹香主，你在世之是，我青木堂中何等和睦，众兄弟真如至亲骨肉一般，同心协力，干那反清复明的大事。不幸你为鳖拜这奸贼所害，我青木堂中，再没第二个人能如你那般，既有人缘，又有本事。尹香主啊除非你死而复生，否则我青木堂只怕要互相纷争不休，成为一盘散沙，再也不能如你在世之时那般兴旺了。”众人听到他这等说，许多人忍不住又都流起泪来。有一人道：“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处，关夫子有关夫子的好处，两位都是自己好兄弟，可不能为了推举香主之事，大伙儿不和。依我之见，不如请尹香主在天之灵决定。咱们写了李大哥和关夫子和名字，大伙儿向尹香主的灵位磕头，然后

拍胸决定，最是公平不过。”许多人随声附和。

贾老六大声道：“这法儿不好。”有人道：“怎么不好？”贾老六道：“拈阉由谁来拈？”那人道：“大伙儿推举一位兄弟来拈便是了。”贾老六道：“只怕人有私心，发生弊端。”崔瞎子怒道：“在尹香主灵前，谁有这样大的胆子，敢作弊欺瞒尹香主在天之灵？”贾老六道：“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崔瞎子骂道：“操你奶奶的，除非是你想做弊。”贾老六怒道：“你这小子骂谁？”崔瞎子怒道：“是我骂了你这小子，却又怎么？”贾老六道：“我忍耐已久，你骂我奶奶，那可无论如何不能忍了。”刷的一声，拔出了钢刀，左手指着崔瞎子喝道：“崔瞎子，咱哥儿到外面院子中去比划比划。”崔瞎子慢慢拔出了刀，道：“这是你叫阵，我被迫应战。关夫子，你亲耳听到的。”关安基道：“大家兄弟，不可为这件事动刀子。崔兄弟，你骂我舅子，那是你的不对。”崔瞎子道：“我早知你要分派我的不是。你还没做香主，已是这样，若是做了，那还了得？”关安基怒道：“难道你骂人祖宗，那就对了？你操我小舅子的奶奶，我算是你什么人？”众人忍不住大笑，一时大堂之中，乱成一团。贾老六见姊夫为他出头，更是气盛，便要往庭中闯去，却有人伸手拦住，劝道：“贾老六，你想你姊夫当香主，可不能得罪人太多，遇到了事，须得让人一步。”崔瞎子慢慢收刀入鞘，说道：“我也不是怕了你，只不过大家义气为重，自己兄弟，不能动刀子拈命。总而言之，关夫子要当香主，我姓崔的说什么也不赞成。关夫子的气还好受，贾老六的气却受不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韦小宝站在一旁，听众人一言我一语的争执不休，有的人粗口骂骂，又有人要动刀子打架，冷眼旁观，颇觉有趣。初时他以为这些人是鳌拜的部属，不免要杀了自己祭奠鳌拜，待知这些人恨极了鳌拜，心中登如一块大石落地，可是听得他们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反清复明”，又担心起来：“他们自然认定我是清宫里的小太监，不论如何辩白，他们定然不信。待得香主选定之后，第一件事就会来杀了我。那不是反清复明吗？眼前的‘清人’，除了老子之外，哪里不旁人？再说，我在这里把他们的什么秘密都听了去，就算不杀我灭口，也必将我关了起来，永世不得超生。老子这还溜之大吉为妙。”慢慢一步一步的退到门外，只盼厅中情势再乱，便逃了出去。只听得一个说道：“拈阉之事，太也玄了，有点儿近乎儿戏。我说呢，还是请李大哥和关夫子以武功以决胜败，拳脚也好，兵刃也好，点到为止，不可伤人。大伙儿站在旁边睁大了眼瞧着，谁胜谁败，清清楚楚，谁也没有异言。”

贾老六首先赞成，大声道：“好！就是比武决胜败，倘若李大哥胜了，我贾老六就拥李大哥为香主。”

他这一句话一出口，韦小宝立时心想：“你赞成比武，那定是你姊夫的武功胜了李大哥，还比什么？”连韦小宝都这么想，旁人自然是一般的想法，拥李派登时纷反对，有的说：“做香主是要使全堂兄弟和衷共济，跟武功好不好没多大关系。”“真的要比武决定谁做香主，如果本堂兄弟之中，有人武功胜过了关夫子，是不是又让他来当香主呢？”“这不是推香主，那是摆擂台了。关夫子不妨摆下擂台，让天下英雄好汉都来打擂台。”“倘若鳌拜这奸贼不死，他是‘满洲第一勇士’，关夫子的武功未必便胜得过他，打了擂台之后难道便请鳌拜做咱们香主？”众人一听，忍不住都笑了出来。正纷乱间，忽有人冷冷的道：“尹香主啊尹香主，你一死之后，大家都瞧你不过了。在你灵前说过的话，立过的誓，都变成放他妈的狗屁了。”韦小宝认得这人的声音，知道是专爱冷言冷语的祁老三。众立时静了下来，跟着几个人同时问道：“祁老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祁老三冷笑道：“哼，我姓祁的当年在万云龙大哥和尹利主灵前磕过头，在手指上刺过血，还立下重誓，决意为尹香主报仇，亲口说过：‘哪一个兄弟杀了鳌拜，为尹香主报得大仇，我祁彪清便奉他为本堂香主，忠心遵奉他号令，决不有违！’这一句话，这祁老三是说过的。姓祁的说过话算数，决不是放狗屁！”霎时之间，大厅中一片寂静，更无半点声息。原来这一句话，大厅上每个人都说过的。

隔了一会，还是贾老六第一个沉不住气，说道：“祁三哥，你这话是没错，这几句话大家都说过，连我贾老六在内，说过的话，自然不能含糊。可是……可是……你知，我知，大家都知，杀死鳌拜的，乃是这个……这个……”他转身寻觅韦小宝，突然看见韦小宝一只脚已跨出了厅门，正要向外逃遁，大叫：“抓住他，别让他走了！”

韦小宝拔足欲奔，刹那之间，六七个人扑了上去，十几只手同时抓在他的身上，将他硬生生的拖了回来。韦小宝高声大叫：“喂，喂，乌龟王八蛋，你们拖老子干什么？”他想这次反正活不成了，不如骂个痛快再说。人丛中走出一个身穿秀才衣巾的人来，说道：“小兄弟，且莫骂人。”韦小宝认得他的声音，道：“你是祁老三？”那人正是祁老三祁彪清，愕然道：“你认得我？”韦小宝道：“我认得你妈！”祁彪清有三分书呆子脾气，不知他这是骂人的言语，更加奇怪了，问道：“你怎么会认得我妈？”韦小宝道：“我跟你妈是老相好，老姘头。”众人哈哈大笑，都道：“我小太监油嘴滑舌！”祁彪清脸上一红，道：“取笑了。”随即正色道：“小兄弟，你干么要杀鳌拜？”韦小宝灵机一动，大声道：“鳌拜这奸贼做了不少坏事，害死了咱们汉人的无数英雄好汉，我韦小宝跟他誓不两立。我……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却给他捉进皇宫，做了太监。我恨不得将他斩成肉酱，丢在池塘里喂王八。”他知道越是说的慷慨激昂，活命的机会越大。

大厅上众人你瞧我，我瞧你，都感惊异。

祁彪清问道：“你做太监做了多久？”韦小宝道：“什么多久？半年也还不到。我原是扬州人，却给他捉到北京来了。辣块妈妈的，臭鳌拜死了也要上刀山，下油锅，滚钉板，穿骨头的贼鳌拜。”一连串扬州骂人的言语冲口而出。一个中年汉子点头道：“他倒真是扬州人。”他说的也是扬州口音。

韦小宝道：“阿叔，咱们扬州人，给满鞑子杀得可惨了，一连杀了十天，从朝到晚不停，我爷爷、奶奶、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没一个不给鞑子杀了。满州鬼从东门杀到西门，从南门杀到北门，都是这鳌拜下的命令。我……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记起听人所说“扬州十日”大屠杀的惨事，越说越真。众人听得耸然动容，连连点头。

关安基道：“怪不得，怪不得！”韦小宝道：“不但我爷爷、奶奶，连我爹爹也让鳌拜给一起杀了。”祁彪清道：“可怜，可怜。”崔瞎子问道：“你今年几岁啦？”韦小宝道：“十三四岁。”崔瞎子道：“扬州大屠杀，已有二十多年，怎么你爹爹也会给鳌拜杀了？”韦小宝一想不对，撒谎说溜了嘴，随口道：“我怎么知道？那时我又没生出来，那是我妈说的。”崔瞎子道：“就算是遗腹子，那也不成啊。”祁彪清道：“崔兄弟，你这话可不对了。这小兄弟只说他爹爹给鳌拜杀了，并没说是‘扬州十日’那一役中杀的。鳌拜做大官，一直做到现在，哪一年不杀人？咱们尹香坟给鳌拜害死，也不过是两年多前的事。”崔瞎子点前道：“是，是！”贾老六忽问：“小……朋友你说鳌拜杀了无数英雄好汉，又关你什么事？”韦小宝道：“怎么不关我事？我有一个好朋友，就给鳌拜捉到清宫之中害死了。我和他是一起给捉进去的。”众人齐问：“是谁，是谁？”韦小宝道：“这人江湖上大大有名，那便是茅十八！”十几个人一齐“哦”的一声。贾老六道：“茅十八是你朋友？可他没死啊。”韦小宝喜道：“他没有死？那当真好！贾老六，你在扬州骂盐泉，茅十八为了你跟人打架，我还帮着打呢。”贾老六搔了搔头，道：“可真有这回事。”关安基道：“很好！这个小朋友到底是故是友，事关重大。老六，你带几位兄弟，去将茅十八请来，认一认人。”贾老六应道：“是！”转身出厅。祁彪清拉过一张椅子，道：“小兄弟，请坐！”韦小宝老实不客气，就坐下来。跟着有人送上一碗面，一杯茶。韦小宝原是饿得狠了，吃了个干净。关安基、祁彪清，还有那个人叫他“李大哥”的李力世陪着他闲谈，言语中颇为客气，其实在盘问他的身世和经过遭遇。韦小宝也不隐瞒，偶然吹几句牛，骂几句鳌拜，还是将如何帮着康熙皇帝擒拿鳌拜等一一说了，只是跟海老公学武、康熙亲自出刀子动手等事却不提及。关安基等原已听说，鳌拜是为小皇帝及一群小太监所擒，听韦小宝说来活龙活现，多半不假。关安基叹道：“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不但为你所杀，而且也为你所擒，那也真是天数了。”闲谈了半个时辰，关安基、李力世、祁彪清等人都是阅历极富的老江湖，虽觉韦小宝言语有些浮滑，但大关节处却毫不含糊。忽听得脚步声响，厅门推开，两条大汉抬了一个担架进来，贾老六跟在后面说道：“姊夫，茅十八请来啦！”

韦小宝跳起身来，只见茅十八躺在担架之上，双颊瘦削，眼眶深陷，容色十分憔悴，问道：“你……你生病吗？”

茅十八给贾老六抬了来，只知天地会青木堂有大事相商，不知何事，陡然间见到了韦小宝，大喜若狂，叫道：“小宝……你……你也逃出来啦，那可好极了。我……我这些时候老是想着你，只盼伤愈之后，到皇宫救你出去。这……这真好！”他这几句话一说，众人心中本来还存着三分疑虑的，霎时之间一扫而空。这小太监果然是茅十八的朋友，一起被捕入清宫之中。茅十八虽然并非天地会的会友，但在江湖上也颇有名声，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近年来又为清廷缉捕，乃是众所周知之事。韦小宝既是他的朋友，自然不会真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清官中的太监，又见茅十八说话之时，真情流露，显然与小孩子交情极好。韦小宝道：“茅大哥，你……你受了伤？”茅十八叹了口气，道：“唉，那晚从宫中逃出来，将到宫门之外，终于遇上了侍卫，我以一敌五，杀了二人，自己也给砍了两刀，拚命的逃出宫门。宫中又有侍卫追出，本来是逃不了的，幸好天地会的朋友援手，才救了我的性命。你也是天地会好朋友们救出来的吗？”关安基等登时神色尴尬，觉得这件事实在做得不大漂亮。哪知韦小宝道：“正是，那老太监逼着我做小太监，直到今日，才逃出来，幸好碰上了天地会的这些……这些爷们。”天地会群豪都暗暗吁了口气，觉得韦小宝如此说法，顾全了他们脸面，心中暗暗感激，这人年纪虽小，却很够朋友。当下贾老六招呼茅十八和韦小宝二人到厢房休息，青木堂群雄自在厅上继续会商大事。茅十八伤得极重，虽然已养了好几个月伤，仍是身子极弱。刚才抬来时途中又颠簸了一会，伤口疼痛，精神疲乏，想要说话，却无力气。韦小宝心想：“不管怎样，他们总不会杀我了。”心情一宽，蜷缩在一张太师椅中便睡着了。睡到后来，觉得有人将他抱起，放到床上，盖上了被子。

次晨醒转，有一名汉子送上洗脸水，清茶，一大碗大肉面。韦小宝心想：“招呼老子越来越好，居然拿我当大老爷看待了。”但见厢房外站着两个汉子，窗外也站着两名汉子，虽然假装晃来晃去，无所事事，但显然是奉命监视，生怕自己逃了。韦小宝又有点担心起来，寻思：“要是真当我大客人相待，为什么又派这四名汉子守住我？”童心忽起：“哼，要守住韦小宝，恐怕也不这么容易，我偏偏溜出去逛逛，瞧你这四个蠢才怎奈何得了我？”看明周遭情势，已有了计较，当即伸手用力推开向东的一扇窗。窗声一响，四名汉子同时向窗子望去，他一引开四人视线，猛力将厢房门向内一拉，立即一骨碌钻入床底。

四名汉子听到门声，立即回头，只见两扇门已经打开，兀自不住晃动，都大吃一惊。这四人正是奉命监视韦小宝的，突见房门已开，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已经逃了，四个人齐叫：“啊哟！”冲入厢房，但见茅十八在床上睡得甚熟，韦小宝果然已不知去向。一人叫道：“这孩子逃去不远，快分头追截，我去禀告上头。”其余三人应道：“是！”急冲出房，其中二人跃上了屋顶。

韦小宝咳嗽了一声，从床底下大模大样的走了出来，便向外走去，来到大厅之中。一推开门，只见关安基和李力世并排而坐，我名奉命监视他的汉子正在气急败坏的禀报：“这……这小孩儿忽然逃……逃走了，不知到……到了哪里……”话未说完，突然见到韦小宝出现，那人“啊”的一声，瞪大了双眼，奇怪行说不出话来。

韦小宝伸了个懒腰，说道：“李大哥，关夫子，你二位好！”关安基和李力世对望了一眼，向那人道：“下去！没半点用！”随即向韦小宝笑道：“请坐，昨晚睡得好罢？”韦小宝笑嘻嘻的坐了下来，道：“很好，很好！”

大厅长窗突然推开，两人冲了进来，一人叫道：“关夫子，那……那小孩不知逃到什么地……”忽然见到韦小宝坐着，惊道：“咦！他……他……”韦小宝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你们这四条汉子，太也没用，连个小孩子也看不住。我如想逃走，早就逃了。”另一人傻头傻脑的问道：“你怎么走出来的？怎么我眼睛一花，人影也没瞧见，你就已经逃了。”韦小宝笑道：“我会隐身法，这法儿可以能传你。”关安基皱眉挥手，向那两人道：“下去罢！”那傻头傻脑之人兀自在问：“当真有隐身法？怪不得，怪不得。”李力世道：“小兄弟年纪轻轻，聪明机警，令人好生佩服。”

忽听得远处蹄声隐隐，有一大群人骑马奔来，关安基和李力世同时站起。李力世低声道：“鞞子官兵？”关安基点点头，伸指入口嘘行吹了三声，五个人奔入厅来。关安基道：“大伙儿预备！叫贾老六领人保护茅十八爷。鞞子官兵如是大队到来，不可接战，便照以前的法子分头退却。”五人答应了，出去传令，四下里天地会众人齐起。关安基道：“小兄弟，你跟着我好了。”

忽有一人疾冲进厅，大声道：“总舵主驾到！”关安基和李力世齐声道：“什么？”那人道：“总舵主率同五堂香主，骑了马正往这儿来。”关李二人大喜，齐声问道：“你怎知道？”那人道：“属下在道上遇到总舵主亲自吩咐，命属下先来通知。”

关安基见他跑得气喘吁吁，点头道：“好，你下去歇歇。”又吹口哨传人进来，吩咐道：“不是鞞子官兵，是总舵主驾临！大伙儿一齐出门迎接。”

消息一传出，满屋子都轰动起来。关安基拉着韦小宝的手，道：“小兄弟，本会总舵主驾到，咱们一齐去迎接！”

第八回 住客偶逢如有约 盛名长恐见无因

韦小宝随著关安基，李力世等群豪来到大门外，只见二三百人八字排开，脸上均现兴奋之色。过了一会，两名大汉抬著担架，抬了茅十八出来。李力世道：“茅十八，你是客人，不用这么客气。”茅十八道：“久仰陈总舵主大名，当真如雷贯耳，今日得能拜见，就算……就算即刻便死，那……那也不是枉了。”他说话仍是有气没力，但脸泛红光，极是高兴。

耳听得马蹄声渐近，尖头起处，十骑马奔了过来。当先三骑马上乘客，没等奔近便翻身下马。李力世等迎将上去，与那三人拉手说话，十分亲热。韦小宝听得其中一人说道：“总舵主在前面相候，请李大哥、关夫子几位过去……”几个人站著商量了几句，李力世、关安基、祁彪潜、玄贞道人等六人便即上马，和来人飞驰而去。

茅十八好生失望，问道：“陈总舵不来了吗？”对他这句话，没一人回答得出，各人见不总舵主，个个垂头丧气。韦小宝心道：“人家欠了你们一万两银子不还吗？还是赌钱输掉了老婆裤子？你奶奶的，脸色这等难看！”

过了良久，有一人骑马驰来传令，点了十三个人名字，要他们前去会见总舵主。那十三人大喜，飞身上马，向前疾奔。

韦小宝问茅十八道：“茅大哥，陈总舵主年纪很老了罢？”茅十八道：“我……我便没……没见过。江湖之上，人人都仰慕陈总舵主，但要见上他……他老人家一面，可真艰难得很。”韦小宝嘿了一声，心中却道：“哼，他妈的，好大架子，有什么希罕？老子才不想见呢。”

群豪见这情势，总舵主多半是不会来了，但还是抱著万一希望，站在大门外相候，有的站得久了，便坐了下来。有人劝茅十八道：“茅爷，你还是到屋里歇歇。我们总舵主倘若到了，尽快来请茅爷相见。”茅十道：“不！我还是在这里等著。陈总舵主大驾光临，在下不在门外相候，那……那可太也不恭敬了。唉，也不知我茅十八这一生一世，有没福份见他老人家一面。”

韦小宝跟著茅十八从扬州来到北京，一路之上，听他言谈之中，对武林中人物都不大瞧在眼内，但对这个陈总舵主却一直十分敬重，不知不觉的受了感染，心中也不敢再骂人了。

忽听得蹄声嫌诏，又有人驰来，坐在地下与会众都跃起身来，大家伸长脖子张望，均盼总舵主又召人前去相会，这次有自己的份儿。果然来的又是四名使者，为首一人下马抱拳，说道：“总舵主相请茅十八茅爷、韦小宝韦爷两位，劳驾前去相会。”茅十八一声欢呼，从担架中跳起身来，但“哎唷”一声，又跌在担架之中，叫道：“快去，快去！”韦小宝也是十分高兴，心想：“大家叫我『公公』的叫得多了，倒没什么人叫我『韦爷』，哈哈，老子是韦小宝韦爷。”

两名使者在马上接过担架，双骑相并，缓缓而行。另一名使者将坐骑让给了韦小宝，自己另乘一马，跟随在后。六人沿著大路行不到三里，便转入右边的一条小路。一路上都有三三两两的汉子，或坐或行，巡视把守。为首的使者伸出中指、无名指、小指三根手指往地下一指，把守二人点点头，也伸手做个暗号。韦小宝见这些人所发暗号各各不同，也不知是何用意。又行了十二三里，来到一座庄院之前。守在门口的一名汉子大声叫道：“客人到！”跟著大门打开，李力世、关安基，还有两名没见过面的汉子出来，抱拳说道：“茅爷、韦爷，大驾光临，敝会总舵主有请。”韦小宝大乐，心想：“我这个『韦爷』毕竟走不了啦！”茅十八挣扎著想起来，说道：“我这么去见陈总舵主，实在，实在……哎唷……”终于支撑不住，又躺倒在担架上。李力世道：“茅爷身上有伤，不必多礼。”让著二人进了大厅。一名汉子向韦小宝道：“韦爷请到这里喝杯茶，总舵主想先茅爷谈谈。”当下将茅十八抬了进去。韦小宝喝得一碗茶，仆役送上四碟点心，韦小宝吃了一块，心相：“这点心比皇宫里的，可差得太远了，还及不上丽春院的。”对这个总舵主的身份，不免不了一点瞧不起。但肚中正饿，还是将这些瞧不在眼里的点心吃了不少。

过了一顿饭时分，李力世等四人又一起出来，其中一个花白胡子老者道：“总舵主有请韦爷。”韦小宝忙将口中正咀嚼的点心用力吞落了肚，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跟著四人入内，来到一间厢房之外。那老者掀起门帷，说道：“『小白龙』白は『スヒシ』シ”

韦小宝又惊又喜，心想：“他居然知道我这个杜撰的外号，定然是茅大哥说的。”房中一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书生站起身来，笑容满

脸，说道：“请进来！”韦小宝走进房去，两只眼睛骨碌碌的乱转。关安基道：“这位是敝会陈总舵主。”韦小宝微微仰头向他瞧去，见这人神色和蔼，但目光如电，直射过来，不由得吃了一惊，双膝一曲，便即拜倒。那书生俯身扶起，笑道：“不用多礼。”韦小宝双臂被他一托，突然间全身一热，打了个颤，便拜不下去。那书生笑道：“这位小兄弟擒杀满洲第一勇士鳌拜，为我无数死在鳌拜手里的汉人同胞报仇雪恨，数日之间，名震天下。成名如此之早，当真古今罕有。”韦小宝本来脸皮甚厚，倘若旁人如此称赞，便即跟著自吹自擂一番，但在这位不怒自威的总舵主面前，竟然讷讷的不能出口。总舵主指著一张椅子，微笑道：“请坐！”自己先坐了，韦小宝便也坐下。李力世等四人却垂手站立。总舵主微笑道：“听茅十八爷说道，小兄弟在扬州得胜山下，曾用计杀了一名清军军官黑龙鞭史松，初出茅庐第一功，便已不凡。但不知小兄弟如何擒拿鳌拜。”

韦小宝抬起头来，和他目光一触，一颗心不由得突突乱跳，满腹大吹法螺的胡说八道霎时间忘得干干净净，一开口便是真话，将如何得到康熙宠幸，鳌拜如何无礼，自己如何和小皇帝合力擒他之事说了。只是顾全对康熙的义气，不提小皇帝的在鳌拜背后出刀子之事。但这样一来，自己撒香炉灰迷眼，举铜香炉砸头，明知不是下三滥，便是下二滥的手段，却也无法再行隐瞒了。

总舵主一言不发的听完，点头道：“原来如此。小兄弟的武功和茅爷不是一路，不知尊师是哪一位？”韦小宝道：“我学过一些功夫，可算不得有什么尊师。老乌龟不是真的教我武功，他教我的都是假功夫。”

总舵主纵然博知广闻，“老乌龟”是谁，却也不知，问道：“老乌龟？”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老乌龟便是海老公了，他名字叫作海天富。茅十八大哥和我，就是给他擒进宫里去的...”说到这里，突然惊觉不对，自己曾对天地会的人说，茅十八和自己是给鳌拜擒去的，这会儿却说给海老擒进宫去，岂不前言不对后语？好在他撒谎圆谎的本领著实不小，跟著道：“这老儿奉了鳌拜之命，将我二人擒去，想那鳌拜是个极大的大官，自然不能轻易出手。”

总舵主沉吟道：“海天富？海天富？鞑子宫内的太监之中，有这样一号人物？小兄弟，他教你的武功，你演给我瞧瞧。”

韦小宝脸皮厚，也知自己的武功实在太不高明，说道：“老乌龟教我的都是假功夫。他恨我毒瞎了他眼睛，因此想尽办法来害我。这些功夫是见不得人的。”

总舵主点了点头，左手一挥，关安基等四人都退了出房去，反手带上了门。总舵主问道：“你怎样毒瞎了他眼睛？”

在这位英气逼人的总舵主面前，韦小宝只觉得说谎十分辛苦，还是说真话舒服得多，这种情形那可是从所未前，当下便将如何毒瞎海老公，如何杀死小桂子，如何冒充他做小太监等情形说了。

总舵主又是吃惊，又是好笑，左手在他膝下一拂，发觉他阳具和睾丸都在，并未净身，的的确确不是太监，不由得吁了口长气，微笑道：“好极，好极！我心中正有个难题，好久拿不定主意，原来小兄弟果然不是给净了身，做了太监！”左手在桌上轻轻拍道：“定当如此！尹兄弟后继有有，青木堂有主儿了。”

韦小宝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只是见他神色欢愉，确是解开了心中一件极为难的事，也不禁代他高兴。

总舵主负著双手，在室内走来走去，自言自语：“我天地会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前人从所未行的事。万事开创在我，骇人听闻，物议沸然，又何足论？”他文绉绉的说话，韦小宝更加听不懂了。

总舵主道：“这时只有你我二人，不用怕难为情。那海天富教你的武功，不论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你试演给我瞧瞧。”

韦小宝这才明白，他命关安基等四人出去，是为了免得自己怕丑，眼见无可推托，说道：“是老乌龟教的，可不关我事，如果太也可笑，你骂他好了。”

总舵主微笑道：“放手练好了，不用担心！”

韦小宝于是拉开架势，将海老公所教的小半套“大慈大悲千叶手”使了一遍，其中有些忘了，有些也还记得。总舵主凝神观看，待韦小宝使完后，点了点头，道：“从你出手中看来，似乎你还学过少林寺的一些擒拿手，是不是？”

韦小宝学“大擒拿手”在先，自然知道这门功夫更加不行，原想藏拙，但总舵主似乎什么都知道，只得道：“老乌龟还教过我一些擒拿法，是用来和小皇帝打架的。”于是将“大擒拿手”中一些招式也演了一遍。总舵主微微而笑，说道：“不错！”韦小宝道：“我早知你见了要笑。”

总舵主微笑道：“不是笑你！我见了心中喜欢，觉得你记性、悟性都不错，是个可造之材。那一招『白马翻蹄』，海天富故意教错了，但你转到『鲤鱼托腮』之时，能自行略加变化，并不拘泥于死招。那好得很！”

韦小宝灵机一动，寻思：“总舵主的武功似乎比老乌龟又高得多，如果他肯教我武功，我韦小宝定能成为一个真英雄，不再是冒牌货的英雄。”斜头向他瞧去，便在这时，总舵主一双冷电似的目光也正射了过来。韦小宝向来惫懒，纵然皇太后如此威严，他也敢对之正视，但在这位总舵主跟前，却半点不敢放肆，目光和他一触，立即收了回来。

总舵主缓缓的道：“你可知我们天地会是干什么的？”韦小宝道：“天地会反清复明，帮汉人，杀鞑子。”总舵主点头道：“正是！你愿不愿意入我天地会做兄弟？”

韦小宝喜道：“那可好极了。”在他心目中，天地会会众个个是真正英雄好汉，想不到自己也能成为会中兄弟，又想：“连茅大哥也不是天地会的兄弟，我难道比他还行？”说道：“就怕.....就怕我够不上格。”霎时间眼中放光，满心尽是患得患失之情，只觉这笔天外飞来的横财，多半不是真的，不过总舵主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

总舵主道：“你要入会，倒也可以。只是我们干的是反清复明的可事，以汉人的江山为重，自己的身家性命为轻。再者，会里规矩严得很，如果犯了，处罚很重，你须得好妹想一想。”韦小宝道：“不用想，你有什么规矩，我守著便是。总舵主，你如许我入会，我可快活死啦。”总舵主收起了笑容，正色道：“这是极要紧的大事，生死攸关，可不是小孩子们的玩意。”韦小宝道：“我当然知道。我听人说，天地会行侠仗义，做得都是惊逃诏地的大事，怎么会是小孩子们的玩意？”

总舵主微笑道：“知道了就好，本会入会时有誓词三十六条，又有禁十刑的严规。”说到这里，脸色沉了下来，道：“这些规矩，你眼前年纪还小，还用不上，不过其中有一条：『凡我兄弟，须当信实为本，不得谎言诈骗。』这一条，你能办到么？”

韦小宝微微一怔，道：“对你总舵主，我自然不敢说谎。可是对其馀兄弟，难道什么事也都要说真话？”总舵主道：“小事不论，只论大事。”韦小宝道：“是了。好比和会中兄弟们赌钱，出手手段骗可不不可以？”

总舵主没想到他会问及此事，微微一笑，道：“赌钱虽不是好事，会规倒也不禁。可是你骗了他们，他们知道了要打你，会规也不禁止，你岂不挨打吃亏？”

韦小宝笑道：“他们不会知道的，其实我不用欺骗，赢钱也是十拿九稳。”

天地会的会众是江湖豪杰，赌钱酗酒，乃是天性，向来不以为非，总舵主也就不再理会，向他凝视片刻，道：“你愿不愿拜我为师？”

韦小宝大喜，立即扑翻在地，连磕头，口称，口称：“师父！”总舵主这次不再相扶，由他磕了十几个头，道：“够了！”韦小宝喜孜孜的站起身来。

总舵主道：“我姓陈，名近南。这『陈近南』三字，是江湖上所用。你今日既拜我为师，须得知道为师的真名。我真名叫作陈永华，永远的永，中华之华。”说到这里真名时，压低了声音。

韦小宝道：“是徒弟牢牢记在心中，不敢泄漏。”

陈近南又向他端相半晌，缓缓说道：“你我既为师徒，相互间什么都不隐瞒。我老实跟你说，你油腔滑调，狡猾多诈，跟为师的性格十分不合，我实在并不喜欢，所以收你为徒，其实是为了本会的大事著想。”韦小宝道：“徒儿以后好妹的改。”

陈近南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是改不了多少的。你年纪还小，性子浮动些，也没做什么坏事。以后须当时北记住我的话。我对徒儿管教极严，你如犯了本会的规矩，心术不正，为非作歹，为师的要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也决不会怜惜。”说著左手一探，

的一声响，将桌子角儿抓了一块下来，双手搓了几下，木屑纷纷而下。

韦小宝伸出了舌头，半天缩不进去，随即喜欢得心口难搔，笑道：“我一定不做坏事。一做坏事，师父你就在我头上这么一抓，这么一搓。再说，只消做得几件坏事，师父你这手功夫便不能传授徒弟了。”

陈近南道：“不用几件，只是一件坏事，你我便无师徒之份。”韦小宝道：“两件成不成？”陈近南脸一板，道：“你给我正正经经的，少油嘴滑舌。一件便是一件，这种事也有讨价还价的？”韦小宝应道：“是！”心中却说道：“我做半件坏事，却又如何？”

陈近南道：“你是我的第四个徒弟，说不定便是我的关门弟子，天地会事务繁重，我没功夫再收弟子。你的三个师兄，两个在鞦韆阵亡，一个死于国姓光复台湾之役，都是为国捐躯的大好男儿。为师的在武林中位份不低，名声不恶，你可别替我丢脸。”

韦小宝道：“是！不过……不过……”陈近南道：“不过什么？”韦小宝道：“有时我并不想丢脸，不过真要丢脸，也没有法子。好比打人家，给人捉住了，关在枣子桶里，当货物一般给搬来搬去，师父你可别见怪。”

陈近南皱起眉头，又好气，又好笑，叹了口气，道：“收你为徒，只怕是我生平所作的一件大错事。但以天下大事为重，只冒一冒险。小宝，待会另有要务，你一切听我吩咐行事，少胡说八道，那就不错。”韦小宝道：“是！”

陈近南又见他欲言又止，问道：“你还想说什么？”韦小宝道：“徒儿说话，总是自以为有理才说。我并不要胡说八道，你却说我胡说八道，那当不冤枉么？”陈近南不愿跟他多所纠缠，道：“那你少说几句好了。”心想：“天下不知多少成名的英雄好煤，以我面前都是恭恭敬敬，大气也不敢透一声，这个刁蛮古怪的顽童，偏有这许多废话。”站起身来，走向门口，道：“你跟我来。”

韦小宝抢着开门，掀开门帷，让陈近南出去，跟着他来到大厅。

厅上本来坐著二十来人，一见总舵主进来，登时肃立。陈近南点了点头，走到上首的第二张椅子上坐下。韦小宝见居中张椅子空著，在师父之上还空著一张椅子，心下纳闷：“难道总舵主还不是最大？怎地在师父之上还有两个人？”

陈近南道：“众位兄弟，今日我收了个小徒。”向韦小宝一指，道：“就是他！”

众人一齐上前，抱拳躬身，道：“恭喜总舵主。”又向韦小宝拱手，纷纷道喜。各人脸色有的显得十分欢喜，有的则大为诧异，有的则似乎不敢相信。

陈近南吩咐韦小宝：“见过了众位伯伯、叔叔。”韦小宝向众人磕头见礼。李力世在旁介绍：“这位是莲花堂香主蔡德忠蔡伯伯。”“这位是洪顺堂香主方大洪方伯伯。”“这位是家后堂香主马超兴马伯伯。”韦小宝在这些香主面前逐一磕头，一共引见了九堂的香主，以后引见的便是位份和职司较次的人。

那九堂香主都还了半礼。连称：“不敢，小兄弟请起。”其余各人竟不受他磕头，他刚要跪下，便给对方伸手拦住。韦小宝身手敏捷，有个跪得快了，对方不及阻拦，忙也跪下还礼，不敢自居为长辈。厅上二十余人，韦小宝一时也记不清众人的姓名和会中职司，只知道个个是天地会中首脑人物，心想：“我一拜总舵主为师，大家都当我是自己人，便将身分姓名都说了出来。”心下好生喜欢。

陈近南待韦小宝和众人相见已毕，道：“众位兄弟，我收了这小徒后，想要他入我天地会。”众人齐声道：“那再好也没有了。”

莲花堂香主蔡德忠是个白发白须的老者，道：“自来名师必出高徒。总舵主的弟子，必是一位智勇兼全的小侠，在我会中，必将建立大功。”家后堂香主马超兴又矮又胖，笑容可掬，道：“今日和韦家小兄弟相见，也没什么见面礼。姓马的向来就会精打细算，这样罢，这和蔡香主二个，便做了小兄弟入会的接引人，就算是见面礼了。蔡兄以为如何？”蔡德忠哈哈大笑，道：“老马打的算盘不用说，定然是响的。这一份不用花钱的见面礼，算我一个。”

众人嘻笑声中，陈近南道：“两位伯伯天大的面子，当你的接引人，快谢谢了。”

韦小宝道：“是！”上前磕头道谢。

陈近南道：“本会的规矩，入会兄弟的言行好歹，和接引人有很大干系。我这小徒是很机警的，就怕他灵活过了头，做事不守规矩。蔡马二位香主既做他接引人，以后也得帮我担些干系，如见到他有什么行止不端，立即出手管教，千万不可客气。”蔡德忠道：“总舵主太谦了。总舵主门下，岂有不端之士？”陈近南正色道：“我并非太谦。对这个小孩儿，我委实好生放心不下。大伙儿帮着我管教，也帮着我分担一些心事。”马超兴笑道：“管教是不敢当的。小兄弟年纪小，若有什么事不明白，大家是自己兄弟，自然是开诚布公，知无不尽。”陈近南点头道：“我这里先多谢了。”韦小宝心想：“我又没做坏事，师父便老担心我做坏事。是了，他听了我对付老乌龟的手段，怕我老病发作，对他也会如此这般。老乌龟想害死我，又不是我师父，我才毒瞎了他眼睛。你真是我师父，教我真功夫，我怎会来作弄你？你却把话说在前头，这里许多人个个都管管教教，我动不能动了。”

只听陈近南道：“李兄弟，便请你去安排香堂，咱们今日开香堂，让韦小宝入会。”李力世答应了出去安排。

陈近南道：“照往日规矩，有人要入本会，经人接引之后，须得查察的身世和为人，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两年，查明无误，方得开香入会。但韦小宝在清官之中担任职司，是鞦韆小皇帝身边这份亲近之人，于本会办事大有方便，咱们只得从权。可不是我为了自己弟子而特别破例。”

众人都道：“弟兄们都理会得。”

洪顺堂香主方大洪身材魁梧，一黑须又长又亮，郎声说道：“咱们能这么一位亲信兄弟，在鞦韆皇帝身边办事，当真上天赐福，合该鞦韆气数将尽，我大明江山兴复有望。这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哪一个不明白总舵主的用心？”

韦小宝心想：“你们待我这么好，原来要我在皇上那边做奸细。我到底做是不做？”想起康熙对自己甚好，不禁颇感踌躇。

蔡德忠当下将天地会的历史和规矩简略给韦小宝说知，道：“本会的创始祖师，便是国姓爷，原姓郑，大名上成下功。当初国姓爷率领义师，进攻江南，围困江宁，功败垂成，在退回台湾之前，接纳总舵主的倡议，设立了这个天地会。那时咱们的总舵主，便是国姓爷的军师。我和方兄弟、马兄弟、胡兄弟、李兄弟，以及青木堂的尹香主等等，都是国姓爷军中校尉士卒。”

韦小宝知道“国姓爷”便是郑成功，当年得明朝皇帝赐姓为朱，因此人们尊称他为“国姓爷”。郑成功在江浙闽粤一带声名极响，他于康熙元年去世，其时逝世未久，人人提到他进，语气之间还是十分恭敬。茅十八也曾跟他说起过的。

蔡德忠又道：“咱们大军留在江南的甚多，无法都退回台湾，有些退到厦门，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总舵主奉国姓爷之命，留在中土，成立天地会，联络国姓爷的旧部。凡是曾随国姓爷攻打江浙的兵将，自然都成为会中兄弟，不必由人接引，也不须察看。但若外人要入会，就得查察明白，以防有奸细混入。”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脸上忽然现出异样神采，继续说道：“想当年咱们大军从台湾出发，一共是一十七万人马，五万水军，五万骑兵，五万步兵，一万人游击策应，又有一万『铁人兵』，个个身披铁甲，手持长矛，专斫鞦韆兵的马足，兵刃羽箭伤他不得。镇江扬蓬山那一战，总舵主领兵二千，大破鞦韆兵一万八千人，当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我是总舵主麾下第八镇的统兵官，带兵冲杀过去，只听得鞦韆兵人大叫：『马鲁，马鲁！契胡，契胡！』”

韦小宝只听得眉飞色舞，问道：“那是什么？”蔡德忠道：“『马鲁，马鲁』是鞦韆话『妈啊，妈啊』的意思，『契胡，契胡』便是『逃啊，逃啊！』”众人都笑了起来。

马超兴笑道：“蔡香主一说起当年攻克镇江、大杀鞦韆兵的事，便兴高采烈，三日三夜也说不完。你接引人给韦兄弟说会中规矩，这般说来，说到韦兄弟的须子跟你一般长了，还是说不完……”话到此处，突然想起韦小宝是个小太监，怎么有胡子？偷眼向韦小宝瞧了一眼，见他以为不以为意，才放了心。

这时李力世进来回报，香堂已经设好。陈近南引著众人来到后堂。韦小宝见一张板桌上供著两个灵牌，中间一个写著“大明天子之位”，侧边一个写著“大明延平郡王、拾讨大将军郑之位”，板桌上供著一个猪头，一个羊头，一只鸡，一尾鱼，插著七枝香。众人一齐跪下，向灵位拜了。蔡德忠在供桌上取过一张白纸，朗声读道：

“天地万有，回复大明，灭绝胡虏。吾人当同生同死，仿桃园故事，约为兄弟，姓洪名金兰，合为一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妹，复拜五祖及始祖万云龙为洪家之全神灵。吾人以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为生时。凡昔二京十三省，当一心同胡虏

天兆。吾人当行陈近南之命令，历五湖四海，以求英雄豪杰。焚香设誓，顺天行道，恢复明朝，报仇雪耻。歃血誓盟，神明鉴。”

蔡德忠念罢演词，解释道：“韦兄弟这番话中所说桃园结义的故事，你知道吗？”韦小宝道：“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蔡德忠道：“对了，你入了天地会，大家便都是兄弟了。我们和总舵主是兄弟，你拜了他老人家为师大家是你的伯伯叔叔，因此你见了我们要磕头。但从今而后，大家都是兄弟，你就不用再向我们磕头了。”韦小宝应道：“是。”心想：“那好得很。”

蔡德忠道：“我们天地会，又称为洪门，洪就是明太祖的年号洪武。姓洪名金兰，就是洪门兄弟的意思。我洪门尊万云龙为始祖，那万云龙，就是国姓爷了。一来国姓爷真姓真名，兄弟们不敢随便乱叫；二来如果鞑子的鹰爪们听了诸多不便，所以兄弟之间，称国姓爷为万云龙。『万』便是千千万万人，『云龙』是云从龙。千千万万人保定大明天子，恢复我锦绣江山。韦兄弟，这是本会的秘密可不能跟会外的朋友说起，就算茅十八爷是你的好朋友、好兄弟，也是不能跟他说的。”韦小宝点头道：“我知道了。茅大哥挺想入咱们天地会，咱们能让他入会吗？”蔡德忠道：“日后韦兄弟可以做他的接引人，会中再派人详细查察之后，那自然也是可以。”

蔡德忠又道：“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是本会创立的日子时辰。本会五祖，乃是这军在江宁殉难的五位大将，第一位姓甘名辉。想当年我大军攻打江宁，我统率镇兵，奉了总舵主军师之命，埋伏在江宁西城门外，鞑子兵...”他一说当年攻打江宁府，指手划脚，不由得越说越远。

马超光微笑插嘴：“蔡香主，攻打江宁府之事，咱们慢慢再说不迟。”

蔡德忠一笑，伸手轻轻一弹自己额头，道：“对，对，一说起旧事，就是没了没完。现下我读『三点革命诗』，我读一句，你跟著念一句。”当下读诗道：“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从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韦小宝跟著念了。

蔡德忠道：“我这洪门的洪字，其实就是我们汉人的『汉』字，我汉人的江山给鞑子占了，没了土地，『汉』字中去了个『土』字，便是『洪』字了。”当下将会中的三十六条誓词，十禁十刑，二十一条守则，都向韦小宝解释明白，大抵是忠心义气，孝顺父母，和睦乡党，兄弟一家，患难相助等等。若有泄漏机密，叛连兄弟，投降官府，奸淫掳掠，欺侮孤弱，言而无信，吞没公款等情由，轻则割耳、责打，重则大解八块，断首分□。

韦小宝一一凛遵，发誓不敢有违。他这次是真心诚意，发暂时并不捣鬼。

马超兴取过一大碗酒来，用针在左手手指上一刺，将血滴入酒中。陈近南等人了都刺了血，最后韦小宝刺血入酒，各人喝了一口血酒，入会议典告成。众人和他拉手相抱，甚是亲热。韦小宝全身热呼呼地，只觉从今而后，在这世上再也不是无依无靠。

陈近南道：“本会共有十堂，前五房五堂，后五房五堂。前五房莲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太堂、宏化堂。后五房青木堂、赤火堂、西金堂、玄木堂、黄土堂。九堂的香主，都已聚集在此，只有青木堂尹香主，前年为所杀，至今未有香主。青木堂中兄弟，昔日曾在万云龙大哥灵位和尹香主灵位前立誓，哪一个杀了鳌拜，为尹香主报仇，大伙儿便奉他为本堂香主。这件事可是有的？”众人都道：“正是，确是这事。”

陈近南锐利的目光，从左至右，在各人脸上扫了过过去，缓缓说道：“听说青木堂中的好兄弟们，为了继香主之事，曾发生一些争执，虽然大家顾全大局，仁义为重，并没伤了和气，但此事如无妥善了断，青木堂之内，总伏下一个极大的隐忧。青木堂是我天地会中极重要的堂口，统管江南、江北各府州县，近年来更渐渐扩展到了山东、河北，这一次更攻进了北京城里。青木堂香主是否得人，与本会的兴衰，反清大业的成败有极大干系。如果堂中众兄弟意见不合，不能同心协力，这大事就干不成了。”顿了一顿，问道：“鳌拜那奸贼，乃韦小宝所杀，这是青木堂众兄弟都亲眼目睹的，是不是？”李力世和关安基同声道：“正是。”李力世跟著道：“大伙儿在万云龙大哥灵位之前发过誓，决不能说了不算。如果这样的立誓等如放屁，以后还能在万云龙大哥的灵位之前立什么誓，许什么愿？韦小宝兄弟年纪虽小，我李力世愿拥他为本堂香主。”关安基被他抢了头，心下又想：“这小孩是总舵主的徒儿，身份已非比寻常。听总舵主说这番话，显是要他这个小徒当本堂香主。李老儿一味和我争香主当，眼著谁也不服谁，索性一拍两散。他已先出口向总舵主讨好，我可不能输给了他，反面显得自己存了私心。”便道：“李大哥的话甚是。韦兄弟机警过人，在总舵主调教之下，他日定是一位威震江湖的少年英侠。关安基愿拥韦小宝兄弟为青木堂香主。”韦小宝吓了一跳，双手乱摇，叫道：“不成，不成！这.....这个什么香主、臭主，我可做不来！”

陈近南双眼一瞪，喝道：“你胡说什么？”韦小宝不敢再说。

陈近南道：“这小孩手刃鳌拜，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遵守在万云龙大哥灵位前所立的誓言，只得让他来当青木堂得主。我是为了要让他当香主，才收他为徒；可不是收了他为弟子之后，才想到要他当香主。这小孩气质不佳，以后不知要让我头痛几百次。”

方大洪道：“总舵主苦心，兄弟们都理会的。总舵主跟韦兄弟非亲非故，今日才第一次见面。总舵主破例垂青，自然是为了本会的大事著想。不过.....不过.....总舵主也不必担心。本会兄弟弟们在江湖上混，读书的人少，哪一个不口出粗言俗语？韦兄弟年纪小，李大哥和关夫子都愿全力辅佐，决不会出什么乱子。”陈近南点头道：“咱们所以让韦小宝当青木堂香主，是为了在万云龙大哥灵位之前立过誓，决不能不算。但只要他做了一天香主，也算是做过了。明天倘若他胡作非为，扰乱青木堂事务，有碍本会反清复明大业，咱们立即开香堂将他废了，决不有半分姑息。李大哥、关二哥，我拜托你们两位用心帮他。如这小孩行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务须一一向我禀报，不得隐瞒。”李力世和关安基躬身答应。陈近南转过身来，在灵位前跪下，从香炉中拿起三枝香来，双手捧住，朗声道：“属下陈近南，在万云龙大哥灵位前立誓：属下韦小宝倘若违犯会规，又或是才德不足以服众，属下立即废了他青木堂香主的职司，决不敢有半分偏私。我们封他为香主，是遵守誓言，他日如果废他，也是遵守誓言。属下陈近南倘若不遵守此誓，万大哥在天之灵，教我天雷轰顶，五马分□，死于鞑子鹰爪之下。”说著举著香拜了几拜，将香插回香炉，磕下头去。

众人齐声称赞：“总舵主如此处事，大公无私，没一个心中不服。”韦小宝心道：“好啊！我还道你们真要我当什么香主臭主，却原来将我当作一座木板桥来过河，过了河便拆桥。今日封我为香主，你们就不算背誓。明日找个岔头，将我废了，又不算背誓。那时李大哥也好，关夫子也好，再来当香主，便顺理成章了。”大声说道：“师父，我不当香主！”

陈近南一愕，问道：“什么？”韦小宝道：“我不会当，也不想当。”陈近南道：“不会当，慢慢学啊。我会教你，李关二位又答应了帮你。香主的职位，在天地会中位份甚高，你为什么不想当？”

韦小宝摇头道：“今天当了，明天又给你废了，反而丢脸。我不当香主，什么事都马马虎虎；一当上了，人人都来鸡蛋来寻骨头，不用半天，马上完蛋大吉。”陈近南道：“鸡蛋里没骨头，人家要寻也寻不著。”韦小宝道：“鸡蛋要变小鸡，就有骨头了。就算没骨头人家来寻的时候，先把我蛋壳打破了再说，搞得蛋黄蛋白，一塌糊涂。”众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陈近南道：“咱们天地会做事，难道是小孩子儿戏吗？你只要不做坏事，人人敬你是青木堂香主，哪一个会得罪你？就算不敬重你，也得敬你是我的弟子。”

韦小宝想了一想，道：“好，咱们话说明在先。你们将来不要我当香主，我不当就是。可不能乱加罪名，又打又骂，什么割耳斩头，大解八块。”陈近南皱眉道：“你就爱讨价还价。你不做坏事，谁来杀你？鞑子倘若打你杀你，大伙儿给你报仇。”顿了一顿，诚恳恳的道：“小宝，大丈夫敢作敢为，当仁不让，既入了我天地会，就当奋勇争先，为民除害。老是为自己打算，岂是英雄豪杰的行径？”

韦小宝一听到“英雄豪杰”四字，便想到说书先生所说的那些大英雄，胸中豪气登生，说道：“对，师父教训得很是。最多砍了头，碗大的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江湖汉子给绑上法场时常说的话，韦小宝用了出来，虽然不大得体，倒博得厅上众人一阵掌声。

陈近南微笑道：“做香主是件大喜事，又不是绑上法场斩首。这里九位香主，人人做得欢欢喜喜，你该当学他们的样才是。”

关安基走到韦小宝跟前，抱拳躬身，说道：“属下下关安基，参见本堂香主。”韦小宝转头向陈近南道：“我怎么办？”陈近南道：“你就当还礼。”韦小宝抱拳还礼，道：“关夫子你好。”陈近南微笑道：“『关夫子』三字，是兄弟们平时叫的外号。日常无事，可以叫他『关夫子』，正式见礼之时，便叫他关二哥。”韦小宝改口道：“关二哥你好。”李力世这一次关安基占了先，当下跟著上前见礼。

其余九位香主逐一重行和韦小宝叙礼。众人回到大厅，总舵主和十堂主留下议事。青木堂是后五堂之长，在天地会十堂之中，排列第六。韦小宝的座位排在右首第一位，赤火堂等堂香主有白须垂胸，反而坐在他的下首。李力世、关安基等身退在厅外，厅上便只陈近南等十一人，乃天地会中第一级首脑。

陈近南指著居中的一张空椅，道：“这是朱三太子的继位。”指著其侧身一张空椅，道：“这是台湾郑王爷的座位。郑王爷便是国姓爷的公子，现今袭爵为延平郡王。咱们天地会集议，朱三太子和郑王爷倘若不到，总是空了座位。”这几句话自是解释给韦小宝听的。他继续道：“众位兄弟，请先说说各省的情形。”

那前五房中，长房莲花堂该管福建，二房洪顺堂该管广东，三房房家后堂该管广西，四房参太堂该管湖南、湖北，五房宏化堂该管浙江。后五房中，长房青木堂该管江苏，二房赤火堂该管贵州，三房西金堂该管四川，四房玄水堂该管云南，五房黄土堂该管中州河南。天地会为郑成功旧部所组成，主力在福建，因此莲花堂为长房，实力最强，其次为两广、两湖，更其次为浙江、江苏。

当下蔡德忠首先叙述福建的天地会会务，跟著方大洪述说广东会务。韦小宝听了一会，一来不懂，二来丝毫不感兴趣，到后来听而不闻，心中自行想赌钱玩耍之事。

轮到青木堂香主述说时，陈近南说道：“青木堂本来是在江南江宁、苏州一带跟鞑子周旋，后来尹兄弟把香堂称到了江北徐州，逐步进入山东、直隶，一直伸展到鞑子的京城，只可惜尹兄弟命丧鳌拜之手，青木堂元气大伤。”他顿了一顿，又道：“日前众兄弟奋勇攻入康熙王府，机缘巧合，小宝手刃鳌拜，为尹兄弟报了大仇，青木堂这件事，干得轰轰烈烈，可叫鞑子心惊肉跳。只不过这么一来，鞑子自然加紧提防，咱们今后行事，可也得加倍小心才是。”众人齐声称是。

此后赤火堂、西金堂两堂香主分别述说贵州、四川两省情状，韦小宝听得忍不住要打呵欠，急忙伸手掩住了嘴巴。

待得玄水堂香主林永超说起云南会务时，他神情激昂，不断咒骂，韦小宝才留上了神，只听他道：“吴三桂那大汉奸处处跟咱们作对，从去年到今年，还还没满十个月，会中兄弟前前后后已有七十九个死在这王八蛋手里。他妈巴羔子的，老子跟他这狗嵌贼不共戴天。属下数次去行刺，可是这汉奸身边能人甚多，接连行刺三次，都失了手……”他指指自己挂在头颈中的左臂，说道：“上个月这一次，他奶奶的，老子还折断了一条手臂，这大汉奸作恶多端，终有一日，要全家给咱们天地会斩成肉酱。”

一说到吴三桂，人人气愤填膺。韦小宝在扬州之时，也早听人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夺了汉人的天下。鞑子兵在扬州奸淫烧杀，最大的罪魁祸首便是吴三桂。这人帮满清打天下，官封平西王，永镇云南，韦小宝听人提到吴三桂三字之时，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这林永超如此破口大骂，韦小宝倒也不以为奇。林永超一骂开了头，其余八位香主跟著也骂了起来。他们本来都是军人，近年来混迹江湖，粗口原是说惯了，只不过在总舵主面前，大家尽力收敛而已，此时一骂上了，谁也不客气。韦小宝大喜，一听到这些污言秽语，登时如鱼得水，忍不住插口也骂。说到骂人，韦小宝和这九位香主相比，颇有精粗之别，他一句句转弯抹角，狠毒刻薄，九位香主只不过胡骂一气，相形之下，不免见绌。

陈近南摇手道：“够了，够了！天下千千万万人在骂吴三桂，可是这口还是好好做他的平西王。骂是骂他不死了，行刺也不是办法。”

宏化堂香主李式开矮小瘦削，说话很轻，骂人也不多，这时说道：“依属下之见，就算咱们大举入滇，将吴三桂杀了，于大局也无多大好处。鞑子另派总督，巡抚，云南老百姓一般的翻不了身。吴三桂这汉奸罪孽深重，若是一刀杀了，未免太也便宜了他。”陈近南点头道：“此言甚是有理，却不知李兄弟有何高见？”李式开道：“这件事甚为重大，大伙儿须从长计议。属下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不审听从总舵主的指点。”

陈近南道：“『此事重大，须当从长计议。』李兄弟这一句话，便是高见了。常言道得好：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咱们十个人，不，十一个人，静下来细想想，主意儿就更加多了。咱们杀吴三桂，不但为天地会被他害死的众位兄弟报仇，也是为天下千千万万汉人同胞报仇。此事我筹思已久，吴三桂那口在云南根深蒂固，势力庞大，单是天地会一会之力，只怕扳他不倒。”

林永超大声道：“拚著千刀万剐，也要扳他一扳。”蔡德忠道：“你早已扳过了，吴三桂没扳倒，却扳断了自己一只手。”林永超怒道：“你耻笑我不成？”蔡德忠自知失言，陪笑道：“我是讲笑话，林兄弟别生气。”

陈近南见林永超兀自愤愤不平，温言慰道：“林贤弟，诛杀吴三桂，乃是普天下英雄好汉人人梦寐以求的大事，怎能要林贤弟与玄水堂单独挑起这副重担？就算天地会数万兄弟齐心协力，也未必能动得了他手。”林永超道：“总舵主说得是。”这才平了气。

陈近南道：“我看要办成这件大事，咱们须得联络江湖上各领各派，各帮各会，共谋大举。吴三桂这口在云南有几万精兵，麾下雄兵猛将，非同小可。单是要杀他一人，未必十分为难，但要诛他全家，杀尽他手下助纣为虐的一众大小汉奸恶贼，却非我天地会一会之力能够办到。”

林永超拍腿大叫：“是极，是极！我天地会兄弟已给吴三桂杀了这许多，单杀这贼子一人，如何抵得了命？”

众人想到诛灭吴三桂全家及手下众恶，都是十分兴奋，但过不多时，大家面面相觑，心中均想：“这件事当真甚难。”

蔡德忠道：“少林、武当两派人多势众，武功又高，那是一定要联络的。”

黄土堂香主姚必达踌躇道：“少林寺方丈晦聪大师，在武林中声望自是极高，不过他向来十分老成持重，不肯得罪官府。这几年来，更定下条规矩，连俗家子弟也不许轻易出寺下山，生怕惹祸生事。要联络少林派，这中间恐怕有很多难处。”

该管湖广地面的参太堂香主胡德第点头道：“武当派也差不多。真武观主云雁道人和师兄云鹤道人失和已久，两人尽是勾心斗角，互相找门下弟子的岔儿。杀吴三桂这等冒险勾当，就怕……就怕……”他没再说下去，但谁都明白，多半云雁、云鹤二人都不愿干。

林永超道：“倘若约不到少林、武当，咱们只好自己来了。”陈近南道：“那不用性急，武林之中，也并非只不少林、武当两派。”各个纷纷议论，有的说峨嵋或许愿干，有的说丐帮中有不少好手加入天地会，必愿与天地会联手，去诛杀这大汉奸。

陈近南听各人说了良久，道：“若不是十拿九稳，咱们可千万不能向人家提出。”方大洪道：“这个自然，没的人家不愿干，碰一鼻子灰不算，也伤了我天地会的脸面。”陈近南道：“失面子还不紧，风声泄漏出去，给吴三桂那口如意提防，可更棘手了。”李式开道：“为了稳重起见，若要向哪一个门派帮会提出，须得先经总舵主点头，别的人可不能随便拿主意。”众人都道：“正该如此。”

各人商议了一会。陈近南道：“此刻还不能拟下确定的方案。三个月后，大家在湖南长沙再聚。小宝，你仍回到宫中，青木堂的事务，暂且由李力世、关安基两位代理。长沙之会，你不用来了。”

韦小宝应道：“是。”心道：“这不是摆明了过河拆桥么？”

众香主散后，陈近南拉了韦小宝的手，回到厢房之中，说道：“北京天桥上有一个卖膏药的老头儿，姓徐。别人卖膏药的旗子上，膏药都是黑色的，这徐老儿的膏药却是一半红、一半青。你要有可跟我联络，到天桥去找徐老儿便是。你问他：『有没有清恶毒、便盲眼复明的清毒复明膏药？』他说：『有是有，价钱太贵，要三两黄金，三两白银。』你说：『五两黄金，五两白银卖不卖？』他便知道你是谁了。”

韦小宝大感有趣，笑道：“人家货价三两，你却还价五两，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陈近南微笑道：“这是唯恐误打误撞，真有人向他去买『清毒复明膏药』。他一听你还价黄金五两，白银五两，便问：『为什么价钱这样贵？』你说：『不贵，不贵，只要当真复得了明，便给你做牛做马，也是不贵。』他便说：『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你说：『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他又问：『红花亭畔哪一堂？』你说：『青木堂。』他问：『堂上烧几柱香？』你说

五柱香。』烧五柱香便是香主。他是本会青木堂的兄弟，属你该管。你有什么事，可以交他办。”韦小宝一一记在心中。陈近南又将那副对子说了两遍，和韦小宝演习一遍，一字无讹。陈近南又道：“这徐老头虽归你管，武功却甚了得，你对他不可无礼。”韦小宝答应了。

陈近南道：“小宝，咱们大闹康亲王府，靴子一定侦骑四出，咱们在这里不能久留。今日你就回宫去，跟人说是给一帮强人掳了去，你夜里用计杀了看守了强人，逃回宫来。如有人要你领兵来捉拿，你可以带兵到这里来，我们把鳌拜的尸身和首级埋在后面菜园里，你领人来掘了去，就没人怀疑。”韦小宝道：“大伙当然都不在这里了，是不是？”陈近南道：“你一走之后，大伙儿便散，不用担三天之后，我到北京城里来传你武功。你到东城甜水井胡同来，胡同口有兄弟们等著，自会带你进来见我。”韦小宝应道：“是。”

陈近南轻轻抚摸他头，温言道：“你这就去罢！”

韦小宝当下进去和茅十八道别。茅十八不知他已入了天地会，做了香主，问长问短，极是关心。韦小宝也不说穿。这时他被夺去的首等物早已取回。陈近南命人替他备了坐骑，亲自送出门外。李力世、关安基、玄贞道人等青木堂中兄弟，更直送到三里之外。

韦小宝问明路径，催马驰回北京城，进宫时已是傍晚，即去叩见皇帝。

康熙早已得知鳌拜在康亲王府囚室中为韦小宝所杀的讯息，心想他为鳌拜的党徒所掳，定然凶多吉少。事情一发，清廷便立即四下缉捕鳌拜的余党拷问，人是捉了不少，却查不出端倪。康熙正自老大烦恼，忽听得韦小宝回来，又惊又喜，急忙传见，一见他走进书房，忙问：“小桂子，你……你怎么逃了出来？”

韦小宝一路之上，早已想好了一大片谎话，如何给强人捉去，如何给装在枣子箱子运去等情倒不必撒谎，跟著说众奸党如何设了灵位祭奠，为了等一个首脑人物，却暂不杀他，将他绑在一间黑房之中，他又如何在半夜里磨断手上所绑绳索，杀了看守的人，逃了出来，如何在草丛中躲避追骑，如何偷得马匹，绕道而归，说得绘声绘影，生动之至。

康熙听得津津有味，连p拍他肩头，赞道：“小桂子，真有自己的。”又道：“这番可真辛苦了。”

韦小宝道：“皇上，鳌拜这些奸党，势力也真不小。奴才逃出来时，记明了路径，咱们马上带兵去捉，好不好？”

康熙喜道：“妙极！你快去叫索额图带领三千兵马，随你去捉拿。”

韦小宝退了出来，命人去通知索额图。索额图听说小桂子给鳌拜手下人捉去，心想宫中少了个大援，正在发愁，虽说能吞没四十万两银子，毕竟是所失者大，所得者小，突然得悉小桂子逃归，登时精神大振，忙带领人马，和韦小宝捕拿余党。行到半路，康熙差人将韦小宝的玉花骝赶著送来。韦小宝骑上名驹，左顾右盼，得意非凡。

得到天地会聚会之所，自然早已人影不见。索额图下令搜索，不久便在菜园中将鳌拜的首级和尸身掘了出来，又找到一块“大清少保一等超武公鳌拜大人之灵位”的灵牌，几幅吊唁鳌拜的挽联，自然都是陈近南故意留下的。

韦小宝和索额图回到北京，将灵牌、挽联等物呈上康熙，韦小宝神色间倒颇似立了一件大功。康熙奖勉几句，吩咐葬了鳌拜的尸身，命两人继续小心查察。

韦小宝嘴里连声答应，脸上忠诚勤奋，肚中暗暗好笑。

第九回 琢磨颇望成全壁 激烈何须到碎琴

过了三天，韦小宝禀明康熙，要出去访查鳌拜余党，径自到东城甜水井胡同来。

离胡同口十来丈处停着一副馄饨担子，卖馄饨的见到韦小宝，拿起下馄饨的长竹筷，在盛钱的竹筒上托托的敲了三下，停了一停敲了两下，又敲了三下。隔着数丈处，有人挑了担子在卖青萝卜，那人用削萝卜的刀子在扁担上也这般敲击。韦小宝料想是无地会传讯之法，随着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进了胡同，来到漆黑大门的一座屋子前。门口蹲着三人，正用石灰粉刷墙壁，见到韦小宝后点了点头，石灰刀在墙上敲击数下，大门便即开了。

韦小宝走进院子，进了大厅，见陈近南已坐在厅中，立即上前磕头。陈近南甚是喜欢，说道：“你来得早，再好也没有了。我本来想多耽几天，传你功夫，但昨天接到讯息，福建有件大事要我赶到料理。这次我只能停留一天。”韦小宝心中一喜：“你没空多传我功夫，将来我练得不好，那是你的事，可不能怪我。”脸上却尽是失望之色。

陈近南从怀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来，说道：“这是本门修习的内功的基本法门，你每日自行用功。”打开册子，每一页上都绘有人像，当下将修习内功的法门和口诀传授了。

韦小宝一时之间也未能全盘领悟，只是用心记忆。

陈近南花了两个多时辰，将这套内功授完，说道：“本门功夫以正心诚意为先。你这人心猿意马，和本门功夫格格不入，练起来加倍艰难，须得特别用功才是。你牢牢记住，倘若练得心意烦躁，头晕眼花，便不可再练，须待静了下来，收拾杂念，再从头练起，否则会有重大危险。”韦小宝答应了，双手接过册子，放入怀中。

陈近南又细问海天富所授武功的详情，待韦小宝连说带比的一一说完，陈近南沉吟道：“这些功夫，你也早知道是假的，当真遇到敌人，半点也不管用。我只是奇怪，怎地靴子皇太后传授给靴子小皇帝的武功，却也是假的。”韦小宝道：“老婊子不是小皇帝的亲娘，而且……而且老婊子不是好人，是个大大的坏人。”心想老婊子害死小皇帝的母亲等等情由，牵连太过重大，对师父也不能说，何况此事跟师父毫不相干。

陈近南点点头，跟着查问海天富的为人和行事，只觉这老太监的所作所为之中，充满了诡秘。韦小宝说了一些，突然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陈近南温言问道：“小宝，怎么啦？”韦小宝抽抽噎噎的将海天富在汤中暗下毒药的事说了，最后泣道：“师父，我这毒是解不了啦。我死了之后，青木堂的兄弟们可能再用老法子。”陈近南问道：“什么老法子？”韦小宝道：“鳌拜害死尹香主，我杀了鳌拜，大伙儿就叫我做青木堂香主。海老乌龟害死韦香主，老婊子杀了海老乌龟。大伙儿可不能请老婊子来做青木堂香主。”

陈近南哈哈一笑，细心搭他脉搏，又详问他小腹疼痛的情状，伸指在他小腹四周穴道上或轻或重的按捺，沉吟半晌，说道：“不用怕！海天富的毒药，或许世上当真无药可解，但我可用内力将毒逼了出来。”韦小宝大喜，连说：“多谢师父！”

陈近南领他到卧室之中，命他躺在床上，左手按他胸口“膻中穴”，右手按住他背脊“大椎穴”。过得片刻，韦小宝只觉两股热气缓缓向下游走，全身说不出的舒服，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睡梦之中，突觉腹中说不出的疼痛，“啊哟”一声，醒了过来，叫道：“师父，我……我要拉屎！”陈近南带他到茅房门口。韦小宝刚解开裤子，稀屎便已直喷，但觉腥臭难当，口中跟着大呕。

韦小宝回到卧室，双腿酸软，几难站直。陈近南微笑道：“好啦，你的毒已去了十之八九，余下来的已不打紧。我这里有十二粒解毒灵丹，你分十二天服下，余毒就可驱除干净。”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交给韦小宝。韦小宝接了，好生感激，说道：“师父，这药丸你自己还有没有？你都给了，要是你自己中毒……”陈近南微微一笑，说道：“人家想下我的毒，也没这么容易。”

眼见天色已晚，陈近南命人开饭来，和韦小宝同食。韦小宝只见有四碗寻常菜肴，心想：“师父是大英雄，却吃得这等马虎。”他既知身上剧毒已解，心怀大畅，吃饭和替师父装饭之时，脸上笑咪咪地，甚是欢喜。

饭罢，韦小宝又替师父斟了茶。陈近南喝了几口，说道：“小宝，盼你做个好孩子。我一有空闲，便到京城来传你武艺。”韦小宝应道：“是。”陈近南道：“好，你这就回皇宫去罢。靴子狡猾得很，你虽也聪明，毕竟年纪小，要事事小心。”

韦小宝道：“师父，我在宫里很气闷，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行走江湖？”

陈近南凝视他脸，道：“你且忍耐几年，为本会立几件大功。等得……等得再过几年，你声音变了，胡子也长出来时，不能再冒充太监，那时再出宫来。”

韦小宝心想：“我在宫里做好事还是坏事，你们谁也不知，想废去我的香主，可没有那么容易。将来我年纪大了，武功练好了，或许你们便不废了。”想到此处，便开心起来，说道：“是，是。师父，我去啦。”陈近南站起身来，拉着他手，说道：“小宝，靴子气

候已成，这反清复明的大事，是艰难得很多的。你在皇宫之中，时时刻刻会遇到凶险，你年纪这样小，又没学到什么真实本领，我实在

只可惜你放不放心不下。不过咱们既入了天地会，这身子就不是自己的了，只于反清复明大业有利，就算明知是坑，也只好跳下去。只可惜只可惜你不能时时在我身边，我可好好教你。但盼将来你能多跟我一些时候。现下会中兄弟们敬重于你，只不过瞧在我的份上，但我总不能照应你一辈子。将来人家敬重你，还是瞧你不起，一切全凭你自己。”

韦小宝道：“是。我丢自己的脸不打紧，师父的脸可丢不起。”陈近南摇头道：“你自己丢脸，那也不成啊。”韦小宝应道：“是，是。我丢小桂子的脸好了。小桂子是鞑子太监，咱们丢小桂子的脸，就是丢鞑子的脸，那就是反清复明。”陈近南长汉一声，实不知如何教导下是。

韦小宝进宫回到自己屋里，将索额图交来的几十张，一共四十六万六千五百两银票反复细看，心下大乐。原来索额图为了讨好他本来答应四十五万两银子，后来变卖鳌拜家产，得价较预计为多，又加了一万多两。他看了多时，收起银票，取出陈近南的那本武功册子，照着所传秘诀，盘膝而坐，练了起来。他点收银票，看到票子上银号、票号的朱印时神采奕奕，一翻到武功图谱，登时兴味索然，何况书中的注解一百个字中也识不上一个，练不到半个时辰，便觉神昏眼倦，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次日醒来后，在书房中侍候完了皇帝，回到屋里，又再练功，过不多时又竟入睡。原来陈近南这一门功夫极是不易，非有极大毅力，难以打通第一关。韦小宝聪明机警，却便是少了这一份毅力，第一个坐式一睡，便觉艰难无比，昏昏欲睡。一觉醒转，已是半夜心想：“师父叫我练功，可是他的功夫乏味之极。但如偷懒不练罢，下次见到师父，他一查之下，我功夫半点也没长进，一定老大不高兴。说不定便将我的青木堂香主给废了。”起身再拿起那册子来看，依法打坐修习，过不多时双眼又是沉重之极，忍不住要睡，心想：“他们打定了主意，要过河拆桥，我这座桥是青石板大桥也罢，是烂木头独木桥也罢，他们总是要拆的，我练不练功夫，也不相干。”既找到了不练功夫的借口，心下大宽，倒头呼呼大睡。

他既无须再练武功，此后的日子便过得甚是逍遥自在，十二粒药丸服完，小腹上的疼痛已无影无踪。日间只在上书房侍候康熙几个时辰，空下来便跟温氏兄弟等掷骰子赌钱。他此刻是身有数十万两银子家财的大富豪，掷骰子原已不用再作弊行骗，但羊牯当前，不骗几下，心中可有说不出的不痛快，温氏兄弟、平威、老吴等人欠他赌债自然越积越多。好在韦小宝不讨债，而海天富又已不在人世，温氏兄弟等虽债台高筑，却也不怎样担心。

至于尚膳的事务，自有手下太监料理，每逢初二、十六，管事太监便送四百两银子到韦小宝屋子里来。这时索额图早已替他将几万两银子送宫中嫔妃和有权势的太监、侍卫，韦小宝嘴上既来得，康熙又正对他十分宠幸，这几个月，在宫中众中交誉，人人见了他都笑颜相迎。

秋冬冬来，天气日冷一日，这天韦小宝从上书房中下来，忽然想起：“师父吩咐，倘若有事，便去天桥找卖膏药的徐老头联络。虽然没什么事，也不妨去跟他对答一下，什么‘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倒也有趣。喂，你这张膏药要三两黄金，三两白银，太贵啦！五两黄金，五两白银不卖，哈哈，哈哈！”他走出宫门，在大街上转了几转，见一家茶馆中有个说书先生在说书，便踱进去泡了壶茶坐下。说书先生说的正是“英烈传”，说到朱元璋和陈友琼在鄱阳湖大战，如何周颠抱了朱元璋换船，如何陈友琼战船上一炮轰来，将朱元璋原来的坐船轰得粉碎。这些情节韦小宝早已听得烂熟，那说书的穿插也不甚佳，但他一坐下来，便听了大半个时辰，东逛西逛，直到天黑，这天竟没到天桥去。

第二天、第三天也始终没去。每晚临睡，心里总说，明天该去瞧瞧那徐老头儿了，可是第二天不是去掷骰子赌钱，便是去听说话要不到街市之中乱花银子。这些日子在皇宫里逍遥快乐，做大太监比做天地会的什么香主，臭主要适意得多，自知这念头十分没出息也不敢多想。偶尔念及，便自己安慰：“反正我又没事，去找徐老头儿干么？泄漏了机密，送了我小命不打紧，反而连累了天地会的大事。”

如此又过了月余，韦小宝这一日又在茶馆中听“英烈传”。茶博士见他中宫中太监，给的赏钱又多，总是给他留下最好的座头，泡的是上好香茶。韦小宝这些日子来给人奉承惯了，对茶博士的恭谨巴结虽不怎么稀罕，听在耳里却也着实受用。坛上说书说的是大将军徐达挂帅出征，将鞑子兵赶往蒙古。京师之地，茶馆里听书的旗人甚多，说书先生不敢公然提“鞑子”二字，只是说是元兵元将，但也说得口沫横飞，精神十足。

韦小宝正听得出神，忽有一人说道：“借光！”在他的茶桌边坐上。韦小宝眉头一皱，有些不耐烦。那人轻声说道：“小人有张上好膏药，想卖与公公，公公请看。”韦小宝一转头，只见桌上放着一张膏药，一半青，一半红，他心中一动，问道：“这是什么膏药？”

那人道：“这是除恶毒，令双目复明的膏药。”压低了声音，道：“有个名目，叫作‘去清复明膏药’。”韦小宝看那人时，见他三十来年纪，英气勃勃，并不是师父所说的那个徐老头，心下起疑，问道：“这张膏药要卖多少银子？”那人道：“三两白银，三两黄金。”韦小宝道：“五两白银，五两黄金卖不卖？”那人道：“那不是太贵了吗？”韦小宝道：“不贵，不贵，只要当真去得清毒，复得了明，便给你做牛做马，也是不贵。”那人将膏药向韦小宝身前一推，低声道：“公公，请借一步说话。”说着站起身来，走出茶馆。韦小宝将二百文钱丢在桌上，取了膏药，走了出去。那人候在茶馆之外，向东便走，转入一条胡同，站定了脚，说道：“地振高冈，一派溪水千古秀。”韦小宝道：“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不等他问，先行问道：“阁下在红花亭畔住哪一堂？”那人道：“兄弟是青木堂。”韦小宝道：“堂上烧几炷香？”那人道：“三炷香！”韦小宝点了点头，心想：“你比我的职位可低了两级。”那人叉手躬身，低声道：“哥哥是青木堂烧五炷香的韦香主？”韦小宝道：“正是。”心想：“你年纪比我大得多，却叫我哥哥，当真要叫得好听，怎么又不叫爷爷，叔叔？”

那人道：“兄弟姓高，名叫彦超，是韦香主的下属，久仰香主的英名，今日得见，实是大幸。”韦小宝心中一喜，笑道：“高大哥好说，大家是自己人，何必客气。”

高彦超道：“本堂有一位姓徐的大哥，向在天桥卖药，今日给人打得重伤，特来报知韦香主。”韦小宝吃了一惊，说道：“我连日有事，没去找他。他怎么受了伤，是给谁打的？”高彦超道：“此处不便详告，请韦香主跟我来。”韦小宝点了点头。

过了七八条街，来到一条小街，高彦超走进一家药店。韦小宝见招牌写着五个字，自然一个也不识，也不用细看，料想是药店的名字，便跟着进去。

柜台内坐着一个肥肥胖胖的掌柜，高彦超走上前去，在他耳畔低声说了几句。那胖掌柜连声应道：“是，是！”站起身来，向韦小宝点了点头，道：“客官要买上好药材，请进来罢！”引着韦小宝和高彦超走进内室，反手带上了门，俯身掀开一块地板，露出个洞来，有石级通下去。

韦小宝见地道中黑黝黝地，心下惊疑不定：“这两人真是天地会的兄弟吗？只怕有点儿靠不住。下面若是宰杀韦小宝的屠房，岂不糟糕？”但高彦超跟在身后，其势已无可退缩，只得跟着那掌柜走入地道。

幸好地道极短，只走得十来步，那掌柜便推开了一扇板门，门中透出灯光。韦小宝走进门内，见是一间十来尺见方的小室，室中却坐了五人，另有一人躺在一格矮榻之上。待得再加上三人，几乎已无转身余地。幸好那胖掌柜随即退出。

高彦超道：“众位兄弟，韦香主驾到！”

室中五人齐声欢呼，站起来躬身行礼，地窖太小，各人挤成一团。韦小宝抱拳还礼。见其中一人是个道人，那是曾经会过的，道号玄贞，记得他曾开过玩笑，叫关安基跟他妻子“十足真金”离婚，另有一个姓樊，也是见过的。韦小宝见到熟人，当即宽心。高彦超指着卧在矮榻上那人，说道：“徐大哥身受重伤，不能起来见礼。”

韦小宝道：“好说，好说！”走近身去，只见榻上那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已无半点血色，双目紧闭，呼吸微弱，白须上点点斑斑都是血渍，问道：“不知是谁打伤了徐大哥？是……是鞑子的鹰爪吗？”

高彦超摇头道：“不是，是云南沐王府的人。”

韦小宝一惊，道：“云南沐王府？他们……他们跟咱们是一路的，是不是？”

高彦超缓缓摇头，说道：“启禀香主大哥：徐大哥今朝支撑着回到这里回春药店来，断断续续的说道：下手打伤他的，是沐王府的两个年轻人，都是姓白……”韦小宝道：“姓白？那不是沐王府四大家将的后人吗？”高彦超道：“多半是的。大概就是白寒松、白寒枫兄弟，叫做什么‘白氏双木’的。”韦小宝喃喃道：“两根烂木头，有什么了不起啦。”高彦超道：“听徐大哥说，他们为了争执拥唐拥桂越说越僵，终于动起手来……徐大哥双拳难敌四手，身受重伤。”韦小宝道：“两个打一个，不是英雄好汉。什么糖啊桂的，莫非……莫非……”心想什么“拥桂”莫非为了拥护我小桂子，但觉得不大像，缩住了不说。

高彦超道：“沐王府是桂王手下，咱们天地会是当年唐王天子手下。徐大哥定是跟他们争名份，以致言语失和。”韦小宝还是不懂问道：“什么桂王手下，唐王手下？”高彦超道：“那桂王不是真命天子，咱们唐王才是真命天子。”

玄贞道人明白韦小宝的底细，知他肚中的料子有限，插口道：“韦香主，当年李闯攻入北京，逼死了崇祯天子。吴三桂带领清兵入关，占我花花江山。各地的忠臣义士，纷纷推戴太祖皇帝的子孙为王。先是福王在南京做天子。后来福王给鞑子害了，咱们唐王在福建做天子，那是国姓爷郑家一伙人拥戴的，自然是真命天子。哪知道另一批人在广西、云南推戴桂王做天子，又有一批人在浙江推戴鲁王做天子，那都是假的真命天子。”韦小宝点头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既有唐王做了天子，桂王，鲁王就不能做天子了。”

高彦超道：“是啊，韦香主说得对极！”

玄贞人道：“可是广西、浙江那些人为了贪图富贵，争着说道，他们拥立的才是真命天子，大家自伙里争得厉害。”叹了口气，续道：“后来唐王、鲁王、桂王，先后都遭了难。这些年来，江湖上豪杰不忘明室，分别找了三王的后人，奉以为主，干反清复明的大业。桂王的手下拥戴桂王的子孙，鲁王的手下拥戴鲁王的子孙，那是桂派和鲁派，他们又称咱们天地会为唐派。唐、桂、鲁三派，都是反清复明的。不过只有咱们天地会才是正统，桂派、鲁派却是篡位。”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沐王府那些人地桂派，是不是？”玄贞人道：“正是。这三派人十几年来相争不休。”

韦小宝想起那日苏北道上遇到沐王府的人物，甚是傲慢无礼，那人也是姓白的，不知是不是这两根烂木头之一，当时见茅十八对他怕得厉害，早就不忿，便道：“唐王既是真命天子，他们就不该再争。听说沐公爷是很好的，只怕他老人家归天之后，他手下那些人有点乱七八糟。”地窖中众人齐声道：“韦香王的话，一点不错。”

玄贞人道：“江湖上好汉瞧在沐天波沐公爷尽忠死节的份上，遇上了沐王府的人物，都是容让三分。这样一来，沐王府中连阿猫阿狗也都狂妄自大起来。我们这位徐大哥是再好也没有的，他从前服侍过唐王天子，当真是忠心耿耿，提到先帝时便流眼泪。定是沐王府的人说话不三不四，言语中轻侮了先帝，否则的话，徐老哥怎能跟沐王府的人动手？”

高彦超道：“徐大哥在午前清醒了一会儿，要众兄弟给他出这口气。在直隶境内，眼下本会只韦香主一位香主，按照本会规矩，遇上这等大事，须得禀明韦香主而行。倘若对付鞑子的鹰爪，那也罢了，杀了鞑子和鹰爪固然很好，弟兄们为本会殉难，也是份所当为。可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名声很响，说来总也是自己人，去跟他们交涉，说不定会大动干戈，后果怎样，就很难料。”韦小宝嗯了一声。

高彦超又道：“徐大哥说，他一直在等候韦香主驾到，已等了好几个月了，有时见到韦香主在街市采购物品，有时在茶馆里听书。”韦小宝脸上微微一红，说道：“原来他早见到我了。”高彦超道：“徐大哥说，总舵吩咐过的，韦香主倘若有事，自会去找他，因此徐大哥虽然见到韦香主，却不敢上前相认。”

韦小宝点了点头，向榻上的老头瞧了一眼，心想：“原来这老狐狸暗中早就跟上了我。我在街上买了东西乱吃，胡花银子，早就落入他眼中。他妈的，日后他见了我师父，定会搬弄是非，最好是这只老狐狸伤势好不了，呜呼哀哉！”

玄贞人道：“咱们一商量，迫不得已，只好请韦香主到来主持大局。”

韦小宝心想：“我一个小孩子，能主持什么大局？”但见这些人对自己十分恭谨，心下也不禁得意。他初入天地会时，除了师父之外，九位香主都比自己年长资深，此刻这些人中却以自己地位最高，轻飘飘之感登时油然而兴。

一名中年的粗壮汉子气愤愤的道：“大伙儿见到沐王府的人退让三分，那是敬重沐公爷为人忠义，为主殉难，说到所做事业的惊险，咱们国姓爷比之沐王爷可胜过了十倍。”那姓樊的樊纲道：“我敬你五尺，你就该当敬我一丈。怎地我们客气，他们反而是运气？”这件事若不分说清楚，以后天地会给沐王府压得头也抬不起来，大伙儿还混个什么？”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十分气恼。

玄贞人道：“这件事如何办理，大伙儿都听韦香主的指示。”

要韦小宝想法子去偷鸡摸狗，混蒙拐骗，他还能拿些主意，现下面临这种大事，要他拿个主意出来，当真是耍他的好看，摆明了叫他当场出乖露丑。可是他不折不扣，确是陈近南的弟子，天地会十大香主之一，直隶全省之中，天地会众兄弟以他为首，这姓徐的老头和别的几人，又都是他青木堂的嫡系下属，眼见人人的目光都注视在他脸上，不由得大是发窘，心中直骂：“辣块妈妈，这……这如何是好？”

他心中发窘，一个人瞧将过去，盼望寻一点线索，可以想个好主意，看到那粗壮汉子时，忽见他嘴角边微有笑容，眼光中流露出狡猾的神色。此人刚才还在大叫大嚷，满腔子都是怒火，怎地突然间高兴起来？一凝神间，猛地想起：“啊哟，辣块妈妈，这批王八蛋不怀好意，要我来捣烂木梢。他们想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却生怕我师父将来责怪，于是找了我来，要我出头。”他越想越对，寻思：“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虽说是香主，难道还真会有胜过他们的主意？他们是要拿我来作挡箭牌，日后没事，那就罢了，有什么不妥，都往我头上一推，说道：‘青木堂韦小主率领大伙儿干的。香主有令，咱们不敢不从。’哼，他们本就要鸡蛋里找骨头，废了我这香主，我领头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不论是输是赢，总之是大大的一块骨头。好啊，辣块妈妈，老子可不上这个当。”

他假装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众位兄长，小弟虽然当了香主，只不过碰巧杀了鳌拜，本事是一点也没有的，计策更加没有。我看还是请玄贞道长出个主意，一定比我高明得多。”他这一招叫作“顺水推舟”，将一根烂木梢向玄贞道人肩头推去。

玄贞道人笑了一笑，向樊纲道：“樊三哥的脑筋可比我行得多，你瞧怎么办？”

樊纲是个直性汉子，说道：“我看也没第二条路好走，咱们就找到姓白的家里，他们要是向徐大哥磕头赔罪，那就万事全休。否则的话，哼哼，说不得，只好先礼后兵。”

人人心中想的，其实都是这一句话，只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威名甚盛，又是反清复明的同道，谁也不愿首先将这句话说出口来。樊纲这么一说，几个人都附和道：“对，对樊三哥的话对极！能够不动武自然最好，否则咱们天地会可也不是好欺的，给人家打成这副样子，难道便罢了不成？”

韦小宝向玄贞道人和另一个汉子道：“你二位以为怎样？”

那汉子道：“这叫作逼上梁山，没有法子，咱们确是给赶得绝了。”

玄贞却微笑着点了点头，不置可否。

韦小宝心想：“你不说话，将来想赖，我偏偏叫你赖不成。”问道：“玄贞道长，你以为樊三哥的主意不大妥当，是不是？”

玄贞道：“也不是不妥当，不过大家须得十分郑重，倘若跟沐王府的人动手，第一是败不得，第二是杀不得人。倘若打死了人，那可是一件大事。”樊纲道：“话是这么说，但如徐大哥伤重不治，却又怎样？”玄贞又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请大家商量个法子出来。各位哥哥见识多，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想的主意也一定比我好得多。”玄贞向他瞧一眼，淡档的道：“韦香主很了不起哪！”韦小宝笑道：“道长你也了不起。”

众人商量了一会，还是依照樊纲的法子，请韦小宝率同众人，去向沐王府的人兴问罪之师，各人身上暗带兵刃，但须尽量忍让，要占住地步，最好是沐王府的人先动了手打了人，这才还手。

玄贞道：“咱们不妨再约北京城里几位成名的武师一同前去，请创作作个见证，免得传了开来，说咱们天地会上门欺人。日后是非不明，只怕总舵主见罪。”

韦小宝喜道：“好极，要请有本事的，越多越好。”在苏北道上的饭店之中，沐王府那姓白的一根根筷子擡出去，只打得吴三桂手下一个个摔倒在地。这情景此刻犹似便在眼前。他们要是再搞什么铜角渡江，火箭射象的玩意儿，就算北京城里摆不出大象阵，单是摆上个把老鼠阵，青木堂韦香主吃不了就得兜着走，本想推托不去，又有点说出口，听玄贞道人说要约同北京城里著名武师前去，正中下怀。

玄贞微微一笑，说道：“咱们只约有声望名气的，倒不是请他们去助拳，武功好不好却在其次。”高彦超道：“名气大的，武功多半就高。”他是在帮韦小宝说话。玄贞点了点头。樊纲道：“咱们去请哪几位武师？”当下众人商议请谁同去，邀请的人要在武林中颇有名望，与官面上并无来往，而与天地会多少有些交情。

商议定当后，正要分头请人，那徐老头忽然呻吟道：“不……膊膊膊膊能请外人。”樊纲问道：“徐大哥，你说不能请外人？”徐老头道：“韦香主，他……他在宫里当差，这……这件事可膊能泄漏出去，那……那是性命交关……交关的大事。”

众人一听，都觉得有理，韦小宝在宫中做太监，自然是奉了总舵主之命，暗中必有重大图谋，一有外人知道，难保不走漏风声。樊纲道：“韦香主倒也不必亲自出马。咱们去跟那两个姓沐的理论，结果怎样，回来禀报韦香主知道便是。”

韦小宝本来对沐王府颇为忌惮，但既邀武林中一批大有名望之人同去，那就笃定泰山，有胜无败，这好比用灌铅骰子跟羊牯赌钱怎可置身局外？说道：“我如不去，那就不好玩了。我的姓名身份，你们别跟外人说就是。”

玄贞人道：“倘若韦香主刮乔装改扮了，那就没人知道他在宫里办事……”韦小宝没听他说完，当时即拍手叫好，连称：“妙极，妙极！”这主意正投其所好，上门生事，本已是十分有趣，改装之后去生事更是妙上加妙。

众人本来都觉得若非韦香主率领，各人担的干系太大，见他如此热心，争着要去，自无异议。徐老头道：“大伙儿……大伙儿千万要小心。韦香主份……扮作什么人？”众人望着韦小宝，听他示下。

韦小宝心想：“我扮个富家公子呢，还是扮个叫他？”他在妓院之中，见到来嫖院的王孙公子衣饰华贵，向本甚是羡慕，一直没机会穿着，微一沉吟，从怀中摸出三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来，道：“这里是一千五百两银子，相烦哪一位大哥给我买些衣服。”

众人都是微微一惊，几个人齐声道：“哪得着这许多银子？”韦小宝道：“我银子有的是，衣衫买得越贵越好，再买些珠宝戴了起来，谁也不知我是宫里的小……小太监了。”玄贞人道道：“韦香主说得是。高兄弟，你去买韦香主的衣衫。”

韦小宝又取出一千两银子的银票，道：“多花些银好了，不打紧。”旁人见这小小孩童身边银票极多，都暗暗称异，说什么也料想不到他屋里的银子竟有四十几万两之多。按照韦小宝本来脾气，身边便有二三两银子，也要花光了才舒服，可是四十几万两银子如何花用得掉？能够买些华贵衣服来穿戴穿戴，出出风头，当真机会难得，心里快活之极，见众人目瞪口呆，便又伸手入怀。

他手伸出来时，掌中已有三千五百两银子的银票，交给玄贞人道，道：“兄弟跟各位大哥今日初见，没什么孝敬。这些银子，是靴子那里拿来的，都是不义……不义的银，请大伙儿帮着花用花用。”天地会规矩严明，不得胡乱取人财物，樊纲、高彦超待早已穿得久了，突见韦香主取出这许多银票，又言明是取自靴子的不义之财，他既在清宫中当差，此言自然不假，各人情不自禁的都欢呼起来。

玄贞道：“咱们要分头请人，今日是来不及了。韦香主，大伙儿在这里恭候大驾，不知你什么时刻能到？”韦小宝道：“上午我要当差，午后准到。”玄贞道：“很好。明日午后，咱们在这里会齐，然后同去跟那两个姓白的算帐。”

当晚韦小宝便心痒难搔，在屋里跳上跳下，指手划脚。次日从上书房下来，便匆匆去珠宝店买了一只大翡翠戒指，又叫店中师傅在一顶缎帽上钉上一大块白玉，四颗浑圆明珠，这一来便花了四千多两银子。珠宝店见这位贵客是宫中太监，丝毫不以为奇，既是内宫来采购珠宝，众人再多十倍也是常事。

韦小宝赶到回春堂药店，众人已在地窖中等待，说道已请了北京四位知名武师，同去作见证，每人送了二百两银子谢礼。韦小宝心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这四位武师非帮我们不可。只是二百两银子谢礼太少，最好送五百两。四位武师太少，最好请十六位。”

高彦超取出衣服鞋袜给韦小宝换上，每件衣物都十分华贵，外面一件长袍是火狐皮的里子，在领口和衣袖外翻出油光滑亮的毛皮。高彦超道：“皮袍是叫他们连夜改小的，多给了三三两六钱银子的工钱。”韦小宝连说：“不贵，不贵。”一件天青缎子的马褂，十粒扣子都是黄金打的，饶是如此，他给的银子还是一半也用不了。韦小宝在宫中住了将近一年，居移气，养移体，食用既好，见识又多，这半年来做了尚膳监的首脑，百余名太监给他差来差去，做首领早做得惯了。这时周身再一打扮，虽然颇有些暴发户的俗气，却也显得款式非凡，派头十足，与樊纲、高彦超等草莽豪杰大不相同。众人已安排了一乘轿子，等在门外，请韦小宝上轿，以防他改装之后在城里行走，撞见宫中太监或朝廷官员。

一行人先到东城武胜镖局，和四位武师会齐。那四位武师第一位是北京潭腿门掌门人老武师马博仁，那是清真教门的；第二位跌要名医姚春，徐老头受了伤，便由他医治，此人既是名医，擒拿短打也是一绝；第三位是外号“虎面霸王”的雷一啸，铁布衫功夫大大有名；第四位便是武胜镖局的总镖头金枪王武通。

马博仁等四人早已得知天地会领头的韦香主年纪甚轻，一见之下，竟是这样一个豪富少年，都是十分诧异，但各人久仰陈近南的大名，心想天地会总舵主的弟子，年纪虽小，也必有惊人艺业，都不敢小觑了他。众人在镖局中喝茶，便同去杨柳胡同那姓白的二人驻足之处。韦小宝和马博仁、姚春三人坐轿，雷一啸与王武通骑马，余人步行相陪。玄贞道人、樊纲等都是成名人物，王武通要相借坐骑，但玄贞怕惹人注目，坚决不要。一行人来到杨柳胡同一座朱漆大门的宅第之外，高彦超正要上前打门，忽听门内传出隐隐哭声。

众人一怔，只见大门外挂着两盏白色灯笼，却是家有丧事。高彦超轻叩门环，过了一会，大门打开，出来一名老管家。高彦超呈上备就的五张名帖，说道：“武胜镖局、潭腿门、天地会的几位朋友，前来拜会白大侠、白二侠。”那老管家听得“天地会”三字，又眉一竖，满脸怒容，向众人瞪了一眼，接过拜帖，一言不发的便走了进去。

马博仁看书虽老，火气却是极大，登时忍不住生气，道：“这奴才好生无礼。”

韦小宝道：“马老爷子的话一点不错。”他对沐王府的人毕竟甚是忌惮，只盼马博仁、王武通等人站定在自己一边，待会倘若动手便可多有几个得力的帮手。

隔了好一会，一名二十六七岁的汉子走了出来，身材甚高，披麻带孝，满身丧服，双眼红肿，兀自泪痕未干，抱拳说道：“韦香主、马老爷子、王总镖头，众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白寒枫有礼。”众人抱拳还礼。白寒枫让众人进厅。马博仁最是性急，问道：“白二侠身上有服，不知府上是哪一位过世了？”白寒枫道：“是家兄寒松不幸亡故。”马博仁道：“可惜，可惜！白氏双子乃沐王府的英雄虎将，武林中大大有名，白侠正当英年，不知是得了什么疾病？”

众人刚到厅中，还未坐定，白寒枫听了此言，陡是转过身来，双眼中如欲射出火光，厉声道：“马老爷子，在下敬你是武林前辈，以礼相待。你这般明知故问，是讥嘲于我吗？”

他陡然发怒，韦小宝出其不意，不由得吃了一惊，退了一步。马博仁摸着白须，说道：“这可希奇了！老夫不知，这才相问，什么叫明知故问？白二侠死了兄长，就算心中悲痛，也不能向我老头子发脾气啊！”白寒枫哼了一声，道：“请坐！”马博仁喃喃自语：“坐就坐罢！难道还怕了不成！”向韦小宝道：“韦香主，你请上座。”韦小宝道：“不，还是马老爷子上座！”

白寒枫看了拜帖，知道来客之中有天地会的青木堂香主韦香主，万料不到这少年便是韦香主，心下又奇又怒，一伸手，便抓住韦小宝的左腕，喝道：“你便是天地会的韦香主？”

这一抓之力劲道奇大，韦小宝奇痛彻骨，“啊”的一声，大叫出来，两道眼泪自然而然流下腮来。玄贞人道道：“上让是客，白二侠也太欺人！”伸指便往白寒枫脉下点去。

白寒枫左手一挡，放开韦小宝手腕，退开一步，说道：“得罪了。”

韦小宝愁眉苦脸，伸袖擦干了眼泪。白寒枫固是大出意料之外，马博仁、王武通、以及天地会中众人也都惊诧不置，眼见白寒枫这一抓手虽然手法凌厉，却也不是无可挡避。这韦香主身为陈近南的弟子，不但闪避不了，大叫之余兼且流泪，实是武林中的一大奇事。玄贞、樊纲、高彦超等人都面红过耳，甚感羞惭。白寒枫道：“对不住了！家兄不幸为天地会下毒手害死，在下心中悲痛...”他话未说完，众人纷道：“什么？”“什么白大侠为天地会害死？”哪有此事？“决无此事。”白寒枫霍地站起，大声道：“你们说决无此事，难道我哥哥没有死吗？你们来，大家亲眼瞧瞧。”一伸手，又向韦小宝左臂抓去。这一次玄贞道人和樊纲都有了预备，白寒枫右臂甫动，二人一袭前胸，一袭后背，同时出手。白寒枫当即斜身拗步，又掌左右打出。玄贞左掌一抬，右掌以击了出去，樊纲却已和白寒枫交了一掌。白寒枫变招反点玄贞咽喉，玄贞侧身闪开。白寒枫厉声道：“我已死在你们手里，我也不想活了。天地会的狗畜牲，一起上来便是。”跌打名医姚春双手一拦，说道：“且慢动手，这中间恐有误会。白二侠口口声声说道，白大侠为天地会害死，到底实情如何，且请说个明白。”

白寒枫道：“你们来！”大踏步向内堂走去。众人人心想已方人多，也不怕他有何阴谋诡计，都跟了进去。刚到天井之中，众人便都站定了，只见后厅是个灵堂，灵幔之后是口棺材，死人躺在棺材之上，露出半个头，一双脚。白寒枫掀开灵幔，大声叫道：“哥哥你死了没眼闭，兄弟好歹要杀几个天地会的狗畜牲，给你报仇。”他声音嘶哑，显是哭泣已久。韦小宝一见到死人面容，大吃一惊，那正是在苏北道上小饭店中见过的，那人以筷子击中吴三桂部属，武功高强，想不到竟会死在这里，随即想到对方少了一个厉害角色，惊奇之余，暗自宽心。

马博仁、姚春、雷一啸、王武通四人走近前去。王武通和白寒枫有过一面之缘，叹道：“白大侠果真逝世，可惜！”姚春特别仔细伸手去搭了搭死了腕脉。

白寒枫冷笑道：“你若治得我哥哥还阳，我... 我给你磕一万二千个响头。”姚春叹了口气，道：“白二侠，人死不能复生，还请节哀。伤害白大侠的，果然是天地会的人？白二侠没弄错吗？”白寒枫叫道：“我... 我弄错？我会弄错？”

众人见他哀毁逾恒，足见手足之情极笃，都不禁为他难过，樊纲怒气也自平了，寻思：“他死了兄长，也难怪出手不知轻重。”白寒枫双手叉腰，在灵堂一站，大声道：“害死我哥哥的，是那平日在天桥上卖药的姓徐老嵌贼。这老嵌贼名叫徐天川，有个匪号叫‘八臂猿猴’，乃是天地会青木堂有职司的人，是也不是？你们还能赖？”

樊纲和玄贞等几人面面相觑，他们这伙人到杨柳胡同来，本是要向白氏兄弟问罪，质问他们为什么伤人，不料白氏兄弟中的大哥白寒松竟已死在徐天川手底。樊纲叹了口气，说道：“白老二，徐天川徐大哥是我们天地会的兄弟，原是不假，不过他... 他...”白寒松厉声道：“他怎样？”樊纲道：“我已给你们打得重伤，奄奄一息，也不知这会儿是死是活。不瞒你说，我们今日到来，原是要来请问你们兄弟，干么将我们徐大哥打成这等模样，谁知道... 想不到... 唉...”

白寒枫怒道：“别说这姓徐的老嵌贼没死，就算他死了，这猪狗不如的老贼，也不配抵我哥哥的命。”樊纲也怒道：“你说话不干不净，像什么武林中好汉？依你说便要怎样？”

白寒枫叫道：“我... 我不知道！我要将你们天地会这批狗贼，一个个都宰成肉酱。我陪你们一起死，大伙儿都死了干净。”一转身，从死人身侧抽出一口钢刀，随即身子跃起，直如疯虎一般，挥刀虚劈，呼呼有声。

天地会樊纲、玄贞等纷纷抽出所携兵刃，以备迎敌。韦小宝忙缩在高彦超身后。猛地里听得一声大吼：“不可动手！”声音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响，只见“虎面霸王”雷一啸举起双手，挡在天地会众人之前，大声道：“白二侠，你要杀人，杀我好了！”这人姓得好，名字也取得好，这么几声大喝，确有雷震之威。白寒枫心伤乃兄亡故，已有些神智失常，给他这么一喝，头脑略为清醒，说道：“我杀你干什么？我哥哥又不是给你杀的？”雷一啸道：“这些天地会的朋友，可也不是杀你哥哥之人。再说，普天下天地会的会众，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你杀行完么？”

白寒枫一怔，大叫：“杀得一个是，杀得一双是一双！”突然之间，门外隐隐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似有十余骑马向这边驰来。姚春道：“只怕是官兵，大伙儿收起兵刃！”樊纲、玄贞等眼见雷一啸挡在身前，白寒枫不易扑过来挥刀伤人，便都收起了兵刃。白寒枫大声道：“便是天王老子到来，我也不怕。”

马蹄声越来越近，奔入胡同，来到门口戛然而止，跟着便响起了门环击门之声。门外有人叫道：“白二弟，是我！”人影一晃，一人越墙而入，冲了进去。这人四十来岁年纪，神态威武，面色却是大变，颤声道：“果然是白大弟.....白大弟.....”

白寒枫抛下手中钢刀，迎了上去，叫道：“苏四哥，我哥哥.....我哥哥.....”一口气说不下去，放声大哭。

马博仁、樊纲、玄贞等均想：“这人莫非是沐王府中的‘圣手居士’苏冈？”这时大门已开，涌进十几个人来，男女都有，冲到尸首之前，几个女子便呼天抢地的大哭起来。一个青年妇人是白寒松之妻，另一个是白寒枫之妻。

樊纲、玄贞等都感尴尬，眼见这些人哭得死去活来。若再不走，待他们哭完，就算不动手，也免不了给臭骂一顿。韦小宝先前给白寒枫重重抓住手腕，此刻兀自疼痛，本来仗着人多，打定主意要叫玄贞，樊纲待人抓住了他，好歹也得在他屁股上踢他妈的七八脚为料，对方人手越来越多，打起架来已占不到便宜，心中怦怦乱跳，见玄贞道我连使眼色，显是要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此举正合心意，当即转身便走，说道：“大伙儿去买些元宝蜡烛，再来向死人磕头罢！”

白寒枫叫道：“想逃吗？可没这么容易。”冲上前去猛挥右掌向樊纲后心拍去。樊纲怒道：“谁逃了？”回身举左臂挡开，却不还击。玄贞等众人便都站住了。

韦小宝却已逃到门口，一只脚先跨出门槛再说。那姓苏的男子问道：“白二弟，这几位是谁？恕在下眼生。”白寒枫道：“他们地天地会的狗东西，我哥哥.....哥哥便是给他们害死的。”此言一出口，本来伏着大哭的人都跃起身来，唵嘟嘟响声不绝，兵刃耀眼，登时将来客都围住了，连马博仁，姚春，雷一啸，王武通等四个都给围在核心。

王武通哈哈大笑，说道：“马大哥，雷兄弟，姚大夫，咱们几时入了天地会哪？凭咱们几个的德行，只怕给天地会的朋友们提鞋子也还不配哪。”

那姓苏的中年汉子抱拳说道：“这几位不是天地会的吗？这位姚大夫，想来名讳是个春字。在下苏冈，得悉白家大兄弟不幸身亡的讯息，从宛平赶来，伤痛之下，未得请教，多有失礼。”说道，向众人作揖为礼。

王武通抱拳笑道：“好说，好说。圣手居士，名不虚传，果然是位有见识，有气度的英雄。”当下给各人一乙引见，第一个便指着韦小宝，道：“这位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韦香主。”

苏冈知道天地会共分十堂，每一堂香主都是身负绝艺的英雄豪杰，但这韦香主却显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富家少年，不由得心下诧异，但脸上不动声色，抱拳道：“久仰，久仰。”韦小宝毗的一声笑，抱拳还礼，从门边走了回来，问道：“你久仰我什么？”苏冈一怔，道：“在下久仰天地会十香主，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韦小宝点点头，笑道：“原来如此。”苏冈见他神情油腔滑调，心下更是嘀咕。

当下王武通给余人都引见了。苏冈给他同来这伙人引见，其中两个是他师弟，三人是白氏兄弟的师兄弟，还有几个是苏冈的徒弟。白寒松的夫人伏在丈夫尸首上痛哭，白寒枫的夫人一边哭，一边劝，几个女子都不过来相见。

姚春道：“白二侠，到底白大侠为了什么事和天地会生起争竞，请白二侠说来听听。”咳嗽一声，又道：“云南沐王府在武林中人所共仰，天地会的会规向来极严，都是蛮不讲理之人。天下原抬不过一个‘理’了，今日之事，也不是单凭打架动武就能了结的。这里马老师，雷兄弟，王总镖头，以及区区在下，跟双方就算没有交情，也都是慕名。白二侠，请你冲着咱们一点薄面，说一说这中间的由如何？”王武通道：“不瞒众位说，天地会的朋友们，的确确实不知白大侠已经身故，否则的话，他们还会上门来自付没趣么？”

苏冈道：“然则韦香主和众位朋友来到敝处，又为了什么？”王武通道：“咱们真不面前不说假话。天地会的朋友说道他们徐天川徐大哥给沐王府的朋友打得身受重伤，已说不出话，他们只限邀了我们几个老朽，伴同来到贵处，想问一问缘由。”苏冈森然道：“如此说来，各位是上门问罪来着？”王武通道：“这可不敢当。我们几个在江湖上混口饭吃，全仗朋友们给面子。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谁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

苏冈点了点头，道：“王总镖头说得对，请各位到厅上说话。”钢刀总是不肯放下。苏冈让众人坐下，说道：“白二弟，当时实情如何，你给大家说说。”

王武通、樊纲等都知道，沐王府世镇云南。苏冈、白寒枫等都生长于云南，在北京城里听到乡音，自会关注。白寒枫续道：“我哥哥听了一会，隔壁接了几句。那官员听得我们也是云南人，便邀我们过去坐。我和哥哥离家已久，很想打听故乡的情形，见这位官员似是从云南来，便移座过去。一谈之下，这官员自称叫做卢一峰，原来是奉了吴三桂的委派，去做曲靖县知县的。他是云南大理人，照规矩，云南人本来不能在本省做地方官。不过这卢一峰说道，他是平西王委派的官，可不用理会这一套！”

樊纲忍不住骂道：“他奶奶的，大汉奸吴三桂委派的狗官，有什么神气的？”白寒枫向他瞧了一眼，点了点头，道：“这位樊……樊兄说得不错，当时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哥哥为了探听故乡情形，反而奉承了他几句。这狗官更加得意了，说是吴三桂所派的官，叫做‘西选’，意思是平西王选的。云南全省的大小官员，固然都是吴三桂所派，就是四川、广西、贵州三省，‘西选’的官儿也比皇帝所派的官吃香。”苏冈听他说得有些气喘，接口解释：“倘若有一个缺，朝廷派了，吴三桂也派了，谁先到任，谁就是正印。云贵川桂四省的官员，哪一个先出缺，自然是昆明知道得早，从昆明派人去得快得多。因此朝廷的官儿，总是没‘西选’的脚快。”

白寒枫叹了一口气，道：“前天下午，……”只说了四个字，不由得气往上冲，手中钢刀挥了一挥。韦小宝吃了一惊，身子向后一缩。白寒枫觉得此举太过粗鲁，钢刀用力往地下一掷，呛啷一声，击碎了两块方砖，呼了口气，道：“前天下午，我和哥哥在天桥的一家酒楼上喝酒，忽然上来一个官员，带了四名家丁。那四个家丁神气压得很，要酒要菜，说的却是云南话。”苏冈“哦”了一声。白寒枫道：“我和哥哥一听他们口音，就留上神。”王武通、樊纲等都知道，沐王府世镇云南。苏冈、白寒枫等都生长于云南，在北京城里听到乡音，自会关注。

白寒枫续道：“我哥哥听了一会，隔壁接了几句。那官员听得我们也是云南人，便邀我们过去坐。我和哥哥离家已久，很想打听故乡的情形，见这位官员似是从云南来，便移座过去。一谈之下，这官员自称叫做卢一峰，原来是奉了吴三桂的委派，去做曲靖县知县的。他是云南大理人。照规矩，云南人本来不能在本省做地方官。不过这卢一峰说道，他是平西王委派的官，可不用理会这一套！”

樊纲忍不住骂道：“他奶奶的，大汉奸吴三桂委派的狗官，有什么神气的？”白寒枫向他瞧了一眼，点了点头，道：“这位樊……樊兄说得不错，当时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哥哥为了探听故乡情形，反而奉承了他几句。这狗官更加得意了，说是吴三桂所派的官，叫做‘西选’，意思是平西王选的。云南全省的大小官员，固然都是吴三桂所派，就是四川、广西、贵州三省，‘西选’的官儿也比皇帝所派的官吃香。”苏冈听他说得有些气喘，接口解释：“倘若有一个缺，朝廷派了，吴三桂也派了，谁先到任，谁就是正印。云贵川桂四省的官员，哪一个先出缺，自然是昆明知道得早，从昆明派人去得快得多。因此朝廷的官儿，总是没‘西选’的脚快。”白寒枫吁了口气，接着说：“那官儿说，平西王为朝廷立下了大功，满清能得江山，全仗平西王的功劳，因此朝廷对他特别给面子。吴三桂启奏什么事，从来就没有驳回的。”

王武通道：“这官儿的话倒是实情。兄弟在西南各省镖，亲眼见到，云贵一带大家就知道吴三桂，不知道皇帝。”

白寒枫道：“这卢一峰说，照朝廷规矩，凡是做知县的，都先要到京城来朝见皇帝，由皇帝亲自封官。他到北京来，就是等着来见皇帝的。他说平西王既然封了他官，到京城来朝见皇帝，也不过是倒例行公事而已。我哥哥说：‘卢大人到曲靖做官，本省人做自然。’突然之间，隔座有人插嘴，这老……这老贼……我和他仇深……”说着霍地站起，满脸胀得通红。苏冈道：“是‘八臂猿猴’徐天川说话么？”

白寒枫点了点头，道：“正……正……”急愤之下，喉头哽住了，说不出话来，隔了一会，才道：“正是这老贼，他坐在窗口一张小桌旁喝酒，插嘴说：‘本省人做本省的官，刮起地皮来更加方便些。这老贼，我们自官说话，谁要他来多口！’”

玄贞冷冷的道：“白二侠，徐三哥这句话，可没说错。”白寒枫哼了一声，顿了一顿，说道：“这句话是没说错，我又没说他这句话错了。可是……可是……谁要他多官闲事？他倘若不插句嘴，怎会生出以后许多事来？”玄贞见他气急，也就不再说下去。白寒枫续道：“卢一峰听了这句话，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转过头来，见这老贼是个弯腰曲背的老头儿，容貌猥琐，桌上放着一只药箱，椅子旁插着一面膏药旗，是个卖药的老头儿。他喝道：‘你这个老不死的，胡说些什么？’他手下的四名家丁早就抢了上去，在老贼的桌上拍桌大骂，一名家丁抓住了他衣领。也是我瞎了眼，瞧不出这老贼武功了得，还道他激于一时义愤，出言讥刺，怕他吃亏，便走上去假意相劝，将这四名家丁都推开了。”玄贞赞道：“白二侠仁义为怀，果然是英雄行径。”心想白寒枫已死，徐天川受伤虽然不轻，多半不会死，已方终究已占了便宜，许多事双方只好言和，口头上捧白寒枫几句，且让他平破气。

哪知白寒枫不受他这一套，瞪了他一眼，说道：“什么英雄？我是狗熊！生了眼睛不识人，瞧不出这老贼阴险毒辣，还道他是好人。那卢一峰打起官腔，破口大骂，大叫：反了，反了，说京城里刁民真多，须得重办。”

樊纲插嘴道：“这官儿狗仗人势，在云南欺侮百姓不够，还到北京城来欺人。”白寒枫道：“要欺侮人，也没这么容易。这官儿连声吆喝，叫家丁将这姓徐的老贼绑起来送官，打他四十大板，戴枷示众。那老贼笑嘻嘻的道：‘大老爷，你这么大声嚷嚷，不吃力吗？’”

我这张膏药卖给你贴贴。”他从药箱里取了张膏药出来，双掌夹住，跟着便那张本来折拢的膏药拉平了。我初见那老贼对这凶神恶煞的家丁并不害怕，心下已自起疑，待见他拉膏药的手势，和哥哥对望了一眼，已然明白。膏药中间的药膏硬结在一块，总得点火烘多时，才拉得开。可是他只是双掌间夹得片刻，便以内力烘软药膏，这份功力可真了不起。他将药膏拉平之后，药膏热气腾腾。那卢一峰却兀片不悟，一叠连声催家丁上前拿人。我便不再拦阴那官儿的走狗，由得他们去自讨苦吃。一名家丁见我让开，当即向那老贼冲去。那老贼笑道：‘你要膏药？’将他张膏药放在家丁手中。那家丁骂道：‘老狗，你干什么？’那老贼在他手臂一推，那家丁移过身去，拍的一声响，那张热烘烘的膏药，正好贴在卢一峰那狗官的嘴上……”韦小宝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拍手叫好。白寒枫哼了一声，恶狠狠的瞪视着他。韦小宝心中害怕，便不敢再笑。苏冈问道：“后来怎么样？”

白寒枫道：“那狗官的嘴巴被膏药封住，忙伸手去拉扯。那老贼推动四名家丁，说道：‘去帮大老爷！’只听得拍排排声响不停，四名家丁你一拳，我一掌，都向那狗官打去。原来那老贼推拨四名家丁的手臂，运上了巧劲，以这四人的手掌去打狗官。片刻之间，那狗官的两边面皮给打得又红又肿。”

韦小宝又是哈哈大笑，转过头来，不敢向白寒枫多看一眼。

苏冈点头道：“这位徐兄译名叫作‘八臂猿猴’，听说擒拿小巧功夫，算得是武林一绝，果然名不虚传。”他想白寒枫死在他手下，这老儿的武功自然甚高，抬高了他武功，也是为白氏双雄留了地步。白寒枫道：“我和哥哥只是好笑，眼见狗官已给打得两边面皮鲜血淋漓，酒楼上不少闲人站着瞧热闹。那老贼大声叫嚷：‘打不得，打不得，大老爷是打不得的！你们这些大胆奴才，以下犯上，怎么打起大老爷来？’在四名家丁身后跳来跳去。活脱像是一只大猴子，伸手推动家丁的手臂，反似是在躲闪，那些闲人都瞧不出他在搞鬼。直打得那狗官晕倒在地，他才住手，回归原座。这四名家丁还道是撞邪遇鬼，说什么也不明白怎么会伸手去打大老爷，可是自己手掌都是鲜血，却又不假。四人呆了一阵，便扶着那狗官去了。”

樊纲道：“痛快，痛快！吴三桂手下的走狗，原该如此整治。徐三哥痛打狗官，正是给天下百姓出一口胸中恶气。白二侠，你当时怎么不帮着打几拳？”白寒枫登时怒气又涌了上来，大声道：“老贼在显本事打人，我为什么要帮他？是他在打人，又不是他在挨打！”

玄贞道：“白二侠说的是，先前他不知徐三哥身有武功，可不是见义勇为，出手阻止狗官的家丁行凶吗？”

白寒枫哼了一声，续道：“那狗官和家丁去后，我哥哥叫酒楼的掌柜来，说道一应打坏的桌椅器皿，都由他赔，那老贼的酒钱也算在我们帐上。那老贼笑道道谢。我哥哥邀他过来一同喝酒。那老贼低声道：‘久慕松枫贤乔梓的英名，幸会，幸会。’我和哥哥都是一惊，心想原来他早知道了我们的来历，我们却不知他是谁。我哥哥道：‘惭愧得紧，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那老贼笑道：‘在下徐天川，一时沉不住气，在贤乔梓跟前班门弄斧，可真见笑了。’那是我们还不知道徐天川是什么来头，但想他殴打狗官，自然跟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这狗官倘若不挨这顿饱打，我兄弟俩一样也要痛打他一顿。我们三人喝酒闲谈，倒也十分相投，酒楼之中不便深谈，便邀他到这里来吃饭。”樊纲“哦”了一声，道：“原来徐三哥到了这里，是在府上动起手来了？”白寒枫道：“谁说在这里动手了？在我们家里，怎能跟客人过招，那不是欺侮人么？”玄贞点头道：“白氏兄弟英风侠骨，这种事是决计不做的。”

白寒枫听他接连称赞自己，终于向他点点头，以示谢意，说道：“我兄弟将老贼请到这里，恭请相待，问起他怎么认得我兄弟。他也不再隐瞒，说道自己是天地会的，我兄弟来北京之时，他天地会已得到讯息，原是想跟我兄弟交朋友。他在酒楼上殴打狗官，一来是痛恨吴三桂，二来是为了要和我兄弟结交。这老贼能这么说，哄得我兄弟还当他个好人。后来说到反清复明之时，三个人，不两个人一只狗，越说越投机。”韦小宝接口道：“两个人和一只狗越说越投机，倒也稀奇。”

众人忍不住好笑，只是碍着白寒枫的面子，不敢笑出声来。

白寒枫大怒，喝道：“你这小鬼，胡说八道！”樊纲道：“白二侠，这位韦香主年纪虽轻，却是敝会青木堂的香主，敝会上下，对他都是十分尊敬的。”白寒枫道：“香主便怎么样？”苏冈岔开话头，说道：“我白兄弟心伤兄长亡故，说话有些气急，各位请勿介意。韦香主，你包涵些。”他想天地会的香主身份非同小可，白寒枫直斥为“小鬼”，终究理亏。

白寒枫也非蠢人，一点便透，眼光不再与韦小宝相触，说道：“后来我们三个...”韦小宝道：“不，两个人，一只狗。”白寒枫怒喝：“你...你...”终于忍住了，吁了口气，续道：“大家说到反清复明之事，说道日后将鞑子杀光了，抚保洪武皇帝的子孙重登龙庭。我哥哥说：‘皇上在缅甸宴驾宾天，只留下一位小太子，倒是位聪明睿智的英主，目下在深山中隐居。’那老贼却道：‘真命天子好端端是在台湾。’”白寒枫一引述徐天川这句话，苏冈、姚春、王武通等人便知原来双方争执是由拥桂、拥唐而起。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清兵进关，明朝的宗室福王、唐王、鲁王、桂王分别在各地称帝，当时便有纷争，各王死后，手下的孤臣遗老仍是互相心存嫌隙。白寒枫续道：“那时我听了老贼这句话，便问：‘我们小皇帝几时到台湾去了？’那老贼道：‘我说的是隆武天子的小皇帝，不是桂王的子孙。’我哥哥道：‘徐老爷子，你是英雄豪杰，我兄弟俩是很佩服的，只不过于天下大事，您老人家见识却差了。崇祯天子崩驾，福王自立。福王为清兵所俘，唐王不幸殉国，我永历天子为天下之王。永历天子殉国之后，自然是他圣上的子孙继位了。’隆武的唐王的年号，永历是桂王的年号，他们是唐王、桂王的旧臣，对主子都以年号相称。樊纲听里这里，插口道：“白二侠，请你别见怪。隆武天子殉国之后，兄终弟及，由圣上的亲兄弟绍武天子在广州接应。桂王却派兵来攻打绍武天子，大家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不打满清鞑子，自己打了起来，岂不是大错而特错？”

白寒枫怒道：“那老贼的口吻，便跟你一模一样！可是这到底是谁起的衅？我永历天子好好派了使臣到广州来，命唐王除去尊号。唐王非但不奉旨，反面兴兵抗拒天命。唐王这等行为明明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可说是罪魁祸首。”

樊纲冷笑道：“三水那一战，区区在下也在其内，却不知道是谁全军覆没？”白寒枫大怒，站起身来，厉声道：“你还在算这旧帐么？”韦小宝听了樊纲的话，便知三水这一仗是唐王胜而桂王败，忙问：“樊大哥，三水一仗是怎么打的？”樊纲道：“桂王听了手下奸臣的教唆，雇了一名叫林桂鼎的，带兵来打广州...”苏冈插口道：“樊大哥，这话与事实不符。那是唐王先派去攻启肇庆，我永历天子才不得已起而应战。”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多是旧事，渐渐的剑拔弩张，便要动起手来。

姚春连连摇手，大声道：“多年前的旧事，还提起他干什么？不论谁胜谁败，都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最后还不是都教鞑子给灭了。”众人一听，登时住口，均有惭愧之意。苏冈道：“白二弟，大义之所在，原是非誓死力争不可的，后来怎样？”

白寒枫道：“那老贼所说的话，便和这... 这位姓樊的师傅一模一样，我兄弟自然要跟他剖析明白。双方越说越大声，谁也不让。我哥哥盛怒之下，一掌将一张茶几拍得粉碎。那老贼冷笑道‘你道理说不过人，便想动武么？沐王府白氏双木威名远震，我天地会的一个无名小卒，却也不惧。’他这句话显然是说，他是天地会的一个无名小卒，还胜似沐王府的成名人物。我哥哥道：‘我自拍我家里的茶几，关你什么事了？你出言轻侮沐王府，仗的是什么势道？’双方越说越僵，终于约定，当晚子时，在天坛较量。”苏冈叹了口气，黯声道：“原来这场纷争，由此而起。”

白寒枫道：“当晚我们到天坛赴约，没说几句，便和这老贼动起手来...”韦小宝道：“想必是二对一了，但不知是白大侠先上，还是白二侠先上？”白寒枫脸上一红，大声道：“我两兄弟向来联手，对付一个是二人齐上，对付一百个也是二人齐上。”

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倘若跟我这小孩动手，你两兄弟也是齐上了。”白寒枫怒吼一声，挥掌便向韦小宝头顶击落。苏冈左手伸出，抓住白寒枫手腕，说道：“白二弟，不可！”白寒枫道：“这... 这小鬼讽刺我死了的哥哥。”韦小宝贪图大舌之便，没想到连已死的白寒松也说是其内，眼见他犹如发疯一般，心下害怕，便不敢再说。苏冈道：“白二弟，冤有头，债有主，是那姓徐的害死了白大哥，咱们只能找那姓徐的算帐。”白寒枫狠狠的向韦小宝道：“终有一日，我抽你的筋，剥你的皮。”韦小宝向他伸舌头，料想苏冈在旁，白寒枫不能对自己怎样，真要抽筋剥皮，总也不是今日的事。

樊纲道：“苏四哥，你说白大侠给我们徐大哥害死，这个‘害’字，恐怕还得斟酌。白二侠说道，双方在天坛比武较量，徐大哥以一敌二，既不是使什么阴谋毒计，又不是恃多为胜，乃是光明正大的动手过招，怎说得上一个‘害’字？”白寒枫怒道：“我哥哥自然是给老贼害死的。我兄弟俩去天坛赴约之前曾经商量过。我哥哥说道，这老儿虽然头脑糊涂，不明白天命所归，终究是反清复明的同道比武之果，须当瞧在天地会的份上，只可点到为止，不能当真伤了他。我两兄弟手下留情，哪料到这老贼心肠好毒，竟下杀手，害死了我哥哥。”

苏冈问道：“那姓徐的怎生害死了白大哥？”

白寒枫道：“我们动上手，拆了四十几招，也没分出什么输赢。那老贼跳出圈子，拱手道：‘佩服，佩服！今日不分胜败，不用再比了。沐王府武功驰名天下，果然高明。’”樊纲道：“那很好啊，大家就不用再打了，免伤和气，岂不甚好？”

白寒枫怒道：“你又没瞧见那老贼说话的神气，你还道你真是好心吗？他嘴角边微微冷笑，显然是说，沐王府的白氏双木以二敌一，也胜不了他一个老头儿，什么‘武功驰名天下’，只不过是吹牛而已。我当然心下有气，便道：‘不分胜败，便打到分出胜败为止。’这老头虽然灵活，长力却不及我兄弟，斗久了非输不可，他想不打，不过想乘机溜去。于是我们又打了起来，打了好一会，我使一招‘龙腾虎跃’，从半空中扑击下来。那老贼果然上当，侧身斜避。这一招我两兄弟是练熟了，我哥哥便使‘横扫千军’，左腿向右横扫，右臂向左横扫，叫他避无可避。”他说到这里，将“横扫千军”那招比了出来。玄贞道人点头道：“这一招左右夹击，令人左躲不是，右躲也不是，果然厉害。”白寒枫道：“这老贼身子一缩，忽然向我哥哥怀中撞倒。我哥哥双掌一翻，按在他胸膛之上，笑道：‘哈哈，输...’就是这时，噗的一声响，那老贼却好不毒辣，竟然使出重手。我眼见势道不对一招‘高山流水’，双掌先后击在那老贼的背心。那老贼身子一晃，退了开去。我哥哥已口喷鲜血，坐倒在地。我好生焦急，忙去扶起哥哥，那老贼干笑了几声，一跛一拐的走了。我本可追上前去，补上几拳，立时将他打死，但顾念着哥哥的伤势，没空去理会那老贼。抱起哥哥回到家来，他在途中只说了四个字：‘给我报仇。’便咽了气，苏四哥... 咱此仇不报，枉自为人！”说到这里，泪如泉涌。玄贞道人转头向一人道：“风二弟，白二侠刚才的所说的那几招，咱们来比划比划。”这姓风的叫风际中，模样貌不惊人，土里土气。昨日在回春堂药店地窖中引见之后，从未开口说过话，韦小宝也没对他留意。他点点头站起，发掌轻飘飘的向玄贞拍出。玄贞左掌架开，身子一缩，双手五指都拿成爪子活脱是只猴子一般，显是模仿“八臂猿猴”徐天川的架式。风际中左足一点，身子跃起，从半空中扑击下来。姚春叫道：“好一招‘龙腾虎跃’！”叫声未毕，玄贞已斜身闪开。便在此时，风际中倏地抢到玄贞身前，左腿向右横扫，右臂向左横扫，正是白寒枫适才比划过的那一招“横扫千军”。风际中一身化而为二，刚使完白寒枫的一招“龙腾虎跃”，跟着便移形换位，抢到玄贞道人身前，使出白寒枫那招“横扫千军”，身法之快，实是匪夷所思。众人喝彩声中，玄贞缩拢身子，直撞入对方怀中。风际中双掌急推，按在玄贞胸口，说道

“哈哈，你输...”便在此时，玄贞右拳击在风际中胸口，左掌拍中他小腹。两人拳掌都放在对方身上，凝住不动。玄贞道：“白二侠，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白寒枫尚未回答，风际中身子一晃，闪到了玄贞背后，双掌从自己脸面右侧直劈下来，虚拟玄贞的背心，说道：“高山流水！”这两掌并没碰到玄贞身子，众人眼前一花，他又已站在玄贞面前，双掌按在他胸口，让玄贞的拳掌按在自己腹部，回复先前的姿势。

这两下倏去倏来，直如鬼魅，这些人除了韦小宝外，均是见多识广之人，但风际中这等迅速绝伦的身手，却是见所未见。众人骇佩之余，都已明白了他的用意，当时徐天川以一敌二，情势凶险无比，倘若对白寒松手稍有留情，只怕难逃背后白寒枫“高山流水”这一击。玄贞又道：“白二侠，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白寒枫脸如死灰，缓缓点了点头。风际中身法免起鹤落，固然令人目眩神驰，而他模仿自己两兄弟这几下招式，竟也部位手法丝毫不差，宛然是自己师父教出来的一般。“龙腾虎跃”、“高山流水”和“横扫千军”三招，都是“沐家拳”中的著名招式，流传天下，识者甚多，风际中会使，倒也不奇，但以一人而使这三招拳脚，前后易位，身法之快实所罕见，加之每一招都是清清楚楚，中规中矩，法度严整，自己兄弟毕生练的都是“沐家拳”，却也远所不及。风际中收掌站立，说道：“道长，请除下道袍，得罪了！”

玄贞一怔，不明他的用意，但依言除下道袍，略一抖动，忽然两块布片从道袍上飘了下来，却是两只手掌之形，道袍胸口处赫然有两个掌印的空洞。原来适才风际中已用掌力震烂了他道袍。玄贞不禁脸上变色，情不自禁的伸手按住胸口，心想风际中的掌力既将柔软道袍震烂，自己决无不受内伤之理，一摸之下，胸口却也不觉有何异状。风际中道：“白大侠掌上阴力，远胜在下。徐大哥胸口早已受了极重内伤，再加上背心受了‘高山流水’的双掌之力，只怕性命难保。”

众人见风际中以阴柔掌力，割出玄贞道袍上两个掌印，这等功力，比之适才一身化二，前后夹攻的功力，更是惊人，无不骇然，连喝彩也都忘了。韦小宝心想：“海老乌龟当日在我袍子胸口上割下一个掌印，只怕用的也是这种手段。”

苏冈和白寒枫对望了一眼，均是神色沮丧，眼见风际中如此武功，已方任谁都和他相去甚远，又给他这等一试演一番，显得徐天川虽然下重手杀了人，却也是迫于无奈，在白氏兄弟厉害杀手前后夹击之下，奋力自保，算不得如何理亏。苏冈站起身来，说道：“这位风爷武功高强，好教在下今日大开眼界。倘若我白大弟真有风爷的武功，也决不会给那姓徐的害死了。”

韦小宝道：“白大侠的武功是极高的，江湖上众所周知，苏四哥也不必客气了。”白寒枫狠狠瞪了他一眼。可又不能说自己兄弟武功不行。韦小宝又道：“白二侠的武功也是挺高的，江湖上众所周知。”

樊纲生怕他更说出无聊的话来，多生枝节，向苏冈和白寒枫拱手道：“今日多有打扰，这就别过。”玄贞道：“且慢！大伙儿到白大侠跟前磕几个头。这件事.....唉，说来大家心里难受，可别伤了沐王府跟天地会的和气。”说着迈步便往后堂走去。白寒枫双手一拦，厉声道：“我哥哥死不瞑目，不用你们假惺惺了。”玄贞道：“白二侠，别说这是比武失手，误伤了白大侠，就算真是我们徐大哥的不是，你也不能恨上了天地会全体。我们到灵前一拜，乃武林中同道的义气。”苏冈道：“道长说的是。白二弟，咱们不可失了礼数。”

当下韦小宝，玄贞，樊纲，风际中，姚春，马博仁等一千人齐到白寒松的灵前磕头。

韦小宝一面磕头，一面口中念念有词，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白寒枫厉声道：“你刚才说些什么？”韦小宝道：“我暗暗祷告，向白大侠在天之灵说话，关你什么事？”白寒枫道：“你嘴里不清不白，祷告些什么？”韦小宝道：“我说：‘白大侠，你先走一步，也没什么。在下韦小宝，给你的好兄弟打得遍体鳞伤，命不长久，过几天就来阴世，跟你老人家相会了。’”白寒枫道：“我几时打过你了？”韦小宝拉起衣袖，露出右腕，只见手腕上肿起了又黑又紫的一圈，指痕宛然，正是刚才给白寒枫捏伤的，说道：“这不是你打的么？”苏冈向白寒枫瞧了一眼，见他不加否认，脸上就微有责备之意，转头向韦小宝道：“韦香主，这件事一言难尽。咱们日后慢慢再说。”韦小宝道：“只怕我伤重不治，一命呜呼，日后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苏冈见他说话流利，毫无受伤之相，知他是要无赖，心想：“天地会怎地叫这样一个小流氓做香主？”说道：“韦香主长命百岁，大伙儿都死光了，你还活上几十岁呢。”韦小宝道：“我此刻腹痛如绞，五脏六腑，全都倒转，也不知能活到明天。风二哥，玄贞道长，我倘若死了，你们不必找白二侠报仇。江湖上义气为重，咱们可不能伤了沐王府跟天地会的和气。”苏冈皱起眉头，将众人送出门外。

玄贞向马博仁、姚春、雷一啸、王武通四人道了谢，抱拳作别。天地会一行人回到回春堂药店。刚到店门口，就见情形不对，柜台倒坍，药店中百余只小抽屉和药材散了一地。众人抢进店去，叫了几声，不听得有人答应，到得内堂，只见那胖掌柜和两名伙计都已死在地下。这药店地处偏僻，一时倒无人聚观。玄贞吩咐高彦超：“上了门板，别让闲人进来。咱们快去看徐大哥。”拉开地板上的掩盖，奔进地窖，叫道：“徐大哥，徐大哥！”地窖中空空如也，徐天川已不知去向。

樊纲怒道：“他奶奶的，咱们去跟沐王府那些贼子拚个你死我活。”玄贞道：“快去请王总镖头他们来作个证。”玄贞道：“他们若要害死徐大哥，已在这里下手，既将他掳去，不会即行加害。”当下派人去，将王武通、姚春等四人请来。王武通等见到胖掌柜的死状，都感愤怒，齐道：“事不宜迟，咱们立即到杨柳胡同去要人。”一行人又到了杨柳胡同。

白寒枫开门出来，冷冷的道：“众位又来干什么了？”樊纲大声道：“白二侠何必明知故问？这等行径，太也给沐王府丢脸。”白寒枫怒道：“丢什么脸？什么行径？”樊纲道：“我们徐大哥在哪里？快送他出来。你们乘人不备，杀死了我们回春堂的三个伙计，当真卑鄙下流。”白寒枫大声道：“胡说八道！什么回春堂，回秋堂，什么三个伙计？”苏冈闻声出来，问道：“众位去而复回，有什么见教？”

雷一啸道：“苏四侠，这一件事，那可是你们的不是了。是非难逃公论，你们就算要报仇，也不能任意杀害无辜啊。京城之中做了这等事出来，牵累可不小。”

苏冈问白寒枫：“他们说些什么？”白寒枫道：“谁知道呢，真是莫名其妙。”

王武通道：“苏四侠、白二侠，天地会落脚之处，有三个伙计给人杀了，徐天川师傅也给人掳去了。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大家慢慢再说，请你们瞧着我们几个的薄面，先放了徐师傅。”苏冈奇道：“徐天川给人掳了去？那可奇了！各位定然疑心是我们干的了。可是各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难道谁还有分身术不成？”樊纲道：“你们当然另行派人下手，那又是什么难事？”苏冈道：“各位不信，那也没法。你们要进来搜查，尽管请便。”白寒枫大声道：“‘圣手居士’苏冈苏四哥说话向来一是一，二是二，几时有过半句虚言？老实跟你说，那姓徐的老贼倘若落在我们手里，立时就一刀两段，谁还耐烦捉了来耗米饭养他？”苏冈沉吟道：“这中间只怕另有别情。在下冒昧，想到贵会驻马之处去瞧上一瞧，不知道成不成？”玄贞等见他二人神情不似作伪，一时倒拿不定主意。樊纲道：“苏四侠，大伙儿请你拿一句话出来，到底我们徐天川徐大哥，是不是在你们手上。”苏冈摇头道：“没有。我要担保，我们白二弟跟这件事也丝毫都没有干系。”苏冈在武林中名声甚响，众人都知他是个正直的好汉子，他既说没拿到徐天川，应该不假。

玄贞道：“既是如此，请两位同到敝处瞧瞧。韦香主，你说怎样？”

韦小宝心道：“你先邀人家去瞧瞧，再问我‘你说怎样’。”说道：“道长说怎样，就是怎样了。反正我们三个人都给人打死了，请他们两位去磕几个头赔罪，也道理啊。”苏冈、白寒枫都向他瞪了一眼，均想：“你这小鬼，一口就此咬定，是我们打死了你们三个人。”

一行人来到回春堂中，苏冈、白寒枫细看那胖掌柜与两名药店伙计的死状，都是身受殴击毙命，胸口肋骨崩断，手法甚是寻常，瞧不出使的是什么武功家数。白寒枫道：“这件事大伙儿须得查个水落石出，否则我们可蒙了不白之冤。”苏冈道：“蒙止不白之冤，那也不打紧，日后总会水落石出。只是徐大哥落入了敌人手中，可是尽快想法子救人。”

众人在药店前前后后查察，又到地窖中细看，寻不到半点端倪。眼见天色已晚，苏冈、白寒枫、王武通等人告辞回家，约定分头在北京城中探访，樊纲道：“苏四侠、白二侠，你们瞧明白了没有？今晚半夜，我们可要放人烧屋，毁尸灭迹了。”苏冈点头道：“都瞧明白了。好在邻近无人，将店铺烧了也好，免得官府查问。”苏冈和白寒枫去后，青木堂众人纷纷议论，都说徐天川定是给沐王府

去的，否则哪有迟不迟，早不早，刚打死了对方的人，徐天川便失了踪？最多是苏冈、白寒枫二人并不知情而已。众人跟着商议如何放火烧屋。

韦小宝一听得要放人烧屋，登时大为兴奋。玄贞道：“韦香主，天色已晚，你得赶快回皇宫去。咱们放人烧屋，并不是什么大事，韦香主不在这儿主持大局，想来也不会出什么岔子。”韦小宝笑道：“道长，自己兄弟，你也不用捧我啦。韦小宝虽然充了他妈的香主，武功见识，哪里及得上各位武林好手？我要留在这里，不过想瞧瞧热闹罢了。”众人面上对他客气，但见他年幼，在白家又出了个大丑，实在颇有点瞧不起他，听他这么说，却高兴起来。你这几句话说得人人心中舒畅。大家对这个小香主敬意虽是不加，亲近之心却陡然多了几分。

玄贞笑道：“咱们放火烧屋，也得半夜里才动手，还得打断火路，以免火势蔓延，波及邻居。韦香主一夜不回宫，恐怕不大方便。”韦小宝心想此言倒也不理，天一黑宫门便闭，再也无人能入，自己得小皇帝宠幸，宫中人人注目，违禁外宿，罪名可是不小，只得叹了口气道：“可惜，可惜！这把火如果让我来点，那可兴头得紧了。”高彦超低声道：“日后咱们要去白天烧人家的屋，一定恭请韦香主来点火。”韦小宝大喜，握住他手道：“高大哥，大丈夫一言既出，你……你可不能忘了。”高彦超微笑道：“韦香主吩咐过的事，属下怎敢不遵？”韦小宝道：“咱们明天就去杨柳胡同，放火烧了白家的屋可好？”高彦超吓了一跳，忙道：“这可须得从长计议。总舵主知道了，多半要大大怪罪。”韦小宝登时意兴索然，便去换了白太监的服色。高彦超将他换下来的新置衣服鞋帽做一包，拿在手里。众人四下查勘，并无沐王府的人窥伺，这才将韦小宝夹在中间，送到横街之上，雇了一乘小轿，送他回宫。

韦小宝向众兄弟点点头，上轿坐好。高彦超将衣帽包好放入轿中。一个会中兄弟走到轿前，钻头入轿，低声道：“韦香主，明儿一早，最好请你到尚膳监的厨房去瞧瞧。”韦小宝道：“瞧什么？”那人道：“也没什么。”说着便退了开去。韦小宝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这人留着两撇鼠须，鬼头鬼脑，市井之中最多这等小商贩，到杨柳胡同时他也没跟着同去，自己一直认为他是药店中的伙计，心想他叫我明天到厨房去瞧瞧，不知有什么用意？

反正巡视厨房正是他的职责，第二天早晨便去。顶头上司一到，厨房中的承值太监以下，人人忙忙特忙，名茶细点，流水价捧将上来。韦小宝吃了几块点心，说道：“你们这里的点心，做得也挺不错了，不过最好再跟扬州的厨子学学。”承值太监忙道：“是，是。若不是韦公公指点，我们可还真不懂。”

韦小宝见厨房中也无异状，正待回去，见采办太监从市上回来，后面跟着一人，手中拿着一杆大秤，笑嘻嘻的连连点头，说道：“是是，是是，公公怎么说，便怎么办，包管错不了。”韦小宝见此，吃了一惊，那正是昨天要他到厨房来瞧瞧之人。采办太监忙抢上到韦小宝面前，请安问好。韦小宝指着那人，问道：“这人是谁？”采办太监笑道：“这人是北城钱兴隆肉庄的钱老板，今儿特别巴结，亲自押了十几口肉猪送到宫里来。”转头向钱老板道：“老钱哪，今儿你可真交上大运气啦。这位桂公公，是我们尚膳总管，当今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红人。我们在宫里当差的，等闲也见不着他老人家一面。你定是前生三世敲穿了木鱼，恰好碰上了桂公公。”那钱老板跪下地来，向韦小宝磕了几个响头，说道：“这位公公是人家衣食父母，今日才有缘拜见，真是姓钱的祖宗积了德。”韦小宝说道：“不用多礼。”寻思：“他混进宫来，想干什么？怎地事先不跟我说？”

那钱老板站起身来，满脸堆笑，说道：“宫里公公们作成小号生意，小号的价钱特别克己，可说没什么赚头，不过替皇上、公主、贝勒们宰猪，那是天大的面子，别人听说连皇上都吃上小号供奉的肉，小号的猪肉自然天下第一，再没别家比得上了。因此上钱兴隆供奉宫时肉食也只一年多，生意可着实长了好几倍，这都是仰仗公公们栽培。”说着又连连请安。韦小宝点点头，笑道：“那你一定挺发财啦！”那人道：“托赖公公们的洪福。”从怀中掏出两张银票来，笑嘻嘻道：“一点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公公留着赏人罢！”说着双手送到韦小宝手里。

韦小宝接过来一看，银票每张五百两，共是一千两银子，正是自己前天分给高彦超他们的，微微一怔，只见钱老板嘴巴向着那采办一努，韦小宝已明其意，笑道：“钱老板好客气啦！”将两张银票交给了承值太监，笑道：“钱老板的敬意哥儿们去分了罢，不用分给我。”众太监见是一千两银子的银票，无不大大喜过望。供奉宫中猪养牛肉，鸡鱼蔬菜的商人，平时都给回扣，向有定例，逢年过节虽有年礼节礼，也不过是四五百两，这其中尚膳房的太儿太监又先分去了一半。此刻见银子既多，韦小宝又说不要，各人摊分起来，岂不是小小一注横财？那承值太监却想，桂公公口说不要，只不过在外人面前摆摆架子，他是头儿，岂能当真省得了的，待会摊分之时，自须仍将最大的份儿给他留着。钱老板道：“桂公公，你这样体恤办事的公公们，可真难得。你不肯收礼，小人心中难安。这样罢，小号养得不两口茯苓花雕猪，算得名贵无比，待会去宰了，一口孝敬太后和皇上，另一口抬到桂公公房中，请公公细细品尝。”

韦小宝道：“什么茯苓花雕猪？名头古怪，可没听过。”钱老板道：“这是小号祖传的秘法，选了良种肉猪，断乳之后，就喂茯苓、党参、杞子等补药，饲料除了补药之外，便只鸡蛋一味，喝了便给喝花雕酒……”他话没说完，众太监都已笑了起来，都说：“哪有这样的喂猪法？喂肥一口猪，岂不是要几百两银子？”钱老板道：“本钱自然不小，最难的还是这番心血和功夫。”

韦小宝道：“好，这等奇猪，倒不可不尝。”钱老板道：“不知桂公公今日午后什么时候有空，小人准时送来。”韦小宝心想从书房下来，已将午时，便道：“巳未午初，你送来罢！”钱老板连称：“是，是！”又请了几个安出去。承值太监陪笑道：“桂公公，待会见了皇上，倒不可提起这回事。”韦小宝问道：“为什么？”承值太监又道：“皇上年少好奇，听到有这等稀奇古怪的茯苓花雕猪，倘若吩咐取来尝尝，咱们做奴才的干系太大。再说，这种千辛万苦喂起来的肉猪，又不是常常都有的，要是皇上吃得对了胃口，下了圣旨命御厨房天天供奉，大家可只有上吊的份儿了。”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你倒想得周到。”承值太监道：“这是尚膳房历来相传的规矩罢了。太后和皇上的菜肴，一切时鲜果菜，都是不能供奉的。”韦小宝奇道：“时鲜菜蔬不能供奉，难道反而只供奉过时的，隔宿的果菜？”他虽当了几个月尚膳的头儿，对御房的事却一直不曾留心。承值太监笑道：“供奉过时隔宿的菜蔬，那是万万不敢。不过有些一年之中只有一两个月才有的果菜，咱们就不能供奉了。倘若皇上吃得入味，夏天要冬笋冬天要新鲜蚕豆，大伙儿只好只好上吊了。”韦小宝笑道：“皇太后，皇上都是万分圣明的，哪有这等事？”承值太监一凛，忙道：“是，是。太后和皇上圣明，那是决计不会的。听说那是打从前明宫传下来的规矩。到了我大清，皇上通情达理，咱们奴才们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啦。”心下暗暗吃惊对先前这几句话好生后悔。

第十回 尽有狂言容数子 每从高会厕诸公
韦小宝从书房伺候了康熙下来，又到御膳房来。过不多时，钱老板带著四名伙计，抬了两口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肥猪到来，每口净肉便有三百来斤，向韦小宝道：“桂公公，你老人家一早起身，吃这茯苓花雕猪最有补益，最好是现割现烤。小人将一口猪送到你老人家房中，明儿一早，你老人家就可割来烤了吃，吃不完，再命厨房做成咸肉。”韦小宝知他必有深意，便道：“你倒想得周到。那就跟我来。”钱老板将一口光猪留在厨房，另一口抬到韦小宝屋中。尚膳监管事太监的住处和御厨相近，那肥猪抬入房中之后，韦小宝命小太监带领抬猪的伙计到厨房中等候，待三人走后，便掩上了门。钱老板低声道：“韦香主，屋中没旁人吗？”韦小宝摇了摇头。钱老板俯身轻轻将光猪翻了过来，只见猪肚上开膛之处，横贴著几条猪皮，封住了割缝。韦小宝心想：“这肥猪肚中定是藏著什么古怪物事，莫非是兵器之类，天地会想在皇宫中杀人大闹？”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果见钱老板撕下猪皮，双手拉开猪肚，轻轻抱了一团物事出来。韦小宝“咦”的一声惊呼，见他抱出来的竟是一个。钱老板将那人横入在地下。只见这人身体瘦小，一头长发，却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女，身上穿了薄薄的单衫，又目紧闭，一动也不动，只是胸口微微起伏。

韦小宝大奇，低声问道：“这小姑娘是谁？你带她来干什么？”钱老板道：“这是沐王府的郡主。”韦小宝更是惊奇，睁大了眼睛，道：“沐王府的郡主？”钱老板道：“正是。沐王府小公爷的嫡亲妹子。他们携了徐三哥去，我们就捉了这位郡主娘娘来抵押，教他们不敢动徐三哥一根寒毛。”韦小宝又惊又喜，说道：“妙计，妙计！怎是捉来的？”

钱老板道：“昨天徐天川徐三哥给人绑了去，韦香主带同众位哥哥，二次去杨柳胡同评理，属下便出去打探消息，想知道沐王府那些人，除了杨柳胡同之外，是不是还是别的落脚所在，徐三哥是不是给他们囚禁在那里；想知道他们在京城里还有哪些人，当真要

动王，咱们心里可也得先有个底子。这一打探，嘿，沐王府来得人可还当真不少，沐家小公爷带头，率领了王府的大批好手。”韦小宝皱起了眉头，说道：“他妈的！咱们青木堂在京里有多少兄弟？能不能十个打他们一个？”钱老板道：“韦香主不用担心。沐王府这次来北京，不是为了跟咱们天地会打架。原来大汉奸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来到了京城。”韦小宝点头道：“沐王府要行刺这姓吴的小汉奸？”钱老板道：“是啊。韦香主料事如神。大汉奸、小汉奸在云南，动不了他们的手，一离云南，便有机可乘了。但这小汉奸自然防备周密，身边有不少武功高手保护，要杀他可也不是易事。沐王府那些人果然另有住处，属下过去查看，那些人都不在家，屋里却也没徐三哥的踪迹，只有这小丫头和两个服侍她的女人留在屋里，那可是难得的良机...”

韦小宝道：“于是你就顺手牵羊，反手牵猪，将她捉来了？”钱老板微笑道：“正是。这小姑娘年纪虽小，沐王府却当她是凤凰一般，只要这小郡主在咱们手里，徐三哥便稳如泰山，不怕他们不好好服侍。”韦小宝道：“钱大哥这件功劳倒大得紧呢。”钱老板道：“多谢韦香主夸奖。”韦小宝道：“咱们拿到了小郡主，却又怎样？”说著向躺在地下的那少女瞧了几眼，心道：“这小娘皮长得可挺美啊。”钱老板道：“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听韦香主的意思办理。”

韦小宝沉吟道：“你说怎么办？”他跟天地会的人相处的时候虽多，却摸到了他们的脾气。这些人嘴里尊称自己是香主，满口什么静候香主吩咐云云，其实各人肚里早就有了主意，只盼得到自己赞同，于是一切便推在韦香主头上，日后他们就不会担当重大干系。他对付的法子是反问一句：“你说怎么办？”钱老板道：“眼下只有将这小郡主藏在一个稳妥所在，让沐王府的人找不到。这次沐家来到京城的着实不少，虽说是为了杀小汉奸吴应熊，但咱们杀了他们的人。徐大哥又给他们拿了去，这会儿咱们天地会每一处落脚之处一定能给他们钉得紧紧的。我们便拉一泡尿，放一个屁，只怕沐王府的人也都知道了。”

韦小宝嗤的一笑，觉得这钱老板谈吐可喜，很合自己脾胃，笑道：“钱大哥，咱们坐下来慢慢商量。”钱老板道：“是，是，多谢香主。”在一张椅子上坐了，续道：“属下将小郡主藏在猪肚里带进宫来，一来是为瞒过宫门侍卫的重重搜检，二来是瞒过沐王府众人的耳目。他奶奶的，沐公爷手下，只怕真有几个厉害人物，不可不防。小郡主若不是藏在宫里，难保不给他们抢了回去。”

韦小宝道：“你说要将小郡主藏在宫里？”

钱老板道：“属下可不敢这么说，一切全凭韦香主作主。藏在宫里，当然是普天下最稳妥的所在。沐王爷的高手再多，总敌不过大内侍卫。小郡主竟会在皇宫之中，别说他们决计想不到，查不出，就算知道了，又怎有能耐冲进皇宫来救人？他们如能进宫来将小郡主救出去，那么连鞑子皇帝也能绑架去了。天下决没这个道理。不过属下胆大妄为，事先没向韦香主请示，擅自将小郡主带进宫来给韦香主增添不少危险，不少麻烦，实在该死之极。”韦小宝心道：“你将人带都带进来了，自己说该死，却也没死。把小郡主藏在宫里，果然是好计，沐王府的人一来想不到，二来救不出。你胆大妄为，难道我胆子就小了？”笑道：“你这计策很好，我将小郡主藏在这里好了。”

钱老板道：“是，是，韦香主说这件事行得，那定然行得。属下又想，将来事情了结之后，小郡主总是要放还给他们的。他们得知郡主娘娘这些日子是住在宫里，也不辱没了她身份，倘若老是关在小号屠房中地窖之中，闻那牛血猪血的腥气，未免太对不起人。”韦小宝笑道：“每天喂她吃些茯苓、党参、花雕、鸡蛋，也就是了。”

钱老板嘿嘿一笑，说道：“再说，小郡主年纪虽然幼小，总是女子，跟我们这些臭男人住在一起，于名声未免有碍，跟韦香主在一起，就不要紧了。”韦小宝一怔，问道：“为什么？”钱老板道：“韦香主年纪也轻，何况又是.....又是在宫里办事的，自然.....自然没什么。”言语吞吐吐，有些不便出口。

韦小宝见他神色忸怩，想了一想，这才明白：“原来你说我是太监，因此小郡主交我看管，于她声名无碍。你可不知我这太监是冒牌货。”只因他并不是真的太监，这才要想了一想，一想之后方能明白，否则钱老板第一句话他就懂了。钱老板问道：“韦香主的卧室在里进罢？”韦小宝点点头。钱老板俯身抱起小郡主，走到后进，放在床上。房中本来有大床、小床各一，海天富死后，韦小宝已叫人将小床抬了出去。他隐秘之事甚多，没要小太监住在屋里服侍。钱老板道：“属下带小郡主进宫来时，已点了她背心的神堂穴，阳纲穴，还点了她后颈的天柱穴，让她不能动弹，说不出话。韦香主要放她吃饭，就可解开她穴道，不过最好先点她腿上环跳穴，免得她逃跑。沐王府的人武功甚高，这小姑娘倒不会多少武功，却也不可不防。”韦小宝想问他什么叫神堂穴、环跳穴，如何点穴、解穴，但转念一想，自己是青木堂香主，又是总舵主的弟子，连点穴、解穴也不会，岂不是让下属们太也瞧不起？反正对付一个小姑娘总不是什么难事，点点头，~~酸爸~~懒怨。

钱老板道：“请韦香主借一把刀使。”韦小宝心想：“你要刀干什么？”从靴桶中取出匕首，递了给他。钱老板接了过来，在猪背上一划，没料到这匕首锋利无匹，割猪肉如切豆腐，一剑下去，直没至柄。钱老板吃了一惊，赞道：“好剑！”割下两片脊肉，两只前腿道：“韦香主留着烧烤来吃，余下的吩咐小公公们抬回厨房去罢。属下这就告辞，会时原事情，属下随时来向韦香主禀告。”韦小宝接过匕首，说道：“好！”向卧在床上的小郡主瞧了一眼，道：“这小娘皮睡得倒挺安稳。”他本来想说：“这小姑娘在宫里耽得很久了，太过危险，倘若给人发觉，那可糟糕之极。”但想天地会的英雄好汉岂怕危险的？这等话说出口来，不免给人小觑了。

待钱老板回去厨房，韦小宝上了门，又查看了窗户，一无缝隙，这才坐到床边，去看那小郡主，只见她正睁著圆圆的眼睛，望著床顶，见韦小宝过来，忙闭上眼睛。韦小宝笑道：“你不会说话，不会动弹，安安静静躺在这里，最乖不过。”见她身上衣衫也不污秽，想是钱老板将那口猪有肚里洗得干干净净，干留丝毫血渍，于是拉过被来，盖在她身上。只见她脸颊雪白，没半分血色，长长的睫毛不住颤动，想是心中十分害怕，笑道：“你不用怕，我不会杀了你的，过得几天，就放你出去。”小郡主睁开眼来，瞧了他一眼，忙又闭上眼睛。

韦小宝寻思：“你沐王府在江湖上好大威风，那日苏北道上，你家那白寒松好大架子，丝毫没将老子瞧在眼里，这当儿还不是让我手下人的打死了。他奶奶的...”想到此处，伸起手来，见手腕上黑黑一圈乌青兀自未退，隐隐还感疼痛，心道：“那白寒枫死了哥哥，没处出气，捏得老子骨头也险些断了。想不到沐王府的郡主娘娘却落在我手里，老子要打便打，要骂使骂，你半分动弹不得，哈哈！”想到得意处，不禁笑出声来。小郡主听到笑声睁开眼来，要看他为什么发笑。韦小宝笑道：“你是郡主娘娘，很了不起，是不是你奶奶的，老子才不将你放在眼里呢！”走上前去，抓住她右耳，捏了三下，又捏住她鼻子，扭了两下，哈哈大笑。小郡主闭著的双眼中流出眼泪，两行珠泪从肋边滚了下来。韦小宝喝道：“不许哭！老子叫你不许哭，就不许哭！”小郡主的眼泪却流得更加多了。韦小宝骂道：“辣块妈妈，臭小娘皮，你还倔强！睁开眼睛来，瞧著我！”小郡主双眼闭得更紧。韦小宝道：“哈，你还道这时里是沐王府，你妈妈的，你家里刘白方苏四大家将，有他妈的什么了不起，终有一日撞在老子手里，一个个都斩成了肉酱。”大声吆喝：“你睁不睁眼？”小郡主又用力闭了眼睛。韦小宝道：“好，你不肯睁眼，要这一对臭眼珠子有什么用？不如挖了出来，让老子下酒。”提起匕首，平放刃锋，在她眼皮上拖了几拖。小郡主全身打了个冷战，仍不睁开眼睛。韦小宝倒拿她没有法子，说道：“你不睁眼，我偏偏要你睁眼，咱哥儿俩耗上了，倒要瞧瞧你郡主娘娘厉害，还是我这个小流氓，小叫子厉害。我暂且不来挖你的眼珠子，倒算是你赢了，永远不能瞧我。我要在你脸蛋上用尖刀子雕些花样，左边脸上刻只小乌龟，右边脸上刻一堆牛粪。等到将来结了疤，你到街上去之时，成千上万的人围拢来瞧西洋镜，大家都说：『美啊，美啊，来看沐王府的小美人儿，左边脸上一只王八，右边脸上一堆牛粪。』你到底睁不睁眼？”

小郡主全身难动，只有睁眼能自拿主意，听得韦小宝这么一说，眼睛越闭越紧。韦小宝自言自语：“原来这臭花娘嫌自己脸蛋儿不美，想要我在脸上装扮装扮，好，我先刻一只乌龟！”打开桌上砚台，磨了墨，用笔蘸了墨。这些笔墨砚台都是海老公之物，韦小宝一生从未抓过笔，这时拿笔如拿筷子，提笔在小郡主左脸画了一只乌龟。小郡主的泪水直流下来，在乌龟的笔划上流出了一道墨痕。

韦小宝道：“我先用笔打个样子，然后用刀子来刻，就好像人家刻图章。对，对郡主娘娘，咱们刻好之后，我牵了你去长安门大街，大叫：『哪一位客官要印乌龟？三文钱一张！』我用黑墨涂了你脸，有人给钱，就用张白纸在你脸上一印，便是一只乌龟，快得很！一天准能印上一百张。三百文铜钱，够花了。”他一面胡扯，一面偷看小郡主的脸色，见她睫毛不住颤动，显然又是愤怒，又是

他甚是得意，说道：“嗯，右脸刻一堆牛粪，可没人出钱来买牛粪，不如刻只猪，又肥又蠢，生意一定好。”提起笔来，在她右脸颊上干划一通，画的东西有四只脚，一条尾巴就是了，也不知像猫还是像狗。他放下毛笔，取过一把剪银子的剪刀，将剪刀轻轻放在小郡主左颊，喝道：“你再不睁眼，我要刻花了！我先刻乌龟，肥猪可不忙刻。”

小郡主泪如泉涌，偏偏就是不肯睁眼。韦小宝无可奈何，不肯认输，便将剪尖在她脸上轻轻划来划去。这剪尖其实甚钝，小郡主肌肤虽嫩，却也没伤到她丝毫，可是她惊惶之下，只道这小恶人真的用刀子在自己脸上雕花，一阵气急，便晕了过去。

韦小宝见她神色有异，生怕是给自己吓死了，倒吃了一惊，忙伸手去探鼻息，幸好尚有呼吸，便道：“臭小娘装死！”寻思：“你死也不肯睁眼，难道我便输了给你？”拿了块湿布来，抹去她两颊上黑墨，直抹了三把，才抹得干净。但见她眉淡睫长，眼窝深陷，口撇黄鹑舌，唇如朱樱，鼻如琼瑶，真个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韦小宝见她如此，倒有些心动，忙道：“你睁开眼，让我看看。”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你终于睁开眼，瞧见我了，是老子赢了，是不是？”他自觉得胜，心下高兴，只是小郡主不会说话，未免有些扫兴，要想去解她穴道，却不知其法，说道：“你给人点了穴道，倘若解不开，不能吃饭，岂不饿死了？我本想给你解开，不过解穴的法门，从前学过，现下可忘了。你会不会？你如不会，那就躺著做僵，一动也别动，要是会的，眼睛眨三下。”他目不转睛的望著小郡主，只见她眼睛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突然双眼缓缓的连眨三下。

韦小宝大喜，道：“我只道沐王府的人既姓沐，一定个个是木头，呆头呆脑，什么都不会，原来你这小木头还会解穴。”将她抱起坐在椅上，说道：“你瞧著，我在你身上各个部位指点，倘若指得对的，你就眨三下眼睛，指得不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也不能动。我找到解穴的部位，就给你解开穴道，懂不懂？懂的就眨三下眼睛。”

韦小宝点头道：“很好！我来指点。”韦小宝一伸手，便指住她右边胸部，道：“是不是这里？”小郡主登时满脸通红，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哪敢眨之一眨？韦小宝又指她左边胸部，道：“是不是这里？”小郡主脸上更加红了，眼睛睁得久了，忍不住雾了雾眼。韦小宝大声道：“啊，是这里了！”小郡主急忙大睁眼睛，又羞又急，窘不可言，这二人都是十四五岁年纪，于男女之事似懂非懂，但女孩子早识人事，韦小宝又是在妓院中长大的，平时多见嫖客和妓女的猥亵举止，虽然不明其意，总之知道这类行动极不妥当。韦小宝见她发窘，得意洋洋，只觉昨日杨柳胡同中的一番羞辱此刻都出了气，报了仇。他在小郡主身上东指西指。小郡主拚命撑住眼睛，不敢稍瞬，唯恐不小心眨了眼睛，那就大事去矣，过了不多时，鼻尖上已有一滴细微汗渗了出来。幸好韦小宝这时手指指向她左腋下，那正是解开穴道的所在，急忙连眨了三下眼睛，心中一宽，舒了口长气。韦小宝道：“哈哈，果然在这里，老子也不是不知道，只是记怕不好，一时之间忽然忘了。”心想：“解开她穴道之后，不知她武功如何，这小丫头倘若出手打人，倒也麻烦。”转过身来，拿过两根腰带，先将她双脚牢牢绑住，又将她双手反缚到椅子背后绑好。

小郡主不知他要如何大加折磨，脸上不禁流露出惊恐之极的神色。韦小宝笑道：“你怕了我，是不是？你既然怕了，老子就解开你的穴道。”伸手到左腋下轻轻搔了几下。小郡主奇难当，偏行无法动弹，一张小脸胀得通红。

韦小宝道：“点穴解穴，我原是拿手好戏，只不过老子近来事情太忙，这种小事，也没放在心上，倒有些儿忘了。是不是这样解的？”说道在她腋下揉了几下。

小郡主又是一阵奇，脸上微现怒色。

韦小宝道：“这是我最高深上乘的解穴手法。上乘手法，用在上等人身上，这才管用。你这小丫头不是上等之人，第一流的手法用在你身上，竟半点动静也没有。好，我用第二流手法试试。”伸手指在她腋下戳了几下。小郡主又痛又，泪水以眼眶中滚来滚去。

韦小宝道：“咦，第二流的手法也不行，难道你是第二等的小丫头？没有法子，只是用第三流的手法出来了。”伸掌在她腋下拍打了一阵，仍然不见功效。

点穴是武学中的上乘功夫。武功极有根柢之人，经明师指点，尚须数年勤学苦练，方始有成。解穴和点穴是一事之两面，会点穴方会解穴，认穴既须准确，手指上又须有刚柔并济的内劲，方能封人穴道，解人穴道。韦小宝既无内功，点穴解穴之法又从未练过，这么乱搞一通，又怎解得开小郡主的穴道？

拍打不成，便改而为抓，抓亦不行，只得改而为扭。小郡主又气又急，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韦小宝这时倒不是有意要折磨她，但忙了半天，解不开她穴道，自己额头出汗，不免有些老羞成怒，说道：“我连第八流的手法也用出来了，却像是耗子拉王八，半点也不管用，难道你是第九流的小丫头？老子是大有身份，大有来历之人，第九流武功是决计不肯使的。看来你沐王府的人，都是他妈的烂木头，木头木脑，木知木觉。我跟你讲，我现在不顾自己身份，用第九流的武功，再在你这第九流的小娘皮身上试试。”当下弯起中指，用拇指扳住，用力弹出，弹在小郡主腋下，说道：“这是弹棉花。”唱起儿歌：“拍排排，弹棉花。棉花臭，炒黑豆，黑豆焦，拌胡椒。胡椒辣，起宝塔。宝塔尖，冲破天，天落雨，地滑塌，滑倒你沐家木头木脑，狗头狗脑，十八代祖宗的老阿大！”他说一句，弹一下，连弹了十几下，说到一个“太”字时，小郡主突然“噢”的一声，哭了出来。

韦小宝大喜，纵身跃起，跳上跳下，笑道：“我说呢，原来沐王府的小丫头果然是第九流的小东西，非用第九流武功对付不可。”小郡主哭道：“你……你才是第档档……第九流。”声音清脆娇嫩，带著柔软的云南口音，当真说不出的好听。韦小宝逼紧了喉咙，学她说话：“你……你才是第档档……第九流。”说著哈哈大笑。

韦小宝道：“你……你才是第档档……第九流。”说著哈哈大笑。

这一来韦小宝可气往上冲，骂道：“臭花娘，你嘴巴这样刁，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到底要吃什么？”小郡主道：“我……我什么都不吃……”只说了这句话，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来。韦小宝给她一哭，心肠倒有些软了，道：“你不吃东西，岂不饿死了？”小郡主道：“我……我宁可饿死。”韦小宝道：“我才不信你宁可饿死。”正在这时，外面有人轻敲敲门。韦小宝知道是小太监送饭来，生怕小郡主叫喊起来，惊动了旁人，取出一块毛巾，绑住了她嘴，这才去开门，吩咐小太监道：“我今日想吃些云南菜，你吩咐厨房即刻做了送来。”小太监应了去。

韦小宝将饭菜端到房中，将小郡主嘴上的毛巾解下，坐在她对面，笑道：“你不吃，我可要吃了。嗯，这是酱爆牛肉，这是糟溜鱼片，这是蒜泥白切肉，还有镇江肴肉，清炒虾仁，这一碗口磨鸡脚汤，当真鲜美无比。鲜啊，鲜啊！”他舀汤来喝，故意啾啾有声，偷眼去看小郡主时，只见她泪水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没半分惬意。这一来韦小宝可有些兴意索然，悻悻的道：“原来第九流的小丫头只爱吃第九流的臭鱼，臭肉，臭鸭蛋，我这些好菜好点心，原是第一流上等人吃的。待会我叫人去拿些臭鱼，臭肉，臭鸭蛋，臭豆腐来给你吃。”小郡主道：“我不吃臭鸭蛋，臭豆腐。”志小宝点头道：“嗯，原来你只吃臭鱼，臭肉。”小郡主道：“你就爱瞎说。我也不吃臭鱼臭肉。”

韦小宝吃了几筷子虾仁，吃了一块肴肉，大赞：“味道真好！”见小郡主始终无动于衷，便放下筷子，心下盘算，如何才能使她向

自己讨吃。

过了好一会，小太监又送饭菜过来，道：“桂公公，厨子叫小人禀告公公，这过桥火线的汤极烫，看来没一丝热气，其实是挺热的。这宣威火腿是用蜜钱莲子煮的，煮得急了，或许不很软，请公公包涵。这是云南的黑色大头菜。这一碟是大理洱海的工鱼干，虽然不是鲜鱼，仍是十分名贵，用云南红花油炒的。壶里泡的是云南普洱茶。厨子说，云南的名菜汽锅鸡要两个多时辰才煮得好，只好晚上再给桂公公你老人家送来。”韦小宝点点头，待小太监去后，将菜肴搬入房中。

御厨房在顷刻之间，便办了四样道地的云南菜，也算得功力十分到家了。原来吴三桂在云南做平西王，虽然跋扈，但逢年过节，对皇室的进贡，对诸王公大臣的节敬，却是丰厚无比，远胜他省十倍，因此朝廷里替他说好话的人也着实不少。吴三桂进贡给皇帝的除了金银珠宝、象牙犀角等等珍贵物品外，云南的诸般土产也是应有尽有。正因如此，御厨房要在顷刻之间煮几味云南菜，并不为难小郡主就饿了，见到这几味道地的家乡菜，忍不住心动，只是她给韦小宝实在欺侮得狠了，不愿就此屈服，拿定了主意：不管这小恶人如何诱我，我总是不吃。

韦小宝用筷子挟了一片鲜红喷香的宣威火腿，凑到小郡主嘴边，笑道：“张开嘴来！”小郡主牙齿咬实，紧紧闭嘴。韦小宝将火腿在她嘴唇上擦来擦去，擦得满子油，笑道：“你乖乖吃了这片火腿，我就解开你的穴道。”小郡主闭着嘴摇了摇头。韦小宝放下火腿，端了那碗热汤，恶狠狠的道：“这碗汤烫得要命，你如肯喝，我就等冷了些，一匙一匙的慢慢喂你。你不喝呢？哼！”左手伸出，捏住他鼻子。小郡主气为之窒，只得张开口来。韦小宝右手拿起一只匙羹，塞在她口里，说道：“这碗热汤我就这样倒将下来，把你的肚肠也烫得熟了！”让小郡主喘了几口气，才将匙羹从她嘴里取出放开左手。

小郡主知道过桥米线的汤一半倒是油，比寻常的羹汤热过数倍，如此倒入口喉，只怕真的给他烫死了，哭道：“你划花了我的脸，我.....我不要活了，这样丑怪.....”韦小宝心道：“原来你以为我真的在你脸上刻了一只乌龟。”微笑道：“你的脸虽然划花，但这只小乌龟画得挺美，你走到街上，担保人人喝彩叫好。”

小郡主道：“雕什么花？我.....我又不是木头。”韦小宝道：“你明明姓沐，怎么不是木头？”小郡主道：“我家这沐字，是三点水的木，又不是木头的木。”韦小宝也分不出沐木二字有何不同，说道：“木头浸在水里，不过是一块烂木头罢了。”小郡主又哭了起来。韦小宝道：“哪又用得着哭个不休的？你叫我三声『好哥哥』，我就把你脸蛋儿补好，把小乌龟刮去，一点痕迹不留。”小郡主脸上红道：“怎么刮得去？再这么一刮，我的脸还成什么模样？”韦小宝道：“我有灵丹妙药，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是难修补些。你是第九流的小丫头，修补你的脸蛋儿，可真容易不过了。”小郡主道：“我不信。你就是爱说话损人。”韦小宝道：“你叫不叫？”小郡主红着脸摇了摇头。韦小宝见她娇羞的模样，不禁有些心动，说道：“小乌龟新刻不久，修补是很容易的。时间挨得久了，再要修补，如果留下一条乌龟尾巴修不去，只怕你将来懊悔。”小郡主虽然对他的话将信将疑，总是企盼一试，倘若真如他所说，将来脸上留下一条乌龟尾巴，那可仍是难看之极，当下胀红了脸，嗫嗫道：“你.....你可不是骗我？”韦小宝道：“你骗你干什么？你越叫得早，我越早动手，你的脸蛋儿越修补得好，乖乖的快叫罢！”

小郡主道：“倘若我.....我叫了之后，你补得不好呢？”韦小宝道：“那我加倍赔还，连叫你六声『好妹妹』！”小郡主又是红晕满脸说道：“你这人很坏，我不来！”韦小宝道：“好啦！你既然不放心。咱们分开来叫。你先叫我一声『好哥哥』，待我补好之后，你叫第二声。我用镜子给你照过，果然是一点疤痕也没有，你十分满意了，再叫第三声。说不定你开心得很，一连叫上十声。”小郡主急道：“不，不，你说叫三声，怎么又加？”韦小宝微笑道：“好，三声就三声，那你快叫罢！”小郡主嘴唇动了几下，总是叫不出口。韦小宝道：“叫一句『好哥哥』，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要你叫『好老公』，叫『亲亲老公』。你再不叫，我的价钱也可越开越高啦。”小郡主倒真怕他逼自己叫什么老公、老公的，结结巴巴的道：“我先叫一个字，等你真的治好了，我再叫下面.....下面两个字。”韦小宝叹了一口气，道：“唉，你真会讨价还价，先给钱后给钱都是一样。那你叫罢。”小郡主闭上眼睛，轻轻叫道：“好.....”这个“好”字，当真细若蚊鸣，耳音稍稍差着半点，可再也听不出来，饶是如此，她脸上已羞得通红。

韦小宝咕哝道：“这样叫法，可真差劲得很，七折八扣下来，还有得剩的么？也不知你心中在这个『好』字下面接上些什么，好王八蛋是好，好小贼也是好。”小郡主急道：“不是的，我心中想的就.....就是那两个字，我不骗你，真的不骗你。”韦小宝道：“那两个字是什么？是乌龟么？是小贼么？”小郡主道：“不，不！是哥.....”说了一个“哥”字，急忙住口。

韦小宝笑道：“很好，算你有良心，那我给你修补脸蛋之时，便得用最好手段。请泥水匠修狗洞，出上第一流的价钱，泥水匠便用第一流的手段，倘若价钱太低，泥水匠用几块烂砖头塞满了事，石灰也不粉刷一下，岂不是难看之极？”

小郡主道：“人家叫也叫过了，你还是在笑我狗洞，烂砖头。”

韦小宝哈哈一笑，道：“我这是比方。”打开海老公的箱子，取出药箱，将箱中的几十个药瓶都放在桌上，每一瓶药都倒了些粉末像煞有其事的凝神思索，调配药粉。小郡主本来只信得三分，眼见药瓶如此之多，不免又多信了两分。韦小宝将药粉放进药口，拿到外房，却倒在纸中包了起来，藏在怀里，另外拿了一块绿豆糕，一块豌豆黄，再从一个广东月饼中挖了一块莲蓉，将药口洗干净，不留半点药粉，才将莲蓉，绿豆糕，豌豆黄，在药口舂烂，又加上两匙羹蜜糖，心念一动，再吐上两大口唾沫，调得匀了，拿进房中，道：“这是生肌灵膏，其中有无数灵丹妙药。”想了一想，又道：“你的脸是我刻花了的，就算回复原状，也不过和从前一般，你也不见我的好。”拿起昨日在珠宝口中所镶有帽子，将帽上四颗明珠都拉了下来，放在左手掌之中，问小郡主道：“这珠子怎样？”

小郡主祖上世代封王袭爵，虽然出世时沐家已破，但世家贵女，见识毕竟大非寻常，见这四颗珠子有指头大小，的溜溜地在他掌上滚动，发出柔和珠光，浑圆无瑕，赞道：“这珠子好得很，四颗一样大小，很是难得！”

韦小宝大是得意，说道：“这是我昨天花了二千九百两银子买来的，很贵，是不是？”这四颗珠子虽然珍贵，却也不值得二千九百两，其实是九百两，他加上了二千两的虚头。当下取过一只药口，将珠子放入口中，转了几转，珠子和药口相碰，互相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韦小宝拿起石杵，一杵锤将下去。小郡主“啊”的一声，叫了出来，问道：“你干什么？”

韦小宝见她神情严重，一张小脸上满是诧异之色，更是意气风发。他卖弄豪阔，原是要换来这副惊诧，当下连舂得几春，将四颗珠子舂得粉碎，然后不住转动石杵，将珠子磨成了细粉，说道：“我倘若只将你脸蛋回复原状，不显我.....圆怀鑫倚”

韦小宝微微一笑，将珍珠粉调在绿豆糕，豌豆黄，莲蓉，蜜糖加唾沫的浆糊之中，用药杵拌得均匀。小郡主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他搞什么，眼见他将四颗明珠研细，这药膏之珠贵可想而知。

韦小宝道：“四颗珠子虽贵，比起其他无价之宝的药粉来，却又算得什么了。你的相貌本来不错，但不能说是天下第一流的，等我搽了我这药膏之后，多半会变成一位天下无双，羞月闭花.....”小郡主道：“羞花闭月。”她听韦小宝说错了，随口改正，但话一出口，不由得很不不好意思。韦小宝用错成语，乃家常便饭，丝毫不以为意，道：“不错，变成一个闭花羞月的小美人儿，那才好呢。”说着便抓起一团泥莲蓉珠珠糊，往她脸上涂去。小郡主一声不响，由得他乱涂，片刻之间，一张脸除了眼耳鼻口之外，都给她涂得满满地，只觉这药膏甜香甚浓，并无刺鼻药味，浑不觉得难受。

韦小宝见她上当，拚命忍住了笑，心道：“这药膏中我不拉上一泡尿，算是我客气，那是瞧在你祖宗沐英沐王爷的份上。他是开国功臣，韦小宝让他三分。”

韦小宝涂完药膏，洗干净了手，说道：“等药膏干了，我再用奇妙药粉给你洗去。三涂三洗，那你非羞月.....非羞花闭月不可。”小郡主心想：“什么，『非羞花闭月不可』，这句话好不别扭。”问道：“为什么要涂三次？”韦小宝道：“三次还算是少的，人家做酱油要九蒸九晒呢。就算是煮狗肉，也要连滚三滚。”小郡主抱怨道：“你又骂我是酱油狗肉。”

韦小宝笑道：“没有『酱油狗肉』这句话，酱油煮狗肉，那就是红烧狗肉。不用酱油，是清炖狗肉。”拿筷子挟起一片火腿，送到

她嘴边，道：“吃罢！”

小郡主一来也真饿了，二来不敢得罪了他，怕他手脚不清，在自己脸上留下一条乌龟尾巴，二来见他研碎珍珠，毫不可惜，不免承他的情，微一迟疑，便张口将火腿吃了。韦小宝大喜，赞道：“好妹子，这才乖。”小郡主道：“我不是……不是你好妹子。”韦小宝道：“那么是好姐姐。”小郡主道：“也不是。”韦小宝道：“那么是我好妈妈。”

小郡主噗哧一笑，道：“我……我怎么会是……”韦小宝自见到她以来，直到此刻，才听到她的笑声。只是她脸上涂满了莲蓉豆泥，难见如花笑靥，但单是听著她银铃般的笑声，亦足已畅怀怡神。韦小宝说她“是我她妈妈”，其实便是骂他“小婊子”，因为他自己母亲是个妓女，但听她笑得又欢畅又温柔，不禁微觉后悔，又想：“做婊子也没什么不好，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沐王府中的郡主。”又挟了几片火腿喂她吃了，说道：“你如答应不逃走，我就将你手上穴道也解了。”小郡主道：“我干么逃走？脸上刻了只小乌龟，逃出去丑也丑死了。”韦小宝心想：“待你得知脸上其实没有小乌龟，定然是要逃走了。那钱老板也不说几时来接她出去。宫里关著这样一个小姑娘，给人发觉了可干系不小，那便如何是好？”

正凝思间，忽听得屋外有人叫道：“桂公公，小人是康亲王府里的伴当，有事求见。”韦小宝道：“好！”低声道：“有人来了，你可别出声。这里是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小郡主摇了摇头。韦小宝道：“说出来可吓你一大跳。那些人个个都要害你。只有我瞧著你可怜，暂且收留了你。如果给人知道你在这里？哼哼，哼哼……”心想：“说些什么重话吓她最好！她最怕什么？”转念间，说道：“这些恶人定要剥光你的衣衫，打你屁股，打得痛得不得了。”小郡主脸上一红，眼光中果然露出恐惧之色。韦小宝见恐不效，便出去开门，门外是个三十来岁的内监。

那人向韦小宝请安，恭恭敬敬的道：“人小是康亲王府里的。我们王爷说，好久不见公公，很是挂念，今日叫了戏班，请公公去王府喝酒听戏。”韦小宝听说听戏，精神一振，但自己屋中藏著一个小郡主，既怕给人撞见，又怕她声张起来，诸多不便，一时颇为踌躇。那内监道：“王爷吩咐，务必要请公公光临。今日王府中可热闹著呢，掷骰子，赌牌九，什么都有。”韦小宝听到听戏，不过精神一振，听到赌钱，那可是精神大振了。他自从发了大财之后，跟温氏兄弟、平威他们赌钱，早已无甚趣味，掷骰子，只是聊胜于无，康亲王府中既有赌局，自民豪赌，那还理会有什么小郡主，大郡主？当即欣然道：“好，你等一会儿，我就跟你去。”他回入房中，将小郡主松了绑，放在床上，又将她手脚绑住，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低声道：“我有事出去，过一会儿就回来。”见她眼光中露出疑虑之意，说道：“珍珠还不够，我去珠宝店买些，研碎了给你搽脸，那才十全十美。”小郡主道：“你……你不要去。珍珠又贵。”韦小宝道：“不打紧，你好哥哥有的是钱，要叫你羞花闭月，多花几千两银子算得什么。”小郡主道：“我……我在这里很怕。”

韦小宝见她可怜楚楚，略有不忍之意，但要他不去赌钱，小郡主便再可怜十倍也没用，挟了一块工鱼给她吃了，拿过四块八珍糕叠起来放在她嘴上，道：“你一张嘴，便有一块糕入口中。可得小心，糕儿一跌到枕头上，便吃坏搅怒！】※替渍骸澳恪€♀惚鸱♀！弊焯嫌懈裸♀祷吧♀析肝12覆蒙响拧♀

韦小宝假装没听见，从箱中取出一叠银票，塞在袋里，开门出去，把门反锁，兴匆匆的跟著内监到康亲王府去。一到康亲王府门口，只见大门外站立著两排侍卫，都是一身鲜明锦衣，腰佩刀剑，气概轩昂，比之韦小宝第一次来时戒备森严得多了，那自是惩于“鳌拜党徒”攻入王府之失，加强了守备。

韦小宝刚进大门，康亲王便抢著迎了出来，身子半蹲，抱住韦小宝的腰，笑道：“桂兄弟，多日不见，你可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俊了。”韦小宝笑道：“王爷你好。”康亲王笑道：“好什么？你也不多到我家里来玩儿。我多见你就好，少见你就不好。”韦小宝笑道：“王爷吩咐我多来，那可求之不得。”康亲王道：“你说过的话可得算数。几时我向皇上讨个请，准你的假，咱们喝酒听戏，大闹他十天八天。就怕皇上一天也少不得你。”携了韦小宝的手，并肩走进。众侍卫一齐躬身行礼。

韦小宝大乐。他在宫中虽然得人奉承，毕竟只是个太监，哪有此刻和王爷携手而行的风光？到得中门，两个满洲大官迎了出来，一个是新任领内侍卫大臣多隆，通常称之为侍卫总管的，另一个便是他的结拜哥哥索额图。索额图一跃而前，抱住了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听说王爷今日请你，我便自告奋勇要来，咱哥儿俩热闹热闹。”侍卫总管多隆也上来著实巴结。四人一踏进大厅廊下的吹打手便奏起乐来。韦小宝从未受人如此隆重的接待，自是眉飞色舞，差一点便手舞足蹈起来。到得二厅，厅中二十几名官员都已站在天井中迎接，都是尚书、侍郎、将军、御营亲军统领等大官。索额图一一给他引见。

一名内监匆匆走进，打了个千，禀道：“王爷，平西王世子驾到。”康亲王笑道：“很好！桂兄弟，你且宽坐，我去迎客。”转身出去。

韦小宝心想：“平西王世子？那不是吴三桂的儿子吗？他来这里干什么？”索额图换到他耳边，低笑道：“好兄弟，恭喜你今天又要发财啦。”韦小宝笑道：“那得看手气怎样？”索额图笑道：“手气自然是好的。除了赌钱发财，还有一注逃不了的大财气。”韦小宝道：“那是什么？”索额图在他耳边轻声道：“吴三桂差儿子来进贡，朝中大官，个个都不落空。”韦小宝道：“哦，吴三桂是差儿子来进贡。我可不是朝在大官。”索额图道：“你是宫里的大官，那比朝中大官可威风得多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精明能干，懂事得很。”低声道：“待会吴应熊不论送你什么重礼，你都不可露出喜欢的模样，只淡淡档的说：『世子来北京，一路上可辛苦了。』他如见你喜欢，那便没了下文。你神色冷淡，他定然当你嫌礼物轻了，明天又会重重的补上一份。”

韦小宝哈哈大笑，低声道：“原来这是敲竹筒的法子。”索额图低声道：“云南竹筒，不砰砰的敲他一顿，那就笨了。他老子坐了云贵两省，不知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咱哥儿如不帮他花花，一来对不起他老子，二来可对不起云南、贵州的老百姓啊！”韦小宝笑道：“正是！”说话之间，康亲王陪了吴应熊进来。这平西王世子二十四五岁年纪，相貌甚是英俊，步履矫捷，确是将门之子的风范。康亲王第一个便拉了韦小宝过来，说道：“小王爷，这位桂公公，是万岁爷跟前最得力的公公。上书房力擒鳌拜，便是这位桂公公的大功。”

吴三桂派在北京城里的耳目众多，京城中有何大小动静，每逃遁有急足持信前往昆明禀反。康熙擒拿鳌拜，是这几年来头等大好事，吴应熊自然早知详情。吴三桂曾和他商议，觉得皇帝铲除权要于不动声色之间，年纪虽幼，英气已露，日后做臣子的日子，只怕不大好过。吴应熊这次奉父命来京朝觐天子，大携财物，贿赂大臣，最大的用意，是在察看康熙的性格为人，以及他手下重用的亲信大臣是何等人物。今日来康亲王府中赴宴，没料想竟会遇上康熙手下最得宠的太监，不由得大喜，忙伸出双手，握住韦小宝的右手连连摇晃，说道：“桂公公，我……在下……在云南之时，便听到公公大名。父王跟大家谈起来，都称颂皇上英明果断，确是圣明天子，还说圣天子在位，连公公这样小年纪，也能立此大功，令人好生羡慕。父王吩咐，命在下备了礼物，向公公表示敬意。只是大清规矩外臣不便结交内官，在下有此心，却不敢贸然求见。今日康王爷赐此良机，当真是不胜之喜。”他口齿便捷，一番话说得十分动听。韦小宝听得连吴三桂这样的大人物，在万里之外竟也知道自已名字，不由得骨头大松，好在这些奉承的话也听得多了，早知如何应付只淡淡档的道：“咱们做奴才的，只是奉皇上的对圣旨办事，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已，有什么功劳好说？小王爷的话可太夸奖了。”心想：“索额图哥哥料事如神，这小汉奸果然一见面就提到『礼物』二字。”

吴应熊是远客，又是平西王的世子，康亲王推他坐了首席，请韦小宝坐次席。席上大官甚多，尚书将军，个个爵高位尊，韦小宝虽然狂妄，这次席却也不敢坐，连声推辞。康亲王笑道：“桂兄弟，你是皇上身边之人，大家敬重你，那也是爱戴皇上的一番忠心，你不用再客气了。”说道将他按入椅中。索额图这时已升了国史馆大学士，官位在诸人之首，便坐在韦小宝身边，其余文武大官按品级，官案吻拢来味D)N)♀就耄骸♀璧模〈忧袄胡涸烘慰桶译ñ疲抄枳阪慰桶澈媳♀呈帜眉讷 獾♀→遥♀隘嗣腔控♀♀盐腋峡♀♀鞞敞幌♀♀甘崩献肆17舜铸♀谈胡涸豪窗谗惶añ疲A欣橡保：醃耍A卷嵌祭磁礁啤D闹♀澜祥站尤挥星淄酰：踝樱W惶棕A♀穹恩情♀蒙上IO胡涸早睦橡保：隘嗣羌♀坏嚼献诱獭闷衿♀哪Qu！敞谏俗u溶染啤N麻π苻x吹氛v♀媛苏驹誅ご爸嗽n韵♀现谋司淳疲耍♀约捌鸵

十六般兵器纷纷使动。那十六名随从竟然挺立不动，双臂垂下，手掌平贴大腿外侧，目光向前平视，对康王府十六武师的进袭恍若不见。那十六名武师眼见对方不动，都要在康亲王的众宾之前卖弄手段，各人施展兵刃上最精熟巧妙的招数，斜劈直刺，横砍倒打，兵刃反映烛光，十六般兵器舞了开来，呼呼风声，组成一张光幕，将十六名随从围在核心。

众文官不住说：“小心，小心！”武学之士见这些兵刃每一招都是递向对方要害，往往只数寸之差，不要多用上半分力气，立时便送了对方性命，尽皆心惊。

那十六名随从向前瞪视，将生死置之度外，对方倘若真要下手，也只好将性命送了。神照等人的兵刃越使越快，偶尔兵刃互相撞击，便火花四溅，叮当作声，这一来更增危险。他们

果然拍的一声，一柄铁和另一人的铜锤相撞，飞了出去，打中一名平西王府随从的肩头。跟道有人挥刀斜劈，在一名随从右脸旁数寸处掠过，旁边长剑削来，刀剑相交，钢刀回转，砍在那随从脸上，立时鲜血直长流。两名随从受伤不轻，仍是一声不哼，直立不动。

康亲王知道再搞下去，受伤的更多，又见比武不成，有些扫兴，叫道：“好武功！好武功！大家收手罢！”神照一声大叫，两柄戒刀横扫过去。将一名随从的帽子劈了下来。余人跟着学样，刀枪剑戟，纷纷将众随从的帽子击落。十六名哈哈大笑，收起兵刃，向后跃开。

韦小宝见那些随从之中果然有七个是秃顶，头上亮得发光，不禁拍手大笑，说道：“多总管，你眼光真准，果然是一大批秃……”一句话没说完，一瞥眼间，只见平西王府的十六名随从仍是挺立不动，但上恼怒之极，眼中如欲喷出火来。

韦小宝自幼在市井中混，自然而然的深通光棍之道，觉得神照这批人做事太不漂亮，没给人留半分面子。市井间流氓无赖尽管偷抢拐骗，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但与争竞，总是留下三分余地，大江南北，到处皆然。妓院中遇上痴迷的嫖客，将携来的成万两银子在窑姐身上散光，老鸨还是给他几十两银子的盘缠，以免他流落异乡，若非铤而走险，便是上吊投河。那也不是这些流氓无赖良心真好，而是免得事情闹大，后患可虑。韦小宝与人赌钱，使手法骗干了对方的银钱，倘若赢他一两，最后便让他赢回一二钱；倘若赢了他一百文，最后总给他翻一赢回一二十文。一来以便下回还有生意，二来教对方不起疑心，又免得他老羞成怒，拔出老拳来打架。他见到平西王府随从的神情，心下老大过意不去，便即离座走到众人面前，俯身拾起那长身汉子的帽子，说道：“老兄当真了不起。”双手捧了，给他戴在头上。那人躬身道：“多谢！”韦小宝跟着将十五顶帽子一顶顶拣起，笑道：“他们这样干，岂不是得罪了朋友吗？”

他分不清楚哪一顶帽子是谁的，捧在手里，让各人取来戴上。

这些随从眼见韦小宝坐于世子身侧，是康亲王这次宴请的大贵客，是擒拿鳌拜的桂公公，见他替自己拾帽子，忙请安行礼，连说：“不敢当，折杀小人了！”

韦小宝对平西王府之人本来毫无好感，原盼吴三桂的手下倒个大霉，但神照等人一再进逼，这些人始终容忍，激发了他锄强扶弱之意，见他们感激之情十分真诚，心下更喜，转头向康亲王道：“王爷，向你借几两银子使使。”康亲王笑道：“桂兄弟尽管拿去使，五万两够了吗？”韦小宝笑道：“哪用得着这许多？”向王府的一名侍从道：“快去买十六顶最好的帽子来，越快越好！”那侍从答应着去了。吴应熊拱手道：“桂公公爱屋及乌？在下感激不尽。”韦小宝拱手还礼，心道：“什么爱屋及乌？及什么乌，及你这只小乌龟吗？”康亲王见神照等人削落平西王府众随从的帽子，心中也早觉未免过分，生怕得罪了吴应熊，但如出口道歉，又觉不妥。韦小宝这么一来，深得其心，说道：“来人哪！吴世子的手下，每人赏五十两银子。”又想：“单赏对方，岂不教人手下的众武师失了面子？”又道：“咱们府里的十六武师，每人也是五十两银子！”大厅之上，欢声大作。索额图站起身来，给席上众人都斟了酒，说道：“小王爷，令尊用兵如神，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令尊军令森严，总属人人效死，无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来赏赏，大伙儿遥敬平西王一杯！”

吴应熊急忙站起，举杯道：“晚生谨代家严饮酒，多谢各位厚意。”众人都举杯饮干。吴应熊又道：“家严镇守南疆，边陲平靖，那是赖圣上洪福，再加朝中王公大臣措置得宜，指导有方。家严只是尽忠皇上效力，秉承朝中各位五公大臣的训示，不敢偷懒而已。实不敢说有什么功劳。”酒过数巡，王府侍从已将十六顶帽子买来，双手捧上，送到韦小宝面前。韦小宝向康亲王笑道：“王爷，你府中的师傅们失手打落了人家的帽子，你该赔还一顶新帽子罢。”康亲王笑道：“当得，当得，还是桂兄弟想得周到。”吩咐侍从，将帽子给吴应熊的随从送去。众随从接过了，躬身道：“谢王爷，谢桂公公！”将帽子折好放在怀内，头上仍是戴旧帽。康亲王和索额图对望了一眼，知道这些人不换新帽，乃是尊重吴应熊的意思。又饮了一会，王府戏班出来献技。康亲王要吴应熊点戏。吴应熊点了出“满床笏”，那是郭子仪做寿，七儿八婿上寿的热闹戏。郭子仪大富贵亦寿考，以功名令终，君臣十分相得。吴应熊点这出戏，既可说祝贺康亲王，也是为他爹爹吴三桂自诩，颇为得体。

康亲王待他点罢，将戏牌子递给韦小宝，道：“桂兄弟，你也点一出。”韦小宝不识得戏牌上的字，笑道：“我可不会点了，王爷，你代我点一出，要打得结棍的武戏。”康亲王笑道：“小兄弟爱看武劲，嗯，咱们来一出少年英雄打败大人的戏，就像小兄弟擒住鳌拜一样。是了，咱们演『白水滩』，小英雄十一郎，只打得青面虎落花流水。”“满床笏”和“白水滩”演罢，第三出是“游园惊梦”。两上旦角啊啊的唱个不休，韦小宝听得不知所云，不耐烦起来，便走下席去，见边厅中有几张桌子旁有人在赌。

韦小宝笑道：“好！”瞥眼间见吴应熊手下那高个子站在一旁，心中对此人颇有好感，便向他招了招手。那人抢上一步，道：“桂公公有什么吩咐？”韦小宝笑道：“赌台上没父子，你不用客气，老哥贵姓，大号怎么称呼？”刚才神照问他，他不肯答复，但韦小宝在众宾客之前很给了他们面子，问得又客气，便道：“小人姓杨，叫杨溢之。”韦小宝不知“溢之”两字是什么意思，随口道：“好名字，好名字！杨家英雄最多，杨老令公，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杨家将个个是英雄好汉。杨大哥，咱哥儿来合伙赌一赌！”杨溢之听他称赞杨家祖宗，心中甚喜，微笑道：“小人不大会赌。”韦小宝道：“怕什么？我来教你！你那两只大元宝拿出来。”杨溢之便将康亲王所赏的那两只元宝拿了来。韦小宝从怀里摸出一张银票，往桌上一放，笑道：“我和这位杨兄合伙，押一百两！”庄家笑道：“好，越多越好！”他们赌的是两粒骰子，一掷定输赢。庄家骰子掷下来，凑成张和牌，韦小宝掷了个七点，给吃了一百两银子。韦小宝道：“再押一百两！”这次却赢了。掷得十六七手后，来来去去，老没输赢。韦小宝焦躁起来：“我输几百两银子不打紧，累得这姓杨的输了两只元宝，可对不住人。”一手掷出一个六点，已输了九成，为料庄家掷了个五点。韦小宝哈哈大笑，此后连赢几口，一百变两百两，二百变四百两，三把骰子，已赢了四百两银子。做庄的那军官笑道：“桂公公好手气。”韦小宝笑道：“你说我好手气吗？咱们再试两把！”将四百两银子往前一推，一把骰子掷下去，出来一只四六。庄家掷成个长三，又是输了。韦小宝转头道：“杨大哥，咱们再押不押？”杨溢之道：“但凭桂公公的主意。”

韦小宝原来的四百两银子再加赔来的四百两，一共八百两银子，向前一推，笑道：“索性赌得爽快些。”喝一声：“赔来！”骰子掷下去，骨溜溜的乱转，过得片刻，一粒骰子已转成了六点，另一粒却兀自忍不住滚动。韦小宝手上使了暗劲，要这粒骰子也成六点，成为一张天牌，但骰子不是自己带来的，他掷骰的本事毕竟没练到炉火纯青，那粒骰子定将下来，却是两点，八点，是输多赢少的了。韦小宝大骂：“直你娘的臭骰子，这么不帮忙。”庄家哈哈一笑，说道：“桂公公这次只怕要吃你的了。”一把掷下去，一粒骰子掷出来五点，另一粒转个不休。韦小宝叫道：“二，二二！”这粒骰子掷出来倘若是一点，五点凑成梅花，六点凑成牛头，都比他的八大点大，只有掷出个两点，庄家才输了。韦小宝不住吆喝，说也凑巧，骰子连翻几个身，在碗中定下来，果然是两点。

韦小宝大喜，笑道：“将军，你今天手气不大好。”那军官笑道：“霉庄，霉庄。桂公公正当时得令，什么事都得心应手，自然赌你不过。”赔了三张二百两银票，再加上两只一百两的元宝。韦小宝手中捏了把汗，笑道：“叨光，叨光！”向杨溢之道：“杨大哥，咱们没出息摘青果子，可不赌啦。”将八百两银子往他手中一塞。

官道：“大将军，你尊姓大名啊？”那军官笑逐颜开，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道：“小将江百胜，记名总兵，一直在康亲王府麾下办事的。”韦小宝笑道：“江将军，你打仗是百战百胜，赌钱可不大成。”江百胜笑道：“小将和旁人赌，差不多也说得上是百战百胜。只不过强中还有强中手，今天遇上公公，江百胜变成江百败了。”韦小宝哈哈大笑，走了开去，忽然心想：“那姓杨的为什么要我问庄家名字？”一沉吟间，远远侧眼瞧那江百胜掷骰子的手法，只见他握骰，转腕，弯指，发骰，手法极是熟练，正是江湖上赌钱的一等好手，适才赌得兴起，没加留神，登时恍然大悟：“原来这家伙是故意输给我的。怪不得我连赢五记，哪有当真这么运气好的？他妈的，老子钱多，不在乎输赢，否则的话，一下场就知道了。这云南姓杨的懂得窍门，他也不是羊牯，是杀着羊的。”又想：“为什么连一个素不相识的记名总兵，也要故意输钱给我？自然因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大家盼我为他们说好话。就算不说好话，至少也不捣他们的蛋，操你奶奶的，他花一千四百两银子，讨得老子的欢心，可便宜的紧哪！”

他既知人家在故意输钱，胜之不武，也就不再去赌，又回到席上，吃菜听戏。这时唱的是一出“思凡”，一个尼姑又做又唱，旁边的人又不住叫好，韦小宝不知她在捣什么鬼，大感气闷，又站起身来。

康亲王笑道：“小兄弟想玩些什么？不用客气，尽管吩咐好了。”康亲王道：“我自己找乐子，你不用客气。”眼见廊下众人呼吆喝六，赌得甚是热闹，心下又有些闷闷地，心想：“眼不见为净，今日是不赌的了。”他上次来过康亲王府，依稀识得就中房舍大概，顺势向后堂走去。

府中到处灯烛辉煌，王府中众人一见到他，便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韦小宝信步而行，忽然便急，想要小解，他也懒得问人厕所的所在，见左首是个小花园，推开长窗，到了黑暗角落，暗暗念咒，然后才敢进去。

一人说道：“银子先拿来，我才带你去。”另一人道：“你带我去，找到了那东西，银子自然不会少给你的。”先一人道：“先银后货。你拿到东蚊痒，要是不给银子，我又到哪里找你去？”另一人道：“好，这里是一千两银子，先付一成。”韦小宝心中一动：“一千两银子只是一成，那是什么要紧物事？”当即忍住小便，侧耳倾听。只听那人道：“先付一半，否则这件事作罢。这是搬脑袋的大事，你当好玩吗？”另一人微一沉吟，道：“好，五千两银票，你先收下了。”那人道：“多谢。”跟著发出悉索之声，当是在数银票，接著道：“跟我来！”

韦小宝好奇心起，寻思：“什么搬脑袋的大事，倒不可不跟去瞧瞧。”听得二人脚步声向西走去，便从花丛中溜了出来，远远跟在后面。眼见两人背影在花丛树木间躲躲闪闪，走得数丈，便停步左右察看，生怕给人发见。韦小宝心想：“鬼鬼祟祟，干的定然不是好事。康亲王待我极好，今晚给他拿两个贼骨头，也显得我桂公公的手段。”第一摸，摸一摸靴筒子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第二摸，摸一摸身上那件刀枪不入的宝贝背心，胆子又大了些。只见两人穿过花园，走进了一间精致的小屋。韦小宝踉跄脚步走近，见雕花的窗格中透出灯光，绕到窗后，伸手指蘸了唾液，湿了窗纸，就一只眼向内张去。里面是座佛堂，供著一尊如来佛像，神座前点著油灯。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低声道：“我花了一年多时光，才查到这件物事的所在，你这一万两银子，可不是好赚的。”另一人背向韦小宝，问道：“在哪里？”那仆役道：“拿来！”那人转过身来，问道：“拿什么？”这人脸色瘦削，正是适才在大厅上阻止那姓郎武师出去的齐元凯。那仆役笑道：“齐师傅明知故问了，自然是那贼千两啦。”齐元凯道：“你倒厉害得很。”从怀中取一叠银票出来。那仆役在灯光下一张张的查看。

韦小宝心中害怕，知道这齐元凯武功甚高，而他们所干的定是一件干系重大的勾当，倘若给知觉，立刻便会杀了自己灭口，心中一急，一泡尿就撒了出来，索怕顺其自然，让尿水顺著大腿流下，倒没半点声息。那仆役数完了银票，笑道：“不错。”压低了声音，在齐元凯耳边说了几句话，齐元凯连连点头，韦小宝却一句也没听见。

只见齐元凯突然纵起，跃上供桌，回头看了看，便伸手到佛像的左耳中去摸索。他掏了一会，取了一件小小物事出来，跃下地来，举手在烛光下一看，却是一枚钥匙，金光闪闪，似是黄金所铸。但这钥匙不过小指头长短，还不足一两黄金。齐元凯笑容满面，低下头来数砖头，横数了十几块，又直数了十几块，俯下身来，从靴筒中取出一柄短刀，将一块方砖撬起，低档的欢呼了一声。那仆役道：“货真价实，没骗你罢！”齐元凯不答，将金钥匙轻轻往下插去，想是方砖之下有个锁孔。喀的一声，锁已打开。齐元凯一呆，说道：“怎么拉不开，恐怕不对。”那仆人道：“怎么会拉不开？王爷亲自开锁，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的。”说著，俯下身去，拉住了什么东西，向上一提。

蓦听得嘎的一声，一枝机弩从下面射了出来，正中那仆人的胸口，那仆人“啊”的一声惨叫，向后便倒，手中提著的那块铁盖也脱手飞出。齐元凯斜身探手，接住铁盖，免得掉在地上，发出巨响。他蹲在那仆人身后，左手按住他嘴，防他呻吟呼叫，惊动旁人，左手握著仆人的左腕，又伸到地洞中掏摸。韦小宝看得目瞪口呆，心想：“原来地洞中另有机关，这姓齐的可厉害得很。”

这一次不再有机弩射出。齐元凯自己伸手进去，摸出了一包物事，却是个包袱。他右手一甩，将那仆人推在地下，长身站起，右足一抬，已踏在那仆人口上，不让他出声，侧身将包袱放在神座的供桌，打了开来。

韦小宝深深吸了口气，只见包袱中是一部经书。世上本何止万千，他识得书名的，却只有《四十二章经》一部，而这一部却正便是《四十二章经》。经书形状，和蓑拜府中抄出来的一模一样，只是书函用红绸子制成。齐元凯迅速将经书仍用包袱包好，提起左足在那弩箭尾上用力一扑，扑的一声轻响，弩箭没入了那仆役胸中。那仆役本已重伤，这一来自然立时毙命，嘴巴又被他右脚踏著，只一声闷哼，身上扭了几下，便不动了。

韦小宝吓得心中怦怦乱跳，小便本已撒完，这时禁不住又撒了许多在裤裆之中。只见齐元凯俯身到仆役怀中取回银票，放入自己怀里，冷笑道：“你这可发财哪！”微一沉吟，将金钥匙放入那仆役右掌心的右掌心，卷起死尸的手指拿住钥匙，这才快步纵出。韦小宝心想：“他这就要逃，我要不要声张？”突然人影一晃，齐元凯已上了屋顶。韦小宝缩成一团，不敢有丝毫动弹，却听得屋顶有搬动瓦片之声，过得片刻，齐元凯又跃了下来，大模大样的走了。

韦小宝心想：“是了，他将经书藏在瓦下，回头再来拿，哼，可没这么便宜。”候了一会，等齐元凯去远，他可没能耐一下子便跃上屋顶，沿著廊下柱子爬上，攀住屋檐，这才翻身上了屋顶，回想适才瓦片嫌诏的所在，翻得十几张瓦片，夜色朦胧中已见到包袱的一角。

他将包袱取出，仍将瓦片盖好，寻思：“这部《四十二章经》到底为什么这样值钱？老乌龟，皇太后，这姓齐的，还”

索额图笑道：“这小尼姑在庵里想男人，要逃下山嫁人，你瞧她脸上春意，媚眼一个一个甩过来...”突然想起韦小宝是大监，不能跟他多讲男女之事，以免惹他烦恼，说道：“这出戏没什么好玩。桂公公，我给你另点一出，嗯，咱们来一出『雅观楼』，李存孝打虎，少年英雄，非同小可。然后再来一出『钟馗嫁妹』，钟馗手下那五个小鬼，武打功夫热闹之极。”韦小宝拍手叫好，说道：“只是我赶著回宫，怕来不及瞧。”

一斜眼间，见齐元凯正在和一名武师豁拳，“五经魁首”，“八仙过海”，叫得甚是起劲。他豁了一会拳，大声问道：“神照上人，那姓郎的家伙呢？”席上众武师都道：“好久没见他了，只怕溜了。”神照冷笑道：“这人识抬举，谅他也没脸在王府里再耽下去。”齐元凯道：“多半是溜了，这人鬼鬼祟祟，别偷了什么东西走才好。”一名武师道：“那可难说得很。”

韦小宝心道：“这姓齐的做事周到之极，先让那姓郎的丢个大脸，逼得他非悄悄溜走不可。待得王府中发见死了人，丢了东西，自然谁都会疑心到姓郎的身上。很好，这一个乖须得学学，干事之前，先得找好替死鬼。”

眼见天色已晚，侍卫总管多隆起身告辞，说要入宫值班。韦小宝跟著告辞。康亲王不敢多留，笑嘻嘻的送两人出去。吴应熊、索

颞图等人直送到大门口。

韦小宝刚入轿坐定，杨溢之走上前来，双手托住一个包袱，说道：“我们世子送给公公一点微礼，还望公公不嫌非薄。”韦小宝笑道：“多谢了。”双手接过，笑道：“杨大哥，咱们一见如故，我当你是好朋友，倘若给你钱什么，那是瞧你不起。改天有空，我请你喝酒。”杨溢之大喜，笑道：“公公已赏了七百两银子，难道还不够么？”韦小宝大笑，说道：“这是人家代掏腰包，作不得数。”轿子行出巷子不远，韦小宝性急，命轿夫停轿，提灯笼在轿外照著，便打开包袱看礼物，见是三只锦盒，一只盒中装的是一对翡翠鸡，一公一母，雕工极是精细；另一盒装著两串明珠，每一串都是一百粒，虽没他研碎了给小郡主涂的珍珠那么大，难得是两百颗一般大小浑圆无瑕，他心中一喜：“我骗小郡主说去买珍珠，吴应熊刚好给我圆谎。”第三只锦盒中装的却是金票，每张黄金十两，一共四十张乃是四百两黄金。韦小宝心道：“下次见吴应熊这小汉奸，我只冷淡档的随谢他一声，显得嫌他礼物太差劲，他非再大大补一笔不可。这是索大阿哥所教的妙法。这小汉奸要是假装不懂，老子就挑他的眼：『喂，小王爷，你送了我一对小小绿鸡儿，倒也挺有趣的，就只不怎么像鸡。』小汉奸要一定要问：『桂公公，怎地不像鸡哪？』老子就说：『世上的公鸡母鸡，哪有这么小的？麻雀儿也还大得多再说，绿色鹦鹉，孔雀倒见得多了，绿鸡就是没见过，不知你们云南有没有？』小汉奸只有苦笑。老子又说：『就算有绿鸡，公鸡再鸡冠总该是红的罢？』话又说回来，母鸡老是不下蛋，那算是什么宝贝了？』哈哈，哈哈！”韦小宝回到皇宫，匆匆来到自己屋里，门上了门，点亮蜡烛，揭开帐子，笑道：“等得好气闷吗？”只见小郡主一动不动的躺着，双眼睁的大大地，嘴上仍是叠著那几块糕饼，竟一块没吃。他取出那两串珍珠，笑道：“你瞧我给你买了这两串珍珠，研成了末给你一搽上，你若不是天下第一的小美人儿，我不姓……不姓桂！你饿不饿？怎么不吃糕？我扶你起来吃罢！”伸手去扶她坐起，突然间肋下一麻，跟著胸口又是一阵疼痛。

韦小宝“啊”的一声惊呼，双膝一软，坐倒在地，全身酸软，动弹不得。

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

小郡主格格的一笑，掀被下床，笑道：“我穴道早解开了，等了你好久，你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韦小宝奇道：“谁给你解开穴道的？”小郡主道：“给点了穴道，过得六七个时辰，不用解也自然通了。我扶你上床，我可得走了。”韦小宝大急，叫道：“不行，不行你脸上伤痕没好。须得再给你搽药，才好得全。”小郡主嘻嘻一笑，说道：“你这人真坏，说话老骗人。你几时在我脸上刻花了？倒害得我担心了半天。”韦小宝问道：“你怎么知道？”小郡主道：“我早下床来照过镜子，脸上什么也没有。”

韦小宝见她脸上光洁白腻，涂着的豆泥、莲蓉等物早洗了个干净，好生后悔：“我这么莽撞，也没先瞧她的脸，倘若见到她洗过了脸，说什么也不会着了她的道儿。”

说道：“你搽了我的灵丹妙药，自然好了。否则我为什么巴巴的又去给你买珍珠？我直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珠宝店，才给你买到这两串好珍珠。我还买了一对挺好看的玩意儿给你。”

小郡主忙问：“是什么玩意儿？”韦小宝道：“你解开我穴道，我就拿给你。”小郡主道：“好！”正要伸手去给他解开穴道，忽见他眼珠转个不停，心念一动，笑道：“险些儿又上了你的当。解开你穴道，你又不许我走啦。”韦小宝忙道：“不会的，不会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那个马难追。”小郡主道：“驷马难追！什么叫那个马难追？”韦小宝道：“那个马比驷马跑得还要快，那个马都追不上，驷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

小郡主不知“那个马”是什么马，将信将疑，道：“那个马难追，倒是第一次听见。”韦小宝道：“那你就学了个乖。这玩意儿有趣趣的紧呢，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小郡主问道：“是小白兔吗？”韦小宝摇头道：“不是，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小郡主道：“是金鱼吗？”韦小宝大摇其头，道：“金鱼有什么好玩？这比金鱼要好玩一百倍。”

小郡主又猜了几样玩物，都没猜中，道：“快拿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韦小宝要诱她解开穴道，说道：“你一解开我穴道，我即刻便拿给你看。”

小郡主摇头道：“不行。我即刻得走，哥哥不见了我，一定心焦得很呢。”韦小宝道：“你穴道早解开了，为什么不走，却要等我回来？”小郡主道：“你好心给我买珍珠，我总得谢谢你，向你告别一声。不声不响的走了，不是太对不起人吗？”

韦小宝肚里暗笑：“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沐王府的人木头木脑，果然没姓错了这个姓。”说道：“是啊，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害怕，在街上拼命的跑，只想早些买了珍珠，可是一家一家珠宝店瞧过去，就是没合意的，心中一急，连摔了几个跟头。”

小郡主轻呼一声：“啊哟！可摔痛了没有？”韦小宝愁眉苦脸的道：“这一摔下去，刚好胸口撞在一块大石头上，痛得我死去活来。”小郡主道：“现下好些没有？”韦小宝哼哼唧唧的道：“这上撞伤势不轻，越来越痛了。你……哪哪哪哪点了我穴道，不肯解开，我这……照照照一口气……提不上来……我……”越说声音越低，突然双眼上翻，眼中露出来的全是眼白，便如晕去了一般，跟着凝住呼吸。

小郡主伸手一探他鼻息，果然没了气，大吃一惊，“啊”的一声，全身发抖，颤声问道：“你怎么会死了？”韦小宝断断续续的道：“你……点错……点错了我的穴道……点了我……我的……死……死穴。”

小郡主急道：“不会的，不会的。师父教的点穴法子，决不会错。我明明点了哪的‘灵墟’与‘步廊’两穴，还有‘天池穴’。”韦小宝“你……你慌慌张张排的，点……点错了。啊哟，我全身气血翻涌，经脉倒转，天下大乱，走……走火入……入……”

小郡主道：“是走火入魔罢？”韦小宝道：“正是，走火入魔。啊哟，你怎么这样胡涂？点穴功夫没练得到家，就在我身上乱七八的瞎点？哪点的不是什么‘天池’，什么‘步廊’，都点了死穴，死得十拿九稳的死穴！”他不懂穴道名称，否则早就举了几个死穴出来。

小郡主年纪幼小，功夫自然没练得到家。点穴功夫原本艰难繁复，人身大穴数百，相去只是数分，慌慌忙忙之中点错了也属寻常但她曾得明师指点，这三下认穴极准，劲力虽然不足，穴位却丝毫不错，可是新学乍用，究竟没多大自信，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得极象，她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急道：“莫非……莫非我点了哪的‘膻中穴’么？”

韦小宝道：“正是，正是‘膻中穴’，你也不用难过，你……哪哪哪不是故意的，我死之后，决不怪你。阎……阎罗王问起，我决不说是哪点死我的……我说我自己不小心，手指头在自己身上一点，就点死了。”

小郡主听他答允在阎罗王面前为自己隐瞒，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忙道：“快……快把穴道解了再说，或许还有救。”忙伸手在他胸口、腋下推拿。她点穴的劲力不强，只推拿得几下，韦小宝已能活动。他呻吟了几下，说道：“唉，已点了死穴，救不活了！”

小郡主急道：“或许救得活的。我不小心点错了，真……真对不起。”

韦小宝道：“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死之后，在阴世里保佑你，从早到晚，鬼魂总是跟在你身旁。”

小郡主尖叫一声，问道：“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韦小宝道：“你别害怕，我的鬼魂不会害哪的。不过有个规矩，谁杀死了我，我的鬼魂就总是跟着谁。”

小郡主越想越惊，说道：“我不是故意要杀死哪的。”

韦小宝叹了口气，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郡主退了一步，道：“你问来干什么？”脸上满是惊异之色，又道：“你要到阴世里告我，是不是？我不跟你说。”

韦小宝摇头道：“我不会告哪的。”小郡主道：“那哪问我名字干什么？”

韦小宝道：“我知道了哪名字，好在阴世保佑你啊。阴间鬼朋鬼友很多，我叫大家齐心合力的来保佑你，你不论走到那里，几千几百个鬼魂都跟着你。”

小郡主吓得大叫一声，忙道：“不，不要！别跟着我。”韦小宝道：“那么就单是我一个人的鬼魂跟着你行不行？”小郡主迟疑片刻道：“你……你如不吓我，那么……那么还不要紧。”韦小宝道：“我当然不吓你。你白天坐着，我的鬼魂给你赶苍蝇，晚上睡着，我的鬼魂给你赶蚊子。你闷得慌，我的鬼魂托梦给你，讲很好听很好听的故事给你听。”

小郡主道：“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幽幽叹了口气，道：“你不死就好了。”

韦小宝道：“有一件你答应过我的事，哪没办到，唉，我死不瞑目。”小郡主道：“什么事？我答应过你什么？”韦小宝道：“你答应过叫我三声好哥哥，我在临死之前听到你叫了，那就死得眼闭了。”

小郡主出生于世袭黔国公的王府，父母兄长都对她十分宠爱，虽然她出世之时已然国破家亡，但世臣家将、奴婢仆役，还是对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爱护得无微不至，一生之中，从未有人骗过她、吓过她。出世以来所听到的言语，可说没半句假话，因此对韦小宝的胡说八道，初时也都信以为真，待见他越说越精神，说到要叫他三声好哥哥时，眼中闪烁着狡狴的光芒。她只不过天真良善，毕竟不是傻子，知道韦小宝在逗弄自己，退了一步，说道：“你骗人，你不会死的。”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就算暂且不死，过几天总要死的。”小郡主道：“过几天也不会死。”韦小宝道：“就算过几天不死，将来总是要死的。你不叫我这三声好哥哥，我的鬼魂就天天跟着你，不住的叫：‘好一妹妹妹妹，好一妹妹妹妹！’”他紧逼了喉咙，声音拖得长长的，当真阴风惨惨，十分可怖，又伸长舌头，装作吊死鬼模样。

小郡主“啊”的一声，回身便冲出房去。

韦小宝追将出来，见她伸手去拨门闩，忙拦腰一把抱住，说道：“走不得，外面恶鬼很多。”小郡主急道：“放开手，我要回家去。”韦小宝道：“走不出去的。”

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斩他右腕。

韦小宝手掌翻转，反拿她小臂。小郡主手肘后撤，左手握拳往韦小宝头顶击下。韦小宝身子后缩，避过了这一拳，却已抱住了她小腿。小郡主一招“虎尾剪”，左掌斜削下去，韦小宝没能避开，拍的一声，打中他肩头，他用力拉扯，小郡主站立不定，摔倒在地。

韦小宝赶上去要将她揪住，小郡主“鸳鸯连环腿”飞出，直踢面门。韦小宝一个打滚，又已扭住了她左臂。小郡主拳脚功夫曾得明师传授，远比韦小宝所学为精，两人倘若当真比武，韦小宝决不是她对手。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一个想逃，一个扭住她不放。

这等扭扑摔交的功夫，韦小宝却经过长期练习，和康熙比武较量，几达一年。海老公传他的武功虽然半真半假，他又练得马虎，这近身搏击的擒拿，他毕竟还有几下子。几个回合下来，韦小宝胸口虽吃了两拳，却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拗了转来，笑问：“投不投降？”

小郡主道：“不投降！”韦小宝抬起右膝，跪在她背上，又问：“投不投降？”小郡主仍道：“不投降！”韦小宝手上加劲，将她反在背后的手臂一抬。小郡主“啊”的一声，哭了出来。

韦小宝和康熙比武摔跤，两人不论痛得如何厉害，从不示弱，更无哭泣之事，只不过一到给对方制住，无法反抗，便叫“投降”，算是输了一个回合，重新比过。不料小郡主的作风与康熙全然不同，一输便哭。韦小宝道：“呸！没用的小丫头！”放开了她。

便在此时，忽听得窗格上喀的一声响，韦小宝低声道：“啊哟！有鬼！”

小郡主大吃一惊，反手过来，抱住了他。

只听得窗格上又是一响，窗子轧轧的推开，这一来，连韦小宝也是大吃一惊，颤声道：“真的有鬼！”小郡主向前一扑，钻入了床上的被窝中，全身发抖。

窗子缓缓推开，有人阴森森的叫道：“小桂子，小桂子！”

韦小宝初时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来索命，但听这呼声是女子口音，颤声道：“是个女鬼！”连退几步，双腿酸软，坐倒在床沿上。

突然一阵劲风吹了进来，房中烛火便熄，眼前一花，房中已多了一人。那女鬼阴森森的又叫：“小桂子，小桂子！阎王爷叫我去。阎王爷说你害死了海老公！”韦小宝只吓得魂飞魄散，想说：“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但张口结舌，那里说得出来？只听那女鬼又尖声叫道：“阎王爷要捉你去，上刀山，下油锅！小桂子，今天你逃不了啦！”

韦小宝听了这几句话，猛地发觉：“是太后，不是女鬼！”但心中的害怕丝毫不灭，心道：“若是女鬼，或许还捉我不去，太后却非杀了我灭口不可。”自从他得知太后的机密，起初常担心她会杀了自己灭口，但一直没动静，时日一久，这番担心也就渐渐淡了，只道太后信了自己，以为自己果真没听到海天富那番话；又或许以为自己即使听到了，也决计不敢泄漏，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自己感激之下，一切太平无事。

他那里知道，太后之所以迟迟不下手，只因那日与海老公动手，内伤受得极重，又见海老公重重一脚竟然踢不死韦小宝，只道这小孩内功修为也颇了得，自己若不痊愈，功力不复，便不敢贸然行事。这等杀人灭口之事，不能假手于旁人，必须亲自下手。否则的话，这小孩临死之际说了几句话出来，岂非坏了大事？这件事牵涉太大，别说韦小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老太监。纵然是后妃太子、将军大臣，只要可能与闻这件大秘密的，有一百个便杀一百，一千个便杀一千。

她已等待甚久，其时功力犹未复原，但想多耽搁一日，便多一分泄漏的危险，到这一晚实在不愿再等，决定下手，来到韦小宝屋外，推开窗子时听得韦小宝说“有鬼”，便索性假装是鬼。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慢慢凝聚劲力，提起右手，一步步走向床前。

韦小宝知难抗拒，身子一缩，钻入被窝。太后挥掌拍下，波的一声响，同时击中了韦小宝与小郡主，幸好隔着厚厚一层棉被，劲力已消去了大半。

太后提起手掌，第二掌又再击下，这次运力更强，手掌刚与棉被相触，猛觉掌心中一阵剧痛，已为利器所伤，大叫一声，向后跃开。

只听得窗外有三四人齐声大呼：“有刺客，有刺客！”太后大吃一惊：“怎地有人知道了？”她亲手来杀一个小太监，决不能让人见到，手掌又痛得厉害，不暇察看韦小宝是否已死，双足一点，从窗中倒纵跃出。尚未落地，背后已有人双双袭到，太后双掌向后挥出使一招“后顾之忧”，左掌右掌同时击中二人胸口。那二人直摔了出去。

只听得锣声铿锵响起，片刻间四下里都响起锣声。远处有人叫道：“右卫第一队、第二队保护皇上，右卫第三队保卫太后。”跟着东首假山后有人叫道：“这边有刺客！”

太后知道这些都是宫中侍卫，当下缩身躲在花丛之侧，掌心的疼痛一阵阵更加厉害了，只见影影绰绰的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厮杀，兵刃不断碰撞，心想：“原来宫中当真来了刺客，是海老公的朋友，还是鳌拜的旧部？”但听得远处传令之声不绝，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灯上的灯火之光，四面八方也聚将拢来。太后眼见如再不走，稍迟片刻，便难以脱身，矮着身子从花丛后跃出，急往慈宁宫奔去。

只奔得数丈，迎面一人扑到，手中一对钢锥向太后后面门疾刺，喝道：“大胆反贼，竟敢到宫中捣乱。”太后微微斜身，右掌虚引，左掌向他肩头拍出。那人沉肩避开，左手钢锥反挑。太后向左一闪，右掌反拍，霎时之间，二人已拆了数招。那人口中吆喝：“好反贼，原来是个婆娘。”太后见个侍卫武艺不低，自己虽可收拾得下，但总得再拆上十来招，只怕其余侍卫赶来，情急之下，叫道：“我是太后。”那侍卫一惊，住手问道：“什么？”太后道：“大胆奴才，你敢冒犯太后？”那人微一迟疑，太后双掌齐出，砰的一声，正击在他胸口。那侍卫立时毙命。太后提气跃出，闪入了花丛。

韦小宝钻入被窝，给太后一掌击在腰间，登时几乎窒息，危急间拔出靴桶中的匕首，在被窝中竖立而向上，被窝便高了起来。太后第二掌向被窝隆起处击落，那匕首锋锐无比，太后这一掌劲道又是极度大，匕首之尖立时穿过棉被，刺入掌心，直通手背。

待得太后从窗子中跃出，韦小宝掀起棉被一角，只听得屋外人声杂乱，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太后派人来捉拿我了。”从床上一跃下地，掀开棉被，说道：“咱们快逃！”

小郡主哭道：“痛……痛死我啦！”原来太后第一掌的掌力既打中了韦小宝后腰，又打中了小郡主的左腿，小郡主受力较多，左腿小腿骨竟被击断。

韦小宝道：“怎么啦！”一把抓住她颈口衣服，道：“快逃，快逃！”将她拉下床来。小郡主右足先落地，只觉左腿剧痛难当，身子一侧，滚倒在地，哭道：“我的……我的腿断啦。”韦小宝情急之下，骂了出来：“小娘皮，迟不断，早不断……”心想老子自己逃命要紧，

别说你一条腿断了，就是四条腿、八条腿都断成十七八段，老子也不放在心上，转身抢到窗口，向外张望，只盼外面没人就此跃出。一望之下，只见太后双掌向后挥出，跟着两人飞了起来，重重摔在地下，一人正好摔在他窗下，朦朦胧胧间见到这人穿着侍卫的服色，心下大奇：“太后为甚么打宫中侍卫？”见太后闪身躲向花丛，又见数丈之外有六七人叫道：“拿刺客，拿刺客！”韦小宝又惊又喜：“原来真的来了刺客，却不是来拿我。”凝目望去，见太后又在和一名侍卫相斗。那侍卫使一对钢锥，虽和他窗口相距已远，仍可见到钢锥上白光闪动。斗得一会，太后又将那侍卫打死，飞身在黑暗中隐没。

韦小宝回头向小郡主瞧去，见她坐在地下，轻声呻吟，他既知自己并无危险，心情立时大佳，走到她身前，低声道：“痛得很厉害吗？外边有人要来捉你，快别作声。”

小郡主吓得不敢再响，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黑脚狗牙齿厉害，上点苍山罢！”

小郡主“咦”的一声，道：“是我们的朋友。”韦小宝奇道：“是你的朋友？你怎么知道？”

小郡主道：“他们说是地我们沐王府的暗语，快……快……扶我去瞧瞧。”韦小宝道：“他们来皇宫救你，是不是？”小郡主道：“我不知道，这里是皇宫吗？”韦小宝不答，心想：“他们如知道小丫头在这里，冲进来救人，老子双拳难敌四手。”一伸手，牢牢按住她嘴巴，低声恐吓：“千万不可出声，给人一发觉，连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了，我可舍不得！”

只听外面有人“啊啊”大叫，又有人欢呼道：“杀了两个刺客！”有人叫道：“刺客向东逃了，大夥儿快追！”人声渐渐远去。韦小宝放开了手，道：“你的朋友逃走啦！”

小郡主道：“不是逃走！他们说上‘点苍上’，暂时退一退的意思。”韦小宝道：“黑脚狗是什么东西？”小郡主道：“黑脚狗就是宫里的武士。”

远处人声隐隐，传令之声不绝，显然宫中正在围捕刺客。

忽听得窗下有人呻吟了两声，却是女子的声音。韦小宝道：“有个刺客还没死，我去戳她两刀！”宫中侍卫均是男子，这呻吟的自然是刺客了。

小郡主道：“不……不要杀，或许是我们府里的。”扶着韦小宝的肩头，站了起来，右足单脚着地，几下跳跃，到了窗口，只见窗下有两个人，问道：“是天南地北的……”

韦小宝一伸手，又按住了她嘴，窗下一个女子道：“孔雀明王座下，你……你是小郡主？”

韦小宝心想这女子已发现了小郡主的踪迹，祸事不小，提起匕首，便欲掷下，突然间右腕一紧，已被小郡主握住，跟着肋下一痛，按住她嘴巴的手也不由自主的松开了。

小郡主问道：“是师姊么？”窗下那女子道：“是我。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韦小宝接口道：“你奶奶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小郡主道：“你……你别骂她，她是我师姊。师姊，你受了伤吗？你……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师姊。师姊待我最好的。”她这几句话分别对二人而说。窗下那女子呻吟了一声，道：“我不要这小子救。谅他也没救我的本事。”

韦小宝用力一挣，小郡主便松了手。韦小宝骂道：“臭小娘！你说我没救你的本事？你这种第九流武功的小丫头，哼，老子只要伸一根小指头儿，随手便救你妈的二三十个、七八十个。”这时远处又响起了“捉刺客、捉刺客”的声音。小郡主大急，忙道：“你快救我师姊，我……我叫你三声好……好……哥哥，好父父父父哥哥。”这三个字，本来她说什么也不肯叫，这时为了求他救人，竟尔连叫三声。

韦小宝大乐，说道：“好妹子，你要好父父做什么？”小郡主满脸羞得通红，低声道：“求你救救我师姊。”窗下那女子的语气却十分倔强，道：“别求他，这小子自身难保，连自己也救不了自己。”韦小宝道：“哼，瞧在我好妹子份上，我偏要救你。好妹子，咱们说过了话，不许抵赖，你要我救你师姊，以后可不得改口，永远得叫我好父父。”

小郡主道：“叫你什么都成。好叔叔、好伯伯、好公公！”韦小宝道：“我只做父父哥哥。叫我‘公公’的人，还怕少了。”小郡主道：“是了，我永远……永远叫你好……好……”

韦小宝道：“好什么？”小郡主道：“好……好哥哥！”说着在他背上轻轻一推。

韦小宝跳出窗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蜷着身子斜倚于地，说道：“宫里侍卫就来捉你去了，将你斩成肉酱，做肉包子吃。”那女子道：“希罕吗？自有人给我报仇。”

韦小宝道：“你这小丫头倒嘴硬。侍卫们先不杀你，把你衣服脱光了，大家……大家拿你来做老婆。”那女子大怒道：“你快一刀将姑娘杀了。”韦小宝笑道：“我为什么杀你？我也要你将你衣服脱光了，拿你做老婆。”说着俯身去抱。那女子大急，挥掌打了他个耳光，但她重伤之余，手上毫无劲力，打在脸上，便如是轻轻一拂。

韦小宝笑道：“你还没做我老婆，先给老公搔痒。”抱起她身子，从窗口送进房去。

小郡主大喜，上前将那女子接住，慢慢将她放到床上。

韦小宝正要跟着跃进房去，忽听得脚边有人低声说道：“桂……桂公公，这女子……这女子是反贼……刺客，救……救她不得。”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你……你是谁？”那人道：“我……我是宫中……侍……卫……”韦小宝登时明白，他是适才给太后一掌打中的侍卫，竟然未死，他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说话又断断续续，受伤定然极重，心想：“我若将这黑衣女子交了出去，自是一件功劳，但小郡主又怎么办？这件事败露出来，那可是大祸一桩。”提起匕首，嗤的一刀，插入他胸口。那侍卫哼也没哼，立时毙命。

韦小宝道：“这可对不住了，倘若你刚才不开口，就不会送了性命，只不过我桂公公的脑袋，在这脖子上就坐得不这么安稳了。”又想：“左近只怕还有受伤的，说不得，只好一个个都杀了灭口。”他在周遭花丛假山寻了一遍，地下共有五具尸首，三个是宫中侍卫，两个是外来刺客，都已气绝身死。韦小宝抱起一个刺客的尸首，放在窗格上，头里脚外，跟着在尸首背后用匕首戳了几下。

小郡主惊道：“他……他是我们沐王府的人，死都死了，你怎么又杀他。”

韦小宝哼了一声，道：“他死都死了，我就不能再杀他了。你倒杀死个死人给我瞧瞧！要救你的臭小娘师姊，只好这样了。”那女子躺在床上，说道：“你才臭！”韦小宝道：“你又没闻过，怎知我臭？”那女子道：“这屋子里就有一股臭气。”韦小宝道：“本来很香，你进来之后才臭。”

小郡主急道：“你两个又不相识，一见面就吵嘴，快别吵了。师姊，你怎么到这里来？是……是来救我么？”那女子道：“我们不知道你在这里，大夥儿不见了，你，到处找寻，找不到……”说到这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韦小宝道：“没力气说话，就少说几句。”

那女子道：“我偏要说，你怎么样？”韦小宝道：“你有本事就说下去。人家小郡主多么温柔斯文，那似你这般泼辣。”

小郡主忙道：“不，不，你不知道。我师姊是最好不过的。你别骂她，她就不会生你气了。师姊，你什么地方受了伤？伤得重不重？”韦小宝道：“她武功不行，不自量力，到宫里来现世，自然伤得极度重，我看活不了三个时辰，等不到天亮就会归天。”

小郡主道：“不会的。好……好哥……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师姊。”那女子怒道：“我宁可死了，也不要他救。小郡主，这小子油腔滑调，人为什么叫他……叫他这个？”韦小宝道：“叫我什么？”

那女子却不上当，道：“叫你小猴儿。”韦小宝道：“我是公猴儿，你就是母猴儿。”跟女人拌嘴吵架，他在丽春院中久经习练，什么大阵仗都经历过来的。那里会输给人了？那女子听他出言粗俗无赖，便不再睬他，只是喘气。

韦小宝提起桌上烛台，说道：“咱们先瞧瞧她伤在那里。”那女子叫道：“别瞧我，别瞧我！”韦小宝喝道：“别大声嚷嚷，你想人家捉了你去当老婆吗？拿近烛台一照，只见这女子半边脸染满了鲜血，约莫十七八岁年纪，一张瓜子脸，容貌甚美，忍不住赞道：“原来臭小娘是个美人儿。”小郡主道：“你别骂我师姊，她……她本来是个美人。”

韦小宝道：“好！我更加蜚拿她做老婆不可。”好女子一惊，想挣扎起来打人，但身子微微一抬，便“啊”的一声，摔在床上。韦小宝于男女之事，在妓院中自然听得多了，浑不当作一回事，但说“拿她做老婆”云云，他年纪幼小，倒也从来没起过心，动过念，只是他生来恶作剧，见那女子听得自己一说到要拿她做老婆，便大大着急，不禁甚是得意，笑道：“你不用性急，还没拜堂，怎能做得夫妻？你当这里是丽春院么？说做夫妻做做。啊哟！你伤口流血，可弄脏了我床。”只见她衣衫上鲜血不住渗出，伤势着实不轻。

忽听得一群人快步走近，有人叫道：“桂公公，桂公公，你没事吗？”宫中侍卫击退刺客，派人保护了皇上、太后，和位份较高的嫔妃，便来保护有职司、有权力的太监。韦小宝是皇帝跟前的红人，便有十几名侍卫抢着来讨好。

韦小宝低声向小郡主道：“上床去。”拉过被来将二人都盖住了，放下了帐子，叫道：“你们快来，这里有刺客！”那女子大惊，但重伤之下，那里挣扎得起？小郡主急道：“你别嚷，别叫人来捉我师姊。”韦小宝道：“她不肯做我老婆，那有什么客气？”说话之间，十几名侍卫已奔到了窗前。一人叫道：“啊哟，这里有刺客。”

韦小宝笑道：“这家伙想肥进我房来，给老子几刀料理了。”众侍卫举起火把，果见那人背上有几个伤口，衣上、窗上、地下都是血迹。一人道：“桂公公受惊了。”另一个道：“桂公公受什么惊？桂公公武功了得，一举手便将刺客杀死，便再多来几个，一样的杀了。”

众侍卫跟着讨好，大赞韦小宝了得，今晚又立了大功。韦小宝笑道：“功劳也没什么，料理一两个刺客，也不费多大劲儿。要擒住‘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就比较难些了。”众侍卫自然词如潮。

一名侍卫道：“施老六和熊老二殉职身亡，这批刺客当真凶恶之至。若不是桂公公，又怎对付得了？”韦小宝道：“大家还是去保护皇上要紧，我这里没事。”一人道：“多总管率领了二百多名兄弟，亲自守在皇上寝宫之前。刺客逃的逃，杀的杀，宫里已清静了。”

韦小宝道：“殉职的侍卫，我明儿求皇上多赏赐些抚恤，大夥儿都辛苦了，皇上必有重赏。”众人大喜一齐请安道谢。韦小宝心道：“又不用我花银子赏人，干么不多做做好事？”说道：“众位的姓名，我记不大清楚了，请各位自报一遍。皇上倘若问起今晚奋勇出力、立了大功之人，兄弟也好提上一提。”

众侍卫更是喜欢，心慌报上姓名。韦小宝记心极好，将十余人的姓名覆述了一遍，丝毫没错，说道：“大夥儿再到各处巡巡，说不定黑暗隐僻的所在，还有刺客躲着，要是捉到了活口，男的重重拷打，女的便剥光了衣衫做老婆。”众侍卫哈哈大笑，连称：“是，是！”

韦小宝道：“把尸首抬了去罢？”众侍卫答应了，抢着搬抬尸首，请安而去。韦小宝关上窗子，转过身来，揭开棉被。小郡主笑道：“你这个人真坏，可吓了我们一大跳……啊哟……”只见被褥上都是鲜血，她师姊脸色惨白，呼吸微弱。韦小宝道：“她伤在那里？快给她止血。”那女子道：“你……你走开，小郡主，我……我伤在胸口。”韦小宝见她血流得极多，怕她伤重而死，不敢再逗，转过了头，说道：“伤口流血，有什么好看？你道是西洋镜、万花筒么？小郡主，你有没有伤药？”小郡主道：“我没有啊。”韦小宝道：“臭小娘身边有没有？”那女子道：“没有！你……你才是臭小娘。”

只听得衣衫簌簌之声，小郡主解开那女子衣衫，忽然惊叫：“啊哟！怎……怎么办？”韦小宝回过头来，见那女子右乳之下有个两寸来长的伤口，鲜血兀自流个不停。小郡主手足无措，哭道：“你……你……快救我师姊……”那女子又惊又羞，颤声道：“别……别让他看。”韦小宝道：“呸！我才不希罕看。”眼见她血流不止，也不禁惊慌，四顾室中，要找些棉花布片给她塞住伤口，一瞥眼，见到药钵中大半钵“莲蓉豆泥蜜糖珍珠糊”，喜道：“我这灵丹妙药，很能止血。”捞起一大把，抹在她伤口上。

这蜜糊粘性甚重，黏住了伤口，血便止了。韦小宝将钵中的蜜糊都敷上了她伤口，自己手指上也都是蜜糊，见她椒乳颤动，这小顽童恶作剧之念难以克制，顺手反手，便都抹在她乳房上。那女子又羞又怒，叫道：“小……小郡主，快……快给我杀了他。”

小郡主解释：“师姊，他给你治伤呢！”那女子气得险些晕去，苦于动弹不得。韦小宝道：“你快点了她的穴道，不许她乱说乱动，否则流血不止，性命交关。”小郡主应道：“是！”点了那女子小腹、腋下、腿上几处穴道，说道：“师姊，你别乱动！”这时她自己断腿处也是痛得不可开交，眼眶中泪水不住滚来滚去。韦小宝道：“你也躺着别动。”记得幼时在扬州与小流氓打架，有人跌断手臂，跌打医生用夹板将断臂夹住，敷以草药，当下拔出匕首，割下两条腿脚，夹在她断腿之侧，牢牢用绳子缚紧，心想：“这伤药却到那里找去？”

一凝思间，已有了主意，向小郡主道：“你们躺在床上，千万不可出声。”放下帐子，吹熄了烛火，拨门出门。小郡主惊问：“你……你到那里去？”韦小宝道：“去拿药治你的腿。”小郡主道：“你快些回来。”韦小宝道：“是了。”听小郡主说话的语气，竟将自己当作了大靠山，不禁大是得意。他反手带上了门，一想不妥，又推门进去，上了门闩，从窗中跃出，关上了窗子。这样一来，宫中除了太后、皇上，谁也不敢擅自进他屋子。

他走得十几步，只觉后腰隐隐作痛，心想：“皇太后这老婊子下毒手打我，在宫中再耽下去，老子迟早老命难保，还是尽早溜之大吉的为妙。”他向有火光处走去，却是几名侍卫正在巡逻，一见到他，抢着迎了上来。

韦小宝问道：“宫里侍卫兄弟们有多少人受伤？”一人道：“回公公：有七八人重伤，十四五人轻伤。”韦小宝道：“在那里治伤，带我去瞧瞧。”众侍卫齐道：“公公关心侍卫兄弟，大夥儿没一个不感激。”便有两名侍卫领路，带着韦小宝到众侍卫驻守的宿卫值班房。

二十来名受伤的侍卫躺在厅上，四名太医正忙着给众人治伤。韦小宝上前慰问，不住夸奖众人，为了保护皇上，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一一询问伤者姓名。众侍卫登时精神大振，似乎伤口也不怎么痛了。韦小宝问道：“这些反贼到底是那一路的？是鳌拜那厮的手下吗？”一名侍卫道：“似乎是汉人。却不知捉到了活口没有？”

韦小宝询问众侍卫和刺客格斗的情形，眼中留神观看太医用药。众侍卫有的受了刀枪外伤，有的受了拳掌内伤，又或是断骨挫伤。韦小宝道：“这些伤药，我身边都得备上一些，倘若宫中侍卫兄弟们受了伤，来不及召请太医，我好先给大夥儿治治。哼，这些刺客穷凶极恶，天大的胆子，今天没一网打尽，难保以后不会再来。”

几名侍卫都道：“桂公公体恤侍卫兄弟，真想得周到。”韦小宝说道：“刚才我受三名刺客围攻，我杀了一名，另外两个家伙逃走了，可是我后腰也给刺客重重打了一掌，这时兀自疼痛。”心道：“老婊子来行刺老子，难道不是刺客？老子这一次可没说谎。”四名太医一听，忙放下众侍卫，一齐过来，解开他袍子察看，果见后腰有老大一块乌青，忙调药给他外敷内服。

韦小宝叫太医将各种伤药都包了一大包，揣在怀里，问明了外敷内服的用法，再取了两块敷伤用的夹板，又夸奖一阵，慰问一阵这才离去。

他见识幼稚，说的话乱七八糟，殊不得体，夸奖慰问之中，夹着不少市井粗口。从侍卫虽然出身宗室贵族，但大都是粗鲁武人，对于“奶奶，十八代祖宗”原就不如何看重，本来给刺客打伤，自觉艺不如人，待见皇上最宠幸的桂公公也因与刺客格斗而受伤，沮丧之余，忽蒙桂公公夸奖，那等于皇上传旨嘉勉，就算给他大骂一顿，心中也着实受用，何况是赞得天花乱坠？这一番当真真心花怒放，恨不得身上伤口再加长加阔几寸。

韦小宝回到自己屋子，先在窗户外侧耳倾听，房中并无声息，低声道：“小郡主，是我回来了。”他生怕贸然爬进窗去，给那女子砍上一刀，刺上一剑，怀中那几大包伤药可得自己先用了。小郡主喜道：“嗯，我等了你好久啦。”韦小宝爬入房中，关上窗，点亮蜡烛，揭开帐子，见两个少女并头而卧。那女子与他目光一触，立即闭上了眼，小郡主却睁着一双明亮澄澈的眼睛，目光中露出欣慰之意。韦小宝道：“小郡主，我给你敷伤药。”小郡主道：“不，先治我师姊。”

请你将伤药给我，我替她敷。”韦小宝道：“什么你啊我的，叫也不叫一声。”小郡主涩然一笑，问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听他们叫你桂公公。”韦小宝道：“桂公公，是他们叫的，你叫我什么？”小郡主微微闭眼，低声道：“我心里……心里可以叫你好……好哥哥，嘴上老是叫着，这可不……不……好。”韦小宝道：“好，咱们通融一下，有人在旁的时候，我叫你郡主，你叫我桂大哥。没胡人时，我叫你好妹子，你叫我好哥哥。”

小郡主还没答应，那女子睁眼道：“小郡主，肉麻死啦，他讨你便宜，别听他的。”

韦小宝道：“哼，又不是要你叫，你多管什么闲事？你就叫我好哥哥，我还不要呢。”小郡主问道：“那你要她叫你什么？”韦小宝道：“除非要她叫我好老公，亲亲老公。”

那女子脸上一红，随即现出鄙夷之色，说道：“你想做人家老公，来世投胎啦。”

小郡主道：“好啦，好啦，你两个又不是前世冤家，怎地见面就吵？桂大哥，请你给我伤药。”韦小宝道：“我先给你敷药。”揭开被子，卷起小郡主裤管，拆开用作夹板的凳脚，将跌打伤药敷在小腿折骨之处，然后将取来的夹板夹住伤腿，紧紧缚住。小郡主连声道谢，甚是诚恳。

韦小宝道：“我老婆叫什么名字？”小郡主一怔，道：“你老婆？”见韦小宝向那女子一咧嘴，微笑道：“你就爱说笑，我师姊姓名，名叫……”那女子急道：“别跟他说。”

韦小宝听到她姓方，登时想起沐王府中的“刘白方苏”四大家将来，便道：“她姓方，我当然知道。什么圣手居士苏冈，白氏双木白寒松、白寒枫，都是我的亲戚。”

小郡主和那女子听得他说到苏冈与白氏兄弟的名字，都大为惊奇。小郡主道：“怎……怎么他们都是你的亲戚？”韦小宝道：“刘白方苏，四大家将，咱们自然是亲戚。”小郡主更加诧异，道：“真想不到。”那女子道：“小郡主，别信他胡说。这小孩儿坏得很。他不是我亲戚，有了这种亲戚才倒霉呢。”

韦小宝哈哈大笑，将伤药交给小郡主，俯嘴在她耳边低声道：“好妹子，你悄悄的跟我说，她叫什么名字。”但两个少女并枕而卧，韦小宝说得虽轻，还是给那女子听见了，她急道：“别说。”韦小宝笑道：“不说也可以，那我就要亲你一个嘴。先在这边脸上香一香，再在那边香一香，然后亲一个嘴。你到爱亲爱亲嘴呢，还是爱说名字？我猜你一定爱亲嘴。”烛光下见那女子容色艳丽，衣衫单薄，鼻中闻到淡淡的阵阵女儿体香，心中大乐，说道：“原来你果然是香的，这可要好好的香上和香了。”

那女子无法动弹，给这惫懒小子气得鼻孔生烟，幸好他年纪幼小，适才听了众侍卫的言语，又知他是个太监，只不过口头上顽皮胡闹，不会有什么真正非礼之行，倒也并不如何惊惶，见他嘴巴凑过来真要亲嘴，忙道：“好，好，说给这小鬼听罢！”

小郡主笑了笑，说道：“我师姊姓方，单名一个‘怡’字，‘心’字旁一个‘台’字的‘怡’。”韦小宝根本不知道“怡”字怎生写法，点了点头，道：“嗯，这名字马马虎虎，也不算很好，小郡主，你又叫什么名字？”小郡主道：“我叫沐剑屏，是屏风的屏，不是浮萍的萍。”韦小宝自不知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说道：“这名字比较好些，不过也不是第一流的。”方怡道：“你的名字一定是第一流的了，尊姓大名，却又不知如何好法？”

韦小宝一怔，心想：“我的真姓名不能说，小桂子这名字似乎也没什么精采。”便道：“我姓吾，在宫里做太监，大家叫我‘吾老公’。”方怡冷笑道：“吾老公，吾老公，这名字倒挺……”说到这里，登时醒觉，原来上了他的大当，吓的一声，道：“瞎说！”

小郡主沐剑屏道：“你又骗人，我听得他们叫你桂公公，不是姓吾。”韦小宝道：“男人就叫我桂公公，女人都叫我吾老公。”方怡道：“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韦小宝微微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方怡道：“我知道你姓胡，名说，字八道！”

韦小宝哈哈一笑，见方怡说这一会子话，呼吸又急促起来，便道：“好妹子，你给她敷药罢，别痛死了她。我吾老公就只这么一个老婆，这个老婆一死，第二个可娶不起了。”

沐剑屏道：“师姊说你胡说八道，果然不错。”放下帐子，揭开被给方怡敷药，问道：“桂大哥，你先前敷的止血药怎么办？”韦小宝道：“血止住了没有？”沐剑屏道：“止住了。”原来蜜糖一物颇具止血之效，黏性又强，黏住了伤口，竟然不再流血，至于莲蓉、豆泥等物虽无药效，但堆在伤口之上，也有阻血外流之功。

韦小宝大喜，道：“我这灵丹妙药，灵得胜过菩萨的仙丹，你这可相信了罢。其中许多珍珠粉末，涂在她的胸口，将来伤愈之后，她胸脯好看不得了，有羞花闭月之貌，只可惜只有我儿子才瞧得见。”沐剑屏嗤的一笑，道：“你真说得有趣。怎么只有你儿子才……”

韦小宝道：“她喂我儿子吃奶，我儿子自然瞧见了。”方怡吓的一声。

沐剑屏睁着圆圆的双眼，却不明白，方师姊为什么会喂他的儿子吃奶。

韦小宝道：“把这些止血灵药轻轻抹下，再敷上伤药。”沐剑屏答应道：“嗽！”

便在此时，忽听得门外有人走近，一人朗声说道：“桂公公，你睡了没有？”韦小宝道：“睡了，是那一位？有事明天再说罢！”门外那人道：“下官瑞栋。”

韦小宝吃了一惊，道：“啊！是瑞副总管驾到，不知有……有什么事？”

瑞栋是御前侍卫的副总管，韦小宝平时和众侍卫闲谈，各人都赞这位瑞副总管武功甚是了得，仅次于御前侍卫总管多隆，是侍卫队中一位极了不起的人物。他近年来常在外公干，韦小宝却没见过。

瑞栋道：“下官有件急事，想跟公公商议。惊吵了桂公公安睡。”韦小宝沉思：“他半夜三更的，来干什么？定是知道我屋里藏了刺客，前来搜查，那可如何是好？我如不开门，看来他会硬闯。这两个小娘又都受了伤，逃也来不及了。只好随机应变，骗了他出去。”

瑞栋又道：“这件事干系重大，否则也不敢来打扰公公的清梦了。”

韦小宝道：“好，我来开门。”钻头入帐，低声道：“千万别作声。”

走到外房，带上了门，硬起头皮打开大门。只见门外站着一条大汉，身材魁梧，自己头顶还不及到他项颈。瑞栋拱手道：“打扰了，公公勿怪。”

韦小宝道：“好说，好说。”仰头看他的脸色。只见他脸上既无笑容，亦无怒色，不知他心意如何，问道：“瑞副总管有什么要紧事？”却不请他进屋。瑞栋道：“适才奉太后懿旨，说今晚有刺客闯宫犯驾，大逆不道，命我向桂公公查问明白。”

韦小宝一听到“太后懿旨”四字，便知大事不妙，说道：“是啊，我也正要向你查问个明白呢。刚才我去向皇上请安，皇上说道：‘瑞栋这奴才可大胆得很了，他一回到宫中，哼哼……’”

瑞栋大吃一惊，忙问：“皇上还说什么？”

韦小宝和他胡言乱语，原是拖延时刻，想法脱身逃走，见一句话便诱得他上钩，便道：“皇上吩咐我天明之后，立刻向众侍卫打听，到底瑞栋这奴才勾引刺客入宫，是受了谁的指使，有什么阴谋，同党还有那些人？”

瑞栋更是吃惊，颤声说道：“皇……皇上怎么说……说是我勾引刺客入宫？是那个奸徒向皇上瞎说？这……这不是天大的冤枉么？”

韦小宝道：“皇上吩咐我悄悄查明，又说：‘这事如被瑞栋这奴才听到了风声，必定会来杀你，你可得小心了。’我说‘皇上望安，谅瑞栋这奴才便有天大的胆子，也决不敢在宫中行凶，杀人。’皇上道：‘哼，那可未必。这奴才既敢勾引刺客入宫，要不利于我，还

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瑞栋急道：“你……你胡说！我没勾引刺客入宫，皇上……皇上不会胡乱冤枉好人。今晚我亲手打死了三名刺客，许多侍卫兄弟都亲眼见到的。皇上尽可叫他们去查问。”说着额头突起了青筋，双手紧紧握住了拳头。

韦小宝心想：“先吓他一个魂不附体，手足无措，挨到天明，老子便逃了出宫。那小郡主和方怡又怎么办？哼，老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逃得性命再说，管他什么小郡主、老郡主，方怡、圆怡？老子假太监不扮了，青木堂香主也不干了，拿着四五十万两银子到扬州开丽夏院、丽秋院、丽冬院去。”说道：“这么说来，那些刺客不是你勾引入宫的了？”瑞栋道：“自然不是。太后亲口说道，是你勾引入宫的。太后吩咐我别听你的花言巧语，一掌毙了便是。”韦小宝道：“这恐怕你我二人都受了奸人的诬告。瑞栋总管，你不用担心，我去向皇上跟你分辨分辨。只要真的不是你勾引刺客，皇上年纪虽小，却十分英明，对我又十分信任，这件事自能水落石出。”

瑞栋道：“好，多谢你啦！你这就跟我见太后去。”

韦小宝道：“深更半夜，见太后去干什么？我还是乘早去见皇上的好，只怕这会儿已有人奉旨来捉拿你了。瑞副总管，我跟你说，侍卫们来拿你，你千万不可抵抗，倘若拒捕，罪名就不易洗脱了。”

瑞栋脸上肌肉不住颤动，怒道：“太后说你最爱胡说八道，果然不错。我没犯罪，为什么要拒捕？你跟我见太后罢！”韦小宝身子一侧，低声道：“你瞧，捉你的人来啦！”

瑞栋脸色大变，转头去看。韦小宝一转身，便抢进了房中。

瑞栋转头见身后无人，知道上当，急迫入房，纵身伸手，往韦小宝背上抓去。

其实韦小宝一番恐吓，瑞栋心下十分惊惶，倘若韦小宝坚持要去见皇帝，瑞栋多半不敢强行阻拦。但韦小宝房中藏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人确是时宫来犯驾的刺客，只道事已改露，适才太后又曾自来取他性命，那里敢去见皇帝分辨？骗得瑞栋一回，立即便奔入房中，只盼能穿窗逃走。他想御花园中到处是假山花丛，黑夜里躲将起来，却也不易捉到。不料瑞栋身手敏捷，韦小宝刚踏进房门，便追了进来。

韦小宝窜入房中，纵身跃起，踏上了窗槛，正欲跃也，瑞栋右掌拍出，一股劲风，扑向他背心。韦小宝腿弯了软，摔了下来。瑞栋左手探出，抓向他后腰。韦小宝施展擒拿手法，双掌奋力格开，但人小力弱，身子一幌，扑通一声，摔入了大水缸中。这水缸原是海老公治伤之用，海老公死后，韦小宝也没叫人取出。

瑞栋哈哈大笑，伸手入缸，一把却抓了个空，原来韦小宝已缩成一团。但这水缸能有多大，再抓一次，终于抓住他后领，湿淋淋的提将上来。

韦小宝一张嘴，口水喷向瑞栋眼中，跟着身子前纵，扑入他怀中，左手搂住他头颈，瑞栋大叫一声，身子抖了几下，抓住韦小宝后领的右手慢慢松了，他满脸满眼是水，眼睛却睁得大大的，脸上尽是迷惘惊惶，喉头咯咯数声，想要说话，却说不出话来，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一把短剑从他胸口直刺而下，直至小腹，剖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瑞栋睁眼瞧着这把短剑，可不知此剑从何而来，他自胸至腹，鲜血狂迸，突然之间，身子向后倒下，直至身亡，仍不知韦小宝用什么法子杀了自己。

韦小宝嘿的一声，左手接过匕首，右手从自己长袍中伸了出来。原来他摔入水缸，一缩身间，已抽出匕首，藏入长袍，刀口向外。他口水喷得瑞栋双目难睁，跟着纵身向前，抱住了他，这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已刺入他心口。倘若当真相斗，十个韦小宝也未必是他对手，但仓卒之间奇变横生，赫赫有名的瑞副总管竟尔中了暗算。

韦小宝和瑞栋二人如何抢入房中，韦小宝如何摔入水缸，方怡和沐剑屏隔着帐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但瑞栋将韦小宝从水缸中抓了出来，随即被杀，韦小宝使的是什么手法，方沐二女却都莫名其妙。

韦小宝想吹几句牛，说道：“我……我……这”只听得自己声音嘶哑，竟说不出话来，适才死里逃生，可也已吓得六神无主。

沐剑屏道：“谢天谢地，你……你居然杀了这家伙。”方怡道：“这瑞栋外号‘铁掌无敌’，今晚打死了我沐王府的三个兄弟。你为我们报了仇，很好，很好！”

韦小宝心神略定，说道：“他是‘铁掌无敌’，就是敌不过我韦……桂公公、吾老公。我是第一流的武学高手，毕竟不同。”伸手到瑞栋怀中去掏摸，摸出一本写满了小字的册子，又有几件公文。

韦小宝也不识得，顺后放在一旁，忽然触到他后腰硬硬的藏着什么物件，用匕首割开袍子，见是一个油布包袱，说道：“那是什么宝贝了，藏得这么好？”割断包上的丝条，打开包袱，原来包着一部书，书函上赫然写着‘四十二章经’五字，这经书的大小厚薄，与以前所见的全然一样，只不过封皮是红绸子镶白边。

韦小宝叫道：“啊哟！”急忙伸手入怀，取出从康亲王府盗来的那部《四十二章经》，幸好他跃入水缸之后，立即为瑞栋抓起，只湿了书函外皮，并未湿到书页。两部经书放在桌上，除了封皮一是红绸、一是红绸镶白边之外，全然一模一样。到此为止，他已看到四部《四十二章经》，眼下两部在太后手中，自己则有两部，心想：“这经书之中，定有不少古怪，可惜我不识字，如请小郡主和方姑娘瞧瞧，定会明白。但这样一来，她们就瞧不起我了。”拉开抽屉，将两部经书放入。

寻思：“刚才太后自己来杀我，她是怕我得知了她的秘密，泄漏出去，后来又派这瑞栋来杀我，却胡乱安了我一个罪名，说我勾引刺客入宫。她等了一回，不见瑞栋回报，又会再派人来。这可得先下手为强，立即去向皇上告状，挨到天明，老子逃出了宫去，再也不回来啦。”向方怡道：“我须得出去瞎造谣，说这瑞栋跟你们沐王府勾结，好老……好老……方姑娘（他本来想叫一声“好老婆”，但局势紧急，不能多开玩笑，以致误了大事，便改口叫她“方姑娘”），你们今晚到皇宫来，到底要干什么？想行刺皇帝吗？我劝告你们别行刺小皇帝，太后这老婊子不是好东西，你们专门去刺她好了。”

方怡道：“你既是自己人，跟你说了也不打紧。咱们假冒是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手下，到皇宫来行刺皇帝。能够得手固然甚好，否则的话，也可让皇帝一怒之下，将吴三桂杀了。”

韦小宝吁了口气，说道：“妙计，妙计！你们用什么法子去攀吴三桂？”

方怡道：“我们内衣上故意留下记号，是平西王府中的部属，有些兵器暗器，也刻上了平西王府的字样。有几件旧兵器，就刻上‘大明山海关总兵府’的字样。”韦小宝问道：“那干什么？”方怡道：“吴三桂这厮投降清廷之前，在我大明做山海关总兵。”

韦小宝点头道：“这计策十分厉害。”

方怡道：“我们此番入宫，想必有人战死殉国，那么衣服上的记号，便会给侍卫们发觉。倘若被擒，起初不供，等到给他们拷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才供出是受了平西王的指使，前来行刺皇帝。我们一进宫，便在各处丢下刻字的兵器，就算大夥儿侥幸得能全军退回，也已留下了证据。”她说得兴奋，喘气渐急，脸颊上出现了红潮。

韦小宝道：“那么你们进宫来，并不是为了来救小郡主？”

方怡道：“自然不是。我们又不是神仙，怎知小郡主竟会在皇宫之中？”

韦小宝点点头，问道：“你身边可有刻字的兵刃？”方怡道：“有！”从被窝中摸出一把长剑，但手臂无力，无法将剑举高。韦小宝笑道：“幸亏我没睡到你身边，否则便给一剑杀了。”方怡脸上一红，瞪了他一眼。

韦小宝接过剑来，藏在瑞栋的尸体腰间，道：“我去告状，说这瑞栋是刺客一夥，这不是证据么？”方怡摇了摇头，道：“那是‘大明山海关总兵府’作字，这瑞栋是满洲人，不会在大明山海关总兵部下当过差的。”

韦小列宁主义“嗯”了一声，取回长剑，放在床上，道：“得在他身上安些什么脏物才好？”一转念间，说道：“好极了！”将吴应熊所赠的那两串明珠，一对翡翠鸡，还有那叠金票，都去塞在瑞栋怀里。他知道金票是北京城中的金铺所发，吴应熊派人去买来，只须

查金铺店号，便知来源，这一番栽赃，津天无缝，心道：“吴世子啊吴世子，老子逃命要紧，只好对你不住了。”他抱起瑞栋的尸体，要移到花园之中，只走一步，忽听得屋外有几人走近。他轻轻将尸身放下，只听得一人说道：“皇上有命，吩咐小桂子前往侍候。”

韦小宝大喜，心想：“我正担心今晚见不到皇上，又出乱子。现下皇上来叫我去，那再好没有了。这瑞栋的尸身，可搬不出去了。这瑞栋的尸身，可搬不出去啦。”

应道：“是，待奴才穿衣，即刻出来。”将瑞栋的尸身轻轻推入床底，向小郡主和方怡打几个手势，叫她们安卧别动，匆匆除下湿衣，换上一套衣衫，那件黑丝棉背心虽然也湿了，却不除下。

正要出门，心念一动：“这姓方的小娘不大靠得住，可别偷我东西。”将两部《四十二章经》和大叠银票都揣在怀里，这才熄烛出房，却记了携带师父所给的武功图本。

第十二回 语带滑稽吾是戏 弊清摘发尔如神

韦小宝走出大门，见门外站着四名太监，却都不是熟人。为首的太监道：“桂公公，皇上半夜三更里都要传你去，啧啧，皇上待你，那真是没的说的。瑞副总管呢？皇上传他，跟桂公公同去见驾。”韦小宝心中一凛，说道：“瑞副总管回宫了吗？我可从来没见过。”那太监道：“是吗？咱们这就赶快先去罢。”说着转身过来，在前领路。

韦小宝暗暗纳闷：“他为什么问我瑞副总管？皇上怎么知道瑞副总管跟我在一起？”又想：“我是副首领太监，职位比你高得多，你怎么走在我前面？你年纪不小了，难道还不懂宫里规矩。”问道：“公公贵姓？咱们往日倒少见。”那太监道：“我们这些闲杂小监，桂公公自然不认得。”韦小宝道：“皇上派你来传我，那也不是闲杂小监了。”说话之间，见他转而向西，皇帝的寝宫却是在东北面，

韦小宝道：“你走错了罢？”那太监道：“没错，皇上在向太后请安，刚才闹刺客，怕惊了慈驾。咱们去慈宁宫。”

韦小宝一听去见太后，吃了一惊，便停了脚步。

走在他后面的三名太监之中，有二人突然向旁一分，分站左右，四人将他挟在中间。

韦小宝一惊更甚，暗叫：“糟糕，糟糕！那里是皇上来叫我去，分明是太后前来捉拿我的。”虽不知这四人是否会武，但以一敌四，总之打不赢，一闹将起来，众侍卫闻风赶至，那里还逃得脱？他心中怦怦乱跳，笑嘻嘻的道：“是去慈宁宫吗？那倒好的很，太后每次见到我，不是金银，便是糖果糕饼，定有赏赐。皇太后待奴才们最好的了，她说我小孩子家贪嘴，总是赏不少吃的。”说着便走上了通向太后寝宫的回廊。

三名太监见他依言去慈宁宫，便恢复了一前一后的位置。

韦小宝道：“上次见到太后，运气当真好极。太后说我拿了鳌拜，功劳不小，一赏就赏了我五千两金子，二万两银子。我力气太小，可那里搬得动？太后说：“搬不动，慢慢搬。小桂子啊，你这钱怎么个用法？”我说：“回太后：奴才最喜欢结交朋友，身边有了金子银子，太监之中那个跟奴才说得来的，奴才就送给他们些，有钱大家花啊！”他信口胡扯，脑中念头急转，筹思脱身之计。

他身后那太监道：“那有赏这么？”韦小宝道：“哈，不信吗？瞧我的！”从怀中摸出一大叠银票，有的是五百两一张，有的一千两也有两千两的。

灯笼的火光照映之下，看来依稀不假，四名太监只瞧的气也透不过来，都停住了脚步。

韦小宝抽了四张银票，笑道：“皇上和太后不断赏钱，我怎么花的光？这里四张银票，有的二千两，有的一千两，四位兄弟碰碰运气，每个人抽一张去。”

四名太监都是不信，世上那有将几千两银子随手送人的？都不伸手去抽。

韦小宝道：“身边银子太多，没地方花用，有时也不大快活。眼下我去见太后和皇上，又不知要赏多少银子给我了。”说着将银票高高扬起，在风中抖动，斜眼查看周遭地形。

一名太监笑道：“桂公公，你真的将银票给我们，可不是开玩笑罢？”韦小宝道：“有什么玩笑好开？我们尚膳监里的兄弟们，那一个不得过我千儿八百的？来来来，碰碰手气，那一位兄弟先来抽？”那太监笑嘻嘻的道：“我先来抽。”韦小宝道：“等一会儿，你们看清楚。”将四张银票凑到灯笼火光之下。四名太监看得分明，果然都是一千两、二千两的银票，都不由得脸上变色。太监不能娶妻生子，又不能当兵作官，于金银财物比之常人便加倍的喜欢。这四人虽在宫中当差已久，但一千两、二千两银子的银票，却也从没见过。韦小宝扬起手来，将银票在风中舞了几下，笑道：“好，这位大哥先来抽！”

那太监伸手去抽，手指还没碰到银票，韦小宝一松手，四张银票被风吹得飞了出去，飘飘荡荡，飞上花丛。韦小宝叫道：“啊哟，你怎么不抓牢？快抢，快抢，那一个抢到，银票便是他的。”四名太监拔步便追。

韦小宝叫道：“快抓，别飞走了！”身子一矮，钻入了早就瞄准了的假山洞中。他知御花园这一带假山极多，山洞连环曲折，钻进去之后，一时可还真不容易找到。

四名太监赶着去抢银票，两个人各拾到一张，一人拾到了两张，却有一人落空，两人登时争执起来。一个说：“桂公公说的，谁拾到便是谁的，两张都是我的。”一个说：“说好一个人一张，快分一张来。我只要那张一千两的，也就是了。”那人道：“什么一千两的？说的好轻松自在，一两的也没有。”没拾到银票的一把抓住他的胸脯，道：“你给不给？咱们请桂公公评评这个理。”一转身，韦小宝已然不知去向。四人大吃一惊，齐声大叫，四下找寻。没拾到银票的太监兀自不肯罢休，抓住了拾到两张之人的衣襟，定要他分一张过来。

韦小宝早已躲在十余丈外的山洞之中，听二人大声争闹，暗暗好笑，寻思：“我躲到天明，从侧门溜出宫去，那是再也不回来了。”只听一名太监道：“太后吩咐的，说什么也要将桂公公和瑞副总管立即传去，他.....他.....可躲到那里去了？”另一名太监道：“他在宫里，也躲不到那里去。只是他给银票的事，可不能说出来。郝兄弟，你两张银票，就分一张给小劳，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大家发不成财，还得糟糕。”

忽听得脚步声响，西首有几人走近，一人说道：“今晚宫中闹刺客，只怕大夥儿明儿都要受处分。”韦小宝一听，便知是宫中的侍卫。另一人道：“桂公公年纪虽小，为人可真够交情，实在难得。”

韦小宝大喜，从山洞中钻了出来，低声道：“众位兄弟，快别作声。”当先两个侍卫提着灯笼，轻声叫道：“桂公公。”韦小宝见这群侍卫共有十五六人，正是刚才到自己窗口来过的那批人。他记得这些人的名字，说道：“张大哥，赵大哥，那边四名太监勾结刺客，大夥儿快去拿住了，功劳不小。”跟着又叫了几人的名字，说道：“赫大哥，鄂大哥，先点了这四人的哑穴，要不然便打落他们下巴，别让他们大声嚷嚷，惊动了皇上。”

从侍卫听说是四名太监，却也不放在心上，作个手势，吹熄了灯笼，伏低身子，慢慢掩将过去。那四名太监两个在山洞中找韦小宝，两个在争银票，都是全神贯注。众侍卫合围之势一成，一声低哨，四面八方的涌将出来，三四人服侍一个，将四名太监掀翻在地。这些侍卫武功并不甚高，谁也不会点穴，或使擒拿手法。或以掌击，打落了四人下巴。

四名太监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不明所以，惊惶已极。韦小宝指着旁边一间屋子，喝道：“拉进去拷问！”众侍卫将四名太监横拖倒拽，拉进厢厅，有人点起灯笼，高高举起。韦小宝居中一坐，众侍卫拉四名太监跪下。

四人奉了太后之命来捉人，如何肯跪？众侍卫拳打足踢，强行按倒。

韦小宝道：“你们四人刚才鬼鬼祟祟的，在争什么东西？说什么一千两是你的，二千两是我的？又说什么外面来的朋友这趟运气不好，给狗侍卫们害死了不少。‘外面的朋友’是什么朋友？为什么叫侍卫大人‘狗侍卫’？”

从侍卫大怒，一脚脚往四人背上踢去。四名太监肚中大叫“冤枉”，却那里说得出口？

韦小宝又道：“我跟在你们背后，听到一个说：‘是我带路的，那两张银票，是他给我的，怎可分给你？’”说着向那抓到两张银票

的太监一指，又指着那个没抢到银票的太监道：“你说：‘大家一起干这件大事，杀头抄家，罪名都是一般，为什么不分给我？不行，一定要分。’”指着另一名太监道：“你说：‘郝兄弟，你两张银票，就分一张给小芳，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大家发不成财，还得杀头抄家。’这句话是你说的，是不是？你们一起干了什么大事？为什么有杀头抄家的罪名？又分什么银票不银票的。”

从侍卫道：“他们给刺客带路，自然犯的是杀头抄家的大罪。分什么银票，搜恁他们身上就是了。”一搜之下，立时便搜了那四张银票出来，众侍卫见这四张银票数额如此巨大，都大声叫了起来。一名寻常太监的月份银子，不过四两、六两，忽然身上各怀巨款，那里还有假的？

那姓赵的侍卫问那身上有两张银票的太监：“你姓郝？”那太监点了点头。那姓赵侍卫又问身上没有银票的太监：“你姓芳？”那太监面无人色，也点了点头。一名侍卫道：“好啊，刺客给了你们这许多银子，你们就给刺客带路，叫他们‘外面的朋友’，叫我们‘狗侍卫’？你奶奶的！”一脚用力踢去，那姓郝太监眼珠突出，口中荷荷连声。

那姓赵的侍卫道：“不可莽撞，得好妹盘问。”俯身伸手，在那姓芳太监的下巴骨上一托，给他接上了下巴。韦小宝喝道：“你们干这件大事，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这等大胆，快快招来！”那太监道：“冤枉，冤枉！是太后吩咐我们...”

韦小宝一跃而前，左手按住了他的嘴巴，胡说八道！这种话也说得的？你再多口，立时便杀了你。“右手拔出匕首，倒转剑柄，在他天灵盖上重击两下，将他击得晕了过去，转头向众侍卫道：“他说这是太后指使，这... 照照照照可是大祸临头了。”

众侍卫一齐脸上变色，说道：“太后吩咐他们将刺客引进宫来？”他们都知皇上并非太后的亲生儿子，太后向来精明果断，难道皇上得罪了太后，因而... 因而... 宫闱之中勾心斗角，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自己竟然牵涉于其中，委实性命交关。

韦小宝问另一名太监：“你们当真是太后派来办事的？这件事干系重大，可胡说得。当真是太后差遣的？”那太监说不出话，只是连连点头。韦小宝道：“这几张银票，也是太后给的？”三名太监一齐摇头。韦小宝道：“好！你们是奉命办事，并不是自己的主意，是不是？”三名太监连连点头。韦小宝道：“你们要死还是要活？”这句话可不易用点头来表示，三名太监一人点头，一人摇头，另一人先点头后摇头，想想不对，又大点其头。韦小宝问道：“你们要死？”三人摇头。韦小宝问：“要活？”三人点头点得快极。

韦小宝一拉两名为首的侍卫，三人走到屋外。韦小宝低声道：“张大哥，赵大哥，咱们的吃饭家伙，这一趟只怕要搬的搬家了。”那姓张的叫做张康年，姓赵的叫赵齐贤，都是汉军旗的，早已给吓得神魂不定，齐道：“那... 那怎么办？”韦小宝道：“我是半点主意也没有，张大哥、赵大哥瞧着该怎么办？”张康年道：“倘若张扬出来，也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如果能够遮掩，那是最好不过。”赵齐贤道：“是啊，不如将这四名太监放了，大家装作没这回事就是。”张康年道：“就怕人无害虎意，虎不伤人心。”韦小宝道：“放了他们，本来极好，不过要他们不可去禀明太后。否则的话，太后一怒之下，要杀人来灭口，这四个太监固然活不成，咱们这里一十七个兄弟，多半要分成了三十四截。”

张赵二人同时打个寒战。张康年举起右掌，虚劈一掌。韦小宝向赵齐贤瞧去，赵齐贤点点头，问道：“他们身边那四张银票？”韦小宝道：“这六千两银子，众位大哥分了就是。我是吓得魂飞魄散，只求这件事不惹上身来，银子是不要的了。”

张赵二人听得有六千两银子好分，每人可分得三百多两，更无迟疑，转身入来，在四名亲信耳边说了几句话。

那四人点了点头，拉起四名太监，说道：“你们既是太后身边的人，这就回去罢！”

四名太监大喜，走出屋去，四名侍卫跟了出去。只听得外面“荷汉汉汉”几声惨叫，跟着外面一名侍卫叫道：“有刺客，有刺客！”

另一人叫道：“啊哟，不好，刺客杀死了四个太监。”四名侍卫走进屋来，向韦小宝道：“桂公公，外边又有刺客，害死了四位公公。”

韦小宝长叹一声，道：“可惜，可惜！刺客逃走了，追不上了？”一名侍卫道：“就没见到刺客的影子。”韦小宝道：“嗯，那是谁也没法子。四位公公给刺客刺杀之事，你们这就去禀明多总管罢！”众侍卫强忍笑容，齐声应道：“是！”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哈哈大笑。众侍卫也都大笑不止。韦小宝笑道：“众位大哥，恭喜发财，明儿见。”

韦小宝兴匆匆回到住处，将到门口，忽听得花丛中有人冷冷的道：“小桂子，你好！”

韦小宝一听是太后的声音，大吃一惊，转身便逃，奔出五六步，只觉一只手搭上了左肩肩头，全身酸麻，便如有几百斤大石压在身上，再也难以移步。他急忙弯腰，伸手去拔匕首，手指刚碰到剑柄，右手臂已吃了一掌，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只听得太后沉声道：“小桂子，你年纪轻轻，真好本事啊。不动声色，杀了我四名太监，还会插赃嫁祸，连我都敢诬陷，哼，哼...”

韦小宝心中只连珠价叫苦，情急之下，料想太后对自己恨之入骨，什么哀求都是无用，只有豁出性命，狠狠吓她一吓，挨得过一时三刻，再想法子逃命，说道：“太后，你此刻杀我，已经迟了，可惜啊，可惜。”太后冷冷的道：“可惜什么？”韦小宝道：“你想杀我灭口，只可惜迟了一步。刚才那些侍卫们说些什么话，想来... 想来你都听到了。”太后阴森森的道：“你说我派这四名没用的太监，勾引刺客入宫。哼，我又为的是什么？”

韦小宝道：“我怎么知道你为的是什么，皇上就多半知道。”反正这条性命十成中已死了九成九，索性给她无赖到底。

太后怒极，冷笑道：“我掌力一吐，立时叫你毙命，那未免太便宜了你这小贼。”韦小宝道：“是啊，你掌上使劲，就杀了小桂子，明日宫里~人人都知道了。‘小桂子怎么死了？’‘自然是太后杀的。’‘太后干么杀他？’‘因为小桂子撞破了太后的秘密。’‘什么秘密啊？’这件事说来话长。来赏赏，你到我屋子里来，我仔仔细细的说给你听。你千万不能跟旁人说啊，这件事委实非同... 非同小可。”

太后气得搭在他肩上的手不住发抖，缓了一口气，才道：“大不了也只那十几名侍卫知道，我杀了你之后，立刻命瑞栋将这十几个家伙都抓了起来，立刻处死，还有什么后患？”

韦小宝哈哈大笑。太后道：“死在临头，还亏你笑得出。”韦小宝道：“太后，你说要瑞栋杀人？他... 他... 哈哈...”太后问道：“他怎么样？”韦小宝道：“他早已给我...”本想说他早已给我一刀毙了，突然间灵机一动，又“哈哈”了几声。太后又问：“早已给你怎么样？”韦小宝道：“他早已给我收得贴贴服服，再也不听你的话啦。”

太后冷笑一声，道：“凭你这小鬼能有多大本事，能叫瑞副总管不听我的话。”

韦小宝道：“我是个小太监，他自然不怕。瑞副总管怕是却是另一位。”太后颤声道：“他... 他怕的是后上？”韦小宝道：“我们做奴才的，自然怕皇上，那也怪他不得啊，是不是？”太后道：“你跟瑞栋说了些什么？”韦小宝道：“什么都说了。”

太后喃喃的道：“什么都说了。”沉默半晌，道：“他... 他人呢？”

韦小宝道：“他去得远了，很远很远，再也不回来了。太后，你要见他，当然挺好，大大的好，就只怕不怎么容易。”太后惊问：“他出宫去了？”韦小宝顺水推舟，说道：“不错。他说他既怕皇上，又怕了你，夹在中间难做人，只怕有什么性命的忧愁，又有什么杀身的大祸，不如高飞远走。”太后道：“高飞远走。”韦小宝道：“对，对！太后，你怎么知道？你听到他说这句话么？他是高飞远走了！”

太后哼了一声，说道：“他连官也不要做了？逃到哪里去啦？”韦小宝道：“他... 他是到...”心念一动，道：“他说到什么台山，什么六台、七台、八台山去啦。”太后道：“五台山！”韦小宝道：“对，对！是五台山。太后，你什么都知道。”

太后问道：“他还说什么？”韦小宝道：“也没说什么。只不过... 只不过说，我托他的事，他无论如何会办到的。他赌了咒，立下了重誓，什么千刀万剐、绝子绝孙的。”太后道：“你托他办什么事？”韦小宝道：“也没什么。瑞副总管本来说，他不为官也不打紧，就是出门没盘缠，那又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我就送了他两万两银子的银票。”太后道：“你倒发财的紧哪，那里来的这么多银子？”

韦小宝道：“那也是旁人送的，康亲王送些，索额图大人送些，吴三桂的儿子也送了些。”太后道：“你出手这样豪爽，瑞栋自然要感恩图报了，你到底要他办什么事？”韦小宝道：“奴才不敢说。”太后厉声道：“你说不说？”搭在他肩头的手掌压落。韦小宝“哎唷”一声。太后放松掌力，喝道：“快说！”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瑞副总管答应我，奴才在宫里倘若给人害死，他就将这中间的原因，详详细细禀明皇上。他说他要去写一个奏摺，放在身边。他跟奴才约定，每隔两个月，奴才... 奴才就...”太后声音发颤，问道：“怎么样？”韦小宝道：“每隔两个月

奴才到... 太后的一声，说道：“这等江湖上武人联络的法门，料你这小贼也想不出来，是瑞栋这胆小家伙教你的，是不是？”韦小宝假作

惊斥，说道：“噢！你怎么知道是瑞副总管教我的？是了，他跟我说的时侯，你都听到了。”只觉太后按在自己肩头的手不住颤动，过了好一会，听得她问：“你到时候如不去找那卖冰糖葫芦的，那怎么样？”

韦小宝道：“瑞副总管说，他会再等十天，我如仍然不去，那自然是奴才的小命不保，他.....他就想法子来禀明皇上。那时候奴才死都死了，本来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奴才对皇上一片忠心，要请皇上千万小心，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别要受人暗算。那也是奴才和瑞副总管忠心为主罢啦。”

太后喃喃的道：“有怨报怨，有仇报仇，那好得很哪。”韦小宝道：“这些日子来，奴才天天服侍皇上，可半点口风也没露。只要奴才好好活着，在皇上身边侍候，这种事情就永远别让皇上知道的好，又何必让皇上操心呢？”太后吁了口气，说道：“你倒是个大大

的好人都。”韦小宝道：“皇上待奴才很好，太后待奴才可也不坏啊。奴才对太后忠心，说不定太后心中一喜欢，又赏赐些什么，那不是大家都挺美么？”

太后嘿汉汉的冷笑几声，说道：“你还盼我赏赐你什么，脸皮当真厚得可以。”冷笑声中竟有几分欢愉之意，语气也大为宽慰。韦小宝听得她语气已变，情势大为缓和，忙道：“奴才有什么贪图？只要太后和皇上平平安安的，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咱们做奴才的就是天大的福气了。太后你老人家万福金安，奴才明儿这就到天桥去，找到那个汉子，叫他尽快去通知瑞副总管，要他守口如瓶。奴才.....再要他带三千两银子去，说是太后赏他的。”太后哼了一声，说道：“这种人办事不力，弃职潜逃，我不砍他脑袋是他运气，还赏他银子？”韦小宝道：“是，是！这三千两银子，自然是奴才出的。太后怎能再赏他银子？”

太后慢慢松开了搭在他肩头的手，缓缓地：“小桂子，你真对我忠心么？”韦小宝跪下地来，连磕头，说道：“奴才对太后忠心，有千万般好处，若不忠心，脑袋瓜子搬家。小桂子虽然糊涂，这颗脑袋，倒也看得挺要紧的。”

太后点点头，说道：“很好，汉汉汉汉！”说一声“很好”，在他背上后一掌，连说三声，连拍了三掌。韦小宝登时头晕目眩，立时便欲呕吐，喉间“呃呃呃”的不住作声。太后道：“小桂子，那天晚上，海天富那老贼说道：世间有一门叫做什么‘化骨绵掌’的功夫，倘若练精了，打在身上，可以叫人全身骨骼俱断。这门功夫是很难练的。我自然也不会，不过觉得你这小孩很乖，汉伶俐，在你背上打三掌试试，也挺有趣的。”

韦小宝胸腹间气血翻涌，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又是鲜血，大是清水，大口吐了出来，心道：“老娘子不信我的话，还是下了毒手。”太后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会打死你的，你如死了，谁去天桥找那卖冰糖葫芦的呢？只不过让你带点儿伤，干起事来就不怎么伶俐。”韦小宝道：“多谢太后恩典。”慢慢站起，身子一幌坐倒，又呕了几口血水。太后哈哈一笑，转身投入了花丛。

韦小宝挣扎着站起，慢慢绕到屋后窗边，伏在窗槛上喘了一会气，这才爬进窗去。小郡主沐剑屏低声问道：“桂大哥，是你吗？”韦小宝正没好气，骂道：“去你妈的，不是我。”方怡接口道：“小郡主好好问你，你为什么骂人？”韦小宝刚爬到窗口，说道：“我.....”一口气接不上来，砰的一声，摔进窗来，躺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方怡与沐剑屏齐声“啊哟”，惊问：“怎.....怎么啦？你受了伤？”韦小宝这一交摔得着实不轻，但听得两女的语气中大有关切之意，心情登时大好，哈哈一笑，喘了几口气，又想：“老娘子这几掌，也不知是不是‘化骨绵掌’，说不定她练得不到家，老子穿着宝贝背心，骨心又硬，她化来化去，化老子不掉.....”说道：“好妹子和好老婆都受了伤，我如不也伤上一些，那叫什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呢？”

沐剑屏道：“桂大哥，你伤在哪里？痛不痛？”韦小宝道：“好妹子有良心，问我痛不痛。痛本来是很痛的，可是给你问了一声，忽然就不痛了。你说奇不奇怪？”沐剑屏笑道：“你又来骗人了。”韦小宝手扶桌子，气喘吁吁的站起，心想：“我这条老命现下还在，全靠瑞副总管够交情，肯撑腰，只要老娘子一知瑞副总管已死，韦小宝的老命再也挨不过半个时辰。”从药箱里拿出那只三角形青底白点的药瓶。海老公药箱中药粉、药丸甚多，他却只认得这一瓶“化尸粉”。将瑞栋的尸体从床底下拉出来，取回塞在他怀中的金票和珍玩。

沐剑屏道：“你一直没回来，这死人躺在我们床底下，可把我们两个吓死了。”韦小宝道：“把你们两个都吓死了，这死人岂不是多了两个羞花闭月的女伴？”方怡【溃骸芭蕉】【鬍鬚】宜息！韦小宝道：“我变个戏法，你们要不要看？”方怡道：“不看。”韦小宝道：“不看的就闭上眼睛。”方怡当即闭上眼睛。沐剑屏也跟着也闭了眼，但随即又睁开了。

韦小宝从药箱中取出一只小银匙，拨开药瓶木塞，用小银匙取了少许“化尸粉”，倒在瑞栋尸体的伤口之中，过不多时，伤口中便冒出烟雾，跟着发出一股强烈的臭味，再过一会，伤口中流出许多黄水，伤口越烂越大。沐剑屏“咦”的一声。方怡好奇心起，睁开眼睛，一见到这情景，一双眼睁得大大的，再也闭不拢了。

尸体遇到黄水，便即腐烂，黄水越多，尸体烂得越快。韦小宝见她二人都有惊骇之色，说道：“你们那一个不听我话，我将这宝粉洒一点在你们脸上，立刻就烂成这般样子。”沐剑屏道：“你.....你别吓人。”方怡怒目瞪了他一眼，惊恐之意，却是难以自掩。韦小宝笑嘻嘻的走上一步，拿着药瓶向她幌了两下，收入怀中。不多时瑞栋的尸体便烂成两截。韦小宝提起椅子，用椅脚将两截尸身都推在黄水之中，过不了大半时辰，尽数化为黄水。他吁了一口长气，心想：“老娘子就是差一百万兵到五台山去，也捉不到瑞栋了。”他到水缸中去掬水冲地，洗去尸首中流出来的黄水，没冲得几瓢水，身子一歪，倒在床上，困倦已极，就此睡去。

醒来时天已大亮，但觉得胸口一阵烦恶，作了一阵呕，却呕不出什么。只听得沐剑屏关心的声音问道：“桂大哥，好些了吗？”韦小宝坐起身来，才知自己在方沐二人脚边睡了半夜，眼见天色不早，忙跳下床来，说道：“我赶着见皇帝去，你们躺着别动。”想从窗中爬出去，但腰背痛得厉害，只得开门出去，反锁了门。

韦小宝到上书房候不了半个时辰，康熙退朝下来，笑道：“小桂子，听说你昨晚杀了个刺客。”韦小宝请了个安，说道：“皇上圣体安康。”康熙笑道：“你运气好，跟刺客交上了手，我可连刺客的影儿也没见着。你杀的那人武功怎样？你用什么招数杀的？”韦小宝并没跟刺客动手过招，皇帝武功不弱，可不能随口乱说，灵机一动，想起那日在杨柳胡同白家，风际中和白寒枫动手过招的情景，便道：“黑暗之中，我只跟他瞎缠烂打，忽然间他左腿向右横扫，右臂向左，横扫.....”一面说，一面手脚同时比划。

康熙拍手道：“对极，对极！正是这一招！”韦小宝一怔，问道：“皇上，你知道这一招？”康熙笑道：“你知道这一招叫作什么？”韦小宝早知叫做“横扫千军”，却道：“奴才不知。”康熙笑道：“我来教你罢，这叫作‘横扫千军’！”韦小宝甚是惊讶，道：“这名字倒好听！”他惊的不是这一招的名称，而是康熙竟然也知道了。

康熙道：“他使这招打你，你又怎么应付？”韦小宝道：“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使过一记极妙的招数，将我摔得从你头顶飞了过去，好象你说过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仙鹤梳翎’。”康熙大喜，叫道：“你用我的武功破他这招‘横扫千军’？”韦小宝道：“正是。我学的武功，本来不十高明，幸好咱俩比武打架，打得多了，你使的手法我也记得大半。我记得你又这么一打，这么一拗.....”康熙喜道：“对，对，这是‘紫云手’与‘折梅手’。”

韦小宝心想：“我拍马屁，可须拍个十足十！”说道：“我便学你样，忙去抓他的手，抓是抓了，就只力气不够，抓的部位又不太对头，给他左手用力一抖，就挣脱了。”

康熙道：“可惜，可惜。我教你，应当抓住这里‘会宗’与‘外关’两穴之间他就无论如何挣不脱。”说着伸手抓住韦小宝的手腕穴道。韦小宝使劲挣了几下，果然无法挣脱，道：“你早教了我，那也就没有后来的凶险了。”康熙放开了他手，笑问：“后来怎样？”韦小宝道：“他一挣脱，身子一转，已转在我的背后，双掌击我背心……”康熙叫道：“高山流水！”韦小宝道：“这一招叫作‘高山流水’？当时我可给他吓得落花流水了，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用上了你的招数。”康熙笑道：“没出息！怎地跟人打架，不用师父教的功夫，老是用我的招数？”韦小宝道：“师父教的功夫，练起来倒也头头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那知道全不实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数，突然之间打心底里冒了上来。皇上，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又怎能去细想用什么招数！我身子借势向前一扑，从右边转了过去。”康熙道：“很好！那是‘回风步’！”韦小宝道：“是吗？我躲过了他这一招，乘势拔出匕首，反手一剑，大叫一声：‘小桂子，投不投降？’”

康熙哈哈大笑，问道：“怎么叫起小桂子来？”韦小宝道：“奴才危急之中不知怎地，竟把你的招数学了个十足。这反手一剑，本来是你反手一掌，打在我背心，大叫：‘小桂子投不投降？’我也不想的使了出来，嘴里却也这么大叫。他哼了一声，还来得及叫‘投降’，就已死了。”

康熙笑道：“妙极，妙极！我这反手一掌，叫作‘孤云出岫’，没想到你化作剑法，一击成功。”康熙练了武功之后，只与韦小宝假打，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么过瘾，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自是兴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

康熙道：“皇上，刺客的武功倒也不怎么差劲。咱们宫里的侍卫，就有好几个伤在他们手里。总算小桂子命大，曾伺候皇上练了这么久武功，偷得了你的三招两式。否则的话，皇上，你今儿可得下道圣旨，抚恤殉职忠臣小太监小桂子纹银一千两。”

康熙笑道：“一千两那里够？至少是一万两。”两人同时哈哈大笑。康熙道：“小桂子，你可知道这些刺客是什么人？”韦小宝道：“我就是不知道。皇上明白他们武功家数，多半早料到了。”康熙道：“本来还不能拿得稳，你刚才这一比划，又多了一层证明。”双手一拍，吩咐在上书房侍候的太监：“传索额图、多隆二人进来。”

那两人本在书房外等候，一听皇帝传呼，便进来磕头。多隆是满洲正白旗的军官，进关之时曾立下不少战功，武功也甚了得，但一直受鳌拜的排挤，在官场中很不得意，最近鳌拜倒了，才给康熙提升为御前侍卫总管，掌管乾清门、中和殿、太和殿各处宿卫。领内侍卫大臣共有六人，正黄、正白、镶黄三旗每旗两人，其中真正有实权的，只有掌管宫中宿卫的御前侍卫正副总管。多隆新任要职，宫里突然出现刺客，已一晚没睡，心下惴惴，不知皇帝与皇太后是否会怪罪。

康熙见他双眼都是红丝，问道：“拎到的刺客都审明了没有？”多隆道：“回皇上：拎到的活口叛贼共有三人，奴才分别审问，起初他们抵死不认，后来熬刑不过，这才招认，果然……果然是平西王……平西王吴三桂的手下。”康熙点点头，“嗯”了一声。多隆又道：“叛贼遗下的兵器，上面刻得有‘平西王府’的字样。格毙了的叛贼所穿内衣，也都有平西王的标记。昨晚入宫来侵扰的叛贼，证据确凿，用是吴三桂的手下。就算不是吴三桂所派，他……他也脱不了干系。”

康熙问索额图：“你也查过了？”索额图道：“叛贼的兵器、内衣，奴才都查核过了，多总管所录的叛贼口供，确是如此招认。”康熙道：“那些兵器、内衣，拿来给我瞧瞧。”

多隆道：“是。”他知道皇帝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这件事又干系重大，早就将诸种证物包妥命手下亲信侍卫捧着在上书房外等候，当下出去拿了进来，解开包袱，放在案上，立即退了几步。清朝以百战而得天下，开国诸帝均通武功，原是不避兵刃，但在书房之中，臣子在皇帝面前露出兵刃，毕竟是颇为忌讳之事。多隆小心谨慎，先行退开。

康熙走过去拿起刀剑审视，见一把单刀的柄上刻着“大明山海关总兵府”的字样，微微一笑，道：“欲盖弥彰，固然不对，但弄巧成拙，故意弄鬼做得过了火，却也引人生疑。”向索额图道：“吴三桂如果派人来宫中行刺犯上，自然是深谋远虑，筹划周详，什么刀剑不能用，干么要携带刻了字的兵器，怎会想不到这些刀剑会失落宫中？”

索额图道：“是，是，对上明见，奴才拜服之至。”康熙转头问韦小宝：“小桂子，你所杀的那名叛贼，使了什么招数？”韦小宝道：“他使了一招‘横扫千军’，又使一招‘高山流水’。”康熙问多隆：“那是什么功夫？”多隆虽是满洲贵臣，于各家各派武功倒也所知甚博，这“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又不是生僻的招数，答道：“回皇上：‘那似乎是云南前明沐王府的武功。’”

康熙双手一拍，说道：“不错，不错。多隆，你的见闻倒也广博。”多隆登感受宠若惊，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跪下磕头，道：“谢皇上称赞。”

康熙道：“你们仔细想想，吴三桂倘若派人入宫行刺，决不会拣着他儿子正在北京的时候。刺客什么日子都好来，难道定要拣着他儿子来朝见的当口？这是可疑者之一。吴三桂善于用兵，办事周密，派这些叛贼进宫干事，人数既少，武功也不甚高，明知难以成功，有什么用处？这跟吴三桂的性格不合，这是可疑者之二。再说，就算他派人刺死了我，于他又有什么好处，难道他想起兵造反吗？他如要造反，干么派他儿子到北京来，岂不是存心将儿子送来给我们杀头？这是可疑者之三。”

韦小宝先前听方怡说到陷害吴三桂的计策，觉得大是妙计，此刻经康熙一加剖割，登觉处处露着破绽，不由得佩服之极，连连点头。

索额图道：“皇上圣明，所见非奴才们所及。”康熙道：“你们再想想，倘若刺客不是吴三桂所派，却携带了平西王府的兵器，那有什么用意？自然想陷害他了。吴三桂帮我大清打平天下，功劳甚大恨他忌他的人着实不少。到底这批叛贼是由何人指使，须得好妹再加审问。”

索额图和索隆齐声称是。多隆道：“皇上圣明。若不是后上详加指点开导，奴才们胡里胡涂的上了当，不免冤枉了好人。”康熙道：“冤枉了好人吗？嘿嘿！”

索额图和索隆见皇帝不再吩咐什么，便叩头辞出。

康熙道：“小桂子，那‘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这两招，你猜我怎么知道的？”韦小宝心中怦怦跳了两下，说道：“我正在奇怪，皇上怎么知道？”康熙道：“今日一早，我已传了许多侍卫来，问他们昨晚与刺客格斗的情形，一查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数，有好几招竟是前明沐家的。你想，沐家本来世镇云南，我大清龙兴之后，将云南封了给吴三桂，沐家岂有不着恼的？何况沐家最后一个黔国公沐天波，便是死在吴三桂手下。我叫人将沐家最厉害的招数演将出来，其中便有这‘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

韦小宝道：“皇上上当真料事如神。”不禁担忧：“我屋里藏着沐家的两个女子，不知他知不知道？”

康熙笑问：“小桂子，你想不想发财？”韦小宝听到“发财”两字，登时精神一振，忧心尽去，笑嘻嘻的道：“皇上不叫我发，我不敢发。皇上叫我发财，小桂子可不敢不发。”康熙笑道：“好，我叫你发财！你将这些刀剑，从刺客身上剥下的内衣、刺客的口供，都拿去交给一个人，就有大大一笔财好发。”韦小宝一怔，登时省悟，叫道：“吴应熊！”康熙笑道：“你很聪明，这就去罢。”

韦小宝道：“吴应熊这小子，这一次运道真高，他全家性命，都是皇上给赏的。”康熙道：“你跟他去说什么？”韦小宝道：“我说：姓吴的，咱们皇上明见万里，你爷儿俩在云南干什么事，皇上没一件不知道。你们不造反，皇上清清楚楚，若是，嘿嘿，有什么三心二意，两面三刀，皇上一样的明明白白。他妈的，你爷儿俩还是给我乖乖的罢！”

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人挺乖巧，就是不读书，说出话来粗里粗气，倒也合我的意思。‘他妈的，你爷儿俩给我乖乖的罢’，哈哈……”

韦小宝听得皇帝居然学会了一句“他妈的”，不禁心花怒放，哈哈大笑，捧了刀剑等物走出书房，回到自己屋中。他正要开锁，突然间背上一阵剧痛，心头烦恶，便欲呕吐，勉强开锁进房，坐在椅上，不住喘气。

沐剑屏道：“你……你身子不舒服么？”韦小宝道：“见了你的羞花闭月之貌，身子就舒服了。”沐剑屏笑道：“我师妹才是羞花闭月之貌，我脸上有只小乌龟，丑也丑死了。”

韦小宝听她说笑，心情立时转侍，笑道：“你脸上怎么会有只小乌龟？啊，我知道啦，好妹子，你脸蛋儿又光又滑，又白又亮，便如是一面镜子，因此会有一只小乌龟。”沐剑屏不解，问道：“为什么？”韦小宝道：“你跟谁睡在一起？你的脸蛋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人的相貌，脸上自然就有只小乌龟了。”方怡道：“呸，你自己过来瞧瞧，小郡主脸上才有只小乌龟。”韦小宝道：“我如过来瞧瞧，好妹子脸上便出现一个又漂亮、又神气的大老爷。”方沐二人都笑了起来。方怡笑道：“小乌龟大老爷，那是什么大老爷？”

三人低笑了一阵。方怡道：“喂，咱们怎么逃出宫去，你得给想个法子。”

韦小宝这些日子来到处受人奉承，但一回到自己屋里，便感十分孤寂无聊，忽然有方沐两个年轻姑娘相陪，虽然每一刻都有给人撞见的危险，可实在不舍得她们就此离去，说道：“这可慢慢想法子。你们身上有伤，只要踏出这房门一步，立时便给人拿了。”

方怡轻轻叹了口气，问道：“我们昨晚进宫来的同伴，不知有几人死了，几人给拿了？遭难的人叫什么名字，你可知道么？”韦小宝摇头道：“不知道。你既然关心，我可以给你去打打听。”方怡低声道：“多谢你啦。”

韦小宝自从和她相逐以来，从示听她说话如此客气，心下略感诧异。

沐剑屏道：“尤其要问，有一个姓刘的，可平安脱险了没有。”韦小宝问道：“姓刘的？刘什么名字？”沐剑屏道：“那是我们刘师哥。叫作刘一舟。他……他是我师妹的心上人，那可……那可……”突然嗤的一声笑，原来方怡在她腋窝中呵痒，不听话说下去。韦小宝“啊”的一声，道：“刘一舟，嗯~，这……这可不妙。”方怡情不自禁，忙问“怎么啦？”韦小宝道：“那不是个身材高高，脸孔白白，大约二十几岁的漂亮年轻人？这人武功可着实了得，是不是？他自然并不知道刘一舟是何等样人，但想此人既是方怡的意中人，谅必是个漂亮的年轻人，既是她们师哥，说他武功很高也不会错。”

果然沐剑屏道：“对了，对了，就是他。方师妹说，昨晚她受伤之时，见到刘师哥给三名侍卫打倒了，一名侍卫按住了他，多半是给擒住了。不知现今怎样？”

韦小宝叹道：“唉，这位刘师傅，原来是方姑娘的心上人……”不住摇头叹气。

方怡满脸忧色，问道：“桂大哥，那刘……刘师哥怎样了？”

韦小宝心想：“臭小娘，跟我说话时一直没好声气，提到了你刘师哥，却叫我桂大哥起来。我且吓她一吓。”又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道：“可惜，可惜！”

方怡惊问：“怎么啦？他……他……他是受了伤，还是……还是死了？”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什么刘一舟、刘两屁，老子从来没见过。他是死了活了，我怎么知道？你叫我三声‘好老公’，我就给你查查去。”

方怡先前见他摇头叹气，连称“可惜”，只道刘一舟定然凶多吉少，忽然听他这么说，心下大喜，啐道：“说话没半点正经，到底那一句话是真，那一句话是假？”

韦小宝道：“这个刘一舟倘若落在我手里，哼哼，我先绑住了他，狠狠拷打他一顿，打得他屁股变成四片，问他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取了我老婆的芳心。然后我提起刀子，一刀砍将下去，这么擦的一声……”沐剑屏道：“你杀了他？”韦小宝道：“不是！我割了他的卵蛋，叫他变成个太监。”沐剑屏不懂他说些什么。方怡却是明白的，满脸飞红，骂道：“小滑头，就爱胡说八道！”韦小宝道：“你那刘师哥多半已给擒住了，要不要他做太监，我桂公公说出话来，倒有不少人肯听。方姑娘，你求我不求？”

方怡脸上又是一阵红晕，嗫嚅不语。沐剑屏蔽道：“桂大哥，你肯帮人，用不到人家开言相求，那才是侠义英雄。”韦小宝摇手道：“不对，不对！我就最爱听人家求我。越是‘好老公、亲老公’的叫得亲热，我给人家办起来越来越有精神。”

方怡迟疑半晌，道：“桂大哥，好大哥，我求你啦。”韦小宝板起了脸，道：“要叫老公！”沐剑屏道：“你这话不对了。我师妹将来是要嫁刘师哥的，刘师哥才是她老公，她怎么肯叫你老公？”韦小宝道：“不行，她嫁刘一舟，老子要喝醋，大大的喝醋。”沐剑屏道：“刘师哥人是很好的。”

韦小宝道：“他越好，我越喝醋，越喝越多。啊哟，酸死了，酸死了！喝得醋太多，哈哈###！”大笑声中，捧了那个包裹，走出屋去，反锁了屋门，带了四名随从太监，骑马去西长安街吴应熊在北京的寓所。

他在马背之上，不住右手虚击，呼叫：“梆鞞鞞，梆鞞鞞！”从随从都不明其意，又怎想得到，桂公公这次是奉圣旨去发财，自然要将云南竹杠“梆鞞鞞”的敲得直响。

吴应熊听说钦使到来，忙出来磕头迎接，将韦小宝接进大厅。

韦小宝道：“皇上吩咐我，拿点东西来给你瞧瞧。小王爷，你胆子大不大？”吴应熊道：“卑职的胆子是最小的，受不起惊吓。”韦小宝一怔，笑道：“你受不起惊吓？干起事来，可大胆的很哪！”吴应熊道：“公公的意思，卑职不大明白，还请明示。”昨晚在康亲王府中，他自称“在下”，今日韦小宝用奉旨而来，眼见他趾高气扬，隐隐觉得势头不好，连声自称“卑职”。韦小宝道：“昨晚你一共派了多少刺客进宫去？皇上叫我问问。”

昨晚宫里闹刺客，吴应熊已听到了些消息，突然听得韦小宝这么问，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双膝跪倒，向着天进连连磕头，说道：“皇上待微臣父子恩重如山，微臣父子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典。几天臣吴三桂、吴应熊父子甘为皇上效死，决无贰心。”

韦小宝笑道：“起来，起来，慢慢磕头不迟。小王爷，我给你瞧些物事。”说着解开包袱，摊在桌上。

吴应熊站起身来，看到包袱中的兵器衣服不由得双手发抖，颤声道：“这……照照照照照……”拿起那张口供，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刺客是奉了平西王吴三桂差遣，入宫行刺，决意杀死清迁皇帝，立吴三桂为主云云。饶是吴应熊机变多智，却也不禁吓得魂不附体，双膝一软，又即跪倒，这一次是跪在韦小宝面前，说道：“桂……公……，这……照决不是真的，微臣父子受了奸人……陷害，万望公公奏明圣上，奏……奏明照……”

韦小宝道：“这些兵器，都是反贼携入宫中的，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兵器上却都刻了贵府的招牌老字号。”吴应熊道：“微臣父子仇家甚多，必是仇家的奸计。”韦小宝沉吟道：“你这话，本来也有三分道理，就不知皇上信不信。”吴应熊道：“公公大恩大德，给卑职父子剖分明白。卑职父子的身家性命，都出于公公所赐。”

韦小宝道：“小王爷，你且起来。你昨晚已先送了我一份礼，倒象早料到有这件事似的，嘿嘿，嘿嘿。”吴应熊本待站起，听他照句话说得重了，忙又跪倒，说道：“只要公公向皇上给卑职父子剖白几句，皇上圣明，必定信公公的说话。”

韦小宝道：“这件事早闹了开来啦，索额图索大人，侍卫头儿多隆多大人，都已见过皇上，回禀了刺客的供状。你知道啦，这等造反的大事，谁有天大的胆子，敢按了下來？给你在皇上面前剖白几句，也不是不可以。我还想到了一个妙计虽不是十拿九稳，却多半可以洗脱你父子的罪名，只不过太也费事罢了。”吴应熊大喜道：“全仗公公搭救。”

韦小宝道：“请起来好说话。”吴应熊站起身来，连连请安。

韦小宝道：“这些刺客当真不是你派去的？”吴应熊道：“决计不是！卑职怎能做这等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事？”韦小宝道：“好，我交了你这个朋友，就信了你这次。倘若刺客是你派去的，日后查了出来，那可坑死了，我非陪着你给满门抄斩不可。”

吴应熊道：“公公万安，放一百个心，决无此事。”

韦小宝道：“那么依你看，这些反贼是谁派去的？”吴应熊沉吟道：“微臣父子仇家甚多，一时之间，实在难以确定。”韦小宝道：“你要我在皇上面前剖白，总得找个仇家出来认头，皇上才能信啊。”吴应熊道：“是，是！家严为大清打天下，剿灭的叛逆着实不少，这些叛逆的余党，都是十分痛恨家严的。好比李闯的余逆啦，前明唐王、桂王的余党啦，云南沐家的余党啦，他们心中怀恨，什么作乱犯上的事都做得出来。”

韦小宝点头道：“什么李闯余逆啦，云南沐家的余党啦，这些人武功家数是怎样的？你教我几招，我去演给皇上看，说道昨晚我亲眼见到，刺客使的是这种招数，货真价实，决计错不了。”吴应熊大喜，忙道：“公公此计大妙。卑职于武功一道，所懂的实在有限要去问一问手下人。公公，你请坐一会儿，卑职立刻就来。”说着请了个安，匆匆入内。

过得片刻，他带了一人进来，正是手下随从的首领杨溢之，昨晚韦小宝曾帮他赢过七百两银子的。杨溢之上前向韦小宝请安，脸上深有忧色，吴应熊自然已对他说了原因。

韦小宝道：“杨大哥，你不用担心，昨晚你在康亲王府里练武，大出风头，不少文武大臣都是亲眼所见，决不能说你在入宫行刺。我也给你作证。”杨溢之道：“是，是！多谢公公。就怕奸人陷害，反说世子带我们去康王府中，好叫众位大臣作个证见，暗中却另行差人，做那大逆不道之事。”韦小宝点头道：“这话倒也不可防。”杨溢之道：“世子说道，公公肯主持公道，在皇上跟前替我们剖白，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平西王仇家极多，各人的武功家数甚杂，只有沐王府武功自成一派，很容易认得出来。”

韦小宝道：“嗯，可惜一时找不到沐王府的人，否则就可让他演他几个招式来瞧瞧。”杨溢之道：“沐家拳、沐家剑在云南流传已久，小人倒也记得一些，我演几套请公公指点。刺客入宫，携有刀剑，小人演一套沐家‘回风剑’如何？”韦小宝喜道：“你会沐家武功那再好也没有了。剑法我一窍不通，一时也学不会，还是跟你学几招‘沐家拳’罢。”

杨溢之道：“不改。公公力擒鳌拜，四海扬名，拳脚功夫定是极度高的。小人使得不到之处，请公公点拨。”说着站到厅中，拉开架势，慢慢的一招一式使将出来。

这沐家拳自沐英手上传下来，到这时已逾三百年，历代均有高手传人，说得上是千锤百炼之作，在云南知者甚众，杨溢之虽于这套拳法并不擅长，但他武功甚高，见闻广博，一招招演将出来，气度凝重，招式精妙。韦小宝看到那招“横扫千军”时，赞道：“这一招极好！”后来又见到他使“高山流水”，又赞：“这招也了不起！”待他将一套沐家拳使完，说道：“很好，很好！杨大哥，你武功当真了得，康亲王府中那些武师，便十个打你一个，也不是你对手。一时之间，我也学不了许多，只能学得一两招，去皇上面前演一下。皇上得了宫中武功好手来认，你想认不认得出这武功的来历？”说着指手划脚，将“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依样使出。

杨溢之喜道：“公公使这‘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两招，深得精要，会家子一见，便知是沐家的拳法。公公聪敏过人，一见便会，我们吴家可有救了。”

吴应熊连连作揖，道：“吴家满门百口，全仗公公援手救命。”

韦小宝心想：“吴三桂家里有的是金山银山，我也不用跟他讲价钱。”当下作揖还礼，说道：“大家是好朋友。小王爷，你再说些什么恩德、什么救命的话，可太也见外了。再说，我是尽力而为，也不知管不管用。”吴应熊连称：“是，是！”韦小宝将包袱包起，挟在腋下，心想：“这包东西可不忙给他。”忽然想起一事，说道：“小王爷，皇上叫我问你一件事，你们云南有个来京的官儿，叫作什么卢一峰的，可有这一号人物？”

吴应熊一怔，心想：“卢一峰只是个芝麻绿豆般的小官，来京陛见，还没见着皇上，皇上怎么已知道了？”说道：“卢一峰是新委的云南曲靖县知县，现下是在京中，等候叩见圣上。”韦小宝道：“皇上叫我问你，那卢一峰前几天在酒楼上欺压良民，纵容恶仆打人不知这脾气近来改好了些没有？”那卢一峰所以能得吴三桂委为曲靖县知县，是使了四万多两银子贿赂得来的，吴应熊曾从中抽了三千多两，此刻听韦小宝这么说，大吃一惊，忙道：“卑职定当好好教训他。”转头向杨溢之道：“即刻去叫那卢一峰来，先打他五十大板再说。”

向韦小宝请了个安，道：“公公，请你启奏皇上，说道：微臣吴三桂知人不明，荐人不当，请皇上降罪。这卢一峰立即革职永不叙用，请吏部大人另委贤能。”韦小宝道：“也不用罚得这么重罢？”吴应熊道：“卢一峰这厮胆大妄为，上达天听，当真罪不容诛。溢之，你给我狠狠的揍他。”杨溢之应道：“是！”韦小宝心想：“这姓卢的官儿只怕性命不保。”说道：“兄弟这就回宫见皇上去，这两招‘横扫千军’和‘高山流水’，可须使得似模似样才好。”说着告辞出门。吴应熊从衣袖中取出一个大封袋来，双后呈上，说道：“桂公公，你的大恩大德，不是轻易报答得了的。不过多总管、索大人，以及众位御前侍卫面前，总得稍表敬意。这里一点小小意思，相烦桂公公代卑职分派转交。皇上问起来，大伙儿都帮几句口，微臣父子的冤枉就得洗雪了。”韦小宝接了过来，笑道：“要我代你做人情么？这桩差事不难办啊！”他在宫中一年有余，已将太监们的说话腔调学了个十足，贫嘴贫舌去的京片子中，已没半分扬州口音，倘若此时起始冒充小桂子，瞎了眼的海老公恐怕也不易发觉了。吴应熊和杨溢之恭恭敬敬的送出府门。韦小宝在轿中拆开封袋一看，竟是十万两银票，心想：“他奶奶的，老子先来个二一添作五。”将其中五万两银票揣入怀里，余下五万两仍放在大封袋中。韦小宝先去上书房见康熙，回禀已然办妥，说吴应熊得悉皇上圣明，辨明了他父子的冤枉，感激得难以形容。康熙笑道：“这也可吓了他一大跳。”

韦小宝笑道：“只吓得他屁滚尿流，奴才好好的叮嘱了他一番，说道这种事情，多半以后还会有的，叫他转告吴三桂，务须忠心耿耿，报效皇上。”康熙不住点头。韦小宝道：“我等吓得他也够了，这才跟他他说，皇上明见万里，一笑刺客的武功，便是云南沐家的反贼所为。那吴应熊又惊又喜，打从屁股眼里都笑了出来，不住的称赞皇上圣明。”康熙微微一笑。韦小宝从怀中摸出封袋，说道：“他感激得不得了，拿了许多银票出来，一共五万两，说送我一万两，另外四万两，要我分给宫中昨晚出力的从位侍卫，皇上，你瞧，咱们这可发了大财哪。”那些银票都是五百两张，一百张已是厚厚的一叠。康熙笑道：“你小小孩子，一万两银子一辈子也使不完。余下的银子，你就分了给从侍卫罢。”韦小宝心想：“皇上虽然圣明，却料不到我韦小宝已有数十万银子的身家。”说道：“皇上，我跟着你，什么东西没有？要这银子有什么用？奴才一辈子忠心侍候你，你自己会照管我。这五万两银子，都赏给侍卫们好了。我只说是皇上的赏赐，何必让吴应熊收买人心。”康熙本来不想冒名发赏，但听到“收买人心”四字，不禁心中一动。韦小宝见康熙沉吟不语，又道：“皇上，吴三桂派他儿子来京，带来的金子银子可真不少，见人就送钱，未必安着什么好心。天下的地方百姓、金银珠宝，本来一古脑儿都是你皇上的，可是吴三桂这老小子横得很倒象云南是他吴家的。”康熙点头道：“你说得是。这些银子，就说是我赏的好了。”

韦小宝来到上书房外的侍卫房，向御前侍卫总管多隆说道：“多总管，皇上吩咐，昨晚众侍卫护驾有功，钦赐白银五万两。”多隆大喜，忙跪下谢赏。韦小宝笑道：“皇上现下很高兴，你自己进去谢赏罢。”说着将那五万两银票交了给他。多隆随着韦小宝走进书房，向康熙跪下磕头，说道：“皇上赏赐银子，奴才多隆和众侍卫谢赏。”康熙笑着点了点头。韦小宝道：“皇上吩咐：这五万两银子嘛，你瞧着分派，杀贼有功的，奋勇受伤的就多分一些。”多隆道：“是，是。奴才遵旨。”康熙心想：“小桂子又忠心，又不贪财，很是难得，他竟将这五万两银子的，真的尽数赏了侍了，自己一个钱也不要。”韦小宝和多隆一齐退出。多隆点出一叠一万两银票，笑道：“桂公公，这算是我们众侍卫的一番孝心，请公公赏收，去赏给小公公们。”韦小宝道：“啊哈，多总管，你这么说，可不够朋友了。我小桂子平生最敬重的，就是武功高强的朋友。这五万两银子，皇上倘若赏了给文官嘛，我小桂子不分他一万也得分上八千。是赏给你多总管的，你便分一两银子给我，我也不能收。我当你好朋友，你也得当我好朋友才是。”多隆笑道：“侍卫兄弟们都说，宫里这许多有职司的公公们，桂公公年纪最小，却最够朋友，果然名不虚传。”韦小宝道：“多总管，请你给查查，昨晚擒来的反贼之中，可有一个叫作刘一舟的。倘若有这样一个人，咱们便可着落在他身上，查明反贼的来龙去脉。”多隆应道：“是，是！反贼报的自然都是假名，我去查，仔细查一查。”

韦小宝回到下处，将到门口，见御膳房的一名小太监在路旁等候。那小太监迎将上来，低声道：“桂公公，那个钱老板又送了一口猪来，这次叫作什么‘燕窝人参猪’，说是孝敬公公的，正在御膳房中候公公的示下。”

韦小宝眉头一皱，心想：“那口‘花雕茯苓猪’还没搞妥当，又送一口‘燕窝人参猪’，你当我们这里皇宫是猪栏吗？”但这人既已来了，不得不想法子打发。

当下来到御厨房中，见钱老板满脸堆欢，说道：“桂公公，小人那口‘花雕茯苓猪’当真是大补非凡，桂公公吃了之后，你瞧神清气爽，满脸红光。小人感激公公照顾，又送了一口‘燕窝人参猪’来。”说着向身旁一指。

这口猪却是活猪，全身白毛，模样甚是漂亮，在竹笼之中不住打圈子。韦小宝不知他闹什么玄虚，点了点头。那钱老板挨近身来拉着韦小宝的手，道：“啧啧，呱呱呱，桂公公吃了‘花雕茯苓猪’的猪肉，脉搏旺盛，果然大不相同。”韦小宝觉得手中多了一张纸条，御厨房中耳目众多，也不便多问。钱老板道：“这口‘燕窝人参猪’吃法另有不同，请公公吩咐下属，在这里用上好酒糟喂上十天。十

天之后，小人再来亲手整治，请公共享用。”韦小宝皱眉道：“那口‘花雕茯苓猪’已搞得我虚火上升，麻烦不堪，什么人参猪，燕窝猪，钱老板你自己触祭罢，我可吃不消了。”钱老板哈哈一笑，说道：“这是小人一点孝心，以后可再也不敢麻烦公公了。”说着请了几个安，退了出去。

韦小宝心想这纸条上一定写得有字，自己西瓜大的字认不上一担，当下吩咐厨房中执事杂役好好饲养那口猪，自行回屋，寻思：“钱老板这人当真聪明的紧，第一次在一口死猪中藏了个活人进宫，第二次倘若再送死猪进宫，不免引人怀疑，索性送一口活猪进来，让它在御膳房中喂着，佬花样也没有。就算本来有人怀疑，那也疑心尽去了。对，要使乖骗人，不但事先要想得周到，事后一有机会再得补补漏洞。”

又想：“这纸条只好请小郡主瞧瞧，他妈的，有话不好明讲吗？写他妈的什么字条？”
进得屋来，沐剑屏道：“桂大哥，有人来到门外，好象是送饭菜来的，定是见到门上上了锁，没打门就走了。”韦小宝：“你怎知是送饭菜来的？嘿，你们闻饭菜的香气，可饿得很了，是不是？怎么不吃糕饼点心？”沐剑屏吃吃而笑，说道：“老实不客气，早吃过啦。”

方怡道：“桂……桂大哥，你可……”说到这里，有些结结巴巴。
韦小宝道：“你刘师哥的事，我还没查到。宫里侍卫们说，没抓到姓刘的人。”方怡低声道：“嘈荒憊病H床恢☆遣皇歉▲巧绷怨T悞担↑脚Ω縡词垢↓降搅耍▶膊换崑竟切樟馐e鑫银■鸟玫瑰模■俺湫障摹N馊■鸣呐■觞障摹A脚Ω縡峭泄↑担×歉觞障牡氛撮■甯浮！蔽ば”πΦ渍骸澳悄闫颀怀闪宋馊■鸣那灼灸俊毙】ぶ骸Φ渍骸澳鞘羌俚摹！蔽ば”μ镜渍骸安还■焦媚销胱鑫馊■鸣闹端锵备日裁吹摹？梢枪霾怀衫病口蹙橛脚Ω縡退间映隼斯vι:↓谕饬嫦肤悱？囡詮←籍肺L■神沧幽闾胛摇↑蠲肢愕摹R欢郎植楨榻悞■不娇幼e■荒寻镜摹埽俊猊解■成嫌质且缓欤e渍骸拔以歪高詮←铜口槐沧樱俊■

韦小宝道：“姑娘们一进了皇宫，自私还有出去的日子？象你这样羞花闭月的姐儿，我小桂子一见就想娶了做老婆。倘若给皇帝瞧见了，非封你为皇后娘娘不可，方姑娘，我劝你还是做了皇后娘娘罢！”
方怡急道：“我不跟你多说。你每一句话总是呕我生气，逗我着急。”
韦小宝一笑，将手中字条交给沐剑屏，道：“小郡主，你念一念这字条。”

沐剑屏接了过来，念道：“‘高升茶馆说英烈传。’那是什么啊？”韦小宝已明其中道理：“天地会的人有事要见我，请我去茶馆相会。”笑道：“你枉为沐家后人，连《英烈传》也不知道。”沐剑屏道：“《英烈传》我自然知道，那是太祖皇帝龙兴开国的故事。”
韦小宝道：“有一回书，叫做‘沐王爷三箭定云南，桂公公双手抱佳人’，你也听过没有？”沐剑屏啐道：“我们黔宁王爷爷平定云南，《英烈传》中自然有的。可那有什么桂公公双手……双手的？”

韦小宝正色道：“你说桂公公双手抱佳人，没这回事？”沐剑屏道：“自然没有，是你杜撰出来的。”韦小宝道：“咱们打一个赌，如果有怎样？没有又怎样？”沐剑屏道：“《英烈传》的故事我可听得熟了，自然没有，赌什么都可以。方师姊，没有他说的事，是不是？”方怡还没回答，韦小宝已一跃上床，连鞋钻入被窝，睡在二人之间，左手搂住了方怡的头颈，右手抱住了沐剑屏的腰，说道：“我说有，就是有！”

方怡和沐剑屏同时“啊”的一声惊呼，不及闪避，已给他牢牢抱住。沐剑屏伸出右手，将他用力一推，韦小宝乘势侧过头去，伸嘴在方怡嘴上吻了一下，赞道：“好香！”
方怡待要挣扎，身子微微一动，胸口肋骨断绝处剧痛，左手翻了过来，拍的一声，打了他一记耳光。韦小宝笑道：“谋杀亲夫哪，谋杀亲夫哪！”一骨碌从被窝里跳出来，抱住沐剑屏也亲了个嘴，赞道：“一般的香！”哈哈大笑，随手取了衣包，奔也屋子，反锁了门。

第十三回 翻覆两家天假手 兴衰一劫局更新
韦小宝的住处是在乾清门西、南库之南的御膳房侧，往北绕过养心殿，折而向西，过西三所、养华门、寿安门，往北过寿安宫、英华殿之侧，转东过西铁门，向北出了神武门。那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后门，一出神武门，便是出了皇宫，当下逕往高升茶馆来。

一坐定，茶博士泡上茶来，便见高彦超慢慢走近，向他使个眼色。韦小宝点了点头，见高彦超出了茶馆，于是喝了几口茶，在桌上抛下一钱银子，说道：“今儿这回书，没什么听头。”慢慢踱将出去，果见高彦超等在街角，走得几步，便是两顶轿子。高彦超让韦小宝坐了一顶，自己跟了一段路，四下打量见无人跟随，坐上了另一顶。轿夫健步如飞，行了一顿饭时分，停了下来。韦小宝见轿子所停处是座小小的四合院，跟着高彦超入内。一进大门，便见天地会的众兄弟迎了上来，躬身行礼。这时李力世、关安基、祁彪清等人也都已从天津、保定等地赶到，此外樊纲、风际中、玄贞道人，以及那钱老板都在其内。

韦小宝笑问：“钱老板，你到底尊姓大名哪？”钱老板道：“不敢，属下真的是姓钱，名字叫做老本，本来的本，不是老板的板。意思是做生意蚀了老本。”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你精明得很，倘若真是做生意，人家的老本可都给你赚了过来啦。”钱老板微笑道：“韦香主，您夸奖啦！”

众人将韦小宝让到上房中坐定。关安基心急，说道：“韦香主，你请看。”说着递过一张大红泥金帖子来，上面浓浓的墨写着几行字。韦小宝不接，说道：“这些字嘛，他们认得我，我可跟他们没什么交情，哥儿俩这是初次相会，不认识。”
钱老本道：“韦香主，是张请帖，请咱们吃饭去的。”韦小宝道：“那好得很哪，谁这么赏脸？”钱老本道：“帖子上写的名字是沐剑声。”

韦小宝一怔，道：“沐剑声？”钱老本道：“那便是沐王府的小公爷。”韦小宝点头道：“‘花雕茯苓猪’的哥哥。”钱老本道：“正是！”韦小宝问道：“他请咱们大伙儿都去？”钱老本道：“他帖子上写得倒很客气，请天地会青木堂韦香主，率同天地会众位英雄同去赴宴，就是今晚，是在朝阳门内南豆芽胡同。”韦小宝道：“这次不在杨柳胡同了？”钱老本道：“是啊，在京城里干事，落脚的地方得时时掉换才是。”

韦小宝道：“你想他是什么意思？在酒饭里下他妈的蒙汗药？”李力世道：“按理说，云南沐王府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头，沐剑声又是小公爷的身份，是跟咱们总舵主平起平坐的大人物，决不能使这等下三滥的勾当。不过会无好会，宴无好宴，韦香主所虑，却也不可不少。”韦上宝道：“咱们去不去吃这顿饭？哼哼，宣威火腿，过桥米线，云南汽锅鸡，那是有得触祭的了。”

众人面面相觑，都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关安基道：“大伙儿要请韦香主示下。”
韦小宝笑道：“一顿好酒好饭，今晚大伙儿总是有得下肚的。要太平平呢，就让我作东道，咱们吃馆子去，吃过饭后，再来推牌九赌钱，叫花姑娘也可以，都是兄弟会钞。你们如想给我省钱呢，大伙儿就去扰那姓沐的。”这番话说得慷慨大方，其实却十分滑头，去不去赴宴，自己拿主意。

关安基道：“韦香主请众兄弟吃喝玩乐，那是最开心不过的。不过这姓沐的邀请咱们，要是不去，不免堕了天地会的威风。”韦小宝道：“你说该去？”眼光转到李力世、樊纲、祁彪清、玄贞、风际中、钱老本、高彦超等人脸上，见各人都缓缓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大伙儿都说去，咱们就去吃他的，喝他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毒药来呢？咱们咕噜一声，也他妈的吞入了肚里。这叫做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

李力世道：“大家小心在意，总瞧得出一些端倪。大伙儿商量好了，有的喝茶，有的不喝，有的饮酒，有的不饮，有的不吃肉，有的不吃鱼。就算他们下毒，也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但如大家什么都不吃，可又惹他们笑话了。”
众人商量定当，闲谈一会。挨到申牌时分，韦小宝除下了太监服色，又打扮成个公子哥儿的模样。他仍坐了轿子，在众人簇拥之下，往南豆芽胡同而去。韦小宝心想：“在宫里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只怕老婊子来杀我，那有这般做青木堂香主的逍遥快乐？只是师

又吩咐道：“我要在宫里打探消息，倘若自行出来，只怕香主固然做不成，这条小命能不能保，咱们也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南豆芽胡同约在两里之外。轿子刚停下，便听得鼓乐丝竹之声。韦小宝从轿中出来，耳边听得一阵唢呐吹奏，心道：“娶媳妇儿吗？这般热闹。”

只见一座大宅院大门中开，十余人衣冠齐楚，站在门外迎接。当先一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身材高瘦，英气勃勃”说道：“在下沐剑声，恭迎韦香主大驾。”

韦小宝这些日子来结交亲贵官宦，对方这等执礼甚恭的局面见得惯了。常言道：“居移气，养移体”，他每日里和皇帝相伴，什么亲王、贝勒、尚书、将军，时时见面，也不当什么一会子事，因此年纪虽小，已自然而然有股威严气象。沐剑声名气虽大，却也大不过康亲王、吴应熊这些人，当下拱了拱手，说道：“小公爷多礼，在下可不敢当。”打量他相貌见他面容微黑，眉目之间，和小郡主沐剑屏依稀有些相似。

沐剑声早知天地会在北京的首领韦香主是个小孩，又听白寒枫说这孩子武艺低微，油嘴滑舌，是个小泼皮，料想他不过倚仗师父陈近南的靠山，才做得香主，此刻见他神气镇定，一副漫不在乎的模样，心想：“这孩子只怕也有点儿门道。”当下让进门去。

厅中椅上上了河蹄套子，放着锦垫，各人分宾主就座。“圣手居士”苏冈、白寒枫和其余十多人都垂手站在沐剑声之后。沐剑声与李力世、关安基等人一一通问姓名，说了许多久仰大名等等客套话。李力世等均想：“这位沐家小公爷倒没架子，说话

依足了江湖上的规矩。”仆役送上香茶，厅口的鼓乐手又吹奏起来，用是欢迎贵宾的隆重礼数。鼓乐声中，沐剑声吩咐：“开席！”引着众人走进内厅。手下人关上了厅门。

厅上居中一张八仙桌，披着绣花桌围，下首左右各有一桌，桌上器皿陈设虽无康亲王府的豪阔，却也颇为精致。沐剑声微微躬身说道：“请韦香主上座。”韦小宝看这局面，这首席当是自己坐了，说道：“这个，咱们只好不客气啦。”沐剑声在下首主位相陪。

各人坐定后，沐剑声道：“有请师父。”苏冈和白寒枫走进内室，陪了一个老人出来。沐剑声站着相迎，说道：“师父，天地会青木堂韦香主今日大驾光临，可给足了咱们面子。”转头向韦小宝道：“韦香主，这位柳老师傅，是在下的受业恩师。”

韦小宝站起身来，拱手道：“久仰。”见这老人身材高大，满脸红光，白须稀稀落落，足有七十来岁年纪，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

那老人目光在韦小宝身上一转，笑道：“天地会近来好大的名头...”他话声极响，这几句话随口说来，却和常人放大了嗓子叫嚷一般，接着道：“...果然是英才辈出，韦香主如此少年，真是武林中少见的奇才。”

韦小宝笑道：“是少年，倒也不错，只不过既不是英才，更不是奇才，其实是个蠢才。那日给白师傅扭住了手，动弹不得，险些儿连‘我的妈啊’也叫了出来。在下的武功当真稀松平常之至。哈哈，可笑！可笑，哈哈！”

众人一听，都愕然失色。白寒枫的脸色更十分古怪。那老人哈哈的笑了一阵，说道：“韦香主性子爽直，果然是英雄本色。老夫可有三分佩服了。”韦小宝笑道：“三分佩服，未免太多，有他妈的一分半分，不将在下当作没出息的小叫化、小把戏、小猴儿，也就是了。”那老人又哈哈大笑，道：“韦香主说笑了。”

玄贞道人道：“老前辈可是威震天南、武林中人称‘铁背苍龙’的柳老英雄吗？”那老人笑道：“不错，玄贞道长倒还知道老夫的贱名。”玄贞心中一凛：“我还没通名，他已知道我名字，沐家这次可打点得十分周到。”“铁背苍龙”柳大洪成名已久，听说当年沐天波对他也好生敬重。清军打平云南，柳大洪出全力救护沐氏遗孤，沐剑声便是他的亲传弟子，乃是沐王府中除了沐剑声之外的第一号人物。

柳大洪道：“嘿嘿，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还说他作甚？”脸色显得十分喜欢。沐剑声道：“师父，你老人家陪韦香主坐。”柳大洪道：“好！”便在韦小宝身旁坐下。这张八仙桌向外一边空着，上首是韦小宝、柳大洪，左首是李力世、关安基，右首下座是沐剑声、上座虚位以待。天地会群豪均想：“你沐王府又要请一个什么厉害人物出来？”

只听沐剑声道：“扶徐师傅出来坐坐，让众位好朋友见了，也好放心。”苏冈道：“是！”入内扶了一个人出来。

李力世等人一见，都是又惊又喜，齐叫：“徐三哥！”这人弓腰曲背，正是“八臂猿猴”徐天川。他脸色蜡黄，伤势未愈，但性命显然已经无碍。天地会群豪一齐围了上去，纷纷问好，不胜之喜。

沐剑声指着自己上首的座位，说道：“徐师傅请这边坐。”徐天川走上一步，向韦小宝躬身行礼道：“韦香主，你好。”韦小宝抱拳还礼道：“徐三哥你好，近来膏药生意不大发财罢？”徐天川叹了口气，道：“简直没生意。属下给吴三桂手下的走狗掳了去，险些送了老命，幸蒙沐家小公爷和柳老英雄相救脱险。”

天地会群豪都是一怔。樊纲道：“徐三哥，原来那日的事，是吴三桂手下那批汉奸做的手脚。”徐天川道：“正是。这批汉奸闯进回春堂来，捉了我去，那卢...卢一峰这狗贼臭骂了我一顿，将一张膏药贴在我嘴上，说要饿死我这只老猴儿。”

众人听得卢一峰在内，那是决计不会错了。樊纲、玄贞等齐向苏冈、白寒枫道：“那日多有冒犯。众位英雄义气深重，我天地会感激不尽。”苏冈道：“不敢。我们只是奉小公爷之命办事，不敢居功。”白寒枫哼了一声，显然搭救徐天川之事大违他的意愿。关安基道：“徐三哥给人掳去后，我们到处查察，寻不到线索，心下这份焦急，那也不用说了。贵府居然救出了徐三哥，令人好生佩服。”苏冈道：“吴三桂手下的云南狗官，都是沐家死对头，我们自然钉得他们很紧。这狗官冒犯徐三哥，给我们发觉了，也没什么稀奇。”

韦小宝心想：“这小公爷倒精明的很，他妹子给我扣着，他先去救了徐老儿出来，好求我放他妹子。我且装作不知，却听他有何话说。”向徐天川道：“徐三哥，你给白二侠打得重伤，他手上的劲道可厉害得很哪，你活得了吗？不会就此归天罢？”

徐天川道：“白二侠当日手下留情，属下将养了这几日，已好得多啦。”白寒枫向韦小宝怒目而视。韦小宝却笑吟吟地，似乎全然没瞧见。

众仆斟酒上菜，菜肴甚是丰盛。天地会群豪一来见徐天川是他们所救，二来又有“铁背苍龙”柳大洪这等大名鼎鼎的老英雄在座，料想决计不致放毒，尽皆去了疑虑之心，酒到杯干，放怀吃喝。

柳大洪喝了三杯酒，一捋胡子，说道：“众位老弟，贵会在京城直隶，以那一位老弟为首？”李力世道：“在京城直隶一带，敝会之中，职位最尊的是韦香主。”柳大洪点头道：“很好，很好！”喝了一杯酒，问道：“但不知这位小老弟，于贵我双方的纠葛，能有所担当么？”

韦小宝道：“老伯伯，你有什么吩咐，不妨说出来听听。我韦小宝人小肩膀窄，小事还能担当这么一分半分，大事可就把我压垮了。”

天地会与沐王府群豪都不由微微皱眉，均想：“这孩子说话流氓气十足，一开口就要无赖，不是英雄好汉的气概。”柳大洪道：“你不能担当，这件事可也不能罢休。那只好请小老弟传话去给尊师，请陈总舵主赶来处理了。”韦小宝道：“老伯伯有什么事要跟我师父说，你写一封信，我们给你送去便是。”柳大洪嘿嘿一笑，道：“这件事吗，是白寒松白兄弟死在徐三爷手下，不知如何了结，要请陈总舵主拿一句话出来。”

徐天川霍的站起，昂然说道：“沐小公爷、柳老英雄，你们把我从汉奸手下救了出来，免遭恶徒折辱，在下感激不尽。白大侠是在下失手所伤，在下一命抵一命，这条老命赔了他便是，又何必让陈总舵主和韦香主为难？樊兄弟，借你佩刀一用。”说着伸出右手，向着樊纲，意思非常明白，他是要当场自刎，了结这场公案。

樊纲道：“你且坐下，这件事我自会处理。”徐天川道：“多谢。”

徐天川道：“多谢。”

徐天川道：“多谢。”

徐天川道：“多谢。”

徐天川道：“多谢。”

徐天川道：“多谢。”

徐天川道：“多谢。”

徐天川道：“多谢。”

韦小宝道：“慢来，慢来！徐三哥，你且坐下，不用这么性急。你年纪一大把，怎地火气这么大？我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不是？你不听我吩咐，可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天地会中“不遵号令”的罪名十分重大，徐天川忙躬身道：“徐天川知罪，敬奉韦香主号令。”韦小宝点点头，说道：“这才像话。白大侠死也死了，就算要徐三哥抵命，人也活不转啦，做来做去总是赔本生意，可不是生意经。”

众人的目光都瞪视在他脸上，不知他接下去要胡说八道什么。天地会群豪尤其担心，均想：“本会在武林中的声名，可别给这什么也不懂的小香主给败坏了。倘若他说出一番不三不四的言语来，传到江湖之上，我们日后可没脸见人。”只听韦小宝接着道：“小公爷，你这次从云南来到北京，身边就带了这几位朋友么？好像少了一点罢？”沐剑声哼了一声，问道：“韦香主这话是什么用意？”韦小宝道：“那也没什么用意。小公爷这样尊贵，跟我韦小宝大不相同，来到京城，不多带一些人保驾，一个不小心，给清廷走狗拿了去，岂不是大大的犯不着？”沐剑声长眉一轩，道：“清廷走狗想要拿我，可也没这么容易。”韦小宝笑道：“小公爷武艺惊人，打遍天下……嘿嘿……这个对手很少，官府自然捉你不去。不过……不过沐王府中其他的朋友，未必个个都似小公爷这般了得，倘若给他们顺手牵羊，反手牵牛，这么希里呼噜的请去了几位，似乎也不怎么有趣了。”沐剑声一直沉着脸听他嬉皮笑脸的说话，等他说完，说道：“韦香主此言，可是讽刺在下么？”说到这里时，脸上神色更加难看。

韦小宝道：“不是，不是。我这一辈子，只有给人家欺侮，决不会去欺侮人家的。人家抓住了我的手，你瞧，乌青也还没退，痛得我死去活来，这位白二侠，嘿嘿，手劲真不含糊，那两招‘横扫千军’、‘高山流水’，可了不起，去搭救你们给官府拿了去的朋友必定管用，说什么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白寒枫脸色铁青，待要说话，终于强行忍住。柳大洪向沐剑声望了一眼，说道：“小兄弟，你的话有些高深莫测，你们不大明白。”韦小宝笑道：“老爷子太客气了。我的话低浅莫测是有的，‘高深莫测’四字，那可不敢当了。低浅之至，低浅之至。”

柳大洪道：“小兄弟说道：我们沐王府中有人给官府拿了去，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道：“一点意思也没有。小王爷，柳老爷子，我酒量也是低浅莫测，多半是我喝醉了酒，胡说八道，他妈的作不得数。”

沐剑声哼了一声，强抑怒气，说道：“原来韦香主是消遣人来看。”韦小宝道：“小公爷，你想消遣吗？你在北京城里逛过没有？”

沐剑声气势汹汹的道：“怎么样？”韦小宝道：“北京城可大得很哪，你们云南的昆明，那是没北京城大的了，是不是？”沐剑声愈益恼怒，大声道：“那怎么样？”

关安基听韦小宝东拉西扯，越来越不成话，插口道：“北京城花花世界，就可惜给清廷占了去，咱们稍有血性之人，无不恼恨。”

韦小宝不去理他，继续说道：“小公爷，你今天请我喝酒，在下没什么报答，几时你有空，我带你到北京城各处逛逛。有个熟人带路，就不会走错了。否则的话，倘若乱闯乱走，一不小心，走进了清廷的皇宫，小公爷武功虽高，可也不大方便。”

柳大洪道：“小兄弟言外有意，你如当我是朋友，可不可以请你说得明白些？”

韦小宝道：“我的话再明白没有了。沐王府的朋友们，武功都是极高的，什么‘横扫千军’、‘高山流水’，使得再厉害也没有了，就可惜在北京城里人生路不熟，在街上逛逛，三更半夜里又瞧不大清楚，胡里胡涂的，说不定就逛进了紫禁城去。”

柳大洪又向沐剑声望了一眼，问韦小宝道：“那又怎样？”

韦小宝道：“听说紫禁城中一道道门户很多，一间间宫殿很多，胡乱走了进去，如果没有皇帝、皇太后带路，很容易迷路，一辈子走不出来，也是有的。在下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皇帝、皇太后有没有空，白天黑夜给人带路。或许沐王府小公爷面子大，你们手下众位朋友们抬了小公爷的字号出来，把小皇帝、皇太后这老婊子吓倒了，也难说得很。”

众人听他管皇太后叫作“老婊子”，都觉颇为新鲜。关安基、祁彪清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韦小宝在肚里常常骂太后为“老婊子”，此刻竟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骂了出口，心中的痛快当真难以形容。

柳大洪道：“小公爷的手下行事小心谨慎，决计不会闯进皇宫去的。听说吴三桂那大汉奸的儿子吴应熊也在北京，他派人去皇宫干些勾当，也未可知。”

韦小宝点头道：“柳老爷子说得不错。在下有个赌骰子的小朋友，是在皇宫里服侍御前侍卫的。他说昨晚宫里捉到了几名刺客，招认出来是沐王府小公爷的手下……”

沐剑声失惊道：“什么？”右手一颤，手里的酒杯掉了下来，当的一声，碎成几片。

韦小宝道：“我本来倒也相信，心想沐家是大明的忠臣，派人去行刺清廷皇帝，那是……那是这个大大的英雄好汉。此刻听柳老爷子说了，才知原来是奸奸吴三桂的手下，那可饶他们不得了。我马上去跟那朋友说，叫他想法子好好整治一下这些刺客。他妈的大汉奸的手下，有什么好东西？非叫他们多吃些苦头不可。”

柳大洪道：“小兄弟，你那位朋友尊姓大名？在清廷宫里担任什么职司？”

韦小宝摇头道：“他是给御前侍卫扫地、冲茶、倒便壶的小厮，说出来丢脸的很，人家叫他癞痢头小三子，有什么尊姓大名了？那些刺客给绑着，我本来叫癞痢头小三子偷偷拿些好东西给他们吃。柳老爷子既说他们是大汉奸的手下，我可要叫他拿刀子在他们大腿上多戳上几刀，免得给那些乌龟王八蛋逃了。”

柳大洪道：“我也只是揣测之辞，作不得准。他们既然胆敢到宫中行刺，那也是了不起的好汉子。韦香主如能托贵友照看一二，也是出于江湖上的义气。”

韦小宝道：“这癞痢头小三子，跟我最好不过，他赌钱输了，我总十两八两的给他，从来不要他还。小公爷和柳老爷子有什么吩咐，我叫小三子去干，他可不敢推托。”

柳大洪吁了一口气，说道：“如此甚好。不知宫里擒到的刺客共有几人，叫什么名字。这些刺客胆子不小，我们是很佩服的，眼下不知是否很吃了苦头，贵友如能代为打听，在下很承韦香主的情。”

韦小宝一拍胸脯，说道：“这个容易。可惜刺客不是小公爷手下的兄弟，否则的话，我设法救他一个出来。交了给小公爷，一命换一命，那么徐大哥失手伤了白大侠之事，也就算一笔勾销了。”

柳大洪向着沐剑声瞧去，缓缓点头。沐剑声道：“我们不知这些刺客是谁，但既去行刺清廷皇帝，总是仁人义士，是咱们反清复明的同道。韦香主，你如能设法相救，不论成与不成，沐剑声永感大德。徐三爷和白大哥的事，自然再也休提。”

韦小宝转头向白寒枫瞧去，说道：“小公爷不提，就怕白二侠不肯罢休，下次见面又来抓住我的手，捏得我大哭大叫，这味道可差劲的很。”

白寒枫霍地站起，朗声说道：“韦香主如能救得我们……我们……能救得那些失陷了的侠客义士，姓白的这只手得罪了韦香主，自当断此一手，向韦香主陪罪。”

韦小宝笑道：“不用，不用，你割一只手给我，我要来干什么？再说，我那癞痢头兄弟有没本事去皇宫救人，那也难说得很。这些人行刺皇帝，那是多大的罪名，身上不知上了几道脚镣手铐，又不知有多少人看守。我说去救人，也不过吹吹牛，大家说着消遣罢了。”

沐剑声道：“要到皇宫中救人，自然千难万难，我们也不敢指望成功。但只要韦香主肯从中尽力，不管救得出、救不出，大伙儿一般的同感大德。”顿了一顿，又道：“还有一件事，舍妹日前忽然失踪，在下着急得很。天地会众位朋友在京城交游广阔，眼线众多如能代为打听，设法相救，在下感激不尽。”

韦小宝道：“这件事容易办。小公爷放一百二十个心。好，咱们酒也喝够了，我这就去找那癞痢头小三子商量商量。他妈的玩他两手，倒也快活。”一伸手，从怀中摸了些物事出来，往八仙桌上一摔，赫然是四粒骰子，滚了几滚，四粒尽是红色的四点朝天，韦小宝拍手道：“满堂红，满堂红，上上大吉！唉，可不要人人杀头，杀个满堂红才好。”

众人相顾失色，尽皆愕然。
韦小宝收起骰子，拱手道：“叨扰了，这就告辞。徐三哥跟我们回去，成不成？”
沐剑声道：“韦香主太客气了。在下恭送韦香主、徐三爷和天地会众位朋友的大驾。”
当下韦小宝和徐天川、李力世、关安基等人离席出门。沐剑声、柳大洪等直送至大门之外，眼看韦小宝上了轿，这才回进屋去。
群豪回到那四合院中。关安基最是性急，问道：“韦香主，宫里昨晚闹刺客么？瞧他们神情，多半是沐王府派去的。”韦小宝笑道：“正是。宫里昨晚来了刺客，这事谁也不敢泄漏，外间没一人得知，他们却丝毫不觉奇怪，自然是他们干的。”玄贞道：“他们胆敢去行刺清廷皇帝，算得胆大包天，倒也令人好生钦佩。韦香主，他们给擒住了的人，你说能救得出来么？只怕这件事极难。”
韦小宝在席上与沐剑声、柳大洪对答之时，早已打好了主意，要搭救被擒的刺客，那是决无可能，但自己屋里床上，却好端端的躺着一个郡主、一个方怡。小郡主不是刺客，是天地会捉进宫去的，放了也算不得数，那方怡却是闯进宫去的刺客，想法子让她混出宫来，却不是难事。他听玄贞这么问，微笑道：“多了不行，救个把人出来，多半还办得到。徐三哥只杀了白寒松一个，咱们弄一个人出来还他们，一命抵一命，他们也不吃亏了。何况他们连本带利，还有利钱，连钱老板弄来的那个小姑娘，一并也还了他们，还有什么说的？钱老板，明天一早，你再抬两口死猪到御膳房去，再到我屋里装了人，我在厨房里大发脾气，骂得你狗血淋头，说这两口猪不好，逼你立刻抬出宫去。”

钱老板拍掌笑道：“韦香主此计大妙。装小姑娘的那口死猪，倒也罢了，另一口可得挑选特大号的。”
韦小宝向徐天川慰问了几句，说道：“徐三哥，你别烦恼。卢一峰这狗贼得罪了你，我叫吴应熊打断他的狗腿。”徐天川应道：“是，是。多谢韦香主。”心中半点不信：“这小孩子家胡言乱语，吴应熊是平西王的世子，多大的气焰，怎会来听你的话？”韦小宝答允替他解开误杀白寒松的死结，虽然好生感激，却也不信他真能办成这件大事。

韦小宝刚回皇宫，一进神武门，便见两名太监迎了上来，齐声道：“桂公公，快去，快去，皇上传你。”韦小宝道：“有什么要紧事了？”一名太监道：“皇上已催了几次，像是有急事。皇上在上书房。”

韦小宝快步赶到上书房。康熙正在房中踱来踱去，见他进来，脸有喜色，骂道：“他妈的，你死到哪里去啦？”
韦小宝道：“回皇上：奴才心想刺客胆大妄为，如不一网打尽，恐怕不大妙，说不定还会闹事，可叫皇上操心，须得找到暗中主持的那个正主儿才好。因此刚才换了便服，到各处大街小巷走走，想探听一下，到底刺客的头儿是谁，是不是在京城之中。”
康熙道：“很好，可探到了什么消息？”韦小宝心想：“若说一探便探到消息，未免太巧。”说道：“走了半天，没见到什么惹眼之人，明天想再去查察。”

康熙道：“你乱走瞎闯，未必有用。我倒有个主意。”
韦小宝喜道：“皇上的主意必是好的。”康熙道：“适才多隆禀告，擒到的三个刺客口风很紧，不论怎么拷打诱骗，始终咬实是吴三桂所遣，看来便再拷问，也问不出一句真话。我想不如放了他们。”韦小宝道：“放了？这……这太便宜他们了。”

康熙道：“这些刺客是奉命差遣，虽然叛逆犯上，杀不杀无关大局，最要紧的是找到主谋，一网打尽，方无后患。”说到这里，微笑道：“放了小狼，小狼该去找母狼罢？”

韦小宝大喜，拍掌笑道：“妙极，妙极！咱们放了刺客，却暗中盯着，他们自会去跟反贼的头子会面。皇上神机妙算，当真胜过三个诸葛亮。”

康熙笑道：“什么胜过三个诸葛亮？你这马屁未免拍得太过。只是如何盯着刺客，不让他们发觉，倒不大易办。小桂子，我给你一件差使，你假装好人，将他们救出宫去，那些刺客当你是同道，自然带你去了。”韦小宝沉吟道：“这个……”康熙道：“这件事自然颇为危险，倘若给他们察觉了，非立时要了你的小命不可，只可惜我是皇帝，否则的话，我真想去干一下子。这滋味可妙得很哪。”

韦小宝道：“皇上叫我去干，自然遵命，再危险的事也不怕。”
康熙大喜，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我早知你又聪明，又勇敢，很肯替我办事。你是小孩子，刺客不会起疑。我本想派两个武功好的侍卫去干，可是刺客不是笨人，未必会上当。一次试了不灵，第二次就不能再试了。小桂子，你去办这件事，就好象我亲身去办一样。”

康熙学武功之后，跃跃欲试。一直想干几件危险之事，但身为皇帝，毕竟不便涉险，派韦小宝去干，就拿他当作自己替身，就算这件事由侍卫去办可能更好，他也宁可差韦小宝去。他想小桂子年纪和我相若，武功不及我，聪明不及我，他办得成，我自然也办得成，差他去办，和自己亲手去干，也已差不了多少，虽然不能亲历其境，但也可想象得之。

康熙又道：“你要装得越像越好，最好能当着刺客之面，杀死一两名看守的侍卫，让这些刺客对你毫不怀疑。我再吩咐多隆，叫他放松盘查，让你带着他们出宫。”

韦小宝应道：“是！不过侍卫的武功好，只怕我杀他们不了。”康熙道：“你随机应变好了，但可得小心，别让侍卫先将你杀了。”
韦小宝伸了舌头，道：“倘若给侍卫杀了，那可死得不明不白，小桂子反而成为反贼的同党。”

康熙双手连搓，很是兴奋，说道：“小桂子，你干成了这件事，要我赏你些什么？”韦小宝道：“这件事倘若办成功，皇上一定开心。只要皇上开心，那可比什么赏赐都强。皇上下次再想到什么既有趣、又危险的玩意儿，仍然派我去办，那就好得很了。”康熙大喜，道：“一定，一定！唉，小桂子，可惜你是太监，否则我一定赏你个大官做做。”

韦小宝心念一动，道：“多谢皇上。”心想：“总有一天，你会发觉我是冒牌太监，那时候可不知要如何生气了。”说道：“皇上，我求你一个恩典。”康熙微笑道：“想做大官么？”韦小宝道：“不是！我替皇上赤胆忠心办事，倘若闯出了祸，惹皇上生气，你可得饶我性命，别杀我头。”

康熙道：“你只要真的对我忠心，你这颗脑袋瓜子，在脖子上就摆得稳稳的。”说着哈哈大笑。

韦小宝从上书房出来，寻思：“我本想放了小郡主和方姑娘给沐王府，但凭着皇上刚才那番话，变成了奉旨放刺客，那两个小姑娘倒不忙就放出去了。刺客的真正头儿，刚才老子就同他们一块儿喝酒，要不要奏知皇上，将沐剑声小乌龟和柳大洪老家伙抓了起来？可是师父如知道我干这件事，定然不饶。他妈的，我到底还做不做天地会的香主哪？”

他在宫里人人奉承，康熙又对他十分宠信，一时之间，真想在宫里就当他一辈子的太监了，但一想到皇太后，不由得心是一寒：“这老婊子说什么也要寻我晦气，老子在宫里可耽不长久。”

当下来到乾清宫西的侍卫房。当班的头儿正是赵齐贤。他昨晚既分得了银子，今日又从侍卫总管多隆处得了赏赐，得知是韦小宝在皇上面前说了好话，一见他到来，喜欢得什么似的，一跃而起，迎了上来，笑道：“桂公公，什么好风儿吹得你大驾光临？”

韦小宝笑道：“我来瞧瞧那几个大胆的反贼。”凑在他耳边低声道：“皇上差我来帮着套套口供，要查到主使他们的正主儿到底是谁。”赵齐贤点头道：“是。”低声道：“三个反贼嘴紧得很，已抽断了两根皮鞭子，总是一口咬定，是吴三桂派他们来的。”韦小宝道：“让我去问问。”

走进西厅，见木柱上绑着三条汉子，光着上身，已给打得血肉模糊。一个是虬髯大汉，另外两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个皮色甚白，另一个身上刺满了花，胸口刺着个狰狞的虎头。韦小宝寻思：“不知这二人之中，有没那刘一舟在内？”转头向赵齐贤道：“赵大哥，恐怕你们捉错了人，你且出去一会。”赵齐贤道：“是。”转身出去，带上了门。

韦小宝道：“三位尊姓大名？”那虬髯汉子怒目圆睁，骂道：“狗太监，凭你也配来问老子的名字。”韦小宝低声道：“我受人之托，来救一个名叫刘一舟的朋友……”

他此话一出，三个人脸上都有惊异之色，互相望了一眼。那虬髯汉子问道：“你受谁的托？”韦小宝道：“你们中间有没刘一舟这个人，有呢，我有话说，没有嘛，那就算了。”三人又是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有迟疑之色，生怕上当。那虬髯汉子又问：“你是

“韦小宝道：“托我那两位朋友，一位姓沐，一位姓柳，‘铁背苍龙’，你们认不认识？”那虬髯汉子大声道：“‘铁背苍龙’柳大洪在云南四川一带，谁人不知，那个不晓？沐剑声是沐天波的儿子，流落江湖，此刻也不知是死是活。”一面说，一面连连摇头。

韦小宝点头道：“三位既然不认得沐家小公爷和柳老爷子，那么定然不是他的朋友了，想来这些招式也不识得。”说着拉开架子，使了两招沐家拳，自然是“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

那胸口刺有虎头的年轻人“咦”了一声。韦小宝停手问道：“怎么？”那人道：“没什么。”虬髯汉子问道：“这些招式是谁教的？”韦小宝笑道：“我老婆教的。”虬髯汉子呸了一声，道：“太监有什么老婆？”说着不住摇头。他本来骂韦小宝为“狗太监”，后来听他言语有异，行动奇特，免去了这个“狗”字。

韦小宝道：“太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人家愿嫁，你管得着么？我老婆姓方，单名一个怡字...”

那皮肉白净的年轻人突然大吼一声，喝道：“胡说！”

韦小宝见他额头青筋暴起，眼中要喷出火来，情急之状已达极点，料想这人便是刘一舟了，见他一张长方脸，相貌颇为英俊，只是暴怒之下，神情未免有些可怖，当下笑道：“什么胡说？我老婆是沐王府中刘白方苏四大家将姓方的后人。跟我做媒人的姓苏，名叫苏冈，有个外号叫作‘圣手居士’。还有个媒人姓白，他兄长白寒松最近给人打死了，那白寒枫穷极无聊，就给人做媒人骗钱，收殓他死了的兄长...”

那年轻人越听越怒，大吼：“你... 哪哪哪哪哪...”

那虬髯汉子摇头道：“兄弟，且别作声。”向韦小宝道：“沐王府中的事儿，你倒知道得挺多。”

韦小宝道：“我是沐王府的女婿，丈人老头家里的事，怎么不知道？那方怡姑娘本来不肯嫁我的，说跟她师哥刘一舟已有婚姻之约。但听说这姓刘的不长进，投到了大汉奸吴三桂的部下，进皇宫来行刺。你想... 吴三桂这大汉奸...”说到这里，压低了嗓子道：“勾结外敌，将我大明天子的花花江山竟然双手奉送给了清廷。吴三桂这家伙，凡是我汉人，没一个不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刘一舟这小子，什么主子不好投靠，干么去投了吴三桂？方姑娘自然面目无光，再也不肯嫁他了。”

那年轻人急道：“我... 我乙乙乙乙乙...”

那虬髯汉子摇头道：“人各有志，阁下在清宫里当太监，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

韦小宝道：“对，对！当然没什么光彩。我老婆记挂着旧情人，定要我查问清楚，那刘一舟到底死了没有，如果真的死了，她嫁给我更加心安理得，从此没了牵挂。不过要给她刘师哥安个灵位，烧些纸钱。三位朋友，你们这里没有刘一舟这人，是不是？那我去回方姑娘，今晚就同我拜堂成亲了。”说着转身出外。

那年轻人道：“我就是...”那虬髯汉子大喝：“别上当！”那年轻人用力挣了几下，怒道：“他... 他...”突然间一口唾沫向韦小宝吐了过来。

韦小宝闪身避开，见这三人的手脚都用粗牛筋给牢牢绑在柱上，决计难以挣脱，心想：“这人明明是刘一舟，他本就要认了，却给这大胡子阻住。”一沉吟间，已有了计较，说道：“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再去问过我老婆。”

回到外间，向赵齐贤道：“我已问到了些端倪，别再拷打了，待会儿我再来。”

其时天已昏黑，韦小宝心想方怡和沐剑屏已饿得很了，不即回房，先去吩咐御膳房中手下太监，开一桌丰盛筵席来到屋中，说道：“众侍卫擒贼有功，今日要设宴庆贺，席上商谈擒拿刺客的机密大事，不必由小太监服侍。”

他开锁入房，轻轻推开内室房门。沐剑屏低呼一声，坐了起来，轻声道：“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韦小宝笑道：“等得你心焦死了，是不是？我可打听到了好消息。”

方怡从枕上抬起头来，问道：“什么好消息？”

韦小宝点亮了桌上蜡烛，见方怡双眼红红地，显是哭泣过了，叹了口气，说道：“这消息在你是大好，对我却是糟透糟透，一个刚到好的老婆凭空飞了。唉，刘一舟这家伙居然没死。”

方怡“啊”的一声呼叫，声音中掩饰不住喜悦之情。

沐剑屏喜道：“我们刘师哥平安没事？”

韦小宝道：“死是还没死，要活恐怕也不大容易。他给宫里侍卫擒住了，咬定说是大汉奸吴三桂派到宫里来行刺的，死罪固然难逃，传了出去，江湖上英雄好汉都说他给吴三桂做走狗，杀了头之后，这声名也就臭得很。”

方怡上身抬起，说道：“我们来到皇宫之前，早就已想到此节，但求扳倒了吴三桂这奸贼，为先帝与沐公爷报得深仇大恨，自己的性命和死后声名，早已置之度外。”

韦小宝大拇指一翘，道：“好，有骨气！吾老公佩服得很。方姑娘，咱们有一件大事，得商量商量。如果我能救得你的刘师哥活命，那你就怎样？”

方怡眼中精光闪动，双颊微红，说道：“你当真救得我刘师哥，你不论差我去做什么艰难危险之事，方怡决不能皱一皱眉头。”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十分干脆。

韦小宝道：“咱们订一个约，好不好？小郡主作个见证。如果我将你刘师哥救了出去，交给了小公爷沐剑声和‘铁背苍龙’柳大洪柳老爷子...”沐剑屏接口道：“你知道我哥哥和我师父？”韦小宝道：“沐家小公爷和‘铁背苍龙’大名鼎鼎，谁人不知，那个不晓。”沐剑屏道：“你是好人，如果能救得刘师哥，大伙儿都感激你的恩情。”

韦小宝摇头道：“我不是好人，我只做买卖。刘一舟这人非同小可，乃是行刺皇帝的钦犯。我要救他，那是冒了自己性命的大险，是不是？官府一查到，不但我人头落地，连我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三个哥哥、四个妹子，还有姨丈、姨母、姑丈、姑母、舅舅、舅母、外公、外婆、表哥、表弟、表姊、表妹，一古脑儿都得砍头，是不是？这叫做满门抄斩。我家里金子、银子、屋子、锅子、裤子、鞋子，一古脑儿都得给没入官，是不是？”

他问一句“是不是”，沐剑屏点了点头。

方怡道：“正是，这件事牵累太大，可不能请你办。反正我... 我... 师哥死了，我也不能活着，大家认命罢啦。”说着泪珠扑簌簌的流了下来。

韦小宝道：“不忙伤心，不忙哭。你这样羞花闭月的美人儿，泪珠儿一流下来，我心肠就软了。方姑娘，为了你，我什么事都干。我定须将你的刘师哥去救出来。咱们一言为定，救不出你刘师哥，我一辈子给你做牛做马做奴才。救出了你刘师哥，你一辈子做我老婆。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就是这一句话。”

方怡怔怔的瞧着他，脸上红晕渐渐退了，现出一片苍白，说道：“桂大哥，为了救刘师哥性命，什么事... 什么我都肯，倘若你真能救得他平安周全，要我一辈子... 一辈子服侍你，也无不可。只不过... 只不过...”

刚说到这里，屋外脚步声响，有人说道：“桂公公，送酒菜来啦！”方怡立即住口。

韦小宝道：“好！”走出房去，带上了房门，打开屋门。四名太监挑了饭菜碗盏，走进屋来，在堂上摆了起来，十二大碗菜肴，另有一锅云南汽锅鸡。四名太监安了八副杯筷，恭恭敬敬的道：“桂公公，还短了什么没有？”韦小宝道：“行了，你们回去罢。”每人赏了一两银子，四名太监欢天喜地的去了。

韦小宝将房门上了闩，把菜肴端到房中，将桌子推到床前，斟了三杯酒，盛了三碗饭，问道：“方姑娘，你刚才说‘只不过，只不过’，到底只不过什么？”

这时方怡已由沐剑屏扶着坐起身来，脸上一红，低下头去，隔了半晌，低声道：“我本来想说，你是宫中的执事，怎能娶妻？但不管怎样，只要你能救得我刘师哥性命，我一辈子陪着你就是了。”

她颜色晶莹如玉，映照于红红烛光之下，娇艳不可方物。韦小宝年纪虽小，却也瞧得有点魂不守舍，笑道：“原来你说我是太监，娶不得老婆。娶得娶不得老婆，是我的事，你不用担心。我只问你，肯不肯做我老婆？”

方怡秀眉微蹙，脸上薄含怒色，隔了半晌，心意已决，道：“别说做你妻子，就是你将我卖到窑子里做娼妓，我也甘愿。”这句话倘若别的男子听到，定然大不高兴，但韦小宝本就是妓院中出身，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笑吟吟的道：“好，就是这么办。好老婆，好妹子，咱三个来喝一杯。”

方怡本来没将眼前这小太监当作一回事，待见他手刃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用奇药化去他尸体，而宫中众侍卫和旁的太监又都对他十分恭敬，才信他确是大非寻常。刘一舟是她倾心相恋的意中人，虽无正式婚姻之约，二人早已心心相印，一个非君不嫁，一个非卿不娶。昨晚二人一同入宫干此大事，方怡眼见刘一舟失手为侍卫所擒，苦于自己受伤，相救不得，料想情郎必然殉难，岂知这小太监竟说他非但未死，还能设法相救，心想：“但教刘郎得能脱险，我纵然一生受苦，也感谢上苍待我不薄。这小太监又怎能娶我为妻？他只不过喜欢油嘴滑舌，讨些口头上的便宜，我且就着他些便了。”想明白了这节，便即微微一笑，端起酒杯，说道：“这杯酒就跟你喝了，可是你如救不得我刘师哥，难免做我剑下之鬼。”

韦小宝见她笑靥如花，心中大乐，也端起酒杯，说道：“咱们说话可得敲钉转脚，不得抵赖。倘若我救了你刘师哥，你却反悔，又要去嫁他，那便如何？你们两个夹手夹脚，我可不是对手，他一刀横砍，你一剑直劈，我桂公公登时分为四块，这种事不可不防。”

方怡收起笑容，肃然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桂公公若能相救刘一舟平安脱险，小女子方怡便嫁桂公公为妻，一生对丈夫忠贞不贰。就算桂公公不能当真娶我，我也死心塌地的服侍他一辈子。若有二心，教我万劫不得超生。”说着将一杯酒泼在地下，又道：“小郡主便是见证。”

韦小宝大喜，问沐剑屏道：“好妹子，你可有什么心上人，要我去救没有？”沐剑屏道：“没有！我会有什么心上人了？”韦小宝道：“可惜，可惜！”沐剑屏道：“可惜什么？”韦小宝道：“如果你也有个心上人，我也去救了他出来，你不是也就嫁了我做好老婆么？”沐剑屏道：“呸！有了一个老婆还不够，得陇望蜀！”

韦小宝笑道：“癞蛤蟆想吃逃隍肉！喂，好妹子，跟你刘师哥一块儿被擒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络腮胡子...”沐剑屏道：“那是吴师叔。”韦小宝道：“还有一个身上刺满了花，胸口有个老虎头的。”沐剑屏道：“那是青毛虎敖彪，是吴师叔的徒弟。”韦小宝问道：“那吴师叔叫什么名字？”沐剑屏道：“吴师叔名叫吴立身，外号叫作‘摇头狮子’。”韦小宝笑道：“这外号取得好，人家不论说什么，他总是摇头。”

沐剑屏道：“桂大哥，你既去救刘师哥，不妨顺便将吴师叔和敖师哥也救了出来。”韦小宝道：“那吴师叔和敖彪，有没有羞花闭月的女相好？”沐剑屏道：“不知道，你问来干什么？”韦小宝道：“我得先去问问他们的女相好，肯不肯让我占些便宜，否则我拼命去救人，岂不是白辛苦一场？”

蓦地眼前黑影一晃，一样物事劈面飞来，韦小宝急忙低头，已然不及，拍的一声，正中额角。那物事撞得粉碎，却是一只酒杯。韦小宝和沐剑屏同声惊呼：“啊哟！”韦小宝跃开三步，连椅子也带倒了，额上鲜血淋漓而下，眼中酒水模糊，瞧出来白茫茫一片。

只听方怡喝道：“你立即去把刘一舟杀了，姑娘也不想活啦，免得整日受你这等没来由的欺侮！”原来这只酒杯正是方怡所掷，幸好她重伤之余，手上劲力已失。韦小宝额头给酒杯击中，只划损了些皮肉。

沐剑屏道：“桂大哥，你过来，我给你瞧瞧伤口，别让碎瓷片留在肉里。”

韦小宝道：“我不过来，我老婆要谋杀亲夫。”

沐剑屏道：“谁叫你瞎说，又要去占别的女人便宜？连我听了也生气。”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啊，我明白啦，原来你们两个是喝醋，听说我要去占别的女人便宜，我的大老婆、小老婆便大大喝醋了。”

沐剑屏拿起酒杯，道：“你叫我什么？瞧我不也用酒杯投你！”

韦小宝伸袖子抹眼睛，见沐剑屏佯嗔诈怒，眉梢眼角间却微微含笑，又见方怡神色间颇有歉意，自己额头虽然疼痛，心中却是甚乐，说道：“大老婆投了我一只酒杯，小老婆如果不投，太不公平。”走上一大步，说道：“小老婆也投罢！”

沐剑屏道：“好！”手一扬，酒杯中的半杯酒向他脸上泼到。韦小宝竟不闪避，半杯酒都泼在他脸上。他伸出舌头，将脸上的鲜血和酒水舐入口中，啧啧称赞，说道：“好吃，好吃！大老婆打出的血，再加小老婆泼过来的酒，啊哟，鲜死我了，鲜死我了！”

沐剑屏先笑了出来，方怡噗哧一声，忍不住也笑了，骂道：“无赖！”从怀中取出一块手帕，交给沐剑屏，道：“你给他抹抹。”沐剑屏笑道：“你打伤了人家，干么要我抹？”方怡掩口道：“你不是他的小老婆么？”沐剑屏拍手道：“呸！你刚才亲口许了他的，我可没许过。”方怡笑道：“谁说没许过？他说：‘小老婆也投罢！’你就把酒泼他，那不是自己答应做他小老婆了？”

韦小宝笑道：“对，对！我大老婆也疼，小老婆也疼。你两个放心，我再也不去勾搭别的女人了。”

方怡叫韦小宝过来，检视他额头伤口中并无碎瓷，给他抹干了血。

三人不会喝酒，肚中却都饿了，吃了不少菜肴。说说笑笑，一室皆春。

饭罢，韦小宝打了个呵欠，道：“今晚我跟大老婆睡呢，还是跟小老婆睡？”

方怡脸一沉，正色道：“你说笑可得有个谱，你再钻上床来，我.....我一剑杀了你。”

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道：“总有一天，我这条老命要送在你手里。”将饭菜搬到外堂，取过一张席子铺在地下，和衣而睡。这时实在疲倦已极，片刻间便即睡熟。

次日一早醒来，觉得身上暖烘烘地，睁眼一看，身上已盖了一条棉被，又觉脑袋下有个枕头，坐起身来，见床上纱帐低垂。隔着帐子，隐隐约约见到方怡和沐剑屏共枕而睡。

他悄悄站起，揭开帐子，但见方怡娇艳，沐剑屏秀雅，两个小美人的俏脸相互辉映，如明珠，如美玉，说不出的明丽动人。韦小宝忍不住便想每个人都去亲一个嘴，却怕惊醒了她们，心道：“他妈的，这两个小娘倘若当真做了我大老婆、小老婆，老子可快活得紧。丽春院中哪里有这等俊俏的小娘。”

他轻手轻脚去开门。门枢叽的一响，方怡便即醒了，微笑道：“桂.....桂.....你早。”韦小宝道：“桂什么？好老公也不叫一声。”方怡道：“你又还没将人救出来。”韦小宝道：“你放心，我这就去救人。”

沐剑屏也醒了过来，问道：“大清早你两个在说什么？”

韦小宝道：“我们一直没睡，两个儿说了一夜情话。”打了呵欠，拍嘴说道：“好困，好困！我这可要睡了。”又伸了个懒腰。

方怡脸上一红，道：“跟你有什么话好说？怎说得上一夜？”

韦小宝一笑，道：“好老婆，咱们说正经的。你写一封信，我拿去给你的刘师哥，他才肯信我，跟我混出宫去。否则他咬定是吴三桂的女婿.....”沐剑屏道：“他冒充吴三桂女婿的侄儿。”韦小宝道：“方姑娘做了我大老婆，刘一舟只好去做吴三桂的女婿了。”方怡道：“你别胡扯！不过要写封信，倒也不错。可是.....可是写什么好呢？”

韦小宝道：“写什么都好，就说我是你的老公，天下第一的大好人，最有义气，受了你的嘱托，前来相救，货真价实，十足真金。”找齐了海天富的笔砚纸张，磨起了墨，将一张白纸放在小桌上，推到床前。方怡坐起身来，接过了笔，忽然眼泪扑簌簌的滚了下来，哽咽道：“我写什么好？”

韦小宝见她楚楚可怜的模样，心肠忽然软了，说道：“你写什么都好，反正我不识字。你别说嫁了我做老婆，否则你刘师哥一生气，就不要我救了。”方怡道：“你不识字？你骗我。”韦小宝道：“我如识字，我是乌龟王八蛋，不是你老公，是你儿子，是你灰孙子。”

方怡提笔沉吟，只感难以落笔，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来。

韦小宝满腔豪气，难以抑制，大声道：“好啦，好啦！我救了刘一舟出来之后，你嫁给他便是，我不跟他争了。反正你跟我之，还是要去和他轧姘头，与其将来戴绿帽，做乌龟，还是让你快快活活的，去嫁给他妈的这刘一舟。你爱写什么便写什么，他妈的，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

方怡一对含着泪水的大眼向他瞧了一眼，低下头来，眼光中既有欢喜之意，亦有感激之情，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将纸折成一个方胜，说道：“请……请你交给他。”

韦小宝心中暗骂：“他妈的，你啊你的，大哥也不叫一声，过河拆桥，放完了焰口不要和尚。”但他既已逞了英雄好汉，装出一股豪气干云的模样，便不能再逼着方怡做老婆，接过方胜，往怀中一揣，头也不回的出门去了，心想：“要做英雄，就得自己吃亏。好好一个老婆，又双手送了给人。”

乾清宫侧侍侍卫房值班的头儿这时已换了张康年。他早已得了多隆的嘱咐，要相助桂公公将刺客救出官去，却不可露出丝毫形迹，让刺客起疑，见韦小宝到来，忙迎将上去，使个眼色，和他一同走到假山之侧，低声问道：“桂公公，你要怎么救人？”

韦小宝见他神态亲热，心想：“皇上命我杀个把侍卫救人，好让刘一舟他们不起疑心。这张老哥对我甚好，倒有些不忍杀他。好在有臭小娘一封书信，这姓刘的杀胚是千信万信的了。”沉吟道：“我再回去审审这三个龟儿子，随机应变了。”

张康年笑着请了个安，道：“多谢桂公公。”韦小宝道：“又谢什么了？”张康年道：“小人跟着桂公公办事，以后公公一定不断提拔。小人升官发财，那是走也走不掉了。”韦小宝微笑道：“你赤胆忠心给皇上当差，将来只怕一件事。”张康年一惊，问道：“怕什么？”韦小宝道：“就怕你家的仓库太小，装不下这许多银子。”张康年哈哈大笑，跟着收起笑声，低声道：“公公，我们十几个侍卫暗中都商量好了，大家尽力给公公办事，说什么也要保公公做到宫里的太监总首领。”

韦小宝微笑道：“那可妙得很了，等我大得几岁再说罢。”跟着想起钱老本送活猪补漏洞的事来，问道：“瑞副总管那里去了？多总管跟你们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怎地一直不见瑞副总管？”张康年道：“多半是太后差他出宫办事去了。”韦小宝点点头，道：“你见到瑞副总管时，请他到我屋里来一趟，皇上吩咐了，有几句话要问他。”张康年答应了。

韦小宝走进侍卫房，来到绑缚刘一舟等三人的厅中。一晚不见，三人的精神又委顿了许多，虽然未再受拷打，但两日两晚未进饮食，便铁打的汉子也顶不住了。厅中看守的七八名侍卫齐向韦小宝请安，神态十分恭敬。

韦小宝大声道：“皇上有旨，这三个反贼大逆不道，立即斩首示众。快去拿些酒肉饭菜来，让他们吃得饱饱地，免得死了做饿鬼。”众侍卫齐声答应。

那虬髯汉子吴立身大声道：“我们为平西王尽忠而死，流芳百世，胜于你们这些给鞑子做奴才的畜生万倍。一名侍卫提起鞭子，刷的一鞭打去，骂道：“吴三桂这反贼，叫他转眼就满门抄斩。”

刘一舟神情激动，双眼向天，口唇轻轻颤动，不知在说些什么。

众侍卫拿了三大碗饭、三大碗酒进来。韦小宝道：“这三个反贼听得要杀头，吓得全身发抖，只怕酒也喝不下，饭也吃不落啦。三位兄弟辛苦些，喂他们每人喝两口酒，可不能多喝。这一大饭嘛，就喂他们吃了。要是喝得醉了，杀起头来不知道颈子痛，可太便宜了他们，去到阴世，阎罗王见到三个酒鬼，大大生气，每个酒鬼先打三百军棍，那可又害苦了他们。”众侍卫都笑了起来，喂三人喝酒吃饭。

吴立身大口喝酒，大口吃饭，神色自若，敖彪吃一口饭骂一句：“狗奴才！”刘一舟脸色惨白，食不下咽，吃不到小半碗，就摇头不吃了。

韦小宝道：“好啦，大伙儿出去。皇上叫我问他们几句话，问了之后再杀头。”

张康年躬身道：“是！”领着众侍卫出去，带上了门。

韦小宝听得众人脚步声走远，咳嗽一声，侧头向吴立身等三人打量，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吴立身骂道：“狗太监，有什么好笑？”韦小宝笑道：“我自笑我的，关你什么事？”

刘一舟突然说道：“公公，我……我就是刘一舟！”

韦小宝一怔，还未答话。吴立身和敖彪已同时喝了起来：“你胡说什么？”刘一舟道：“公公，求求你救我一救，救……救我们一救。”吴立身喝道：“贪生怕死，算什么英雄好汉，何必开口求人？”刘一舟道：“他……他说小公爷和我师父，托……托他来救……救我们的。”吴立身摇摇头道：“他这等骗人的言语，也信得的？”

韦小宝笑道：“‘摇头狮子’吴老爷子，你就瞧在我脸上，少摇几次头罢。”吴立身一惊，道：“你……你……”韦小宝笑道：“这一位青毛虎敖彪敖大哥，是你的得意弟子，是不是？名师必出高徒，佩服，佩服。”吴立身和敖彪脸上变色，惊疑不定。

韦小宝从怀中取出方怡所折的那个方胜，打了开来，放在刘一舟面前，笑道：“你瞧这是谁写的字？”

刘一舟一看，大喜过望，颤声道：“这真是方师妹的笔迹。吴师叔，方师妹说这……这位公公是来救我们的，叫我一切都听他的话。”

吴立身道：“给我瞧瞧。”韦小宝将那张纸拿到吴立身眼前，心想：“这上面不知写了些什么情话。我这大老婆不要脸，一心想偷汉子，什么肉麻的话都写得出。”只听吴立身读道：“‘刘师哥：桂公公是自己人，义薄云天，干冒奇险，前来相救，务须听桂公公指示，求脱虎口。妹怡手启。’嗯，这上面画了我们沐王府的记认花押，倒是不假。”

韦小宝听方怡在信中称赞自己“义薄云天”，不明白“义薄云天”是什么意思，心想义气总是越厚越好，“薄”得飞上了天，还有什么剩下的？但以前曾经好几次听人说过，知道确是一句大大的好话，又听她信中并没对刘一舟说什么肉麻情话，更是欢喜，说道：“那还有假的？”

刘一舟问道：“公公，我那方师妹在那里？”韦小宝心道：“在我床上。”口中说道：“她此刻躲在一个安稳的所在，我救了你们出去之后，再设法救她，和你相会。”

刘一舟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公公的大恩大德，真不知如何以为报。”他适才听韦小宝说，吃过酒饭后便提出去杀头，他本来胆大，可是突然间面临生死关头，恐惧之情再也难以克制，忍不住声称自己便是刘一舟，只盼在千钧一发之际留得性命，待见方怡的书信，得知活命有望，这一番欢喜当真难以形容。

吴立身却临危不惧，仍要查究清楚，问道：“请问阁下尊姓大名。何以肯加援手？”

韦小宝道：“索性对你们说明白了。我的朋友都叫我癞痢头小三子，你们别奇怪，我从前是癞痢，现今不癞了。我有个好朋友，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名叫韦小宝。他说天地会中有个老头儿，叫做八臂猿猴徐天川，为了争执拥唐、拥桂什么的，打死了你们沐王府的白寒松。沐家小公爷和白寒枫不肯干休。但人死了活不转来，没有法子，那韦小宝就来托我救你们三位出去，赔还给沐王府，以便顾全双方义气。”

跟天地会的纠葛，吴立身知道得很明白，当下更无怀疑，不住的摇头，又点头，说道：“这就是了。在下适才言语冒犯，多有得罪。”

韦小宝笑道：“好说，好说！只不过如何逃出宫去，可得想个妙法。”

刘一舟道：“桂公公想的法子，必是妙的，我们都听从你的吩咐便了。”韦小宝心道：“我可还没想出什么主意呢。”问吴立身道：“吴老爷子可有什么计策？”吴立身道：“皇宫里狗侍卫极多，白天是闯不出去的。等到晚间，你来设法割断我们手脚上的牛筋，让我们乘黑冲杀出去便是。”

韦小宝道：“此计极妙，就怕不是十拿九稳。”在厅上走来走去，筹思计策。

敖彪道：“冲得出去最好，冲不出去，至不济也不过是个死。”刘一舟道：“敖师哥，别打断桂公公的思路。”敖彪怒目向他瞪视。

韦小宝心想：“最好是有个迷药，将侍卫迷倒，便可不伤人命。”走到外室，向张康年道：“张大哥，我要用些迷药，你能不能立刻给我弄些来。”张康年笑道：“行，行。赵二哥那里现成有的是蒙汗药，我马上去拿。”韦小宝笑问：“赵二哥身边有蒙汗药？作什么用的？”张康年低声道：“不瞒公公说，前日瑞副总管差我们去拿一个人，吩咐了要悄悄的干，不能张扬。这人武功了得，我们只怕明刀明枪的动手多伤人命，而且不能活捉。赵二哥就去弄了一批蒙汗药来，做了手脚。”韦小宝心道：“你们打不过人家，就搅鬼计。”问道：“结果大功告成？”张康年笑道：“手到擒来。”

韦小宝听说是瑞栋要他们去办的事，就得多问几句：“捉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张康年道：“是宗人府的镶红旗统领和察博，听说是得罪了太后。瑞副总管把他捉来后，逼他缴了一部经书出来，后来在他嘴上、鼻上贴了桑皮纸，就这么活生生的闷死了他。”韦小宝听得暗暗心惊：“原来老婊子为的又是那部《四十二章经》。瑞栋取到经书后，干么不立即去交给老婊子，却藏在自己身上？这不是想自行吞没吗？”随即想到瑞栋决不敢吞没经书：“嗯，是了，老婊子一见到瑞栋，来不及问经书的事，立即便派他来杀我。瑞栋是想先杀老子，再缴经书，却变成了戏文‘长坂坡’中那个夏侯什么的小花脸，先送性命，再送宝剑。老子这可不得了七进七出的常山赵子龙吗？”随口问道：“那是什么经书？这样要紧。”张康年道：“那可不得了。我这就取蒙汗药去。”

韦小宝道：“烦你再带个讯，叫膳房送两桌上等酒席来，是我相请众位哥儿的。”张康年喜道：“公公又赏酒喝。只要跟着公公，吃的喝的，一辈子不用愁短得了。”过不多时，张康年取了蒙汗药回来，好大的一包，怕不有半斤多重，低声笑道：“这一大包药，足够迷倒几百人。点子倘若只有一人，用手指甲挑这么一点儿，和在茶里酒里，那就够了。”跟着吩咐众侍卫搬桌摆凳，说道桂公公赏酒。众侍卫大喜，忙着张罗。韦小宝道：“把酒席摆在犯人厅里，咱们乐咱们的，让他妈的这三个刺客瞧得眼红，馋涎滴滴流。”酒席设好，御膳房的管事太监已率同小太监和苏拉（按：清宫中级杂役，满洲语称为“苏拉”），挑了食盒前来，将菜肴酒壶放在桌上。

韦小宝笑道：“你们三个反贼，干这大逆不道之事，死到临头，还在嘴硬，现下瞧着老爷们喝酒吃菜，倘若馋得熬不过，扮一声狗叫，老爷就赏你一块肉吃。”众侍卫哈哈大笑。吴立身骂道：“狗侍卫、臭太监，我们平西王爷指日就从云南起兵，一路打到北京来，将你们这些侍卫、太监一古脑儿捉了，都丢到河里喂王八。”

韦小宝右手伸手入怀里，手掌里抓了半把蒙汗药，左手拿起酒壶，走到吴立身面前，提高酒壶，笑道：“反贼，你想不想喝酒？”吴立身不明他的用意，大声道：“喝也罢，不喝也罢！平西王大兵一到，你这小太监也是性命难逃。”

韦小宝冷笑道：“那也未必！”高高提起酒壶，仰起了头，将酒从空中倒将下来，张嘴接住了，一口吞将下去，赞道：“好酒。”左手平放胸前，用食指拨开壶盖，将右掌中的蒙汗药都撒入壶中，跟着拨上了壶盖，左手提高酒壶，在半空中不住摇晃，笑道：“好反贼，死到临头，还在胡说八道：‘他放蒙汗药之时，身子遮住酒壶，除吴立身一人之外，谁也没见，这一摇晃，将蒙汗药与酒尽数混和。’”

吴立身瞧在眼里，登时领悟，暗暗欢喜，大声道：“大丈夫死就死了，出言求饶，不是好汉。你这壶酒，痛痛快快的就让老子喝了。”

韦小宝笑道：“你想喝酒，偏不给你喝，哈哈***！”转身回到席上，给众侍卫都满满斟了一杯酒。张康年等都一齐站起，说道：“不敢当，怎敢要公公斟酒？”

韦小宝道：“大家自己兄弟，何必客气？”举起杯来，说道：“请，请！”众侍卫正要饮酒，门外忽有人大声道：“太后传小桂子。小桂子在这儿么？”

韦小宝吃了一惊，说道：“在这儿！”放下酒杯，心道：“老婊子又来找我干什么？”迎将出去，见是四名太监，为首的一人挺胸凸肚，来势颇为不善，当即跪下，道：“奴才小桂子接旨。”那太监道：“皇太后有要紧事，命你即刻去慈宁宫。”

韦小宝道：“是，是。”站起身来，心想：“迷药酒都已斟下了，我一离开，众侍卫自然立即喝酒，西洋镜马上拆穿，那也罢了。慈宁宫可万万去不得。你慈宁宫是丽春院吗？你老婊子差人上门来请财主大少？”这时身旁侍卫众多，心中倒也并不惶恐，笑问：“公公贵姓，以前咱们怎地没见过？”

那太监哼了一声，说道：“我叫董金魁，这就快去罢，太后等着呢。已到处找了你这大半天啦！”韦小宝一把拉住他手腕，道：“董公公，快来瞧瞧一件有趣事儿。”拉着他向内走去。

董金魁听说是有趣事儿，便跟着走进内厅，眼见开着两桌酒席，便大声道：“好啊，你们可享福得很哪。小桂子，太后派你经管御膳房，你却假公济私，拿了太后和皇上的银子胡花。”

韦小宝笑道：“众位侍卫兄弟擒贼有功，皇上命我犒赏三军。来赏赏，董公公，还有这三位公公，大家坐下来喝一杯。”董金魁摇头道：“我不喝！太后传你，还不快去？”韦小宝笑道：“众位侍卫大人都是好朋友，你一杯也不跟人家喝，那可太也瞧不起人了。”董金魁道：“我不喝酒。”

韦小宝向张康年使个眼色，道：“张大哥，这位董公公架子不小，不肯跟咱们喝酒。”张康年拿起一杯酒来，送到董金魁手中，笑道：“董公公，大家凑个趣儿。”董金魁无奈，只得干了一杯。韦小宝带笑道：“这才够朋友，那三位公公也喝一杯。”那三名太监从侍卫手中接过酒杯，也都喝了。韦小宝道：“好！大伙儿都奉陪一杯。”在四只空酒杯中又斟满了酒。众侍卫一齐举杯喝了。

韦小宝举杯时以左手袖子遮住了酒杯，酒杯一侧，将一杯药酒都倒入了袖子。他生恐一杯酒力不够，又要替众人斟酒。一名侍卫接过酒壶，道：“我来斟！”

董金魁皱眉道：“桂公公，咱们一听太后宣召，谁都立刻拔脚飞奔而去，你这么自顾自的喝酒，那可是大不敬哪！”韦小宝笑道：“这中间有个缘故，来赏赏，大家喝了这一杯，我就说个明白。”张康年举起杯来，道：“董公公请。”董金魁道：“我可没功夫喝酒。”说着身子微微一晃。

韦小宝知他肚中蒙汗药即将发作，突然弯腰，叫道：“啊永，肚子痛。”众侍卫都感一阵头晕，有人便道：“怎么？这酒不对！”韦小宝大声怒道：“董公公，你奉太后之命，赐毒酒给我们喝，是不是？为什么你在酒里下毒？”

董金魁大惊，颤声道：“那……那有此事？”韦小宝道：“你好狠的手段，竟敢在酒里下毒？众位兄弟，大伙儿跟他拚了。”

众侍卫头晕脑胀，茫然失措，只听得砰砰两声响，两名太监挨不住药力，先行摔倒，跟着董金魁、张康年、众侍卫和余下一名太监先后摔倒，跌得桌翻椅倒，乱成一团。韦小宝抢上前去，在董金魁身上踢了一脚。董金魁唔的一声，手足微微一动，双眼已难睁开。

韦小宝大喜，先奔过去掩上了厅门，拔出匕首，在董金魁和三名太监胸口一人一剑。刘一舟“啊”的一声，大为惊讶。韦小宝再用匕首将吴立身、刘一舟、敖彪手足上绑缚的牛筋尽数割断。他这匕首削铁如泥，割牛筋如割粉丝麦条。

吴立身等三人武功均颇不弱，吴立身尤其了得，三人虽受拷打，但都是皮肉之伤，并未损到筋骨。刘一舟道：“桂公公，咱……咱们怎生逃出去？”韦小宝道：“吴老爷子，敖师兄，你们两位找两个身材差不多的侍卫，跟他们换了衣衫。刘师兄，你没胡子，可以假扮太监，跟这姓董的换了衣衫。”刘一舟道：“我也扮侍卫罢？”韦小宝道：“不行！你假扮太监。”刘一舟不敢违拗，点了点头。三人迅即改换了装束。

韦小宝道：“你们跟我来，不论有谁跟你们说话，只管扮哑巴，不可答话。”从怀中取出化尸药粉，拉开董金魁的尸体，放在厅角用匕首在他上身、下身到处戳上几个洞，每个洞中都弹上些药粉，让尸体销毁得加倍迅速，这才开了厅门，领着三人出去。

一出侍卫房，反手带上了房门，径向御膳房而去。御膳房在乾清宫之东，与侍卫房相距甚近，片刻间便到了。只见钱老板早已恭恭敬敬的站着等候，手下几名汉子抬来了两口洗刷干净的大光猪。

韦小宝脸色一沉，喝道：“老钱，你这太也不成话了！我吩咐你抬几口好猪来，却用这般又瘦又干、生过十七八胎的老母猪来敷衍老子，你……你……他妈的，你这碗饭还想吃不吃哪？”他骂一句，钱老板惶惶恐恐的躬身应一声：“是！”

御膳房众太监见钱老板所抬来的，实在是两口肥壮大猪，但挑剔送来的货物不妥，原是御膳房管事太监捞油水的不二法门，任你送来的牛羊鸡鸭绝顶上等，在管事太监口中，也变成了连施舍叫化子也没人要的臭货贱货。只有送货人银子一包包的递上来，臭贱之物才摇身一变，变成了可入皇帝、皇后之口的精品。众太监听韦小宝这等说，心下雪亮，跟着连声吆喝：“撵出去！这两口发臭的烂猪，只好丢在菜地里当肥料。”

韦小宝愈加恼怒，手一挥，向吴立身等三人道：“两位侍卫大哥，还有这位公公，你们三个押了这家伙出去，撵到宫门外，再也不许他们进来。”

钱老板不知韦小宝是何用意，愁眉苦脸道：“公公原谅了这遭，小……小人回头去换更大更肥的肉猪来，另有薄礼……薄礼孝敬众位公公，这一次……这一次请公公多多包涵。”韦小宝道：“我要肉猪，自会差人来叫你。快去，快去！”钱老板欠腰道：“是，是！”

御膳房众太监相视而笑，均想：“你有礼物孝敬，桂公公自然不会轰走你了。”

吴立身、刘一舟、敖彪三人跟在钱老板身后，又推又拉，将他撵出厨房。韦小宝跟在后面，来到走廊之中，四顾无人，低声说道：“钱老兄，这三位是沐王府的英雄，第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摇头狮子’吴老爷子。”钱老板“啊”的一声，喜道：“久仰，久仰。在下不回头招呼，三位莫怪。”吴立身听得他是韦小宝的同伴，心中大喜，忙道：“身在险地，理当如此。”韦小宝道：“钱老哥，你跟贵会韦香主说，癞痢头小三子帮他办成了。你领这三位好朋友去见沐小公爷和柳老爷子。这三位朋友一走，宫里立时便会追查刺客，你可再也不能进宫来了。”钱老板道：“是，是。敝会上下，都感谢公公的大德。”

吴立身问道：“这位钱朋友是天地会的？”钱老板道：“正是！”

五人快步来到神武门。守卫宫门的侍卫见到韦小宝，都恭恭敬敬问好：“桂公公好！”韦小宝道：“大伙儿都好。”这些侍卫虽见吴立身等三人面生，但见韦小宝挽着吴立身的右臂，自是谁也不敢多问一句。

五人出得神武门，又走了数十步。韦小宝道：“在下要回宫去了，后会有期，大家不必多礼。”吴立身道：“救命之恩，不敢望报。此后天地会如有驱策，吴某敖某师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韦小宝道：“不敢当。”只见刘一舟大步走在前面，回头相望，自是怪吴立身何不快走，此处离宫门不远，尚未脱险。

韦小宝微微一笑，回神武门来，向守门的侍卫道：“那公公是皇太后的亲信，说道奉了太后慈旨，命我亲自送这几人出宫。他妈的，不知知是什么路道！”守门的侍卫道：“好大的架子！怎能劳动桂公公的大驾？莫非是亲王贝勒不成？”另一名侍卫道：“就算是亲王贝勒，也不能要桂公公亲自相送啊。”韦小宝摇头道：“太后的差使，可教人莫名其妙。我心里可着实犯疑，只是那太监拿了太后的亲笔慈旨来，咱们做奴才的可不敢不办，是不是？”几名侍卫道：“是，是！那又有什么法子？”

韦小宝回到侍卫房中，见众人昏迷在地，兀自未醒，当下掏了一盆冷水，泼在张康年头上。张康年悠悠醒转，微笑道：“桂公公，我怎地就这么容易的醉了？”老大不好意思的坐起，见到厅上情景，大吃一惊，颤声道：“怎……怎……那些刺客……已经走了？”

韦小宝道：“太后派了那姓董的太监来，使蒙汗药迷倒了咱们，将三名刺客救去了。”

那蒙汗药分明是张康年亲自拿来交给韦小宝的，听他这么说，心下全然不信，但药力初退，脑子兀自胡里胡涂的，不知如何置答。

韦小宝道：“张大哥，多总管命你暗中放了刺客，是不是？”张康年点头道：“多总管说，这是皇上的密旨，放了刺客，好追查主使的反贼头儿是谁。”韦小宝笑道：“是了。可是宫里走脱了刺客，负责看守的人有没有罪？”

张康年一惊，道：“那……自然有罪，不过……不过这是多总管吩咐过的，我们做下属的，不过奉命行事罢了。”韦小宝道：“多总管有手令给你没有？”张康年更加惊了，道：“没……没有。他亲口说了，用……用不着什么手令。多总管说道，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办事。”

韦小宝问道：“多总管拿了皇上亲笔的圣旨给你看了？”张康年颤声道：“没……没有。难道……难道多总管的话是假的？”全身发抖，牙齿上下相击，格格做声。

韦小宝道：“假是不假。我就怕多总管不认帐，事到临头，往你身上一推，可有些不大妙。张大哥，皇上为什么要放刺客出去？”张康年道：“多总管说，要从这三名刺客身上，引出背后主使的人来。”韦小宝道：“事情倒确是这样。只不过宫中放走刺客，若不追究，连刺客也不会相信。这背后主使之人，就未必查得出。说不定皇上会杀几个人，张扬一下，好让刺客不起疑心。”

这几句话韦小宝倒没冤枉了皇帝，康熙确实会命他杀几名侍卫，以坚被释的刺客之信。

张康年惊惶之下，双膝跪倒，叫道：“公公救命！”说着连连磕头。

韦小宝道：“张大哥何必多礼。”伸手扶起，笑道：“眼前有现成的朋友顶缸，咱们往这四名太监头上一推，说他们下蒙汗药迷倒了众人，放走刺客，可不跟你没干系了？皇上听说这四名太监是太后派来的，自然不会追究。皇上也不是真的要杀你，只要有人顶缸将放走刺客之事遮掩了过去，皇上多半还有赏赐给你呢。”

张康年大喜，叫道：“妙计，妙计！多谢公公救命之恩。”

韦小宝心道：“这件事我虽没救你性命，但适才你昏迷不醒之时，没一剑将你杀了，却也是手下留情。皇上金口吩咐，叫我杀几名侍卫的。”说道：“咱们快救醒众兄弟，咬定是这四名太监来放了刺客。”

张康年应道：“是，是！”但想不知是否真能脱却干系，兀自心慌意乱，手足发软，当下掏了冷水，将众侍卫一一救醒。

众人听说是太监董金魁将自己迷倒，杀了三名太监，救了三名刺客，无不破口大骂。大家心中起疑：“太后为什么要放走刺客？莫非这些刺客是太后招来的？”但既牵涉到太后，人人都只在心中想想，谁也不敢宣之于口。这时董金魁的尸身衣服均已化尽，都道他已带领刺客逃出宫了。

韦小宝回到自己住处，走进内房。沐剑屏忙问：“桂大哥，有什么消息？”韦小宝道：“桂大哥没消息，好哥哥倒有一些。”

沐剑屏微笑道：“这消息我不着急，自有着急的人，来叫你好哥哥。”方怡脸上阵一阵晕红，低声道：“好兄弟！你年纪比我小，我叫你好兄弟，那可行了罢？”韦小宝叹了口气，道：“好老婆变成了好兄弟，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行了，救出去啦！”

方怡猛地坐起，颤声道：“你……你说我刘师哥已救出去了？”韦小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我答应你去救，自然救了。”方怡道：“怎……怎么救的？”韦小宝笑道：“山人自有妙计。下次你见我师哥，他自会说给你听。”

方怡吁了口气，抬头望着屋顶，道：“谢天谢地，当真是菩萨保佑。”

韦小宝见到方怡这般欢喜到心坎里去的神情，心下着恼，轻轻哼了一声，也不说话。

沐剑屏道：“师姊，你谢天谢地谢菩萨，怎不谢换你那个好兄弟？”

方怡道：“好兄弟的大恩大德，不是说一声‘谢换’就能报答得了的。”

韦小宝听她这么说，又高兴起来，说道：“那也不用怎么报答。”

方怡道：“好兄弟，刘师哥说了些什么话？”韦小宝道：“也没说什么，他只求我救他出去。”方怡“嗯”了一声，又问：“他问到我们有没有？”韦小宝侧头想了想，说道：“没有。我跟他讲，你是在一个安稳所在，不用担心，不久我就会送你去和他相会。”

方怡点头道：“是！”突然之间，两行眼泪从面颊上流了下来。

沐剑屏问道：“师姊，你怎么哭了？”

方怡喉头哽咽，说道：“我……我心中欢喜。”

韦小宝心道：“他妈的，你为了刘一舟这小白脸，欢喜得这个样子。这浪劲儿老子可不爱多瞧。小皇帝叫我查究主使刺客的头儿，我得出去鬼混一番，然后回报。”

当下出得宫去，信步来到天桥一带闲逛。

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国恨 岁时犹动楚人哀

北京天桥左近，都是卖杂货、变把戏、江湖闲杂人等聚居的所在。韦小宝还没走近，只见二十名差役蜂拥而来，两名捕快带头，手拖铁链，锁拿着五个衣衫褴褛的小贩，差役手中举着七八小麦杆轧成的草把，草把上插满了冰糖葫芦。这五个小贩显然都是卖冰糖葫芦的。

韦小宝心中一动，闪在一旁，眼见众差役锁着五名小贩而去，只听得人从中有个老者叹道：“这年头儿，连卖冰糖葫芦也犯了天条啦。”韦小宝正待询问，忽听得咳嗽一声，有个人挨进身来，弓腰曲背，满头白发，正是“八臂猿猴”徐天川。他向韦小宝使个眼色，转身便走。韦小宝跟在他后面。

来到僻静处，徐天川道：“韦香主，天大的喜事。”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我将吴立身他们救出去的事，你已经知道了。”说道：“那也没什么。”徐天川瞪眼道：“没什么？总舵主到了！”

韦小宝一惊，道：“我……我师父到了？”徐天川道：“正是，是昨晚到的，要我设法通知韦香主，即刻去和他老人家相会。”韦小宝道：“是，是！”跟师父分别了大半年，功夫一点也没练，师父一见到，立刻便会查究练功的进境，只有缴一份白卷，那便如何是好？支吾道：“皇帝差我出来办事，立刻就须回报。我办完了事，再去见师父罢。”徐天川道：“总舵主吩咐，他在北京不能多耽，请韦香主无论如何马上去见他老人家。”韦小宝见无可推托，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徐天川来到天地会聚会的下处，心想：“早知这样，这几天我赖在宫里，怀集蠢病，缸懿荒芳焦，铜淳疫页莛，被姑唤，澜戮髅值范巧，消直叻银家，王嬷靴逊纭，葵融，坏赖烂兵捕加腥咽于。”

来到后厅，只见陈近南居中而坐，正和李力世、关安基、樊纲、玄贞道人、祁彪清待人说话。韦小宝抢上前去，拜伏在地，叫道：“师父，你老人家来啦，可想煞弟子了。”陈近南笑道：“好，汉汉孩子，大家都夸奖你呢。”韦小宝站起身来，见师父脸色甚和，放下了一半心，说道：“师父身子安好？”陈近南微笑道：“我很好。你功夫练得怎样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没有？”

韦小宝早地寻思，师父考查武功时拿什么话来推搪，师父十分精明，可不容易骗过，只有随机应变，说道：“不明白的地方多着呢。好容易盼到师父来了，正要请师父指点。”

陈近南微笑道：“很好，这一次我要为你多耽几日汉汉好点拨你一下。”正说到这里，守门的一名弟兄匆匆进来，躬身道：“启禀总舵主：有人拜山，说是云南沐王府的沐剑声和柳大洪。”陈近南大喜，站起身来，说道：“咱们快去迎接。”韦小宝道：“弟子没换过装束，不便跟他们相见。”陈近南道：“是，你在后边等我罢。”

天地会一行人出去迎客，韦小宝转到厅后，搬了张椅子坐着。

过不多时，便听到柳大洪爽朗的笑声，说道：“在下生平有个志愿，要一见天下闻名的陈总舵主，今日得如所愿，当真喜欢得紧。”陈近南道：“承蒙柳老英雄抬爱，在下愧不敢当。”众人说着话，走进厅来，分宾主坐下。沐剑声道：“贵会韦香主不都在这里吗？在下要亲自向他道谢。韦香主大恩大德，敝处上下，无不感激。”陈近南还不知原因，奇道：“韦小宝小孩子，小公爷如此谦光，太抬举小孩子了。”

“只听一人大声道：“在下师徒和这刘师侄的性命，都是韦香主救的。韦香主义薄云天，在下曾向贵会钱师傅说过，贵会如有驱策，姓吴的师徒随时奉命。”说话的正是“摇头狮子”吴立身。陈近南不明这里，问道：“钱兄弟，那是怎么一回子事？”

钱老本陪着吴立身等三人同去沐剑声住处，当下便被留住了酒肉款待。然后沐剑声、柳大洪亲自率同众人，请钱老本带路，到天地会的下处来道谢，没料到总舵主驾到，这时听陈近南问起，便简略说了经过，说道韦香主有个好朋友在清宫做太监，受了韦香主之托，不顾危险将失陷在宫里的吴立身等三人救了出来。陈近南一听，便知什么韦香主的好朋友云云，就是韦小宝自己，心下甚喜，笑道：“小公爷，柳老爷子，吴大哥，三位可太客气了。敝会和沐王府同气连枝，自己人有难，出手相援，那是理所当然，说得上什么感恩报德？那韦小宝是在下的小徒，年幼不懂事，只是于这‘义气’二字，倒还瞧得极重。”说到这里，心下沉吟：“小宝混在清宫之中，本来十分隐秘，只盼他能刺探到宫中重要机密，以利反清复明大业。既然做了这等大事出来，江湖上迟早都会知道，倘若再向沐王府隐瞒，便显得不够朋友了。”吴立身道：“我们很想见一见韦香主，亲口向他道谢。”

陈近南笑道：“大家是好朋友，这事虽然干系不小，却也不能相瞒。混在宫里当小太监的，就是我那小徒韦小宝自己。小宝，你出来见过众位前辈。”

韦小宝在厅壁后应道：“是！”转身出来，向众人抱拳行礼。

沐剑声，柳大洪，吴立身等一齐站起，为大惊讶。沐剑声没想到韦香主就是小太监；吴立身，敖彪，刘一舟三人没想到救他们性命的小太监，竟然便是天地会的韦香主。韦小宝笑嘻嘻的向吴立身道：“吴老爷子，刚才在皇宫之中，晚辈跟你说是假名字，你可别见怪。”吴立身道：“身处险地，自当如此。我先前便曾跟敖彪说，这位小英雄办事干净利落，有担当，有气概，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靴子宫中，怎会有如此人才？我们都奇怪。原来是天地会的香主，那……嘿嘿，怪不得……！”说着翘起了大拇指，不住摇头，满脸赞叹钦佩之色。

“摇头狮子”吴立身是柳大洪的师弟，在江湖上也颇有名声。陈近南听他这等称赞自己徒弟，心中大喜，笑道：“吴兄可别太夸奖了，宠坏了小孩子。”柳大洪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道：“陈总舵主，你一人可占尽了武林中的便宜。武功这等了得……声名如此响亮，手创的天地会这般兴旺，连收的徒儿，也是这么给你增光。”陈近南拱手道：“柳老爷子这话，可连我也宠坏了。”柳大洪道：“陈总舵主，姓柳的生平佩服之人，没有几个。你的丰采为人，教我打从心底里佩服出来。日后赶跑了靴子，咱们朱五太子登了龙庭，这宰相嘛，非请你来当不可。”

陈近南微微一笑道：“在下无德无能，怎敢居这高位？”祁彪清插口道：“柳老爷，将来赶跑了靴子，朱三太子登极为帝，中兴大明，这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大伙儿一定请你老人家来当的。”柳大洪圆睁双眼，道：“你……你说什么？什么朱三太子？”祁彪清道：“隆武帝殉国，留下的朱三太子，行宫眼下设在台湾。他日还我河山，朱三太子自然正位为君。”

柳大洪霍地站起，厉声道：“天地会这次救了我师弟和徒弟，我们很承你们的情，可是大明天子的正统，却半点也错忽不得。祁老弟，真命天子明明是朱五太子。永历天子乃是大明正统，天下皆知，你可不得胡说。”

陈近南系渍骸微，弦C忧胛韵，助茄翼按第拖，管撬，缩，汉漏，卜，绵，劣，哨，吹降资侵焯，踊故侵湖逢，幼醒实邦，道精乖银煤埽，挥孟任窳俗约喝说暮推，4竺箜琉档恼，乘，皇，第，挑，膊皇，窃，亲，裁，甲，拥，囊，皇，比，地，白，妹，担任，鑫，览，溃，谏，暇，评，溃，鑫，银，群，雀，暨，纯，赚，灰，鑫，移，胄，男，Γ，M，仓，由，惫，伤，变，裁，词，虏，荒，荒，塘，浚，俊，便，塞，工，返，渍，骸，俺，伦，芒，嬷，髻，翱，刹，欢，粤，徽，圆，凤，常，圆，凰，吃，虬，怀，伞，N，颞，潜，湖，逢，樱，霍，皇，翘，巴，际，裁，慈，倩，还，蟆，3，伦，芒，嬷，髻，灰，耘，滋，焯，椽，蟀，湖，逢，泳，遥，颐，倾，通，踵，舷，拔，椎，伦，芒，嬷，髻，增，桓，矣，形，背，陆，街，U，σ，上，罚，档，渍，骸，疤，湖，薹，眨，程，薹，餐，焯，雍，枚，硕，嗽，谔，滩，L，<<，迨，蜩，癩，澜，戮，髅，芊，郑，缵，严，焯，有，e，摇，！

柳大洪双眼一瞪，大声道：“陈总舵主说什么数十万军民，十数万弟兄，难道想倚多为胜吗？可是天下千千万万百姓，都知道永历天子在缅甸殉国，是大明最后的一位皇帝。咱们不立永历天子的子孙，又怎对得起这位受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死于非命的大明天子？”他本来声若洪钟，这一大声说话，更是震耳欲聋，但说到后边，心头酸楚，话声竟然嘶哑。

陈近南这次来到北京，原是得悉徐天川为了唐王、桂王正统谁属之事，与沐王府白氏兄弟起了争擲，以致失手打死白寒松。他一心以反清复明大业为重，倘若靴子尚未打跑，自己伙里先争斗个为亦乐乎，反清大事必定障碍重重。是以他得讯之后，星夜从河南赶到京城，只盼能以极度忍让，取得沐王府的原宥。到北京后一问，局面远比所预料的为佳，天地会在京人众由韦小宝率领，已和沐王府的首脑会过面，双方并未破脸，颇有转圜余地，待知韦小宝又救了吴立身三人，则徐天川误杀白寒松之事定可揭过无疑。不料祁

清和柳大洪提到唐桂之争，情势又渐趋剑拔弩张。眼见柳大洪说到永历帝殉国之事，老泪潸潸而下，不由得心中一酸，说道：“永历陛下殉国，天人共愤。古人言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何况我汉人多过鞑子百倍？鞑子势力虽大，我大汉子只须万众一心，何愁不能驱除胡虏，还我河山。沐小公爷，柳老爷子，咱们大仇未报，岂可自己先起争擢？今日之计，咱们须当同心合力，杀了吴三桂那厮，为永历陛下报仇，为沐老公爷报仇。”

沐剑声，柳大洪，吴立身等一齐站起，齐声道：“对极，对极！”有的人泪流满面，有的人全身发抖，都是激动无比。陈近南道：“到底正统在隆武，还是永历，此刻也不忙细辩。沐小公爷，柳老爷子，天下英雄，只要是谁杀了吴三桂，大家都奉他号令！”沐剑声之父沐天波为吴三桂所杀，他日夜夜所想，就是如何杀了吴三桂，听陈近南这么说，首先叫了出览：“正是，哪一个杀了吴三桂，天下英雄都奉他号令。”

陈近南道：“沐小公爷，敝会就跟贵府立这么一个誓约，是贵府的英雄杀了吴三桂，天地会上下都奉沐王府的号令...”沐剑声接着道：“是天地会的英雄杀了吴三桂，云南沐家自沐剑声以次，个个都奉天地会陈总舵主号令！”两人伸来手背，拍的一声，击了一掌。

江湖之上，倘若三击掌立誓，那就决计不可再有反悔。二人又待击第二掌，忽听得屋顶有人一声长笑，说道：“要是我杀了吴三桂呢？”东西屋角上都有人喝问：“什么人？”天地会守在屋上的人抢近查问。接着拍的一声轻响，一人从屋面跃入天井，厅上长窗无风自开，一个青影迅捷绝伦的闪将进来。东边关安基，徐天川，西边柳大洪，吴立身同时出掌张臂相拦。那人轻轻一纵，从四人头顶跃过，已站在陈近南和沐剑声身前。

关徐柳吴四人合力，居然没能将此人拦住。此人一足刚落地，四人的手指都已抓在他身上，关安基抓住他右肩，徐天川抓住他右肋，柳大洪捏住了他左臂，吴立身则是双手齐施，抓住了他后腰。四人所使的全是上乘的擒拿手法。那人并不反抗，笑道：“天地会和沐王府是这样对付好朋友美？”

众人见这人一身青衣长袍，约莫二十三岁，身形高瘦，瞧模样是个文弱书生。陈近南抱拳道：“足下尊姓大名？是好朋友美？”那书生笑道：“不是好朋友，也不来了。”突然间身子急缩，似乎成为一个肉团。关安基等四人手中陡然松了，都抓了个空。嗤嗤裂帛声中，一团青影向上拔起。

陈近南一声长笑，右手疾抓，那书生脱却四人掌握，猛感左足踝上陡紧，犹如铁箍一般箍住。他右足疾出，径踢陈近南面门。这一脚劲力奇大，陈近南顺手提起身旁茶几一挡，拍的一声，一张红木茶几登时粉碎。陈近南右手甩出，将他往地下掷去。那书生臀部着地，身子却如在水面滑行，在青砖上直溜了出去，溜出数丈，腰一挺，靠墙站起。关安基，徐天川，柳大洪，吴立身四人手中，各自抓住一块布片，却是将那书生身上青布长袍各自拉了一大片下来。这几下免起鹤落，动作迅捷无比。六人出手干净利落，旁观众人看得清楚，忍不住大声喝彩。这中间喝彩声最响，还是那“铁背苍龙”柳大洪。吴立身连连摇头，脸上却是又惭愧，又佩服的神情。陈近南微笑道：“阁下既是好朋友，何不请坐喝茶？”那书生拱手道：“这杯茶原是要叨扰的。”踱着方步走近，向众人团团一揖，在最末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各人若不是亲眼见他显示身手，真难相信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竟会身负如此上乘武功。

陈近南笑道：“阁下何必太谦？请上座！”

那书生摇手道：“不敢，不敢！在下得与众位英雄并坐，已是生平最大幸事，又怎敢上座？陈总舵主，你刚才问我姓名，未及即答，好生失敬。在下姓李，草字西华。”陈近南，柳大洪等听他自报姓名，均想：“武林之中，没听到有李西华这一号人物，那多半假名了。但少年英雄之中，也没听到有哪一位身具如此武功。”陈近南道：“在下孤陋寡闻，江湖上出了阁下这样一位英雄，竟未得知，好生惭愧。”李西华哈哈一笑，道：“人道天地会陈总舵主待人诚恳，果然名不虚传。你听了贱名，倘若说道：‘久仰，久仰’，在下心中，不免有三分瞧你不起。在下初出茅庐，江湖上没半点名头，连我自己也不久仰自己，何况别人？哈哈哈哈哈！”

陈近南微笑道：“今日一会，李兄大名播于江湖，此后任谁见到李兄，都要说一声‘久仰’了”这句话实是极高的称誉，人人都听得出来。天地会，沐王府的四大高手居然拦他不住，抓他不牢，陈近南和他对了两招，也不过略占上风，如此身手，不数日间自然遐迩知闻。李西华摇手道：“不然，在下适才所使的，都不过是小巧功夫，不免有些旁门左道。这位老爷子使招‘云中现爪’，抓得我手臂险些断折。这位爱摇头的大胡子朋友双手抓住我后腰，想必是一招‘搏兔手’，抓得我哭又不是，笑又不是。这位白胡子老公公这招‘白猿取桃’，真把我肋下这块肉作蟠桃儿一般，牢牢拿住，再不肯放。这位长胡子朋友使的这一手.....嗯，嗯。招数巧妙，是不是‘城隍扳小鬼’啊？”关安基左手大拇指一翘，承认他说得不错。其实这一招本名‘小鬼扳城隍’，他倒转来说，乃是自谦之词。关安基等四人同时出手，抓住他身子，到他脚踢起挣脱，不过片刻之间，他竟能将四人所使招数说得丝毫不误，这份见识，似乎在武功之上。

柳大洪道：“李兄，你这身手了得，眼光更是了得。”

李西华摇手道：“老爷子夸奖了。四位刚才使在兄弟身上的，不论哪一招，都能取人性命。但四位点到即止，没伤到在下半分，四位前辈手下留情，在下甚是感激。”

柳大洪等心下大悦，这“云中现爪”，“搏兔手”，“白猿取桃”，“小鬼扳城隍”四招，每一招确实都能化成极厉害的杀手，只须加上一把劲便是。李西华指出这节，大增他四人脸光彩。陈近南道：“李兄光降，不知有何见教？”李西华道：“这里先得告一个罪。在下对陈总舵主向来仰慕，这次无意之中，得悉陈总舵主来到北京，说什么要来瞻仰丰采。只是没人引见，只好冒昧做个不速之客，在屋顶之上，偷听到了几位的说话。在下恨吴三桂这奸贼入骨，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忍不住多口，众位恕罪。”说着站起身来，躬身行礼。

众人一齐站起还礼。天地会和沐王府几位首脑自行通了姓名。韦小宝虽是天地会首脑，此刻在北京名位仅次于陈近南，但见李西华的眼光始终不转到自己脸晒，便不说话。沐剑声道：“阁下既是吴贼的仇人，咱们敌气同仇，乃是同道，不妨结盟携手，其谋诛此大奸。”李西华道：“正是，正是。适才小公爷和陈总舵主正在三击掌立誓，却给在下冒冒失失的打断了。两位三击掌之后，在下也来拍三掌可好？”柳大洪道：“阁下是说，倘若阁下杀了吴三桂，天地会和沐王府群豪，都得听奉阁下令？”李西华道：“那可万万不敢在下是后生小子，得能追随众位英雄，已是心满意足，哪敢说号令英雄？”

柳大洪点了点头道：“那么阁下心目之中，认为隆武，永历，哪一位先帝才是大明的正统？”当年柳大洪跟随永历皇帝和沐天波转战西南，自滇入缅，经历无数艰险，结果永历皇帝还是给吴三桂害死，他立下血誓，要扶助永历后人重登皇位。陈近南顾全大体，不愿为此而生争执，但这位热血满腔的老英雄却念念不忘于斯。李西华说道：“在下有一句不入耳的言语，众位莫怪。”柳大洪脸上微微变色，抢着问道：“阁下是鲁王旧部？”当年明朝崇祯皇帝死后，在各地自立抗清的，先有福王，其后有唐王，鲁王和桂王。柳大洪一言出口，马上知道这话说错了，瞧这李西华的年纪，说不定还是生于清兵入关之后，决不能是鲁王的旧部，又问：“阁下祖先是是鲁王旧部？”李西华不答他的询问，说道：“将来驱除了鞑子，崇祯，福王，唐王，鲁王，桂王的子孙，谁都可做皇帝。其实只要是汉人哪一个不可做皇帝？沐小公爷，柳老爷子何尝不可？台湾的郑王爷，陈总舵主自己，也不见得不可以啊。大明太祖皇帝赶走蒙古皇帝并没去再请宋朝赵家的子孙，来做皇帝，自己身登大宝，人人心悦诚服。”

这番话人人闻所未闻，无不脸上变色。

柳大洪右手在茶几上一拍，厉声道：“你这几句话当真大逆不道。咱们都是大明遗民，孤臣孽子，只求复兴明朝，岂可存这等狼子野心？”李西华并不生气，微微一笑，道：“柳老爷子，晚辈有一事不明，却要请教。那便是适才提及过的。大宋末年，蒙古鞑子占了我汉人的花花江山，我大明洪武帝龙兴凤阳，赶走鞑子，为什么不立赵氏子孙为帝？”柳大洪哼了一声，道：“赵氏子孙气数已尽，这江山是太祖皇帝血战得来，自然不会拱手转给赵氏？何况赵氏子孙于赶走鞑子一事无尺寸之功，就算太祖皇帝肯送，天下百姓和诸将士卒也必不服。”

李西华道：“这就是了。将来朱氏子孙有没有功劳，此刻谁也不知道。倘若功劳大，人人推戴，这皇位旁人决计不抢不去；如果也

无尺寸之功，就算登上了龙庭，只怕也坐不稳。柳老爷子，反清大业千头万绪，有的当急，有的可缓。杀吴三桂为急，立新皇帝可缓。”柳大洪张口结舌，答不出话来，喃喃的道：“什么可急可缓？我看一切都急，恨不得一古脑儿全都办妥了才好。”

李西华道：“杀吴三桂当急者，因吴贼年岁已高，若不早杀，给他寿终正寝，岂不成为天下仁人义士的终身大恨？至于奉立新君，那是赶走鞑子之后的事，咱们只愁打不垮鞑子，至于要奉立一位有道明君，总是找得到的。”

陈近南听他侃侃说来，入情入理，甚是佩服，说道：“李兄之言有理，但不知如何诛杀吴三桂那奸贼，要听李兄宏论。”李西华道：“不敢当，晚辈正要向各位领教。”沐剑声道：“陈总舵主有何高见？”陈近南道：“依在下之见，吴贼作孽太大，单在杀他一人，可万万抵不了罪，总须搞得他身败名裂，满门老幼，杀得寸草不存，连一切跟随他为非作歹的兵将部属，也都一网打尽，方消了我大汉千千万万百姓心头之恨。”柳大洪拍桌大叫：“对极，对极！陈总舵主的话，可说到我心坎儿里去。老弟，我听了你这话，心痒难搔，你有什么妙计，能杀得吴贼合府满门，鸡犬不留？”一把抓住陈近南手臂，不住摇动，道：“快说，快说！”

陈近南微笑道：“这是大伙儿的盼望，在下哪有什么奇谋妙策，能如此对付吴三桂。”柳大洪“哦”的一声，放脱了陈近南的手腕，失望之情，见于颜色。

陈近南伸出手掌，向沐剑声道：“咱们还有两记没击。”

沐剑声道：“正是！”伸手和他轻轻击了两掌。

陈近南转头向李西华道：“李兄，咱们也来击三掌如何？”说着伸出了手掌。

李西华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道：“陈总舵主主要是诛杀了吴贼，李某自当恭奉天地会号令，不敢有违。李某倘若侥幸，得能手刃这神奸巨恶，只求陈总舵主赏脸，与李某义结金兰，让在下奉你为兄，除此之外，不敢复有他求。”陈近南笑道：“李贤弟，你可太也瞧得起我了。好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韦小宝在一旁瞧着群雄慷慨的神情，忍不住百脉贡张，恨不得自己年纪立刻大了，武功立刻高了，也如这位李西华一般，在众位英雄之前，大出风头。听得师父说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禁喃喃自语：“驷马难追，驷马难追。”心想：“他妈的，驷马是匹什么马，跑得这么快？”

陈近南吩咐属下摆起筵席，和群雄饮宴。席间李西华谈笑风生，见闻甚博，但始终不露自己的门派家数，出身来历。

李力世和苏冈向他引见群豪。李西华见韦小宝年纪幼小，居然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不禁大是诧异，待知他是陈近南的徒弟，心道：“原来如此。”他喝了几杯酒，先行告辞。陈近南送到门边，在他身边低声道：“李贤弟，适才愚兄不知你是友是敌，多有得罪，抓住你足踝之时使了暗劲。这劲力两个时辰之后便发作。你不可丝毫动劲化解，在泥地掘出个洞穴，全身埋在其中，只露出口鼻呼吸每日埋四个时辰，共须掩埋七天，便无后患。”

李西华一惊，大声道：“我已中了你的‘凝血神抓’？”

陈近南道：“贤弟勿须惊恐，依此法化解，绝无大患。愚兄鲁莽得罪，贤弟勿怪。”李西华脸上惊惶之色随即隐去，笑道：“那是小弟自作自受。”叹了口气，道：“今日始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躬身行礼飘然而去。

柳大洪道：“陈总舵主，你在他身上施了‘凝血神抓’？听说中此神抓之，三天后全身血液慢慢凝结，变成了浆糊一般，无药可治，到底是否如此？”陈近南道：“这功夫太过阴毒，小弟素来不敢轻施，只是见他武功厉害，又窃听了我们的机密，不明他是何居心，才暗算了他。这可不是光明磊落的行径，说来惭愧。”沐剑声道：“此人若是鞑子鹰犬，或是吴三桂的部属，陈总舵主如不将他制住，咱们的机密泄露出去，为祸不小。陈总舵主一举手间便已制敌，令对方受损而不自知，这等神功，令人好生佩服。”陈近南又为白寒松之死向白寒枫深致歉意。白寒枫道：“陈总舵主，此事休得再提。先兄人死不能复生，韦香主救了吴师叔他们三人，在下好生感激。”

沐剑声心中挂念着妹子下落，但听天地会群雄不提，也不便多问，以免显得有怀疑对方之意。又饮了几巡酒，沐剑声等起身告辞。韦小宝道：“小公爷，你们最好搬一搬家，早晚鞑子便会派兵来跟你们捣乱。虽然你们不怕，但鞑子兵越来越多，一时之间，恐怕也杀不了这许多。”柳大洪哈哈大笑，说道：“小兄弟说得好，多谢你关照。我们马上搬家便是。”沐剑声道：“陈总舵主，韦香主，众位朋友，青山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沐王府众人辞出后，陈近南道：“小宝，跟我来，我瞧瞧你这几个月来，功夫进境怎样。”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脸上登时变色，应道：“是，是。”跟着师父走进东边一间厢房，说道：“师父，皇帝派我查问宫中刺客的下落，弟子可得赶着回报。”

陈近南道：“什么刺客下落？”他昨晚刚到，于宫中有刺客之事，只约略听说。

韦小宝便将沐王府群豪入宫行刺，意图嫁祸于吴三桂等情说了。陈近南吁了口气，道：“有这等事？”他虽多历风浪，但得悉此事也是颇为震动，说道：“沐家这些朋友胆气粗豪，竟然大举入宫。我还道他们三数人去行刺皇帝，因而被擒，原来还是为了对付吴三桂这奸贼。你救了吴立身他们三人，再回宫去，不怕危险吗？”

韦小宝要逞英雄，自然不说释放刺客是奉了皇帝命令，回宫去绝无危险，吹牛道：“弟子已拉了几个替死鬼，将事情推在他们头上，看来一时三刻，未必会疑心到弟子身上。师父叫我在宫里刺探消息，倘若为了救沐王府的人，从此不回宫，岂不误了师父大事？”

陈近南甚喜，说道：“对，咱们已跟沐剑声三击掌立誓，按理说，沐王府剩下来的人已经不多，决不能是天地会的对手。我跟他们立这个约，一来免得争执唐桂正统，伤了两家和气，鞑子未灭，我们汉人的豪杰先行自相残杀起来，大事如何可成？二来如能将沐王府收归本会，也大大增强我天地会的力量。原来他们竟敢入宫大闹，足见为了搞倒吴贼，无所不用其极。咱们也须尽力以赴，否则给他们抢了先，天地会须奉沐王府号令，大伙儿岂不脸上无光？”韦小宝道：“是啊，沐小公爷有什么本事，只不过仗着有个好爸爸，如果我投胎在他娘肚里，一样的是个沐小公爷。像师父这样大英雄大豪杰，倘若不得不听命于他，可把我气死了。”陈近南一生之中，不知听过了多少恭维谄媚的言语，但这几句话出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口，觉得甚是真诚可喜，不由得微微一笑。他可不知韦小宝本性原已十分机伶，而妓院与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子这两地之中，其机巧诡谲早已远胜于寻常大人。

陈近南在天地会中，日常相处的均是肝胆相照的豪杰汉子，哪想得到这个小弟子言不由衷，十句话中恐怕有五六句就靠不住。他拍拍韦小宝肩头，微笑道：“小孩子懂什么？你怎知沐家小公爷没什么本事？”

韦小宝道：“他派人去皇宫行刺，徒然送了许多手下人的性命，对吴三桂却丝毫无损，那便是没本事，可说是大大的笨蛋。”陈近南道：“你怎知对吴三桂丝毫无损？”韦小宝道：“这沐家小公爷用的计策是极笨的。他叫进宫行刺的人，所穿的内衣上缝了‘平西王府’的字，所用兵刃上又刻了‘平西王府’或‘大明山海关总兵府’的字。鞑子又不是笨蛋，自然会想到，如果真是吴三桂的手下，为什么会用刻了字的兵器？”陈近南点笑道：“这话倒也不错。”

韦小宝又道：“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正在北京，带了大批珠宝财物向皇帝进贡。吴三桂真要行刺皇帝，不会在这时候。再说，他行刺皇帝干什么？只不过是想起兵造反，自己做皇帝。他一起兵，鞑子立刻抓住他儿子杀了。他为什么好端的派儿子来北京送死？”

陈近南又点头道：“不错。”其实韦小宝虽然机警，毕竟年纪尚幼，于军国大事，人情世故所知极有限，这几条理由，他是半条也想不出的，恰好康熙曾经跟他说过，便在师父面前装作是自己见到的事。

陈近南一听之下，觉得这徒儿见事明白，天地会中武功好手不少，头脑如此清楚之人却没几个。当初他让这孩子任青木堂香主，只为了免得青木堂中两派纷争，先应了众人誓言，慢慢再选立贤能，韦小宝既是自己弟子，届时命他退位让贤便是。这时听了这番话，暗想：“这孩子有胆有识，此刻已颇为了不起，再磨练得几年，便当真做青木堂香主，也未必便输给了其余九位香主。”问道：“鞑子已知道了没有？”韦小宝道：“此刻还不大明白，不过皇帝像已起疑心。他今早召集了侍卫，叫他们演习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数。有个侍卫演了这几招，大家在纷纷议论。弟子在旁瞧着，记得了两招。”当下将“高山流水”“横扫千军”这两招使了出来。

陈近南叹道：“沐王府果然没有人才。这明明是沐家拳，清官侍卫中好手不少，哪有认不出来的？”韦小宝道：“弟子曾见风际中

风大哥与玄贞道长演过，料想鞑子侍卫们会认得出。只怕鞑子要搜查拿人。因此刚才劝沐家小公爷早些出城躲避。”陈近南道：“很是

很是！你现下便回宫去打躬，明日再来，我再传你武功。”韦小宝听得师父暂不查考自己武功，心中大喜，急忙行礼告辞，心想：“今晚临急抱佛脚，请小郡主将师父那本武功秘诀上的话读来听听，好歹记得一些，明儿师父问起，多少有点儿东西交代。师父只能怪我练得不对，可不能怪我贪懒不用功。谁要他没时候教我呢？他要怪，只能怪自己。”

韦小宝回到宫里上书房，康熙正在批阅奏章，一见到他，便放下了笔，问道：“探到了什么消息没有？”韦小宝道：“皇上料事如神，半点儿不错，造反的王儿，果然是云南沐家的。”康熙喜道：“当真如此？那好极了。瞧多隆的脸色，他现下还不肯信呢？你探到了什么？”韦小宝道：“这三名刺客，本来一口咬定是吴三桂的部属，多总管将他们打得死去活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改口。”康熙道：“多隆武功不错，却是个莽夫。”韦小宝道：“奴才奉了皇上圣旨，用蒙汗药将看守的侍卫迷倒，刚好皇太后派了四名太监来，说要立时动手将刺客处死。奴才大胆，就依照皇上安排下的计策，当着刺客之面，将四名太监杀了，将刺客领出宫去。这三个反贼果然半点也没起疑。”康熙微笑道：“刚才多隆来报，说道太后手下的一名太监头儿放走了刺客，我正奇怪，原来是你做的手脚。”

韦小宝道：“皇上可不能跟太后说，否则奴才小命不保。太后已骂过我一顿，说奴才只对皇上忠心，不对太后尽忠。其实太后和皇上又分什么了？再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终究只有皇上的圣旨才算得数。太后没问过皇上，就下旨将刺客杀了，于道理也不大合。”

康熙不去理他的挑拨离间，说道：“我自不会跟太后说。那三名刺客后来怎样？”

韦小宝道：“我领他们出得宫去，他们三人自行告诉了我真姓名。原来那老的叫作‘摇头狮子’吴立身，两名小的，一个叫敖彪，一个叫刘一舟。他们向我千恩万谢，终于给奴才骗倒，带我去见他们主人。果然不出皇上所料，暗中主持的是个年轻人，这些反贼叫他作小公爷，真姓名叫做沐剑声，是沐天波的儿子。他手下有个武功极高的老头儿，叫什么‘铁背苍龙’柳大洪，还有‘圣手居士’苏冈哪，白氏双侠中的白二侠白寒枫等等一千人。分别住在杨柳胡同和西坑子胡同两处。”

康熙道：“你都见到了？”韦小宝道：“都见到了。他们说，天下老百姓道，皇上年纪虽然不大，却是圣明无比，是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他们便有大大的胆子，也不敢害皇上。前晚所以进宫来胡闹，完全是想陷害吴三桂，以报复他害死沐天波的大仇。”这几句马屁拍得不免过了分，康熙亲政未久，天下百姓不会便已歌功颂德，但“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康熙听说百姓颂扬自己是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不由得大悦，微笑道：“我也没行过什么惠民的仁政，‘圣明无比’云云，是你杜撰出来的罢？”

韦小宝道：“不，不！是他们亲口说的。大家都说整拜这大奸臣残害良民，老百姓们恨他恨到骨头里。皇上一上来就把他杀了，那是大大的好事。他们恭维你是什么鸟生，又是什么鱼汤。奴才也不大懂，想来总是好话，听得可开心得紧。”康熙一怔，随即明白，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尧舜禹汤，他妈的，什么鸟生鱼汤！”他想尧舜禹汤的恭维，韦小宝决计不会捏造出，自不会假。哪知道说书先生笑“英烈传”之时，曾说群臣不断颂扬朱元璋是尧舜禹汤，韦小宝听得熟了，虽不明其意，却知“鸟生鱼汤”乃是专拍皇帝马屁的好话，朱元璋每次听了，都是“龙颜大悦”。

韦小宝这时这句话用在小皇帝身上，果然见康熙也是“龙颜大悦”，笑得极是欢畅，知道这马屁拍对了，问道：“皇上，‘鸟生鱼汤’到底是什么东西？”康熙笑道：“还在鸟生鱼汤？你这家伙可真没半点学问。尧舜禹汤是古代的四位有道明君，大圣大智，有仁德于天下的好皇帝。”韦小宝道：“怪不得，怪不得！这些反贼倒也不是全然不明白事理。”康熙道：“虽是如此，也不能让他们就逃走，快传多隆来。”韦小宝应了，出去将御前侍卫总管多隆传进上书房来。康熙吩咐多隆：“反贼果然是云南沐家的人，你带领侍卫，立刻便去擒拿。小桂子，反贼一伙有些什么脚色，你跟多总管说说。”韦小宝当下将沐剑声，柳大洪等人的姓名说了。

多隆吃了一惊，说道：“原来是‘铁背苍龙’在暗中主持，这批贼子来头可是不小。那‘摇头狮子’吴立身，奴才也听过他的名字，没想到在宫里关了他一日一夜，却查不到他的底细。奴才倘若聪明一点，见到他老是摇头，早该就想到了。如不是圣上明断，我们侍卫房里的人，都认定是吴三桂的人。”康熙微微一笑，说道：“就怕他们这时早已走了，这一次未必拿得到。”顿了一顿，又道：“既知道了正主儿，就算这次拿不到，也没什么大碍。就怕咱们蒙在鼓里，上了人家的当还不知道。”多隆道：“是，是，奴才们糊涂，幸好主子英明，否则可不得了。”磕头告退，立刻点人去拿。康熙道：“小桂子，我慈宁宫请安，你跟我来。”韦小宝应道：“是！”想到要见太后，不由得胆战心惊。康熙道：“你愁眉苦脸干什么？我带你去见太后，正为的是要保你头上的脑袋。”韦小宝应道：“是，是！”

到了慈宁宫，康熙向太后请了安，禀明刺客来历，说道是自己派小桂子故意放走了刺客，终于查明了真相。太后微微一笑，说道：“小桂子，你可能干得很哪！”

韦小宝跪下又再磕头，道：“那是皇上料事如神，一切早都算定了，奴才不过奉皇上差遣办事而已。奴才所干的事，从头至尾全是皇上吩咐的，奴才自己可没拿半点主意。”太后向他望了一眼，哼了一声，说道：“你顽皮胡闹，可不是皇上吩咐办的罢！小孩子家出得宫去，一定到处去玩耍了，可到天桥看把戏没有？买了冰糖葫芦没有？”

韦小宝想到在天桥上见到官差捉拿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料来定是太后所遣，她怕那人将消息传去五台山告知瑞栋，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天桥一带所有卖冰糖葫芦的小贩都抓了，自然不分青红皂白，尽数砍了，念及她手段的毒辣，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说道：“是，是！”

太后微笑道：“我问你哪，你买了冰糖葫芦来吃没有？”

韦小宝道：“回太后的话：奴才在街上听人说道：‘这几日天桥不大平静，必门提督府派人将贩卖冰糖葫芦有小贩都捉去了，说道里面有不少歹人。因此本来卖冰糖葫芦的，现下都改了行，有的卖凉糕儿，有的卖花生，还有改行卖酸枣，卖甜饼的，这些人奴才见得多了，有些脸孔很熟，他们都说不卖冰糖葫芦啦。还有一个真是好笑，说要到什么五台山，六台山去，贩些和尚们吃的素馒头来卖。’”

太后竖眉大怒，自然明白韦小宝这番话的用意，那是说这个传讯之人没给抓着，以后也别想抓他得到，随即微微冷笑，说道：“很好，你很好，很能干。皇帝，我想要他在我身边办事，你瞧怎么瞧？”

康熙这些日来差遣韦小宝办事，甚是得力，倚同左右手一般，这次亲来慈宁宫，便是要向太后解释，韦小宝杀了太后所遣的四名太监，是奉自己之命，请太后不要怪责于他，突然听得太后要人，不由得一怔。他事母甚孝，太后虽不是他亲生母亲，但他自幼由太后抚养长大，实和亲母无异，自是不敢违拗，微笑道：“小桂子，太后抬举你，还不赶快谢恩？”

韦小宝听得太后向皇帝要人，已然吓得魂飞天外，一时心下胡涂，只想拔腿飞奔，就此逃出皇宫，再也不回来了，听得康熙这么说，忙应道：“是，是！”连连磕头，说道：“多谢太后恩典，皇上恩典！”

太后冷笑道：“怎么啦？你只愿服侍皇上，不愿服侍我，是不是？”韦小宝道：“服侍太后和皇上都是一样，奴才一样忠心耿耿，尽力办事。”太后道：“那就好了。御膳房的差使，你也不用当了，专门在慈宁宫便是。”韦小宝道：“是，多谢太后恩典。”康熙见太后要了韦小宝，怏怏不乐，说了几句闲话，便辞了出来。韦小宝跟着出去。太后道：“小桂子，你留着，让旁人跟皇上回去。我有件事交给你办。”

韦小宝道：“是！”眼怔怔瞧着康熙的背影出了慈宁宫，心想：“你这一去，我可就糟了，不知以后还见不见得着你。”忍不住便想大哭。

太后慢慢喝茶，目不转睛的打量韦小宝，只看得他心中发毛，过了良久，问道：“那到五台山去贩卖素馒头的，什么时候再回北京？”韦小宝道：“奴才不知道。”太后道：“你什么时候再去会他？”韦小宝随口胡诌：“奴才跟他约好，一个月后相会，不过不地在地在天桥上了。”太后说：“在什么地方？”韦小宝道：“他说到那时候，他自然会设法通知奴才。”

太后点了点头，道：“那你就在慈宁宫里，等他的消息好了。”双掌轻轻一拍，内室走了一名宫女出来。

这宫女已有三十五六岁年纪，体态极肥，脚步却甚轻盈，脸如满月，眼小嘴大，笑嘻嘻的向太后弯腰请安。

太后道：“这个小太监名叫小桂子，又大胆又胡闹，我倒很喜欢他。”那宫女微笑道：“是，这个小兄弟果然挺灵巧的。小兄弟，”

我名叫柳燕，你叫我姊妹好了。”
韦小宝心道：“他妈的，你是肥猪！”笑道：“是柳燕姊妹，你这名字叫得真好，身材好似杨柳，走路轻快，就像一只小燕儿。”在太后跟前，旁的宫女哪敢说半句这等轻佻言语，但韦小宝明知无幸，这种话说了是这样，不说也是这样，那么不说也是白饶。

柳燕嘻嘻一笑，说道：“小兄弟，你这张嘴可也真甜。”
太后道：“他子邬甜，脚也也快。柳燕，你说有什么法子，叫他不会东奔西跑，在宫里乱走乱闯？”柳燕道：“太后把他交给奴才，让我好好看着就是。”太后摇头道：“这小猴儿滑溜得紧，你看他不住的。我派瑞栋去传他，他却花言巧语，将瑞栋这胆小鬼吓跑了。我又派了四名太监去传他，他串通侍卫，将这四人杀了。我再派四人，不知他做了什么手脚，竟将董金魁他们四人又都害死了。”
柳燕啧啧连声，笑道：“啊哟，小兄弟，你这可也太顽皮啦，那不是难对付得紧吗？太后，看来只有将他一双腿儿砍了，让他乖乖的躺着，那不是安静太平得多吗？”

太后叹了口气，道：“我看也只有这法儿了。”
韦小宝纵身而起，往门外便奔。
他左脚刚跨出门口，蓦觉头皮一紧，辫子已给人拉住，跟着脑袋向后一仰，身不由主的便一个筋斗，倒翻了过去，心口一痛，一只脚已踏在胸膛之上。只见那脚肥肥大大，穿着一只红色绣金花的缎鞋，自是给柳燕踏住了。韦小宝情急之下，冲口骂道：“臭婆娘，快松开你的臭脚！”柳燕脚上微一使劲，韦小宝胸口十几根肋骨格格乱响，连气也喘不过来。只听柳燕笑道：“小兄弟，你一双脚倒香得很，我挺想砍下来闻闻。”

韦小宝心想太后恨自己入骨，大可将自己一双脚砍了，再派人抬着，去见瑞栋传讯的人，还可暗中派遣高手，跟着那人上五台山去，将瑞栋杀了。但世上早已没有瑞栋这一号人，西洋镜终究要拆穿，眼前大事，是要保住这一双腿，此刻恐吓已然无用，只有出之于利诱，便冷冷的道：“太后，你砍了我的腿不打紧，就算砍了脑袋，小桂子也不过矮了截，没有什么，可惜那‘四十二章经’，嘿嘿，嘿嘿……”

太后一听到‘四十二章经’五字，立时站起，问道：“你说什么？”
韦小宝道：“我说那几部‘四十二章经’未免有点儿可惜。”
太后向柳燕道：“放他起来。”柳燕左足一提，离开韦小宝的胸膛，脚板抄入他身底，在他背心一挑，将他身子挑得弹将起来，左手伸出，已抓住他后颈，提在半空，再往地下重重一顿。韦小宝给她放倒提起，毫无抗拒之能，便如婴儿一般，本已到了口边的一句“臭婆娘”，吓得又吞入了肚里。

太后问道：“‘四十二章经’的话，你是听谁说的？”韦小宝道：“反正我两条腿就要给你砍了，我什么也不说，大伙儿一拍两散，我没腿没脑袋，你也没‘四十二章经’。”柳燕道：“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答太后的好。”韦小宝道：“回答了是死，不回答也是死，为什么要回答？最多上些刑罚，我才不怕呢。”柳燕拿起他左手，笑道：“小兄弟，你的手指又尖又长，长得挺好看。”韦小宝道：“最多你把我的手指都斩断了，又有什么希罕……”一句话未毕，手指上剧痛连心，“啊”的一声大叫了出来，却原来柳燕两根手指拿住他左手食指重重一挟，险些将他指骨也捏碎了。这肥女人笑脸迎人，和蔼可亲，下手却如此狠辣，而指上的力道更十分惊人，一挟之下，有如铁钳。

韦小宝这一下苦头可吃得大了，眼泪长流，叫道：“太后，你快快将我杀了，那几部‘四十二章经’，那叫做老猫闻咸鱼，嗅着啊嗅着（休想）！”太后道：“你将‘四十二章经’的事老实说出来，我就饶你性命。”韦小宝道：“我不用你饶命，经书的事，我也决计不说。”

太后眉头微蹙，对这倔强小孩，一时倒感无法可施，隔了半晌，缓缓道：“柳燕，如他不说，你便将他的两只眼珠挖了出来。”
柳燕笑道：“很好，我先挖他一只眼珠。小兄弟，你的眼珠子生得可真灵，又黑又圆，骨碌碌的转动，挖了出来，可不大漂亮啊。”说着右手大拇指放上他右眼皮，微微使劲。

韦小宝只觉得眼珠奇痛，只好屈服，叫道：“投降，投降！你别挖我眼珠子，我说就是了。”柳燕放开了手，微笑道：“那才是乖孩子，你好好听话，太后疼你。”

韦小宝伸手揉了揉眼珠，将那只痛眼眨了几眨，闭起另一只眼睛，侧过了头向柳燕瞧了一会，摇头道：“不对，不对！”柳燕道：“什么不对？别装模作样了，太后问你的话，快老实回答。”韦小宝道：“我这只眼珠子给你掀坏了，瞧出来的东西变了样，我见到你是人的身子，脖子上却生了个大肥猪的脑袋。”

柳燕也不生气，笑嘻嘻的道：“那也挺好玩，我把你左边那颗眼珠子也掀坏了罢。”
韦小宝退后一步，道：“免了罢，谢谢你啦。”闭起左眼向太后瞧去，摇了摇头。

太后大怒，心想：“这小鬼用独眼去瞧柳燕，说见到她脖子安着个猪脑袋，现下般瞧我，他口中不说，心里不知在如何骂我，定是说我见到我脖子上安着什么畜生脑袋。”冷冷的道：“柳燕，你把他这颗眼珠子挖了出来，免得他东瞧西瞧。”

韦小宝忙道：“没了眼珠，怎么去拿‘四十二章经’给你？”太后问道：“你有‘四十二章经’？哪里来的？”韦小宝道：“瑞栋交给我的，他叫我好好收着，放在一个最隐秘的所在。他说：‘小桂子兄弟啊，皇宫里面，想害你的人很多，倘若将来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短了两只眼珠子或两条腿子，这部经书就从此让它不见天日好啦。害你的人，眼珠子虽然不瞎，看不到这部宝贝经书，也跟瞎了眼珠子的人没什么分别，这叫自作自受。’太后，那部经书是红绸子封皮，镶白边儿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太后不信瑞栋说过这种话，但她差遣瑞栋去处死宗人府的镶红旗主和察博，取了他府中所藏的‘四十二章经’，却确的事实。当日瑞栋回报之时，她正急于要杀韦小宝灭口，来不及询问经书，此刻听他这么说，心下又怒又喜：怒的是瑞栋竟将经书交给了这小鬼喜的是终于探得了下落，说道：“既是如此，柳燕，你就陪了这小鬼取那经书来给我。倘若经书不假，咱们饶了他性命，将他还皇帝算啦。咱们永世不许他再进慈宁宫来，免得我见了这小鬼生气。”

柳燕拉住韦小宝右手，笑道：“兄弟，咱们去罢！”韦小宝将手一挣，道：“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拉拉扯扯的成什么样子。”柳燕只轻轻握他手掌，哪知她手指上竟似有极如的黏力，牢牢粘住了他手掌，这一挣没能摔脱她手。柳燕笑道：“你是太监，算什么男人？就算男子汉，你这小鬼头给我做儿子也还嫌小。”

韦小宝道：“是吗？你想做我娘，我觉得你我娘当真一模一样。”
柳燕哪知他是绕了弯子，在骂自己是婊子，吓了一跳，笑道：“姑娘是黄花闺女，你别胡说。”一扯他手，走出门外。

来到长廊，韦小宝心念乱转，只盼能想个什么妙法来摆脱她的掌握，那柄锋利之极的匕首插在右脚筒里，如伸左手去拔，手一动便给她发觉了，这女人武功了得，就算双手都有利器，也未必能跟她走上三招两式，心下嘀咕：“他妈的，哪里忽然钻了这样一只大肥猪出来？钱老板什么不好送，偏偏送肥猪，我早就觉得不吉利。老婊子跟老乌龟动手之时，这头母猪一定还在慈宁宫，否则她只要出来帮上一帮，老乌龟立时就死了。这头母猪定是这两天才到宫里来的，否则的话，前几天老婊子就派她来杀我了，不用老婊子亲自动手。”想到这里，突然心生一计，带着她向东而行，径往乾清宫侧的上书房走去，眼前之计，只有去求康熙救命，这肥猪进宫不久，未必识得宫中的宫殿道路。

他只向东跨得一步，第二还没跨出，后领一紧，已被柳燕一把抓住。她嘻嘻一笑，问道：“好兄弟，你上哪里去？”韦小宝道：“到我屋里去取经啊。”柳燕道：“那你怎么去上书房？想要皇上救你吗？”韦小宝忍不住破口大骂：“臭猪，你倒认得宫里的道路。”

柳燕道：“别的地方不认得，乾清宫，慈宁宫，和你小兄弟的住处，倒还不会认错。”手劲向右一扭，将他身子扭得朝西，笑道：“乖乖的走路，别掉枪花。”她话声柔和，这一扭劲力却是极重。韦小宝劲骨格格声响，痛得大叫，还道头颈已被她扭断。

前面两名太监听见声音，转过头来。柳燕低声道：“太后吩咐过的，你如想逃，又或是出声呼叫，要我立刻杀了你。”韦小宝心想纵然大声求救，惊动了皇帝，康熙也不会违背母后之命。皇帝对自己虽好，决不致为了一个小太监而惹母亲生气。最好能碰到几名侍

上，挑拨他们杀了柳燕。突然腰里一痛，给她用力大力一撞，她说道：“想使什么鬼计吗？”

韦小宝无奈，只得向自己住处走去。心下盘算：“到了我房中，虽有两个帮手，但方怡小郡主身上有伤，我们三个对一个，还是打不过大肥猪。给她发现了两人踪迹，枉自多送了两人性命。”

到了门外，他取出钥匙开锁，故意将钥匙和锁相碰，弄得叮叮当档的直响，大声说道：“臭婆娘，大肥猪，你这般折磨我，终有一日，我叫你不得好死。”

柳燕笑道：“你且顾住自己会不会好死，却来多管别人的事。”韦小宝砰的一声，将门推开，说道：“这经书给不给太后，你都会杀了我的。你当我是傻瓜，想侥幸活命吗？”柳燕道：“太后既说过饶过，多半会饶你性命，最多挖了你一对眼珠，斩了一双腿。”韦小宝骂道：“你以为太后待你很好吗？你杀了我之后，太后也必杀了你灭口。”这句话似乎说中柳燕的心事，她一呆，随即用力在他背上一推。韦小宝立足不定，冲进屋里。他在门外说了这许多话，料想方怡和小郡主早已听到，知道来了极凶恶的敌人，自是缩在被窝之中，连大气也不敢透。

柳燕笑道：“我没空等你，快些拿出来。”又在他背上重重一推，韦小宝一个踉跄，几步冲入了内房。柳燕跟了进去。韦小宝一瞥眼，见床前整整齐齐的并排放着两对女鞋。其时天色已晚，房中并无灯烛，柳燕进房后未立即发现。

韦小宝暗叫：“不好！”乘势又向前一冲，将两双鞋子推进了床下，跟着身子也钻了进去，心想再来一次，以杀瑞栋之法宰了这头大肥猪；一钻进床底，右足便想缩转，右手去摸靴桶中的匕首，不料右足踝一紧，已被柳燕抓住，听她喝问：“干什么？”

韦小宝道：“我拿经书，这部书放在床底下。”柳燕道：“好！”谅他在床底下也逃不到哪里，便放脱了他的足踝。韦小宝身子一缩，蜷成一团，拔了匕首在手。柳燕喝道：“拿出来！”韦小宝道：“噢！好像有老鼠，啊哟，可不得了，怎地把经书咬得稀烂啦？”

柳燕道：“你在我面前弄鬼，半点用处也没有！给我出来！”伸手去抓，却抓了个空，原来韦小宝已缩在靠墙之处。柳燕向前爬了两尺，上身已在床下，又伸指抓出。

韦小宝转过身来，无声无息的挺匕首刺出。刀尖刚在她手背相触，柳燕便即知觉，反迅捷之极，右手翻转一探，抓住了韦小宝的手腕，指力一紧，韦小宝手上已全无劲力，只得松手放脱匕首。柳燕笑道：“你想杀我？先挖了你一颗眼珠子。”右手又住他咽喉，左手便去挖他眼睛。韦小宝大叫：“有条毒蛇！”柳燕一惊，叫道：“什么？”突然间“啊”的一声大叫，又住韦小宝喉咙的手渐渐松了，身子扭了几下，伏倒在地。

韦小宝惊又喜，忙从床底下爬出来，只听沐剑屏道：“你……你没受吗？”韦小宝掀开帐子，见方怡坐在床上，双手扶住剑柄，不住喘气，那口长剑从褥子上插向床底，直没至柄。原来她听得韦小宝情势紧急，从床上挺剑插落，长剑穿过褥子和棕绷，直刺入柳燕的背心。韦小宝在柳燕屁股上踢了一脚，见她一动不动，欣喜之极，说道：“好……好姊姊，是你救了我性命。”

凭着柳燕的武功，方怡虽在黑暗中向她偷袭，也必难以得手，但她见韦小宝开锁入房，丝毫没想到房中伏得有人，这一剑又是隔着床褥刺下，事先没半点征兆，待得惊觉，长剑已然穿心而过。纵是武功再强十倍之人，也无法避过。只不过真正的高手自重身份，决不会像她这般钻入床底去捉人而已。

韦小宝怕她没死透，拔出剑来，隔着床褥又刺了两剑。沐剑屏道：“恶女人是谁？她好凶，说要挖你的眼珠。”韦小宝道：“是老婊子太后的手下。”问方怡道：“你伤口痛吗？”方怡皱眉道：“还好！”其实刚才这一剑使劲极大，牵动了伤口，痛得她几欲晕去，额头上汗水一滴一滴的渗出。

韦小宝道：“过不多时，老婊子又会再派人来，咱们可得立即想法子逃走。嗯，你们两个女扮男装，装成太监模样，咱们混出宫去。好姊姊，你能行走吗？”方怡道：“勉强可以罢。”韦小宝取出自己两套衣衫，道：“你们换上穿了。”

将柳燕的尸身从床底下拖出来，抬起匕首收好，在尸身上弹了些化尸粉，赶忙将银票，金银珠宝，两部‘四十二章经’，以及武功秘籍包了个包袱，那一大包蒙汗药和化尸粉自然也非带不可。

沐剑屏换好衣衫，先下床来。韦小宝赞道：“好个俊俏的小太监，我来给你打辫子。”过了一会，方怡也下床来。她身材比韦小宝略高，穿了他衣衫绷得紧紧的，很不合身，一照镜子忍不住笑了出来。

沐剑屏笑道：“让他给我打辫子，我给姊姊打辫子。”韦小宝拿起沐剑屏长长的头发，胡乱打了个大辫。沐剑屏照了照镜子，说道：“啊哟，这样难看，我来打过。”韦小宝道：“现下不忙便打过。此刻天已黑了，出不得宫。老婊孙见肥猪回报，又会派人来拿我。咱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明儿一早混出宫去。”

方怡问道：“老……太后不会派人在各处宫门严查么？”

韦小宝道：“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想起从前跟康熙比武摔跤的那间屋子十分清静，从没第三人到来，当下扶着二人，出得屋来。

沐剑屏断了腿，拿根门闩当了拐仗。方怡走一步，便胸口一痛。韦小宝右手揽住她腰间，半扶半抱，向前行去。好在天色已黑，他又尽拣僻静的路走，撞几个不相干的太监，也没难留意。到得屋内，三人都松了口气。韦小宝转身将门闩上，扶着方怡在椅子上坐了，低声道：“咱们在这里别说话，外面便是走廊，可不像我住的屋子那么僻静。”

夜色渐浓，初时三人尚可互相见到五官，到后来只见到朦胧的身影。沐剑屏嫌韦小宝结的辫子不好看，自己解开了又再过。方怡拉过自己辫子在手中搓弄，忽然轻轻“啊”的一声。韦小宝低声问道：“怎么？”方怡道：“没什么，我掉了根银钗子。”沐剑屏道：“啊，是了，我解开你头发时，将你那根银钗放在桌子上，打好了辫子，却忘记给你插回头上。真糟糕，那是刘师哥给你的，是不是？”方怡道：“一根钗子，又打什么紧？”

韦小宝听她虽说并不打紧，语气之中实是十分惋惜，心想：“好人做到底，我去悄悄给她取回来。”当下也不说话，过了一会，说道：“肚子饿得很了，只怕没力气走路。我去找些吃的。”沐剑屏道：“快回来啊。”

韦小宝道：“是了。”走近门边，倾惶外面无人，开门出去。

他快步回到自己住处，生怕太后已派人守候，绕到屋后听了良久，确知屋子内外无人，这才推开窗子爬了进去。其时月光斜照，见桌上果然放着一根银钗。这银钗手工甚粗，最多值得一二钱银子，心想：“刘一舟这穷小子，送这等寒蠢的礼物给方姑娘。”在银钗上吐了口唾沫，放入衣袋，从锡罐、竹篮、抽屉、床上搁板等处胡乱打些糕点，放在纸盒里，揣入怀中。

正要窗口爬出去，忽见床前赫然有一双红色金线绣鞋，鞋中竟然各有一只脚。

韦小宝吓了一大跳，淡淡月光下，见一对断脚穿着一双鲜艳的红鞋，甚是可怖。随即明白：柳燕的尸身被化尸粉化去时，床前地面上不平，尸身化成的黄水流向床底，留下两只脚没化去。他转过身来，待要将两只断脚踢入黄水入中，但黄水已干，化尸粉却已包入包袱，留在方怡和沐剑屏身边，心念一转，童心忽起：“他妈的，老子这次出宫，再也见不到老婊子，子把这两只脚丢入她屋中，吓她个半死。”取过一件长衫，裹住一双连鞋的断脚，牢牢包住，爬出窗外，悄悄向慈宁宫行去。

离慈宁宫将近，便不敢再走正路，闪身花木之后，走一步，听一听，心想：“倘若一个不小心，给老婊子捉到了，那可是自投罗网。”又觉有趣，又是害怕，一步步的走近太后寝宫。手心中汗水斩多，寻思：“我把这对猪蹄放在门口的阶石上，她明逃讪会瞧见。如果投入天井，毕竟太过危险。”

轻轻的又走前两步，忽听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阿燕怎么搞的，怎地这时候还没回来？”韦小宝大奇：“屋中怎么有男人？这人说话的声音又不是太监，莫非老婊子有了姘头？哈哈，老子要捉奸。”他心中虽说要“捉奸”，可是再给他十倍的胆子，却也不敢，但好奇心大起，决不肯就此放下断脚而走。

向着声音来处蹑手蹑脚走了几步，每一步都轻轻提起，极慢极慢的放下，以防踏到枯枝，发出声响。只听那男人哼了一声，说道：“只怕事情有变。你既知这小鬼十分滑溜，怎地让阿燕独自带他去？”韦小宝心道：“原来你是在说你老子。”

只听太后道：“阿燕的武功高他十倍，人又机警，步步提防，哪会出事？多半那部经书放在远处，阿燕押了小鬼去拿去了。”那男

人道：“能够拿到经书，自然很好，否则的话，哼！”这人语气严峻，对太后如此说话，实是无礼已极。韦小宝越来越奇怪：“天下有谁能对她这般说话？难道老皇帝从五台山回来了？”想到顺治皇帝回宫，大为兴奋，心想定将有出好戏上演。奇怪的是，附近竟没一名宫女太监，敢敢都给太后遣开了。

听得太后说道：“你知道我已尽力而为。我这样的身分，总不能亲自押着个小太监，在宫里走来走去。我踏出慈宁宫一步，宫女太监就跟了一大串，还能办什么事？”那男人道：“你不能等到天黑再押他去吗？你在这里，什么形迹也不能露。”那男人冷笑道：“遇到这等大事，还管什么？我知道，你不肯通知我，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太后道：“有什么好抢的？有功劳是这样，没功劳也是这样只求太平无事的多挨上一年罢了。”语气中充满怨怒。

韦小宝若不是清清楚楚认得太后的声音，定会当作是个老宫女在给人责怪埋怨。那两人的说话都压低了嗓子，但相距既近，静夜中别无其他声音，决无听错之理，听他二人说什么“抢了功劳”，那么这男子又不是顺治皇帝了。

他的好奇再也无法抑制，慢慢爬到窗边，从窗缝向内张去。这般站在窗外偷看，他在丽春院自幼练得熟了，心道：“从前我偷看瘟生嫖我妈妈，今晚偷看老嫖子接客。”只见太后侧身坐在椅上，一个宫女双手负在身后，在房中踱步，此外更无旁人，心想：“那男人却到哪里去了？”只见那宫女转过身来，说道：“不等了，我去瞧瞧。”

她一开口，韦小宝吓了一跳，原来这宫女一口男嗓，刚才就是她在说话。韦小宝在窗缝中只瞧得到她胸口，瞧不见她脸。

太后道：“我和你去。”那宫女冷笑道：“你就是不放心。”太后道：“那又有什么不放心了？我疑心阿燕有什么古怪，咱二人联手，容易制她。”那宫女道：“嗯，那也不可防，别在阴沟里翻船。这就去罢。”太后点点头，走到床边，掀开被褥，又揭起一块木块来，烛光下青光一闪，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剑，将短剑插入剑鞘，放在怀中。韦小宝心想：“原来老嫖子床上还有这么个机关。她是防人行刺，短剑不插在剑鞘之中，那是伸手一抓，拿剑就可杀人，用不着从鞘中拔出。万分紧急的当儿，可差不起这么霎一霎眼的时刻。”

只见太后和那宫女走出寝殿，虚掩殿门，出了慈宁宫，房中烛火也不吹熄，韦小宝心想：“我将这对猪蹄放在她床上那个机关之中，待会她还短剑，忽然摸到这对猪蹄，管教她吓得死去活来。”

只见这主意妙不可言，当即闪身进屋，掀开被褥，见床板上有个小铜环，伸指一拉，一块阔约一尺，长约二尺的木板应手而起，下面是个长方形的暗格，赫然放着三部经书，正是他曾见过的‘四十二章经’。两部他在鳌拜府中所抄得，原来放经书的玉匣已不在了。另有一部封皮是白绸子的，那晚听海老公与太后说话，说顺治皇帝送给董鄂妃一总经书，太后杀了董鄂妃后据为己有，料想就是这部了。韦小宝大喜，心想：“这些经书不知有什么屁用，人人都这等看重。老子这就来个顺手牵羊，把老嫖子气个半死。”当即取出三部经书，塞入怀里。将柳燕那双脚从长袍中抖入暗格，盖上木板，放好被褥，将长袍踢入床底，正要转身出外，忽听得外房门呀的一声响，有人推门而进。

这一下当真吓得魂飞天外，哪料到太后和那宫女回来得这样快，想也想不及，一低头便钻入床底，心中只是叫苦，只盼太后忘记了什么东西，回来拿了又去找自己，又盼她所忘记的东西并非放在被褥下的暗格之中。

只听得脚步轻快，一个人窜了进来，却是个女子，脚上穿的是又淡绿鞋子，裤子也是淡绿的，瞧裤子形状是个宫女，心想：“原来是服侍太后的宫女，她身有武功，不会是蕊初。她如不马上出去，可得将她杀了。最好她走到床前来。”轻轻拔出匕首，只待那宫女走到床前，一刀自下而上，刺她小腹，包管她莫名其妙的就此送命。

只听得她开抽屉，开柜门，搬翻东西，在找寻什么物事，却始终不走到床前，跟着听得嗤嗤几声响，用什么利器划破了两口箱子。韦小宝吃了一惊：“这人不是寻常宫女，是到太后房中偷盗来的，莫非是来盗‘四十二章经’？她手中既有刀剑，看来武功也不差过老子，我如出去，别说杀她，只怕先给她杀了。”听得那女子在箱中一阵乱翻，又划破了西首的三口箱子找寻。韦小宝肚里不住咒骂：“你再不走，老嫖子可要回来了。你送了性命不要紧，累得我韦小宝陪你归天，你的面子未免太大了。”

那女子找不到东西，似乎十分焦急，在箱中翻得更快。韦小宝就想投降：“不如将经书抛了出去给她，好让她快快走路。”

便在此时，门外脚步声响，只听得太后低声道：“我说定是柳燕这贱人拿到经书，自行去了。”那女子听到人声，已不及逃走，跨进衣柜，关上了柜门。那男子口间的宫女说道：“你真差了柳燕拿经书？我怎知你说的不是假话？”太后怒道：“你说什么？我没派柳燕去拿经书？那么要她干什么去？”那宫女道：“我怎知你在捣什么鬼？说不定你要除了柳燕这眼中钉，将她害死了。”

太后怒哼一声，说道：“亏你做师兄的，竟说出这等没脑子的话来。柳燕是我师妹，我有这样大的胆子？”那宫女冷冷的道：“你素来胆大，心狠手辣，什么事做不出来？”两人话声甚低，但静夜中还是听得清清楚楚。韦小宝听太后叫那宫女为“师兄”，而柳燕却又是她“师妹”，越听越奇。她二人说话之间，已走进内室，一见到房中箱子划破，杂物散了一地，同时啊的一声，惊叫出来。

太后叫道：“有人来盗经书。”奔到床边，翻起被褥，拉开木板，见经书已然不在叫了声：“啊哟！”跟着便见到柳燕的那一对断脚。惊道：“那是什么？”那宫女伸手拿起，说道：“是女人的脚。”太后惊道：“这是柳燕，她……她给人害死了。”那宫女冷笑道：“我的话没错罢？”太后又惊又怒，道：“什么话没错？”那宫女道：“这藏书秘密所在，天下只你自己一人知道。柳师妹倘若不是你害死的，她的断脚怎会放在这里？”

太后怒道：“这会儿还在这里说瞎话？盗经之人该当离去不远，咱们快追。”

那宫女道：“不错。说不定这人还在慈宁宫中。你……你不是自己弄鬼罢？”太后不答，转过身来，望着衣柜，一步步走过去，似乎对这柜子已然起疑。韦小宝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腔中跳了出来，烛光晃动，映得剑光一闪一闪，在地下掠过，料知太后左手拉开柜门，右手便挺剑刺进柜去，柜中那宫女势必无可躲闪。

眼见太后又跨了一步，离衣柜已不过两尺，突然间喀喇喇一声响，那衣柜直倒下来，压向太后。太后出其不意，急向后跃，柜中飞出好几件花花绿绿的衣衫，缠在她头上。太后忙伸手去抓，又有一团衣衫掷向她身前，只听得她一声惨叫，衣衫中一把血淋淋的短刀提了起来。原来那团衣衫之中竟裹着人。柜中宫女倒柜掷衣，令太后手足无措，一击成功。

那男嗓宫女起初似乎瞧得呆了，待得听到太后惨呼，这才发掌向那团衣服中击落。韦小宝见那团衣服迅即滚开，那绿衣宫女从乱衣服中跃将出来，手提染血短刀，向那男嗓宫女扑去。那男嗓宫女发掌击出，绿衣宫女斜身闪开，立即又向敌人扑上。

韦小宝身在床底，只见到两人的四只脚。男嗓宫女穿的是灰色裤子，黑缎鞋子。穿绿鞋孤双脚疾进疾退，穿黑鞋子的双脚只偶父跨前一步，退后一步。两人相斗甚剧，却不闻兵刃相交之声，显然那男嗓宫女手中没有兵刃。韦小宝斜眼向太后瞧去，只见她躺在地

下，毫不动弹，显已死了。

但听得掌声呼呼，斗了一会，突然眼前一暗，三座烛台中已有一只蜡烛给掌风扑熄。

韦小宝心道：“另外两只蜡烛快快也都熄了，我就可乘黑逃走。”

呼的一声掌风过去，又是一只蜡烛熄了。两个宫女只是闷打，谁也不发出半点声息，似乎都怕惊动了外人。慈宁宫本来太监宫女甚众，闹了这么好一会，早该有人过来察看，但这些人显然一向奉了太后的严令，不得呼召，谁也不敢过来窥探。

只听得察察声响，桌椅的碎片四散飞溅，韦小宝暗暗心惊：“这说话好似男人般的宫女武功恁地了得，掌风到处，将桌椅都击得粉碎。”蓦地一声轻呼，白光闪烁，跟着噗的一声，似是绿衣宫女兵刃脱手，飞上去钉在屋顶。跟着两人倒在地下，扭成一团。

这一来韦小宝瞧得甚是清楚，但见两人施展擒拿手法，在数尺方圆之内进攻防御，招招凶险之极。他别的武功所知甚为有限，于擒拿法却练过不少时日，曾跟康熙日日拆解，见两个宫女出招极快，出手狠辣凌厉，挖眼，捣胸，批颈，锁喉，打穴，截脉，勾腕，撞肘，没一招不是攻敌要害。韦小宝暗暗咋舌：“倘若换作了我，早就大叫投降了。”韦小一颗心随着两人的手掌跳动，只想：“那支蜡烛为什么还为熄？”他明知二人斗得正紧，他就算堂而皇之的从床底爬出来，堂而皇之的走出门去，两名宫女也只有惊愕的份儿，谁也缓不出手来阻拦，但就是鼓不起勇气。

蓦地里烛火一暗，一个女子声音轻哼一声，烛光又亮，只见那灰衣宫女已压住了绿衣宫女，右手手肘横架在她咽喉上。绿衣宫女左

手给敌人掠在外门，难以攻敌，右手勾打拿戳，连招出招，都给对方左手化解了，咽喉给人压住，喘息艰难，右手的招数渐缓，双足向上乱踢，转眼便会给敌人扼死。

韦小宝心想：“这灰衣宫女扼死对手之后，定会探头到床底下来打经书，韦小宝可得变成韦死宝！”此时不容细思，立即从床底窜出，手起剑落，一匕首插入灰衣宫女的背心，乘势向上一挑，切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随即跃开。

灰衣宫女纵声大叫，跳了起来，一扑而前，双手抓住韦小宝头颈，用力收紧。韦小宝给她扼得伸出舌头，眼前阵阵发黑。绿衣宫女飞身跃起，右掌猛落，斩在灰衣宫女的左颈，跟着左手抓住她头发向后力扯，突然手上一松，将她满头头发都拉了下来，露出一个光头，原来装的是假发。就是这时，灰衣宫女双手松开，放脱了韦小宝，头颈扭了几扭，倒地缩作一团，背上鲜血犹如泉涌，眼见不活了。

绿衣宫女喘息道：“多谢小公公，救了我性命。”韦小宝点了点头，惊悸不定，伸手抚摸自己头颈，左手指着那灰衣宫女的光头，道：“她……她……”绿衣宫女道：“这人男扮女装，混在宫里。”

忽听得门口有人叫道：“来人啊，有刺客！”声音半男半女，是个太监。

绿衣宫女右手挽住韦小宝，破窗而出，左手挥出，噗的一响，跟着“啊”的一声惨叫，那太监身中暗器，扑倒了。

绿衣宫女左手挽着韦小宝的腰，将他横着提起，向北疾奔，过西三所，进了养华门。韦小宝这时比之初进宫时已高大了不少，也重了不少，这绿衣宫女跟他一般高矮，身子纤弱，但提了他快步而奔，如提婴儿，毫不费力。韦小宝赞道：“好本事！”

那宫女提着他从小径绕过雨花阁，保华殿，来到福建宫侧的火场之畔，才将他放下。

这火场之近西铁门，是焚烧宫中垃圾物的所在，晚间极为僻静。

绿衣宫女问道：“小公公，你叫什么名字？”韦小宝道：“我是小桂子！”她“啊”的一声，说道：“原来是手擒鳌拜，皇上最得宠的小桂子公公。”韦小宝微笑道：“不敢！”他在太后寝殿中和这宫女匆匆朝相，当时无暇细看，依稀觉得她已有四十来岁，说道：“姊姊，你又怎么称呼？”

那宫微一迟疑道：“你我祸福与共，那也不用瞒你。我姓陶，宫中便叫我陶宫娥。你在太后床下干什么？”

韦小宝随口胡诌：“我是奉皇帝圣旨，来捉太后的奸！”

陶宫娥微微一惊，问道：“皇上知道这宫女是男人？”韦小宝道：“皇上知道一点儿因头，不过也不太确实。”陶宫娥道：“我……我杀死了太后，这件事转眼便闹得天翻地覆，闭了宫门大搜。我可得立即出宫。桂公公，咱们后会有期。”

韦小宝心想：“老妹子到了阴世去做妹子，我在宫里倒太平无事了。可是闭宫大搜，方沐两个姑娘却非糟糕不可，那便如何是好？”灵机一动，说道：“陶姊姊，我倒有个法子，我立即去禀告皇上，说道亲眼看见太后是给那个假宫女杀死的，假宫女则是他后杀的，他两人斗了个同归于尽。反正太后已经死无对证，你也不用逃出去了。”

陶宫娥沉吟片刻，道：“这计策倒也使得，但那个太监却是谁的？”韦小宝道：“我说也是那假宫女杀的。”陶宫娥道：“桂公公，这件事可十分危险，皇上虽然喜欢你，多半也要杀了你灭口。”韦小宝打个寒噤，问道：“皇上也要杀我，那为什么？”

陶宫娥道：“他母亲跟人有苟且之事，倘若泄漏了一点风声出去，你叫皇上置身何地？就算你守口如瓶，皇上每次见到你，总不免心中有愧，迟早非杀了你不可。”韦小宝惊道：“他……他这样毒辣？”觉得陶宫娥这话毕竟不错，这些事可千万不能跟皇帝说。

便在此时，南方传来几声锣响，跟着四面八方都响起锣声，那是宫中失火或是有警的紧急讯号，全宫侍卫，太监立即出动。

陶宫娥道：“咱们逃不出去了。你假装去搜捕刺客，我自己回屋去睡觉。”伸出左臂，抱任他腰，又带着他疾奔，向西奔到英华殿之侧，将他放下，轻声道：“小心！”一转身便隐在墙角之后。

韦小宝记挂着方怡和沐剑屏，急忙向她二人藏身之所。耳听得锣声越响越急，跟着人喧哗，他没命价奔进那间屋子，叫道：“是我！”

方沐二女早已吓得脸无血色。沐剑屏道：“干么打锣？是来捉拿我们吗？”韦小宝道：“不是，老妹子死了！括括叫，别别跳。还是回到我屋里比较稳当。”沐剑屏道：“回到你屋里，我们……我们杀了人……”韦小宝道：“不用怕，你们不知道的，快走！”俯身扶起方怡，左手提了包袱，向外冲出。

三人跌跌撞撞的奔了一会，只见斜刺里几名侍卫奔来。为首侍卫高举火把，喝问：“什么人？”韦小宝道：“是我，我们赶快去保护皇上。是走了水吗？”那人认得韦小宝，忙将火把交给旁人，双手垂下，恭恭敬敬的道：“桂公公，听说慈宁宫出事了。”韦小宝道：“好，你们先去，我随后便来。”那侍卫躬身道：“是！”带领众人而去。

沐剑屏道：“你们似乎很怕你呢，刚才我还道要糟。”说道连拍胸口。

韦小宝想说句笑话，吹几句牛，但挂念着太后被杀之事闹了出来，不知将有何待后果，心慌意乱之下，什么笑话也说不出。路上又遇到了一批侍卫，这才回到自己住处，好在方怡和沐剑屏早已换成太监装束，众侍卫群相慌乱，谁也没加留意。

韦小宝道：“你们便耽在这里，千万别换装束。”将包袱放入衣箱，出屋后，将门上上了锁，快步奔向乾清宫康熙的寝殿。

第十五回 关心风雨经朕榻 轻命江山博壮游

康熙听到锣声，披衣起身，一名侍卫来报慈宁宫中出了事，什么事却说不清楚。他正自急，见韦小宝进来，忙问：“太后安好？出了什么事？”

韦小宝道：“太后叫奴才今晚先回自己屋去睡，明天再搬进慈宁宫去，没……没想到宫里出了事。不知什么，奴才这就去瞧瞧。”康熙道：“我去给太后请安，你跟著来。”韦小宝道：“是。”康熙对母后甚有孝心，不及穿戴，披了件长袍便抢出门去，快步而行，一面问道：“太后要你服侍，你怎么又到我这里？”韦小宝道：“奴才听得锣声，担心又来了刺客，一心只挂念著皇上，忙不迭奔来，真……真是该死。”

康熙一出寝宫，左右太监，侍卫便跟了一大批，十几盏灯笼在身周照著。他见韦小宝衣衫头发极是紊乱，哪知道他是在太后床底钻进钻出，还道他忠心护主，一心一意的只挂念著皇帝，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赶来保护，颇感喜慰。

行出数丈，两名侍卫奔过来禀告：“刺客擅闯慈宁宫，杀死了一名太监，一名宫女。”康熙忙问：“可惊动了太后圣驾？”那侍卫道：“多总管已率人将慈宁宫团团围住，严密保护太后。”康熙略感放心。

韦小宝心道：“他便是带领十万兵马来保护慈宁宫，这会儿也已迟了。”

从乾清宫到慈宁宫相距不远，绕过养心殿和太极殿便到。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数百名侍卫一排排的站著，别说刺客，只怕连一只老鼠出钻不过去。众侍卫见到皇帝，一齐跪下，康熙摆了摆手，快步进宫。

韦小宝掀起门帷。康熙走进门去，只见寝殿中箱笼杂物乱成一团，血流满地，横卧著两具尸首，只吓得心中突突乱跳，叫道：“太后，太后！”

床上一人低声道：“是皇帝么？不用担心，我没事。”正是太后的声音。

韦小宝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原来老妹子没死。我做事当真糊涂，先前干么不在她身上补上一剑？她没死，我可得死了。”回过头来，便想发足奔逃，却见门外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侍卫，逃不了三步便会给人抓住，只吓得双足发软，头脑晕眩，便欲摔倒。康熙来到床前，说道：“太后，您老人家受惊了。孩儿保护不周，真是罪孽深重，那些饭桶侍卫，一个个得好妹惩办才是。”太后喘了口气道：“没……没什么。不一个太监和宫女争闹……互相殴斗而死，不干侍卫们的事。”康熙道：“太后身子安好？没惊动到您老人家？”太后道：“没有！只是我瞧著这些奴才生气。皇帝，你去罢，叫大家散去。”

康熙道：“快传太医来给太后把脉。”韦小宝缩在他身后，不敢答应，只怕给太后瞧见，又怕一开口就给认了出来。太后道：“不用传太医，我睡一觉就好。这两人……这两个奴才尸首……不用移动。我心里烦得很，怕吵，皇帝，你……你叫大家快走。”她说话声音微弱，上气不接下气，显是受伤著实不轻。

康熙很是担心，却又不敢违命，本想彻查这太监和宫女如何殴斗，惹得太后如此生气，两人虽已身死，却犯了这样的大罪，还得追究他们家属，可是听了太后的话，显然不愿张扬，连口也不许移动，只得向太后请了安，退出慈宁宫。

韦小宝死里逃生，双脚兀自发软，手扶墙壁而行。

康熙低头沉思，觉得慈宁宫中今晚之事大是突兀，中间必不隐秘，但太后的意思明明摆著叫自己不可理会。他沉思低头，走了好长一段，这才抬起头来，见韦小宝跟在身后，问道：“太后要你服侍，怎地你又跟著来了？”

韦小宝心想反正天一亮便要出宫逃走，大可信口开河，说道：“先前太后说道心里烦得很，一见到太监便生气。奴才见到太后圣体不大安适，还是别去惹太后烦恼为妙。”

康熙点了点头，回到乾清宫寝殿，待服侍他的众监都退了出去，说道：“小桂子，你留著！”韦小宝应了。

康熙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的踱来踱去，踱了一会，问道：“你看那太监和宫女，为什么斗殴而死？”韦小宝道：“这个我可猜不出。宫里很多宫女太监脾气都很坏，动不动就吵嘴，有时不暗中打架，只是不敢让太后和皇上知道罢了。”康熙点点头道：“你去吩咐大家，你事不用再提，免得再惹太后生气。”韦小宝道：“是！”康熙道：“你去罢！”

韦小宝请了安，转身出去，心想：“我这一去，永远见你不著了。”回头瞧了一眼。康熙也正瞧著他，脸上露出笑容，道：“你过来。”韦小宝转过身来。康熙揭开床头的一只金盒，拿出两块点心，笑道：“累了半天，肚里可饿了罢！”将点心递给他。

韦小宝双手接过，想起太后为人凶险毒辣，寝宫里暗藏男人，终有一天会加害皇上。他一切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皇帝对待自己，真就像是朋友兄弟一般，若不能这事跟他说，他给太后害死，自己可太也没有义气。想到此处，眼前似乎出现了康熙全身筋骨俱断，横就地的惨状，心中一酸，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康熙微笑道：“怎么啦？”伸手拍拍他肩头，道：“你愿意跟我，是不是？那也容易，过几天等太后好了，我再跟太后说老实话，我也舍不得你。”

韦小宝心情激动，寻思：“陶官娥说，我如吐露真情，皇帝不免要杀我灭口。英雄好汉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不讲义气，大丈夫死就死好了。”将两块点心往桌上一放，握住了康熙的手，颤声道：“小玄子，我再叫你一次小玄子，行吗？”

康熙笑道：“当然可以。我早就说过了，没人之处，咱们就跟从前一样。你又想跟我比武，是不是？来览览，放马过来。”说著双手一翻，反握住了他双手。

韦小宝道：“不忙比武。有一件机密大事，要跟我好朋友小玄子说，说是决不能跟我主子万岁爷说。皇上听了之后，就要吹我脑袋。小玄子当我是朋友，或者不要紧。”

康熙不知事关重大，少年心情，只觉得十分有趣，忙拉了他并肩坐在床沿上，说道：“快说，快说！”韦小宝道：“现下你是小玄子，不是皇帝？”康熙微笑道：“对，我现下是你的好朋友小玄子，不是皇帝。一天到晚做皇帝，没个知心朋友，也没什么味道。”韦小宝道：“好，我说给你听。你要砍我脑袋，也没法子。”康熙微笑道：“我干么要杀你？好朋友怎能杀好朋友？”

韦小宝长长吸了口气，说道：“我不是真的小桂子，我不是太监，真的小桂子已给我杀了。”康熙大吃一惊，问道：“什么？”

韦小宝便将自己出身来历简略说了，接著说到如何被掳入宫，如何毒瞎海天富双眼，如何冒充小桂子，海天富如何教武等情，一一照实陈说。

康熙听到这里，笑道：“他妈的，你先解开裤子给我瞧瞧。”

韦小宝知道皇帝精明，这等大事岂可不亲眼验明，当即褪下了裤子。

康熙见他果然并非净了身的太监，哈哈大笑，说道：“原来你不是太监。杀了个小太监小桂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你不能再在宫里住了。要不然，我就派你做御前侍卫的总管。多隆这武功虽然不错，办事可胡涂得很。”

韦小宝系上裤子，说道：“这可多谢你啦，不过只怕不成。我听到跟太后有关的几件大秘密。”

康熙道：“跟太后有关？那是什么？”问到这两句话时，心中已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韦小宝咬了咬牙，便述说那晚在慈宁宫所听到太后和海天富的对答。

康熙听到父皇顺治竟然并未崩驾，即是在五台山清凉寺出家，这一惊固然非同小可，这一喜尤其是如颠如狂。他全身发抖，握住了韦小宝双手，颤声道：“这……这当真不假？我父皇……父皇还在人世？”韦小宝道：“我听到太后和海天富二人确是这么说的。”

康熙站起身来，大声叫道：“那……那好极了！好极了！小桂子，天一亮，咱们立即便往五台山去朝见父皇，请他老人家回宫。”康熙君临天下，事事随心所欲，生平唯一大憾便是父母早亡。有时午夜梦回，想到父母之时，忍不住流泪哭泣。此刻听得韦小宝这么

说，虽仍不免将信将疑，却已然喜心翻倒。

韦小宝道：“就只怕太后不愿意。她一立著你，这中间是有重大缘故的。”康熙道：“不错，那是什么缘故？”他一听父亲未死喜悦之情充塞胸臆，但稍一凝思，无数疑窦立即涌现。韦小宝道：“宫中大事，我什么都不明白，只能将太后和海天富的对答据实说给你听。”康熙道：“是，是，快说！快说！”

听韦小宝说到端敬皇后和孝康皇后如何为人所害，康熙跳起身来，叫道：“你……你说孝康皇后，是……是给人害死的？”韦小宝见他神色大变，双眼睁得大大的，脸上的肌肉不住牵动，不禁害怕，颤声道：“我……我不知道。只听海天富跟太后是这么说的。”康熙道：“他们怎地说？你……你再说一遍。”

韦小宝记性甚好，重述那晚太后与海天富的对答，连二人的声调语气也都学得极像。

康熙呆了半晌，道：“我亲娘……我亲娘竟是给我害死的？”韦小宝道：“孝康皇后就是……是……是你母亲？”康熙点了点头，道：“你说下去，一句也不可遣遗漏。”心中一酸，泪水潸潸而下。

韦小宝接著述说凶手用“化骨绵掌”先害死端敬皇后的儿子荣亲王，再害死端敬皇后和贞妃，顺治出家后，太后又害死孝康皇后，殒葬端敬皇后和贞妃的任作如何奉海天富之命赴五台稟告顺治，顺治如何派海天富回宫彻查，却说眼睛瞎了之后，敌不过太后，以致对掌身亡。

康熙定了定神，详细盘问当晚情景，追查他所听到的说话，反复细问，料定韦小宝决无可能捏造此事，抬起头想了一会，问道：“你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跟我说？”

韦小宝道：“这件事关涉太大，我哪敢乱说？可是明天我要逃出宫去，再也不回来了，想到你孤身在宫在极是危险，可不能再瞒。”康熙道：“你为什么非要出宫？怕太后害你？”韦小宝道：“我跟你讲，今晚死在慈宁宫的那个宫女，是个男人，是太后的师兄。”

太后宫中的宫女竟然是个男人，此事自然匪夷所思，但康熙这晚既听到自己已死的父皇竟然未死，而母亲又是为一向端庄慈爱的太后所暗杀，再听到一个宫女是男人假扮，已丝毫不以为奇，何况眼前这个小太监也就是假扮的，问道：“你又怎么知道？”

韦小宝道：“那晚我听到了太后跟海天富的说话后，太后一直要杀我灭口。”当下将太后如何派遣瑞栋，柳燕，以及众太监先后来加害自己等情一一说了，又说到在慈宁宫中听到一个男子和太后对答，两人争闹起来，那男子假扮的宫女为太后所杀，太后却也受了伤。他这番话说话当然不尽不实，既不提起陶官娥，也不说自己杀了瑞栋和柳燕，偷了几部《四十二章经》等情。

康熙沉吟道：“这人是太后的师兄？听他口气，似乎太后尚爱另一人的挟制，那会是什么人？难道……难道这人知道太后寝殿在有个假宫女，因此……”韦小宝听他言语涉及太后的“奸清”，不敢接口，只摇了摇头，过了一会，才道：“我也想不到。”

康熙道：“传多隆来。”

韦小宝答应了，心想：“皇帝要跟太后翻脸，叫多隆捉拿老婊子来杀头？我到底是快快逃走好呢？还是留著再帮他？”

多隆正自忧心如焚，宫里接连出事，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就算不搬家，脑袋上的帽子、帽子之上的顶子，总是大大的不稳，听得皇帝传呼，忙赶进乾清宫来。康熙吩咐道：“慈宁宫没什么事，你立即撤去慈宁宫外所有侍卫。太后说听到侍卫站在屋外，心里就烦得很。”多隆见皇上脸色虽然颇为古怪，却没半句责备的言语，心中大喜，忙磕了头出去传令。

康熙又将心中诸般疑团，细细询问韦小宝，过了良久，料知众侍卫已撤，说道：“小桂子，我和你夜探慈宁宫。”

韦小宝道：“你亲自去探？”康熙道：“正是！”一来事关重大，不能单是听了一个假冒小太监的一面之辞，便对抚养自己长大的母后心存怀疑；二来“犯险夜探”，是学武之人非做不可之事，有此机会，如何可以轻易放过？自己是皇帝，不能了宫一试试身手，在宫里做一下“夜行人”，却也是聊胜于无。只不过下旨先令慈宁宫守卫尽数撤走，自己再去“夜探”，未免不合“武林好手”的身分而已。

韦小宝道：“太后已将她师兄杀了，这会儿正在安睡养伤，只怕探不到什么。”

康熙道：“没有探过，怎知探不到什么？”当即换上便装，脚下穿了薄底快靴，便是当日跟韦小宝比武的那一身装束，从床头取过一柄腰刀，悬在腰间，从乾清宫侧门走了出去。

众侍卫，太监正在乾清宫外层层守卫，一见之下，慌忙跪下行礼。康熙喝令：“大家站住，谁也不许乱动。”这是皇帝圣旨，谁敢有违？二百余侍卫和太监就此直挺挺的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康熙带着韦小宝，来到慈宁宫，见静悄悄的已无一人。时之间，心中思涌如潮，又是悲若，又是烦躁，听得太后的咳嗽声音，既想冲进去搂着她痛哭一场，又想又住她脖子厉声质问，到底父皇和自己亲生母后是怎样了？他一时盼望小桂子所说的全是假话，又盼望他所说的丝毫不假。他不住发抖，寒毛直竖，凉意直透骨髓。

太后房中烛火未熄，忽明忽暗映著窗纸。过了一会，听得一个宫女的声音道：“太后，缝好了。”太后“嗯”了一声，说道：“把这宫女……宫女的死口，装……装在被袋里。”那宫女道：“是。那太监的死口呢？”太后怒道：“我只叫你装那宫女，你……你又管什么太监？”那宫女忙道：“是！”接著便听到物件在地下拖动之声。

康熙忍耐不住，探头去窗缝中张望，可是太后寝殿窗房的所有缝隙均用油灰塞满，连一条细缝也没有。他往日曾听韦小宝说过江湖上夜行人的行事诀窍和禁忌，那都是转述茅十八从扬州来到北京之时一路上所说的。此时窗户无缝，正中下怀，当下伸指沾了唾液轻轻湿了窗纸，指上微微用力，窗上便破了个小孔，却无半点声息。

他就眼张去，见太后床上锦帐低垂，一名年轻宫女正在将地下一具口首往一只大布袋中塞去，口首穿的是宫女装束，可是头顶光秃秃地一根头发也无。那宫女将口首塞入袋中，拾起地下一团假发，微一疑，也塞进了布袋，低声道：“太后，装……装好啦！”

太后道：“外边侍卫都撤完了？我好像听到还有人声？”那宫女走到门边，向外一张，说道：“没人了。”太后道：“你把口袋拖到荷花塘边，在袋里放四块大石头，用……用绳子……将袋子扎住了……咳……把袋子推落塘里。”那宫女道：“是。”声音发抖，显得很害怕。太后道：“袋子推下池塘之后，多扒些泥土抛在上面，别让人瞧见。”那宫女又应道：“是。”拖著袋子，出房走向花园。

康熙心想：“小桂子说这宫女是个男人，多半不错。这中间若不是有重大隐情，太后何必必要沉口入塘，灭去痕迹？”见韦小宝便站在身边，不自禁的伸手去，握住了他手。两人均觉对方手掌又湿又冷。

过了一会，听得扑通一声，那装口首的布袋掉入了荷塘，跟著是扒土和投泥土入塘的声音，又过了一会，那宫女回进寝殿。韦小宝早就认得她声音，便是那小宫女蕊初。

太后问道：“都办好了？”蕊初道：“是，都办好了。”太后道：“这里本来有两具口首，怎么另一具不见了？明天有人问起，你怎么说？”蕊初道：“奴才……奴才什么也不知道。”太后道：“你在这里服侍我，怎会什么也不知道？”蕊初道：“是，是！”太后怒道：“什么『是，是』？”

蕊初颤声道：“奴才见到那死了的宫女站起身来，原来她只是受伤，并没有死。她慢的……慢的走出去。那时候……那时候太后正在安睡，奴才不敢惊动太后，眼见那宫女走出了慈宁宫，不知道……不知道到哪里去啦。”太后叹了口气，说道：“原来这样，阿弥陀佛，她没死，自己走了，那倒好得很。”蕊初道：“正是，谢天谢地，原来她没死。”

康熙和韦小宝又待了一会，听太后没再说话，似已入睡，于是悄悄一步步的离开，回到乾清宫。只见一众侍卫监仍是直挺挺的站著不动。康熙笑道：“大家随便走动罢！”他虽笑著说话，笑声和话声甚为干涩。

回到寝宫，他凝视韦小宝，良久不语，突然怔怔的掉下泪来，说道：“原来太后……太后……”韦小宝也不知说什么话好。

康熙想了一会，双手一拍，两名侍卫走到寝殿门口。康熙低声道：“有一件事情，差你二人去办，可不能泄漏出去。慈宁宫花园的荷塘中，有一只大口袋，你二人去抬了来。太后正在安睡，你二人倘若发出半点响声，吵醒了太后，那就自己割了脑袋罢。”两人躬身答应而去。康熙坐在床上，默不作声，反复思量。

隔了好半晌，终于两名侍卫抬了一只湿淋淋的大布袋，来到寝殿门外。

康熙道：“可惊醒了太后没有？”两名侍卫齐道：“奴才们不敢。”康熙点了点头，道：“拿进来！”两名侍卫答应了，将布袋拿进屋来。康熙道：“出去罢！”

韦小宝等两名侍卫退出寝殿，带上了门，上了闩，便解开布袋上的绳索，将口首拖了出来。见口首脸上胡子虽剃得极光，须根隐约可见，喉头有结，胸口平坦，自是个男子无疑。这人身上肌肉虬结，手指节骨凸起，纯是一副久练武功的模样。看来此人假扮宫女，潜伏宫中只是最近之事，否则以他这副扮相，连做男人也是太丑了，如何能假扮宫女而不给发觉？

康熙拔出腰刀，割破此人的裤子，看了一眼之后，恼怒之极，连挥数刀，将他腰膀之间斩得稀烂。

韦小宝道：“太后……”康熙怒道：“什么太后？这贱人逼走我父皇，害死我亲娘，秽乱宫廷，多行不义。我……我要将她碎口万段，满门抄斩。”韦小宝吁了口气，登时放心：“皇上不再认她是太后，这老婊子不论做什么坏事，给我知道了，他也不会杀我灭口。”

康熙提刀又在口首上剝上一阵，一时气愤难禁，便欲传呼侍卫，将太后看押起来审问，转念一想：“父皇未死，却在五台山出家，这是何等大事？一有泄漏，天下官民群相耸动，我可万万卤莽不得。”说道：“小桂子，明儿一早，我便跟你去五台山查明真相。”

韦小宝应道：“是！”心中大喜，得和皇帝同行，到五台山去走一遭，比之闷在北京城里自是好玩得多了。

但康熙可远比韦小宝见识明白，思虑周详，随即想到皇帝出巡，十分隆重，至少也得筹备布置好几个月，沿途百官预备接驾保护大费周章，决不能说走便走；又想自己年幼，亲政未久，朝中王公大臣未附，倘若太后乘著自己出京之机夺政篡权，废了自己，另立新君，是可虑；又如父皇其实已死，或者虽然尚在人世，却不在五台山上，自己大张旗鼓的上山朝见，要是未能见到，不但为天下所笑，抑且是贻笑后世。

他想了一会，摇头道：“不行，我不能随便出京。小桂子，你给我走一遭罢。”韦小宝颇感失望，道：“我一个去？”康熙道：“你一个人去。待得探查明白，父皇确是在五台山上，我在京里又布置好了对付那贱人的法子，咱二人再一同上山，以策万全。”

韦小宝心想皇帝既决定对付太后，自己去五台山探访，自是义不容辞，说道：“好，我就去五台山。”

康熙道：“我大规矩，太监不能出京，除非是随我同去。好在你本来不是太监。小桂子，你以后不做太监了，还是做侍卫罢。不过宫里朝里的人都已认得你，忽然不做太监，大家会十分奇怪。嗯，我可对人宣称，为了擒拿鳌拜，你奉我之命，假扮太监，现下元凶已除，自然不能老是假扮下去。小桂子，将来你读点书，我封你做个大官儿。”

韦小宝道：“好啊！只不过我一见书本子就头痛。我少读点书，你封我的官儿，也就小些好了。”

康熙坐在桌前，提起笔来，给父皇写信，禀明自己不孝，直至此刻方知父皇尚在人世，民中欢喜逾恒，即日便上山来，恭迎圣驾回宫，重理万机，而儿子亦得重接亲颜，写得几行字，忽想：“这封信要是落入旁人手中，那可大大不妥。小桂子倘若给人擒获或者杀死，这信就给人搜去了。”

他拿起了那页写了半张的信纸，在烛火上烧了，又提笔写道：“敕令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黄马褂韦小宝前赴五台山一带公干，各省文武官员受命调遣，钦此。”

写毕，盖了御宝，交给韦小宝，笑道：“我封了你一个官儿，你瞧是什么。”

韦小宝睁大了眼，只识得自己的名字，和“五、一、文”三个字，一共六个字，而“韦”字和“宝”字也跟“小”字上下相凑才识得，要是分开，就认不准了，摇头道：“不晓得是什么官。是皇上亲封的，总不会是小官罢？”

康熙笑着将那道敕令读了一遍。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道：“是御前侍卫副总管，厉害，厉害，还赏穿黄马褂呢。”康熙微笑道：“多隆虽是总管，可没黄马褂穿。你这事如能办得妥当，回宫后再升你的官。只不过你年纪太小，官儿太大了不像样，咱们慢慢来。”

韦小宝道：“官大官小，我也不在乎，只要常常能跟你见面，那就很好了。”

康熙又喜又悲，说道：“你此去一切小心，行事务须万分机密。这道敕令，如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取出来让人见到。这就去罢！”

韦小宝向康熙告别，见东方已现出鱼肚白，回到屋里，轻轻开门进去。

方怡并没睡着，道：“你回来了。”韦小宝道：“万事大吉，咱们这就去宫罢。”沐剑屏迷迷糊糊的醒转，道：“师姊很是担心，怕你遇到危险。”韦小宝笑问：“你呢？”沐剑屏道：“我自然也担心。你没事罢？”韦小宝道：“没事，没事。”只听得钟声嫌诏，宫门开启，文武百官便将陆续进宫候朝。韦小宝点燃桌上蜡烛，察看二人装束并无破绽，笑道：“你二人生得太美，在脸上擦些泥沙灰土罢。”沐剑屏有些不愿意，但见方怡伸手在地下尘土在脸上擦去，也就依样而为。韦小宝将从太后床底盗来的三部经书也包入包袱，摸出那枝银钗，递给方怡，说道：“这是根钗儿罢？”

方怡脸上一红，慢慢伸手接过，说道：“你甘冒大险，原来……原来是去为我取这根钗儿。”心中一酸，眼眶儿红了，将头转了过去。

韦小宝笑道：“也没什么危险。”心想：“这叫做好心有好报，不去取这根钗儿，捞不到一件黄马褂。”他带劣邨人从禁宫城后门神武门出宫。其时天色尚未大亮，守门的侍卫见是桂公公带同两名小太监出宫，除了巴结讨好，谁来多问一句？

方怡出得宫来，走出十余丈后，回头向宫门望了一眼，百感交集，真似隔世为人。

韦小宝在街边雇了三顶小轿，吩咐抬往西长安街，下轿另雇小轿，到天地会落脚处两条胡同外下轿，说道：“你们沐王府的朋友，昨逃遁出城去了。我得跟朋友商议商议，且看送你们去哪里。”他做了钦赐黄马褂的御前侍卫副总管，自觉已成了大人，加之有钦命在身，去查一件天大的大事，突然收起了油腔滑调，再者师父相距不远，可也不敢放肆。方怡问道：“你……你今后要去哪里？”韦小宝道：“我不敢再在北京城多耽，走得越远越好，要等到太后死了，事平之后，才敢回来。”方怡道：“我们在河北石家庄有个好朋友，你……你如不嫌弃，便同……便同去暂避一时可好？”沐剑屏道：“好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大家是自己人。三个人一起赶路，也热闹些。”

两人凝望着他，均有企盼之意，沐剑屏显得天真热切，方怡则微含羞涩。韦小宝如不是身负要务，和这两个俏佳人结伴同行，长途遨游，原是快活逍遥之极，此刻却不得不设法推托，说道：“我还答应了朋友去办一件要紧事，这时候不能就去石家庄。你们身上有伤，两个姑娘家赶路不便，我得拜托一两个靠得住的朋友，护送你们前去。咱们且歇一歇，吃饱了慢慢商量。”当下来到天地会的住处。守在胡同外的弟兄见到是他，忙引了进去。马彦超迎了出来，见他带了兩名小太监，甚是诧异。韦小宝在他耳边低声道：“是沐家小公爷的妹子，还有一个是好师姊，我从宫里救出来的。”

马彦超请二女在厅上就坐，奉上茶来，将韦小宝拉在一边，说道：“总舵主昨晚出京去了。”韦小宝大喜，他一来实在怕师父查问武功进境，二来又不知是否该将康熙所命告知，听说已然离京，心头登时如放下一块大石，脸上却装作失望之极，顿足道：“这……照照照照照……唉，师父怎地这么快就走了。”马彦超道：“总舵主吩咐属下转告韦香主，说他老人家突然接到台湾的急报，非赶回去处理不可。总舵主主要韦香主一切小心，相机行事，宫中如不便再住，可离京暂避，又说要韦香主勤练武功，韦香主身上的伤毒不知已全清了没有，如果身子不妥，务须急报总舵主知道。”韦小宝道：“是。师父惦记我的伤势武功，好教人心中感激。”他这两句话倒是不假，听得师父在匆忙之际还是记挂着自己身子，确是感念，又问：“台湾出了什么事？”马彦超道：“听说是郑氏母子不合，杀了大臣，好像生了内变。总舵主威望极重，有甚么变乱，他老人家一到必能平息，韦香主不必忧虑。李大哥、关夫子、樊大哥、风大哥、玄贞道长他们都跟著总舵主去了。徐三哥和属下留在京，听韦香主差遣。”韦小宝点点头，说道：“你叫人去请徐三哥来。”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武功既高，人又机警，而且是个老翁，护送二女去石家庄最好不过。又想：“台湾也是母子不和，杀人生事，倒跟北京的太后，皇帝一样。”他回到厅上，和方沐二人同吃面点。沐剑屏吃得小半碗面，便忍不住问道：“你真不能和我们同去石家庄吗？”韦小宝向方怡瞧去，见她停箸不食，凝眸相看，目光中殊有殷切之意，不由得胸口一热，便想要二女跟著自己去五台山，但随即心想：“我去办的是何等大事？带著这两个受伤的姑娘上道，碍手碍脚，受人注目，那是万万不可。”叹了口气，道：“我事了之后，便到石家庄来探望。你们的朋友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方怡慢慢低下了头，用筷子挟了一根面条，却不放入口里，低声道：“那位朋友在石家庄西市开了一家骡马行，他叫『快马』宋三。”韦小宝道：“『快马』宋三，是了，我一定来探望你们。”脸上出现顽皮神色，轻声道：“我又怎能不来？怎舍得这一对羞花闭月的大老婆，小老婆？”

沐剑屏笑道：“乖不了半天，又来贫嘴贫舌了。”方怡正色道：“你如真当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我们天天盼望你来。要是心存轻薄，不尊重人，那……那也不用来了。”韦小宝碰了个钉子，微笑无趣，道：“好啦，你不爱说笑，以后我不说就是。”

方怡有些歉然，柔声道：“就是说笑，也有个分寸，也得瞧时候，瞧地方。你……你生气啦？”

韦小宝又高兴起来，忙道：“没有，没有。只要你不生气就好。”方怡笑了笑，轻轻的道：“对你啊，谁也不会真的生气。”

方怡这以嫣然一笑，纵然脸上尘土未除，却也是俏丽难掩，韦小宝登时觉得身上一阵温暖。他一口一口喝着面汤，一时想不出话来。

忽听得开井中脚步声响，一个老儿走了进来，却是徐天川到了。他走到韦小宝身前，躬身行礼，满脸堆欢，恭恭敬敬的说道：“您老好。”他为人谨细，见有外人在座，便不称呼“韦香主”。

韦小宝抱拳还礼，笑道：“徐三哥，我给你引见两位朋友。这两位都是『铁背苍龙』柳老爷子的高足，这一位方姑娘，这一位沐姑娘，是沐王府的小郡主。”向方沐二人道：“这位徐大哥，跟柳老爷子、你家小公爷都相识。”他生怕方沐二女怀恨记仇，加上一句：“本来有点儿小小过节，现下这梁子都已揭开了。”待三人见过礼后，说道：“徐三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徐天川听得这两个女扮男装的小太监竟是沐王府的重要人物，心想沐剑屏等都已知道韦小宝来历，这两位姑娘自然也早得悉，便道：“韦香主有所差遣，属下自当奉命。”

方怡和沐剑屏却其实不知道韦小宝身份，听徐天川叫他“韦香主”，都大为奇怪。

韦小宝微微一笑，说道：“两位姑娘跟吴立身老爷子、刘一舟刘大哥他们一般，都是失陷在皇宫之中，此刻方才出来。沐家小公爷、刘一舟师兄他们都已离京了罢？”

徐天川道：“沐王府众位英雄都平安离京。沐小公爷还托我打探小郡主的下落，我请他放心，包在天地会身上，必定找到小郡主。”说着脸露微笑。

沐剑屏道：“刘师兄跟我哥哥在一起？”她这话是代方怡问的。徐天川道：“在下送他们分批出城，刘师兄是跟柳老爷子在一起，向南去的。”方怡脸上一红，低下头来。

韦小宝心想：“你听得心上人平安脱险，定然是心花怒放。”殊不知这一父猜错了。方怡心中想的是：“我答应过他，他如救了刘师兄性命，我便得嫁他为妻，终身不渝。可是他是个太监，怎生嫁得？他小小年纪，花样百出，却又是什么『韦香主』了？”韦小宝道：“这两位姑娘力抗清宫侍卫，身上受了伤，现下要到石家庄一位朋友家去养伤。我相请徐三哥护送前去。”

徐天川欢然道：“理当效劳。韦香主派了一件好差使给我。属下对不起沐王府的朋友，反蒙沐小公爷相救，心中既感且愧。得能陪两位姑娘平安到达，也可稍稍补报于万一。”

沐剑屏向徐天川瞧了一眼，见他身形瘦小，弓腰曲背，是个随时随刻便能一命呜呼的糟老头子，说什么护送自己和师姊，只怕一路上还要照料他呢，何况韦小宝不去，早已好生失望，不悦之意忍不住在脸上流露出来。方怡却道：“烦劳徐老爷子大驾，可实不敢当，只须劳驾给雇一辆大车，我们自己上路好了。我们的伤也没什么大不了，实在不用费神。”

徐天川笑道：“方姑娘不用客气。韦香主既有命令，我说什么要奉陪到底。两位姑娘武艺高强，原不用老头儿在旁惹厌，『护送』两字，老头儿实在没这个本领。但跑腿打杂，待候两位姑娘住店，打尖，雇车，买物，那倒是拿手好戏。免得两位姑娘一路之上

多费口舌，对付骡夫，车夫，店小二这些人。”方怡见再推辞，说道：“徐老爷子这番盛意，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徐天川哈哈大笑，道：“报什么答？不瞒两位姑娘说，我对咱们这位韦香主，心中佩服得不得了，别瞧他年纪轻轻，实在是神通广大。他既救了我老命，昨天又给老头子出了胸中一口恶气，我心中正在嘀咕，怎生想法子好好给他办几件事才好，哪想他今天就交给了我这一件差使。两位姑娘就算不许我陪著，老头儿也只好不识字，一路之上做个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侍候两位平安到达石家庄。别说从北京到石家庄只几天路程，韦香主倘若吩咐老头儿跟随两位上云南去，那也是说去便去，送到为止。”沐剑屏见他模样虽然猥琐，说话倒很风趣，问道：“他昨天给你出了什么气？他……他不是皇宫里么？”

徐天川笑道：“吴三桂那奸贼手下有个狗官，叫做卢一峰。他将老头儿拿了去，拷打辱骂，还拿张膏药封住我的嘴巴，幸得令兄派人救了我出来。韦香主答应我说，他定当叫人打断这狗官的双腿。我想吴三桂的狗儿子这次来京，手下带的能人极多。卢一峰这口上次吃过我苦头，韦香主再也不敢独自出来，咱们要报仇，可不这么容易。哪知道昨天我在西城种德堂药材口，见到一个做跌打医生的朋友，说起平西王狗窝里派人抬了一个狗官，到处找跌打医生。可情形也真奇怪，跌打医生找了一个又一个，共找了二三十人，却又不许医治，只是跟他们说，这狗官名叫卢一峰，糊涂混蛋，平西王的狗儿子亲自拿棍子打断了他的两只狗腿，要他痛上七日七夜不许医治。”方怡和沐剑屏都十分奇怪，问韦小宝：“那是什么道理？”韦小宝道：“这狗官得罪了徐大哥，自然要叫他多吃点儿苦头。”沐剑屏道：“平西王狗窝里的人，却干么又将他抬来抬去，好让众人得知？”韦小宝道：“吴应熊这小子是要人传给我听，我叫他打断这狗官的腿，他已办妥了。”沐剑屏更是奇怪，问道：“他又为什么要听你的话？”韦小宝微笑道：“我胡说八道，骗他一番，他就信啦。”徐天川道：“我本想赶去将他毙了，但想这狗官给人抬著游街示众，断了两条腿又不许医治，如去杀了他，反倒便宜了这口。昨天下午这亲眼见到了他，一条狗命十成中倒已去了九成，裤管卷了起来，露出两条断腿，又肿紫，痛得只叫妈。两位姑娘，你说老头儿心中可有多痛快？”

这时马彦超已雇了三辆大车，在门外等候。他也是天地会中的得力人物，但会中规矩，大家干的是杀头犯禁之事，如非必要，越少露相越好，是以也没给方沐二人引见。韦小宝寻思：“我包袱之中一己已有五部《四十二章经》，这些书有什么用，我一点也不不知道，但这许多人拚了命偷盗抢夺，其中一定大有缘故，带在身边赶路，可别失落。”沉吟半晌，有了计较，向马彦超悄悄的道：“马大哥，我在宫里有个要好兄弟，给鞑子侍卫们杀了，我带了他骨灰出来，要好好给他安葬。请你即刻差人去买口棺木。”

马彦超答应了，心想韦小宝的好友为鞑子所杀，那必是反清义士，亲自去选了一口上好的柳州木棺材。他知道这位韦香主手面甚阔，将他所给的三百两银子使得只剩下三十九两，除了棺木这外，其他寿衣，骨灰坛，石灰，绵纸，油布，灵牌，灵幡，纸钱等物一应俱全，尽是最佳之物，又替方沐二女买了改换男装的衣衫鞋帽，中所用的干粮点心，还叫了一名作伴，一名漆匠。待得诸物抬到，韦小宝和二女已睡了两个时辰。韦小宝先行换子常人装束，心道：“我奉旨到五台山公干，这可有得忙了，怎么还有时候练武功？师父这部武功秘诀，可别给人偷去。”当下将五部经书同师父所给的武功秘诀，用油布一层一层包裹严密，到灶上去捧了一大把柴来，

放在骨灰坛中，心想：“最好棺材之中放一具真的首，那么就有人开棺查检，也不会起疑心不过一时三刻，也找不到个坏人来杀了。”于是蘸些清水，抹在眼中脸上，神情悲哀，双手捧了油布和骨灰坛，走到后厅，将包裹和骨灰坛放入棺材，跪了下来，放声大哭。徐天川，马彦超，以及方沐二女都已候在厅上，见他跪倒痛哭，哪有疑心，只确是他好友的骨灰，也都跪倒行礼。韦小宝见过死者家人向吊祭者还礼的情形，抢到棺木之侧，跪下向四人磕头还礼。眼看作伴放好绵纸，石灰等物，钉上了棺盖。漆匠便开始油漆。

马彦超问道：“这位义士尊姓大名，好在棺木上漆书他的名号。”韦小宝道：“他……他……”抽抽噎噎的不住假哭，心下寻思，说道：“他叫海桂栋。”那是将海大富、小桂子、瑞栋三人的名字各凑一字，心道：“我杀了他们三人，现下向你们磕头行礼，焚化纸钱给你们在阴世使用，你们三个冤鬼，总不该缠上我了罢？”沐剑屏见他哭得悲切，劝慰道：“满清鞑子杀死我们的好朋友，总有一日要将他们杀得干干净净，给好朋友报仇雪恨。”韦小宝哭道：“鞑子自然要杀，这几位好朋友的仇，却是万万报不得的。”沐剑屏睁大了一双秀目，怔怔的瞧著他，心想：“为什么报不得？”

四人休息了一会，和马彦超作别上道。韦小宝道：“我送你们一阵。”方沐二人脸上均有喜色。二女坐了一辆大车，韦小宝和徐天川各坐一辆。三辆大车先出东门，向东行了数里，这才折而向南。又行了七八里，来到一处镇甸，徐天川吩咐停车，说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天色已经不早，咱们这晚杯茶，这就分手罢！”

走进路旁一间茶馆，店伴泡上茶来，三名车夫坐了另一桌。徐天川心想韦香主他们三人必有体己话要说，背负著双手，出去见看风景。

沐剑屏道：“桂……桂大哥，你其实姓韦，是不是？怎么又是什么香主？”韦小宝笑道：“我姓韦，名叫小宝，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到这时候，可不能再瞒你们了。”沐剑屏叹道：“唉！”韦小宝问：“为什么叹气？”沐剑屏道：“你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怎地……怎地到皇宫中去做去了太监，那不是……那不是……”方怡知道她要说“可惜之极”，一来此言说来不雅，二来不愿意起韦小宝的愁思，插嘴道：“英雄豪杰为了国家大事，不惜屈辱自身，那是教人十分佩服的。”她料想韦小宝必是奉了天地会之命，自残身体，入宫卧底，确实令人敬佩。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要不要跟她们说不是太监？”忽听徐天川喝道：“好朋友，到这时候还不露相吗？”伸手向右首一名车夫的肩头拍了下去。

徐天川的右掌正要碰上那车夫肩头，那人身子一侧，徐天川右掌已然拍空，他左拳却已向车夫右腰击到，到车夫反手勾推，将这拳事到外门。徐天川右肘跟著又向他后颈压落。那车夫右手反扬，向徐天川顶门虚击，徐天川手肘如和他头颈相触，便有如将自己头顶送到他手掌之下，立即双足使劲，向后跃开。他连使三招，掌拍，拳击，肘压，是都十分凌厉的手法，可是那车夫竟都轻描淡写的一化开。

徐天川又惊又怒，料想这人定是大内奸手，奉命前来拿人，当下左手连挥，示意韦小宝等三快逃，自己与敌人纠缠，让他们三人有脱身之机。可是他们三人哪肯不顾义气？方怡身上有伤，难以动手，韦小宝和沐剑屏都拔出兵刃，便要上前夹击。那车夫转过身来，笑道：“八臂猿猴好眼力！”声音颇为尖锐。四人见他面目黄肿，衣衫污秽，形貌丑陋，一时间也瞧也不出多少年纪。徐天川听他叫出自己外号，心下更惊，抱拳道：“尊驾是谁？干么假扮车夫，戏弄在下？”

那车夫笑道：“戏弄是万万不敢的。在下与韦香主是好朋友，得知他出京，特地前来相送。”韦小宝搔了搔头，道：“我……我可认得你啊。”那车夫笑道：“我二人昨晚还联手共抗强敌，你怎么便忘了？”韦香主恍然大悟，说道：“啊，你……你是陶……陶……”将匕首插入靴筒，奔过去拉了她手，才知道转夫是陶宫娥所乔装改扮。陶宫娥脸上涂满了牛油水粉，旁人已难知她喜怒，但见她眼光中露出喜悦之色，说道：“我怕鞑子派人阻截，因此乔装护送一场，不料徐老爷子好眼力，可瞒不过他的法眼。”

徐天川见韦香主的神情，知道此人是友非敌，又是欢喜，又感惭愧，拱拱手，道：“尊驾武功高强，佩服！！！！韦香主人缘真好，到处结交高人。”陶宫娥笑道：“不敢！请问徐大哥，我的改装之中，什么地方露了破绽？”徐天川道：“破绽是没有。只不过一路之中我见尊驾挥鞭赶骡，不似寻常车夫，尊驾手腕不动，鞭子笔直伸了出去，手肘不抬，鞭子已缩了回来。这一份高明武功，北京赶大车的朋友之中，只怕还没几位。”四人都大笑起来。徐天川笑道：“在下倘若识相，见了尊驾这等功夫，原不该再伸手冒犯，只不过老头子就是不知好歹，那也没法子。”陶宫娥道：“徐大哥言重了，得罪了莫怪。”徐天川抱拳道：“不敢，请问尊姓大名？”

韦小宝道：“这位朋友姓陶，跟兄弟是……生死之交。”陶宫娥正色道：“不错，正是生死之交。韦香主救过我的性命。”韦小宝忙道：“前辈说哪里话来，咱们只不过合力杀了个大坏蛋而已。”陶宫娥微微一笑，道：“韦兄弟，徐大哥，方沐二位，咱们就此别过。”一拱手，便跃上大运赶车的座位。韦小宝道：“陶大哥，你去哪里？”陶宫娥笑道：“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韦小宝点头道：“好，后会

一期。”眼见她赶著大车径自去了。沐剑屏道：“徐老爷子，这人武功真的很高吗？”徐天川道：“武功了得！她是个女子，更加了不起。”沐剑屏道：“她是女子？”徐天川道：“她跃上大运时扭动腰身，姿式固然好看，但不免扭扭捏捏，那自然是女子。”沐剑屏道：“她说话声音很尖，也不大像男人。

大哥，她.....她本来的相貌好看么？”韦小宝道：“四十年前或许好看，但你就算再过四十年，仍比现今的她好看得多。”沐剑屏笑道：“怎么拿我跟她比了？原来她是个老婆婆。”韦小宝想到便要跟她们分手，不禁黯然，又想孤身上路，不由得又有些害怕。从扬州来到北京，是跟茅十八这江湖行家在一起，在皇宫之中虽迭经凶险，但人地均熟，每到紧急关头，往往凭著一时机警而化险为夷，此去山西五台山，这条路固然从未走过，前途更是一人不知。他从未单身行过长路，毕竟还是个孩子，难免胆怯。一时想先回北京，叫马彦超陪同前去五台山，却想这件事有关小玄子的身世，如让旁人知道了，可太也对不起好朋友。徐天川只道他仍回北京，说道：“韦香主，天色不早，你这就请回罢，再迟了只怕城门关了。”韦小宝道：“是。”方怡和剑屏都道：“盼你办完事后，便到石家庄来相见。我们等著你。”韦小宝点点头，心中甜甜地，酸酸地，说不出话来。

徐天川请二女上车，自己坐在车夫身旁，赶车向南。韦小宝眼见方沐五女从车中探头出来，挥手相别。大车行出三十余丈，转了个弯，便给一排柳树挡住，再也看不见了。

韦小宝上了剩下的一辆大车，命车夫折而向西，不回北京城去。那车夫有些迟疑，韦小宝取出十两银子，说道：“十两银子雇你三天，总够了罢？”车夫大喜，忙道：“十两银子雇一个月也够了。小的好好服侍公子爷，公子爷要行便行，要停便停。”当晚停在北京西南廿余里一处小镇，在一家小客店歇宿。韦小宝抹身洗脚，没等等吃晚饭，便已倒在炕上睡著了。

次晨醒转，只觉头痛欲裂，双眼沉重，半天睁不开来，四肢更酸软无比，难以动弹，便如在梦魇中一般。他想张口呼叫，却叫不出声，一张眼，却见地下躺著三人，他大吃惊，呆了半晌，定了定神，慢慢挣扎著坐起，只见炕前坐著一人，正笑吟吟的瞧著他。韦小宝“啊”的一声。那人笑道：“这会儿才醒吗？”正是陶宫娥。

韦小宝这才宽心，说道：“陶姊姊，陶姑姑，那是怎么回事？”陶宫娥微笑道：“你瞧瞧这三个是谁？”韦小宝爬下炕来，腿间只一软，便已跪倒，当即后仰坐地，伸手支撑这才站起，见地下三人早已死了，却都不识，说道：“陶姑姑，是你救了我性命？”陶宫娥笑道：“你到底叫我姊姊呢，还是叫姑姑？可别没上没下的乱叫。”韦小宝笑道：“你是姑姑，陶姑姑！”陶宫娥微笑道：“你一个行路，以手饮食可得小心些，若是跟那八只手的老猴儿在一起，决不能上了这当。”韦小宝道：“我昨晚给人下了蒙汗药？”陶宫娥道：“差不多罢。”韦小宝想了想，说道：“多半茶里有古怪，喝上去有点酸味，又有些甜甜的。”心想：“我自己身上带著一大包蒙汗药，却去吃人家的蒙汗药。他妈的，我这次不尝尝蒙汗药的滋味，又怎知是酸酸甜甜的？”问道：“这是黑店？”陶宫娥道：“这客店来来是白的，你进来之后，就变黑了。”韦小宝仍然头痛欲裂，伸手按住额头道：“这个我可不懂了。”

陶宫娥道：“你住店不久，就有人进来，绑住了店主夫妇跟店小二，将这间白店改了黑店。一名贼人剥下店小二的衣服穿上，在茶壶里撒上一把药粉，送进来给你。我见你正在换衣衫抹身。等我过了一会再来看你，你早已倒了茶喝过了。幸亏这只是蒙汗药，不是毒药。”韦小宝登时满脸通红，昨晚自己抹身之时，曾想象如果方怡当真做了自己老婆，紧紧抱著她，那是怎么一股滋味，当时情思忒，情状不堪。陶宫娥年纪虽不小，毕竟是女子，隔窗见到如此丑态，自然不能多看。

陶宫娥道：“昨日我跟你分手，回到宫里，但见内外平静无事，并没入太后发表。我自是十分奇怪，匆匆改装之后，到慈宁宫外察看，见一切如常，原来太后并没死。这一下可不对了。我本想太后一死，咱二人仍可在宫在混下去，昨晚这一刀既然没刺死她，那就非得立即出宫不可，还得赶来通知你，免得你撞进宫来，自己送死。”韦小宝假作惊异，大声道：“啊，原来老妹子没死，那可糟糕。”心下微感惭愧：“昨日匆忙之间，忘提起，我以为你早知道了。”陶宫娥道：“我刚转身，见有三名侍卫从慈宁宫出来，形迹鬼鬼祟祟，心想多半是太后差他们去捉拿我的，但见他们并不是朝我的住处走去，当时也没功夫理会，回到住处收拾收拾，又改了装，从御膳房侧门溜出宫来。”

韦小宝微笑道：“原来姑姑装成了御膳房的苏拉。”御膳房用的苏拉杂役最多，劈柴，抬煤，杀鸡，洗菜，烧火，洗锅等杂务，均由苏拉充当，这些人在御膳房畔出入，极少有人留意。陶宫娥道：“我一出宫，便见到那三名侍卫，已然改了装束，背负包袱，名牵马匹，显然是有远行。”韦小宝“啊”了一声，伸左足向一具死尸踢了一脚，道：“便是这三位开黑店的朋友了？”陶宫娥微笑道：“那可得多谢这三位朋友，若不是他们引路，我怎又找得到你？谁料得到你会绕著向西？他们出城西门，一路上打听，可见到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单身上道，果然是奉太后之命拿你。傍晚时分，他们查到了这里，我也跟到了这里。”

韦小宝心下感激，道：“若不是姑姑相救，此刻我连阎罗五的问话也答不上来啦。他问：『韦小宝，你怎么死的？』我只好说：『回大王，胡里胡涂，莫名其妙！』”陶宫娥在深宫里住了数十年，平时极少和人说话，听韦小宝说话有趣，笑道：“这孩子！阎罗王定道：『拉下去打！』”韦小宝笑道：“可不是么？阎罗老爷胡子一翘，喝道：『活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也就罢了，怎么死了也胡里胡涂？我这里倘若都是胡涂鬼，我岂不变成胡涂阎王？』”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韦小宝问道：“姑姑，后来怎样？”

陶宫娥道：“我听他们在灶下低声商议，一人说：『太后圣谕，我小鬼能活捉最好，否则就一刀杀了，可是他身上携带的东西，尽数得带回去呈缴，一件也不许短少。』另一人道：『这小鬼胆敢偷盗太后日日念诵的佛经，当真活得不耐烦了，难怪太后生气。太后吩咐，要紧的就是那几部佛经。』小兄弟，你当真拿了太后的佛经么？是你们总舵主叫你拿的，是不是？”说著目不转睛的凝视著他。韦小宝突然明白：“是了，她在太后房中找寻的，正是这几部《四十二章经》。”脸上装作迷惘一片，说道：“什么佛经？我们总舵主不拜菩萨。我从来没见过他念过什么经。”

陶宫娥武功虽高，但自幼便在禁宫，于人情世故所知极少。两人虽然同在皇宫，韦小宝日日和皇帝，太后，王公，太官，侍卫，太监见面，时时刻刻在阴谋奸诈之间打滚，练得机伶无比，周身是刀；陶宫娥却只和两名老宫女相伴，一年之间也难得说上几十句话此外什么人也不见。两人机智狡狴之间的相差，比之武功间的差距尤远。她见韦小宝天真烂漫，心想：“我刚才救了他性命，他心中对我感激之极，小孩子又会说什么假话？何况我已亲自查过他的包袱？”点了点头，道：“我见他们打开你的包袱细查，见到许多珠宝，又有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好生眼红，商量著如何分赃。我听著生气，便进来一起都料理了。”韦小宝骂道：“他妈的，原来太后这老妹子知道我有钱，派了侍卫来谋财害命。又下蒙汗药，又开黑店，这老妹子净干下三滥的勾当，真不是东西。”

陶宫娥道：“那倒不是的。太后要的只是佛经，不是珠宝银子。那几部佛经事关重大，我想会不会你交了给徐天川和那两位姑娘，带到石家庄去收藏？心想敌人已除，就让你多休息一会。当下骑了马向南赶去，在一家客店外找到了他们的大车，本想悄悄的查上一查，可是这位『八臂猿猴』机警之至，我一踏上屋顶，他就知道了，说不得，只好再动一次手。”

韦小宝道：“他不是你对手。”陶宫娥道：“我本不想得罪你们天地会，可是没法子。我将他点倒后，说了许多道歉的话，请他别生气。小兄弟，下次你见到他，再转言几句，说实在是出于无奈。我在他三人的行李之中，查了一遍，连那辆大车也拆开查过了什么也没查到，便解开了他们穴道。赶著骑马回来。”韦小宝道：“原来胡里胡涂，莫名其妙之时，你却去办了这许多事。陶姑姑，你怎么知道我是天地会的？”陶宫娥微笑道：“我给你们赶了这半天车，怎会听不到你们说话？你小小年纪便做了青木堂香主，这在天地会中是挺大的职位，是不是？”

韦小宝甚是得意，笑道：“也不算小了。”

陶宫娥沉吟半晌，问道：“你跟随皇帝多时，可曾听到他说起过甚么佛经的事？”

韦小宝道：“说起过的。太后和皇上好像挺看重这些劳什子的佛经。其实他妈的有甚么用？太后做人这样坏，就算一天念一万遍阿陀佛，菩萨也不会保佑。”陶宫娥不等他说完，忙问：“他们说些甚么？”韦小宝道：“皇上派我跟索额图大人到鳌拜府里查抄，叮嘱我一定要抄到两部四甚么经，好像有个『二』字，又有个『十』字的。”

陶宫娥脸上露出十分兴奋之情，道：“对，对！是《四十二章经》，你抄到了没有？”韦小宝道：“我瞎字不识，知道他什么《四十二章经》，五十三章经？后来索大人到了，我拿去交给了太后。她欢喜得很，赏了我许多糖果糕饼，他妈的，老妹子真小气，不给金子银子，当我小孩子哄，只给我糖果糕饼。早知她这样坏，那两部经书我早丢在御膳房里，当柴烧了...”

陶宫娥忙道：“烧不得，烧不得！”韦小宝笑道：“我也知烧不得，皇上一问索大人，西洋镜就拆穿了。”陶宫娥沉吟道：“这样说来，太后手里至少有两部《四十二章经》？”韦小宝道：“恐怕有四部。”陶宫娥道：“有四部？你...你怎么知道？”韦小宝道：“前天

我躲在她床底下，听她跟那个男扮女装的宫女说起，她本来就有一部，从鳌拜家里抄去了两部，她又差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在一个什么旗王府中去取了一部来。”陶宫娥道：“正是，是从镶蓝旗王府里取来的。那么她手里共有四部了，说不定有五部、六部。”站起来走了几步，说道：“这些经书十分要紧，小兄弟，我真盼你能助我，将太后那几部《四十二章经》都盗了出来。”韦小宝沉吟道：“老妹子如果伤重，终于活不成，这几部经书，恐怕会带到棺材里去。”陶宫娥道：“不会的，决计不会。我却担心神龙教主棋高一着，捷足先得，这就糟了。”“神龙教主”这五个字，韦小宝却是第一次听见，问道：“那是什么人？”

陶宫娥不答他的问话，在房中踱步兜了几个圈子，见窗纸渐明，天色快亮，转过身来，道：“这里说话不便，唯恐隔墙有耳，咱们走罢！”将三具首级提到客房门外，放入大车。晕三人都是给她用重手震死，并未流血，倒十分干净，说道：“店主人和你的车夫都给他们绑着，让他们自行挣扎罢。”和韦小宝并坐在车夫位上赶车向西。

行得七八里，天已大明，陶宫娥半三具首级丢在一个乱坟堆里，拿几块大石盖住了，回到车上，说道：“咱们在车上一面赶路，一面说话，不怕给谁听了。”韦小宝笑道：“也不知道车子底下有没有人。”陶宫娥一惊，说道：“对，你比我想得周到。”一挥鞭子，马鞭绕个弯儿，刷的一声，击到车底。她连击三记，确知无人，笑道：“这些江湖上防人的行径，我可一窍不通了。”韦小宝道：“那我更是关窍不通了。你总比我行些，否则昨晚救不了我。”

这时大车行在一条大路上，四野寂寂。陶宫娥缓缓的道：“你救过我的性命，我也救过你的性命，咱们算是生死患难之交。小兄弟，按年纪说，我做得你娘，承你不弃，叫我一声姑姑，你肯不肯真的拜我为姑母，算是我的侄儿。”韦小宝心想：“做侄儿又不蚀本，反下姑姑早已叫了。”忙道：“那好极了。不过有一件事说十分倒霉，你一知道之后，恐怕不要我这个侄儿了。”陶宫娥问道：“什么事？”韦小宝道：“我没爹爹，我娘是在窑子做婊子的。”

陶宫娥一怔，随即满脸堆欢，喜道：“好侄儿，英雄不怕出身低。咱们太祖皇帝做过和尚，做过无赖流氓，也没什么相干。你连这等事也不瞒我，足见你对姑姑一片真心，我自然是什么都不瞒你。”

韦小宝心想：“我娘做婊子，第十八大哥是知道的，终究瞒不了人。要骗出人家心里的话，总得自己最见不得人的事先抖了出来。”当即跃下地来，跪到磕头，说道：“侄儿韦小宝，拜见我的亲姑姑。”陶宫娥数十年寂居深宫，从无亲人，连稍带情谊的言语也没听过半句，忽听韦小宝叫得如此亲热，不由得心头一酸，忙下车扶起，笑道：“好侄儿，从此之后，我在这世上多了个亲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流下泪来，一面笑，一面拭泪，道：“你瞧，这是大喜事，你姑姑却流起泪来。”

两人回到车上，陶宫娥右手握口，左手拉住韦小宝的右手，让骡子慢慢一步步走着，说道：“好侄儿，我姓陶，那是真姓，我闺名叫做红英，打从十二岁上入宫，第二年就服侍公主。”韦小宝道：“公主？”陶红英道：“是，公主，我大明崇祯皇帝陛下的长公主。”韦小宝道：“啊，原来姑姑还是大明崇祯皇帝时候进宫的。”

陶红英道：“正是，崇祯皇帝出宫之时，挥剑斩断了公主的臂膀。我听公主遭难的讯息，奔去想救她，心慌意乱，重重摔了一交，额头撞在阶石上，晕了过去。等到醒转，陛下和公主都已不见了，宫中乱成一团，谁也没来理我。不久闯贼进了宫，后来满清鞑子赶跑了闯贼，又占了皇宫。唉，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韦小宝问道：“公主不是崇祯皇帝的亲生女儿么？为甚么要砍死她。”陶红英又叹了口气，道：“公主是崇祯的亲生女儿，她是皇上宠爱的。这时京城已被破，贼兵已经进城，皇上决心殉难，他生怕公主为贼所辱，所以要先杀了公主。”韦小宝道：“原来是这样。要杀死自己亲生女儿，可还真不容易。听说崇祯皇帝后是在煤山吊死的，是不是？”

陶红英道：“我也是后来听人说的。满清鞑子由吴三桂引进关来，打走了闯贼，霸占了我大明江山。宫里的太监宫女，十之八九都放了去，说是怕靠不住。那时我年纪还小，那一摔受伤又重，躺在黑房里，也没人来管。直到三年多之后，才遇到我师父。”韦小宝道：“姑姑，你武功这样高，你师父他老人家的武功自然更加了不起啦。”陶红英道：“我师父说，天下能人甚多，咱们的武功，也算不了甚么。我师父是奉了我太师父之命，进宫来当宫女的。”挥鞭在空中虚击一鞭，劈啪作响，续道：“我师父进宫来的用意，便是为了那八部《四十二章经》。”

韦小宝问道：“一共八部？”陶红英道：“一共八部。满洲八旗，黄白红旗，正四旗，镶四旗，每一旗的旗主各有一部，共有八部。”

韦小宝道：“这就是了。我见到鳌拜家里抄出来的那两部经书，书套子的颜色不同，一部是黄套子镶了红边儿，另一部是白套子的。”陶红英道：“原来八部经书的套子，跟八旗的颜色相同，我可从来没见过。”

韦小宝寻思：“我手里已有五部，那么还缺三部。这八部经书到底有什么古怪，姑发一定知道，得想法子套问出来。”他故作痴呆说道：“原来你太师父他老人家出诚心拜菩萨。宫里的佛经，那自然特别贵重，有人说是用金子水写的。”

陶红英道：“那倒不是。好侄儿，我今天给你说了，你可说什么也不能泄漏出去。你发一个誓来。”

发誓赌咒，于韦小宝原是稀松平常之极，上午说过的，下午就忘了，下午说过的，没等睡觉就忘了，何况八部经书他已得其五，怎肯将其中秘密轻易告人？忙道：“皇天后土，韦小宝如将《四十二章经》中的秘密泄漏出去，日后糟糕之极，死得跟老妹子那人男扮女装的王八蛋师兄一模一样。”心想：“要我男扮女装，跟老妹子去睡觉。这种事万万不会做。那就决不能跟这王八蛋师兄死得一模一样。”发了誓日后要死，他倒是信的，因此赌咒发誓之时，总得留下后步。陶红英一笑，说道：“这个誓倒挺新鲜古怪。我跟你

说，满清鞑子进关之时，并没想到竟能得到大明江山。满洲人很少，兵也不多，他们只盼能长远占住关外之地，便已心满意足了，因此进关之后，八旗兵一见金银珠宝，放手便抢。这些财宝，他们都到了关外，收藏起来。当时执掌大权的是顺治皇帝的叔父摄政王，但是满洲八旗，每一朴诨各有势力。当时八旗旗主会议，将收藏财物的秘密所在，绘成地图，由八旗旗主各执一幅……”韦小宝站起来大声道：“啊，我明白了！”喜有自胜。大车一动，他又坐倒，说道：“这八幅地图，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中。”

陶红英道：“好像也并非就是这样。到底真相如何，只有当时这八旗旗主才明白，别说我们汉人中没人知晓，连满洲的王公大臣，恐怕也极少知道。我师父说，满洲人藏宝的那座山，是他们龙脉的所在。鞑子所以能占我大明江山，登基为皇，全仗这座山的龙脉。”韦小宝问道：“什么龙脉？”

陶红英道：“那是一处风水极好的地方，满洲鞑子的祖先葬在那山里，子孙大发，来到中国做皇帝。我师父说，咱们如能找到那座宝山，将龙脉截断，再挖了坟，那么满洲鞑子非但做不成皇帝，还得尽数死在关内。这座宝山如此要紧，因此我太师父和师父花尽心血，要找到山脉的所在。这个大秘密，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中。”韦小宝道：“他们满洲人的事，姑姑，你太师父又怎会知道？”

陶红英道：“这件事说来话长。我太师父原是锦州的汉人女子，给鞑子掳了去。那鞑子是镶蓝的旗主。我太师父说，鞑子进关之后，见到我们中国地方这样大，人这样多，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八旗的旗主接会议多日，在会中口角争吵，拿不定主意。”韦小宝问道：“争吵什么？”陶红英道：“有的旗主想占了整个中国。有的旗主却说，汉人这样多，倘若造起反来，一百个汉人打一个旗人，旗人哪里还有性命？不如大大的抢掠一番，退回关外，稳妥得多。最后还是摄政王拿了主意，他说，一面抢掠，将金银珠宝运到关外收藏，一面在中国做皇帝，如果汉人起来造反，形势危急，旗人便退出山海关。”韦小宝道：“原来当时满清鞑子，对我们汉人真害怕。”

陶红英道：“怎么不怕？他们现在也怕，只不过我们不齐心而已。好侄儿，鞑子小皇帝很喜欢你，如果你能探到那八部经书的所在，咱们把经书盗了出来，去破了鞑子的龙脉，那些金银财宝，便可作为义军的军费。咱们只要一起兵，清兵便会吓得逃出去。”

韦小宝对于破龙脉，起义兵，并不怎么热心，但想到那座山中藏有无数金银财宝，不由得怦然心动，问道：“姑姑，这宝山的秘密，当真是那八部经书之中？”陶红英道：“我太师父对我师父说，那镶蓝旗旗主有一天喝醉了，向他小福晋说，他将来死后，要将一部经书传给小福晋的儿子，不传给大福晋的儿子。小福晋很不高兴，说一部佛经有什么希罕。那旗主说，这是咱们八旗的命根子，比什么都要紧，约略说起这部佛经的来历。太师父在窗外听到了，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后来太师父练成了武功，我师父也已跟她老人家学

多年，太师父便出手盗经，却因此给人打成重伤，临死之前，派我师父混进宫来做宫女，想法子盗经。镶蓝旗王府里有武功高手，只道到宫里盗经容易得手。却因此给人打得重伤，临死之前，派我师父混进宫来做宫女，想法子盗经。镶蓝旗王府里有武功高手，只道到宫里盗经容易得手。岂知师父进宫不匀，发觉宫禁森严，宫女决不能胡乱行走，要盗经书是千难万难。她跟我挺说得来，又听我说起大明公主的事，心怀旧主，便收了我做弟子。”韦小宝道：“怪不得老嫖子千方百计的，要弄经书到手。她是满洲人，不会去破龙脉，想来是要得宝山中的金银财宝。不过她既是太后，要什么有什么，又何必有什么财宝？”

又想：“那么海老乌龟又干么念念不忘的，总是要找到上书房偷经书？嗯，他不会当真想要经书的，或者是想诱我上当，招出是谁主使我毒瞎眼睛，或者是想由此查一害死端敬皇后的凶手来。他心里多半认定，主使者跟凶手就是同一人。要骗得海老乌龟吐露心事，现下我可没这本事，阎罗王只怕也办不了。”陶红英哪猜得到韦小宝的心思转到海天富身上？说道：“说不定那宝山之中，另有甚么古怪，连太师父也不知道的。师父在宫里不久就生病死了。她老人家临死之时，千叮万嘱，要我设法盗经，又说，盗经之事万艰难以我一人之力未必可成，要我在宫里收一个可靠的弟子，将经书的秘密流传下来。这一代不成，下一代再干，可别让这秘密给湮没了。”

韦小宝道：“是，是！这个大秘密倘若失传，那许许多多金银财宝，未免太可惜了。”陶红英道：“金银财宝倒也不打紧，但如让满洲鞑子世代代占住我们汉人江山，那才是最大的恨事。”

韦小宝道：“姑姑说得不错。”心中却道：“这成千上万的金银财宝，倘若不拿出来大花一下，那才是最大的恨事。”他年纪幼小，满洲兵屠杀汉人百姓的惨事，只从大人嘴里听到，并未亲历。在宫中这些时候，满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海天富虽曾阴谋加害，毕竟是自己害他的多，他害自己的少。其余自皇帝以下，个个待他甚好，也不觉得满洲人如何凶恶残暴。他也知道，自己若不是得到皇帝宠爱，那些满洲亲贵大臣决不会对他如此亲热，如此奉承，但究竟是见到人和蔼的多，凶暴的少，是以种族之仇，国家之恨，心中却是颇淡。陶红英道：“在宫中这些年来，我也没收到弟子。我见到的宫女本已不多，所遇到的，不是蠢笨糊涂，便是妖媚小气，天天只盼望如何能得皇帝临幸，从宫女升为嫔妃。我们这个大秘密，又怎能跟这等我说？近几年，来我常常担心，这般耽误下去，经书所在固是丝毫得不到线索，连好弟子也收不到一个。将来我死之后，将这大秘密带入了棺材，满洲鞑子坐稳江山，对不起太师父和师父那不用说了，更成为汉人的大罪人。好侄儿，我无意之中和你相遇，跟你说了这件大事，心里实在好生欢喜。”韦小宝道：“我也是好欢喜，不过经书什么的，倒不放在心上。”陶红英道：“那你为什么欢喜？”韦小宝道：“我没亲人，妈妈是这样，师父又难得见面，现下多了个亲姑姑，好姑姑，自然欢喜得紧了。”

他嘴头甜，哄得陶红英十分高兴。好微笑道：“我得了个好侄儿，也是欢喜得紧。”隔了一会，问道：“你师父是谁？”

韦小宝道：“我师父便是天地会的总舵主，姓陈，名讳上近下南。”陶红英连陈近南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是首次听见，点了点头，道：“你师父既是天地会总舵主，武功必定十分了得。”韦小宝道：“只不过我师父时候太短，学不到什么功夫。好姑姑，你传我一些好不好？”陶红英踌躇道：“你如从来没学过武功，我自然将我所知所学的，尽数传你。只是你师父的武功，跟你这一派多半全然不同，学了只怕反而有害。依你看来，你师父跟我比较，谁的武功强些？”韦小宝说要她传授武功，原不过信口讨她欢心，倘若陶红英当真答应传授，他反而要另外寻些因由来推托了，一学武功，五台山一时便去不成，何况他性好游山玩水，绝无耐心学武，听她这样问，乘机道：“姑姑，在你面前，我可能说谎。”陶红英道：“小孩子自然是诚实的好。”韦小宝道：“我曾见师父跟一个武功很好的人动手，只是三招，便将他制住了，那人输得服服贴贴。姑姑，恐怕你还不及我师父。”陶红英微笑道：“是啊，我也相信远远不及。我跟那个假扮宫女的男人比拚，若不是你在他背上加了一剑，我早就完了。你师父哪会这样不中用？”

韦小宝道：“不过那个假宫女可真厉害，我此刻想起来还是害怕。”陶红英脸上肌肉突然跳动几下，目光中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双眼前望，呆呆出神。韦小宝道：“姑姑，你不舒服么？”陶红英不答似乎没听见。韦小宝又问了一次。陶红英身子一颤，道：“没……没有！”突然啪的一声，手中鞭子掉在地下。韦小宝跃下车来，拾起鞭子飞身又跃上马车，身法甚是干净利落。他正自得意，只盼陶红英称赞几句，却见她摇了摇头，道：“孩子，你定了下来之后，该得痛下苦功才成。眼下功夫，在宫里当太监在太地，行走江湖却是太差，还不及不会丝毫武功之人。”韦小宝满脸通红，应道：“是！”

陶红英道：“你如不会丝毫武功，人家也不会轻易的就杀你。你既有武功，对方防你反击，一出手就不留情，岂不是反而糟糕？”韦小宝道：“倘若遇上开黑店，打闷棍的小贼呢？”陶红英一呆，一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说道：“那也说得是，江湖上，小贼大概比武功好手更多。”她有些心神不定，指著右前面一株大树，道：“我们去歇一歇再走，让骡子吃些草。”赶车来到树下，两人跳下车来，并肩坐在树根上。

陶红英又出了一会神，忽然问道：“有没有说话？他有没有说话？”韦小宝不知她问的是谁，仰起了头瞧著她，难以回答。两人互相瞪视，一个待对方回答，一个不知对方其意何指。

过了片刻，陶红英又问：“你有没有听到他说话？有没有见到他嘴唇在动？”韦小宝见到她这副神气，隐隐有些害怕：“姑姑是中了邪，还是见了鬼了？”问道：“姑姑，你见到谁了？”陶红英道：“谁？那个……那个男扮女装的假宫女！”韦小宝更加怕了，颤声问道：“你见到了那个假宫女，在哪里？”

陶红英恍如梦中觉醒，说道：“那晚在太后房中，当我跟那假宫女打斗之时，你有没有听到他开口说话？”韦小宝吁了一口气，说道：“嗯，你问的是那晚的事。他说了话吗？我没听见。”陶红英又沉思片刻，摇头道：“我跟他武功相差太远，他也用不到念咒。”韦小宝全然摸不著头脑，劝道：“姑姑，不用想他了，这人早给咱们杀了，活不转啦。”陶红英道：“这人给咱们杀了，活不转啦。”这句话原是自行宽慰之言，但她说话的神情却显得内心十分惊惧。韦小宝心想：“这假宫女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你去杀老嫖却又杀了个半吊子，杀得她死一半，活一半，终究还是活了转来，当真差劲。”陶红英道：“他已死了，自然不要紧了，是不是？”韦小宝道：“是啊，就算变了鬼，也不用怕他。”

陶红英道：“什么鬼不鬼的？我但心他是神龙教教主座下的弟子，那……那就……嗯，太后叫他作师兄，不会的，决计不会。瞧他武功，也全然不像，是不是？你真的没见到他出手时嘴唇在动，是吗？”自言自语，声音发颤，似乎企盼韦小宝能证实她猜测无误。韦小宝又怎分辨得出为假宫女的武功家数，却大声道：“不用担心，你说得对，那假宫女的武功不像。他出手时紧闭著嘴，一句话也没说。姑姑，神龙教教主是什么家伙？”

陶红英忙道：“神龙教洪教主神通广大，武功深不可测，你怎么称他甚么家伙？孩子，就算是在背后，言语中也不可得罪了他。洪大教主徒子徒孙甚众，消息灵通之极，你只要说得一句半句不敬的话，传入了他的耳里，你……这一辈子主就算完了。”一面说，一面东张西望，似乎唯恐身边便有神龙教教主的部属。韦小宝道：“神龙教教主这么厉害？难道他比皇帝的权力还大？”陶红英道：“他权力自然没皇帝大。不过你得罪了皇帝，逃去躲藏起来，皇帝不一定捉得到你；得罪了神龙教教主，却是海角天涯，再无容身之地。”韦小宝道：“这样说来，神龙教比我们天地会还要人多势众？”陶红英摇头道：“不同的，不同的。你们天地会反清复明，行事光明正大，江湖上好汉人人敬重，神龙教却大不相同。”韦小宝道：“你是说，江湖上好汉，人人对神龙教甚是害怕？”陶红英想了一会，道：“江湖上的事情，我懂时很少很少，只曾听师父说起过一些。我太师父如此武功，却死在神龙教弟子的手下。”韦小宝破口骂道：“他妈的，这么说来，神龙教是咱们的大仇人，那何必怕他？”

陶红英摇摇头，缓缓的道：“我师父说，神龙教所传的武功千变万化，固然厉害之极，更加难当的，是他们教里有许多咒语，临敌之时念将起来，能令对方心惊胆战，他们自己却越战越勇。太师父在镶蓝旗王府中盗经，和几个神龙教弟子激战，明明已占上风，其中一人口中念念不辍，太师父击出去的拳风掌力便越来越弱，小腹中掌，身受重伤。我师父当时在旁，亲眼得见。她说她奋勇要上前相助，但听了咒语之后，全身酸软，只想跪下来投降，竟然全无斗志。太师父逃走。她事后想起，又是羞惭，又是害怕，因此一再

“逼我，天下最险凶险的事，莫过于和神龙教教下的人动手。”韦小宝心想：“你师父是女流之辈，胆子小，眼见到对方了得，便吓得只想投降。”说道：“姑姑，那人念些甚么咒，你听说过么？”

陶红英道：“我.....我没听说过。我担心那假宫女是神龙教的弟子，因此一直问你，有没有听到他动手时说话，有没有见到他嘴唇在动。”韦小宝道：“啊，原来如此！”回想当时在床底的所见所闻说道：“完全没有，你可有听见？”陶红英道：“这假宫女武功比我高出很多，我全力应战，对周遭一切，全无所闻。只是我跟他斗了一会，心中忽然害怕起来，只想逃走，事后想起，很是奇怪。”

韦小宝问道：“姑姑，你学武以来，跟几个人动过手，杀过多少人？”陶红英摇摇头道：“从来没跟人动过手，一个人也没杀过。”韦小宝道：“这就是了，以后你多杀得几个，再跟人动手就不会害怕了。”

陶红英道：“或许你说得是。不过我不想跟人动手，更加不肯杀人，只要能大大平平的找到那八部《四十二章经》，破了满清鞑子的龙脉，那就心满意足了。唉，不过，镶蓝旗旗主的那部《四十二章经》，十之八九落入了神龙教手中，再要从神龙教手中夺回，可难得很了。”她脸上已加化装，见不到她脸色如何，但从眼神之中，仍可见到她内心的恐惧。韦小宝道：“姑姑，你入了我们的天地会可好？”心想：“你怕得这么厉害！我天地会人多势众，可不怕神龙教。”陶红英一怔，问道：“你为什么要我入天地会？”韦小宝道：“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跟你太师父，师父是一般心思。”

陶红英道：“那本来也很好，这件事将来再说罢。我现下要回皇宫，你到哪里去？”

韦小宝奇道：“你又回皇宫去，不怕老妹子吗？”陶红英叹了口气，道：“我从小在宫里长大，想来想去，只有在宫里过日子，才不害怕。外面世界上的事，我什么也不懂。我本来怕心中这个大秘密随著我带进棺材，现下既已跟你说了，就算给太后杀了，也没什么。再说，皇宫地方大，我找个地方躲了起来，太后找不到我的。”韦小宝道：“好，你回宫去，日后我一定来看你。眼下师父有事差我去办。”

陶红英于天地会的事不便多问，说道：“将来你回宫之后，怎地和我相见？”韦小宝道：“我回到皇宫，在火场上堆一堆乱石，在乱石堆上插一根木条，木条上画只雀儿，你便知道我回来了。当天晚上，我们便在火场上会面。”陶红英点头道：“很好，就是这么办。好孩子，江湖上风波险恶，你可得一切小心。”韦小宝点头道：“是，姑姑，你自己也得小心，太后这老妹子心地狠毒，你千万别上她当。”两人驱车来到镇上，韦小宝另雇一车，两人分别向东西而别。韦小宝见陶红英赶车向东，不住回头相望，心想：“她虽不是我真姑姑，待我倒真好。”

第十六回 粉麝余香衔语燕 佩环新鬼泣啼乌

韦小宝在马车中合眼睡了一觉。傍晚时分，忽听得马蹄声响，一乘马自后疾驰而来，奔到近处，听得一个男人大声喝道：“赶车的，车里坐的可是个小孩？”韦小宝认得是刘一舟的声音，不等车夫回答，便从车中探头出来，笑道：“刘大哥，你是找我吗？”只见刘一舟满头大汗，脸上都是尘土。他一见韦小宝，叫道：“好，我终于赶到你啦！”纵马绕到车前，喝道：“滚下来！”

韦小宝见他神色不善，吃了一惊，问道：“刘大哥，我什么事得罪了你，惹你生气？”

刘一舟手中马鞭挥出，向大车前的骡子头上用力抽去。骡子吃痛大叫，人立起来，大来后仰，车夫险些摔将下来。那车夫喝道：“青天白日的，见了鬼么？干么发横？”刘一舟喝道：“老子就是要发横！”马鞭再挥，卷住了那车夫的鞭子，一拉之下，将他摔在地上，跟着挥鞭抽击，抽一鞭，骂一声：“老子就是要发横！老子就是要发横！”那车夫挣扎著爬不起来，不住口爷爷奶奶的乱叫乱骂。刘一舟的鞭子越打越重，一鞭子下去，鲜血就溅了开来。

韦小宝惊得呆了，心想：“这车夫跟他无冤无仇，他这般狠打，自是冲著我来了。老子不是他对手，待他打完车夫，多半也会这样打我，那可大事不妙。”从靴筒中拔出匕首，在骡子屁股上。

骡子吃痛受惊，发足狂奔，拉著大车沿著大路急奔。刘一舟舍了车夫，拍马赶来，叫道：“好小子，有种的就别走！”韦小宝从车中探头出来，叫道：“好小子，有种的就别追！”刘一舟出力鞭马，急驰赶来。骡子奔得虽然甚快，毕竟拖了一辆车，奔得一阵，刘一舟越追越近。韦小宝想将匕首向刘一舟掷去，一交喟腔啦校校炊々夙朔郎森啮啮K∞疫汉飠V贝呗庾涌穀肌M蝗患涌啱7.卷∞イ器伊成鲜评崩钙囊煌盘∞迅◎姑艘槐菓K∞泵λ畦哇虱担ε映嫡史炖铸 颡跻恢鄞穆晓芬寻さ匠蹬裕∞椽∞俦嫉眉覆剑↑跻恢鄞隰某旧铁道盘∞榧敝巧∞纹绞庸常∞∞铎欢 6∞器∞味χ菜解 ◆心辙磉筍邸D轂磉筍瓠特①帕鲟 嚟樗穰眩∞鞘毕沾耍 吠汤销蛭狡狸媳既∇A跻恢矣系∞捌 酖∞鞣晓吹美髒 ΓV父馓(8)∞器∞济恢鄞哟侶中市场K∞恒蛆蚬鲜:婕湊酒精∞鞣峨汛∞育种校:唤辛wax嫉迷读恕Nば”“B∞管 ΓM械溃骸微醜蟾纾 ∞悴换嶝锺志∞胰澳闷∇街晃詮の雌楔钺眨 緲跻恢鄞笈∞∞嶇∞北迹∞屹鸩底防础 Nば”o帕艘惶∞V贝呗庾涌穀迹w履非屏跻恢凶保∞緲 緲氛鸩迪噙喊延卸∞桑 饗 ∞螻剑∞煌∞淖防盘∞∞藩阎挂膊灰祝M毕仑芭滋匠鲜∞涿庾油紊嫌质乔屹岫准痢F襪∞糠稳床涣襟耍∞庾犹∞思赶拢V娉蛔ト∞防盘 蛄跻恢鄞既∇Nば〈螻校骸安欢裕∞欢裕∞阙庖笈2岳钱峭课∞∞馱拥暮每叠 庇昧∞∞∞庾踪17.诵裕V苾睦 韧≠米。课ば [∞械撤幻睿∞Y映抵性境鲜∞既氲琅粵种小A跻恢堡柜 罅∞普莪希∞第智疤剑∞炎∇∞∞碑賺Nば”τ折重芭紫蚌蟠坛姚A跻 恢塾沂爻持∇直莩蛭乱煊眨∞微小靶性屏∞保∞炎∇×∞困滞蟥:婕崔肿∇直郑∞筍捉M范宰∞∞馱志∞鹊渍骸靶=筍∞嫌垢搨笄浚俊弊第 峙九玖较挽ε姑∞∞礁韶∞浚Nば”κ滞笃嫡蠢∞晓妨轨∞模∞∞雷约赫彖∞筍紫魑∞∞缦缙C罍碛∞缜卸垢∞∞≈移ば α车牡渍骸微醜蟾纾∞射昂 盟担ε蠢沂亲约喝耍∞∞裁炊∞郑俊

刘一舟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说道：“呸，谁认你是自己人？你.....哪哪哪哪这小贼，竟敢在皇宫里花言巧语，骗我方师妹，又.....又跟她睡在一床，这.....这.....我非杀了你不可.....”额头青筋凸起，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左手握拳，对准了韦小宝面门。韦小宝这才明白，他如此发火，原来是为了方怡，只不知他怎生得知？眼前局面千钧一发，他火气稍大，手上多使半分劲，自己咽喉便多个窟窿，笑道：“方姑娘是你心上人，我如何敢对她无礼？方姑娘心中，就只有你一个。她从早到晚，只是想你。”刘一舟火气立降，问道：“你怎么知道？”将匕首缩后数寸。韦小宝道：“只因她求我救你，我才送你出宫，她一得知你脱险，可不知道有多喜欢。”刘一舟忽又发怒，咬牙说道：“哪这小狗蛋，老子可不领你的情！你救我也好，不救我也好，为什么骗得我方师妹答应嫁.....嫁你做老婆？”匕首前挺数寸。

韦小宝道：“噢！哪有这种事？你听谁说的？方姑娘这般羞花闭月的美儿，只有嫁我这等又英俊，又了得的英雄，这才相配哪！”

刘一舟火气又降了三分，将匕首又缩后了数寸，说道：“你还想赖？方师妹答应嫁你做老婆，是不是？”韦小宝哈哈大笑。刘一舟道：“有什么好笑？”韦小宝笑道：“刘大哥，我问你，做太监的人能不能娶老婆？”刘一舟凭著一股怒气，急赶而来，一直没去想韦小宝是个太监，而太监决不能娶妻，这一下经韦小宝一言提醒，登时心花怒放，忍不住也笑了出来，却不放开他手腕，问道：“那你为什么骗我方师妹，要她嫁你做老婆？”

韦小宝道：“这句话你从哪里听来的？”刘一舟道：“我亲耳听到方师妹跟小郡主说的，难道有假？”韦小宝道：“是她们二人自己说呢，还是跟你说？”刘一舟微一迟疑，道：“是她们二人说的。”

原来徐天川同方怡沐剑屏二人前赴石家庄，行出不远，便和吴立身，敖彪，刘一舟三人相遇。吴立身等三人在清宫中身受酷刑，虽未伤到筋骨，但全身给打得皮破肉绽，坐了大车，也要到石家庄去养伤，道上相逢，自有一番欢喜。

但方怡对待刘一舟的神情却和往日大不相同，除了见面时叫一声“刘师哥”，此后便十分冷淡，对他再也不瞅不睬。刘一舟几次三番要拉她到一旁，说几句知心话儿，方怡总是陪著沐剑屏不肯离开。刘一舟又急又恼，逼得紧了。方怡道：“刘师哥，从今以后，咱二人只是师兄妹的情份，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用提，也不用想。”刘一舟一惊，问道：“那.....那甚么？”方怡冷冷的道：“不为什么。”刘一舟拉住她手，急道：“师妹，你.....”方怡用力一甩，挣脱了他手，喝道：“请尊重些！”

刘一舟讨了个老大没趣，这一晚在客店之中，翻来覆去的难以安枕，心情激口，悄悄爬起，来到方怡和沐剑屏所住的房的窗下，果然听得二人在低声说话：

沐剑屏道：“哪这样对待刘师哥，岂不令他好生伤心？”方怡道：“那有什么法子？他早些伤心了，就早些不伤心了。”

沐剑屏道：“哪真的决意嫁……嫁给韦小宝这小孩子？他这么小，你能做他老婆？”方怡道：“你自己想嫁给我小猴儿，因此劝我对师哥好，是不是？”沐剑屏急道：“不，不是的！那么你快去嫁给韦大哥好了。”方怡叹了口气，道：“我发过誓，赌过咒的，难道你忘记了？那天我说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桂公公如能救刘一舟平安脱险，小女子方怡便嫁了公公为妻，一生对丈夫贞忠不贰，若有二心，教我万劫不得超生。』我又说过：『小郡主便是见证。』我不会忘记，你也不会忘记。”

沐剑屏道：“这话当然说过的，不过我看那……看他只是闹着玩，并不当真。”方怡道：“他当真也好，当假也好。可是咱们做女子的，既然亲口将终身许了给他，那便决无反悔，自须从一而终，何况……何况……”沐剑屏道：“何况什么？”方怡道：“我仔细想过了，就算说过的话可以抵赖，可是他……他曾跟我们二人同床而卧，同被而眠……”沐剑屏咕的一声笑，说道：“韦大哥当真顽皮得紧，他还说《英烈传》上有这样一回书的，叫甚么你哪，还香了你的脸呢！”方怡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刘一舟在窗外只听得五内如焚，天旋地转，立足不定。

只听方怡又道：“其实，他年纪虽小，说话油腔滑调，待咱们二人倒也当真不错。这次分手之后，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会。”沐剑屏又是咕的一声笑，低声道：“师姊，你在想念他啦！”方怡道：“想他便想他，又怎么了？”沐剑屏道：“是啊，我也想他。我几次邀他，要他跟咱们同去石家庄，他总是说身有要事。师姊，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方怡道：“在饭馆中打尖之时，我曾听得他跟车夫闲谈，问起到山西的路程。看来他是要去山西。”沐剑屏道：“他年纪这样小，一个人去山西，路上要遇到歹人，可怎么办？”方怡叹了口气，道：“我本想跟徐老爷子说，不用护送我的好，可是徐老爷子一定不会肯的。”沐剑屏道：“师姊。我……我想……”方怡道：“什么？”沐剑屏叹了口气，道：“没什么。”方怡道：“可惜咱们二人身上都是有伤，否则的话，便陪他一起去山西。现下跟吴师叔，刘师哥他们遇上，咱们便不能去找他了。”

刘一舟听到这里，头脑中一阵晕眩，砰的一声，额头撞在了窗格。

方怡和沐剑屏齐声惊问：“什么？”

刘一舟妒火中烧，便如发了狂一般，只想：“我去杀了这小子，我去杀了这小子！”抢到前院，牵了一匹马，打开客店大门，上疾奔。他想韦小宝既去山西，便向西行。奔到天明，问明了去山西的路程，沿大道追将下来，每见到有单行的大车，便问：“车里坐的可是个小孩？”

韦小宝听刘一舟说，此中情由是听得小郡主跟方怡说话而知，料想必是偷听得来，所知有限，笑道：“刘大哥，你可上了你师姊的大当啦。”刘一舟道：“上了什么当？”韦小宝道：“方姑娘跟我说，她要好好的气你一气，因为她尽心竭力的救你，可是你半点也不将她放在心上。”刘一舟急道：“哪……哪有此事？我怎不将她放在心上？”

韦小宝道：“你送过她一根银钗，是吗？银钗头上有朵梅花的。”刘一舟道：“是，是啊！你怎么知道？”韦小宝道：“她在宫中混战之时，将银钗掉了，急得什么似的，说道这是他心上人给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掉了，就是拚了命不要，也要去找回来。”刘一舟一呆，沉吟道：“她……她待我这么好？”韦小宝道：“当然啦，那难道还有假的？”刘一舟问：“后来怎样？”

韦小宝道：“你这样扭住我，我痛得要命，怎能说话？”

刘一舟道：“好罢！”他听得方怡对待自己如此情深，怒火已消了大半，又想反正这孩子逃不掉自己掌心，松开了手，问道：“后来怎样？”

韦小宝给他握得一条胳膊又痛又麻，慢慢将匕首插入靴筒，见手腕上红红的肿起了一圈手指印，说道：“沐王府的人就爱抓人手腕，你这样，白寒枫也这样。沐家拳中这一招『龟抓手』，倒也了得。”他将“龟抓手”的“龟”这说得甚是含糊，刘一舟没听明白，也不加理会，又问：“方师妹失了我给她的那根银钗，后来怎样？”

韦小宝道：“我给你的乌龟爪子抓得气也喘不过来，须得歇一歇再能说话。总而言之，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这可有老大千系。”

这次刘一舟听明白了“乌龟爪子”四字。但他恼怒的，只是韦小宝骗得方怡答应嫁他，至于口头上给他占些便宜，却也并不在乎，又听得他说：“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这可有老大千系”，自是十分关心，问道：“你快说，别拖拖拉拉的了。”韦小宝道：“总得坐了下來，慢慢歇一会，才有力气说话。”刘一舟无法，只得跟著他来到树林边的一株大树下，见他在树根上坐了，当即并肩坐在他身畔。

韦小宝叹了口气，道：“可惜，可惜。”刘一舟当即担心，忙问：“可惜甚么？”韦小宝道：“可惜你师妹不在这，否则她如能和你并肩而坐在这里，跟你谈情说爱，打情骂俏，她心中才真的喜欢了。”刘一舟大乐，忍不住笑了出来，问道：“你怎么知道？”

韦小宝道：“我听她亲口说过的。那天她掉了银钗，冒著性命危险，冲过了清宫侍卫把守的三道关口，虽然身受重伤，还是杀了三名清宫侍卫，将这根银钗找了回来。我说：『方姑娘啊，你忒也笨了，一根银钗，值得几钱？我送一千两银子给，这种钗子，咱们一口气去打它三四千只。你每天头上插十只，天天不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插的还都是新钗子。』方姑娘说：『你这小孩子懂得什么。这是我那亲亲刘师哥送给我的，你送我一只一万只，就算是黄金钗儿，珍珠钗儿，又哪及得上我亲亲刘师哥给我的一根银钗，铜钗，铁钗？』刘大哥，你说这方姑娘可不是挺胡涂么？”

刘一舟听了这番话，只笑得口也合不拢来，问道：“怎么……怎么她半夜里小郡主说话，说的又是另一套？”

韦小宝道：“你半夜三更的，在她们房外偷听说话，是不是？”刘一舟脸上微一红，道：“也不是偷听，我夜里起身小便，刚好听见。”韦小宝道：“刘大哥，这可是你的不是了。你什么地方不好小便，怎地到方姑娘窗下去小便，那可臭气冲天，熏坏了两位羞花闭月的姑娘？”刘一舟道：“是，是！后来我方师妹怎么说？”

韦小宝道：“我肚子饿得很，没力气说话，你快去买些东西给我吃。我吃得饱饱的，你方师妹那些教人听了肉麻之极的话，我才说得出口。”他只盼把刘一舟骗出市镇之上，就可在人丛中溜走脱身。

刘一舟道：“什么教人听了肉麻之极？方师妹正经得很，从来不说肉麻的话。”韦小宝道：“好罢，她正经得很，从来不说肉麻的话。她说：『我那亲亲刘师哥！』又说：『我那个又体贴，又漂亮的刘师哥』，他妈的，你听了不肉麻，我可越听越是难为情。哼，也不害臊，说这种话。”刘一舟心花怒放，却道：“不会罢？方师妹怎会说这种话？”韦小宝道：“好，好！算是我错了。刘大哥，我要去找东西吃，失陪了。”

刘一舟正听得心旌摇曳，如何肯让他走，忙在他肩头轻轻一按，道：“韦兄弟，你别忙走！我这里带得有几件作干粮的薄饼，你先吃了，说完话后，到前面镇上，我再好好请你喝酒吃面，还得跟你赔不是。”说著打开背上包裹，取了几张薄饼出来。

韦小宝接了一枚薄饼，撕了一片，在口中嚼了几下，说道：“这饼咸不咸，酸不酸的，算什么玩意儿？你倒吃给我看看。”将那缺了一秀的薄饼给他。

刘一舟道：“这饼硬了，味道自然不大好，咱们对付著充充饥再说。”说道将饼撕下一片来吃了。

韦小宝道：“这几张饼不知怎样？”将几张薄饼翻来翻去的挑选，翻了几翻，说道：“他妈的尿急，小便了再来吃。”走到一棵大树边，转过身子，拉开裤子撒尿。

刘一舟目不转睛的瞧著他，怕他突然发足逃走。

韦小宝小便后，回过来坐在刘一舟身畔，又将几张薄饼翻来翻去，终于挑了一张，撕开来吃。刘一舟追赶了大半天，肚子早已饿了，拿了一张薄饼也吃，一面吃，一面说道：“难道方师妹跟小郡主这么说，是故意怄我来著？”

韦小宝道：“我又不是你方师妹肚子时原蛔虫，怎么知道她的心思？你是她的亲亲好师哥，怎么你不知道，反而问我？”刘一舟道：“好啦！刚才是我鲁莽，得罪了你，你可别卖关子啦！”韦小宝既这么说，我跟你说真心话罢。你方师妹十分美貌，我倘若不是太監，原想娶她做老婆的。不算就算不娶她，只怕也轮不到你。”刘一舟急问：“为什么？为什么？”韦小宝道：“不用性急，再吃一张薄饼，

我慢跟你说。”

刘一舟道：“他妈的，你说话总是吞吞吐吐，吊人胃口……”说到这里，忽然身子晃了一晃。韦小宝道：“怎么？不舒服么？这饼子只怕不大干净。”刘一舟道：“什么？”站起身来，摇摇摆摆的转了个圈子，突然摔倒在地。

韦小宝哈哈大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说道：“噢！你的薄饼里，怎么会有蒙汗药？这可真是奇怪之极了。”刘一舟唔了一声，已是人事不知。

韦小宝又踢了两脚，见他全然不动，于是解下他腰带裤带，将他双足牢牢绑住，又把他双手反绑了。见大对旁有块石头，用翻开露出一洞，下面是一堆乱石，将乱石一块块搬出，挖了个四尺来深的山洞，笑道：“老子今日活埋了你。”将他拖到洞中，竖直站著，将石块泥土扒入洞中，用劲踏实，泥土直埋到他上臂，只露出了头和肩膀。

韦小宝甚是得意，走到溪水旁，解下长袍浸湿了，回到刘一舟身前，扭绞长袍，将溪水淋在他头上。

刘一舟给冷水一激，慢慢醒转，一时不明所以，欲待挣扎，却是丝毫动弹不得。只见韦小宝抱膝坐在一旁，笑吟吟的瞧著自己，过了一阵，才明白著了他道儿，又挣了几下，直是纹风不动，说道：“好兄弟，别开玩笑啦！”

韦小宝骂道：“直娘贼，老子有多少大事在身，跟你这臭贼开玩笑！”重重一脚踢去，踢得他右颊登时鲜血淋漓，又骂道：“方姑娘是我老婆，凭你也配想她？你这臭贼扭得老子好痛，又打我耳光，又用鞭子抽我，老子先割下你耳朵，再割你鼻子，一刀档的炮制你。”

说罢拔出匕首，俯下身子，用刀锋在他脸上撇了两撇。

刘一舟吓得魂飞天外，叫道：“好兄……韦……韦兄弟，韦香主，请你瞧著沐王府的情份，高……高抬贵手。”韦小宝道：“我从皇宫里将你救出来，你却恩将仇报，居然想杀我，哼哼，凭你这点道行，也想来太岁头上动土？你叫我瞧著沐王府的情份，刚才你拿住我时，怎地又不瞧著天地会的情份了？”刘一舟道：“确实是我不是，是在下错了！请……乔乔乔你原谅。”

韦小宝道：“我要在你头上割你妈的三百六十刀，方消我心头之恨！”提起他辫子，一刀割去。那匕首锋利无比，嗤的一声便将辫子切断，再在他头顶来回推动，片刻之间，头发纷落，已剃成个秃头。韦小宝骂道：“死贼秃，老子一见和尚便生气，非杀不可！”

刘一舟陪笑道：“韦香主，在下不是和尚。”韦小宝骂道：“你他妈的不是和尚，干么剃光了头，前来蒙骗老爷？”刘一舟心道：“明明是你剃光了我头发，怎能怪我？”但性命在他掌握之中，不敢跟他争论，只得陪笑道：“千错万错，都是小人不是，韦香主大人

大量，别放在心上。”

韦小宝道：“好，那么我问你，方怡姑娘是谁的老婆？”

刘一舟道：“这个……这个……”

韦小宝大声道：“什么这个那个？快说！”提起匕首，在他脸上挥来挥去。刘一舟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小鬼是个太监，让他占些口头便宜了，否则他真的一剑挥来，自己少了个鼻子或是耳朵，那可糟糕之极，忙道：“她……她自然是韦香主……是韦香主你的夫人。”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她，她是谁？你说得明白些。老子可听不得和尚们含含糊糊的说话。”刘一舟道：“方怡方师妹，是你韦香主的夫人。”

韦小宝道：“咱们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刘一舟听他口气松动，心中大喜，忙道：“小人本来不敢高攀。韦香主倘若肯将在下当作朋友，在下……在下自然是求之不得。”韦小宝道：“我把你当作朋友。江湖上朋友讲义气，是不是？”刘一舟忙道：“是，是。好朋友该当讲义气。”韦小宝道：“朋友妻，不可戏。以后你如再向我老婆贼头贼脑，不三不四，那算什么？你发下一个誓来！”刘一舟暗暗叫苦，心想又上了他的当。韦小宝道：“你不说也不打紧，我早知你鬼鬼祟祟，不怀好意，一心想去调戏勾搭我的老婆。”刘一舟见他又舞动匕首，眼前白光闪闪，忙道：“没有没有。对韦香主的夫人，在下决计不敢心存歹意。”

韦小宝道：“以后你如向方姑娘多瞧一眼，多说一句话，那便怎样？”刘一舟道：“那……那便天诛地灭。”韦小宝道：“那你便是乌龟王八蛋！”刘一舟苦著脸道：“对，对！”韦小宝道：“甚么对？对你甚么个屁？”将匕首尖直指上他右眼皮。刘一舟道：“以后我如再向方师妹多瞧一眼，多说一句话，我……我便是乌龟王八蛋！”

韦小宝哈哈一笑，道：“既是这样，便饶了你。先在你头上淋一泡尿，这才放你。”说道将匕首插入靴筒，双手去解裤带。

突然之间，树林中一个女子声音喝道：“你……你怎可欺人太甚？”

韦小宝听得是方怡的声音，又惊又喜，转过头去，只见林中走出三个人来，当先一人正是方怡，其后是沐剑屏和徐天川。隔了一会，又走出两人，却是吴立身和敖彪。

他五人躲在林中已久，早将韦刘二人的对答听得清清楚楚，眼见韦小宝要在刘一舟头顶撒尿，结下永不可解的深怨，方怡忍不住出声喝止。

韦小宝笑道：“原来你们早在这里了，瞧在吴老爷面吗，这泡尿免了罢。”

徐天川急忙过去，双手扒开刘一舟身畔的石块泥土，将他抱起，解开绑在他手脚上的腰带。刘一舟羞愧难当，低下头，不敢和众人目光相接。

吴立身铁青了脸，说道：“刘贤侄，咱们的性命是韦香主救的，怎地你恩将仇报，以大欺小，对他又打又骂，又扭他手臂？你师父知道了，会怎么说？”一面说，一面摇头，语气甚是不悦，又道：“咱们江湖上混，最讲究的便是『义气』两字，怎么可以争风吃醋对好朋友动武？忘恩负义，那是连猪狗也不如！”说著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口唾沫。他越说越气，又道：“昨晚你半夜里这么火爆霹雳的冲了出来，大伙儿就知道不对，一路上寻来，你将韦香主打得脸颊红肿，又扭住他手臂，用剑尖指著他咽喉，倘若一个失手，竟然伤了他性命，那怎么办？”

刘一舟气愤愤的道：“一命抵一命，我还赔他一条性命便是。”

吴立身怒道：“嘿，你倒说得轻松自在，你是什么英雄好汉了？凭你一条命，抵得过人家天地会十大香主之一的韦香主？再说，你这条命是哪来的？还不是韦香主救的？你不感恩图报，人家已经要瞧你不起，居然胆敢向韦香主动手？”

刘一舟给韦小宝逼得发誓赌咒，当时命悬人手，不得不然，此刻身得自由，想到这些言语都已给方怡听了去，实是羞愤难当，吴立身虽是师叔，但听他唠唠叨叨的教训个不休，不由得老羞成怒，把心一横，恶狠狠的道：“吴师叔，事情是做下来了，人家姓韦的可没伤到一根寒毛。你老人家瞧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罢！”

吴立身跳了起来，指著他脸，叫道：“刘一舟，你对师付也这般没上没下。你要跟我动手，是不是？”刘一舟道：“我又不是你的对手。”吴立身更加恼怒，厉声道：“倘若你武功胜得过我，那就要动手了，是不是？你在清宫贪生怕死，一听到杀头，忙不迭的大声求饶，赶著自报姓名。我顾著柳师哥的脸面，这件事才绝口不提。哼，哼！你不是我弟子，算你运气。”那显然是说，你如是我弟子，早就一刀杀了。

刘一舟听他揭破自己在清宫中胆怯求饶的丑态，低下了头，脸色苍白，默不作声。

韦小宝见自己占足了上风，笑道：“好啦，好啦，吴老爷子，刘大哥跟我闹著玩的，当不得真。我向你讨个情，别跟柳老爷子说。”

吴立身道：“韦香主这么吩咐，自当照办。”转头向刘一舟道：“你瞧，人家韦香主毕竟是做大事的，度量何等宽大？”

韦小宝向方怡和沐剑屏笑道：“你们怎么也到这里来啦？”方怡道：“你过来，我有句话跟你说。”韦小形容词笑嘻嘻的走近。刘一舟见方怡当著众人之前对韦小宝如此亲热，手按刀柄，忍不住要拔刀上前拚命。忽听得啦的一声响，韦小宝已吃了记热辣辣的耳光。

韦小宝吃了一惊，跳开数步，手按面颊，怒道：“你……你干么打人？”

方怡柳眉竖起，涨红了脸，怒道：“你拿我当什么人？你跟刘师哥说什么了？背著人家，拿我这么糟蹋轻贱？”韦小宝道：“我可没说……不好的话。”方怡道：“还说没有呢，我一句句都听见了。你……哪哪哪哪两个都不是好人。”又气又急，流下泪来。

徐天川心想这是小儿女们胡闹，算不得什么大事，可别又伤了天地会和沐王府的和气，当下哈哈大笑，说道：“韦香主和刘师兄

都吃了点小亏，就算是扯了个直。徐老头可饿得狠了，咱们快找饭店，吃喝个痛快。”

突然间一阵东北风吹过，半空中飘下一阵黄豆般的雨点来。徐天川抬头看天，道：“十月天时，平白无端的下这阵头雨，可真作怪。”眼见一团团乌云涌将过来，又道：“这雨只怕不小，咱们得找个地方躲雨。”

七人沿著大道，向西行去。方怡，沐剑屏伤势未愈，行走不快。那雨越下越大，偏生一路上连一间家舍，一座凉亭也无，过不多时，七人都已全身湿透。韦小宝笑道：“大伙儿慢慢走罢，走得快是落汤鸡，走得慢也是落鸭，反正都差不多。”

七人又行了一会，听得水声，来到一条河边，见溯河而上半里处有座小屋。七人大喜，加偷了脚步，行到近处，见那小屋是座东歪西倒的破庙，但总是个避雨处，虽然破败，却也聊胜于无。庙门早已烂了，到得庙中，触鼻尽是霉气。

方怡行了这一会，胸口伤处早已十分疼痛，不由得眉头紧蹙，咬住了牙关。徐天川抓了些破桌破椅，生起火来，让各人烤干衣衫。但见天上黑云走聚越浓，雨下得越发大了。徐天川从包裹中取出干粮面饼，分给众人。

刘一舟将辫根塞在帽子之中，勉强拖著一条辫子。韦小宝笑吟吟的对她左瞧右瞧。

沐剑屏笑道：“刚才你在刘师哥的薄饼之中，做了什么手脚？”韦小宝瞪眼道：“没有啊，我会做什么手脚？”沐剑屏道：“哼，还不认呢？怎地刘师哥又会中蒙汗药晕倒？”韦小宝道：“他中了蒙汗药么？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瞧不会罢，他这不是好端端的坐著烤火？”沐剑屏吓了一声，佯嗔道：“就会假痴假呆，不跟你说了。”

方怡在一旁坐著，也是满心疑惑。先前刘一舟抓住韦小宝等情状，他们只远远望见，看不真切，后来刘韦二人并排坐在树下说话，他们已蹑手蹑脚的走近，躲在树林里，眼见一张张薄饼都是刘一舟从包裹里取出，他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著韦小宝，防他逃走，怎么一转眼间，就会昏迷晕倒？

韦小宝笑道：“说不定是刘师兄有羊吊病，突然发作，人事不知。”

刘一舟大怒，霍地站起，指著他喝道：“你……哪这小……”

方怡瞪了韦小宝一眼，道：“你过来。”韦小宝道：“你又要打人，我才不过来呢。”方怡道：“你不可再说损刘师哥的话，小孩子家，也不修些口德。”韦小宝伸了伸靠舌头，便不说话了。刘一舟见方怡两次帮著自己，心下甚是受用，寻思：“这小鬼又阴又坏，方师妹毕竟还是对我好。”

天然渐渐黑了下来。七人围著一团火坐地，破庙中到处漏水，极少干地。突然韦小宝头顶漏水，水点一滴滴落向他肩头。他向左让了让，但左边也在漏水。方怡道：“你过来，这边不漏水。”顿了顿，又道：“不用怕，我不打你。”韦小宝一笑，坐到她身侧。

方怡凑嘴到沐剑屏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沐剑屏咭的一笑，点点头，凑嘴到韦小宝耳边，低声道：“方师妹说，她跟你是自己人，这才打你管你，叫你别得罪了刘师哥，问你懂不懂她的意思？”韦小宝在她耳边低声道：“甚么自己人？我可不懂。”沐剑屏将话传了过。方怡白了他一眼，向沐剑屏道：“我发过的誓，赌过的咒，永远作数，叫他放心。”沐剑屏又将话传过。

韦小宝在沐剑屏耳边道：“方姑娘跟我我是自己人，那么你呢？”沐剑屏红晕上脸，吓的一声，伸手打他。韦小宝笑首侧身避过，向方怡连连点头。方怡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火光映照之下，说不尽的娇美。韦小宝闻到二女身上淡档的香气，心下大乐。

刘一舟所坐处和他三人相距颇远，伸长了脖子，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到甚么“刘师哥”，甚么“自己人”，此外再也听不到了。瞧他三人嘻嘻哈哈，神态亲密，显是将自己当做了外人，忍不住又是妒恨交作。

方怡又在沐剑屏耳边低声道：“你问他，到底使了什么法儿，才将刘师哥迷倒。”韦小宝见方怡一脸好奇之色，终于悄悄对沐剑屏说了：“我小便之时，背转了身子，左手中抓了一把蒙汗药，回头去翻薄饼，饼上自然涂了药粉。我吃的那张饼，只用右手拿，右手全然不碰。这懂了吗？”沐剑屏道：“原来如此。”传话之后，方怡又问：“你哪里来的蒙汗药？”韦小宝道：“宫里侍卫给的，救你刘师哥，用的就是这些药粉。”这时大雨倾盆，在屋里上打哗啦啦急响，韦小宝的嘴唇直碰到沐剑屏耳朵，所说的话才能听到。

刘一舟心下焦躁，霍地站起身来，背脊重重在柱子上一靠，突然喀喇喇几声响，头顶掉下几片瓦来。这座破庙早已朽烂，给大雨一浸，北风一吹，已然支撑不住，跟著一根根椽子和瓦片砖泥纷纷跌落。徐天川叫道：“不好，这庙要倒，大家快出去。”

七人奔出庙去，没走得几步，便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庙顶塌了一大片，跟著又有半堵墙倒了下来。

便在此时，只听得马蹄声响，十余乘马自东南方疾驰而来，片刻间奔到近处，黑暗中影影绰绰，马上都骑得有人。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啊哟，这里本来有座小庙，可以躲雨，偏偏又倒了。”另一人大声问道：“喂，老乡，你们在这里干甚么？”徐天川道：“我们在庙时躲雨，这庙临时塌了下来，险些儿都给压死了。”马上一人骂道：“好妈的，落这样大雨，老天爷可不是疯了。”另一人道：“赵老三，除了这小庙，附近一间屋都没有？有没有山洞什么的？”

那苍老声音道：“有……有是有的，不过也同没有差不多。”一名汉子骂道：“你奶奶的，到底有是没有？”那老头道：“这里向西北，山坳中有一座鬼屋，是有恶鬼的，谁也不敢去，那不是没有差不多？”

马上众人高声笑骂起来：“老子才不怕鬼屋哩。不恶鬼最好，揪了出来当点心。”又有人喝道：“快领路！又不是洗澡，在这大雨里泡著，你道滋味好得很么？”赵老三道：“各位爷们，老儿没嫌命长，可不敢去了。我劝各位也别去罢。这里向北，再行三十里，便有市镇。”马上众人都道：“这般大雨，哪里再挨得三十来里？快别罗嗦，咱们这许多人，还怕什么鬼？”赵老三道：“好罢，大伙儿向西北，拐个弯儿，沿山路进坳，就只一条路，不会错的……”众人不等他说完，已纵马向西北方驰去。赵老三骑的是头驴子。微一迟疑，拉过驴头，回头向东南方来路而去。

徐天川道：“吴二哥，韦香主，咱们怎么办？”吴立身道：“我看……”随即想起，该当由韦小宝出主意才是，跟著道：“请韦香主吩咐，该当如何？”韦小宝怕鬼，只是说不上口，道：“吴大叔说罢，我可没什么主意。”吴立身道：“恶鬼什么，都是乡下人胡说八道。就算真的有鬼，咱们也跟他拚上一拚。”韦小宝道：“有些鬼是瞧不见的，等瞧见，已经来不及了。”言下之意，显然是怕鬼。

刘一舟大声道：“怕什么妖魔鬼怪？在雨中再淋得半个时辰，人人都非生病不可。”

韦小宝见沐剑屏不住发颤，确是难以支持，又不愿在方怡面前示弱，输给刘一舟，便道：“好，大伙儿这就去罢！倘若见到恶鬼，可须小心！”

七人依著赵老三所说，向西北走进了山坳，黑暗中却寻不到道路，但见树林中白茫茫地，有一条小瀑布冲下来。韦小宝道：“寻不到路，叫做『鬼打墙』，这是恶鬼在迷人。”徐天川道：“这片瀑布便是路。”沿著瀑布走上坡去。余人跟随而上，爬上山坡。”

听得左首树木中有马嘶之声，知道那十几个乘马汉子便在那边。徐天川心想：“这批人不知是什么来头。”但想自己和吴立身联手寻常武师便有几十人也不放在心上，当下踏水寻路，高一脚低一脚的向林中走去。

一到林中，更加黑了，只听得前面敲门，果然有屋。韦小宝又惊又喜，忽觉有人伸手过来，拉住了他手，那手掌软绵绵地，跟著耳边有人柔声道：“别怕！”正是方怡。

但听敲门之声不绝，经终没有开门，七人走到近处，只见黑沉沉的一大片屋子。

一众乘马人大声叫嚷：“开门，开门！避雨来的！”叫了好一会，屋内半点动静也无。一人道：“没人住的！”另一人道：“赵老三说是鬼屋，谁敢来住？跳进墙去罢！”白光闪动，两人拔出兵刃，跳进墙去，开了大门，众人一涌而进。

徐天川心想：“这些人果是武林中的，看来武功不也甚高。”七人跟著进去。

大门里面是个好大的天井，再进去是座大厅。有人从身边取出油包，解开来取出火刀火石，打著了火，见厅中桌上有蜡烛，便去点燃了。众人眼前突现光亮，都是一阵喜慰，见厅上陈设著紫檀木的桌椅茶几，竟是户人家的气派。

徐天川心下嘀咕：“桌椅上全无灰法，地下打扫得这等清洁，屋里怎会没人？”

只听一名汉子说道：“这厅上千干净净，屋里有人住的。”另一人大声嚷道：“喂，喂，屋里有人吗？屋里有人么？”大厅又高又大，他大声叫嚷，隐隐竟有回声。

回声一止，四下除了大雨之声，竟无其他声息。众人面面相觑，都觉颇为古怪。

一名白发者问徐天川道：“你们几位都是江湖上朋友么？”徐天川道：“在下姓许，这几个有的有家人，有的是亲戚，是去山西探亲，不想遇上了这场大雨。达官爷贵姓？”那老者点了点头，见他们七人中有老头，有小孩，又有女子，也不起疑心，却不答他问，说道：“这屋子可有点儿古怪。”

又有一名汉子叫道：“屋里有人没有？都死光了吗？”停了片刻，仍是无人回答。

那老者坐在椅上，指著六个人道：“你们六个到后面瞧瞧去！”六名汉子拔兵刃在手，向后退走去。六人微微弓腰，走得甚慢，神情颇为戒惧。耳听得踢门声，喝问声不断传来，并无异状，声音越去越远，屋子极大，一走走不到尽头。那老者指著另外四人道：“找些木柴来点几个火把，跟著去瞧瞧。”那四人奉命而去。

韦小宝等七人坐在大厅长窗的门槛上，谁也不开口说话。徐天川见那群人中有人走向后进，厅上尚有八人，穿的都是布袍，瞧横样似是什么帮会的帮众，又似是镖局的镖客，却没押镖，一时摸不清他们路子。

韦小宝忍不住道：“姊姊，你说这屋子里有没有鬼？”方怡还没回答，刘一舟抢著说话：“当然有鬼！什么地方没死过人？死过人就有鬼。”韦小宝打了个寒噤，身子一缩。

刘一舟道：“天下恶鬼都欺善怕恶，专管迷小孩子。大人阳气盛，吊死鬼啦，大头鬼啦，就不敢抬惹大人。”

方怡从衣襟底下伸手过去，握住了韦小宝左手，说道：“人怕鬼，鬼更怕人呢。一有火光，鬼就逃走了。”

只听脚步声响，先到后面察看的六名汉子回到厅上，脸上神气透著十分古怪，七嘴八舌的说道：“一个人也没有，可是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床上著被褥，床底下有鞋子，都是娘儿们的。”“衣柜里放的都是女人衣衫，男人衣服却一件也没有！”

刘一舟大声叫道：“女鬼！一屋子都是女鬼！”

众人一齐转头瞧著他，一时之间，谁都没用声。

突然听得后面四人怪声大叫，那老者一跃而起，正要抢到后面去接应，那四人已奔入厅，手中火把都熄灭，叫道：“死人，死人真多！”脸上尽是惊惶之色。

那老者沉著脸道：“大惊小怪，我还道是遇上了敌人呢。死人有什么可怕？”一名汉子道：“不是可怕，是……是希奇古怪。”那老者道：“什么希奇古怪？”另一名汉子道：“东边的一间屋子里都……都是死人灵堂，也不知共有多少。”那老者沉吟道：“有没有死人和棺材？”两名汉子对望了一眼，齐道：“没……没瞧清楚，好像没有。”

那老者道：“多点几根火把，大伙儿瞧瞧去。说不定是座祠堂，那孔平常得很。”他虽说得轻描淡写，但语气中也显得大为犹豫，似乎明知祠堂并非如此。

他手下众汉子便在大厅拆桌拆椅，点成火把，向后院涌去。

徐天川道：“我去瞧瞧，各位在这里待著。”跟著众人之后走了进去。

敖彪问道：“师父，这些人是什么路道？”吴立身摇头道：“瞧不出，听口音似乎是鲁东，关东一带的人，不像是六扇门的鹰爪。莫非是私梟？可又没见带货。”

刘一舟道：“那一伙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倒是这屋中的大批女鬼，可厉害著呢！”说道向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韦小宝打了个寒噤，紧紧握住了方怡的手，自己掌心中尽是冷汗。沐剑屏颤声道：“刘……刘师哥，你别老是吓人，好不好？”刘一舟道：“小郡主，你不用担心，你是金枝玉叶，什么恶鬼见了你都远远避开，不敢侵犯。恶鬼最憎的就是不男不女的太监。”方怡柳眉一轩，脸有怒色，待要说话，却又忍住了。

过了好一会，才听得脚步声响，众人回到大厅。韦小宝吁了口气，心下略宽。徐天川低声道：“七八间屋里，共有三十来座灵堂，每座灵堂都供了五六个，七八个牌位，看来每一座灵堂上供的是一家死人。”刘一舟道：“嘿嘿，这屋子里岂不是有几百个恶鬼？”徐天川摇了摇头，他见多识广，可从未听说过这等怪事，过了一会，缓缓的道：“最奇怪的是，灵堂前都点了蜡烛。”韦小宝，方怡，沐剑屏三人同时惊叫出来。

一名汉子道：“我们先前进去时，蜡烛明妹没点著。”那老者道：“你们没记错？”四名汉子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摇了摇头。那老者道：“不是有鬼，咱们遇上了高人。顷刻之间，将三十几座灵堂中的蜡烛都点燃了，这身手可也真敏捷得很。许老爷子你说是不是呢？”最后这句话是向著徐天川而说。徐天川假作痴呆，说道：“咱们恐怕冲撞了屋主，不……不妨到灵堂前磕……磕几个头。”

雨声之中，东边屋中忽然传来了几下女子啼哭，声音甚是凄切，虽然大雨渐沥，这几下哭声却听得清清楚楚。

韦小宝只吓得张口舌，脸色大变。

众人面面相觑，都是毛骨悚然。过了片刻，西边屋中又传出女子悲泣之声。刘一舟，敖彪以及两名汉子齐声叫道：“鬼哭！”

那老者哼的一声，突然大声道：“咱们路经贵处，到此避雨，擅闯宝宅，特此谢过，贤主人可肯赐见么？”这番话中气充沛，远远送了出去。过了良久后面没丝毫动静。

那老者摇了摇头，大声道：“这里主人既然不愿接见俗客，咱们可不能擅自骚扰。便在厅上避一避雨，一等天明雨停，大伙儿尽坑诏身。”说道连打手势，命众人不可说话，侧耳倾听，过了良久，不再听到啼哭之声。

一名汉子低声道：“章三爷，管他是人是鬼，一等天明，一把火，把这鬼屋烧成好妈的一片白地。”那老者摇手道：“咱们要紧事情还没办，不可另生枝节。坐下来歇歇罢！”众人衣衫尽湿，便在厅上生起火来。有人取出个酒葫芦，拨开塞，递给那老者喝酒。

那老者喝了几口酒，斜眼向徐天川瞧了半晌，说道：“许老爷子，你们几个是一家人，怎地口音不同？你是京城里的，这几位却是云南人？”

徐天川笑道：“老爷子好耳音，果然是老江湖。我大妹子嫁在云南。这位是我妹夫。”说道向吴立身一指，又道：“我妹夫，外甥他们都是云南人。我二妹子可又嫁在山西。天南地北的，十几年也难得见一次面。我们这次是上山山西探我二妹去。”他说吴立身是他的妹夫，那是客气话，当时北方风俗，叫人大舅子，小舅子便是骂人。

那老者点点头，喝了口酒，眯著眼睛道：“几位从北京来？”徐天川道：“正是。”那老者道：“在道上可见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太监？”

此言一出，徐天川等心中都是一凛，幸好那老者只注视著他，而徐天川脸上神色不露，敖彪，沐剑屏脸上变色，旁人却未曾留意。徐天川道：“你说太监？北京城里，老的小的，太监可多得得很啊，一出门总撞到几个。”那老者道：“我问你在道上可曾看到，不是说北京城里。”徐天川笑道：“老爷子，你这话可不在行啦。大清的规矩，太监一出应京城，就犯死罪。太监们可不像明朝那样威风十足了。现下哪个太监敢出京城一步？”

那老者“哦”了一声，道：“说不定他改装了。”

徐天川连连摇头，说道：“没这个胆子，没这个胆子！”顿了一顿，问道：“老爷子，你找的是怎么个小太监？等我从山西探了亲，回到京城，帮你打听打听。”

那老者道：“哼，多谢你啦，就不知有没有那么长的命。”说著闭目不语。

徐天川心想：“他打听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太监，那不是冲著韦香主吗？这批人既不是天地会，又不是沐王府的，十之八九，没安著善意，可得查问个明白。他不惹过去，我们倒要惹他一惹。”说道：“老爷子，北京城里的小太监，只有一位大大的出名。他大名儿传遍了天下，想来你也听到过，那便是杀了奸臣鳌拜，立了大功的那一位。”那老者睁开眼睛，道：“嗯，你说的是小桂子公公？”徐天川道：“不是他还有谁呢？这人有胆有勇，武艺高强，实在了不起！”那老者道：“这人相貌怎样？你见过他没有？”

徐天川道：“哈，这桂公公天天地北京城里留达，北京人没见过他的，只怕没几个。这桂公公又黑又胖，是个小胖子，少说也有十八九啦，说什么也不信他只十五岁。”

方怡握著韦小宝的手掌紧了一紧，沐剑屏的手肘在他背心轻轻一撞，都是暗暗好笑。韦小宝本来一直在怕鬼，听那老者问起了自

己，心下盘算，将怕鬼的念头便都忘了。

那老者道：“是么？我听人说的，却是不同。听说这桂公公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童，就是狡猾机伶，只怕跟你那个外甥倒有中分相像，哈哈！”说着向韦小宝瞧去。

刘一舟忽道：“听说那小桂子卑鄙无耻，最会使蒙汗药。他杀死鳌拜，便是先用药迷倒的，否则这小贼又胆小又怕鬼，怎杀得了鳌拜？”向韦小宝笑吟吟的道：“表弟，你说是不是呢？”

吴立身大怒，反手一掌，向他脸上打去。刘一舟低头避开，右足一弹，已站了起来。吴立身这反手一掌，乃是一招“碧鸡展翅”，刘一舟闪避弹身，使的是招“金马嘶风”，都是“沐家拳”招式。一个打得急，一个避得快，不知不觉间都使出了本门拳法。

那姓章老者霍地站起，笑道：“好啊，众位乔装打扮得好！”他这一站，手下十几人跟著都跳起身来。那老者喝道：“都拿下了！一个都不能放走。”

吴立身从怀中抽出短刀，在头向左一摇，砍翻了一名汉子，向右一摇，又一名汉子咽喉中刀倒地。

那老者双手在腰间摸出一对判官笔，双笔互擦，发出滋滋之声，双笔左点吴立身咽喉，右取徐天川的胸口，以一攻二，身手快捷。徐天川向右一冲，左手向一名大汉眼中抓去。那大汉后仰急避，手中单刀已被夺去，腰间一痛，自己的刀已斩入了自己肚子。那边敖彪也已跟人动上手。刘一舟微一迟疑，解下软鞭，上前一杀。对方虽然为多，但只那老者和吴立身斗了个旗鼓相当，徐下众人都武功平平。

韦小宝看出便宜，心想：“只要不碰那老甲鱼，其余那些我也可对付对付。”握匕首在手，便欲冲上。方怡一把拉住，说道：“咱们赢定了，不用你帮手。”韦小宝心道：“我知道赢定了，我才上前哪，倘若输定，还不快逃？”

忽听得滋滋连声，那老者已跳在一旁，两枝判官笔互相磨擦，他手下众人齐往他身后挤去，迅速之极的排成一个方阵。这些人只几个箭步，便各自站定了方位，十余人既不推拥，亦无碰撞，足见平日习练有素，在这件事上着实花过了不少功夫。

徐天川和吴立身都吃了一惊，退开几步。敖彪奋勇上前，突然间方阵中四刀齐出，二斩其肩，二砍其足，配合得甚是巧妙，中间二枪则架开了他砍去一刀。敖彪“啊”的一声叫，肩头中刀。

吴立身急叫：“彪儿后退！”敖彪向后跃开。战局在一瞬间之间，胜负之势突然逆转。

徐天川站在韦小宝和二女前相护，察看对方这阵法如何运用。只见那老者右手举起判官笔，高声叫道：“洪教主万年不老，永享仙福，寿与天齐！”那十余汉子一齐举起兵刃，大呼：“洪教主寿与天齐，寿与天齐！”声震屋瓦，状若颠狂。

徐天川心下骇然，不知他们在捣什么鬼。韦小宝听了“洪教主”三字，蓦地里记起陶红英惧怕已极的神色与言语，脱口而出：“神龙教！他们是神龙教的！”

那老者脸上变色，说道：“你也知道神龙教的名头！”高举右手，又呼：“洪教主神通广大，我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无敌不破。敌人望风披靡，逃之夭夭。”

徐天川等听得他们每念一句，心中就是一凛，但觉这些人的行为希奇古怪，从所未有，临敌之际，居然大声念起书来。

韦小宝叫道：“这些人会念咒，别上了他们当！大伙上前杀啊。”

却听那老者和众人越念越快，已不再是那老者念的一句，众人跟一句，而是十余人齐声念诵：“洪教主神通护佑，众弟子勇气百倍，以一当百，以百当万，洪教主神目如电，烛照四方。我弟子杀敌护教，洪教主亲加提拔，升任圣职。我教弟子护教而死，同升天堂！”突然间纵声大呼，疾冲而出。

吴立身，徐天川等挺兵刃相迎，可是这些人在这顷刻间，竟然武功大进，钢刀砍杀，短枪刺到，都比先前劲力加了数倍，如痴如狂，兵刃乱砍乱杀。不数合间，敖彪和刘一舟已被砍倒，跟立夏韦小宝，方怡，沐剑屏也都给一一打倒。方怡伤腿，沐剑屏伤臂。韦小宝背上给戳了一枪，幸好有宝衣护身，这一枪没戳入体内，但来势太沉，立足不定，俯身跌倒。过不多时，吴立身和徐天川也先后受伤。那老者接连出指，点了各人身上受穴。

众汉子齐呼：“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寿与天齐！”呼喊完毕，突然一齐坐倒，各人额头汗水有如泉涌，呼呼喘气，显得疲累不堪。这一战不到一盏茶时分便分胜败，这些人却如激斗了好几个时辰一般。

韦小宝心中连珠价叫苦，寻思：“这些人原来都会妖法，无怪陶姑姑一提到神龙教，便吓得什么似的，果然是神能广大。”

那老者坐在椅上闭目养神，过了好一会才站起身来，抹去了额头汗水，在大厅上走来走去，又过了好一会，他手下众人纷纷站起。

那老者向著徐天川等：“你们跟著我念！听好了，我念一句，你们跟一句。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

徐天川骂道：“邪魔歪道，装神弄鬼，要老子跟著捣鬼，做你娘的清秋大梦！”那老者起判官笔，在他额头一击，冬的一声，鲜血长流。徐天川骂道：“狗贼，妖人！”

那老者问吴立身道：“你念不念？”吴立身未答先摇头。那老者提起判官笔，也在他额头一击，再问敖彪时，敖彪骂道：“你奶奶的寿与狗齐！”那老者大怒，判官笔击下时用力甚重，敖彪立时晕去。吴立身喝道：“彪儿好汉子！你们这些只会搞妖法的家伙，他妈的，有种就把我们都杀了。”

那老者举起判官笔，向刘一舟道：“你念不念？”刘一舟道：“我……挝挝挝挝……”那老者道：“你说：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刘一舟道：“洪教主……洪教主……”那老者将判官笔的尖端在他额头轻轻一戳，喝道：“快念！”刘一舟道：“是，是，洪教主……洪教主寿与天齐！”

那老者哈哈大笑，说道：“毕意识时务的便宜，你这小子少受了皮肉之苦。”走到韦小宝面前，喝道：“小鬼头，你跟著我念。”韦小宝道：“用不著你念。”那老者怒道：“什么？”举起了判官笔。

韦小宝大声念道：“韦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永享仙福。韦教主战无不胜，胜无不战，韦教主攻无不克，克无不攻。韦教主提拔你们大家，大家同升天堂啦。”他把韦教主这个“韦”字说得含含糊糊，只是鼻孔中这么一哼，那老者却哪知他弄鬼，只道他说的是“洪教主”，听他这么一连串的念了出来，哈哈大笑，赞道：“这小孩儿倒挺乖巧。”

他走到方怡身前，摸了摸他下巴，道：“唔，小妞儿相貌不错，乖乖跟我念罢。”方怡将头一扭，道：“不念！”那老者举起判官笔欲待击下，烛光下见到她娇美的面庞，心有不忍，将笔尖对准了她面颊，大声道：“你念不念？你再说一句『不念』，我便在你脸蛋上连划三笔。”方怡倔强不念，但“不念”二字，却也不敢出口。老者道：“到底念不念？”

韦小宝道：“我代她念罢，包管比她自己念得还要好听。”

那老者道：“谁要你代？”提起判官笔，在方怡肩头一击。方怡痛得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忽有一人笑道：“章三爷，这妞儿尚若不念，咱们便剥她衣衫。”余人齐叫：“妙极，妙极！这主意不错。”

刘一舟忽道：“你们干么欺侮这姑娘？你们要找的那小太监，我就知道在哪里。”那老者忙问：“你知道？在哪里？快说，快说！”

刘一舟道：“你答应不再难为这姑娘，我便跟你说，否则你就杀了我，也不说。”方怡尖声道：“师哥，不用你管我。”那老者笑道：“好，我答应你不难为这姑娘。”刘一舟道：“你说话可要算数。”那老者道：“我姓章的说过的话，自然算数。那小太监，就是擒杀鳌拜，皇帝十分宠幸的小桂子，你当真知道他在哪里？”

刘一舟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那老者跳起身来，指著韦小宝，道：“就……就……是他？”脸上副惊喜交集之色。

方怡道：“凭他这样个孩子，怎杀得了鳌拜，你莫听他胡说八道。”

刘一舟道：“是啊，若不是使蒙汗药，怎杀得了满洲第一勇士鳌拜？”

那老者将信将疑，问韦小宝道：“鳌拜是不是你杀的？”韦小宝道：“是我杀的，便怎样？不是我杀的，又怎样？”那老者骂道：

你奶奶的，我瞧你这小鬼头就是有点邪门。身上搜一搜再说。”

当下便有两名汉子过来，解开韦小宝背上的包袱，将其中物事一件件放在桌上。

那老者见到珠翠金玉诸种宝物，说道：“这当然是皇宫里的物事，咦，这是什么？”拿起一叠厚厚的银票，见每张不是五百两，便是一千两，总共不下数十万两，不由得呆了，道：“果然不错，果然不错，你挺...你便是小桂子。带他到那边厢房细细查问。”

方怡急道：“你们挺...你们别难为他。”沐剑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名汉子抓住韦小宝后领，两人捧起桌上诸种物事，另一人持烛台前导，走进后院东边厢心。那老者挥手道：“你们都出去！”四名汉子出房，带上房门。

那老者喜形于色，不住搓手，在房中走来走去，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桂子公公，今日跟你在这里相会，当真是三生有幸。”

韦小宝笑道：“在下跟你老爷子在这里相会，那是六生有幸，九生有幸。”他想东西都给他搜了出来，抵赖再也无用，只好随机应变，且看混不混过去。

那老者一怔，说道：“什么六生有幸，九生有幸？桂公公，你大驾这是去五台山清凉寺罢？”

韦小宝不由得一惊：“老王八什么都知道了，那可不容易对付。”笑吟吟的道：“尊驾武功既高，念咒的本事又胜过了茅山道士。你们神龙教名扬天下，果然有些道理。在下闻名已久，今日亲眼目睹，佩服之至。”随口把话头岔开，不去理会他的问话。那老者问道：“神龙教的名头，你从哪里听来的？”

韦小宝信口开河：“我是从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那里听来的。他奉了父亲之命，到北京朝贡，他手下有个好汉，名叫杨溢之。又有许多辽东金顶门的高手。他们商量著要去剿灭神龙教，说道神龙教有位洪教主，神通广大，手下能人极多。他教下有人在镶蓝旗旗主那里办事，得了一部《四十二章经》，那可厉害得很了。”他精通说谎的诀窍，知道不用句句都是假，九句真话中夹一句假话，骗人就容易得多。

那老者越听越奇，吴应熊，杨溢之这两人的名头，他是听见过的。他教中一位重要人物在镶蓝旗旗主手下作任职，那是教中的机密大事，他自己也是直到一个多月之前，才在无意之间得知，隐隐约约又曾听到过《四十二章经》这么一部经书，但其中底细，却全然不晓，忙问：“平西王府跟我们神龙教无怨无仇，干么要来若事生非？说到『剿灭』二字，当真不知死活了。”

韦小宝道：“吴应熊他们说，平西王府跟神龙教自然无怨无仇，说到洪教主的本事，本家还是很佩服的。不过神龙教既然得了《四十二章经》，这是至宝奇书，却非夺不可。贵教不是还有个胖胖的女子，叫做柳燕大姐的，到了皇宫中吗？”

那老者奇道：“咦，你怎么又知道了？”

韦小宝口中胡说八道，只要跟神龙教拉得上半点关系的，就都说了出来，心中却是飞快转著念头，说道：“这位柳大姐，跟我交情可挺不错。有一次她得罪了太后，太后要杀她，幸亏我出力相救，将她藏在床底下。太后在宫里到处找不到她。这位胖大姐感激我救命之恩，劝我加入神龙教，说道：『洪教主喜欢我这种小孩子，将来一事实上有太大的好处给我。』”

那老者“嗯”了一声，益发信了，又问：“太后为什么要杀柳燕？她们...她们不是很好么？”

韦小宝道：“是啊，她们俩本来是师姊师妹。太后为什么要杀柳大姐呢？柳大姐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她跟我说了，我答应过她决不泄露的，所以这件事不能跟你说了。总而言之，太后的慈宁宫中，最近来了一个男扮女装的假宫女，这人头顶是秃的.....”

那老者脱口而出：“邓炳春？邓大哥入宫之事，你也知道了？”

韦小宝原不知那假宫女叫做邓炳春，但脸上神色，却满是一副无所不知的模样，微微一笑，说道：“章三爷，这件事可机密得很，你千万不能在别人前泄露了，否则大祸临头，你跟我说倒不要紧，如有第三人在此，就算是你最亲信的手下人，你也万万说不得。要是机关败露，洪教主一生气，只怕连你也要担个大大的不是。”

他在皇宫中住得久了，知道泄露机密乃是朝廷中宫中的大忌，重则抄家杀头，轻则永无进身的机会，因此人忒都是神神秘密，鬼鬼祟祟，显得高深莫测，表面上却装得本人甚么都知道，不过不便跟你说而已。他将这番伎俩用在那姓章老者身上，果然立竿见影，当场见效。江湖上帮会教派之中，上给统御部属，所用方法与朝廷亦无二致，所分别者只不过在精粗隐显。

这几句话只听得那老者暗暗惊惧，心想：“我怎地如此粗心，竟将这种事也对这小孩说了？这小孩可留他不得，大事一了，非杀了灭口不可。”不由得神色尴尬，勉强笑了笑，问道：“你跟咱们邓师兄说了些什么？”

韦小宝道：“我跟邓师兄的说话，还有他要去禀告洪教主的话，日后见到教主之时，我自然详细禀明。”

那老者道：“是，是！”给他这么装腔作势的一吓，可真不知眼前这小孩是什么来头，当下和颜悦色的道：“小兄弟，你去五台山，自然是去跟瑞栋副总管相会了？”

韦小宝心想：“他知道我去五台山，又知道瑞栋的事，这个讯息，定是老婊子那里传出的。老婊子叫那秃头假宫女作师兄，这秃头是神龙教的重要人物，原来老婊子跟神龙教勾勾搭搭。老子落在他们手中，当真是九死一生，十八死半生。”脸上假作惊异道：“咦，章三爷，你消息倒真灵通，连瑞副总管的事也知道。”

那老者微笑道：“比瑞副总管来头大上万倍之人，我也知道。”韦小宝心下暗暗叫苦：“糟糕，糟糕！老婊子什么事都说了出来，除了顺治皇帝，还有哪一个比瑞栋的来头大上万倍？”那老者道：“小兄弟，你什么也不用瞒我。你上五台山去，是奉命差遣呢，还是自己去的？”

韦小宝道：“我在宫里当太监，若不是奉命差遣，怎敢擅自离京？难道嫌命长么？”那老者道：“如此说来，是皇上差你去的了？”韦小宝神色大为惊奇，道：“皇上？你说是皇上？哈哈，这一下你消息可不灵了。皇上怎么知道五台山的事？”那老者道：“不是皇上，又是谁派你去的？”韦小宝道：“你倒猜猜看。”那老者道：“莫非是太后？”

韦小宝笑道：“章三爷果然了得，一猜便著。宫中知道五台山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鬼。”那老者道：“两个人，一个鬼？”韦小宝道：“正是。两个人，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在下。那个鬼，便是海天富老公了。他是给太后的『化骨绵掌』杀死的。”

那老者脸上跳了几跳，道：“化骨绵掌，化骨绵掌。原来是太后差你去的，太后差你去干什么？”韦小形容词微微一笑，道：“太后跟你是自己人，你不妨问她老人家去。”

这句话倘若一进房便说，那老者多半一个耳光就打了过去，但听了韦小宝一番说话后，心下惊疑不定，自言自语：“嗯，太后差你上五台山去。”

韦小宝道：“太后说道：这件事情，已经派人禀告了洪教主，洪教主十分赞成。太后吩咐我好好的办，事成之后，太后固有重赏，洪教主也会给我极大的好处。”他不住将“洪教主”三字搬出来，心想眼前这老头对洪教主害怕之极，只消说洪教主得对自己十分看重，他便不敢加害。

他这么虚张声势，那老者虽然将信将疑，却也是宁可信其是，不敢信其非，问道：“外面那门个人，都是你的部属随从了？”韦小宝道：“他们都是宫里的，两个姑娘是太后身边的宫女，四个男的是御前侍卫，太后差他们出来跟我办事。他们可不知道神龙教的名头。这等机密大事，太后也不会跟他们说...”他说到这里，只见那老者脸露冷笑，心知不妙，问道：“怎么啦，你不信么？”那老者冷笑道：“云南沐家的人忠于前明，怎会到宫里做御前侍卫？你扯谎可也得有个谱儿。”

韦小宝哈哈大笑。那老者愕然道：“你笑什么？”他哪知韦小宝说谎给人抓住，难以自圆其说之时，往往大笑一场，令对方觉得是自己的说话大错特错，十分幼稚可笑，心下先自虚了，那么继续圆谎之时对方不敢过分追逼。韦小宝又笑了几声，说道：“沐王府的人最恨的，可不是太后和皇上。只怕你是不知道的了。”那老者道：“我怎么不知？沐王府最恨的自然是吴三桂。”

韦小宝假作惊异说道：“了不起，章三爷，有你的，我跟你讲，沐王府的人所以跟太后当差，为的是要搞得吴三桂满门抄斩，平西王府鸡犬不留。别说皇宫里有沐王府的人，连平西王府中，何尝没有？只不过这是十分机密之事，我跟你是自己人，说了不打紧了”

你不能泄露出去。”

那老者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但他心中毕竟还只信了三成，寻思：“我去问问外面几人，且看他们的口供合不合。问那小姑娘最好，小孩子易说真话。”当下转过身来，推门出外。

韦小宝大惊，叫道：“喂，喂，你到哪里去？这是鬼屋哪，你... 你怎么留著我一个人在这里？”那老者道：“我马上回来。”反手关上了门，快步走向大厅。

韦小宝满手都是冷汗。烛火一闪一晃，白墙上的影子不住颤动，似乎每一个影子都是个鬼怪，四下里更无半点声息。突然间，外面传来一个大声呼叫：“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正是那老者的声音。韦小宝听他呼声中充满了惊惶，自己本已害怕之极，这一下吓得几欲晕去，叫道：“他... 他们都... 都不见了么？”

只听那老者又大声叫道：“你们在哪里？你们去了哪里？”两声呼过，便寂然无声。过了一会儿，听得一人自前而后急速奔去，听得一扇扇门被踢开之声，又听得那人奔将过来，冲进房中。韦小宝尖声呼叫，只见那老者脸无人色，双目睁得大大地，喘急道：“他... 他们都不见了。”

韦小宝道：“给... 给恶鬼捉去了。咱们... 咱们快逃！”

那老者道：“哪有此事？”左手扶桌，那桌子格格颤动，可见他们中也颇为惊惶。他转身走到门口，张口又呼：“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呼罢侧耳倾听，静夜之中又听到几下女子哭泣之声。他一时没了主意，在门口站立片刻，退了几步，将门关了，随手提起门闩，闩上了门，但见韦小宝一对圆圆的中眼中流露著恐情的神情。

韦小宝目不转睛的瞧著他，见他咬牙齿，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大雨本已停了片刻，突然之间，又是一阵阵急雨洒到屋顶，刷刷作响。

那老者“啊”的一声，跳了起来，过了片刻，才道：“是... 下雨。”

忽然大厅中传来一个女子细微的声音：“章老三，你出来！”这女子声音虽不苍老，但亦也非妖嫩，决不是方怡或沐剑屏，声音中还带著三分凄厉。

韦小宝低声道：“女鬼！”那老者大声道：“谁在叫我？”外面无人回答，除了淅沥雨声之外，更无其他声息。那老者和韦小宝面面相觑，两人都是周身寒毛直竖。

过了好一会儿，那女人声音又叫起来：“章老三，你出来！”

那老者鼓起勇气，左足踢出，砰的一声，踢得房门向外飞开，一根门闩兀自横在门框之上。他右掌劈出，喀的一声，门闩从中断裂，身子跟著窜出。韦小宝急道：“别出去！”那老者已奔向大厅。

那老者一奔出，就此无声无息，既不闻叱骂打斗之声，连脚步声也听不到了。一阵阵冷风从门外卷进，带著不少急雨，都打在韦小宝身侧。他打个冷战，想张口呼叫，却又不敢。突然间砰的一声，房门给风吹得合了转来，随即又向外弹出。

这座鬼屋之中，就只剩下了韦小宝一空，当然还有不少恶鬼，随时随刻都能进房来叉死他。幸他等了许久恶鬼始终没进来。韦小宝自己安慰：“对了！恶鬼只害大人，决不害小孩。或许他们吃了许多人，已经吃饱了。一等天亮，那就好了！”

突然间又是一阵冷风吹进，烛火一暗而灭。韦小宝大叫一声，觉得房中已多一鬼。

他知道那鬼便站在自己面前，虽然暗中瞧不见，可是清清楚楚的觉得那鬼便在那里。

韦小宝结结巴巴的道：“喂，喂，你不用害我，我... 我也是鬼，咱们是自己人！不，不咱们大家都是鬼，都是自己鬼，你害我也没用。”

那鬼冷冷的道：“你不必害怕，我不会害你。”是个女鬼的声音。

韦小宝听了这十个字，精神为之一振，道：“你说你不害我，就不能害我。大丈夫言出如山，再害我就不对了。”那鬼冷冷的道：“我不是鬼，也不是大丈夫。我问你，朝中做大官的鳌拜，真的是你杀的么？”

韦小宝道：“你当真不鬼？你是鳌拜的仇人，还是朋友？”

他问了这句话后，对方一言不发。韦小宝一时拿不定主意，对方如是鳌拜的仇人或“仇鬼”，直认其事自然甚妙，但如是鳌拜的亲人或“亲鬼”，自己认了岂不糟糕之极？突然之间，赌徒性子发作，心想：“是大是小，总得押上一宝。押得对，她当我是大老爷。押得不对，连性命也输光便是！”大声说道：“他妈的，鳌拜是老子杀的，你要怎样？老子一刀从他背心戳了进去，他就见阎王去了。你要报仇，尽管对手，老子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

那女子冷冷的问道：“你为什么非要杀鳌拜？”

韦小宝心想：“你如是鳌拜的朋友，我就把事情推在皇帝身上，一般无用，你也决计不会饶我。我这一宝既然押了，老子输要输得干净，赢也赢个十足。”大声道：“鳌拜害死了天下无数好百姓，老子年纪虽小，却也是气在心里。偏巧他得罪皇帝，我就乘机把他杀了。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我跟你讲，就算鳌拜这狗贼不得罪皇帝，我也要找机会暗中下手，给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报仇雪恨。”这句话从天地会青木堂那些人嘴里学来的。其实他杀鳌拜，只是奉了康熙之命，跟“为天下百姓报仇雪恨”云云，可沾不上半点边儿。

他说了这番话，面前那女人默默不语，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可不知这一宝押对了还是错了。过了一会，始觉微微风响，这女人还不知是女鬼已飘然出房。

韦小宝身子摇了几下，但穴道被点，动弹不得，心道：“他妈的，骰子是摇了，却不揭盅，可不是大大的吊胃口？”

先前他一时冲动，心想大赌一场，输赢都不在乎，但此刻静了下来，越想越觉得刚才跟自己说话的是鬼而不是人。她是女鬼，鳌拜是男鬼，两个鬼多半有点儿不三不四，他们俩才是“自己鬼”，跟我韦小宝“对头鬼”，这可大大的不对头了。

两扇门被风吹得砰砰作响，身上衣衫未干，冷风一阵阵刮来，忍不住发抖。

第十七回 法门猛叩无方便 疑网重开有譬如

忽然间远处出现了一团亮光，缓缓移近，韦小宝大惊，心道：“鬼火，鬼火！”那团亮光越移越近，却是一盏灯笼，提着灯笼的是一个白衣女鬼。韦小宝忙闭住双目。只听得脚步之声细碎，走到自己面前停住。

他吓得气不敢透，全身直抖，却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笑道：“你为什么闭着眼睛？”声音娇柔动听。韦小宝道：“你别吓我。我... 我可不敢瞧你。”

那女鬼笑道：“你怕我七孔流血，舌头伸出，是不是？你倒瞧一眼呢。”韦小宝颤声道：“我才不上你当，你披头散发，七孔流血，有甚么... 甚么好看？”那女反格格一笑，向他面上吹上口气。

这口气吹上脸来，却微有暖气，带着一淡淡幽香。韦小宝左眼微睁一线，依稀见到一张雪白有脸庞，眉弯嘴小，笑靥如花，当即双目都睁大些，但见眼前是张十分清秀的少女脸孔，大约十四五岁年纪，头挽双鬟，笑嘻嘻的望着自己。韦小宝心中大定，问道：“你真的不是鬼？”那少女微笑道：“我自然是鬼，是吊死鬼。”

韦小宝心中打了个突，惊疑不定。那少女笑道：“你杀恶人时这么大胆，怎地见到了吊死鬼，却又这么胆小？”韦小宝吁了口气，道：“我不怕人，只怕鬼。”

那少女又是格格一笑，问道：“你给人点中了什么穴道？”韦小宝道：“你知道就好啦？”那少女在他肩膀后推拿几下，又在他背上轻轻拍打三掌，韦小宝双手登时能动。他能提起手臂，挥了两下，笑道：“你会解穴，那可妙得很。”

那少女道：“我学会不久，今天才第一次在你身上试的。”又在他腋下，腰间推拿了几下，韦小宝跳起身来，笑道：“不行，不行我怕痒。”就是这样，他双腿被封的穴道也已解开。他伸出双手，笑道：“你呵我痒，我得呵还你。”说道走前一步。

那少女伸出舌头，扮个鬼脸。但这鬼脸只见其可爱，殊无半点可怖之意。韦小宝伸手去捏他舌头。那少女转头避开，格格娇笑，

道：“你不怕吊死鬼了么？”韦小宝道：“你不影子，又有热气，是人，不是鬼。”那少女又目一睁，正色道：“我是僵尸，不是鬼！”韦小宝一怔，灯火下见她脸色又红又白，笑道：“僵尸的脚不会弯的，也不会说话。”那少女又笑起来，道：“那我一定是狐狸精了。”韦小宝笑道：“我不怕狐狸精。”心中有些犯疑：“莫非她真是狐狸精。”转到她身后瞧了瞧。那少女笑道：“我是千年狐狸精，道行很深，没尾巴的。”韦小宝道：“像你这样美貌的狐狸精，给你迷死了也不在乎。”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伸手指刮脸羞他，说道：“也不怕羞，刚才还怕鬼怕得什么似的，这会儿却来说便宜话了。”

韦小宝第一怕僵尸，第二怕鬼，至于狐狸精倒不怎么怕，眼见这少女和可亲，比之方怡，沐剑屏，尚多了几分令人亲近之意，何况她说的是一口江南口音，比之方怡和沐剑屏的云南话又好听得多，笑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那少女道：“我叫双儿，一双的双。”韦小宝笑道：“那很好哪，就不知是一双香鞋，还是一双臭袜。”

双儿笑道：“臭袜也好，香鞋也好，由你说罢。桂相公，你身上湿淋淋的，一事实上很不舒服，请到那边去换干衣服。就只一件事为难，你可别见怪。”韦小宝道：“甚么事为难？”双儿道：“我们这里没男人衣服。”韦小宝心中打一个突，登时脸上变色，心想：“这屋中都是女鬼。”

双儿提起灯笼，道：“请这边来。”韦小宝迟疑不定，双儿已走到门口，微笑道：“穿女人衣服，你怕不吉利，是不是？这样罢，你睡在床上，我赶着烫干你衣服。”

韦小宝见她神色间温柔体贴，难以拒绝，只得跟着她走出房门，问道：“我那些同伴都到哪里去了？”双儿落后两步，和他并肩而行，低声道：“三少奶吩咐了，什么都不能对你多说，待会你用过点心后，三少奶自己会跟你说的。”韦小宝早已饿厉害，听得有点心吃，登时精神大振。

双儿带着韦小宝走过一条黑沉沉的走廊，来到一间房中，点亮了桌上蜡烛。那房中只一桌一床，陈设简单，却十分干净，床上铺着被褥。双儿将棉被揭开一角，放下了帐子，道：“桂相公，你在床上除下衣衫，抛出来给我。”韦小宝依言跳入床中，除下衣裤，钻入被窝，将衣裤抛到帐外。双儿接住了，走向门口，说道：“我去拿点心。你爱吃甜粽，还是咸粽？”韦小宝笑道：“肚里饿得咕咕叫，就是泥沙粽子，也吃他三只。”双儿一笑出去。

韦小宝见她一走，房里静悄悄的，瞧着烛火明灭，又害怕起来：“啊哟，不好，女鬼请人吃面吃馄饨，其实吃的都是蚯蚓毛虫，我可不能上当。”过了一会，韦小宝闻到一阵肉香和糖香。双儿双手端着木盘，用手臂撩开帐子。韦小宝见碟子中放着四只剥开了粽子，心中大喜，实在饿得狠了，心想就算是蚯蚓毛虫，老子也吃了再说，提起筷子便吃，入口甘美，无与伦比。他两口吃了半只，说道：“双儿，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浙江湖州所产粽子米软馅美，天下无双。扬州湖州粽子店，丽春院中到了嫖客，常差韦小宝去买。粽子整只用粽箬裹住，韦小宝要偷吃原亦甚难，但他总在粽角之中挤些米粒出来，尝上一尝。自到北方后，这湖州粽子便吃不到了。双儿微感惊异，道：“你真识货，吃得出这是湖州粽子？”韦小宝口中咀嚼，一面含糊糊的道：“这真是湖州粽子？这地方怎么买得到湖州粽子？”双儿笑道：“不是买的，是狐狸精……嘻嘻……狐狸精使法术变来的。”韦小宝赞道：“狐狸精神通广大。”忽然想到章老三他们一伙人，加上一句“寿与天齐！”

双儿笑道：“你慢慢吃。我去给你烫衣服。”走了一步，问道：“你怕不怕？”韦小宝心中恐惧早消去了大半，但毕竟还是有些怕，道：“你快点回来。”双儿应道：“是。”过不多时，韦小宝听得嗤嗤声响，却是双儿拿了一只入着红炭的熨斗来，将创始的衣裤摊在桌上，一面熨衫，一面相陪。四只粽子二咸二甜，韦小宝吃了三只，再也吃不下了，说道：“这粽子真好吃，是你裹的么？”双儿道：“是三少奶调味配料的，我帮着裹。”

韦小宝听她说话是江南口音，心念一动，问道：“你们是湖州人吗？”双儿迟疑不答，道：“衣服就快熨好了。桂相公见到三少奶时，自己问她，好不好？”这话软语商量，说得甚是恭敬。韦小宝道：“好，有什么不好？”揭起帐子，瞧熨衣。双儿抬起头来，向他微微一笑，道：“你没穿衣服，小心着凉。”韦小宝忽然顽皮起来，身子一耸，叫道：“我跳出来啦，不穿衣服，也不会着凉。”双儿吃了一惊，却见他一溜之下，全身钻入被底，连脑袋也不外露，不由得吃吃笑了出来。

过了一顿饭时分，双儿将熨干了的衣裤递入帐中，韦小宝穿起了下床。双儿帮着他扣衣钮，又取出一只小木梳，替他梳了头发，编结辮子。韦小宝闻到她身上淡档的幽香，心下大乐，说道：“原来狐狸精是这样的好人。”双儿抿嘴笑道：“什么狐狸精不狐狸精的，难听死了，我不是狐狸精。”韦小宝道：“啊，我知道了，要说‘大仙’，不能说狐狸精。”双儿笑道：“我也不是大仙，我是个小丫头。”韦小宝道：“我是个小太监，你是小丫头，咱俩都是服侍人的，倒是一对儿。”双儿道：“你是服侍皇帝的，我怎么跟你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说话之间，结好了辮子。

双儿道：“我不会结爷儿们辮子，不知结得对不对？”韦小宝将辮子拿到胸前一看，道：“好极了。我最不爱结辮子，你天天能帮我结辮子就好了。”双儿道：“我可没这福气。你是大英雄。我今天给你结一次辮子，已经前世修到的了。”韦小宝道：“啊哟，别客气啦，你这样一位俏佳人给我结辮子，我才是前世敲穿了十七八个大木鱼呢。”双儿脸上红，低声道：“我说的是真心话，你却拿人家取笑。”韦小宝道：“没有，没有，我说的也是真心话。”双儿微微恍恍：档溃骸叭+信趟担q鹈喙\☆窃敢猥q肢慥图莠胶策米q)！蔽ば”Φ溃骸昂茫q因+僖q辉翎颐鑫俊彼q班拧绷艘簧q控岬吐溃骸航适览玻q

韦小宝想到了许多间屋中的灵堂，心中一寒，不敢再问，跟着她来到后堂一间小小花厅之中，坐下来，双儿送上一碗热茶。韦小宝心中打鼓，不敢再跟她说笑。过了一会，只听得步履轻缓，板壁后走出一个全身缟素的少妇，说道：“桂公公一路辛苦了。”说着深深万福，礼数甚是恭敬。韦小宝急忙还礼，道：“不敢当。”那少妇道：“桂相公请上座。”

韦小宝见这少妇约莫二十六七岁年纪，不施脂粉，脸色苍白，双眼红红地，显是刚哭泣过来，灯下见她赫然有影，虽然阴森森地却多半不是鬼魅，心下忐忑不安，应道：“是，是！”侧身在椅上坐下，说道：“三少奶，多谢你的湖州粽子，真正好吃得很。”那少妇道：“亡夫姓庄，三少奶的称呼可不敢当。桂相公在宫里多年了？”韦小宝心想：“刚才黑暗之中，有个女人来问杀鳌拜之事，我认了是我杀的，他们就派了个小丫头送粽子给我吃。看来这一宝是押对了。”说道：“也不过一年多些。”庄夫人道：“桂相公手刃奸相鳌拜的经过，能跟小女子一说吗？”

韦小宝听她把鳌拜叫作“奸相”，更是放心，好比手中已拿了一对至尊宝，不论别的两张是什么牌，翻了牌来，总之是有杀无赔，最多是和过。当下便将康熙如何下令擒拿，鳌拜如何反抗，众小监如何一拥而上，却给他杀死数人，自己如何用香炉灰迷了他眼这才擒住等情说了，只是康熙拔刀伤他，却说作自己冷不防在鳌拜背上狠狠刺了一刀。庄夫人不发一言，默q倾听，听到韦小宝如何撒香炉灰迷住鳌拜眼睛，刀刺其背，搬铜香炉砸头而将他擒住，不由得轻轻吁了口气。韦小宝听惯了说书先生说书，何处当顿，何处当扬，关窍拿得恰到好处，何况这事他亲身经历，种种细微曲折之处，说得甚是详尽，再加些添油加醋，听他说这故事，只怕比他当时擒拿鳌拜，还多了几分惊心动魄。

庄夫人道：“原来是这样的。外这传闻，那也不尽不实得很，说什么桂相公武功了得，跟鳌拜大战三百回合，使了绝招将他制伏。想那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桂相公武功再高，终究年纪还小。”韦小宝笑道：“当真打架，就不一百个小桂子，也不是这奸贼的对手。”庄夫人道：“后来鳌拜却又是怎样死的？”韦小宝心想：“这三少奶十之八九不是女鬼，那么必是武林中人。不必扯谎之时，就不可扯谎，以免辛辛苦苦赢来的钱，一铺牌又

输了出去。”于是据实将如何康熙派他去察看鳌拜，如何碰到天地会来攻打康亲王府，自己如何错认了来人是鳌拜部属，如何奋身钻入囚室，杀了鳌拜等情一一说了，最后说道：“这些人原来是鳌拜的对头，是天地会青木堂的英雄好汉。他们见我杀了鳌拜，居然对我十分客气，说替他们报了大仇。”

庄夫人点头道：“桂相公所以得蒙陈总舵主收为弟子，又当了天地会青木堂香主，原来都由于此。”韦小宝心想：“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说道：“我却是胡里胡涂，甚么也不懂。做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那也是有名无实得紧。”他不知庄夫人与天地会是友是敌，先来个模棱两可再说。

庄夫人沉思半晌，说道：“桂相公当时在囚室中杀死鳌拜，用的是用什么招数，可以使给我看看吗？”韦小宝见她眼神炯炯有光，心想：“这女子邪门得紧，我如胡说八道，大吹牛皮，多半要拆穿西洋镜，还是老老实实的为高。”当下站起身来，说道：“我又有什么屁招数了？”双手比划，说道：“当时我吓得魂不附体，乱七八糟，就是这么几下。”

庄夫人点点头，说道：“桂相公请宽坐。”说着站起身来，又道：“双儿，咱们的桂花糖，怎么不去拿些来请桂相公尝尝？”说着向韦小宝万福为礼，走进内堂。

韦小宝心想：“她请我吃糖，自然没有歹意了。”终究不些不放心：“这三少奶虽然看来不像女鬼，也说不定她道得高，鬼气不露。”

双儿走进内堂，捧了一只青花高脚瓷盘出来，盘中装了许多桂花糖，松子糖，微笑道：“桂相公，请吃糖。”将瓷盘放在桌上，回进内堂。

韦小宝坐在花厅，吃了不少桂花糖，松子糖，只盼快些天亮。过了良久，忽听得衣衫簌簌之声，门后，窗边，屏风畔多了好多双眼睛，在偷偷向他窥看，似乎都是女子眼睛，黑暗之中，难以分辨是人还是鬼，只看得他心中发毛。

忽听得一个花老的女子声音在长窗外说道：“桂相公，你杀了奸贼鳌拜，为我们众家报了血海深仇，大恩大德，不知何以报答。”长窗开处，窗外数十名白衣女子罗拜于地。

韦小宝吃了一惊，急忙答礼。只听得众女子在地下冬冬磕头，他也磕下头去，长窗忽地关了。那老妇说道：“恩公不必多礼，未亡人可不敢当。”但听得长窗外众女子呜呜哭泣之声大作。

韦小宝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哭泣之声渐渐远去，这些女子便都散了。他如梦如幻，寻思：“到底是人还是鬼？看来……看来……”过了一会，庄夫人从内堂出来，说道：“桂相公，请勿惊疑。这里所聚居的，都是鳌拜所害忠臣义士的遗属，大家得知桂相公手

鳌拜，手为我们得报大仇，无不感恩。”

韦小宝道：“澳敲醋□□病€彩俏“冤α耍俊弊◆岭说屯返溃骸罢☆恰□饬饬已似□葱模□找官够□闻籍 氩坏粘饬樵触窆崧 缙酥□坎v谷凰涝诠鹤喙=氛室隆！蔽ば”Φ溃骸拔矣钟惺裁垂□停□膊还☆歉崭张釜砂樟恕！

双儿将他那个包袱捧了出来，放在桌上。庄夫人道：“桂相公，你的大恩大德，实难报答，本当好好款待，才是道理。只是孀居之人，颇有不便，大家商议，想些薄礼，聊表寸心，但桂相公行囊丰足，身携巨款，我们乡下地方，又有什么东西是桂相公看得上眼的？至于武功什么的，桂相公地天地会陈总舵主的及门弟子，远胜于我们的一些浅薄功夫，这可委实叫人为难了。”

韦小宝听她说得文绉绉的，说道：“不用客气了。只是我想问问，我那几个伙伴，都到哪里去了？”

庄夫人沉思半晌，道：“既承见问，本来不敢不答。但恩公知道之后，只怕有损无益。这几位是恩公的朋友，我们自当竭尽所能，不能他们有所损伤便是。他们日后自可再和恩公相会。”

韦小宝料想再问也是无益，抬头向窗子瞧了瞧，心想：“怎地天还不亮？”

庄夫人似乎明白他心意，问道：“恩公明日要去哪里？”韦小宝心想：“我和那个章老三的对答，她想必都听到了，那也瞒她不过。”说道：“我要去山西五台山。”庄夫人道：“此去五台山，路程不近，只怕沿途尚有风波。我们想送恩公一件礼物，务请勿却是幸。”

韦小宝笑道：“人家好意送我东西，倒是从来没有不收过。”庄夫人道：“那好极了。”指着双儿道：“这小丫头双儿，跟随我多年做事也还妥当，我们就送了给恩公，请你带去，此后服侍恩公。”

韦小宝又惊又喜，没想到她说送自己一件礼物，竟然是一个人，适才服侍自己，熨衣结辮，省了不少力气，如有这样一个美貌，又乖巧的小丫头伴在身边，确是快活得很，但此去五台山，未必太平无事，须得随机应变，带着个小丫头，却是十分不便，说道：“庄夫人送我这件重礼，那真是多谢之极。只不过……”要推却不要罢，一来人家送礼，岂可不收？二来这样一个好丫头，也真舍不得不要。只见双儿低了头，正在偷看自己，他射过去，她急忙转过了头，脸上一阵晕红。

庄夫人道：“不知恩公有何难处？”韦小宝道：“我去五台山所办的多事多半很是……很是困难，带着这位姑娘，恐怕不方便。”庄夫人道：“那倒不用担心，双儿年纪虽小，身手却也颇为灵便，不会成为恩公的累赘，尽管放心便是。”

韦小宝又向双儿看了一眼，见她一双点漆般的眼中流露出热切的神色，笑问：“双儿你原不愿意跟我去？”双儿低下了头，细声道：“三少奶叫我服侍相公，自然……自然要听三少奶的吩咐。”韦小宝道：“那你自己愿不愿呢？只怕会遇到危险的。”双儿道：“我不怕危险。”

韦小宝微笑道：“你答了我第二句话，没答第一句话。你不怕危险，只不过夫人将你送了给我，你心中却是不愿意了。”双儿道：“夫人待我恩重如山，相公对我庄家又有大恩，夫人叫我服侍相公，我一定尽力服侍公子，公子待我好，是我命好，待我不好，是我……是我命苦罢啦。”韦小宝哈哈一笑，道：“你命很好，不会命苦的。”双儿嘴边露出一丝浅笑。

庄夫人道：“双儿，你拜过相公，以后你就是桂相公的人了。”

双儿抬起头来，忽然眼圈儿红了，先跪向庄夫人磕头，道：“三少奶，我……我……”说了两“我”字，轻轻啜泣。庄夫人抚摸她头发，温言道：“桂相公少年英雄，年纪轻轻便已扬名天下，你好好服侍相公。他答应了待你好的。”双儿应道：“是。”转过身来，向韦小宝盈盈拜倒。

韦小宝道：“别客气！”扶她起来，打开包袱，取出一串明珠，笑道：“这算是我的见面礼！”心想：“这串明珠，少说也值得三四千两银子，用来买丫鬟，几十个都买到了。可是几十个丫鬟加在一起，也及不上这双儿可爱。”

双儿双手接过，道：“多谢相公。”挂在颈中，珠上宝光流动，映得她一张俏脸更增丽色。

庄夫人道：“恩公去五台山，不知是打算查明，还是暗访？”韦小宝道：“那自然是暗访的了。”庄夫人道：“五台山各丛林庙分青黄，尽有卧虎藏龙之士，恩公务请小心。”韦小宝道：“是，多谢吩咐。不过你叫我恩公，可不敢当了。你叫我小宝好啦。”

庄夫人道：“那可不敢当。”站起身来，说道：“一路珍重，未亡人恕不远送了。”向双儿道：“双儿，你出此门后，便不是庄家的人了。此后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一概和旧主无涉，你如在外面胡闹，我庄家可不能庇护你。”说这句话，神色之间甚是郑重。双儿应了。庄夫人又向韦小宝行礼，走了进去。

眼见窗纸上透光，天渐渐亮了。双儿进去拿了一个包袱出来，连韦小宝的包袱一起背在背上。韦小宝道：“咱们走罢！”双儿道：“是！”低下了头，神色凄然，不住向后堂望去，显是和庄夫人分别，颇为恋恋不舍。她两眼红红的，适才定是哭过了。

韦小宝走出大门，双儿跟在身后。其时大雨已止，但山间溪水湍急，到处都是水声。韦小宝走出数十步，回首向那大屋望去，但见水气弥漫，笼罩在墙前屋角，再走出数十步，回头白蒙蒙地，什么也看不到了。

他叹了口气，说道：“昨晚的事，真像是做梦一般。双儿，◆岭俗置蟾阅的羌妇希埃·鞘裁勾懂迹俊彼=困溃骸叫+信趟担□乙院笪环◆滔喙□□还岑凳裁鑫◆整裁鑫□□◆◆颀挥懈上怠！蔽ば”Φ溃骸澳敲鑫□夷切□↓桐饶睦饬彳耍◆懂梢愿□宜道玻

双儿一怔，道：“是。相公那些同伴，本来都给我们救了出来，章老三跟他那些手下人也给我逮住了，但后来神龙教中来了厉害

人物，却一古脑儿的都抢了去。三少奶说：“咱们都是女流之辈，不便跟那些野男人打斗动粗，再说，也未必斗得过，暂且由得他们，另行托人去救你那几位同伴。神龙教的人见我们退让，也就走了，临走时说了几句客气话。”

韦小宝点点头，对方怡和沐剑屏和处境颇为担心。双儿道：“三少奶曾对神龙教的首领说，决不能伤害你那几位同伴的性命。那人亲口答允了的。”韦小宝叹道：“神龙教这些家伙，只怕说话如同放屁，唉，可也没有法子。”又问：“三少奶会武功么？”双儿道：“会的，不但会，而且很了得。”

韦小宝摇了摇头，道：“她这么风也吹得倒的人，怎么武功会很了得？她要是真的武功了得，三少爷又怎会给鳌拜杀死？”双儿道：“老太爷、三少爷他们遇害时，几十家人没有一个会武功，那时男的都给鳌拜捉到北京去杀了，女的要充军到宁古塔去，说什么给披甲人为奴，幸亏在路上遇到救星，杀死了解差，把我们几十家的女子救了出来，安顿在这里，又传了三少奶她们本事。”韦小宝渐渐明白。

其时天已大亮，东方朝曦初上，一晚大雨，将山林间树木洗得青翠欲滴，韦小宝直到此刻，才半点也不再疑心昨晚见到的是女鬼。问道：“你们屋子里放了这许多灵堂，那都是给鳌拜害死的众位老爷、少爷？”

双儿道：“正是。我们隐居在深山之中，从来不跟外边来往。附近乡下人有好奇的过来探头探脑，我们总是装神扮鬼，吓走了他们。所在大家说这是间鬼屋，近一年来，谁也不敢过来了。想不到相公昨晚来。三少奶说，我们大仇未报，一切必须十分隐秘才好。灵堂牌位上写得有遇难的老爷、少爷们的名字，要是外人见了，可大大的不便，相公昨晚问起，我不敢说。”不过三少奶说道，从今以后，我只服侍相公，跟庄家没了干系，自然是什么都不能再瞒你了。”

韦小宝喜道：“是啊。我跟你讲，我的真姓名叫做韦小宝，桂公公什么的，却是假名。你是我韦家的人，不是桂家的人。”双儿甚喜，道：“相公连真名也跟我说了，我决不会泄露。”韦小宝笑道：“我这真名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天地会中的兄弟，就有许多人知道。”

双儿道：“神龙教那些人跟你们一伙动手之时，三少奶她们在外边看热闹。见到他们会念咒，嘴里叽哩咕噜的念咒...”韦小宝笑道：“‘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这种咒语，我也会念。”双儿道：“三少奶说，他们嘴里这么念咒，暗底里一定还在使什么别的法术，否则不会突然一念咒，手底的功夫就增长了几倍。后来那个章老三跟你说话，三少奶在窗外听，别的人就弄熄了大厅上的灯火用渔网把一伙全都拿了。”

韦小宝一怕大腿，叫道：“妙极！用渔网来捉人么？那好得很啊。”双儿道：“三少奶说，那章老三的武功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妖法厉害，因此没跟他正面动手，一引他出来，就熄了灯火，渔网这样一罩...”韦小宝道：“捉到了一只老王八。”

双儿嘻嘻一笑，道：“山背后有个湖，我们夜间常去打渔。我们在湖州时，庄家大屋靠近太湖，那湖可就大了。那时候我们庄家渔船很多，租给渔人打鱼。三少奶她们见过渔人撒网捉鱼的法子。”

韦小宝道：“你们果然是湖州人，怪不得湖州粽子裹得这么好吃。三少爷到底怎么给鳌拜害死的？”

双儿道：“三少奶说，那叫做‘文字狱’。”韦小宝奇道：“蚊子肉？蚊子也有肉？”双儿道：“不是蚊子，是文字，写的字哪！我们大少爷是读书人，学问好得很，他瞎了眼睛之后，做了一部书，书里有骂满州人的话...”韦小宝道：“啧啧，了不起，瞎了眼睛还会做书写文章。我眼睛不瞎，见了别人写的字还不识，我这可叫做‘亮眼瞎子’了！”双儿道：“老太太常说，世道不对，还是不识字的好。我们住在一起的这几家人家，每一位遭难的老爷、少爷个个都是学士才子，没一个的文章不是天下闻名的，就因为做文章，这才做出祸事来啦。不过三少奶说，满州鞑子不许我们汉人读书做文章，我们偏偏要读，偏偏要做，才不让鞑子称心如意呢。”

韦小宝道：“那你会不会做文章？”双儿嘻嘻的一笑道：“相公真爱说笑话，小丫头怎么会做文章？三少奶教我读书，也不过读了七八本。”韦小宝“啐”的一声，说道：“你读了七八本书！那比我行得多了。我只不过识得七八个字。”双儿笑道：“相公不爱读书，老太太一定喜欢你。她说一到清朝，败家子才读书。”

韦小宝道：“对！我瞧鳌拜那厮大字不识，定是拍马屁的家伙说给他听的。”双儿道：“是啊。我们大少爷做的那部书，叫做什么《明史》，书里头有骂满清人的话。有个坏人名叫吴之荣，拿了书去向鳌拜告发。事情一闹大，害死了好几百人，连卖书的书店老板买来的人，都给捉了去杀头。相公，你在北京城里，可见过这个吴之荣么？”

韦小宝道：“还没见过，慢慢的找，总找得着。双儿，我想拿你换一个人。”双儿吃了一惊，颤声道：“你...你要拿我去送人？”韦小宝道：“不是送给别人，是换一个人。”双儿眼圈儿早已红了，急得要哭了出来，道：“什么...什么换一个人？”

韦小宝道：“你三少奶交替我送给了我，这样一份大礼，可不容易报答。我得想法子将吴之荣那厮捉了来，去送你三少奶。那么这份礼物也差不多了。”

双儿破涕为笑，右手轻轻拍胸，说道：“你吓了我一跳，我还道相公不要我啦。”

韦小宝大喜，道：“你怕我不要你，就急成这样。你放心，人家就是把金山、银山、珍珠山、宝石山堆在我面前，也换不了你去。”

说话之间，两人已走到山脚下，但见晴空如洗，万里无尘，韦小宝回想昨晚大雨之中走向“鬼屋”避雨的狼狈情景，当真大不相同。只是徐天川、方怡、沐剑屏他们失陷被擒，不知能否脱险，凭着自己的本事，无论如何救他们不得，多想既然无用，不如不想。

行出数里，来到一个市集，两人找了家面店，进去打尖。韦小宝坐下后，双儿站在一旁侍候。

韦小宝笑道：“这可别客气啦，坐下来一起吃罢。”双儿道：“不成，我怎么能跟相公一桌吃饭？太没规矩啦。”韦小宝道：“管他妈的什么规矩不规矩。我说行，就行。等我吃完了你再吃，多耽误时候。”双儿道：“相公一吃完，咱们就走。我买些馒头，一面走一面吃就行了，不会耽搁的。”韦小宝叹道：“我有个怪脾气，一个人吃东西，肚子一定作怪，倘若没人陪着一块吃，待会儿肚子疼起来，那可有的受了。”

双儿嫣然一笑，只得拉张长凳，斜斜的坐在桌子角边。

韦小宝一碗面还只吃得几筷，只见三个西藏喇嘛走进店来，靠街坐了，一叠连声道：“拿面来！拿面来！”一名喇嘛瞥眼见到双儿颈中那串明珠，左肘撞了撞同伴，努嘴示意。另外两人一见，登时喜容满脸，目不转睛的打量那串珠子。

韦小宝心道：“不好，这三个家伙想拦路打劫。”取出一块碎银子，叫面店中一名店伴去雇一辆大车，匆匆吃完面，上了大车，吩咐车夫向西快跑。

驰出数里，只听得车后马蹄声响，韦小宝向后张去，果见那三名喇嘛骑马追来，向双儿道：“那三个恶人要抢你的珠子，给了他们算了，回头我另买一串给你。”双儿道：“是！也不用买过。”只听得三名喇嘛叫道：“停车，停车！”车夫勒定骡子。

三名喇嘛纵马上前，拦在车前。一人说道：“两上娃娃，下车来罢！”

双儿将颈中那串明珠除了下来，递出车外，说道：“你们看中这串珠子，相公说给了你们，那就拿去罢。”一名胖大喇嘛伸出大手却不接珠子，更向前探，抓住了双儿手腕，向外便拉。韦小宝急道：“要钱还有，不可动粗！”动见黄影闪动，那喇嘛飞身而起，跃入半空，向后纵了出去。

韦小宝暗叫：“好功夫！”见他身子急落，却是头下脚上，波的一声响，一颗胖大脑袋冲向泥沼，直陷于胸，双足乱舞。韦小宝又惊又喜，不知这喇嘛显的一手是什么功夫。

另外两个喇嘛哇哇乱叫，抢过去抓住他身子，将他从烂泥中拔了出来。那喇嘛满脸都是湿泥，狼狈无比，幸好昨晚一夜大雨，浸得路边一片软泥，这喇嘛才没受伤。

韦小宝哈哈大笑，向车夫道：“还不快走！”

双儿提着手中的珠子，问道：“相公，这珠子还给不给他们？”

韦小宝尚未回答，只见三名喇嘛各从腰间拔出钢刀，恶狠狠地扑上来。双儿从车夫手中接过鞭子，向外甩出，卷住了一句喇嘛中手钢刀，鞭子回缩，左手将刀接住，右手又将鞭子甩了出去，一卷之下，将第二名喇嘛手中钢刀也夺了过来。第三名喇嘛叫声：“啊哟！”呆停步。双儿手中鞭子又已甩出，这次却卷住了他头颈，顺势将他位到车前，随着接过他手中钢刀。那喇嘛喉头被鞭子勒住，双眼翻白，伸出舌头，满脸登时没半点血色。余下两名喇嘛分从左右向双儿攻到，意欲相救同伴。双儿跃起身来，左足站在转毂右足连踢，两名喇嘛头上穴道被点，晕倒在地。她挥手松开鞭子，那喇嘛已窒息良久，也即昏倒。

韦小宝喜欢之极，跳起身来，叫道：“双儿，好双儿，原来你功夫这样了得。”双儿微微一笑，道：“那也没什么，是这三个恶人不中用。”韦小宝道：“早知这样，我也不用担这半天心事了。”跳下车来，在一名喇嘛身止踢了一脚，问道：“你们干甚么的？”那喇嘛兀自昏晕不醒。

双儿在他腰间踢了一脚。那喇嘛一声呻吟，醒了过来。双儿道：“相公问你们是干甚么的？”那喇嘛道：“姑娘……姑娘是……会使仙法的么？”双儿微笑道：“快说！你们是干甚么的？”那喇嘛道：“我们……我们是五台山菩萨顶……大文殊寺的喇嘛。”双儿皱眉道：“甚么喇嘛不喇嘛的，胡说八道，说这等粗话。”韦小宝道：“喇嘛是西藏的和尚。”双儿道：“原来你们是和尚。”在他身上轻轻踢了一脚，道：“是和尚又不剃光头？”

那喇嘛道：“我们是喇嘛，不是和尚。”双儿道：“甚么？你还嘴硬？相公说你是和尚，就是和尚！”在他腰间“天豁穴”上又踢一脚。那喇嘛直痛到骨髓里去，忍不住大声呼叫，疼痛越来越厉害，叫声也越来越响。另外两名喇嘛悠悠转醒，听到他杀猪般大叫，无不骇然，齐用藏语相询，那喇嘛说了，随即用汉语叫道：“我是和尚，我……”

双儿笑道：“姑娘说的不算数，相公说的才算数。相公你说他是什么？”韦小宝笑道：“我说他是尼姑！”那喇嘛实已忍耐不住，忙道：“我是尼姑！我是尼姑！”韦小宝和双儿一齐大笑。双儿左足在他颈下“气户穴”上轻轻一踢，那喇嘛剧痛立止，兀自不停的叫唤：“我是尼姑！我是尼姑！”

韦小宝忍住了笑，问道：“你们是出家人，为甚么来抢我们财物？”那喇嘛道：“小人该死，下次再也不敢了！”韦小宝道：“你还想下次么？”那喇嘛道：“我说过不敢，就是不敢，再过一百年也不敢了。”韦小宝道：“你们不在庙里念经，下山来干甚么？”那喇嘛道：“是师父派我们下山来的。”韦小宝道：“你们师父派你们下山来抢金银珠宝？”那喇嘛道：“不……不是。我们要去北京……”刚说到这里，另一名胖大喇嘛咳嗽一声。

韦小宝斜眼瞧去，只见那喇嘛连使眼色，显是示意同伴不可吐露实情。韦小宝本想这些喇嘛见财起意，恃强抢劫，也没什么大不了。满洲人崇信喇嘛，皇宫中做法事，定是请喇嘛拜忏诵经。皇室如此，一般王公亲贵更加不必说了，是以颇有不守清规的喇嘛在京里横行不法。他本想作弄折磨他们一番，资为笑乐，就此将他们放了，但见这胖大喇嘛这等神情，似乎另有别情，说道：“这三个家伙捣鬼。双儿，你在他们三人身上每人踢一脚，让他们三人叫苦连天，咱们这就走罢！”

双儿应道：“是！”她也瞧也那胖大喇嘛捣鬼，先在他“天豁穴”上踢了一脚。那喇嘛立时大声呼叫。双儿又走到先前那喇嘛身边，提起脚来，作势欲踢。那喇嘛吃过苦头，忙道：“别踢，我说就是。师父差我们上北京，送一封信。”韦小宝道：“信呢？”那喇嘛道：“这……这信是不能给你们看的，要是给人见到了，师……师父非杀我们不可。”韦小宝道：“拿出来！你不拿，我就踢你一脚。”说着走上一步。

那喇嘛可不知他功夫有限，这一脚踢在身上，无关痛痒，一见他提脚，忙道：“不……不在我这里。”韦小宝道：“你去拿来！”那喇嘛无奈，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藏话。那胖大喇嘛以藏语回答，他正在杀猪也似的大叫大嚷，再夹入断断续续的几句藏语，更加难听。韦小宝从他语气与神情之中，料想他定是不许这喇嘛取信，当即走过去在他脑门上狠狠踢了一脚，那胖大喇嘛登时晕去。另一名喇嘛从他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小包，战战兢兢的双手递过。

韦小宝接了过来。双儿从怀里也取出一个小包，打了开来，拿出一把小小剪刀，剪开包裹，里面果是一封信，封皮上写的是两行藏文。韦小宝问道：“这信送去给谁？”那喇嘛道：“给我们师伯的。”韦小宝伸手一扯，一扯开了封皮。两个喇嘛连声叫苦。只见一道黄纸上写了几行弯弯曲曲的藏文，下面又用朱砂画了一道符，希奇古怪，不知所云。这封信便是以汉文书写，韦小宝也是不识，当即递给双儿，问道：“里面写些什么？”

双儿也不识得，向那喇嘛道：“相公问你信里写些什么，快说！如有半句假话，我踢了你的穴道，永不给你解开。哼，至少也得隔上三天三晚，才给你解开。”那喇嘛接过信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嚅嚅道：“这个……这个……”韦小宝道：“甚么这个那个的？快说！”那喇嘛道：“是，是！那信中说，师兄所问那个人……”刚说到这里，另一个喇嘛咕噜咕噜的说起话来。双儿尽身过去，在他“天豁穴”上一脚踢去，这喇嘛话声立时变成呻吟和呼号。

第一个喇嘛脸大变，颤声道：“那信中说……说道要打的那个人，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一定……一定不在五台山上。”韦小宝见他目光乐烁，说话吞吞吐吐，心想：“我虽不懂你们的鸡鸣狗叫，可是瞧你神气，定是在说假话，只不过你这家伙太笨，假话也说不像。”向双儿道：“这喇嘛又在撒谎骗我了。”双儿道：“他这样坏，那可饶他不得。”伸足再在他“天豁穴”上一踢。

那喇嘛叫道：“你……杀了我罢。我师兄说……说的，倘若说了信中言语，我们……我们三个都活不成的……你……你快杀了我罢。”韦小宝道：“别理他，咱们走罢！”和双儿跃上马车。那车夫见他二人小小年纪，居然收拾得三个喇嘛死去活来，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

韦小宝低声道：“到得前面市镇之上，你可得改装，这串明珠也得收了起来。”双儿道：“是。我改甚么装？”韦小宝微笑道：“你改了男装罢。”车行三十余里后，到了一座大市镇。韦小宝遣去车夫，赴客店投宿，取出银子，命双儿去购买衣衫改装。双儿买了衣衫回店，穿着起来，扮作一个俊俏的小书僮。

这一改装，路上再不引人注目。双儿武功了得，人情世故却全然不懂，一路上全由韦小宝拿主意，但他的主意也不大高明，往往有三分正经，却有七分胡闹。不一日来到直晋两省交界。自直隶省阜平县往西，过长城岭，便到龙家关。那龙家关是五台山的东门，石径崎岖，峰峦峻峭，入五台山后第一座寺院是涌泉寺。

韦小宝问起清涼寺的所在，却原来五台山极大，清涼寺在南台顶与中台顶之间，自涌泉寺前去，路程着实不近。这晚韦小宝和双儿在涌泉寺歇脚，易端宿，粤艘煌炸蛉馥葩桑，图侪蕴毡L南着占溢谩咳^辜事罚^砧铜暮蛻屑^约耗县停^袂棹浙泐淮整聿牵^淮鸪^沟穆肋叮^次剩骸暗纛酌衷队植缓米摺^闯^顾赂摘裁蠹俊币桓碧盅茵^9^褂衅叻直阔蒲榴惑^切^评^脑救海^角^顾轮腥^持位实邦^荒恋^蝗菟祝^孟孟敷^硬藕漫^他嘴里吃糖，心中寻思：“有钱能使鬼推磨，叫和尚推磨，多半也行罢。曾听说书先生说《水浒传》，鲁智深在庙里乱闹一通，又喝酒又吃狗肉，老和尚也不生气。是了，我假装要做法事，到庙里大撒银子，再借些因头，赖着不走，慢慢的找寻老皇帝，老和尚总不能赶我走。”

但入山之后，除了寺庙之外便没大市镇，一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也找兑不开，只得再出龙泉关，回到阜平，总换银两，和双儿俩

打扮得焕然一新，心想：“我要做法事，可是甚么也不懂，只怕一下子便露出马脚来，先试演一番。”
当下来到阜平县城内一座庙宇吉祥寺，向佛像磕了几个头。知客和屯尚取出缘簿笔砚。韦小宝挥手道：“布施便布施，写什么字？”取出一锭五十两的元宝，送了过去。那和尚大惊，心想这位小施主乐善好施，世间少有，当下连声称谢，迎入斋房，奉上斋菜素面。

韦小宝吃面之时，方丈和尚坐在一旁相陪，大赞小檀越仁心虔敬，定蒙菩萨保佑，日后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子孙满堂，福泽无穷。韦小宝暗暗好笑，心想你拍我什么马屁都好，我瞎字不识，说我高中状元，那不是当面骂人吗？说道：“老和尚，我要到五台山去做一场大法事，只是我什么也不懂，要请你指教。”

那方丈听到“大法事”三字登时站起身来，说道：“施主，天下庙宇，供奉的佛祖，菩萨都是一般，你要做法事，就是小寺里办好了，包你一切周到妥贴，却不用辛苦的赶上五台山上。”

韦小宝摇头道：“不行，我这场法事，许下了心愿，一定要去五台山做的。”说着又取出五十两银子，说道：“这样罢，你给我雇一个人，陪人上五台山去做帮手。五十两银子是给他的。”老和尚大喜道：“那容易，那容易！”他有个表弟，在庙里经管庙产，收租买东西，全由他经手，却不是和尚，当下去叫了他来，和韦小宝相见。

此人姓于，行八，一张嘴极是来得，却有个外号叫做“小一划”，原来“干”字加上一划，变成个“王”字，于八便成王八了。三言两语之间，韦小宝便和他十分投机。这等市井小人，韦小宝自幼便相处惯了的，这时忽然在阜平县遇上一个，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韦小宝再向方丈请教做法事的诸般规矩，那方丈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韦小宝心想：“和尚们的规矩倒也多！”又多布施了二十两银子。

韦小宝带了于八回客店，取出银子，差他去购买一应物事。于八有银子在手，办事十分快捷，不多时诸般物品便已买章，自己也穿着一身光鲜，说道：“韦相公，你是大财主，我做你亲随，也该穿着得有个谱儿，是不是？这套衣服鞋帽，不过花了两三五金钱银子。”韦小宝心想不错，又叫他去衣铺替自己和双儿多买几套华贵衣衫。

三人兴冲冲的过龙泉关，后面跟着八个挑夫，挑了八担斋僧礼佛之物，沿大路往南。一入五台山，行不数里便是一座寺庙，过涌泉寺后，经台麓寺、石佛寺、普济寺、古佛寺、金刚库、白云寺、金灯寺而至灵境寺。当晚在灵境寺借宿一宵，次晨折回向北，到金阁寺后向西数里，便是清凉寺了。

那清凉寺在清凉山之颠，和沿途所见寺庙相比，也不见得如何宏伟，山门破旧，显已年久失修。韦小宝微觉失望：“皇帝出家，一定拣一座最大的寺庙，只怕海老乌龟瞎说八道，老皇帝并不在这里做屯尚。”

于八进入山门，向知客僧告知，北京城有一位韦大官人要来大做法事，斋僧供佛。知客僧见一行人衣饰华贵，又带着八挑物事，当即请进厢房奉茶，入内向方丈禀报。

方丈澄光老和尚来到厢房，和韦小宝相见，问道：“不知施主要做甚么法事？”
韦小宝见这澄光方丈身材甚高，但骨瘦如柴，双目微闭，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更是失望，说道：“弟子要请大和尚做七日七夜法事，超渡弟子亡父，还有几们亡故的朋友。”

澄光道：“北京城里大庙甚多，五台山也是庙宇众多，不知施主为甚么路远迢迢的，特地上五台山来，到小庙做法事？”

韦小宝早知有此一问，事先已和于八商量过，便道：“我母亲上个月十五做了一梦，梦见我死去的爹，向她说道他生前罪业甚大，必须到五台山清凉寺，请方丈大师拜七日七夜经忏，才消得他的血光之灾，免得我爹爹在地狱中受无穷苦恼。”他不知自己父亲是谁，更不知他是死是活，说这番话时，忍不住暗暗好笑，又想：“他妈的，你生下了老子，就此撒手不管，下地狱也是该的。老子给你碰巧做七日七夜法事，是你的天大运气。”

澄光方丈道：“原来如此。小施主，俗语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梦幻大事，实在是当不得真的。”

韦小宝道：“大和尚，俗语说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认其无。就算我爹爹在言语未必是真，我们给他做一场法事超渡亡魂，那也是一件功德。如果我爹爹真有此言，我们却不照他话做，他在阴世给牛头马面、无常小鬼欺负折磨，那……那……我总有点儿不大好意思罢？再说，这是盖宋夷盖字，图夷盖姿滴逢刁角，顾碌睦戏粘蹄，口性捣祝，解女吕铮，女且图，论鲍辜！毙南鸯骸澳，衣抄，性捣，雍蛊媵，愕害榴董，胡酒喝，醋，慰吐稽俊。”

澄光方丈“嘿”的一声，说道：“施主有所不知，敝寺乃是禅宗，这等经忏法事，是净土宗的事，我们是不会做的。这五台山上，金阁寺，普济寺，大佛寺，延庆寺等都是净土宗，施主还是移步到那些寺庙做法事的为是。”

韦小宝心想是阜平县时，那方丈抢着做法事，到了此处，这老和尚却推三阻四，将送上门来的银子双手推将出去，其中必有古怪。他求之再三，澄光只是不允，跟着站起身来，向知客僧道：“你指点施主去金阁寺的道路，老衲少陪。”

韦小宝急了，忙道：“方丈既然执意不允，我带来施舍宝刹的僧衣，僧帽，以及银两，总是要请宝刹诸位大和尚赏收。”

澄光合十道：“多谢了。”他眼见韦小宝带来八挑礼物，竟然毫不起劲。

韦小宝道：“我母亲说道，每一份礼物，要我亲手交给宝刹每一位大和尚，就算是火工道人，种菜的园子，也都有份。带来共有三百份礼物，倘若不够，我们再去购买。”澄光道：“够了，太多了。本寺只五十来人，请施主留下五十六份物品就是。”韦小宝道：“可否请方丈集合寺僧众，由我亲手施舍？这是我母亲的心愿，无论如何是要办到的。”

澄光抬起头来，突然间目光如电，在韦小宝脸上一扫，说道：“好！我佛慈悲，就如施主所愿。”转身进内。瞧着他竹竿一般背影走了进去，韦小宝心头说不出的别扭，讪讪的端起茶碗喝茶。

于八站在他背后，低声道：“这等背时的老和尚，姓于的这一辈子可还真少见，怪不得诺大一座清凉寺，连菩萨金身也是破破烂烂的。”

只听得庙里撞起钟来，知客僧道：“请檀越到西殿布施。”韦小宝到得西殿，见僧众络绎进来，他将施物一份一份发放，凝神注视每一名和尚，心想：“顺治皇帝我没见过，但是小皇帝的爸爸，相貌总有些相像。只要见到是个大号小皇帝的和尚，那便是了。”可是五十多份施物发完，别说“大号小皇帝”没见到，连跟小皇帝相貌有一二分似的和尚，也没一个。

韦小宝好生失望，突然想起：“他是做过皇帝之人，那是何等的身份，怎会来领我一份施舍的衣帽！我这计策可笨得很。”问知客僧道：“宝刹所有的僧人，全都来的？”知客僧道：“个个都领了，多谢檀越布施。”韦小宝道：“第一个都领了？恐怕不见得，只怕还有人不肯来取。”知客僧道：“檀越说笑话了，哪有此事？”韦小宝道：“出家人不打诳话，你如骗我，你死后要下拔舌地狱。”知客僧一听，登时变色。

韦小宝道：“既然尚有僧人未来领取，大和尚去请他来领罢！”

知客僧摇头道：“只有方丈大师未领，我看也不必再要他老人家出来了。”

正在这时，一名僧人匆匆忙忙进来，说道：“师兄，外面有十几名喇嘛要见方丈。”跟着低声道：“他们身上都带着兵器，磨拳擦掌的，来意不善。”知客僧皱眉头道：“五台山青庙黄庙，自来河水不犯井水，他们来干什么？你去禀报方丈，我出去瞧瞧。”说着向韦小宝说道：“少陪！”快步出去。

韦小宝笑道：“这些臭喇嘛，只怕是冲着我们来的。”他想双儿武功高强，十几名喇嘛也不放在心上，忽听得山门外传来一阵喧哗之声，一群人冲进了大雄宝殿。韦小宝道：“瞧瞧热闹去。”拉着双儿的手，一齐出去。

到得大殿，只见十几名黄衣喇嘛围住了知客僧，七嘴八舌的乱嚷：“非搜不可，有人亲眼见他来到清凉寺的。”“这是你们不对，干么把人藏了起来？”“乖乖的把人交了出来便罢，否则的话，哼哼！”

韦小宝走到殿一边，双手叉腰，心道：“老子就在这里，你们放马过来罢。”岂不知那些喇嘛对他全然不理睬，正眼也不向他瞧。吵嚷声中，澄光方丈走了出来，缓缓的道：“甚么事？”知客僧道：“好教方丈得知，他们……”他“方丈”二字一出口，那些喇嘛便

都围到澄光身畔，叫道：“你是方丈？那好极了！”快把人交出来！要不交，连你这寺院也，一把火烧个干净。”“岂有此理，真正岂不此理！”“难道做了和尚，便可不讲理么？”

澄光道：“请问众位师兄，是哪座庙里的？光临敝寺，为了何事？”

一名黄衣上披着红色袈裟的喇嘛道：“我们打从西藏来，奉了活佛之命，到中原公干，岂知有一名随从的小喇嘛给一个贼和尚拐走了，在清凉寺中藏了起来。方丈和尚，你快快把我们这小喇嘛交出来，否则决计不能跟你甘休。”

澄光道：“这倒奇了。我们这里是禅宗青庙，跟西藏密宗素来没有瓜葛。贵处走失了小喇嘛，何不各处黄庙去问问？”那喇嘛怒道：“有人亲眼见到，那小喇嘛是在清凉寺中，这才前来相问，否则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来瞎闹么？你识趣的，快把小喇嘛交出来，我们也就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再追究了。”

澄光摇头道：“倘若真有小喇嘛来到清凉寺，各位就算不问，老衲也不能让他容身。”

几名喇嘛齐声叫道：“那么让我们搜一搜！”澄光仍是摇头，说道：“这是佛门清净之地，哪能容人说搜就搜。”那为首的喇嘛道：“倘若不是做贼心虚，为什么不让我们搜？可见这小喇嘛千真万确，定是在清凉寺中。”

）喂殍找×艘×罚×阉×辛×矫×钲·鄙焔郑ω蹲·■铝欵尔■■■渍骸澳阔貌蝗盟眩俊绷域幻■■铜渍骸按蠟蛻忻祛锤遣皇俏巡亻肆技腋咀櫻

×粟酥•渍裨襁岩鳳汛蛭趺唇簷俊闭馐鼻让·颀轮幸焯怪口嚼■蛻谐雀蠹v锤·谗■铜棺×爰■吓坏椒结缙砾浴■

双儿低声问道：“相公，要不要打发了他们？”

韦小宝道：“且慢！”心想：“这些喇嘛摆明了是无理取闹，这庙里怎会窝藏什么小喇嘛？莫非他们的用意和我相同，也是要见顺治皇帝？”

只见白光一闪，两名喇嘛已拔出尖刀在手，分抵澄光的前胸后心，厉声道：“不让搜就先杀了你。”澄光脸上毫无惧色，说道：“阿弥陀佛，大家是佛门弟子，怎地就动起粗来？”两名喇嘛将尖刀微微向前一送，喝道：“大和尚，我们这可要得罪了。”澄光身子略微一矮，就势一带，两名喇嘛的尖刀都向对方胸口刺去。两人急忙左手出掌相交，拍的一声，各自退出数步。余人叫了起来：“清凉寺方丈行凶打人哪！打死人哪。”

叫唤声中，大门口又抢进三四十人，有和尚、有喇嘛，还有几名身穿长袍的俗家人。一名黄袍白须的老喇嘛大声叫道：“清凉寺方丈行凶杀人了吗？”

澄光合十道：“出家人慈悲为本，岂敢妄开杀戒？众位师兄，施主，从何而来？”向一个五十多岁的和尚道：“原来佛光寺心溪方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得罪，得罪。”

佛光寺是五台山上最古老的大庙，建于元魏孝文帝之时，历时悠久当地人有言：“先有佛光寺，后有五台山。”原来五台山原名清凉山，后来因发现五大高峰，才称五台山，其时佛光寺已经建成。五台山的名称，也至隋朝大业初才改。在佛教之中，佛光寺的地位远比清凉寺为高，方丈心溪，隐然是五台山诸青庙的首脑。

这和尚生得肥头胖耳，满脸油光，笑嘻嘻的道：“澄光师兄，我给你引见两位朋友。”指着那老喇嘛道：“这位是刚从西藏拉萨来的大喇嘛巴颜法师，是活佛座下最得宠信、最有势力的大喇嘛。”澄光合十道：“有缘拜见大喇嘛。”巴颜点了点头，神气甚是倨傲。

心溪指着一个身穿青布衫，三十来岁的文人，说道：“这位是川西大名士，皇甫容皇甫先生。”皇甫阁拱手道：“久仰澄光大和尚武学通神，今日得见，当真三生有幸。”

澄光合十道：“老僧年纪老了，小时候学过的一些微末功夫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皇甫居士文武兼资，可喜可贺。”

韦小宝听这些人文绉绉的说客气话，心想这场架多半是打不成了，既没热闹瞧，又少了个混水摸鱼，找寻老皇帝的机会，心下暗暗失望。

巴颜道：“大和尚，我从西藏带了个小徒弟出来，却给你们庙里扣住了。你冲着活佛的金面，放了他罢，大伙儿都承你的情。”澄光微微一笑，说道：“这几位师爷在敝寺吵闹，老衲也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大师在通情达理之人，如何也听信人言？清凉寺开建以来，只怕今日才有喇嘛爷光临。说我们收了贵座弟子，那是从何说起？”巴颜双眼一翻，大声喝道：“难道是冤枉你了？你不要……不要罚酒不吃……吃敬酒。”他汉语不太流畅，“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话，却颠倒着说了。

心溪笑道：“两位休得伤了和气。依老衲之见，那小喇嘛是不是藏在清凉寺内，口说无凭，眼见是实。就是皇甫居士和贫僧做个见证，大伙儿在清凉寺各处随喜一番，见佛拜佛，遇僧点头，每一处地方，每一位和尚都见过了，倘若仍然找不到那小喇嘛，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说来说去，还是要在清凉寺中搜查。

澄光脸上闪过一阵不愉之色，说道：“这几位喇嘛爷打从西藏来，不明白我们汉人的规矩，那也怪不得。心溪大师德高望重，怎地也说这等话？这个小喇嘛倘若真是在五台山上走失的，一座座寺院搜查过去，只怕得从佛光寺开头。”

心溪嘻嘻一笑，说道：“在清凉寺睡过之后，倘若仍然找不到人，这几位大喇嘛愿意到佛光寺瞧瞧，那是欢迎之至，欢迎之至。”

巴颜道：“有人亲眼见到，这小家伙确是在清凉寺之中，我们才来查问，否则的话，也不敢……也不敢如此……如此昧冒。”他将“冒昧”二字又颠倒着说。澄光道：“不知是何人见到？”巴颜向皇甫阁一指道：“是这位皇甫先生见到的，他是大大有名之人，决计不会说谎。”

韦小宝心想：“你们明明是一伙人，如何作得见证。”忍不住问道：“那个小喇嘛有多大年纪？”

巴颜、心溪、皇甫阁众人一直没理会站在一旁的这两个小孩，忽听他相问，眼光都向他望去，见他衣饰华贵，帽镶美玉，襟钉明珠，是个富豪之家的公子，身畔那小小书僮也是穿绸着缎。心溪笑道：“那小喇嘛，跟公子年纪差不多年纪罢。”

韦小宝转头道：“那就是了，刚才我们不是明明见到这小喇嘛么？他走进一座大庙。这庙前写的有字，不错，写的是‘佛光寺’三个大字。这小喇嘛是进了佛光寺啦。”

他这么一说，巴颜等人登时脸上变色，澄光却暗暗欢喜。巴颜大声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以为多上一道，那是更加荒谬了。韦小宝笑道：“胡说十道，胡说十一道，十二道，十三道！”

巴颜怒不可遏，伸手便往韦小宝胸口抓来。澄光右手微抬，大袖上一股劲风，向巴颜肘底扑去。巴颜左手探出，五指犹如鸡爪，抓向他衣袖。澄光手臂回缩，衣袖倒卷，这一抓就没抓到。■脱战械渍骸澳阔巡亻宋颀腔果驪■深±■铮瓜夕■■惟比寺稽糠戛耍■戛耍■

皇甫阁朗声道：“大家有话好说，不可动粗。”他这“粗”字方停，庙外忽有大群人齐声叫道：“皇甫先生有令：大家有话好说，不可动粗。”听这声音，当有数百人之众，竟是将清凉寺团团围住了。这群人听得皇甫阁这么朗声一说，就即齐声呼应，显是示意威慑。饶是澄光方丈养气功夫甚深，乍闻这突如其来一阵呼喝，方寸间也不由得大大一震。

皇甫阁笑吟吟的道：“澄光方丈，你是武林中人的前辈高人，在这里韬光养晦，大家都是很敬仰的。这位巴颜大喇嘛要在宝刹各处随喜，你就让他瞧瞧罢。大和尚行得下，踏得正，光风霁月，清凉寺中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大家何必失了武林中的和气？”

澄光暗暗着急，他本人武功虽高，在清凉寺中却只坐禅说法，并未传授武功，清凉寺五十多僧人，极少有人是会武功的，刚才和巴颜交手这一招，察觉他左手这一抓的“鸡爪功”着实厉害，再听这皇甫阁适才朗说这一句话，内力深厚，也是非同小可，不用寺外数百人帮手，单是眼前这两名高手，就已不易抵挡了。

皇甫阁见他沉吟不语，笑道：“就算清凉寺中真有几位美貌娘子，让大伙瞻仰瞻仰，那也是眼福不浅哪。”这两句话极是轻薄，对澄光已不留半点情面。

心溪笑道：“方丈师兄，既是如此，就让这位大喇嘛到处瞧瞧罢。”说时嘴巴一努。

巴颜当先大踏步向后殿走去。

澄光心想对方有备而来，就算阻得住巴颜和皇甫阁，也决阻不住他们带来的那伙人，混战一起，清凉寺要遭大劫，霎时间心乱如麻，长叹一声，眼睁睁的瞧着巴颜等数十人走向后殿，只得跟在后面。

巴颜和心溪、皇甫阁三人低声商议，他们手下数十人已一间间殿堂，僧房搜了下去。清凉寺众僧见方未有号令，一个个只有怒目而视，并未阻拦。韦小宝和双儿跟在方丈之后，见他僧袍大袖不住颤动，显是心中恼怒已极。

忽听得西边僧房中有人大声叫道：“是他吗？”

皇甫阁抢步过去，两名汉子已揪出一个中年僧人出来。这和尚四十岁左右年纪，相貌清癯，说道：“你抓住他干什么？”皇甫阁摇了摇头，那两名汉子笑道：“得罪！”放开那和尚。韦小宝心下雪亮，这些人是来找顺治皇帝，那是更无疑问了。

澄光冷笑道：“本寺这和尚，是活佛座下的小喇嘛么？”皇甫阁不答，见手下又揪了一个中年和尚出来，他细看此僧相貌，摇了摇头。韦小宝心道：“原来你认得顺治皇帝。”又想：“如此搜下去，定会将顺治皇帝找出来，他是小皇帝的父亲，我可得设法保护。”但对方人多势众，如何保护，却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

数十人搜到东北方一座小僧院前，见院门紧闭，叫道：“开门，开门！”

澄光道：“这是本寺一位高僧坐关所，已历七年，众位不可坏了他的清修。”

心溪笑道：“这是外人入内，并不是坐关的和尚熬为住而自行开关，打什么紧？”

一名身材高大的喇嘛叫道：“干么不开门？多半是在这里了！”飞脚往门上踢去。

澄光身影微晃，已挡在他身前。那喇嘛收势不及，右脚踢出，正中澄光小腹，喀喇一声响，那喇嘛腿骨折断，向后跌出。巴颜哇哇怪叫，左手上伸，右手反捞，都成鸡爪之势，向澄光抓来。澄光挡在门口，呼呼两掌，将巴颜逼开。

皇甫阁叫道：“好‘般若掌’！”左手食指点出，一股劲风向澄光面门刺来，澄光向左闪开，拍的一声，劲风撞上木门。澄光使开般若掌，凝神接战。

巴颜和皇甫阁分左右进击。澄光招数甚慢，一掌一掌的拍出，似乎无甚力量，但风隐隐，显然劲道又颇凌厉。巴颜和皇甫阁的手下数人呐喊吆喝，为二人助威。巴颜抢攻数次，都给澄光的掌力逼了回来。

巴颜焦躁起来，快速抢攻，突然间闷哼一声，左手一扬，数十茎白须飘落，却是抓下了澄光一把胡子，但他右肩受了一掌，初时还不觉怎样，渐渐的右臂越来越重，右手难以提高。他猛地怒吼，向侧闪开，四名喇嘛手提钢刀，向澄光冲过去。

澄光飞脚踢翻二人，左掌拍出，印在第三名喇嘛胸口。那喇嘛“啊”的一声大叫，向上跳起。便在这时，第四名喇嘛的钢刀也已砍至。澄光衣袖拂起，卷向他手腕。双见巴颜双手一上一下，扑将过来。澄光向右避让，突觉劲风袭体，暗叫：“不好！”顺手一掌拍出，但觉右颊奇痛，已被皇甫阁戳中一指。这一掌虽击中了皇甫阁下臂，却未能击断他臂骨。

双儿见澄光满颊鲜血，低声道：“要不要帮他？”

韦小宝道：“等一等。”他旨在见到顺治皇帝，倘若双手出手将众人赶走，老皇帝还是见不到，何况对方人多势众，有刀有枪，双儿一个小女孩，又怎打得过这许多大汉？

清凉寺僧众见方丈受困，纷纷拿起棍棒火叉，上来助战。但这些和尚不会武功，一晒来便给打得头破血流。澄光叫道：“大家不可动手！”

巴颜怒吼：“大家放手杀人好了！”众喇嘛下手更不容情，顷刻间有四各清凉寺的和尚被砍笛身首异处。余下众僧见敌人行凶杀人，都站得远远的叫唤，不敢过来。

澄光微一疏神，又中了皇甫阁的一指，这一指戳中他右胸。皇甫阁笑道：“少林派的般若掌也不过如此。大和尚还不投降么？”澄光道：“阿弥陀佛，施主罪业不小。”

◆ 氩乱惚矫 叫诺拥蹲诺毓隼盘端 恪 喂微嶙间叱觥 也编徽岳缤盘 翼肢 10 家 固向唤盘叩街型颈间 叶幌氯 1 悦院 喝 涅筋葡蛭履

媚 口 辛娇 0 凉范 1 校说鞘被押喂 0 脱章碗溃骸八劳郝浚 彼 旨餐 1 困 困种付甲 狹顺喂庾管取 喂庠僖仓 C 植蛔 9 乖 诘乱础 矢 Ω 蠓愚 福 9 慎顺喂雍难 ū 馈

巴颜哈哈大笑，右足踢向木门，喀喇一声，那门直飞进去。巴颜笑道：“快出来罢，让大家瞧瞧是怎么一副模样。”

僧房中黑黝黝地，寂无声息。

巴颜道：“把人给我揪出来。”两名喇嘛齐声答应，抢了进去。

第十八回 金剛宝杵卫帝释 雕篆石碣敲头陀

突然间门口金光一闪，僧房中伸出一根黄金大杵，波波两声，击在两喇嘛头上，黄金杵随即缩进，两名喇嘛一声也不出，脑浆迸裂，死在门口。

这一下变故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巴颜在声斥骂，又有三名喇嘛向门中抢去。这次三人都有有备，舞到钢刀，护住头顶。第一名喇嘛刚踏进门，那黄金杵击将下来，连刀打落，金杵和钢刀同时打中那喇嘛头顶。第二名喇嘛全力挺刀上迎，可是金杵落下时似乎有千斤之力，钢刀竟未阻得金杵丝毫，波的一声，又打得头骨粉碎。第三名喇嘛吓得脸色苍白，钢刀落地，逃了回来。巴颜破口大骂，却也不敢亲自攻门。

皇甫阁叫道：“上屋去，揭瓦片往下打。”当下便有四名汉子跳上屋顶，揭了瓦片，从空洞中向屋内投去。皇甫阁又叫：“将沙石抛进屋去。”他手下汉子信言拾起地下沙石，从木门中抛进僧房。

从门中投进的沙石大部被屋内那人用金杵反激出来，从屋顶投落的瓦片，却一片片的都掉了下去。这么一来，屋内之人武功再高也已无法容身。

忽听一声莽牛也似的怒吼，一个胖大和尚左手挽了一个僧人，右手抢动金杵，大踏步走出门来。我莽和尚比之常人少说也高了一个半头，威风凛凛，直似天神一般，金杵晃动，黄光闪闪，大声喝道：“都活得不耐烦了？”只紫酱以的脸膛，一堆乱茅草也似的短须僧衣破烂，破也中露出虬结起伏的肌肉，膀阔腰粗，手大脚大。

皇甫阁、巴颜等见到他这般威势，都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几步。巴颜叫道：“这贼秃只一个人，怕他什么？大伙儿齐上。”皇甫叫道：“大家小心，别伤了他身旁的那和尚。”

众人向那僧人瞧去，只见他三十来岁年纪，身高体瘦，丰神俊朗，双目低垂，对周遭情势竟是不瞧半眼。

韦小宝心头突地一跳，寻思：“这人定是小皇帝的爸爸，只是相貌不大像，他可比小皇帝好看得多。原来他这般年轻。”

便在此时，十余名喇嘛齐向莽和尚攻去。那莽和尚挥动金杵，波波波向声不绝，每一响便有一名喇嘛中杵倒地而死。皇甫阁左手向腰间一探，解下一条软鞭，巴颜从手下喇嘛手中接过兵刃，乃是一对短铁锤。两人分从左右夹攻而上。

皇甫阁软鞭抖动，鞭梢横卷，刷的一声，在那莽和尚颈中抽了一记。那和尚哇哇大叫，挥杵向巴颜打去。巴颜举起双锤硬挡，铮的一声巨响，手臂酸麻，双锤脱手，那和尚却又给软鞭在肩头击中。众人都看了出来，原来这和尚只是臂力奇大，武功却是平平。

一名喇嘛欺近身去，抓住了那中年僧人的左臂。那僧人哼了一声，并不挣扎。

韦小宝低声道：“保护这和尚。”双儿道：“是！”晃身而前，伸手便向那喇嘛腰间戳去，那喇嘛应指而倒。她转身伸指向皇甫阁脸上虚点，皇甫阁向右闪开，她反手一指，点中了巴颜胸口。巴颜骂道：“妈……”仰天摔倒。双儿东一转，西一绕，纤手扬处，巴颜与皇甫阁带的十几人纷纷摔倒。心溪叫道：“喂，喂，小施主……”双儿笑道：“喂，喂，老和尚！”伸指点中他腰间。

皇甫阁动软鞭，护住前后左右，鞭子呼呼作响，一丈多圆圈中，直似水泼不进。双儿在鞭圈外盘旋游走。皇甫阁的软鞭越使越快，几次便要击到双儿身上，都给她迅捷避开，皇甫阁叫道：“好小子！”劲透鞭身，一条软鞭宛似长枪，笔直的向双儿胸口刺来。双儿脚下一滑，向前摔出，伸指直点皇甫阁小腹。皇甫阁左掌竖立，挡住她点来的一指，跟著软鞭的鞭梢突然回头，径点双儿背心。双儿著

地滚开，情状颇为狼狈。
韦小宝见双儿势落败，心下大急，伸手在地下去抓泥沙，要撒向皇甫阁眼中，偏生地下扫得干干净净，全无泥沙可抓。双儿尚未站起，皇甫的软鞭已向她身上击落，韦小宝大叫：“打不得！”

那莽和尚急挥金杵上，上前相救。
蓦地进而双儿右手抓住了软鞭鞭梢，皇甫阁使劲儿上用，将她全身带将起来，甩向半空。韦小宝伸手入怀，也不管抓的是什么东西，掏出来便向皇甫阁脸上摔去，只见白纸飞舞，数十张纸片挡在皇甫阁眼前。皇甫阁忙伸手去抹开纸张，右手的劲立时消了。此时莽和尚的金杵已击向头顶。皇甫大骇，忙坐倒相避。双儿身在半空，不等落地，左足便即踢出，正中皇甫阁的太阳穴。他“啊哟”一声向后摔倒。砰的一声，火星四溅，黄金杵击在地下，离他脑袋不过半尺。

双儿右足落地，跟著将软鞭夺了过来。韦小宝大声喝彩：“好功夫！”拔出匕首，抢上去对住皇甫阁左眼，喝道：“你叫手下人都出去，谁都不许进来！”

皇甫阁身不能动，脸上感到匕首的森森寒气，心下大骇，叫道：“你们都出去，叫大伙儿谁都不许踏基础！彼室率顺信砂朕危”

那莽和尚圆睁环眼，向双儿凝视半晌，嘿的一声，赞道：“好娃儿！”左手倒提金杵，右手扶著那中年僧人，回进僧房。韦小宝抢上两步，想跟那中年僧人说几句话，竟已不及。

双儿走到澄光身畔，解开他身上穴道，说道：“这些坏蛋强凶霸道，冒犯了大和尚。”澄光站起身来，合十道：“小施主身怀绝技，解救本寺大难。老衲老眼昏花，不识高人，先前多有失敬。”双儿道：“没有啊，你一直对我们公子客气的很。”

韦小宝定下神来，这才发觉，自己先前摔向皇甫阁脸面，蒙了他双眼的，竟是一大叠钞票，哈哈大笑，说道：“见了银票不投降的，天下可没几个。我用几万两银票打过来，你非大叫投降不可。”双儿笑嘻嘻的拾起四下里飞散的银票，交回韦小宝。

澄光问韦小宝：“韦公子，此间之事，如何是好？”

韦小宝笑道：“这三位朋友，吩咐你们的下人都散去了罢！”

皇甫阁当即提气叫道：“你们都到山下去等我。”

只听得外面数百个人齐声答应。脚步声沙沙而响，顷刻间走了个干净。

澄光心中略安，伸手去解心溪的穴道。韦小宝道：“方丈，且慢，我有话跟你商量。”澄光道：“是！这几位师兄给封了穴道，时间久了，手脚麻木，我先给他们解开了。”韦小宝道：“也不争在这一时三刻，咱们到那边厅上坐坐罢。”澄光点头道：“是。”向心溪道：“师兄且莫心急，回头跟你解穴。”带著韦小宝到西侧佛殿之中。

韦小宝道：“方丈，这一干人当真是来找小喇嘛的？”澄光张口结舌，无法回答。韦小宝凑嘴到他耳边，低声道：“我倒知道，他们是那位皇帝和尚而来。”

澄光身子一震，缓缓点头，道：“原来小施主早知道了。”韦小宝低声道：“我来到宝刹，拜忏做法事是假，乃是奉……奉命保护皇帝保尚。”澄光点头道：“原来如此。老衲本就心疑小施主巴巴的赶来清凉寺做法事，样子不大像。”

韦小宝道：“皇甫阁、巴颜他们虽然拿住了，可是捉老虎容易，放老虎难。倘若放了他们，过几天又来纠缠不清，毕竟十分麻烦！”澄光道：“杀人是杀不得的。这寺里已伤了好几家人命。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韦小宝道：“杀了他们也没用。这样罢。你叫人把这千人都绑了起来。咱们再仔细问问，他们来寻皇帝和尚，到底是什么用意？”

澄光有些为难，道：“这佛门清静之地，我们出家人私自绑人审问，似乎于理不合。”韦小宝道：“什么于理不合？他们想来杀光你庙里的和尚，难道于理就合得很了？我们如不审问明白，想法子对付，他们又来杀人，放火烧了你清凉寺，那怎么办？”

澄光想了一会，点头道：“那也说得是，任凭施主吩咐。”拍拍手掌，召进一名和尚，吩咐道：“请那位皇甫阁先生过来，我们有话请教。”韦小宝道：“这皇甫阁甚是狡猾，只怕问不出什么，咱们还是先问那个大喇嘛。”澄光道：“对，对，我怎么想不到？”

两名和尚挟持著巴颜进殿，恼他杀害寺中僧人，将他重重往地下一摔。澄光道：“唉，怎地对大喇嘛没点礼鬼？”两名僧人应道：“是！”退了回去。

韦小宝左手提起一只椅子，右手用匕首将椅子脚不住批削。那匕首锋利无比，椅子脚一片片的削了焉，都不过一二分厚薄，便似削水果一般。澄光睁大了眼，不明他用意。韦小宝放下椅子，走到巴颜面前，左手摸了摸他脑袋，右手将匕首比了比，手势便和适才批削椅脚时一模一样。巴颜大叫：“不行！”澄光也叫：“使不得！”

韦小宝怒道：“什么行不行的？我知道西藏的大喇嘛都练有一门铁头功，刀枪不入。我在北京之时，曾亲自用这把短剑削一个大喇嘛的脑袋，削了半天，也削他不动。大喇嘛，你是货真价实，还是冒牌货？不试你一试，怎能知道？”

巴颜忙道：“这铁头功我没练过，你一削我就死。”韦小宝道：“不一定死的，削去两三寸，也不得就死。我只削你一层头盖，看到你的脑浆为止。一个人说真话，脑浆就不动，如果说谎骗人，脑浆就像煮开了的水一般滚个不休。我有话问你，不削你的脑袋，怎知你说的是真话假话？”巴颜道：“别削，别削，我说真话就是。”韦小宝摸了摸他头皮，道：“是真是假，我怎么知道？”巴颜道：“我如说谎，你再削头皮不迟。”

韦小宝沉吟片刻，道：“好，那么我问你，是谁叫你到清凉寺来的？”巴颜道：“是菩萨顶真容院的大喇嘛，胜罗陀派我来的。”澄光道：“阿弥陀佛，五台山青庙黄庙，从无仇怨，菩萨顶的大喇嘛，怎么会叫你来捣乱？”巴颜道：“我也不是来捣乱。胜罗陀师兄命我来找一个三十来岁的和尚，说他盗了我们拉萨活佛的宝经，到清凉寺中躲了起来，因此非揪他出来不可。”澄光道：“阿弥陀佛，哪有此事？”

韦小宝提起匕首，喝道：“你说谎，我削开你的头皮瞧瞧。”巴颜叫道：“没有，没有说谎。你不信去问胜罗陀师兄好了。他说，我们要假装走失了一个小喇嘛，其实是在找那中年和尚，又说那位皇甫先生认得这和和尚，请他陪著来找人。胜罗陀师兄说，这和和尚偷的是我们密宗的秘密藏经，『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非同小可，如果我拿到了这和和尚，那是一件大功，回到拉萨，活佛一定，重重有赏！”

韦小宝见他脸色诚恳，似非作伪，料想他也是受人之愚，人家不让他得知顺治的真相，当下从怀中取出那封西藏文的书信，便是道上双儿擒住三名喇嘛，逼著取来的，展了开来，说道：“你念给我听，这信中写著些什么。”说著将匕首刃面平平的放在他头顶。

巴颜道：“是，是！”叽哩咕噜的读了起来。韦小宝点头道：“不错，你读得很好，一个字也没读错。这位方丈大师不懂藏文，你用汉语将信里的话说出来。”

巴颜道：“那那里说，这位大……大人物，的确是在五台山清凉寺中，最近得到消息，神……神龙教要将他请去，咱们可得先……先下手为强。”

韦小宝听他连“神龙教”三字也说了出来，料想不假，问道：“信里还说些什么？”

巴颜道：“信里说，到清凉寺去请这位大人物，倒也不难，就怕神龙教得知讯息，也来抢夺，因此胜罗陀师兄请北京的达和尔师兄急速多派高手，前来相助。如果……如果桑结大喇嘛已经到了北京，他老人家当世无敌，亲来主持，那就……那就万无一失……”

韦小宝笑骂：“他妈的！万无一失，什么『万无一失』？”自己居然能纠正别人说成语的错误，那是千载难逢，万中无一之事，甚觉得意。

巴颜道：“是，是，万无一失……”韦小宝笑道：“你喇嘛奶奶的，还是说错了。还有呢？”巴颜道：“没有了，下面没有了。”韦小宝骂道：“他妈的，什么什么没有了？是我下面没有了，还是你下面没有了？”巴颜道：“大……大家下面没有了。”韦小宝道：“什么大家下面没有了？”巴颜道：“下面没有字了。”韦小宝哈哈一笑，问道：“那皇甫阁是什么人？”巴颜道：“他是胜罗陀师兄请来的帮手，昨晚才到的。”

韦小宝点点头，向澄光道：“方丈，我要审那个佛光寺的胖和尚了，你如不好意思，不妨在窗外听著。”澄光忙道：“最好，最好。”命人将巴颜带出，将心溪带来，自己回去禅房，也不在窗外听审。

心溪一进房就满脸堆笑，说道：“两位施主年纪轻轻，武功如此了得，老衲固然见所未见，而且是闻所未闻，少年英雄，真了不起，了不起！”韦小宝骂道：“操你奶奶的，谁要你拍马屁。”向他屁股上一脚踢去。心溪虽痛，脸上笑容不减，说道：“是，是，凡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那是决计不爱听马屁的。不过老和尚说的是真心话，算不得拍马屁。”

韦小宝道：“我问你，你到清凉寺来发疯，是谁派你来的？”心溪道：“施主问起，老僧不敢隐瞒。菩萨顶真容大喇嘛胜罗陀，叫人送了二百两银子给我，请我陪他师弟巴颜，到清凉寺来找……找一个人。老僧无功不受禄，只得陪他走一遭。”韦小宝一脚踢去，骂道：“胡说八道，你还想骗我？快说老实话。”心溪道：“是，是，不瞒施主，大喇嘛送了我三百两银子。”韦小宝道：“明明是一千两。”心溪道：“实实在在是五百两，再多一两，老和尚不是人。”

韦小宝道：“那皇甫阁又是什么东西？”心溪道：“这下流胚子不是好东西，是巴颜这鬼喇嘛带来的。施主放了我之后，老僧立刻送他到五台山去，请知县大人好好治罪。清凉寺是佛门清静之地，怎容他来胡作非为？小施主，那几条人命，连同死了的几个喇嘛，咱们都推到他头上。”韦小宝脸一沉，道：“明明都是你杀的，怎能推在旁人头上？”心溪道：“好少爷，你饶了我罢。”

韦小宝叫人将他带出，带了皇甫阁来询问。这人却十分硬朗，一句话也不回答。对韦小宝匕首的威吓固然不加理睬，而双儿点他“天谿穴”，他疼痛难当，忍不住呻吟，对韦小宝的问话却始终不答，只说：“你有种的就将爷乙一刀杀了，折磨人的不是好汉。”韦小宝倒敬他是杀好汉，道：“好，我不折磨你。”命双儿解了他“天谿穴”的穴道。

他命人将皇甫阁带出后，又去请澄光方丈来，道：“这件事如何了局，咱们得跟那位大人物商量商量。”澄光摇头道：“他是决计不见外人的。”

韦小宝拂然道：“甚么不见外为？刚才不是已经见过了？我们倘若拍手不管，他还不是给人捉了去？不出几天，北京大喇嘛又派人来，有个什么天下无敌的大高手，又还有甚么神龙教、乌龟教的，就算我们肯帮忙，也抵挡不了这许多人。”澄光道：“也说得是。”

韦小宝道：“你去跟他说，事情紧急，非商量个办法出来不可。”澄光摇头道：“老衲答应过，寺中连老衲在内，都不跟他说话的。”韦小宝道：“好，我可不是你们寺里的和尚，我去跟他说话。”澄光道：“不行，不行。小施主一进僧房，他师弟那个莽和尚行颠就会一杵打死了你。”韦小宝道：“他打不死我的。”

澄光向双儿望了一眼，说道：“你就算差尊仆将行颠和尚点倒，行痴仍然不会和你说话的。”韦小宝道：“行痴？他法名叫做行痴？”澄光道：“是。原来施主不知。”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如此，我也无法可施了。你既没有『万失无一』的好法子，可惜清凉寺好好一所古庙，却在你们方丈手里毁了。”

澄光愁眉苦脸，连连搓手，忽道：“我去问问玉林师兄，或者他有法子。”韦小宝道：“这位玉林大师是谁？”澄光道：“是行痴的传法师父。”

韦小宝喜道：“好极，你带我去见这位老和尚。”

当下澄光领着韦小宝和双儿，从清凉寺后门出去，行死锁志←吹塌烟↖【擅志↗碑弦参挤叶唯↘喂饬级腥朕冢↙搅撕竺骡◎浚↖患↗晃话仔气酃嫉睦仙↘谄淹派希↗员漳咳欠↘勺匀↖私↗蠹↘坪踩↗徊痰酢↗

澄光打了个手势，轻轻的在旁边蒲团上坐下，低目双垂，澄光竟也不动。韦小宝手麻脚酸，老大不耐烦，站起了又坐倒，坐倒又站起，心中对那老僧的十八代祖宗早已骂了数十遍。

又过了良久，那老僧吁了口气，缓缓睁开眼来，见到面前的有人，也有感惊奇，只微微点了点头。澄光道：“师兄，行痴尘缘未断，有人打上寺来，要请师兄佛法化解。”那老僧玉林道：“境由心生，化解在己。”澄光道：“外魔极重，清凉寺有难。”便将心溪、巴颜、皇甫阁等人意欲劫持行痴，幸蒙韦小宝主仆出手相救等情说了，又说双方都死了数人，看来对方不肯善罢甘休。玉林默默听毕一言不发，闭上双目，又入定去了。

韦小宝大怒，霍地站起，破口大骂：“操……”只骂得一个字，澄光连打手势，救他不可生气，又救他坐下来等候。

这一回 玉林入定，又是小半个时辰。韦小宝心想：“天下强盗贼骨头，泼妇大混蛋，也都这老和尚讨厌。”好不容易玉林又睁开眼来，问道：“韦施主从北京来？”

韦小宝道：“是。”玉林又问道：“韦施主在皇上身边办事？”韦小宝大吃一惊，跳起身来，道：“你……你……怎么知道？”玉林道：“老衲只是猜想。”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邪门，只怕真有些法力。”心中可不敢再骂他了，规规矩矩的坐了下来。

玉林道：“皇上差韦施主来见行痴，有什么话说？”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甚么都知道，瞒他也是无用。”说道：“皇上得知老皇爷尚在人世，又喜又悲，派人我向老皇爷磕头请安。如果……如果老皇爷肯返驾回宫，那是再好不过了。”康熙本说查明真相之后，自己上五台山来朝见父皇，这话韦小宝却瞒住了不说。玉林道：“皇上施主带来甚么信物？”韦小宝从贴肉里衣袋中，取出康熙亲笔所写御札，双手呈上，道：“大师请看。”

御札上写的是：“敕谕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穿黄马褂韦小宝前赴五台山一带公干，各省文武官员受命调遣，钦此。”

玉林接过看了，还给韦小宝，道：“原来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大人，多有失敬了。”

韦小宝心下得意：“你可不敢再小觑我了罢？”可是见玉林脸上神色，也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又淡了下来。

玉林道：“韦施主，以你之意，该当如何处置？”韦小宝道：“我要叩见老皇爷，听老皇爷吩咐。”玉林道：“他以前富有四海，可是出家之后，尘缘早已斩断，『老皇爷』三字，再也休得提起，以免骇人听闻，扰了他的清修。”韦小宝默然不答。

玉林又道：“请回去启奏皇上，行痴不愿见你，也不愿再见外人。”韦小宝道：“皇上是他儿子，可不是外人。”玉林道：“什么叫出家？家已不是家，妻子儿女都是外人了。”

韦小宝心想：“看来都是你这老和尚在捣鬼，从中阻拦。老皇爷就算不肯回宫，也不至于连儿子也不见。”说道：“既然如此，我去调遣人马，上五台山来保护守卫，不许闲杂人等进寺来罗皂滋扰。”

玉林微微一笑，说道：“这么一来，清凉寺寺成了皇宫内院、官府衙门；韦大人这位御前侍卫副总管，变成在清凉寺当差了。那么行痴还不如回北京皇宫去直截了当。”

韦小宝道：“原来大师另有保护老……他老人家的妙法，在下洗……洗耳恭听。”

玉林微笑道：“韦施主小小年纪，果然是个厉害脚色，难怪十几岁少年，便已做到这样的大官。”顿了一顿，续道：“妙法是没有，出家人与世无争，逆来顺受。多谢韦施主一番美意，清凉寺倘若真有祸殃，那也是在劫难逃。”说著合十行礼，闭上双目，入定去了。

澄光站起身来，打个手势，退了出去，走到门边，向玉林躬身行礼。韦小宝向玉林扮个鬼脸，伸舌头拇指按住自己鼻子，四指向玉林招了几招，意思是说：“好臭，好臭！”玉林闭著眼睛，也瞧不见。

三人来到庙外，澄光道：“玉林大师是得道高僧，已有明示。老衲去将心溪方丈他们都放了，今日相见，也是有缘，这就别过。”说著双手合十，鞠躬行礼，竟是不让他再进清凉寺去。

韦小宝心头火起，说道：“很好，你们自有万失无一的妙计，倒是我多事了。”命双儿去叫了于八等一千人，径自下山，又回到灵境寺去借宿。

他昨晚在灵境寺曾布施了七十两银子。住持见大施主又再光降，殷勤相待。

在客房之中，韦小宝一手支颐，寻思：“老皇爷是见到了，原来他一点也不老，却是危险得紧，西藏喇嘛要捉他，神龙教又要捉

他。那玉林老贼秃装模作样，没点屁本事，澄光方丈一个人又有甚么用？只怕几天之后，老皇帝便会给人捉了去。我又怎生向小玄子交代？”

一转头，见双儿秀眉紧锁，神色甚是不快，问道：“双儿，什么事不高兴？”双儿道：“没什么。”韦小宝道：“你一定在想心事，快跟我说。”双儿道：“没什么。”韦小宝一转眼，道：“啊，知道啦。你怪我在朝廷里作官，一直没跟你说。”双儿眼眶儿红了，道：“靴子皇帝是大坏人，相公你... 怎么做他们的官？而且还做了大官。”说著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

韦小宝一呆，道：“傻孩子，那又用得著哭的。”双儿抽抽鼻子，道：“你怪我在朝廷里作官，一直没跟你说。”双儿眼眶儿红了，道：“靴子皇帝是大坏人，相公你... 怎么做他们的官？而且还做了大官。”说著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

韦小宝一时手足无措，忙道：“好啦，好啦！现下什么都不瞒你。老实跟你说，我做官是假的，我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天地父母，反清复明』，你懂吗？我师父是天地会的总舵主，我早跟你三少奶说过了。我们天地会专跟朝廷作对。我师父派我混进皇宫去做官，为的是打探靴子的消息。这件事十分秘密，倘若给人知道了，我可性命不保。”

双儿伸手按住韦小宝嘴唇，低声道：“那你快别说了。都是我不好，逼你说出来。”说著破涕为笑，又道：“相公是好人，当然不会去做坏事。我.....我真是笨丫头。”

韦小宝笑道：“你是个乖丫头。”拉著她手，让她坐在炕沿上自己身边，低声将顺治与康熙之间的情由说了，又道：“小皇帝还只十几岁，他爹爹出家做了和尚，不要他了，你想可怜不可怜？今天来捉他的那些家伙，都是大大的坏人，亏得你救了他。”双儿吁了口气，道：“我总算做了一件好事。”韦小宝道：“不过送佛送上西天。那些人又给方丈放了。他们一定不肯甘心，回头又要去捉那老皇帝，将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煮来吃了，岂不糟糕？”他知道双儿心好，要激她勇于救人，故意将顺治的处境说得十分悲惨。

双儿身子一颤，道：“他们要吃他的肉，那为什么？”韦小宝道：“唐僧和尚到西天取经，这故事你听过么？”双儿道：“听过的，还有孙悟空，猪八戒。”韦小宝道：“一路上有许多妖怪，都想吃唐僧肉，说他是圣僧，吃了他肉就成佛成仙。”双儿道：“啊，我明白啦，这些坏人以为老皇帝和尚也是圣僧。”韦小宝道：“是啊，你真聪明。老皇帝和尚好比是唐僧，那些坏人是妖怪，我是孙猴儿孙行者，你就是.....是.....”说著双掌入在自己耳旁，一招一晃，作扇风之状。双儿笑道：“你说我是猪八戒？”韦小宝道：“你相貌像观音菩萨不过做的是猪八戒的事。”

双儿连忙摇手，道：“别说冒犯菩萨的话。相公，你做观音菩萨身边的那个善才童子红孩儿，我就是.....”说到这里，脸上一红，下面的话住不说了。韦小宝道：“不错，我做善才童子，你就是龙女。咱二人老是在一起，说什么也不分开。”双儿脸颊更加红了，低声道：“我自然永远服侍你，除非.....除非你不要我了，将我赶走。”

韦小宝伸掌在自己头颈一斩，道：“就是杀了我头，也不赶你走。除非你不要我了，自己偷偷的走了。”双儿伸手在自己颈里一斩，道：“杀了我头，也不会走。”两人同时哈哈大笑。双儿自跟著韦小宝之后，主仆分守得甚严，极少跟他说笑，这时听韦小宝吐露真心心中甚是欢畅。两人这么一笑，情谊又亲密了几分。

韦小宝道：“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说过了。可怎么想了法儿，去救唐僧？”

双儿笑道：“救唐僧和尚，总是齐天大圣出主意，猪八戒只是个跟屁虫。”韦小宝笑道：“猪八戒真有你这样好看，唐僧也不出家做和尚了。”双儿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唐僧自然娶了猪八戒做老婆了。”双儿噗赤一笑，说道：“猪八戒是猪猡精，谁讨他做老婆啊？”

韦小宝听她说到娶猪精做老婆，忽然想起那口“花雕茯苓猪”沐剑屏来，不知她和方怡此刻身在何处，是否平安。

双儿见韦小宝呆呆出神，不敢打断他思路。过了一会，韦小宝道：“得想个法子，不让坏人捉了老皇帝去。双儿，譬如有一样宝贝，很多贼骨头都想去偷，咱们使什么法儿，好教贼骨头偷不到？”双儿道：“见到贼骨头来偷宝贝，便都捉了起来。”韦小宝摇头道：“贼骨头太多，捉不完的。我们自己去做贼骨头。”双儿道：“我们做贼骨头？”韦小宝道：“对！我们先下手为强，将宝贝偷到手，别的贼骨头就偷不到了。”双儿拍手笑道：“我懂啦，我们去把老皇帝和尚捉了来。”韦小宝道：“正是。事不宜迟，立刻就走。”

两人来到清凉寺外，韦小宝道：“天还没黑，偷东西偷和尚，都得等到天黑才干。”两人躲在树林之中，好容易等到满山皆暗，万籁无雷声。韦小宝低声道：“寺里只方丈一人会武功，好在他刚才受了伤，定在躺著休息。你去将那胖大和尚行颠点倒了，我们便可将老皇帝和尚偷出来。只是那行颠力气极大，那根黄金杵打人可厉害得很，须当小心。”双儿点头称是。

倾听四下无人，两人轻轻跃进围墙，径到顺治坐禅的僧房之外，只见板门已然关上，但那门板日间给人踢坏了，一时未及修理，只这么搁著挡风。双儿贴著墙壁走进，将门板向左一拉，只见金光闪动，呼的一声响，黄金杵从空隙中击了出来。双儿待金杵上提，疾跃入内，伸指在行颠胸口要穴连点两指，低声道：“真对不住！”提起双手，抱住了他手中金杵。行颠穴道被制，身子慢慢软倒。这金杵重达百余斤，双儿若不抱住，落将下来，非压碎他脚趾不可。

韦小宝跟著闪进，拉上门板。僧房甚小，黑暗中隐约见到有人坐在蒲团之上，韦小宝料知便是法各行痴的顺治皇帝，当即跪倒磕头，道：“奴才韦小宝，便是日里救驾的，请老皇爷不必惊慌。”

行痴默不作声。韦小宝又道：“老皇爷在此清修，本来很好，不过外面有.....”

隔了半晌，见他始终盘膝而坐，一动不动。这时韦小宝在黑暗中已有好一会，看得清楚些了，见行痴坐禅的姿势，便和日间所见的玉林一模一样，也不知他是真的入定，还是对自己不加理睬，道：“老皇爷的身份已经泄漏，清凉寺中无人能够保护。故人去了一批，又来一批，老皇爷终究会给他们捉去。还是换一个清静的地方修行罢。”行痴仍是不答。

行颠忽道：“你们两小孩是好人，日里幸亏你们救人。我师兄坐禅，不跟人说话。你要他到哪里去？”他嗓音本来极响，拚命压低变成十分沙哑。

韦小宝转起身来，说道：“随便到哪里都好。你师兄爱去哪里，咱们便护送他去。只要那些坏家伙找他不到，你们两们就可安安静静修行念佛了。”行颠道：“我们是不念佛的。”韦小宝道：“好罢，不念佛就不念佛，你快将这位大师的穴道解开。”

双儿伸手过去，在行颠背上和肋下推拿几下，解了穴道，道：“真正对不住。”

行颠向行痴恭敬的道：“师兄，这两个小孩请我们出去暂且躲避。”

行痴道：“师父可没叫我们离去清凉寺。”说话声音甚是清朗。韦小宝直到此刻，才听到他的话语。

行颠道：“敌人如再大举来攻，这两个小孩抵挡不住。”

行颠道：“境自心生。要说凶险，天下处处皆凶险；心中平安，世间事事平安。日前你杀伤多人，大杂隍业，此后无论如何不可妄动无明。”

行颠呆了半晌，道：“师兄指点得是。”回头向韦小宝道：“师兄不肯出去，你们都听见了。”韦小宝皱眉道：“倘若敌人来捉你师兄，一刀刀将他身上的肉割下来，那便如何是好？”行颠道：“世人莫有不死，多活几年，少活几年，也没什么分别。”韦小宝道：“甚么都没分别，那么死人活人没分别，男人女人没分别，和尚和乌龟猪猡也没分别？”行颠道：“众生平等，原是如此。”

韦小宝心想：“怪不得一个叫行痴，一个叫行颠，果然是痴的颠的。要劝他们走，那是不成功的。如将老皇帝点倒，硬架了出去，实在太不敬，也难免给人瞧见。”一时束手无策，心下恼怒，按捺不住，便道：“什么都没分别，那么皇后和端敬皇后也没分别，又为什么要出家？”

行痴突然站起，颤声道：“你.....你说什么？”

韦小宝一言开口，便已后悔，当即跪倒，道：“奴才胡说八道，老皇爷不可动怒。”行痴道：“从前之事，我早忘了，你何以又用这等称呼？快请起来，我有话请问。”韦小宝道：“是。”站起身来，心想：“你给我激得开了口说话，总算有了点眉目。”

行痴问道：“两位皇后之事，你从何处听来？”韦小宝道：“是听海天富跟皇太后说的。”行痴道：“你认得海天富？他怎么了？”韦小宝道：“他给皇太后杀了。”行痴惊呼一声，道：“他死了？”韦小宝道：“皇太后用『化骨绵掌』功夫杀死了他。”行痴颤声道：“皇太后怎么会……会武功？你怎知道？”韦小宝道：“海天富和皇太后在慈宁宫花园动手打我亲眼瞧见的。”行痴道：“你是什么人？”韦小宝道：“奴才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随即又加上一句：“当今皇上亲封的，有御札在此。”说着将康熙的御札取出来呈上。

行痴呆了片刻，并不伸手去接，行颠道：“这里从来没灯火。”行痴叹了口气，问道：“小皇帝身子好不好？他……他做皇帝快不快活？”

韦小宝道：“小皇帝得知老皇爷健在，恨不行插翅飞上五台山来。他在宫里大哭大叫，又是悲伤，又是喜欢，说什么要上山来。后来……后来恐怕误了朝廷大事，才派奴才先来向老皇爷请安。奴才回奏之后，小皇帝便亲自来了。”

行痴颤声道：“他……他不用来了。他是好皇帝，先想到朝廷大事，可不像我……”说到这里，声音已然哽口。黑暗之中，但听到他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的声音。

双儿听他流露父子亲情，胸口一酸，泪珠儿也扑簌簌的流了下来。

韦小宝心想良机莫失，老皇爷此刻心情激动，易下说辞，便道：“海天富一切都查得清清楚楚了，皇太后先害死荣亲王，又害死端敬皇后，再害死端敬皇后的妹子贞妃，后来又害死了小皇帝的妈妈。海天富什么都查明白了。皇太后知道秘密已经泄漏，便亲手打死了海天富，又派了大批人手，要上五台山来谋害老皇爷。”

荣亲王、端敬皇后、贞妃三人系被武功好手害死，海天富早已查明，禀告了行痴，由此而回宫侦查凶手，但行痴说什么也不信是皇后自己下手，叹道：“皇后是不会武功的。”

韦小宝道：“那晚皇太后跟海天富说的话，老皇爷听了之后就知道了。”当下一一转述那晚两人对答的言语。他伶牙俐齿，说得虽快，却是清清楚楚。

行痴原是个至性至情之人，只因对董鄂妃一往情深，这才在她逝世之后，连皇帝也不大愿意做，甘弃万乘之位，幽闭斗室之中。虽然参禅数年，但董鄂妃的影子在他心中何等深刻，一听韦小宝提起，什么禅理佛法，霎时之间都抛于脑后。海天富和皇太后的对答一句句在心中流过，悲愤交集，胸口一股气塞住了，便欲炸将开来。

韦小宝说罢，又道：“皇太后『沃稀』←徊蛔鲜→『忧菘』α心憺匡室×『熄』→『入佬』实邸←『挂』→『该司椿屎蟾姆兀』圈忠·纶之煜撻『栈抖司椿屎箭铅肌罚』总队铅肌分械幕岸际欠牌『&』囊患依『锔』槐荆ω家『』疑『』

这几句话却是他捏造出来的，可正好触到行痴心中的创伤。他勃然大怒，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喝道：“这贱人，我……我早就该将她废了，一时因循，致成大祸！”顺治当年一心要废皇后，立董鄂妃为后，只因为皇太后力阻，才搁下来。董鄂妃倘若不死，这皇后之位早晚是她的了。

韦小宝道：“老皇爷，你看破世情，死不死，都没分别，小皇爷可死不得，端敬皇后的坟挖不得，《端敬皇后语录》毁不得。”行痴道：“不错。你说得很是。”韦小宝道：“所以咱们须得出去躲避，免得遭了皇太后的毒手。皇太后的手段是第一步杀你，第二步害小皇帝，第三步挖坟烧《语录》。只要她第一步做不成功，第二步，第三步棋子便不敢下了。”

顺治七岁登基，廿四岁出家，此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原本性子躁，火性大，说到头脑清楚，康熙虽然小小年纪，比父亲已胜十倍。因此沐王府中人想嫁祸吴三桂，诡计立被康熙识破，韦小宝半真半假的捏造了许多言语，行痴却尽数信以为真。不过皇太后所要行的这三沐王府，虽是韦小宝捏造出来，但他是市井之徒，想法和阴毒女人也差不多。

行痴大声道：“幸亏得你点破，否则当真坏了大事。师弟，咱们快快出去。”行颠道：“右手提起金杵，左手推开门板。门板开处，只见当门站着一人。黑暗中行颠看不见他面貌，喝道：“谁？”举起金杵。

那人道：“你们要去哪里？”

行颠吃了一惊，抛下金杵，双手合十，叫道：“师父！”行痴也叫了声：“师父。”

原来这人正是玉林。他缓缓的道：“你们的说话，我都听到了。”韦小宝心中暗叫：“他妈的，事情要糟！”

玉林沉声道：“世间冤业，须当化解，一味躲避，终是不了。既有此因，便有此果，业既随身。”行痴拜伏于地，道：“师父教训得是，弟子明白了。”玉林道：“只怕未必便这么明白了。你从前的妻子要找你，便让她来找。我佛慈悲，普渡众生，她怨你，恨你，要杀你而甘心，你反躬自省，总有令她怨，令她恨，使得她决心杀你的因。你避开她，业因仍在，倘若派人杀了她，恶业更加深重了。”行痴颤声道：“是。”

韦小宝肚里大骂：“操你奶奶的老贼秃！我要骂你，打你，杀你，你给不给我打骂？给不给我割你的老秃头？”

只听玉林续声道：“至于西藏喇嘛要捉你去，那是他们在杂隍业，竟欲以你为质，挟制当今皇帝，横行不法，虐害百姓。咱们却不能任由他们胡行。眼前这里是不能住了，你们且随我到后面的小庙去。”他转身出外，行痴、行颠跟了出去。

韦小宝心想：“小皇帝虽赏了黄马褂，我可还没在身上穿过一天。这件事没办妥，回京对小皇帝没交代，他一怒之下，说不定反悔，黄马褂就此不赏了。我也得跟去瞧瞧。”

他和双儿两人跟着到了玉林坐禅的小庙之中。玉林对他们两人犹如没瞧见一般，毫不理会，径在蒲团上盘膝坐了。行痴在他身边的蒲团坐下，行颠东张西望了一会，也在行痴的下首坐倒。玉林和行痴合十闭目，一动也不动，行颠却睁了圆圆的环眼，向空瞪视，终于也闭上了眼睛，两手按在膝上，过了一会，伸手去摸蒲团旁的金杵，唯恐失却。

韦小宝向双儿扮个鬼脸，装模作样的也在蒲团上坐下，双儿挨着他身子而坐。韦小宝虽非孙司空，但性子之活泼好动，也真如猴儿一样，要他在蒲团上安安静静的坐上一时三刻，可真要了他命。但眼见老皇爷便在身旁，就此出庙而去，那是说什么也不肯的。他东一扭，西一歪，拉过双儿的手来，在她手心中搔口。双儿如忍笑容，左手向玉林和行痴指指。

这么挨了半个时辰，韦小宝忽然心想：“老皇爷学做和尚，总不成连大小便也忍得住。待他去大小便之时，我便去花言巧语，骗他逃走。”想到了这计策，身子便定了一些。

一片寂静之中，忽听得远处响起许多人的脚步声，初时还听不真切，后来脚步声越响越近，一大群人奔向清凉寺来，行颠脸上肌肉动了几下，伸手抓起金杵，睁开眼来，见玉林和行痴坐不动，迟疑了片刻，放下金杵，又闭上了眼。

只听得这群人冲进了清凉寺中，叫嚷喧嘩，良久不绝。韦小宝心道：“他们在寺里找不到老皇爷，不会找上这里来么？且看你这老贼秃如何抵挡？”

果然又隔了约莫半个时辰，大群人拥向后山，来到小庙外。有人叫道：“进去搜！”

行颠霍地站起，抓起金杵，挡在禅房门口。韦小宝走到窗边，向外张去，月光下但见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回头看玉林和行痴时，两人仍是坐著不动。双作悄声道：“怎么办？”韦小宝低声道：“待会这些人冲进来，咱们救了老皇爷，从后门出去。”顿了一顿，又道：“倘若中途中失散，我们到灵境寺会齐。”双儿点了点头，道：“就怕我抱不起老……老皇爷。”韦小宝道：“只好拖著他逃走。”

蓦地里外面众人纷纷呼喝：“甚么人在这里乱闯？”“抓起来！”“别让他们进去！”“妈巴羔子的，拿下来！”

人影一晃，门中进来两人，在行颠身边掠时，向玉林合十躬身，便盘膝坐在地下，竟是两名身穿灰衣的和尚。禅房房门本窄，行颠身躯粗大，当门而立，身侧已无空隙，给这两名和尚轻乔巧巧的窜了进来，似乎连行颠的衣衫也未碰到，实不知他们是怎么生进房来的。

外面呼声又起：“又有人来了！”“拦住他！”“抓了起来！”却听得砰蓬，砰蓬之声大作，有人飞了出去，摔在地下，禅房中却又进来两名和尚，一言不发，坐在先前进来的两僧下首。

如此一对对僧人不断陆续进来。韦小宝大感有趣，心想不知还有多少和尚到来，再来几对，禅房便无隙是可坐了。但来到第九对后便再无人来。

第九对中一人竟是清凉寺的方丈澄光。韦小宝又是奇怪，又是欣慰：“这十七个和尚武功，如果都跟澄光差不多，敌人再多，那也不怕。”

外面敌人喧哗叫嚷，却谁也不敢冲门。过了一会，一个苍老的声音朗声说道：“少林寺硬要替清凉寺出头，将事情揽到自己头上吗？”视禅房内众人不答。隔了一会，外面那老者道：“好，今日就卖了少林寺十八罗汉的面子，咱们走！”外面呼啸之声此起彼伏，众人都退了下去。

韦小宝打量那十八僧人，年老的已六七十岁，年少的不过三十左右，或高或矮，或俊或丑，僧袍内有的突出一物，似带著兵刃，心想：“他们是少林寺十八罗汉，那么澄光方丈也是十八罗汉之一了。玉林老贼有恃无恐，原来早约下了厉害的帮手保驾。这些和尚在这里坐禅入定，不知要搞到几时，老子可不能跟他们耗下去，坐啊坐的，韦小宝坐得变成了韦老宝！”站起身来，走到行痴身前跪下，说道：“大和尚，有少林寺十八罗汉保驾，您大和尚是笃定泰山了。我这就要回去了，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没有？”

行痴睁开眼来，微微一笑，说道：“辛苦你啦。回去跟你主子说，不用上五台山来找我清修。就算来了，我也一定不见。你跟他说，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韦小宝应道：“是！”

行痴探手入怀，取了一个小小包裹出来，说道：“这一部经书，去交给你的主子。跟他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苍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那里去。”说着在小包上轻乔拍了一拍。

韦小宝记起陶红英的话来，心道：“莫非这又是一部《四十二章经》？”见行痴将小包递来，伸双手接过。

行痴隔了半晌，道：“你去罢！”韦小宝道：“是。”爬下磕头。行痴道：“不敢当，施主请起。”

韦小宝站起身来，走向房门，突然童心忽起，转头向玉林道：“老和尚，你坐了这么久，不小便么？”玉林恍若无闻。韦小宝嘻的一笑，一步跨出门槛。

行痴道：“跟你主子说，他母亲再有不是，总是母亲，不可失了礼数，也不可有怨恨之心。”韦小宝回过身来答应了，心说：“这句话我才不给你传到呢。”行痴沉吟道：“要你主子一切小心。”韦小宝：“是。”

韦小宝回到灵境寺，关上房门，打开包裹，果然是一部《四十二章经》，只不过书函是用黄绸听制。他琢磨行痴的言语，和陶红英所说若合符节。行痴说：“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就从哪里来，就回去那里去。”满洲人从关外到中原，要回去的话，自是回关外了，行痴在这小包上拍了一拍，当时说满洲人回到关外，可以靠这小包而过日子。又想：“老皇爷命我将经书交给小玄子，我交是不交？我手中已有五部经书，再加上这一部，共有六部。八部中只差两部了。倘若交给小玄子，只怕就有五部经书，也是无用好在他说，就是小高强玄子上五台山来，他也不见，死无对证。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东西，若不吞没，对不起韦家祖宗。”但想小皇帝对自己十分信任，吞没他的东西，未免愧对朋友，对朋友半吊子，就不是英雄好汉了，反正这经书自己也看不懂，还是去交给好朋友的为是。

次晨韦小宝带同双儿、于八等一千人下山。这番来五台山，见到了老皇爷，不负康熙所托，途中还得了双儿这样一个美貌温柔，武功高强的小丫头，心中甚是高兴。

走出十余里，山道上迎面走来一个头陀。这头陀身材奇高，与那莽和尚行颠难分上下，只是瘦得出奇，澄光方丈已经极瘦，这头陀少说也比他还瘦一半，脸上皮包骨头，双目深陷，当真便如僵一般，这头陀只怕要四个并成一个，才跟行颠差不多。他长发垂肩，头顶一个铜箍束住了长发，身上穿一件布袍，宽宽，便如是挂地衣架上一一般。

韦小宝见了他这等模样，心下有些害怕，不敢多看，转过了头，闪身道旁，让他过去。

那头陀走到他身前，却停了步，问道：“你是从清凉寺来的么？”韦小宝道：“不是。我们从灵境寺来。”那头陀左手一伸，已搭在他左肩，将他身子拗转，跟他正面相对，问道：“你是皇宫里的太监小桂子？”这只大手在肩上一按，韦小宝登时全身皆软，丝毫动弹不得，忙道：“胡说八道！你瞧我像太监么？我是扬州韦公子。”双儿喝道：“快放手！怎地对我家相公无礼。”那头陀伸出保手，按向双儿肩头，道：“听你声音，也是个太监。”双儿右肩一沉避开，食指伸出，疾点他“天谿穴”，噗的一声，点个正著。可是手指触处有如铁板，只觉指尖奇痛，连手指也险些折断，不禁“啊”的一声呼叫，跟著肩头一痛，已被那头陀蒲扇般的大手抓住。

那头陀嘿嘿的笑了三声，道：“你这小太监武功很好，厉害，真正厉害。”双儿飞起左腿，砰的一声，踢在他胯下，这一下便如踢中了一块大石头，大叫一声：“哎哟！”眼泪直流。那头陀道：“小太监武功了得，当真厉害。”双儿叫道：“我不是小太监！你才是小太监！哎哟！”那头陀笑道：“你瞧我像不像太监？”双儿叫道：“快放手，你再不放，我可要骂人啦。”那头陀道：“你点我穴道，踢我大腿，我都不怕，还怕你骂人？你武功这样高强，定是皇宫里派出来，我得搜搜。”

韦小宝道：“你武功更高，那么你更是皇宫里派出来的。”

那头陀道：“你这小太监缠夹不清。”左手提了韦小宝，右手提了双儿，向山上飞步便奔。两个少年大叫大嚷，那头陀毫不理会，提著二人直如无物，脚下迅速之极。于八等人只瞧得目瞪口呆，哪敢作声。

那头陀沿山道走了数丈，突然向山坡上无路之处奔去，当真是上山如履平地。韦小宝只觉耳畔呼呼风响，心道：“这头陀如此厉害，莫非是山神鬼怪？”

奔了一会，那头陀将二人往地下一放，向上一指，道：“倘若不说实话，我提你们到这山峰上，挪了下来。”所指处是个极高的山峰，峰尖已没入云雾之中。

韦小宝道：“好，我说实话。”那头陀问道：“那就算你识相。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小子是什么人？”韦小宝道：“大师父，她不是小子……她是我的……我的……”那头陀道：“是你什么人？”韦小宝道：“是我的老婆！”

这“老婆”二字一出口，那头陀和双儿都大吃一惊。双儿满脸通红。那头陀奇道：“甚么，甚么老婆？”韦小宝道：“不瞒大师父说，我是北京城的富家公子，看中了隔壁邻居的这位小姐，于是……我们私订终身于后花园，她爹爹不答应，我就带了她逃出来。你瞧，她是个姑娘，怎么会是小太监，真是冤哉枉也。你如不信，除下她帽子瞧瞧。”

那头陀摘下双儿的帽子，露出一头秀发，其时天下除了僧、道、头陀、尼姑等出家人，都须剃去前半边头发，双儿长发披将下来直垂至肩，自是个女子无疑。

韦小宝道：“大师父，求求你，你如将我们送交官府，那我可没命了。我给你一千两银子，你放了我们罢！”那头陀道：“如此说来，你果然不是太监了。太监哪有拐带人家闺女私逃的？哼哼，你小小年纪，胆子倒不小。”说着放开了他，又问：“你们上五台山来干甚么？”韦小宝道：“我们上五台山来拜佛，求菩萨保佑，让我落难公子中状元，将来她……我这老婆，就能做一品夫人了。”什么“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云云，都是他在扬州时听说书先生说的。

那头陀想了片刻，点头道：“那么是我认错人了，你们去罢！”韦小宝大喜，道：“多谢大师。我们以后拜菩萨之时，求菩萨保佑，保佑你大师将来也……也做个大菩萨，跟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平起平坐。”携了双儿的手，向山下走去。

只走得几步，那头陀道：“不对，回来！小姑娘，你武功很是了得，点我一指，踢我一脚。”说着摸了摸腰间“天谿穴”，问道：“你这武功是谁教的？是什么家数？”

双儿可不会说谎，涨红了脸，摇了摇头。韦小宝道：“她这是家传的武功，是她妈妈教的。”那头陀道：“小姑娘姓什么？”韦小宝道：“这个，嘻嘻，说起来，有些不大方便。”那头陀道：“什么不方便，快说！”

双儿道：“我们姓庄。”那头陀摇头道：“姓庄？不对，你姓庄的人中，没有这样武功高手，能教了这样的女儿出来。”韦小宝道：“天下武功的人极多，你怎能都知道？”那头陀怒道：“我在问小姑娘，你别打岔。”说着轻轻在他肩头一推。

这一推力极轻，生怕这小孩经受不起，手掌碰上韦小宝肩头，只觉他顺势一带一卸，虽无劲力，所用招式却是一招“风行草偃”移肩转身，左掌护面，右掌伏击，居然颇有点儿门道。那头陀微觉讶异，抓住了他胸口。韦小宝右掌戳出，一招“灵蛇出洞”，也是使得分毫不错，噗的一声，戳在那头陀颈下，手指如戳铁板，“啊哟”一声大叫。

双儿双掌飞舞，向头陀攻去。那头陀掌心发勃，已将韦小宝胸口穴道封住，回身相斗。双儿窜高伏低，身法轻盈，但那头陀七八招后，两手已抓住她双臂，左肘弯过一撞，封住了她穴道，转身问韦小宝：“你说是富家公子，怎地会使辽东神龙岛的擒拿功夫？”

韦小宝道：“我是富家公子，为什么不能使辽东神龙岛功夫？难道定是穷家小子，才能使么？”口中敷衍，拖延时刻，心念电转：“辽东神龙岛功夫，那是什么功夫？是了，海老乌龟说过，老婊子假冒武当派，跟神龙教的人勾勾搭搭，他们嫌『蛇』字不好听，自称为『神龙』。小玄子的功夫是老婊子教人的，我时时和小玄子拆招比武，不知不觉间学上了这几下擒手法。”

那头陀道：“胡说八道，你师父是谁？”韦小宝心想：“如说这功夫是老婊子所教，等于招认自己是宫里的小太监。”当即说道：“是我叔叔的一个相好，一个胖姑娘柳燕姑姑教的。”那头陀大奇，问道：“柳燕？柳姑娘是你叔叔的相好？你叔叔是什么人？”韦小宝道：“我叔叔韦大宝，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风流公子，白花花的银子一使便是一千两，相貌像戏台止珠小生一样。那胖姑娘一见就迷上他了。胖姑娘常常三更半夜到我家里来，花园围墙跳跳进。我缠住她教武功，她就教了我几手。”那头陀将信将疑，问道：“你叔叔会不会武功。”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他屁武功？他常常给柳燕姑娘抓住了头颈，捉来捉去，半点动弹不得。我叔叔急了骂道：『儿子提老子。』柳燕姑姑笑道：『就是儿子提老子！孙子提爷乙也不打紧。』”

他绕着弯子骂人，那头陀可丝毫不觉，追问柳燕的形状相貌，韦小宝竟说得丝毫不差，说道：“这个胖姑姑最爱穿红绣鞋。大师父，我猜你爱上了她，是不是？几时你见到她，就跟她一起睡觉，睡了永远不起来好了。”

那头陀哪知柳燕已死，这话似是风言风语，其实是毒语相咒，怒道：“小孩子家胡说八道！”但对他的话却是信了，伸手在他腹上轻轻一拍，解他穴道。不料这一记正拍在他怀中那部《四十二章经》上，拍的穴道未解开。

那头陀道：“甚么东西？”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那头陀大声问道：“是谁给你的？”韦小宝道：“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那头陀道：“吹牛！银票哪有那么多？”探手到他怀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来，解开来赫然一部经书。他一怔之下，登时满脸堆欢，叫道：“《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怀里，抓住韦小宝胸口，将他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这句话可不易答了，韦小宝笑道：“嘻嘻，你问这个么？说来话长，一时之间，哪说得完。”他拖延时间，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骗过那头陀。要说经书从何而来，胡乱捏造个原由，自是容易之极，但经书已入他手，如何骗得回来，可就难了。

这山峰是五台山的南台，幸好山道曲折，转了几个弯，胖头陀踢下的石块便已砸不到人了。待得双儿随著澄光走上南台顶，只见十七名少林僧团团围住了一座庙宇，胖头陀和韦小宝自然是在庙内。

五台山共有五座高峰，峰顶名有一庙。五台山是佛教中文殊菩萨演教之场，峰顶每座庙中所供文殊名号不同，以文殊菩萨神通广大，以不同世法现身。东台望海峰，建望海寺，供聪明文殊；北台业斗峰，建灵应寺，供无垢文殊；中台翠峰，建演教寺，供儒童文殊；西台挂月峰，建法雷寺，供狮子文殊；南台锦绣峰，建普济寺，供智慧文殊。众人所登的山峰便是锦绣峰，那座庙便是普济寺。

双儿叫了几声：“相公，相公！”不闻应声，拔足便奔进寺去。

双儿直冲进殿，只见胖头陀站在大雄宝殿滴水檐口，右手仍是抓著韦小宝。双儿扑将过去，叫道：“相公，恶和尚没伤了你吗？”

韦小宝道：“你别急，他不敢伤我的。”胖头陀怒道：“我为什么不敢签署你？”韦小宝笑道：“你如动了我一根寒毛，少林十八罗汉捉住了你，将你回复原状，再变成又矮又胖，那你可糟了。”

胖头陀脸色大变，颤声道：“什么回复原状？你……你……怎么知道？”

其实韦小宝一无所知，只见他身形奇高极瘦，名字却叫做“胖头陀”，随口乱说，不料误打误撞，竟似乎说中了他的心病。韦小宝鉴貌辨色，听他语音中含有惊惧之情，当即嘿嘿冷笑，道：“我自然知道。”胖头陀道：“谅他们也没这本事。”

突然之间，胖头陀右足飞，砰的一声巨响，将阶前一个石鼓踢了起来，直撞上照壁，石屑纷飞，问双儿道：“你来作什么？活得不耐烦了？”双儿道：“我跟相公同生共死，你如伤了他半分，我跟你拚命。”胖头陀怒道：“他妈的，这小鬼头有甚么好？你这女娃倒对他有情有义？”双儿脸上一红，答不出来，道：“相公是好人，你是坏人。”

只听外面十八名少林僧齐声口宣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胖尊者，请你把小施主放了，将经书还了他罢！你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英雄好汉，为难一个小孩子，岂不貽笑天下？”

胖头陀怒吼：“你们再罗索不停，老子可要不客气了。大家一拍两散，老子杀了这小孩儿，毁了经书，瞧你们有什么法子。”

澄心道：“胖尊者，你要怎样才肯放人还经？”胖头陀道：“放人倒也可以，经书可无论如何不能交还。”寺外众僧寂静无声。”

胖头陀四顾殿中情状，筹思脱身之计。突然间灰影闪动，十八名少林僧窜进殿来。五名少林僧贴著左壁绕到他身后，五名少林僧沿右臂绕到他身后，顷刻之间，又成包围之势。

胖头陀怒道：“有种的就单打独斗，一个个来试试老子手段，你们就是车轮大战，老子也不放在心上。”

澄光合十道：“请恕老衲无礼，我们可要一拥齐上了。”

胖头陀提起左足，轻轻踏在韦小宝头上，嘿嘿冷笑。

韦小宝闻到他鞋底的烂泥气息，又惊又怒，他这臭脚在自己头上一搁，脑子竟也似胡涂了，一进无计可施，眼珠乱转，要在殿上找些什么惹眼之物，胡说八道一番，引开胖头陀的目光，只消他稍一疏神，少林僧便有相救之机。可是他脑袋给踏在他脚下，只看到向外的一面，但见院子里有只大石龟，背上竖著一块大石碣。

韦小宝道：“胖尊者，你爹爹老是爬在院子里，背上压著几万斤的大石头，那不太辛苦吗？你也不救他一救，也真不孝。”胖头陀

怒道：“甚么我爹爬在院子里，满嘴胡说。”韦小宝道：“那《四十二章经》共有八部，你只拿得到一部，得不到其余七部，单是一部经书，又有什么用？”胖头陀急问：“另外七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韦小宝道：“我自然知道。”胖头陀道：“在哪里？快说，你哪不说，我一脚踏碎了你的脑袋。”韦小宝道：“我本来不知，刚才方知。”胖头陀奇道：“刚才方知，那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伸长脖子，瞧著石碣。那石碣上刻满弯弯曲曲的篆文，韦小宝自然不识，他却假装诵读碑文，缓缓的道：“《四十二章经》，共分八部，第一部藏在河南省什么山什么寺之中。那几个字我不认识。”胖头陀问道：“什么字？”见他目光凝视院子中的石碣，

奇道：“这块石头上刻明白了？”

韦小宝不理，作凝神读碑之状，道：“第二部藏在山西省什么山的什么尼姑庵中，胖老兄，这几个字我不认得，字又刻得模糊，你文武全才，自己去瞧个明白。”

胖头陀信以为真，俯身提起韦小宝，走到殿门口，细看石碣，碣上所刻的篆文，说是文字，自己可一字不识，但说不是文字，又刻在石碣上作甚？只听韦小宝继续念道：“第三部在四川什么山？这字我又不识了。”胖头陀早就听人说过，《四十二章经》共有八部，必须八部齐得，方有莫大效用，至于藏在何处，他更一无所知，听韦小宝这么说，已无半分怀疑，当即松脚，拉了他起来，问道：“第四部藏在哪儿？”

韦小宝眯著眼凝望石碣，脑袋先向左侧，又向右侧，摇了摇头，道：“我看不清楚。”胖头陀提起他身子，向石碣跨了三步，相距已近，满脸都是询问之色。韦小宝道：“我头上碍得很。”胖头陀道：“什么？”韦小宝道：“这庙进而有跳蚤，在我头发里咬我，胖老兄你给我捉了出来。头皮碍得厉害，眼睛就瞧不清楚。”胖头陀除下他帽子，伸出一只巨掌，五根棒槌般的大手指在他发中搔了几下，道：“好些了吗？”韦小宝道：“不行，那跳蚤咬我左边头皮，你却搔右边，越搔越碍。”胖头陀便去搔他左边头皮，韦小宝道：“啊哟，跳蚤跳到我头颈里，你瞧见么？”

胖头陀明知他是在作怪，仍是放松了他手腕，只左手轻轻按住他肩头，防他逃脱，说道：“你自己搔罢！”韦小宝道：“啊哟，这他奶奶的跳蚤好厉害，定是三年没吃人血了，本来矮矮胖胖的，现在饿得又瘦又瘪，拚命来给老子为难。”说著左手伸入衣领，用力搔。胖头陀见他张绕弯儿，来骂自己是跳蚤，只装作不知，问道：“第四部经书藏在哪儿？”韦小宝道：“嗯，第四部经书藏于什么山少……少林寺的达……达什么院啊？”胖头陀吃了一惊，道：“藏在少林寺的达摩院？”

韦小宝见他对少林十八僧十分忌惮，而这些少林僧又说是达摩院的，便故意出个难题，作弄他一下，料想他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到少林寺达摩院去盗经。

韦小宝说道：“这是『摩』字么？我可不识得。胖老兄，你连这个难字都认得，又何必叫我读？啊，是了，你是考考我。说来惭愧，每一行中，我倒有几个字不识。”

胖头陀斜眼察看少林众僧，脸色怔忡不定，问道：“第五部藏在哪儿？”

少林寺是武林中的大门派，韦小宝曾听海天富说过，又听他说皇太后冒充武当派，皇太后则说海天富是崆峒派，武当、崆峒，想也是两个大门派了，于是第五部、第六部说分藏在武当、崆峒两山之中。胖头陀脸色越来越难看。韦小宝说第七部经书是云南沐王府中的人得了去，第八部则是在“云南什么西王的王府”之中。白寒枫曾给他吃过苦头，这么说可以给沐王府找些麻烦；吴三桂平西王府中好手如云，连师父也甚为忌惮，胖头陀如敢去惹事生非，定会吃个大大的苦头。

不料胖头陀脸色大变，问道：“你说第八部经书是在平西王府中？”韦小宝道：“这个字我不识，不知是不是平西王。”胖头陀大怒

猛喝：“胡说八道！这块石碑没一千年，也有五百年。吴三桂有多大年纪？几百年前的碑语言怎么会写上吴三桂的平西王？”

那石碣颜色乌黑，石钗和石碣上生满青苔，所刻的文字斑驳残缺，一望而知是数百年前的古物。韦小宝不明这个道理，信口开河

扯到了吴三桂身上。他心中暗叫：“糟糕，糟糕！”嘴头兀自强辩：“我说过不识得这个字，是你说平西王的，说不定古时候云南有个狗西王，猫西王，乌龟西王呢。胖老兄，我跟你讲，这些字弯弯曲曲，很是难认，你识得就识得，不识就不识，假装识得，读成了平西王。”

吴三桂，这里众位大和尚个个学问高深，你乱读白字，岂不笑歪了他们的嘴巴？”

这番话倒也极有道理，说得胖头陀一张瘦脸登时满面通红。他倒并不生气，点了点头，说道：“这些蝌蚪字，我是一字不识，原来不是平西王。下面写著些什么字？”

韦小宝寻思：“好险！抢白了他一顿，才遮掩过去。可得说几句好听的话，教他开开心心，他将『蛇岛』说成是『神龙岛』又认得肥猪柳燕，多半是神龙教中的人物。”侧头看了半晌，道：“下面好像是『寿与天……烫烫烫烫……天什么啊？』胖头陀神色登时十分紧张，道：“你仔细看看，寿与天什么？”韦小宝道：“好像是一个……一个……嗯……一个『齐』字，对了，是『寿与天齐』！”胖头陀大喜，

双手连搓，道：“果然有这几句话，当真难认，是了，那是一个『洪』字，是『洪教主』三字，是『神龙』二字，你瞧，那是『神通广大』四字。”

胖头陀“咩”的一声大叫，跳了起来，说道：“当真洪教主有如此福份，寿与天齐？这千年石碑上早已写上了？”

韦小宝道：“上面写得有，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碑，派了秦叔宝，程咬金立的，碑上写的明明白白，唐朝有个上知千年，下知千年的军师，叫做徐茂功，他算到千年之后，大清朝有个神龙教洪教主，神能广大，寿与天齐。”

扬州茶馆中说书先生说隋唐故事，他是听得多了，什么程咬金，徐茂功的名字，烂熟于胸。其实徐茂功是唐朝开国大将徐绩，即与李靖齐名的英国公李绩，绝非捏指一算，便知过去未来的牛鼻子军师，韦小宝却哪里知道？他只求说得活龙活现，骗得胖头陀晕头转向，十八少林僧例可乘机救他出去。至于“洪教主神通广大，寿与天齐”云云，那是在庄家的大宅之中，听得章老三等神龙教教众说的。果然胖头陀一听之下，抓头搔耳，喜悦无限，张大了口合不拢来。

韦小宝道：“这块大石头后面，不知还写了些甚么。”胖头陀道：“是！”绕到石碣后去察看。韦小宝一个箭步，向后跳出。胖头陀一惊，忙伸手去抓。两边四名少林僧同时挥掌拍出。胖头陀只得挥拳抵挡。韦小宝已跳到少林僧的身后，顷刻间又有四名少林僧拥上。

八名少林僧足下未停，绕著胖头陀急奔，手上不断发招，也不管这一招是否击中对方，一击便走，此上彼落，十六条手臂分从八个方位打到，正是一个习练有素的阵法。

胖头陀守势甚是严密，但以一敌八，立时便感不支。只听得啪啪两得，一名少林僧和胖头陀各中一掌。那少林僧跳出圈子，另有一名僧人补了进来。再斗一会，胖头陀腿上被踢了一脚，他双臂伸直，转了一圈，将八名少林僧逼得各自退开两步，叫道：“且住！”

八僧又各退两步。胖头陀道：“今日寡不敌众，经书就此让你们罢！”伸手入怀，摸出了经书。

澄心左手一挥，八名少林僧踏上两步，和胖头陀相距不过三尺，各人提掌蓄势。胖头陀并不理会，伸手将经书交过。澄心丹田中内息数转，周身布满了暗劲，左手三指捏廖，攻守俱备之后，这才伸出右手，慢慢将经书接过。

不料胖头全无异处，交还了经书，微微一笑，说道：“澄心大师，你们少林寺十八罗汉名满天下，十八人打我一个，未免不大光彩罢。”

澄心将经书放入怀中，合十躬身，说道：“得罪了。少林僧单打独斗，不是胖尊者的对手。”左手一挥，众僧一齐退开，唯恐他又来捉韦小宝，五六名僧人都挡在他身前。

胖头陀道：“韦施主，我有一事诚心奉恳，请你答允。”韦小宝道：“甚么事？”胖头陀道：“我想请你上神龙岛去，做几天客人。”

韦小宝大吃一惊，道：“什么？要我去神龙岛？这种地方……”胖头陀道：“小施主的经书已由澄心大师收去，转呈少林方丈。小施主来到神龙岛，我们合教上下，决以贵宾之礼恭敬相待，见过洪教置瘁，定然送小施主平安离岛。”他见韦小宝扁了扁嘴，显是决不相信自己的话，便道：“澄心大师，请你作下见证。胖头陀说过的话，可有不作数的？”

澄心知这头陀行事邪妄，但亦无重大恶行，他胖瘦二头陀言出必践，倒是早有所闻，说道：“胖尊者言出有信，这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韦施主身有要事，恐怕未必有空去神龙岛罢。”韦小宝道：“是啊，我忙死了，将来有空，再去神龙岛会见胖尊者和洪教主就是。”

胖头陀忙道：“该说洪教主和他老人家下属的胖头陀。第一，天下无人可排在他老人家之上，先说旁人名字，再提洪教主，那是大大不敬。”韦小宝问道：“那么皇帝呢？”胖头陀道：“自然是在洪教主在前，皇帝在后。第二在教主他老人家面前，不得提什么『尊者』，什么『真人』的称呼。普天之下唯洪教主一人为尊。”

韦小宝一伸舌头，道：“洪教主这么厉害，我是更加不敢去见他了。”

胖头陀道：“洪教主仁慈爱众，恩泽被于天下，像小施主这等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他老人家见了一定十分喜欢。小施主神龙岛之行，一定满载而归。教主他老人家大有恩赐，那是不必说了，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传你一招半式，从此小施主纵横天下，终身受用不尽了。”他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势切之意，见于颜色。本来他对韦小宝完全不瞧在眼内，曾伸脚踏在他关上，但这时满口“小施主”，又说甚么“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生怕韦小宝听不清楚，将一条竹篙的身子弯了下来，就著他说话。

韦小宝记起陶红英的言语，在庄家看到章老三等一干人举止，又想起皇太后和柳燕，男扮女装假宫女的模样，对神龙教实是说不出的厌恶，相较之下，所识的神龙教人物之中，倒是这个胖头陀还有几分英雄气概，可是他恃强夺经，将自己提来提去，忽然间神态大变，邀自己去神龙岛作客，定然不怀好意，莫瞧他这时说话客气，那是因为打不过少林僧而已，只要少林僧一走，定然又是强凶霸道，又有谁能制得住他？当下摇头说道：“我不去！”

胖头陀一张瘦脸上满是懊丧之色，慢慢站直身子，向身周的十八名少林僧看了一眼，缓缓的道：“小施主，我的武功跟他们十八位大和尚相比，那是如何？”韦小宝道：“各有所长。”胖头陀怒道：“甚么各有所长？如果一对一的比拚，难道他们能胜得过我？”韦小宝道：“一对一，说不定你赢。一对十八，那一定是你输了，那么你还长个屁！你不过是身材长些而已。”

胖头陀微微一笑，道：“像我这样武功高强的人，你见过没有？”韦小宝道：“当然见过！你的武功也不过马马虎虎，比你高强十倍之人，我也见过不少。”胖头陀大怒，跳上一步伸手向他抓去四名少林僧同时伸掌挡住，。胖头陀道：“你说谁的武功比我更高。”

韦小宝一时之为语塞，倒想不起曾见过有谁比他武功更高，师父的武功是极高的，也未必胜得过他。胖头陀得意起来，道：“你瞧，你说不出来了，是不是？”韦小宝道：“甚么说不出，我是不想说，只怕吓坏了你。武功高出你甚多之人，第一位，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我曾见他在北京城里跟人打架，双手抓住四名头陀，每个头陀都有二百斤重，他双足一点，便飞身跳过城墙，你跟他相比，可相差太远了。”胖头陀哼了一声，他也素闻陈近南之名，但决不信他能手提四人，飞身跳过城墙，说道：“吹牛！”

韦小宝道：“第二位武功高强之人，是江南一位娇滴滴的小脚少奶奶。”他说到这里，向双儿瞧去。双儿连连摇手，要他莫说。韦小宝续道：“这位少奶奶曾和三十六个武当派的道士打架，三十六个道士围住了她，使出一种甚么……甚么阵法来……”胖头陀问道：“武当派的阵法，空手还是使剑的？”韦小宝道：“是了，你胖大师多识广，知道是真武剑阵，那时候三十六把宝剑围住了那位少奶奶，剑光闪闪，水也泼不进去。那位少奶奶左手抱著孩子，右手是空手……”胖头陀大奇，说道：“她左手抱著孩子跟武当派比武？”韦小宝道：“那有什么希奇？她抱著的是一对双生子，都是男孩儿，很胖的……”他有意夸张庄家少奶奶的武功，又将孩子的数目加上一倍，续道：“……她嘴里哄著孩儿：『两个乖宝宝，别哭，你们瞧妈妈变把戏。』一面将三十六名道士手进而的宝剑都夺了下来，又将这些道士都点中了穴道，一个个站在那里，好似泥菩萨一般，动也不能动。那位少奶奶抱了孩子，让他们去抓老道士的胡子。老道士干瞪眼看生气，两个孩子却笑得很是开心。”

武当派跟少林派齐名，武功各有千秋，韦小宝是知道的。他见胖头陀斗不过十八名少林僧，便说那少奶奶打败了三十六名道士，武功谁强谁弱，那也不用多说。

胖头陀听得如痴如狂，叹了口气道：“天下竟有这样神奇的武功！”

韦小宝见居然骗信了他，甚是得意，道：“不瞒你说，这位少奶奶，就是我的干娘。”

双儿初时听他说江南有一个少奶奶，还道说的是庄家的三少奶，后来听你说那位少奶奶有一对孪生儿子，又是他干娘，才知另有其人。

胖头陀却又是一惊，道：“是你干娘？她姓什么？武林中有这样厉害的人物，我怎地没听说过？”韦小宝笑道：“武要可厉害的人物多著呢。像我老婆。”说著向双儿一指，道：“你瞧她小巧玲珑，娇滴滴的模样，怎知他一身武功？”双儿满脸飞红，道：“上公你别瞎说。”胖头陀跟双儿交过手，这样小小一个姑娘，居然身手了得，若非亲见，也真难以相信，点头道：“说得是。小施主既然不肯赴神龙岛，那也没法了，众位请罢！”

韦小宝道：“大师先行！”他似乎是客气，其实是要胖头陀先行，他若向东，自己便向西，他如往北，自己往南。胖头陀摇摇头，

说：“施主先请。我要将这石碑”的碑文拓了去。”韦小宝暗暗好笑，心想自己信口胡吹，居然骗他信以为真。

第十九回 九州聚铁铸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

十八少林僧和韦小宝、双儿二人下得锦绣峰来。澄心将经书还给韦小宝，问道：“施主是不是即回北京？”韦小宝道：“是。”澄心道：“我受武林大师之嘱，护送施主平安回京。”韦小宝喜道：“那好极啦。我正担心这搜竹篙般的头陀死心不息，又来罗索。可是众位和我同行，行痴大师有人保护么。”澄心道：“施主放心，武林大师另有安安排。”韦小宝这时对武林大师这老尚已十分佩服，他闭目打坐，似乎天塌下来也不理，可是不动声色，暗中一切已布置得妥妥贴贴。

既有少林十八罗汉护送，一路上自是没半点凶险，那身材高瘦的胖头陀固然没现身，连其余武林中人物也没撞见一个。不一日来到北京城外，十八少林僧和韦小宝行礼作别。澄心道：“施主已抵京城，老僧等告辞回寺。”韦小宝道：“众位大和尚，承你们不怕辛苦，一直送我到这儿，我……我实在是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说着跪下磕头。澄心忙伸手扶起，说道：“施主一路之上善加接待，我们从山西到北京，乃是游山玩水，何辛苦之有？”

原来韦小宝一下西台山，便雇了十九辆大车，自己与双儿坐一辆，十八位少林僧各坐一辆，双命于八快马先行，早一日打前站，沿途定好客店，预备各茶、细点、素斋，无不极尽丰盛。每一处地方韦小宝大撒赏金，掌柜和店伙将十八位少林僧当作天神菩萨一般相待。少林僧清苦修持，原也不贪图这些饮食之欲，但见他相敬之意甚诚，自不免颇为喜悦。

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言不由衷，但生性极爱朋友，和人结交，倒是一番真心。这一路和众僧谈谈说说，很是相得，陡然说要分手，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泪来。

澄心道：“善哉，善哉！小施主何必难过？他……杖黎性捣 馊瓜坏嫩俊炙吕葱鹑稗！蔽蔽” m 煨实溃骸澳鞘且欢 T 吹摹！背锅暮楠 课 映 鸣 = ？

进得北京城时，天色已晚，不便进宫。韦小宝来到西直门一家大客店“如归客栈”，要了间上房，歇宿一宵后，明日去见康熙，奏明一切。

寻思：“那瘦得要命的胖头陀拚命想夺我这部经书，说不定暗中还跟着我。十八位少林和尚既去，他再来下手抢夺，我和双儿可抵挡不了。还是麻烦着一点儿，先将经书藏得好处的，明儿到宫里去带领大队侍卫来取，呈给小皇帝，这叫做‘万无一失’！”

于是命于八备应用物事，遣出双儿，上了门。关窗之前，先查明窗外并无胖头陀窥探，这才用油布将那部《四十二章经》包好，拉开桌子，取出匕首，在桌子底下的砖墙割了一洞。那匕首削铁如泥，割泥自是毫不费力。半经书放入墙洞，堆好砖块，取水化开大灰，糊上砖缝。石灰干后，若非故意去寻，决计不会发现。

次日一早，命于八去套车，要先带双儿去吃一餐丰盛早点，摆摆阔绰，让这小丫头大开眼界，然后去买套太监衣帽，再进宫去。市上买太监衣帽，倒着实为难，如果买不到手，索性便穿上侍卫服色，再赶做一件黄马褂套上，那时候威风凛凛，大摇大摆的进宫，叫众侍卫，众太监瞧得目瞪口呆，岂不有趣？自己这御前侍卫副总管是皇上亲封，又不是假的？心道：“就是这个主意，还做什么劳什么的太监？老子穿黄马褂进宫便了。”

和双儿上了骡车，弯了舌头，满口京腔，说道：“咱们先去西单老魁星馆，那儿的炸羊尾，羊肉饺子，还对付着可以。”车夫恭恭敬敬的应道：“是！”于八挺直腰板，坐在车夫之侧，说道：“嘿，应京城里连骡子也与众不同，这么大眼漆黑的叫骡，我们山西省就找不出一头来。”韦小宝功成回京，心下说不出的得意。

那骡车行得一阵，忽然出了西直门。韦小宝道：“喂，是去西单哪，怎么出了城？”车夫道：“是，对不起哪，大爷！小人这口骡子有股倔脾气，走到了城门口，非得出城门去溜个圈儿不可。”韦小宝和双儿都笑了起来。于八道：“嘿，京城里连骡子也有官架子。”

大车出城后径往北行，走了一里余，仍不回头，韦小宝心知事有蹊跷，喝道：“赶车的，你捣什么鬼？快回去！”车夫连声答应，大叫：“回头，得儿，呼，呼，得儿，转回头！”车夫鞭子劈拍乱挥，骡子却一股劲的往北，越奔越快。车夫破口大骂：“他妈的臭骡子，我叫你回头！得儿，停住，停住！你奶奶的王八蛋骡子！”他越叫越急，那骡子却哪里肯停？

便在此时，马蹄声响，两乘马从旁抢了上来，贴到骡车之旁。马上乘客是两名身材魁梧的汉子。

韦小宝低声道：“动手！”双儿身子前探，伸指戳出，正中车夫后腰。他身子一晃，从车上摔了下去，大叫一声，给车旁马匹踹个正着。马上汉子飞身而起，坐在车夫位上。双儿又是伸指戳去。这人反手抓她手腕，双儿手掌翻过，拍向他面门。那汉子左掌格开，右手抓她肩头。两人拆了八九招，骡子仍是发足急奔。左边马上乘客叫道：“怎么啦？闹什么玩意儿？”砰的一声响，车上汉子胸口被双儿右掌击中，飞身跌出。另一名汉子提鞭击来。双儿伸手抓住鞭子，顺手缠在车上，骡车正向前奔，急拉之下，那汉子立时摔下马来。急忙撒手松鞭，哇哇大叫。

双儿拿起骡子缰绳，她不会赶车，交在于八手里，说道：“你来赶车。”于八道：“我这个……这个不会。”韦小宝跃上车夫座位，接过缰绳，他也不会赶车，学着车夫“得儿，得儿”的叫了几声，左手松缰，右手紧缰，便如骑马一般，那骡子果然转过头来，又哪里有什么倔脾气了？

只听马蹄声响，又有十几乘马赶来，韦小宝大惊，拉骡子往斜跟上冲去。追骑拨转马头，在后急跟。马快车慢，不多时，十余骑便将骡车团团围住。

韦小宝见马上汉子各持兵刃，叫道：“青天白日，天子脚下，你们想拦路抢劫吗？”一名汉子笑道：“我们是请客使者，不是打劫的强盗。韦公子，我家主人请你去喝杯酒！”韦小宝一怔，问道：“你们主人是谁？”

那汉子道：“公子见了，自然认得。我们主人如不是公子朋友，怎么请你去喝酒？”韦小宝见这些人古里古怪，多半不怀好意，叫道：“哪有这样请客的？劳驾，让道罢！”另一名大汉笑道：“让道便让道！”手起一刀，将骡头斩落，骡尸一歪，倒在地下，将骡车也带倒了。韦小宝和双儿急跃下地。双儿出手如风，只是敌人骑在马上，她身子又矮，打不到敌人，一指指接连戳去，不是戳瞎了马眼，便是戳中敌人腿上的穴道。

霎时这喧马嘶，乱成一团。几名汉子跃下马来，挥刀上前。双儿身手灵活之极，指东打西，打倒了七八名汉子。余下四五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大道上一辆小车疾驰而来，车中一个女子声音叫道：“是自己人，别动手！”

韦小宝一听到声音，心花怒放，叫道：“啊哈！我老婆来了！”

双儿和众汉子当即停手罢斗。双儿大为惊疑，她可全没料到这位相公已娶了少奶奶。其时盛行早婚，男子十四五岁娶妻司空见惯，只是韦小宝从没向她说过已有妻子。

小车驰到跟前，车中跃出一人，正是方怡。韦小宝满脸堆欢，迎上去拉住她手，说道：“好姊妹，我想死你啦，你去了哪里？”方怡微笑道：“慢慢再说。怎么你们打起架来？”眼见地下躺了多人，骡血洒了满地，颇感惊诧。

一名汉子躬身道：“方姑娘，我们来邀请韦公子去喝酒，想是大伙儿礼数不周，得罪了公子。方姑娘自来请，再好也没有了。”方怡奇道：“这些人是你打倒的？你武功可大百了啊。”韦小宝道：“要长进也没这么快，是双儿姑娘为了保护我，小显身手。”

方怡眼见双儿，见她不过十四五岁年纪，一副娇怯怯的模样，真不相信她武功如此高强，问道：“妹妹贵姓？”她在庄家之时，和双儿并未朝相，是以二人互不相识。

双儿上前跪下磕头，说道：“婢子双儿，叩见少奶奶。”韦小宝哈哈大笑。方怡羞得满脸通红，急忙闪身，道：“你……你叫我甚么？”

我……我……不是的。”双儿站起身来，道：“相公说你是他的夫人，婢子服侍相公，自然叫你少奶奶了。”方怡向韦小宝狠狠白了一眼，说道：“这人满嘴胡说八道，莫信他的。你服侍他多久了？难道不知他脾气么？我是方姑娘。”双儿微微一笑，道：“那么现下暂且不叫，日后再叫好了。”方怡道：“日后再叫甚……”脸上又是一红，将最后一个“么”字缩了回去。

双儿向韦小宝瞧去，见他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突然之间，她也是满脸飞红，却是想起在五台山上，他曾对胖头陀说自己是他老婆，原来他有个脾气，爱管年纪轻的姑娘叫老婆。待听他笑着又问：“我那小老婆呢？”双儿也不以为异。

方怡又白了他一眼，道：“分别了这么久，一见面也不说正经的，尽耍贫嘴。”当即吩咐众汉子收拾动身。那些汉子给点了穴道：“动弹不得，由双儿——解开。

韦小宝笑道：“早知是你请你去喝酒，恨不得背上生两只翅膀来，飞来啦。”方怡又白了他一眼，道：“你早忘了我，自然想不到是我请你。”韦小宝心中甜甜的，道：“我怎么会有一刻忘了你？早知是你叫我啊，别说喝酒，就是喝马尿，喝毒药，那也是随传随到，没片刻停留。”方怡一双妙目凝视着他，道：“别说得这么好听，要是我请你去天涯海角喝毒药呢？”韦小宝见她说话时似笑非笑，朝日映照下艳丽难言，只觉全身暖洋洋地，道：“别说天涯海角，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去了。”方怡道：“好，大丈夫一言既出，甚么马难追。”韦小宝一拍胸膛，大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甚么马难追。”两人同时大笑。

方怡命人牵一匹给韦小宝骑，让双儿坐了她的车，自己乘马和韦小宝并骑而行，迎朝阳缓缓驰去，众汉子随后跟来。方怡道：“你本事也真大，掉了什么枪花，收了一个武功这等了得的小丫头？”韦小宝笑道：“哪里掉什么枪花了？是她心甘情愿跟我的。”

韦小宝跟着问起沐剑剑、徐天川等人行踪，道：“在那鬼屋里，你给神龙教那些家伙擒住了，后来怎生脱险的？是庄家三少奶请人来救你们的吗？”方怡问道：“谁是庄家三少奶？”韦小宝道：“便是那庄子的主人。”方怡摇头，道：“庄子的主人？我们一直没见到神龙教要找的是你，他们对你也没恶意，那章老三找你不到，就放了我们。小郡主他们就在前面，不久就会见到。”转过头来，微有嗔色，道：“你心中惦记的就只是小郡主，见面只这一会，已连问了七八次。”韦小宝笑道：“几时间了七八次啊？真是冤枉。倘若我见到她，没见到你，这时候我早问了七八十次啦。”方怡微笑道：“你就是生了十张嘴巴，这一会儿也来不及问七八十次。不过你啊，一张嘴巴比十张还要厉害。”

两人谈谈说说，不多时已走了十余里，早绕过了北京城，一直是向东而行。韦小宝道：“快到了吗？”方怡道：“还远得很呢！你牵记小郡主，也不用这么性急，早知这样，让她来接你好得多了，也免得你牵肠挂肚的。”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道：“以后我一句话也不问就是。”方怡道：“你嘴上不问，心里着急更加惹人生气。”她似乎醋意甚浓，韦小宝越听越高兴，笑道：“倘若我心里有半分着急，我不是你老公，是你儿子。”方怡噗哧一笑，道：“乖……”脸上一红，下面“儿子”两字没说出口。

行到中午时分，在镇上打了尖，一行人又向东行。韦小宝不敢再问要去何处，眼看离北京已远，今日无法赶回宫去见康熙，心想“反正小玄子又没限我何时回报，就算我在五台山多耽搁了，又或者给胖子陀擒住不放，迟几日回宫，却有何妨？”

一路上方怡跟他尽说些不相干的闲话。当日在皇宫之中，两人虽同处一室，但多了个沐剑屏，方怡颇为矜持，此刻并骑徐行，却是笑语殷勤。余人甚是识趣，远远落在后面。韦小宝情窦初开，在皇宫中时叫她“老婆”，还是玩笑占了六成，轻薄讨便宜占了三成，只有一成才不隐隐约约的男女之意。此日别后重逢，见方怡一时轻嗔薄怒，一时柔语浅笑，不收得动情，见她骑了大半日马，双颊红晕，渗出细细的汗珠，说不出的娇美可爱，呆呆的瞧着，不由得痴了。

方怡微笑道：“你发什么呆？”韦小宝道：“好姊姊，你……你真是好看。我想……我想……”方怡道：“你想舒适？”韦小宝道：“我说了你可别生气。”方怡道：“正经的话，我不生气，不正经的，自然生气。你想生气？”韦小宝道：“我想，你倘若真的做了我老婆，我不知可有多开心。”

方怡横了他一眼，板起了脸，转过头去。韦小宝急道：“好姊姊，你生气了么？”方怡道：“自然生气，生一百二十个气。”韦小宝道：“这话再正经也没有了，我……我是真心话。”方怡道：“在宫里时，我早发过誓，一辈子跟着你，服侍你，还有什么真的假的？你说这话，就是自己想变心？”

韦小宝大喜，若不是两人都骑在马上，立时便一把将她抱住，亲亲她娇艳欲滴的面庞，当下伸出右手，拉住她左手，道：“我怎么会变心？一千年，一万年也不变心。”方怡道：“你说这话便是假的，一个人怎会有一千年，一万年好活，除非你是乌龟……”说到这“乌”字，嗤的一笑，转过了头，一只掌仍是让他握着。

韦小宝握着她柔腻温软的手掌，心花怒放，笑道：“你待我这样好，我永远不会做小乌龟。”妻子偷汉，丈夫便做乌龟，这句自豪感方怡自己也懂得。好俏脸一板，道：“没三句好话，狗嘴里就长不出象牙。”韦小宝笑道：“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一辈子想见你老公嘴里长出象牙来，那可难得紧了。”方怡伏鞍而笑，左手紧紧握住了他手掌。

两人一路说笑，傍晚时分，在一处大市镇的官店中宿了。次晨韦小宝命于八雇了一辆大车，和方怡并坐车中。两人说到情浓处，韦小宝搂住她腰，吻她面颊，方怡也不抗拒，可是再有非份逾越，却一概不准了。韦小宝于男女之事，原也似懂非懂，至此为止，已是大乐。只盼这辆大车如此不停行走，坐拥玉人，走到天涯海角，回过马来，又到彼端的天涯海角，天下的道路永远行走不完，就算走完了，走路再走几遍何妨？天天行了又宿，宿后又行，只怕方怡已经到了。

身外柔乡中，什么皇帝的诏令，什么《四十二章经》，什么五台山老皇爷，尽数置之脑后，迷迷糊糊的不知时日之过。一日傍晚，车马到了大海之滨，方怡携着他手，走到海边，轻轻的道：“好弟弟，我和你驾船出洋，四海遨游，过神仙一般的日子，你说好不好？”说这话时，拉着他手，将头靠在他肩头，身子软软的，似已全无气力。

韦小宝伸左手搂住她腰，防她摔倒，只觉她丝丝头发擦着自己面颊，腰肢细软，微微颤动，虽想坐船出海未免太过突兀，隐隐觉得有些大大不妥，但当时情景，这一个“不”字，又如何说得出口？

海边停着一艘大船，船上水手见到方怡的下属手挥青巾，便放了一艘小船过来，先将韦小宝和方怡接上大船，再将余人陆续接上于八见要上船，说道自己晕船，说什么也不肯出海。韦小宝也不勉强，赏了他一百两银子。于八千恩万谢的回山西去了。

韦小宝进入船舱，只见舱内陈设富丽，脚下铺着厚厚的地毯，桌上摆满茶果细点，便如王公大官之家的花厅一般，心想：“好姊姊待我这样，总不会有有意害我。”船上两名仆人掌上热手巾，让二人擦脸，随即送上两碗面来。面上铺着一条条鸡丝，入口鲜美，滋味与寻常又是不同。只觉船身晃动，已然扬帆出海。

舟中生涯，别有一番天地。方怡陪着他喝酒猜拳，言笑不禁，直到深夜，服侍他上床后，才到隔舱安睡，次日一早，又来帮他穿衣梳头。韦小宝心想：“她此刻还不知我不是太监，只道我们做夫妻毕竟是假的，甚么时候才跟她说穿。”

舟行数日，这日两人倚窗边，同观海上日出，眼见海面金蛇万道，奇丽莫名。方怡叹道：“当日我去行刺鞑子皇帝，只道定然命丧命官中，哪知道老天爷保佑，竟会遇着了您，今日更同享此福。好弟弟，你的身世，我可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进宫，怎样学的武功？”

韦小宝笑道：“我正想跟你说，就怕吓你一跳，又怕你欢喜得晕了过去。”

方怡又向他靠紧了些，低声道：“倘若我听了欢喜，那是取好，就算是不爱听的，只要你说的是真话，那……那……我也是不在乎。”韦小宝道：“好姊姊，我就跟你说直话，我出生在扬州，妈妈是妓院里的。”方怡吃了一惊，颤声问道：“你妈妈在妓院里做事？是给人洗衣，烧饭，还是……还是扫地，斟茶？”

韦小宝见她脸色大变，眼光中流露出恐惧之色，心只登时一片冰凉，知她对“妓院”十分鄙视，倘若直说自己母亲是妓女，只怕这一生之中，她永不会再对自己有半分尊重和亲热了，当即哈哈一笑，说道：“我妈妈在妓院时不只六七岁，怎能给人洗衣烧饭？”

方怡脸色稍和，道：“还只六七岁？”韦小宝顺口道：“鞑子进关后，在扬州杀了不少人，你是知道的了？”延挨时刻，想法子给母亲说得神气些。方怡道：“是啊。”韦小宝道：“我外公是明朝大官，在扬州做官，鞑子攻破扬州，我外公抗敌而死。我妈妈那时是个小女孩，流落街头，扬州妓院有个豪富嫖客，见她可怜，把她收去做小丫头，一问之下，好生敬重我外公，便收了我妈妈做义女，带回家去，又做了千金小姐，后来嫁了我爸爸，他是扬州有名的富家公子。”方怡将信将疑，道：“原来如此。先前吓了我一跳，还道你妈沦落在妓院之中，给人做女佣，服侍那些不识羞耻，我尽可夫……坏女人。”

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中长大，从来不觉得自己妈妈是个“不识羞耻的坏女人”，听方怡这么说，不由得心中有气，暗道：“你沐王府

的女人便很了不起吗？他妈的，我瞧一般的是不识羞耻、人尽可什么的。”他原想将自己身世坦然相告，可甚么都说不出口了，索性信口胡吹，将扬州自己家中如何阔绰，说了个天花乱坠，但所说的厅堂方舍，家具摆设，不免还是丽春院中的格局。

方怡也没留心去听，道：“你说一件事，怕我听了欢喜得晕了过去就是这些么？”韦小宝她迎头泼了盆冷水，又见她对自己的吹牛浑没在意，不禁兴味索然，自己不是太监的话也懒得说了，随口道：“就是这些了，原来你听了并不欢喜。”方怡淡档的道：“我欢喜的。”这句话显然言不由衷。

两人默默无言的相对片刻，忽见东北方出现一片陆地。座船正在直驶过去。方怡奇道：“咦，这是什么地方？”过了不了一个时辰已然驶近，但见岸上树木苍翠，长长的海滩望不到尽头，尽是雪白细少。方怡道：“坐了这几日船，头也昏了，我们上去瞧瞧好不好？”韦小宝喜道：“好啊，好象是个大海岛，不知岛上有甚么好玩物事。”

方怡将梢公叫进舱来，问他这岛叫甚么名字，有甚么特产。梢公道：“回姑娘话，这是东海中有名的神仙岛，听说岛上生有仙果，吃了长生不老。只不过有福之人才吃得着。姑娘和韦相公不妨上去碰碰运气。”

方怡点点头，待梢公出舱，轻轻的道：“长生不老，也不想了，眼前这等日子，就做神仙还快活。”韦小形容词大喜，道：“我和你在我岛上住一辈子，仙果什么的，也不打紧，只要你永远陪着我，我就是神仙。”方怡等待靠在他身边，柔声道：“我也一样。”

两人坐小船上岸，脚下踏着海滩的细沙，鼻中闻到林中飘出来的阵阵花香，真觉是到了仙境。方怡道：“不知岛上有没有人住。”韦小宝笑道：“人是没有，却有个美貌无比的女仙，带了个小厮，到岛上来啦。”方怡嫣然一笑，道：“好弟弟，你是我的小厮，我是你的丫头。”韦小宝听到“丫头”两字，想起双儿，回头一望，不见她跟来，这些日来冷落了双儿，心下微感歉疚，但想她如跟在身后，自己不便跟方怡太过亲热，还是不跟来的好。

两人携手入林，闻到花香浓郁异常。韦小宝道：“这花香得厉害，难道是仙花么？”向前走得几步，忽听草中簌簌有声，跟着眼前黄影闪动，七八条中间黑的毒蛇窜了出来。

韦小宝叫道：“啊哟！”拉了方怡转身便走，只跨出一步，眼前又有七八条蛇挡路，全身血也似红，长舌吞吐，嗤嗤发声。这些蛇都是头作三角，显具剧毒。

方怡挡在韦小宝身前，拔刀挥舞，叫道：“你快逃，我来挡住毒蛇！”韦小宝哪肯如此不顾义气，独自逃命？忙拔出匕首，道：“从这边走！”拉着方怡，斜刺奔出，跨得两步，头颈中一凉，一条毒蛇从树上挂了下来，缠住他头颈，只吓得他魂飞天外，大声惊叫。方怡忙伸手去拉蛇身。韦小宝叫道：“使不得！”那蛇转头来，一口咬住方怡手背，牢牢不放。韦小宝挥匕首，将蛇斩为两段，便在此时，两人腿上脚上都已缠了毒蛇。韦小宝挥匕首去斩，只觉左腿一麻，已被毒蛇咬中。

方怡抛去单刀，抱住了他，哭道：“我夫妻今日死在这里了。”韦小宝仗着匕首锋利，每一刀挥去，便斩断一条毒蛇。但林中毒蛇愈来愈多，两人挣扎着出林，身上已被咬伤了七八处。韦小宝只觉头晕目眩，渐渐昏迷，遥望海中，那艘小船正向大船驶去，相距已远。

方怡叫了几声，船中水手却哪里听得到？方怡卷起韦小宝裤脚，俯身去吸他腿上蛇毒。韦小宝惊道：“不……不行！”

忽听得身后脚步声响，有人说道：“你们来这里来干甚么？不怕死么？”韦小宝回过回头来，见是三名中年汉子，忙叫：“大叔救命，我们给蛇咬了。”一名汉子从怀中取出药饼，抛入嘴中一阵咀嚼，敷在韦小宝身上蛇咬之处。韦小宝道：“你……你先给她治。”这时自己双腿乌黑，已全无知觉。方怡接过药来，自行敷上伤口。

韦小宝道：“好姊妹……”眼前一黑，咕呼一声，向后摔倒。

待得醒转，只觉唇燥舌干，胸口剧痛，忍不住张口呻吟。听得有人说道：“好啦，我醒过来啦！”韦小宝缓缓睁眼，见有人拿了一碗药，喂到他嘴边。这药腥臭异常，他毫不犹豫便都喝了下去，入口奇苦，喝完药后，道：“多谢大叔救命，我……我那姊妹可没事吗？”那人道：“幸喜救得早，我们只须来迟得片刻，两个人都没命了。你们忒也大胆，怎地到这神仙岛来？”韦小宝听得方怡有救，心中大喜，没口子的称谢，这时才察觉自己睡在床上的被窝之中，全身衣服已然除去，双腿兀自麻木。

那汉子相貌丑陋，满脸疤痕，但在韦小宝眼中，当真便如救命菩萨一般。他吁了口气，道：“船上水手说道，这岛上有仙果，吃了长后不老。”

那汉子嘿的一笑，道：“倘若真有仙果，他们自己又不来采？”韦小宝叫道：“啊哟，这些水手不怀好意，船上我还有同伴，莫要……莫要着了歹人的道儿。大叔，请你想法子救她一救。”那丑汉道：“那船三天之前便已开了，却哪里找去？”韦小宝不解，茫然道：“三天之前？”那丑汉道：“你已经昏迷了三日三夜，你多半不知道罢？”韦小宝想起双儿，她虽武功极高，可是茫茫大海之中，孤身一人，如何得脱众恶徒毒手，不由得大急。

那丑汉安慰道：“此时着急也已无用，你好好休息。这岛上的毒蛇非同小可，至少要服药七日，方能消毒。”他问了韦小宝姓名，自称姓潘。

到得第三日上，韦小宝已可起身，扶着墙壁慢慢行走。那姓潘的丑汉带了他去自方怡。原来她另有妇女照料，但她玉容憔悴，精神委顿。两人相见，又是欢喜，又是难受，不收得抱着哭了起来。此后两人日间共处一室，说起毒蛇厉害，都是毛发直竖。

到得第六日上，那姓潘的说道：“我们岛上的大夫陆先生出海回来了，我已邀他来给韦兄弟看看。”韦小宝谢了。不多时进来一人四十岁年纪，文士打扮，神情和蔼可亲，问起韦小宝被毒蛇所噬经过，说道：“岛上居民身边都带有雄黄蛇药，就是将毒蛇放在身上，那蛇也立即逃去，决不敢咬人。”韦小宝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潘大哥他们不怕。”陆先生给他看了伤，取出六颗药丸，道：“你服三颗，另三颗给你的同伴，每日服一颗。”韦小宝深深致谢，取出二百两银票，道：“一点儿医金，请先生别见笑。”

陆先生吃了一惊，道：“哪用得着这许多？公子给我二两银子，已多谢得很了。”韦小宝执意要给，陆先生谢了收下，笑道：“公子厚赐，却之不恭。公子在这里恐怕住得也气闷了，今晚和公子的女伴同去舍下喝一杯如何？”韦小宝大喜，一口答应。

傍晚时分，陆先生派了两乘轿来接韦小宝和方怡。这竹轿其实只是一张竹椅子，两边穿了竹杠，前后有人相抬，岛居简陋，并没有真轿子。

两乘竹轿沿山溪而行，溪水淙淙，草木清新，颇感心旷神怡，只是韦方二人一见大树长草，便栗栗危惧，唯恐有毒蛇窜将出来。轿行七八里，来到三间竹屋前停下。那屋子的墙壁顶均由碗口大小的粗竹所编，看来甚是坚实。江南河北，均未见过如此模样的竹屋。

陆先生迎了出来，请二人入内。到得厅上，一个三十余岁的妇人出来迎客，是陆先生的妻子。那妇人拉着方怡的手，显得十分亲热。陆先生邀韦小宝到书房去坐，书房中竹书架上放着不少图书，四壁挂满了字画，看来陆先生是个风雅之士。

陆先生道：“在下僻处荒岛，孤陋寡闻之极。韦小宝来自中原胜地，华族子弟，眼界既宽，鉴赏必精，你看这几幅书画，还可入方家法眼么？”

他这几句文绉绉的言语，韦小宝半句也不懂，但见他指着壁上字画，抬头看去，见图画中一张是山水，另一张画上有只白鹤，有只乌龟，笑道：“这只老乌龟倒很好玩。”

陆先生微微一怔，指着一幅立轴，道：“韦公子，你瞧我幅石鼓文写得如何？”韦小宝见这些字弯弯曲曲，像是画符一般，点头道：“好，很好！”陆先生指着另一幅大字，道：“这一幅临的是秦琅牙台刻石，韦公子以为如何？”

韦小宝心想一味说好，未免无味，摇头道：“这一幅写得不大好。”陆先生肃然起敬，道：“倒要请韦公子指点，这幅字的弱点败笔，在于何处。”韦小宝道：“败笔很多，胜笔甚少！”他想既有“败笔”，自然也有“胜笔”了。

陆先生乍闻“胜笔”两字，呆了一呆，道：“高明，高明。”指着西壁一幅草书，道：“这幅狂草，韦公子以为如何？”韦小宝侧头看了一会，摇头道：“这几个字墨干了，也不本领蘸墨。丫，这些细线拖来拖去，也不擦干净了。”陆先生一听，脸色大变。草书讲究墨

法燥湿，笔润为湿，笔枯为燥，燥湿相间，浓淡有致，因燥显湿，以湿衬燥，阴阳映带，如云霞障天，方为妙书。至于笔画相连的线条，画家称为“游丝”，或联数笔，或联数字，讲究宾主合宜，斜角变幻，又有飘带，折带种种名色。韦小宝数言之间，便露了底。

陆先生又指着一幅字道：“这一幅全是甲骨文，兄弟学浅，一字不识，又请韦公子指点。”

韦小宝见纸上一个个都如蝌蚪一般，宛如五台山锦绣峰普济寺中石碣上所刻文字，心念一动，道：“这几字我倒识得，那是‘神龙教洪教主万年不老，永享仙福，神通广大，寿与天齐！’”

陆先生满脸喜容，说道：“谢天谢地，你果然识得此字！”

眼见他欣喜无限，说话时声音也发抖了，韦小宝疑心登起：“我识得几个字，他为甚么如此高兴？莫非他也是神龙教的？啊哟，不好！蛇……蛇……灵蛇……难道这里便是神龙岛？”冲口而出：“胖头陀在哪里？”

陆先生吃了一惊，退后数步，颤声道：“你……你已经知道了？”韦小宝点了点头，其实他甚么也不知道。陆先生脸色郑重，说道：“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也很好。”走到书桌边，磨墨铺纸，说道：“请你将这些蝌蚪古文，一字乙乙译将出来。哪一个是‘洪’字，哪一个是‘教’字。”提笔蘸墨，招手要他过去。

要韦小宝提笔写字，那真比要他性命还惨，韦小宝暗暗叫苦，但见陆先生神色难看，不敢违拗，硬着头皮，走过去在书桌边坐下，伸手握管，手掌成拳。他持笔若像吃饭拿筷，倒也有三分相似，可是这么一握，有如操刀杀猪，又如持锤敲钉，天下却哪有这等握管之状？

陆先生怒容更盛，强自忍住，缓缓的道：“你先写下自己的名字！”

韦小宝霍地站起，将笔往地下一掷，墨汁四溅，大声说道：“老子狗屁不识，屁字都不会写。什么‘洪教主寿与天齐’，老子是信口胡吹，骗那恶头陀的。你要老子写字，等我投胎转世再说，你要杀要剐，老子皱眉头，不算好汉。”

陆先生冷冷的道：“你什么字都不识？”

韦小宝道：“不识，不识你乌龟的‘龟’字，也不识你王八蛋的‘蛋’字。”他西洋镜既给拆穿，不收敛老羞成恼，反正身在蛇岛，有死无生，求饶也是无用，不如先占些便宜。

陆先生沉吟半晌，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个蝌蚪文字，问道：“这是甚么字？”

韦小宝大声道：“去你妈的！我说过不识，就是不识。难道还有假的？”

陆先生点点头，道：“好，原来胖头陀上了你的大当，可是此事已禀报了教主，你这小贼！”突然一跃而前，叉住韦小宝的头颈，双手越收越紧，咬牙切齿的道：“你害得我们蒙骗了教主，人人给你累得死无葬身之地。大家一起死了干净，也免得受那些无穷无尽的酷刑。”

韦小宝给他叉得透不过气来，满脸紫胀，伸出舌头。陆先生眼见手上再一使劲，这小孩便得气绝毙命，想到此事干系异常重大，心中一惊，便放开了手指，双手一推，将他摔将在地下，恨恨出房。

过了良久，韦小宝才惊定起身，“死乌龟，直娘贼”也不知骂了几百声，心想身在这毒蛇岛上，无处可逃，倘若逃入树林草丛之中，只有死得更快。走出门边，伸手推门，那竹门外反扣住了，到窗外一望，下临深谷，实是无路可走，转头看到壁上的书画，心道：“这些屁字屁画，有什么好？”抬起笔来，蘸满了墨，在一幅幅书画上画，大乌龟，小乌龟画了不计其数。

画了几十只乌龟，手也倦了，掷笔于地，蜷缩在椅上，片刻间就睡着了。睡醒时天已全黑，竟然无人前来理会，肚中饿得咕咕直响，心想：“这只绿毛乌龟要饿死老子。”

过了好一会，忽听门外脚步声，门缝中透出灯光，竹门开处，陆先生持烛进房，侧头向他凝视。韦小宝见他脸上不示喜怒，心下倒也不甚害怕。

陆先生将烛台放在桌上，一瞥眼间，见到壁上所悬书画已尽数被他涂抹得不成模样，忍不住怒发如狂，叫道：“你……你……”举手手来，便欲击落，但手掌停在半空，终于忍住怒气，说道：“你……你……”声音在喉间憋住了，说不出话来。

韦小宝笑道：“怎么样？我画得好不好？”

陆先生长叹一下，颓然坐倒，说道：“好，画得好！”

他居然不打人，还说画得好，韦小宝倒也不大出意料之外，见他脸上神色凄然，显是心痛之极，倒也有些过意不去，说道：“陆先生，对……对不起，我涂坏了你的画。”

陆先生摇摇头，说道：“没……没什么。”双手抱头，伏在桌上，过了好一会，说道：“你想必饿了，吃了饭再说。”

客堂中桌上已摆了四菜一汤，有鸡有鱼，甚是丰盛。跟着方怡由陆夫人陪着出来，四人共膳。韦小宝大奇：“莫非我这十向只乌龟画得好，陆先生一高兴，就请我吃饭？”但他一点儿自知之明倒还有的，看情形总似乎不像。几次开口想问，见陆先生脸上阴晴不定，深恐触怒了他，饭未吃饱，便被夺下饭碗，未免犯不着。当下一言不发，闷声吃了个饱。

饭罢，陆先生带他进书房。

陆先生从地下拾起笔来，在纸上写了“韦小宝”三字，道：“这是你自己的名字，你会不会写？”

韦小宝道：“他认得我，我可认不得他，怎么会写？”

陆先生嗯了一声，眼望窗外，凝思半晌，左手拿了烛台，走到那幅蝌蚪文之前，仔细打量，指着一个个字，口中念念有辞，回到桌边，取过一张白纸，振笔疾书，伸指数了数蝌蚪文字的数字，又数纸上字数，再在纸上一阵涂改，回头又看那幅蝌蚪文字，喃喃自言自语：“那三个字相同，这两个字又是一般，须得天衣无缝，才是道理！”沉思半天，又在纸上一阵涂改，喜道：“行了！”

韦小宝不知他捣什么鬼，反正饭已吃饱，也就不去理会。只见陆先生取过一张白纸，仔仔细细的写起字来。

这一次他写得甚慢，写完后摇头晃脑的轻轻读了一遍。韦小宝只听到有什么“神龙岛”、“洪教主”、“寿与天齐”等语句，最后则是第一部在何地何山，第二部在何地何山。他心下恍然，这些话都是他在普济寺中向胖头陀信口胡吹的，哪知胖头陀居然信以为真，回来大加传扬。又想：“那日胖头陀邀我上神龙岛来见洪教主，我说什么也不肯，不料鬼使神差，这船又会驶到了这里，眼下西洋镜拆穿，洪教主又已知道了。他当然要大发脾气，只怕要将好姊妹和我丢入蛇坑，给几千几万条毒蛇吃得尸骨无存。”想到无穷无尽的毒蛇缠上身来，当真不寒而栗。

陆先生转过身来，脸上神色十分得意，微笑道：“韦公子，你识得石碣上的蝌蚪文，委实可喜可贺。也是本教洪教主洪福齐天，才天降你这位神童，能读蝌蚪文字。”

韦小宝哼了一声，道：“你不用取笑。我又识得什么蝌蚪文、青蛙文了？老子连癞蛤蟆文也不识。我是瞎说一番，骗那瘦竹篙头陀的。”

陆先生笑道：“韦公子何必过谦？这是所背诵的石碣遗文，我笔录了下来，请公子指点，是否有误。”说着读道：

“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特进卫国公李靖，右领军大将军宿国公程知节，光禄大夫兵部尚收曹公李绩，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会于五台山锦绣峰，见东方红耀天，斗大金字现于天际，文曰：‘千载之下，爰有大清。东方有岛，神龙是名。教主洪某，得蒙逃

亡。威灵下济，丕赫威能。降妖伏魔，如日之升。羽翼辅佐，吐故纳新。万瑞百祥，罔不丰登。仙福永享，普世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须臾，天现青字，文曰：‘天赐洪某《四十二章经》八部，一存河南伏牛山荡魔寺，二存山西笔架山天心庵，三存四川青城山凌霄观，四存河南嵩山少林寺，五存湖北武当山真武观，六存川边崆峒迦叶寺，七存云南昆明沐王府，八存云南昆明平西王

府。’靖请薛录天文，雕于石碣，以待来者。”

陆先生抑扬顿挫的读毕，问道：“有没读错？”韦小宝道：“这是唐朝的石碣，怎会知道后世有个平西王吴三桂？”陆先生道：“上帝聪明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既知后世有洪教主，自然也知吴三桂了。”韦小宝暗暗好笑，点头道：“那也说得是。”心想：“不知你在捣什么鬼？”

陆先生道：“这石碑的文字，字也读错不得。虽然韦公子天赋聪明，但依我之见，那也是圣灵感动，才识得这些蝌蚪文字，日

后仓卒之际，或有认错。最好韦公子将这篇碑文背得滚瓜烂熟，待洪教主召见之时，背诵如流，洪教主一喜欢，自然大有赏赐。”

韦小宝双眼一翻，登时恍然大悟，连点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料知胖头陀和陆先生真报洪教主，说有个小孩识得

石碑上的文字，洪教主定要传见考问。哪知道这件事全是假的，陆先生怕教主怪罪，只得假造碑文，来骗教主一骗。

陆先生道：“我现在读一句，韦公子跟一句，总须记得一字不错不止。‘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

事到临头，韦小宝欲待不读，也不可，何况串通了去作弄洪教主，倒也十分有趣，便跟着盲读。他生性机伶，听过一段过几百

字的话语，要再行复述，那是不费半点力气，说到读书，可就要他的命了，这篇短文虽只寥寥数百字，但所有句子都十分拗口，含义

更是全不明白，什么“丕赫威能”，“吐故纳新”，浑然不知是甚么意思，只得跟着陆先生一遍又一遍的读下去。幸亏陆先生不怕厌烦的

教导，但也读了三十几遍，这才背得一字无误。

当晚他睡在陆先生家中，次晨又再背诵。陆先生听他已尽数记住，甚是欢喜，于是取过笔纸，将一个个蝌蚪文字写了出来，教他

辨认，哪一个“维”字，哪一个“贞”字。这一来韦小宝不由得叫苦连天，这些蝌蚪文扭来扭去，形状都差不多，要他一一分辨，又

写将出来，当真是难于登天，苦于杀头。他片刻也坐不定，如何能静下心来学蝌蚪文。

韦小宝固然愁眉苦脸，陆先生更加惴惴不安。陆先生这时早已知道，石碑上文字另有含义，他数了胖头陀所拓拓片中的字数，另

作一篇文字，硬生生的凑上去，只求字数相同，碑文能讨得洪教主欢心，哪管原来碑文中写些什么。如此拚凑，自然破绽百出，“维

大唐贞观二年”这句中“二”字排在第六，但碑文中第六字的笔划共有十八笔之多，无论如何说不上是个“二”字，第五字只有三笔，与

那“观”字也极难拉扯得上。但顾得东来西又倒，陆先生才气再大，仓卒之间也捏造不出篇天衣无缝的文章来。洪教主聪明之极，这篇

假文章多半逃不过他眼去，可是大难临头，说不得只好暂且搪塞一时，日后的祸患，只好走着瞧了。

这天教韦小宝写字，进展奇慢，直到中午只写了四个蝌蚪文，幸好蝌蚪文本来奇形怪状，在韦小宝笔下写出来难看之极，倒

也不觉如何刺眼，若是正楷，由一个从未学过写字的孩子写将出来，任谁一看，立知真伪。

下午学了三字，晚间又学了两个字，这一天共学了九个字。韦小宝不住口大吵大嚷，几次掷笔不学。陆先生又恐吓，又是哄骗，

喂后叫了方怡来坐在旁边相陪，韦小宝这才勉强耐心学下去。陆先生一面教，一面暗暗担心，只怕洪教主随时来传，倘若一篇文章尚

未学全，便给教主叫了去，韦小宝这颗脑袋固然不保，自己全家难免陪着他送命。

可是这件事丝毫心急不得，越是盼他快些学会，韦小宝反而越学越慢，脑中塞满的这许多蝌蚪，便如真的在纠缠游动一般，实

在是难以辨认。

学得数日，韦小宝身上的毒蛇所噬的伤口倒好全了，勉强认出的蝌蚪文还只二三十个，而且缠夹不清，十个字中往往弄错了七八

个。

陆先生正烦恼间，忽听得胖头陀的声音说道：“陆先生，教主召见韦公子！”陆先生脸如土色，手一颤，一枝蘸满了墨的毛笔掉在

衣襟之上。

一个极高极瘦的人走进书房，正是胖头陀到了。韦小宝笑道：“胖尊者，你怎地今日才来见我？我等你好久了。”胖头陀见到陆先

生的神色，知道大事不妙，不答韦小宝的话，喃喃自语：“我早该知道这小鬼是在胡说八道，偏是痰迷了心窍，要想立什么大功，以

求自保，不料反而死得更加早些。”陆先生冷笑道：“你不过是光棍一条，姓陆的一家八口，却尽数陪你送命。”胖头陀一声长叹，道：

“大家命该如此，这叫做劫数难逃。就算没这件事，教主也未必能容咱们多活得几日。”

陆先生向韦小宝瞧了一眼，道：“是他们这种人当时得令，我们老了，该死了，那又有什么法子？”语气中充满愤愤不平。胖头陀

叹道：“也是我见他年纪小，投其所好，就这么不顾前，不顾后的禀报了上去，唉！”陆先生瞪了他一眼，道：“小也未免小得过了

份。”胖头陀道：“陆兄，事已至此，你我同生共死，大丈夫死就死了，又有何惧？”

韦小宝拍手道：“胖尊者这话说得是，是英雄好汉，怕甚么了？我都不怕，你们更加不用怕。”

陆先生冷笑一声，道：“无知小儿，不知天高地厚，等到你知道怕，已然迟了。”出神半晌，道：“胖尊者请销待，我去向拙荆吩

咐几句。”

过了一会，陆先生回入书房，脸上犹有泪痕。胖头陀道：“陆兄，你的升天丸，请给我一粒。”陆先生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个瓷

瓶，拨开瓶塞，倒出一粒红色药丸给他，说道：“这丸入口气绝，非到最后关头，不可轻举妄动。”胖头陀接过，苦笑道：“多谢了！

韦小宝大怒，叫道：“我是你的私生儿子。你跟胖头陀私通，生了我出来。”一群少女少年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那圆脸少女脸上通红，啐道：“小鬼，你作死啊！”伸手便打。韦小宝侧头避开。这时又有十几名年轻男女闻声赶到，都向那圆脸少女取笑。那少女又羞又恼，左足飞起，在韦小宝屁股上猛力一踢。韦小宝大叫：“妈，你干什么打儿子？”众少年笑得更加响了。

突然间钟声当档档响起，众人立即肃静倾听，二十多名年轻男女转身向竹屋奔去。胖头陀道：“教主集众致训。”向韦小宝道：“待会见到教主之时，可千万不能胡说八道。”韦小宝见他神色郁郁，这些年轻男女对他颇为无礼，心想他武功甚高，干么怕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不由得对他有些可怜，便点了点头。

只见四面八方有人走向竹屋，胖头陀和陆先生带着韦小宝走进屋去。过了一条长廊，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大厅。这厅硕大无比，足可容纳千人之众。韦小宝在北京皇宫中住得久了，再巨大的厅堂也不在眼中。可是这一座大厅却实在巨大，一见之下，不由得肃然生敬。

但见一群少年男女衣分五色，分站五个方位。青、白、黑、黄四色的都是少年，穿红的则是少女，背上名负长剑，每一队约有百人。大厅顶端居中并排放着两张竹椅，铺了锦缎垫子。两旁站着数十人，有男有女，年纪轻的三十来岁，老的已有六七十岁，身上均不带兵刃。大厅中聚集着五六百人，竟无半点声息，连咳嗽也没一声。

韦小宝心中暗骂：“他妈的，好大架子，皇帝上朝么？”过了好一会，钟声连响九下，内堂脚步声响。韦小宝心道：“鬼教主出来了。”

哪知出来的却是十名汉子，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衣分五色，分在两张椅旁一站，每一边五人。又过了好一会，钟声铿的一声大响，跟着数百只银铃齐奏。厅上众人一齐跪倒，齐声说道：“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胖头陀一扯韦小宝衣襟，令他跪下。

韦小宝只得也跪了下来，偷眼看时，见有一男一女从内堂出来，坐入椅中。铃声又响，众人慢慢站起。那男的年纪甚老，白鬓垂胸，脸上都是伤疤皱纹，丑陋已极，心想这人便是教主了。那女的却是个美貌少妇，看模样不过二十三四岁年纪，微微一笑，媚态横生，艳丽无匹。韦小宝暗赞：“乖乖不得了！这女人比我那好姊妹还要美貌。皇宫和丽春院中，都还没这等标致角色。”

左首一名青衣汉子踏上两步，手捧青纸，高声诵读：“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洪教主宝训：‘众志成城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厅上众人齐声念道：“众志成城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韦小宝形容词一双眼珠正骨碌碌的瞧着那丽人，众人这么齐声念了出来，将他吓了一跳。

那青衣汉子继续念道：“教主仙福齐天高，教众忠字当头照。教主驶稳万年船，乘风破浪逞英豪！神龙飞天齐仰望，教主声威盖八方。个个人为教主生，人人死为教主死，教主令旨遵从，教主如同日月光！”

那汉子念一句，众人跟着读一句。韦小宝心道：“什么洪教主训？大吹牛皮。我天地会的切口诗比他好听得多了。”

众人念毕，齐声叫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劲。洪教主一张丑脸神情漠然，他身旁那丽人却笑吟吟地跟着念诵。

众人念毕，大厅中更无半点声息。

第二十回 残碑日月看仍在 前辈风流许再攀
那丽人眼光自西而东的扫过来，脸上笑容不息，缓缓说道：“黑龙门掌门使，今日限期已至，请你将经书缴上来。”她语音又清脆又娇媚，动听之极，伸出左手，摊开手掌。

韦小宝远远望去，见那手掌真似白玉雕成一般，心底立时涌起一个念头：“这女人做这老婆倒也不错。她如到丽春院去做生意，扬州的嫖客全要涌到，将丽春院大门也挤破了。”

左首一名黑衣老者迈上两上，躬身说道：“启禀夫人：北京传来讯息，已查到了四部经书的下落，正在加紧出力，依据教主宝训的教导，就算性命不要，也要取到，奉呈教主和夫人。”他语音微微发抖，显是十分害怕。

韦小宝心道：“可惜，可惜，这个标致的女人，原来竟是洪教主的老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月光光，照毛炕。”那女人微微一笑，说道：“教主已将日子宽限了三次，黑龙使你总是推三推四，不肯出力，对教主未免太不忠心了罢？”

黑龙使鞠躬更低，说道：“属下受教主和夫人的大恩，粉身碎骨，也难图报。实在这事万分棘手，属下派到宫里的六人之中，已有邓炳春，柳燕二人殉教身亡。还望教主和夫人恩准宽限。”

韦小宝心道：“那肥母猪和假宫女原来是你的下属。只怕老娘子的职位也没你大。”那女子左手抬起，向韦小宝招了招手，笑道：“小弟弟，你过来。”韦小宝吓了一跳，低声道：“我？”那女子笑道：“对啦，是叫你。”

韦小宝向身旁陆先生和胖头陀二人各望一眼。陆先生道：“夫人传呼，上前恭敬行礼。”韦小宝心道：“我偏不恭敬，又待怎样？”可是走上前去，还是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礼，说道：“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洪夫人笑道：“这小孩倒乖巧。谁教你在教主之下，加上了『和夫人』三个字？”韦小宝不知神龙教中教众向来只说“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一入教后，便将这些话念得熟极而流，谁也不敢增多一字，减少半句。韦小宝眼见这位夫人容貌既美，又是极有权势，反下拍马屁不用本钱，随口便加上了“和夫人”三字，听她相询，便道：“教主有夫人相伴，寿与天齐才有趣味，否则过得一两百年，夫人归天，教主岂不寂寞得紧？”

洪夫人一听，笑得犹似花枝乱颤，洪教主也不禁莞尔，手捻长须，点头微笑。

神龙教中上下人等，一见教主，无不心惊胆战，谁敢如此信口胡言？先前听得韦小宝如此说，都代他捏了一把汗，待见教主和夫人神色甚和，才放了心。

洪夫人笑道：“那么三个字，是你自己想出来加上去的了？”韦小宝道：“正是，那是非加不可的。那石碣弯弯曲曲的字中，也提到夫人的。”

此言一出，陆先生全身登时如堕入冰窖，自己花了无数心血，才将一篇碑文教了背熟，忽然间他别出心裁，加上夫人的名字，那如何凑得齐字数？这顽童信口开河，势不免将碑文乱说一通，自己所作文字本已被绽甚多，这一来还不当场败露？

洪夫人听了也是一怔，道：“你说石碑上也刻了我的名字？”韦小宝道：“是啊！”他随口说了“是啊”二字，这才暗叫：“糟糕！她若要背那碑文，其中却没说到夫人。”好在洪夫人并不细问，说道：“你姓韦，从北京来的，是不是？”韦小宝道：“是啊。”洪夫人道：“听胖头陀说，你在北京见过一个名叫柳燕的胖姑娘，她还教你武功。”

韦小宝心想：“我跟胖头陀说的话，除了那部经书之外，他都禀告了教主和夫人，眼下只好死挺到底，反正胖柳燕已经死要□□凶整牢躄灾！北愕渍骸罢☆牵囹煨隼♥U4尚俏沂迨恋暮门箭眩φ滋煲估铮·笔钡轿壹依钶吹摹！焙梓蛉诵σ饕鞴奈实渍骸八♀捶墙裁盘俊♀”

韦小宝道：“跟我叔叔说笑话啊。有时他们还搂住了亲嘴，以为我看不到，我可偷偷都瞧见了。”他知道越说得活灵活现，诸般细微曲折的地方都说到了，旁人越是相信。

洪夫人笑道：“你这孩子滑头得紧。人家亲嘴，你也偷看。”转头向黑龙使道：“你听见吗？小孩子总不会说谎罢？”

韦小宝顺着她眼光瞧去，见黑龙使脸色大变，恐惧已达极点，身子发颤，双膝一曲，跪倒在地，连磕头，道：“属下……属下……督导无方，罪该万死，求教主和夫人网……网开一面，准属下将功赎罪。”韦小宝大奇，心想：“我说那肥猪姑娘和我叔叔亲嘴，跟这老头儿又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吓成这个样子？”

洪夫人微笑道：“将功赎罪？你有什么功劳？我还道你派去的人，当真忠心了耿耿的在为教主办事。哪知道在北京，却在干这些

“黑龙使又连磕头，额头上鲜血淋漓而下。韦小宝心下不忍，想说几句对他有利的言语，一时却想不出来。黑龙使膝行而前，叫道：“教主，我跟著你老人家出生入死，虽无功劳，也有苦劳。”洪夫人冷笑道：“你提从前的事干什么？你年纪这样大了，还能给教主干点少事？黑龙使这职位，早些不干，岂不快活？”黑龙使抬起头来，望著洪教主，哀声道：“教主，你对老部下，老兄弟，真没半点旧情吗？”

洪教主脸色木然，淡档的道：“咱们教里，老朽糊涂之人太多，也该好妹整顿一下才是。”他声音低沉，说来模糊不清。韦小宝自见他以来，首次听他说话。

突然间数百名少男少女齐声高呼：“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

黑龙使叹了口气，颤巍巍的站起身来，说道：“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转过身来，说道：“拿来罢！”

厅口四名黑衣使之前，手中各托一只木盘，盘上有黄铜圆罩罩住，走到黑龙使之前，将木盘放在地下，迅速转身退回。厅上众人不约而同的退了几步。

黑龙使喃喃的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嘿嘿，有一事不成，便是属下并不忠心耿耿。”伸手握住铜盖顶上的结子，向上一提。

盘中一物突然窜起，跟著白光一闪，斜刺里一柄飞刀激飞而至，将那物斩为两截，掉在盘中，蠕蠕而动，却是一条五彩斑斓的小蛇。

韦小宝一声惊呼。厅上众人也都叫了起来：“哪一个？”“什么人犯上作乱？”“拿下了！”“哪一个叛徒，胆敢忤逆教主？”

洪夫人突然站起，双手环抱，随即连摆三下。只听得刷刷声，长剑出鞘之声大作，数百名少男少女奔上厅来，将五六十年长教众团团围住。这数百名少年青衣归青衣，白衣归白衣，毫不混杂，各人占著方位，或六七八人，或八九人分别对付一人，长剑分指要害那数十名年老的顷刻之间便被制住。胖头陀和陆先生身周，也各有七八人以长剑相对。

一名五十来岁的黑须道人哈哈大笑，说道：“夫人，你操练这阵法，花了好几个月功夫罢？要对付老兄弟，其实用不著这么费劲。”站在他身周的是八名红衣少女，两名少女长剑前挺，剑尖挺住他胸口，喝道：“不得对教主和夫人无礼。”那道人笑道：“夫人，那条五彩神龙，是我无根道人杀的。你要处罚，尽管动手，何必连累旁人？”

洪夫人坐回椅中，微笑道：“你自己认了，再好也没有。道长，教主待你不薄吧？委你为赤龙门掌门使，那是教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你为什么要反？”无根道人说道：“属下没有反。黑龙使张淡月有大功于本教，只因属下有人办事不利，夫人便要取他性命，属下大胆向教主和夫人求情。”洪夫人笑道：“倘若我不答应呢？”

无根道人道：“神龙教虽是教主手创，可是数万兄弟赴汤蹈火，人人都有功劳。当年起事，共有一千零二十三名老兄弟，到今日丧故手，有的被教主诛戮，剩下的已不到一百人。属下求救主开恩，饶了我们几十个老兄弟的性命，将我们尽数开革出教。教主和夫人见著我们老头儿讨厌，要起用新人，便叫我们老头儿一起滚蛋罢。”

洪夫人冷笑道：“神龙教创教以来，从没听说有人活著出教的。无根道长这么说，真是异想天开之至。”无根道人道：“这么说，是不答应了？”洪夫人道：“对不起，本教没这个规矩。”无根道人哈哈一笑，道：“原来教主和夫人非将我们尽数诛戮不可。”

洪夫人微笑道：“那也不然。老人忠于教主，教主自然仍旧当他好兄弟，决不歧视。我们不问年少年长，只问他对教主是否忠心耿耿，哪一个忠于教主的，举起手来。”

数百名少年男女一齐举起左手，被围的年长众教也都举手，连无根道人也都高举左手，大家同声道：“忠于教主，决无二心！”韦小宝见大家举手，也举起了手。

洪夫人点头道：“那好得很啊，原来人人忠于教主，连这个新来的小弟弟，虽非本教中人，居然也忠于教主。”韦小宝心道：“我忠于乌龟王八蛋。”洪夫人道：“大家都忠心，那么我们这里一个反贼也没有了。恐怕有点不对头吧？得好妹查问查问。众位老兄弟只好暂且委屈一下，都绑了起来。”数百少年男女齐声应道：“是！”

一 蠶航械潰骸扒衣 焙梓蛉说潰骸鞍琢 梗 阎钟怪裁锤呀 蹩蹩蹩蹩早潰骸案呀 敲挥校 橱蹩蹩蹩还+健！焙梓蛉说潰骸

斑踹哐擗 闾刚！掖 k 虏还 健！蹩蹩蹩早潰骸芭橱虏恒遥 橱略 娼讨鞣 嗔 彩捺 鼻啊 椅 窘剔彰 保 庀 上 炮 薊 姑 簧 蹩郎

稀 N 裁此 這哦 越 讨 髻 倚 模 此 滴 颐 抢 闲 值 懿 恢 倚 模 俊

洪夫人笑吟吟的道：“白龙使这么说，那是在自己表功了。你是不是说，倘若没有你白龙使钟志灵，神龙教就无今日？”

那魁梧大汉钟志灵道：“神龙教建教，是教主一人之功，大伙儿不过跟著他老人家打天下，有什么功劳可言，不过……”

洪夫人道：“不过怎样啊？”钟志灵道：“不过我们没有功劳，这些十几岁的小娃娃更加没功劳。”洪夫人道：“我不过二十几岁，那也没有功劳了？”钟志灵迟疑半晌，道：“不错，夫人也没有功劳。创都教建业，是教主他老人家一人之功。”

洪夫人缓缓的道：“既然大家没有功劳，杀了你也算冤枉，是不是？”说到这里，眼中闪烁过一阵杀气，脸上神气仍是娇媚万状。

钟志灵怒叫：“杀我姓钟的一人，自然不打紧。就怕如此杀害忠良，诛戮功臣，神龙教的基业，要毁于夫人一人之手。”

洪夫人道：“很好，很好，唉，我倦得很。”这几个字说得懒洋洋地，哪知道竟是下令杀人的暗号。站在钟志灵身周的七名白衣少年一听，长剑同时挺出，一齐刺入钟志灵的身子。七剑拔出，他身上射出七股血箭，溅得七名白衣少年衣衫全是鲜血。钟志灵叫道：“教主，你……好忍心！好……”倒地而死。七名少年退到廊下，行动极是整齐。

教中老兄弟都知白龙使钟志灵武功甚高，但七剑齐至，竟无丝毫抗拒之力，足见这七名少年为了今日在厅中刺这一剑，事先曾得教主指点，又已不知练了多少遍，实已至了熟极而流的地步，无不心下栗栗。

洪夫人打了个呵欠，左手轻轻按住了樱桃小口，显得娇慵之极。洪教主仍是神色木然，对于钟志灵被杀，宛如没有瞧见。洪夫人轻轻的道：“青龙使、黄龙使，你们两位，觉得白龙使谋叛造反，是不是罪有应得。”

一个细眼尖脸的老者躬身说道：“钟志灵反叛教主和夫人，处心积虑，属下十分痛恨，曾向夫人告发了好几次，夫人总是说，瞧在老兄弟面上，让他有个悔改的机会。教主和夫人宽宏大量，只盼他改过自新，哪知道这人恶毒无比，实是罪不可赦。如此轻易将他处死，那是万分便宜了他。教中兄弟，无不感激教主和夫人的恩德。”

韦小宝心道：“这是个马屁大王。”

洪夫人微微一笑，说道：“黄龙使倒还识得大体。青龙使，你以为怎样？”

一个五十来岁的高瘦汉子向身旁八名青衣少年怒目而视，斥道：“滚开。教主要杀我，我不会自己动手吗？”八名少年长剑向前微挺，剑尖碰到了他衣服，那汉子嘿嘿几声冷笑，慢慢提起双手，抓住了自己胸前衣衫，说道：“教主、夫人，当年属下和赤、白、黑、黄四门掌门使义结兄弟，决心为神龙教卖命，没想到竟有今日。夫人要杀许某，并不稀奇，奇在黄龙使殷大哥贪生怕死，竟说这等卑鄙龌龊的言语，来诬蔑自己好兄弟……”

猛听得嗤的一声急响，那汉子双手向外一分，已将身上长袍扯为两半，手臂一振之间，两片长袍横卷而出，已将八名青衣少年的长剑开，青光闪动，手掌中已多了两柄尺半长的短剑。嗤嗤之声连响，八名青衣少年胸口中剑，尽数倒地，伤口中鲜血直喷。八人身倒在他身旁，围成一圈，竟排得十分整齐。这几下手法之快，直如迅雷掩耳。

洪夫人一惊，双手连拍，二十余名青衣少年挺剑拦在青龙使身前，又团团将他围住。

青龙使哈哈大笑，朗声说道：“夫人，你教出来的这些娃娃，脓包之极。教主要靠这些小家伙来建功克敌，未免有些不大顺手罢？”

七少年刺杀钟志灵，洪教主犹如视而不见，青龙使刺杀八少年，他似乎无动于衷，稳稳坐在椅中，始终浑不理睬。

洪夫人看了丈夫一眼，似乎有些惭愧，嫣然一笑，坐下身来，笑道：“青龙使，你剑法高明得很哪，今日……”

忽听得唳唳之声大作，大厅中数百名少年男女手中长剑纷纷落地，众人大大奇之下，眼见众少年一个个委顿在地，各人随即只觉头昏眼花，立足不定。功力稍差的先行摔倒，跟着余人也摇摇晃晃，倒了下来，顷刻之间，大厅中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

洪夫人惊呼：“为……为什么……”身子一软，从竹椅中滑了下来。青龙使却昂然挺立，狞笑道：“教主，你残杀我兄弟，想不到也有今日罢？”两柄短剑一击，铮然作声，踏著地下众人身子，向洪教主走去。

洪教主哼了一声，道：“那也未必！”伸手抓住竹椅的靠手，喀喇一声，拗断了靠手。青龙使登时变色，退后两步，说道：“教主，偌大一个神龙教，弄得支离破碎，到底是谁种下的祸胎，你老人家现在总该明白了罢？”

洪教主“嗯”的一声，突然从椅上滑下，坐倒地下。青龙使大喜，抢上前去，墓地里呼的一声，一物挟著一股猛烈之极的劲风，当胸飞来。青龙使右手短剑用力斩出，那物断为两截，原来便是洪教主从竹椅上拗下的靠手。他这一掷之劲非同小可，一段竹棍被斩断上半截余势不衰，扑的一所，插入青龙使胸口，撞断了五六条肋筋，牵动了心脉，他顿时惨叫起来。

青龙使一声大叫，戛然而止，肺中气息接不上来，登时哑了。身子晃了两下，手中两柄短剑落地，分别插入两名少年身上。这两名少年四肢麻软，难以动弹，神智却仍清醒，口中也能说话，短剑插身，痛得大叫起来。数百名少年男女见教主大展神威，击倒了青龙使，齐声欢呼。只见洪教主右手撑地，挣扎著要站起身来，但右腿还没站直，双膝一软，倒地滚了几滚，摔得狼狈不堪。这一来，人人知道教主和自己一样，也已中毒，盘软肉酥。教主平素极其庄严，在教众面前连话也不多说一句，笑也不多笑一声，此刻竟摔得如此丢人，自是全身力道尽失。

大厅上数百人尽数倒地，却只一人站直了身子。此人本来身材甚矮，可是在数百名卧地不起的人中，不免显得鹤立鸡群。此人正是韦小宝。他鼻闻到一阵阵淡档的幽香，只感心旷神怡，全身暖洋洋地，快美难以言宣，眼见一个个都倒在地下，何以会有此变故，心中全然不解。他呆了一会，伸手去拉胖头陀，问道：“胖尊者，大家干什么？”

胖头陀奇道：“你……你没中毒？”韦小宝奇道：“中毒？我……我不知道。”他用力扶起胖头陀，可是胖头陀腿上没半点力气，又即坐倒。陆先生突然问道：“许大哥，你……你使得是什么毒？”

那青龙使身子摇摇晃晃，犹似喝醉了一般，一手扶住柱子，不住咳嗽，说道：“可惜，可……惜功败垂成，我……我是不中用了。”陆先生道：“是『七虫软筋散』？是『千里销魂香』？是……是『化……化血……腐骨粉』？”连说了三种毒药的名称，说到“化血腐骨粉”时，声音颤抖，显得害怕已极。

青龙使右肺受伤，咳嗽甚剧，答不出话。陆先生道：“韦公子却怎地没有中毒？啊，是了！”他突然省悟，这“是了”二字，叫得极响，道：“你短剑上搽了『百花腹蛇膏』，妙计，妙计。韦公子，请你闻一闻青龙使那柄短剑，是不是剑上有一阵花香？”

韦小宝心想：“剑上有毒，我才不去闻呢。”道：“就在这里香得紧呢。”陆先生脸现喜色，道：“是了，这『百花腹蛇膏』遇到鲜血，便生浓香，本是炼制香料的一门秘法，常人闻了，只有精神舒畅，可是……可是我们住在这灵蛇岛上，人人都服惯了『雄黄药酒』，以避毒蛇，这股香气一碰到『雄黄药酒』，那便使人筋骨酥软，一十二个时辰不解。许大哥，真是妙计。这『百花腹蛇膏』在岛上本是禁物，原来你暗中早已有备，你定有三四个月没喝雄黄药酒了。”

青龙使坐倒在地，正好坐在两名少年身上，摇头道：“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还是中了洪安通的毒手。”几名少年喝道：“大胆狂徒，你胆敢呼唤教主的圣名。”青龙使慢慢站起，拾起一柄长剑，一步步向洪教主走去，道：“洪安通的名字叫不得？咳咳……我杀了这恶贼之后……咳咳……这叫不叫得？”数百名少年男女都惊呼起来。

过了一会，只听得黄龙使苍老的声音道：“许兄弟，你去杀了洪安通，大伙儿奉你为神龙教教主。大家快念：咱们奉许教主呈令，忠心不贰。”

大厅上沉默片刻，便有数十人念了起来：“咱们奉许教主号令，忠心不贰。”有些声音坚决，有些显得迟疑，颇为参差不齐。青龙使走得两步，咳嗽一声，身子晃几下，他受伤极重，但勉强挣扎，说什么要先杀了洪教主。洪夫人忽然格格一笑，说道：“青龙使，你没力气了，你腿上半点力气也没了，你胸口鲜血涌了出来，快流光啦。你不成啦。坐下罢，疲倦得很，坐下罢，对了坐下休息一会。你放下长剑，待会儿坐到我身边来，让我治好你的伤。对啦，坐倒罢，放下长剑。”

越说声音越是温柔娇媚。青龙使又走得几步，终于慢慢坐倒，铮的一声，长剑脱手落地。黄龙使眼见青龙使再也无力站起，大声道：“许雪亭，你这奸贼痴心妄想，他妈的要做教主，你撒泡尿自己照照，这副德性像不像。”

赤龙使无根道人喝道：“殷锦，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见风使舵，东摇西摆。老道手脚一活，第一个便宰了你。”黄龙使殷锦道：“你狠什么，我……我……”欲等还口，见青龙使许雪亭摇摇晃晃地又待站起，眼见这场争斗不知鹿死谁手，又住了口。

一进厅上数百人的目光，都注视在许雪亭身上。洪夫人柔声道：“许大哥，你倦得很了，还是坐下来罢。你瞧着我，我唱个小曲给你听。你好好歇一歇，以后我天天唱小曲儿给你听。你瞧我生得好不好看？”

许雪亭唔唔连声，说道：“你……你好看得很……不过我……我不敢多看……”说著又即坐倒，这一次再也站不起来，但心中雪亮，自己要一坐不起，杀不了教主，数百人中以教主功力最深厚，身上所中之毒定是他最先解去，那么一众老人人人无幸，尽数遭他毒手，说道：“陆……陆先生，我动不了啦，你给想……舷舷舷舷个法子。”

陆先生道：“韦公子，这教主十分狠毒，等会他身上所中的毒消解，便将大伙儿杀死，连你也活不成。你快去将教主和夫人杀了。”这几句话他就不说，韦小宝也早明白，当下拾起一柄剑，慢慢向教主走去。

陆先生又道：“这洪夫人狐媚精，尽会骗人，你别瞧她的脸，不可望她的眼睛。”韦小宝道：“是！”挺剑走上几步。

柳柳已嶸困渍骸靶。值埠。闲滴疑。妹啦幻渍俊鄙。穆谐淡讼。畔垂侵。h俊N。ば”π。闲幸欢。繁。紧。迫。E。滞。吠。哟。蠛。纫。簧。o。骸。昂。θ。司。床。坏。茫。蔽。ば”σ。涣。苒。A。膂。舂。兆。x。搜。勋。A。樟。铃。伺。嶠。Φ。渍。骸。靶。~。值。埠。o。闲。瓢。^。蚌。；。遥。佳。g。搜。鄹。D。闹。疲。I。已。壑。樽。永。錡。心。愕。挠。白。印。！。真。舍。不。得。杀。你。的。老。公。却。非。杀。不。可。”

忽然左侧有个清脆的声音说道：“韦大哥，杀不得！”这声音极熟，韦小宝心头一震，向声音处瞧去，只见一名红衣少女躺在地下，秀眉俊目，正是小郡主沐剑屏。他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竟会在此和她相遇，至于她身穿赤龙门少女的红衣，反不觉如何惊奇了，忙俯身将她扶起，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沐剑屏不答他的问话，只道：“你……你千万杀不得教主。”韦小宝奇道：“你投了神龙教？怎……怎么会？”沐剑屏全身软得便如没了骨头，将头靠在他肩头，一张小口刚好凑在他耳边，低声道：“你如杀了教主和夫人，我就活不成了。那老头子恨死了我们，非尽数杀了我们这些少年人不可。”韦小宝道：“我要他们不来害你们，他们会答允的。”沐剑屏急道：“不，不，教主给我们服了毒药，旁人

韦小宝和她重逢，本已十分欢喜，何况怀中温香软玉，耳边柔声细语，自是难以拒却，又想她又给教主逼服了毒药，旁人解救不得，那么杀了教主，便是害死怀中这个小美人儿，此事万万不可，只一件事为难，低声道：“我如不杀教主，教主身上毒药性去了之后，就要杀死我了。”他将沐剑屏紧紧抱住，这句话就在她耳边而说。

沐剑屏道：“你救了教主和夫人，他们怎么会杀了你？”

韦小宝心想不错，洪夫人这样千娇百媚，无论如何是杀不下手的，眼前正是建立大功的机会，只是胖头陀，陆先生，无根道人这几个，不免要给教主杀了。那无根道人十分豪杰，杀了他未免可惜。最好是既不杀教主和夫人，也保全了胖头陀等人性命，便道：“正是！好老婆。就算教主主要杀我，我也非救你不可。”说著在她左颊上亲了一吻。

沐剑屏大羞，满脸通红，眼光中露出喜色，低声道：“你立了大功，又是小孩子，教主怎会杀你？”

韦小宝将沐剑屏轻轻放在地下，转头说道：“陆先生，教主是杀不得的，夫人也杀不得的。石碑上刻了字，说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寿与天齐，我怎么敢害他们性命？他二位老人神通广大，就是要害，也害不死的。”

陆先生大急，叫道：“碑文是假的，怎作得数？别胡思乱想了，快快将他二人杀了，否则大伙儿死无葬身之地。”

韦小宝连连摇头，说道：“陆先生，你不可说这等犯上作乱的言语。你有没有解药？咱们快解了教主和夫人身上的毒。”

洪夫人柔声说道：“对啦，小兄弟，你当真见识高超。上天派了你这样一位少年英雄下凡，前来辅佐教主。神龙教有了你这样一位少年英雄，真是大家的福气。”这几句话说得似乎出自肺腑，充满了惊奇赞叹之意。

韦小宝听在耳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笑道：“夫人，我不是神龙教的人。”

洪夫人道：“那再容易也没有了。你现下即刻入教，我就是你的接引人。教主，这位小兄弟为本教立了如此大功，咱们派他个什么职位才是？”

教主道：“白龙门掌门使钟志灵叛教伏法，咱们升这少年为白龙使。”

洪夫人笑道：“好极了。小兄弟，本教以教主为首，下面就是青、黄、赤、白、黑五龙使。像你这样一入教就做五龙使，那真是从所未有之事。足见教主对你倚重之深。小兄弟，你姓韦，我们是知道的，你的大号叫做什么？”

韦小宝道：“我叫韦小宝，江湖上有个外号，叫做『小白龙』。”他想起了茅十八给他杜撰了个外号，觉得若无外号，不够威风，想不到竟与今日之事不谋而合。

洪夫人喜道：“你瞧，你瞧！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否则哪有这样巧法。教主金口，一言既出，决无反悔。”

陆先生大急，说道：“韦公子，你别上他们的当。就算你当了白龙使，他们一不喜欢，若要杀你，还不是易如反掌？白龙使钟志灵便是眼前的榜样。你快去杀了教主和夫人，大家奉你为神龙教的教主便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惊。胖头陀、许雪亭、无根道人等都觉这话太过匪夷所思，但转念一想，若不奉他为教主，教中再无比白龙使更高的职位，眼前情势恶劣之极，众人性命悬于其手，也只有这样，才能诱得他去杀了教主和夫人，只消渡过难关，谅这小小孩童就算真的当了教主，也逃不过众人的掌握。当下众人齐道：“对，对，我们齐奉韦公子为神龙教教主，大伙儿对你忠心不贰。”

韦小宝心中一动，斜眼向洪夫人瞧去，只见她半坐半卧的靠在竹椅上，全身犹似没了骨头一般，胸口微微起伏，双颊红晕，眼波欲流，心想：“做教主没什么好玩，这个教主夫人可真美得要命。我如做了教主，你这教主夫人可还做不做哪？”

但这念头只在脑海中一晃而过，随即明白：“这些人个个武功高强，身毒性一解，我又怎管他们得了？这是过桥抽板。”过桥抽板的事，他在天地会青木堂中早已有过经历，天地会的兄弟都是英雄好汉，过了桥之后不忙架桥完窳，疲募一铮，裼胁淮螭檉交椽。植霾灰啃趾醯模拷讨鞣蛉恣瀑渍暇馆约早男：●溃9毕律炆松焰嗤罚●Φ溃骸敖讨魑沂蛭辈煊吹模●忝撮嫡庵只埃●坏恼智宋业母？苁ω→矣械愕u竿埋坏醯u度amΔa讨整7.蛉耍ε蠢已怨概诤茫●祥盍恼剩：L蕉疾凰恪B较壬b(3)嗔▶▶顾 敲胺噶私讨鲟●讷讨骷碎髻肆浚ψ准入 暨淖铈b较壬C△阔) 奄庖L轟m毒曳●耍v秃推，ε●癩皇呛茫俊●

洪教主不等陆先生开口，立即说道：“好，就是这么办。白龙使劝我们和衷共济，不咎既往，本座嘉纳忠言，今日厅上一切犯上作乱之行，本座一概宽赦，不再追究。”

韦小宝喜道：“青龙使，教主答应了，那不是好得很吗？”

陆先生眼见韦小宝无论如何是不去杀教主了，长叹一声，说道：“既是如此，教主、夫人，你们两位请立下一个誓来。”

洪夫人道：“我苏荃决不追究今日之事，若违此言，教我身入龙潭，为万蛇所噬。”

洪教主低沉著声音道：“神龙教教主洪安通，日后如向各位老兄弟清算今日之事，洪某身入龙潭，为万蛇所噬，o骨无存。”

“身入龙潭，为万蛇所噬”，那是神龙教中最重的刑罚，教主和夫人当人立此重誓，虽为势迫，却也是决计不能反口的了。陆先生道：“青龙使，你意下如何？”许雪亭奄奄一息，道：“我……我反正活不成了。”陆先生又道：“无根道长，你以为怎样？”

无根道人大声道：“就是这样。洪教主原是我们老兄弟，他文才武功，胜旁人十倍，大伙儿本来拥他为主，原无二心。自从他娶了这位夫人后，性格大变，只爱提拔少年男女，将我们兄弟一个个的残杀。青龙使这番发难，只求保命，别无他意。教主和夫人既当众立誓，决不追究今日之事，不再肆意杀害兄弟，大家又何必反他？再说，神龙教原也少不得这位教主。”

一群少年男女纵声高呼：“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陆先生道：“韦公子，你没喝雄黄酒，不中百花腹蛇膏之毒，致成今日之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解此毒，甚是容易，你到外面去舀些冷水，喂了各人服下即可。”

韦小宝笑道：“这毒原来如此易解。”走到厅外，却找不到冷水，绕到厅后，见一排放著二十余只七石缸，都装满了清水，原来是防竹厅失火之用，当下满满提一桶清水，回到厅中，先舀一瓢喂给教主喝下，其次喂给夫人。第三瓢却喂给无根道人，说道：“道长，你是英雄好汉。”第四、第四瓢喂了胖头陀和陆先生，第六瓢喂给沐剑屏。

各人饮了冷水，便即呕吐，慢慢手脚可以移动。韦小宝又喂数人后，陆先生已可起立行走，过去扶起青龙使许雪亭，为他止血治伤。胖头陀等分别去提冷水，灌救亲厚的兄弟。不久沐剑屏救了向名红衣少女。一时大厅上呕吐狼藉，臭不可闻。

洪夫人道：“大家回去休息，明日再聚会。”

洪教主道：“本座既不究既往，众兄弟自伙之间，也不得因今日之事，互相争吵寻仇，违者重罚。五龙少年不得对掌门使不敬，掌门使也不可借故处置本门少年。

众人齐声奉令，但疑忌忧虑，毕竟难以尽去。

洪夫人柔声道：“白龙使，你跟我来。”韦小宝还不知她在呼唤自己，见她招手，这才想起自己做了神龙教的白龙使，便跟了过去

教主和夫人并肩而行，出了大厅，已可行动的教众都躬身行礼，高声叫道：“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教主和夫人沿著一条青石板路，向厅左行去，穿过一大片竹林，到了一个平台之上。台上著几间大屋，十余名分穿五色衣衫的少年男女持剑前后把守，见到教主，一齐躬身行礼。洪夫人领韦小宝进了竹屋，向一名白衣少年道：“这位韦公子，是你们白龙门新任的掌门使，请他在东厢房休息，你们好好服侍。”说著向韦小宝一笑，进了内堂。

几名白衣少年转身向韦小宝道：“属下少年参见座使。”韦小宝在皇宫中做惯了首领太监，在天地会中又做惯了香主，旁人对他恭敬，已毫不在乎，只点了点头。

几名白衣少年引他进了东厢房，献上茶来。虽说是厢房，却也十分宽敞，陈设雅洁，桌上架上摆满了金玉古玩，壁上悬著字画，床上被褥华美，居然有点皇宫中的派头。

几名白衣少年见洪夫人言语神情之中，显然对韦小宝极为看重，而教主这“仙福居”更是从无前人在此过宿，白龙使享此殊荣，地位更在其他四位之上。这些少年在此守卫，不知适才大厅中的变故，但见韦小宝位尊得宠，一个个过来大献殷勤。

当日下午，韦小宝向几名白衣少年问了五龙门的各种规矩。原来神龙教下分五门，每一名统率数十名老兄弟，一百名少年，数百名寻常教众。掌门使本来都是教中立有大功的高手宿将，但教主近来全力提拔新秀，往往二十岁左右之人，便得出掌仅次于掌门使的要职，韦小宝年纪虽小，却也无人有丝毫诧异。

次晨洪教主和夫人又在大厅中召集会众。各上脸上都有惴惴不安之色，教主虽已立誓不再追究，但他城府极深，谁也料不到他会有什么厉害手段使出来。

教主和夫人升座。韦小宝排在五龙使班次的第四位，反在胖头陀和陆先生之上。

洪教主问道：“青龙使伤势怎样？”陆先生躬身道：“启禀教主，青龙使伤势不轻，性命是否能保，眼下还是难说。”教主从怀中取出一个醉红小瓷瓶，道：“罢，你且盘坐，静养几天，待他伤势稍好，再行接治。”

陆先生忙伸手接任，伏地谢道：“谢教主大恩。”他知这天王保命丹十分难得，是教主派遣部属采集无数珍奇药材炼制而成，其中三百年老山人参、白熊胆、雪莲等物，尤其难得，是教主大费心力所炼成的，前后也不过十来颗而已。许雪亭一服这三颗灵丹，性命当可无碍。

其余老兄弟都躬身道谢，均想：“青龙使昨日对教主如此冲撞，更立心要害他性命，今日教主反赐珍药，那么他的的确确的不咎既往了。”无不大大感欣慰。大厅中本来人人严加戒备，这时脸上都现笑容，不少人大吁长气。

洪夫人笑道：“白龙使，听说你在五台上见到一块石碣，碣上刻有蝌蚪文字？”

韦小宝躬身道：“是！”

胖头陀道：“启禀教主、夫人，属下拓得这碣文在此。”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打了开来，取出一张极大的拓片，悬在东边墙上。拓片黑底白字，文字稀奇古怪，无人能识。

洪夫人道：“白龙使，你若识得这些文字，便读给大家听听。”

韦小宝应道：“是。”望拓文，大声背诵陆先生所撰的那篇文章：“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 ”慢慢的一路背下去，偶尔遗忘，便问：“嗯，这是个什么字，倒也难认，是了，是个『魔』字。”背到“仙福永享，普天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那四句时，将之改了一改，说是“仙福永享，连同夫人。寿与天齐，文武仁圣。”

这“连同夫人”四字，实在颇为粗俗，若教陆先生撰写，必另有雅训字眼，但韦小宝不通文理，哪里作得出什么好文章来？不将四字改成五字，已十分难能可贵了。

洪夫人一听到这四字，眉花眼笑，说道：“教主，碣文中果真有我的名字，倒不是白龙使胡乱捏造的。”

洪教主也十分高兴，点头笑道：“好，好！我们上邀天眷，创下这个神龙教来，原来大唐贞观年间，上天已有预示。”

厅上教众齐声高呼：“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无根道人等老兄弟也自骇然，均想：“教主与夫人上应天象，那可冒犯不得。”

韦小宝最后将八部《四十二章经》的所在也都一一念了。洪夫人叹道：“圣贤豪杰，惠民救世，固然上天早有安排，便连吴三桂这些人，也都在老天爷的算中。教主，这八部宝经，份中应属本教所有，迟早都会到我神龙教来。”教主捻须微笑，道：“夫人说得是。”

众人又大叫：“寿与天齐，寿与天齐！”

待人声稍静，洪教主道：“现在开香堂，封韦小宝为本教白龙门掌门使之职。”

神龙教开香堂，和天地会的仪节又自不同。韦小宝见香案上放着五只黄金盘子，每只盘子中都盛著一条小蛇，共分青、黄、赤、白、黑五色。五条小蛇昂起了头，舌头一伸一伸，身子却盘著不动。

韦小宝拜过五色“神龙”，向教主和夫人磕头，接受无根道人等人道贺。洪夫人斟了三杯雄黄酒让他饮下，笑道：“饮了此酒，岛上神龙使都知道你是自己人，以后再也不会来咬你了。”教主赐了一串雄黄珠子，命他贴肉挂著，百毒不侵。跟著白龙门本门的执事和少年齐来参见掌门使。教主吩咐：“青龙掌门使因病休养，胖头陀拓文有功，青龙门事务，暂由胖头陀代理。待青龙使病愈，再行接掌。”胖头陀躬身奉命。

教主又道：“五龙使和陆高轩六人，齐到后厅议事。”当即和夫人走下座来。厅上众人高呼恭送，无根道人、韦小宝、胖头陀、陆先生等都跟随其后。韦小宝这时才知，原来陆先生的名字叫陆高轩。

那后厅便在大厅之后，厅堂不大，居中两张竹椅，教主和夫人就座。下面设了五张矮凳，三位掌门使分别坐下，胖头陀也坐了一张，说道：“白龙使请坐。”

韦小宝见陆先生没有座位，微感迟疑。陆先生微笑道：“白龙使请坐，『潜龙堂』中，没有我这等闲职教众的座位。”韦小宝料想规矩如此，胖头陀不是代理青龙使，那也是没有座位的了，便即坐下。陆先生站在黑龙便下首。

突然之间，殷锦等四人都站起来，韦小宝不明所以，跟著站起，只听殷锦和陆先生等五人齐声念道：“教主宝训... ”韦小宝当即跟著念下去：“... 时刻在心。制胜克敌，无事不成。”他尖锐的童音，双比那五人更大声了些。洪教主点了点头，五人这才坐下。

洪教主道：“碣文所示，这八部《四十二章经》散处四方，可是黑龙使报称，其中四部在皇宫之内，却是何故？”黑龙使道：“想来这四部经书本在少林寺、沐王府等处，后来给鞑子抢入了宫中。”教主沉吟不语，黑龙使脸上惧意渐浓。

洪教主转向胖头陀，问道：“你师兄有消息回报没有？”

胖头陀恭恭敬敬的道：“启禀教主，瘦头陀以前曾说，在镶蓝旗王府中，曾查到一些端倪，可是后来却再也查不到什么了。”

韦小宝心中一动：“镶蓝旗王府中？那不是陶姑姑的师父去过的地方吗？原来胖头陀还有个师兄，叫做瘦头陀。”只听洪教主道：“你说我吩咐他尽快追查，不得懒散。”胖头陀连声答应。

过了一会，洪夫人微笑道：“黑龙使派人去皇宫取经，据他自己说，已经竭尽全力，可是至今一部经书也没取来。这件事，咱们恐怕另得派一个福份大些的人去办了。”

黄龙使殷锦忙道：“夫人高见。取经之事，想来和福份... ”

洪教主道：“但他小小孩童，能担当这件大任么？”

白龙使一语，在神龙教虽然甚尊，在韦小宝心里，却半点份量也没有，他既陷身岛上，只好随遇而安，瞧著闭月羞花的洪夫人，自是过瘾之极，但瞧多了，如给教主发觉自己色迷迷的神色，难免有杀身之祸，还是尽速回北京为妙，听教主这么说，正是脱身的良机，便道：“教主，夫人，承蒙提拔，属下十分感激，我本事是没有的，但托了两位大福气，混时皇宫中去偷这四部经书，倒也有成功的指望。”

洪教主点了点头。洪夫人喜道：“你肯自告奋勇，足见对教主忠心。我知你聪明伶俐，福份又大，恐怕正是上天派来给教主办成这件大事的。”

洪教主缓缓道：“据黑龙使禀报，他派在皇宫中的部属传出消息，小皇帝手下有个小太监，叫做什么小桂子的... ”韦小宝大吃一惊：“拆穿西洋镜，那可糟糕之极！”听教主续道：“... 小皇帝派了他去五台山，意欲不利于我教。我们接连派了几批人手出去，要擒

他来审问，章老三找他不到，胖头陀也不成功，不料小桂子没找到，却遇上了你。”

殷锦听教主语气稍顿，说道：“那是教主洪福齐天！”

洪教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续道：“白龙使，你到得宫中，这小桂子的事，可得细细查一查，皇帝派他去五台山，到底有什么图谋。”

韦小宝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忙道：“是，是。”心下十分欢喜，听教主口气，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宫了；向胖头陀瞧了一眼，心道：“你不泄露我的秘密，算你是好人。”

洪夫人道：“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人，据说藏有强身保命，延年益寿的大秘密。想我们教主既然上蒙天眷，许以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这八部经书，迟早自会落入教主手中。白龙使，你再去为教主立一大功，将这八部经书取来，教主自然另有封赏。”

韦小宝站了起来，躬身说道：“属下粉身碎骨，也难报教主与夫人的大恩，自当尽忠报国，马革裹尸。”这“尽忠报国，马革裹尸”八个字，是他从说书先生那里学来的，每逢大将出征，君王勉励，大将就慷慨激昂，说了这八个字出来，他依样葫芦，用在此处，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洪夫人一笑，说道：“你效忠教主，那就好得很了。你去北京，要哪几个人相助，可随便挑选。”韦小宝心想：“我自救脱身，教中有人跟了去，缚手缚脚。”说道：“人多了恐怕泄露机密，啊，是了，赤龙使座下的少女，属下想挑一两人去，让她们乔装宫女，在宫里行事较为方便。”他想到了沐剑屏，要将她带去。

无根人道：“这些小姑娘只怕没什么用，只要教主和夫人允准，你随便挑选就是。”韦小宝道：“多谢道长。”

陆高轩道：“启禀教主、夫人，属下昨日犯了重罪，深谢教主不杀之恩……”

洪教主挥一挥手，皱眉道：“昨日之事，大家不得记在心上，今后谁也不许再提。”

陆高轩道：“是，多谢教主。属下想跟随白龙使同去，托赖教主与夫人洪福，或能为教主立些微功，稍表属下感激之诚。”洪教主点头道：“陆高轩智谋深沉，武功高强，笔下更十分来得，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稳。很好，很好，你跟随白龙使同去便了。”陆高轩寻思：“他说『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稳』，杜撰诰文之事，他早就心中雪亮。”

胖头陀道：“启禀教主、夫人，属下也愿随同白龙使去北京为教主办事。”教主点了点头，见黄龙使也欲自告奋勇，说道：“人多了，只怕泄露行藏，就是你们两个同去。一切行止，全听白龙使的号令，不得有违。”陆高轩和胖头陀躬身说道：“属下遵命。”

洪夫人从怀中取出一条小龙，五色斑斓，是青铜、黄金、赤铜、白银、黑铁铸成，说道：“白龙使，这是教主的五龙令，暂且交你执掌。教下数万教众，见此令如亲见教主。为了干办大事，付你生杀大权。立功之后，将令缴回。”

韦小宝应道：“是。”双手恭恭敬敬的接过，心下发愁：“我只盼一回北京，再也不去理他什么神龙教、恶虎教。拿了他这个『五龙令』，从此麻烦可多得紧了。”

洪夫人道：“白龙使与陆高轩、胖头陀暂留，余人退去。”

无根道人和黑龙使、黄龙使三人行礼退出。

洪教主从身边取出一个黑色瓷瓶，倒了三颗朱红色的药丸出来，说道：“三人奋勇赴北京干事，本座甚是嘉许，各赐『豹胎易筋丸』一枚。”

胖头陀和陆高轩脸上登时现出又是喜欢、又是惊惧的神色，屈右膝谢赐，接过药丸，吞入肚中。韦小宝依样葫芦，跟著照做，接过“豹胎易筋丸”，当即吞服，过不多时，便觉腹中有股热烘烘的气息升将上来，缓缓随著血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说不出的舒服。

洪夫人道：“白龙使暂留，余人退去。”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退了回去。

洪夫人微笑道：“白龙使，你使什么兵刃？”韦小宝道：“属下武艺低微，没学过什，挥幸话沿笛追郎惹！焙粹蛉说溃骸案，仪魄啤！蔽ば”Y友フ邪纬始笛祝9棺1■■>殖噬稀：粹蛉私庸口蒙蠢薛溃骸昂秘笛祝卑蜗乱桓■贩■■队●耸郑■歉■贩11夯郝沛先暨

韦小宝为人别的没什么长处，于钱财器物却看得极轻，眼见洪夫人对这匕首十分欢喜，心想要拍马屁，就须拍个十足，说道：“这柄匕首，属下献给夫人。常言道得好：胭脂、宝剑、都要……都要献给佳人。天下的佳人，再也没有佳过夫人的了。”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过多次，什么“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毕竟这两句话太难，不易记得清楚。

洪夫人格格娇笑，说道：“好孩子，你对我们忠心，可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怎能要孩子的物事？你这番心意，我可多谢了。来，我传你三招防身保命的招式，叫做『美人三招』，你记住了。”

她走下座来，取出一块手帕，将匕首缚在自己右足小腿外侧，笑道：“教主，劳你的大驾，演一下武功。”洪教主笑嘻嘻的缓步走近，突然左手一伸，抓住了夫人后领，将她身子提在半空。

这一下实在太快，韦小宝吃了一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洪夫人身子微曲，纤腰轻扭，右足反踢，向教主小腹去。教置痒缩相避，洪夫人顺势反过身来，左手搂住教主的头颈，右手竟已握住了匕首，剑尖对准了教置痒心，笑道：“这是第一招，叫做『贵妃回眸』，你记住了。”

这几下干净利落，韦小宝看得心旷神怡，大声喝彩，叫道：“妙极！”心想：“那日我给胖头陀抓著提起，半点法子也没有，倘若早学了这招，一剑已刺死了他。”

教主将夫人身子轻轻横放在地。洪夫人又将匕首插入小腿之侧，翻身卧倒。教主伸出右足，虚踏她后腰，手中假装持刀架住她头颈，笑道：“投不投降？”

韦小宝心想：“到这地步，又有什么法子？自然大叫投降了。”

蓦见夫人脑袋向著她自己胸口钻落，敌人架颈中的一刀自然落空，她顺势在地下一个筋斗在教主膝下钻过，握著匕首的右手成拳轻轻一拳击在教置痒心，只是剑尖向上。倘若当真对敌，这一剑自然插入了敌人背心。韦小宝又大叫一声：“好！”

教主待她插回匕首后，将她双手剪，左手拿住她双手手腕，右手虚执兵器，架在她的肤光白腻头颈之中，笑道：“这一次你总逃不了啦。”夫人笑道：“看仔细了！”右足向前轻踢，白光闪动，那匕首割断她缚住的手帕，脱了出来。她右足顺势一勾，在匕首柄上一点，那匕首陡向她口疾射过去。

韦小宝惊叫：“小心！”只见她身子向下一缩，那匕首急射教主胸口。教主放开她手，仰天一个铁板桥，扑的一声，匕首在他胸口掠过，直插入身后的竹墙，直没至柄。

洪夫人勾脚倒踢匕首，韦小宝已然吓了一跳，待见那匕首射向她口，她在间容发之际避开，匕首又射向教主胸口，这一下势在必中，教主竟也避开。这几下险到了极处的奇变，只瞧得他目瞪口呆，心惊胆战，喉头那一个“好”字，竟叫不出来。

洪夫人笑问：“怎样？”

韦小宝伸手抓住椅背，似欲跌倒：“可吓死我了。”

洪教主洪安通和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吓得厉害，听了他这句话，那比之一千句，一万句颂扬更是欢喜。他二人武功高强，多一个孩子的称赞亦不足喜，但他如此担心，足见对二人之忠。洪夫人明知故问：“匕首又不是向你射来，怕什么了？”韦小宝道：“我怕……怕伤了夫人和……教主。”洪夫人笑道：“傻孩子，哪有这么容易便伤到教主了？这一招叫做『飞燕回翔』，挺不易练。教主神功盖世，就算他事先不知，这一招也伤他不著。但世上除了教主之外，能够躲得过这出其不意一击的，恐怕也没几个。”

当下将这“美人三招”的练法细细说给他听，虽说只是三招，可是全身四肢，无一处没有关联，如何拔剑，如何低头，快慢部位，劲头准头，皆须拿捏得恰到好处。那第二招卧地转身，叫做“小怜横陈”。洪夫人又道：“这『美人三招』，用的都是古代美人的名字，男人学了，未免有些不雅，好在你是孩子，也不打紧。”

韦小宝一招一式的跟著学，洪夫人细心纠正，直教了一个多时辰，才算教会了，但真要能使，自非再要长期苦练不可，尤其第三

招“燕回翔”，稍有错过，便杀了自己。洪夫人教他去打造一柄钝头的铅剑，大小重量须和匕首一模一样，以作练习之用。

洪安通在教众之前，威严端重，不苟言笑，但此时一直陪著夫人教招，笑嘻嘻的在旁瞧著，竟然极有耐心，待夫人教毕，说道：“夫人的『美人三招』自是十分厉害，只不过中者必死。我来教你『英雄三招』，旨在降服敌人，死活由己。”

韦小宝大喜，跪了下来，道：“叩谢教主。”

洪夫人笑道：“我可人没听说你有『英雄三招』，原来你留了教好你徒弟，却不教我。”洪安通笑道：“这是刚才瞧了你的美人三招，临时想出来的，现制现卖，也不知成不成。你给我指点指点。”洪夫人横了他一眼，媚笑道：“啊哟，我们大教主取笑人啦。”洪安通道：“自来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三招，当然敌不过美人三招。”洪夫人又是一阵媚笑，娇声道：“在孩子面前，也跟我说这此风话。”洪安能自觉有些失态，咳嗽一声，庄容说道：“白龙使年纪小，~~着~~着顽~~联~~联~~阿~~阿~~婆~~婆=俗~~ア~~ア『缶保~~固~~固~~活~~活~~烟~~烟~~厚~~厚~~稔~~稔~~？~~？~~铃~~铃~~耍~~耍~~？~~？~~徒~~徒~~上~~上~~业~~业~~弊~~弊~~魔~~魔~~前~~前~~琢~~琢』
胸昧怒！焙样铃诵Φ溃骸澳懂刹荒茫！慈思摇！焙架餐ū溃骸罢殓堂匀弧！

洪夫人左手伸出，抓住他身子提了起来。洪安通身材魁梧，看来总有一百七八十斤。洪夫人娇怯的模样，居然毫不费力的一把便将他提起。

洪安通道：“看仔细了！”左手慢慢反转，在夫人左腋底搔了一把。洪夫人格格一笑，身子软了下来。洪安通左手拿住好腋下，右手慢慢回转，抓住她颈口，缓缓举起好身子，过了自己头顶，轻轻往外摔出。洪夫人身子一著地，便趟了出去，如在水面滑溜飘行。

洪夫人笑声不停，身子停住后，仍斜卧地下，并不站起。适才洪安能搔她腋底，反手擒拿，抛掷过顶，每一下都使得极慢，韦小宝看得清清楚楚，见他姿态优美，说不出的好看，行动虽慢，仍是节拍爽利，指搔掌握，落点奇准，比之洪夫人的出手迅速，显然又更难了几倍。洪夫人笑道：“你胳膊人家，那是什么英雄了。”说著慢慢站起。

洪安通微笑道：“这招在真正英雄好汉手中，自然不会来搔你。可是白龙使倘若给敌人提起，定是颈下『大椎穴』给一把抓住，那是手足三阳督脉之会，全身使不出力道，只好去轻搔敌人腋底『极泉穴』，这穴属手少阳心经，敌人非松手不可。白龙使有了力气，便能用敌过顶，一摔之际，同时拿闭了敌人肘后『小海穴』和腋下『极泉穴』，将他摔在地下。他已然动弹不得。”韦小宝拍手笑道：“这一招果然妙极。”洪安通道：“你熟练之后，出招自是越快越好。”

他跟著俯伏地下，洪夫人伸足重重踏住了他后腰，右手取过倚在门边的门闩，架在他颈中，娇声笑道：“你投不投降？”洪安通笑道：“我早就投降了！我向你磕头。”双腿一缩，似欲跪拜，右臂却慢慢横掠而出，碰到门闩，喀喇一声响，门闩竟尔折断。

韦小宝吓了一跳，他手臂倘若急速挥出，以他武功，击断门闩并不希奇，但如此缓缓的和门闩一碰，居然也将门闩震断，却大出意料之外。

洪安通道：“你缩腿假装向人叩头，乘势取出匕首。你手上虽没我的内力，但你的匕首锋利异常，敌人任何兵器都可一削而断。”他口解说，突然间一个筋斗向洪夫人胯下钻去。

韦小宝一怔，以想他以教主之尊，怎地从女人胯下钻过？虽然是他的妻子，似乎总有不妥。哪知洪安通并非真正的钻过，只一作势，左手抓住夫人右脚踝，右手虚点她小腹，道：“这是削铁如泥的匕首，敌人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挣扎。”说著慢慢站起。

洪夫人头下脚上，给他倒提起来，笑道：“快放手，成什么样子。”

洪安通哈哈大笑，右手搂住她腰，放直她身子，道：“白龙使，你身材矮小，不能倒提敌人，那么抓住他足踝一拖，就算拖他不起，匕首指住他小腹，敌人也只好投降。那时你便得在他胸口『神臆』『神封』『步廊』等要穴踢上几脚，防他反击。”

韦小宝大喜，道：“是，是！这几脚是非踢不可的。”

洪安通双手反负背后，让夫人拿住，洪夫人拿著半截门闩，架在他颈中。洪安通笑道：“敌人拿住我双手，自然扣住我手腕脉门，教我手上无力，难以反击，当此情景，本来只好用脚...”他话未说完，洪夫人“啊”的一声，笑著放手，跳了开去，满脸通红，道：“不能教孩子使这种下流招数。”

洪安通笑道：“『撩阴腿』哪里是下流招数了？”正色说道：“下阴是人身要害，中者立毙，即使名门大派的拳脚之中，也往往有『撩阴腿』这一招，少林派有，武当派也有，不足为奇。不过敌人在你背后，你双手被制，颈中架刀，只好使『反撩阴腿』。”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但敌人也必早防你这一著，见你腿动，多半一刀先将你小脑袋吹也下来。因此撩阴反踢这招使用不著。”

他这时双臂反在背后，给洪夫人抓住了手腕，突然双手十指弯起，各成半球之形，身子向后一撞，十指便抓向洪夫人胸部。

洪夫人向后急缩，放脱了他手腕，啐道：“这又是什么英雄招式了？”

洪安通微微一笑，道：“人身胸口『乳中』『乳根』两穴，不信论男女，都是致命大穴。白龙使，那人既能将你双手反剪握住，武功自是不低，何况多半已拿住你手腕穴道，就算给你抓中了，本来也不要紧，但他一见你使出这等手势，自然而然的会向后一缩，待得想起你手上使不出力道，已然迟了一步。夫人，你再来抓住我双手。”

洪夫人走上两步，轻轻在他反剪的手背上打了一记，然后伸左手握住他双手手腕，上身后仰，不让他手指碰到自己胸口。洪安通道：“看仔细了！”背脊后撞，十指向洪夫人胸口虚抓。洪夫人明知他这一抓是虚势，还是缩身避让。

洪安通突然一个倒翻筋斗，身子跃起，双腿一分，已跨在她肩头，同时双手拇指按住她太阳穴，食指按眉，中指按眼，道：“中指使力，戳瞎敌人眼睛，拇指使力，压令敌人昏晕。但须防人反击。”又是一个空筋斗倒翻出去，远栽跃出丈余，右手在小腿边一摸，装作摸出匕首，匕尖向外，左掌斜举，道：“敌人的眼睛如给你这样一下戳瞎了，再扑上来势道定然厉害无比，须防他抱住了你牢牢不放。”

韦小宝见这一招甚为繁复，宛似马戏班中小小丑逗趣一般，可是闪避敌刃，制敌要害，的具显效，叹道：“这一招真~~■~~■~~茫~~茫~~■~~■~~删~~删~~端~~端~~呀~~呀~~返~~返~~媒~~媒~~袅~~袅~~怒~~怒！

洪夫人道：“教主，我这美人三招是师父所授，当年经过千锤百炼的改正。你这英雄三招却是临时兴之所至，随意创制，比之我的美人三招又更厉害得多。不是当面捧你，大宗师武学渊深，实在令人拜服。”

洪安通抱拳笑道：“夫人谬赞，可不敢当。”

昨日韦小宝在大厅之上，见他不言不笑，形若木偶，心下他很有点瞧不起，早就在想：“这样一个呆木头般的老家伙，大家何必对他怕成这个样子？”此刻见到他的真实功夫，那才死心塌地的佩服，说道：“把教主师父功夫练的纯熟，那不算希奇，教主心里要出什么新招，就随手使了出来，那才真是天下无敌了。”洪夫人问道：“为会么天下无敌？”韦小宝道：“敌人本事再大，教主使几下新招出去，他认也不认得，自然只好大叫投降。”

洪安通和夫人齐声大笑，一个微微点头，一个道：“说得不错。”

洪夫人又道：“教主，我这美人三招有三个美人的名字，你这英雄三招如此厉害，也得有三位大英雄的名头才是。”洪通微笑道：“好，我来想想，第一招是将敌人举了起来，那是临潼会伍子胥举鼎，叫做『子胥举鼎』。”洪夫人道：“好，伍子胥是大英雄。”洪安通道：“第二招将敌人倒提而起，那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叫做『鲁达拔柳』。”洪夫人道：“很好，鲁智深是大英雄。你这第三招虽然巧妙，不过有点儿无赖浪子的味道，似乎不大英雄...”说到这里，格格娇笑。”

洪安通笑道：“怎么会不大英雄？叫个什么招式好呢？嗯，我两根食指扣住你眉毛，这叫做『张敞画眉』。”洪夫人笑道：“张敞又不是英雄，给夫人画眉，难道也算是英雄的一招？”洪安通笑道：“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你说给夫人画眉不是英雄？”洪夫人红晕双颊，摇了摇头。

韦小宝不知张敞是什么古人，心想给老婆画眉毛，非但不是英雄，简直是个怕老婆的孬汉，他也不懂洪安通掉文，乃是在跟妻子调笑，说道：“教主，你这一招骑在敌人头颈里，骑马的英雄可多得很，关云长骑赤兔马，秦叔宝骑黄骠马。”

洪安通笑道：“对，不过关云长的赤兔马本来是吕布的，秦琼又将黄骠马卖了，都不大贴切。有了，这一招是狄青降龙驹宝马，叫做『狄青降龙』，他降服的那匹宝马，本来是龙变的。”

洪夫人拍手笑道：“好极！狄青上阵戴个青铜鬼脸儿，只吓得番邦兵将大呼小叫，落荒而逃，那自然是位大英雄。只不过咱们叫作神龙教……”洪教主微笑道：“不相干，就算是龙，也有给人收伏得服服帖帖的时候。”洪夫人“呸”的一声，满脸红晕，眼中水汪汪地满是媚态。

当下韦小宝又将“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一一试演，手法身法不对的，洪安通和夫人再加指点。这六招功夫甚是巧妙，韦小宝一时之间自难学会。洪教主说不用担心，只消懂了练习的窍门，假以时日，自能纯熟。等得教毕，已是中午时分了。

洪夫人坚决不收匕首，还了给韦小宝，说道：“你武功还没练好，这次去为教主办事，须得这等利器防身。”又道：“白龙使，本教之中，能得教主亲自点拨功夫的，除我之外，便是你一个了。”韦小宝道：“那不知是属下几生修来的福气。”洪夫人道：“你当忠心给教主办事，以报答教主的恩德。”韦小宝道：“是。”洪夫人道：“你这就去罢，明天一早和胖头陀，陆高轩他们乘船出发，不用再来说辞了。”

韦小宝答应了，向二人恭恭敬敬的行礼，转身出门，走到门边，回头道：“夫人，如果我活到八十岁，那时教主和夫人再各教我三招，好不好？”

洪夫人微微一怔，随即明白这里他善祷善颂，他现下不过十四五岁，到八十岁还有六十七年，但教主和自己是寿与天齐，再活六十七岁自是应有之义，嘻嘻一笑，说道：“我答应你了。你八十岁生日，教主和我再各传你三招。等到你一百岁大寿，我们又各传三招，叫做《老寿星三招》、《老婆婆三招》。”韦小宝道：“不，夫人那时仍跟今日一样年轻美丽，多半你和教主更年轻了，传我的是……是……《金童三招》，《玉女三招》。”

洪安通和夫人哈哈大笑。胖头陀和陆高轩两人坐在厅外山石上等了甚久，始终不见韦小宝出厅，惊疑不定，不知有什么变故，待见他笑容满脸的出来，才放了心。两人想问，又不敢问。

韦小宝道：“教主和夫人传了我不少精妙的武功。”胖头陀和陆高轩齐声道：“恭喜白龙使。本教之中，除了夫人之外，从未有人得教主传过一招半式。”韦小宝洋洋得意，道：“教主也这么说。”陆高轩道：“白龙使得教主宠幸，实是本教创教以来，从所未有。”向胖头陀望了一眼，问韦小宝道：“教主和夫人可曾说起，何时赐给我们《豹胎易筋丸》的解药。”韦小宝奇道：“这《豹胎易筋丸》还得有解药吗？难道……难道……这是毒药？”陆高轩道：“也不能这么说，咱们回家详谈。”向竹厅瞧了几眼，脸上大有戒慎恐惧之色。

三人回到陆家，韦小宝见胖陆二人神色郁郁，心下起疑，问道：“这《豹胎易筋丸》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毒药还是灵丹？”胖头陀叹道：“是毒药是灵丹，那也得走瞧呢！咱三人的性命，全在白龙使的掌握之中了。”韦小宝一惊，问道：“为什么？”

胖头陀向陆高轩瞧去，陆高轩点了点头。胖头陀道：「鞍琢」梗V思钦推④模△形遗肿螯撻ψ辉跌纯推④模△形遗滞吠印？墒俏沂莼谜镜縻Qαvβz「肆」笔担×闯道皇蕃醯糜械悒「阿郑俊蔽」Φ溃骸色前 N以缙谄婀郑ψ孛着思腺「❶」螺Γψ糝度「围」械模△墒墙讨饕步心门沛吠樱「先思钦刹换崛」δ惆！

胖头陀叹了口气，道：“我服了豹胎易筋丸，这是第二次了，那真是死去活来，现在还常常做噩梦。我本来很矮很胖，胖头陀三字，名不虚传。”

韦小宝道：“啊，一服豹胎易筋丸，你就变得又高又瘦了？那好得很啊，你现在相貌堂堂，威武之极，从前是个矮胖子，一定不及现在帅气。”

胖头陀苦笑，说道：“话是不错，可是你想想，一个矮胖子，在三个月之内，身子忽然拉长了三尺，全身皮肤鲜血淋漓，这番滋味好不好受？若不是运气好，终于回归神龙岛，教主又大发慈悲，给了解药，我只怕还得再高两尺。”

韦小宝不禁骇然，道：“咱们三人也服了这药丸，我再高两尺，还不打紧，你如再高两尺，那……那可未免太高了。”

胖头陀道：“这豹胎易筋丸药效甚是灵奇，服下一年之内，能令人强身健体，但若一年满期，不服解药，其中猛烈之极的毒性发作出来。却也不一定是拉高人的身子，我师哥瘦头陀本来极高，却忽然矮了下去，他本来极瘦，却变得肿胀不堪，十足成了个大胖子。”

韦小宝笑道：“你胖尊者变瘦尊者，瘦尊者变胖尊者，两人只消对掉名字，岂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胖头陀脸上微有怒色，摇头道：“不成的。”韦小宝道歉：“对不起，胖尊者，我说错了，请勿见怪。”

胖头陀道：“你执掌五龙令，我是下属，就算打我骂我，我也不会反抗，何况这句话也不是有意损人。我和师兄二人脾气性格，相貌声音，全然大不相同，单是一胖一瘦换个名字，并不能让胖尊者变瘦尊者，瘦尊者变胖尊者。”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

胖头陀续道：“五年之前，教主派我和师哥去办一件事。这件事十分棘手，等到办成，已过期三天，立即上船回岛，在船里药性已经发作，苦楚难当。师哥脾气暴躁，狂性大发，将船上桅一脚踏断了，这艘船例在大海中漂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高，越来越瘦，他偏越来越矮，越来越胖。这豹胎易筋丸能将矮胖之人拉成瘦长，高瘦之人压成矮胖，洪教主也当真神通广大之至。这样漂流了两个多月，只道两人再也难以活命。船上粮食吃完，我们将梢公水手一个个杀来吃，幸好侥幸之幸，碰上了另一艘船，才得遇救，我们逼著那船立即驶来神龙岛。教主见事情办得妥当，我们又不是故意耽搁，便赐了解药，我们这两条性命才算捡了回来。”

韦小宝越听越惊，转头向陆高轩瞧去，见他脸色郑重，知道胖头陀之言当非虚假，说道：“那么我们在一年之内，定须取得八部《四十二章经》，回归神龙岛了？”

陆高轩道：“八部经书一齐取得，自是再好不过，但这谈何容易？只要能取得一两部，及时赶回，教主自然也会赐给解药。”韦小宝心想：“我手中已有六部，当真没奈何时，便分一两部给教主，又有何难？”当即放心，笑道：“这次倘若教主不赐解药，说不定咱们小的变老，老的变小。我变成七八十岁的老公公，你们两却变成了小娃娃，那可有趣得紧。”

陆高轩身子一颤，道：“那……那也并非不能。”语气之中，甚是恐惧，又道：“我潜心思索，这豹胎易筋丸半是以豹胎、鹿胎、紫河车、海狗肾等等大补大发的珍奇药材炼制而成，药性显然是将原来身体上的特点反其道而行之。猜想教主当初炼制此药，是为了返老还童，不过在别人身上一试，药效却不易随心所欲，因此……因此……”

韦小宝道：“因此教主自己就不试服，却用在属下身上。”

陆高轩忙道：“这是我的猜想，决计作不得准。请白龙使今后千万不可提起。”

韦小宝道：“两位放心，包在我身上，教主定给解药。两位请坐，我去给方姑娘说几句话。”他昨日见到了沐剑屏，急于要告知方怡。

陆高轩道：“洪夫人已传了方姑娘去，说请白龙使放心，只要你尽心为教主办事，方姑娘在岛上只有好处。”韦小宝吃了一惊，道：“方……方姑娘不跟我们一起去？”陆高轩道：“洪夫人差人来传了她去，有言留给内人，是这样说的。还说赤龙门的那位沐剑屏沐姑娘也是一样。”

韦小宝暗暗叫苦，他刚才跟无根道人说，要在赤龙门中挑选几人同去，其意自然只在沐剑屏，哪知洪夫人早已料到，颤声问道：“夫人……夫人是不放心我？”

陆高轩道：“这是本教的规矩，奉命出外替教主办事，不能携带家眷。”韦小宝苦笑道：“这两个姑娘不是我家眷。”陆高轩道：“那也差不多。”

韦小宝本来想到明日就可携方沐二女离岛，心下十分欢喜，霎时之间，不由得没精打采，寻思：“教主和夫人果然厉害，豹胎易筋丸箍在我头上还不够，再加上我大小老婆的两道箍子。”

次日清晨，韦小宝刚起身，只听得号角声响，不少人在门外叫道：“白龙门座下弟子，恭送掌门使出征，为教主忠心办事。”跟著

鼓东丝竹响起。韦小形容词抢出门去，只见门外排著三四百人，一色白衣，有老有少。众人齐声高呼：“掌门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其后有数十名青衣教衣，是来相送代掌门使胖头陀的。

方沐二人翻身下马，走上几步。方怡朗声说道：“奉教主和夫人之命，前来相送白龙使出征。”韦小宝心一沉：“原来只是送行。”方怡又躬身道：“属下方怡，沐剑屏，奉夫人之命自赤龙门调归白龙门，齐奉白龙使号令。”

韦小宝一怔，随即恍然大悟：“原来你……你早已日神龙教赤龙门的属下，一路上装腔作势，只是奉教主之命，骗我上神龙岛来。胖尊者硬请不成功，你就来软请。”想到此节，只觉满心不是味儿，本想和她二人说几句亲热的话儿，却也全无兴致，忽然想起一事，对陆高轩道：“陆先生，服待我的那小丫头双儿，你去叫人放出来，我要带同去。”陆高轩道：“这个……”韦小宝大怒喝道：“什么这个那会的？快放？”

他厉声一喝，陆高轩竟不敢违抗，应道：“是，是！”向船上随从嘱咐了几句。那人一跃上岸，飞奔而去。过不多时，便见两乘马迅速奔来，当先一匹马上乘者身形纤小，正是双儿。她不等勒定马匹，叫道：“公子！”便从鞍上飞身而起，轻巧的落在船头。在无根道人等大高手眼中，这手轻巧也不算如何了不起，只是见她年纪幼小，姿势又甚美观，都喝了声彩。初时韦小宝见坐船驶走，生怕双儿落入奸人之手，常自担心，她武功虽强，毕竟年纪幼小，人又温柔斯文，不明世务，在海船上无处可走，必定吃亏，待见到方怡也是神龙教下弟子，猛然想起，自己坐到岛上的那艘船自然也是教中之物。他见到双儿，十分喜欢拉住她手，但见她容色憔悴，双眼红肿，显是哭过不少次数，忙问：“有人欺侮你吗？”

双儿道：“没有，我只是记挂著相公。他们……他们关了我起来。”韦小宝道：“好啦！咱们回去了。”双儿道：“这里……毒蛇很多。”说著哇的一声，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向方怡又望了一眼，想起她引自己走入林中，让毒蛇咬噬，诸多做作，海船上种种甜言蜜语，全是假意，不由得甚是气愤向她狠狠白了一眼，道：“开船罢！”

船上水手拔锚起碇，岸上鞭炮声大作，送行者齐声说道：“恭祝白龙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教主立下大功！”海船乘风扬帆，缓缓离岛。岸上众人大声呼叫：“教主宝训，时刻在心……”韦小宝心想：“我若不知方姑娘已经入教，倒会时时刻刻记著她。这么一来，倒也一无牵挂。”但想到方怡的柔情缠绵，心下不禁一片惆怅。又想：“她们两个怎么会入了神龙教，当真奇怪。是了，她们给章老三一伙人捉闻去，庄少奶说托人去救，定是救不出来，于是便给神龙教逼得入伙。小郡主服了教主的毒药，方姑娘也当然也服了。嗯，方姑娘如不听话，不来骗我上神龙岛，她也得毒发身亡，那是无可奈何，倒也怪她不得。不过这小娘皮装模作样，骗老公不花本钱，不是好人！他妈的，神龙教到底是干什么的？老子虽然作了白龙使，可就全然胡里胡涂。”想到这些事全因章老三而起，心道：“这老家伙不知是属于什么门，老子将来回到神龙岛，将他调到白龙门来，每天打这老家伙三百板屁股。”又想：“章老三不知是不是在岛上？他多半不敢禀报教主，说我就是小桂子，否则教主听说提到了我这么个大人，转手又即放了，非杀他的头不可。他是老家伙，不是小白脸，教主和夫人本来就要杀了，犯了这样的事，那还有不杀他妈的十七八次？对！胖头陀不敢拆穿西洋镜，章老三也不敢拆穿东洋镜。只不过有一件事弄不明白，夫人喜欢小白脸，倒不奇怪，教主为什么也喜欢？”

第二十一回 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
不一日，海船到达秦皇岛，弃船登岸，到了北京。韦小宝道：“我要想法子混进皇宫去，可不知哪一天方能得手，大伙儿须得找个安身之所。”当下陆高轩去租了一所住宅，是在宣武门头发胡同，甚是清静，一行人搬了进去。

安顿已毕，韦小宝独自出来，到甜水井胡同天地会的落脚处去一看，见住客已换了个茶叶商，打着会中切口问了几句，那人瞠目不知，显是会中已搬了地址。再踱去天桥，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就算也给逼著入了神龙教，不在天桥，会中其余兄弟高彦超、樊老本等或许可以撞上。哪知在天桥来回踱了几转，竟见不到一个。

当下来到西直门上次来京住过的客店，取出三两银子，抛在柜上，说要一间上房。掌柜见他出手阔绰，招呼得十分恭敬。韦小宝又取出五钱银子，塞进店小二手里，仍要上次住的那间天字第三号上房，碰巧这房并无住客，店小二算是白赚了五钱银子。韦小宝喝了杯茶，躺在炕上闭目关头养神，听得四下无声，拔出匕首，撬开墙洞，顺治皇帝交给他的那部经书好端端的便在洞里。他打开油布，检视无误，将砖块塞回墙洞。胖头陀已成自己下属，不必再叫侍卫来护送经书，于是把经书揣入怀中，径向紫禁城走去。

走到宫外，守门侍卫见一个少年穿著平民服色，直向宫门走来，喝道：“小家伙，干什么的？”韦小宝笑道：“你不认识我么？我是宫里桂公公。”那侍卫向他仔细一看，认了出来，果真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桂公公，忙满脸堆笑，说道：“桂公公，你穿了这身衣服嘻嘻。”韦小宝笑道：“皇上差我去办一件紧事，赶著回话，来不及换衣服了。”那侍卫道：“是，是。桂公公红光满面，这趟差事定然顺手得很，皇上定有大大赏赐。”

韦小宝回到自己住处，换了太监服色，将经书用块旧布包了，径到上书房来见皇帝。康熙听得小桂子求见，喜道：“快进来，快进来。”韦小宝快步走进，只见康熙站在内书房门口，喜孜孜的道：“他妈的，小桂子快给我滚进来，怎么去了这么久？”这“他妈的”三字，他只在韦小宝面前才说，已憋得甚久。

韦小宝跪下磕头，说道：“恭喜皇上，天大之喜！”康熙一听，便知父王果然尚在人间，心头一阵激口，身子晃几下，伸手扶住门框，说道：“进来慢慢的说。”胸口一酸，险此掉下泪来。

韦小宝走进内书房，回身将房门关上，上了门闩，在四周书架后巡视了一趟，不见另有侍候皇帝的太监，才低声说道：“皇上，我在五台山上见到了老皇爷。”

康熙紧紧抓住他手，颤声道：“父皇……果然在五台山出了家？他……他说什么？”

韦小宝于是将在清凉寺中如何会见老皇爷，如何西藏的喇嘛意图加害，自己如何奋勇救护，拚命保驾，如何幸得少林十八罗汉援手等情一一说了。这件事本已十分惊险，在他口中说来，另行加多了三分，自己的忠心英勇，那更是足尺加五。只听得康熙手中捏了捏汗，连说：“好险，好险！”又道：“咱们即刻派一千名护卫上山，加意卫护。”

韦小宝摇头道：“老皇爷多半不愿意。”于是又将顺治的言语一一转述。

康熙听父亲叫自己不用去五台山相会，又赞自己：“他是好皇帝，先想到朝廷大事，可不像我……”这几句话，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说道：“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

韦小宝待他哭了一会，取出经书，双手呈上，说道：“老皇爷要我对你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老皇爷又要我对你说：『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牢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康熙怔怔听着，眼泪扑簌簌的流在包袱之上，双手发抖，接了过去，打开所袱，见是一部《四十二章经》，翻了开来，第一页写着“永不加赋”四个大字，笔致圆柔，果是父亲的手笔，呜咽道：“父皇训示，孩儿决不敢忘。”

他定了定神，细细询问顺治身子是否安康，现下相貌如何，在清凉寺中是否清苦之极。韦小宝一一据实禀告。康熙一阵伤心，又大哭起来。

韦小宝灵机一动：“他妈的，我也陪他大哭一场，他给我的赏赐一定又多了许多，反正眼泪又不花钱买。”说哭便哭，抽噎了几下眼泪长流，呜呜的哭得凄惨之极。康熙虽然难忍，哭泣出声，但自念不可太失身份，因此不任强自抑。韦小宝却有意做作，竟然号啕大哭。这件本事，他当年在扬州之时，便已十分拿手，母亲的毛竹板尚未打上屁股，他已哭得惊逃诏地，而且并非干号，而是货真价实的泪水滚滚而下，旁人决计难辨伪。

康熙哭了一会，收泪问道：“我想念父皇，而哭泣，你却比我哭得还伤心，那为什么？”韦小宝道：“我见你哭得伤心，又想起老皇爷的温和慈爱，对我连声称赞，说我不顾性命的保驾，很喜欢我，心中更加难过了。”一面说，一面呜呜不止，又道：“若不是我知道你挂念，赶著回来向你禀报，真想留在五台山上服侍老皇爷，也免得担心他给坏人欺侮。”

康熙道：“小桂子，你很好，我一定重重赏你。”

韦小宝眼泪还是不断流下，抽抽噎噎的道：“皇上待我已经好得很，我也不要什么赏赐了，只盼老皇爷平安，我们做奴才的就快活得多了。”他在神龙教走了这一遭，耳听得人高呼“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丝毫不以为耻，不免脸皮练得更厚，拍马屁的功夫大有长进，但教习人欢喜，言语更夸张。

康熙信以为真，说道：“我也真担心父皇没人服侍。你说那个行颠行尚莽莽撞撞，甚是粗笨，父皇身边没个得力的人，好教人放心不下。小桂子，难得父皇这样喜欢你……”韦小宝听到这里，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心里暗暗叫苦：“啊哟，啊哟！这次老子要倒大霉老子吹牛吹得过了份。”只听康熙续道：“……本来嘛，我身边也少不了你。不过做儿子的孝顺父亲，手边有什么东西，总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年纪虽小，却十分能干，对我父子忠耿耿……”韦小宝心中大叫：“乖乖龙的东，我的妈呀！你派老子去五台山陪老和尚，宁可叫我坐牢。”

果然听得康熙说道：“这样罢，你上五台山去，出家做了和尚，就在清凉寺中服侍我父皇……”韦小宝听得局势紧急，不但要陪老和尚，自己还得做小和尚，大事之不妙，无以复加，不等他说完，忙道：“服侍老皇爷是好得很，要我做和尚，这个……我可不干！”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也不是要你永远做和尚。只不过父皇既一心清修，你也做了和尚，服侍起来方便些。将来……将来……你要还俗，自也自由得你。”言下之意，是说日后顺治老，圆寂归西，你不做和尚，谁也不会加以阻拦。

饶是韦小宝机变百出，这时却也束手无策，他虽知小皇帝待自己甚好，但既出口差遣，倘若坚决不允，不但前功尽弃，说不定皇帝一翻脸，立即砍了自己脑袋，可不是好玩的，哭丧着脸，道：“我……我可又舍不得你……”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一次却是半点不假千真万确，只不过并非为了忠君爱主之心，实在是不愿去当小和尚。

康熙大为感动，轻拍他的肩头，温言道：“这样罢，你去做几年和尚，服侍我父皇，然后我另行派人来，接替你回到我身边，岂不是好？父皇不许我朝见，我却是非出不可的。那时候你又可见到我了，也不用隔多久。小桂子，你乖乖的，听我吩咐，将来我给你一个好官做。”眼见韦小宝哭个不住，安慰道：“你在庙里有空，说读书识字，以便日后做官，做个大官。”

韦小宝心想：“将来做不大官，管他妈的，眼前这个小和尚怕是做定了。”转念一想：“我到得五台山上，胡说八道一番，哄得老皇爷放我转来，也非难事。只说小皇帝没我服侍，吃不下饭，这次离开他一两个月，便瘦了好几斤，老皇爷爱惜儿子，定然命我回宫。”此计一生，便即慢慢收了哭声，说道：“你差我去办什么事，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别说去做和尚，就是乌龟王八蛋，那也做了。皇上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服侍老皇爷，让他老人家身子康强，长命百岁……还有……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康熙大喜，笑道：“你出京几个月，居然学问也长进了，成语用得不错。怎地在五台山上耽了这么久？不容易见到老皇爷，是不是？”

韦小宝心想神龙岛之事，还是不说为妙，答道：“是啊，清凉寺的住持方丈，还有那位玉林法师，说什么也不肯认庙里有老皇爷，我又不好点破，只得在山上的一座座庙里转来转去的做法事，今天到显灵寺去醮，明天又到佛光寺放口。五台山几千大和尚小和尚，我少说也识得了一千有零。若不是那些恶喇嘛罗皂老皇爷，只怕我今天还在布施僧衣斋饭呢。”康熙笑道：“你这下可破费不少哪！花了的银子，都到内务府务领还罢。”他也不问数目，心想韦小宝立了大功，又肯去做小和尚，他爱开多少虚头，尽可自便。

不料韦小宝道：“不瞒皇上说，上次你派我去抄鬻拜的家，奴才是很有点好处的。当时不好意思跟你禀报。这次去五台山，见到老皇爷，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训，明白对皇上什么坏事都不可做，于是把先前得的银子，都布施在庙里了，也算是奴才帮皇上积些阴德盼望菩萨保佑，老皇爷和皇上早日团圆。这笔钱本来是皇上的，不用再领了。”心想你父子早日团圆，我也可少做几天小和尚；同时有了这番话，日后如果有人告发，说我抄鬻拜家时吞没巨款，此刻也有了伏笔：“我代你布施在五台山上啦，还追问什么？”

康熙一听，更是欢喜，连点头，问道：“五台山好不好玩？”

当下韦小宝说了些五台山上的风景。康熙听得津津有味，说道：“小桂子，你先去，我不久就来。咱们总得想法子迎接父皇回宫，他老人家倘若一定不肯还俗复位，那么在宫里清修，也是一样。”韦小宝摇头道：“那恐怕难得紧……”

忽听得书房门外靴声囊囊，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皇帝哥哥，你怎么还不来跟我比武？”说著砰砰几声，用力推门。康熙脸露微笑，道：“开了门。”

韦小宝心想：“这是谁？难道是建宁公主？”走到门边，拨下门闩，打开房门。一个身穿大红锦衣的少女一阵风般冲进来，说道：“皇帝哥哥，我等了你这么久，你老是不来，怕了我啦，是不是？”韦小宝见这少女十五六岁年纪，一张瓜子脸儿，薄薄的嘴唇，眉目灵动，颇有英气。

康熙笑道：“谁怕你啦？我看你连我徒儿也打不过，怎配跟我动手。”那少女奇道：“你收了徒儿，那是谁？”康熙左眼向韦小宝一眨，说道：“这是我的徒儿小桂子，他的武功是我一手所传，快来参见师姑建宁公主。”

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有这位建宁公主长大，是皇太后亲生。韦小宝极怕皇太后，平时极少行近慈宁宫，公主又不到皇帝的书房来，因此直至今日才得见到。他听了康熙的话，知道他兄弟闹著玩，便即凑趣，笑嘻嘻的上前请安，说道：“师侄小桂子叩见师姑在人，师姑万福金……”

建宁公主嘻嘻一笑，突然间飞起一脚，正中韦小宝下颏。这一脚踢来，事先竟没半点征兆，韦小宝又屈了一腿，躬身在她足边，却哪里避得开？他一句话没说完，下巴上突然给重重踢了一脚，下颏合上，登时咬住了舌头，只痛得他“啊”的一声，大叫来他，嘴巴开处，鲜血流了满襟。

康熙惊道：“你……你……”建宁公主笑道：“皇帝哥哥，你的徒儿功夫脓包之极，我踢一脚试试他本事，他竟然避不开。我瞧你自己的武功，也不过如此了。”说著格格而笑。

韦小宝大怒，心中不知已骂了几十句“臭小娘，烂小娘”，可是身在皇宫，公主究是主子，又怎敢骂出一个字来？

康熙慰问韦小宝：“怎么？舌头咬伤了？痛得厉害么？”

韦小宝苦笑道：“还好，还好！”舌头咬伤，话也说不清楚了。

建宁公主学著他口音，道：“还好，还好，性命丢了大半条！”又笑了起来，拉住康熙的手：“来，咱们比武去。”

先前皇太后教康熙武功，建宁公主看得有趣，缠著母亲也教，皇太后点拨了一些。她见母亲敷衍了事，远不及教哥哥那样用心，要强好胜，便去请宫在的侍卫教拳。东学几招，西学几式，练得两三年下来，竟也小有成就。前几日常学了儿招擒拿手，和几名侍卫试招，大家当然相让，个个装模作样，给小公主摔得落花流水。她知众侍卫哄她高兴，反而不喜，便去约皇帝哥哥比武。康熙久不和韦小宝过招，手脚早已发，御妹有约，正好打上一架。

两人在小殿中动起手来。康熙半真半假，半让半不让，五场比试中赢了四场。建宁公主气不过，又去要母亲教招。皇太后重伤初愈，精神未复，将她撵了出来。她只得再找侍卫，又学了几招擒拿手，约好了康熙这天再打。

不料韦小宝回宫，长谈之下，康熙早将这场比武之约忘了。他得到父皇的确讯，悲喜交集，心神恍惚，哪里还有兴致和妹子闹玩说道：“此刻我有要紧事情，没空跟你玩，你再去练练罢，过几天再比。”

建宁公主一双弯弯的眉毛蹙了起来，说道：“咱们江湖上英雄比武，死约会不见不散，你不来赴约，岂不让天下好汉耻笑于你？你不来比武，那就是认栽了。”这些江湖口吻，都是侍卫们教的。

康熙道：“好，算我栽了。建宁公主武功天下第一，拳打南山猛虎，足踢北海蛟龙。”

建宁公主笑道：“足踢北海毛虫！”飞起一脚，又向韦小宝踢来。

韦小宝侧身闪避，她这一脚就踢了个空。她眼见皇帝今天是不肯跟自己比武了，侍卫们身材魁梧，倘若真打，自己定然打不过，这个小小太监年纪高矮都和自己差不多，身手又甚灵活，正好拿来试试，说道：“好！你师父怕了我，不敢动手，你跟我来。”

康熙向来对这活泼伶俐的妹子很欢喜，不忍太扫她兴，吩咐：“小桂子，你去陪公主玩玩，明日再来侍候。”

建宁公主突然叫道：“皇帝哥哥，看招！”握起两个粉拳，“钟鼓齐鸣”，向康熙双太阳穴打去。康熙叫道：“来得好！”举手一格，转腕侧身，变招“推窗望月”，在她背上轻轻一推。公主站立不定，向外跌了几步。

韦小宝嗤的一声笑。公主恼羞成怒，骂道：“死太监，笑什么？”一伸手，抓住了他右耳，将他拖出书房。韦小宝若要抵挡闪避，公主原是抓他不住，但终究不敢无礼，只得任由她扭了出去。

建宁公主扭住他耳朵，直拉过一条长廊。书房外站着侍候的一大排侍卫，太监们见了，无不好笑，只是忌惮韦小宝的权势，谁也不敢笑出声来。

韦小宝道：“好啦，快放手，你要到哪里，我跟著你去便是。”

公主道：“你这横行不法的大盗头子，今日给我拿住了，岂可轻易放手？我先行点了你的穴道再说。”伸出食指，在他胸口和小腹重重戳了几下。她不会点穴，这几下自然是乱戳一气。韦小宝大叫：“点中穴道啦！”一交坐倒，目瞪口呆，就此不动。

公主又惊又喜，轻轻踢了他一脚，韦小宝丝毫不动。公主喝道：“起来！”韦小宝仍是不动。公主还道自己误打误中，当真点中了他穴道：“我来给你解穴！”提足在他后腰一踢。韦小宝心道：“这臭小娘见解不开我的穴道，还要再踢。”当下“啊”的一声，跳了起来

说道：“公主，你的点穴本领当真高明，只怕连皇上也不会。”公主道：“你这小太监奸滑得很，我几时会点穴了？”但见他善伺人意，也自喜欢，说道：“跟我来！”

韦小宝跟随著她，来到他和康熙昔日比武的那间屋子。公主道：“闯上了门，别让人来偷拳学师。”韦小宝一笑，心道：“凭你这点微末功夫，有谁来偷拳学师了！”当即依言关门。公主拿起门闩，似是要递给他，突然之间，韦小宝耳边的一声，头顶一阵剧痛，就此人事不知了。

待得醒转，睁眼只见公主笑吟吟的叉腰而立，说道：“窝囊废的，学武之人，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打你这一下，你怎么不防备？还学什么武功？”韦小宝道：“我……我……”只觉头痛欲裂，忽然左眼中湿腻腻的，睁不开来，鼻中闻到一股血腥味，才知适才已给这一门闩打得头破血流。

公主一摆门闩，喝道：“有种的，快起身再打。”呼的一声，又是一门闩打在他肩头。

韦小宝“啊”的一声，跳起身来。公主挥门闩横扫，掠他脚骨。韦小宝侧身闪避，伸手去夺门闩。公主叫道：“来得好！”门闩挑起猛戳他胸口。韦小宝向左避让，不料那门闩翻了过来，砰的一声，重重的打中了他右颊。

韦小宝眼前金星乱冒，踉跄几步。公主叫道：“你这绿林大盗，非得赶尽杀绝不可。”门闩横扫，韦小宝扑地倒了。

公主大喜，举门闩往他后脑猛击而下。韦小宝只听得脑后风声劲急，大骇之下，身子急滚，砰的一声，门闩打在地下。公主大叫“啊哟！”这一下使力太重，震得虎口剧痛，大怒之下，在他腰间重重一脚。韦小宝叫道：“投降，投降！不打了！”公主举门闩击落，

这一下打在他小腹，拍的一声，幸好打在他怀中所藏的五龙令上，韦小宝刚跃起，又摔了下来。公主一闩又是一闩，怒骂：“你这死太监，我要打你，你敢闪开？”

公主力气虽不大，但出手毫不留情，竟似要把他当场打死。韦小宝惊怒交集，奋力转身跃起。公主举闩迎面打来，韦小宝左手挡路，喀喇一响，臂骨险断。他心念急转：“公主明眼不是跟我闹著玩，干么要打死我？啊，是了，她受了皇太后嘱咐，要取我性命！”

一想到此节，决不能再任由她殴打，右手食中两根手指“双龙抢珠”，疾往公主眼中戳去。公主“啊哟”一声，退了一步。韦小宝左足横扫，公主扑地倒，大叫：“死太监，你真打么？”韦小宝左手夺过门闩，便要在她头顶击落，只见她眼中露出又是恐惧，又是恼怒的神色，心中一惊：“这是皇宫内院，我这一门闩打下去，那是大逆不道之事，除非她杀了，用化尸粉化去，否则后患无穷。”这么一

迟疑，手中高举的门闩便打不下去。

公主骂道：“死太监，拉我起来。”韦小宝心想：“她真要杀我，可也不容易。”当即伸左手拉她起来。公主道：“你武功不及我，只不过我不小心错了一交而已。刚才你已叫过投降，怎地又打？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不守武林中的规矩？”

韦小宝额头鲜血淋漓，迷住了眼睛，伸袖子去擦。公主笑道：“你打输了，没用东西。来，我给你擦擦血。”从怀中取出一块雪白和帕，走近几步。韦小宝退了一步，道：“奴才可不敢当。”公主道：“咱们江湖上的英雄好汉，须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用手帕去抹他脸上的血渍。韦小宝闻到她身上一阵幽香，心中微微一口，此时两人相距甚近，见到她一张秀丽的面庞，皮色白腻，心想：“这小公主生得好俊！”

公主道：“转过身来，我瞧瞧你后脑的伤怎样。”韦小宝依言转身，心想：“先前我可晚饭疑了，原来小公主真是闹著玩的，只不过她好胜心强，出手不知轻重。”公主伸手轻轻抚摸他后脑的伤处，笑问：“痛得厉害么？”韦小宝道：“还好……”

突然之间，韦小宝背心一阵剧痛，脚下被她一勾，俯跌在地。原来公主悄悄取出藏在小蛮靴中的短刀，冷不防的忽施偷袭，左足踏住他背脊，提刀在他左腿右腿各戳一刀，笑道：“痛得厉害么？你说『还好』，那么再多戳几刀。”

韦小宝大骇，暗叫：“老子要归位！”背上有宝衣护身，短刀戳不进去，腿上这两刀也非重伤，却已痛得他死去活来，想要施展洪夫人所教的第二招“小怜横陈”脱身，一来先受伤，没了气力，一来这一招并未练熟，挣了一挣，想要从她跨下钻到她背后，但行动太慢，身子甫动，屁股上又吃了一刀，只听她格格笑道：“痛得厉害么？”

韦小宝道：“厉害之极了。公主武功高强，奴才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江湖上的……好汉，大英雄，捉住了人，一定饶他性命。”

公主笑道：“死罪可恕，活罪难饶。”蹲身便坐在他屁股上，喝道：“你动一动，我便一刀杀了你。”韦小宝道：“奴才半动也不动。”可是公主刚好坐在他伤口上，痛得不住呻吟。

公主解下他腰带，将他双足缚住，用刀割下他衣襟，又将他双手反剪缚住，笑道：“你是我的俘虏，咱们来练一招功夫，叫做……叫做『诸葛亮七擒孟获』。”满清皇族人人对三国故事十分熟悉，《三国演义》她已看过三遍。韦小宝看过这戏，忙道：“是，是，诸葛亮擒孟获七擒七纵，建宁主公擒小桂子，只消一擒一纵。你一放我，我就不反了。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七倍。”公主道：“不成！诸葛亮要火烧甲兵。”

韦小宝吓了一跳：“奴才不……不穿甲。”公主笑道：“那么烧你衣服也一样。”韦小宝大叫：“不行，不行！”公主怒道：“什么行不行的，诸葛亮要烧便烧，甲兵不得多言。”见桌上烛台旁放著火刀火石，当即打燃了火，点了蜡烛。韦小宝叫道：“诸葛亮并没有烧死孟获。你烧死了我，你就不是诸葛亮，你是曹操！”公主拈起他衣服，正要凑烛火过去点火，忽然见到油光乌亮的辫子，心念一

动，便用烛火去烧他辫尾。

头发极易著火，一经点燃，立时使烧了上去，嗤嗤声响，满屋焦臭，。韦小宝吓得魂飞天外，大叫：“救命，救命！曹操烧死诸葛亮啦！”

公主握著他辫根，不住摇晃，哈哈大笑，道：“这是一根火把，好玩得紧。”

转眼之间，火头烧近，公主放脱了手。韦小宝顷刻间满头是火，危急中力气大增，挺头往公主怀里撞去。公主“啊哟”一声，退避不及，韦小宝已撞上她小腹，头上火竟熄灭。公主双手扑打衣衫上的焦灰断发，史觉小腹疼痛，又惊又恐，提足在韦小宝头上乱踢。踢得几下，韦小宝晕了过去。

迷糊中忽觉全身伤口剧痛，醒了过来，发觉自己仰躺在地，胸口袒裸，衣衫、背心、内衣竟然都被解开了，公主左手抓著一把白色粉末，右手用短刀在胸口割了一道三四分深的伤口，将白粉撒入伤口。韦小宝大叫：“你干什么？”

公主笑道：“侍卫说，他们捉到了强盗恶贼，贼人不招，便在他伤口里加上些盐，痛得他大叫救命，那就非招不可。因此我随身带着盐，专为对付你这等江湖大贼。”韦小宝但觉伤口中阵阵抽痛，大叫：“救命，救命，我招啦！”公主嘻嘻一笑，说道：“你这脓包，这么快便招，有什么好玩？你要说：『老子今日落在你手里，要杀要剐，皱一皱眉头的不是好汉。』我再割你几道伤口，盐放得多些，你再求饶，那才有趣哪。”韦小宝大怒，骂道：“他妈的，你这臭小娘... 喂喂，我不是骂你，我... 我不是好汉，我招啦，我招啦！”

公主叹了口气，要将盐末丢掉，转念一想，却将盐末都撒在他伤口之中，正色道：“我是建派掌门人，武功天下第一，擒住了你这无恶不作的大盗...”韦小宝道：“好，好，我是江洋大盗，今日艺不如人，给武功天下第一的建派掌门人擒住，有死无生。江湖上道得作：杀不过头点地。在下既服了，也就是了。”公主听他满口江湖汉子的言语，与张康年等侍卫说给她听的相同，心中就乐了，赞道：“这才对啦，既然要玩，就该玩得像。”

韦小宝心中“臭小娘，烂小娘”的痛骂，全身伤口痛入了骨髓，一时捉摸不到她到底是奉太后之命来杀死自己，还是不过模拟江湖豪客行径，心想这臭小娘下手如此毒辣，就算不过拿我玩耍，老子这条命还得送在她手里，忽然想起当日恐吓沐剑屏这条计策颇有效验，小姑娘们都怕鬼，当下强忍疼痛，说道：“老子忽然之间，又不服了。掌门老师，你如有种，就放了我，咱们再来比划比划。你要是怕老子武功高强，不敢动手，那就一刀将我杀了。我变了冤鬼，白天跟在你背后，晚上钻在你被窝里，握住你脖子，吸你的血...”

公主“啊”的一声大叫，颤声道：“我杀你干什么？”韦小宝道：“那么快放了我！”公主道：“不放！死太监，你吓我。”拿起烛台，用烛火去烧他的脸。

烛火烧在脸上，嗤的一声，韦小宝吃痛，向后一仰，右肩奋力往她手臂撞去。公主手臂一动，烛台落地，烛火登时熄了。她大怒之下，提起门闩，又夹头夹脑向他打去。韦小宝疼痛难当，害怕之极：“这次再也活不成了。”大叫一声：“我死了。”假装已死，再也不动。

公主怒道：“你装死！快醒转来，陪我玩！”韦小宝毫不动弹。公主轻轻踢了他一脚，见他丝毫不动，柔声道：“好啦，我不打你了，你别死罢。”韦小宝心想：“我死都死了，怎能不死？狗屁不通。”

公主拨下头发上的宝钗，在他脸上，颈中戳了几下，韦小宝忍痛不动。

公主柔声道：“求求你，你... 你... 别吓我，我... 我不是想打死你，我只是跟你比武打架，谁叫你... 谁叫你这样脓包，打不过我... ”突然觉到韦小宝鼻中有轻微的呼吸之声，她心中一喜，伸手去摸他心口，只觉一颗心兀自跳动，笑道：“死太监，原来你没死。这一次饶了你，快睁开眼睛来。”

韦小宝仍然不动，公主却不再上他当了，喝道：“我挖出你的眼珠，教你死后变成个瞎鬼，找不到我。”拿起短刀，将刀尖指到他右眼皮上。韦小宝大惊，一个打滚，立即滚开。

公主怒道：“球小鬼头，你又来吓我。我... 我非刺瞎你的眼睛不可。”跳将过去，伸足猛力踏住他胸口，举刀往他右眼疾戳下去。

这一下可不是假装，她和身猛刺，刀势劲急，不但要戳瞎他眼睛，势必直刺入脑。韦小宝双腿急曲，膝盖向她胸口撞去，拍的一声，公主身子一晃，软软摔倒。

韦小宝大喜，弯了身子，伸手拔出靴筒中匕首，先割开缚住双脚的衣襟，一站起身，便在公主头顶上重重踢了一脚，教她一时不得醒转，这才将匕首插入桌腿，转过身来，将缚住双手的腰带到刃锋上去轻轻擦动，只擦得两下，腰带便即断开了。

他舒了一口长气，死里逃生，说不出的开心，身上到处是伤，痛得厉害，一时也不去理会，心想：“如何处置这臭小娘，倒是件天大的难事。听她口气，似乎当真是跟我玩耍，倘若是奉太后之命杀我，干么见我装死，反而害怕起来？可是小孩子玩耍，哪有玩得这么凶的？是了，她是公主，压根儿就没把太监宫女当人，人家死了好，活也好，她只当是捏死一只蚂蚁。”越想越气，向她胸口又中一脚。

不料这一脚，却踢得她闭住的气息顺了。公主一声呻吟，醒了转来，慢慢支撑著站起，骂道：“死太监，你...”韦小宝正自恼怒，伸手拍拍两个耳光，当胸一拳，右足横扫，公主又即跌倒。他跳将上去，倒骑在她背上，双拳使如擂鼓，往好腿上、背上、屁股上用力打去，叫道：“死小娘，臭小娘，婊子生的鬼丫头，老子打死了你。”公主大叫：“别打，别打！你没规矩，我叫太后杀了你，叫皇帝杀了你，凌... 凌迟处死。”

韦小宝心中一寒，便即住手，转念又想：“打也打了，索性便打个痛快。”挥拳又打，骂道：“老子操你十八代祖宗，打死你这臭小娘！”

打得几下，公主忽然嗤的一笑。韦小宝大奇：“我如此用力打她，怎么她不哭反笑？”从桌腿上拔出匕首，指住好颈项，左手将她身子翻了过来，喝道：“笑什么？”只见她眉眼如丝，满脸笑意，似乎真的十分欢畅，并非做作，听她柔声说道：“别打得那么重，可也別打得太轻了。”韦小宝摸不著头脑，只怕她突施诡计，右足牢牢踏住她胸口，喝道：“你玩什么花样，老子才不上当呢。”

公主身子一挣，鼻中嗯嗯两声，似要跳起身来。韦小宝喝道：“不许动。”在她额上用力一推，公主又即倒下。韦小宝只觉伤口中一阵阵抽痛，怒火只炽，拍拍拍四下，左右开弓，连打她四个耳光。公主又是嗯嗯几声，胸口起伏，脸上神情却是说不出的舒服，轻声说道：“死太监，别打我脸。打伤了，太后问起来，只怕瞒不了。”韦小宝骂道：“臭小娘，你这犯贱货，越是挨打越开心，是不是？”伸手在她左臂上重重扭了两把，公主“哎唷，哎唷”的叫了几声，皱起眉头，眼中却孕著笑意。韦小宝道：“他妈的，舒不舒服？”

公主不答，缓缓闭上眼睛，突然间飞起一脚，踢中韦小宝大腿，正是一处刀伤的所在。韦小宝吃痛，扑上去按住她双肩，在她臂上、肩头、胸口、小腹使劲力扭。公主格格直笑，叫道：“死太监，小太监，好公公，好哥哥，饶了我罢，我... 我... 真吃不消啦。”

她这么柔声一叫，韦小宝心中突然一软，心想：“她这么叫唤，倒像是方姑娘在海船中跟我说情话的模样。”怒气大减，然而她到底打什么主意，实是难测，于是依样画葫芦，解下她腰带，将她双手双脚绑住。公主笑道：“死小鬼头，你干什么？”韦小宝道：“叫你別打坏主意害人。”站起身来，呼呼喘气，全身疼痛，又欲晕去。

公主笑道：“小桂子，今天玩得真开心，你还打不打我？”韦小宝道：“你不打我，我又怎敢打你？”公主道：“我动不来啦，你就是再打我，我也没法子。”韦小宝吐了一口唾沫，道：“你不是公主，你是贱货。”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

公主“哎唷”一声，道：“咱们再玩么？”韦小宝道：“老子性命给你玩去了半条，还玩？我现在扮诸葛亮，也要火烧甲兵，把你头发和衣服都烧了。”公主急道：“头发不能烧...”嘻嘻一笑，说道：“你烧我衣裳好了，全身都烧起泡，我也不怕。”

韦小宝道：“呸，你不怕死，老子可不陪你发颠。我得去治伤了，伤口里都是盐，当真好玩么？”这时才相信公主并无杀害自己之意，将她手上缚著的腰带解开。

公主道：“真的不玩了？那么明天再来，好不好？”语气中满是祈求之意。韦小宝道：“要是太后和皇上知道了，我还有命么？”公主慢慢起身，道：“只要我不说，太后和皇上怎会知道？明天你別打我脸。身上伤痕再多也不打紧。”韦小宝摇头道：“明天不能来。

我给打得厉害，一两个月，养不好伤。”公主道：“哼，你明天不来？刚才你骂我什么？说操我的十八代祖宗。我的十八代祖宗，就是皇帝哥哥的十代祖宗，是皇阿爸的十七代祖宗，太宗皇帝的十六代祖宗，太祖皇帝的十五代祖宗...”

韦小宝目瞪口呆，暗暗叫苦，突然灵机一动，说道：“你不是老皇帝后的，我骂你的祖宗，跟皇上、老皇爷、什么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全不相干。”公主大怒，叫道：“我怎么不是老皇爷生的？你这死太监胡说八道，明天午后我在这里等你，你这死太监倘若不来

我就去禀告太后，说你打我。”说著捋起衣袖，一条雪白粉嫩的手臂之上，青一块，黑一声，全是给你扭起的乌青。韦小宝暗暗心惊：“刚才怎么下手如此之重。”

公主道：“哼，你明天不来，瞧你要命不要？”

至此情景，韦小宝欲不屈服，亦不可得，只好点头道：“我明天来陪你玩便是，不过你不能再打我了。”公主大喜，说道：“你来得好，我再打你，你也打还我好了。咱们江湖上好汉，讲究恩怨分明。”韦小宝苦笑道：“再给打一顿，我这条好汉变成恶鬼了。”

公主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当真打死你的。”顿了一顿，又道：“最多打得你半死不活。”见他脸色有异，嫣然一笑，柔声道：“小桂子，宫里这许多太监侍卫，我就只喜欢你一个。另外那些家伙太没骨气，就是给我打死了，也不敢骂我一句『臭小娘，贱货...』”学著他骂人的腔调：“婊子生的鬼丫头，从来没人这样骂过我。”

韦小宝又好气，又好笑，道：“你爱挨骂？”公主笑道：“要像你这样骂我才好。太后板起脸训斥，要我守规矩，我可就不爱听了。”韦小宝道：“那你最去丽春院。”心想：“你去做婊子，臭骂你的人可就多了。老鸨要打，嫖客发起火来，也会又打又骂。”

公主精神一振，问道：“丽春院是什么地方？好不好玩？”韦小宝肚里暗笑，道：“好玩极了，不过是在江南，你不能去。你只要到丽春院里住上三个月，包你开心得要命，公主也不想做了。”公主叹了口气，悠然神往，道：“等我年纪大了，一定要去。”

韦小宝正色道：“好，好！将来我一定带你去。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他这句“驷马难追”总记不住，“什么马难追”是不说了，却说成“死马难追”。

公主握住他手，说道：“我跟那些侍卫太监们打架，谁也故意让我，半点也不好玩。只有昨天皇帝哥哥跟我比武，才有三分真打，不过他也不肯打痛，扭痛了我。好小桂子，只有你一个，才是真的打我。你放心，我决计不舍得杀你。”突然凑过嘴去，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亲，脸上飞红，飞奔出房。

韦小宝霎时间只觉天旋地转，一交坐倒，心想：“这公主只怕是有些疯了，我越打她骂她，她越开心。他妈的，这老婊子生的鬼丫头，难道真的喜欢我这假太监？”想到她秀丽的面庞，心下迷迷糊糊，缓缓站起，支撑著回屋，筋疲力竭，一倒在床，便即睡著了。

这一觉直睡了五个多时辰，醒转时天色已黑，只觉全身到处疼痛，忍不住呻吟，站起身来想洗去伤口中盐末，哪知一解衣服，伤口鲜血凝结，都已牢牢粘在衣上，一扯之下，又是一阵剧痛，不免又再“臭小娘，烂小娘”的乱骂一顿，当下洗去盐末，敷上金创药。次日去见小皇帝，康熙见他鼻青脸肿，头发眉毛都给烧得七零八落，大吃一惊，登时料到是那宝贝御妹的杰作，问道：“是公主打的？受的伤不重吗？”

韦小宝苦笑道：“还好。师父，徒儿丢了您老人家的脸，只好苦练三年，再去找回这场子，为您老人家争光。”

康熙本来担心他怒气冲天，求自己给他出头，不过御妹虽然理屈，做主子的殴打奴才，总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如不理，却又怕他到了五台山上，服侍父皇不肯忠心，正感为难，听他这么说，竟对此事并不抱怨，只当作一场玩耍，不由得大喜，笑道：“小桂子，你真好！我非好好赏赐你不可。你想要什么？”

韦小宝道：“师父不责弟子学艺不精，弟子已经感激万分，什么赏赐都不用了。”顿了一顿，说道：“师父传授弟子几招高招，以后遇险，不会再给人欺侮，也就是了。”

康熙哈哈大笑，道：“好，好！”当下将太后所传武功，拣了几个招精妙招数传授给他。这几招擒拿手法虽然也颇不凡，但比之洪教主夫妇所传的六招却差得远了。韦小宝以前和他比武，这几招也见他用过，此时一加点拨，不多时便学会了。

韦小宝心想：“以前和他摔交，便似朋友一般。但他是皇帝，我是奴才，这朋友总是做不长久。这次回北京来，眼见他人没大多少，也是拍马屁得多了。『小玄子』三字再也叫不出口，不如改了称呼，也是拍马屁的妙法。”当下跪下，咚磕磕磕了八个响头，说道：“师父在上，弟子韦小宝是你老人家的开山弟子。”

康熙一怔，登时明白了他的用意，一来觉得挺好玩，二来确也不喜他再以“小玄子”相称，笑道：“君无戏言！我说过是师父，只好收了你做徒弟。”叫道：“来人哪！”

两名太监，两名侍卫走进书房。康熙道：“转过身来。”四人应道：“是。”但规矩臣子不得以背向皇帝，否则极为不敬，四人不明康熙用意，只微微侧身，不敢转身。

康熙从书桌上拿起一把金剪刀，走到四人身后。四人又略略侧身。康熙看了看四人的辫子，见其中一名太监的辫子最是油光乌亮，左手抓住了，喀的一声，齐发根剪了下来。那太监只吓得魂飞天外，当即跪倒，连叩头，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康熙笑道：“不用怕，赏你十两银子。大家出去罢！”四人莫名其妙，只觉天威难测，倒退了出去。

康熙将辫子交给韦小宝，笑道：“你就要去做和尚，公主烧了你头发，看来也是天意。上天假公主之手，吩咐你去落发为僧。你先把这条假辫子结头上，否则有失观瞻。”

韦小宝跪下道：“是，师父爱惜徒弟，真是体贴之至。”康熙笑道：“你拜我为师，可不许跟旁人说起。我知你口紧，谨慎小心，这才答应。你若在外招摇，我掌门人立时便废了你武功，将你逐出门墙。”韦小宝连称：“是，是，弟子不敢。”康熙和他比武摔交，除了太后和海天富之外，宫中始终并无旁人得知，心想闹著玩收他为徒，只要决不外传，也不失皇帝的体面，但生性谨细，特意叮嘱一番。

康熙坐了下來，心想：“太后阴险毒辣，教我武功也决不会当真尽心，否则她将人打得骨节寸断的厉害功夫，怎地半招也不传我？我虽做了师父，其实比之这小子也强不了多少，没什么高明武功传他。少林寺的和尚武功极高，此番父皇有难，也是他们相救...”

想到此处，心中有了个主意，说道：“你去休息养伤，明天再来见我。”

韦小宝回到下处，命手下太监去请御医来敷药治伤。伤处虽痛，却均是皮肉之伤，并未伤及筋骨，太医说将养将十天半月，便即好了，不用担心。

他吃过饭后，便去应公主之约，心头七上八下，既怕她再打，却又喜欢见她。

一推开门，公主一声大叫，扑将上来。韦小宝早已有备，左臂挡格，右足一勾，右手已抓住了公置痒领，将她按得俯身下弯。公主笑道：“死太监，今天你怎么厉害起来啦。”韦小宝抓住她左臂反扭，低声道：“你不叫我好桂子、好哥哥，我把你这条手臂扭断了。”

公主骂道：“呸，你这死奴才！”韦小宝将公主的手臂重重一扭，喝道：“你不叫，我将你这条手臂扭断了。”公主笑道：“我偏偏不叫。”韦小宝心想：“小娘皮的确犯贱。我越打她，她越欢喜。”右手拍的一声，在她臂上重重打了一拳。公主身子一跳，却格格的笑了起来。韦小宝道：“他妈的，原来你爱挨打。”使劲连击数拳。

公主痛得缩在地下，站不起来，韦小宝这才停手。公主喘气道：“好啦，现下轮到我来打你。”韦小宝摇头道：“不，我不给你打。”心想这小娘皮下手如此狠辣，给她打将起来，随时随刻有性命之忧。公主软语求息，韦小宝只是不肯。

公主大发脾气，扑上来又打又咬，给韦小宝几个耳光，推倒在地，揪住头发，又打了一顿屁股，心想屁股也打了，也不用客气啦。伸手在她全身到处乱扭。公主伏在他脚边，抱住他两腿，将脸庞挨在他小腿之间，轻轻磨擦，娇媚柔顺，腻声道：“好桂子，好哥哥，你给我打一次罢，我不打痛便是。”韦小宝见她犹似小鸟依人一般，又听她叫得亲热，心神荡漾，便待答允。公主又道：“好哥哥，你身上出血，我见了比什么都喜欢。”

韦小宝吓了一跳，怒道：“不行！”提起左足，在她头上踢了一脚，道：“放开了，我要去了。跟你磨在一起，总有一日死在你手里。”公主叹道：“你不跟我玩了？”韦小宝道：“太危险，时时刻刻会送了老命。”公主格格一笑，站起身来，道：“好！那么你扶我回房去，我给你打得路也走不动了。”韦小宝道：“我不扶。”公主扶著墙壁，慢慢出去，道：“小桂子，明儿再来，好不好？”忽然左腿一屈，险些摔倒。韦小宝抢上去扶住。

公主道：“好桂子，劳你的驾，去叫两名太监来扶我回去。”韦小宝心想一叫太监，只怕太后知道，查究公主为什么受伤，只要稍有泄漏，那可是杀头的罪名，只得扶住了她，道：“我扶你回房就是。”公主笑道：“好桂子，多谢你。”靠在他肩头，向西而行。公主的住处在慈宁宫之西，寿康宫之侧。两人渐渐走近慈宁花园，韦小宝想起太的神气，心下栗栗危惧。两人行到长廊之下，公主忽然在他耳边轻轻吹气。韦小宝脸上一红，道：“不……不是……”公主柔声道：“为什么？我又不是打你。”说著将他耳垂轻轻咬住，伸出舌头，缓缓舐动。韦小宝只觉麻难当，低声道：“你如咬痛了我耳朵，我可永远不来见你了。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公主本想突然间将他耳垂咬下一块肉来，听了这句话，不敢再咬，只腻声而笑，直笑得韦小宝面颊赤，全身酸软。

到了公主寝宫，韦小宝转身便走。公主道：“你进来，我给你瞧一件玩意儿。”这时建宁宫中的四名太监，四名宫女在门外侍候。韦小宝不敢放肆，只得跟了进去。公主拉著他手，直入自己卧室。两名宫女已跟了进来，只拿著热毛巾给公主擦脸。公主拿起一块手巾递给韦小宝。韦小宝接过，擦去脸上汗水。两名宫女见公主对这小太监姑娘破格礼遇，连对太后皇上也没这样客气，而这小太监竟也坦然接受，无礼之极，不由得都是呆了。

公主瞥了一眼，瞪眼道：“有什么好看？”两名宫女道：“是，是！”弯腰退出，哪里已经迟了，公主一伸手，向近身一名宫女眼中挖去。那宫女微微一让，一声惨呼，眼珠虽没挖中，脸上却是鲜血淋漓，自额头直至下巴，登时出现四条爪痕。两名宫女只吓得魂飞天外，疾忙退出。

公主笑道：“你瞧，这些奴才就只会叫嚷求饶，有什么好玩？”韦小宝见她出手残忍，心想这小婊子太过凶恶，跟她母亲老婊子差不多，还是及早脱身为是，说道：“公主，皇上差我有事去办，我要去了。”公主道：“急什么？”反手关上了门，上了门闩。

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不知她要干什么怪事。公主笑道：“我做主子做了十五年，总是给人服侍，没点味道，今儿咱们来换换班。你做主子，我做奴才。”韦小宝双手乱摇：“不行，不行。我可没这福气。”公主俏脸一沉，说道：“你不答应吧？我要大叫了，我说你对我无礼，打得我全身肿痛。”突然纵声叫道：“哎唷，好痛啊！”

韦小宝连连作揖，说道：“别嚷，别嚷，我听你吩咐就是。”这是公主寝宫，外面有许多太监宫女站著侍候，她只消再叫得几声，立时便有人涌将进来，可不比那间比武的小屋，四下无人。公主微微一笑，说道：“贱骨头！好好跟你说，偏偏不肯听，定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韦小宝心道：“你才是贱骨头，主子不做做奴才。”

公主屈下一膝，恭恭敬敬的向他请个安，说道：“桂贝勒，你要安息吗？奴才侍候你脱衣。”韦小宝哼了一声，道：“我不睡，你给我轻轻的捶捶腿。”公主道：“是！”坐在地下，端起他右足，搁在自己腿上，轻轻捶了起来，细心熨贴，一点也不触痛他伤处，韦小宝赞道：“好奴才胚子，你服侍得我挺美啊。”伸手在她脸颊上轻轻扭了一把，公主大乐，低声道：“主子夸奖了。”除下他靴子，在他脚上轻捏一会，换过他左足，捶了半晌，又脱下靴子按摩，道：“桂贝勒，你睡上床去，我给你捶背。”

韦小宝给她按摩得十分舒服，心想这贱骨头如不过足奴才瘾，决不能放我走，便上床横卧，鼻中立时传入幽香阵阵，心想：“这贱骨头的床这等华丽，丽春院中的头等婊子，也没这般漂亮的被褥枕头。”公主拉过一条薄被，盖在他身上，在他背上轻轻拍打。

韦小宝迷迷糊糊，正在大充桂贝勒之际，忽听得门外许多人齐声道：“太后驾到！”这一惊非同小可，忙欲跳起。公主神色惊惶，颤声道：“来不及逃啦！快别动，钻在被窝里。”韦小宝头一缩，钻入了被中，隐隐听得打门之声，只吓得险些晕去。

公主放下帐子，转身拨开门闩，一开门，太后便跨了进来，说道：“青天白日的，关上了门干什么？”公主笑道：“我倦得很，正想睡一忽儿。”太后坐了下来，问道：“又在搞什么古怪玩意儿，怎么脸上一点儿也没血色？”公主道：“我说倦得很。”

太后一低头，见到床前一对靴子，又见锦帐微动，心知有异，向众太监宫女道：“你们都在外面侍候。”众人出去，说道：“关上了门，上了闩。”公主笑道：“太后也搞什么古怪玩意儿吗？”依言关门，顺著太后的目光瞧去，见到靴子，不由得脸色大变，强笑道：“我正想穿上男装，扮个小太监给太后瞧瞧。你说我穿了男装，模样儿俊不俊？”

太后冷冷的道：“得瞧床上那小子模样儿俊不俊？”陡地站起，走到床前。

公主大骇，拉住太后的手，叫道：“太后，我跟他闹着玩的……”

太后手一甩，将她摔开几步，掙起帐子，揭开被子，抓住韦小宝的衣领，提了起来。

韦小宝面向里床，不敢转头和她相对，早吓得全身簌簌发抖。

公主叫道：“太后，这皇帝哥哥最喜欢的小太监……你……你可别伤他。”

太后哼了一声，心想女儿年纪渐大，情窦已开，床上藏个小太监，也不过做些假凤虚凰的勾当，算不了什么大事，右手一转，将韦小宝的脸转了过来，拍拍的记两耳光，喝道：“滚你的，再教我见到你跟公主鬼混……”突然间看清楚了他面貌，惊道：“是你？”

韦小宝一转头，道：“不是我！”

这三字莫名其妙，可是当此心惊胆战之际，又有什么话可说？

太后牢牢抓住他后领，缓缓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你对公主无礼，今日可怨不得我。”公主急道：“太后，是他睡在这里的，不能怪他。”太后左掌在韦小宝脑门轻轻一拍，左臂提起，便却运动使重手击落，一掌便毙了他。

韦小宝于万分危急之中，陡然想起洪教主所授的那招“狄青降龙”，双手反伸，在太后胸前摸了一把。太后大吃一惊，胸口急缩，叱道：“你作死！”韦小宝双足在床沿一登，一个倒翻筋斗，已骑在太后颈中，双手食指按住她眼睛，拇指抵住她太阳穴，喝道：“你一动，我便挖了你的眼珠出来！”

他这一招并未熟练，本来难以施展，好在他在床上而太后站在地下，一高一低，倒骑容易，而挖眼本来该用中指，却变成了食指倒翻筋斗时足尖勾下帐子。这招使得拖泥带水，狼狈不堪，洪教主倘若亲见，非气个半死不可。虽然手法不对，但招式实在巧妙，太后还是受制，变起仓卒，竟然难以抵挡。

公主哈哈大笑，叫道：“小桂子，你不得无礼，快放了太后。”

韦小宝右腿一提，右手拔出匕首，抵在太后后心，这才从她颈中滑下。忽然啪的一声，一件五色灿烂的物事落在地下，正是神龙教的五龙令。

太后大吃一惊，道：“这……这……东西……怎么来的？”

韦小宝想起太后和神龙教的假宫女邓炳春、柳燕暗中勾结，说不定这五龙令可以逼她就范，说道：“什么这东西那东西，这是本教的五龙令，你不认得吗？好大的胆子！”

太后全身一颤，道：“是，是！”

韦小宝听她言语恭顺，不由得心花怒放，说道：“见五龙令如见教主亲临，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太后颤声道：“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俯身拾起五龙令，高举过顶。韦小宝伸手接过，问道：“你听不听我号令？”太后道：“是，谨遵吩咐。”

太后恭恭敬敬的念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制胜克敌，无事不事。”

直到此刻，韦小宝才嘘了口气，放开匕首，大模大样的在床沿坐了下来。

太后向公主道：“你到外面去，什么话也别说，否则我杀了你。”

公主一惊，应道：“是。”向韦小宝看了一眼，满心疑惑，道：“太后，是皇帝哥哥的圣旨么？”康熙年纪渐大，威权渐重，太监宫女以及御前侍卫说到皇上时，畏敬之情与日俱增，公主也早知太后对皇帝颇为忌惮。太后点头道：“是。他是皇帝的亲信，有要紧事跟我说，可千万不可泄漏，在皇帝跟前，更加不可提起。免得……免得皇帝恼你。”

公主道：“是，是。我可没这么笨。”说著走出房去，反手带上了房门。

太后和韦小宝面面相觑，心中均怀疑忌。过了一会，太后道：“隔墙有耳，此处非说话之外，请去慈宁宫详谈可好？”听她用个“请”字，又是商量的口吻，不敢擅自主张，韦小宝更加心宽，随即又想：“这老婊子心狠手毒，骗我到慈宁宫中，不要便什么诡计，加害老子？”便点了点头，低声道：“我是本教新任白龙使，奉洪教主命令，出掌五龙令。”

太后登时肃然起敬，躬身道：“属下参见白龙使。”虽然韦小宝早已想到，太生既和黑龙门属下教众勾结，对洪教主必定十分尊敬，这五龙令对她多半有镇慑之效，但万万想不到她自己竟然也是神龙教中的教众，以她太后之尊，天下事何求不得，居然会去入了神龙教，而且地位远比自己为低，委实匪夷所思，眼见她恭恭敬敬的行礼，不由得愕然失措。

太后见他默默不语，还道他记著先前之恨，甚是惊惧，低声道：“属下先前不知尊使身份，多有得罪，十分惶恐，还望尊使大度宽容。”但见他年纪幼小，竟在教中身居高位，终究难以尽信，随即想到，近年来教主和夫人大举提拔少年，教中老兄弟或被屠戮，或被疑忌，权势渐失，这小孩新任白龙使，绝非奇事。又想：“就算他是真的白龙使，我此刻将他杀了，教中也无人知晓。这小鬼对我记恨极深，让他活著，那可后患无穷。”杀机既动，眼中不由自主的露出狠毒之色。

韦小宝登时惊觉，暗道：“不好，老妹子要杀我。”低声道：“刚才我擒住你的手法，你可知是谁传授的？”太后吃了一惊，回想这小鬼适才所使的手法，诡秘莫测，一招间便将自己制住，正是教主的手段，颤声道：“莫非...莫非是教主的亲传？”韦小宝笑道：“教主传我三十招杀手，洪夫人传了我三十招擒拿手，比较起来，自然教主的手段厉害得多。不过他老人家的招教，一出手就取人性命，我不想杀你，因此只用了夫人所传的一招『飞燕回翔』。”他吹牛不用本钱，招数一加便加了十倍。

太后却毫不怀疑，知道洪夫人所使的许多招数，确是都安上个古代美人的名字，不由得出了身冷汗，寻思：“幸亏他只以洪夫人的招数对付我，倘若使出教主所传，此刻我早已性命不在了。”此刻哪里还敢有回害之意？恭恭敬敬的道：“多谢尊使不杀之恩。”

韦小宝洋洋得意的道：“我没挖出你眼珠，比之夫人所授，又放宽了三分了。”这话倒是不假，适才要挖太后眼珠，本来也可办到只是她重伤之余，全力反击，也必取了他性命。

太后越想越怕，道：“多谢手下留情，属下感激万分，必当报答尊使的恩德。”

韦小宝本来一见太后便如耗子见猫，情不自禁的全身发抖，哪知此刻竟会将她制得贴贴服服，见她诚惶恐的站在面前，心中那份得意，当真难以言宣。他提起左腿，往右腿上一搁，晃了几晃，低声道：“这次随本使从神龙教来京的，有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

太后道：“是，是。”心想胖陆二人是教中高手，居然为他副贰，适才幸而没有鲁莽，倘若将他打死了，别说教主日后追究，即是胖陆二人找了上来，那也是死路一条，眼见他双颊上指痕宛然，正是自己所打的两个耳光所留，颤声道：“属下过去种种，委实罪该万死。尊使大人大量，后福无穷。”

韦小宝微微一笑，道：“白龙使钟志灵背叛教主，教主和夫人已将他杀了，派我接掌白龙门。黑龙使张淡月办事不力，教主和夫人很生气，取经之事，现下归我来办。”

太后全身发抖，道：“是，是。”想起几部经书得而复失，这些日子来日夜担心，终于事发，颤声道：“这件事说来话长，请尊使移驾慈宁宫，由属下详禀。”

韦小宝点头道：“好。”心想此事之中不明白地方甚多，正要查问，便站起身来。太后转身去开了房门，侧身一旁，让他先行。韦小宝大声道：“太后启驾啦！”太后低声道：“得罪了！”走出门去。韦小宝跟在后面。数十名太监宫女远远相随。

两人来到慈宁宫，太后引他走进卧室，遣去宫女，关上了门，亲自斟了一碗参汤，双手奉上。韦小宝接过喝了几口，心想：“我今日的威风，只有当年顺治爷可比。就算小皇帝，太后也不会对他如此恭敬。”心中又是一阵大乐。

太后打开盒子，取出一只锦盒，开盒拿出一只小玉瓶，说道：“启禀尊使：瓶中三十颗『雪参玉蟾丸』，乃是朝鲜国王的贡品，珍贵无比，服后强身健体，百毒不侵。其中十二颗请尊使转呈教主，十颗转呈教主夫人，余下八颗请尊使自服，算是...算是属下的一点儿微末心意。”韦小宝点头道：“多谢你了。但不知这些药丸跟『豹胎易筋丸』会不会冲撞？”太后道：“并未冲撞。恭喜尊使得蒙教主恩赐『豹胎易筋丸』，不知...不知属下今年的解药，教主是否命尊使带来？”

韦小宝一怔，道：“今年的解药？”随即明白，太后一定也服了“豹胎易筋丸”，教主每年颁赐解药，却又解得并不彻底，须得每年服食一次，药性才不发作，否则她身处深宫，高手侍卫无数，教主本事再大，也不能遥制，笑道：“你我二人都服了豹胎丸，那解药自不能由我带来。”太后道：“是。不过尊使蒙教主恩宠，属下如何能比？”

韦小宝心想：“她吓得这么厉害，可得安慰她几句。”说道：“教主和夫人说道：只要你尽忠教主，不起异心，努力办事，教主总不会亏待你的，一切放心好了。”

太后大喜，说道：“教主恩德如山，属下万死难报。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韦小宝心想：“你本来是皇后，现下是皇太后，除了皇帝，天下就是你最大。神龙教再厉害，也决不能和你相比，却何以要入教听命于教主？那不是犯贱之至么？是了，多半你与你女儿一样，都是贱骨头，要给人打骂作贱，这才快活。”他年纪太小，毕竟世事所知有限，一时也猜不透其中关窍所在。

太后见他沉吟，料想他便要问及取经之事，不如自行先提，说道：“那三部经书，属下派邓炳春和柳燕二人呈交教主，他老人家想已收到？”

韦小宝一怔，心想：“假宫女邓炳春是陶姑姑所杀，柳燕死于方姑娘剑下，有什么经呈交教主？”不明她用意所在，说道：“你说有三部经书呈给教主？这倒不曾听说过。教主说黑龙使搞了这么久，一无所得，很是恼怒，险些逼得他自杀。”太后脸现诧异之色，道：“这可奇了。属下明明已差邓炳春和柳燕二人，将三部经书专程送往神龙岛。那自然是在柳燕为尊使处死之前的事。”韦小宝道：“哦，有这等事？邓炳春？就是你那个秃头师兄吗？”太后道：“正是。尊使日后回到神龙岛，传他一问，便知分晓。”

韦小宝突然省悟，心道：“是了，邓炳春为陶姑姑所杀，这老妹子只道我毫不知情。她失去了三部经书，生怕教主怪罪，将一切推在两个死人头上，这叫做死无对证，倒也聪明得紧。哪知道这三部经书却在老子手中。这番话去骗别人，那是他妈的刮刮叫，别别跳跳，偏偏就骗不到老子。我暂时不揭穿你的西洋镜。”说道：“你既然已取到三部经书，功劳也算不小，其余五部，还得再加一把劲。”

太后道：“是，属下从早到晚，就在想怎生将另外五部经书取来，报答教主的恩德。”

韦小宝道：“很好！其实你如此忠心，那豹胎易筋丸中的毒怕，便一次给你解了，也是不妨。不久我见到教主，一定给你多说几句好话。”太后大喜，躬身请了个安，道：“尊使大恩，属下永不敢忘。最好属下能转入白龙门，得由尊使教导指挥，更是大幸。”

韦小宝道：“那也容易办到。不过你入教的一切经过，须得跟我详说，毫不隐瞒。”

太后道：“是，属下对本门座使，决不敢有半句不尽不实的言语...”

忽然门外脚步声响，一名宫女咳嗽一声，说道：“启禀太后：皇上传桂公公，说有要紧事，命他立刻便去。”韦小宝点点头，低声道：“你一要放心，以后再讲。”太后低声道：“多谢尊使。”朗声道：“皇上传你，这便去罢。”韦小宝道：“是，太后万福金安。”

出得门来，只见八名侍卫守在慈宁宫外，微微一惊，心想道：“可出了什么事？”快步来到上书房。

康熙喜道：“好，你没事。我听说你给老贱人带了去，真有些担心，生怕她害你。”

韦小宝道：“多谢师父挂怀，那老...老...她问这些日子去哪里？我想老皇爷的事千万说不得，连山西和五台山也不能提，可是我又不会说谎，给她问得紧了，我情急智生，便说皇上派奴才去江南，瞧瞧有什么好玩意儿，便买些进宫。又说，皇上吩咐别让太后知道，免得太后怪罪皇上当了皇帝，还是这般小孩子脾气。”

康熙哈哈大笑，拍拍他肩头，说道：“这样说最好。让老贱人当我还是小孩子贪玩，便不来防我。你不大会说谎吗？可说得挺好啊。”

韦小宝道：“原来还说得挺好吗？奴才一直担心，生怕这么说皇上不高兴呢。”

康熙道：“很好，很好。我刚才怕老贱人害你，已派了八名侍卫去慈宁宫外守著，倘若老贱人不放你走，我便叫他们冲进去抢你出来，真要跟她立时破脸，也说得不得了。”

韦小宝跪下磕头道：“皇帝师父恩重如山，奴才弟子粉身难报。”康熙道：“你好好服侍老皇爷，便是报我对你的恩遇。”韦小宝道：“是。”康熙从书桌上拿起一个密封的黄纸大封套，说道：“这是赏少林寺众僧的上谕，你挑选四十名御前侍卫，二千名骠骑营官兵，去少林寺宣旨办事。办什么事，在上谕中写着，到少林寺后拆读，你遵旨而行就是。现下我升你的官，任你为骠骑营正黄旗副都统，那是正二品的大官了。你本是汉人，我赐你为满洲人，咱们这叫作入满洲抬旗。正黄旗是皇帝亲将的旗兵，骠骑营更是皇帝的亲兵。那御前侍卫副都统的官儿仍然兼著。”他知韦小宝不学无术，年纪又小，当真做官是做不来的，因此两个职位都是副手。韦小宝道：“只要能常在皇帝师父身边，官大官小，奴才弟子倒不在乎。”说着大力磕头谢恩，心想：“我好好是个汉人，现在摇身一变，变作满洲鞑子了。”又想：“皇帝师父叫我不忙去清凉寺去做小和尚，却先带兵去少林寺颁旨，封赏救驾有功的诸位大师，多半是让我出出风头。这叫做先甜后苦，先做老爷，后打屁股。”康熙将骠骑营正黄旗副都统的官儿，授给他小桂子，其实并非太监，而是御前侍卫副都统，真名韦小宝，为了要擒杀鳌拜，这才派他假扮太监，现已赐为旗人，属正黄旗，升任骠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康熙当鳌拜当权之时，大受倾轧，本已下在狱中，性命朝夕不保，幸得鳌拜事败，我才获释，对擒杀鳌拜的韦小宝早已十分感激，听得皇上命他为自己之副，心中大喜，当即向他道贺，说道：“韦兄弟，咱哥儿俩一起办事，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你是少年英雄，咱们骠骑营这下可大大露脸哪。”韦小宝谦虚一番。康熙打定了主意，这人大受皇帝宠幸，虽说是自己副手，其实自己该当做他副手，只要讨得他欢心，日后飞黄腾达，不在话下。康熙道：“我有事差韦小宝去办，你们两人下去，点齐人马。韦小宝今晚就即出京，不用来辞别了。”将调动骠骑营兵马的金牌令符交给了韦小宝。韦小宝接过金牌，磕头告别，心想：“老婊子干什么要入神龙教，这事还没查明，那也不打紧，多半是犯贱，下次回宫时再去问她。”又想：“昨晚给公主打了一顿，全身疼痛，一觉睡到大天光，没能去见陶姑姑，不知她在宫中怎样，下次回宫，得跟她会上一会。”

当下二人去御前侍卫总管多隆。韦小宝取出康熙先前所书那张任他为御前侍卫总管的上谕，给他看了，多隆又是连声道贺：“韦小宝要挑那些侍卫，尽管挑选，只要皇上点头，要我陪你一去一遭也成。”韦小宝笑道：“那可不敢当。保护皇上，责任重大，多总管想出京去逛逛，却不大容易了。”多隆笑道：“下次我求皇上，咱哥儿俩换一换班，你做正的，我做副的，有什么出京打秋风的好差使让做哥哥的走走。”韦小宝点了张康年，赵齐贤两名侍卫，叫二人召约一批亲近的侍卫。康熙点齐二千骠骑营军士。各参领、佐领参见副都统。皇帝赏给少林寺僧人的赐品，也即齐备，装在几十辆车上。皇帝要做什么事，自是叱嗟立办，只两个时辰，一切预备得妥妥帖帖。韦小宝本身该身穿骠骑营戎装，可是这样小码的将军戎服，一时之间却不易措办。康熙想得周到，将自己一套戎装送给了他，传了四名巧手裁缝跟去，在大车之中赶着修改，吩咐他们晚上不能睡觉，赶好了衣衫才许回京，倘若偷懒，重责军棍。韦小宝抽空回到头发胡同，对陆高二人道：“今日已混进了宫中，盗经之事也已略有眉目。”吩咐他二人在屋中静候消息，不可轻易外出，以免泄漏机密。陆胖二人见他办事顺利，两天之间便有了头绪，均感欣慰，喏喏连声的答应。韦小宝双儿改穿男装，扮作书僮，随他同行。

第二十二回 老衲山中移漏处 佳人世外改妆时

韦小宝动身启程，天色已晚，但圣旨要他即日离京，说什么也非得出城不可。出永定门行了二十里，便即扎营住宿。骠骑营是卫护皇帝的亲兵，都是满洲的亲贵子弟，服用饮食，无不高出寻常士兵十倍。大家在京中耽得久了，出京走走，无不兴高采烈，何况又不是拚命打仗，到河南公干，那是朝廷出了钱请他们游出去玩水，实是大大的优差。韦小宝吃了酒饭，睡觉太早，于是召集张康年，赵齐贤等众侍卫，骠骑营的参领佐领军官，齐到中军帐中。众中均想：“皇上不知差韦副都统去干什么大事，他传我们去，定是要宣示特旨。”名人参见毕，韦小宝笑道：“哥儿们闲着无事，他奶奶的，大家来赌钱，老子作庄。”众军官一呆，还道他是开玩笑，却见他怀中摸出四粒骰子，往木几上一掷，骰滴溜溜的滚动，众人这才欢雷动。大凡当兵的好不好赌，只是行军出征之时，却严禁赌博，以免军心学动，有碍大事。韦小宝又怎懂得这一套？骠骑营的参领佐领虽知军律，但想这一次又是不打仗，何必阻了副都统的雅兴？韦小宝又从怀中摸出一叠银票，往几下一放，足足有五六千两银子，说道：“哪个有本事就来赢去？”众军官纷纷归本帐去取银子。骠骑营的军士有很多职位虽低，家财却富，听说韦副都统做庄开赌，都悄悄走进帐来。韦小宝叫道：“上场不分大小，只吃银子元宝！英雄好汉，越输越笑，王八羔子，赢了便跑！”在四粒骰子上吹了口气，一把撒将下来。

他在扬州之时，好生羡慕赌场庄家的威风，做什么副都统、副都统，都还罢了，今日统带数千之众，做庄大赌，那才是生平的得意事。众军官纷纷下注，有吃有赔。赌了一会，大家兴起，赌注渐大，挤在后面的军士也递上银子来下注。侍卫赵齐贤和一名满洲佐领站在韦小宝身旁，宛然帮他收注赌钱。中军帐中，但闻一片呼吆喝六、吃上赔下之声，宛然便是个大赌场。赌了一个多时辰，赌台上已有二万多两银子。有些输光的了，回营去向不赌的同袍借钱来翻本。韦小宝一把骰子掷下，四骰全红，正是通吃。众人甚是懊丧，有的咒骂，有的叹气。赵齐贤伸出手去，正要赌注尽数扫进，韦小宝叫道：“且慢！老今日第一天带兵做庄，这一注送给了众位朋友，不吃！”众兵将欢声大作，齐叫：“韦副都统当真英雄了得！”韦小宝道：“要加注的便加！”各人这一注死里逃生，都觉运气甚好，纷纷加注满台堆满了银子。忽然一人朗声说道：“押天门！”将一件西瓜般的东西押在天门。众人一看，登时惊得呆了。赌台上赫然是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那首级头戴官帽，竟是一名御前侍卫。赵齐贤惊道：“葛通！”原来这是御前侍卫葛通的脑袋。他轮值在帐外巡逻，却被人割了头。众人惊惶抬头，只见中军帐口站着十多个身穿蓝衫之人，各人手持长剑。众军官人热全神贯注的赌钱，谁也不知这些人是几时进来的。帐中众军官没带兵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赌台前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双手空空，说道：“都统大人，受不受注？”赵齐贤叫道：“拿下了！”登时便有四名御前侍卫向那青年扑去。那人双臂一分，抓住两人胸口，砰的一声，将二人头对头一撞，二人便即昏晕。跟着白光闪动，两柄长剑刺出，自另外两名侍卫的背心直通到前胸。两名侍卫惨声长呼，倒地而死。使剑的蓝衫人一是中年汉子，另一个是道人。两人同时拔剑挥手，双剑齐飞，扑扑两声，都插在赌台之上。中年人叫道：“押上门！”道人叫道：“押下门！”两剑长剑果然分别插在上门下门。那青年左手一挥，四个蓝衫人抢了上来，四柄长剑分指韦小宝左右要害。赵齐贤颤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好……好大有胆子。杀官闯营，不……不怕杀……杀头么？”用剑指着韦小宝的四人之中，忽有一人嗤的一声笑，说道：“我们不怕，你怕不怕？”却是娇嫩的女子声音。韦小宝侧头看去，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脸蛋微圆，相貌甚甜，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他本已吓得魂不附体，但一见到了美貌女子，自然而然勇气大增，笑道：“单只姑娘一人用剑指着，我早就怕了。”那少女长剑微挺，剑尖抵到了他肩头，说道：“你既然怕，为什么还笑？”韦小宝脸孔一板，道：“我最听女人的话，姑娘说不许笑，我就不笑。”果然脸上更无丝毫笑容。那少女见他装模作样，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那带头的青年眉头微蹙，冷笑道：“满洲靴子也是气数将尽，差了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带兵。喂，两把宝剑，一颗脑袋已经押下了，你怎地不掷骰子？”

韦小宝身旁有美貌姑娘，又听他说要掷骰子，惊魂稍定，问道：“我输了赔什么？”那青年道：“那还问？输剑赔剑，输头赔头！”料想这少年将军定然讨饶投降。哪知韦小宝打架比武，输了便投降，在赌台上却说什么也不肯做狗熊，认脓包，何况身边有个俊美姑娘，人生在世，岂能在美貌姑娘之前丢脸？又想：“你们四把剑已指住了我，若要杀我，输也好，反正都是要杀，何必口头上吃亏？”当即拿起骰子，说道：“好，受了！输剑赔剑，输头赔头，输裤子就脱下？你先掷！”

那青年料不到这少年将军居然有此胆识，倒是一怔。那中年汉子低声道：“大军在外，迟则有变！”要他不必无谓耽搁时光，只怕二千名满洲兵一涌而入，倒是不易对付。那青年向韦小宝望了一眼，见他脸上并无惧色，说道：“我不跟你赌这一场，你死了也不服气。”接过骰子一掷，是个六点。那道人中年汉子也各掷了，都是八点。

韦小宝拿起骰子，伸掌到那少女面前，说道：“姑娘，请你吹口气！”那少女微笑道：“干什么？”还是在骰子上吹了口气。韦小宝道：“成了！美女吹气，有杀无赔！”将骰子在掌心中摇了几摇，正要掷下，起齐贤道：“且慢！韦都统，问……问他们到底要什么？”他怕韦小宝这一记骰子掷下去，掷成了六点以下，不免有性命之忧，更怕韦小宝不赔自己之头，而要割我赵齐贤的头来赔，谁教我站在旁边帮庄呢？

那青年冷笑道：“倘若怕了，那就跪下讨饶。”

韦小宝道：“乌龟王八蛋才怕！”手上微玩花样，只是心惊胆战之际，手法不大灵光，四粒骰子掷去，骨碌碌的滚动，定了下来，掷不成一对天牌，却是六点。韦小宝大喜，叫道：“六吃六，杀天门，赔上赔下。”将葛通那颗首级提了过来，放在自己面前，又道：“赵大哥，拿两柄剑来，赔了上家下家。”赵齐贤应道：“是！”向帐门口走去。

一名蓝衫汉子挺剑指住他前胸，喝道：“站住了！”韦小宝道：“不许拿剑？好，那也成，一把宝剑算一千两银子。”从面前一堆银子中取了二千两，平分了放在长剑之旁。

这群豪客闯进中军帐来制住了主帅，众军官都束手无策，敌人武功既高，出手杀人，肆无忌惮，己方军士虽多，却均在帐外，未得讯息，待会混战一起，帐中众人赤手空拳，只怕不免要尽数丧命，栗栗危惧之际，见韦小宝和敌人掷骰赌头，谈笑自若，不禁都佩服他的胆气。也有人心想：“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你道这批匪徒是跟你闹着玩么？”

那青年又是一声冷笑，道：“凭我们这两把宝剑，只赢你二千两银子？台上银子一起拿了！”六七名蓝衫汉子走上前来，将赌台上的银子银票一古脑儿都拿了。那青年接过一把长剑，指住韦小宝的咽喉，喝道：“小奴才，你是满洲人还是汉人？叫什么名字？”

韦小宝心想：“老子若要投降，你们一进来就降了，此时如再屈服，变成有头无尾，前功尽弃，大丈夫要硬就硬到底。”哈哈一笑，说道：“老子是正黄旗副都统，名叫花差花差小宝的便是。你要杀便杀，要赌便赌！嘿嘿，以大欺小，不是好汉。”最后八个字，实在是讨饶了，不过说得倒也颇有点英雄气概。

那青年微微一笑，道：“以大欺小，不是好汉。这句话倒也不错。小师妹，你年纪跟他也差不多，就跟他斗斗。”那少女笑道：“好！”提剑而出，笑道：“喂，花差花差小宝将军，我领教你的高招。”韦小宝身旁三人长剑微挺，碰到了他衣衫，齐道：“出去动手！”

那青年一挥手，长剑飞起，插在韦小宝面前桌上。

韦小宝寻思：“我剑术半点儿也不会，一定打不过小姑娘。”说道：“以大欺小，不是好汉。我比小姑娘大，怎能欺她？”

那青年一把抓住他后领提起，喝道：“你不敢比剑，那就向我小师妹求饶。”

韦小宝笑道：“好，磕头就磕头。男儿膝下有黄金，最好天天跪女人！”双膝一曲，向那少女跪了下去。众蓝衫人都哄笑起来。

突然之间，韦小宝身子一侧，已转在那青年背后，手中匕首指住他后心，笑道：“你投降不投降？”

这一下奇变横生，那青年武功虽高，竟也猝不及防，后心要害已被他制住。原来韦小宝知道学自神龙岛救命招数尚未练熟，只好嬉皮笑脸，插科打诨，大做小丑模样，引得敌人都笑嘻嘻的瞧他出丑，跪下之际，伸手握住匕首之柄，蓦地里使出那招“贵妃回眸”，竟然反败为胜。倘若他是大人，对方心在提防，这招半生不熟，似是而非的招数定然无效。但一来这一招十分巧妙，使得虽未全对，却仍具威力，二来那青年怎想到这小丑般的少年竟会出此巧招，就此着了道儿。

一众蓝衣人大惊之下，七八柄长剑皆指住他身子，齐喝：“快放开！”然见他匕首对准那青年后心，这七八柄每一剑固然都可将他刺死，但他匕首只须轻轻一送，那青年却也不免丧命，是以剑尖尖刺到他身边尺许，不敢再进。

韦小宝笑道：“放开便放开，有什么希奇？”挥动匕首划了个圈子，铮鏦鏦一阵响声过去，七八柄长剑剑头齐断，匕首尖头又对住那青年的后心。众蓝衣人一惊，都退了一步。

韦小宝道：“放下银子，我就饶了你们的头儿。”

手捧银两的几名蓝衣人毫不迟疑，便将银子银票放在桌上。

只听得帐外数百人纷纷呼喝：“莫放了匪徒！”“快快投降！”原来适才一下混乱，帐中两名军官逃了出去，召集部属，围住了中军帐。

那道人喝道：“先杀了小靴子！”拔起赌台上长剑，白光一闪，噗的一声，已刺在韦小宝小定右胸。他一剑计算极精，横斜切入，自前而后的击刺，料定韦小宝中剑之后，身子必定后仰，匕首尖便离开那青年的背心。

不料长剑一弯，拍的一声，立时折断。韦小宝叫道：“啊哟，刺不死我！”众蓝衣人见他居然刀枪不入，无不惊得呆了。那道人只觉剑尖着体柔软，并非刺在钢，甲背心之上，一时不明所以，他哪知韦小宝内穿防身宝衣，利刃难伤。

这时中军帐内已涌时数百名军士，长枪大刀，密布四周，众侍卫和军官也已从部属手中取得兵器。那十几名蓝衣人武功再高，也已难于杀出重围，何况几人长剑已断，首领又被制住，本来大占上风，霎时之间形势逆转，一败涂地。那青年高声叫道：“大家别管我，自行冲杀出去！”众侍卫和军官涌上，每七八人围住了一人。这些蓝衣人只要稍有动弹，便是乱刀分尸之祸，只得抛下兵刃，束手就擒。

韦小宝心想：“这几个人武功了得，又和朝廷作对，说不定跟天地会有些瓜葛，我怎生放了他们走路？”当即笑道：“老兄，刚才你本可杀我，没有下手。倘若我此刻杀了你，不给你翻本的机会，未免不是英雄好汉，这叫做王八羔子，赢了就跑。这样罢，咱们再来赌一赌脑袋。”这时已有七八般兵刃指住那青年。韦小宝收起匕首，笑吟吟的坐了下来。

那青年怒道：“你要杀便杀，别来消遣老子。”

韦小宝拿起四颗骰子，笑道：“我做庄，赌你们的脑袋，一个个来赌。哪一个赢了的，立刻便走，再拿一百两盘缠。骰子掷输了的，赵大哥，你拿一把快刀在旁侍候，一刀砍将下去，将脑袋砍了下来，给我们葛通葛大哥报仇。”

他一点对方人数，共是十九人，当下将一锭锭银子分开，共分十九堆，每堆一百两。

那些蓝衣人自忖杀官作乱，既已被擒，自然个个杀头，更不幸免之理，不料这少年将军要充好汉，竟然放一条生路，倘若骰子掷输了，那也是无可如何了。那道人道：“很好，大丈夫一言既出……”

韦小宝道：“死马难追！我花差花差小宝做事，决不占人便宜。这位不知是小姊姊还是小妹妹，刚才帮我在骰子上吹了一口气，保全了我的脑袋，你就不必赌了。你的小脑袋儿，算是我赢了之后分给你的红钱。拿了这一百两银子，先出帐去罢。传下号令，外面把守的人不得留难。”一名佐领大声传令：“副都统有令：中军帐放出去的，一概由其自便，不得留难阻挡。”帐外守军大声答应。韦小宝将两锭五十两的元宝推到那少女面前。

那少女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缓缓摇头，低声道：“我不要。我们……我们同门一十九人，同……同生共死。”

韦小宝道：“好，你很有义气。既然同生共死，那也不用一个个分别赌了。小姑娘，你跟我赌一手。你赢了，一十九人一起拿了

银子走路，倘若输了，一十九颗脑袋一齐砍下，爽不爽快？”那少女向青年望去，等候他示下。那青年好生难以委决，倘若十九人分别和这小将军赌，势必输有赢，如果他当真言而有信，那么十九人中当可有半数活命，日后尚可再去设法报仇。但如由小师妹掷骰，赢则全师而退，输了全军覆没，未免太过凶险。他眼光向同门众人缓缓望去。一名蓝衣大汉大声道：“小师妹说得不错，我们同生共死，请小师妹掷好了。否则就算是我赢了，也不能独活。”七八人随声附和。

韦小宝笑道：“好！小姑娘，你先掷！”将骰盆向那少女面前一推。那少女望着那青年，要瞧他眼色行事。那青年点头道：“小师妹，生死有命，你大胆掷好了。反正大伙儿同生共死！”那少女伸手到碗中抓起四粒骰子，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突然抬起头来，向韦小宝看了一眼，拿着骰子的手微微发抖，一松手，四粒骰子跌下碟去，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少女闭上了眼，竟不敢看，只听得耳边响起一阵叫声：“三！热热热！”夹杂众侍卫官兵笑骂之所。那少女虽不懂骰子的赌法，但听得敌人欢笑叫嚷，料想自己这一把掷得很差，缓缓睁眼，果见众同门人人脸色惨白。四粒骰子最大的可掷到至尊，其次逃饶、地对、人对、和对、梅花、长三、板凳、牛头等等对子，即使不成对，也有必点以至四点都比热点为大。这热点一掷出来，十成中已输了九成九，就算韦小宝也掷了热点，他是庄家，热点吃热点，还是能砍了十九人的脑袋。

一名蓝衣汉子突然叫道：“我的脑袋，由我自己来赌，别人掷的不算。”那道人怒道：“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如此贪生怕死？堕了我王屋派的威名。”韦小宝道：“众位是王屋派的？”那道人道：“反正大伙是个死，跟你说了，也不打紧。”那蓝衫汉子大声道：“我是我爹娘生的，除了爹娘，谁也不能定我的生死。”那道人怒道：“你小师妹掷骰子之前，你又不说，待她掷了热点，这才开腔。我王屋派中，没我这号不成材的人物。”那汉子性命要紧，大声道：“五符师叔，我不做王屋派门下弟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名汉子冷冷笑道：“你只求活命，其余的什么都不在乎，是不是？”那汉子道：“这位少年将军明明要我们一个个跟他赌。小师妹代掷骰子，你们答应了，我出声答应了没有？”

那蓝衣青年森然道：“好，元师兄，从此刻起，你不是王屋派门下弟子。你自己和他赌罢。”那姓元的道：“不是就不是好了。”韦小宝道：“你姓元，叫什么名字？”那姓元的微一迟疑，眼见同门已成仇人，自己若说假名，必被揭穿，说道：“在下元义方。”那青年哼了一声，道：“阁下不妨改个名字，叫作元方。”韦小宝道：“为什么改名哪？嗯，元方少少了个‘义’字，他是骂你没有义气。喂，王屋派的各位朋友，还有哪一位要自己赌的？”注目向众蓝衫人中望去，只见有两人口唇微动，似欲自赌，但一迟疑间，终于不说。

韦小宝道：“很好，王屋派下，个个英雄豪杰，很有义气。这位元兄，反正不是王屋派的，他有没有义气，跟王屋派并不相干。”那青年微微一笑，道：“多谢你了。”韦小宝道：“来人，斟上酒来！我跟这里十八位朋友喝上一杯，待会是输是赢，总是生离死别。这十八位朋友义气深重，不可不交。”手中军士斟上十九杯酒，在韦小宝面前放了一杯，一十八个蓝衫人各递一杯。那些人见为首的青年接了，也都接过。

那青年朗声道：“我们跟满洲鞑子是决不交朋友。只是你为人爽气，对我王屋派又很看重，跟你喝这一杯也不打紧。”韦小宝道：“好，干了！”一饮而尽。那十八人也都喝了，纷纷将酒杯掷在地下。元义方铁青着脸，转过头不看。

韦小宝喝道：“侍候十八柄快刀，我这一把骰子，只须掷到三点以上，便将这十八位好朋友的脑袋都割了下来。”众军官轰然答应。十八名军官提起刀剑，站在那十八人身后。

韦小宝心想：“我这副骰子做了手脚的，要掷成一点两点，本也不难。只是近来少有练习，手上功夫生疏了，刚才想掷天一对，却掷成了个六点，要是稍有差池，不免害了这十八人的性命。这些臭男人也倒罢了，这花朵般的小姑娘死了，岂不可惜？”

他拿起四枚骰子，在手中摇了摇，自己吹了口气，手指轻转，一把掷下，随即左掌掩住碗口。只听得骰子滚了几滚，定了下来，他没有把握，手指离开一缝，凑眼望去，只见四枚骰子中两枚两点，一枚一点，一枚五点凑起来刚好是个别十。别十便是无点，小到无可再小。他本已打定主意，倘若手法不灵，掷成三点以上，随口便说两点一点，晃动骰碗，扰了骰子，从此死无对证，对方自是喜出望外，自己部属最多只心中起疑，无人敢公然责难。现下作弊成功，大喜之下，骂道：“妈的，老子这只手该当砍掉了才是！”左手在自己右手背上重击数下。

众人看到了骰子，都大叫出声：“别十，别十！”那些蓝衣人死里逃生，忍不住纵声欢呼。那为首的蓝衣青年望着韦小宝，心想：“满洲鞑子不讲信义，不知他说过的话是否算数？”

韦小宝将赌台上的银子一推，说道：“赢了银子，拿了去啊。难道还想再赌？”

那青年道：“银子是不敢领了。阁下言而有信，是位英雄。后会有期。”一拱手，转身欲走。韦小宝道：“喂，你赢了钱不拿，岂不是瞧不起在下花差花差小差？”那青年心想：“身在险地，不可多不耽擱。”说道：“那么多谢了。”十八人都拿了银子，转身出帐。

韦小宝一双眼睛一直盯在那少女脸上。她取了银子后，忍不住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四双交投，那少女脸上一红，微微一笑，低声说道：“谢谢你。”走了两步，转头说道：“小将军，你这四枚骰子，给了我成不成？”韦小宝笑道：“成啊，有什么不可以。你拿去跟师兄弟们赌钱么？”那少女微笑道：“不是的。我要好好留着，刚才真把我性命吓丢了半条。”韦小宝抓起四枚骰子，放在她手里，乘势在她手腕上轻轻一捏，这一下便宜，总是要讨的。

那少女又道：“谢谢你。”快步出帐。

元义方见众同门出帐，跟着便要出去。韦小宝道：“喂，你可没跟赌过。”元义方脸上登时全无血色，心想：“这件事可真错了，早知他会掷成别十，我又何必枉作小人。”说道：“将军没了骰子，我……我只道不赌了。”韦小宝道：“为什么不赌？什么都可以赌，豁拳可以赌，滚铜钱可以赌。”随手抓起一叠银票，道：“你猜猜，这里一共多少两银子。”元义方道：“那怎么猜到？”韦小宝一拍桌子，喝道：“这匪徒，对本将军无礼，拿出去砍了！”众军官齐声答应。

元义方吓得面如土色，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说道：“小……小人不取，大将军……大将军饶命。”韦小宝大乐，心想：“这家伙叫我大将军。”喝道：“我问你什么，一句句从实招来，若有丝毫隐瞒，砍下你的脑袋。”元义方连声说道：“是，是！”

韦小宝命人取过足镣手铐，将他铐上，吩咐了银子的众军官取回赌本，退了出去，帐中只剩张康年、赵齐贤两名侍卫，以及骁骑营参领富春。当下由张康年审讯，他问一句，元义方答一句，果然毫不隐瞒。

原来王屋派掌门人司徒伯雷，本是明朝的一名副将，隶属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部下，抗拒满洲入侵，骁勇善战，颇立功勋。后来李自成打破北京，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司徒伯雷领兵与李自成部作战，奋勇杀敌，攻回北京。当时他引清兵入关，是为崇祯皇帝报仇。哪知清兵却乘机占了汉人的江山，吴三桂做了大汉奸。司徒伯雷大怒之下，立即弃官，到王屋山隐居。司徒伯雷武功本高，闲来以武功传授旧部，时日既久自然而然的成了个王屋派。那是先有师徒，再有门徒，与别的门派颇不相同。说起司徒伯雷的名字，张康年等倒也曾有所闻。

元义方说道，那带头的青年是司徒伯雷的儿子司徒鹤，其余的有些是同门师兄弟，有几个年长的，他们以师叔相称。那少女名叫曾柔，她父亲是司徒伯雷的旧部，已于数年前过世，临终时命她拜在老上司门下。

他们最近得到讯息，吴三桂的独生子吴应熊到了北京，司徒掌门便派他们来和他相见。路经此处，见到清兵军营，司徒鹤少年好事，潜入窥探，却是志在杀一杀满洲兵的气焰。

韦小宝问道：“你们去见吴三桂的独生子，为了什么？”元义方道：“师父吩咐，命我们想法子擒了他去王屋山，以此要挟吴三桂，迫他……迫他……”韦小宝道：“怎么？迫他造反？”元义方道：“是师父说的，可与小人不相干。小人忠于大清，决不敢造反。小人今日和王屋派一刀两断，就是不肯附逆弃暗投明，阵前起义。”韦小宝一脚踢去，笑道：“他妈的，你还是个大大的义士啦。”元义方毫不闪

避，挨了他这一脚，说道：“是，是！全仗将军大人栽培。小人今后给将军大人做奴做仆，忠心耿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韦小宝心想对方这一下杀了三名御前侍卫，自己却放了司徒鹤、曾柔一千人，只怕张康年等侍卫不服，至少也要怪老子掷骰子的运气太差劲，眼前这件案子，总须给大家一些好处，才是做大庄家的面子，沉吟半晌，已有了主意，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你这大胆反贼，明明是去跟吴三桂勾结，造反作乱，却说要绑架他儿子。你得了吴三桂多少好处，却替他隐瞒？他妈的王八蛋，来人哪！给我重重的打！”

帐外走进七八名军士，将元义方掀翻在地，一顿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

韦小宝道：“你招了不招？你说要去绑架吴三桂的儿子，怎么到我们军营来杀害御前侍卫？御前侍卫和骠骑营，都是皇上最最亲信之人，你们得罪了御前侍卫和骠骑营，就是不给皇上面子。”张康年、富春等一听，心下大为受用，一齐出声威吓。

韦小宝道：“这家伙花言巧语，捏造了一片谎话来骗人。这等反贼，不打哪有真话？再给我打！”众军士一阵吆喝，军棍乱下。元义方大叫：“别打，别打！小人愿招！”韦小宝问：“你们在王屋山上住的，共有多少人？”元义方道：“共有四百多人。”韦小宝又问：“连带家人呢？”元义方道：“总有一千来罢！”韦小宝拍案骂道：“操你个奶奶雄，哪有这么少的？给我打！”元义方叫道：“别打，别打！有……有四千……五千多人！”

韦小宝大骂：“操你奶奶的十八代老祖宗，说话不爽爽快快的，九千就是九千，为什么说四千、五千，分开来说？”元义方道：“是，是，有九千多人。”韦小宝道：“你们这等贼，哪有说真话的？说九千多人，至少有一万九千。”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拍，喝道：“在王屋山聚众造反的，到底有多少人？”

元义方听出他口气，人数说得越多，小将军越喜欢，便道：“听说……听说共有三万来人。”韦小宝喜道：“是啊，这才差不多了。”转头向参领富春道：“这贼骨头，不打不招。”富春道：“正是，还得狠狠的打。”

元义方叫道：“不用打了。将军大人问什么，小人招什么。”早已打定了主意，总之是顺着这小将军的口风，以免皮肉受苦。

韦小宝道：“你们这三万多人，个个都练武艺，是不是？刚才那小姑娘，只十五六岁年纪，也练武艺。你们都是吴三桂的旧部，有些年轻的，是他部下将领的子女，是不是？”元义方道：“是，是。大家都……都会武艺，都是吴三桂的旧部。”韦小宝道：“你们的首领司徒伯雷，以前是吴三桂的爱将，打仗是很厉害的，是不是？他说我们满洲人都杀光了？”元义方道：“这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语，非常……非常之不对。”韦小宝道：“他派你们去北京见吴三桂的儿子，商量如何造反。为什么不到云南去，跟吴三桂当面商量？”

元义方道：“这个……这个……恐怕……恐怕别有原因。”实则他们只是要绑架吴应熊，对韦小宝这句话倒不易回答。

韦小宝怒道：“混蛋！什么别有原因？你们那司徒伯雷自己早去过云南，跟吴三桂一切都说好了，是不是？”元义方道：“好像……好像是。”韦小宝骂道：“什么好像不像？他妈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元义方道：“是……是的，去……去过的。”

张康年、赵齐贤、富春三人听得韦小宝一路指引，渐将一件造反谋叛的大逆案攀到平西王吴三桂头上，不由得面面相觑，暗暗担心，不知他是什么用意。

韦小宝又问：“司徒伯雷是吴三桂的爱将，带着这三万精兵，为什么不驻扎在云南？你奶奶的，王屋山在什么地方？”心想：“倘若王屋山也在云南，这句话可不对了。”幸好元义方答道：“在河南省济源县。”但韦小宝可不知河南省济源县在什么地方，说道：“那离北京很近，是不是？”元义方道：“也不太远。”韦小宝骂道：“操你奶奶，很近就很近。什么也不太远。”元义方道：“是，是，很近很近。”

韦小宝道：“好啊，那离北京近得很哪！你们这些反贼，用意当真恶毒，在京城附近山里伏下了一枝精兵。吴三桂在云南一造反，你们立刻从山里杀将出来，直扑北京，将我们这些御前侍卫，骠骑营亲兵，一个个砍瓜切菜，只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沙尘滚滚，屁滚尿流，是不是？”元义方磕头道：“这是吴三桂跟司徒伯雷两个反贼大逆不道的阴谋，跟小人可不相干。”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道：“你这家伙倒乖巧得紧。”问道：“你们王屋派中，在吴三桂部下当过军官兵卒，有哪些人，一一招来。”元义方道：“人数多得得很。”当下说了许多人的姓名，那倒并非捏造。韦小宝道：“很好！你把这些人的姓名都写了下来，他们以前在吴三桂部下当过什么官职，也都一一写明。”元义方道：“有些……有些小人不大清楚。”韦小宝道：“你不清楚？拖下去再打三十棍，你就清楚了。”元义方忙道：“不……不用打，小人都……都记起来啦。”

军士拿来纸笔，元义方便书写名单。韦小宝见他写了半天也没写完，心中不耐，对张康年道：“这人口供，叫师爷都录了下来。”向元义方喝道：“你刚才说的口供，去跟师爷再说一遍，说得有半句不清楚的，砍了你的脑袋，带了下去。”两名军官拉了他下去。

韦小宝笑嘻嘻的道：“三位老兄，咱们这次可真交上了运啦，破了这一件天大的造反案子，咱四人非大大升官不可。”张康年等三人惊喜交集。赵齐贤道：“这是都统大人的明见英断，属下有什么功劳？”韦小宝道：“见者有份，人人都有功劳。”

张康年道：“说平西王造反，不知道够不够证据？”韦小宝道：“这批王屋山的反贼要造反，总是假的罢？他们上北京去见吴三桂的儿子，能有什么好事干出来？”张康年道：“这姓元的说，他们要绑架平西世子，逼迫平西王造反，那么平西王事先恐怕未必跟他们有什么联络。”韦小宝道：“张大哥跟平西王府的人很有来往，内情知道得很多，是不是？”倘若他们造反成功，平西王做了皇帝，嘿嘿。”

张康年听他语不善，大吃一惊，忙道：“平西王府中的人，我一个也不识。都……统大人说……说得是，吴三桂那厮大……大逆不道，咱们立……立刻去向皇上告状。”

韦小宝道：“请三位去跟师爷商量一下，怎么写这道奏章。”张康年等三人和军中文案师爷写好了奏章，读给韦小宝听，内容一如元义方的招供，王屋山中吴三桂旧部诸人的名单，附于其后。奏折中加油添酱，叙述韦小宝日间到反贼，夜里在营中假装不备，引其来袭，反贼凶悍异常，韦小宝率领众奋战，身先士卒，生擒贼魁元逆义方，得悉逆谋。御前侍卫葛通等三人，忠勇殉国，求皇上恩典，对三人家属厚加抚恤。

韦小宝听了，说道：“把富参领和张赵两位侍卫头领的功劳也说上几句。”富春等三人大喜道谢。韦小宝又道：“再加上几句，说咱们把反贼一十九人都擒住了，反贼却说什么也不肯吐露逆谋，我便依据皇上先前所授方略，故意将一十八名反贼释放，这才将全部逆谋查得明明白白。”三人齐道：“放走十八名反贼，原来是皇上所授方略？”

韦小宝道：“这个自然，我小小年纪，哪有这等聪明？若不是皇上有先见之明，这一桩大逆谋怎查得出？”

韦小宝说是的先前康熙命他放走吴立身、敖彪、刘一舟三人，以便查知刺客入宫为逆的真相。张康年等却以为王屋派来袭之事，早为皇上所知，那么诬攀吴三桂，也是皇上先有授意了，眼见一场大富贵平白无端的送到手中，无不大大喜过望，向韦小宝千恩万谢。

按照满清规矩，将军出征，若非奉有诏书，不得擅回，虽然韦小宝离北京不过二三十里，却不能自行回宫向康熙亲奏，当下命两名佐领，十名御前侍卫，领了一个牛录三百名兵士连夜押了元义方去奏知康熙。他心下得意：“这一下搞得吴三桂可够惨的了。沐王府天地会比赛，要瞧是谁斗倒斗垮吴三桂。老子今日对你们师父都立了大功，天地会的陈师父喜欢，皇帝师父也必喜欢。”

次日领军缓缓南行，到得中午时分，两名御前侍卫从京中快马追来，说道：“皇上有密旨。”韦小宝大喜，当即召集众侍卫，骠骑营众军官在中帐接旨。

那宣旨的侍卫站在中间，朗声说道：“骠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听者：朕叫你去少林寺办事，谁叫你中途多管闲事？听信小人胡说八道，诬陷功臣，这样瞎搞，岂不令藩王寒心？那些乱七八糟的说话，从此不许再提，若有一言语泄露了出去，大家提了脑袋回京来见朕罢。钦此。”

韦小宝一听，只吓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只得磕头谢恩。中军帐内人人面目无光，好生羞惭。富春、张康年等不敢多说，心想你这一小孩儿胡闹，皇上不降罪，总算待你很好的了，眼下你心情恶劣，没的找钉子来碰，各人辞了出去。

那传旨的侍卫走到韦小宝身旁，在他身边低声道：“皇上吩咐，叫你一切小心在意。”韦小宝道：“是，皇上恩典，奴才韦小宝感激万分。”取出四百两银子，送了两名侍卫。待两人走后，甚是纳闷：“难道皇帝知道我诬攀吴三桂？还是元义方那厮到了北京之后又翻口供，说我屈打成招？看来皇上对吴三桂好得很，若要扳倒他，倒是不易。”

傍晚时分，押解元义方的侍卫和骁骑营官兵赶了上来。韦小宝碰了这个大钉子，大家赌钱也没兴致了。一路无语，不一日，到了高山少林寺。

住持得报有圣旨到，率领僧众，迎下山来，将韦小宝一行接入寺中。

韦小宝取出圣旨，拆开封套，由张康年宣读，只听他长篇大论的读了不少，什么“法师等深悟玄机，早识妙理，克建嘉猷，夙辅皇畿”，什么“梵天宫殿，悬日月之光华，佛地园林，动烟云之气象”，什么“云绕高岳，鸾回少室，草垂仙露，林升佛日，俾焉梵众，代有明哲”，跟着读到封少林寺住持晦聪为“护国佑圣禅师”，所有五台山建功的十八名少林僧皆有封赏，最后读道：“兹遣骁骑营正黄朴翎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黄马褂韦小宝为朕替身，在少林寺出家为僧，御赐度牒法器，着即剃度，钦此。”

前面那些文绉绉的骈四骊六，韦小宝听了不知所云，后面这段主去是懂的，不由得脸上变色。康熙要他去五台山做和尚，他是答应了，万料不想竟会叫他在少木寺剃度。这道圣旨一直在他身边，可是不到地头，怎敢拆开偷着看？何况就算看了，也不识其中写些什么。

晦聪禅师率僧众谢恩。众军官取出赏物分发。韦小宝在旁看着，心下满不是味儿。

晦聪禅师道：“韦大人代皇上出家，那是本寺的殊荣。”当即取出剃刀，说道：“韦大人是皇上替身，非同小可，即是老衲，也不敢做你师父。老衲替先师收你为弟子，你是老衲的师弟，法名晦明。少林合寺之中，晦字辈的，就是你和老衲二人。”

韦小宝到此地步，只得满目含泪，跪下受剃。晦聪禅师先用剃刀在他头顶剃三刀，便有剃度僧将他头上本已烧得稀稀落落的头发剃得精光。晦聪禅师偈道：“少林素壁，不以为碍。代帝出家，不以为泰。尘土荣华，昔晦今明。不去不来，何损何增！”取过皇帝的御赐度牒，将“晦明”两字填入牒中，引他跪拜如来，众僧齐宣佛号。

韦小宝心中大骂：“你老贼秃十八代祖宗不积德，却来剃老子的头发。你念一声啊弥陀佛，老子肚里骂一声辣块妈妈。”突然间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满殿军官尽皆惊得呆了。

晦聪禅师道：“师弟，本寺僧众，眼下以‘大觉观晦，澄净华严’八字排行。本师观证禅师，已于二十八年圆寂，寺中澄字辈诸僧，都是你的师侄。”

当下群僧顺次上前参见，其中澄心、澄光、澄通等都是跟他颇有交情的。

韦小宝见到一个个白发须发的澄字辈老和尚都称自己为师叔，净字辈也不有少和尚年纪已老，竟称自己为师叔祖，倒也有趣，即是华字辈的众僧，也有三四十岁的，参拜之时竟然口称太师叔祖，忍不住哈哈大笑。众人见他脸上泪珠未擦，忽又大笑，无不营莞尔。

康熙派遣御前侍卫，骁骑营亲兵来到少林寺，原来不过护送韦小宝前来剃度出家，但皇帝替身，岂同寻常，若非如此大张旗鼓，怎能在少林群僧心中目中显得此事的隆重。

骁骑营参领富春，御前侍卫赵齐贤、张康年等向韦小宝告别。韦小宝取出三百两银子，要张康年在山下租赁民房，让双儿居住。少林寺向来不接待女施主入寺，双儿虽已改穿了男装，但达摩院十八罗汉都认得她是韦小宝的丫头，是以她候在山下，只道传过圣旨封赠犒赏之后，韦小宝便即下山回京，哪料到他竟会在寺中出家。

韦小宝既是皇帝的替身，又是晦字辈的“高僧”，在寺中自是身份尊崇。方丈拨了一座大禅房给他。晦聪方丈道：“师弟在寺中一切自由，朝晚功课，亦可自便，除了杀生，偷盗，淫邪，妄语，饮酒五大戒之外，其余小戒，可守可不守。”跟着解释五戒是什么意思。

韦小宝心想：“这五戒之中，妄语一戒，老子是说什么也不守的了。”问道：“戒不戒赌？”晦聪方丈一怔，问道：“什么赌？”韦小宝问道：“赌钱哪？”晦聪微微一笑，说道：“五大戒中，并无赌戒。旁人要守，师弟任便。”韦小宝心想：“他妈的，我一人不戒有什么用？难道自己跟自己赌？”

在寺中住了数日，百无聊赖，寻思：“小玄子要我去服侍老皇爷，却叫我先在少林寺出家，不知什么时候才让我去五台山？”这日信步走到罗汉堂外，只见澄通带着六名弟子正在练武，众僧见他到来，一齐躬身行礼。

韦小宝挥手道：“不必多礼，你们练自己的。”但见净字辈六僧拳脚精严，出手狠捷，拆招之时，又是变化多端，比之自己这位师叔祖，实在是高明得太多了。听得澄通出言指点，这一拳如何刚猛有余，韧劲不足，这一脚又是如何部位偏了，踢得太高，韦小宝全不明白，瞧得索然无味，转身便走。

心想：“常听人说，少林寺武功天下第一，我来到寺里做和尚，不学功夫岂不可惜？”突然间恍然大悟：“啊哟，是了！海天富这老乌龟教给我的狗屁少林派武功是假的，管不了用，小玄子叫我在少林寺出家，是要我学些少林派的真本事，好去保护老皇爷。可是我的师父在廿八年前早死了，谁来教我功夫？”沉吟半晌，又明白一事：“住持老和尚教我做他师弟，原来就是要让我没有师父，这老贼秃好生奸滑。嗯，是了，他是我是皇帝亲信，乃是满洲大官，决不肯把上乘功夫传给我这小鞑子。哼，你不教我，难道我不会自己瞎着学吗？”

在传授武功之时，若有人在旁观看，原是哪门派的禁忌，但这位晦明禅师乃本寺“前辈高僧”，本派徒子徒孙传功练武，他要在旁瞧瞧，任谁都不能有何异议。他在寺中各院东张西望，见到有人练武习艺，便站定了看上一会。只可惜这位“高僧”的根柢实在太过浅薄，当日海天富所教的既非真实功夫，陈近南所传的那本内功秘诀，他又没练过几天。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这样随便看看，岂能有所得益？何况他又没耐心多看。

在少林寺中游荡了月余，武功一点也没学到。但他性子随和，喜爱交朋友，在寺中是位份仅次于方丈的前辈，既肯和人下交，所有僧众自是对他都十分亲热。

这一日春风和畅，韦小宝只觉全身暖洋洋地，耽在寺中与和尚为伴，实在不是滋味，于是出了寺门，信步下山，心想好久没见双儿，不知这小丫头独个儿过得怎样，要去瞧瞧她，再者寺里日日吃斋，青菜豆腐的祖宗早给他骂过几千几万次，得要双儿买些鸡鸭鱼肉，让大和尚饱餐一顿。

行近寺外迎客亭，忽听得一阵争吵之声，他心中一喜：“妙极，妙极！有人吵架。”快步上前，只听得几个男人的声音之中，夹着女子清脆嗓音。

走到临近，只见亭中两个年轻女子，正在和本寺四名僧人争闹。四僧见韦小宝，齐道：“师叔祖来了，请他老人家评评这道理。”迎出亭来，向他合十躬身。这四僧都是净字辈的，韦小宝知道他们职司接待施主外客，平日能言善语，和蔼可亲，不知何故竟地跟两个年轻女子争闹起来。看这两个女子时，一个二十岁左右，身穿蓝衫，另一个年纪更小，不过十六七岁，身穿淡绿衣衫。

韦小宝一见这少女，不过十六七岁，胸口宛如被一个无形的铁锤重重击了一记，霎时之间唇燥舌干，目瞪口呆，心道：“我死了，我死了！哪里来的这样的美女？这美女倘若给了我做老婆，小皇帝跟我换位也不干。韦小宝死皮赖活，上天下地，枪林箭雨，刀山油锅，不管怎样，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

两个少女见四僧叫这和尚为“师叔祖”，执礼甚恭，甚是奇怪，片刻之间，便见他双目发呆，牢牢的盯住绿衣女郎。纵然是寻常男子，如此无礼也是十分不该，何况他是出家的僧人？那绿衣女郎脸上一红，转过了过去，那蓝衫女郎已是满脸怒色。

韦小宝兀自不觉，心想：“她为什么转了头去？她脸上这么微微一红，丽春院中一百个小姑娘站在一起，也没她一根眉毛好看。她每笑一笑，我就给她一万两银子，那也抵得很。”又想：“方姑娘、小郡主、洪夫人、建宁公主、双儿丫头、还有那个掷骰子的曾姑娘，这许许多多的人加起来，都没眼前这位天仙的美貌。我韦小宝不要做皇帝，不做神龙教教主，不做天地会总舵主，什么黄马褂三眼花翎，一品二品的大官，更加不放在心上，我……我非做这小姑娘的老公不可。”顷刻之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立下了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大决心，脸上神色古怪之极。

四僧二女见他忽尔眉花眼笑，忽尔咬牙切齿，便似颠狂了一般。净济和净清连叫数次：“师叔祖，师叔祖！”韦小宝只是不觉。过

好一会，才似从梦中醒来，舒了口气。
那蓝衫女郎初时还道他好色轻薄，后来又见神色不像，看来这小和尚多半是个白痴，心下好笑，问道：“这小和尚是你们的师叔祖？”

净济忙道：“姑娘言语可得客气些。这些高僧法名上晦下明，是本寺两位晦字辈的高僧之一，乃是住持方丈的师弟。”两个女郎都微微一惊，随即更觉好笑，摇头不信。那绿衣女郎笑道：“师姊，他骗人，我们才不上当呢。这个小……小法师，怎么会是什么高僧了？”

这几句话清脆娇媚，轻柔欲融，韦小宝只听得魂飞魄散，忍不住学道：“这个小……小法师，怎么地是什么高僧了？”这句话一学，轻薄无赖之意，表露无遗。

两个女郎立即沉下脸来，四名净字辈的僧人也觉这位小师叔祖太也失态，甚感羞愧。

那蓝衣女郎哼了一声，问道：“你是少林寺的高僧？”韦小宝道：“僧就是僧，却不是什么高僧，你瞧我这么矮，只不过是矮僧。”蓝衫女郎双眉一轩，朗声道：“我们听人说道，少林寺天下武学的总汇，七十二门绝艺深不可测。我姊妹俩心中羡慕，特来瞻仰，不料武功固是平平，寺里和尚更加不守清规，油嘴滑舌，便如市井流氓一般，令人好生失望，咱们走罢！”说着转身出亭。

净济拦住她身后，说道：“女施主来到少林寺，行凶打人，就算要走，也得留下尊师名号。”

韦小宝听到“行凶打人”四字，心想：“原来她们打过了人，怪不得净济他们要不依不饶。”只见净济、净济二人左颊上都有个红红的掌印，显是各吃了一巴掌。他和寺中僧众闲谈，早知这几个知客僧的武功，在寺中属于最末流，方丈便因他们口齿伶俐而武功极低才派他们接待来寺随喜的施主。少林寺在武林中享大名千余年，每月前来寺中领教的武人指不胜数，知客僧武功低微，便不致跟人动手，否则的话，少林禅寺变成了动武打架的场子，既碍清修，更大违佛家慈悲无争之义，兼且不成体统。

那蓝衫女郎显然不知其中缘由，只觉一出手便打了两名少林僧，心下甚是得意，说道：“凭你们这一点功夫，也想要姑娘留下师父名号，哼，你们配不配？”

净济这才吃过她苦头，知道凭着自己这里五人，无法截得住她们，这两个少女下山去产一加宣扬，说来到少林寺中打了两个和尚扬长而去，对方连自己的来历也不知道，少林寺的名头往哪里搁去？便道：“我们四僧职司接待施主，武功低微之极，出家人和气为本，岂可妄自跟人动手？两位既要领教敝寺武功，还请少待，贫僧去请几位师伯师叔来，让两位见见便了。”说着转身往寺中奔去。

突然间蓝影一晃，净济怒喝：“你……”拍的一声，摔了一个筋斗却是那蓝衫女郎抢了过去，伸足勾了他一交。净济跃起身来，怒道：“女施主，你怎地……”那蓝衫女郎哈哈一笑，右拳出击，净济忙挺右臂挡格。蓝衫女郎左手一带，喀喇一声，竟将右臂关节卸脱。只听得喀喇、哎唷、格格之声连响，她顷刻之间，又将余下三僧或断腕骨，或脱臂臼。四僧退在一旁，已全无抵御之能。净济转身便奔，回入寺中报信。

韦小宝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后领一紧，已被人抓住，这一抓连着他后颈中要穴一走拿住，登时全身酸软，使不出力气。

眼见蓝衫女郎站在前面，那么抓住他后领的，自然是绿衫女郎，他心中狂喜，大叫：“妙极，妙极！”既已给她这么一抓，就不枉了在这人世走一遭，最好她再在自己身上踢几脚，在头顶凿几拳，就算立即给打死了，那也是滋味无穷，艳福不浅。这时鼻中闻到一阵淡档的幽香，便叫：“好香，好香！”

蓝衫女郎怒道：“这小贼秃坏得很，妹子，你把他鼻子割了下来。”韦小宝只听得身后一个娇媚的声音道：“好！我先挖了他一双贼忒兮兮的眼睛。”便觉一根温软腻滑的手指尖按到他左眼皮上。韦小宝叫道：“你慢慢的挖，可别太快了。”那女郎奇道：“为什么？”韦小宝道：“最好你这样抓住我，抓一辈子，永远不放。”那女郎怒道：“小和尚，你死在临头，还在跟我风言风语？”

韦小宝只觉右眼陡然剧痛，那女郎竟然真的要挖出他眼珠，大骇之下，弯腰低头，满腔风情登时丢到九霄云外，双手反撩，只盼格开她抓住自己后领的那只手。那女郎一拳打在他后心。韦小宝大叫：“哎哟，妈呀！”双手反过来乱抓乱舞，不知不觉的使上了洪教主所授的半招“狄青降龙”，突然之间，双手手掌中软绵绵地，竟然抓住了那女郎的胸口。

这一式本是要逼得背后的敌人缩身，然后倒翻筋斗，骑在敌人颈中，岂知那女郎并无临敌经验，不提防韦小宝抓住了胸部。招式的后果既大不相同，那“狄青降龙”的后半招便也使不出来。

那女郎惊羞交加，双手自外向内拗入，兜住韦小宝的双臂，喀喇一声，已拗断了他双臂臂弯的关节，这招“乳燕归巢”名目温，却是“分筋错骨手”中的一记杀着，跟着飞腿将韦小宝踢出丈许。那女郎气恼之极，拔出腰间柳叶刀，猛力向韦小宝背心斩落。

韦小宝忙一个打滚，滚到了亭心的石桌之下。那女郎一刀斩在地下，火星四溅，右足踢出，将韦小宝从桌子底下踢了出来。蓝衫女郎叫道：“师妹，不可杀人！”绿衫女郎恍若无闻，又是一刀，重重砍在韦小宝背上。韦小宝又叫：“哎哟，我的妈啊！”绿衫女郎再砍了两刀，只砍得韦小宝奇痛彻骨，幸有宝衣护身，却未受伤。

绿衫女郎还等再砍，蓝衫女郎抽出刀来，当的一声，架住了她钢刀，叫道：“这小和尚活不成啦，咱们快走！”她想在少林寺杀了庙中僧人，这祸可闯得不小。

绿衫女郎受了重大侮辱，又以为已将这小和尚杀死，惊羞交集，突然间泪水滚下双颊，手臂一弯，挥刀往自己脖子抹去。蓝衫女郎大惊，急忙伸刀去格，虽将她刀刀挡开，但刀尖还是划过颈中，鲜血直冒。蓝衫女郎惊道：“师妹……你……你干什么？”绿衫女郎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蓝衫女郎抛下钢刀，抱住了她，只是惊叫：“师妹，你……你……死不得。”

忽听身后有人说道：“阿弥陀佛，快快救治。”蓝衫女郎哭道：“救……救不了啦。”只见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手指连动，点了绿衫女郎颈中伤口周围的穴道，说道：“救人要紧，姑娘莫怪。”嗤嗤声响，那人撕下衣襟，包住绿衫女郎的头颈，俯身将她抱起。蓝衫女郎手足无措，站起身来，见那人是个白须垂胸的老僧，抱了绿衫女郎，快步向山上奔去。她惶惶之下，只得跟随其后，见那老僧抑抱着师妹奔进了少林寺山门，当即跟了进去。

韦小宝从石桌下钻出，双臂早已不属己有，软软的垂在身旁，心想：“这……这姑娘好狠，干么自寻短见，倘若当真死了，那怎么办？我……我还是逃他妈的罢？”但一想到那少女的绝世容颜，心口一热，打定主意：“逃是不能逃的，非得去瞧瞧她不可。”双臂剧痛，额头冷汗如黄豆般一滴滴洒将下来，支撑着上山。

只走得十余步，寺中已有十多名僧人奔出，将他和净字辈三僧扶回房中。

他和四僧都是给御脱了关节，擒拿跌打原是少林寺武功之所长，当即有僧人过来替他们接上了臼。韦小宝迫不及待要去瞧瞧那姑娘，问知那两个女客的所在，径向东院禅房走去，刚绕过回廊，只见八名僧人手执戒刀，迎面走来。

那八僧都是戒律院中的执事僧，为首一人躬身说道：“师叔祖，方丈大师有请。”韦小宝道：“是了。我得先去瞧瞧那个小姑娘，你看她是死是活。”那僧人道：“方丈大师在戒律院中相候，请师叔祖即刻过去。”韦小宝怒道：“他妈的，我说去瞧瞧那个美貌小姑娘，你没听到吗？”他平时脾气甚好，这时心中急了，在寺中竟也被口骂人。

八僧面面相觑，不敢阻拦，当下四僧在后跟随，另四僧去传净济等四名知客僧。

韦小宝来到东院禅房，问道：“小姑娘不会死吗？”一名老僧道：“启禀师叔，伤势不重，小僧正在救治。”韦小宝当即放心。

那蓝衫女站在站边，指着韦小宝骂道：“都是这小和尚不好。”

韦小宝向她伸了伸舌头，迟疑片刻，终于不敢进房去看，转身走向戒律院来。只见院门大开，数十名僧人身披袈裟，两旁站立，神情肃然。押着他过来的执刀四僧齐声道：“启禀方丈，晦明僧转到。”韦小宝见了这等神情，心想：“你是大老爷审堂吗？他奶奶的，搭什么臭架子？”走进大堂。只见佛堂前点了数十枝蜡烛，方丈晦明禅师站在左首，右首站着一位老僧，身材高大，不怒自威，乃是戒律院首座澄识禅师，净济等四僧站在下首。

晦聪禅师道：“师弟，拜过了如来。”韦小宝跪下礼佛。晦聪待他拜过后站起，说道：“半山亭中之事，相烦师弟向戒律院首座说知。”韦小宝道：“我听得他们在吵架，便过去瞧瞧。至于到底为什么吵架，可不知道了。净济，你来说罢。”

净济道：“是。”转身说道：“启禀方丈和首座师叔：弟子四人在半山亭中迎客，那两位女施主到寺来随喜，便婉言相告，本寺向来的规矩，不接待女施主。那位年纪较大的女施主说：‘听说少林寺自称是武学正宗，七十二项绝艺，每一项是当世无敌，我们便是要来见识，到底是怎样厉害法。’弟子道：‘敝寺决不敢自称武林当世无敌，天下部门各派，武功各有长处，少林派如何敢狂妄自大？’”

晦聪方丈道：“那说得不错，很是得体啊。”

净济道：“那女施主道：‘如此说来，少林派只不过浪得虚名，三脚猫的拳脚，不足一笑？’弟子说：‘请教两位女施主是何门派，是哪一位武林前辈门下的高足。’”

晦聪道：“正是。这两个年轻女子来本寺生事，瞧不起本派武功，必是大有来头，该当问她们的门派来历。”

净济道：“那女子说：‘你要知道我们的门派来历吗？那容易得很，一看就知道。’突然出手，将弟子和净清师弟都打了一记巴掌。她出手极快，弟子事先又没防备，惭愧得很，竟然没能避过。净清师弟说：‘两位怎地动粗，出手打人？’那女子笑道：‘你们问我们门派来历，口说无凭，出手见功，你们一看，不就知道了吗？’说到这里，晦明师叔祖就来了。”

澄识问道：“那位女施主出手打你。所使手法如何？”净济、净清都低下头去，说道：“弟子没看清楚。”澄识问其余二僧：“你们没挨打，该看到那女施主的手法身法？”二僧道：“只听得拍拍两声，两位师兄就挨了打，那女子好像手也没动，身子也没动。”

澄识问方丈望去，候他示下。

晦聪凝思半刻，向执事僧道：“请达摩院、般若堂两位首座过来。”过不多时，两位首座先后到来。达摩院首座澄心，便是到五台山赴援的十八罗汉之首。般若堂的座首澄观禅师是个八十来岁的老僧。二僧向方丈见了礼。晦聪说道：“有两位女施主来本寺生事，不知是什么门派，两位博知多闻，请共同参详。”当下说了经过。

澄心道：“四名师侄全没看到她出手，可是两人脸上已挨了一掌，这种武功，本派千叶手中是有的，武当派回风掌是有的，昆仑派落雁掌、崆峒派飞凤手，也都有这等手法。”

晦聪道：“单凭这两掌，瞧不出她的武功门派。师弟，你又怎地和他们动手？”

韦小宝道：“那蓝衫姑娘先将四个……四个和尚都打断了手……”晦聪询问四僧的手腕手臂如何脱臼。四僧连比带说，演了当时情景。澄心凝神看了，逐一细问那女郎的手法，最后问韦小宝道：“请问师叔，那姑娘又如何折断你老人家的双臂？”

韦小宝道：“我老人家后领给那美貌姑娘一把抓住，登时全身酸订，她抓在这里。”说首一指后颈。澄心点头道：“那是‘大椎穴’，最是人身要穴。”韦小宝道：“我反手想格开她手臂，却给她在背心上打了一拳，痛得要命。我老人家急了，反过手去乱抓，在她胸口抓了一把。这小姑娘也急了，弄断了我手臂，又将我摔在地下，提刀乱砍。他妈的，杀人不要本钱，她一心一意谋杀亲夫，想做小寡妇。”

众僧听他满口胡言，面面相觑。澄心站到他背后，伸手相比，见到他后心僧衣的三条刀痕，吃了一惊，道：“她砍了你三刀，师叔伤势如何？”

韦小宝得意洋洋，道：“我有宝衣护身，并没受伤。这三刀幸好没砍在我的光头上。这小妹子砍我不死，定是吓得魂飞天外，以为我老人家武功深不可测，只好自己抹了脖子。其实我武功稀松平常，而她这等花容月貌，我老人家也决计不会跟她为难……”

晦聪怕他继续胡说八道下去，插嘴道：“师弟，这就够了。”

众僧这时均已明白，那女郎所以自寻短见，是因胸口被抓，受了极大羞辱。韦小宝当时生死悬于一发，观他衫上三条刀痕可知，危急中回手乱抓，碰到敌人身上任何部位，都不能说有什么错。他武功低微，给人擒住后拚命挣扎，出手岂能有甚么规矩可循？

澄识脸色登时平和，说道：“师叔，先前听那女施主口口声声骂你不守清规，只道你真的犯戒去调戏妇女，致有得罪。原来那是争斗之际的无意之失，不能说是违犯戒律。师叔请坐。”亲自端过一张椅子，放在晦聪下首，意思是说你不犯戒律，戒律院便管你不着，你是寺中尊长，自当对你礼敬。韦小宝嘻嘻一笑，坐了下来。澄识见他神态轻浮，说话无聊，忍不住道：“师叔虽不犯色戒，但见到女施主时，也不举止庄重，貌相端严，才不失少林寺高僧的风度。”韦小宝怎么样道：“我这个高僧马马虎虎，随便凑数，当不得真的。”

晦聪正要出言劝谕，般若堂首座澄观忽道：“没有门派。”澄心奇道：“师兄说这两位女施主没有门派？”澄观道：“偷学的武功！她二人的分筋错骨手中，包含了武当、昆仑、崆峒、点苍的四派手法，在师叔背心上砍的这三刀，包含了峨嵋、青城、山西六合刀的三门刀法。如此杂驳不纯，而且学得都并不到家，天下没这一派武功。”

韦小宝大感诧异，说道：“咦，你们这些招式，你每一招都能知道来历？”

他不知澄观八岁便在少林寺出家，七十余年中潜心武学，从未出过寺门一步，博览武学典籍，所知极为广博。少林寺达摩院专研本派武功，般若堂却专门精研天下各家各派武功。般若堂中数十位高僧，每一位都精通一派至数派功夫。

少林寺众僧于隋末之时，曾助李世民削平王世充，其时武功便已威震天下，千余年来声名不替，固因本派武功博大精深，但般若堂精研别派武功，亦是主因之一。通晓别派武功之后，一来截长补短，可补本派功夫之不足；二来若与别派高手较量，先已知道对方底细，自是大占上风。少林弟子行侠江湖，回寺参见方丈和本师之后，先去戒律院禀告有无过犯，再到般若堂禀告经历见闻。别派武功中只要有一招一式可取，般若堂僧人便笔录下来。如此积累千年，于天下各门派武功了若指掌。纵然寺中并无才智卓杰的人才，却也能领袖群伦了。

澄观潜心武学，世事一窍不能，为人有些痴痴呆呆，但于各家各派的武功却分辨精到。文人读书多而不化，成了“书呆子”，这澄观禅师则是学武功了“武呆子”。他生平除了同门拆招之外，从未与外人动过一招半式，可是于武学所知之博，寺中群僧推为当世第一。

澄心道：“原来两位女施主并无门派，事情便易办了。只要治好了那位姑娘的伤，送她们出寺，便无后患。”澄识道：“她二人师妹相称，似乎是有师父的。”澄心道：“就算有师父，也不会是名门大派中的高明人物。”澄识点了点头。

晦聪方丈道：“两位女施主年轻好事，这场争斗咱们并没做错了什么。虽然如此，还是不可失了礼数，对两位女施主须得好妹相待。这便散了罢。”说着站起身来。

澄心微笑道：“先前我还道武林中出了哪一位高手，调教了两个年轻姑娘，有意来折辱本寺，有点儿担心。少林寺享名千载，可别在咱们手里栽了筋斗”众僧都微笑点头。

韦小宝忽道：“依我看来，少林派武功名气很大，其实也不过如此。”

晦聪正要出门，一听愕然回头。韦小宝道：“净济、净清，你们已学了几年功夫？”净济说学了十四年，净清学了十二年，都自称资质低劣，全无长进，惭愧之至。

晦聪方丈道：“咱们学佛，志在悟道解脱，武功高下乃是末节。”

韦小宝摇头道：“我看这中间大有毛病。这两个小姐儿，年纪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只是东偷一招，西学一式，使些别门别派杂拌儿的三脚猫，就打得学了十几年功夫的少林僧落荒而逃，屁滚尿流，毫无招架之功，死无葬身之地。如此看来，什么武当派、昆仑派的一招半式，可比咱们少林派的正宗武功厉害得多了。”

晦聪、澄识、澄心等僧的脸色都十分尴尬，韦小宝这番话虽然极不及耳，一时却也难以辩驳，只想：“净济等四人的功夫差劲之极，怎能说是少林派的正宗武功？”

澄观却点头道：“师叔言之有理。”

澄观道：“怎地师兄也说出有理？”澄观道：“人家的杂拌儿打败了咱们的正宗功夫，这中间总有点不大对头。”晦聪道：“各人的资质天份不同。净济等原不以武功见长，他们忙于接待宾客，那于宏扬佛法是大有功德之事。净济、净清、净本、净源，你们四人交卸了知客的职司，以后多练练武功罢。”净济等四僧躬身答应。

众僧出得戒律院来。韦小宝摇了摇头，澄观皱眉思索半晌，也摇了摇头。晦聪和澄心对望了一眼，均想：“这一老一少，都大有呆气，不必理会。”径自走了。

澄观望着院中一片公孙树的叶子缓缓飘落，出了一会神，说道：“师叔，我要去瞧瞧这位女施主。”韦小宝大喜，道：“那再也没有了。我也去。”

两人来到东院禅房，替绿衫女郎治病的老僧迎了出来。韦小宝问道：“她会不会死？”那老僧道：“刀伤不深，不要紧，不会死的。”韦小宝喜道：“妙极，妙极。”走进禅房。

只见那绿衫女郎横卧榻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得犹如透明一般，头颈中用棉花和白布包住，右手放在被外，五根手指细长娇嫩真如用白玉雕成，手背上手指尽处，有五个小小的圆窝。韦小宝心中大动，忍不住要去摸摸这只美丽可爱已极的小手，说道：“她还有脉搏没有？”伸手假意要去把脉。

那蓝衫女郎站在床尾，见他进来，早已气往上冲，喝道：“别碰我妹子！”见他并不缩手，左手一探，便抓他手腕。澄观中指往她左手掌侧“阳谷穴”上弹去，说道：“你这招是山西郝家的擒拿手。”蓝衫女郎手一缩，手肘顺势撞出。澄观伸指向她肘底“小海穴”。那女郎右手反打，澄观中指又弹，逼得她收招，退了一步。那女郎又惊又怒，双拳如风，霎时之间击出了七八拳。澄观不住点头，手指弹了七八下，那女郎“哎唷”一声，右臂“清冷渊”中指，手臂动弹不得，骂道：“死和尚！”

澄观奇道：“我是活的，若是死和尚，怎能用手指弹你？”那女郎见他武功厉害，心下怯了，却不肯输口，骂道：“你今天活着，明天就死了。”澄观一怔，问道：“女施主怎么知道：难道你有先见之明？”

那女郎哼了一声，道：“少林寺的和尚就会油嘴滑舌。”她只道澄观跟自己说笑，却不知这老和尚武功虽强，却全然不通世务。他一生足不出寺，寺中僧侣严守妄言之戒，从来没人跟他说过一句假话，他便道天下绝无说假话之事。他听那女郎说少林寺和尚油嘴滑舌，心想：“难道今天斋菜之中，豆油放得多了？”伸袖抹了抹嘴唇，不见有油，舌头在口中一卷，也不觉如何滑了。正自诧异，那蓝衫女郎低声喝道：“出去，别吵醒了我师妹！”

澄观道：“是，是……师叔，咱们出去罢。”韦小宝呆望榻上女郎，早已神不守舍，应了一声，却不移步。蓝衫女郎慢慢走到他身边突然出掌，猛力一推。韦小宝“啊”的一声大叫，被她推得直飞出房去，砰的一声，重重跌下，连声“哎唷”，爬不起来。

澄观道：“这一招‘江河日下’，本是劳山派的掌法，女施主使得不怎么对。”口中唠叨，出房扶起韦小宝，说道：“师叔，她这一掌推来，共有一十三种应付之法。倘若不愿和她争斗那么六种避法之中，任何一种都可使用。如要反击呢，那么勾腕、托肘、指弹、反点、拿臂、斜格、倒踢，七种方法，每一种都可将之化解了。”

韦小宝摔得背臂俱痛，正没好气，说道：“你现下再说，又有何用？”

澄观道：“是，师叔教训得是。都是做师侄的不是。倘若我事先说了，师？”竟悻悻幌脚。韦小宝心念一动：“这两个姑娘凶得很，日后再见面，她们一上来就拳打脚踢，倒是难以抵挡。这老和尚对两个小姐的武功知道得清清楚楚，手指这么一弹，便逼得她就此不敢过来欺人。我要娶那妞儿做老婆，非骗得老和尚跟在身旁保驾不可。”转念又想：“老和尚这样老了，不知还有几天好活，倘若他明天就呜呼哀哉，岂不糟糕之至？”说道：“你刚才用手指弹了弹，那妞儿便服服帖帖，这是什么功夫？”

澄观道：“这是‘一指禅’功夫，师叔不会吗？”韦小宝道：“我不会。不如你教了我罢。”澄观道：“师叔有命，自当遵从。这‘一指禅’功夫，也不难学，只要认穴准确，指上劲透对方穴道，也就成了。”

韦小宝大喜，忙道：“那好极了，你快快教我。”心想学会了这门功夫，手指这么弹得几弹，那绿衣姑娘便即动弹不得，那时要她做老婆，还不容易？而“也不难学”四字，更是关键所在。天下功夫之妙，无过于此，霎时间眉花眼笑，心痒难搔。

澄观道：“师叔的易筋内功，不知练到了第几层，请你弹一指试试。”韦小宝道：“怎样弹法？”澄观屈指弹出，嗤的一声，一股劲气激射出去，地下一张落叶飘了起来。

韦小宝笑道：“那倒好玩。”学着他样，也是右手拇指扣住中指，中指弹出去，这一下自然无声无息，连灰尘也不溅起半点。

澄观道：“原来师叔没练过易筋内功，要练这门内劲，须得先练般若掌。待我跟你拆拆般若掌，看了师叔掌力深浅，再传授易筋经。”韦小宝道：“般若掌我也不会。”澄观道：“那也不妨，咱们来拆拈花擒拿手。”韦小宝道：“什么拈花擒拿手，可没听说过。”

澄观脸上微有难色，道：“那么咱们试拆再浅一些的，试金刚手好了。这个也不会？就从波罗蜜手试起好了。也不会？那要试散花掌。是了，师叔年纪小，还没学到这路掌法，韦陀掌？伏虎掌？罗汉拳？少林长拳？”他说一路拳法，韦小宝便摇摇头。

澄观见韦小宝什么拳法都不会，也不生气，说道：“咱们少林派武功循序渐进，入门之后先学少林长拳，熟习之后，再学罗汉拳，然后学伏虎拳，内功外功有相当根柢了，可以学韦陀掌。如果不学韦陀掌，那么学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韦小宝口唇一动，便想说：“这大慈大悲千手式我倒会。”随即忍住，知道海老公所教的这些什么大慈大悲千手式，十招中只怕有九招半是假的，这个“会”字无论如何说不上。只听澄观续道：“不论学韦陀掌或大慈大悲千手式，聪明勤力的，学七八年也差不多了。如果悟性高，可以跟着学散花掌。学到散花掌，武林中别派子弟，就不大敌得过了。是否能学波罗蜜手，要看各人性子不近于练武，进境慢些。再过十年，净清或许可以练韦陀掌。净济学武不专心，我看还是专门念金刚经参禅的为是。”

韦小宝倒抽了口凉气，说道：“你说那一指禅并不难学，可是从少林长拳练起，一路路拳法练将下来，练成这一指禅，要几年功夫？”

澄观道：“这在般若堂的典籍中是有得记载的。五代后晋年间，本寺有一位法慧禅师，生有宿慧，入寺不过三十六年，就练成了一指禅，进展神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料想他前生一定是一位武学大宗师，许多功夫是前生带来的。其次是南宋建炎年间，有一位灵兴禅师，也不过花了三十九年时光。那都是天纵聪明、百年难遇的奇才，令人好生佩服。前辈典型，后人也只有神驰想像了。”

韦小宝道：“你开始学武，到练成一指禅，花了多少时候？”

澄观微笑道：“师侄从十一岁上起始上少林长拳，总算运气极好，拜晦智禅师座下，学得比同门师兄弟们快得多，到五十三岁，于这指法已略窥门径。”

韦小宝道：“你从十一岁练起，到了五十三岁时略窥什么门径，那么总共练了四十二年才练成？”澄观甚是得意，道：“以四十二年而练成一指禅，本派千余年来，老衲名列第三。”顿了一顿，又道：“不过老衲的内力修力平平，若以指力而论，恐怕排名在七十名以下。”说到这里，又不禁沮丧。

韦小宝心想：“管你排第三也好，第七十三也好，老子前世不修，似乎没从娘胎里带来什么武功，要花四十二年时光来练这指法，我和那小姐儿都是五六十岁老头子，老太婆啦。老子还练个屁！”说道：“人家小姑娘只练得一两年，你要练四五十年才胜得过她，实在差劲之至。”

澄观早想到了此节，一直在心下盘算，说道：“是，是！咱们少林武功如此给人家比了下去，实在……实在不……不大好。”

韦小宝道：“什么不大好，简直糟糕之极。咱们少林派这一下子，可就抓不到武林中的牛耳朵，马耳朵了。你是般若堂首座，不想个法子，怎对得起几千几万年来少林寺的高僧？你死了以后，见到法什么禅师、灵什么禅师，还有我的师兄晦智禅师，大家责问你说是你只是吃饭拉屎，却不管事，不想法子保全少林派的威名，岂不羞也羞死了？”

澄观老脸通红，十分惶恐，连点摇头，道：“师叔指点得是，待师侄回去，翻查般若堂中的武功典籍，看有什么妙法，可以速成。”韦小宝喜道：“是啊，你倘若查不出来，咱们少林派也不用再在武林中混了。不如请这两位小姑娘来，让那大的做方丈，小的做

般若堂首座。由她二人来传授武功，比咱们那此笨头笨脑的傻功夫，定是强得多了。”

澄观一怔，问道：“她们两位女施主，怎能做本寺的方丈，首座？”

韦小宝道：“谁教你想不出武功速成的法子？方丈丢脸，你自己丢脸，那也不用说了，少林派从此在武林中没了立足之地，本寺几千名和尚，都要去改拜两个小姑娘为师了。大家都说，花了几十年时光来学少林派武功，又有什么用？两个小姑娘只学得一年半载便喀喇、喀喇，把少林寺和尚的手脚都折断了。大家保全手脚要紧，不如恭请小姑娘来做般若堂首座罢。”

这番言语只把澄观听得额头汗水潏潏而下，双手不住发抖，颤声道：“是，是！请两位小姑娘来做本寺的方丈、座首，唉，那……那太丢人了。”韦小宝道：“可不是吗？那时候咱们也不收少林派了。”澄观问道：“那……那叫什么派？”韦小宝道：“不如干脆叫少女派好啦，少林寺改成少女寺。只消将山门上的牌匾取下来，刮掉那个‘林’字，换上一个‘女’字，只改一个字，那也容易得紧。”澄观脸色如土，忙道：“不成，不成！我……我这就去想法子。师叔，恕师侄不陪了。”合十行礼，转身便走。

韦小宝道：“且慢！这件事须得严寒秘密。倘若寺中有人知道了，可大大的不妥。”澄观问道：“为什么？”韦小宝道：“大家信不过你，也不知你想不想得出法子。那两个小姑娘还在寺中养伤，大家心惊胆战之下，都去磕头拜师，咱们偌大少林派，岂不就此散了？”

澄观道：“师叔指点的是。此事有关本派兴衰存亡，那是万万说不得的。”心中好生感激，心想这位师叔年纪虽小，却眼光远大，前辈师尊，果然了得，若非他灵台明澈，具卓识高见，少林派不免变了少女派，千年名派，万劫不复。

韦小宝见他匆匆而去，袍袖颤动，显是十分惊惧，心想：“老和尚拚了老命去想法子，总会有些门道想出来。我这番话人人都知破绽百出，但只要他不和旁人商量，谅这笨和尚也不知我在骗他。”想起躺在榻上那小姑娘容颜如花，一阵心猿意马，又想进房去看她几眼。回头走得几步，门帷下突然见到蓝裙一晃，想起那蓝衫女郎出手狠辣，身边没了澄观保驾，单身入房，非大吃苦头不可，只得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禅房休息。

次日一早起来，便到东禅院去探望。治病的老僧合十道：“师叔早。”韦小宝道：“女施主的伤处好些了吗？”那老僧道：“那位女施主半夜里醒转，知道身在本寺，定要即刻离去，口出无礼言语，师侄好言相劝，她说决不死在小……行行行僧的庙里。”韦小宝听他吞吞吐吐，知道这小姑娘不是骂自己为“小淫贼”，便是“小恶僧”，问道：“那便如何？”那老僧道：“师侄不敢阻拦，反正那女施主的伤也无大碍，只得让她们去了，已将这事禀告了方丈。”

韦小宝点点头，好生没趣，暗想：“这小姑娘一去，不知到了哪里？她无名无姓，又怎查得到？”怪那老僧办事不力，埋怨了几句转念一想：“这两个小姐容貌美丽，大大的与众不同，出手时各家各派的功夫都有，终究会查得到。”于是踱到般若堂中。

只见澄观坐在地下，周身堆满了数百本簿籍，双手抱头，苦苦思索，眼中都是红丝，多半是一晚不睡，瞧他模样，自然是没想出善法。他见到韦小宝进来，茫然相对，宛若不识，竟是潜心苦思，对身周一切视而不见。

韦小宝见他神情苦恼，想要安慰他几句，跟他说两个小姑娘已去，眼下不必着急，转念一想：“他如不用心，如何想得出来？只怕我一说，这老和尚便从事偷懒了。”

倏忽月余，韦小宝常到般若堂行走，但见澄观瘦骨伶仃，容色憔悴，不言不语，状若痴呆，有时站起来拳打脚踢一番，跟着便摇头坐倒。韦小宝只道这老和尚甚笨，苦思了一个多月，仍然一点法子也没有，却不知少林派武功每一门都讲究根基扎实，宁缓不速。这等以求速成，正是少林派武功的大忌。澄观虽于天下武学几乎无所不知，但要他打破本派禁条，另创速成之法，却与他毕生所学全然不合。

天所渐暖，韦小宝在寺中已有数月。这些日子来，每日里总有数十遍想起绿衫少女。

这一日闷得无聊，携带很两，向西下了少室山，来到一座大镇，叫作潭头镇人，去衣铺买了一套衣巾鞋补袜，到镇外山洞中换上僧袍僧鞋装入包袱，负在背上，临着溪水一照，宛然是个富家子弟。回到镇上，在一间酒楼中鸡鸭鱼肉的饱餐一顿，心想：“这便得去寻找赌场，大赌一番。”知道赌场必在小巷之中，当下穿街过巷，东张西望。

他每走进一条小巷，便倾听有无呼么喝六之声，寻到第七条巷子时，终于听到有人叫道：“天九王，通吃！”这几个字钻入耳中，当真说不出的舒服受用，比之少林寺中时时刻刻听到的“南无阿弥陀佛”，实有西方极乐世界与十八层地狱之别。

他快步走近，伸手推门。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歪戴帽子，走了出来，斜眼看他，问道：“干什么的？”韦小宝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

在手中一抛，笑道：“手发痒，来输几两银子。”那汉子道：“这里不是赌场，是堂子。小兄弟，你要嫖姑娘，再过几年来罢。”

韦小宝饿赌已久一听到“天九王，通吃”那五个字后，便天土塌下来，也非赌上几手不可，何况来到妓院就是回到了老家，怎肯再走？笑道：“你给我打几个清信人，打打茶围，今日少爷要摆三桌花酒。”将那锭银二两重的银子塞到他手上，笑道：“给你喝酒。”龟奴城喜，见是来了豪客，登时满脸堆欢，道：“谢少爷赏！”长声叫道：“有客！”恭恭敬敬的迎他入内。老鸨出来迎接，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衣着甚是华贵，心想：“这孩子是偷了家里的钱来胡花，可重重敲他一笔。”笑嘻嘻的拉着他手，说道：“小少爷，你们这

里规矩，有个开门利是。你要见姑娘，须得先给赏钱。”

韦小宝脸一板，说道：“你敢我没嫖过雏儿吗？咱们可是行家，老子家里就是开这个调调儿的。”摸出一叠银票，约莫四百两，往桌上一拍，说道：“打茶围的五钱银子一个姑娘，做花头是三两银子，提大茶壶的给五钱，娘姨五钱。老子今日兴致挺好，一律成双加倍。”一连串妓院行话说了出来，竟没半句外行，可把那老鸨听得呆了，怔了半晌，这才笑道：“原来是同行的小少爷，我这可走了眼啦。不知小少爷府上开的是哪几家院子？”

韦小宝道：“老子家里在扬州开的是丽春院、怡情院、在北京开的是赏心楼、畅春阁、在天津开的是柔情院、问菊院、六家联号。”其实这六家都是扬州著名的妓院，否则一时之间，他也杜撰不出六家妓院的招牌。

那老鸨一听，心想乖乖不得了，原来是六院联号的大老板到了，他这生意可做得不小，笑问：“小少爷喜欢怎样的姑娘陪着谈心？”韦小宝道：“谅你们这等小地方，也没苏州姑娘。有没有大同府的？”老鸨面有惭色，低声道：“有是有一个，不过是冒牌货，她是山西汾阳人，只能骗骗冤大头，可不敢欺骗行家。”

韦小宝笑道：“你把院子里的姑娘统统叫来，少爷每个打赏三两银子。”老鸨大喜，传话出来，霎时间莺莺燕燕，房中挤满了姑娘这小地方的妓院之中，自然是些粗手粗脚的庸脂俗粉，一个个拉手搂腰，竭力献媚。韦小宝大乐，虽然众妓或浓眉高颧，或血盆大口比他自己还着实丑陋几分，但他自幼立志要娶妓院中豪阔一番，今日得偿平生之愿，自是得意洋洋，拉过身过一个妓女，在她嘴上一吻，只觉一股葱蒜臭气直冲而来，几欲作呕。

突然间门帷掀开，两个女子走了进来。韦小宝道：“好！两个大妹子一起过来，先来亲个仔子。”一言未毕，已看清楚了两女的面貌，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大叫一声，跳起身来，将搂住他的两个妓子推倒在地。

原来进来的这两个女子，正是日思夜想的那绿衫女郎和他师姊。

那蓝衫女郎冷笑道：“你一进城来，我们就跟上了你。瞧你来干什么坏事。”韦小宝背上全是冷汗，强笑道：“是，是。这位姑娘，你……你头颈里的伤……伤好……好了吗？”绿衫女郎哼了一声，并不理睬。蓝衫姑娘怒道：“我们每日里候在少林寺外，要将你碎尸万段，以报辱我师姊的深仇大恨。哼，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叫你这恶僧撞在我们手里。”

韦小宝暗暗叫苦：“老子今日非归位不可。”陪笑道：“其实……其实我也没怎样得罪了……得罪了姑娘，只不过……只不过这么抓了一把，那也不打紧，我看……我看……”

绿衫女郎红晕上脸，目光中露出杀机。蓝衫女郎冷冷的道：“刚才你又说什么来？叫我们怎么样？”韦小宝道：“糟糕，这可又不巧得很了。我……我当做你们两位也是……也是这窑子里的花姑娘。”

绿衫女郎低声道：“师姊，跟我为非作歹的贼秃多说什么？一刀杀了干净。”刷的一声响，白光一闪，韦小宝大叫缩颈，头上帽子

已被她柳叶刀削下，露出光头。

众妓女登时大乱，齐声尖叫：“杀人哪，杀了人哪。”

韦小宝一矮身，躲在一名妓女身后，叫道：“喂，这里是窑子啊，进来的便是婊子，你们两个还不快快出去，给人知道了那可... 难听... 难听得很哪...”二女刷刷数刀，但房中挤满了十来个妓女，却哪里砍得他着？刀锋掠过，险些砍伤了两名妓女。

韦小宝纵声大叫：“老子在这里嫖院，有什么好瞧的？我... 我要脱衣服了，要脱裤子啦。”扯下身上衣衫，摔了出去。

二女怒极，但怕韦小宝当真要耍赖脱裤子，绿衫女郎转身奔出，蓝衫女郎一怔，也奔了出去，砰砰两声，将冲进来查看的老鸨，龟奴推得左右摔倒。

一时之间，妓院中呼声震天，骂声动地。

韦小宝暂免一刀之厄，但想这两位姑娘定是守在门口，自己只要踏出妓院门口一步，立时便给她们杀了，叫道：“大家别乱动，每个人十两银子，人人都有，决不落空。”众妓一听，立时静了下来。韦小宝取出二十两银子，交给龟奴，吩咐：“快去给我备一匹马等在巷口。”那龟奴接了银子出去。

韦小宝指着一名妓女道：“给你二十两银子，快脱下衣服给我换上。”那妓女大喜，便即脱衣。余下七嘴八舌，纷纷询问。韦小宝道：“这两个是我的大老婆、小老婆，剃光了我头，不许我嫖院，我逃了出去，她们便追来杀我。”

老鸨和众妓一听，都不禁乐了。嫖客的妻子到妓院来吵闹打架，那是司空见惯，寻常之极，但提刀要杀，倒也少见，至于妻妾合力剃光丈夫的头发，不许他嫖院，却是首次听闻。

韦小宝匆匆换上妓女的衣衫，用块花布缠住了头。众妓知他要化妆逃脱，嘻嘻哈哈的帮他涂脂抹粉。在妓院中赌钱的嫖客听得讯息，也拥来看热闹。不久龟奴回报马已备好，得知情由之后，说道：“少爷这可得小心，你大夫人守在后门，小夫人守在前门。两人都拿着刀子。”韦小宝大派银子，骂道：“这两个泼妇，管老公管得这么紧，真是少有少见。”

那老鸨得了他三十两银子的赏钱，说道：“两只雌老虎坏人衣食，天下女人都像你两个老婆一样，我们喝西北风吗？二郎神保佑两只雌老虎绝子绝孙。啊哟，小少爷，我可不是说你。你不如休了这两只雌老虎，天天到这里来玩个痛快。”

韦小宝笑道：“你主意倒挺高明。妈妈，你到前门去，痛骂那泼妇一顿，不过你可得躲在门后骂，防她使泼，用刀子伤你。众位姊妹，大家从后门冲出去。我那两个泼婆娘就捉不到我了。”当下拿出银子分派。众婊子无不雀跃。重赏之下，固有勇夫，只须重赏，勇妇也大不乏人。众妓得了白花花的银子，人人“忠”字当头，尽皆戮力效命。

只听得前门口那老鸨已在破口大骂：“小泼妇，大泼妇，要管住老公，该当听他的话，讨他欢心才是。你们自己没本事，他才会到院子里来寻欢作乐。拿刀子吓他，杀他，又有屁用？你们这位老公手段豪阔，乃是天下第一的大好人，两只雌老虎半点儿也配不上老娘教你们个乖，赶快向他磕头赔罪，再拜老娘为师，学点床上功夫，好好服侍他。否则的话，他决意把你们卖给老娘，在这里当婊子，咱们今天成交... 啊哟... 哎哟，痛死啦...”

韦小宝一听，知道那蓝衫女已忍不住出手打人，忙道：“大伙儿走啦！”

二十几名妓女从后门一拥而出，韦小宝混在其中。那绿衫女郎手持柳叶刀守在门边，陡然见到大批花花绿绿的女子冲了出来，睁大一双妙目，浑然不明所以。

众妓奔出巷，韦小宝一跃上马，向少林寺疾驰而去。

那蓝衫女郎见机也快，当即撇下老鸨，转来来追。众妓塞住了小巷，伸手拉扯，纷道：“雌老虎，你老公骑马走啦，追不上啦！嘻嘻，哈哈。”那女郎怒得几乎晕去，持刀威吓，众妓料她也不敢当真杀人，“贱泼妇，醋坛子，恶婆娘”的骂个不休。那女郎大急，纵声高喊：“师妹，那贼子逃走了，快追！”但听得蹄声远去，又哪里追得上？

韦小宝驰出市镇，将身上女子衫裤一件件脱下抛去，包着僧袍的包袱，忙乱中却失落在妓院中了，在袖子上吐些唾沫，抹去脸上脂粉，心想：“老子今年流年当真差劲之至，既做和尚，又扮婊子。唉，那绿衣姑娘要是真的做了我老婆，便杀我头，也不去妓院了。”

一口气回到少林寺，纵马来后山，跃下马背，悄悄从侧门蹑手蹑脚的进寺，立即掩面狂奔，回到自己禅房。他洗去脸上残脂腻粉，穿上僧袍，这才心中大定，寻思：“这两个大老婆、小老婆倘若来寺吵闹，老子给她们一个死不认帐。”

次日午间，韦小宝斜躺在禅床之上，想着那绿衣女郎的动人体态，忍不住又想冒险，寻思：“我怎生想个妙法，再去见她一面？”忽然净济走进禅房，低声道：“师叔祖，这几天你可别出寺，事情有些不妙。”韦小宝一惊，忙问端详。净济道：“香积厨的一个火工刚才跟我说，他到山边砍柴，遇到两个年轻姑娘，手里拿着刀子，问起了你。”韦小宝道：“问什么？”净济道：“问他认不认得你，问你平时什么时候出来，爱到什么地方。师叔祖，这两个姑娘不怀好意，守在寺外，想加害于你。你只要足不出寺，谅她们也不敢进来。”

韦小宝道：“咱们少林寺高僧怕了她们，不敢出寺，那还成什么话？”

净济道：“师侄孙已禀服了方丈。他老人家拿人来禀告师叔祖，请你暂且让她们一步，料想两上小姑娘也不会有长性，等了几天没见到你，自然走了。方丈说道，武林中朋友只会说我们大人有大量，决不能说堂堂少林寺，竟会怕了两个无门派的小姑娘。”

韦小宝道：“无门无派的小姑娘。哼，可比我们有门有派的大和尚厉害得多啦。”

净济道：“谁说不是呢？”想到折臂之恨，忿忿不平，又道：“只不过方丈有命，说甚么要息事宁人。”

韦小宝待他走后，心想：“得去瞧瞧澄观老和尚，最好他已想出妙法。”来到般若堂，只见澄观双手抱头，仰眼瞧着屋梁，在屋中不住的踱步兜圈子，口中念念有词。

韦小宝不敢打断他的思路，待了良久，见他已兜了几个圈子，兀自没停息的模样，便咳嗽了几声。澄观并不理会。韦小宝叫道：“老师侄，老师侄！”澄观仍没听见。

韦小宝走上前去，伸手任他肩头拍去，笑道：“老... ”手掌刚碰到他肩头，突然身子一震，登时飞了出去，砰的一声，撞在墙上，气息阻塞，张口大呼，却全没声息。

澄观大吃一惊，忙抢上跪倒，合十膜拜，说道：“师侄罪该万死，冲撞了师叔，请师叔得重责罚。”韦小宝隔了半晌，才喘了口气苦笑道：“请起，请起，不必多礼，是我自己不好。”澄观仍不住道歉。韦小宝扶墙站起，再扶澄观起身，问道：“你这是什么功夫？可真厉害得紧哪。”

澄观脸上惶恐之色，说道：“真正对不住了。回师叔：这是般若掌的护体神功。”韦小宝点了点头，心想要学这功夫，先得学什么少林长拳，罗汉拳，伏虎拳，韦陀拳，散花手，波罗蜜手，金刚神掌，拈花擒拿手等等罗里罗索的一大套，自己可没这功夫，就算有功夫，也没精神去费心苦练，问道：“速成的法子，可想出来没有？”

澄观苦着脸摇了摇头，说道：“师侄已想到不用一指禅，不用易筋内功，以般若掌来对付，也可破得两位女施主的功夫，只不过... 只不过... 韦小宝道：“只不过练到般若掌，也得二三十年的时光，是不是？”澄观嗫嚅道：“二三十年，恐怕... 恐怕...”韦小宝扁扁嘴，脸上鄙夷之色，道：“恐怕也不定够了。”

澄观十分惭愧，答道：“正是。”呆了一会，说道：“等师侄再想想，倘若用拈花擒拿手，不知是否管用。”

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拘泥不化，做事定要顺着次序，就算拈花擒拿手管用，至少也得花上十几年时候来学。这老和尚骨力深厚，似乎不在洪教主之下，可是洪教主任意创制新招，随机应变，何等潇洒自如，这老和尚却是呆木头一个，非得点拨他一条明路不可，

说道：“师侄，我看两个小姑娘年纪轻轻，决不会练过多少年功夫。”

澄观道：“是啊，所以这就奇怪了。”

韦小宝道：“人家既然决不会是一步步的学起，咱们也就不必一步步的死练了。她们哪有你这样深厚的内功修为？我瞧瞧，要对

“这两个小妞儿，压根儿就不用练内功。”
澄观大吃一惊，颤声道：“练武不……扎好根基，那……那不是旁门左道吗？”
韦小宝道：“她们不但是旁门左道，而且是没有门道。对付没门没道的功夫，便得用没门没道的法子。”澄观满脸迷惘，喃喃道：“没门没道，没门没道？这个……这个，师侄可就不懂了。”韦小宝笑道：“你不懂，我来教你。”
澄观恭恭敬敬的道：“请师叔指教。”他一生所见的每一位“晦”字辈的师伯、师叔，尽是武功卓绝的有德高僧，心想这位小师叔虽因年纪尚小，内力修为不足，但必然大有过人之处，否则又怎能做自己师叔？这些日子来苦思武功速成之法，始终摸不到门径，看来再想十年，二十年，直到老死，也无法解得难题，既有这位晦字辈的小高僧来指点迷津，不由得惊喜交集，敬仰之心更是油然而生。
韦小宝道：“你说两个小姑娘使的，是什么昆仑派、峨嵋派中的一招，咱们少林派的武功，比之这些乱七八糟的门派”是谁强些？”

澄观道：“只怕还是咱们少林派的强些，就算强不过，至少也不会弱于他们。”
韦小宝拍手道：“这就容易了。她们不用内功，使一招希里呼噜门派的招式，咱们也不用内功，使一招少林派的招式，那就胜过她们了。管他是般若堂也好，金刚神拳也好，波罗密手也罢，阿弥托佛脚也罢，只消不练内功，那就易学得很，是不是？”
澄观皱眉道：“阿弥托佛脚这门功夫，本派是没有的，不知别派有没有？不过倘若不练内功，本派的这些拳法掌法便毫无威力，遇上别派内力深厚的高手，一招之间，便会给打得筋折骨断。”韦小宝哈哈一笑，道：“这两个小姑娘，是内功深厚的高手么？”澄观道：“不是。”韦小宝道：“那你又何必担心？”

当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澄观吁了口气，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师侄一直想不到此节。”他呆了一呆，又道：“不过另有一桩难处，本派入门掌法十八路，内外器械三十六门，绝技七十二项。每一门功夫变化少的有数十种，多的在一千以上，要将这些招式尽数学全了，却也不易。就算不习内功，只学招式，也得数十年功夫。”

韦小宝心想：“这老和尚笨得要命。”笑道：“那又何必都学全了？只消知道小姑娘会什么招式，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小姑娘这一招打来，老和尚这一招破去，管教杀得她们落荒而逃，片甲不回。”

澄观连连点头，脸露喜色，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韦小宝道：“那个穿蓝衣的姑娘用一招甚么劳山派的‘江河日下’，你说有六种避法，又有七种反击的法门，其实又何必这么罗里罗嗦？只消有一种法子反击，能够将她打败，其余的十二种又学他干么，岂不省事得多吗？”

澄观大喜，道：“是极，是极！两位女施主折断师叔的手臂，打伤净济师侄他们四人，所用的分筋错骨手，包括了四派手法，用咱们少林寺的武功，原是化解得了的。”当下先将二女所用手法，逐一施演，跟着说了每一招的一种破法，和韦小宝试演。

澄观的破解之法有时太过繁重难学，有时不知不觉的用了内功，韦小宝便要他另想简明法子。少林派武功固然博大精深，澄观老和尚又是腹笥奇广，只要韦小宝觉得难学，摇了摇头，他便另使一招，倘若不行，又再换招，直到韦小宝能毫不费力的学会为止。

澄观见小师侄不到半个时辰，便将些招式学会，苦思多日的难题一时豁然而解，只喜欢得抓耳摸腮，心痒难搔。突然之间，他又想起一事，说道：“可惜，可惜！”又摇头道：“危险，危险！”

韦小宝忙问：“什么可惜，什么危险？”
第二十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与此图皆可传

澄观道：“以要师叔你老人家净济他们四个出去，和两位女施主动手，让她们折断手足，。倘若折得厉害，难以治愈，从此残废，岂不可惜？又如两位女施主下手狠辣，竟把你们五个杀了，岂不危险？”韦小宝奇道：“为什么又要我们五人去动手？”澄观道：“两个女施主所学的招数，一定不止这些。师侄既不知她们另有什么招数，自然不知拆解的法门。五位若不是关上去挨打试招，如何能够查明？”

韦小宝哈哈大笑：“原来如此。那也有法子的，只要你出跟她们动手，就不会可惜，没有危险了。”澄观脸有难色，道：“出家人不生嗔怒，平白无端的去跟人家动手，那是大大不妥。”韦小宝道：“有了。咱二人就出寺走走，倘若两位女施主已然远去，那再好也没有了。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她们便另有什么招数，咱们也不必理会了。”澄观道：“是极，是极！不过师侄从来不出寺门，一出便存心生事，立意似乎不善。我佛当年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传的是四圣谛，八正道，这『正意』是八正道的一道……”韦小宝打断他话头，说道：“咱们也不必去远，只在寺旁随意走走，最好遇不著她们。”澄观道：“正是，正是。师叔立心仁善，与人无争无竞，那便是『正意』了，师侄当引为楷模。”

韦小宝暗暗好笑，携着他手，从侧门走出少林寺来。澄观连寺畔的树林也没见过，眼见一大片青松，不由得啧啧称奇，赞道：“这许多松树生在一起，大是奇观。我们般若堂的庭院之中，只有两棵……”

一言未毕，忽听得身后一声娇叱：“小贼秃在这里！”白光一闪，一把钢刀向韦小宝砍将过来。澄观道：“这是五虎断门刀中的『猛虎下山』。”伸手去抓使刀人的手腕，忽然想起，这一招是『拈花擒拿手』中的手法，未免太难，说道：“不行！”急忙缩手。

使刀的正是那蓝衫女郎，她见澄观缩手，柳叶刀疾翻，向他腰间横扫。便在这时，绿衫女郎也从松林中窜出，挥刀向韦小宝砍去。韦小宝急忙躲到澄观身后，绿衫女郎这一刀便砍向澄观左肩。澄观道：“这是太极刀的招数，倒不易用简便的法子来化解……”一句话没说完，二女双刀挥舞，越砍越急。澄观叫道：“师叔，不行，不行。两位女施主出招太快，我可……我可来不及想。你……你快请两位不必性急，慢慢的砍。”

蓝衫女郎连使狠招，始终砍不著老和尚，几次还险些给他将刀夺去，听他大呼小叫，只道他有意讥讽，大怒之下，砍得更加急了。

韦小宝笑道：“喂，两位姑娘，我师侄请你们不必性急，慢慢的发招。”

澄观道：“正是，我脑子不大灵活，一时三刻之间，可想不出这许多破法？！绿衫女郎恨极了韦小宝，几刀砍中澄观，又挥刀向韦小宝砍来。澄观伸手挡住，说道：“这位女施主，我师叔没学过你这路刀的破法，现下不必砍他，等他学会之后，识了抵挡之法，那时再砍他不迟。唉，我这些法子委实不行。师叔，你现下不忙记，我这些法子都是不管用的，回头咱们再慢慢琢磨。”他口中不停，双手忽抓手拿，忽点忽打，将二女缠得紧紧的，绿衫女郎去杀韦小宝，却哪里能够？

韦小宝眼见已无凶险，笑嘻嘻的倚树观战，一双眼不住在绿衫女郎脸上、身上、手上、脚手转来转去，饱餐秀色，乐也无穷。绿衫女郎不见韦小宝，只道他已经逃走，回头找寻，见他一双眼正盯住自己，脸一红，再也顾不澄观，转身举刀，向他奔去。哪知澄观正出指向他脚下点来，这一指故意点得甚慢，她原可避开，但一心要去杀人，脚下立时中指，一声呻吟，摔倒在地。澄观忙道：“哎哟，对不起。老僧这招『笑指南天』，指力使得并不厉害，女施主只须用五虎断门刀中的一招『恶虎拦路』，斜刀一封，便可挡住了。这一招女施主虽未使用过，但那位穿蓝衫的女施主却使用过的，老僧心想女施主一定也会使，哪知道……唉，得罪，得罪。”

蓝衫女郎怒极，钢刀横砍直削，势道凌厉，可是她武功和澄观相差实在太远，连他僧袍衣角也带不上半点。澄观嘴里罗唆不休，心中只记忆她的招数，他当场想不出简易破法，只好记明了刀法招数，此后再一招招的细加参详。

韦小宝走到绿衫女郎身前，赞道：“这样美貌的小美人儿，普天下也只有你一个了，啧啧！真是瞧得我魂飞天外。”伸出手去，在她脸上轻轻摸了一把。那女郎惊怒交迸，一口气转不过来，登时晕去。韦小宝一惊，倒也不敢再肆意轻薄，站直身子，叫道：“澄观师侄，你把这位女施主也点倒了，请她把各种招数慢慢说将出来，免伤和气。”

澄观迟疑道：“这个不大好罢？”韦小宝道：“现下这样动手动脚，太不雅观，还是请她口说，较为斯文大方。”澄观喜道：“师叔说得是。动手动脚，不是『正行』之道。”

蓝衫女郎知道只要这老和尚全力施为，自己挡不住他一招半式，眼下师妹被擒，自己如也落入其手，无人去报讯求救，当即向后跃开，叫道：“你们要是伤我师妹一根毛发，把你们少林寺烧成白地。”

澄观一怔，道：“我们怎敢伤了这位女施主？不过要是她自己落下一根头发，难道你也要放火烧寺？”蓝衫女郎奔出几步，回头骂道：“老贼秃油嘴滑舌，小贼秃……”她本想说“淫邪好色”，但这四字不愠佳冢欢僮悖菟育种小

韦小宝眼见绿衫女郎横卧于地，绿茵上一张白玉般的娇脸，一双白玉手般的纤手，真似翡翠座上—尊白玉观音的睡像一般，不由得看得呆了。

澄观道：“女施主，你师姊走了。你也快快去罢，可别掉了一根头发，你师姊来烧我们寺庙。”

韦小宝心想：“良机莫失。这小美人儿既落入我手，说什么也不能放她走了。”合十说道：“我佛保佑，澄观师侄，我佛要你光大少林武学，维护本派千余年威名，你真是本派的第一大功臣。”澄观奇道：“师叔何出此言？”韦小宝道：“咱们正在烦恼，不知两位女施主更有什么招数。幸蒙我佛垂怜，派遣这位女施主光临本寺，让她——施展。”说着俯身抱起那女郎，说道：“回去罢。”

澄观愕然不解，只觉此事大大的不对，但错在何处，却又说不上来，过了一会，才道：“师叔，我们请这女施主入寺，好像不合规矩。”韦小宝道：“什么不合规矩？她到过少林寺没有？方丈和戒律院首座都说没什么不对，自然是合规矩了，是不是？”他问一句，澄观点一下头，只觉她每一句话都是无可辩驳。眼见小师叔脱下身上僧袍，罩在那女郎身上，抱了她从侧门进寺，只得跟在后面，脸上一片迷惘，脑中一片混乱。

韦小宝心里却是怦怦大跳，虽然这女郎自头至足，都被僧袍罩住，没有丝毫显露在外，但若给寺中僧侣见到，总是不免起疑。他温香软玉，抱个满怀，内心却只有害怕，幸好般若堂是后寺僻静之处，他快步疾趋，没撞到其他僧人。进堂之时，堂中执事僧见师叔驾到，首座随在其后，都恭恭敬敬的让在一边。

进了澄观的禅房，那女郎兀自未醒，韦小宝将她放在榻上，满手都是冷汗，双掌在腿侧一擦，吁了口气，笑道：“行啦。”澄观问道：“咱们请这位……这位女施主住在这里？”韦小宝道：“是啊，她又不是第一次在本寺住。先前她伤了脖子，不是在东院住过吗？”澄观点头道：“是。不过……不过那一次是为了治伤，性命攸关，不得不从权处置。”韦小宝道：“那容易得很。”从靴中拔出匕首，道：“只须狠狠割她一刀，让她再有性命之忧，又可从权处置了。”说着走到她身前，作势便要割落。

澄观忙道：“不，不，那……那是不必了。”韦小宝道：“好，我便听你的。除非你不让别人知晓，待她将各种招数演毕，咱们悄悄送她出去，否则的话，我只好割伤她了。”澄观道：“是，是。我不说便是。”只觉这位小师叔行事著实奇怪，但想他既是晦字辈的尊长，见识定比自己高超，听他吩咐，决不岔差。

韦小宝道：“这女施主脾气刚硬，她说定要抢了你般若堂的首座来做，我得好妹劝她一劝。”澄观道：“她一定要做，师侄让了给她，也就是了。”

韦小宝一怔，没料到这老和尚生性淡泊，全无竞争之心，说道：“她又不是本寺僧侣，抢了般若堂首座位子，咱们少林寺的脸面往哪里搁去？你若存此心，便是对不起少林派。”说着脸色一沉，只把澄观吓得连声称是。韦小宝板起了脸道：“是了。你且出去，在外面等著，我要劝她了。”澄观躬身答应，走出禅房，带上了门。

韦小宝揭开盖在那女郎头上的僧袍，那女郎正欲张口呼叫，突见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指住自己鼻子，登时张大了嘴，不敢叫出声来。韦小宝笑嘻嘻的道：“小姑娘，你只要乖乖的听话，我不会伤你一根毫毛。否则的话，我只好割下你的鼻子，放了出寺。一个人少了个鼻子，只不过闻不过香气臭气，也没什么大不了，是不是？”那女郎惊怒交集，脸上更无半点血色。韦小宝道：“你听不听话？”那女郎怒极，低声道：“你快杀了我。”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你这般花容月貌，我怎舍得杀你？不过放你走罢，从此我日夜都会想著你，非为你害相思病而死不可，那也不伤上天好生之德。”

那女郎脸上—阵，随即又转为苍白。韦小宝道：“只有一个法子。我割了你的鼻子，你相貌就不怎么美啦。那我就不会害相思病了。”

那女郎闭上了眼，两粒清澈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下渗了出来，韦小宝心中—软，安慰道：“别哭，别哭！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宁可割了自己的鼻子，也不割你的鼻子。你叫什么名字？”那女郎摇了摇头，眼泪更加流得多了。韦小宝笑道：“原来你名叫摇头猫，这名字可不大好听哪。”那女郎睁开眼来，嗔道：“谁叫摇头猫？你才是摇头猫。”

韦小宝听她答话，心中大乐，笑道：“好，我就是摇头猫。那么你叫什么？”那女郎怒道：“不说！”韦小宝道：“你不肯说，只好给你起一个名字，叫做……叫做哑巴猫。”那女郎怒道：“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哑巴。”

韦小宝坐在一叠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学典籍之上，架起二郎腿，轻轻摇晃，见她虽满脸怒色，但秀丽绝伦，动人心魄，笑道：“那么你尊姓大名哪？”

那女郎道：“我说过不说，就是不说。”韦小宝道：“我有话跟你商量，没名没姓的，说起来有多别扭。你既不肯说，我只地给你取个名字了。嗯，取个什么名字呢？”那女郎连声道：“不要，不乙乙乙乙摇”韦小宝道：“有了，你叫做『韦门摇氏』”。那女郎一怔，道：“古里古怪的，我又不姓韦。”

韦小宝正色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这一生一世，便是上刀山，下油锅，满门抄斩，大逆不道，十恶俱全，械僚1剑w6泳<铮：童蚩着&2磬2弦磬 牙 阅桓龋箴鄞 乙卜侨20阙隼掀挪蒙伞！

那女郎听他一口气的发下许多毒誓，只听得呆了，忽然听到最后一句话，不由得满脸通红，呸的一声。

韦小宝道：“我姓韦，因此你已经命中注定，总之是姓韦的了。我不知你姓什么，你只是摇头，所以叫你『韦门摇氏』。”那女郎闭起了眼睛，怒道：“世上从来没有像你这样胡言乱语的和尚。你是出家人，娶什么……娶什么……也不怕菩萨降罚，死了入十八层地狱。”

韦小宝双手合十，扑的一声跪倒，那女郎听到他跪地之声，好奇心起，睁开眼来，只见他面向窗子，磕了几个头，说道：“我佛如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玉皇大帝，四大金刚，阎王叛官，无常小鬼，大家请一起听了。我韦小宝非娶这个姑娘为妻不可。就算我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拔舌头，锯脑袋，万劫不得超生，那也没有什么。我是活著什么也不理，死后什么也不怕，这个老婆总之是娶定了。”

那女郎见他说得斩钉截铁，并无轻浮之态，不像是开玩笑，倒也害怕起来，求道：“别说了，别说了。”顿了一顿，恨恨的道：“你杀了我也好，天天打我也好，总之我是恨死了你，决计……决计不答应的。”

韦小宝站起身来，道：“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今后八十年是跟你耗上了。就算你变了一百岁的老太婆，我若不娶你到手，仍然死不瞑目。”

那女郎恼道：“你如此辱我，总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我要先杀了你，这才自杀。”

韦小宝道：“你杀我是可以的，不过那是谋杀亲夫。我如做不成你老公，不会就那么死的。”说到这句话时，不由得声音发颤。那女郎见他咬牙切齿，额头青筋暴起，心中害怕起来，又闭上了眼睛。

韦小宝向著她走近几步，只觉全身发软，手足颤动，忽然间只想向她跪下膜拜，虔诚哀求，再跨得一步，喉头低低叫了一声，似是受伤的野兽嘶嚎一般，又想就此扼死了她。

那女郎听到怪声，睁开眼来，见他眼露异光，尖声叫了起来。

韦小宝一怔，退后几步，颓然坐下，心想：“在皇宫之中，我曾叫方姑娘和小郡主做我大小老婆，那时嘻嘻哈哈，何等轻松自在？想搂抱便搂抱，要亲嘴便亲嘴。这小妞儿明明给老和尚点中了穴道，动弹不得，怎地我连摸—摸她的手也是不敢？”眼见她美丽的纤手从僧袍下露了出来，只想去轻轻握上一握，便是没这股勇气，忍不住骂道：“辣块妈妈！”

那女郎不懂，凝视著他。韦小宝脸—红，道：“我骂我自己胆小不中用，可不是骂你。”那女郎道：“你这般无法无天，还谈胆小呢，你倘若胆小，可真要谢天谢地了。”

一听此言，韦小宝豪气顿生，站起身来，说道：“好，我要无法无天了。我要剥光你的衣衫。”那女郎大惊，险些晕了过去。韦小宝走到她身前，见到她目光中充满了怨毒之意，心道：“算了，算了，我韦小宝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向你投降，不敢动手。”

柔声道：“我生来怕老婆，放你走罢。”

那女郎惊惧甫减，怒气又生，说道：“你……你在镇上，跟那些……那些坏女人胡说什么？说我师姊和我是……是……你……什么的，要捉你回去，你……你这恶人……”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那些坏女人懂得什么？将来我娶你为妻之后，天下堂子的十万个婊子，排队站在我面前，韦小宝眼角儿也不瞟他们一瞟，从朝到晚，从晚到朝，一天十二个时辰，只瞧着我亲亲好老婆一个。”那女郎急道：“你再叫我一声老……老……什么的，我永远不跟你说话。”韦小宝大喜，忙道：“好，好，我不叫，我只心里叫。”那女郎道：“心里也不许叫。”韦小宝微笑道：“我心里偷偷的叫，你也不会知道。”那女郎道：“哼，我怎会不知？瞧你脸上神气古里古怪，你心里就在叫了。”

韦小宝道：“妈妈一生下我，我脸上的神气就这样古里古怪了。多半因为我一出娘胎，就知道将来要娶你为妻。”那女郎闭上眼，不再理他。韦小宝道：“喂，我又没叫你老婆，你怎地不理我了？”那女郎道：“还说没有？当面撒谎。你说娶我为……为……什么的，那就是了。”韦小宝笑道：“好，这个也不说，我只说将来做了你老公……”

那女郎怒极，用力闭住眼睛，此后任凭韦小宝如何东拉西扯，逗她说话，总是不答。

韦小宝无法可施，想说：“你再不睬我，我要香你面孔了。”可是这句话到了口边，立即缩住，只觉如此胁迫这位天仙般的美女，实是亵渎了她，叹道：“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跟我说了姓名，我就放你出去。”那女郎道：“你骗人。”韦小宝道：“普天下我人人都骗，只不骗你一个。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小妻子一言不发，活马好追。”

那女郎一怔，问道：“什么死马难追，活马好追？”

韦小宝道：“这是我们少林派的话，总而言之，我不骗你就是。你想，我一心一意要让你孙子叫我做爷爷，今天倘若骗了你，你儿子都不肯叫我爹爹，还说什么孙子？”

那女郎先不懂他说什么爷爷孙子的，一转念间，明白他绕了弯子，又是在说那件事，轻轻说道：“我也不需要你放，我受了你这般欺侮，早就不想活啦。你快一刀杀了我罢！”

韦小宝见到她颈中刀痕，心道：“你……你……”

澄观一直站在禅房门口等候。他内力深厚，韦小宝和那女郎的对答，虽微细语，亦无不入耳，只觉这位师叔“劝说”女施主的言语委实高深莫测，什么老公、老婆、孙子、爷爷，似乎均与武功无关，小师叔的机锋妙语也深奥，自己佛法修为不够，未能领会。后来听得小师叔跪下磕头，自击面颊，不由得更是感佩。禅宗传法，弟子倘若不明师尊所传的微言妙义，师父往往一棒打去，大喝一声。以棒打人传法，始于唐朝德山禅师，以大喝促人醒悟者，始于唐代道一禅师。“当头棒喝”的成语，由此而来。澄观心想当年高僧以棒打人而点化，小师叔以掌击而点化这位女施主，舍己为冗，慈悲心肠更胜前冗，正自感佩赞叹，听得他问起解穴之法，忙道：“这位女施主被封的是『大包穴』，乃属足太阴脾经，师叔替她在腿上『箕门』、『血海』两处穴道推血过宫，即可解开。”

韦小宝道：“『箕门』、『血海』两穴，却在何处？”澄观掀起衣衫，指给他看膝盖内侧穴道所在，让他试拿无误，又教了推血过宫之法，说道：“师叔未习内功，解穴较慢。但推拿得半个时辰，必可解开。”韦小宝点了点头，关上房门，回到榻畔。

那女郎于两人对答都听见了，惊叫：“不要你解穴，不许你碰我身子！”

韦小宝寻思：“在她膝盖内侧推拿半个时辰，的确不大对头。我诚心给她解穴，但她一定说有意轻薄。虽然老公轻薄老婆天公地道，何况良机莫失，失机者斩。不过小妞儿性子狠，我一解开她穴道，只怕她当即一头在墙上撞死，韦小宝就要绝子绝孙了。”回头大声问道：“男女授受不亲，咱们出家人更须讲究，倘若不用推拿，可有什么法子？”

澄观道：“是。师叔持戒精严，师侄佩服之至。不触对方身体而解穴，是有法子的。袖角轻轻一拂，或以一指禅功夫凌空一指……啊哟，不对，小师叔未习内功，这些法子都用不上，待师侄好好想想。”其实只须他自己走进房来，袖角轻轻一拂，或以一指禅功夫凌空一指，都可立时解开那女郎的穴道，但师叔既然问起，自当设法回答。可是身无内功之冗，不用手指推拿而要解穴，那是何等的难事？就算他想上一年半载，也未必想得出来什么法子。

韦小宝听他良久不答，将房门推开一条缝，只见他仰起了头呆呆出神，只怕就此三个时辰不言不动，也不出奇，于是又带上了门。回过身来，想起当日在皇宫中给沐剑屏解穴，从第一流的法子用到第九流的，在她身上拿捏打戳，毫无顾虑，她虽是郡主之尊，自己可一点也没瞧在眼里，但对眼前这无名女郎，却为什么这么战战兢兢、敬若天神？

转向那女郎瞧去，只见她秀眉紧蹙，神色愁苦，不由得怜惜之意大起，拿起了木鱼的锤子，走到她身边，说道：“韦小宝前世欠了你的债，今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小姑一人。现下我向你投降，我给你解穴，可不是存心占你便宜。”说著揭开僧袍，将木鱼锤子在她左腿膝盖内侧轻轻戳几下。那女郎白了他一眼，紧闭小嘴。韦小宝又戳了几下，问道：“觉得怎样？”

那女郎道：“你……你就是会说流氓话，此外什么也不会。”

澄观内力深厚，轻轻一指，劲透穴道，韦小宝木鱼锤所戳之处虽然部位很准，解不开被封的穴道。他听那女郎出言讽刺，怒气不可抑制，挺木鱼重重戳了几下。那女郎“啊”的一声，韦小宝一惊，问道：“痛吗？”那女郎怒道：“我……我……”

韦小宝又去戳她右腿膝盖，下手却轻吝，戳得数下，那女郎身子微微一颤，韦小宝喜道：“成吝，少林派本来只有七十二门绝技，打从今天起，共有七十三门了。这一项新绝技是高僧晦明禅师手创，叫作……叫作『木鱼锤解穴神功』，嘿嘿……”

正自得意突然腰间一痛，呆了一呆，那女郎翻身坐起，伸手抢过他匕首，一剑直插入他胸中。韦小宝叫道：“啊哟，谋杀亲夫……”

那女郎抢过放在一旁的柳叶刀，拉开房门，疾往外窜去。澄观伸手拦住，惊道：“女施主，你……杀了我师叔……”那女郎左手柳叶刀交与右手，刷刷连劈三刀。澄观袍袖拂出，那女郎双腿酸麻，摔倒在地。

澄观抢到韦小宝身边，右手中指连弹，封了他伤口四周穴道，说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三根手指抓住匕首之柄，轻轻提吝出来，伤口中鲜血跟着渗出。澄观见出血不多，忙解开他衣衫，见伤口约有半寸来深，口子也不甚大，又念了几声：“阿弥陀佛。”

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若不是匕首锋利无匹，本来丝毫伤他不得，匕首虽然透衣而过，却已无甚力道，入肉甚浅。但他眼见胸口流血，伤处又甚疼痛，只道难以活命，喃喃的道：“谋杀亲夫……咳咳，谋杀亲夫……”

那女郎倒在地下，哭道：“是我杀了他，老和尚，你快快杀了我，给他……给他抵命便了。”澄观道：“咳，我师叔点化于你，女施主执迷不悟，也就罢了，这般行凶……杀冗，未免太过。”韦小宝道：“我……我……”

澄观一怔，飞奔出房，取了金创药来，敷在他伤口，说道：“师叔，你大慈大悲，点化凶顽，你福报未尽，不会就此圆寂的。再说，你伤势不重，不打紧的。”

韦小宝听他说伤势不重，精神大振，果觉伤口其实也不如何疼痛，说道：“俯耳过来，啊哟，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澄观弯腰将耳朵凑到他嘴边。韦小宝低声道：“你解开她穴道，可是不能让她出房，等她全身武艺都施展完了，这才……这才……”澄观道：“这才如何？”韦小宝道：“那时候……那时候才……”心想：“就算到了那时候，也不能放她。”说道：“就……就照我吩咐……快……快……我要死了，死得不能再死了。”

澄观听他催得紧迫，虽然不明其意，还是回过身来，弹指解开那女郎被封的穴道。

那女郎眼见韦小宝对澄观说话之时鬼鬼祟祟，心想这小恶僧诡计多端，临死之时，定是安排了毒计来整治我，否则干么反而放我

立即跃起，但穴道初解，血脉未畅，双腿麻软，又即摔倒。澄观呆呆的瞧着她，不住念佛。那女郎惊惧更甚，叫道：“快快一掌打死了我，折磨人不是英雄好汉。”澄观道：“小师叔说此刻不能放你，当然也不能害死你。”

那女郎大惊，脸上一红，心想：“这小恶僧说过，他说什么也要娶我为妻，否则死不瞑目，莫非……莫非他在断气之前，要……要娶我做……做什么……什么老婆？”侧身拾起地下柳叶刀，猛力往自己额头砍落。

澄观袖袍拂出，卷住刀锋，左手衣袖向她脸上拂去。那女郎但觉劲风刮面，只得松手撒刀，向后跃开。澄观衣袖一弹，柳叶刀激射而出，噗的一声，钉入屋顶梁上。那女郎见他仰头望刀，左足一点，便从他左侧窜出。澄观伸手拦阻。那女郎右手五指指在他眼中抓去。澄观翻手拿她右肘，说道：“『云烟过眼』，这是江南蒋家的武功。”那女郎飞腿踢他小腹。澄观微微弯腰，这一腿便踢了个空，说道：“这一招『空谷足音』，源出山西晋阳，乃是沙陀人的武功。不过沙陀人一定另有名称，老衲孤陋寡闻，遍查不知，女施主可知道这一招的原名么？”

那女郎哪来理他，拳打足踢，指戳肘撞，招数层出不穷。澄观一一辨认，只是她出招甚快，已来不及口说，只得随手拆解，一一记在心中。那女郎连出数十招，都被他毫不费力的破解，眼见难以脱身，惶急之下，一口气转不过来，晃了几下，晕倒在地。

澄观叹道：“女施主贪多务得，学了各门各派的精妙招数，身上却无内力，久战自然不济。依老衲之见，还是从头再练内力，方是正途。此刻打得脱了力，倘若救醒了你，势必再斗不免要受内伤，还是躺著多休息一会，女施主以为如何？不过千万不可误会，以为老衲袖手旁观，任你晕倒，置之不理。啊哟，老衲胡里胡涂，你早已晕昏，自然听不到我说话，却还在说个不休。”

走到榻边一搭韦小宝脉搏，但觉平稳厚实，绝无险象，说道：“师叔不用担心，你这伤一点不要紧的。”

韦小宝笑道：“这小姑娘所使的招数，你都记得么？”澄观道：“倒也记得，只是要以简而易习的手法对付，却是大大的不易。”韦小宝道：“只须记住她的招数就是。至于如何对付，慢慢再想不迟。”澄观道：“是，是，师叔指点得是。”韦小宝道：“等她拳脚功夫使完之后，再让她使刀，记住了招数。”澄观道：“对，兵刃上的招数，也要记的。只不过有一件事为难，她的柳叶已钉在梁上了。只怕她跳不到那么高，拿不到。”韦小宝问道：“你呢？你能跳上去取下来么？”澄观一怔，哈哈一笑，道：“师侄真是胡涂之极。”

他这么一笑，登时将那女郎惊醒。她双手一撑，跳起身来，向门口冲出。

澄观左袖斜拂，向那女郎侧身推去。那女郎一个踉跄，撞向墙壁，澄观右袖跟著拂出，挡在墙前，将她身子轻轻一托，那女郎登时站稳。她一怔之际，知道自己武功和这老僧相差实在太远，继续争斗徒然受他作弄，当即退了两步，坐在椅中。澄观奇道：“咦，你不打了？”那女郎气道：“打不过你，还打什么？”澄观道：“你不出手，我怎知你会些什么招式？怎能想法子来破你的武功？你快坑招手罢？”

那女郎心想：“好啊，原来你诱我动手，是要明白我武功家数，我偏不让你知道。”突然间跃起身来，双拳直上直下，狂挥乱打，两脚乱踢，一般的不成章法。

澄观大奇，叫道：“咦，啊，古怪！希奇！哎！唷！不懂！奇哉！怪也！”但见她每一招都是见所未见，偶尔有数招与某些派中的招式相似，却也是小同大异，似是而非，一时之间，头脑中混乱不堪，只觉数十年勤修苦习的武学，突然全都变了样子，一切奉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规则，霎时间尽数破坏无遗。

他哪知道那女郎所使的，根本不是什么武功招式，只是乱打乱踢。她知道不论自己如何出手，这老僧决计不会加害，最多也不过给他点中了穴道，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而已，他若要制住自己，原不过举手之劳，纵然自己使出最精妙的武功，结果也无分别，不如就此乱打乱踢。你要查知我武功的招式，我偏偏教你查不到。

澄观熟知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竟想不到世上尽有成千成万全然没学过的武功之人，打起架来，出拳便打，发足便踢，懂什么拳法脚法，招数正误？但见那女郎各种奇招怪式，源源不绝，扭扭皇皇巧，酱袖醇C蜜次牛，挥傻没尚皇T辩。

他毕生长于少林寺中，自剃度以来，从未出过寺门一步。少林寺中有人施展拳脚，自然每一招都有根有据，有人讲到各派武功，自然皆是精妙独到之招，这些小孩子的胡打乱踢，人人都见得多了，偏偏就是这位少林寺般若堂首座，武功渊博的澄观大师从没见过，也从来没人听说过。他再看得十余招，不由得目瞪口呆，连“奇哉怪也”的感叹之辞也说出口了，眼前种种招式，纷至沓来：

“这似乎是武当长拳的『倒骑龙』，可是收式不对。难道是从崆峒派『云起龙骧』这一招中化出来？咦？这一脚踢得更加怪了，这样直踢出去，给人随手一拿，便抓住了足踝。但武学之道，大巧不能胜至拙，其中必定藏有极厉害的后著变化。啊，这一招她双手抓来抓我头发，可是我明妹没有头发，那么这是虚招了。武术讲究中有实，实中虚，为什么要抓和尚头发，其中深意，不可不细加参详……”

那女郎出手越乱，澄观越感学惘，渐渐由不解而起敬佩，由敬佩而生畏惧。

韦小宝眼见那女郎胡乱出手，澄观却一本正经地凝神钻研，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牵动处，甚是疼痛，只是咬牙忍住，一时又痛又好笑，难当之极。

澄观正自惶惑失措，忽然听得韦小宝发笑，登时面红过耳，心道：“师叔笑我不识得这女施主的奇妙招数，只怕要请她来当般若堂的首座。”一回 头，见他神色痛苦，更感歉仄：“师叔心地仁厚，要我当首座之位让了给这位女施主，这话一时却说不出口。”但见那女郎拳脚越来越乱，心想：“古人说道，武功到于绝指，那便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听说前朝有位独孤败大侠，又有位令狐冲大侠，以无招胜有招，当世无敌，难道……难道……”

他只须上前一试，随便一拳一脚，便能把那女郎打倒。只是武学大师出手，必先看明对方招数，谋定后动，既对那女郎的乱打乱踢全然不识，便如黔驴初见驴子，惶恐无已。

那女郎却也不敢向他攻击。一个乱打乱踢，愤拧难抑；一个心惊胆战，胡思乱想。那女郎乱打良久手足酸软，想到终究难以脱困，心中一阵气苦，突然一晃身子，坐倒在地。

澄观大吃一惊，心道：“故老相传，武功练到极高境界，坐在地下即可遥遥出手伤人，只怕……只怕……”脑中本已一片混乱，惶急之下，热血上冲，登时晕了过去，慢慢坐倒。

那女郎又惊又喜，生怕他二人安排下什么毒辣诡计，不敢上前去杀这老少二僧，起身便即冲出禅房。般若堂众僧忽见一个少女向外疾奔，都是惊诧不已，未得尊长号令，谁也不敢上前阻拦。韦小宝卧在榻上，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过了良久，澄观才悠悠醒转，满脸羞惭，说道：“师叔，我……我实在愧对本寺的列祖列宗。”韦小宝苦笑道：“你到底想到哪里去啦？”澄观道：“这位女施主武功精妙，师侄一招也识他不得，孤陋寡闻，实在惭愧之至。”用心记忆那女郎的招式，可是她招数变幻无穷，全无脉络可循，却哪里记得住了？他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手扶墙壁，又欲晕倒。

韦小宝笑道：“你……你说她这样乱打一气，也是精妙武功？哈哈，呵呵，这……这可笑……笑死我了。”澄观奇道：“师叔说这……这是乱打一气，不……不是精妙武功？”韦小宝按住伤口，竭力忍笑，额头汗珠一粒粒渗将出来，不住咳嗽，笑道：“这是天下每个小孩子儿……小孩子儿……都会的……哈哈……啊哟……笑死我了。”

澄观吁了口气，心下兀自将信将疑，脸上有了笑容，说道：“师叔，当真这是乱打一气？怎地我从来没见过？”韦小宝笑道：“少林寺中，自然从来没见过这等功夫。”澄观抬头想了半天，一拍大腿，道：“是了。这位女施主这些拳脚虽然奇特，其实极易破解，只须用少林长拳最粗浅的招式，便可取胜。只是……只是师侄心想天下决无如此容易之事，大巧若拙，大智大愚，良贾深藏若虚，外表看来极浅易的招式之中，定然隐伏有高深武学精义。难道这些拳脚，真的并无高深之处？这倒奇了。这位女施主为什么要在这里施展那些招式似乎不登大雅之堂……那岂不是贻笑方家么？”韦小宝笑道：“我看也没什么奇怪。她使不出什么新招了，就只好胡乱出手。唉，哈哈，呵呵！”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韦小宝所受刀伤甚轻，少林寺中的金创药又极具灵效，养息得十多天，也就好了。他是当今皇帝的替身，在寺中地位尊崇，谁也不敢问他的事，此事既非从所周知，只要他自己不说，旁人也就不知。他养伤之时，澄观将两个女郎所施的各种招式一一录明，想出

晦聪方丈说道：“师弟之言，禅机渊深，佩服，佩服。世事因果报应，有因必有果。做了恶事，必有恶果。一钱不值，也不过无善无恶，比之欠下无数孽债，却又好得多了。”禅宗高僧，无时无刻不在探求禅理，韦小宝这几句话，本来只是讥刺葛尔丹的寻常言语，可是听在晦聪方丈耳里，只觉其中深藏机锋。

澄观听方丈这么一解，登时也明白了，不由得欢喜赞叹：“晦明师叔年少有德，妙悟至理。老衲跟著他老人家学了几个月，近来参禅，脑筋似乎已开通了。”

一个小和尚胡言乱语，两个老和尚随声附和，倒似是和葛尔丹有意的过不去。

葛尔丹满脸通红，突然急纵而起，向韦小宝扑来。宾主双方相对而坐，相隔二丈有余，可是他身手矫捷，一扑即至，双手成爪，一抓面门，一抓前胸，一股劲风已将他全身罩住。韦小宝便欲抵挡，已毫无施展余地，只有束手待毙。

晦聪方丈右手袖子轻轻拂出，挡在葛尔丹之前。葛尔丹一股猛劲和他衣袖一撞，只觉胸口气血翻涌，便如撞在一堵棉花作面，钢铁为里的厚墙上一般，身不由主的急退三步，待欲使劲站住，竟然立不住足，又退了三步，其时撞来之力已然消失，可是霎时之间，自己全身竟也无影无踪，大骇之下，双膝一软，便即坐倒，心道：“糟糕，这次要大大出丑。”心念甫转，只觉屁股碰到硬板，竟已回坐入自己原来的椅子。

晦聪方丈袍袖这一拂之力，轻柔浑和，绝无半分霸气，于对方撞来的力道，顷刻间便估量得准确异常，刚好将他弹回原椅，力道用得稍重，葛尔丹势必会裂木椅，向后摔跌，力道用得略轻，他未到椅子，便已坐倒，不免坐在地下。来人中武功高深的，眼见他这轻轻一拂之中，孕育了武学绝诣，有人忍不住便喝出彩来。

葛尔丹没有当场出丑，心下稍慰，暗吸一口气，内力潜生，并不给这老僧化去，又是一喜，随即想到适才如此鲁莽，似乎没有出丑，其实已大大的出丑，登时满脸通红，听得身后有人喝彩，料想不是称赞自己给人家这么一撞撞得好，更是恼怒。

韦小宝惊魂未定，晦聪转过头来，向他说：“师弟，你定力当真高强，外逆横来，不见不理。《大宝积经》云：『如人在荆棘林，不动即刺不伤，妄心不起，恒处寂灭之乐，一会妄心才动，即被诸有刺伤。』故经云：『有心皆苦，无心即乐。』”

他哪里知道韦小宝所以非但没有还手招架，甚至连躲闪逃避之意也未显出，只不过葛尔丹的扑击实在来得太快，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并非不想掩耳，而是不及掩耳。晦聪方丈以明心见性为正宗功夫，平时孜孜兀兀所专注者，尽在如何修到无我的境界，是以一见韦小宝竟然不理睬自己的生死安危，便不由得佩服之极，至于自己以“破衲功”衣袖一拂之力将葛尔丹震开，反觉渺不足道。

澄观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赞道：“金刚经有云：『无我知，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晦明师叔已修到了这境界，他日自必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葛尔丹本已怒不可遏，听这两个老和尚又来大赞这小和尚，当即大叫：“哈里斯巴儿，尼马哄，加奴比丁儿！”

他身后武士突然手臂急扬，黄光连闪，九枚金镖分击晦聪、澄观、韦小宝三人胸口。

双方相距既近，韦小宝等又不懂葛尔丹喝令发镖的蒙古语，猝不及防之际，必镖势劲力急，已然及胸，晦聪和澄观同时叫声：“啊哟！”晦聪仍是使“破衲功”，袍袖一掩，已将三镖卷起，澄观双掌一合，使一招“敬礼三宝”，将三枚金镖都合在手掌中，射向韦小宝的三镖噗的一声响，却都已打在他的胸口。

这三枚金镖发至，晦聪和澄观待要救援，已然不及，都大吃一惊，却听得当郎郎几声响，三枚金镖落在地下，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金镖伤他不得。

这一来，大殿上众人无不耸动，眼见这小和尚年纪幼小，居然已练成少林派内功最高境界的“金刚护体神功”，委实不可思议，均想：“难怪这小和尚能身居少林派『晦』字辈，与少林寺住持，成名已垂数十年的晦聪方丈并肩。”其实晦聪和澄观接镖的手段也都高明之极，若非内外功俱臻化境，决难办到，只是韦小宝所显的“本事”太过神妙，人人对这两位老僧便不加注意了。

众人相惊佩之际，昌齐喇嘛笑道：“小高僧的『金刚护体神功』练到了这等地步，也可说不为易，只不过这神功似乎尚有欠缺，还不能震开暗器，以致僧袍上给戳了三个小洞。”故老相传，这“金刚护体神功”练到登峰造极之时，周身有一层无形罡气，故人袭来的兵刃暗器尚未及身，已给震开，可是那也只是武林中传说而已，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人能够练成。昌齐喇嘛如此说法，众人都知不过是鸡蛋里找骨头，硬要贬低敌手身价。

韦小宝给三枚金镖打得胸口剧痛，其中一枚撞在伤口之侧，更是痛入骨髓，一口气转不过来，哪里说得出话？只好勉强一笑。

众人都道他修为极高，不屑与昌齐这等无理取的闹的言语争辩。好几个人心中都说：“你说他这路神功还没练到家，那么我射你三镖，只怕你胸口要开三个大洞，却不是衣服上戳破三个小洞。”只是众人同路而来，不便出言讥刺。葛尔丹见韦小宝如此厉害，满腔怒火登时化为乌有，心想：“少林派武功，果然大有门道。”

昌齐之道：“少林寺的武功，我们已见识到了，自然不是浪得虚名，狗屁不如。只不过听说贵寺窝藏妇女，于这清规戒律，却未免有亏。”晦聪脸色一沉，说道：“大喇嘛此言差矣！敝寺素不接待女施主进寺礼佛，窝藏妇女之事，从何说起？”昌齐笑道：“可是江湖上沸沸扬扬，却是众口一词。”晦聪方丈微微一笑，说道：“江湖流言，何必多加理会？终须像晦明师弟一般，于外界横逆之来，全不动心，这才是悟妙理，证正觉的功夫。”

昌齐喇嘛道：“听说这位小高僧的禅房之中，便藏著一位绝色美女，而且是他强力绑架而来，难道晦明禅师对这位美女，也是全不动心么？”

韦小宝这时已缓过气来，大吃一惊：“他们怎么知道了？”随即明白：“是了，那穿蓝衫的姑娘逃了出去，自然是去跟她们师长说了。看来这些人是她搬来的救兵，今日搭救我老婆来了。他说我房中有个美女，那么我老婆逃了出去，还没跟他们遇上。”当即微微一笑，说道：“我房中有没有美女，一看便知，各位有兴，不妨便去瞧瞧。”

葛尔丹大声道：“好，我们便去搜查个水落石出。”说著站起身来，左手一挥，喝道：“搜寺！”他手下的从人便欲向殿后走去。

晦聪说道：“殿下要搜查本寺，不知是奉了谁的命令？”葛尔丹说道：“是我本人下令就行，何必再奉别人命令？”晦聪道：“这话不对了。殿下是蒙古王子，若在蒙古，自可下令任意施为。少林寺不在蒙古境内，却不由殿下管辖。”葛尔丹指著马总兵道：“那么他是朝廷命官，由他下令搜寺，这总成了。”他眼见少林僧武功高强，人数众多，倘若动武，已方数十人可不是对手，又道：“你们违抗朝廷命令，那便是造反。”

晦聪道：“违抗朝廷的命令，少林寺是不敢的。不过这一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的武官，平西王权力再大，也管不到河南省来。”晦聪为人本来精明，只是一谈到禅理，就不收得将世事全然置之度外，除此之外，却是畅晓世务，与澄观的一窍不通全然不同。

昌齐喇嘛笑道：“这位小高僧都答应了，方丈大师却又何必借词阻拦？难道这位美女不是在晦明禅师的房中，却是在……是在……嘻嘻……在方丈大师的禅房之中么？”

晦聪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大师何出此言？”

葛尔丹身后忽有一人娇声说道：“殿下，我妹子明明是给这小和尚捉去的，快叫他们交出人来，否则我们决不能罢休，一把火将少林寺烧了。”这几句话全是女子声音，但说话之人却是个男人，脸色焦黄，满脸浓髯。

韦小宝一听，即知此人便是那蓝衫女郎所乔扮改扮，不过脸上涂了黄蜡，粘了假须，不禁大喜：“这几日我正愁，老婆的门派不知道，姓名不知道，她背夫私逃，却上哪里找去？现今知道她们跟这蒙古王子是一伙，很好，很好，那便走不脱了。”

晦聪也认了出来，说道：“原来这位便是那日来到敝寺伤人的姑娘，另有一位姑娘，确曾在敝寺疗伤，不是随著姑娘一起去了吗？”

那女郎怒道：“后来我师妹给这小和尚捉进你庙里来了，这个老和尚便是帮手，是他将我打倒的。”说著指著澄观。韦小宝大惊，心道：“啊哟，不好，澄观老和尚不会撒谎，这件事可要穿了，那便如何是好？”一时无计。

那女郎手指澄观，大声道：“老和尚，你说……有没有这回事？”澄观合十道：“令师妹女施主到了何处，还请赐告。我师叔中了她所下的剧毒，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药。女施主大慈大悲，请你赶快去求令师妹，赐予解药。虽然晦明师叔智慧深湛，勘破生死，对这事漫不在乎，所谓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不过……唉……”他颠三倒四的说了一大串，旁人虽然不能尽晓，但也都知道那女郎不在寺中，而且韦小宝被她下毒，正要找他拿解药解毒，否则性命难保。众人见他形貌质朴，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谁都相信不是假话，又想：“就算寺中当真窝藏妇女，而住持又让人搜查，少林寺百房千舍，一时三刻却哪里搜得出来？当真要搜，多半徒然自讨没趣。”那女郎却尖声道：“我师妹明明是给你们掳进寺去的，只怕已给你们害死了。你们这些恶和尚伤天害理，毁灭遗迹，自然搜不到了。”说到后来，又气又急，声音中已带呜咽。

葛尔丹点头道：“此话甚是。这个……这个小和尚不是好人。”那女郎指着韦小宝骂道：“你这坏人，那天……那天在妓院里和那许多坏女人鬼混，又见到我师妹生得美貌，心里便转歹主意，一定是我师妹不肯……不肯从你，你就将她杀了。你妓院都去，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晦明一听，微微一笑，心想哪有此事。澄观更不知妓院是什么东西，还道是类似少林寺戒律院、达摩院、菩提院的所在，心道：“师叔勇猛精进，勤行善法，这是六波罗蜜中的『精进波罗蜜』，在妓院中修行，那也很好啊！”

韦小宝心中却是大急，生怕他一五一十，将自己在胡闹都抖了出来。忽然马总兵身后走出一人，抱拳说道：“姑娘，小人知道这位小禅师戒律精严，绝无涉足妓院之事，只怕是传闻所误。”韦小宝一见之下，登时大喜，原来此人便是在北京会过面的杨溢之。他当日卫护吴应熊前往北京，想来吴应熊已回云南，这一趟随著马总兵到河南，他一直低下了头，站在旁人身后，是以没认他出来。那女郎怒道：“你又怎么知道？难道你认得他吗？”

杨溢之神态恭敬，说道：“小人认得这位小禅师，我们世子也认得他。这位小禅师于我王府有极大恩惠，他出家之前，本是皇官中的一位公公。因此去妓院什么的，又是什么强逼令师妹，决非事实，请姑娘明鉴。”众人一听，都“哦”的一声，均想：“如果他本是太监，自然不会去嫖妓，更不会强抢女子，藏入寺中。”那女郎见了众人神色，知道大家已不信自己的话，更是恼怒，尖声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太监？他如是太监，怎会说要娶……娶我师妹做……做老婆？但小和尚风言风语，这老和尚也是油嘴滑舌，爱计讨人便宜。”说著手指澄观。

众人见澄观年逾八旬，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适才听他说话结结巴巴，辞不达意，普天下要找一个比他更不油嘴滑舌之人，只怕十分为难。这一来，对那女郎的话更加不信了，都觉今日贸然听了她异想天开的一面之辞，来到少林寺出丑，颇为后悔。杨溢之道：“姑娘，你不知道这位小禅师出家之前，大大有名，乃是手诛大奸臣鳌拜的桂公公。我们王爷受奸人诬陷，险遭不白之冤，全仗这位小禅师在皇上面前一力辩，大恩大德，至今未报。”

众人都曾听过杀鳌拜的小桂子之名，知他是康熙所宠的一个小太监，不由得“哦”了一声，脸上显露惊佩之色。韦小宝笑道：“杨兄，多时不见，你们世子好？从前的一些小事，你老是挂在嘴上干什么？”杨溢之跟随着马总兵上少室山来，除了平西王诸人之外，葛尔丹和昌齐喇嘛那伙人都不知他姓名，听得韦小宝称他为“杨兄”，两人自是素识无疑。只听杨溢之道：“禅师慈悲为怀，与人为善，说道小事一件，我们王爷却是感激无已。虽然皇上圣明，是非黑白，最终能辨明，可是若非禅师及早代为言明真相，这中间的波折，可也难说得很了。”

韦小宝笑道：“好说，好说。你们王爷太也客气了。”心下却想：“我恨不得扳倒了你们这个奸王爺，只是皇上圣明，自己查知了真相，我这个顺水人情想不做也不可得。总算当日结下了善缘，今天居然是这人来给我解围。”葛尔丹上上下下的向他打量，说道：“原来你就是杀死鳌拜的小太监。我在蒙古，也曾听到过你的名头。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那么你的武功，并不是在少林寺中学的了。”

韦小宝笑道：“我的武功差劲之极，说来不值不笑。教过我武功的人倒是不少，这位杨大哥，就曾教过我一招『横扫千军』，一招『高山流水』。”说著站起身来，将这两招随手比划。他没使半分内劲，旁人瞧不出高下，但招式确是『沐家拳』无疑。杨溢之道：“全仗禅师将这两招演给皇帝上看了，才辨明我们王爷为仇家诬陷的冤屈。”

那女郎脸色不如先前气恼，道：“杨大哥，这小……这人当真本来是太监？当真于平西王府有恩？”杨溢之道：“正是。此事北京知道的人甚多。”那女郎微一沉吟，问韦小宝道：“那么你跟我们姊妹……这样……这样开玩笑，是不是另有用意？”韦小宝道：“玩笑是没有开，用意当然是有的。”心道：“我的用意要娶你妹子做老婆，不过这里人多，说不出口。”那女郎问道：“什么用意？”韦小宝微微一笑，并不答复。众人均想：“他既别有用意，当然不便当众揭露。”

昌齐站起身来，合十说道：“方丈大师，晦明禅师，我们来得鲁莽，得罪莫怪，这就告辞了。”晦明合十还礼，说道：“住客远来，请用了素斋去。不过这位女施主……”他想起你乔装男人，混进寺来，不加追究，也就是了，再你吃斋，未免不合寺规。昌齐笑道：“多谢多谢！免得方丈师兄为难，这餐斋饭，大家都不吃了罢。”当下众人告辞出来，方丈和韦小宝、澄观等送到山门口。

忽听得马蹄声响，十余骑急驰而来。驰到近处，见马上乘客穿的都是御前侍卫服色，共是一十六人。没到寺前，十六人便都翻身下马，列队走近，当先二人正是张康年和赵齐贤。张康年一见韦小宝，大声道：“都……都……大人，你老人家好！”他本想叫“都统大人”，但见他身穿僧袍，这一句称呼只好含糊过去。当下十六人齐向他拜了下去。

韦小宝大喜，说道：“各位请起，不必多礼。我天天在等你们。”葛尔丹等见这十六人都是品级不低的御前侍卫，对韦小宝却如此恭敬，均想：“这小和尚果然有些来历。”清制总兵是正二品官，一等侍卫是正三品，二等侍卫正四品。张康年等官阶虽较总兵为低，但他们是皇帝侍卫，对外省武官并不瞧在眼里，只对马总兵微一点头招呼，便向韦小宝大献殷勤。葛尔丹见这些御前侍卫卫力奉承韦小宝，对旁人视若无睹，心中有气，哼了一声，道：“走罢，我可看不惯这等样子。”一行人向晦明放一拱手，下山而去。

韦小宝邀众侍卫入寺。张康年和他并肩而行，低声道：“皇上有密旨。”韦小宝点了点头。到得大雄宝殿，张康年取出圣旨宣读，却只是向官样文章，皇帝赐了五千两银子给少林寺，修建僧舍，重修佛像金身，又册封韦小宝为“辅国奉圣禅师”。晦明和韦小宝叩头拜谢。张康年道：“皇上吩咐，要辅国奉圣禅师克日启程，前往五台山。”这事早在韦小宝意料之中，躬身应道：“奴才遵旨。”

奉过茶后，韦小宝邀过张康年、赵齐贤二人到自己禅房中叙话。张康年从怀中取出一道密旨，双手奉上，说道：“皇上另有旨意。”韦小宝跪下磕头，双手接过，见是人漆印密封了的，寻思：“不知皇上有什么吩咐。圣旨上写的字，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既是密旨，可不能让张赵他们得知，还是去请教方丈师兄为是。他决不能泄漏了机密。”于是拿了密旨，来到晦明的禅房，说道：“方丈师兄，皇上有一道密旨给我，要请你指点。”拆开密旨封套，见里面折著一大张宣纸，摊著开来，画著四幅图画。

第一幅画著五座山峰，韦小宝认得便是五台山。以南台顶之北画著一座庙宇，写著“清凉寺”三字。他曾在清凉寺多日，这三个字倒有点面熟，写在别处，他是决计不识的，写在庙上，便算是遇上了熟人了。

第二幅是一个小和尚走进庙宇，庙额上写的也是“清凉寺”三字。小和尚身后跟著一群僧侣，众僧头顶有著“少林寺和尚”五字。前面三字，韦小宝也识得，“和尚”两字虽然不识，却也猜得到。

第三幅画的是大雄宝殿，一个小和尚居中而坐，嬉皮笑脸，面目宛然便是韦小宝，但身披大红袈裟，穿了方丈的法衣，旁边有许多僧人侍立。韦小宝瞧著画中的小和尚和自己实在相像，越著越觉有趣，不觉笑了出来。

第四幅画中这小和尚跪在地下，侍奉一个中年僧人。这僧人相貌清，正是出家后法名行痴的顺治皇帝。

除了四幅图画处，密旨中更无其他文字。原来康熙雅擅丹青，知道韦小宝识字有限，便画图下旨。这四幅图画说得再也明白不过是要他到清凉寺去做住持，侍奉老皇帝。

韦小宝先觉有趣，随即喜悦之情消减，暗暗叫苦：“做做小和尚也还罢了，又要去做老和尚，那可糟糕之至了。”

晦聪微笑道：“恭喜师弟，皇上派你去住持清凉寺。清凉寺乃庄严古刹，建于北魏教文帝时，比少林寺尤早。师弟出主大寺，必可宏宣佛法，普渡众生，昌大我教。”韦小宝摇头苦笑，说道：“这住持我是做不来的，一定搞得笑话百出，一塌糊涂。”晦聪道：“圣旨中画明要师弟带领一群本寺僧侣，随同前往。师弟可自行挑选。大家既是你相熟的晚辈，自当尽心辅佐，决无疏虞，师弟大可放心。”

韦小宝呆了半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皇帝思虑周详，当时派自己来少林寺出家，早就安排下了今日之事。让自己在少林寺住了半年有余，得与群僧相熟，以便挑选合意僧侣，同赴清冰寺。老皇帝既已出家，决不愿由侍卫官兵保卫，说不定竟然来个不别而行从此再也找不到他。少林僧武功卓绝，由自己率领了保护皇帝，比之侍卫官兵是稳妥得多了。

何况此事乃天大机密，皇帝倘若派遣侍卫官兵，去保卫五台山的一个和尚，必定沸沸扬扬，传得举世皆知。众侍卫中也必有识得老皇帝的。由一个少林僧入主清凉寺，却十分寻常，以前清凉寺的住持澄光，本就是少林寺的十八罗汉之一。又想：“倘若小皇帝起初就命我去清凉寺出家，仍然太过引人注目，到少林寺来转得一转，就不会有人起疑心了。”想到此处，对康熙的布置不由得大地钦佩。

当下回去禅房，取出六千两银两，命张康年待分赏给众侍卫。张赵二人没想到韦小宝做了和尚，还是这等慷慨，喜出望外，赞道：“自古以来，大和尚赏银子给皇帝侍卫的，只有你韦大人一位，当真是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韦小宝笑道：“前无古僧，后来来僧。”

张康年低声道：“韦大人，皇上派你办什么大事，我们不敢多问。你有什么差遣，尽管吩咐好了。给你办事就是给皇上办事，大伙儿一样的奋勇争先。”赵齐贤道：“倘若韦大人要办什么事，一时不得其便，我们或许可以稍尽微力。比方……比方说，韦大人如果要少林寺中的武功秘本，我们就来放火烧寺，一场大乱，韦大人就可乘机动手。”张康年吃吃而笑，悄声道：“是啊，这叫做乘火打劫，浑水摸鱼。”

韦小宝一怔，随即明白：“是了，他们一定在猜想皇上派我来少林寺做和尚，到底有什么用意，这次交来的密旨之中，又说了些什么。他们知道皇上好武，派我来少林寺出家，自然是盗取武功秘本了。”笑了一笑，也低声道：“两位放心！这个……我已经得手啦。”

张赵二人大喜，一齐躬身请安，道：“皇上洪福齐天，韦大人精明干练，恭喜你立此大功。”赵齐贤道：“要不要让我们给你带出去？庙里和尚若有疑心，韦小宝尽可解衣给他们搜查。”韦小宝笑道：“那倒不用。你们去回奏皇上，就说奴才韦小宝谨奉圣旨，已将图画牢牢记住，用心办事，请皇上放心。”两位应道：“是。”

赵齐贤想了片刻，已明白其中道理，道：“原来这些武功秘诀都是图谱，韦小宝看熟后已牢牢记住。”张康年也即省悟，赞道：“那是更加好，倘若将秘本盗去，庙里和尚自然会知道，终究……终究不如那个最好，看过后记住，却是神不知鬼不觉。那也全仗韦大人天生的绝顶聪明，像我这等蠢才，就说什么记不住。”韦小宝见二人误会他所说的图画是少林寺武功图谱，暗暗好笑，说道：“张兄不必太谦，在寺里慢慢的看，一天两天不成，几个月下来，终于记住了。”两人齐声称是，心想你在寺在半年有余，少林派武学的图谱一定记了不少。

两人告辞出去。韦小宝想起一事，问道：“刚才在山门外遇见一批人，你们可知是什么来历？”张赵二人道：“不知。”韦小宝道：“你们快去查查。这群人来到少林寺，鬼鬼祟祟，看样子也是想偷盗寺进进的武功秘本。尤其是那个总兵，不知是谁的部下，他身为朝廷命官，竟胆敢想坏皇上的大事，委实大逆不道，存心造反。你们查到是何人主使，倒是一件大大的功劳。”二人喜道：“这个容易，他们下山不久，一定追得上。那总兵有名有姓，一查便知。”韦小宝明知那马总兵是吴三桂的部下，却故意诬陷，假作不知他来历，让一众御前侍卫查知，禀告皇上邀功，远胜于自己去诬告。

韦小宝又道：“跟这伙人在一起的，有个女扮男装白少女，她们正在找寻另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美貌姑娘。这两个姑娘，跟这件逆谋大事牵涉极多。你们去设法详细查明，两个女子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来历。查明之后，送封信来。”这番话自然是假公济私了。他差皇上的侍卫去追查自己的心上人，他们贪图赏金，定然落力办事。御前侍卫要查什么案子，普天下官府都奉命差遣，如此雷厉风行的追查，岂有找不到的线索之理？

张赵二人拍胸担保，定当查个水落石出，以报韦大人提拔之恩，知遇之恩，眷顾之情，重赏之惠。

第二十四回 爱河纵泪须千劫 苦海难量为一慈

众侍卫辞去后，韦小宝去见方丈，说道：“既有皇命，明日便须启程，前赴清凉寺。”

晦聪方丈道：“自当如此。师弟具宿慧，妙悟佛义，可惜相聚之日无多，又须分别，未能多有切磋，同参正法，想是缘尽于此。不知师弟要带同哪些僧侣去？”韦小宝道：“般若堂首座澄观师侄是要的，罗汉堂的十八罗汉师侄是要的。”此外又点了十多名和他说得来的僧侣，一共凑齐了三十六名。

晦聪并无异言，将这三十六名少林僧召来，说道晦明禅师要去住持五台山清凉寺，叮嘱他们随同前去，护法修持，所由晦明禅师吩咐差遣，不可有违。

次日一早，韦小宝带同三十六僧，与方丈等告别。来到山下，他独自去看双儿。

双儿在民家寄住，和他分别半年有余，乍看之下，惊喜交集，虽早听张康年转告，主人已在少林寺出家，也不知哭过多少场，这时亲眼见他光头僧袍，忍不住又哭了。

韦小宝笑道：“好双儿，你为什么哭？怪我这些日子没来瞧你，是不是？”双儿哭道：“不……不是的……你……你……相公出了家……”韦小宝拉住她右手，握了起来，在她手背上轻轻一吻，笑道：“傻丫头，相公做和尚是假的。”双儿又喜又羞，连耳根子都红了。

韦小宝细看她脸，见她容色憔悴，瘦了许多，身子却长高了些，更见婀娜清秀，微笑道：“你为什么瘦了？天天想着我，是不是？”双儿红着脸，想要摇头，却慢慢低下头来。韦小宝道：“好了，你快换了男装，跟我去罢。”双儿大喜，也不多问，当即换上男装，仍是扮作个书僮模样。

一行人一路无话，不日来到五台山下。刚要上山，只见四名僧人迎将上来，当先一名老僧合十问道：“众位是少林寺来的师父吗？”韦小宝点点头。那老僧道：“这一位想必是法名上晦下明师父了。”韦小宝又点点头。四僧一齐拜倒，说道：“得知禅师前来住持清凉，众僧不胜之喜，已在山下等候多日了。”

自澄光回归少林寺，清凉寺由老僧法胜住持。康熙另行差人颁了密旨给法胜，派他去长安慈云寺作住持，一等少林僧来，便即交接。长安慈云寺比清凉寺大行多，法胜甚是欣喜，派了四僧在五台山下迎接。

韦小宝等来到清凉寺中，与法胜行了交接之礼。众僧俱来参见。玉林、行痴和行癫三僧却不亲至，只由玉林写了个参见新任住持的疏文。

法胜次日下山，西去长安，韦小宝便是清凉寺的一寺之主了。好在种种仪节规矩都有澄光等僧随时指点，他小和尚做起方丈来，

也似模似样，并无差错。

那日韦小宝与双儿在清凉寺逐走来犯的敌人，救了合寺僧侣性命，众僧都是亲见，这时见他忽然落发出家，又来清凉寺作住持，无不奇怪，但他于本寺有恩，各僧尽皆感服。韦小宝命双儿住在寺外的一间小屋之中，以便一呼即至。

来清凉寺作住持，首要大事是保护老皇爷的周全，他询问执事僧，和知玉林、行痴、行癫三僧仍住在后山小庙，当下也不过去打扰，和澄心大师商议后，命人在小庙半里处的东西南北四方，各结一座茅庐，派八名少林僧轮流在茅庐当值。

诸事一定，便苦等张康年和赵齐贤送信来，好知道那绿衫女姓来来历，可是等了数月，竟没丝毫信息，寂寞之时，便和澄观拆解招式，把老和尚当作了“那个施主”，偶尔溜到双儿的小屋中，跟她说说笑话，摸摸她的小手。有时想及：“我服了洪教主的‘豹胎易筋丸’，倘若一年之内不送一部经书去神龙岛，毒性发作起来，可不是玩的，算起来也没剩几个月了。我如变得又老又蠢，跟澄观师侄一模一样，我那绿衣老婆一见，便叫我‘油嘴滑舌的老和尚’，再在她绿裙上剪下一幅布来，做顶帽子给我戴戴，那可差劲之至了！”

这一天，他百无聊赖，独自在五台山到处乱走，心中想的只是那绿衫女郎，行到一条山溪之畔，见一株垂柳在风中不住晃动，心想：“这株柳树若是这那绿衣老婆，老子自然毫不客气，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她一定不依，使一招昆仑派的‘千岩竞秀’，接连向我拍下几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子便使一招‘沿门托钵’，大大方方的化去。澄观师侄说这一招要使得举重若轻，方显得名门正派武功的风范。老子举轻若轻，举重若重，管他妈的什么名门旁门，正派邪派？这一招发出，跟着便是一招‘智珠在握’，左手抓住她左手右手抓她右手，牢牢擒住，那是杀我的头也不放开了...”

他想着高兴，手上便一招一式的使出，噗噗两声，双手各自抓住一根柳枝，将吃奶的力气也用了出来，牢牢握住。忽听得一人粗声粗气的道：“你瞧这小和尚在发颠！”

韦小宝吃了一惊，抬头看时，见有三个红衣喇嘛，正在向着他指指点点的说笑。韦小宝脸一红，一时之间，只道自己心事给他们看穿了，堂堂清凉寺的大方丈，却在荒山无人之处，想着要抓住一个美丽姑娘，实在太丢脸，当即回头便走。

转过一条山道，迎面又过来几个喇嘛。五台山上喇嘛庙甚多，韦小宝也不以为意，只是有了适才之事，不愿和他们正面对峙，转过了头，假意观赏风景，任由那几名喇嘛从身后走过。只听得一名喇嘛说道：“上头法官，要咱们无论如何在今日午时之前，赶上五台山，真是急如星火，可是上得山来，什么玩意儿都没有。那不是开玩笑么？”另一名喇嘛道：“上头这样安排，总有道理的。你舍不得大同城里那小娘儿，是不是？”

韦小宝听了也不在意，对他们反而心生好感，心道：“这些喇嘛喝酒逛窑子，倒不假正经。老子真要出家，宁可做喇嘛，不做和尚。”

回到清凉寺，只见澄通候在山门口，一见到他，立即迎了上来，低声道：“师叔，我看情形有些不大对头。”韦小宝见他脸色郑重忙问：“怎么？”

澄通招招手，和他沿着石级，走上寺侧的一个小峰。韦小宝一瞥眼间，只见南边一团团的无数黄点，凝神看去，那些黄点原来都是身穿黄衣的喇嘛，没有一千，也有九百，三五成群，分布于树丛山石之间。韦小宝吓了一跳，道：“这许多喇嘛，干什么哪？”澄通向西一指，道：“那边还有。”韦小宝转眼向西，果然也是成千喇嘛，一堆堆的或坐或立。日光自东向西照来，白光闪烁，众喇嘛身上都带着兵刃，韦小宝形容词更是吃惊，道：“他们带着兵刃，莫非... 莫非...”眼望澄通。澄通缓缓点头，说道：“师侄猜想，也是如此。”

韦小宝转向北方，东方望去，每一边都有数百名喇嘛，再细加观看，但见喇嘛中有些披了深黄袈裟，自是一队队的首领了。韦小宝道：“他奶奶的，至少有四五千人。”澄通道：“一百二十五名首领，一共是三千二百零八名喇嘛。”韦小宝赞道：“真有壮的，数得这么清清楚楚。”澄通道：“那怎么办？”

韦小宝无言可答。遇上面对面的难事，撒谎骗人，溜之大吉，自是拿手好戏，现今对方调集三千余众，团团围困，显然一切筹划周详，如何对付，那可半点主意也没有了，听澄通这么问，也问：“那怎么办？”

澄通道：“瞧对方之意，自是想掳行痴大师，多半要等到晚间，四方合围进攻。”韦小宝道：“干么现下不进攻？”澄通道：“五台山上，喇嘛的黄庙和咱们中原释氏青庙向来和好。各位青庙多僧多，台顶十大庙，台外十大庙。黄庙的喇嘛虽然霸道，却也不敢欺压。倘若日间明攻，势必引起各青庙的声援。”

韦小宝道：“那么咱们立刻派人出去，通知各青庙的住持，请他们大派和尚，大伙儿跟众喇嘛决一死战，有分教：五台山和尚麈兵，青庙僧大战喇嘛。”

澄通摇头道：“五台山各青庙的僧人，十之八九不会武功，就是会武的，功夫也都是平平，没听说有什么好手。”韦小宝道：“那么他们不肯来援手了？”澄通道：“赴援的也不会没有，只怕是徒然送了性命而已。”韦小宝道：“难道咱们就此投降？”他斗志向来不坚，打不过就想投降。澄通道：“咱们投降不打紧，行痴大师势必给他们掳了去。”

韦小宝寻思：“行痴大师的身份，不知少林群僧是否知悉。”问道：“他们大举前来掳劫行痴大师，到底是什么用意？数月前就曾来过一次，幸得众位好朋友将他们吓退。这一次来的人数却多得多了。”澄通沉吟道：“行痴大师定是大有来历之人，不是牵涉到中原武林的兴衰，便与青庙黄庙之争有重大关连。此中原由，澄心师兄没说起过。师叔既然不知，我们更加知道了。”

韦小宝想起身上怀有皇帝亲笔御札，可以调遣文武官员，说：“眼下事情紧急，我们少林僧武功虽高，可是寡不敌众，三十七个和尚，怎敌得过他三千名喇嘛？我须得立刻下山求救。”澄通道：“只怕远水救不着近火。”韦小宝道：“那么咱们护送行痴大师，冲了出去。”澄通点头道：“看来只有这个法子。咱们三十七名少林僧，再加上师叔的僮儿，要抵挡三千多名喇嘛，那是万万不能，但要从空隙中冲，却也不是什么难事。”韦小宝道：“就怕行痴大师和他师父玉林大师不肯，他们说生死都是一般，逃不逃也没什么分别。”澄通皱眉道：“这就须请师叔劝上一劝。”

韦小宝摇头道：“劝服行痴大师，还有法子，要劝那玉林老和尚，老子可是服输啦，这叫做老鼠拉乌龟，没下嘴的地方。”向下望去，只见一群群喇嘛散坐各处，似乎杂乱无章，却又分布均匀，上山下山的通道更是人数众多，眼见天色一黑，这三千喇嘛一涌而上清凉寺中的和尚只有大叫“我佛慈悲”的份儿，心想：“他妈的，老子做什么和尚，倘若做了喇嘛，这当儿岂不是得意洋洋，用不着担半点心事？平时吃肉逛窑子，还不算在内。”

一想到“逛窑子”三字，脑海中灵光一闪，已有计较，当下不动声色，道：“我回禅房睡他妈的一觉。”澄通愕然，瞪目而视。韦小宝不再理他，径自下峰，回寺入房。

过不多时，澄心、澄观、澄光、澄通四僧齐来求见。韦小宝让四人入房，眼见各人脸有惊惶之色，他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懒洋洋的问道：“各位有什么事？”

澄心道：“山下喇嘛聚集，显将不利本寺，愿闻方丈师叔应付之策。”韦小宝道：“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睡觉了。大伙儿在劫难逃，只好逆来顺受，刀来颈受，人家一刀砍来，用脖子去顶他一项，且看那刀子是否锋利，砍不砍得进去。”

澄心等三僧知他是信口胡扯，澄观却信以为真，说道：“众喇嘛这些刀子看来甚是锋利，我们的脖子是抵不住的。师叔，出家人与世无争，逆来顺受，倒是不错。但刀来颈受，未免过分。当年达摩祖师，也没教人只挨刀子不反抗，否则的话，大家也不用学武了。”韦小宝点头道：“依澄观师侄之见，刀来颈受是不行的？”澄观道：“不行。但如拳来胸受，脚来腹受，倒还可以。”他内功深湛，对方向他拳打足踢，也可不加抵挡，只须运起内功，自可将人拳脚反弹出去。

韦小宝道：“那些喇嘛都带了戒刀禅杖，不知有什么法子，能开导得他们不用兵刃？”澄观一呆，道：“这些喇嘛只怕不可理喻，要他们放下屠刀，似乎非一朝一夕之功。”

韦小宝道：“这就难了，不知四位师侄，有什么妙计？”澄心道：“为今之计，只有大伙儿保了玉林、行痴、行癫三位，乘隙冲出。他们旨在掳劫行痴大师，寺中其余僧侣不会武功，谅这些喇嘛也不会加害。”韦小宝道：“好，咱们去跟那三位老和尚说去。”

当下率领了四僧，来到后山小庙。小沙弥通服进去，玉林等听得住持到来，出门迎迓。一见之下，玉林、行痴、行癫都是大为错

三僧只说新任持明禅师是少林寺晦聪方丈的师弟，是一个位年纪甚轻的高僧，不料竟然是他。玉林和行痴登时便即明白，那是出于皇帝的安排，用意是在保护父亲。释家规矩甚严，住持是一庙之主，玉林等以礼参见。韦小宝恭敬还礼，一同进了禅房。

玉林请他在中间的蒲团坐下，余人两旁侍立。韦小宝心中大乐：“老子中间安坐，老皇帝站在旁边侍候，就是小皇帝也没这般威风。”强忍笑容，说道：“玉林大师，行痴大师，两位请坐。”玉林和行痴坐了。

玉林说道：“方丈大师住持清凉，小僧等未来参谒，有劳方丈大驾亲降，甚是不安。”韦小宝道：“好说。小衲知道三位不喜旁人打扰，因此一直没来看你们。若不是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小衲还是不会来的。”他常听老和尚自己谦称“老衲”，心想自己年纪小，便自称“小衲”。众僧听他异想天开，村撰了一个称呼出来，不觉暗暗好笑。玉林道：“是。”却不问是何大事。

韦小宝道：“澄光师侄，请给三位说说。”玉林知道新任持法名“晦明”，也知少林寺“晦”字辈比“澄”字辈高了一辈，但眼见这小和尚油头滑脑，却对这位本寺前任住持，庄严慈祥的有德老僧口称“师侄”，还是心下一怔。

澄光恭恭敬敬的应了，便将寺周有数千喇嘛重重围困等情说了。玉林闭目沉思半晌，睁开眼来，说道：“请问方丈大师，如何应付。”

韦小宝道：“这些喇嘛僧在本寺周围或坐或立，只是观赏风景，别无他意。这里风景清雅，他们来游山玩水，也是有的。”行颠忍不住道：“倘若中观赏风景，不会将本寺团团围住，好几个时辰不去。他们定是想来捉了行痴师兄去。”韦小宝道：“小衲心想天下青庙黄庙，都是我佛座下的释氏弟子，他们如要请行痴大师去，也必是仰慕三位大师佛法深湛，请你们去喇嘛庙讲经说法。说不定众喇嘛仰慕我中土佛法，大家不做喇嘛，改做和尚，那也是极好的机缘。”行颠连连摇头，不以为然，说道：“未必，未必。”

澄观道：“方丈师叔，那么他们为什么都带了兵器呢？”韦小宝合十道：“他们带了禅杖戒刀，声势汹汹，或许真是想杀寺僧侣之头。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自当马来颈受，这叫做我不给人杀头，谁给人杀头？不生不死，不垢不净。有生故有灭，有头故有杀。佛有三德：大定、大智、大悲。众喇嘛持刀而来，我们不闻不见，不观不识，是为大定；他们举刀欲砍，我们当他刀即是空，空即是刀，是为大智；一刀刀将咱们的光头都砍将下来，大家呜呼哀哉，是为大悲。”他在寺中日久听了不少佛经中的言语，便信口胡扯一番。澄观道：“方丈师叔，这大悲的悲字，恐怕是慈悲的悲，不是悲哀的悲。”

韦小宝微笑道：“师侄也说得是，想我佛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实在大慈大悲之至。那些喇嘛虽然凶顽，比之恶鹰猛虎，总究会好些，那么我们舍身以如恶喇嘛之愿，也是大慈大悲之心。”澄观合十道：“师叔妙慧，令人敬服。”韦小宝道：“昔日玉林大师曾有言道：‘出家人与世无争，逆来顺受。清凉寺倘然真有祸殃，那也是在劫难逃。’我们一齐在恶喇嘛刀下圆寂，同赴西方极乐世界，一路甚是热闹，倒也有趣得紧。”

众僧面面相觑，均想韦小宝的话虽也言之成理，毕竟太过迂腐，恐怕是错解了佛法。澄心、澄通又觉这些言语与他平素为人全然不合，料想他说的是反话，多半是要激得玉林与行痴自行出言求救。只有澄观一人信之不疑，欢喜赞叹。

众僧默然半晌。行颠突然大声道：“师父曾说，西藏喇嘛要捉了师兄去，乃是想虐害万民，要占咱们这花花世界。咱们自己的生死不打算，千千万万的百姓都要受他们欺侮压迫，岂不是大大的罪业？师父曾道，咱们决不能任由他们如此胡作非为。”

韦小宝点头道：“师兄这番话很是有理，比之小衲所见，又高了一层。只是眼下喇嘛势大，咱们只怕寡不敌众。”行颠道：“我们保护了师父师兄，冲将出去，料想恶喇嘛也挡不住。”韦小宝道：“就恐怕争斗一起，不免要杀伤众喇嘛的性命。阿弥陀佛，我佛有释家诸戒，首戒杀生。这便如何是好？”行颠道：“是他们要来杀人，我们迫不得已，但求自保。能够不杀人，当然最好，可也不能眼睁睁的束手待毙。”

忽然门外脚步声响，少林僧澄觉快步进来，说道：“启禀方丈师叔，山下众喇嘛刚才一齐上山，又逼近了约莫一百丈，停了下来。”韦小宝道：“为什么上了一段路，却又停下？恐怕是忽受我佛感化，生了悔悟之心，明白了回头是岸的道理。”

行颠大声道：“不是的，不是的，他们只待天一黑，便一鼓作气，冲进来了。”他昔年是正黄旗大将，进关时身经百战，深知行军打仗之法，后来才做顺治的御前侍卫总管。

韦小宝道：“待他们一进本寺大雄宝殿，见到我佛如来的庄严宝相，忽然悬……悬什么勒马，也是有的。”行颠怒道：“你这位小方丈，实在胡……胡……唉，不会的。”他本想说“实在糊涂”，总算想到不可对方丈无礼，话到嘴边，忽然悬崖勒马。

玉林一直默不作声，听着众人辩论，眼见行颠额头青筋迸现，说话越来越大声，微微一笑，说道：“行颠，你自己才实在糊涂。方丈大师早已智珠在握，成竹在胸，你又何必多所忧虑？”行颠一怔，道：“啊，原来方丈大师早有妙策。”

韦小宝愁眉苦脸，说道：“我妙策是没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大家既然都说冲出去的好，那么咱们就冲出去罢！只不过若非迫不得已，千万不可多伤人命。”行颠和澄心一齐称是。韦小宝道：“那么大家收拾收拾，一等天黑，他们还没动手，咱们先冲了下去，向东冲到阜平县县城，这些喇嘛再恶，总不敢公然来攻打县城。”行颠等又都称善。

行痴忽然说道：“我是不祥之身，上次已为我伤了不少性命。就算这次逃过了厄难，他们仍然死心不息。多造杀业，终无已时。”行颠道：“师兄，这些恶喇嘛想将你绑架了去，残害天下百姓。”行痴叹道：“我是世间祸胎，等得他们到来，我当众自焚其身，让他们从此死了这条心，也就是了。”行颠急道：“皇……皇……不，师兄，那是万万不可，我代你焚身便是。”行痴微微一笑，道：“你代我焚身，有何用处？他们只是要捉了我去，有所挟制而已。”

众僧默然半晌。玉林道：“善哉，善哉！行痴已悟大道，这才是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真义。”韦小宝心中骂道：“臭和尚，他说的是真义，我说的便是假义了？”玉林又道：“待会众喇嘛到来，老衲和行痴一同焚身，方丈大师和众位师兄不可阻拦。”

韦小宝和众僧面面相觑，尽皆骇然。行痴缓缓道：“昔日攻城掠地，生灵涂炭，小僧早已百死莫赎。今日得为黎民舍身，亦不过以偿当年罪业之万一。倘若再因小僧而争斗不息，多伤人命，那更增我的罪业了。我意已决，还请各位护持，成此因缘。若能由此而感化众位喇嘛，去恶向善，更是一件好事。”说着站起身来，向韦小宝及少林五僧合十躬身。

澄心等见他神色，显是心意甚坚，难以进言，只得辞出，回到文殊殿中。韦小宝招集三十六名少林僧，说知此事。众僧都道，两位大师要自焚消业，那是万万不可，事到临头，只好以武力阻止。

韦小宝道：“大家都要保护三位大师周全，是不是？”众僧齐道：“是！”韦小宝道：“那也不难。大家听我的话。你们三十六位，现下冲出寺去，齐攻东路，装作向山下突围，可是难以成功，又退回寺中，不过须得顺手牵羊，擒拿四五十名喇嘛上来。”澄心道：“方丈之意，是否将这些喇嘛作为人质，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若是如此，那么所擒拿的位份越高越好。”

韦小宝道：“要擒拿大喇嘛恐怕不容易，不免多有杀伤，咱们只须捉来几十个小喇嘛也就够了。”众僧不明他用意，但方丈有命，便都奉令出寺。

过不多时，只听得山腰里喊声大作，韦小宝站在鼓楼上观看，见三十六名少林僧冲入喇嘛群中，刀光闪动，打了起来。这三十六名僧人都是少林寺高手，寻常喇嘛自然不是敌手，冲出数十丈后，挡路的喇嘛愈聚愈多。澄心等拳打足踢，掌劈指戳，顷刻间打倒了数十人。澄心高声叫道：“敌人势大，冲不出去，暂且回寺，再作道理。”他内力深厚，这几句呼声远远传了出去，山谷鸣响。澄通也纵声叫道：“冲不出去，如何是好？”澄心叫道：“大家捉些喇嘛回去，教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胡乱害人。”众僧或双手各抓一名喇嘛，或肩上扛了一名，转身入寺。澄心与澄光断后，又点倒数人。但听得喇嘛阵后有人以藏语传令。众喇嘛呐喊叫骂，却不追来。

韦小宝笑嘻嘻的在寺门前迎接，一点人数，擒来了四十七名喇嘛。回到文殊殿中，韦小宝道：“把这些家伙全身衣服剥光了，每人点上十八道穴，都去锁在后园柴房之中。”

众僧均觉方丈这道法谕高深莫测，当下将四十七喇嘛都剥得赤条条地，身上加点穴道，锁入柴房。

韦小宝合十说道：“世间诸色相，皆空皆无，无我无人，无和尚无喇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和尚即喇嘛，喇嘛即和尚。诸位师徒，大家脱下袈裟，穿上喇嘛的袍子罢！”众僧尽皆愕然，面面相觑。

韦小宝大声叫道：“双儿，你过来，帮我扮小喇嘛。”双儿一直候在殿外，当即进殿，检了一件最小的喇嘛袍子，助他换上。韦小宝身材矮小，穿了仍是太大，便拔出匕首，将袍子下和衣袖都割了一截，腰间束上衣带，勉强将就，带上喇嘛冠，宛然是个小喇嘛对双儿道：“你也扮个小喇嘛。”

澄光问道：“师叔改穿喇嘛服色，不知是何用意？”澄观道：“咱们向喇嘛投降，改归黄教吗？”韦小宝道：“非也！大家扮作喇嘛，涌到后边小庙，将玉林、行痴、行颠三个和尚捉住，点了他们穴道，再将他们再上喇嘛衣衫...”

澄通听到这里，鼓掌笑道：“妙计，妙计！咱们几十个假喇嘛黑夜中向山下冲去，众喇嘛难分真假，那就难以阻拦了。”众僧一齐称善，登时笑逐颜开。他们自然谁都不知，韦小宝这条妙计，不过是师法当日假扮妓女，得脱大难的故智。

澄心道：“如此冲将出去，不须多所杀伤，最上策。”澄光踌躇道：“只不过冒犯了行痴大师他们三位，未免不敬。”韦小宝道：“阿弥陀佛，救了三命，胜造三七二十一级浮屠。小小冒犯，胜于烈火焚身。”澄光道：“师叔说得是。”当下众僧一齐脱下僧袍，换上喇嘛衣衫。众僧平生谨读戒律，端庄庄重，这时却跟着韦小宝做此胡闹之事，眼见穿上喇嘛衣衫之后形相古怪，人热忍不住好笑。

韦小宝道：“各人把僧袍包了，带在身上，脱困后再行换过。冲下山后，倘若失散，齐到阜平县吉祥寺会齐。”命双儿收拾了银两物事，包作一包，负在背上。

堪堪等到天色将黑，韦小宝道：“大家在脸上涂些香灰尘土，每人手中提一桶水，这就动手罢！”众僧听了法谕，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当下捧土抹脸，提了水桶兵刃齐向山后奔去。来到小庙之外，众僧唏哩花拉，高声呐喊，向庙中冲去。

玉林、行痴、行颠三人已决意自焚，在院子中堆了柴草，身上浇满了香油，只待众喇嘛攻到，向他们说明舍身自焚用意，便即点火，哪知众喇嘛说来便来，事先竟没半分征兆，待听得“呜呜呜噜，花差花差”似藏语非藏语的怪声大作，数十名喇嘛已冲进庙来。

玉林朗声道：“众位稍待，老衲有几句话说...”蓦地里当头一桶冷水浇将下来，跟着数十桶冷水泼到三人身上。这一下迅雷不及掩耳，别说三人来不及点火自焚，就算已经点燃了，也被立时浇熄。

双儿纵身过去，先点了行颠穴道，行痴不会武功，玉林武功不弱，却不愿出手抗御，混乱中都被点了穴道。众僧七手八脚，脱下三人僧袍，将喇嘛袍服套在三人身上。韦小宝有心有说杜撰藏话，生怕给玉林听出口音，只好忍住，向双儿一努嘴，双儿取过烛台，便将院中堆着的柴烧了起来。韦小宝见行颠黄金杵放在殿角，想取了带走，为料金杵沉重，竟然提之不动，澄通伸手抓起。韦小宝一挥，众僧将行痴等三僧拥在中间，向东冲下山来。

只奔出数十丈，小庙中黑烟与火光冲腾起，这大堆柴草上早已淋满了香油，极易着火。山腰间众喇嘛见到火起，大声惊叫，登时四下大乱。领头的喇嘛派人上来救火。火把光下见到韦小宝等众僧，都是自己人，混乱之中，又有谁来盘问阻挡？

众僧来到山下，已将大队喇嘛抛在路后，回头向山上望去，但见火光冲天，那座小庙已烧穿了顶。澄通道：“这座小庙一烧，他们又找不到行痴大师，只道他已烧死在小庙之中，就此死了这条心，再也不来滋扰，倒是一件好事。”澄光点头道：“师弟之言有理。”

韦小宝命澄观擦行痴等三人身上穴道解了，说道：“多有得罪，还请莫怪。”

行痴等刚才穴道被点，动弹不得，耳目却是无碍，见到经过情形，早明白是少林僧设法相救。行颠大声喝彩，说道：“妙计，妙计！大伙儿轻轻松松便逃了出来。方丈大师，你是救我的性命，多谢你还来不及，谁来怪你？”行痴决意焚身消业，行颠忠心耿耿，只好陪着殉生，但心中毕竟是不愿就此便死，此时得脱大难，自是欢喜之极。行痴微笑道：“不伤一人而化解此事，的是难能可贵。”

忽听得迎面山道上脚步声响，大队人群快步奔来。澄通道：“师叔，有大批喇嘛杀过来了。”韦小宝道：“咱们冲向前去，嘴巴叽哩咕噜一番，见到他们时脸上露出笑容，伸手向山上指去，总之不可与他们动手。”众僧一齐遵命，连行痴和玉林也都点头。

韦小宝心中大乐：“老皇爷听我号令，老皇爷的师父也听我号令。”

众僧将行痴护在中间，沿大道奔去。

只见山坳冲出一股人来，手执灯笼火把，却不是喇嘛，都是朝山进香的香客，颈中挂了黄布袋，袋上写着“虔诚进香”等等大字。一众少林僧奔到近处，均是一呆，澄通等早已住口，澄观等头脑不大灵敏，却还在乱叫“杜撰藏语”。

香客中走出一名汉子，大声喝道：“你们干什么的？”这人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韦小宝一见大喜，认得他是御前侍卫总管多隆，当即奔上，叫道：“多大哥，你瞧小弟是谁？”

多隆一怔，从身旁一人手中接过灯笼，移到他面前一照。韦小宝向他挤眉弄眼，哈哈大笑。多隆惊喜交集道：“是.....是韦兄弟，你.....你怎么在这里？又扮作个小喇嘛模样？”韦小宝笑道：“你又怎么到了这里？”

说话之间，多隆身后又有一群香客赶到，带头的香客却是赵齐贤。韦小宝一看，这些香客都是御前侍卫所扮，其中倒有一大半相识，众侍卫围了上来，嘻嘻哈哈的十分亲热。

韦小宝低声问多隆道：“皇上派你们来的？”多隆低声道：“皇上和太后到五台山来了，现下在灵境寺中。”韦小宝惊喜交集，道：“皇上到五台山来了？那好极了！好极了！”心想：“那老婊子也来干什么？老皇爷恨不得杀了她。”

不多时又到了一批骠骑营的军官士兵，也都扮作香客。韦小宝问：“除了御前侍卫之外，骠骑营、前锋营、护军营也都随驾来此。”韦小宝道：“那怕不有三四万官兵？”多隆道：“一共是三万四千多人。”韦小宝笑道：“护驾诸营的总管是谁？”多隆道：“是康亲王。”

韦小宝笑道：“那也是老朋友了。”向赵齐贤招手，等他走近，说道：“赵大哥，请你去禀报康亲王，我要调动人马，办一件大事事情紧急，来不及向他请示了。”赵齐贤应命而去。

跟着骠骑营正黄朴讷统灿那珠也到了。韦小宝道：“多老哥，都统大人，有数千西藏喇嘛，定是得知皇上进香的讯息，刻下团团围住清冰寺，造反作乱。你们两位立即去把这干反贼拿下，这可一件大大的功劳。”两人大喜，齐向韦小宝道谢。说道：“韦大人送功劳给我们，真是何以克当。”韦小宝道：“大家忠心为皇上办事，分什么彼此？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两人当即传下令去，把守四周山道，点齐猛将精兵，向山上杀去。

韦小宝大声叫道：“圣上仁慈英明，有好生之德，你们只须擒拿反贼，不可多伤人命。因为对上鸟生鱼汤，不是差劲的皇帝。”一众侍卫，亲兵齐声答应。“尧舜禹汤”四字，康熙虽曾简略解说过，韦小宝却也难以明白，总之知道“鸟生鱼汤”这碗汤是大大好汤，却是叫给老皇帝听的，心想今日老皇帝父子相会，多拍老皇帝马屁，比之拍小皇帝马屁更为灵验有效。

他转身走到行痴跟前，说道：“三位大师，咱们身上衣服不伦不类，且到前面金阁寺去换过衣衫，找个清静的所在休息，免得这些闲人打扰了三位清修。”行痴点头称是。

一行人又行了数里，来到金阁寺中。韦小宝一进寺门，便取出一千两银票，交给住持，说道：“暂借宝刹休息，一切不可多问。问一句，扣十两银子。一句不问，这一千两银子都是香金。如果问了一百零一句，你倒找我十两，不折不扣，童叟无欺。”

那住持乍得巨金，又惊又喜，当即诺诺连声，问道：“师兄要...”话到口边，突然一怔，忙改口道：“...要喝杯茶了。”匆匆入内端茶。他本来想问“师兄要不要喝茶？”总算尚有急智，临时改口，省下十两银子。

韦小宝出寺暗传号令，命百余名御前侍卫在金阁寺四周守卫，又差两名侍卫去奏报皇上：“奴才韦小宝职责重大，不敢擅离，在金阁寺候驾。”

一名侍卫道：“启禀韦副总管：咱们做臣子的，该当前去叩见皇帝才是，不能等皇上过来见你。”韦小宝双手一摊，笑道：“没法子。这一次只好坏一坏规矩了。”两位侍卫答应了，转过身来，都伸了伸舌头，心道：“好大的胆子，连性命也不要了。”当即奔去奏报。

众僧换过衣衫，坐下休息，只听得山上杀声大震，侍卫亲兵已在围捕喇嘛。扰攘良久，声音渐歇。又过了半个多时辰，突然间万

籁俱寂，但闻数十人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来到寺外而止。跟着靴声囊囊，一群人走进寺来。

韦小宝心想：“小皇帝到了。”拔出匕首，执在手中，守在行痴的禅房之外，脸上自是摆出一副忠心护主，万死不辞的模样，单以外表而论，行颠的忠义勇烈，那是远远不如了。

脚步声自外而内，十余名身穿便装的侍卫快步过来，手提着灯笼，站在两旁。一名侍卫低声喝道：“快收起刀子。”韦小宝退了几步，以背靠门，横剑当胸，大有“一夫当关，万无莫入”之概，喝道：“禅房里众位大师正在休息，谁都不可过来罗皂。”只见一位身穿蓝袍的少年走了过来，正是康熙。

韦小宝这才还剑入鞘，抢上叩头，低声道：“皇上大喜。老... 老法师在里面。”

康熙颤声道：“你给我... 给我通报。”转身挥手道：“你们都出去！”

待众侍卫退出后，韦小宝在禅房门上轻击两下，说道：“晦明求见。”过了好一会儿，内无应声。康熙忍不住抢上一步，在门上敲了两下。韦小宝摇摇手，示意不可说话，康熙将已到口边的“父皇”一声叫唤强行忍住。

又过良久，只听得行颠说道：“方丈大师，我师兄精神困倦，恕不相见。他身入空门，尘缘已了，请你转告外人，不要妨他清修。”

韦小宝道：“是，是，请你开门，只见一观便是。”行颠道：“我师兄之意，此处是金阁寺，大家是客，不奉方丈法旨，还盼莫怪。”

韦小宝转头向康熙瞧去，见他神色凄惨，心想：“你说我在这里不是方丈，不能叫你开门，那么我去要本寺方丈来叫门，也容易得紧。”正想转身去叫方丈，康熙已自忍耐不住，突然放声大哭。

韦小宝心想：“若要本寺方丈来叫开了门，倒有逼迫老皇爷之意，倒还是软求的好。”双手在胸口猛捶数下，跟着也大哭起来，一面干号，一面叫道：“我在这世上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孤苦人伶仃，没人疼我。做人还有什么乐趣？一如一头撞死了倒还干净。”假哭是他自幼熟习的拿手本事，叫得几声，眼泪便倾泻而出，哭得悲切异常。

康熙听得他大哭，初时不禁一愕，跟着又哭了起来。

只听得呀的一声，禅房门开了。行颠站在门口，说道：“请小施主进来。”

康熙悲喜交集，直冲进房，抱住行痴双脚，放声大哭。

行痴轻轻换摸他头，说道：“痴儿，痴儿。”眼泪也滚滚而下。

玉林和行颠低头走出禅房，反手带上了门，对站在门外的韦小宝瞧也不瞧，径行出外。行颠觉得太过无礼，心中又对他感激，走了十几步后，回头叫了声：“方丈。”

韦小宝正在凝神倾听禅房内行痴和康熙父子二人有何说话，对行颠也没理会，只听得康熙哭着叫道：“父皇，这可想死孩儿了。”行痴轻声说了几句，隔着房门使听不清楚。其后康熙止了哭声，两人说话都是极轻，韦小宝一句也听不见。他虽然好奇，却也不敢将房门推开一线，侧耳去听，只得站在门外等候。

过了好一会儿，隐约听到康熙提到“端敬皇后”四字，韦小宝心道：“上次老皇爷叫我转告小皇爷，不可难为了老妹子，我捺下了这句话没说，不知老皇爷现下是否回心转意？”

再过了一会，听得行痴说道：“今日你我一会，已是非份，误我修为不小。此后可不能再来了。”康熙没有作声。行痴又道：“你派人侍奉我，虽是你的一番孝心，可是出家人历练魔劫，乃是应有之义，侍奉我太过周到，也是不宜...”两人又说了一会，只听行痴道：“你这就去罢，好好保重身子，爱惜百姓，便是向我尽教了。”康熙似乎恋恋不舍，不肯便走。

终于听到脚步声响，走向门边，韦小宝急忙退后几步，眼望庭中。

呀的一声，房门打开，行痴携着康熙的手走出门外。父子两人对望片刻，康熙牢牢握住父亲的手。行痴道：“你很好，比我好得多。我很放心。你也放心！”轻轻挣脱了他手，退入房内，关上了门。又过了片刻，喀的一响，已上一问。

康熙扑在门上，呜咽不止。韦小宝站在旁边，陪着他流泪。康熙哭了一会，料想父亲再不会开门，却也不肯就此便去，拉了韦小宝的手，和他并肩在庭前阶石之上，取出手帕，试了眼泪，抬头望着天上白云，出了一会神，说道：“小桂子，父皇说你很好，不过不要你服侍了。父皇说臣子们护持得太周倒，倒令他老人家不像是出家人了。”说到“出家人”三字，眼泪又流了下来。

韦小宝听说老皇爷不再要他服侍，开心之极，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喜色。也不敢显得太过“忠”字当头，奋不顾身，以免又生后患。

说道：“想害老皇爷的人很多，皇上总得想个法子，暗中妥为保护才是。”

康熙道：“那是一定要的。那些恶喇嘛，哼，他奶奶，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他本来只会说一句“他妈的”，数月不见，却多了一句“他奶奶的”。韦小宝道：“师父，你又多了一句骂人的话。”康熙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道：“是我妹子侍卫们那里学来的。她和太后都跟着上了山...”脸色一沉，道：“父皇不想见她们。”韦小宝点了点头。

康熙道：“那些喇嘛自然是想劫持父皇，企图挟制于我，叫我事事听他们的话。哼，哪有这么容易？小桂子，你很好，这一次救了父皇，功劳不小。”

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早就料到，派奴才到这里做和尚，本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奴才也没什么功劳，皇上不论差谁来办，谁都能办的。”

康熙道：“那也不然。父皇说你体会他的意思，不伤一人而得脱危难。”韦小宝道：“奴才见老皇爷要点火自焚，说什么舍身消业，可真把我吓得魂灵出窍，屁滚尿流。”康熙惊道：“什么点火自焚？舍身消业？”韦小宝加油添醋的说了经过，只把康熙听得出了一身冷汗。

韦小宝道：“只是奴才情急之下，将老皇爷淋了一身冷水，那可大大的不敬了。”康熙道：“你是护主心切，很好，很好。”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的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不家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崇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屯屯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韦小宝心想：“天地会、沐王府的人，说到满清鞑子占我汉人江山，没一个不恨得牙痒痒的。小皇帝却说明朝的皇帝不好，倒还是他鞑子皇帝好。那也不稀奇，一个人自称自赞，总是有的。”

康熙又道：“父皇跟我说，这几年来他静修参禅，想到我们满洲人昔年的所作所为，常常惭愧得汗流浹背。明朝崇祯是给流寇李自成逼死的，吴三桂来向我们大清借兵，打败了李自成，给明朝皇帝报了大仇。可是汉人百姓非但不感激大清，反而拿咱们看作仇人。你说是什么缘故？”韦小宝道：“想是他们糊涂。本来天下糊涂人多，聪明人少，又或者是他们忘恩负人。”康熙道：“那倒不然。汉人说我们胡虏，是外族人，占了他们花花的江山。清兵入关之后，到处杀人放火，害死了无数百姓，那也令他们恨咱们满洲人入骨。”

韦小宝本是汉人，康熙赐他作了正黄旗满洲人，跟他说起来，便“咱们、咱们”的，当他便是满洲人一般。其实说到国家大事，韦小宝什么都不懂。只是康熙甫与父亲相会，心中激动，想到父皇的谆谆叮嘱，便跟这个小亲信讲论起来。

韦小宝道：“奴才在扬州之时，也听人说过从前清兵杀人的惨事。”

康熙叹了口气，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不计其数，那是我们大清所做下的大大恶事。我要下旨免了扬州和嘉定三年钱

韦小宝心想：“扬州人三年不用交钱粮，大家口袋里有钱，丽春院的生意，可要大大兴旺了。怎生想个法子，叫小皇帝派我去扬州办事？我叫妈妈不用做婊子了，自己开他三家妓院，老子做老板，再来做庄，大赌十日，也来个‘扬州十日’。然后带了大批银两，去嘉定赌他妈的三次，这叫做‘嘉定三赌’。”又想：“老皇爷和皇上都说嘉定三赌杀人太多，是件大大的惨事，为什么赌三次钱，便杀不少人？不知嘉定在什么地方。这地方的人赌钱本事厉害，倒须小心在意。”

康熙问道：“小桂子，你说好不好？”韦小宝忙道：“好，好极了，这样一来，大家有饭吃，有钱……谁也不会造反了。”话到口边，硬生生把“有钱赌”的“赌”字缩住了。

康熙道：“虽然大家有饭吃，有钱使，却也未必没人造反。你出京之时，叫侍卫们送了一个人来，说是王屋山的逆贼，我已亲自问过他几次。”韦小宝心中一惊，忙站起身来，说道：“皇上吩咐奴才不可多管闲事，以后再也不敢了。”康熙道：“你坐下，这件事办得很好，那也不是闲事，今后还得大大的多管。”韦小宝道：“是，是。”心下莫名其妙。

康熙低声道：“我命侍卫传旨斥你，乃是掩人耳目，别让反贼有了防备。”

韦小宝大喜，纵身一跳，这才坐下，低声道：“奴才明白。原来皇上怕吴三桂这反贼惊觉。”康熙道：“吴三桂是否想造反，现下还拿不定，不过他早有不臣之心，欺我年幼，不把我放在眼里。”韦小宝道：“皇上使点儿小小手段出来，教他知道厉害。吴三桂他奶奶的，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伸个小指头儿，就杀他一个横扫千军，高山流水。”

康熙微笑道：“这两句成语用得不好，该说伸个小指头儿，就横扫千军，杀他一个落花流水。”韦小宝道：“是，是，是。奴才做了好几个月和尚，学问半点也没长进，以后常常服侍皇上，用起成语来就横扫千军，让人家听得落花流水。”

康熙忍不住哈哈大笑，抑郁稍减，低声道：“吴三桂这厮善能用兵，手下猛将精兵，着实不少，倘若真的造反，和福建耿精忠、广东尚可喜三藩连兵，倒也棘手得很。咱们只能慢慢来，须得谋定而后动，一动手就得叫他奶奶的吴三桂落花流水，屁滚尿流。”

康熙勤奋好学，每日躬亲政务之余，由翰林学士侍讲、侍读经书诗文，只是诗云子曰读得多了，突然说几句“他奶奶的”，“屁滚尿流”，倒也颇有调剂之乐。他今日见到父亲，本是又喜又悲，但亲近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摒诸门外，不知今后是否再能相见，深感凄伤，幸得韦小宝出言相趣，稍解愁怀，又谈到了除逆定乱的大事，更激发了胸中雄心。

他站起身来，在庭中取了四块石头，排列在地，说道：“汉军四王，东边的、南边的、西边的，要分了开来，不能他们联在一起。定南王孔有德这家伙幸好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倒容易对付。”说着轻轻一踢，踢开石头，说道：“耿精忠有勇无谋，不足为虑，只须不让他和台湾郑氏联盟便是。”一脚又踢开一块石头，说道：“尚可喜父子不和，两个儿子势同水火，自相倾轧，料他无能为力。”将第三块石头也踢开了，只留下最大的一块石头，对住了怔怔出神。

韦小宝问道：“皇上，这是吴三桂？”康熙点点头，韦小宝骂道：“这奸贼，自己老不死，却累得我万岁爷为你大伤脑筋。皇上，你在身上拉一泡尿。”

康熙哈哈大笑，童心大起，当真拉开裤子，便在石头上撒尿，笑道：“你也来。”韦小宝大笑，也在石头上撒尿，笑道：“这一回书，叫做‘万岁爷高山流水，小桂子……小桂子……’”心想“横扫千军”这四字用在这里不妥，突然想起说书先生说三国故事，有一回书叫作“关云长水淹七军”，便道：“小桂子淹七军。”

康熙更是好笑，缚好裤子，笑道：“哪一日咱们捉到这臭贼，便当真在他身上撒尿。”

康熙坐回阶石，只听得庙外脚步声甚响，虽然无人喧哗，显是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外，韦小宝道：“看来他们已把那些恶喇嘛都捉来了。皇上真是洪福齐天，凑巧之极，刚好这时候赶到，把这些恶喇嘛一网打尽。”康熙道：“那倒不是凑巧，我得到你的密报，派人查察，得讯之后，急速赶来，却已慢了一步，让这些恶喇嘛惊动了圣驾。若不是你机灵，我可终身遗憾无穷，罪不可追了。”韦小宝奇道：“奴才没给您什么密报啊。”

康熙道：“我派侍卫到少林寺传旨，他们说见到一个蒙古王子，几个喇嘛，又有几名武官。是不是？”韦小宝道：“是啊。”康熙道：“你吩咐他们暗中查察，这几人办事倒也得力，一查之下，便查到那蒙古王子叫作葛尔丹。那武官叫马宝，是吴三桂那厮手的总兵。他们和喇嘛勾结谋叛，意欲不利于父皇。”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原来如此！奴才见他们鬼鬼祟祟，不是好人，倒不知竟是吴三桂的部下。”其实那些人的姓名来历，他早已得知，要赵齐贤等查察，意在追寻那绿衣女郎的，顺便诬陷吴三桂，想不到竟会引得小皇帝赶上五台山来。

康熙道：“这三伙人后来分了手。侍卫张康年跟踪喇嘛，听到他们大集人手，要到五台山来捉拿一位重要人物。他不知事情重大，又跟了好几天，这才回京奏我。我一听之下，岂不有急？当即火速启程，只是皇帝出京，罗里罗索的仪式一大套，我虽下旨一切从简，还是迟了一天。”

韦小宝道：“吴三桂这反贼如此大胆，竟敢派遣数千喇嘛，前来得罪老皇爷，那……那不是公然造反么？”康熙噓了一声，道：“小声！我只知他手下总兵和这些喇嘛结伴同行。他是否就此造反，现下还不能确知。”韦小宝道：“一定反！一定反！如果他是好人，怎么会差遣手下大将，去和这些恶喇嘛暗害老皇爷？”

康熙道：“他自然不是好人。”心下沉吟，缓缓的道：“不过我年纪还小，行军打仗，还不是他的对手，最好咱们再等几年，等我再长大些，等他又老了些。那时再动手，就可操必胜。小桂子，你不必性急，多过一天，对咱们就多一分好处，对他便多一分坏处。”

韦小宝急道：“倘若他老得死了，岂不便宜了他？”康熙微笑道：“那是他的运气。”顿了顿，说道：“父皇刚才叮嘱我，能够不用兵打仗，那是最好，一打上仗，不论胜败，兵卒死伤，那是不用说了，天下百姓便不知要受多少苦楚。因此吴三桂如果乘早死了，等不到我去动手，虽然不大好玩……”他微微一顿，韦小宝接口道：“简直大大的不好玩。”康熙一笑，道：“对于百姓兵卒，却是一件大好事。小桂子，你想玩，几时我带你去辽东打黑熊，打老虎。”韦小宝大喜，叫道：“妙极，妙极！”

康熙望着禅房，轻轻的道：“我六岁那年，父皇就曾带我去辽东打围，现今……”慢慢的走到门边，手抚木门，泫然欲涕。过了一地，跪倒在地，拜了几拜，低声道：“父皇保重，孩儿去了。”韦小宝跟着跪拜。

康熙走到大雄宝殿，康亲王杰书带着骁骑营都统灿那珠、御前侍卫总管多隆，以及索额图等随驾大臣，前锋营都统，护军营都统都候在殿中，见皇帝出来，跪下参见。群臣站起，偷眼见小皇帝眼圈甚红，均感诧异。皇帝年纪虽小，但识见卓越，处事明断，朝中大臣都对他敬畏日增，不敢稍存轻他年幼之心。小皇帝居然会哭，倒是一件奇事。又见韦小宝脸上也有泪痕，均想：“定是韦小宝这小家伙逗得皇上哭了，两个少年，不知搞些什么玩意儿。”顺治在五台山出家，康熙瞞得极紧，纵是至亲的妹子建宁公主也不让知道，群臣自然更加不知。

康亲王上前奏道：“启奏皇上：查得有数千名喇嘛，在清凉寺外罗里罗苏争闹，不知何故，现下俱已擒获在此，候旨发落。”康熙点点头，道：“把为首的带上来。”

灿那珠押上三名老喇嘛，都带上了足镣手铐。三名喇嘛不知康熙是当今皇帝，神态倔强，叽哩咕噜的说个不休。康熙突然叽哩咕噜的也说了起来，群臣都吃了一惊，谁都不知皇上居然会说藏语。其实这些喇嘛是蒙古喇嘛，并非来自西藏，康熙和他们说的是蒙古话。说了一会，三名喇嘛俯首不语，似乎已经屈服。康熙道：“带他们到旁边房里去，朕要密审。”多隆道：“是。”将三人拉入殿旁一间经房。

康熙向韦小宝招招手，两人走入经房。韦小宝反手带上了房门，拔出匕首，在三名喇嘛眼睛、喉头、鼻孔、耳朵各处不住比划。康熙用蒙古语大声问了几句，一名最老的喇嘛神态恭顺，一一回答。两人一问一答，说了良久。韦小形容词一听康熙声音大了起来，稍有怒色，便出匕首威吓，若康熙神色温和，他就笑嘻嘻的站在一旁，向喇嘛点头鼓励。

康熙盘问了大半个时辰，才命侍卫将三名喇嘛带出，叫韦小宝关上了门，沉吟道：“这可奇怪了。”韦小宝不敢打断他思路，站在

康熙又想了会儿，问道：“小桂子，父皇在这里出家，这事有几个人知道？”韦小宝道：“除了皇上和奴才之外，知道这事的有老皇爷的师父玉林大师，他师弟行颠大师。本来有个太监海天富，他已经死了。清凉寺原来的住持澄光大师似乎并不知道详情，只知老皇爷是一位有来头的人物。除此之外，只有老...老...那个太后了。”

康熙点头道：“不错，知道此事的，世上连父皇在内，再加我和你，也不过六人。可是我刚才盘问那蒙古喇嘛，他说是奉了西藏拉萨达赖活佛之命，到清凉寺来一位和尚去西藏。我细细盘问，清凉寺中那位和尚是何等人物。他最后说，好像这位大和尚懂得密宗的许多陀罗尼咒语，活佛要他去传授密咒，好光大佛法。这自然是胡说八道，不过瞧他样子，也不是说谎，多半人家这样骗他，他就信以为真。”

韦小宝道：“是，那西藏活佛是否知道老皇爷的身份，现下难以明白，不过那个挑拨活佛，前来冒犯老皇爷的人，恐怕...恐怕多半知道内情。”康熙点了点头。韦小宝突然害怕起来，说道：“皇上，奴才可的的确确守口如...如什么的，知道事关重大，连做梦也没泄漏过半句。”康熙道：“你不会说，我是信得过的。玉林和行颠两位自然也不会说。少林寺晦聪方丈和澄光大师就算猜到了一些，他们是有德高僧，决不会向人吐露，算来算去，只有那...那老...老贱人了。”韦小宝道：“对！对！一定是这老...老...”

康熙沉吟道：“她在慈宁宫中，暗藏假扮宫女的男人，那是我亲眼所见。她当然担心事情败露。她杀害端敬皇后，父皇恨之入骨，父皇虽然出了家，还是派遣海天富回宫去查察此事。你知道其中详情，又在我身边。哼，这老贱人哪里睡得着觉？她非下手害了父皇不可。只有谋害了父皇，谋害了我，再杀了你，她才得平安。”

韦小宝心想：“老婊子和神龙教早有勾结，她既知老皇爷未死，一定去禀服了洪教主。看来这些喇嘛来到五台山，还和洪教主有关。”只是自己做了神龙教的白龙使，这事可不能跟皇上提及。康熙见他脸色有异，问道：“怎么？”韦小宝忙道：“奴才心想...心想...皇上推想半点不错，一定是这老...太后说出去的。除她之外，不能更有旁人。”

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咬牙切齿的道：“这贱人害死我亲生母后，又害得父皇出了家，令我成为无父无母之人。我...我不将这贱人千刀万剐，难消心头之恨。可是...可是父皇偏偏要我不可跟她为难，这却如何是好？”

韦小宝心想：“老皇爷不许你杀老婊子，可没不许我杀。就算他不许我杀，老子是方丈，只能我向他下令，不必听他号令。不过这件事说穿可就不灵了。”说道：“皇上不必烦心。这太后作恶多端，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皇上你睁开龙目，张开龙耳，等着就行了。”

康熙何等聪明，已明其意，向他凝视半晌，点一点头，道：“不错，这贱人作恶多端，终究不会有好下场。”他在经房中踱来踱去，说道：“眼前之计，须得不让众喇嘛再来冒犯父皇。最好咱们派一个可靠的人去做西藏活佛。普天下的喇嘛都归他管，那时自是更无后患。只不过西藏活佛是投胎转世的，皇帝派去的只怕不行，怎生想个法子...”

韦小宝听到这里，只吓得魂飞魄散，心道：“我今日假扮小喇嘛，别弄假成了真。皇上金口一出，那就难挽回，可得抢在头里。”忙道：“皇上，这西藏活佛，奴才是万万不做的。”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倒机灵，其实做西藏活佛有甚不好？他管的地方比吴三桂的云南还大，做活佛就是西藏王。”

韦小宝连连摇手，道：“我宁可在你身边做侍卫，一做活佛，再也难以跟你在一起。西藏王也好，就算是地藏王，我也不做。”这几句倒不是假话。他和康熙相处日久两人年岁相若，言谈设机，虽然一个是小皇帝，一个是小侍卫，已如好朋友一般。倘若远远分开大家也真都舍不得。

康熙笑道：“地藏王菩萨的名字也乱说得？”推开房门，走了出来，向灿那珠和多隆道：“你二人办事得力，朕有赏赐。”灿那珠和多隆大喜，磕头谢恩。康熙道：“朕崇信佛法，果然这几年来上体天心，菩萨保佑，国家平安，万民康乐。韦小宝在这里作朕替身，代我出家为僧，大大有功。”韦小宝也磕头谢恩。

康熙道：“现今韦小宝作朕替身为期已满，随我回京，轮到察乐珠出家两年，不过不是做和尚，而是做五台山大喇嘛。你挑选一千名骁骑营的得力军官军士，一起跟你做喇嘛。公驻山上十间大喇嘛寺。众军出家期间，饷银加倍发给，另有恩赐。”灿那珠一怔，虽然不大愿意，也只好谢恩。

康熙道：“为善若欲人知，便非真善。此事吩咐众人守口如瓶，不得泄漏，否则军法从事，不假宽贷。多隆将五台山的众喇嘛都锁拿了回京，圈禁起来。派人去告知达赖活佛，说道皇上请这些喇嘛去北京弘扬佛法，明宣教义。过得七八十年，待得佛法昌盛，便送他们回西藏。”他说一句，灿那珠和多隆便应一句。

韦小宝大喜：“老子逃出生天，从此不必做和尚了。”又想：“这些喇嘛再过得七八十年，还有命回家么？他们大胆冒犯老皇爷，皇上宽洪大量，不杀他们的头。监禁一世，那是大大的便宜了。”

康熙又道：“韦小宝，升你为骁骑正黄朴谄统，仍兼御前侍卫副总管。灿那珠，你大喇嘛做得好，回京之后，派你到外省去做提督。”两人又都谢恩。

韦小宝也不怎样，心想正都统，副都统反正都是这么一回 事。灿那珠却十分喜欢，京中大官极多，骁骑营都统不过得皇帝亲信单是骁骑营一营，八旗各有一个都统，便有八个都统，见到亲王贝勒，贝子公侯，都得屈膝请安，除了饷银之外，又没什么油水，一放到外省去做提督，那可威风八面，财源广进了。

其时天已黎明，康熙吩咐去清凉寺拜佛。来到寺外，只见刀枪抛了一地，草间石上溅满了知渍，可见昨晚擒拿众喇嘛时一场激战着实打得厉害。康熙入寺参拜如来和文殊菩萨，便后山顺治参禅的小庙去察看，但见焦木残砖，小庙早已焚毁一空，康熙暗暗心惊：“倘若父皇昨晚没逃出，不免便烧在庙中，我...我...”一时不敢往下再想，吩咐索额图布施白银二千两，重修小庙。他知父亲不愿张大其事，因此银子也不便多给。

回到大雄宝殿，众少林僧都过来相见。他们见这位小施主随从众多，气派极大，自必大有来头，说不定还是亲王贝勒之流。群僧虽不趋炎附势，但他布施巨金，重修小庙，都合十称谢。澄通等也都看不出，那些假扮香客的随从之中，有不少人身具武功。

康熙来到父亲出家之地，不愿便去。说道：“我想在宝刹借住三五天，不知使得么？”韦小宝道：“大施主光降，求之不得...”

突然间砰的一声巨响，泥沙纷纷而下，大雄宝殿顶上已穿了一洞，白影晃动，一团白色的物事直堕而下，却是身穿白衣的僧人手持长剑，疾向康熙扑去，叫道：“今日为大明天子复仇！”

康熙急忙后退，多隆、灿那珠、康亲王等因在皇帝之旁，都未携带兵刃大惊之下，都向那人扑去。那人左手衣袖疾挥，一股强劲之极的厉风鼓荡而出，多隆等七八人站立不稳，同时向后摔出。

澄心、澄光等齐叫：“不可伤人。”出手阻拦。那僧人又是袍袖一拂，少林寺澄字辈的僧人各施绝技化开，可是众僧虎爪手、龙爪手、拈花擒拿手、擒龙功等等，却也没能抓住此人。众僧惊诧之下，都是心念一闪：“天下竟有如此人物！”

那白衣僧更不停留，又挺剑向康熙刺来。康熙背靠佛座供桌，已无可再退。

韦小宝急跃而上，挡在康熙身前，噗的一声，剑尖刺正他胸口，长剑一弯，竟没刺入。韦小宝胸口剧痛，他早拔出匕首在手，回手挥去，将敌剑斩为两截。

那白衣僧一呆。澄观叫道：“不可伤我师叔！”左掌向他右肩拍落。白衣僧抛去断剑，反掌挡架。澄观只觉胸口热血翻涌，眼前金星乱冒。

白衣僧赞道：“好功夫！”眼见四周高手甚众，适才这一剑刺不进那小和尚身子，更是大为骇异，当下不敢恋战，右手一长，已抓住韦小宝领口，突然间身子拔起，从殿顶的破洞窜了出去。这一下去得极快，殿上空有三十名少林高手，竟没一人来得及阻挡。

澄心、澄光等急从破洞中跟着窜上，但见后山白影晃动，竟已在十余丈处，这人轻劲之佳，实是匪夷所思。群僧眼见追赶不上，但本寺方丈被擒，追不上也得追，三十六僧大呼追去，只晃眼之间，那团白色人影已翻过了山坳。

第二十五回 韦小宝被捉著疾行，犹如腾云驾雾一般，一棵棵大树在身旁掠过，只觉越奔越高，心中说不出的害怕：“这贼秃一剑刺不死我，定然大大不服气。他要改用别法，且看从万丈高峰上掷下来，我这小贼秃会不会死？”果然不出所料，那白衣僧突然松手，将韦小宝

韦小宝大叫一声，跟著背心著地，却原来中是摔在地下。白衣僧冷冷的瞧著他，说道：“听说少林派有一门护体神功，刀枪不入，想不到你这小和尚倒会。”韦小宝听那人语音清亮，带著三分娇柔，微感诧异，看那人脸时，只见雪白一张瓜子脸，又眉弯弯，凤目含愁，竟是个极美貌的女子，约莫三十来岁年纪，只是剃光了头，顶有香疤，原来是个尼姑。

韦小宝心中一喜：“尼姑总比和尚好说话些。”忙欲坐起，只觉胸口剧痛，却是适才给她刺了一剑，虽仗宝衣护身，未曾刺伤皮肉但她内力太强，戳得他疼痛已极，“啊哟”一声，又即翻倒。

那女尼冷冷的道：“我道少林神功有什么了不起，原来也不过如此。”

韦小宝说：“不瞒师太说，清凉寺大雄宝殿中那三十六名少林僧，有的是达摩院首座，有的是般若堂首座……哎唷……少林派大名鼎鼎的十八罗汉都在其内，个个都是少林派第一等的头挑高手。他们三十六人敌不过你师太一个人……哎唷……”顿了一顿，又道：“早知如此，我也不入少林寺了，哎唷……了师太为师，那可高上百倍。”

白衣尼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少林寺学艺几年了？”

韦小宝思忖：“她行刺皇上，说要为大明天子报仇，自然是反清复明之至，只不积压她跟天地会是友是敌，还是暂不吐露的为好。”便道：“我是扬州穷人家的孤儿，爹爹给鞑子兵杀死了，从小给送进了皇宫去当小太监，做小桂子。后来……”

白衣女尼沉吟道：“小太监小桂子？好像听过你的名字。鞑子朝廷有个大奸臣鳌拜，是给一个小太监杀死的，那是谁杀的？”韦小宝听得“鳌拜”的名字上加了“大奸臣”三实际情况，忙道：“是……是……我杀的。”白衣尼将信将疑，道：“当真是你杀的？那鳌拜武功很高，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你怎么杀他得了？”

韦小宝慢慢坐起，说了擒拿鳌拜的经过，如何小皇帝下令动手，如何自己冷不防向鳌拜刺了一刀，如何将香灰撒入他的眼中，后来又如何如何在囚室中刺他背脊。这件事他已说过几遍，每多说一次，油盐酱醋等等作料使加添一些。

白衣尼静静听完，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倘若当真如此，庄家那些寡妇们可真要多谢你了。”韦小宝喜道：“你老人家说的是庄家三少奶奶她们？她早谢过我了，还送了一个丫头给我，叫作双儿，这时候她一定急死啦，她……”白衣尼问道：“你又怎地识得庄家的人了？”韦小宝据实而言，最后道：“你老人家倘若不信，可以去叫双儿来问。”白衣尼道：“你知道三少奶奶和双儿，那就是了。怎么又去做和尚了？”

韦小宝心想老皇帝出家之事自当隐瞒，说道：“小皇帝派我作他替身，到少林寺出家，后来又派我去清凉寺。少林派的武功我学得很少，其实就是再学几十年，把什么韦陀掌、般若掌、拈花擒拿手等都学会了，在你老人家面前，那也毫无用处。”

白衣尼突然脸一沉，森然道：“你既是汉人，为什么认贼作父，舍命去保护皇帝？真是生成的奴才胚子。”

韦小宝心中一寒，这句话实在不易回答，当时这白衣尼行刺康熙，他情急之下，挺身遮挡，可全没想到要讨好皇帝，只觉康熙是自己世上最亲近的人，就像是亲哥哥一样，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杀了他。

白衣尼冷冷的道：“满洲鞑子来抢咱们大明天下，还不算最坏的坏人，最坏的是为虎作伥的汉人，只求自己荣华富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说著眼光射到韦小宝脸上，缓缓的道：“我把你从这山峰上抛下去。你的护体神功还管不管用？”

韦小宝大声道：“当然不管用。其实也不用将我抛下山去，只须轻轻在我头顶一掌，我的脑袋立刻碎成十七八块。”

白衣尼道：“那么你讨好鞑子皇帝，还有什么好处？”

韦小宝大声道：“我不是讨好他。小皇帝是我的朋友，他……他说过永不加赋，爱惜百姓。咱们江湖上汉子，义气为重，要爱惜百姓。”其实他对康熙义气倒确是有的，爱惜百姓什么，却做梦也没想过，眼前性命交关，只好抬出这顶大帽子来抵挡一阵。

白衣尼脸上闪过一阵迟疑之色，问道：“他说过要永不加赋，爱惜百姓？”韦小宝忙道：“不错，不错。也不知说过几百遍了。他说鞑子皇帝进关之后大杀百姓，大大的不该，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简直是禽兽畜生做的事。他心里不安，所以……所以要上五台山来烧香拜佛，还下旨免了扬州、嘉定三年钱粮。”白衣尼点了点头。韦小宝道：“鳌拜这个大奸臣害死了许多忠良，小皇帝不许他害他偏偏不听。小皇帝大怒。就叫我杀了他。好师太，你倘若杀了小皇帝，朝廷里大事就由太后做主了。这老婊子坏得不得了，她一掌权，又要搞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要杀鞑子，还是去杀了太后这老婊子的好。”

白衣尼瞪了他一眼，道：“在我面前，不可口出粗俗无礼的言语。”韦小宝道：“是，是！在你老人家跟前，以后七八十年之中，我再也不说半句粗俗的言语。”

白衣尼抬头望著天上白云，不去理他，过了一会，问道：“太后有什么不好？”韦小宝心想：“太后做的坏事，跟这师太全不相干，我相胡诌些罪名，回在她头上。”说道：“太后说现下大清的天下，应当把大明十七八代皇帝的坟墓都掘了，看看坟里有什么宝贝，又说天下姓朱的汉人都不大要得，应当家家满门抄斩，免得他们来抢回大清的江山……”

白衣尼大怒，右手一掌拍在石上，登时石屑纷飞，厉声道：“这女人好恶毒！”

韦小宝道：“可不是吗？我劝小皇帝道，这等事万万做不得。”

白衣尼哼了一声，道：“你有什么学问，说得什么道理，劝得小皇帝信你的话？”

韦小宝道：“我的道理可大著哪。我说，皇上，一个人总是要死的。阳间固然是你们满洲人掌权，你可知阴世的阎罗王是汉人还是满人？那些判官、小鬼、牛头、马面、黑无常、白无常，是汉人还是满人？他们个个是汉人。你在阳间欺压汉人，就算你活到一百岁，总有一天，你要大大的糟糕。小皇帝说，小桂子，亏得你提醒。因此那些坏主意，小皇帝一句也不听，反说要颁下银两，大修大明皇帝的坟，从洪武帝的修起，一直修到崇祯皇帝，对了，还有什么福王、鲁王、唐王、桂王。我也记不清那许多皇帝。”

白衣尼突然眼圈一红，掉下泪来，一滴滴眼泪从衣衫上滚下，滴在草上，过了好一会，她伸衣袖一拭泪水，说道：“倘若真是如此，你不但无过，反而有极大功劳，要是我……要是我大明历代皇帝的陵墓都叫这……这恶女人给掘了……”说到这里，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她站起身来，走到一块悬崖。

韦小宝大叫：“师太，你……你可千万不可……不可自寻短见。”说道奔过去拉她左臂。在这片刻之间，他对这美貌尼姑已大有好感，只觉她清丽高雅，斯文慈和，生平所见女子中没一个及得上。一拉之下，只拉到一只空袖，韦小宝一怔，才知她没了左臂。

白衣尼回头道：“胡闹！我为什么要寻短见？”韦小宝道：“我见你很伤心，怕你一时想不开。”白衣尼道：“我如自寻短见，你回皇帝身边，从此大富大贵，岂不是好？”韦小宝道：“不，不！我做小太监，是迫不得已，鞑子兵杀了我爸爸，我怎能认贼作……作那个爹？”白衣尼点点头，道：“你倒也还有良心。”从身边取出十几两银子，伸手给他，说道：“给你作盘缠，你回扬州本乡去罢。”

韦小宝心想：“我赏人银子，不是二百两，也有一百两，怎希罕你这点儿钱？这师太心肠软，我索性讨好她的好。”不接银子，突然伏在地下，抱住她腿，放声大哭。

白衣尼皱眉道：“干什么？起来，起来！”韦小宝道：“我……我不要银子。”白衣尼道：“那你哭什么？”韦小宝道：“我没爹没娘，从来没人疼我，师太，你……你就像我娘一样。我自个儿常常想，有……有个好好疼我的妈妈就好了。”白衣尼脸上一红，轻声啜道：“胡说八道！我是出家人……”韦小宝道：“是，是！”站起身来，泪痕满脸，说哭便哭原是他的绝技之一。

白衣尼沉吟道：“我本要去北京，那么带你一起上路好了。不过你是个小和尚……”

韦小宝心想：回去北京，那当真再好不过，忙道：“我这小和尚是假的，下山后换过衣衫，便不是小和尚了。”白衣尼点点头，更不说话同下山峰来。遇到险峻难行之处，白衣尼提住她衣领，轻乔巧巧的一跃而过。韦小宝大赞不已，又说少林派武功天下闻名，可及不上她一点边儿，那白衣尼便似听而不闻。待韦小宝说到第七八遍，白衣尼道：“少林派武功自有独到之处，小孩儿家井底之蛙，不

韦小宝一阵冲动，说道：“我这护体神功是假的。”解开外衣，露出背心，道：“这件背心是刀枪不入。”白衣尼伸手一扯，指上用劲，以她这一扯之力，连钢丝也扯断了，可是那背心竟丝毫不动。她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我本来奇怪，就算少林派内功当真了得，以你小不年纪，也决计练不到这火候。”解开了心中一个疑团，甚是高兴，笑道：“你这孩子，说话倒也老实。”

韦小宝暗暗好笑，一生之中，居然有人赞他老实，当真希罕之至，说道：“你对别人也不怎么老实，对师太却句句说的是实话，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多半是我把你当作是我……我妈妈……”白衣尼道：“以后别再说这话，难听得很。”

韦小宝道：“是，是。”心道：“你在我胸口戳了这一下，这时候还在痛。我已叫了你好几声妈妈，就算扯直了。”他叫人妈妈，就是骂人为婊子，得意之下，又向白衣尼瞧了一眼，见到她高华贵重的气象，不自禁的心生尊敬，好生后悔叫了她几声“妈妈”。他又向白衣尼望了一眼，却见她泪水盈眶，泫然欲泣，心下奇怪。

他自然不知道，白衣尼心中正在想：“这件背心，我早该想到了。他……他……可不是也有这么一件吗？”

白衣尼和他自北边下山，折而向东。到得一座市镇，韦小宝便去购买衣衫，打扮成个少年公子模样。他假扮喇嘛，护着顺治离清凉寺几，几十万两银票自然决不离身。一路之上吩咐店家供应精美素斋。服侍白衣尼十分周到。

白衣尼对菜肴美恶分辨甚精，便如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一般，与那些少林僧全然不同。她虽不有意挑剔，但如菜肴精致，便多吃几筷。韦小宝身上有的是银子，只要市上买得到，什么人参、燕窝、茯苓、银耳、金钱菇，有多贵就买多贵。他掌管御厨房时，太后皇帝第逢佛诞、观音诞或是祈年大斋都要吃素，他点起素菜来自也十在行。有时客店中的厨子不知如何烹饪，倒要他去厨房指点一番，煮出来倒也与御膳有七八分差相仿佛。

白衣尼沉默寡言，往往整日不说一句话。韦小宝对她既生敬意，便也不敢胡说八道。一日到了北京，韦小宝去找了一家大客店一进门便赏了十两银子。客店掌柜虽觉尼姑住店有些突兀，但这位贵公子出手豪阔，自是殷勤接待。白衣尼似乎一切视作当然，从来不问。

用过午膳后，白衣尼道：“我要去煤山瞧瞧。”韦小宝道：“去煤山吗？那是崇祯皇上归天的地方，咱们得去磕几个头。”那煤山便在皇宫之侧，片刻即到。来到山上，韦小宝指着一株大树，说道：“崇祯皇上便是在这株树上吊死的。”

白衣尼伸手抚树，手臂不住颤动，泪水扑簌簌的滚了下来，忽然放声大哭，伏倒在地。

韦小宝见她哭得伤心，寻思：“难道她认得崇祯皇帝？”心念一动：“莫非她就跟陶姑姑一样，也是大明皇宫里的宫女，说不定还是崇祯皇帝的妃子。不，年纪可不对了，她好像比老婊子还年轻，不会是崇祯的妃子。”只听她哭得哀切异常，一口气几乎转不过来，忍不住也掉下泪来，跪倒在地，向那树拜也几拜。

白衣尼哀哭了良久，站起身来，抱住树干，突然全身颤抖，昏晕了过去，身子慢慢软垂下来。韦小宝吃了一惊，急忙扶住，叫道：“师太，师太，快醒来。”

过了一会，白衣尼悠悠醒转，定了定神，说道：“咱们去皇宫瞧瞧。”韦小宝道：“好，咱们先回店。我去弄套太监的衣衫来，师太换上了，我带你入宫。”白衣尼怒道：“我怎能穿靴子太监的衣衫？”韦小宝道：“是，是。那么……那么……有了，师太扮作个喇嘛，皇宫里经常有喇嘛进出的。”白衣尼道：“我也不扮喇嘛。就这样冲进宫去，谁能阻挡？”韦小宝道：“是，谅那些侍卫也挡不住师太。只不过……这未免大开杀戒。师太只顾杀人，就不能静静的瞧东西了。”他可真不愿跟白衣尼就这样硬闯皇宫。

白衣尼点点头：“那也说得是，今天晚上趁黑闯宫便了。你在客店等著我，以免遭遇危险。”韦小宝道：“不，不，我跟你一起去。你一个人进宫，我不放心。皇宫里我可熟得到了家，地方熟，人也熟。你想瞧什么地方，我带你去便是。”白衣尼不语，呆呆出神。

到得二更天时，白衣尼和韦小宝出了客店，来到宫墙之外。韦小宝道：“咱们绕到东北角上，那边宫墙较矮，里面是苏拉杂役所住的所在，没什么侍卫巡。”白衣尼依着他指点，来到北十三排之侧，抓住韦小宝后腰，轻轻跃进宫去。

韦小宝低声道：“这边过去是乐寿堂和养性殿，师太你想瞧什么地方？”白衣尼沉吟道：“什么地方都瞧瞧。”向西从乐寿堂和养性殿之间穿过，绕过一道长廊，经玄穹宝殿、景阳宫、钟粹宫而到了御花园中。

白衣尼虽在黑暗之中，仍行走十分迅速，转弯抹角，竟无丝毫迟疑，遇到侍卫和更夫巡查，便在屋角或树林后一躲。韦小宝大奇：“她怎地对宫中情形如此熟悉？她以前定是在宫里住的。”跟著她过御花园，继续向西，出坤宁门，来到坤宁宫外。白衣尼微一踌躇，问道：“皇后是不是住在这里？”韦小宝道：“皇上还没大婚，没有皇后。从前太后住在这里，现今搬到慈宁宫去了。眼下坤宁宫没人住。”白衣尼道：“咱们去瞧瞧。”来到坤宁宫外，伸手按上窗格，微一使劲，窗门嗤嗤轻响，已然断了，拉开窗子，跃了进去。韦小宝跟著爬进。

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室，韦小宝从没来过，这寝宫久无人住，触鼻一阵灰尘霉气。月光从窗纸中映进一些微光，依稀见到白衣尼坐在床沿上，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听得扑簌簌有声，却是她眼泪流上了衣襟。

韦小宝心道：“是了，她多半跟陶姑姑一样，本来是宫里的宫女，服侍过前朝皇后。”只见她抬头瞧著屋梁，低声道：“周皇后，就是……就是在这里自尽死的。”韦小宝应道：“是。”心下更无怀疑，低声道：“师太，你要不要见我姑姑？”

白衣尼奇道：“你姑姑？她是什么人？”韦小宝道：“我姑姑姓陶，叫作陶红英……”白衣尼轻声惊呼：“红英？”韦小宝道：“是啊，说不定你认识她。我姑姑从前是服侍崇祯皇帝的长公主的。”

白衣尼道：“好，好。她在哪里？你快……快去叫她来见我。”她一直泰然自若，即就那日在清凉寺中行刺康熙，尽管行动迅速，仍不失镇静，可是此刻语音中竟显得十分焦急。

韦小宝道：“今晚是叫不到了。”白衣尼连问：“为什么？为什么？”韦小宝道：“我姑姑忠于大明，曾行刺鞑子太后，可惜刺她不死，只好在宫里躲躲藏藏。她要见我的暗号之后，明晚才能相见。”白衣尼道：“很好，红英这丫头有气节。你做什么暗号？”韦小宝道：“我跟姑姑约好的。我在火场上堆一个石堆，插一根木条，她便知道了。”

白衣尼道：“咱们就做暗号去。”跃出窗外，拉了韦小宝的手，出隆福门，过永寿宫、体元殿向北来到火场。韦小宝拾起一根炭条在一块木片上画了只雀儿，用乱石堆成一堆，将木条插入石堆。白衣尼忽道：“有人来啦！”

火场是宫中焚烧废物的所在，深夜忽然有人到来，事非寻常韦小宝一拉白衣尼的手，躲到一只大瓦缸之后，只听得脚步声细碎，一人奔将过去，站定身四下一看，见到了韦小宝所插的木条，微微一怔，便走过去拨起。这人一转身，月光照到脸上，韦小宝见到正是陶红英，心中大喜，叫道：“姑姑，我在这里。”从瓦缸后面走了出来。

陶红英抢上前来，一把搂住了他，喜道：“好孩子，你终于来了。每天晚上，我都到这里来瞧瞧，只盼早日见到你的记号。”韦小宝道：“姑姑，有一人想见你。”陶红英微感诧异，放开了他身子，问道：“是谁？”

白衣尼站直身子，低声道：“红英，你……你还认得我么？”

陶红英没想到瓦缸后面另有别人，吃了一惊，退后三步，右手在腰间一摸，拔短剑在手，道：“是……是谁？”白衣尼叹了口气，道：“原来你不认得我了。”陶红英道：“我……我见不到你脸，你……你是……”

白衣尼身子微侧，让月光照在她半边脸上，低声道：“你相貌也变了很多啦。”

陶红英颤声道：“你是……你是……”突然间掷下短剑，叫道：“公主，是你？我……我……”扑过去抱住白衣尼的腿，伏在地下，呜咽道：“公主，今日能再见到你，我……我便即刻死了，也……也喜欢得紧。”

一听得“公主”二字，韦小宝这一下惊诧自是非同小可，但随即想起陶红英先前说过的往事：她是先朝宫中的宫女，一直服侍长公主，李闯攻入北京后，崇祯提剑要杀长公主，砍断了她手臂，陶红英在混乱中晕了过去，醒转来时，皇帝和公主都已不见了。韦小宝向白衣尼望了一眼，心想：“她少了一条手臂，对宫中情形这样熟悉，又在坤宁宫中哭泣，我早该想到了。似她这等高贵模样，怎能会是宫女？我到这时候才知，真在大大的蠢才。”

只听白衣尼道：“这些日子来，你一直都在宫里？”陶红英嗔道：“是。”白衣尼道：“这孩子说，你曾行刺鞑子皇太后，那很好。可也难怪你了。”说到这里，泪水潸潸而下。陶红英道：“公主是万金之体，不可在这里耽搁。奴婢即刻送公主出宫。”白衣尼叹了口气，道：“我早已不是公主了。”陶红英道：“不，不，在奴婢心里，你永远都是公主，是我的长公主。”

白衣尼凄然一笑。月光之下，她脸颊上泪珠莹然，这一笑更显凄清。她缓缓的道：“宁寿宫这会儿有人住么？我想去瞧瞧。”陶红英道：“宁寿宫……现今是……鞑子的建宁公主住著。不过这几天鞑子皇帝、太后和公主都不在宫里，不知上哪里去了。宁寿宫只余几个宫女太监。待奴婢去把他们杀了，请公主过去。”宁寿宫是公主的寝宫，正是这位大明长平公主的旧居。

白衣尼道：“那也不用杀人，我们过去瞧瞧便是。”陶红英道：“是。”她不知长平公主已身负超凡入圣的武功，只道是韦小宝带著她混进宫来的。她乍逢故主，满心激动，别说公主不过是要去看看旧居，就是刀山油锅，也毫不思索的抢先跳了。

当下三人向北出铁门，折而向东，过顺贞门，经北五所，茶库，来到宁寿宫外。

陶红英低声道：“待奴婢进去驱除宫女太监。”白衣尼道：“不用。”伸手推门，门轻轻一响的断了，宫门打开，白衣尼走了进去。虽然换了朝代，宫中规矩并无多大更改，宁寿宫是白衣尼的旧居，她熟知太监宫女住宿何处，不待众人惊觉，已一一点了各人的晕穴来到公主的寝殿。陶红英又惊又喜：“公主，想不到你武功如此了得！”

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回思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自己曾在这里图绘一人的肖像，又曾与此人同被共枕。现今天下都给鞑子占了去，自己这一间卧室，也给鞑子的公主占住了，那人更是远在绝域万里之外，今生今世，再也难以相见……

陶红英和韦小宝侍立在旁，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白衣尼轻声叹息，幽幽的道：“点起烛火。”陶红英道：“是。”点燃了蜡烛，只见墙壁上、桌椅上，都是刀剑皮鞭之类的兵器，便如是个武人的居室，哪里像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寝室。

白衣尼道：“原来这公主也生性好武。”

韦小宝道：“这鞑子公主的脾气很怪，不但喜欢打人，还喜欢人家打她，武功却稀松平常，连我也不如。”他向床上瞧了一眼，想起那日躲在公主被中，给太后抓住，若不是那枚五龙令掉了出来，此刻早在阴世做小太监，服侍阎罗王的公主了。

白衣尼轻声道：“我那些图画，书册，都给她丢掉了？”陶红英道：“是。这番邦女子只怕字也不认得几个，懂得什么丹青图书？”

白衣尼左手一抬，袖子微扬，烛火登时灭了，说道：“你跟我出宫去罢。”

陶红英道：“是。”又道：“公主，你身手这样了得，如能抓到鞑子太后，逼她将那几部经书交了出来，便可破了鞑子的龙脉。”

白衣尼道：“什么经书？鞑子的龙脉？”陶红英当下简述八部《四十二章经》的来历。白衣尼默默的听完，沉吟半晌，说道：“这八部经书之中，倘若当真藏着这么个天大秘密，能破得鞑子的龙脉，自是再好不过。等鞑子皇太后回宫，我们再来。”

三人出得宁寿宫，仍从北十三排之侧城墙出宫，回到客店宿歇。陶红英和白衣尼住在一房，事隔二十多年，今晚竟得再和故主同室而卧，喜不自胜，这晚哪里能再睡得著？”

韦小宝却想：“五部经书在我手里，有一部在皇上那里，另外两部却不知在哪里。这位公主师太要逼老娘子交出经书，她是交不出的，正好三言两语，撺掇公主杀了她，拔了皇上和我的眼中钉。”

此后数日，白衣尼和陶红英在客店中足不出户，韦小宝每日出去打听，皇上是否已经回宫。到第七日上午，见康亲王、索额图、多隆等人率领大批御前侍卫，拥卫著几辆大轿子入宫，知道皇上已回。果然过不多时，一群群亲王贝勒、各部大臣陆续进宫，自是去恭叩圣安。韦小宝回到客店告知。

白衣尼道：“很好，今晚我进宫去。鞑子皇帝已回，宫中守卫比上次严密数倍，你们二人在客店里等著我便是。”韦小宝道：“公主师太，我跟你去。”陶红英也道：“奴婢想随著公主。奴婢和这孩子熟知宫中地形，不会有危险的。”她既和故主重逢，说什么也不肯再离她一步。白衣尼点头允可。

当晚三人自原路入宫，来到太后所住的慈宁宫外。四下里静悄悄地，白衣尼带著三人绕到宫后，抓住韦小宝后腰越墙而入，落地无声。陶红英跃下之时，白衣尼左手衣袖在她腰间一托，她落地时便也一无声息。韦小宝指著太后寝宫的侧窗，打手势示意太后住于该外，领著二人走入后院。那是慈宁宫宫女的住处。眼见只三间屋子的窗子透出淡淡黄光。白衣尼自一间屋子的窗缝中向内一张，见十余名宫女并排坐在凳上，每人低垂眉，犹似入定一般。她轻轻掀开帘子，径自走进太后的寝殿。韦小宝和陶红英跟了进去。

桌上明晃晃的点著四根红烛，房中一人也无。陶红英低声道：“婢子曾划破三口箱子，抽屉也全找过了，还没见到经书影子，鞑子太后和那个假宫女就进来了……啊哟，有人来啦！”韦小宝一扯她衣袖，忙躲到床后。白衣尼点点头，和陶红英跟著躲在床后。

只听房外一个女子声音说道：“妈，我跟你办成了这件事，你赏我什么？”正是建宁公主。听得太后道：“妈差你做些小事，也要讨赏。真不成话！”两人说著话，走进房来。

建宁公主道：“啊哟，这还是小事吗？倘若皇帝哥哥查起来，知道是我拿的，非大大生气不可。”太后坐了下来，道：“一部佛经，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去五台山进香，为的是求菩萨保佑，回宫之后，仍要诵经念佛，菩萨这才喜欢哪。”公主道：“既然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就跟皇帝哥哥说去，说你差我拿了这部《四十二章经》，用来诵经念佛，求菩萨保佑他国泰平安，皇帝哥哥万岁万万岁。”

韦小宝心中喜道：“妙极，原来你差公主去偷了经书来。”转念一想，又觉运气不好，倘若这次不是和白衣尼同来，这部经书大可落入自己手中，现下却没指望了。

太后道：“你去说好了。皇帝如来问我，我可不知道这回事。小孩儿家胡言乱语，也作得准的？”建宁公主叫道：“啊，妈，你想什么？经书是明明在这里。”太后嗤的一笑，道：“那也容易，我丢在炉子里烧了便是。”公主笑道：“算了，算了，我总说不过你。小气的妈，你不肯赏我也罢了，却来欺侮女儿。”太后道：“你什么都有了，又要我赏什么？”

公主道：“我什么都有了，就是差了一件。”太后道：“差什么？”公主道：“差了个陪我玩了小太监。”太后又一笑，说道：“小太监，宫里几百个小太监，你爱差哪个陪你玩，就差哪一个，还嫌少了？”公主道：“不，那些小太监笨死啦，都不好玩。我要皇帝哥哥身边的那个小桂子……”

韦小宝心中一震：“这死丫头居然还记著我。陪她玩这件差可不容易当，一不小心，便送老子的一条老命。”只听公主续道：“我问皇帝哥哥，他说差小桂子出京办事去了。可是这么久也不回来。妈，你去跟皇帝说，要他将小桂子给了我。”

韦小宝肚里暗骂：“鬼丫头倒想得出来，老子落入了你手里，全身若不是每天长上十七八个大伤口，老子就跟你姓。啊哟，公主姓什么？公主跟小皇帝是一样的姓，小皇帝却又姓什么？老子当真糊涂，这可不知道。”

太后道：“皇帝差小桂子去办事，你可知去了哪里？去办什么事？”

建宁公主道：“这个我倒知道。听侍卫们说，小桂子是在五台山上。”

太后“啊”的一声，轻轻惊呼，道：“他……便是在五台山上？这一次咱们怎地没见到他？”公主道：“我也是回宫之后，才听侍卫们说起的，可不知皇帝哥哥派他去五台山干什么。听侍卫们说，皇帝哥哥又升了他的官。”太后嗯了一声，沉思半晌，道：“好，等他回宫我跟皇帝说去。”语音冷淡，似乎心思不属，又道：“不早了，你回去睡罢。”

公主道：“妈，我不回去，我要陪你睡。”太后道：“又不是小桂子啦，怎不回自己屋去？”公主道：“我屋里闹鬼，我怕！”太后道：“胡说，什么闹鬼？”公主道：“妈，真的。我宫里的太监宫女们都说，前几天夜里，每个人都让鬼迷了，一觉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一个个都做恶梦。”太后道：“哪有这等事，别听奴才们胡说。我们不在宫里，奴才们心里害怕，便疑神疑鬼的。快回去罢。”公主不敢再说，请了安退出。

太后坐在桌边，一手支颐，望著烛光呆呆出神，过了良久，一转头间突然见到墙上两个人影，随著烛火微微颤动。她还道是眼花凝神一看，果然是两个影子。一个是自己的，另一个影子和自己的影子并列。这一惊非同小可，想到自己过去害死了的人命，不由得全身寒毛直竖，饶是一身武功，竟然不敢回过头来。

过了好一会，想起：“鬼是没影子的，有影子的就不是鬼。”可是屏息倾听，身畔竟无第二人的呼吸之声，只吓得全身手足酸软，动弹不得，瞪视着墙上的两个影子，几欲晕去。突然之间，听到床背后有轻轻的呼吸，心中一喜，转过头来。

只见一个白衣尼隔著桌子坐在对面，一又妙目凝望著自己，容貌清秀，神色木然，一时也看不出是人是鬼。太后颤声道：“你……你是谁？为什么……为什么在这里？”

白衣尼不答，过了片刻，冷冷的道：“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太后听到她说话，惊惧稍减，说道：“这里是皇宫内院，你……你好大胆？”白衣尼冷冷的道：“不错，这里是皇宫内院，你有什么东西？大胆来到此处？”太后怒道：“我是皇太后，你是何方妖人？”

白衣尼伸出右手，按在太后后面那部《四十二章经》上，慢慢拿过。太后喝道：“放手！”呼的一掌，向她面门击去。白衣尼右手翻起，和她对了一掌。太后身子一晃，离椅而起，低声喝道：“好啊，原来是个武林高手。”既知对方是人非鬼，惧意尽去，扑上来呼汉汉连击四掌。白衣尼坐在椅上，并不起立，先将经书在怀中一揣，举掌将她攻来的四招一一化解了。太后见她取去经书，惊怒交集，催动掌力，霎时间又连攻了七八招。白衣尼一一化解，始终不加还击。太后伸手在右腿一摸，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刀。

韦小宝凝神看去，见太后手中所握的是一柄白金点钢峨眉刺，当日杀海天富用的便是此物。她兵刃在手，气势一振，接连向白衣尼戳去，只听得风声呼汉，掌劈刺戳，寝宫中一条条白光急闪。韦小宝低声道：“我出去喝住她，别伤了师太。”陶红英一把拉住，低声道：“不用！”

但见白衣尼仍稳坐椅上，右手食指指东一点，西一戳，将太后的凌厉的攻势一一化解。太后倏进倏退，忽而跃起，忽而伏低，迅速之极，掌风将四枝蜡烛的火口逼得向后倾斜，突然间房中一暗，四枝烛火熄了两枝，更折数招，余下两枝也都熄了。

黑暗中只听得掌风之声更响，夹著太后重浊的喘息之声。忽听白衣尼冷冷的道：“你身为皇太后，这些武功是哪学来的？”太后不答，仍是竭力进攻，突然拍排排排四下清脆之声，显是太后脸上给打中了四下耳光，跟著她“啊”的一声叫，声音中充满著愤怒与惊惧，腾的一响，登时房中更无声音。

黑暗中火光一闪，白衣尼手中已持著一条点燃的火折，太后却直挺挺的跪在她身前，一动也不动。韦小宝大喜，心想：“今日非杀了老婊子不可。”

只见白衣尼将火折轻轻向上一掷，火飞起数尺，左手衣袖挥出，那火折为袖风所送，缓缓飞向烛火，竟将四枝烛火逐一点燃，便如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空中拿住一般。白衣尼衣袖向前一招，一股吸力将火折吸了回来，伸右手接过，轻轻吹熄了，放入怀中。只将韦小宝瞧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

太后被点中穴道，跪在地下，一张脸忽而紫胀，忽而惨白，低声怒道：“你快把我杀了，这等折磨人，不是高为所为。”白衣尼道：“你一身蛇岛武功，这可奇了。一个深宫中的贵人，怎会和神龙教拉上了关系？”

韦小宝暗暗咋舌，心想：“这位师太无事不知，以后向她撒谎，可要加倍留神。”

太后道：“我不知神龙教是什么。我这些微末功夫，是宫里一个太监教的。”白衣尼道：“太监？宫里的太监，怎会跟神龙教有关？他叫什么名字？”太后道：“他叫海天富，早已死了。”韦小宝肚里大笑，心道：“老婊子胡说八道之至。倘若她知道我躲在这里，可不敢撒这漫天大谎了。”

白衣尼沉吟道：“海天富？没听说过这一号人物。你刚才向我连拍七掌，掌力阴沉，那是什么掌法？”太后道：“我师父说，这是武当派功夫，叫作……叫作柔云掌。”白衣尼摇头道：“不是，这是『化骨绵掌』。武当派名门正派，怎能有这等阴毒的功夫？”太后道：“师父说得是。那是我师父说我，我……我可不知道。”她见白衣尼武功精深，见闻广博，心中越来越敬畏，言语中便也越加客气。

白衣尼道：“你用这路掌法，伤过多少人？”太后道：“我……晚辈生长深宫，习武只是为了强身，从来没伤过一个人。”韦小宝心想：“不要脸，大吹法螺，不用本钱。”只听她又道：“师太明鉴，晚辈有人保护，一生之中，从来没跟人动过手。今晚遇上师太，那是第一次。晚辈所学的武功，原来半点也没有用。”白衣尼微微生笑，道：“你的武功，也算挺不差的了。”

太后道：“晚辈是井底之蛙，今日若不见师太的绝世神功，岂知天地之大。”白衣尼唔了一声，问道：“那太监海天富几时死的？是谁杀他的？”太后道：“他……他逝世多年，是年老病死的。”白衣尼道：“你自身虽未作恶，但你们满洲鞑子占我大明江山，逼死我大明天子。你是第一个鞑子皇帝的妻子，第二个鞑子皇帝的母亲，却也容你不得。”

太后大惊，颤声道：“师……师太，当今皇帝并不是晚辈生的。他的亲生母亲是孝康皇后，早已死了。”白衣尼点头道：“原来如此。可是你身为顺治之妻，他残杀我千千万万汉人百姓，何以你未有一言相劝？”太后道：“师太明鉴，先帝只宠那狐媚子董鄂妃，晚辈当年要见先帝一面也难，实是无从劝起。”白衣尼沉吟片刻，道：“你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今日我不来杀你……”太后道：“多谢师太不杀之恩，晚辈今后必定日日诵经念佛。那……那部佛经，请师太赐还了罢！”

白衣尼道：“这部《四十二章经》，你要来何用？”太后道：“晚辈虔心礼佛，今后有生之年，日日晚晚都要念经。”白衣尼道：“《四十二章经》是十分寻常的经书，不论哪一所庙宇寺院之中，都有十部八部，何以你非要这部不可？”太后道：“师太有所不知。这部经书是先帝当年日夕诵读的，晚辈不忘旧情，对经如对先帝。”白衣尼道：“那就不是了。诵经礼佛之时，须当心中一片空明，不可有丝毫情缘牵缠。你一面念经，一面想著死去的丈夫，复有何用？”太后道：“多谢太师指点。只是……只是晚辈愚鲁，解脱不开。”

白衣尼双眼中突然神光一现，问道：“到底这部经书之中，有什么古怪，你给我从实说来。”太后道：“实在……实在是晚辈一片痴心。先帝虽然待晚辈不好，可是我始终忘不了他，每日见到这部经书，也可稍慰思念之苦。”

白衣尼叹道：“你既执迷不悟，不肯实说，那也由得你。”左手衣袖挥动，袖尖在她身上一拂，被点的穴道登时解开了。太后道：“多谢师太慈悲！”磕了个头，站起身来。

白衣尼道：“我也没什么慈悲。你那『化骨绵掌』打中在别人身上，那便如何？”

太后道：“那太监没跟我说过，只说这路掌法很是了得，天下没几个人能抵挡得住。”

白衣尼道：“嗯，适才你向我拍了七掌，我也并没抵挡，只是将你七掌『化骨绵掌』的掌力，尽数送了回去，从何处来，回何处去。这掌力自你身上而出，回到你的身上。这恶业是你自作，自作自受，须怪旁人不得。”

太后不由得魂飞天外。她自然深知这“化骨绵掌”的厉害，身中这掌力之后，全身骨髓酥化，寸寸断绝，终于遍体如绵，欲抬一根小指头也不可。当年她以此掌力拍死董鄂妃姊妹，董鄂妃的独生子荣亲王，三人临死时的惨状，自己亲眼目睹。这白衣尼武功如此了得，而将敌人掌力逼回敌身，亦为武学中所常有，此言自非虚假，这等人将七掌“化骨绵掌”拍在自己身上。适才出手，唯恐不狠，实是竭尽了平生之力，只一掌便已禁受不起，何况连拍七掌？霎时间惊到了极处，跪倒在地，叫道：“求师太救命。”

白衣尼叹了口气道：“业由自作，须当自解，旁人可无能为力。”太后磕头道：“还望师太慈悲，指点一条明路。”白衣尼道：“你事事隐瞒，不肯吐实。明路好端端的就摆在你眼前，自己偏不愿走，又怨得谁来？我纵有慈悲之心，也对我们汉人同胞施去。你是鞑子满奴，和我有深仇大恨，今日不亲手取你性命，已是慈悲之极了。”说著站起身来。

太后知道时机稍纵即逝，此人一走，自己数日间便死得惨不堪言，董鄂妃姊妹临死时痛楚万状，辗转床第之的情景，霎时之间都现在眼前，不由得全身发颤，叫道：“师……师太，我不是鞑子，我是，我是……”白衣尼问道：“你是什么？”太后道：“我是，我是……汉人。”

白衣尼冷笑道：“你是什么？”太后道：“我是，我是……汉人。”白衣尼冷笑道：“到这当儿还在满口胡言。鞑子皇后哪有由汉人充任之理？”太后道：“我不是胡言。当今皇帝的亲后母亲佟桂氏，她父亲佟图赖中汉军理的，就是汉人。”白衣尼道：“她母以子贵，听说本来只是妃子，并不是皇后。她从来没做过皇后，儿子做了皇帝之后，才追封她为皇太后。”

太后俯首道：“是。”见白衣尼举步欲行，急道：“师太，我真的是汉人，我……我恨死了鞑子。”白衣尼道：“那是什么缘故？”太后道：“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我……我原是不该说的，不过不过……”白衣尼道：“既是不该说，也就不用了。”

太后这当儿当真火烧眉毛，只顾眼下，余下一切都顾不得了，一咬牙，说道：“我这太后是假的，我……我不是太后！”

此言一出，白衣尼固然一愣，躲在床后的韦小宝更是大吃一惊。

白衣尼缓缓坐入椅中，问道：“怎么是假的？”太后道：“我父母为鞑子所害，我恨死鞑子，我被逼入宫做宫女，服侍皇后，后来……后来，我假冒了皇后。”

韦小宝越听越奇，心道：“这老婊子撒谎的胆子当真不小，这等怪话也敢说，乖乖龙的东，老婊子还没入我白龙门，已学会了掌门使小白龙的吹牛功夫。我入宫假冒小太监，难道她也是当真入宫假冒皇后？”

只听太后又道：“真太后是满洲人，姓博尔济吉特，是科乐沁贝勒的女儿。晚辈的父亲姓毛，是浙江杭州的汉人，便是大明大将军毛文龙。晚辈名叫毛东珠。”白衣尼一怔，问道：“你是毛文龙的女儿？当年镇守皮岛的毛文龙？”太后道：“正是，我爹爹和鞑子连年交战，后来给袁崇焕大帅所杀。其实……其实那是由于鞑子的反间计。”白衣尼哦了一声，道：“这倒是一件奇闻了。你怎能冒充皇后这许多年竟会不给人发觉？”

太后道：“晚辈服侍皇后多年，她的说话声调，举止神态，给我学得维肖维妙。我这副面貌，也是假的。”说着走到妆台之侧，拿起一块绵帕，在金盒中浸湿了，在脸上用力擦洗数下，又在双颊上撕下两块人皮一般的物事来，登时相貌大变，本来胖胖的一张圆脸忽然变成了瘦削的瓜子脸，眼眶下面也凹了进去。

白衣尼“啊”的一声，甚感惊异，说道：“你的相貌果然大大不同了。”沉吟片刻，道：“可是要假冒皇后，毕竟不是易事。难道你贴身的宫女会认不出？连你丈夫也认不出？”太后道：“我丈夫？先帝只宠爱狐媚子董鄂妃一人，这些年来，他从来没在皇后这里住过一晚。真皇后他一眼都不瞧，假皇后他自然也不瞧。”这几句话语气甚是苦涩，又道：“别说我化装得甚像，就算全然不像，他……他……哼，他也怎会知道？”

白衣尼微微点头，又问：“那么服侍皇后的太监宫女，难道也都认不出来？”太后道：“晚辈一制住皇后，便让她在慈宁宫的太监宫女尽数换了新人，我极少出外，偶尔不得不出外，宫里规矩，太监宫女们也不敢正面瞧我，就算远远偷瞧一眼，又怎分辨得出真假？”

白衣尼忽然想起一事，说道：“不对。你说老皇帝从不睬你，可是……可是你却生下了一个公主。”太后道：“这个女儿，不是皇帝生的。他父亲是个汉人，有时偷偷来到宫里和我相会，便假扮了宫女。这人……他不久之前不幸……不幸病死了。”

陶红英捏了捏韦小宝的手掌，两人均想：“假扮宫女的男子倒确是有的，只不过不是病死而已。”韦小宝又想：“怪不得公主如此野蛮胡闹，原来是那个假宫女生的杂种。老皇帝慈祥温和，生的女儿决不会这个样子。”

白衣尼心想：“你忽然怀孕生女，老皇帝倘若没跟你同房，怎会不起疑心？”只是这种居室之私，她处女出家，问不出口，寻思：“这人既然处心积虑的假皇后，一怀孕总总有法子遮掩，那也不必细查。”摇摇头，说道：“你的话总是不尽不实。”

太后急道：“前辈，连这等十分可耻之事，我也照实说了，余事更加不敢隐瞒。”白衣尼道：“如此说来，那真太后是给杀了。你手上沾的血腥却也不少。”太后道：“晚辈诵经拜佛，虽对鞑子心怀深仇，却不敢胡乱杀人。真太后还好端端的活著。”

这句话令床前床后三人都大出意料之外。白衣尼道：“她还活著？你不怕泄露秘密？”

太后走到一张大挂毡之前，拉动毡旁的羊毛衫子，挂毡慢慢卷了上去，露出两扇柜门。太后从怀里摸出一枚黄金钥匙，开了柜上暗锁，打开柜门，只见柜内横卧著一个女人，身上盖著锦被。白衣尼轻後一声惊呼，问道：“她……她便是真皇后？”

太后道：“前辈请瞧她的相貌。”说著手持烛台，将烛光照在那女子的脸上。白衣尼见那女子容色十分憔悴，更无半点血色，但相貌确实与太后除去脸上化装之前甚为相似。

那女子微微将眼睁开，随即闭住，低声道：“我不说，你……你快快将我杀了。”

太后道：“我从来不杀人，怎会杀你？”说著关上柜门，放下挂毡。

白衣尼道：“你将她关在这里，已关了许多年？”太后道：“是。”白衣尼道：“你逼问她什么事？只因她坚决不说，这才得以活到今日。她一说了出来，你立即便将她杀了？是不是？”太后道：“不，不。晚辈知道佛门首戒杀生，平时常吵吃素，决不会伤害她性命。”

白衣尼哼了一声，道：“你当我是三岁孩童，不明白你的心思？这人关在这里，时时刻刻都有危险，你不杀她，必有重大图谋。倘若她在柜内叫嚷起来，岂不立时败露机关？”

太后道：“她不敢叫的，我对她说，这事要败露，我首先杀了老皇帝。后来老皇帝死了，我就说要杀小皇帝。这鞑子女人对两个皇帝忠心耿耿，决不肯让他们受到伤害。”白衣尼道：“你到底逼问她什么话？她不肯说，你干么不以皇帝的性命相胁？”太后道：“她说我倘若害了皇帝，她立即绝食自尽。她所以不绝食，只因我答应不加害皇帝。”

白衣尼寻思：真假太后一个以绝食自尽相胁，一个以加害皇帝相胁，各有所忌，相持多年，形成僵局。按理说，真太后如此危险的人物，便一刻也留不得，杀了之后，尚须得将骨化灰，不留半丝痕迹，居然仍让她活在宫中，自是因为她尚有一件重要秘密，始终不肯吐露之故，而秘密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问道：“我问你的那句话，你总是东拉西扯，回避不答，你到底逼问她说什么秘密？”

太后道：“是，是。这是关涉鞑子气运盛衰的一个大秘密。鞑子龙兴辽东，占了我大明天下，自是因为他们祖宗的风水奇佳。晚辈得知辽东长白山中，有道爱新觉罗氏的龙脉，只须将这道龙脉掘断了，我们非但能光复汉家山河，鞑子还尽数覆灭于关内。”

白衣尼点点头，心想这话倒与陶红英所说无甚差别，问道：“这道龙脉在哪里？”

太后道：“这就是那个大秘密了。先帝临死之时，小皇帝还小，不懂事，先帝最宠爱的董鄂妃又先他而死，因此他将这个大秘密跟皇后说了，要她等小皇帝长大，才跟他说知。那时晚辈是服侍皇后的宫女，偷听到先帝和皇后的说话，却未能听得全。我只想查明了这件大事，邀集一批有志之士，去长白山掘断龙脉，我大明天下就可重光了。”

白衣尼沉吟道：“风水龙脉之事，事属虚无缥缈，殊难入信。我大明失却天下，是因历朝施政不善，苛待百姓，以致官逼民反。这些道理，直到近年来我周游四方，这才明白。”

太后道：“是，师太洞明事理，自非晚辈所及。不过为了光复我汉家山河，那风水龙脉之事，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能掘了龙脉，最糟也不过对鞑子一无所损，倘若此事当真灵验，岂不是能拯救天下千千万万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白衣尼颯然动容，点头道：“你说得是。到底是否具有屡效，事不可知，就算无益，也是绝无所损。只须将此事宣示天下，鞑子是深信龙脉之事的，他们心中先自馁了，咱们图谋复国，大伙儿又多了一层信心。你逼问这真太后的，就是这个秘密？”

太后道：“正是。但这贱人知道此事关她子孙基业，宁死不肯吐露，不论晚辈如何软硬逼问，这些年来出尽了法子，她始终宁死不说。”

白衣尼从怀中取出那部《四十二章经》，道：“你是要问她，其余那几部经书是在何处？”太后吓了一跳，倒退两步，颤声道：“你……你已经知道了？”白衣尼道：“那个大秘密，便藏在这经书之中，你已得了几部？”太后道：“师太法力神通，无所不知，晚辈不敢隐瞒。本来我已得了三部，第一部是先帝赐给董鄂妃的，她死之后，就在晚辈这里了。另外两部，是从奸臣鳌拜家里抄出来的。可是一天晚上有人入宫行刺，在我胸口刺了一刀，将这三部经书都盗去了。师太请看。”说著解开外衣，内衣和肚兜，露出胸口一个极大伤疤。

韦小宝一颗心怦怦大跳：“再查问下去，恐怕师太要疑心到我头上来了。”

只听白衣尼道：“我知道行刺你的是谁，可是这人并没取去那三部经书。”她想这三部经书若为陶红英取去，她决不会隐瞒不说。太后惊道：“这刺客没盗经书？那么三本经书是谁偷了去，这……这真奇了。”白衣尼道：“说与不说，也全由得你。”太后道：“师太恨鞑子入骨，又是法力神通，这大秘密若能交在您手里，由您老人家主持大局，去掘了鞑子的龙脉，正是求之不得，晚辈如何会再隐瞒

再说，须得八部经书一齐到手，方能找到龙脉所在，现下一部已在师太手中，晚辈就算另有三部，也是一无用处。”白衣尼冷冷的道：“到底你心中打什么主意，我也不必费心猜测。你既然是皮岛毛文龙之女，那么跟神龙教定是渊源极深的了。”太后颤声道：“不，没……没有。晚辈……从来没听说过神龙教的名字。”白衣尼向瞪视片刻，道：“我传你一项散功的法子，每日朝午晚三次，依此法拍击树木，连拍九九八十一日，或许可将你体内中『化骨绵掌』的阴毒掌力散出。”太后大喜，又跪倒叩谢。白衣尼当即传了口诀，说道：“自今以后，你只须一运内力，出手伤人，全身骨骼立即寸断，谁也救你不得了。”太后低声道：“是。”神色黯然。韦小宝心花怒放：“此后见到老妹子，就算我没五龙令，也不用再怕她了。”白衣尼衣袖一拂，点了她晕穴，太后登时双眼翻白，晕倒在地。白衣尼低声道：“出来罢。”韦小宝和陶红英从床后出来。韦小宝道：“师太，这女人说话三分真，七分假，想念不得。”白衣尼点头道：“经书中所藏秘密，不单是关及鞑子龙脉，其中的金钱财宝，她便故意不提。”韦小宝道：“我再来抄抄看。”假装东翻西寻，揭开被褥，见到了暗格盖板上的铜环，低声喜道：“经书在这里了！”拉起暗格盖板，见暗格中藏著不少珠宝银票，却无经书，叹道：“没有经书！珠宝有什么用？”白衣尼道：“把珠宝都取了。日后起义兴复，事事都须用钱。”陶红英将珠宝银票包入一块绵缎之中，交给了白衣尼。韦小宝心想：“老妹子这一下可大大破财了。”又想：“怎地上次暗格中没珠宝银票？是了，上次放了经书，放不下别的东西，可惜，可惜。”白衣尼向陶红英道：“这女人假冒太后，多半另有图谋。你潜藏宫中，细加查探。好在她武功已失，不足为惧。”陶红英答应了，与旧主重会不久又须分手，甚是恋恋不舍。白衣尼带了韦小宝越墙出宫，回到客店，取出经书察看。这部经书黄绸封面，正是顺治皇帝皇韦小宝交给康熙的。白衣尼揭开封面，见第一页上写著：“永不加赋”四个大字，点了点头，向韦小宝道：“你说鞑子皇帝要永不加赋，这四个字果然写在这里。”一页页的查阅下去。《四十二章经》的经文甚短，每一章寥寥数行，只是字体极大，每一章才占了一页二页不等。这些经文她早已熟习如流，从头至尾的诵读一遍，与原经无一字之差，再将书页对准烛火映照，也不见有夹层字迹。她沉思良久，见内文不过数十页，上下封皮还比内文厚得多，忽然想想袁承志当年得到“金蛇秘笈”的经过，当下用清水浸湿封皮，轻轻揭开，只见里面包著两层羊皮，四边密密以丝线缝合，拆开丝线，两层羊皮之间藏著百余皮剪碎的极薄羊皮。韦小宝喜叫：“是了，是了！这就是那个大秘密。”白衣尼将碎片放在桌上，只见每一片有大有小，有方有圆，或为三角，或作菱形，皮上绘有许多弯弯曲曲的朱线，另有黑墨写著满洲文字，只是图文都已剪破，残缺不全，百余片碎皮各不相接，难以拚凑。韦小宝道：“原来每一部经书中都藏了碎皮，要八部经书都得到了，才拼成一张地图。”白衣尼道：“想必如此。”将碎皮放回原来的两层羊皮之间，用锦缎包好，收入衣囊。次日白衣尼带了韦小宝，出京向西，来到昌平县锦屏山思陵，那是安葬崇祯皇帝之所。陵前乱草丛生，甚是荒凉。白衣尼一路之上，不发一言，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伏在陵前大哭。韦小宝也跪下磕头，忽觉身旁长草一动，转过头来，见到一条绿色裙子。这条绿裙子，韦小宝日间不知已想过多少万千次，夜里做梦也不知已梦到多少千百次，此时陡然见到，心中怦的一跳。只怕又是做梦，一时不敢去看。只听得一个娇嫩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什么，说道：“终于等到了，我……我已在这里等了三天啦。”接著一声叹息，又道：“可别太伤心了。”正是那绿衣女郎的声音。这一句温柔的娇音入耳，韦小宝脑中登时天旋地转，喜欢得全身如欲炸裂，一片片尽如《本十二章经》中的碎皮，有大有小，有方有圆，或为三角，或作菱形，说道：“是，是，你已等了我三天，多谢，多谢。我……我听你的话，不伤心。”说著站起身来，一眼见到的，正是那绿衣女郎有美绝伦的可爱容颜，只是她温柔的脸色突然转为错愕，立即又转为气恼。韦小宝笑道：“我可也想得你受苦……”话未说完，小腹上一痛，身子飞起，向后摔出丈余，重重掉在地下，却是给她踢了一交。但那女郎提起柳叶刀，往他头上砍落，急忙一个打滚，拍的一声，一刀砍在地下。那女郎还等再砍，白衣尼喝道：“住手！”那女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抛下刀子，扑在白衣尼怀里，叫道：“这坏人，他……他专门欺侮。师父，你快快把他杀了。”韦小宝又惊又喜，又是没趣，心道：“原来她是师太的徒儿，刚才那两句话却不是向我说的。”哭丧脸慢慢坐起，寻思：“事到如今，我只有拚命装好人，最好能骗得师太大发慈悲，作主将她配我为妻。”走上前去，向那女郎深深一揖，说道：“小人无意中得罪了姑娘，还请姑娘大量，不要见怪。姑娘要打，尽管下手便是，只盼姑娘饶了小人性命。”那女郎双手搂著白衣尼，并不转身，飞腿踢一脚，足踝正踢中韦小宝下颔，他“啊”的一声，又向后摔倒，哼哼唧唧，一时爬不起身。白衣尼道：“阿珂，你怎地不问情由，一见面就踢人两脚？”语气中颇有见责之意。韦小宝一听大喜，心想：“原来你名叫阿珂，终于给我知道了。”他随伴白衣尼多日，知她喜人恭谨谦让，在她面前，越是吃亏，越有好处，忙道：“师太，姑娘这两脚原是该踢的，察在是我不对，真难怪姑娘生气。她便再踢我一千一万下，那也是小的该死。”爬起身来，双手托住下颔，只痛得眼泪都流了下来。这倒不是做诈，实在那一脚踢得不轻。阿珂抽抽噎噎的道：“师父，这小和尚坏死了，他……他欺侮我。”白衣尼道：“他怎么欺侮你？”阿珂脸一红，道：“他……欺侮了我很多……很多次。”韦小宝道：“师太，总而言之，是我糊涂，武功又差。那一日姑娘到少林寺去玩……”白衣尼道：“你去少林寺？女孩儿家怎么能去少林寺？”韦小宝心中又是一喜：“她去少林寺，原来不是师太吩咐的，那更加好了。”说道：“那不是姑娘自己去的，是她的一位师姊要去，姑娘拗不过她，只好陪著。”白衣尼道：“你又怎地知道？”韦小宝道：“那时我奉了鞑子皇帝之命，做他替身，在少林寺出家为僧，见到另一位姑娘向少林寺来，姑娘跟在后面，显然是不大愿意。”白衣尼转头问道：“是阿琪带你去的？”阿珂道：“是。”白衣尼道：“那便怎样？”阿珂道：“他们少林寺的和尚凶得很，说他们寺里的规矩，不许女子入寺。”韦小宝道：“是，是。这规矩实在要不得，为什么施主不能入寺？观世音菩萨就是女的。”白衣尼道：“那便怎样？”韦小宝道：“姑娘说，既然人家不让进寺，那就回去罢。可是少林寺的四个知客僧很没礼貌，胡言乱语，得罪了两位姑娘，偏偏武功又差劲得很。”白衣尼问阿珂道：“你们跟人家动了手？”韦小宝抢道：“那全是少林寺知客僧的不是，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他们伸手去推两位姑娘。师太你想，两位姑娘是千金之体，怎能四个和尚的脏手碰到身上？两位姑娘自然要闪身躲避，四个和尚毛手毛脚，自己将手脚碰在山亭的柱子上，不免有点儿痛了。”白衣尼哼了一声，道：“少林寺武功领袖武林，岂有如此不的？阿珂，你出手之时，用的是哪几招手法？”阿珂不敢隐瞒，低头小声说了。白衣尼道：“你们将四名少林僧都打倒了？”阿珂向韦小宝望了一眼，恨恨的道：“连他是五个。”白衣尼道：“你们胆子倒真不小，上得少林寺去，将人家五位少林僧人的手足打脱了骹。”双目如电，向她全身打量。阿珂吓得脸孔更加白了。白衣尼见到她颈中一条红痕，问道：“这一条刀伤，是寺中高手伤的？”阿珂道：“不，不是。他……他……”抬头向韦小宝白了一眼，突然又颊晕红，眼中含泪道：“他……他好生羞辱我，弟子自己……自己挥刀勒了脖子，却……却没有死。”白衣尼先前听到两名弟子上少林寺胡闹，甚是恼怒，但见她颈中刀痕甚长，登生怜惜之心，问道：“他怎地羞辱你？”阿珂哇的一

声，哭了出来。韦小宝道：“的确，是我大大的不该，我说话没上没下，没有分寸，姑娘只不过抓住了我，吓了我一跳，说要挖出我的眼珠，又不是真挖，偏偏我胆小没用，吓得魂飞天外，双手反过来乱打乱抓，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身子，虽然不是有意，总也难怪姑娘生气。”

阿珂一张俏脸羞得通红，眼光中却满是恼怒气苦。

白衣尼问了几句当时动手的招数，已明就理，说道：“这是无心之赤，却也不必太当真了。”轻轻拍了拍阿珂的肩头，柔声道：“他是个小小孩童，又是……又是……是个太监会，没什么要紧，你既已用『乳燕归巢』那一招折断了她双臂，已罚过他了。”

阿珂眼中泪水不住滚动，心道：“他哪里是个小小孩童了？他曾到妓院去作坏事。”但这句话却也不敢出口，生怕师父追问，查知自己跟着师姊去妓院打人，心中一急，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跪倒在地，连磕头，说道：“姑娘，你心中不痛快，再踢我几脚出气罢。”阿珂顿足哭道：“我偏偏不踢。”韦小宝提起手掌，劈排拍拍，在自己脸上连打几个耳光，说道：“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白衣尼微皱双眉，说道：“这事也不算是你的错。阿珂，咱们也不能太欺侮人了。”阿珂油油嘻嘻的道：“是他欺侮我，把我捉了去，关在庙里不放。”白衣尼一惊，道：“有这等事？”韦小宝道：“是，是。是我知道自己不对，想讨好姑娘，因此请了她进寺。我心里想，这件事总是因姑娘想进少林寺逛逛而起，寺里和尚不让她进寺，难怪她生气，因此……这就大了胆子，请了姑娘去般若堂玩玩，叫一个老和尚陪著姑娘说话解闷。”

白衣尼道：“胡闹，胡闹，两个孩子都胡闹，什么老和尚？”

韦小宝道：“是般若堂的首座澄观大师，就是师太在清凉寺中跟他对过一掌的。”

白衣尼点点头道：“这位大师武功很是了得。”又拍了拍阿珂的肩头，道：“好啊，这位大师武功既高，年纪又老，小宝请他陪你，也不算委曲了你。这件事就不用多说了。”

阿珂心想：“这小恶人实在坏得不得了，只是有许多事，却又不便说。否则师父追究起来，师姊和我都落得有许多不是。”说道：“师父，你不知道，他……他……”

白衣尼不再理他，瞧著崇祯的坟墓只呆呆出神。

韦小宝向阿珂伸舌头，扮个鬼脸。阿珂大怒，向他狠狠白了一眼。韦小宝只觉她就算生气之时，也是美不可言，心中大乐，坐在一旁，目不转睛的欣赏她的神态，但见她从头到脚，头发眉毛，连一根小指头也是美丽到了极处。

阿珂斜眼向他瞥了一眼，见他呆呆的瞧著自己，脸上一红，扯了扯白衣尼的衣袖：“师父，他……他在看我。”

白衣尼嗯了一声，心中正自想著当年在宫中的情景，这句话全没听时耳里。

这一坐直到太慢偏西，白衣尼还是不舍得离开父亲的坟墓。韦小宝盼她这样十天半月的一直坐下去，只要眼中望著阿珂，就算不吃也不打紧。阿珂却给他瞧得周身她生不自在，虽然不去转头望他，却知他一双眼总是盯著自己身上，心里一阵害羞，一阵焦躁，又是一阵怒，心想：“这小恶人花言巧语，不知说了些什么谎语，骗得师父老是护他。一等师父不在，我非杀了他不可，拚著给师父狠狠责罚一场，也不能容他如此羞辱于我。”

又过了一个时辰，天色渐黑，白衣尼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道：“咱们走罢。”

当晚三人在一家农家借宿。韦小宝知道白衣尼好洁，吃饭时先将她二人的碗筷用热水洗过，将她二人所坐的板凳，吃饭的桌子抹得纤法不染，又去抹床扫地，将她二人所住的一间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向来懒惰，如此勤快，实在是生平从未有。

白衣尼暗暗点头，心想：“这孩子倒也勤快，出外行走，带了他倒是方便得多。”她十五岁前长于深宫，自幼给宫女太监服侍惯了，身遭国变之后流落江湖，日常起居饮食自是大不相同。韦小宝做惯太监，又是尽心竭力的讨好，意令她重享旧日做公主之乐。白衣尼出家修行，于昔日豪华，自早不放在心上，但每个人幼时如何过日子，一生深印脑中，再也磨灭不掉，她不求再做公主，韦小宝却服侍得她犹如公主一般，自感愉悦。

晚饭过后，白衣尼问起阿珂的下落。阿珂道：“那日在少林寺外失散之后，就没再见到师姊，只怕……只怕已给他害死了。”说著眼睛向韦小宝一横。韦小宝忙道：“哪有此事？我见到阿珂姑娘跟蒙古的葛尔丹王子在一起，还有几个喇嘛，吴三桂手下的一个总兵。”

白衣尼一听到吴三桂的名字，登时神色愤怒之极，怒道：“阿珂她干什么跟这些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韦小宝道：“那些人到少林寺来，大概刚好跟阿珂姑娘撞到。师太，你要找她，我陪你，那就很容易找到了。”白衣尼道：“为什么？”韦小宝道：“那些蒙古人喇嘛，还有云南的军官，我都记得他们的相貌，只须遇上一个，就好办了。”

白衣尼道：“好，那你就跟著我一起去找。”韦小宝大喜，忙道：“多谢师太。”白衣尼奇道：“你帮我去办事，该当我谢你才是，你又谢我什么了？”韦小宝道：“我每日跟著师太，再也快活不过，最好是永远陪在师太身边。就算不能，那也是多陪一天好一天。”

白衣尼道：“是吗？”她虽收了阿珂、阿珂两人为徒，但平素对这两个弟子一直都冷冰冰地。二女对她甚为敬畏，从来不敢吐露什么心事，哪有如韦小宝这般花言巧语，甜嘴蜜舌？她虽性情严冷，这些话听在耳中，毕竟甚是受用，不由得嘴角边露出微笑。

阿珂道：“师父，他……他不是的……”她深知韦小宝热心帮同去寻师姊，其实是为了要陪自己，什么“我每日跟著师太，再也快活不过，最好是永远陪在师太身边”云云，其实他内心的真意，该当把“师太”两字，换上了“阿珂”才是。

白衣尼向她瞪了眼，道：“为什么不是？你又怎知人家的心事？我以前常跟你说，江湖上人心险诈，言语不可尽信。但这孩子跟随我多日，并无虚假，那是可以信得过的。他小小孩童，岂能与江湖上的汉子一概而论？”

阿珂不敢再说，只得低头应了声：“是。”

韦小宝大喜，暗道：“阿珂好老婆，你老公自然与众不同，岂能与江湖上的汉子一概而论？你听师父的话，包你吃不吃亏。最多不过嫁了给我，难道我还舍不得不要你吗？放你一百二十个心。”

第二十六回 草木连天人骨白 关山满眼夕阳红

次日三人向南进发，沿路寻访阿珂的下落。一路之上，韦小宝服侍二人十分周到，心中虽爱煞了阿珂，却不敢露出轻狂之态，心想倘若白衣尼察觉，那就糟糕之极了。阿珂从严没对他有一句好言好语，往往乘白衣尼不见，便打他一拳，踢他一脚出气。韦小宝只要能陪伴着他，那就满心喜乐不禁，偶尔挨上几下，那也是拳来身受，脚来髻受，晚间在床上细细回味她踢打的情状，但觉乐也无尽。

这一日将到沧州，三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息。次日清晨，韦小宝到街上买新鲜蔬菜，交给店伴给白衣尼做早饭。他兴匆匆的提了两斤白菜，半斤腐皮，二两口磨从街上回来，见阿珂站在客店门口闲眺，当即笑吟吟的迎上去，从怀中掏出一包玫瑰松子糖，说道：“我在街上给你买了一包糖，想不到这小镇上，也有这样的好糖果。”阿珂不接，向他白了一眼，说道：“你买的糖是臭的，我不爱吃。”韦小宝道：“你吃一粒试试，滋味可真不差。”他冷眼旁观，早知阿珂爱吃零食，只是白衣尼没什么钱给她零花，偶尔买一包糖豆，也吃得津津有味，因此买了一包糖讨她欢喜。

阿珂接了过来，说道：“师父在房里打坐。我气闷得紧。这里有什么风景优雅，僻静无人的所在，你陪我去玩玩。”韦小宝几乎不想念自己的耳朵，登时全身热血沸腾，一张脸涨得通红，道：“你……你这不是冤我？”阿珂道：“我冤你什么？你不肯陪我，我自己一个儿去好了。”说著向东边一条小路走去。韦小宝道：“去，去，为什么不去？姑娘就是叫我赴汤蹈火，我也不会皱一皱眉头。”忙跟在她身后。

两人出得小镇，阿珂指着东南方数里外的一座小山，道：“到那边去玩玩倒也不错。”韦小宝心花怒放，忙道：“是，是。”两人沿着山道，来到了山上。那小山上生满了密密的松树，确实僻静无人，风景却一无足观。

但纵是天地间最丑最恶的山水，此刻在韦小宝眼中，也是胜景无极，何况景色好恶，他本来也不大分辨得出，当即大赞：“这里

风景真是美妙无比。”阿珂道：“有什么美？许多乱石树木挤在一起，难看死啦。”韦小宝道：“是，是。风景本是没什么好看。”阿珂道：“那你怎么说‘这里的风景真是美妙无比’？”韦小宝笑道：“原来的风景是不好看的，不过你的容貌一映上去，就美妙无比了。这山上没花儿，你的相貌，却比一万朵鲜花还要美丽。山上没有鸟雀，你的声音，可比一千头黄莺一齐唱歌还听得更多。”阿珂哼了一声，说道：“我叫你到这里，不是来听你胡言乱语，是叫你立刻给我走开，走得远远地，从今而后，再也不许见我的面。倘若再给我见到，定然挖出你的眼珠子。”韦小宝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哭丧着脸道：“姑娘，以后我再也不敢得罪你啦。请你饶了我罢。”阿珂道：“我确是饶了你啦，今日不取你性命，便是饶你。”说着刷的一声，从腰间拔出柳叶刀来，又道：“你跟着我，心中老是存坏念头，难道我不知道了？你如此羞辱于我，我……我宁可给师父责打一千次一万次，也杀了你不可。”韦小宝见到刀光闪闪，想起她刚烈的性情，知道不是虚言，说道：“师太命我帮同找寻阿琪姑娘，找到之后，我就不跟着你便是。”阿珂摇头道：“不成！没有你帮，我们也找不到。就算找不到，我师妹又不是三岁小孩，难道自己不会回来？”怒刀在空中虚劈，呼呼生风，厉声道：“你再不走，可休怪我无情！”韦小宝顶笑道：“你本来对我就不是小情，那也没什么。”阿珂大怒，喝道：“到了此刻，你还胆敢向我风言风语？”纵身而前，举刀向韦小宝头顶砍落。韦小宝大骇，急忙跃开闪避。阿珂喝道：“你走不走？”韦小宝道：“你就算将我碎尸万段，我变成了鬼，也是跟定了你。”阿珂怒极，提刀呼呼呼三刀。幸好这些招数，在少林寺般若堂中都已施展过，澄观和尚——想出了拆解之法。韦小宝受过指点，当下逐一避过。阿珂砍不中，更是气恼，柳叶刀使得更加急了。再过数招，韦小宝已感难以躲闪，只得拔出匕首，当的一声，将她柳叶刀削为两截。阿珂惊怒交集，舞起半截断刀，向他没头没脑的剁去。韦小宝见她见短，不敢再用匕首招架，自己武艺平庸，一个拿捏不准，如此锋利的匕首只消在她身上轻轻一带，便送了她性命，避思赶拢坏梅凶惨继西律健凶三媪肿哦系蹲废拢械溃骸澳愆→夜龋脑对兜兀兀悴簧蹦恪！比酉匪匪群怪息既亡南麓蠢保袂罢虎』等巳ハ蚰Ω缚袍擅昭强刺煌住！泵μ崮Δ沧罚虢F■方刈

阿珂只觉身下软绵绵地，却是坐在一人身上，忙想支撑着站起，右手反过去一撑，正按在那人脸上，狼狈之下，也不及细想，挺身站起，回过身来一看，见地下那人正是韦小宝。她吃了一惊，喝道：“你干什……”一言未毕，突觉双膝一软，再也站立不定，一交扑倒，向韦小宝摔将下来。这一次却是俯身而扑，惊叫：“不，不……”已摔在他的怀里，四只眼睛相对，相距不及数寸。阿珂大急，生怕这小恶人乘机来吻自己，拚命想快快站起，不知如何，竟然全身没了丝毫气力，只得转过了头，急道：“快扶我起来。”韦小宝道：“我也没了力气，这可如何是好？”身上伏着这个千娇百媚的美女，心中真快得使欲疯了，暗道：“别说我没力气，这当儿就有一万斤力气，也不会扶你起来。是你自己扑在我身上的，又怎怪得我？”

阿珂急道：“师父正在受敌人围攻，我想法子帮她。”原来刚才她一进门，只见白衣尼盘膝坐在地下，右手出掌，左手挥动衣袖，正在与敌人相抗。对方是些什么人，却没看清，只知非止一人，待要细看，已被房中的内力劲风逼了出来。韦小宝比她先到一几步，遭遇却是一模一样，也是一脚刚踏进门，立被劲内撞出，摔在地下，阿珂跟着赶到，便跌在他身上。虽然韦小宝既摔得屁股奇痛，阿珂从空中跌下，压得他胸口肚腹又是一阵疼痛，心里却欣喜无比，只盼这个小美人永远伏在自己怀中，再也不能站起来，至于白衣尼跟什么人相斗可全不放在心上，料想她功力神通，再厉害的敌人也奈何她不得。阿珂右手撑在韦小宝胸口，慢慢挺身，深深吸了口气，终于站起，嗔道：“你干么躺在这里，绊了我一交？”她明知韦小宝和自己遭际相同，身不由己，但刚才的情景实在太过羞人，忍不住发作几句。韦小宝道：“是，是。早知你要摔在这地方，我该当向旁爬开三尺才是。不，三尺也还不够，若只爬开三尺，和你并头而卧，却也不大雅相。”阿珂啐了一口，挂念着师父，张目往房中望去。只见白衣尼坐在地下，发掌挥袖，迎击敌人。围攻她的敌人一眼见到共有五人，都是身穿红衣的喇嘛，每人迅速之极的出掌拍击，但被白衣尼的掌力所逼，均是背脊紧紧贴着房中的板壁，难以欺近。阿珂走一步，想看除了这五人外是否另有敌人，但只跨出一步，便觉劲风压体，气也喘不过来，只得倒退了两步，踢了韦小宝一脚，道：“喂，还不站起来？你看敌人是什么来路？”

韦小宝身扶身后的墙壁，站起身来，见到房中的情景，说道：“六个喇嘛都是坏人。”他站起身来，多见到了一名喇嘛。阿珂道：“废话！自然是坏人，还用你说？”韦小宝笑道：“是不是坏人，也不一定的。好比我是好人，你偏偏说我是坏人。这六个喇嘛，胆敢向师太动手，可比我坏得多啦。”阿珂横了他一眼，道：“哼，我瞧你们是一伙。这六个喇嘛是你引来的，想来害师父。”韦小宝道：“我敬重师太，好比敬重菩萨一样；敬重姑娘，好比敬重仙女一样，哪有加害之理？”阿珂凝神瞧着房中情景，突然一声惊呼。韦小宝向房内望去，只见六个喇嘛均已手持戒刀，欲待上前砍杀，只是给白衣尼的袖力掌风逼住了，敢不近身。但白衣尼头顶冒出丝丝白气，看来已是出尽了全力。她只一条臂膀，独力拚斗六个手执兵刃的喇嘛，再支持下去恐怕难以抵敌，韦小宝想上前相助，但自知武艺低微，连房门也走不进去，就算在地下爬了进去，白衣尼不免要分照顾，反而是帮她倒忙，焦急之下，忽见墙角落里倚着一柄扫帚，当即过去拿起，身子缩在门边，伸出扫帚，向近门的一名喇嘛脸上乱拨，只盼他心神一乱，内力不纯，就可给白衣尼的掌力震死。扫帚刚伸出，便听一声大喝，手中一轻，扫帚头已被那喇嘛一刀斩断，随着房中鼓荡的劲风直飞出来，擦过他脸畔，划出了几条血丝，好不疼痛。阿珂急道：“你这般胡闹，那……那不成的。”

韦小宝身靠房门的板壁，只觉不住震动，似乎店房四周的板壁都要被刀风掌力震塌一般，心念一动，看清了六七名喇嘛所站的方位，走到那削断他扫帚的喇嘛身后，拔出匕首，隔着板壁刺了进去。匕首锋利无比，板壁不过一寸来厚，匕首刺去，如入豆腐，跟着插入了那喇嘛后心。哪喇嘛大叫一声，身子软垂，靠着板壁慢慢坐倒。韦小宝听到叫声，知已得手，走到第二个喇嘛后，又是一匕首刺出。转眼之间，如此连杀了四人。匕首刃短，刺入后心之后并不从前胸穿出，每名喇嘛中剑坐倒，房中余人均不知他们如何身死。其余两名喇嘛大骇，夺门欲逃。白衣尼跃身发掌，击在一名喇嘛后心，登时震得他狂喷鲜血而死，右手衣袖一拂，阻住了另一名喇嘛去路，右手出指如风，点了他身上五处穴道。那喇嘛软瘫在地，动弹不得。白衣尼踢转四名喇嘛尸身，见到背上各有刀伤，又看到板壁上的洞孔，才明其理，向那喇嘛喝道：“你……你是何……”突然身子一晃坐倒，口中鲜血汨汨涌出。门名喇嘛都是好手，她以一敌六，内力几已耗竭，最后这一击一拂，更是全力施为，再也支持不住。阿珂和韦小宝大惊，抢上扶住。阿珂连叫：“师父，师父！”白衣尼呼吸细微，闭目不语。韦小宝和阿珂两人将她抬到炕上，她又吐出许多血来。阿珂慌了手脚，只是流泪。客店中掌柜与店小二等见有人斗殴，早就躲得远远地，这时听得声音渐息，过来探头探脑，见到满地鲜血，死尸狼藉，吓得都大叫起来。韦小宝双手各提一柄戒刀，喝道：“叫什么？快给我闭上了鸟嘴，否则一刀一个，都将你们杀了。”众人见到明晃晃的戒刀，吓得诺诺连声。韦小宝取出三锭银子，每锭都是五两，交给店伙，喝道：“快去雇两辆大车来。五两银子赏你的。”那店伙又惊又喜，飞奔而出，片刻间将大车雇到。韦小宝又取出四十两银子，交给掌柜，大声道：“这六个恶喇嘛自己打架，你杀我，我杀你，你们都亲眼瞧见了，是不是？”那掌柜如何敢说不是，只有点头。韦小宝道：“这四十两银子，算是房饭钱。”和阿珂合力抬起白衣尼放入大车，取过炕上棉被，盖在她身畔，再命店伙将那被点了穴道的喇嘛抬入另一辆在车。韦小宝向阿珂道：“你陪师父，我陪他。”两人上了大车。韦小宝吩咐沿大路向南，心想：“师太身受重伤，再有喇嘛来攻，那可糟糕。得找个偏僻的地方，让师太养伤才好。”生怕哪喇嘛解开了穴道，可不是他对手，取过一条绳子，将他手足牢牢缚住。行得十余里，阿珂忽然叫停，从车中跃出，奔到韦小宝车前，满脸惶急，说道：“师父的气息越来越弱，只怕……只怕……”韦小宝一惊，忙下车去看，见白衣尼气若游丝。阿珂哭道：“有什么灵效伤药，那就好了。咱们快找大夫。只是这地方……”韦小宝忽然想起，太后曾给自己三十颗丸药，叫什么“雪参玉蟾丸”，是高丽国国王进贡来的，说道服后强身健体，解毒疗伤，灵验非凡，其中廿十颗请自己转呈洪教主和夫人，当即从怀中取出那玉瓶，说道：“灵效伤药，我这里倒有。”倒了两颗出来，喂在白衣尼口中。阿珂取过水壶，喂着师父喝了两口。韦小宝乘机坐在白衣尼车中，与阿珂相对，说道：“师父服药之后，不知如何，我得时时刻刻守着她。”命两辆大车又行。过了一盏茶时分，白衣尼忽然长长吸了口气，缓缓睁眼。阿珂大喜，叫道：“师父，你好些了？”白衣尼点了点头。韦小宝忙又取出两颗丸药，道：“师太，丸药有效，你再服两颗。”白衣尼微微摇头，低声道：“今天……够了……”

我得运气化这药力……停……停下车子。”韦小宝道：“是，是。”吩咐停车。白衣尼命阿珂扶起身子，盘膝而坐，闭目运功。阿珂目不转睛的望着师父，韦小宝却目不转睛的瞧着阿珂。

但见阿珂初时脸上深有忧色，渐渐的秀眉转舒，眼中露出光彩，又过了一会，小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韦小宝不用去看白衣尼，也知她运功疗伤，大有进境。再过一会，见阿珂喜色更浓，韦小宝心想：“倘若车中没有这师父，就只我和小美儿两个，而她脸色也是这般欢喜，那可真是开心死我了。”突然间阿珂抬起头来，见到他呆呆的瞧着自己，登时双颊红晕，便欲叱责，生怕惊动了师父行功，一句话到得嘴边，又即忍住，狠狠的白了他一眼。韦小宝向她一笑，顺着她眼光看白衣尼时，呼吸也已调匀。

白衣尼呼了口气，睁开眼来，低声道：“可以走了。”韦小宝道：“再歇一会，也不打紧。”白衣尼道：“不用了。”韦小宝又取出五两银子分赏车夫，命他们赶车启程。当时雇一辆大车，一日只须一钱半银子，两名车夫见他出手豪阔，大喜过望，连声称谢。白衣尼缓缓的道：“小宝，你给我服的，是什么药？”韦小宝道：“那叫‘雪参玉蟾丸’，是朝鲜国王进贡给小皇帝的。”白衣尼脸上闪过一丝喜色，说道：“雪参和玉蟾二物，都是疗伤大补的圣药，几有起死回生之功，想不到竟教我碰上了，那也是命不该绝。”她重伤之余，这时说话竟然声调平稳，已无中气不足之象。阿珂喜道：“师父，你老人家好了？”白衣尼道：“死不了啦。”韦小宝道：“我这里还有二十八粒，请师太收用。”说着将玉瓶递过。白衣尼不接，道：“最多再服两三颗，也就够了，用不着这许多。”韦小宝生性慷慨，心想：“三十颗丸药就都给你吃了，又打什么紧？老妹子那里一定还有。”说道：“师太，你身子要紧，这丸药既然有用，下次我见到小皇帝，再向他讨些就是了。”将玉瓶放在她手里。白衣尼点了点头，但仍将玉瓶还了他。

又行一程，白衣尼道：“有什么僻静所在，停下车来，问问那个喇嘛。”韦小宝应道：“是。”命大车驶入一处山坳，叫车夫将那喇嘛抬在地下，然后牵骡子到山后吃草，说道：“不听我叫唤，不可过来。”两名车夫答应了，牵了骡子走开。白衣尼道：“你问他。”韦小宝拔出匕首，嗤的一声，割下一条树枝，随手批削，顷刻间将树枝削成一条木棍，问道：“老兄，你想不想变成一条人棍？”那喇嘛见那匕首如此锋利，早已心寒，颤声道：“请问小爷，什么叫做人棍？”韦小宝道：“把你两条臂膀削去，耳朵、鼻子也都削了，全身凸凹吹笛，吹个响，这叫做人棍。”韦小宝道：“把你两条臂膀削去，耳朵、鼻子也都削了，全身凸凹吹笛，吹个响，这叫做人棍。”

韦小宝道：“好，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只消有半句虚言，就叫你做一条人棍。我将你种在这里，加些肥料，淋上些水，过得十天半月，说不定你又会多出两条臂膀和耳朵、鼻子来。”那喇嘛道：“不会的，不会的。小僧老实回答就是。”韦小宝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冒犯师太？”

那喇嘛道：“小僧名叫呼巴音，是西藏的喇嘛，奉了大师兄桑结之命，想要生……生擒这位师太。”韦小宝心想桑结之名，在五台山倒也说过，问道：“这位师太好端端地，又没得罪了你那个臭师兄，你为什么这等在胆妄为？”呼巴音道：“大师兄说，我们活佛有八部宝经，给这位师太偷……不，不，不是偷，是借了去，要请师太赐还。”韦小宝道：“什么宝经？”呼巴音道：“是差奄古吐乌经。”韦小宝道：“胡说八道，什么叽哩咕噜乌经？”呼巴音道：“是，是。这是我们西藏话，汉语就是《四十二章经》？”呼巴音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韦小宝道：“你不知道，留着舌头何用？把舌头伸出来。”说着把匕首一扬。呼巴音哪里肯伸？求道：“小僧真的不知道。”韦小宝道：“你臭师兄在西藏，哪有这么快便派了你们出来？”呼巴音道：“大师兄和我们几个，本来都是北京，一路从北京追出来的。”韦小宝点点头，已明其理：“那自然是老妹子通了消息。”问道：“你们这一伙臭喇嘛，武功比你高的，跟你差不多的，还有几个？”

呼巴音道：“我们同门师兄弟，一共是一十三人，给师太打死了五个，还有八个。”韦小宝暗暗心惊，喝道：“什么八个？你还算是人么？你早晚是一条人棍。”呼巴音道：“小爷答应过，不让小僧变人棍的。”韦小宝道：“余下那七条人棍，现今到了哪里？”呼巴音道：“我们大师兄本领高强得很，不会变人棍的。”韦小宝在他腰眼里重重踢了一脚，骂道：“你这臭贼，死到临头，还在胡吹大气。你那臭师兄本事再大，我也削成一条人棍给你瞧瞧。”呼巴音道：“是，是。”可是脸上神色，显是颇为以为然。

韦小宝反来复去的又盘问良久，再也问不出什么，于是钻进大车，放下了车帷，低声将呼巴音的话说了，又道：“师太，还有七个喇嘛，如果一齐赶到，那可不容易对付。若在平日，师太自也不放在心上，此刻你身子不大舒服……”白衣尼摇头道：“就算我安然无恙，以一敌六，也是难以取胜，何况再加上一个武功远远高出侪辈的大师兄。听说那桑结是西藏密宗的第一高手，大手印神功已练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韦小宝道：“我倒有个计较，只是……只是太堕了师太的威风。”白衣尼叹道：“出衣会有什么威风可言？你有什么计策？”韦小宝道：“我们去偏僻的所在，找家农家躲了起来。请师太换上乡下女子的装束，睡在床上养伤。阿珂和我换上乡下姑娘和小子的衣衫，算是师太……师太的儿子女儿。”白衣尼摇了摇头。阿珂道：“你这人坏，想出来的计策也就坏。师父是当世高人，这么躲了起来，岂不是怕了人家？”白衣尼道：“计策可以行得。你两个算是我的侄儿侄女。”韦小宝喜道：“是，是。”心道：“最好算是你的侄儿跟侄儿媳妇。”阿珂白了他一眼，听得师父接纳他的计策，颇不乐意。韦小宝道：“留下这喇嘛的活口，只怕他泄露了风声，咱们将他活埋了就是，不露丝毫痕迹。”白衣尼道：“先前与人动手，是不得已，难以容情。这喇嘛已无抗拒之力，再要杀他，未免太过狠毒。只是……只是放了他却也不行，咱们暂且带着，再作打算。”韦小宝应了，叫了车夫，将呼巴音抬入车中，命车夫赶了大车又走。一路上却不见有什么农家，生怕桑结赶上，只得一见小路便转道而行，只是沿途所见的岔道都太过窄小，行不得大车。

正行之间，忽听得身后马蹄声，有数十骑马急驰追来。韦小宝暗暗叫苦：“糟了，糟了！臭喇嘛竟有数十名之多。”催大车快奔，两名车夫口催鞭打，急赶骡子。但追骑越奔越近，不多时已到车后之后。韦小宝从车厢板壁缝中一张，当即放心，透了口气，原来这数十骑都是身穿青衣的汉子，并非喇嘛。顷刻之间，数十乘马都从车旁掠过，抢到车前。阿珂突然叫道：“郑……郑公子！”马上的一名乘客立时勒住了马，向旁一让，待大车赶上时与车子并肩而驰，叫道：“是陈姑娘？”阿珂道：“是啊，是我。”声音中充满喜悦之意。马上乘客大声道：“想不到又再相见，你跟王姑娘在一起吗？”阿珂道：“不是，师姊不在这。”那乘客道：“你也去河间府？咱们正好一路同行。”阿珂道：“不，我们不去河间府。”那乘客道：“河间府很热闹的，你也去罢。”他二人说话之时，车马仍继续前驰。韦小宝见阿珂双颊红晕，眼中满是光彩，又是高兴，便如遇上了世上最亲近之人一般，霎时之间，他胸口便如给大锤子重重捶了一下，心想：“难道是她的意中人到了？”低声道：“咱们避难要紧，别跟不相干的人说话。”阿珂全没听见他说话，问道：“河间府有什么热闹事？”

那人道：“你不知道么？”车帷一掀，一张脸探了进来。那人面目俊美，约莫二十三岁年纪，满脸欢容，说道：“河间府要开‘杀龟大会’，天下英雄好汉都去参与，好玩得很呢。”阿珂问道：“什么‘杀龟大会’。杀大乌龟么？那有什么好玩？”那人笑道：“是杀大乌龟，不过不是真的乌龟，是个大坏人。他名字中有个‘龟’字的。”阿珂笑道：“哪有人名字中有个‘龟’字的？你骗人。”那人笑道：“不是乌龟的龟，声音相同罢了，是桂花的桂，你倒猜猜看，是什么人？”韦小宝吓了一跳，心道：“名字中有个桂花的‘桂’，那不是要杀我小桂子么？”

却听阿珂拍手笑道：“我知道啦，是大汉奸吴三桂。”那人笑道：“正是，你真聪明，一猜就着。”阿珂道：“你们把吴三桂捉到了么？”那人道：“这可没有，大伙儿商量怎么去杀了这大汉奸。”韦小宝舒了口气，心道：“这就是了。想我小桂子是个小小孩童，他们不会要杀我的，就算要杀，也用不着开什么‘杀龟大会’。他妈的，老子假冒姓名，也算倒霉，冒得名字中有个‘桂’字。”只见那人笑吟吟的瞧着阿珂，蹄声车声一直不断。这人骑在马上，弯过身来瞧着车厢里，骑术极精。阿珂转头向白衣尼低声道：“师父，咱们要不要去？”

白衣尼武功虽高，却殊乏应变之才，武林豪杰共商诛杀吴三桂之策，自己亟愿与闻，但桑结等众喇嘛不久就会追赶前来，情势甚急，沉吟片刻，问韦小宝道：“你说呢？”韦小宝见到阿珂对待那青年神态语气，心中说不出的厌憎，决不愿让阿珂跟他在一起，忙道：“恶喇嘛一来，咱们对付了不，还是尽忙躲避的为好。”那青年道：“什么恶喇嘛？”阿珂道：“郑公子，这位是我师父。我们途中遇到一群恶喇嘛，要害我师父。她老人家身受重伤，后面还有七名喇嘛追来。”那青年道：“是！”转头出去，几声呼啸，马队都停了下来。

两辆大车也即停住。

那青年跃下马背，郑起车帷，躬身说道：“晚辈郑克爽拜见前辈。”白衣尼点了点头。郑克爽道：“谅七八名喇嘛，也不用挂心，晚辈找劳，打发了便是。”阿珂又惊又喜，又有些担心，说道：“那些恶喇嘛很厉害的。”郑克爽道：“我带的那些伴当，武艺都很了得，谅可料理得了。咱们就算多胜少，一个对一个，也不怕他七八个喇嘛。”阿珂转头向师父，眼光中露出询问之意，其实祈求之意更多于询问。

韦小宝道：“不行，师太这等高深的武功，还受了伤，你二十几个人，又有什么用？”阿珂怒道：“又不是问你，要你多罗唆什么？”韦小宝道：“我是关心师太的平安。”阿珂怒道：“你自己怕死，却说关心师父。你这小恶人，就只会做坏事，还安着好心了？”韦小宝道：“这姓郑的本事很大么？比师太还强么？”阿珂道：“他带着二十几个人，个个武艺高强。难道二十几个人还怕了七个喇嘛？”韦小宝道：“你怎知道二十几个人个个武艺高强？我看个个武艺低微。”阿珂道：“我自然知道，我见过他们出手，每个都抵得你一百个。”

白衣尼沉吟不语，韦小宝要她扮作农妇，躲避喇嘛，事非得已，却实大违所愿，若只两个小孩知道，那也罢了，要她当着二三十个江湖豪客之前去乔装避祸，那是宁死不为，缓缓的道：“这些喇嘛是冲着我一人而来，郑公子，多谢你的好意，你们请上路罢。”郑克爽道：“师太说哪里话来？路见不平，尚且拔刀相助，何况……何况师父是陈姑娘的师父，晚辈稍效微劳，那是义不容辞。”阿珂脸上一红，低下头去，却显得十分得意。白衣尼点了点头，道：“好，那么咱们一起去河间府瞧瞧，不过你不必对旁人说起我。我生必疏懒，不愿跟旁人相见。”郑克爽喜道：“是，是！自当谨遵前辈吩咐。”白衣尼道：“郑公子属何门派？尊师是哪一位？”问他们门派，那是在查考他的武功了。郑克爽道：“晚辈承三位师父传过武艺。启蒙的业师姓施，是武夷派高手。第二位师父姓刘，是福建莆田少林寺的俗家高手。”白衣尼道：“嗯，这位刘师傅尊姓大名？”郑克爽道：“他叫刘国轩。”白衣尼听得他直呼师父的名字，并无恭敬之意，微觉奇怪，随即想起一人，道：“那不地跟台湾的刘大将军同名么？”郑克爽道：“那就是台湾延平王麾下中提督刘国轩在将军。”白衣尼道：“郑公子是延平郡王一家人？”郑克爽道：“晚辈是延平郡王次子。”白衣尼点了点头，道：“原来是忠良后代。”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台湾。桂王封郑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永历十六年（即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逝世，其时世子郑经镇守金门、厦门，郑成功之弟郑袭在台湾接位。郑经率领大将周全斌，陈近南等回师台湾，攻破拥戴郑袭的部队，而接延平郡王之位。郑经长子克臧，次子克爽，自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算起，郑克爽已是郑家的第四代了。其时延平郡王以一军力抗满清不屈，孤悬海外而奉大明正朔，天下仁人义士无不敬仰。郑克爽说出自己身份，只道这尼姑定当肃然起敬，哪知白衣尼只点点头，说了一句“原来是忠良后代”，更无其他表示。他不知白衣尼是崇祯皇帝的公主。他师父刘国轩是你们父亲部属，他对之便不如何恭敬，在白衣尼眼中，郑经也不是一个忠良的臣子而已。韦小宝肚里已在骂个不休：“他妈的，好希罕么？延平郡王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他知道撬撬“瞬”起的，他师父陈近南就是延平郡王的部下，心下越来越觉不妙。眼看郑克爽的神情对阿珂大为有意，他是坐拥雄兵，据地开府的郡王的堂堂公子，比之流落江湖的沐王府，又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这人相貌比自己俊雄十倍，谈吐高出百倍，年纪又比自己大得多。武功如何虽不知道，看来就算高不上十倍”七八倍总是有的。阿珂对他十分倾心，就是瞎子也瞧得出来。倘若师父知道自己跟郑公子争夺阿珂，不用郑公子下令，只怕先一掌将自己打死了。师太又在赞他是忠良后代，自己是什么后代了？只不过是婊子的后代而已。白衣尼眼望郑克爽，缓缓的道：“那么你第一个师父，就是投降满清鞑子的施琅么？”

郑克爽道：“是。这人无耻忘义，晚辈早已不认他是师父，他日疆场相见，必当亲手杀了他。”言下甚是慷慨激昂。韦小宝寻思：“原来你的师父投降了朝廷。这个施琅，下次见了面倒要小心。”郑克爽又道：“晚辈近十年来，一直跟冯师父学艺他是昆仑派的第一高手，外号叫作‘一剑无血’，师太想必知道这外号的来历。”白衣尼道：“嗯，那是冯锡范冯师傅，只是不知他这外号的来历。”郑克爽道：“冯师父剑法固然极高，气功尤其出神入化。他用利剑的剑尖点人死穴，被杀的人皮肤不伤，决不出血。”白衣尼“哦”的一声，道：“气功练到这般由利返钝的境界，当世也没几人。冯师傅他有多大年纪了？”郑克爽十分得意，道：“今年冬天，晚辈就要给师父办五十寿筵。”白衣尼点了点头，道：“还不过五十岁，内力已如此精纯，很难得了。”顿了一顿，又道：“你带的那些随从，武功都还过得去罢？”郑克爽道：“师太放心，那都是晚辈王府中精选的高手卫士。”韦小宝忽道：“师太，天下的高手怎地这么多啊？这位郑公子的第一个师父是武夷派高手，第二个师父是福建派高手，第三个师父是昆仑派高手，所带的随从又个个是高手，想来他自己也必是高手了。”郑克爽听他出言尖刻，登时大怒，只是不知这孩童的来历，但见他和白衣尼、阿珂同坐一车，想必跟她们极有渊源，当下强忍忍耐。阿珂道：“常言道，名师必出高徒，郑公子由三位名师调教出来，武功自然了得。”韦小宝道：“姑娘说得甚是。我没见识过郑公子的武功，因此随口问问。姑娘和郑公子相比，不知哪一位的武功强些？”阿珂向郑克爽瞧了一眼，道：“自然是他比我强得多。”郑克爽一笑，说道：“姑娘太谦了。”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你说名师必出高徒，原来你的武功不高，只因为你师父是低手是暗师，远远不及郑公子的三位高手名师。”说到言辞便给，阿珂如何是他的对手，只一句便给他捉住了把柄。阿珂一张小脸涨得通红，忙道：“我……我几时说过师父是低手，是暗师了？你自己在这里胡说八道。”白衣尼微微一笑，道：“阿珂，你跟小宝斗嘴，是斗不过的。咱们走吧。”

大车放下帷幕。一行车马折向西行。郑克爽骑马随在大车之侧。

白衣尼低声问阿珂道：“这个郑公子，你怎么相况的？”阿珂脸一红，道：“我和师姊在河南开封府见到他的。那时候我们……我们穿了男装，他以为我们是男人，在酒楼上过来请我们喝酒。”白衣尼道：“你们胆子可不小哇，两个大姑娘家，到酒楼上去喝酒。”阿珂低下头来，道：“也不是真的喝酒，装模作样，好玩儿的。”韦小宝道：“阿珂姑娘，你相貌这样美，就算穿了男装，人人一看都知道你是个美貌姑娘。这郑公子哪，我瞧是不怀好意。”阿珂怒道：“你才不怀好意！我们扮了男人，他一点都认不出来。后来师姊跟他说了，他还连声道歉呢。人家是彬彬有礼的君子，哪像你……”一行人中午时分到了丰尔庄，那是冀西的一个大镇。众人到一家饭店中打尖。

韦小宝下得车来，但见那郑克爽长身玉立，气宇轩昂，至少要高出自己一个半头，不由得更兴自惭形秽之感，又见他衣饰华贵，腰间所悬向下佩剑的剑鞘上镶了珠玉宝石，灿然生光。他手下二十余名随从，有的身材魁梧，有的精悍挺拔，身负刀剑，看来个个神气十足。来到饭店，阿珂扶着白衣尼在桌边坐下，她和郑克爽便打横相陪。韦小宝正要在白衣尼对面坐下，阿珂白了他一眼，道：“那边座位很多，你别坐在这里行不行？我见到了你吃不下饭。”韦小宝大怒，一张脸登时涨得通红，心道：“这位郑公子陪你，你就多吃几碗，他妈的，胀死了你这小娘皮。”白衣尼道：“阿珂，你怎地对小宝如此无礼？”阿珂道：“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师父吩咐不许杀他，否则……”说着向韦小宝狠戾横了一眼。韦小宝心中气苦，自行走到厅角的一张桌旁坐下，心想：“你是一心一意，要嫁这他妈的臭贼郑公子做老婆了，我韦小宝岂肯轻易罢休？你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待老子用个计策，先杀了你心目中的老公，教你还没嫁成，先做个寡妇，终究还是嫁老子不可。老子不算你是寡妇改嫁，便宜了你这小娘皮。”饭店中伙计送上饭菜，郑家众伴当即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韦小宝拿了七八个馒头，去给缚在大车中的呼巴音吃了，只觉这呼巴音比之郑家那些人倒还更亲近些。他回入座位隔着几张桌子瞧去，只见阿珂容光焕发，和郑克爽言笑晏晏，神情甚是亲密，韦小宝气得几乎难以咽下，寻思：“要害死这郑公子，倒不容易，可不能让人瞧出半点痕迹，否则阿珂如知是我害的，定要谋杀亲夫，为奸夫报仇。”

忽听得一声马蹄声响，几个人乘马冲进镇来，下马入店，却是七个喇嘛。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但有些幸灾乐祸，心想：“这郑公子刚才才吹大气，什么跟三个高手师父学了武功。且让你们打场大架，老子袖手旁观，倒是妙极！”

那七名喇嘛一见白衣尼，登时脸色大变，咕嘟咕嘟说起话来。其中一名身材高瘦的喇嘛吩咐了几句，七人在门口一桌边坐下，叫了饭菜。各人目不转睛的瞧着白衣尼，神色甚是愤怒。白衣尼只作不见，自管自的缓缓吃饭，过了一会，一名喇嘛站起身来，走到白衣尼桌前，大声道：“兀那尼姑，我们的向个同伴，都是你害死的么？”郑克爽站起身来，朗声道：“你们干什么的？在这里大呼小叫，如此无礼？”那喇嘛怒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们自跟这尼姑说话，关你什么事？滚开！”只听得呼呼几声，郑克爽手下四名伴当跃了过来，齐向喇嘛抓去。那喇嘛右手一格，挡开了两人，飞出一腿，将一名伴当踢得向饭店外摔了出去，跟着迎面一拳，正中另一名伴当的鼻梁，将他打得晕倒在地。其余众伴当在叫：“并肩上啊！”油出兵刃向那喇嘛去。那边五名喇嘛也各抽戒刀，杀将过来，只那高

瘦喇嘛坐着不动。顷刻之间，饭堂中乒乒乓乓，打得十分热闹。店伴和吃饭的闲人见有人打架，纷纷向店外逃出。郑克爽和阿珂都拔出长剑，守在白衣尼身前，店堂中碗盏纷飞，桌椅乱挪，每一名喇嘛都抵挡四五名郑府伴当。忽听得呼一声响，一柄单刀向上飞去，砍在屋梁之上，韦小宝抬头看去，白光闪动，又有两把刀飞了上来，砍在梁上。跟着又有三四柄长剑飞上，几名郑府伴当连连惊呼，空手跃开，呼呼声接连不断，一柄北兵刃向上飞去，都是钉在横梁或是椽之上，再不下落。有些钢鞭，铁铜等沉重的兵器，却是穿破了屋顶，掉上瓦面。不到半炷香时分，郑府二十余名伴当手中都没了兵刃。韦小宝又惊又喜，喜欢却比惊讶更多了几分。

几名喇嘛纷纷喝道：“快跪下投降，迟得一步，把你们脑袋瓜儿一个个都砍了下来。”郑府众伴当兵刃虽失，并无怯意，或空手使拳，或提起长凳，又向六喇嘛扑来。六名喇嘛一声吆喝，挥刀掷出，扑的一声响，六柄戒刀都插在那高瘦喇嘛所坐的桌上，整整齐齐的围成了一个圆圈，跟着门人跌出人群，但听得哎唷、啊哟，呼声此起彼落，混杂着喀喇，喀嘛之声不绝，片刻之间，二十余名伴当个个都被折断了大腿骨，在店堂中摔满了一地。韦小宝这时心中惊骇已远远胜过欢喜之情，只是叫苦，心道：“他们就要去为难师太和我那小美儿了，那可如何是好？”

六名喇嘛双手合十，叽哩咕噜的似乎念了一会经，坐回桌旁，拔下桌上的戒刀，挂在身旁。那高高瘦瘦喇嘛叫道：“拿酒来，拿饭菜来！”喝了几下，店伴远远瞧着，似敢过来？一名喇嘛骂道：“他妈的，不拿酒饭来，咱们放火烧了这家黑店。”掌柜的一听要烧店，忙道：“是，是！这就拿酒饭来，快快，快拿酒饭给众位佛爷。”韦小宝眼望白衣尼，瞧她有何对策，但见她右手拿着茶杯缓缓啜茶，衣袖纹丝不动，脸上神色漠然。阿珂却脸色惨白，眼中中满是惧意。郑克爽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手按剑柄，手臂不住颤动，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积压是否该当前厮杀。

那高瘦喇嘛一声冷笑，起身走到郑克爽面前。郑克爽向旁跃开，剑尖指着那喇嘛，喝道：“你……哪哪哪哪待怎地？”声音又是嘶哑又是发颤。那喇嘛道：“我们只找尼姑有事，跟旁人不相干。你是她的弟子？”郑克爽道：“不是。”那喇嘛道：“好！识相的，快快滚罢。”郑克爽道：“尊驾……尊驾是谁，请留下万儿来，日后……日后也好……”那喇嘛仰头大笑，韦小宝耳中嗡嗡作响，登时头晕脑胀。阿珂站立不定，坐倒在凳，伏在桌上。那喇嘛笑道：“我法名桑结，是西藏达赖喇嘛活佛座下的大护法。你日后怎么样？想来找我报仇是不是？”郑克爽硬起头皮，颤声道：“正……正是！”桑结哈哈一笑，左手衣袖往他脸上拂去。郑克爽举剑挡架。桑结右手中指弹出，铮的一声响，长剑飞起，插到屋顶梁上，跟着左手一探，已抓住了他后颈，将他提了起来，重重在板凳一放，笑道：“坐下罢！”

郑克爽给他抓住后颈“大椎穴”，那是手足三阳督脉之余，登时全身动弹不得。桑结嘿嘿冷笑，回去自己桌旁坐下。

韦小宝心想：“他们在等甚么？怎地不向师太动手？难道还有帮手来么？”四下一望，饭堂四边都是砖墙，已不能故伎重施，用匕首隔着板壁刺敌，忽地想起大车中那个呼巴音，暗道：“糟糕，他们将呼巴音一救出，立时便知我跟师太是一伙，说不定还会知道那四个喇嘛是我杀的。那时候韦小宝不去阴世跟四个大喇嘛聚聚，只怕也难得了。最怕他们先将我削成一根人棍，这可是我的法子。”

想到即以其人之匕首，还削其人为人棍，不禁全身寒毛直竖，转头向桑结瞧去，只见他神情肃然，脸上微微有惴不安之意，登时明白“是了，他不知师太已负重伤，忌惮师太武功了得，正自拿主意，不积压如何出手才好。”这时店伙送上酒菜，一壶酒在每个喇嘛面前斟得半碗，便即空了。一个喇嘛拍桌骂道：“这一点儿酒，给佛爷独个儿喝也还不够。”店伴早就全身发抖，更加怕得厉害，转身又去取酒。

韦小宝灵机一动，跟进厨房。他是个小小孩童，谁也没加留意。只见那店伙拿了酒提，从坛中提了酒倒入壶中，双手发颤，只溅得地下，桌上，坛边，壶旁到处都是酒水。韦小宝取出一锭小银，交给了他，说道：“不用怕。这是我的饭钱，多下的赏钱。我来帮你倒酒。”说着接过了酒提。那店伙大喜过望，想不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善人。韦小宝道：“这些喇嘛凶得很，你去瞧瞧，他们在干什么？”店伙应了，到厨房门口向店堂张望。韦小宝从怀中取出蒙汗药，打开纸包，尽数抖入酒壶，又倒了几提酒，用力晃动。那店伙转身道：“他们在喝酒，没……没干什么！”韦小宝将酒壶交给他，说道：“快拿去，他们发起脾气来，别真的把店烧了。”那店伙谢不绝口，双手捧了酒壶出去，口中兀自喃喃的说：“多谢，多谢，唉，真是好人，菩萨保佑。”众喇嘛抢过酒壶，各人斟了半碗，喝道：“不够，再去打酒。”

韦小宝见七名喇嘛毫不起疑心，将碗中酒喝得精光，心中大喜，暗道：“臭喇嘛枉自武功高强，连这一点粗浅之极的江湖之道儿，也不提防，当真可笑。”殊不知桑结等一千人眼见五个同门死于非命，其中一人更是被掌力震得全身前后肋骨齐断，敌人武功之高，世所罕见，桑结自忖若和此人动手，只怕还是输面居多。在饭店中见白衣尼怡然神色自若，的是大高手的风范，七人全神贯注，尽在注视她的动静，又怎会提防一位武功已臻峰造极之境的大高手，竟会去使用蒙汗药这等下三滥的勾当？他们口中喝酒，其实全然饮而不知其味，想到五名兄弟惨死的情状，心中一直在栗栗自惧。倘若饭店中并无白衣尼安坐座头，那么这一壶下了大量蒙汗药的酒饮入口中，未必就察觉不出。

一名胖胖的喇嘛是个出色之徒，见到阿珂容色艳丽，早就想上前摸手摸脚，只是忌惮白衣尼了得，不敢无礼，待得半碗酒一下肚已自按捺不住，过得片刻，药性发作，脑中昏昏沉沉，登时什么都在乎了，站起身来，笑嘻嘻的道：“小姑娘，有了婆家没有？”伸出大手，在阿珂脸蛋上摸了一把。阿珂吓得全身发抖，道：“你……你……”挥刀砍去。那喇嘛伸手抓住她手腕，一扭之下，阿珂手中钢刀落地。那喇嘛哈哈大笑，将她抱在怀中。阿珂高声尖叫，拚命挣扎，但那喇嘛一双粗的手臂犹如一个大铁圈相似，紧紧箍住，却哪里挣扎得脱？白衣尼本来镇静自若，这一来却也脸上变色，心想：“这些恶喇嘛倘若出手杀了我，倒不打紧，如此当众无礼，我便立时死了，也不闭眼。”郑克爽双手撑桌，站起身来，叫道：“你……你……”那胖大喇嘛左手一拳直挺，砰的一声，将他打得在地上连翻了两个滚。

韦小宝见心上人受辱，十分焦急：“怎地蒙汗药还不发作，难道臭喇嘛另有古怪功夫，不怕迷药？”眼见那喇嘛伸嘴去阿珂脸上乱吻乱嗅，再也顾不得凶险，袖中暗藏匕首，笑嘻嘻的走过去，笑道：“大和尚，你在干什么？”右手碰到他左边背心，手腕一翻，匕首从衣袖中戳了出来，插入那喇嘛心脏，笑道：“大和尚，你在玩什么把戏？”急速向左一闪，防他反击。匕首锋锐无匹，入肉无声，刺入时又时对准了心脏，这喇嘛心跳立停，就此僵立不动，但双手仍抱住阿珂不放。阿珂不知他已死，吓得只是尖声大叫。韦小宝走上前去，扳开那喇嘛手臂，在他胸口一撞，低声道：“阿珂，快跟我走。”一手拉着她手，一手扶了白衣尼，向店堂外走出。那胖大喇嘛一离阿珂的身子，慢慢软倒。余下几名喇嘛大惊，纷纷抢上。韦小宝叫道：“站住！我师父神功奇妙，这喇嘛无礼，已把他治死了。谁要踏上一步，一个个叫他立刻便死。”众喇嘛一呆之际，砰砰两声，两人摔倒在地，过了一会，又有两人摔倒。桑结内力深湛，蒙汗药一时迷他不倒，却也觉头脑晕眩，身子摇摇晃晃，哪想得到是中了蒙汗药？阿珂叫道：“郑公子，快跟我们走。”郑克爽道：“是。”爬起身来，抢先出外。韦小宝扶了白衣尼出店。桑结追得两步，身子一晃，摔在一张桌上，喀喇一声响，登时将桌子压垮。韦小宝见车夫不知逃到何处，不及等待，扶着白衣尼上车，见车中那呼巴音赫然在内，生怕桑结等喇嘛追出，见阿珂和郑克爽都上了车，跳上车夫座位，扬鞭赶车。

一口气奔出十余里，骡子脚程已疲，这才放慢了行走，便在此时，只听得马蹄声隐隐响起，数乘马追将上来。郑克爽道：“唉，可惜没马，否则我们的骏马奔跑迅速，恶喇嘛定然追赶不上。”韦小宝道：“师太怎么能骑马？我又没请你上车。”说着口中吆喝，挥鞭赶骡。郑克爽自知失言，他是王府公子，向来给人奉承惯了的，给抢白了两句，登时满脸怒色。

但听得马蹄声越来越近，韦小宝道：“师太，我们下车躲一躲。”一眼望出去，并无房屋，只右首田中有几个大麦草堆，说道：“好，我们去躲在麦草堆里。”说着勒定骡子。郑克爽怒道：“藏身草堆之中，倘若给人知道，岂不堕了我延平王府的威风。”韦小宝道：“对！我们三个去躲在草堆里，请公子继续赶车急奔，好将追兵引开。”当下扶着白衣尼下车。阿珂一时拿不定主意。白衣尼道：“阿珂，你来！”阿珂向郑克爽招了招手，道：“你也躲起来罢。”郑克爽见三人钻入了麦草堆，略一迟疑，跟着钻进草堆。

韦小宝忽然想起一事，忙从草堆中钻出，走进大车，拔出匕首，将呼巴音一刀戳死，心念一动，将他右手齐腕割下，又在骡子臀上刺了一刀。骡子吃痛，拉着大车狂奔而去。只听得追骑渐近，忙又钻入草堆。他将匕首插入靴筒，右手拿了那只死人手掌，想去吓阿珂一吓，左手摸出去，碰到的是一条辮子，知是郑克爽，又伸手过去摸索，这次摸到一条纤细柔软的腰肢，那自是阿珂国，心中

大喜，用力捏了几把，叫道：“郑公子，你干什么摸我屁股？”郑克爽道：“我没有。”韦小宝道：“哼，你以为我是阿珂姑娘，是不是？动手动脚，好生无礼。”郑克爽骂道：“胡说。”韦小宝左手在阿珂胸口用力一捏，立即缩手，大叫：“喂，郑公子，你还在多手！”跟着将呼巴音的手掌放在阿珂脸旁，来回抚摸，跟着向下去摸他胸脯。先前他摸阿珂的腰肢和胸口，口中大呼小叫，阿珂还道真是郑克爽在草堆中乘机无礼，不禁又羞又急，接着又是一只冷冰冰的在手摸到自己脸上，心想韦小宝的手掌决没这么大，自然是郑克爽无疑。正要叫嚷，又觉给师父和韦小宝听到了不雅，忙转头相避，那只大手又摸到自己胸口，心想：“这郑公子如此无赖。”不由得暗暗恼怒身子向右一让。韦小宝反过左手，拍的一声，重重打了郑克爽一个耳光，叫道：“阿珂姑娘，打得好，这郑公子是个好色之徒，啊哟，郑公子，你又来摸我，摸错人了。”郑克爽只道这一记耳光是阿珂打的，怒道：“是你去摸人，却害我……害我……”阿珂心想：“这明明是只大手，决不会是小恶人。”韦小宝拿着呼巴音的手掌，又去摸阿珂的后颈。

便在此时，马蹄声奔到近处。原来桑结见白衣尼等出店，待欲追赶，却是全身无力。他内功深湛，饮了蒙汗药酒，竟不昏倒，提了两口气，内息畅通无阻，只是头晕眼花，登时明白，叫道：“取冷水来，快取冷水来！”店伙取了一碗冷水过来，桑结叫道：“倒在我头上。”那店伙如何敢倒，迟疑不动。桑结还道这迷药是这家饭店所下，双手抬不起来，深深吸了口气，将脑袋往那碗冷水撞去，一碗水都泼在他头上，头脑略觉清醒，叫道：“冷水，越多越好，快，快。”店伙又去倒了两碗水，桑结倒在自己头上，命店伙提了一大桶水来，救醒了众喇嘛，那胖大喇嘛却说什么也不醒。待见他背心有血，检视伤口，才知已死。六名喇嘛来不及放火烧店，骑上马匹，大呼追来。

阿珂觉到那大手又摸到颈中，再也忍耐不住，叫道：“不要！”韦小宝反手一掌。郑克爽身在草堆之中，眼不见物，难以闪避，又吃了一记耳光，叫道：“不是我！”这两声一叫，踪迹立被发觉，桑结叫道：“在这里了！”一名喇嘛跃下马来，奔到草堆旁见到郑克爽的一只脚露在外面，抓住他虽踝，将他拉出草堆，怕他反击，随手一甩，将他摔出数丈之外。

那喇嘛又伸手入草堆掏摸。韦小宝蜷缩成一团，这时草堆已被那喇嘛掀开，但见一只大手伸进来乱抓，情急之下，将呼巴音的手掌塞入他手里。那喇嘛摸到一只手掌，当即使力向外一拉，只待将这拉出草堆，跟着也是随手一甩，哪料到这一拉竟拉了一个空。他使劲极大，只拉到一只断手，登时一交坐倒。待看得清楚是一只死人手掌进，只觉胸口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受。他所使的这一股力道，本拟从草堆中拉出一个人来，用力甩了出去。郑克爽有一百三十斤，那喇嘛预计第二个人重量相若，这一拉之力少说也有二百余斤。何况这一次拉到的不足足踝，而是手掌，生怕使力不够，反被对方拉入草堆，是以使劲力更是刚猛。哪知这一股大力竟用来拉一只只有几两重的手掌，自是尽数回到了自身，直和受了二百余斤的掌力重重一击无异。

韦小宝见他坐倒，大喜之下，将一大捆麦草抛到他脸上，那喇嘛伸手撩开，突然间胸口一痛，身子扭曲几下，便即不动了，却是韦小宝乘着他目光为麦草所遮，急跃上前，挺匕首刺入他心口。他刚拔出匕首，只听得身周有几人以西藏话大声呼喝，不禁暗暗叫苦。料想无路可逃，只得将匕首藏入衣袖，慢慢站起身来，一抬头，便见桑结和余下四名喇嘛站在麦田之中，离开草堆却有三丈之遙。那喇嘛尸首上堆满了麦秆，如何死法，桑结等并不知道，料想又是又衣尼施展神功，将他击死，当下都离得远远地，不敢过来。桑结叫道：“小尼姑，你连杀我八名师弟，我跟你仇深似海。躲在草堆之中不敢出来，算什么英雄？”

韦小宝心道：“怎么已杀了他八名师弟？”一算果然是八个，其中只有一名是白衣尼杀的，眼见桑结说出了这句话后，又后退了两步，显是颇有惧意，忍不住大声道：“我师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更没第二个比得上，不过她老人家慈悲为怀，有好生之德，不想再杀人了。你们五个喇嘛，她老人家说饶了性命，快快给我去罢。”

桑结道：“哪有这么容易？小尼姑，你把那部《四十二章经》乖乖的交出来，佛爷放你们走路。否则便逃到天涯海角，佛爷也决不罢休。”韦小宝道：“你们要《四十二章经》？这经书到处寺庙里都有，有什么稀罕？”桑结道：“我们便是要小尼姑身上的那一部。”

韦小宝一指郑克爽，道：“这一部经书，我师父早就送了给他，你们问他要便是。”这时郑克爽刚从地下爬起，还没站稳，一名喇嘛扑过抓住他双臂，另一名喇嘛便扯他衣衫，嗤嗤声响，外衫骨衣立时撕破，衣袋中的金银珠宝掉了一地，却哪里有什么经书？韦小宝叫道：“郑公子，你这部经书藏到哪里去啦？跟他们说了罢，那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郑克爽怒极，大声道：“我没有！”一名喇嘛拍的一掌，打得他险些晕去，喝道：“你说不说？”跟着又是一掌。韦小宝见他两边脸登时肿起，心中说不出痛快，叫道：“郑公子，这带这几位佛爷去拿经书罢。我见你在那边客店中地下挖洞，是不是埋藏经书？”

桑结喜道：“是了，小孩子说的，必是真话，押他回店去取。”那喇嘛应道：“是！”又打了郑克爽一个耳光。阿珂再也忍不住，从草堆中钻了出来，叫道：“这小孩子专门说谎，你们别信他的。这位公子从没见过什么经书。”

韦小宝回头低声说：“我要救师父和你，让郑公子引开他们。”阿珂道：“我不要你救。你冤枉郑公子，要害得他送了性命。”韦小宝道：“师太和你的性命，比郑公子要紧万倍。”

桑结向抓住郑克爽的喇嘛叫道：“别打死了他。”转头道：“小尼姑，你出来，还有两个娃娃，跟我们一起去取经书。”阿珂怒道：“你自己怕死，却说救师父。你有种，就去跟这些喇嘛打上一架。”韦小宝心头热血上涌，心想：“你这样瞧不起我，我就给这些恶喇嘛打死了，又算得了什么？”说道：“打就打。我死了也没什么，只是救不了你和师父。倘若我赢了呢？”阿珂道：“哼，你转世投胎，也赢不了。你打得赢一个喇嘛，我永远服了你。”韦小宝道：“什么打得赢一个？我不是已杀了一个喇嘛？”阿珂道：“你使鬼计杀的，那不算。”韦小宝道：“我打赢一个喇嘛，你就嫁给我做老婆。”阿珂怒道：“胡说！你是小和尚，又是小太监，怎么……怎么……”韦小宝道：“小和尚可以还俗，小太监可以不做太监，总而言之，我非娶你做老婆不可。”阿珂急道：“师匀，你听，在这当口，他还在不干不净的瞎说。”

白衣尼叹了口气，心想当真形势危急，只好自绝脉而死，免得受喇嘛的凌辱，低声道：“小宝，你伸手到草堆中来。”韦小宝道：“是。”左手反手伸入草堆，只觉手掌中多了一个小纸包，听得白衣尼低声道：“这是经书所藏的地图，你不必管我，自行逃命。将来如能得到另外七部经书，我大汉山河说不定便有光复之望。那可比一人的生命要紧得多了。”

韦小宝见她如此看重，这件要物不交给徒儿，反而交给自己，登时精神一振，突然间心中有了主意，当下不及细想，便大声道：“我师父是当世高人，不愿跟你们动手。你们派一人出来，先跟我比划比划，倘若打得赢我，我师姊才会出手。哼，哼！料你们也不悻，识相的，还是快快挟了尾巴逃走罢。”说着将那纸包揣入怀中。

五名喇嘛纵声大笑。他们对白衣尼虽然颇为忌惮，这小孩子却哪里放在心上？一名喇嘛笑道：“我只须一掌，便打得你翻出十七八个筋斗，比划个屁！”

韦小宝踏上一个步，朗声道：“好，就是你跟我来比。”回头向阿珂道：“我打赢经后，你就是我老婆了，可不能抵赖。”阿珂道：“你打不赢的，说什么也不会赢。”韦小宝道：“一夫拚命，万夫莫当。为了要娶你做老婆，只好拚命了。”

那喇嘛走上几步，笑道：“你真的要跟我比？”

韦小宝道：“那还有假的？咱二人一对一的比，你放心，我师父决不出手。你那四个师兄弟，会不会帮你？”

桑结哈哈大笑，说道：“我们自然不帮。”韦小宝道：“倘若我一拳打死了他，你们是否一拥而上，想倚多为胜？咱们话放在前头，倘若你们一起来，我可敌不过，我师父也只好出手了。”桑结也真怕白衣尼出手，心想几名师兄弟死得不明不白，不知这尼姑使的是什么武功，让一名师兄弟先和这小孩单打独斗，看明白这尼姑的武功家数，实是大大有利，便道：“你们二人单打独斗就是，双方谁也不许相帮。”韦小宝道：“有人帮了，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桑结道：“不错。有人想帮，便是乌龟女儿王八蛋。”

桑结武功既高，又十分机灵，眼见白衣尼和阿珂都是女子，是以将“乌龟儿子王八蛋”说成了“乌龟女儿王八蛋”，以免对方反正做不成乌龟儿子，就此出手相助。韦小宝笑道：“很好，你大喇嘛非常精明，在下佩服之至。”桑结道：“你再走上几步。”他见韦小宝距草堆仍近，生怕白衣尼贴住他背心，暗传功力，师弟便抵敌不住。

韦小宝道：“我们汉人光明正大，赢要赢得光彩。输要输得漂亮，岂有作弊之理？”白衣尼低声道：“小宝，你赢不了的，假意比

武，快抢了马逃走罢。”韦小宝道：“是。”走上三步，距草堆已有丈许。桑结见白衣尼再也无法暗中相助，便点了点头。那喇嘛也走上数步，和他相对而立，笑问：“怎样比法？”韦小宝道：“文也可以，武也可以。”那喇嘛笑道：“文比是怎样？武比又是怎样？”韦小宝道：“文比是我打你一拳，你又打我一拳。我再打你一拳，你又打我一拳。打上七八十拳，直到有人跌倒为止。你打我的时候，我不能躲闪退让，也不能出手招架，只能直挺挺的站着，运起内劲，硬受你一拳。我打你的时候，你也一样。如是武比那么比兵刃也罢，比拳脚也罢，自然可以闪避招架，奔跑跳跃。”

桑结心想：“这顽童身子灵便，倘若跳来跳去，只怕师弟一时打他不到。他有恃无恐，必有鬼计，多半他会跳到草堆之旁，引得师弟追过去，那尼姑便在草堆中突施暗算。如是文比，他这小小拳头，就是师弟身上打上七八十拳，也只当搔痒。”用藏语叫道：“跟他文比，可别打伤了他。跟他打得越久越好，以便查明他的武功家数。”

韦小宝道：“你师兄害怕了，怕你打不过我，教你投降，是不是？”那喇嘛笑道：“小鬼头胡说八道。师兄见你可怜，叫我别一拳便打死了你。谅你小小年纪，兵刃拳脚的功夫有限，我也不占这个便宜，咱们便文比罢。”

韦小宝道：“好！”挺起胸膛，双手负在背后，道：“你先打我一拳。我如躲闪招架，不算英雄好汉。”那喇嘛笑道：“你是小孩，自然是你先打。”说着学他的样，也是双手负在背后，挺出了胸膛。他比韦小宝虽高了一个头有余，脸上笑嘻嘻地，全不以此小顽童为意。韦小宝左手拳头伸出，刚好及到他的小腹，比了一比。五名喇嘛见了他的小拳头，都哈哈大笑起来。

韦小宝道：“好！我打了！”那喇嘛倒也不敢太过失意，生怕他得异人传授，内力有独到之处，当下将一股内力，都运上了小腹。韦小宝左手衣袖突然拂出，拳头藏在袖中，无声无息的在他左边胸口打了一拳。桑结等见这一拳如此无力，又都大笑。笑声未歇，却见那喇嘛身子晃了一晃，韦小宝道：“现下你打我了。”那喇嘛突然一交扑倒，伏在地下，就此不动。桑结等人大惊一奔出。韦小宝退向草堆，叫道：“站住，谁过来就是乌龟喇嘛王八蛋。”四名喇嘛登时止步，只见那喇嘛仍是不动，不是闭气重伤便已死去。四人张大了嘴，惊骇无已，都说不出话来。韦小宝双手拳头高举过顶，说道：“我师父教我的这门功夫，叫做‘隔山打牛神拳’，大牯牛也一拳打死了，何况一个小小喇嘛？哪一个不服，再来尝尝滋味！”低声道：“阿珂老婆，你赖不了罢？”

阿珂见他这等轻描淡写的一拳，居然便将这武功高强，身材魁梧的喇嘛打得伏地不起，不知死活，也是讶异之极，听了他的话，竟然忘了斥责。韦小宝笑道：“哈哈，你答应了，乖老婆。”阿珂怒道：“没有。”韦小宝道：“你又耍赖，不是英雄好汉。”阿珂道：“不是就不是，又怎样了？”白衣尼却看到韦小宝在那喇嘛心中打了一拳之后，那喇嘛胸前便渗出鲜血，摇晃几下，便即伏倒，一凝思间，已知韦小宝袖中暗藏匕首，其实并不是打了一拳，而是对准了对方心脏戳了一剑。这匕首锋利绝伦，别说戳在人身，便是钢铁，也戳了进去。韦小宝形容词先有左手拳头比一比，让人瞧见他使用拳头，使了匕首后立即藏起，双拳高举，旁人更是绝无怀疑。

桑结叫了那喇嘛几声，不闻回音，一时惊疑难决。一名身材瘦削的喇嘛拔出戒刀，叫道：“小鬼头，就算你拳法高明，却怎地？佛爷来你比刀法。”心想这小孩得到高明传授，内功拳劲果然是非同小可，但跟他比兵刃相斗的拳劲便无用处。

韦小宝道：“比刀法也可以，过来罢！”那喇嘛不敢走近，喝道：“有种的便过来。”韦小宝道：“你有种，你过来！”那喇嘛道：“一、二、三！大家走上三步。”韦小宝道：“好！一、二、三！”走上了三步。那喇嘛也走上三步，戒刀舞成一团白光，护住上盘，只怕他忽然使出“隔山打牛神拳”。韦小宝笑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使神拳打你便是。”那喇嘛哪里肯信，仍是将戒刀舞得呼呼风响，叫道：“快拔刀！”韦小宝笑道：“我练成了‘金刚门’的护头神功，你在我头顶砍一刀试试，包管你这柄大刀反弹转来，砍了你自己的光头。我先跟你说明白了，免得你上当。”那喇嘛将信将疑，眼见他随手一拳便打死了师兄，武功果然深不可测，一时不敢贸然上前，更不敢举刀往他头上砍去。韦小宝道：“你武功太低，我决不还手就是。不过你只能砍我的头，可有能斩我胸口。我年纪小，胸口的护体神功还没练成，你一刀斩在我胸口，非条了我不可。”

那喇嘛斜眼看他，问道：“你的脑袋当真不怕刀砍？”韦小宝摘下帽子，道：“你瞧，我的辫子已经练断了，头发越练越短，头顶和头颈中的神功已练成。等到头发练得一根都没有，你就是砍在我胸口也不怕了。”他在少林寺，清凉寺出家，头发剃得精光，这时长起还不过一寸多长。当时除了和尚和天生秃头之外，男子人人都留辫子，似他这般头上只长一寸头发，确是世间所无。至于头发越练越短，是他记起了当日在康亲王府中，见到吴应熊那些“金顶门”随从的情景。那喇嘛看了，更信了几分，又知武功中确有个“金顶门”，铁头功夫十分厉害，说道：“我不信你脑袋经得起我刀砍。”韦小宝道：“我劝你还是别试的好，这一刀反弹过来，你的吃饭家伙就不保了。”那喇嘛道：“我不信！站着别动，我要砍你！”说着举起了戒刀。

韦小宝见到刀光闪闪，实是说不出的害怕，心想倘若他当真一刀砍在自己头上，别说脑袋一分为二，连身子也非给剖成两片不可。只是一来不能真的跟这喇嘛动手，除了使诈，别无脱身之法；二来他好赌成性，赌这喇嘛听了自己一番恐吓之后，不敢砍自己脑袋和颈项，这场赌，赌注是自己性命。这时自己的生死，只在喇嘛一念之间，然而输是输，赢是赢，也不过和掷骰子一般无异，何况这一场大赌是非赌不可的，倘若不赌，这喇嘛提刀乱砍，自己和白衣尼、阿珂三人终究还是会给他砍死，更何况阿珂这小美人正在目不转睛的瞧着自己，想到这里，忍不住向躺在地下的郑克爽瞧了一眼，心道：“你是王府公子，跟我这婊子儿子相比，又是谁英雄些？他妈的，你敢不敢站在这里，让人家在脑袋上砍一刀。”

桑结用藏语叫道：“这小鬼甚是邪门，别砍他脑袋颈项。”

韦小宝道：“他说什么？他叫你不可砍我的头，是不是？你们阴险狡猾，说过了话不算数，那可不行。”那喇嘛道：“不是，不是！大师兄我别信你吹牛，一刀把你的脑袋吹成两半。”这“半”字一出口，一刀从半空中砍半下来。

韦小宝只吓得魂飞天外，满腔英雄气概，霎时间不知去向，急忙缩头，暗叫：“我命休矣！”不料这一刀砍到离他头顶三尺之处，已然变招，戒刀转了半个圈子，化成一招“怀中抱月”，回刀自外向内，扑的一声，砍在他背上。这一刀劲力极大，韦小宝背上剧痛，立足不定，跌入那喇嘛怀中，右手匕首立即在他胸口连戳三下，低头在他胯下爬了出来，叫道：“啊哟，啊哟，你说话不算数！”那喇嘛口中荷荷而叫，戒刀反将过来，正好砍在自己脸上，蜷缩成一团，扭了几下，便不动了。

韦小宝本盼他一刀砍在自己胸口，自己有宝衣护身，不会丧命，便可将四名喇嘛吓得逃走，哪知他不砍胸而砍背，将自己推入他怀中，正好乘机用匕首戳他几剑，只是在对方胯下爬出，未名太过狼狈，临危逃命，也顾不得英雄还是狗熊了。他大叫大嚷：“师父，我背上的神功也练成啦，你瞧，咳，咳……这一刀反弹过去，杀死了他，妙极，妙极！”其实戒刀反弹，那喇嘛脸上受伤甚轻，匕首所戳的三下才是致命之伤。但桑结等三人哪知其中关窍，只道真是戒刀反弹杀人，只吓得纵出数丈之外，高声叫唤那喇嘛的名字。韦小宝有护身宝衣，白衣尼是知道的，阿珂曾两次砍他不伤，这一次倒也不以为奇，但竟敢有脑袋试刀，不禁佩服他的胆气。只是韦小宝刚才吓得这一吓只得尿水长流，裤裆中淋漓滴溜，除他自己之外，却是夜班也不知道了。那喇嘛本劲力甚重，撞得他背上肋骨几乎断折，靠在草堆之上，忍不住呻吟。白衣尼道：“快给他服‘雪参玉蟾丸’。”阿珂向韦小宝道：“药丸呢？”韦小宝道：“在我怀里，我可活不了啦。”阿珂从他怀中取出玉瓶，拔开塞子，取出一颗丸药，塞上塞子，将玉瓶放回他怀中，说道：“快吃了罢！”韦小宝伸手去接，却假装提不起来。阿珂无奈，只得送入他嘴里。韦小宝见她雪白粉嫩的小手，药丸一入口，立即伸嘴去吻。阿珂急忙缩手，却已给他手背上吻了一下，“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韦小宝大声道：“师父，这些喇嘛说话如同放狗屁。讲好砍我的头，却砍我背心。现下还剩下三个，弟子就用‘隔山打牛神拳’，将他们都打死了罢！”桑结等听了，又退了几步。三喇嘛商议了几句，取出火折，点燃几束麦秆，向草堆掷将过来。起初三束草落在空中，桑结又点了一束，奔前数丈，使劲掷回，双手虚拍护身，以防韦小宝使“神拳”袭击，随即飞身退回。草堆一遇着火，立即便烧了起来。韦小宝拉白衣尼从草堆中爬出，四下一望，见西首山石间似有一洞，当下不及细看，道：“阿珂，你快扶师父到那边山洞去躲避，我挡住这些喇嘛。”向桑结走上两步，叫道：“你们好大胆子，居然不怕小爷的‘隔山打牛神拳’，‘护头金顶神功’。桑结，你是头脑，快上业吃小爷两拳。”

桑结甚是持重，一时倒也真的不敢过来，但想到经书要紧，而十名师弟俱都丧命，倘若就此罢手，一世英名，更有何剩？眼见白

小宝忙伸手扶住，叫道：“别怕，别怕！”阿珂又是一阵尖叫，逃回了山洞，喘气道：“师父，师父，他……他把两个喇嘛弄成了……弄成了妖怪。”白衣尼缓缓站起，阿珂扶着她走到两名喇嘛身旁，自己却闭住眼不敢再看。白衣尼见到这两个白骨骷髅，不禁打一个突，再见到远处又有三名喇嘛的尸体，不禁长叹，抬起头来。此刻太阳西沉，映得半边天色血也似的红，心想这夕阳所照之处，千关万山尽属胡虏，若要复国，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该是不该？

第二十七回 滇海有人闻鬼哭 棘门此外尽儿嬉

白衣尼出神半晌，见韦小宝笑嘻嘻的走近，知他在经书上下了剧毒，叹道：“若不是你聪明机警，今日我难免命丧敌手，那也罢了，只恐尚须受辱。只是杀人情非得已，不用这般开心。”韦小宝收起笑脸，应了声：“是。”白衣尼又道：“这等阴毒狠辣法子，非名门正派弟子所当为，危急之际用以对付奸人，事出无奈，今后可不得胡乱使用。”韦小宝又答应了，说道：“这些法子我今日都是第一次使。实在我武功也太差劲，不能跟他们光明正大的打一架，否则男子汉大丈夫，赢要赢得漂亮，岂能便这等胡闹手段？”

白衣尼向他凝视半晌，问道：“你在少林寺，清凉寺这许多时间，难道寺中高僧师父，没教你武功么？”韦小宝道：“功夫是学了一些的，可惜晚辈学而不得其法，只学了些招式皮毛，却没练内功。”白衣尼向阿珂瞧了一眼，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来不及练。”白衣尼道：“什么来不及？”韦小宝道：“阿珂姑娘因为弟子昌犯了她，要杀我，时候紧迫，只好胡乱学几招防身保命。”白衣尼点点头，道：“刚才你跟那些喇嘛说话，不住口的叫我师父，那是什么意思？”韦小宝脸上一红。阿珂抢着道：“师父，他心中存着坏主意，想拜你为师。”白衣尼微微一笑，道：“想拜我为师，也不算什么坏主意啊。”阿珂急道：“不是的。”她知道韦小宝拜白衣尼为师，真意只不过想整日缠着自己而已，但这话却说不出口。白衣尼向韦小宝道：“你叫我师父，也不能让你白叫了。”韦小宝大喜，当即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八个响头，大声叫道：“师父，。”白衣尼微微一笑，道：“你入我门后，可得守规矩，不能胡闹。”韦小宝道：“是。弟子只对坏人胡闹，对好人是一向规规矩矩的。”阿珂向他扮个鬼脸，伸了伸舌头，心中说不出的气恼：“这小恶人拜了师父为师，从此再也不能杀他，老是缠在我身旁，赶不开，踢不走，当真头痛之极了。”

白衣尼先前受六名喇嘛围攻，若非韦小宝相救，已然不幸，此后桑结等七喇嘛追到，自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情势更是凶险。她虽年逾四旬，相貌仍是极美，落入这些恶喇嘛手中，势必遭受极大侮辱，天幸这小孩儿诡计多端，交将敌人一一除去，保全了自己清白之躯，心中的感激实是无可言喻，眼见韦小宝拜师之心切，当即便答允了他，心想小孩儿顽皮胡闹，不足为患，受了自己薰陶调教，日后必可在江湖上立身扬名。按照武林中规矩，韦小宝既已入陈近南门下，若不得师父允可，绝不能另行拜师，但他于这些门规一概不知，就算知道，这时候也必置之不理。白衣尼既肯收他入门，就有时时嬉桶曰婕曰幼T退惰滴睡II精墟实劲醋解II且彩遣恒俊牧怨K图o渣I纳酌粒氩礁困滓履磁o迦o喟呱 驴喙 Γφ幻饴吠蠢v欢，灰s馨樽虐曰妖o倏嗟氛乱材茂手图玮批o院烁璧房墓 o挥傻眯幕s牛9闭媛缣焙系枋铝吮P蠢匆话恪o滓履岫o断玻o沟浪o俏o说糜谁虞 Γe哟四菱烦梢簧砵铣未溶 Γ：热糝o赖o绕眯模o荒乱唤盘咚o烁

阿珂小嘴一扁，道：“师父，你看他高兴成这个样子，真是坏得到了家。”韦小宝道：“一位武功当世第一的高人收我为徒，我自自然然高兴得不得了。”白衣尼微笑道：“我并非武功当世第一，不可胡说。你既入我门，为师的法名自须知晓。我法名九难，我们这门派叫做铁剑门。你师祖是位道人，道号上木下桑，已经逝世。我虽是尼姑，武功却是属于道流。”韦小宝道：“弟子记住了。”白衣尼九难又道：“阿珂，你跟他年纪谁大些？”阿珂道：“自然是我大。”韦小宝道：“我大。”九难道：“好了，两人别争，先进师门为大，以后两个别‘阿珂姑娘’，‘小恶人’的乱叫，一个是陈师妹，一个是韦师弟。”韦小宝大声叫道：“陈师妹。”阿珂哼了一声，碍得师父，不敢斥骂，却狠狠白了他一眼。

九难道：“阿珂，过去的一些小事，不可老是放在心上。这次小宝相救你我二人有功，就算他曾得罪过你，那也是抵偿有余了。”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心想：“这孩子聪明伶俐，只可惜细遭不幸，是个太监。”又道：“小形容词从前受人欺凌，被迫做了太监，你做师妹的当怜他孤苦，多照看着他些。这样也好，彼此没男女之分，以后在一起不须顾忌，方便得多。不过这件事可跟谁也不许说。”阿珂答应了，想到这小恶人是太监，过去对自己无礼，也不大要紧，心中气恼稍平，转头叫道：“郑公子，你受了伤么？”

郑克爽一跛一拐的走近，说道：“还好，只腿上扭了筋。”想到先前把话说得满了，自称对付几名喇嘛绰绰有余，事到临头，竟一败涂地，全仗这小孩退敌，不由得满脸羞惭。阿珂道：“师父，咱们怎么办？还去河间府吗？”九难沉吟道：“去河间府瞧瞧也好，只是须防那桑结喇嘛去而复来，眼下我又行动不便。”韦小宝道：“师父，你们且在这里休息，我去找大车。”韦小宝大车没找到，却向农家买来一辆牛车，请九难等三人坐上，赶着牛车缓缓而行，幸喜桑结没再出现。到得前面一个小市集，改雇两辆大车。

路上韦小宝定要师父再多服几粒“雪参玉蟾丸”。九难内力深厚，兼之得灵药助力，内伤痊愈甚快。两日之后的正午时分，到了河间府。投店后，郑克爽便出去打探消息，过了一个多时辰，垂头丧气的回来，说道在城中到处探问“杀龟大会”之事，竟没一人得知。

九难道：“‘杀龟大会’原来的讯息，公子从何处得来？”郑克爽道：“两河大侠冯不破，冯不催兄弟请天地会送信去台湾，请我父王派人主持‘杀龟大会’，说道大会定本月十五日在河间府举行，今儿是十一，算来只差四天了。”九难点点头，缓缓的道：“冯氏兄弟那是华山派的。”抬头望着窗外，想起了昔年之事。郑克爽道：“父王命我前来主持大会，料想冯氏兄弟必定派人在此恭候迎迓，哪知……”神色甚是气恼。九难道：“说不定鞑子得到讯息，有甚异功，以致冯氏兄弟改了日子地方。”郑克爽悻悻的道：“就算如此，也该通知我啊。”

正说话间，店小二来到门外，说道：“郑客官，外面有人求见。”郑克爽大喜，急忙出去，过了好一会，兴匆匆的进来，说道：“冯氏兄弟亲自来过了，着实向我道歉。他们说知道我带了二十几人来，这几天一直在城外等候迎接，哪知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城里。现下已摆设了大宴，为我们洗尘接风，请大家一起去罢。”九难摇头道：“郑公子一个儿去便是，也别提到我在这里。”郑克爽有些扫兴，道：“师太既不喜烦扰，那么请陈姑娘和韦兄弟同去。”九难道：“他们也不用去了，到大会正日，大家齐去赴会便是。”这晚郑克爽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到了半夜，他的二十多名伴当也寻到客店，只是每个人手足上都绑子木板绷带，看来大是不雅。

次日一早，郑克爽向九难、阿珂、韦小宝三人大讲筵席中的情形，说道冯氏兄弟对他好生相敬，请他坐了首席，不住颂扬郑氏在台湾独竖义旗，抗拒满清。九难问起有哪人前来赴会。郑克爽道：“来的人已经很多，这几天陆续还有得来，定了十五半夜，在城西十八里的槐树坪集会。半夜集会，是防清廷的耳目。其实冯氏兄弟过于把细，有这许多英雄好汉在此，就是有大队清兵来到，也杀他们个落花流水。”九难细问与会英豪的姓名，郑克爽却说不上来，只道：“一起吃酒的有好几百人，为头的几十人一个个人来向我为父王敬酒，他们自己报了门派姓名，一时之间，可也记不起那许多。”九难就不言语了，心想：“这位郑公子徒然外表生得好看，却没什么才干。”

在客店中又休养得几日，九难伤势已愈。她约束阿珂和小宝不得出外乱走，以免遇上武林人物，多生事端。郑克爽却一早外出，直到半夜始归，每日均有江湖豪侠设宴相请。到得十五傍晚，九难穿起韦小宝买来的衣衫，扮成个中年妇人，头上蒙以黑帕，脸上涂上黄粉，双眉画得斜斜下垂，再也认她不出本来面目。韦小宝和阿珂则是寻常少年少女的打扮。郑克爽却是一身锦袍，取去了假辫子，竟然穿上明朝王公的冠戴，神采奕奕。九难已不见故国衣冠，见了他的服色，又是欢喜，又是感慨。阿珂瞧他丰神如玉的模样，更是心魂俱醉。只有韦小宝自惭形秽，肚里暗暗骂了十七八声“绣花枕头王八蛋”。

一更时分，延平王府侍从赶了大车，载着四人来到槐树坪赴会。那槐树坪群山环绕，中间好一大片平地，原是乡人赶集，赛会，做社戏的所在。平地上已黑压压的坐满了人。郑克爽一到，四下里欢声雷动，数十人迎将上来，将他拥入中间。九难自和阿珂、韦小宝远远坐在一株大槐树下。这时东西南北陆续有人到来，草坪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韦小宝心想：“吴三桂这奸贼结下的怨家也多。我们天地会和沐王府打赌，看是谁先钉子他。这王八蛋仇家千千万万，如有人先下手，天地会和沐王府都不免输了。”眼见一轮明白

渐渐移到头顶，草坪中一个身材魁梧，白须飘动的老者站起身来，抱拳道：“各位英雄好汉，在下冯难敌有礼。”群雄站起还礼，齐声道：“冯老英雄好。”

九难低声道：“他是冯氏兄弟的父亲。”想想在华山之巅，曾和他有一面之缘，嫌她以“阿九”之名和江湖豪侠相会，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其时冯难敌方当盛年，今日却已垂垂老矣。他师祖穆人清，师父铜笔算盘黄真想来均已不在人世。至于他师叔袁承志呢？这人她当年对之刻骨相思，可是二十几年来，从没得过他一点讯息。她这些年来心如古井不波，今晚乍见故人，不由得千思万绪，墓地里都涌上心来。韦小宝见她眼眶中泪水莹然，心想：“师父见了这个冯老头，为什么忽然想哭，难道这老头是她的旧情人么？我不妨从中撮合，让她和老情人破什么重圆。不过师父年纪这样轻，不会爱上这老头儿罢。”

只听冯难敌声音洪亮，朗朗说道：“众位朋友，咱们今日在此相聚，大伙儿都知道是为了一件大事。我大明江山为鞑子所占，罪魁祸首，乃是那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四大群豪一齐叫道：“吴三桂！”众人齐声大叫，当真便如雷霆一般，声震群山。跟着有的大叫：“大汉奸！”有的大叫：“龟儿子！”有的大叫：“王八蛋！”有的大叫：“我操他十八代祖宗！”众人骂了一阵，声音渐渐歇了下来，突然有个孩子声音大声叫道：“我操他十九代祖宗的奶奶！”群雄本来十分愤怒，突然听到这句骂声，忍不住都哈哈大笑。

这一声叫骂，正是韦小宝所发。阿珂嗔道：“怎么说般难听的话？”韦小宝道：“大家都骂，我为甚么骂不得？”阿珂道：“人家哪有骂得这么难听的？”韦小宝微微一笑，便不言语了，心想：“再难听十倍的话，也还多得很呢。”冯难敌道：“大汉奸罪大恶极，人人切齿痛恨。那位小年纪虽幼，也知恨不得生食其肉，死寝其皮。今晚大伙儿聚集在此，便是要商议一条良策，如何去诛杀这奸贼。”

当下群雄纷纷献计。有的说大伙儿一起去到云南，攻入平西王府，杀和吴三桂全家鸡犬不留；有的说吴贼手下兵马众多，明攻难期必成，不如暗杀；有的说假如一刀杀了，未免太过便宜了他，不如刺了他眼睛，断他双手，令他痛苦难当；有的说还是用些厉害毒药，毒得他全身腐烂。有个中年黑衣女子说道：最好将吴三桂全家老幼都杀了，只剩下他一人，让他深受寂寞凄凉之苦。另一个中年男子道：他投降清朝，是为了爱妾陈圆圆为节闻所夺，不如去将陈圆圆掳了来，让他心痛欲死。又有人道：吴贼虽然好色，但最爱的毕竟是权位富贵，最好是让他功名富贵，妻子儿女都一无所有，沦落世上，却偏偏不死。数百名豪杰大声喝采，齐说：“如此惩罚，才算罚得到了家。”一条汉子说道：“满清鞑子对他十分宠幸，这贼子官封平西王，权势薰天，杀他妻子儿女已然不易，要除去他的功名富贵，更是难如登天。”有个云南人站起身来，述说吴三桂如何在云南欺压百姓，杀人如麻的种种惨事，只扣得群雄更是义愤填膺，热血如沸。好几个人都道，让吴三桂在云南多掌一天权，便多害死几个无辜百姓。但如何锄奸除害，却是谁也没真正的好主意。

这时冯难敌父子所预备下的牛肉，面饼，酒水，流水价送将上来，群豪欢声大作，大吃大喝起来。这些豪士酒一入肚，说话更是肆无忌惮，异想天开。有人说道：将陈圆圆掳来，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个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九难道：“小宝，别说这些市井下流言语。”韦小宝应道：“是。”心中却想：“要开妓院，只怕这里几千人，没一个及得老子在行。”

众人吃喝了一会，冯难敌站起来道：“咱们都是粗鲁武人，一刀一枪的杀敌拚命，那是义不容辞，于天下大事却见识浅陋，现下请顾亭林先生指教。顾先生是当世大儒，国破之后，他老人家奔波各地，联络贤豪，一心一意筹划规复，大伙儿都是十分仰慕的。”群豪中有不少识得顾亭林，他的名头更十有八九都知，登时四下里掌声雷动。人群中站起一个形貌清癯的老者，正是顾亭林。他拱手说：“冯大侠如此称赞，实在愧不敢当，刚才听了各位的说话，个个心怀忠义，决意诛此大奸，兄弟甚是佩服。古人道：‘众志成城’，又有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伙儿齐心合力，决意对付这罪魁祸首，任他有天大的本事，咱们也终能成功。”群雄哄声大叫：“对，对！一定能成功。”

顾亭林道：“众位所提的计谋，每一条均有高见，只是要对付这奸贼，须得随机应变，难以预拟确定的方策。依兄弟愚见，大伙儿分头并进，相机行事。第一，当然是不可泄露风声，令这奸贼加紧防范；第二是不可鲁莽，事事要谋定而后动，免得枉自送了性命；第三，大家都是好兄弟，不要为了争功抢先，自相争斗，伤了义气。”

群豪都道：“是，是，顾先生说得不错。”顾亭林道：“今日各派、各帮会英雄好汉聚会。此生如果各干各的，力量太过分散，结成一个帮呢，为数实在太多，极易为鞑子和吴贼知觉，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群豪沉默了一会。一人说道：“不知顾先生高见如何？”顾亭林道：“以兄弟之见，这里天下十八省的英雄都有，咱们一省结成一盟，一共是一十八个杀龟同盟。唔，‘杀龟盟’听来不雅，不如称为‘锄奸盟’如何？”群豪纷纷鼓掌叫好，说道：“读书人说出来的话，毕竟和我们粗人大不相同。”

顾亭林来参与河间府“杀龟大会”之前，便已深思熟虑，觉得群豪齐心要诛杀吴三桂，大家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要杀了他也不为难。但真正大事还不在于杀这奸贼，而是要驱除满虏，光复汉家江山。如为了诛杀一人而致伤亡重大，大损元气，反而于光复大业有害。学武之入门门户派别之见极深，要这数千英豪统属于一人之下，势难办到。大家为了争夺“盟主”之位，不免明争暗斗多生嫌隙。失败之人倘若心胸狭隘，说不定还会去向清廷或吴三桂告密。但如分成一十八省，各举盟主，既不会乱成一团，无所统辖，而每省推举一伙盟主也容易得多。这十八省的“锄奸盟”将来可逐步扩充，成为起义反清的骨干。他一倡此议，听群豪立表赞成，甚为欣慰。冯难敌道：“顾先生此意极是高明。众位既无异议，咱们便分成一十八省，各组‘锄奸盟’，每一省推举一位盟主。咱们分省立法，不依各人本身籍贯，而是瞧那门派帮会的根本之地在什么省。例如少林寺的僧俗弟子，不论是辽东也好，云南也好，都属河南省。华山派弟子都属陕西省。众位意下如何？”群豪均道：“自该如此。否则每一门派，帮会之中，各省之人都有，分属各省，那是一团糟了。”

有一人站起来道：“像我们天地会，在好几省中都有分堂，总舵的所在地迁移无定。请问该当如何归属？”韦小宝见说话之人乃是钱老本，心想：“原来他也来了，不知我青木堂的兄弟们来了几人。”冯难敌朗声道：“顾先生说，天地会广东分堂的众位英雄属广东，直隶分堂的属直隶。咱们只是结盟共图大事，并不是拆散了原来的门派帮会。‘锄奸盟’的盟主的职责，只是联络本省英豪，以求群策群力。至于各门派、各帮各会的事务，自然一仍其旧，盟主无权干预。各省盟主，也不是高过了各门派的掌门人，各帮会的帮主。”群豪之中本来有人心有顾虑，生怕推举了各省盟主出来，不免压抵了自己，听得冯难敌如此分割明白，更无疑忧。当下一省省的分别聚集，自行推举。

韦小宝道：“师父，咱们又算哪一省？”九难道：“哪一省也不算。我独来独往，不必加盟。”韦小宝道：“以您老人家的身份武功，原该做天下总盟主才是。”九难“嘿”的一声，说道：“这些话以后不可再说，给人听见了，没的惹人耻笑。”在她心中，与会群豪之中，原无一人位望比她更尊。这在明江山，本来便是她朱家的。说到武学修为，她除了学得木桑道人所传的铁剑门武功之外，十余年前更得奇遇，百尺竿头又进一步，与当年木桑道人相比，也已远远的青出于蓝，环顾当世，除了那个不知所踪的袁承志之外，只怕再无抗手了。

草坪上群雄分成一十八堆聚集。此处疏疏落落的站着七八十人。那都是和九难相类的奇人逸士，既不愿做盟主，也不愿奉人号令。顾亭林和冯难敌明白这些武林高人的脾性习性，也不勉强，心想他们既来赴会，遇上了事，自会暗中伸手相助。过不多时，好几省的盟主先行推举了出来。河南省是少林寺方丈晦禅师，湖北省是武当派掌门人云雁道人，陕西省是华山派掌门人“八面威风”冯难敌，云南省是沐王府的沐剑声公子，福建省是延平郡王的次公子郑克爽，都是众望所归，一下子就毫无异议的推出。其他各省有些争执了一会，有些争持不闲情逸致，请顾亭林过去秉分调解，终于也一一推了出来。其中三省由天地会的分堂香主担任盟主，天地会可算得极有面子。当下各省盟主聚齐在一起，但一点人数，却只一十三位，原来晦禅师、云雁道人等都没有赴会，由其门人弟子代师参预。冯难敌朗声说道：“现下一十八省盟主已经推出，兄弟不当众宣布各位盟主的尊姓大名，以免泄露机密。”众盟主商议了一会，冯难敌又道：“咱们恭请顾亭林先生与天地会陈总舵主两位，为一十八省‘锄奸盟’的总军师。”群雄欢声雷动。韦小宝听师父如此得群豪推重，做“锄奸盟”的军师，甚是得意。当下各省豪杰分别商议如何诛杀吴三桂，东一堆，西一簇，谈得甚是起劲。

乱说乱嚷，说什么要绑票做案。”韦小宝心想：“毕竟师父眼光高明。”说道：“那么弟子去劝他们别打了罢？”阿珂白了他一眼，道：“你有什么面子，什么本事？能劝得他们动？”韦小宝道：“这强盗武功虽高，拳脚中却有老大破绽。郑公子斗他不过，我在十招之内，定可打得他落荒而逃。”

九难知他武功低微，但说不定又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法子，足以制胜，说道：“这伙人看来不是坏人，不可伤了他们性命。”顿了一顿，又道：“那些下三滥的下蒙汗药，放毒之类手段，若不是面临生死关头，决不可使。你已是我铁剑门的门下，可不能坏了本派名头。”韦小宝道：“是，是。我听师父的话，决不损伤他们便是。”九难叹了口气，忽然想起当年华山之巅，铁剑门掌门人玉真子来向木桑道人寻衅之事。玉真子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说到铁剑六的名头，便痴痴呖呖嚷嚷。从揆摸裾媮又乘·翟编裁皇裁垂撩省口庾）茈忧响）眩v 绮蛔呱险 鼎图晃战 纡闪撤据孺拥牡障荡）耍 强纱蟠蟻煌琢怨Nば 图 晒舌巧 图匀徊幻灼灼道械牡览志图坏浪+ 警濞瀾巛岷何蓉 Σ 蝗醜 ● 蓉 钺锤鑫 定心岩杂 Ω 叮 愕溃骸 改憔 辛判模 矣蟹 泳冰戎 ㄅ 拥男悦 卑 ㄟ 泡 溃骸坝 擲春 盗怨

刚说这里，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郑克爽的长袍已被拉下一片，郑克爽大怒，出手更怜惜了，却听得嗤嗤之声不绝，风际中十根手指使如鹰爪一般，将他长袍，内衣，裤子一片片的撕将几下，但用轻恰到好处，丝毫不伤他肌肉。郑克爽眼见再撕得向下，身子便会全裸，惊惶之下，转身欲逃。风际中双臂一曲，两手手肘已抵到他胸前。郑克爽急忙后退，双拳击出，只觉手腕一紧，风际中左手已握住他右手，右手握住他左手，顺势一挥，将他身子掷出，叫道：“接住了！”这一掷竟有七八丈远。玄贞道人展开轻功追去，抬头道：“高兄弟，你来接班！”高彦超立即跃出。樊纲，徐天川，关安基等觉有趣，纷纷大呼奔去。玄贞道人接住了郑克爽，便又掷出，落下时刚好高彦超赶到，接住后再掷给数丈外的徐天川。这些人臂力强弱，轻功有高低，人进或远或近，奔跃时或快或慢，但郑克爽在半空中飞出数丈以外，始终没有落地。天地会群雄各展所长，这时方显出真功夫来。关安基臂力奇大，先将郑克爽向天掷上四五丈，待他落下时，双掌在他背心一推，两股道力并在一起，郑克爽犹似腾云驾雾一般，这一下飞得更远。

韦小宝看得高兴之极，拍手大笑，突然后脑壳的一声响，给阿珂用手指节重重的打了个爆栗。他一惊回头。阿珂惊怒交集，急道：“他们绑了他去啦，你……你快去救人。”韦小宝道：“他们跟郑公子又没冤仇，师父说不过是开玩笑，你何必着急？”阿珂道：“不，不是的，他们绑了他去，要勒索一百万两银子。”韦小宝道：“郑公子家银子多得很，三百万，四百万也出得起，一百万两银子打什么要紧？”阿珂右足在地下重重一顿，说道：“唉，你不生眼睛么？他……他给强盗整得死去活来。”韦小宝在她耳边轻声说：“你要我救他，这也不难，你得答应做我老婆。”阿珂怒道：“胡说。”远远望去，见郑克爽给人接住后不再抛掷。听得有人叫道：“喂，你们快回去拿银子，到伏牛山来赎人。我们不会伤害这小子的性命，每天只打他三百大板。银子早到一天，他就少挨三百下，迟到十天，多吃三千大板。”阿珂拉住韦小宝的手，急道：“你听，你听，他们每天要打他三百大板，这里去台湾路途遥远，一个月也不能来回。”韦小宝道：“每天三百板，就算两个月罢，两个月六十天，三六一十八，也不过一千八百板……”阿珂道：“唉，不是的，是一万八千板，你这人真是……”韦小宝笑道：“我算数不行。这一万八千板打下来，他的‘屁股功’可练得登造极了。”阿珂怒极，将他手掌一摔，道：“我再也不睬你了。”又气又急，哭了出来。韦小宝道：“好，好，别哭。我来想法子。不过我刚才提的条件，你可不能赖。”阿珂道：“你快救了他再说。”韦小宝知道她只是随口敷衍，真要她答应嫁给自己，那是无论如何不肯的，说道：“我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后你可不得再欺侮我。”阿珂道：“是，是！快去，快去！”说这话时，眼光没向他带上一眼，只是瞧着远处的郑克爽，但见他双手被反绑，给人抱上了马背，转眼便给带走了，情急之下，伸手在韦小宝背上推了推。韦小宝心中骂道：“他奶奶的，老子遇到的美貌妞儿，总是求我救她的心上人。老子这冤大头可做熟手之极，只怕‘冤大头功’也练得登峰造极了。”他快步奔出，叫道：“喂，喂，伏牛山的大王，在下有话要说。”

群雄早就在等他挺身而出，当下都转过身来。高彦超道：“小兄弟，你有什么话说？”韦小宝道：“你们干么抓他？”高彦超道：“我们山寨兄弟众多，缺了粮食，今日将他暂行扣押，要向他爹借一百万两银子。”韦小宝道：“一百万两银子，那是小事一件，我借你们便是。”高彦超哈哈大笑，道：“小兄弟尊姓大名？凭什么说这等大话？”韦小宝道：“我名叫韦小宝。”高彦超“啊哟”一声，抱拳行礼，躬身说道：“原来是小白龙韦英雄，你杀死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天下扬名，我们好生仰慕，今日拜见尊范，实是三生有幸。”樊纲等一齐恭谨行礼。韦小宝抱拳还礼，道：“不敢当。”高彦超道：“冲着韦英雄大大的面子，这小子我们放了。那一百万两银子，也不敢要了。”徐天川从身边取出两只大元宝来，双手恭恭敬敬的呈上，说道：“韦英雄，你路上倘若使费不足，这里一百两银子，请先收用。”韦小宝道：“多谢！”收下元宝，转身交给阿珂。阿珂万万想不到这小恶人名头竟如此响亮，这些凶神恶煞的大强盗一听说自己报姓名，竟如下属见到了顶头上司一般。她哪知这个“小恶人”，其样正是这些“大强盗”的顶头上司，这些“大强盗”为了凑趣，故意的加倍巴结，演出一出好戏。她又惊又喜，心想郑公子终于脱却了危难。却见风际中一踏进一步，说道：“且慢。韦英雄，你杀死鳌拜，我们是万分佩服的。只不过大家素不相识，怎知你是真的韦英雄，还是冒充他老人业拇筲ω 隼湊幸-财○俊蔽ば】Φ 溃骸罢 暗挂灿欣恚 笄乱 匪 匪 拍麦 嘈牛 俊狎 绅手 械 溃骸 霸 谳 露 返 ǎ 胸 び ㄨ 2 壑 傅 因 小 B 薛 编 挥 率 恹 妓 溺 谏 闲 室 拢 鹁 菸 涿 ψ 匀 环 峭 桑 软 媿 羌 佞 皇 跃 橛 r 蔽 ば】Φ 溃骸 昂 茫 勳 侵 皇 哉 怪 剑 9 愕 郊 粗 埂 ！ 狎 绅 手 械 溃骸 罢 ☆ 牵 骨 胛 び ㄨ 2 凶 室 铝 轻 棕 悦 熏 蛇 迷 谳 律 劓 茎 扉 怒 ！ 蔽 ば】Π 蛋 岛 眯 〔 南 鸯 骸 胶 缙 蟾 缙 蚶 床 话 1 禱 埃 闹 鶉 防 蠱 谷 凰 颇 ！ 蒲 ㄣ ！ 北 愕 溃骸 袄 闲 植 槐 也 推 ； 挡 欢 ㄅ 也 皇 悄 愕 允 帧 ！ 弊 第 忠 恢 福 图 沂 智 崞 图 牧 顺 逵 彳 图 慌 某 霭 氤 撻 终 谱 艘 蝗 〔 迸 姆 崔 嗽 〇 浅 喂 幽 匪 莨 ！ 摹 鞍 阉 艺 啤 敞 械 囊 徽 小 拔 奚 … 尴 哨 薄 ㄜ 绅 手 屑 派 醪 〇 械 溃骸 懊 累 图 俊 闷 棕 啤 母 咤 校 凶 航 奚 图 裁 裁 吹 募 工 焯 忠 唤 櫻 蛙 笠 谎 解 招 ！ さ 埂 〇

韦小宝掌上原无半分内功，笑道：“阁下说得是，这是一招‘无色无相’。”跟着左手斜举，自左上角挥向左下角，突然五指成抓，晃几下。风际中大叫：“了不起，又是‘般若掌’神功，这是‘灵鹫听尽’。”摆起马步，双掌缓缓前推，掌心和韦小宝手指尖微微一触，立刻“啊”的一声大叫，向后急翻三个筋斗。他翻筋斗之时，潜运内力，待得站定，满脸已涨得血红，便如喝了十七八碗烈酒一般，身子晃了几晃，一交坐倒，摇手道：“不……不成……不比了，佩服之至！韦英雄，多谢你饶我性命。”韦小宝拱手道：“老兄承让。”说话之时，连p向他霎眼。风际中却做得甚像，脸上神色又是沮丧，感激，还带着几分衷心你钦佩之意。徐天川迈步而前，说道：“韦英雄武功惊人，果然名不虚传，在下来领教向招。”韦小宝道：“好！”欺身而上，双手交叉，一手扭在他左胸，一手拿他右肋，乃是少林派上乘武功“拈花擒拿手”中的一招。徐天川见他这一招擒拿手十分高明，不禁暗暗佩服：“韦香主聪明之极，一学武功便进步神速。”他却不知韦小宝出手招式似模似样，其实没丝毫内力，纵然给他拿住了，也是一无所损。徐天川身材矮小，最擅长的武是巧打擒拿，当即施展看家本领，与韦小宝拆将起来。数招之后，两人双手扭住，徐天川“啊”的一声，右手软软下垂，假装被扭脱了关节，说道：“佩服之至！”退开两步，左手托住了自己右手，一送一挺，装上了关节。这一项自上关节的手法，原来是擒拿手中的上乘武功，他照做之时，一丝不苟，上得干净利落。跟着樊纲，玄贞道人，李力世三人一一上前讨战。韦小宝所使的尽是澄观所授的上乘招式，樊纲等三人都是或三四招，或七八招便败了下去。高彦超朗声道：“今日得见韦英雄高招，当真令人大开眼界，小人等佩服之至！他日韦英雄路过伏牛山，还请山不弃，上山来盘莫恒数日。”韦小宝道：“那自然是要叨扰的。”群雄躬身行礼，牵马行开，一直走到镇尾，这才上马而去。他们竟然不敢在韦小宝面前上马，实是恭敬之极。阿珂终于服了：“这小恶人原来武功高强，每次假装打我不过，都是故意让我的。”

到此地步，郑克爽只得过来向韦小宝道谢。韦小宝笑道：“郑公子不必客气，我不过运气好，误打误撞，胜了他们，讲到真实武功，那是远远不及阁下了。”他这几句话其实倒是真话，但郑克爽听来，却觉得辛辣的讥刺，不由得满脸通红。当晚一行人南到献县，没了客店。九难遣开阿珂，问韦小宝道：“白天跟你做戏的那些人，都是你的朋友，是不是？”九难眼光何等厉害，风际中、徐天川那些人的做作，瞒得过郑克爽和阿珂，却怎瞒得过这位武学高人？韦小宝知道西洋镜已经拆穿，笑道：“也不算是朋友。”九难道：“这些人武功个个颇为了得，怎肯陪着你如此闹着玩？”韦小宝笑道：“他们多半看不惯郑公子的骄傲模样，想是借着弟子，挫折一下

阿珂拉拉韦小宝的手，急得要哭了出来，道：“怎么办？怎么办？”韦小宝道：“一万两银子我倒有，只是送给他还赌帐嫖帐，可不大愿意。”阿珂道：“他们要割他耳朵了，你就……你就借给我罢。”韦小宝道：“师姊要错，别说一万两，就十万两也借了，不过日后你是我妻子，我笔帐不能算。你叫郑公子向我借。”阿珂顿足道：“唉，你这人真是。”叫道：“喂，你们别打，还你们钱就是。”众侍卫打得够了，便即住手，但仍是按住郑克爽不放。阿珂叫道：“郑公子，我师弟有银子，你向他借来还债罢。”郑克爽气得几欲晕去，但见钢刀在脸上晃来晃去，怕他们真的割了自己耳朵，心下也真害怕，眼望韦小宝，露出祈求之色。阿珂拉拉韦小宝的袖子，低声道：“就借给他罢。”

一名侍卫冷笑道：“一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没中没保，怎能轻易借了给人？这小子最爱赖债，大伙儿可不是上了他当吗？”另一人道：“除非这姑娘做中保，这小子倘若赖帐不还，就着落在这位姑娘身上偿还。”那高举钢刀的侍卫大声道：“人家大姑娘跟这臭小子没亲没故，干么要帮他作保？如果一万两银子还不出，除了拿身子偿还，嫁给这位小财主之外，还有什么法子？”众侍卫哄笑道：“对了，这主意十分高明。”韦小宝低声道：“师姊，不成，你听他们的话，那不是太委屈你了吗？”

拍的一声响，一名侍卫重重的打了郑克爽一个耳光。他手脚全被拉住，绝无抗拒之力。一名侍卫喝道：“狠狠的打，打死了他，这一万两银子，就算掉在水里。这叫做眼不见，心不烦。”劈排拍拍，又打了起来。郑克爽叫道：“别打！别打！韦兄弟，你手边如有银子，就请借给我一万两，我……我保证一定归还。”韦小宝斜眼看着阿珂，道：“师姊，你说借不借？”

阿珂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哽咽道：“借……借好了！”一名侍卫在旁凑趣，大声道：“大姑娘作的中保，日后大姑娘嫁小财主，这臭小子倒是媒人。”韦小宝从怀中摸出一叠银票来，检了一万两，便要去交换郑克爽，一转念间，交给了阿珂。阿珂接了，说道：“银子有了，你们放开他啊。”众侍卫均想，先前韦副总管说好是由他出手救人，现下变成了使银子救人，不知是否合他心意，当下仍然抓住郑克爽不放。

韦小宝道：“这一万两银子，你们拿去分了罢，他妈的，总算是大伙儿辛苦一场。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快快给我放人！”众侍一听大喜，韦小宝言中意思，显然是将一万两银子赏给他们了，当下放开了郑克爽。阿珂伸手将他扶起，将银票交给他。郑克爽怒极，随手接过，看也不看，轟轟惶惶，砵缘囊幻涛渍Nは”β碗渍骸八〇软馥●醴说埃>庸庸俦)←遗箭讯旭烧殒鲑〇櫻〇献硬缓漏添歉尚荨！卑(嫔(露啤鸩婪祝)Φ渍骸氛鹈盂耍〇勳腔厝>！蔽ば”Φ渍骸罢饬〇上肿胛步倘松(ε)氣/骨Eε且Y〇沽怒V〇Y〇诱庖欢俵颀〇刹皇前装ち寺稽俊〇

多隆哈哈大笑，说道：“这小子穷星刚脱，色心又起，他妈的，你老是挨着人家大姑娘干么？”一伸手，抓住郑克爽的后颈，提起他身子，在空中转了两个圈子，喝道：“我把你抛一城墙去，瞧你是死是活！”郑克爽和阿珂齐声大叫。多隆将郑克爽重重在地下一顿，喝道：“以后你给我离得这位姑娘远远的，人家好好的姑娘，跟你这狂嫖滥赌，偷鸡摸狗的小子在一起，没的坏了名头。我跟你讲，以后我再见到你缠在这姑娘身旁，老子非扭断你的狗头不可。”说着左手握住他辮根。右手将他辮子在手掌握了两转，深深吸了一口气，胸口登时鼓了起来，手臂手背上肌肉凸起，一声猛喝，双臂用力向外一分，拍的一声响，辮子从中断绝。众侍卫见他如此神力，登时采声雷动。多隆膂力本强，又练了一身外家硬功。双膀实有千斤之力。幸好他左手握住了辮根，否则，郑克爽这根辮子是假的，轻轻一拉，便揭露了他不遵朝令，有不臣之心的大罪。多隆抛下半截辮子，五根鼓槌儿般的大手指又在郑克爽颈中，跟着左手又住他的后颈，双手渐渐收紧，郑克爽的脸渐渐胀红，到后来连舌头也伸出来，眼见便要窒息而死。十余名侍卫各抽兵刃，团团围在二人身边，不让阿珂过来相救。

韦小宝叫道：“钱也还了，还想杀人吗？”一冲而前，砰的一拳，打在一名侍卫小腹之上。那侍卫“啊”的一声，一个筋斗摔出，大叫大嚷，手足乱伸，说什么也爬不起来。韦小宝双拳一招“双龙抢珠”，向多隆打去。多隆两只手正叉在郑克爽颈中，难以招架，登时中拳。这招“双龙抢珠”本是打向敌人太阳穴，但多隆身材高大，韦小宝却生得矮小，两个拳头都打在他臂下。多隆假装大怒，骂道：“死小鬼，老子又死了你！”放开郑克爽，和韦小宝斗了起来。韦小宝使开海天富与远观处学来的武功，身法灵活，一招一式，倒也巧妙美观。多隆出拳有风，尽在他身旁数寸之处打去，突然斗得兴发，飞腿猛踢，喀喇一声，将韦小宝身旁一株枣树踢断了，众侍卫大声喝采。阿珂见多隆如此神威，生恐韦小宝给他打死了，叫道：“师弟，莫打了，咱们回去。”韦小宝大喜：“她关心起我来了，小娘皮倒也不是全没良心。”多隆又是一脚，将地下一块斗在石头踢得飞了起来，掉下城头。韦小宝出招越来越快，拍的一掌，正中对方肚皮，多隆“啊啊”大叫，双腿一弯，坐倒在地，叫道：“老子不服，再来打来！”一跃而起，双臂直上直下的急打过来。韦小宝侧身闪避，多隆一拳打上城墙，登时打下三块大青砖来。尘土飞扬之中，韦小宝飞起右脚，脚尖还没碰到他身子，多隆大叫一声，从城墙上溜了下去，掉在城墙脚下，动也不动。韦小宝大吃一惊，生怕真的摔死了他，俯首下望。多隆抬头一笑，霎了霎眼，摇手示意不妨，随即伏倒。韦小宝这才放心。众侍卫都惊惶不已，纷纷奔下城头。韦小宝一拉阿珂，低声道：“快走，快走！”三人一溜烟的奔回客店。

回到客店之中，九难见阿珂神色有异，气喘不已，问道：“遇上了什么事？”阿珂道：“有十多个靴子官兵跟郑公子为难，幸亏……幸亏师姊打倒了官兵的头脑。”九难道：“给我在客店里安安静静的耽着，别到处乱走，惹事生非。”阿珂低头答应，过了一会，总是记挂着郑克爽的伤势，到他房中去看望，只见众伴当已给他敷上伤药，已睡着了。韦小宝见她从郑克爽房里出来，又是有气，又有些懊恼：“刚才怎不叫他们当真割下了这小子的耳朵？”又想：“这妞儿一心一意，总是记挂着这臭小子。我就算把这小子耳朵割了，眼睛戳瞎了，看来她还是把他当作心肝宝贝。”饶是他机警多知，遇上了这等男女情爱之事，却也是一筹莫展了。

第二十八回 未免情多丝宛转 为谁辛苦为谁甜

韦小宝当晚睡到半夜，忽听得窗上有声轻敲，迷迷糊糊的坐起身来，只听窗外有人低声道：“韦恩公，是我。”他一凝神，辨明是吴立身的声音，忙走近窗边，低声道：“是吴二叔么？”吴立身道：“不敢，是我。”韦小宝轻轻打开窗子，吴立身跃入房内，抱住了他，甚是欢喜，低声道：“恩公，我日日思念你，想不到能在这里相会。”转身关上窗子，拉韦小宝并肩坐在炕上，说道：“在河间府大会里，我向贵会的朋友打听你的消息，他们却不肯说。”韦小宝笑道：“他们倒不是见外，有意不肯说。实在我来参加‘杀龟大会’，是乔装改扮了的，会中兄弟也都不知。”吴立身这才释然，道：“原来如此。今日撞到靴子官兵，又蒙恩公解围，否则的话，只怕我们小公爷要遭测。小公爷要我多多拜上恩公，实是深感大德。”

韦小宝道：“大家是好朋友，何必客气。吴二叔，你这么恩公长、恩公短的，听来着实别扭，倘若你当我是朋友，这称呼今后还是免了。”

吴立身道：“好，我不叫你恩公，你也别叫我二叔。咱俩今后兄弟称呼。我大着几岁，就叫你一声兄弟罢。”韦小宝笑道：“妙极，你那个刘一舟师倒，岂不是要叫我师叔了？”吴立身微微尴尬，说道：“这家伙没出息，咱们”〇皓砒P〇P〇值埽〇阅〇夏睦锶ノ俊〇

韦小宝道：“这事说来话长。二哥，做兄弟的已对了一头亲事。”

吴立身道：“恭喜，恭喜，却不知是谁家姑娘？”随即想到：“莫非就是方怡？他找到了方姑娘和小郡主了？”满脸都是喜色。

韦小宝道：“我这老婆姓，不过有一件事，好生惭愧。”吴立身问道：“怎么？”韦小宝道：“我这老婆却另有个相好，姓郑，这小子人品极不规矩。想勾搭我的老婆，倒还是小事，他却向靴子官兵告密。今日那些官兵来跟小公爷为难，就是他出的主意。”

吴立身大怒，道：“这小子活的不耐烦了，却不知为了什么？”

韦小宝道：“你道这小子是谁？他便是台湾延平郡王的第二儿子。他说延平郡王统领大军，你们沐王府却已败落，无权无势，什么何足道哉？”吴立身怒道：“你们沐王府是大明开国功臣，世镇云南，怎是台湾郑家新进之可比？”韦小宝道：“可不是吗？这小可说道：是谁杀了吴三桂，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露脸；你们在云南是地头蛇，要杀吴三桂，比他们台湾郑家要方便百倍。他来跟我商量，说要把沐家的人先除去了。我说我们天地会跟沐王府早有赌赛，瞧谁先干掉吴三桂。英雄好汉，赢要赢的光彩，输要输得漂亮，哪有暗中算计对方之理？这小子不服气，便另生诡计。幸亏靴子官兵不认得小公爷，我骗他们说认错我了，你们才得脱身。”吴立身连叫：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妈的，这小子不是人。”

韦小宝道：“二哥，这小子非教训他一顿不可。瞧在延平郡王的面上，我们也不能杀了他。最好你去打他一顿，兄弟便挺身而出相劝，跟你动手。你故意让我向招，假装败退，不知肯不肯？”吴立身道：“兄弟是为我们出气，哪有不肯之理？如此最好，也免得跟台湾郑家破面，多惹纠纷。”韦小宝道：“那个头脸有伤，跟兄弟在一起的小子，便是他了。”吴立身道：“是。他郑家又怎么了？沐王府今天虽然落难，却不是好欺侮的。”

韦小宝道：“可不是吗？”随即问起那天在庄家大屋“见鬼”之事。他日间虽见到徐天川，但当时不便问，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吴立身脸有惭色，不住摇头，说道：“兄弟，你今日叫我一声二哥，我这做哥哥的实在好生惭愧。那日被那批装神弄鬼的家伙使邪法制住了，岂知这批家伙给人引出屋致去，拿了起来。几个女子刚过来放了我们的，却又有一批鬼家伙攻进屋来，把章老三他们救了出去。”韦小宝点点头，心道：“那是神龙教的，庄三少奶奶她们抵敌不住。”

吴立身摇头道：“那时我和徐老爷子穴道刚解开，手脚还不大会灵便，黑暗之中胡里胡涂的乱斗一场，大伙儿都失散了。到第二天早上才聚在一起，可是兄弟你、小郡主、方姑娘三个，却说什么也找不到，我们又去那间鬼屋找寻。屋里只有一个老太婆，也不知是真聋不是假聋，缠了半天，问不出半点所以然来。徐老爷子和我不死心，明探暗访直搞了大半个月，唉，半点头绪也没有。好兄弟今天见到你，真是开心。小郡主和方姑娘去了哪里？你可有点讯息吗？我们小公爷记挂着妹子，老是不开心。”韦小宝含糊以应：“我也挺记挂着她两个。方姑娘聪明伶俐，小郡主却是个老实头，早些跟他哥哥见面就好啦。”心想：“原来你们没给神龙教捉去，没给逼服了毒药来做奸细，那好得很。”他知吴立身生性直爽，不会说谎，倘若这番话是刘一舟说的，就未必可信。吴立身道：“兄弟，你好保重，做哥哥的去了。”说着站起，颇为依依不舍，拉着他的手，又道：“兄弟，天下好姑娘有的是，你那夫人倘若对你不住，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韦小宝长叹一声，黯然无语。这声叹息倒是货真价实。吴立身推开窗子，跳了出去。

次日韦小宝随着九难和阿珂出城向北，郑克爽带了伴当，仍是同行。九难问他：“郑公子，你要去哪里？”郑克爽道：“我要回台湾，送师太一程，这就分手了。”行出二十余里，忽听得马蹄声急，一行人从后赶了上来。奔到近处，只见来人是一群乡农，手中拿了锄头，铁扒之属，当先一人叫道：“是这小子，就是他了。”韦小宝一看，这人正是吴立身。一伙人绕过大车，拦在当路。吴立身指着郑克爽骂道：“贼小子，昨晚你在张家庄干了好事！猫儿偷了食，就想溜之大吉吗？”郑克爽怒道：“什么张家庄、李家庄？你有没有生眼睛，胡说八道。”吴立身叫道：“好啊，李家庄的姑娘原来也给你骗的，你自己认招了。他妈的，贼小子！一晚上接连诱骗了两个闺女，当真大胆无耻。”郑府伴当齐声喝道：“这位是我们公子爷，莫认错了人，胡言乱语。”

吴立身拉过一个乡下姑娘，指着郑克爽道：“是不是他？你认清楚些。”韦小宝见这乡下姑娘浓眉大眼，颧骨高耸，牙齿凸出，身上倒穿得花花绿绿，头上包着块花布，料想是吴立身花钱钱去雇来的，心下暗暗好笑。乡下姑娘粗声粗气的道：“是他，是他，一点不错。他昨天晚上到我屋子来，一把抱住了我，呜呜，这……可丑死人了，啊啊，呜呜，啊啊，妈啊……”说着号啕大哭。另一个乡农大声喝道：“你欺侮我妹子，叫老子做你的便宜大舅子。他妈的，老子跟你拚命。”正是吴立身的弟子敖彪。韦小宝细看沐王府人众有五六人曾会过，刘一舟不在其内，料来吴立身曾先行挑过，并无跟自己心有嫌隙之人。諛家悦猿芳读嘶于e(三婕)穿缙鹿媚锦缙

右参疵微思驷要ぜ嗽褐型整D且舶樟耍晒厝>€€热热热热取xΓ圈它缙鹿媚锋度芽蠢≈≡≡蚁豚且欢C洗破巴怒！卑(三)嫫溃骸岸裕际侨洗破怒！蔽飭(S)闷阅穿缙玖溃骸翻炯担x炯担率裁闯媳克P==晒四闯裁炊↑鬻俊

那乡姑从怀里取出一只一百两的大银元宝，说道：“他给我这个，叫我听他的话。他说他是从台湾来的，他爹爹是什么王爷，家里金山银山，还有……还有……”阿珂“啊”的一声尖叫，心想这乡下姑娘无知大无，怎么会捏造，自然是郑克爽真的说过了，不由得心下一阵气苦。郑府众伴当也都信以为真，均想凭这乡下姑娘，身边不会有这大元宝，纷纷喝道：“让开，让开！你拿了元宝还吵些什么？别拦了大爷的道路。”敖彪叫道：“不成，我妹子给你强奸了，叫她以后如何嫁人，你非娶好不可。你快快跟我回去，和她拜堂成亲，带她回台湾，拜见你爹爹。我妹子是好人家的女儿，不是低三下四的贱人，难道是要了你银子卖身吗？他说这一百两银子是干什么的？”最后这句话是对着那乡姑而问。那乡姑道：“他说……他说这是什么聘礼，又说要叫人做媒，娶我做老婆，带我回王府做什么一品夫人。”敖彪道：“这就是了。妹夫啊，你不跟我妹子成亲，想这样一走了之，可没那么容易，快跟你大舅子回去。”郑克爽怒极，心想这次来到不原，尽遇到不顺遂之事，连这些乡下人也莫名其妙的找上我来，提起马鞭，拍的一声，便向敖彪头上击落。敖彪大叫“啊哟！”双手抱头，倒撞下马，蜷缩成一团，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众乡人大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那乡姑跳下马来，抱住敖彪身子，放声大哭，哭声既粗且哑，直似杀猪。

郑克爽一惊，眼下身在异处，自己又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闹出人命案子，那可大大的不便，当即喝道：“大伙儿冲！”一匹马，便欲纵马奔逃。突然一个乡下人纵身而起，从半空中向他扑将下来。郑克爽左手反手一拳，向他胸膛打去。那人抓住他的手腕一扭，喀的一声，手肘脱臼。那人落在他身后马鞍上，右手伸到他腋下，扳住了他头颈，正是擒拿手法中一招“斜批逆鳞”，那手法干净利落，嘴里大呼大叫：“阿三，阿狗，快来帮忙，我……过过过过给他打得好痛，啊啊喂，这小子打死我啦！打死我啦！”郑克爽全身酸麻，已然动弹不得。郑府众伴当拔刀兵刃，抢攻上来。沐王府这次出来为数虽然不多，却个个身手不弱，举起锄头铁扒，一阵乱打，将本已受伤的众伴当赶开。那乡下人抱住郑克爽，滚下马来，大叫嚷道：“阿花哪，快来捉住你老公，别让他逃走了。”那乡下姑娘叫道：“他逃不了。”纵身而上，将郑克爽牢牢抱住。韦小宝这时才看出来，这乡下姑娘原来是男扮女装，无怪如此丑陋不堪，那自然是沐王府中的人物，“她”一把抱住郑克爽，使的也是擒拿手法。阿珂急叫：“师父，师父，他们捉住郑公子啦，怎么办？”

九难摇头道：“这郑公子行止不端，受此教训，于他也非无益。这些乡下人也不会伤他性命。”她躺在大车之中静养，只听到车外嘈闹，却未见沐王府众人动手的情形，否则以她的眼光，见到这些人的身手，自己便看破了。阿珂道：“这批乡下人好像是会武功的。”韦小宝道：“武功是没有，蛮力倒着实不小。”敖彪从地下爬了起来，叫道：“他妈的，险些打死了你老子。”一名乡下人笑道：“是大舅子，怎么会是老子？”敖彪道：“好，抓住这小子，大舅子既没有死，也不用他抵命了。我的阿花妹子终身的托，抓他去拜堂成亲罢。”众乡人欢呼大叫：“喝喜酒去，喝喜酒去！”将郑府伴当的马匹一齐牵了，拥着郑克爽，上马向来路而去。郑府伴当大叫急追，眼见一伙人绝尘而去，徒步却哪里追赶得上？

韦小宝笑道：“郑公子在这里招亲，那妙得很哪，原来这里的地名叫做高老庄。”阿珂惊怒交集，早就没了主意，顺口问道：“这里叫高老庄？”韦小宝道：“是啊。西游记中，不是有一回叫‘猪八戒高老庄招亲’么？”阿珂怒道：“你才是猪八戒！”倚在路旁一株树上，哭了起来。韦小宝道：“师妹，郑公子娶媳妇，那是做喜事哪，怎么你反而哭了？”阿珂又想骂他，转念一想，这小鬼头神通广大，只有求他相助，才能救得郑公子回来，哭道：“师弟，你怎生想个法子，去救了他脱险。”韦小宝睁大眼睛，装作十分惊异，道：“你说救他脱险？他又没打死人，不会要他抵命的。”阿珂道：“你没听见？那些人要逼他跟那乡下姑娘拜堂成亲。”韦小宝笑道：“拜堂成亲，那好得很啊。”压低了嗓，悄声道：“我就是想跟你拜堂成亲，只可惜你不肯。”阿珂白了她一眼，道：“人家都急死了，你还在说这些无聊话，瞧我以后睬不睬你？”韦小宝道：“师父说道，郑公子品行不好，让他吃些苦头，大有益处。何况拜堂成亲又不是吃苦头，郑公子多半还开心得很呢。否则的话，昨天晚上他又怎会去找姑娘，跟她瞎七搭八，不三不四。”阿珂右足在地下一顿，怒道：“你才瞎七搭八，不三不四。”这一日阿珂一路上故意找事耽搁，打尖保固涿鹿邮痔闲峡沉艘坏叮庾泳痛艘货艘还眨械眉

韦小宝知她夜里定会赶来救郑克爽，吃过晚饭，等客店中众人入睡，便走到马厩之中，在草堆上睡倒。果然不到初更时分，便听得脚步之声细碎，一个黑影走到马厩来牵马。韦小宝低声叫道：“有人偷马！”那人正是阿珂，一惊之下，转向欲逃，随即辨明是韦小宝的声音，问道：“小宝，是你吗？”韦小宝笑道：“自然是我。”阿珂道：“你在这时干什么？”韦小宝道：“山人神机妙算，料到有人今夜要做偷马贼，因此守在这里拿贼。”阿珂啐了一口，央求道：“小宝，你陪我一起去……去救他回来。”韦小宝听得她软语相求，不

得骨头都酥了，笑道：“倘若救出了他，有什么奖赏？”阿珂道：“你要什么都……”本来想说你要什么都依你，立即想到：“这小鬼头是要我嫁他，那如何依得。”一句没说完，便改口道：“你……你总是想法子来欺侮我，从严不肯真心帮我。”说到这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她哭泣倒不是假，只不过心中想到的，却是郑克爽的轻薄无行，以及他陷身险境，不知拜了堂，成了亲没有。韦小宝给她这么一哭，心肠登时软了，叹道：“好啦，好啦！我陪你去便是。”阿珂大喜，抽抽噎噎的道：“谢……谢谢你。”韦小宝道：“谢是不用谢，就是不知高老庄在哪里。”阿珂一怔，随即明白，他说“高老庄”，还是绕着弯在骂郑克爽，低声道：“咱们一路寻过去就是了。”

两人悄悄开了客店后门，牵马出店，并骑而行，从来路驰回。韦小宝道：“郑公子到底有什么好，你这样喜欢他？”阿珂道：“谁说喜欢他了？不过……不过大家相识一场，他遭到危难，自然要去相救。”韦小宝道：“倘若有人捉了我去拜堂成亲，你救我不救？”阿珂噗哧一笑，道：“你好美吗，谁会捉你去拜堂成亲了？”韦小宝叹道：“你瞧我不顺眼，说不定有哪一个姑娘，瞧着我挺俊、挺帅呢？”阿珂笑道：“那可谢天谢地了，省得你老是阴魂不散的缠着我。”韦小宝道：“好，你这样没良心。倘若有人捉你去拜堂成亲，我可也不救你。”阿珂微微一惊，心想若真遇到这等事，那是非要他相救不可，幽幽的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韦小宝道：“为什么？”阿珂道：“人家欺侮我，你决不会袖手旁观，谁都是我师弟呢？”这句话韦小宝听入耳里，心中甜甜的甚是受用。

说话之间，已驰近日和沐王府群雄相遇之处，只见路边十余人坐在地上，手中提着灯笼，睛白郑府的伴当。阿珂勒马即问：“郑公子呢？”众伴当站了起来，一人哭丧着脸道：“在那边祠堂里。”说着西北角一指。阿珂问道：“祠堂，干什么？”那伴当道：“这些乡下人请了公子去，硬要他拜堂成亲，公子不肯，他们就拳打足踢，凶狠得紧。”阿珂怒道：“你们……哼……你们都是高手，怎地连几个乡下人也打不过？”众伴当甚是惭愧，都低下头来。一人道：“这些乡下人都是有武功的。”阿珂怒道：“人爱有武功，你们就连主子也不顾了？我们要去救人，你们带路。”一名年老伴当道：“那些乡下人说，我们如再去罗索，要把我们一个个都宰了。”阿珂道：“宰就宰了，怕什么？郡王要你们保护公子，却这待贪生怕死！”那伴当道：“是，是。最好……最好请姑娘别骑马，以防他们惊觉。”阿珂哼了一声，和韦小宝一齐跳下马来，将马系在路边树上。众伴当当下灯笼，带劣鄙人向西北走去。行出里许，穿过一座树林，一片坟地，来到七八间大屋外，屋中传来锣鼓喧闹之声。阿珂心中焦急：“他真的在拜堂了？”一拉韦小宝衣袖，快步奔去，绕到屋侧，见一扇门开着一半，望进去黑沉沉的无人。两人闪将过去，循着锣鼓声来到大厅，蹲下身来，从窗缝中向内张去。一见厅中情景，阿珂登时大急，韦小宝却开心之极。

只见郑克爽头上插了尖旄红花，和一个头披红巾的女子相对而立。厅上明晃晃的点了许多蜡烛，几名乡下人敲锣打鼓，不住起哄。吴立身叫道：“再拜，再拜！”郑克爽道：“天地也拜过了，还拜什么？”阿珂一听，气得险些晕去。吴立身摇头道：“咱们这里的规矩，新郎要新娘拜一百次。你只拜三十次，还得拜七十次。”

敖彪提起脚来，在郑克爽屁股上踢了一脚，郑克爽站立不定，跪了下去。敖彪按住他头，喝道：“你今日做新郎，再磕几个，又打什么紧？”韦小宝知道他们在拖延时间，等候自己到来，这种好戏生平难得几回见，不妨多瞧一会儿，倒也不忙进去救人。阿珂却已忍不住，砰的一声，踢开长窗，手持单刀跳了进去，喝道：“快放开他！否则姑娘一个个的把你们杀了！”

吴立身笑道：“姑娘，你是来喝喜酒的吗？怎么动刀动枪？”阿珂踏进一步，挥刀向敖彪砍去，她焦急之下，出刀势道甚是凌厉。敖彪急忙跃出，提起身后长凳抵敌。阿珂虽无内力，武功招数却颇精奇，敖彪的长凳不趁手，竟被她逼着连连倒退。吴立身笑道：“嘿，倒还了得。”伸手接了过来，他武功比之敖彪可高得多了，单凭一对肉掌，在她刀刃之间穿来插去。郑克爽跃起身来，待要相助背心被人砰砰两掌，打倒在地。阿珂拆得七八招，眼见抵敌不住，叫道：“师弟，师弟，快来。”却听得韦小宝在窗外大叫：“好厉害，老子跟你们拚了。”又听得窗上拳打足踢，嚷道：“匀皇俏俏”“Φ□摸着硕穿贰”

吴立身听得韦小宝到来，忙使个眼色，喝道：“什么人！”他两名弟子抢了上来，使开兵刃，接过了阿珂的柳叶刀。吴立身纵到厅外，但见韦小宝独自一人，正在将长窗踢得砰砰作声，哪里有人和他动手？吴立身险些笑了出来，叫道：“大家快住！你这小孩子在这里干什么？”韦小宝叫道：“我师姊叫我救人，你们快快放人！啊哟，不好，你这乡下佬武功了得。”嘴里大呼小叫，向门外奔去。吴立身笑追了出来。来到祠堂之外，韦小宝停步笑道：“二哥，多谢你了，这件事办得十分有趣。”吴立身笑道：“那姑娘就是兄弟的心上人吗？果然武功既好，人品也……也是……嘿嘿，不错，他生性粗豪，阿珂容貌极美，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但对她招数精妙，倒颇佩服。”

韦小宝叹了口气，道：“可惜她一心一意只想嫁给那臭小子，不肯嫁给我。你们逼得那臭小子跟乡下姑娘拜堂成亲，如能逼得她跟我……”灵机一动，说道：“二哥，请你帮忙帮到底。我假装给你擒住，你再去擒那姑娘，逼迫我拜堂成亲，你瞧好是不是？”吴立身哈哈大笑，不由得摇了摇头，忙道：“很好，很好，兄弟，你别介意，我摇头是习惯成自然，不过……不过……”说到这里，颇为踌躇。韦小宝问道：“不过怎样？”吴立身道：“咱们是侠义道，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兄弟你别多心，做哥哥的说话老实，那贪花好色的淫戒，却万万犯不得。”韦小宝道：“这个自然。她是我师姊，跟我拜堂成亲之后，就是我自媒正娶的妻子。二哥，你是媒人，拜天地就是正娶，是不是？又不是采花嫖堂子，有什么贪花好色？”吴立身道：“是，是。兄弟你答应我，对这位姑娘，可不能做什么不合侠义道的……的坏事。”韦小宝道：“你放心一百二十个心。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话难道。”

吴立身大喜，笑道：“我原知你是响当档的英雄好汉。这姑娘嫁了给你，那真是她的造化。”韦小宝微笑道：“你是媒人，这杯喜酒，总是要请你喝的。”吴立身笑道：“妙极！兄弟，我可要动手了。”韦小宝双手反到背后，笑道：“不用客气。”吴立身左手抓住了他双手腕，大声道：“瞧你还逃到哪里去！”将他推进大厅之中。只见阿珂手中单刀已被击落，三件兵刃指住她前心背后。敖彪等虽将她制住，但知她是韦小宝的心上人，不敢有丝毫无礼。吴立身解下腰带，将韦小宝双手反绑了，推他坐在椅中，又过去将阿珂也绑住了。韦小宝不住口的大骂。吴立身喝道：“小鬼，再骂一句，我挖了你的眼珠子。”韦小宝道：“我偏偏要骂，臭贼！”阿珂低声道：“师弟，别骂了，免得吃眼前亏。”韦小宝这才住嘴。吴立身道：“这姑娘倒也明白道理，人品还不错，很好，很好。我有个兄弟，还没娶妻，今天就娶了她做我的弟妇罢。”阿珂大惊，忙道：“不成，不成！”吴立身怒道：“为什么不成？大姑娘家，总是要嫁人的。我这兄弟是个英雄豪杰，又不会辱没了你。为什么不肯？当真不识抬举！奏乐。”敖彪等拿起锣鼓打了起来，咚咚当档，甚是热闹。

阿珂生平所受的惊吓，莫无过于此刻，心想这乡下人如此粗陋肮脏，他弟弟也决计好不了，倘若失身子这等乡间鄙夫，就算即刻自尽，也已来不及了。她牙齿紧紧咬着嘴唇，吓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吴立身笑道：“很好，你答应了。”右手一挥，众人停了敲击锣鼓。阿珂叫道：“没有，我不答应。你们快杀了我！”吴立身道：“好，我这就杀了你，连你师弟也一起杀了。”说着从敖彪手中接过钢刀，高高举起。阿珂哭道：“你快杀，不傻的不是好汉。你快杀我师弟，先……先杀他好了。”吴立身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心道：“这姑娘对你如此无情无义，你又何必娶她？”韦小宝心中也在怒骂：“臭小娘，为什么先杀我？”吴立身怒道：“我偏偏不傻你师弟。阿狗，把这臭小子拖出去吹了！”说着向郑克爽一指。敖彪应道：“是。”便去拉郑克爽。阿珂惊呼：“不，不要害他……他是杀不得的。他爹爹……他爹爹……”

吴立身道：“也罢！那么你做不做我弟媳？”阿珂哭道：“不，不，你……你杀死我好了。”吴立身抛下钢刀，提起一条马鞭，喝道：“我不傻你，先抽你一百鞭子。”心中怒气勃发，一进难以遏止，举起鞭子向空中吧的一声，虚击一鞭，便要往她身上抽去。韦小宝叫道：“且慢！”吴立身马鞭停在半空不即击下，问道：“怎么？”韦小宝道：“咱们英雄好汉，讲究义气。我跟师姊如同胞手足，这一百鞭子，你打我好了。”阿珂见吴立身狠霸霸地举起鞭子，早吓得慌了，听韦小宝这么说，心中一喜，道：“师弟，你真是好人。”

韦小宝向吴立身道：“喂，老兄，什么事情都由我一力担当。这叫做大丈夫不怕危难，挺身而出。你可不逼她嫁你兄弟，你如有什么姊妹嫁不出去的，由我来跟她拜堂成亲好了。这郑公子已娶了一个，我再娶一个，连销两个，总差不多了罢？就算还有，一起都嫁给我，老子破铜烂铁，一古脑儿都收了……”他说到这里，吴立身等无不哈哈大笑。阿珂忍不住也觉得好笑，但只笑得一下，想起自身遭受如此委屈，又流下泪来。吴立身笑道：“你这小孩做人漂亮，倒是条汉子。我本想就放了你们，只是给你几句话就吓倒了，老子也太也脓包。拜堂成亲之事是一定要办的，到底是你拜堂，故撮俊卑(婊庇谕焉志)Φ溃骸芭撮撮撮蔽伤(5)淼煽夏☆幼潘εε策Φ溃骸

韦小宝大声道：“师姊，今日是你开口求我，我韦小宝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你。是你求我拜堂成亲，可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是‘不是’？”阿珂道：“是，是我求你的。你是英雄好汉，大丈夫挺身而出，济人之急，又……又最听我话的。”韦小宝长叹一声，道：“师姊我对你一番心意，你现在总明白了。不论你叫我做什么事，我都一一答应，不会皱一皱眉头。你既要我拜堂成亲，我自然答应。”阿珂道：“你知道你待我很好，以后……以后我也会待你好的。”吴立身道：“就是这么办。小兄弟，我没妹子嫁给你，女儿还只三岁。也不成。喂，你们哪一个有姊妹的，快去叫来，跟这位小英雄拜堂成亲。”敖彪笑道：“我没有。”另一人道：“这位小英雄义薄云天，倘若我跟他结了亲家，倒是大大的运气，只可惜我有兄弟，没有姊妹。”又一人道：“我姊姊早就嫁人了，已生了八个小孩子。小英雄，你倘若等得，我待姊夫死了，我叫我姊姊改嫁给你。”吴立身道：“等不得。哪一个有现成的？”众人都摇头道：“没有。个个显得错过良机，可惜之至。”韦小宝喜道：“各们朋友，不是我不肯，只不过你们没有姊妹，那就放了我们的罢。”吴立身摇头道：“不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日非拜堂不可，否则的话，冲撞了太岁，一个个都要死于非命，这玩笑也开得的？好你就和她拜堂成亲。”说着向阿珂一指。阿珂和韦小宝同声叫道：“不，不好！”

吴立身怒道：“有什么不好？小姑娘，你愿意跟我兄弟拜堂呢，还是跟我位小英雄拜堂？你自己挑一个好了。”阿珂胀红了一张俏脸，摇头道：“都不要！”吴立身怒道：“到这时候还要推三阻四。时辰到了，错过了这好时辰，凶煞降临，这里没一个活得成。喂，阿三，阿狗，这两个小家伙不肯拜堂成亲，把他们两个的鼻子都割了下来罢。”阿珂死倒不怕，但想到要割鼻子，那可是难看之极，只惊得脸上全无血色。

韦小宝道：“别割我师姊的鼻子，割我的好了。”吴立身道：“要割两个鼻子祭神，你只有一个。喂，姓郑的，割了你的鼻子代这姑娘的，好不好？”阿珂眼望郑克爽，眼光中露出乞怜之意。郑克爽转开头不敢望她，却摇了摇头。吴立身道：“这小子不肯，你师弟倒肯。嘿，你师弟待你好得多了。这种人嫁了，又去嫁谁？拜堂，奏乐！”锣鼓声中，敖彪过去取下假新娘的头巾，罩在阿珂头上，解开了她束缚。阿珂出手便是一拳，拍的一声，正中他胸口，幸好无甚内力，虽然打中，却不甚痛。敖彪横过钢刀架在她后颈。吴立身赞礼道：“新郎新娘拜天！”阿珂只觉后颈肌肤上一凉，微觉疼痛，无可奈何，只得和韦小宝并肩向外跪拜。吴立身又喝道：“新郎新娘拜地！”敖彪推转她身子，向内跪拜，在“夫妻交拜”声中，两人对面的跪了下去，拜了几拜。吴立身哈哈大笑，叫道：“新夫妇谢媒。”阿珂怒极，突然飞起一脚，踢中他小腹。这一脚着实不轻，吴立身“呵”的一声大叫，退了几步，不住咳嗽，笑道：“新娘子好凶，连媒人也踢！”

便在此时，忽听祠堂连声唢哨，东南西北都有脚步声，少说也有四五十人。吴立身笑容立敛，低喝：“吹熄烛火。”祠堂中立时一团漆黑。韦小宝抢到阿珂身边，拉住她的手，低声道：“外面来了敌人。”阿珂甚是气苦，呜咽道：“我……我跟你拜了天地。”韦小宝低声道：“我这是求之不得，只不过拜天地拜得太马虎了些。”阿珂怒道：“不算数的。你道是真的么？”韦小宝道：“那还有假？这叫做生米煮成熟饭，木已成狗。”阿珂呜咽道：“什么木已成狗？木已成舟。”韦小宝道：“是，是，木已成舟。娘子学问好，以后多教教我相公。”阿珂听他居然老了脸皮，称起“娘子、相公”来，心中一急，哭了出来。

却听得祠堂外呼声大震，数十人齐声呐喊，若兽吼，若牛鸣，叽哩咕噜，浑不知叫些什么。阿珂心里害怕，不自禁向韦小宝靠去。韦小宝伸臂搂住她，低声道：“别怕，好像是大批西藏喇嘛来攻。”阿珂道：“怎么办？”韦小宝拉着她手臂，悄悄走到神龛之后。突然间火光耀耀，数十人拥进祠堂来，手中都执着火把兵刃，韦小宝和阿珂一见之下，都是大吃一惊。这群人脸上涂得花花绿绿，头上插了鸟羽，上身赤裸，腰间围着兽皮，胸口臂上都绘了花纹，原来是一群番。阿珂见这群蛮子不像人，鬼不像鬼，个个面目狰狞，更加怕得厉害，缩在韦小宝怀里只是发抖。众蛮子哇哇狂叫，当先一人喝道：“汉人，不好，都杀了！蛮子，好人，要杀人！咕花吐鲁，阿巴斯里！”众蛮子纵声大叫，说的都是蛮话。吴立身是云南人，懂得夷语，但这些蛮子的话却半句不懂，用夷语说道：“我们汉人是好人，蠢也蠢薄！蹦蹦跳跳缘缘渍渍昂喝要缓缓忘忌绷怒净净侣常退估钵！敝逐逐悠敲校骸肮净ü非常退估钵！本倨鵝蟾陡植嫔崩础v谏宋奔危坏镁铸→杏≠小丁 砒还 饬(5)淼雀娘胡宣*賺T粗逐 齧惶站>欵χ→狸险惶◆泄瘵芯兀還ヒ皇兀T儵铁 叨龉 鞅铍陈疑薄T伊鸱椽*校ば”桶(3)嬉部戮顺隼础N饬(5)叭吼虬吃校骸按蠢倚。模 庑 友 牙 宋 颐 呛 喝 说 奈 湲 Γψ蒙汕岷鮓！蔽☆ 茁 咏 械 渍 骸 昂 喝 松 狐 ā↓ 佣 蓁 幔 ψ 荒 濞 喝 怒 净 ü 非常 退 估 钵 ！ ！”

蛮子人多，武功又甚了得。沐王府人众个个以一敌三，或是以一敌四，顷刻间便迭遇凶险。吴立身挥刀和那首领狠斗，竟占不到丝毫便宜，越斗越惊，忽听得“啊啊”两声叫，两名弟子受伤倒地。又过片刻，敖彪腿上被猎叉戳中，一交摔倒，三名蛮子扑上擒住。不多时之间，沐王府十余人全被打倒。郑克爽早就遍体都是伤，稍一抵抗就被按倒。众蛮子身上带有牛筋，将众人捆绑起来。那蛮子首领跳上跳下，大说蛮话。吴立身暗暗叫苦，待要脱身而逃，却挂念韦小宝和众弟子，当下奋力狠斗，只盼能制服这首领，逼他们束手放人。突然那首领迎头挥刀砍下，吴立身举刀挡路，当的一声，手臂隐隐发麻，突觉背后一棍着地扫来，急忙跃起闪避。那首领单刀一翻，已架在他颈中，叫道：“汉人，输了。蛮人，不输了。”韦小宝心道：“这蛮子好笨了，不会说‘赢了’，只会说‘不输了’！”吴立身摇头长叹，掷刀就缚。

众蛮子举起刀把到处搜寻。韦小宝眼见藏身不住，拉了阿珂向外便奔，叫道：“蛮子，好人，我们两个，都是蛮子。咕花吐鲁，阿巴斯里。”那首领一伸手，抓住阿珂后领。另外三名蛮子扑将上来，抱住韦小宝。韦小宝只叫得半句“咕花……”便住了口。蛮子首领一见到他，忽然脸色有异，伸臂将他抱住，叫道：“希呼阿布，奇里温登。”抱住他了走出祠堂。韦小宝大惊，转头向阿珂叫道：“娘子，这蛮子要杀我，你可得给我守寡，不能改嫁这……”话未说完，已给抱出大门。那蛮子首领奔出十余丈外，将韦小宝放了下来，说道：“桂公公，怎么你在这里？”语调中显得又是惊奇，又是欢喜。

韦小宝惊喜交集，道：“你……你这蛮子识得我？”那人笑道：“小人是杨溢之，平西王府的杨溢之。桂公公认不出罢。哈哈。”韦小宝哈哈大笑，正要说话，杨溢之拉住他手，说道：“咱们再走远些说话，别让人听见了。”两人又走出了二十余丈，这才停住。杨溢之道：“在这里竟会遇到桂公公，真教人欢喜得紧。”韦小宝问道：“杨大哥怎么到了这里，又扮成了咕花吐鲁，阿巴斯里？”杨溢之笑道：“有一大批家伙在河间府聚会，想要不利于我们王爷，王爷得到了讯息，派小人来查探。”韦小宝暗暗心惊，脑中飞快的转着主意，说道：“上次沐王府那批家伙入宫行刺，陷害平西王……”杨溢之忙道：“多承公公云天高义，向皇上奏明，洗刷了平西王的冤枉。我们王爷感激不已，时常提起，只盼能向公公亲口道谢。”韦小宝道：“道谢是不敢当。蒙王爷这样瞧得起，我在皇上身边，有什么事能帮王爷一个小忙，那总是要办的。这次皇上得知，有一群反贼要在河间府聚会，又想害平西王，我就自告奋勇，过来瞧瞧。”

杨溢之大喜，说道：“原来皇上已先得知，反贼们的奸计就不得逞了，那当真好极了。小人奉王爷之命，混进了那他妈的狗头大会之中。听到他们推举各省盟主，想加害我王爷。不瞒桂公公说，我们心中实是老大担忧。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反贼们倘若胆敢到云南来动手，不是小人夸口，来一千，捉一千，来一万，杀一万；怕的却是他们像上次沐家众狗贼那样，胡作非为，嫁祸于我们王爷。那可是无穷的后患。”

韦小宝一拍胸膛，昂然道：“请杨大哥去禀告王爷，一点不用担心。我一回 到京里，就将那狗头大会里的事，一五一十，十五二十，详详细细的奏知皇上。他们跟平西王作对，就是跟皇上作对。他们越是恨平西王，越显得王爷对皇上忠心耿耿。皇上一喜欢，别说平西王，连你杨大哥也是重重有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杨溢之喜道：“全仗桂公公大力周旋。小人自己倒不想升官发财。王爷于先父有大恩，曾救了小人全家性命。先父临死之时曾有遗命，吩咐小人誓死保护王爷周全。公公，你到这里，是来探听沐家狗贼的阴谋么？”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杨大哥，你不但武功了得，而且料事如神，佩服，佩服。我和师姊乔装改扮，来探听他们捣些什么鬼，却给他们发觉了。我胡说八道一番，他们居然信以为真，反逼我和师姊当场拜堂成亲，哈哈，这叫做因祸得福了。”

杨溢之心想：“你是太监，成什么亲？啊，是了，你和那小姑娘假装是一对情侣，骗信了他们。”说道：“这摇头狮子武功不错，却是有勇无谋。”韦小宝道：“你们假扮蛮子，为的是捉拿他们？”杨溢之道：“沐家跟我们王府仇深似海，上次吃了他们这大亏，一直还没翻本。这次在狗头大会之中又见了他们。小人心下盘算，倘若在直隶闹出事来，皇上知道了，只怕要怪罪我们王爷，说平西王的人在京师附近不遵守王法，杀人生事。”

韦小宝大拇指一翘，赞道：“杨大哥这计策高明得紧，你们扮成蛮子生番，咕花吐鲁，阿巴斯里，就算把沐家换铤司e*绷雯勺匀艘仓坏朗嫩油蒴蠹e=膊换岫尚牡狡轿跣跑砵稀！彪钜缙Φ溃骸罢☆恰V徊还●颐前緋烧镜阅F炯段值哪Qd9菇坦s=愠怒！蔽ば”Φ溃骸罢裁醪醪课倚睦银上颡降媒柒于N艺嫦妒蚜艘路O↑成匡≠没a|塘踢n 忝讷蠖写第s环A！彪钜缙Φ溃骸肮☆切雯勺勳软汽妥鞍缙鸪础！蔽ば”μ玖丝谄)档溃骸罢庖淮尾恍辛雯☆依掀偶)艺濯裙帜Q□ωT⊙蠓(2)(2)！

杨溢之道：“公公当真娶了夫人？不是给那些狗贼逼着假装的么？”这却不易三言两语就说得明白，韦小宝便改换话题，说道：“杨大哥，我跟你投缘的很，你如瞧得起，咱们两个便结拜成了金兰兄弟，不用公公，小人的，听着可多别扭。”

杨溢之大喜，一来平西王正有求于他，今后许多大事，都要仗他在皇上面前维持；二来这小公公为人慷慨豪爽，很够朋友，当日在康亲王府中，就对自己十分客气，便道：“那是求之不得，就怕高攀不上。”韦小宝道：“什么高攀低攀，咱们比比高矮，是你高呢还是我高？”杨溢之哈哈大笑。两人当即跪了下来，撮土为香，拜了八拜，改口以兄弟相称。杨溢之道：“兄弟，咱俩今后情同骨肉，非比寻常，只不过在别人之前，做哥哥的还是叫你公公，以免惹人疑心。”韦小宝道：“这个自然。大哥，沐家那些人，你要拿他们怎么样？”杨溢之道：“我抓他们去云南，慢慢拷打，拿到了陷害我们王爷的口供之后，解到京里，好让皇上明白平西王赤胆忠心，也显得兄弟先出力保平西王，半分也没保错。”

韦小宝点头道：“很好，很好！大哥，你想那摇头老虎肯招么？”杨溢之道：“是摇头狮子吴立身。这人在江湖上也颇有名望，听说为人十分硬气，他是不肯招的。我敬他是条汉子，也不会如何难为他。可是其余那些人，总有几个熬不住刑，会招了出来。”韦小宝道：“不错，计策不错。”杨溢之听他语气似在随口敷衍，便道：“兄弟，我你已不是外人，你如以为不妥，还请直言相告。”韦小宝道：“不妥什么的倒是没有，听说沐家有个反贼叫沐剑朝更换代的，还有个硬背乌龙柳什么的人。”杨溢之道：“铁背苍龙柳大洪。他是沐剑声的师父。”韦小宝道：“是了，大哥，你记性真好。皇上吩咐，要查明这两个人的踪迹。你也捉住了他们么？”杨溢之道：“沐剑声也到河间府去了，我们一路撮着下来，一到献县，却给他溜了，不知躲到哪里。”韦小宝道：“这就有些为难了。我刚才胡说八道已骗得那摇头狮子变成了点头狮子，说要带我去见他们小公爷。我本想查明他们怎生阴谋陷害平西王，回去奏知皇上。大哥既有把握可以将他们的阴谋拷打出来，那也一样，倒不用兄弟冒险了。”

杨溢之寻思：“我拷打几个无足轻重之人，他们未必知道真正内情，就算知道，沐家那些狗贼骨头很硬，也未必肯说。再说，由王爷自己辩白，万万不如皇上亲自派下来的人查明回奏，来得有力。倘若我们装作不知，由桂兄弟去自行奏告皇上，那可好得太多了。”当即拉着韦小宝的手，说道：“兄弟，你的法子高明得多，一切听你的。咱们怎生去放了沐家那些狗贼，教他们不起疑心？”韦小宝道：“那要你来想法子。”杨溢之沉吟片刻，道：“这样罢。你逃进祠堂去，假意奋勇救你师姊，我追了进来，两人乱七八糟大讲蛮话。讲了一阵，我给你说破了，恭敬行礼而去，那就不露半点痕迹。”韦小宝笑道：“妙极，我桂公公精通蛮话。那是有出戏文的，唐明皇手下有个他什么的有学问先生，喝醉了酒，一篇文章做了出来，只吓得众蛮子屁滚尿流。”杨溢之笑道：“这是李太白醉草吓蛮书。”

韦小宝拍手道：“对，对！桂公公醒讲吓蛮话，一样的了不起。大哥，咱们可须装得似模似样，你向我假意拳打足踢，我毫不受伤。啊，是了，我上身穿有护身宝衣背心，刀枪不入。你不妨向我砍上几刀，只消不使内力，不震伤五脏六腑，那就半点没事。”杨溢之道：“兄弟有此宝衣，那太好了。”韦小宝吹牛：“皇上派我出来探查反贼的逆谋，怕他们发觉杀了我，特地从身上脱下这件西洋红毛国进贡来的宝衣，赐给了我。大哥，你不用怕伤了我，先砍上几刀试试。”杨溢之拔出刀来，在他左肩轻轻一划，果然刀锋只划破外衣，遇到内衣时便划不进去，手上略略加劲，又在他左肩轻轻斩了一刀，仍是丝毫不损，赞道：“好宝衣，好宝衣！”韦小宝道：“大哥，里面有个姓郑的小子，就是那个穿着华丽的绣花枕头公子爷，这家伙老是向我师姊勾勾搭搭，兄弟见了生气得很，最好你们捉了他去。”杨溢之道：“我将他一掌毙了便是。”韦小宝道：“杀不得，杀不得。这人是皇上要的，将来要着落在他身上，办一件大事请你捉了他去，好好看宝起来，不可难为他，也不要盘问他什么事。过得二三十年，我来向你索，你就差人送到北京来罢。”杨溢之道：“是，我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突然间提高声音，大叫：“胡鲁希都，爱里巴拉！噱老噱老！”低声笑道：“咱俩说了这会子话，只怕他们要疑心了。”韦小宝也尖声大叫，说了一连串“蛮话”。杨溢之笑道：“兄弟的‘蛮话’，比起做哥哥的来，可流利得多了。”韦小宝笑道：“这个自然，兄弟当年流落番邦，番邦公主要想招我为附马，那蛮话是说惯了的。”杨溢之哈哈大笑。韦小宝又道：“该按蟾纾矣幸患 潞蒙 眩 愕冒髅蚁蚊趾 卫印！

杨溢之一拍胸膛，慨然道：“兄弟有什么事，做哥哥的把这杀性命交了给你也成，只要吩咐，无有不遵。”韦小宝叹道：“多谢了，这件事说难不难，说易却也是十分不易。”杨溢之道：“兄弟说出来，我帮你琢磨琢磨。倘若做哥哥的办不了，我去求我们王爷。几万兵马，几百万两银子，也调动得出来。”韦小宝微微一笑，道：“千军万马，金山银山，只怕都是无用。那是我师姊，她给逼着跟我拜堂成亲，心中可老大不愿意。最好你有什么妙法，帮我生米煮成熟饭，弄他一个木已成舟。”杨溢之忍不住好笑，心想：“原来如此，我还道什么大事，却原来只不过要对付一个小姑娘。但你是太监，怎能娶妻？是了，听说明朝太监常有娶几个老婆的事，兄弟想是也要来搞这一套玩竟儿，过过瘾。”想到他自幼被净了身，心下不禁难过，携着韦小宝的手，说道：“兄弟，人生在世，不能事事顺遂，古今来大英雄、大豪杰，身有缺陷之人极多，那也不必在意。我们进去罢。”韦小宝道：“好！”口中大叫“蛮话”，拔足向祠堂内奔了进去。杨溢之仗刀赶来，也是大呼“蛮话”，一进大厅，便将韦小宝一把抓住。两人你一句“希里呼噜”，我一句“阿依巴拉”，说个不休，一面指指吴立身，又指着阿珂。

吴立身和阿珂又惊又喜，心下都存了指望，均想：“幸亏他懂得蛮子话，最好能说得众蛮子收兵而去。”杨溢之提起刀来，对准阿珂的头顶，说道：“女人，不好，杀了。”韦小宝忙道：“老婆，我的，不杀！”杨溢之道：“老婆，你的，不杀？”韦小宝连连点头，说道：“老婆，我的，不杀！”杨溢之大怒，喝道：“老婆，你的，不杀。杀你！”韦小宝道：“很好，老婆，我的，不杀。杀我！”

杨溢之呼的一刀，砍向韦小宝胸口。这一刀劈下去时刀风呼呼，劲力极大，但刀锋一碰到韦小宝身上，立即收劲，手腕一抖，那刀反弹了回来。他假装大吃一惊，跳起身来，连砍三刀，在韦小宝衣襟上划了三条条缝，大声叫道：“你，菩萨，杀不死？”韦小宝点头道：“我，菩萨，杀不死。”杨溢之大拇指一翘，说道：“你，菩萨，不是的。大英雄，是的。”指指吴立身等人，问道：“汉人，杀了？”韦小宝摇头道：“朋友，我的，不杀。”杨溢之点点头，问阿珂道：“你，老婆，大英雄的？”阿珂见他手中明晃晃的钢刀，想要否认，却又不肯。杨溢之一刀疾劈，将一张供桌削为两半，喝道：“老公，你的？”指着韦小宝。阿珂无奈，只得低声道：“老公，我的。”杨溢之哈哈大笑，提起阿珂，送到韦小宝身前，说道：“老婆，你的，抱抱。”韦小宝张开双臂，将阿珂紧紧抱住，说道：“老婆，我的，抱抱。”杨溢之指着郑克爽，问道：“儿子，你的？”韦小宝摇头道：“儿子，我的，不是！”杨溢之大叫几句“蛮话”抓住郑克爽，奔了出去，口中连声呼哨。他手下从人一拥而上。只听得马蹄声响，竟自去了。

阿珂惊魂略定，只觉韦小宝双臂仍是抱住自己的腰不放，说道：“放开手。”韦小宝道：“老婆，我的，抱抱。”阿珂又羞又怒，用手一挣，挣脱了他的手臂。韦小宝抬起地上一柄钢刀，将吴立身等的绑缚都割断了。吴立身道：“这些蛮子武功好生了得，亏得新郎官会说蛮话，又练了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刀枪不入，大伙儿得你相救。”韦小宝道：“这些蛮子武功虽高，头脑却笨得很。我胡说一通他们便都信了。”阿珂道：“郑公子给他们捉去了，怎生相救才是。”

那假新娘突然大叫：“我老公给蛮子捉了去，定要煮熟来吃了。”放声大哭。吴立身向韦小宝拱手道：“请教英雄高姓大名。”韦小宝道：“不敢，在下姓韦。”吴立身道：“韦相公和韦家娘子今日成亲，一点小小贺礼，不成敬意。”说着伸手入怀，摸出两只小小的金元宝。韦小宝道：“多谢了。”伸手接过。阿珂胀红了脸，顿足道：“不是的，不算数的。”吴立身笑道：“你们天地也拜了，你刚才对那蛮子说过‘老公，我的’，怎么还能赖？新娘新郎洞房花烛，我们不打扰了。”一挥手，和敖彪等人大踏步出了祠堂。霎时之间，偌大一座祠堂中静悄悄地更无人声。

阿珂又是害怕，又是羞愤，向韦小宝偷眼瞧了一眼，想到自己已说过“老公，我的”这话，突然伏在桌上，哭了出来，顿足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韦小宝柔声道：“是，是，是我不好。几时我再想个法儿，救了郑公子出来，你就说我好了。”阿珂抬起头来，说道：“你……哪哪哪能救他出来么？”红烛摇晃之下，她一张娇艳绝伦的脸上带着亮晶晶的几滴泪珠，真是白玉镶珠不足比其容色。玫瑰初露不能方其清丽，韦小宝不由得看得呆了，竟忘了回答。阿珂拉拉他衣襟，道：“我问你啊，怎么去救郑公子出来？”

韦小宝这才惊醒，叹了口气，说道：“那蛮子头脑说，他们出来一趟，不能空手而归，定要捉一人回去山洞，煮来大伙儿吃了……”阿珂叫了一声道：“煮来大伙儿吃了？”想起那“新娘”的惊叫，更是心惊。韦小宝道：“是啊，他们本来说你细皮白肉，滋味最好，要捉你去吃的……”阿珂不自禁的打了个寒战，抬头向门外一张，生怕那些蛮子去而复回。韦小宝续道：“……我说你是我老婆，他们就放过了你。”阿珂急道：“郑公子……”

阿珂道：“他……他给蛮子捉去啦，要……要煮了他来吃了。”那人道：“中原之地，哪来的蛮子？”阿珂道：“是真的蛮子，快……快想法子救他。”那人道：“去了多久？”阿珂道：“没多久。”那人身子斗然拔起，向后倒跌，落下时刚好骑在一匹马的鞍上，双腿一挟，那马奔驰而去，片刻间没入黑暗之中。韦小宝和阿珂面面相觑。一个吃惊，一个欢喜，眼见这人武功之高，身法之快，生平殊所罕见，心下大为钦佩。阿珂道：“不知这位高人是谁？”那人老伴当道：“他是公子的师父冯锡范，外号‘一剑无血’。冯师傅天下无敌，去救公子，定然马到成功。”韦小宝和阿珂都道：“原来是他。”阿珂又道：“既是冯师傅到了，你们怎么不请他立即到那边祠堂去救公子？”一名伴当道：“冯师傅刚到。他接到我们飞鸽传书，连夜从河间府赶来。”韦小宝道：“冯师傅在河间府，怎么我们没遇见？”

众人道：“冯师傅刚到。他接到我们飞鸽传书，连夜从河间府赶来。”韦小宝道：“冯师傅在河间府，怎么我们没遇见？”众人道：“冯师傅刚到。他接到我们飞鸽传书，连夜从河间府赶来。”韦小宝道：“冯师傅在河间府，怎么我们没遇见？”众人道：“冯师傅刚到。他接到我们飞鸽传书，连夜从河间府赶来。”韦小宝道：“冯师傅在河间府，怎么我们没遇见？”

阿珂道：“冯师傅能救他回来就好了。”韦小宝双怒，便即走开，但一瞥眼见到她俏脸，心中一软，转身回来，坐在路旁。阿珂见他拔足欲行，不由得着急，心想如果冯师傅救不出郑公子，他又走了，谁去掉郑公子回来？见他回来坐倒，这才放心。这时不敢得罪他，将身子挨近他坐下。韦小宝心想：“此时你有求于我，不乘机占些便宜，更待何时？”伸过左手，搂住了她腰，右手握住了她右手。阿珂微微一挣，就不动了。韦小宝大乐，心想：“最好这姓冯的给杨大哥他们杀了，永远不回来，我就这样坐一辈子等着。”他明知阿珂对自己毫无半分情意，早已胸无大志，只盼这样搂着她坐一辈子，也已心满意足，更无他求了。可是事与愿违，只搂不到片刻，便听得大马路马蹄声隐隐传来。阿珂一跃而起，叫道：“郑公子回来了。”蹄声越来越近，已听得出是两匹马的奔驰之声。韦小宝道：“好啊，我拾回了一条性命，不用去给蛮子们吃了。”语气中充满了苦涩之意。这时他便再说得气恼十倍，阿珂也哪里还来理会？急步向大路上迎去。两匹马先后驰到。众伴当提起灯笼照映，欢呼起来，当先一匹马上乘的正是郑克爽。他见到阿珂飞奔过来，一跌下马，两人搂抱在一起，欢喜无限。阿珂将头藏在他怀里，哭了出来，道：“我怕……怕这些蛮子将你……将你……”

韦小宝本已站起，见到这情景，胸口如中重击，一交坐倒，头晕眼花了一阵，心下立誓：“你奶奶的，我今生今世娶不到你臭小娘为妻，我是你郑克爽的十七八代灰孙子。我韦小宝是王九蛋，王八蛋加一蛋。”常人身历此境，若不是万念俱灰，心伤泪落，便决意斩断情丝，另觅良配，韦小宝却天生一股光棍泼皮的狠劲韧劲，脸皮既老，又肠又硬：“总而言之，老子一辈子跟你泡上了，耗上了，阴魂不散，死缠到底。就算你嫁了十八嫁，第十九嫁还得嫁给我。”他在妓院之中长大，见惯了女弟子迎新送旧，也不以一个新女子心有别恋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什么嫁了一而终，坚贞不二，他听也没听说过。只难过得片刻，便笑嘻嘻的走上前去，说道：“郑公子，你回来了，身上没给蛮子咬下什么罢？”郑克爽一怔，道：“咬下什么？”阿珂也是一惊，向他上下打量，见他五官手指无缺，这才放心。冯锡范骑在马上，问道：“这小孩儿是谁？”郑克爽道：“是陈姑娘的师弟。”冯锡范点了点头。韦小宝抬头看他，见他容貌

阿珂挂记着师父，说道：“就怕师父醒不见了急着急。”韦小宝道：“我们赶快回去罢。”阿珂瞧着郑克爽，只盼他同去。郑克爽道：“师父，大伙儿去客店吃些东西，再好好睡上一觉。”路上韦小宝向郑克爽询问脱险经过。郑克爽大吹师父如何了得，数招之间就将众蛮子杀散。韦小宝问明“蛮子头脑”并未丧命，这才放心。众人到得客店，天色已明，九难早已起身。她料到阿珂会拉着韦小宝去救郑克爽，不见了二人，也不以为奇。待得郑克爽等到来，替冯锡范向她引见了，九难见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但偶然一双眼睛睁大了，却是神光炯炯，心想：“此人号称‘一剑无血’，看来名不虚传，武功着实了得。”用过早饭后，九难说道：“郑公子，我师徒有些事情要办，咱们可得分手了。”郑克爽一怔，好生失望，道：“难有有缘拜见师太，正想多多请教。不知师太要去何处，晚辈反正左右无事，就结伴同行好了。”九难摇头道：“出家人多有不便。”带着阿珂和韦小宝，径行上车。郑克爽茫然失措，做声不得。阿珂登时红了双眼，差点没哭出声来。韦小宝努力板起了脸，暗暗祷祝：“师父长命百岁，多福多寿，阿弥陀佛，菩萨保佑。”问道：“师父，咱们上哪里去？”九难道：“上北京去。”过了半晌，冷冷的道：“那姓郑的要是跟来，谁也不许理他。哪一个不听话，我就把姓郑的杀了。”阿珂惊问：“师父，为甚么？”九难道：“不为甚么。我爱清静，不喜欢旁人罗唆。”阿珂不敢问，过了一会，忽然想到一事，问道：“要是师弟跟他说话呢？”九难道：“我一样把郑公子杀了。”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咯的一声，笑了起来。阿珂道：“阿珂，这不分平。师弟会故意去跟人家说话的。”九难瞪了她一眼，道：“这姓郑的如不跟来，小宝怎能和他说话？他向我纠缠不清，便是死有余辜。”

韦小宝心花怒放，真觉世上之好人，更无逾于师父者，突然拉过九难的手来，在她掌心中亲了一吻。九难将手甩开，喝道：“胡闹！”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跟她如此亲热，这弟子虽然放肆，却显示出真情，口中呼化，嘴角边却带着微笑。阿珂见师父偏心，又不知何日再得和郑公子重聚，越想越伤心，泪珠簌簌而下。数日后三人又回北京，在东城一处僻静的小客店中住下。九难走到韦小宝房中，上了门，低声道：“小宝，你猜我们又来北京，为了何事？”韦小宝道：“我想不是为了陶姑姑，就是为了那余下的几部经书。”

九难点头道：“不错。是为了那几部经书。”顿了一顿，缓缓道：“我这次身受重伤，很有感触。一个人不论武功练到什么境界，力量总有时而穷，天下大事，终须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群雄在河间府开‘杀龟大会’，我仔细想想，就算杀了吴三桂奸贼一人，江山还是在鞑子手中，大家不过泄得一时之愤，又济得其事？倘若取齐了经书，断了鞑子龙脉，号召普天下仁人志士共举义旗，那时还我大明江山，才有指望。”韦小宝道：“是，适适师父说得不错。”九难道：“我再静养半月，内力就可全复，那时再到宫中探听确讯，总要设法打到余下的七部经书，才是第一等大事。”韦小宝道：“待弟子先行混进宫去，竖起了耳朵用心探听，说不定老天保佑，会听到些什么线索。”九难点头道：“你聪明机灵，或能办成这件大事。这一桩大功劳...”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眼光中尽中感激之意。

韦小宝一阵冲动，登时便想吐露真情：“另外五部经书，都在弟子手中。”但随即转念：“小玄子跟我是过命的交情，我如帮着师父，毁了他的江山，教他做不成皇帝，那不是太也没义气吗？”九难见他迟疑之色，只道他担心不能成功，说道：“这件事本来难期必成。大家尽心竭力，也就是了。这叫做谋事在事，成事在天。唉，也不知朱家是气数已尽呢，还是兴复有望？这数十年来，我早已万念俱灰，尘心已断，想不到遇到了你和红英之后，我不但不想于会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却理到我头上来。”韦小宝道：“师父，你是大明公主，这江山本来是你们的，给人强占了去，非得抢回来不可。”九难叹道：“那也不单我一家之事。我家里的人，差不多都死光了。”伸手抚摸他的头，说道：“小宝，这些事情，可千万不能在师姊面前泄露半句。”韦小宝点答应，心想：“师姊这等美丽可爱适师父却不喜欢她，不知是什么缘故？想来因为她不会拍师父的马屁。”

次日清晨，他进宫去叩见皇帝。康熙大喜，拉住他的手，笑道：“他妈的，怎么今天才回来？我日日在等你。我先前一直担心，怕你给恶尼姑捉了去，小命儿不保。前天听多隆回奏，说见到了你，我这才放心。怎么脱险的？”韦小宝道：“多谢皇上记挂，又派了御前侍卫来找寻奴才。那恶尼姑起初十分生气，向我拳打脚踢，后来我说皇上是鸟生鱼汤，适大大的好皇帝，杀不得的。她却说很多大逆不道的话。我... 痛蛭乙患嵌(狻：整次也蒙铣匠矍翱麟媛媵粕嶙2屏怨！笨滴醢圃返渍骸澳嗽<△翌懒艘彩前兹模... 孟格：镒影懔 抛招：噬希易炖铎桓衣奢 睦懿唇 武舜霸涿盍烁皓弧！笨滴跣 溃骸罢蝗豸唬 腔褂肺官碗模俊蔽” 溃骸八 盼易叱思柑欤复蜗朕蔽液迷诘郎嫌咆搅艘相釜怒 搜烁 诺褂薪磺棕 缕宜岛枚嗒没埃 悖崱貌挪淮蛭伊怨！笨滴耐嫫渍骸澳鞘撮 俊蔽” 溃骸罢 懊诵昭睿 瞧轿翹翅雷邮室碌奈朗容纳浴！

康熙大感兴味，问道：“是吴三桂那厮的手下，怎么会帮你说好话？”韦小宝道：“其实那还是出于皇上的恩典。那次云南沐家的人进宫来捣乱，想诬攀吴三桂，大家都信了，但皇上英明无比，识破了阴谋。皇上派我向吴三桂的儿子传谕，那个姓杨的，就是那一次识得奴才的。”康熙点头道：“原来如此。”韦小宝进宫之时，早已想好了一肚子谎话，又道：“那姓杨的名叫杨溢之，跟那尼姑说起沐家这会事，说道皇上年纪虽轻，见识可胜得过鸟生鱼汤，聪明智慧，简直就是神仙菩萨下凡。尼姑将信将疑，对我就看得不怎紧了。一天晚上，杨溢之和尼姑在房里说话，我假装睡着偷听，原来这尼姑来行刺皇上，果然是有人指使。”

康熙道：“是吴三桂这厮。”韦小宝满脸惊异之色，道：“原来皇上早知道了。是多隆奏知的么？”康熙道：“不是。吴三桂的卫士头目识得恶尼姑，跟她鬼鬼祟祟的商议，还有什么好事了？”韦小宝又惊又喜，跪下磕头，道：“皇上，我跟着您办事，真是痛快。有什么事情您一猜就中，用不着我说。咱们一辈子可万事大吉，永远不会输给人家。”康熙笑道：“起来，起来！上次在五台山清凉寺也免凶险的了。若不是你舍命在我身前这么一挡...”说到这里，脸色转为郑重，续道：“这奸贼的阴谋已然得逞了。”想到当日白衣尼那犹似雷轰电闪般的一击，兀自不寒而栗。韦小宝道：“其实这尼姑一剑刺来，你身手敏捷，自然会使一招‘孤云出岫’避了开去，你跟着反手一招：‘仙鹤梳翎’，打在那恶尼姑肩头，她非大叫‘投降’不可。不过我生怕伤了你，一时胡涂了，只想到要挡在你身前，代你受这一剑。皇上一身武功没机会施展，在少林和尚面前出出风头，实在可惜。”

康熙哈哈大笑，他自知当日若非韦小宝这么一挡，定然给白衣尼刺死了，这小家伙如此忠心，却又不居功，当真难得。笑道：“你小小年纪，官儿已做得够大了。等你大得几岁，再升你的官。”韦小宝摇头道：“我也不想做大官，只盼常常给皇上办事，不惹你生气，那就心满意足了。”康熙拍拍他肩头，道：“很好，很好。你好好替我办事，我很是喜欢，怎会生气？那姓杨的跟那尼姑还说什么？”韦小宝道：“杨溢之不断劝那尼姑，说了皇上的许多好话。他说吴三桂对他父亲有恩，他父亲临死之时，嘱咐他要保护吴三桂，但吴三桂一心一意想做皇帝，大逆不道，那是万万不可。将来事情败露，大家都要满门抄斩。那尼姑却说，她全家都给鞑... 都给咱们满洲人杀了，吴三桂又对她这样客气。她来行刺，一来是冲着吴三桂的面子，二来是为自己爹娘报仇。她家里人早死光了，也不怕什么满门抄斩。”康熙点点头。韦小宝又道：“杨溢之说，皇上待百姓好，如果... 如果害了你，吴三桂做了皇帝，他自己虽可做大官，做大将军，但天下百姓可要吃大苦了。那尼姑心肠很软，讲究什么慈悲，想了很久，说他的话很对，这件事她决定不干了。二人商量，说道吴三桂如再派人来行刺，他两个暗中就把刺客杀了。”康熙喜道：“这两人倒深明大义哪。”

韦小宝道：“不过杨溢之说另外有一件事不易办。”康熙问：“又有什么古怪？”韦小宝道：“他二人低声说了好多话，我可不大懂，只听到到老是说什么延平郡王，台湾郑家什么的，好象吴三桂说要跟一个姓郑的平分天下。”康熙站起身来，大声道：“原来这厮跟台湾的反贼暗中也有勾结。”韦小宝问道：“台湾郑家是他妈的什么王八蛋？”康熙道：“那姓郑的反贼盘踞台湾，不服王化，只因远在海外，一时不易平定。”韦小宝一脸孔的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这时奴才越听越气，心想这江山上皇上的，他姓吴姓郑的是什么东西，胆敢想来平分皇上的天下？杨溢之说，台湾那姓郑的派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叫作郑克... 郑克...”康熙道：“郑克爽。”韦小宝道：“是，是。皇上什么都知道。”康熙微笑不语。他近年一直在筹划将台湾收归版图，郑家父子兄弟，以及台湾的军政大事，兵将海船等情形，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韦小宝道：“这郑克爽最近到了云南，跟吴三桂去商义了大半个月。”

康熙勃然变色，道：“有这等事？”台湾和云南两地，原是他心中最大的隐忧，没想到郑吴二人竟会勾结密谋，郑克爽到云南之事直到此刻方知。韦小宝道：“台湾有个武功很高的家伙，一路上保护郑克爽。这家伙姓冯，叫作一剑出血...”康熙道：“一剑无血冯锡范。他和刘国轩、陈永华三人，号称‘台湾三虎’。”韦小宝听得皇帝提到师父的名字，心中一凛，说道：“是，是，正是一剑无血冯锡范。Q钜疆!担<<道惶◆焕匣u校w掠闹u哈萌耍n脚 巨土饶悖侨耸档摹 3掠闹 黎献趾磁鸦手怪械虑棕 还 恢焕匣 肋辽 饶街街焕匣! 彼 涎滴跌媿按笏稻拍眩钜疆Eu陆o先 说暮没埃 苑澜慈 送话槐磺通(7) 埽 辛朔 剩 子 啮嗒取

康熙摇头道：“那也不必，陈永华比另外两个老虎更厉害得多。”韦小宝道：“杨溢之跟那尼姑又说，江湖上许多吴三桂的对头，要在河间府聚会，开一个‘杀龟大会’，商量怎样杀了吴三桂。那郑克爽和冯锡范要混到会里打探消息，然后去通知吴三桂。他们越说越低声，我听了半天听不真，好在他们不是想加害皇上，也就不去理会，后来我真的睡着了。皇上，奴才这件事有点贪懒了，不过那时实在倦得要命。半夜里杨溢之悄悄来叫醒了我，解开我的穴道，说那尼姑在打坐练功，叫我溜之大吉。”康熙点头道：“这姓杨的倒还有点良心。”韦小宝道：“可不是么？将来皇上诛杀吴三桂，这杨溢之还请皇上恩饶了他性命。”康熙道：“倘若他能立功，我不但饶他性命，还中封赏。在‘杀龟大会’中，还听到些什么？”韦小宝道：“他们每一省推举一个盟主，那郑克爽做了福建省的盟主，好象将福建、广东、浙江、陕西什么，都划归他郑家的。”康熙微微一笑，心想：“小桂子弄错了，定是江西，不是陕西。”双手负在背后，在书房中踱来踱去，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突然说道：“小桂子，你敢不敢去云南？”韦小宝一惊，这一着大出意料之外，问道：“皇上派我到吴三桂那里去打探消息？”

康熙点了点头，道：“这件事着实有些危险，不过你年纪小，吴三桂不会怎么提防。那杨溢之又是你朋友，定会照顾你。”韦小宝道：“是。皇上，我不是怕去云南，只是刚回宫来，没见到你几天，又要离开你身边，实在舍不得。”康熙点头道：“是，我也是一般的心思。只可惜我做了皇帝，有能随便走动，否则咱俩同去云南，我揪住吴三桂的胡子，你抓住他双手，同时问他：‘他妈的吴三桂，投不投降？’岂不有趣？”韦小宝笑道：“这可妙极了。皇上，你不能云南，待我去将吴三桂骗出宫来，咱们再揪他胡子，好不好？”康熙哈哈大笑，道：“好就极好，就怕这厮老奸巨滑，不肯上当。啊，小桂子，我想到个法子，令他不会起疑。”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一定高明之极。”康熙道：“我们把建宁公主嫁给他儿子，结成亲家，他就一点也不会防备了。”韦小宝一怔，道：“嫁给吴应熊

这小子？这.....这岂不太便宜了他？”
康熙道：“这老贼人的女儿，咱们把她嫁到云南去，让她先吃点苦头。将来吴三桂满门抄斩，连她一起杀了。”说着恨恨不已。他本来很喜欢这个妹子，但自知道太后害死了自己亲生母亲，气得父皇出家之后，连这妹子也恨上了，又道：“那时候我就可说老贼人教女无方，逼她自尽。”韦小宝道：“皇上，奴才打听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皇上听了一定十分欢喜。”康熙道：“什么好消息？”韦小宝将嘴凑到他耳边，低声道：“老贼人是假太后，真的太后还好端端的在慈宁宫中。”康熙面前，他终究不敢口出“老妹子”三字。康熙大吃一惊，颤声道：“什么？假太后？”
韦小宝于是将假太后囚禁太后，她自己冒充太后，为非作恶之事，一一说了。康熙只听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隔了好一会，才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你怎么知道？”韦小宝道：“奴才知道老贼人心地恶毒，只怕她加害皇上，因此买通了慈宁宫里的宫女，暗中监视，只要一觉情形不对，就来奏知皇上，咱们她先下手为如。奴才今日一进宫，那宫女就将这件大事跟我说了。”康熙额头汗水涔涔而下，颤声道：“那宫女呢？”韦小宝道：“我想这件事情太大，倘若她泄露出去，那可不得了。因此奴才大胆，将她推入一口井里，倒也没旁人瞧见。唉，实在对她不住。”康熙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丝宽慰之色，道：“办得好，明儿你捞起她尸身，妥为安葬，查明她家属，厚加抚恤。”韦小宝道：“是，是，遵皇上吩咐办理。”康熙道：“事不宜迟，咱们即刻去慈宁宫。”说着站起身来，摘下墙上两口宝剑，将一口交给韦小宝，低声道：“这事就咱们两人去干，可不能让宫女太监们知道了。”韦小宝点头道：“皇上，老贼人武功厉害，我一进房就抱住她，皇上一剑先斩断她一条手臂，然后再问详情。”康熙点头道：“好！”韦小宝道：“皇上还是多带侍卫，候在慈宁宫外，当真情形不对，只她叫人进来。否则倘若奴才抱假太后不牢，这贼人行凶，冲撞了皇上万金之体，那.....那可不妥了。”康熙点了点头，打定了主意：“倘若非要侍卫相助不可，事成之后，将这些侍卫处死灭口便是。”
康熙出得书房，传八名侍卫护驾，来到慈宁宫门外，命侍卫在花园中远远守候，与韦小宝两人走向太后寝殿。慈宁宫的宫女太监纷纷跪下迎接。康熙道：“你们都到花园去，谁也不许过来。”众人遵遵退开。韦小宝知道当日假太后向他师父九难拍了七掌“化骨绵掌”，阴毒掌力，尽逼还给自身，他师父虽教了化解之法，但自此之后，只要一使内力，全身骨骼立即寸断。屈指算来，此时体内掌力尚未化尽，就算无经化去，谅她也不敢动武，再加自己有五龙令在手，一切有恃无恐，心下泰然。康熙却知这假太后武功甚强，抢阶上殿，约核BY奈涛θ>撬●冢●词辜由细鑫ばT↑饺巳匀缓退○嗖钉跟叮●挥辛饺忿の9ニ●图帐郑●蛋●腿植患埃T腿绳蹦臧邓柳“菟话悖p拍菟い・且砸惶そ→薛睿・终菩闹蕊脱②靛顾○Nば”π南鸯骸叔祥帐榻4.蠊Φ牧蓟C11蚁蚶蛆蛔悠私●-iy噬现坏牢曳懿还松恚●馆抵徊还☆遣恬恢欢●坏玫乃拦贰4蛰拦仿稽-献幼●檬植还回|钗蛻●溃骸罢庠耙椅潞α说茫w噬敏3蛋蒙绪嫦铡S膳●畔壬希 笨滴醯愕圃罰浙纸膳糗ブ×私1111吃-薛睿v醇●抗形突耍m采辖踞实痛埂●
太后的声音从帐中传了出来：“皇帝，你多日不到慈宁宫来，身子可安好吗？”康熙先前每日来慈宁宫向太后请安，自从得悉内情之后，心中说不出的憎恨，便来得甚疏。两人没料到她白天也睡在床上，先前商量好的法子便不管用了。康熙道：“听说太后身子不适，儿子瞧太后来着。”向韦小宝使个眼色，吩咐：“挂起也帐子！”韦小宝应道：“喳！”走向床前。太后道：“我怕风，别挂帐子。”康熙心想：“如不理她的话，径去揭开帐子，只怕她有了提防。”说道：“是。不知太后是什么不舒服？服过药了么？”太后道：“服过了。太医说受了小小风寒，不打紧的。”康熙道：“儿子想瞧瞧太后面色怎样？有没有发烧？”太后叹了口气，道：“我面色很好，不用瞧了。皇帝回去休息罢。”康熙心下起疑：“不知她在捣甚么鬼？”韦小宝见寝殿中黑沉沉的，当下转过身子，向着康熙大打手势，示意让自己去抱住她双腿，皇帝便一剑斩落。
突然之间，康熙心念一动：“倘若小桂子所说的言语都是假的，那便如何？虽然那男人假扮宫女，确为实情，但说不定太后只是秽乱宫禁，并无别情。我这一剑砍下了去，如果她真是真太后，并非假冒，我岂不是既糊涂，又不孝？宁可让假太后有了提防，不得不召进侍卫来擒拿，可不能鲁莽从事，由我亲手斩伤了真太后。”当即摇头，挥手命韦小宝退开，说道：“太后，儿子放心不下。”快步走到床前，伸手揭开帐子。锦帐两下一分，只见太后急速转身，面向里床，但就这么一瞥之间，康熙已见到太后脸颊瘦削，容貌大不相同，说道：“太后，你老人家近来忽然瘦了很多。”语音已是发颤。太后叹了口气，道：“自从五台山回来后，胃口一直不好，每天吃不上半碗饭，照照镜子，几乎自己也不认得了。”康熙心想：“小桂子的话果然不假。这老贼人没料到我突然会来，她睡在床上没人瞧见，今日没乔装改扮，是以说什么也不肯让我瞧她容貌。我已亲眼目睹，难道还会弄错？”怒火中烧，大声道：“啊哟，太后，一只大老鼠钻到了挂毡后面。来人哪，快卷起挂毡来捉老鼠！”说着急退两步，生怕假太后一见事情败露，便即暴起发难。只听太后颤声道：“挂毡后面有什么老鼠？”韦小宝上前拉动羊毛索子，卷起挂毡，露出柜门。康熙道：“噢！原来这里有只大柜子，老鼠钻进柜里去啦！”心想：“什么时候事情已揭开了大半，她已然有备，再也不能偷袭了。”退到门口，向韦小宝招招手，道：“传侍卫进来。柜子里有古怪声音，别要躲藏刺客，惊吓了太后。”韦小宝道：“是。”向着向外大声叫道：“传侍卫。”
八名侍卫走到寝殿门口，躬身听旨。太后怒道：“皇帝，你在玩什么花样？”康熙笑道：“啊，是了，建宁公主躲在柜子里玩捉迷藏。太后，我到处打她不到，定是在柜子进里。”右手挥了挥。韦小宝过去开柜，但柜门上了锁，打不开，康熙笑道：“太后，柜子的钥匙在哪里？”太后怒道：“我身子不舒服，你们两个小孩子却到我屋晨来玩，快快给我出去。”众侍卫知道皇帝常常和建宁公主比武闹玩，听太后这么说，都露出笑容。
康熙说道：“把柜门撬开来。太后身子欠安，咱们别打扰她老人家。”韦小宝应道：“是。”从靴筒中拔出匕首，插入了柜门，轻轻一割，锁扣已断，一拉之下，柜门应手而开，只见柜内堆着一条锦被，似乎便是那晚柜中所见，却哪里有什么人？”韦小宝一惊，寻思：“那天晚上明明见到真太后给藏在柜里，怎么忽然不见了？莫非老妹子怕我师父泄露出去，将真太后杀了？”翻开柜中锦被，依稀见到被底有一部书，似乎便是“四十二章经”，急忙放下锦被盖住，回过头来，见康熙一脸惊疑之色，再向床上瞧去，只见那被窝高高隆起，似乎另行藏得有人，喜道：“公主藏在太后被窝里。”康熙急道：“快拉她出来。”只怕假太后见事情败露，立即杀了真太后。
韦小宝抢到床边，从太后足边被底伸手进去，要把真太后拉出来，触手之处，却是一条毛茸茸的大腿，不由得大吃一惊。便在此时，一只大脚突然撑出，踹中他胸膛。韦小宝“啊哟”一声大叫，跌了出去。被窝一掀，一个赤条条的肉团跌了出来，连被抱着太后，向门口冲去。八名侍卫大惊，急忙拦阻，给那肉团一撞，三名侍卫飞摔出去，那肉团抱了太后直冲而出。康熙奔到门口，但见那肉团奔跃如飞，几个起伏，已到了御花园墙边，一跃上了墙头，随即翻身出外。康熙叫道：“快追！”三名侍卫给那肉团才一撞，倒在地下爬不起来。余下五名侍卫绕出围墙，再也瞧不见那肉团的影子。韦小宝脑海中一片混乱，胸口剧痛，挣扎着爬起，奔到柜边，伸手入被抓起那总经书藏入怀中，只听得康熙在花园中大叫：“回来，回来！●蔽ば”τ质且喚凰さ埂L△媒挪繳●欵●谗涛辣蓟兀●滴跟译薰●夥愿乐谗涛渍骸按鑫艺竟茫y咕整u|笨滴歪氏角薛睿φ靡戏裸牛9蛻 实溃骸霸跌匆换于e拢俊●
韦小宝扶桌站起，说道：“妖.....妖怪！”惊得脸上已无半分血色。康熙摇头道：“不是妖怪！是老贼人的奸夫。”韦小宝兀自不明所以，问道：“什么奸夫？”康熙道：“那是个男人。你没有看清楚么？一个又矮又胖的男子。”韦小宝又是吃惊，又是好笑，道：“老贼人被窝里，藏着一个不穿衣裤的.....矮胖子男人！”康熙神色严重，道：“真太后呢？”韦小宝道：“最好别.....别给老贼人害死了.....”忽然想到一事，掀开太后床上衣服，说道：“床底下有暗格。”只见暗格中放着一柄出鞘的白金峨眉钢刺，此外更无别物，沉吟道：“咱们掀开床板瞧瞧。”康熙抢上前去，帮着韦小宝掀开床板，只见一个女子横卧在地下一张垫子上，身上盖着薄被。当床板放上之时，看来距她头脸不过半尺光景。寝殿中黑沉沉的瞧不清楚，康熙叫道：“快点了蜡烛。”韦小宝点起烛火，拿着烛台凑近一照，见那女子容色苍白，鹅蛋脸儿，果然便是那晚藏在柜中的真太后。康熙以前见到真皇后时，年纪尚甚细小，相隔多年，本已分不出真假，但见这女子和平日所见的太后相貌极似，忙扶她起来，问道：“是.....是太后？”那女子见烛火照在脸上，一时睁不开眼来，道：“你.....你.....”韦小宝道：“这位是当今皇上，亲自救圣驾。”那女子眼睁一线，向康熙凝视片刻，颤声道：“你.....你当真是皇上？”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伸臂搂着康熙，紧紧抱住。
韦小宝拿着烛台退开几步，四下照着，不见再有什么奸夫、刺客、假宫女之类，心想：“皇上和真皇后相会，必有许多话说。我

陈近南道：“二公子这话不对了。驱除鞑子之后，咱们同奉大明皇室后裔姓朱的为主。”郑克爽道：“你话倒说得漂亮。此刻你不把姓郑的放在眼里，将来又怎会将姓朱的放在眼里？我要你自断一臂，你就不奉号令。这一次我从河间府回来，路上遇到不少危难却不见有你天地会的一兵一卒来保护我，若不是冯师父奋力相救，我这时候，也不知是不是还留得性命。你巴不得我命丧小人之手，如此用心，便已死有余辜。哼，你就只会拍我哥哥的马屁，平时全没将我瞧在眼里。”陈近南道：“大公子、二公子是亲兄弟，属下一般的侍奉，岂敢有所偏颇。”郑克爽道：“我哥哥日后是要做王爷的，在你眼中，我兄弟俩怎会相同？”韦小宝听到这里，已明白一大半，心想：“这小子想跟他哥哥争位，怪我师父拥他哥哥，受了冯锡范的挑拨，便想乘机除了我师父。”只听郑克爽又道：“反正你在中原势大，不如就杀了我罢。”

陈近南道：“二公如此相逼，属下难以分说，这就回去台湾，面见王爷，听由王爷吩咐便是。王爷若要杀我，岂敢违命。”郑克爽哼了一声，似乎感到难以相遇，又似怕在父亲面前跟他对质。

冯锡范冷冷的道：“只怕陈先生一离此间，不是去投降鞑子，出卖了二公子，便独树一帜，自立为王，再也不回台湾台湾去了。”陈近南怒道：“你适才偷袭伤我，是奉了王爷之命吗？王爷的谕示在哪里？”冯锡范道：“王爷将令，二公子在中原便宜行事。不奉二公子号令，便是反叛，人得而诛之。”陈近南道：“二公子好端端地，都是你从中挑拨离间。国姓爷创业维艰，这大好基业，只怕要败坏在你这等奸诈小人手里。你姓冯的就算武功天下无敌，我又何惧于你？”冯锡范厉声道：“如此说来，你是公然反叛延平王府了？”陈近南郎声道：“我陈永华对王爷赤胆忠心，‘反叛’二字，再也诬加不到我头上。”郑克爽喝道：“陈永华作反，给我拿下。”冯锡范道：“是。”只听铮铮声响，兵刃相撞，三人交起手来。陈近南叫道：“二公子，请你让在一旁，属下不能跟你动手。”郑克爽道：“你不跟我动手？你不跟我动手？”连问了两句，兵刃响了两下，似是他问一声，向陈近南砍一刀。

韦小宝大急，轻轻将棺材盖推高寸许，望眼出去，只见郑克爽和冯锡范分自左右夹攻陈近南。陈近南左手执剑，右臂下垂，鲜血不断下滴，自是给冯锡范偷袭所伤。冯锡范剑招极快，陈近南奋力抵御。郑克爽一刀刀横砍直劈，陈近南不敢招架，只得闪避，变成了只挨打不还手的局面，加之右手使剑不便，右臂受伤又显然不轻。韦小宝心下焦急：“风际中、关夫子、钱老本他们怎么一个也不进来帮忙？这样打下去，师父非给他们杀了不可。”但外面静悄悄地，土屋中乒乒乓乓的恶斗似充耳不闻。只见冯锡范挺剑疾刺，势道极劲，陈近南举剑挡格，双剑立时相粘。郑克爽挥刀斜砍，陈近南侧身避开。郑克爽单刀横拖，嗤的一声轻响，在陈近南的左腿上划了一道口子。陈近南“啊”的一声，长剑一弹而起，冯锡范就势挺剑，正中他右肩。陈近南浴血奋战，难以支持，一步步向门口移动，竟欲夺门而出。冯锡范知他心意，抢到门口堵住，冷笑道：“反贼，今日还想脱身么？”

韦小宝只盼冯锡范走到棺材之旁，就可从棺材中挺匕首刺出，便以客店中杀喇嘛的手法杀了他。这一招“隔板刺人”原是他的生平绝招，远胜拳术高手的“隔山打牛”。可是冯锡范越斗越远，却如何刺得着他？郑克爽道：“反贼，还不弃剑就缚？”韦小宝眼见情势危急，心想今日舍了性命也要相救师父，逼紧了吩咐喉咙，突然吱吱的叫了两声。冯锡范等三人一听，都吃了一惊。郑克爽问道：“什么？”冯锡范摇了摇头，手上丝毫不缓。韦小宝又吱吱的叫了三下。郑克爽怕鬼，吓得打了个寒战。突见棺材盖一开，一团白色粉末飞了出来，三人登时眼睛刺痛，呛个不住。原来尸体入殓，棺材中必入大量石灰，当日马彦超曾购置了装入，此刻韦小宝抓起一大把撒了出来。

冯锡范情知决非鬼魅，急跃而前，闭住了眼睛，俯身向棺材中挺剑刺落。突的一声，剑尖刺入棺材盖，正待拔剑再刺，突觉右边胸口一痛，知是中了暗算，急忙纵身跃起，后心重重撞在墙上。他武功了得，左手按住胸前伤口，右手将一柄使得风雨不透，护住身前。韦小宝在棺材中“隔板刺人”，一刺得手，握着匕首跳了出来，只见冯锡范、郑克爽和陈近南三人都紧闭双目，将刀剑乱挥乱舞，见冯锡范虽然胸口中剑，却非致命之伤，要待取近前去再加上一剑，但冯郑二人刀剑舞得甚紧，实不敢贸然上前。此刻时机紧迫，待得他二人抹去眼中石灰，睁眼见物，那就糟了，一时无策，只得左手抓起石灰，一见冯锡范或郑克爽伸手去抹眼睛，便一把石灰撒将过去。撒石灰原是他另一项拿手绝招。只掷得几下，冯锡范觉到掷石灰的方位，一招“渴马奔泉”，挺剑直刺过来。韦小宝大惊，急忙坐倒，噗的一声，那剑插入了棺材之中。韦小宝连滚带爬，逃出门外。冯锡范提剑在棺中连劈连刺，还道敌人仍然在内。以他武功修为，韦小宝狼狈万状的逃出，本可立时察觉，只是徒然间眼不见物，胸口受伤，一时心神大乱，又知陈近南武功卓绝，不在自己之下，强敌在侧，实是凶险无比，惶急间全没想到陈近南也已眼不见物，只盼杀了暗算之人，立即逃出。他在棺材中刺得数下，都刺了个空，随即一个“千岩竞秀”，剑花点点，护住身周，听得左边并无兵刃劈风之声，当下向左跃去，肩头在墙上一撞，靠墙而立。

这么一阵全力施为，胸前伤口中更是鲜血迸流。他微一睁眼，石灰粉末立时入眼，剧痛难当，生怕眼睛就此瞎了，不敢再睁，背靠墙壁，一步步移动，心想只须挨墙移步，便能打到门户所在，一出门外，地势空旷，就易于脱险了。韦小宝站在门口，见他移到身子，已猜到他心意，只得他摸到门口时刺他一剑，但想此人武功太高，就算刺中，他临时回手一剑，自己小命不免危乎哉，于是将匕首轻轻插入门框约莫两寸，见冯锡范离门已不过两尺，突然尖声叫道：“我在这……”一个“里”字还没出口，冯锡范出招快极，一剑斩落，当的一声响，长剑碰到匕首，断为两截，半截断剑跳将上来，在他额头上——斩，这才跌落。韦小宝早已躲到了土屋之侧，心中怦怦乱跳。只听得冯锡范大声吼叫，疾冲而出。

韦小宝回到门口，但见陈近南和郑克爽仍在挥舞刀剑。强敌既去，他对这郑家二公子可丝毫不放在心上，叫道：“师父，那‘一剑无血’，已给我斩得全身是血，逃之夭夭了。你请出来罢。”陈近南一怔，问道：“谁？”韦小宝道：“是弟子小宝。”陈近南大喜，横剑当胸，不再舞动。韦小宝叫道：“张大哥、李大哥、王二哥，你们都来了，很好，很好。这姓郑的臭小子还不放下兵器投降，你们一齐上去把他乱刀分尸罢！”

郑克爽大吃一惊，哪知他是虚张声势，叫道：“师父，师父！”不听冯锡范回答，微一迟疑，便即抛下了手中单刀。韦小宝喝道：“跪下！”郑克爽双膝一曲，跪倒在地。韦小宝哈哈大笑，拾起单刀，将刀尖轻轻抵住郑克爽咽喉，喝道：“站起来，向右，上前三步，爬上去，钻进去！”韦小宝叫一句，郑克爽便战战兢兢的遵命而行，爬入了棺材。韦小宝哈哈大笑，抢上前去，推上了棺材盖，拿起那包经书负在背上，说道：“师父，咱们快洗眼去。”拉着陈近南的手，走出上屋。

走得七八步，只见马彦超倒是花坛之旁，韦小宝吃了一惊，上前相扶。马彦超道：“救总舵要紧，属下只是给封了穴道，没甚干系。”陈近南俯下身来，在他背心和腰里推拿了几下，穴道登时解了。马彦超道：“总舵主眼睛怎样？”陈近南皱眉道：“石灰。”马彦超道：“得用菜油来洗去，不能用水。挽住他手臂快步而行。韦小宝道：“我马上就来。”回进土屋，提起斧头，将七八枚棺材钉都钉入棺材盖中，说道：“郑公子，你躺着休息几天。算你运气，欠我的一万两银子，一笔勾销，也就不用了。”大笑一阵，走向大厅。只见马彦超已用菜油替陈近南洗去眼中石灰，又缚好了他身上伤口。厅上风际中、钱老本、玄贞道人等躺满了一地，陈近南正在给各人解穴。

原来冯锡范陡然来袭，他武功既高，又攻了众人个措手不及。风中际等并非聚在一起，闻声出来应战，给他逐一倒。众人都是恼怒已极，只是在总舵主面前，不便破口大骂。马彦超说了韦小宝使诡计重创冯锡范的情形，众人登时兴高采烈，都说这厮如此奸恶，只盼石灰便此弄瞎了他双眼。陈近南以目红肿，泪水仍不断渗出，脸色郑重，说道：“钱兄弟、马兄弟，你们去洗了郑二公子眼中石灰，请他到这里来。”钱马二人答应了。韦小宝突然“啊”的一声，假装晕倒，又目紧闭。陈近南左手一伸，拉住了他手臂，问道：“怎样？”韦小宝道：“我……我刚才……吓排排排得厉害，生怕他们害死了师父……这会儿……这会儿手脚都没了力气……”陈近南抱着他放在椅上，道：“你休息一会。”

原来韦小宝自知用石灰撒人眼睛，实是下三滥的行径，当年茅十八曾为此打了他一顿，虽然群雄大赞他机智，但想他们是我属下，自然要拍马屁，师父是大英雄、大豪杰，比之茅十八又高出十倍，定要重责，索性晕在前头，叫他下不了手，当真要打，落手也好轻些。钱马二人匆匆奔回大厅，说道：“总舵主，没见到郑二公子，想是他已经走了。”陈近南皱眉道：“走了？不在棺材里么？”钱马二人面面相觑，土屋中棺材倒是有口，但郑公子怎么会在其中？陈近南道：“咱们去瞧瞧。”领着众人走向土屋。韦小宝大急，只得跟在后面，双手揉擦屁股，心道：“屁股啊屁股，师父听到我将那臭小子赶入棺材，你老兄难免要多挨几板了，真正对不住之至。”

来到土屋之中，只见满地都是石灰和鲜血，果然不见郑克爽的人影。陈近南明明听得韦小宝逼着郑克爽爬入棺材，这时棺材盖却钉上了，疑心大起，问道：“小宝，你将二公子钉入了棺材里么？”韦小宝见师父面色不善，赖道：“我没有。说不定他怕师父杀他，自己钉上了。”陈近南喝道：“胡说！！快打开来，别闷死了他。快，快！”钱老本和马彦超拿起斧头凿子，忙将棺材钉子起下，掀开棺材盖，里面果真躺着一人。陈近南叫道：“二公子！”将那人扶着坐起。

众人一见，都是“啊”的一声惊呼。陈近南手一松，退了两步，那人又倒入棺材。众人齐声叫道：“是关夫子！”在这一刹那间，众人已看清棺材中那人乃是关安基。陈近南抢上又再扶起，只见关安基双目圆睁，已然毙命，但身子尚自温暖，却是死去未久。众人又惊又悲，风际中、玄贞道人等跃出墙外察看，已找不到敌人踪迹。陈近南解开关安基衣衫，只见他胸口上印着一个血红手印，失声叫道：“冯锡范！”

玄贞道人怒道：“确是冯锡范！这红砂掌是他昆仑派的独门武功。这恶贼重伤之余，片刻间便去而复回，当真……他妈的，他要救郑二公子那也罢了，怎地却害死了关二哥？”众人纷纷怒骂。关安基的舅子贾老六更是呼天抢地的大哭。陈近南黯然不语。众人回到大厅。钱老本道：“总舵主，二公子与大公子争位，那是众所周知的。咱们天地会向来秉公办事，大公子居长，自然拥大公子。二公子早就把你当作了眼中钉，这次更受了冯锡范的挑拨，想乘机除了你。今日大伙儿更得罪了二公子，这么一来，只怕王爷也要信他们的谗言了。总舵主此后不能再回台湾国。”陈近南叹了口气，说道：“国姓爷待我恩义深重，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王爷向来英明，又对我礼敬有加，王爷决不是戕害忠良之人。”玄贞道人道：“常言道：疏不间亲。二公子咬定我们天地会不服台湾号令，在中原已是如此，到得台湾，更有什么分辩的余地？他郑家共有八位公子，大家争权夺位，咱们天地会用不着牵涉在内。总舵主，咱们秦桧固然不做，却也不做岳飞。”钱老本道：“总舵主忠心耿耿，一生为郑家效力，却险些儿给二公子害死，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陈近南又叹了口气，说道：“大丈夫行事无愧于天地，旁人要说短长，也只好由他。只是万万料想不到，竟会有此变故。刚才若不是小宝机智，大伙儿都已死于非命了……唉，可惜关二哥……”韦小宝听师父不追究撒石灰、钉棺材之事，登时宽心，生怕他只是一时想不起，须得立即岔开话头，说道：“咱们这么一闹，只握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要是报知官府，只怕……只怕……须得赶快搬家。”陈近南道：“正是。我心神不定，竟没想此节。”当下众人匆匆在花园中掘地埋葬了关安基的尸身，洒泪跪拜，携了随身物件，便即分批离去。天地会群雄在京时时搬迁，换一个住所乃是家常便饭。韦小宝生怕师父考问武功，乘机辞别，回去皇宫。

他来到自己住处，门上房门，将六部经书逐一拆开，果见每部经书封皮的夹缝中，都有许多羊皮碎片。他取出碎片，将书函缝起还原，缝不到半部，便觉厌烦，心想：“双儿如在这里就好了，她此刻多半还在少林寺外等我。我给九难师父捉了去，这好丫头一定担心得要命，得派人去叫她来。”又缝了几针，眼睛已不大睁得开，藏好经书便睡。次日一早去上书房侍候听旨。康熙说道：“明日便有朝旨，派你送建宁公主去云南，赐婚给那姓吴的小王八蛋。”韦小宝道：“是。中可惜没服侍皇上几天，又要远离。”康熙低声道：“太后跟我说一件大事，这次你去云南，就可乘机办一办。”韦小宝应了。康熙道：“太后说道，那恶婢假冒太后，原来有个重大阴谋，她想查知我们满洲龙脉的所在，要设法破了。”

韦小宝冲口而出：“这老婊子罪大恶极！”急忙伸手按住嘴巴，自知皇帝面前骂这等粗话，未免太过不敬。当知康熙丝毫不以为意，跟着道：“对！这老婊子当真不是东西。太后忍辱忍苦，宁死不说，才令老婊子奸计不逞。上天保佑，太后以得保平安至今，却也全仗了不肯吐露这个大秘密。”韦小宝早已知道，却道：“皇上，这个天大的秘密，你最好别跟我说。多一人知道，多一分泄露的危险。”康熙赞道：“你越来越长进啦，懂得诸事须当谨慎。不过你跟我办事以来，从来没泄露过什么。倘若连你也信不过，我是没人可以信得过了的。”韦小宝周身数百根骨头，每根骨头登时都轻了几两几钱，跪下磕头，说道：“皇上如此信得过，奴才就是把自己舌头割了，也不敢泄露半句皇上交代的话。”康熙点点头，说道：“我大清龙脉的秘密，原来藏在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中。”韦小宝假作惊异，连声道：“噢，奇怪，有这等事？这可万万想不到！”

康熙续道：“当年摄政王爷进关之后，将八部经书分赐八旗旗主。八旗之中，正黄、正白、镶黄上三旗的兵马是天子自将，但田地财物，仍分属三旗旗主管领。正黄旗的经书，父皇一直放在身边，带了去五台山，后来命你拿回来赐给我。镶白旗旗主因事获罪，镶白旗的经书没入宫中，父皇赐了给端敬皇后。”韦小宝心道：“老皇爷宠爱端敬皇后，最好的东西自然要赐给她。要是换作我，八部经书一古脑儿没入宫中，全都赐了给他。”康熙续道：“老婊子害死了端敬皇后，自然也就占了她的经书。鳌拜是镶黄旗旗主。那日派你去抄鳌拜的家，老婊子要你打两部经书，一部便是镶黄旗的，另一部是正白旗的。”韦小宝道：“是。早知老婊子这样坏，奴才便回老婊子说找不到，将经书悄悄献给皇上。”康熙笑道：“那时咱们既不知老婊子是假太后，又不知这四十二章经中有这等重大干系，你如这样胡闹，我非……打你屁股不可。”韦小宝道：“是，是。”心道：“打打屁股就算了吗？那你也甭客气啦！”问道：“另外那部正白旗的，不知鳌拜是哪里的？”康熙道：“他害死了正白旗旗主苏克萨哈，将家产、财物，连经书一起占去。哼，这逆贼死有余辜。”韦小宝道：“是。这样一来，老婊子手里有了三部经书啦。”

康熙道：“岂止三部？她又派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去跟镶红旗旗主和察博为难。当时我不知什么缘故，和察博这家伙一向跟鳌拜勾结，我也不去理会。现下想来，自然是去取他的赐经。瑞栋又莫名其妙的失了踪，定是给老婊子杀了灭口。”韦小宝忙道：“是，是。皇上料事如神。”心道：“你认定瑞栋是给老婊子杀的，我又赞过你料事如神，那就已敲钉转脚。日后你就算知道瑞栋是我杀的，也已不能转口，再来向我查问了。否则的话，你就承认自己不是料事如神。身为皇上，岂可料事不如神而如鬼？”

康熙道：“如果我料不错……”韦小宝忙道：“决计不错。”康熙道：“……老婊子手中已有了四部经书。可是有一件事奇怪得很，父皇赐我的那部正黄旗经书，我一直放在上书房桌上，却忽然不见了。你想又有谁这么大胆，竟敢到上书房来偷盗物事？”韦小宝道：“能出入上书房，又能胆敢擅自拿书的，只有……只有……”康熙道：“建宁公主！”韦小宝不敢接口，心道：“这次你是真的料事如神。”康熙道：“老婊子派女儿来偷了我这部经书，这一来，她手里已有五部了。”

韦小宝道：“咱们快去慈宁宫搜查。老婊子光着身子逃出宫去，什么也没带。”心中怦怦而跳：“此刻皇上如到我屋中一查，小桂子便有一百个脑袋，也都砍了。”康熙摇头道：“我早细细搜过了，什么也查不到。只查到一套僧袍，老婊子那个相好，原来是个和尚哈哈，哈哈！”韦小宝跟着大笑，笑得两声，觉得甚为无礼，忙忍住了笑。康熙仍放声大笑，说道：“不过那矮冬瓜抱着老婊子逃走之时，我瞧到他留着一头长发，这倒奇了。多半他也是假扮宫女，头发是假的。这家伙又矮又胖，老婊子什么汉子不好偷，却去找这样一个矮冬瓜。”韦小宝笑道：“这矮冬瓜武功很高。相貌英俊的，未必有本事偷进宫来。上次那个假宫女，也就丑得很。”康熙笑道：“那也说得是。”顿了一顿，续道：“另外三部经书，公别在正经旗、正蓝旗、镶蓝旗三旗手中。正红旗的旗主目下是康亲王，我已命他将经书献上。”

韦小宝心想：“康亲王那部经书，那天晚上已给人偷了去，此刻在我手中。康亲王怎么还献得出？这一下老康可要大槽而特槽了。”康熙又道：“正蓝旗旗主富登年岁尚轻，我刚才问过他。他说上一任的旗主嘉坤在攻打云南时阵亡，一切后事都是吴三桂给料理的。吴三桂交到他手里的，只是一颗印信，几面军旗，还有几万两银子，此外什么都没有了。”韦小宝道：“这部经书定是吴三桂吞没了。”康熙道：“是啊。因此你到了吴三桂府中，仔细打听这件事，想法子把经书取了出来，吴三桂这厮老奸巨滑，千万不能让他得知内情。”韦小宝道：“是，奴才随机应变，设法骗他出来。”

康熙皱起眉头，在书房中踱来踱去，说道：“镶蓝旗旗主鄂硕克哈是个大糊涂蛋，我要他呈缴经书，他竟说好几几年前就不见了。我派侍卫到他家搜查，一无踪迹，我已将他下在天牢，叫人好好拷问，到底是当真给人盗去了，还是他隐匿不肯上缴。”韦小宝道：“就怕也是老婊子派人去弄了来，也不知是明抢还是暗偷。”心想：“这可不是冤枉老婊子，明抢暗偷之人，多半便是那矮冬瓜。”又道：“倘若也是老婊子得了去，这六部经书又到了何处？”随即微感懊悔：“我这话可说错了，自己太也吃亏。我说老婊子得了六部经书，得了八部经书的其实是韦小宝。这么一来，我岂不成了老婊子？”康熙道：“老婊子到底是什么来历，此刻毫无线索可寻。她干此大事必有同谋之人。她得到经书之后，必已陆续偷运出宫，要将这六部经书尽数追回，那就难得很了。好在太后言道，要寻找大清龙脉的所在，必须八部经书一齐到手，就算得了七部，只要少了一部，也是无用。咱们只须把康亲王和吴三桂手中的两部经书拿来毁了，那

建宁公主这小……小……康熙这一声骂不出口，韦小宝肚里给他补足：“小婊子！”

这时康熙心中所想到的，是顺治在五台山金阁寺僧房中嘱咐他的话：“儿啊，你精明能干，爱护百姓，做皇帝是比我强得多了。那八部‘四十二章经’中所藏地图，是一个极大藏宝库的所在。当年我八旗兵进关，在中原各地掳掠所得的金银财宝，都是藏在这宝库之中。宝库是八旗公有，因此地图要分为八份，分付八旗，以免为一朴诎吞。关内汉人比咱们满洲人多过百倍，倘若一齐起来造反，咱们万万压制不住，那时就当退回关外，开了宝库，八旗平分，今后数年也就不愁温饱。”康熙当时便想起了父皇要韦小宝带回来的话：“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苍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听顺治又说：“我满清唾手而得天下，实是天意，这中间当真十分侥幸。咱们不可存着久居中原之后，可别弄得满洲人尽数覆灭于关内，匹马不得出关。”康熙口中唯唯称是，心中却大不以为然：“我大清在裁原的大业越来越稳，今后须当开疆拓土，建万世不拔之基，又何必留什么退步？一留退步，只有糟糕。父亲出了家，心情恬退，与世无争，才这样想。”果然听得父亲接下去道：“不过当年摄政王吩咐各旗旗主：关外存有宝藏之事，万万不能泄露，否则满洲公兵将心知尚有退步，遇上汉人造反，大家不肯拚死相斗，那就大事去矣。因此八旗旗主传交经书给后人之时，只能说经中所藏秘密，关及满清的龙脉，龙脉一被人掘断，满洲人那就人人死无葬身之地。一来使得八旗后人不敢忽起贪心，偷偷去掘宝藏；二来如有人前去掘宝，八旗便群起而攻，竭力阻止。只有一国之主才能得知真正秘密。”康熙回思当日的言语，心中又一次想到：“摄政王雄才大略，所见极是。”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心道：“小桂子虽然忠心，却也只能跟他说龙脉，不能说宝库。这小子日后年纪大了，怎保得定他不起贪心。太后昨逃说我说，父皇当年决意出家之时将这大秘密告知了太后，要她等我年长之后转告，太后所以忍辱偷生，正是为了这件大事。她可不知我已到了五台山去见到了父皇，也幸而如此，太后没给老婊子害死。”

韦小宝见康熙来回踱步思索，突然心念一动，说道：“皇上，倘若老婊子是吴三桂派进宫来的，他……他手里就有七部经书。”康熙一惊，心想此事倒是大有可能，叫道：“传尚衣监！”

过了一会，一名老太监走进书房磕头，乃是尚衣监的总管太监。康熙问道：“查明白了吗？”那太监道：“回皇上：奴才已仔细查过，这件僧袍的衣料，是北京城里织造的。”康熙嗯了一声。韦小宝这才明白：“原来皇上要查那矮冬瓜的来历。衣料是京里织造，就查不到什么了。”那太监又道：“不过那套男子内衣内裤，是辽东的茧绸，出于锦州一带。”康熙脸上现出喜色，点点头道：“下去罢。”那太监磕头退出。康熙道：“只怕你料得对了，这矮冬瓜说不定跟吴三桂有些瓜葛。”韦小宝道：“奴才可不明白了。”康熙道：“吴三桂以前镇守山海关，锦州是他的管辖地。这矮冬瓜或许是他的旧部。”韦小宝喜道：“正是，皇上英明，所料定然不错。”康熙沉吟道：“倘若老婊子逃回云南，你此行可多一分危险。你多带侍卫，再领三千骁骑营军士去。”韦小宝道：“是，皇上放心。最好奴才能将老婊子和矮冬瓜都抓了来，千刀万剐，好给太后出这口气。”

康熙拍拍韦小宝的肩膀，微笑道：“你如能再立此大功，给太后出了这口气，嘿嘿，你年纪太小，官儿太大，我倒有些为难了。不过咱们小皇帝、小大臣，一块儿干些大事出来，让那批老官儿吓得目瞪口呆，倒也有趣得紧。”韦小宝道：“皇上年纪虽小，英明远见，早已叫那批老东西打从心眼儿里佩服出来。待您再料理了吴三桂，那更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他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这家伙聪明伶俐，就是不学无术，不肯读书。”韦小宝笑道：“是，是。奴才几时有空，得好妹读他几天书。”

其实韦小宝粗鄙无文，康熙反而欢喜，他身边文学侍从的臣子要多少有多少，整日价云子曰听得多了，和韦小宝说些市井俗语，颇感畅快。

韦小宝辞了出来，刚出书房，便有一名侍卫迎上来，请了个安，低声道：“韦副总管，康亲王想见您，不知韦副总管有没有空？”韦小宝问道：“王爷在哪里？”那侍卫道：“王爷在侍卫房等候回音。”韦小宝道：“亲自来了？”那侍卫道：“是，是。他说想请韦副总管去喝酒听戏，就是担心皇上有要紧大事差韦副总管去办，您老人家分不国身。”韦小宝笑道：“他妈的，我是什么老人家了？”来到侍卫房中，只见康亲王一手拿着茶碗，坐着呆呆出神，眉头皱起，深有忧色。他一见韦小宝进来，忙放下茶碗，抢上来拉住他手，说道：“兄弟，多日不见，可想杀我了。”韦小宝明知他为了失却经书这事有求于己，但见他如此亲热，也自欢喜，说道：“王爷有事，派人吩咐一声就行了，赏酒赏饭，卑职还不巴巴的赶来么？你这样给面子，却自己来找我。”康亲王道：“我家里已预备了戏班子，就怕兄弟没空。这会儿能过去坐坐吗？”韦小宝笑道：“好啊，王爷赏饭，只要不是皇上吩咐我去办什么急事，就是我亲老子死了，卑职也要先挑了王爷这顿饭再说。”

两人携手出宫，乘马来王府。康亲王隆重款待，极尽礼数，这一次却无外客。饭罢，康亲王邀他到书房之中，说些闲话，赞他代皇上在少林寺出家，积下无数功德善果，又赞他年纪轻轻，竟已做到御前侍卫总管、骁骑营都统，前程实是不可限量。韦小宝谦逊一番，说以后全仗王爷提携栽培。康亲王叹了一口气，说道：“兄弟，你我是自己人，什么都不瞒你，做老哥的眼前大祸临头，只怕身家性命都难保了。”韦小宝假装大为惊奇，说道：“王爷是代善大贝勒的嫡派子孙，铁帽子王，皇上正在信任重用，有什么大祸临头了？”

康亲王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当年咱们满清进关之后，每一旗旗主，先帝都赐了一佛经。我是正红旗旗主，也蒙恩赐一部。今日皇上召见，要我将先帝赐经呈缴。可是……可是我这总经书，却不知如何，竟……竟给人盗去了。”韦小宝满脸惊讶，说道：“真是希奇！金子银子不妨偷偷，书有什么好偷？这书是金子打的么？还是镶满了翡翠珠宝，值钱得很？”康亲王道：“那倒不是，也不过是寻常的经书。可是我没能好好保管先帝的赐物，委实是大不敬。皇上忽然要我呈缴，只怕是已经知道我失去赐经，要追究此事。兄弟，你可得救我一救。”说着，站起身来，请安下去。

韦小宝急忙还礼，说道：“王爷这等客气，可不折杀了小人？”康亲王愁眉苦脸的道：“兄弟，你如不给我想个法，我……我只好自尽了。”韦小宝道：“王爷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重了。我明日将这件事奏明皇上，最多也不过罚王爷几个月俸银，或者交宗人府申斥一番，哪有性命交关之理？”康亲王摇头道：“只要保得性命，就真把我这亲王的王爵革去，贬作庶人，我也已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镶蓝旗朴那硕克哈因为丢了赐经，昨儿给打入了天牢，听说很受了拷打，皇上派人严审，那部经书到底弄到哪里了。”说着脸上的肌抖动，显是想到了身入天牢，备受苦弄的惨酷。韦小宝皱眉道：“这部经书当真如此要紧？是了，那日抄经的家，太后命我到他家里找两部什么三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什么的。王爷不见了的，就是这个东西么？”康亲王脸上忧色更深，说道：“正是，是四十二章经。一抄经拜家，太后什么都不要，单要经书，可见这东西非同小可。兄弟可找到没有？”韦小宝道：“找是找到了。鳌拜那厮把经书放在他卧房的地板洞里，找得我出了一身大汗。这经书有什么希奇？我给你到和尚庙里去要他十部八部来，缴给皇上就是。”康亲王道：“先皇钦赐的经书，跟和尚庙里的寻常佛经大不相同，可混冒不来。”韦小宝神色郑重，说道：“这样倒真有点儿麻烦了。不知王爷要我办什么事？”

康亲王摇摇头，说道：“这件事我实在说不口，怎能要兄弟去做欺君之事？”韦小宝一拍胸膛，道：“王爷但说不妨。你当韦小宝是朋友，我为你送了这条小命，也是一场义气。好，你去奏知皇上，就说这部经书我韦小宝借去瞧瞧，却不小心弄丢了。皇上这几天喜欢我，最多打我一顿板子，未必就会砍了我的头。”康亲王道：“多谢兄弟的好意，但这条路子恐怕行不通。皇上不会相信兄弟借经书去看。”韦小宝点头道：“我虽然做过和尚，但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担，借经书去看，皇上恐怕不大相信。咱们得另想法子。”康亲王道：“我是想请兄弟……想请兄弟……想请兄弟……”连说三句“想请兄弟”，却不接下去，只是眼望韦小宝，瞧着他脸上的神气。

韦小宝道：“王爷，你不必为难。做兄弟的一条小性命……”左手抓住辫子，右手在自己头颈里一斩，做个双手捧着脑袋送上的姿势，说道：“已经交了给你，只要不是危害皇上之事，什么事都听你吩咐。”康亲王大喜，道：“兄弟如此义气深重，唉，做哥哥的别的话也不多说了。我是想请兄弟到太后或是皇上身边，去偷一部经书出来。我已叫定了几十名高手匠人，等在这里，咱们连夜开工，仿造一部，好渡过这个难关。”韦小宝问道：“能造得一模一样？”

康亲王忙道：“能，能，定能造得一模一样，包管没有破绽。做了样子之后，兄弟就把原来的经书放回，决不敢有丝毫损伤。”其他明知仓卒之间仿造一部经书，要造得毫无破绽，殊所难能，他是想将真假经书掉一个包，将假经书让韦小宝放回原处，真的经书呈缴皇帝。料想韦小宝不识之无，难以分辨真伪，将来能不发觉，那是上上大吉，就算发觉，也已连累不到自己头上。只是这番用意，此刻自是不能直言。韦小宝道：“好，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想法子去偷，王爷在府上静候好音便了。”康亲王千恩万谢，亲自送他到门外，又不住叮嘱他务须小心。

韦小宝回到屋中，将几十片羊皮碎片在灯下拼凑，心想八部已得其七，就算空下一些，也能拼个大概出来。哪知足足花了大半个时辰，连地图的一只角也凑不起来。他本无耐心，厌烦起来，便不再拼，当下将千百片碎片用油纸包了，外面再包了层油布，贴身藏好。心想：“老康是正旗旗主，他这部经书自然是红封皮的，明儿我另拿一部给他便是。”次日清晨，将镶白旗经书的羊皮面缝好，粘上封皮，揣在怀中，径去康亲王府。

康亲王一听他到来，三脚两步的迎了出来，握住他双手，连问：“怎样，怎样？”韦小宝愁眉苦脸，摇了摇头。康亲王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说道：“这件事本来为难，今日未能成功……”韦小宝低声道：“东西拿到了，就怕你十天半月之内，假冒不成。”康亲王大喜，一跃而起，将他一把抱住，抱入书房。众亲随、侍卫见王爷这等模样，不由得暗暗好笑。

韦小宝将经书取出，双手送将过去，实渍酸色钦舛... 薛稽俊笨登溜莛艘糠... ①<研6.叮ε☆楹⑤蒙9渍骸罢⑥牵⑦照照照窺窺窺灼澜拇途⑧吃耸前追馄は夕穀叨囔摹T勳棧15炭圖さ癡舛尸值埽×愕迷俳涛乙桓趾 úa⑨跏●铺录柑賺~牛⑩壹僅按勇磷系⑪讼吕蠹さ猛菲蒲⑫錫杏圆恍选4△妹芭凭™樵旌茫⑬偃ミ导⑭噬希⑮阙悼珊茫俊蔽ば”σ上返渍骸盎噬嫌19髻⑯⑰愕棕值够ǎ:⑱闹蟹喝艘桑⑲憬... 鞅槽醜⑳噬先ィw噬眩赶敢蒙⑳圖荒拳餐岳档背【偷貌鸪⑳U獠渴椹閘Dツ遣浚u⑳朔馄ば丈∣裸w樹惺裁床煌⑳俊笨登溜醜渍骸熬褪欠馄ば丈⑳煌01饒舛际且谎⑳!蔽ば”Φ渍骸罢殍逦苑祝⑳憬獠烤™榛桓趾馄い⑳祥站端萌コ矢⑳噬稀!笨登溜跏志*室玻ψ⑳渍骸罢浚⑳@浚€⑳← 锤 只 司™棕∩樵科鵠蠹⑳荒乱↓⑳鄣叫值埽!蔽ば”Φ渍骸拔易蛲砒那脑諫鲜样珂镣盗顺隼蠹⑳蝗伺萍⑳墓>退閹腥伺萍⑳a吃摠1抡齋丰套右哺宜急N腋∩愕∩苏娘娘上当闷恰!笨登溜醜屑∩挥傻醜劭染彩⑳耍∩兆:⑳r⑳情菜挡怀蛄祆砒⑳

韦小宝回到宫中，另行拿了两部经书，去寻胖头陀和陆高轩。他想正黄旗的经书上浸满了毒水，给桑结喇嘛抢去了；镶白旗的给了康亲王；剩下五部之中，镶黄、正白两部从鳌拜家抄来，镶蓝从老姨子的柜中取得，这三部书老姨子都见过的照这时老姨子如在洪教主身边，呈上去可大不妙。正红旗是从康亲王府中顺手牵来，镶红旗是从瑞栋身上取来，老姨子虽知来历，却也不妨。于是交给胖陆二人是一部正红，一部镶红。胖陆二人早已等得望眼欲穿，见他突然到来，又得到了教主所要的两部经书，当真喜从天降。韦小宝道：“陆先生，你将经书呈给教主和夫人，说道我打听到，吴三桂知道另外两部经书的下落。找白龙使为教主和夫人办事，忠字当头，十万死百万死不辞，因此要到云南去赴汤蹈火，找寻经书。胖尊者，你护我去再为教主立功。”胖陆二人欣然答应。胖头陀道：“陆兄，白龙使立此大功。咱二人也跟着有了好处。教主赐下豹胎易盘丸的解药，你务必尽快差人送到云南来。”陆高轩连声称是，心想：“白龙使小小年纪，已如此了得。教主这大位，日后非传给他不可。我此刻不乘机讨好于他，更待何时？”说道：“这解药非同小可，属下决不甘心交给旁人，定当亲自送来。白龙使，属下对你忠心耿耿，定要服侍你服了解药之后，属下和胖兄再服。否则就算豹胎易筋丸药性发作，属下有解药在手，宁死也不先服。”韦小宝笑道：“很好，很好，你对我如此忠心，我总忘不了你的好处。”陆高轩大喜，躬身道：“属下恭祝白龙使永享清福，寿比南山。”韦小宝心想：“我只比教主低了一极，永享清福，寿比南山，倒也不错了。”

他回宫不久，便有太监宣下朝旨，封韦小宝为一等子爵，赐婚使，护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赐婚平西王世子吴应熊。吴应熊封三等精奇哈尼番，加少保，太子太保。韦小宝取钱赏了太监，心想：“倒便宜了吴应熊这小子，娶了个美貌公主，又封了个大官。说书先生说精忠岳传，岳飞爷爷官封少保，你吴应熊臭小子如何能跟岳爷爷相比？”转念又想：“皇上封他做大官，只不过叫吴三桂不起疑心，迟早会砍他的脑袋。鳌拜可也不是官封少保吗？对，对，岳飞岳少保也给皇帝杀了。可见官封少保，便是要杀他的头。下次皇上如果封我做少保，可得死命推辞。”当下去见皇帝谢恩，说道：“皇上，奴才这次去云南跟你办事，你有什么锦囊妙计，那就跟我说说了罢。”康熙哈哈大笑，说道：“小桂子没学问。锦囊妙计，是封在锦囊之中的照天机不可泄漏，怎能先跟你说？”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可惜我不识字，皇上若有锦囊妙计，须得画成图画。皇上，上次你吩咐我去清凉寺做主持，这道圣旨，画得可挺美哪。”康熙笑道：“自古以来，圣旨不用文字而用图画，只怕以咱们君二人开始了。”韦小宝道：“这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康熙笑道：“很好。你记心好，教了你的成语，便记住了。”韦小宝道：“皇上教的照我总记得的，别人教的照可记来记去总记不住，也不知是什么道理。好比一言既出，什么马难追，这匹什么马，总是记不住。”

说到这里，太监禀报建宁公主前来辞行。康熙向韦小宝望了一眼，吩咐进见。建宁公主一进书房，便扑在康熙怀里，放声大哭，说道：“皇帝哥哥，我.....扭扭扭扭不愿嫁到云南，求你收回圣旨罢。”

康熙本来自幼便喜欢这个妹子，但自从得知假太后的恶行之后，连带的对妹子也生了厌憎之心，将她嫁给吴应熊，实是有意陷害。这时见她哭得可怜，倒有些不忍，但事已至此，已难收回成命，拍拍她肩膀，温言道：“女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我给你拣的丈夫可很不错哪。小桂子，你跟公主说，那吴应熊相貌挺英俊，是不是？”韦小宝道：“正是。公主，你位额驸，是云南省有名的美男子，上次他来北京，前门外有十几个姑娘打架，打出了三条人命。”建宁公主一怔，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平西王世子生得漂亮，照天下有名。他进京那天，北京城里成千成万的姑娘太太们，都挤着去瞧。有十几个姑娘你挤我，我挤你，便打起来啦。”建宁公主破涕为笑，啐道：“呸！你骗人，哪有这等事？”韦小宝道：“公主，你猜皇上为什么派我护送你去云南？又吩咐我多带侍卫兵勇，妥为保护？”公主道：“那是皇帝哥哥爱惜我。”韦小宝道：“是啊，这是皇上的英明远见，深谋远虑。你想，额驸这样英俊潇洒，不知有多少姑娘想嫁给他做夫人，现今给你一下占了去，天下不知道打翻了多少醋缸子，醋坛子，醋罐子，醋瓶子。有些会武艺的姑娘一怒，说不定要来跟你为难。虽然公主自己武功高强，终究寡不敌众，是不是？因此奴才这一次护送你南下，肩头的担子可真不轻，要对付这一队糖醋娘子军，你想想，可有多难？”

建宁公主笑道：“什么糖醋娘子军，你真会胡说八道。”她这时笑靥如花，脸颊上却兀自挂着几滴亮晶晶的泪珠，向康熙道：“皇帝哥哥，小桂子送我到云南之后，就让他陪着我说话解闷，否则我可不去。”康熙笑道：“好，好，让他多陪你些时候，等你一切惯了再说。”建宁公主道：“我要他永远陪着我，不让他回来。”韦小宝一伸舌头，道：“那不成，你的驸马爷倘若见我惹厌，生起气来一刀将我砍了，没了脑袋的小桂子，可不能陪公主说话解闷了。”建宁公主小嘴一扁，道：“哼，他敢？”

康熙道：“小桂子，你去云南之前，有件事先给我查查。上书房里不见了一部佛经，这事可有点奇怪，连这里的東西，竟也有人敢偷！”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语气颇为严峻。韦小宝应道：“是，是。”建宁公主插口道：“皇帝哥哥，你这部佛经是我拿的。嘻嘻。”康熙道：“你拿去干什么？怎么没先问过我？”公主笑道：“是太后吩咐我拿的。太后说，皇帝每天要办千百件军国大事，问你这部佛经这等小事，便不用来麻烦你啦。”康熙哼了一声，便不言语了。建宁公主伸伸舌头，央求道：“皇帝哥哥，你别为这件事生我的气。以后我去了云南，便想再来这里拿你的书，可也来不了啦。”康熙听她说得可怜，心肠登时软了下来，温言道：“你去云南，要什么东西，尽管向我要好。”顿了一顿，说道：“平西王府里，又有什么东西没有？”

韦小宝从上书房出来，众侍卫、太监纷纷前来道贺。每个侍卫都盼能得他带去云南，吴三桂富可敌国，这一趟美差，发一笔财是十拿九稳之事。到得午夜，康亲王又进宫来相见，喜气洋洋的道：“兄弟，经书已呈缴给了皇上。皇上很是高兴，着实夸奖了我几句。”韦小宝道：“那好得很啊。”康亲王道：“你不日就去云南，今日哥哥作个小东，一来庆贺你封了子爵，二来给你饯行。”携着他手出得宫来，这次却不是去康亲王府，来到东城一所精致的宅第。这屋子虽没康亲王府宏伟，但雕栋画梁，花木山石，陈设得甚是奢华。

康亲王道：“兄弟，你瞧这间房子怎样？”韦小宝笑道：“好极，漂亮之极！王爷真会享福。这是小福晋的住所么？”康亲王微笑不

告，邀他走进大厅。厅上已等着许多贵官，索额图、多隆等都出来相迎，“恭喜”之声，不绝于耳。康亲王笑道：“咱们今日庆贺韦大人高升，按理他该坐首席才是。不过他是本宅主人，只好坐主位了。”韦小宝奇道：“什么本宅主人？”康亲王笑道：“这所宅子，是韦大人的子爵府。做哥哥的跟你预备的。车夫、厨子、仆役、婢女，全都有了。匆匆忙忙的，只怕很不周全，兄弟见缺了什么，只管吩咐，命人到我家来搬便是。”韦小宝惊喜交集，自己帮了康亲王这个大忙，不费分文本钱，不但丝毫风险，虽然明知他定有酬谢，却万万想不到竟会送这样一件重礼，一时说不出话来，只道：“这……这个……那怎么可以？”康亲王捏了捏他手，说道：“咱哥儿俩是过命的交情，哪还分什么彼此？来览览，大伙儿喝酒。哪一位不喝醉的，今日不能放他回去。”这一席酒喝得尽欢而散。韦小宝贵为子爵，大家又早知他那太监是奉旨假扮的，便不能再回宫住宿。这一晚睡在富丽华贵的卧室之中，放眼不是金器银器，就是绫罗绸缎，忽想：“他奶奶的，我如在这子爵府开座妓院，十间丽春院也比下去了。”

次日一早去见九难，告知皇帝派他去云南送婚。九难道：“很好，我陪你一起去。”韦小宝大喜，转头向阿珂瞧去。九难道：“阿珂也去。”韦小宝更是喜从天降，这个喜讯，便是皇帝连封他一百个子爵也比不上。从九难处告辞出来，便去天地会新搬的下处。陈近南沉吟道：“韃子皇帝对吴三桂如此宠幸，一时是扳他不倒了。不过这实是大好机会。小宝，吴三桂这奸贼不造反，咱们要激得他造反，激不成功，就冤枉他造反。我本该和你同去，只是二公子和冯锡范回到台湾之后，必定会向王爷进谗，料想王爷会派人来查询天地会之事。我得留在这里，据实禀告。这里的众兄弟，你都带了去云南罢。”韦小宝道：“就怕冯锡范这家伙又来害师父，这里众位兄弟还是留着相助师父罢，否则弟子放心不下。”陈近南拍拍他肩膀，温言道：“难得你如此孝心。冯锡范武功虽强，你师父也不见得就弱于他了。这次只不过攻了咱们一个出其不意，一上来躲在门后偷袭，先伤我右臂。下次相遇，他未必能再占到便宜。诛杀吴三桂是当前第一大事，咱们须得全力以赴。只盼这里的事情了得快，我也能赶来云南。咱们可不能让沐家着了先鞭。”韦小宝点头道：“倘若给沐王府先得了手，今后天地会要奉他们号令，可差劲得很了。”

陈近南伸手搭他脉膊，又命他伸出舌头瞧瞧，皱眉道：“你中毒怎么又转了性？幸好一时不会发作。我传你的内功暂且不可再练，以防毒性侵入经脉。”韦小宝大喜，心道：“你叫我不练功夫，这是你自己说的，以后可不能怪我。”又想：“这豹胎易筋丸当真厉害，连师父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但盼陆先生快些送来解药才好。”

数日后诸事齐备，韦小宝率领御前侍卫、骁骑营、天地会群雄、神龙教胖头陀等人，辞别了康熙和太后，护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九难和阿珂扮作宫女，混入人群之中。天地会群雄和胖头陀也都乔装打扮，算是韦小宝的亲随，穿了骁骑营军士的服色。韦小宝胯下康亲王所赠宝马，前呼后拥，得意洋洋的往南进发，他已派人前往河南，能通知双儿南来，盼能和她在途中会合，此时唯一美中不足，便是身边少了这个温柔体贴的丫头。一路之上，官府尽力铺张供应，对这位赐婚使大人巴结奉承，马屁拍到了十足。韦小宝心花怒放，自从奉旨出差以来，从未有如这次那么舒服神气，心想：“老婊子不争气，只生了一个女儿，倘若一口气生他妈的十七八个，老子专做赐婚大臣，送了一个又一个。这一辈子吃喝玩乐，金银珠宝差花差，可比干什么都强了。”

这一日到了郑州，知府迎接一行人在当地大富绅家的花园中歇宿。盛宴散后，建宁公主又把韦小宝召去闲谈。自从出京以来，日日都是如此。韦小宝后怕公主拳打脚踢，每次均要钱老本和马彦超陪伴在侧，不论公主求息也好，发怒也好，决不遣开两人单独和她相对。这日晚饭过后，公主召见韦小宝。三人来到公主卧室外的小厅。公主要韦小宝坐，钱马二人站立其后。其时正当盛暑，公主穿着薄罗衫子，两名宫女手执团扇，在她身后扇风。公主脸上红扑扑地，嘴唇上渗出一滴滴细微汗珠，容色甚是娇艳，韦小宝心想：“公主虽不及我老婆美貌，也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了。吴应熊这小子娶得她，当真艳福不浅。”

公主侧头微笑，问道：“小桂子，你热不热？”韦小宝道：“还好。”公主道：“你不热，为什么额头这许多汗？”韦小宝笑着伸袖子抹了抹汗。一名宫女捧进一只五彩大瓦缸来，说道：“启禀公主，这是孟府供奉的冰镇酸梅汤，请公主消暑消渴。”公主喜道：“好，装一碗我尝尝。”一名宫女取过一只碎瓷青花碗，斟了酸梅汤，捧到公主面前。公主取匙羹喝了几口，吁了口气，说道：“难为他小小郑州府，也藏得有冰。”酸梅汤中清甜的桂花香气弥漫室中，小小冰块和匙羹撞击之声，韦小宝和钱马二人不禁垂涎欲滴。公主道：“大家热得很了，每人斟一大碗给他们。”韦小宝和钱马二人谢了，冰冷的酸梅汤喝入口中，凉气直透胸臆，说不出的畅快。片刻之间三人都喝得干干净净。

公主道：“这样大热天赶路，也真免受的。打从明儿起，咱们每天只行四十里，一早动身，太阳出来了便停下休息。”韦小宝道：“公主体贴下人，大家都感恩德，就怕时日耽擱久了。”公主笑道：“怕什么？我不急，你倒着急？让吴应熊这小子等好了。”韦小宝微笑，正待答话，忽觉脑中一晕，身子晃了晃。公主问道：“怎样？热得中了暑么？”韦小宝道：“怕……怕是刚才酒喝多了。公主殿下，奴才告辞了。”公主道：“酒喝多了？那么每人再喝一碗酸梅汤醒酒。”韦小宝道：“多……多谢。”宫女又斟了三碗酸梅汤来。钱马二人也感头晕眩，当即大口喝，突然间两人摇晃几下，都倒了下来。韦小宝一惊，只觉眼前金星乱冒，一碗酸梅汤只喝得一口，已尽数泼在身上，转眼间便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昏昏沉沉中似乎大雨淋头，待欲睁眼，又是一场大雨淋了下来，过得片刻，脑子稍觉清醒，只觉身上冰凉。忽听得格的一笑，睁开眼睛，只见公主笑嘻嘻的望着自己。韦小宝“啊”的一声，发觉自己躺在地上，忙想支撑起身，哪知手足都已被绑住，大吃一惊，挣扎几下，竟丝毫动弹不得。但见自己已移身在公主卧房之中，全身湿淋淋的都是水，突然之间，发觉身上衣服已被脱得精光，赤条条一丝不挂，这一下更是吓得昏天黑地，叫道：“怎么啦？”烛光下见房中只公主一人，众宫女和钱马二人都已不知去向，惊道：“我……我……”公主道：“你……哪哪哪哪怎么啦？竟敢对我如此无礼？”韦小宝道：“他们呢？”公主俏脸一沉，道：“你两个从人，我瞧着惹厌，早已砍了他们的脑袋。”韦小宝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想公主行事不可以常理测度，钱马二人真的给她杀了，也不希奇。一转念间，已猜到酸梅汤中给她作了手脚，问道：“酸梅汤中有蒙汗药？”

公主嘻嘻一笑，道：“你真聪明，只可惜聪明得迟了些。”韦小宝道：“这蒙汗药……哪向侍卫们要来的？”自己释放吴立身等人之时曾向侍卫要蒙汗药。后来这包蒙汗药在迷倒桑结等喇嘛时吃完了，这次回京，立即又要张康年再找一大包来，放在行囊之中，“匕首、宝衣、蒙汗药”，乃小白龙韦小宝攻守兼备的三大法宝。建宁公主平时向众侍卫讨教武功，和他们谈论江湖上的奇事轶闻，向他们要些蒙汗药来玩玩，自是半点不奇。公主笑道：“你什么都知道，就不知道酸梅汤中有蒙汗药。”韦小宝道：“公主比奴才聪明百倍，公主主要摆布我，奴才束手缚脚，毫无办法。”口头敷衍，心下筹思脱身之策。公主冷笑道：“你贼眼骨溜溜的乱转，打什么鬼主意啊。”提起他那匕首扬了扬，道：“你……你……”

韦小宝眼见匕首刃上寒光一闪一闪，心想：“这死丫头，瘟丫头，行事无法无天，这把匕首随便在我身上什么地方轻轻一划，老子非归位不可，只有先吓她不敢杀我，再行想法脱身。”说道：“那时候哪，我既不是死太监，也不是活太监，变成了吸血鬼，毒僵尸。”公主提起脚来，在他肚子上重重一踹，骂道：“死小鬼，你又想吓我！”韦小宝痛得“啊”的一声大叫。公主骂道：“死小鬼，没踏出来，好痛吗？喂，你猜猜看，我重得你几脚，肚肠就出来了？猜中了，就放你。”韦小宝道：“奴才一给人绑住，脑子就笨得很了，什么事也猜不中。”公主道：“你猜不中，我就来试。一脚，二脚，三脚！”数一下，伸足在他肚子踹一脚。韦小宝道：“不行，不行，你再踏得几脚，我肚子里的臭屎要踏出来了。”公主吓了一跳，便不敢再踏，心想踏出肚肠来不打紧，踏出屎来，那可臭气冲天，再也不好玩了。韦小宝道：“好公主，求求你快放了我，小桂子听你吩咐，跟你比武打架。”公主摇头道：“我不爱打架，我爱打人！”刷的一声，从床褥下抽出一条鞭子来，拍排排排，在韦小宝精光皮肤上连抽了十几下，登时血痕斑斑。

公主一见到血，不由得眉花眼笑，俯下身去，伸手轻轻摸摸他的伤痕。韦小宝只痛得全身犹似火炙，央求道：“好公主，今天打得够了，我可没有得罪你啊。”公主突然发怒，一脚踢在他鼻子上，登时鼻血长流，说道：“你没得罪我？皇帝哥哥要我去嫁吴应熊这小子，全是你的鬼主意。”韦小宝道：“不，不。这是皇上自己的圣断，跟我可没干系。”公主怒道：“你还赖呢？太后向来疼我的，为什么我远嫁云南，太后也不作声？甚至我向太后辞行，太后也是不理不睬，她……她可是我的亲娘哪！”说着掩面哭了起来。韦小宝心道：“太后早就掉了包，老婊子已掉成了真太后，她恨你入骨，自然不来睬你。不臭骂你一顿，已客气得很了。这个秘密，不能说。”公主哭了一会，恨恨的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说着在他身上乱踢。

韦小宝灵机一动，说道：“公主，你不肯嫁吴应熊，何不早说？我自有办法。”公主睁眼道：“骗人，你有什么法子？这是皇帝哥哥的旨意，谁也不能违抗的。”韦小宝道：“人人都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那是不错，可是有一个家伙，连皇上也拿他没法子。”公主奇道：“那是谁？”韦小宝道：“阎罗王！”公主尚未明白，问道：“阎罗王又怎么啦？”韦小宝道：“阎罗王来帮忙，把吴应熊这小子捉了去，你就嫁不成了。”公主一怔道：“哪有这么巧法？吴应熊偏偏就会这时候死了？”韦小宝笑道：“他不去见阎罗王，咱们送他去见便是。”公主道：“你说把他害死？”韦小宝摇头道：“不是害死，有些人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公主向他瞪视半晌，突然叫道：“你叫我谋杀亲夫？不成！你说吴应熊这小子俊得不得了，天下的姑娘人人都想嫁他。你如害死了他，我可不能跟你干休。”说着提起鞭子，在他身上一顿抽击。韦小宝痛得大声叫嚷。公主笑道：“很痛吗？越痛越有趣！不过你叫得太响，给外面的人听见了，可有大英雄气概。”韦小宝道：“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公主骂道：“操你妈！原来你是狗熊。”

这位金枝玉叶的天潢贵胄突然说出如此粗俗的话来，韦小宝道：“小贼，你装死？我在你肚子上戳三刀，如果你真的死了，就不会动。”韦小宝心想这件事可试不得，急忙扭动挣扎。公主哈哈大笑，提起鞭子又打，皮鞭抽在他精光的肌肉上，劈排排排，声音清脆。她打了几十鞭，丢下鞭子，笑嘻嘻的道：“诸葛亮又要火烧藤甲兵了。”韦小宝大急：“今日遇上这女疯子，老子祖宗十八代都作了孽。”只听公主自言自语：“藤甲兵身上没了藤甲，不不容易烧得着，得浇上些油才行。”说着转身出门，想是去找油。

韦小宝拚命挣扎，但手足上的绳索绑得甚紧，却哪里挣扎得脱，情急之际，忽然想起师父来：“老子师父拜了不少，海天富老乌龟是第一个，后来是陈总舵主师父，洪教主寿与天齐师父，洪夫人骚狐狸师父，小皇帝师父，澄观师徒老和尚师父，九难美貌尼姑师父，可是一大串师父，没一个教的功夫当真管用。老子倘若学到了一身高强内功，双手双脚只须轻轻这么一迸，绳索立时断开，还怕什么鬼丫头来火烧藤甲兵？”正在焦躁惶急，怨天尤人之际，忽听得窗外有人低声说话：“快进去救他出来。”正是九难美貌尼姑师父。

这句话一入耳，韦小宝喜得便想跳了起来，就可惜手足被绑，难以跳跃。又听得阿珂的声音说道：“他……他没穿衣服，不能救啊！”韦小宝大怒，心中大骂：“死丫头，我不穿衣服，为什么不能救，难道定要穿了衣服，才能救么？你不救老公，就是谋杀亲夫。自己做小寡妇，好开心么？”只听九难道：“你闭着眼睛，去割断他手脚的绳索，不就成了？”阿珂道：“不成啊。我闭着眼睛，瞧不见倘若……倘若碰到他身子，那怎么办？师父，还是你去救他罢。”九难怒道：“我是出家人，怎能做这种事？”韦小宝虽然年纪尚小，也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男子，赤身露体的丑态，如何可以看得？韦小宝只想大叫：“你们……”

窗外九难师徒商议未决，建宁公主又已回进室来，笑嘻嘻的道：“一时找不到猪油、牛油、菜油，咱们只她熬些狗熊油出来。你自己说，不是英雄，是狗熊，狗熊油怎生模样，我倒没见过。你见过没有？”说着拿着桌上烛台，将烛火去烧韦小宝胸口肌肤。韦小宝剧痛之下，身子向后急缩。公主左手揪住他头发，不让他移动，右手继续用烛火烧他肌肤，片刻之间，已发出焦臭。九难大惊，当即推开窗户，提起阿珂投入房中，喝道：“快救人！”自己转过了头，生怕见到韦小宝的裸体，紧紧闭上了双眼。

阿珂给师父投入房中，全身光溜溜的韦小宝赫然便在眼前，欲待不看，已不可得，只得伸掌向建宁公主后颈中劈去。公主惊叫：“什么人？”伸左手挡格，右手一晃，烛为便即熄灭。但桌上几上还是点着四五枝红烛，照得室中明晃晃。阿珂接连出招，公主如何是她对手？喀喀两声响，右臂和左腿被扭脱了关节，倒在床边。她生性悍狠，口中仍中怒骂。阿珂怒道：“都是你不好，还在骂人？”突然“啊”的一声，哭了出来，心中无限委屈。公主一呆，便不再骂，心想你打倒了我，怎么反而哭了起来？阿珂抓起地下匕首，割断韦小宝手上绑住的绳索，脸上已羞得飞红，挪下匕首，立即跳出窗去，飞也似地向外直奔。九难随后跟去。

卧房中闹得天翻地覆，房外宫女太监们早已听见。但他们事先曾受公主叮嘱，不论房中发出什么古怪声音，不奉召唤，谁也不得入内，哪一颗脑袋伸进房来，便砍了这颗脑袋。众人面面相觑，脸上神色极是古怪。这位公主自幼便爱胡闹，千奇百奇的花样层出不穷，大家许多年来早已惯了，谁也不以为异。公主的亲生母亲本是个冒牌货，出身江湖草莽，怎会好好管束教导女儿？顺治出家为僧，康熙年幼，建宁公主再闹得无法无天，也无人来管。适才她命宫女太监进来将晕倒的钱老本、马彦超二人拖出，绑了出来。积压人已知今晚必有怪事，只是万万料不到公主竟会给人打得动弹不得。韦小宝听得美貌尼姑师父和阿珂已然远去，当即掏出口中塞着的袜子，反身关上了窗，骂道：“臭小娘，狐狸精油你见过没有？我可没有见过，咱们熬些出来瞧瞧。”向她身上踢了两脚，抓住她双手反到背后，扯下她一片裙子，将她双手绑住了。公主手足上关节被扭脱了，已痛得满头大汗，哪里还能反抗？韦小宝抓住她胸口衣衫，用力一扯，嗤的一响，衣衫登时撕裂，她所穿的罗衫本薄，这一撕之下，露出胸口的一片雪白肌肤。韦小宝心中恨极，拾起地上的烛台，点燃了烛火，便来烧他胸口，骂道：“臭小娘，咱们眼前报，还得快。狐狸精油我也不要熬得太多，只熬酸梅汤这么一碗，也就够了。”公主受痛，“啊”的一声。韦小宝道：“是了，让你也尝尝我臭袜子的滋味。”俯身拾起袜子，便要往她口中塞去。公主忽然柔声道：“桂贝勒，你不用塞袜子，我不叫便是。”

“桂贝勒”三字一入耳，韦小宝登时一呆，那日在皇宫的公主寝室，她扮作奴才服侍他时，也曾如此相称，此刻听她又这相昵声相呼，不由得心中一阵荡漾。只听得她又柔声道：“桂贝勒，你就饶了奴才罢，你如心里不快活，就鞭打奴才出一顿气。”韦小宝道：“不狠狠打你一顿，也难消我心头之恨。”放下烛台，提起鞭子便往她身上抽去。公主轻声呼叫：“哎唷，哎唷！”媚眼如丝，樱唇含笑竟似说不出的舒服受用。韦小宝骂道：“贱货，好开心吗？”公主柔声道：“我……奴才是贱货，请桂贝勒再打重些！哎唷！”韦小宝鞭子一抛，道：“我偏偏不打了！”转身去打衣衫，却不知给给她藏在何处，问道：“我的衣服呢？”公主道：“求求你，给我接上了骺罢，让……奴才来服侍桂贝勒穿衣。”韦小宝心想：“这贱货虽然古怪，但皇上派我送她去云南，总不成杀了她。”骂道：“操你奶奶，你这臭小娘。”心道：“你妈妈是老婊子，老子没胃口。你奶奶虽然好不了，可是老子没见过。”

公主笑问：“好玩吗？”韦小宝怒道：“你奶奶才她玩。”拿起她手臂，对准了骺骨用力两下一凑，他不会接骨之术，接了好几下才接上，公主只痛得“哎唷，哎唷”的呼叫不止。待替她接续腿骨上关节时，公主伏在他背上，两人赤裸的肌肤相触，韦小宝只觉唇干舌燥，心中如有火烧，说道：“你给我坐好些！这样搞法，老子可要把你当老婆了。”公主呢声道：“我正要你拿我当作老婆。”手臂紧紧搂住了他。

韦小宝轻轻一挣，想推开她，公主扳过他身子，向他唇上吻去。韦小宝登时头晕眼花，此后飘飘荡荡，便如置云雾之中，只觉得眼前身畔这个贱货狐狸精说不出的娇美可爱，室中的红烛一枝枝燃尽熄灭，他似醒似睡，浑不知身在何处。正自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之际，忽听到窗外阿珂叫道：“小宝，你在这里么？”韦小宝一惊，登时从绮梦中醒觉，应道：“我在这里。”阿珂怒道：“你还在这里干什么？”韦小宝……

次晨韦小宝穿好衣衫，蹑手蹑足的走出公主卧室，一问在外侍候的太监，知道钱老本和马彦超无恙，兀自被绑在东厢房中。他稍觉放心，自觉羞惭，不敢去见两人，命太监快去释缚。回到自己房中，一时欢喜，一时害怕，不敢多想，钻入被窝中便即睡了。这日午后才和九难见面，他低下了头，满脸通红，心想这一次师父定要大大责罚，说不定会一掌打死了自己，不料九难毫不知情，反而温言相慰，说道：“这小丫头如此泼辣，当真是有其母便有其女。可伤得厉害么？”韦小宝心中大定，道：“还好，只……只是……幸亏没伤到筋骨。”见阿珂瞪眼瞧着自己，道：“多谢师父和师姊相救，否则她……她昨晚定然烧死了我。”阿珂道：“你……你昨晚……”突然满脸红晕，不说下去了。韦小宝道：“她……公主……下了蒙汗药，师姊跳进房来救我，可是她……那是药性还没过，我走不动。”九难心生怜惜，说道：“我虽收你为徒，却一直没传你什么功夫，为料你竟受这小门头如此欺侮。”韦小宝倘若有心学练上乘武功

时出声求恩，九难自必酌量传授，只须学成少许，便终身受用不尽。但任何要下苦功之事，他都避之惟恐不及，昨晚被公主绑住了鞭打焚烧，心中怨怪众师父不传武功，此刻师父当真要传了，他却哼哼唧唧的呻吟，说道：“师父，我头痛得紧，好像裂开来一般，身上皮肉也像要一块块的掉下来。”九难点头道：“你快去休息，以后跟这小丫头少见为是，当真非见不可，也得带上十几个人在一起。她总不能公然跟你为难。她给的饮食，不论什么，都不能吃喝。”

韦小宝连声称是，正是退出，九难忽问：“她昨晚为了什么事打你？难道她不知皇帝很皇帝你么？”韦小宝道：“她……她不愿嫁去云南，说是我出的主意。咱们师徒俩对付她母亲之事，小贱人也知道了。”这样轻轻一句谎话，便将公主昨晚打他的缘由，一大半推到了九难身上。九难点头道：“定是她母亲跟她说过了，以后可得加倍小心。”心想：“那日我在宫中对付假太后，手段甚是狠辣。但那日小宝没露面，难道竟给假太后看出了端倪，以致命她女儿下手报复？”

一行人缓缓向西南而行。每日晚上，公主都悄悄叫韦小宝去陪伴。韦小宝初时还怕师父和天地会的同伴知觉，但少年人初识男女之事，一个娇媚万状的小公主缠上身来，哪肯割舍不惯？就算是正人君子，也未必把持得住，何况他从来不知伦常礼法为何物。起初几日还偷偷摸摸，到后来竟在公主房中整晚停宿，白天是赐婚使，晚上便是驸马爷了。众宫女太监一来畏惧公主，二人韦小宝大批银子不断赏赐下来，又有谁说半句闲话？那晚阿珂扭脱公主手足关节，公主自然要问韦小宝这个“师姊”是谁。韦小宝花言巧语一番，公主性子粗疏，又正在情浓之际，便也不问了。两个少年男女乍识情味，好得便如蜜里调油一般。公主收拾起心刁蛮脾气，自居奴才，一见他进房，便跪下迎接。“桂贝勒，桂驸马”的叫不住口。当日方怡骗韦小宝去神龙岛，海船之中，只过神态亲昵，言语温柔，便已迷得他六神无主，这一会真个销魂，自是更加颠倒。两人只盼这一条路永远走不到头。阿珂虽然尽可能在宫女队中，韦小宝明知决不会如公主这般对待自己，竟然也就忍得不去讨好勾搭。

这一日来到长沙，陆高轩从神龙岛飞马赶来相会，带了洪教主的口谕，说道教主得到两部经书甚是喜悦，嘉奖白龙使办事忠心，精明能干，实是本教大大的功臣，特赐“豹通胎易筋丸”的解药。韦小宝这些日子来胡天胡帝，早忘了身上有剧毒，听他如此说，却也喜欢，当下和陆高轩及胖头陀服了解药。胖陆二人又躬身道谢，说道全仗白龙使建此大功，二人才得蒙教主恩赐灵药，除去身上的心腹之患。陆高轩又道：“教主和夫人传谕白龙使，余下的六部经书，尚须继续寻访。白龙使若能再建奇功，教主不吝重赏。”韦小宝道：“那自然是要努力的。教主和夫人恩重如山，咱们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胖陆二人齐声道：“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白龙使永享清福，寿比南山。”韦小宝微笑不语，心道：“清福有什么好享？日日像眼下这般永享艳福，寿比南山才有点道理。”

第三十回 镇将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轻剿

韦小宝和公主只盼到云南这条路永远走不到近头，但路途虽遥，行得虽慢，终于也有到达的一日。贵州省是吴三桂的辖地，在贵州罗甸驻有重兵。建宁公主刚入贵州省境，吴三桂便已派出兵马，前来迎接。

将到云南时，吴应熊出省来迎，见到韦小宝时称谢不绝。按照朝礼，在成亲之前，他与公主不能相见。其时公主正和韦小宝好得如胶似漆，听到吴应熊到来，登时柳眉倒竖，大发脾气。当晚公主对韦小宝说，怎生想个法子，把吴应熊送去见阎王，便可和他做长久夫妻。韦小宝吓了一跳，心想假驸马不妨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做做，真驸马却万万做不得。公主见他皱眉沉吟，怒道：“怎么不作声了？要送吴就熊这小子去见阎王，是你自己说的，又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韦小宝道：“送是一定要送的，是只不过咱们等个机会，这才下手，可不能让人起了疑心。”公主道：“好，暂且听你的。总而言之，我是跟定了你，我决不跟这小子同床。你如不送他去见阎王，咱们什么事都抖了出来。我会跟吴三桂说，你强奸我。就算皇帝哥哥再宠你，只怕吴三桂也会将你斩成了十七八块。你就先见到阎王老子，算是替吴应熊做先行官罢！”韦小宝大怒，挥手便是一记耳光，喝道：“胡说八道，我几时强奸你了？”公主嘻嘻笑笑，伸臂搂住了他，柔声道：“你这狠心短命的小冤家，下手这么重，也不怕人家痛吗？”

这一日将到昆明，只听得队中吹起号角，一军军官报道：“平西王来迎公主鸾驾。”韦小宝纵马上前，只见一队队士兵铠甲鲜明，骑着高头大马。驰到眼前，一齐下马，排列两旁。丝竹声中，数百名身穿红袍的少年童子手执旌篱，引着一名将军到军前。一名赞礼官高声叫道：“奴才平西王吴三桂，参见建宁公主殿下。”

韦小宝仔细打量吴三桂，见他身躯雄伟，一张紫膛脸，须发白多黑少，年纪虽老，仍是步履矫健，高视阔步的走来。韦小宝心道：“普天下人人都提到这老乌龟的名头，却原来是这等模样。”韦小宝见他走到公主车前，跪下磕头，站在一旁，心中先道：“老乌龟吴三桂免礼。”待他叩拜已毕，才道：“平西亲王免礼。”吴三桂站起身来，来到韦小宝身边笑道：“这位便是勇擒鳌拜、天名天下的韦爵爷？”韦小宝请了个安，说道：“不敢。卑职韦小宝，参见王爷。”吴三桂哈哈大笑，握住他的手，说道：“韦爵爷大仁大义，小王久仰英名，快免了这些虚礼俗套。小王父子，今后全仗韦爵爷维持。如蒙不弃，咱们一切就像自己家人一般便是。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倒有三分欢喜，心道：“辣块妈妈，你跟我可是老乡哪。”说道：“这个却不敢当，卑职岂敢高攀？”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宝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韦小宝心道：“辣块妈妈，原来你是高邮咸鸭蛋。扬州出了你这个在汉奸，老子可倒足了大霉啦。”

吴三桂和韦小宝并辔而行，在前开道，导引公主进城。昆明城中百姓听得公主下嫁平西王世子。街道旁早就挤得人山人海，竟来瞧热闹。城中挂灯结彩，到处都是牌楼、喜幛，一路上锣鼓鞭炮震天价响。韦小宝和吴三桂产骑进城，见人人躬身迎接，大为得意。但转念又想：“这样如花似玉的公主，又骚又嗲，平白地给了吴应熊这小子做老婆，老子还千里迢迢的给他送亲，臭小子的艳福也忒好了些。”又感愤愤不平。吴三桂迎导公主到昆明西安阜园。那是明朝黔公沐家的故居，本就崇楼高阁，极尽园亭之胜，吴三桂得到公主下嫁的讯息后，更大兴土木，修建得焕然一新。吴三桂父子隔着帘帷向公主请安之后，这才陪同韦小宝来到平西王府。

那平西王府在五华山，原是明永历帝的故宫，广袤数里，吴三桂入居之后，连年不断增添楼台馆阁。这时巍阁雕墙，红亭碧沼，和皇宫内院也已相差无几。厅上早已摆设盛宴，平西王麾下文武百官俱来相陪。钦差大臣韦小宝自然坐了首席。

酒过三巡，韦小宝笑道：“王爷，在北京时，常听人说你要造反……”吴三桂立时面色铁青，百官也均变色，只听他续道：“……今日来到王府，才知那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吴三桂神色稍宁，道：“韦爵爷明鉴，卑鄙小人妒忌诬陷，决不可信。”韦小宝道：“是啊，我想你要造反，也不过是想做皇帝。可是皇上宫殿没你华丽，衣服没你漂亮。皇上的饭食向来是我一手经办，惭愧的紧，也没你王府的美味。你做平西王可比皇上舒服得多哪，又何必去做皇帝？待回我到北京，就跟皇上说，平西王是决计不反的，就是请你做皇帝，您老人家也万万不干。”一时之间，大厅上一片寂静，百官停杯不饮，怔怔的听着他不伦不类的一番说话，心下都怦怦乱跳。吴三桂更是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寻思：“听他这么说，皇帝果然早已疑我心有反意。”只得哈哈的干笑几声，说道：“皇上英明仁孝，励精图治，实是自古贤皇所不及。”韦小宝道：“是啊，鸟生鱼汤，甘拜下风。”吴三桂又是一怔，隔了一会，才明白他说是“尧舜禹汤”，说道：“微臣仰慕皇上俭德，本来也不敢起居奢华，只不过圣恩荡浩，公主来归，我们不敢简慢，只好尽力竭力，事奉公尧和韦爵爷，待得婚事一不定期，那便要大大节省了。”心想这小子回北京，跟皇帝说我这里穷奢极欲，皇帝定然生气，总得设法塞住他的嘴巴才好。

哪知韦小宝摇头道：“还是花差花差，乱花一气的开心。你做到王爷，有钱不使，又做什么王爷？你倘若嫌金银太多，担心一时花不完，我跟你帮忙使使，有何不可？哈哈！”他这句话一说，吴三桂登时大喜，心头一块大石便即落地，心想你肯收钱，那还不容易？文武百官听他在筵席上公然开口要钱，人人笑逐颜开，均想这小孩子毕竟容易对付。各人一面饮酒，一面便心中筹划如何送礼行贿。席间原来的尴尬惶恐一扫而空，各人歌颂功德，吹牛拍马，尽欢而散。

吴应熊亲送韦小宝回到安阜园，来到大厅坐定。吴应熊双手奉上一只锦盒，说道：“这里一些零碎银子，请韦爵爷将就着在手边零花。待得大驾北归，父皇另有心意，以酬韦爵爷的辛劳。”韦小宝笑道：“那倒不用客气。我出京之时，皇上吩咐我说‘小桂子，大家说吴三桂是奸臣，你给我亲眼去瞧瞧，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你可得给我瞧得仔细些，别走了眼。’我说：‘皇上万安，奴才睁大了眼睛，从头至尾的瞧个明白。’哈哈，小王爷，是忠是奸，还不是凭一张嘴巴说么？”吴应熊不禁暗自生气：“你大清的江山，都是我爹爹一手给你打下的。大事已定之后，却忘恩负义，来查问我父子是忠是奸，这样看来，公主下嫁，也未必安着什么好心。”说道：

我父子忠心耿耿，为皇上办事，做狗做马，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德。”

韦小宝架起了腿，说道：“是啊，我也知道你是最忠心不过的。皇上倘若信不过你，也不会招你做妹夫了。小王爷，你一做皇帝的妹夫，连升八级，可真快得很哪。”吴应熊道：“那是皇上逃广浩荡。韦爵爷维持周旋，我也感激不尽。”韦小宝心道：“我给一只小乌龟你做做，不知你是不是感激不尽？”送了吴应熊出去，打开锦盒一看，里面是十扎银票，每扎四十张，每张五百两，共是二十万两银子。韦小宝又惊又喜，心想：“他出手可阔绰得很哪，二十万两银，只是给零星花用。老子倘若要大笔花用，岂不是要一百万、二百万？”

次日吴应熊来请钦差大臣赐婚使赴校声阅兵。韦小宝和吴三桂并肩站在阅兵台上。平西王属下的两名都统率领十名佐领，顶盔披甲，下马上台前行礼。随即一队队兵马在台上操演。藩兵过尽后，是新编的五营勇兵，五营义勇兵，每一营由一名总兵统带，排阵操演，果然是兵强马壮，训练精熟。韦小宝虽全然不懂军事，但见兵将雄壮，一队队的老是过不完，向吴三桂道：“王爷，今日我可真服了你了。我是骁骑营的都统，我们骁骑营是皇上的亲军，说来惭愧，倘若跟你部下的忠通营，义勇营交手，骁骑营非大败亏输，落荒而逃不可。”

吴三桂甚是得意，笑道：“韦爵爷夸奖，愧不敢当。小王是行伍出身，训练士卒，原是本份的事儿。”只听得号炮响声，众兵将齐声呐喊，声震四野，韦小宝吃了一惊，双膝一软，一屁股坐倒椅中，登时面如土色。

吴三桂心下暗笑：“你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一个小弄臣，仗着花言巧语，哄得小皇帝欢心，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屁用？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居然晋封子爵，做到骁骑营都统，钦差大臣，可见小皇帝莫名其妙，只会任用亲信。”他本来就没把康熙瞧在眼里。这时见了韦小宝这等脓包模样，更是暗暗欢喜，料想朝廷无人，不足为虑。阅兵已毕，韦小宝取出皇帝圣谕，交给吴三桂，说道：“这是皇上圣谕，王爷给大伙儿读读罢。”吴三桂跪下接过，说道：“是皇上的圣谕，还是请钦差大臣宣读。”韦小宝笑道：“他认得我，我可认不得他。我瞎字不识，怎生读法？”

吴三桂一笑，捧着圣谕，向着众兵将大声宣读。他声音清朗，中气充沛，一句句远远传了出去。广场上数万兵将屈膝跪倒，鸦雀无声的聆听。圣谕中嘉奖平西王功高勋重，勤劳王事，镇守边陲，扶定蛮夷，属下诸将士卒，俱有辛绩，各升职一级，赏赐有差。待圣谕读完，吴三桂向北磕头，叫道：“恭谢皇上恩典，万岁屯屯屯万岁！”众兵将一齐叫道：“恭谢皇上恩典，万岁屯屯屯万岁！”

这一次韦小宝事先有备，没有吃惊，但数万兵将如此惊逃诏地的喊了出来，却也令他心旌摇动，站立不稳。回到平西王府，吴三桂便跟他商量公主的吉期。韦小宝皱起眉头，甚是不快。

吴三桂道：“下月初四是黄道吉日，婚嫁喜事，大吉大利。韦爵爷瞧这日子可好？”韦小宝心想：“公主一嫁了给了吴应熊，这我假骑马便做不成了。”说道：“这似乎太局促了些罢了？公主下嫁，非同小可，王爷，你可得一切预备周到才是。不瞒你说，这位公主很得太后和皇上宠幸，有什么事马虎了，咱们做奴才的可有大方便。”吴三桂一凛，心想：“你故意刁难，还是在勒索贿赂？”笑道：“是，是。全仗韦爵爷照顾，有什么不到之处，请你吩咐指点，我们自当尽力办理。初四倘若太急促，那么下月十门也是极好的日子，跟公主和小儿的八字全不冲克，百无禁忌。”韦小宝道：“好罢！我去请示公主，瞧她怎么说。”

回安安阜园，已有云南的许多官员等候传见，韦小宝收了礼物，随口敷衍几句，打发他们走了。想起来到云南之后，结义兄长杨溢之却未见过，便差人去告知吴应熊，请杨溢之过来一见。杨溢之没来，吴应熊却亲自来自见，说道：“韦爵爷，父王派了杨溢之出外公干未回，不能来伺候爵爷。”韦小宝好生失望，问道：“不知他去了何处？几时可以回来？”吴应熊脸色微变，说道：“他……他去西藏路途遥远，这一次……韦爵爷恐怕见不着了。”韦小宝见他似有支吾之意，心想：“他说话不尽不实，在捣什么鬼？”问道：“不知杨兄去西藏办什么要事？去了多久？”吴应熊道：“也不是什么要紧大事，西藏的喇嘛差人送了礼来，父王便命杨溢之送回礼去。还是前几天走的。”韦小宝道：“这可不巧得很了。”送走吴应熊后，越想越觉这件事中间有些古怪，他们明知自己跟杨溢之交情甚好，自己来皆颇希冀，门裳钜纒，个榻哟，跌闯伊姆增，绮蛔增，约焊盏皆颇希，嗖，鸣门裳钜纒，顾兵室獠蝗盟，约合，毕陆辛苏云肺秀

这晚他和公主相见，说起完婚之期已定了下月十门。公主道：“我限你在婚期之前，送吴应熊这小子去见阎王，否则的话，我在拜堂之时大叫大嚷，说什么也不嫁他。”韦小宝心情本已不佳，听她这么说，更是怒火上冲，一跺脚便出了房门。公主抢上拉住他手，被他重重一甩，出房去了。公主大哭大叫，他只当没听见。坐下半晌，甚感无聊，叫了十几名侍卫来掷骰赌钱，这才心情畅快。赌到半夜，赵齐贤和张康年走进房来。韦小宝拿起一把骰子，还没掷下，见到二人，笑道：“现下是霉庄，要下注乘早。”赵齐贤道：“副总管吩咐的事，属下查到了些消息。”韦小宝道：“好！”骰子掷下，翻牌吃了天门，赔了上们下们，拉了二人的手来到厢房，问道：“怎么了？”

赵齐贤道：“回副总管的话：那杨溢之果然没去西藏，原来是犯了事，给平西王关了起来。”韦小宝皱眉道：“犯了什么事？”越齐贤道：“属下跟王府的卫士喝酒，说起识得这个姓杨的，想请他来一起喝酒赌钱。一名卫士说：‘打杨溢之吗？得去黑坎子。’我问他黑坎子在哪里。旁的卫士骂他胡说八道，爱说笑话，叫我别信他的。”韦小宝沉吟道：“黑坎子？”赵齐贤道：“我们知道其中必有古怪，跟他们喝了会儿酒，就分了手。回到这里，向人一问，原来黑坎子是大监的所在，才知杨溢之是给平西王关了。到底犯了什么事，我怕引起疑心，没敢多问。”韦小宝问：“黑坎子在什么地方？”赵齐贤道：“在五华宫西南约莫五里地。”韦小宝点头道：“是了，两位大哥，你们到外面玩骰去罢，代我做庄。”赵张二人大喜，径去赌钱。二人知道代他做庄，输了算他的，赢了有红分，那是大大有好处的差使。

韦小宝闷闷不乐，寻思：“杨大哥定是犯了大事，否则吴应熊不会骗我，说派了去西藏。若非大罪，他爷儿俩定会冲着我的面子，放了他出来。吴应熊已经撒了谎，我若再去说情，他们一定死赖到底，多半还会立刻杀了他，毁尸灭迹，从此死无对证。要救他出来只有硬干。吴三桂就算生气，老子也不怕他，谅他他也不敢跟我翻脸。”当下把李力世、风际中、马彦超、钱老本、玄贞道人、徐天川等天地会群雄请来，告知此事，筹商如何救人。李力世道：“韦香主，这件事咱们干了！能救得出这位杨大哥，那是最好。就算救不出，吴三桂知道你他动手，定然以为你是奉了皇帝之命。不是将他吓个半死，便逼得他早日造反。”韦小宝道：“正是如此，就怕他立刻造反，咱们一古脑儿给他抓了起来，大伙儿在黑坎子大监狱赌钱，那可不妙了。”玄贞道人道：“一见情势不妙，大家快马加鞭就是。”韦小宝道：“你们去设法救人，我把吴应熊这小子请来”扣在这里，做个抵押，教吴三桂不敢胡来。”钱老本道：“韦香主这着棋极是高明。咱们明天先去察看了黑坎子的地势，然后扮着吴三桂的手下亲随，冲进监狱去捉人。”

次日午后，韦小宝命人去请吴应熊来赴宴，商议婚事。安阜园大厅中丝竹齐奏，酒肉纷呈之际，天地会群雄穿起平西王府亲随的服色，闯入黑坎子大监。韦小宝吩咐骁骑营军士和御前侍卫前后严密把守，监视吴应熊带来的卫队。他和吴应熊一面饮酒，一面观赏戏班子做戏。这时所演的是一出昆曲“钟馗嫁女”，五个小鬼翻筋斗、钻台子，演出诸般武功，甚是热闹。韦小宝看得连连叫好，吩咐赏银子。正热闹间，有人走到他身后，悄悄拉了拉他衣袖。韦小宝回头一看，却是马彦超，见他缓缓点头，知已得手，心中大喜，向吴应熊道：“小王爷，你请宽坐，我要去撒一泡尿。”吴应熊心道：“这小流氓，说话如此粗俗。”笑道：“爵爷请便。”

韦小宝来到后堂，见天地会群雄一不少，喜道：“很好，很好，众兄弟都没损伤，人救出来了么？”见各人脸色郑重，料想另有别情。马彦超恨恨的道：“吴三桂这奸贼下手了毒！”韦小宝道：“怎么？”马彦超和徐天川转身出去，抬进毡毯裹着的一个人来。但见毡毯上尽是鲜血，韦小宝一惊，抢上前去，见毡毯中裹着正是杨溢之。但见他双目紧闭，脸上更无半分血色，韦小宝叫道：“杨大哥，是我兄弟救你来了。”杨溢之微微点头，也不知是否听见。韦小宝道：“大哥，你受了伤么？”徐天川轻轻揭开毡毯。韦小宝一声惊呼，退后两步，身子一晃，险些摔倒，钱老本伸手扶住。原来杨溢之双手已被齐腕斩去，双脚齐膝斩去。徐天川低声道：“他舌头也被割去了，眼睛也挖出了。”

眼前这般惨状，韦小宝从所未见，心情激动，登时放声大哭。他和杨溢之本来并没多大交情，只不过言谈投机，但既拜了把子，便存了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之心，见到他四肢俱斩的模样，不禁悲愤难当，伸手拔出匕首，叫道：“我去把吴应熊的手脚也都斩了。”

中拉他手，说道：“从长计议。”此人说话不多，但言必有中，韦小宝向来对他忌惮三分，当即定了定神，点头道：“风大哥说得对。”徐天川盖上毡毯，说道：“这件事果然跟咱们有关。吴三桂怪杨大哥跟韦香主相交，又拜了把子，说他背叛旧主，贪财几还……”

韦小宝垂泪道：“吴三桂他祖宗十八代都是死乌龟！杨大哥跟我拜把子，又没背叛他。这大汉奸自己存心不良，瞎起疑心。杨大哥这等模样，便是这大汉奸造反的明证。就算杨大哥真的投靠了朝廷，又有什么不对了？”钱老本道：“正是。韦香主把杨大哥带去北京，向小皇帝告上一状。”韦小宝问徐天川：“吴三桂下这毒手，是为了怪杨大哥跟我结交，徐大哥怎么得知？”

徐天川转身出外，提进一个人来，重重往地下一擡。这人身穿七品官服色，白白胖胖，爬在地下，一动不动。徐天川道：“韦香主，这个家伙，你是久闻大名了，却从没见过，他便是卢一峰。”韦小宝冷笑道：“啊哈，原来是卢老兄，你在北京城里大胆放肆，后来给吴应熊打断了狗腿，怎么又在这里了？”卢一峰吓得只说：“是，是，小人不敢。”徐天川道：“当真是冤家路窄，这家伙原来是黑坎子手监的典狱官。他便是变了灰，老子认他得出，我们扮了吴三桂的亲随去监狱捉人，这家伙神气活现，又说公事，又说要平西王的手谕。他妈的，他自己这杀狗命，便是平西王的手谕。”

韦小宝点头道：“那倒巧得很。遇上这家伙，救人便容易了。”料想群雄将刀子架在他头颈里，兵不血刃便捉了人出来，“八臂猿猴”反正手臂多，顺手牵羊，将他也抓了来。徐天川道：“杨大哥得罪吴三桂的事，就是他老兄向我告的密。”卢一峰听到“告密”二字，忙道：“是……是你老人家……你老人家逼我说的，我……我可不敢泄露平西王的机密。”

韦小宝一脚踢去，登时踢下了他三颗门牙，说道：“我去稳住吴应熊，防他起疑，各位仔细盘问这家伙，他如不说，也把他两只手，两只脚割了下来便是。”卢一峰满口鲜血，忙道：“我说，我说。”他知这伙人行事无法无天，想起杨溢之的惨状，险些便欲晕去。他知这伙人行事无法无天，想起杨溢之的惨状，险些便欲晕去。韦小宝走到杨溢之身前，又叫：“杨大哥！”

杨溢之听到叫声，想要坐起，上身一抬，终于又向后摔倒。群雄见到他的惨状，都感愤慨。此人为汉奸作走狗，本来也有值得如何可惜，然而吴三桂父子对自己忠心部属也下此毒手，心肠之狠毒，可想而知。韦小宝试干了眼泪，定了定神，回到厅上，哈哈大笑，说道：“当真有趣！”只见席前的戏子站着呆呆的不动，一见韦小宝到来，锣鼓响起，扮演“钟馗嫁妹”的众戏子又都演了起来。原来他一进内，吴应熊就吩咐停演，直等他回来，这才接演下去，好让他中间不致漏看一段。韦小宝向吴应熊致歉，说道：“公主听说额驸在此饮酒，叫了他进去，细问额驸平日爱穿什么衣服，爱吃什么食物，问了许多，累得他在厅上久候。吴应熊大喜，连说不妨

吴应熊辞去后，韦小宝到厢房中，不见天地会群雄，一问之下，原来又都出去了，心下奇怪，不知他们又去干什么。直等到深夜群雄才归，却又捉了一个人。原来徐天川逼问卢一峰，得知吴三桂所以如此折磨杨溢之，一来固是疑心他和韦小宝拜了把子，有背叛吴藩之意，二来却还和蒙古葛尔丹有关。这葛尔丹和吴三桂近年来交往甚是亲热，不断来来去去的互送礼物，最近他又派了使者，携带礼物到了昆明。这使者名叫罕贴摩，跟吴三桂条谈了数日，不知如何，竟给杨溢之得悉了内情，似乎向吴三桂进言，致触其怒。卢一峰官职卑小，不知其详，只是从吴三桂卫士的口中听得几句，在天地会群雄拷打之下，不敢隐瞒，尽其所知的都说了出来。群雄一商议，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假扮吴三桂的亲随，又去将那蒙古使者罕贴摩捉了来。

韦小宝在少林寺中曾见过葛尔丹，这人骄傲横蛮，曾令部属向他施发金镣，若不是有宝衣护身，早已命丧镣下，心想他的使者也决非好人，眼见那罕贴摩约莫五十岁年纪，颧下一部淡黄胡子，目光闪烁不定，显然颇为狡狴。韦小宝道：“领他去瞧瞧杨大哥。”马彦超答应了，推着他去邻房。只听得罕贴摩一声大叫，语音中充满了恐惧，自是见到杨溢之的模样后吓得魂不附体。马彦超带了他回来，但见他脸上已无血色，身子不断的发抖。韦小宝道：“刚才那人你见到了？”罕贴摩点点头。韦小宝道：“我有话问那人，他回答是示尽不实，说了几句谎话。我向来有个规矩，有谁跟我说一句谎，我割他一条腿，说两句谎，割两条腿，这人说了几句谎啊？”马彦超道：“说了七句。”韦小宝摇头道：“唉，这人说谎太多，只好将他两只手，两颗眼珠，一条舌头，一古脑儿都报销啦。”拔了匕首出来，俯身轻轻一划，已将一条木凳腿儿割了下来，拿在手中玩弄，笑道：“我这把刀割人手腿，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你要不要试试？”

罕贴摩本是蒙古勇士，但见到杨溢之的惨状，却也吓得魂飞魄散，结结巴巴的道：“大人……大人有什么要问，小的……小的……不敢有半点隐瞒……隐瞒。”韦小宝道：“很好。平西亲王要我问你，你跟王爷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虚言？”罕贴摩道：“大人明鉴，小的……小的怎敢瞒骗王爷？的确确并无虚言。”韦小宝摇头道：“王爷可不相信，他说你们蒙古人狡狴得很，说过的话，常常不算数，最爱赖帐。”罕贴摩脸上出现又骄傲又愤怒之色，说道：“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向来说一是一，二是二……”韦小宝点头道：“不错，说三是三，说四是四。”罕贴摩一怔，他汉语虽说得十分流利，但各种土话成语，却所知有限，不知韦小宝这两句话乃是贫嘴贫舌的取笑，只道另有所指，一时无从答起。

韦小宝脸一沉，问道：“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罕贴摩道：“小的不知。”韦小宝道：“你猜猜看。”罕贴摩见这安阜园建构宏丽，他自己平西王府亲随带来的，见韦小宝年纪轻轻，但身穿一品武官服色，黄马褂，头带红宝石顶子，双眼也雀翎，乃是朝中的显贵大官，赐穿黄马褂，更是特异的尊荣。这罕贴摩心思甚是灵活，寻思：“你小小年纪，做到这样的大官，自是靠了你们的福荫。昆明城中，除了平西亲王之外，谁能有这般声势？平西王属下的亲随又对你如此恭谨，是了，定是如此。”当下恭恭敬敬的道：“小的有眼无珠，原来大人是平西王的小公子。”他见过吴应熊，眼见韦小宝的服色和吴应熊差不多，便猜到了这条路上去。韦小宝一愕，骂道：“他妈的，你说什么？”心道：“你说我是大汉奸老乌龟的儿子，老子不成了小汉奸小乌龟？”随即哈哈一笑，说道：“你果然聪明，难怪葛尔丹王子派你来干这等大事。你们王子，跟我交情也是挺不错的。”说了葛尔丹的相貌服饰，又道：“那是我和你家王子讲论武功他使的这几下招式，当真了得。”于是便将葛尔丹在少林寺中所使的招式，比划几下。

罕贴摩大喜，当即请了个安，说道：“小王爷跟我家王子是至交好友，大家原是一家人。”韦小宝道：“你家王子安好？他近来可和昌齐喇嘛在一起吗？”罕贴摩道：“昌齐喇嘛刻下正在我们王计里作客。”韦小宝点头道：“这就是了。”问道：“有一位爱穿蓝色衫裙的汉人姑娘，名叫阿琪，也中你们王府吗？”罕贴摩睁大了眼睛，满脸又惊又喜之色，说道：“原来……原来小王爷连……这件事也知道了，果然……果然了……了不起。”韦小宝随口一猜，居然猜中，十分得意，哈哈大笑，道：“你家王子什么也不瞒我，阿琪姑娘你家王子的相好，他的师妹阿珂姑娘，就是我的相好。咱们还不算是一家人吗？哈哈，哈哈！”两人相对大笑，更无隔阂。

韦小宝道：“父王派我来好好问你，到底你跟父王所说的那番话，是否当真诚心诚意，别无其他阴谋？”罕贴摩道：“小王爷，你跟我家王子这等交情，怎么还会起疑心？”韦小宝道：“父王言道：一个人倘若说谎，第一次的跟第二次再说，总有一些儿不同。这件事情实在牵涉重大，一个不小心，大家全闹得灰头土脸，狼狽之至，因此要你别从开头至尾再跟我说一遍，且看两番言语之中，有什么不接榫的地方。罕贴摩老兄，我不是信不过你家王子，不过跟你却是初会，你不明白你的人，因此非得仔细盘问不可，得罪莫怪。”罕贴摩道：“那是应当的。这件事倘若泄露了风声，立时便有杀身之祸。平西王做事把细，在理之至。请小王子回禀王爷，咱们回家结盟之后，一起出兵，四分天下。在原江山，准定由王爷独得，其余三家决不眼红，另生变卦。”韦小宝大吃一惊，心道：“四分天下却不知道是哪四家？但如问他，显得我一无所知，不免泄了底。”笑吟吟的道：“这件事我跟你家王子商量过几次。只是事成之后，这天下如何分法、谈来谈去总是说不拢。这一次你家王子又怎么说？”

罕贴摩道：“我家王子言道，他决不是有心要多占便宜，不过联络罗刹国出兵，却是他殿下……”韦小宝一听到“罗刹国出兵”五字，心中一凛，只听罕贴摩续道：“……是他殿下费了千辛万苦，才说成的。罗刹国火器厉害无比，枪炮轰了出来，清兵万难抵挡。只要罗刹国出兵，大事必成。平西王做了中国大皇帝，小王爷就是亲王了。”罗刹国就是俄罗斯，该国国人黄发碧眼，形貌特异，中国人视之若鬼，“罗刹”是佛经中恶鬼之意，因此当时称之罗刹国。顺治年间，罗刹国的哥萨克骑兵曾和清兵数度交锋，虽每次均为清兵击退，清兵却也损伤甚重。韦小宝不懂国家大事，然在皇宫之中，却也听说过罗刹国兵将残暴凶悍，火器凌厉当，心想：“乖乖不得了，吴三桂卖国成性，又要去勾结罗刹国了，可得赶紧奏知小皇帝，想法子抵挡罗刹的枪炮火器。”罕贴摩见他沉吟不语，脸有不愉之色，

问道：“不知小王爷有什么指教？”

韦小宝嗯了一声，念头电转，如何再套他口风，突然想起郑克爽和他哥哥争位，派冯锡范来杀陈近南的事，当即站起，满腔愤慨的道：“他妈的，我能有什么指教？父王做了皇帝，将来我哥哥继承皇位，我只做个亲王，又有什么好了？”罕贴摩恍然大悟，走近他身边，低声道：“我家王子既和小王爷交好，小人回去跟王子说明小王爷这番意思，成了大事之后，我们蒙古和罗刹国，再加上西藏的话佛，三家力保小王爷，那么……那么……小王爷又何必担心？”韦小宝心道：“原来四家起兵的四家，是蒙古、西藏、罗刹国，再加上吴三桂。”当下脸现喜容，说道：“倘若你们三家真的出力，我大权在手，自然重重报答，决计忘不了你老兄的好处。”随手从身边抽出四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交了给他，说道：“这个你先拿去零花。”

罕贴摩见他出手如此豪阔，大喜过望，当拜谢，心中本来就有一分半怀疑，此刻也消除得干干净净了，料定这位小王爷是要跟他哥哥吴应熊争皇帝做，主子葛尔凡和自己正好从中上下其手，大占好处。韦小宝道：“你家王子说事成之后，天下如何分法？”罕贴摩道：“中原的花花江山，自然都是你吴家的。四川归西藏活佛。天山南北路和内蒙档四盟、西二盟、察哈尔、热河、绥远城都归我们蒙古。”韦小宝道：“这地面可大得哪。”他本不知这些地方大小，但听罕贴摩说了许多地名，料想决计不小。罕贴摩擦微一笑，道：“我们蒙古为王爷出的力气，可也大得紧哪。”韦小宝点点头，问道：“那么罗刹国呢？”罕贴摩道：“罗刹国大皇帝说，罗刹国和王爷的辖地，以山海关为界，他们决不踏进关内一步。山海关之外，本来都是满洲鞑子的地界，罗刹国只占满洲人的，决不占中国人的一寸土地。”

韦小宝点头道：“如此说来，倒也公平。你家王子预定几时起事？”罕贴摩道：“这件大事王爷是主，其余三家只是呼应夹攻，自然一切全凭王爷的主意。”韦小宝道：“父王要的确确的知道，我们出兵之后，你们三家如何呼应？”罕贴摩道：“这一节请王爷不必担心。王爷大军一出支贵，我们蒙古精兵就从西而东，罗刹国的哥萨克精骑自北而南，两路夹攻北京，西藏活佛的藏兵立刻攻掠川边，而神龙教的奇兵……”韦小宝“啊”的一声，一拍大腿，说道：“神龙教的事，你……你们也知道了？洪教主他……他怎么说？”听到神龙教竟也和这项大阴谋有关，心下震荡，说话声音也发颤了。罕贴摩见他神色有异，问道：“神龙教的事，王爷跟小王爷说过吗？”

韦小宝哈哈一笑，说道：“怎么没说过？我跟洪教主、洪夫人谈过两次，教中的龙龙使我也都见到了。我只知道你们王子不知这件事。”罕贴摩微微一笑，说道：“神龙教洪教主既受罗刹国大皇帝的敕刺，罗刹国一出兵，神龙教自然非响应不可。将来中国所有沿海岛屿，包括台湾和海南岛，那都是神龙教的辖地。再加上福建精忠、广东尚可喜、广西孔四贞，大家都会响应的。只须王爷登高一呼，东南西北一齐动手，这满清的天下还不是王爷的吗？”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心中却在暗叫：“糟糕，糟糕！”他毕竟年纪幼小，寻常事情撒几句谎，半点不露破绽，一遇上国家大事，不禁为小皇帝暗暗担忧，这“妙极，妙极”四字，说来殊无欢愉之意。

罕贴摩甚是精明，瞧出他另有心事，说道：“小王爷跟我家王子交情大非寻常，对小入又这等厚待，小入实在是粉身难报。小王爷有什么为难之处，不妨明白指点。小入若有得能效劳之处，万死不辞。”韦小宝道：“我是在想，大家东分一块，西分一块，将来我如做成了皇帝，所管的土地七零八落，那可差劲之至了。”罕贴摩心想：“原来你担心这个，倒也有理。”低声道：“小王爷明鉴，待得大功告成之后，耿精忠、尚可喜、孔四贞他们一伙人，个个除掉就是。那时候要我们蒙古出兵相助，自然也义不容辞。”

韦小宝喜道：“多谢，多谢。这一句话，可得给我带到你们王子耳中。你是葛尔丹王子的心腹亲信，你答应过的话，就跟你王子殿下亲口答应一般无异。”罕贴摩微感为难，但想那是将来之事，眼前不妨胡乱答应，二是一拍胸膛，说道：“小人定为小王爷尽心竭力，决不有负。”韦小宝又再盘问良久，实在问不出什么了，便道：“你在这里休息，我去回报父王。”低声道：“咱们的说话，你如泄露了半句。我哥哥非下毒手害死我不可，只怕连父王也救我不得。”蒙古部族中兄弟争位，自相残杀之事，罕贴摩见得多了，知道此事百回小可，当即屈膝跪倒，指天立誓。

韦小宝走出房来，吩咐风际中和徐天川严密看守罕贴摩，然后去看望杨溢之。推开房门，不禁吃了一惊，只见杨溢之半截身子已滚在地下，忙抢上前去，见他圆睁双眼，一动不动，已然死去，床上的被单上写着几个大血字。韦小宝只识得一个“三”字，一个“桂”字，转头问道：“是什么字？”马彦超道：“是‘吴三桂造反卖国’七字。”韦小宝叹了口气，道：“杨大哥临死时用断臂写的。”马彦超黯然道：“正是。”韦小宝召集天地会群雄，将罕贴摩的话说了。群雄无不愤慨，痛骂吴三桂做了一次大汉奸，又想做第二次。

玄贞道人咬牙切齿，突然解开衣襟，说道：“各位请看！”只见他胸口有个海碗大的疤痕，皮皱骨凸，极是可怖，左肩上又有一道一尺多长的刀伤。众人和他相交日久，均不知他曾负些重伤，一见之下，无不骇然。玄贞道人道：“这便是罗刹国鬼子的火枪所伤。”韦小宝道：“道长曾和罗刹国人交过手？”玄贞道人神色惨然，说道：“我父亲、伯叔、兄长九人，尽数死于罗刹人之手，贫道出家，也是为此。”当下略述经过。原来他家祖传做皮货生意，在张家口开设皮货行，是家百年老店。这一年他伯父和父亲带同兄弟子侄，同往塞外收购银狐，紫貂等贵重皮货，途中遇上了罗刹人，觊觎他们的金银货物，出手抢劫。他家皮货行本雇有三名镖师随同保护，但罗刹人火器厉害，开枪轰击，三名镖师登时殒命，父兄伯叔也均死于火枪和刀刀之下，玄贞肩头中刀，胸口被火药炸伤，晕倒在血泊之中。罗刹人以为他已死，抢了金银货物便去。玄贞醒转后在山林中挣扎了几个月，这才伤愈。经此一场大祸，家业荡然，皮货行也即倒闭，他心灰意冷之下，出家做了道人。国变后入了天地会，但想起罗刹人火器的凌厉，虽然事隔二十余年，半夜里仍是时时突发噩梦，大呼惊醒。李力世道：“罗刹人最厉害的火器，只要能想法子破了，便不怕他们。”玄贞摇头道：“火器一发，当真如雷轰电闪一般，任你武功再高，那也是闪避不及，抵挡不了。”徐天川道：“罗刹人要跟吴三桂联手，他夺鞑子的天下，咱们正好袖旁观让他们打个天翻地覆。咱们渔翁得利，乘机便可恢复大明的江山。”玄贞道：“就怕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罗刹人比满洲鞑子更凶狠十倍，他们打垮了满清之后，决不能以山海关为界，定要进关来占我天下。”徐天川道：“难道咱们反去帮满清鞑子？”

群雄议论纷纷。韦小宝自然决意相助康熙，却也不敢公然说出口来，说道：“这件事现下不忙决定。咱们劫了杨大哥，捉了罕贴摩和卢一峰，转眼便会给吴三桂知道，那便如何应付？”众人沉吟筹思，有的说立刻跟他翻脸动手，有的说不如连夜逃走。韦小宝道：“这老乌龟手下兵马众多，打是打他不过的。云贵地方这样大，十天半月之间，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嗯，这样罢，各位把卢一峰这狗官，连同杨大哥的尸体，立刻送回黑坎子太监会。”群雄一怔：“送回去？”韦小宝道：“正是。咱们只消吓吓卢一峰这狗贼，我看他多半不敢声张。他如真报上去，自己脱不了干系。杨大哥反正死了，留着他的尸体也是无用。”群雄江湖上的阅历虽富，对做官人的心性，却远不及韦小宝所知的透彻，均觉这一着棋太过行险，这等劫狱擒官的大事，卢一峰岂有不上司禀报之理？李力世踌躇道：“我瞧卢一峰这狗官胆小之极，只怕……只怕这件事，不敢不报。”

韦小宝笑道：“倒不是怕他胆小，却怕他愚蠢无用，不会做官。官场之中，有道是‘瞒上不瞒下’，天大的事情，只消遮掩得过去，谁也不会故意把黑锅拉到自己头上。你们把这狗官带来，待我点醒他几句。”马彦超转身出去，把卢一峰捉了来，放在地下。他又挨打，又受惊，早已面无人色。韦小宝道：“卢老哥，你可辛苦了。”卢一峰道：“不……膊膊膊膊。”韦小宝道：“卢老哥很够朋友，把平西王的机密大事，一五一十的都跟我们说了，丝毫没有隐瞒。好罢，交情还交情，我们就放你回去。老哥泄了平西王的机密的事，我们也决不跟人提起。江湖上好汉子，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你老哥倘若自己喜欢张扬出去，要公然跟平西王作对，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哈哈，哈哈。”卢一峰全身发抖，道：“小……小人便有天……天大的胆子，也……也不敢。”韦小宝道：“很好，众兄弟，你们护送卢大人回衙门办事。那个囚犯的尸身，也给送回去，免得上头查问起来，卢大人难以交代。”群雄齐声答应。卢一峰又惊又喜，又是大胡涂，给群雄拥了出去。

此后数日，天地会群雄提心吊胆，唯恐卢一峰向吴三桂禀报，平西王麾下的大队人马向安阜园杀将进来，但居然一无动静，也不知吴三桂老奸巨滑，要待谋定而后动，还是韦香主所料不错，卢一峰果然不敢举报。群雄心下均感不安，连日众议。韦小宝道：“这样罢，我去拜访吴三桂，探探他口气。”徐天川道：“就怕他扣留了韦香主，不放你回来，那就糟了。”韦小宝笑道：“咱们都在他掌握之中，老乌龟如要捉我，我就算不去见他，那也逃不了。”点了驍骑营官兵和御前侍卫，到平西王府来。

吴三桂亲自出迎，笑吟吟的携着韦小宝的手，和他一起走进府里，说道：“韦爵爷有什么意思，传了小儿的吩咐，不就成了？怎

“劳您大驾？”韦小宝道：“啊哟，王爷可说得太客气了。小将官卑职小，跟额驸差着老大一截。王爷这么说，可折杀小将了。”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皇上身边最宠幸的爱将，前程远大，无可限量，将来就算到这王府中来做王爷，那也是毫不希奇的。”韦小宝吓了一跳，不由得脸上变色，停步说道：“王爷这句话可不大对了。”

吴三桂笑道：“怎么不对？韦爵爷只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已贵为骠骑营都统、御前侍卫副总管、钦差大使，爵位封到子爵。从子爵到伯爵、侯爵、公爵、王爵，再到亲王，也不过是十几二十年的事而已，哈哈，哈哈。”韦小宝摇头道：“王爷，小将这次出京，皇上曾说：‘你叫吴三桂好好做官，将来这个平西亲王，就是我妹婿吴应熊的；吴应熊死后，这亲王就是我外甥的；外甥死了，就是我外甥的儿子的。总而言之，这平西亲王，让吴家一直做下去罢。’王爷，皇上这番话，可说得恳切之至哪。”

吴三桂心中一喜，道：“皇上真的这样说了？”韦小宝道：“那还能骗你么？不过皇上吩咐，这番话可不忙跟你说，要我仔细瞧瞧，倘若王爷果然是位大大的忠臣呢，这番话就跟你说了，否则的话，嘿嘿，岂不是变成万岁爷说话不算数？那个一言既出，死马能追？”吴三桂哼了一声，道：“韦爵爷今日跟我说这番话，那么当我忠臣了？”韦小宝道：“可不是么？王爷若不是忠臣，天下也就没谁是忠臣了。所以哪，倘若韦小宝将来真有那么一天，能如王爷金口，也封到什么征东王、扫北王、定南王，可是这里云南的平西王府，哈哈，我一辈子是客人，永远挨不运做主人的份儿。”

两人一面说话，一面向内走去。吴三桂给他一番言语说得很是高兴，拉着他的手，说道：“来，来，到我内书房坐坐。”穿过两处园庭，来到内书房中。这间屋子虽说是书房，房中却挂满了刀枪剑戟，并没什么书架书本，居中一张太师椅，上铺虎皮。寻常虎皮必是黄章黑纹，这一张虎皮却是白章黑纹，甚是奇特。韦小宝道：“啊哟，王爷，这张白老虎皮，那可名贵得紧了。小将在皇宫之中，可也从来没见过，今日是大开眼界了。”

吴三桂大是得意，说道：“这是当年我镇守山海关，在宁远附近打猎打到的。这种白老虎，叫做‘骑虞’，极中少见，得到的大吉大利。”韦小宝道：“王爷天天在这白老虎皮上坐一坐，升官发财，永远没尽头，啧啧，真了不起。”只见虎皮椅两旁有座大理石屏风，都有五六尺高，石上山水木石，便如是画出来一般。一座屏风上有一山峰，山峰上似乎有只黄莺，水边则有一虎，顾盼生姿。韦小宝赞道：“这两座屏风，那也是大大的宝物了。我在皇宫之中，可也没见过。王爷，我听人说，老天爷生就这种图画，落在谁的手里，这是有兆头的。”吴三桂微笑道：“这两座屏风，不知有什么兆头？”韦小宝道：“依小将看哪，这高高在上的是只小黄莺儿，只会叽叽喳喳的叫，没什么用，下面却是一只大老虎，威风凛凛，厉害得很。这只大老虎，自然是王爷了。”

吴三桂心中一乐，随即心道：“他说这只小黄莺站在高处，只会叽叽喳喳，不管什么用，说的岂不就是小皇帝？他这几句话，是试我来么？”问道：“这只小黄莺儿，不知指的又是什么？”韦小宝笑道：“王爷以为是什么？”吴三桂摇头道：“我不知道，还请韦爵爷指教。”韦小宝微微一笑，指着另一座屏风，道：“这里有山有水，那是万里江山了，哈哈，好兆头，好兆头！”吴三桂心中怦怦乱跳，待要相问，终究不敢，一时之间，只觉得唇干舌燥。

韦小宝一瞥眼间，忽见书桌上放着一部经书，正是他见之已熟的‘四十二章经’，不过是蓝绸封皮，登时心中怦的一跳，寻思：“这第八部经书，果然是在老乌龟这里，妙极###！”当下眼角儿再也不向经书瞥去，瞧着墙上的刀枪，笑道：“王爷，你真是大英雄，大豪杰，书房中也摆满了兵器。不瞒你说，小将一字不识，一听到‘书房’两字，头就大了，想不到你这书房也这等高明，当真佩服之至。”吴三桂哈哈大笑，说道：“这些兵器，每一件都有来历。小王挂在这里，也只是念旧之意。”

韦小宝道：“原来如此。王爷当年东扫西荡，南征北战，立下天大汗马功劳，这些兵器，想来都是王爷阵上用过的？”吴三桂微笑道：“正是。本藩一生大小数百战，出生入死，这个王位，那是拚命拚得来的。”言下之意，似是说不像你这小娃娃，只不过得到皇帝宠幸，就能升官封爵。韦小宝点头称是，说道：“当年王爷镇守山海关，不知用的是哪一件兵器？立的是哪一件大功？”吴三桂倏地变色，镇守山海关，乃是与满洲人打仗，立的功劳越大，杀的满洲人越多，韦小宝问这一句话，那显是讥刺他做了汉奸，一时之间，双手微微发抖，忍不住要发作。

韦小宝又道：“听说明朝的永历皇帝，给王爷从云南一直追到缅甸，终于捉到，给王爷用弓弦绞死……”说着指着墙上的一张长弓，问道：“不知用的是不是这张弓？”吴三桂当年害死明室永历皇帝，是为了显得决意效忠清朝，更无贰心，内心毕竟深以为耻，此事在王府中谁也不敢提起，不料韦小宝竟然当面直揭他的疮疤，一时胸中狂怒不可抑制，厉声道：“韦爵爷今日一再出言讥刺，不知是什么用意？”

韦小宝愕然道：“没有啊！小将怎敢讥刺王爷？小将在北京之时，听得宫中朝中大家都说，王爷连明朝的皇帝也绞死了，对我大清可忠心得很哪。听说王爷绞死永历皇帝之时，是亲自下手，弓弦吱吱的绞紧，永历皇帝唉声叹气的呻吟，王爷就哈哈大笑。很好，忠心得很哪！”吴三桂霍地站起，握紧了拳头，随即转念：“谅这小小孩童，能有多大胆子，竟敢冲撞我，定是小昏君授意于他，命他试我；又或是朝中的对头，有意指使他出言相激，好抓住我的把柄。”他老奸巨滑，立即收起怒色，笑吟吟的道：“本藩汗马功劳什么的，都是不值一提，倒是皇上忠心耿耿，那才算是我的一点长处。小兄弟，你想做征东王，扫北王，可得学一学老哥哥这一份对皇上忠心。”

韦小宝道：“是，是！那是非学不可的！就可惜小将晚生了几十年，明朝的皇帝都给王爷杀光了，倒叫小将没下手的地方。”吴三桂肚里暗骂：“总有一日，教你落在我手中，将你千刀万剐！”笑道：“韦爵爷要立功，何愁没有机会。”韦小宝笑道：“倘若有人造反，那就好了。”吴三桂心中一凛，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有人造反，皇上派我出征，小将就学王爷一般，拚命厮杀一番，拿住反贼，就可裂土封疆了。”吴三桂正色道：“韦兄弟，这种言语，是乱说不得的。方今天子在位，海内归心，人人拥戴，又有谁会造反？”韦小宝道：“依王爷说，是没有人造反的？”吴三桂又是一怔，说道：“若说一定没有人造反，自然也未必尽然。前明余孽，或是各地不轨之徒，妄自作乱，只怕也是有的。”韦小宝道：“倘若有人造反，那就不是圣天子在位了？”吴三桂强抑怒气，嘿呵呵的干笑了几声，说道：“小兄弟说话有趣得紧。”

原来韦小宝见到书案上的四十二章经后，便不断以言语激怒吴三桂，盼他大怒之下，拂袖而出，自己便可乘机盗经。不料吴三桂城府甚深，虽然发作了一下，但随即忍住，竟不中他计。韦小宝眼见吴三桂竟不受激，这部经收伸手即可拿到，却始终没机会伸手，当下便改口，尽说些吴三桂十分受用的言语。他嘴里大拍马屁，心下却在急转念头，如何能将经书盗了出去，寻思：“倘若我假传圣旨，说道皇上要这部经书，谅来老乌龟也不敢不献。何况皇上确是要得经书，曾吩咐我来云南时乘机寻访我要老乌龟缴书，也不算是假传圣旨。就怕老乌龟一口答应，却暗做手脚，就像康亲王那样，另外假造一部西贝货来敷衍皇帝，书中的碎皮拿不到了。”一想到这里，假造经书，登时有了主意，突然低声道：“王爷，皇上有一道密旨。”吴三桂一惊，立即站起，道：“臣吴三桂恭聆圣旨。”韦小宝拉住他的手，说道：“不忙，不忙，我先把这前因后果说给你听。”吴三桂道：“是，是。”却不坐下。

韦小宝道：“皇上明知你是大清忠臣，却一再吩咐我来查明你是忠是奸，王爷可知是什么用意？”吴三桂搔了搔头，道：“这个我可就不明白了。”韦小宝道：“原来皇上这一件大事，要差你去办，只是有些放心不下，不知你肯不肯尽力。将建宁公主嫁给你世子，原是有……有那个……”吴三桂道：“有勉励之意？”韦小宝道：“是了，皇上说过有勉励之意，我学问太差，这句话说不上来了。”吴三桂道：“皇上有何差遣，老臣自当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但不知皇上吩咐老臣去办什么事。”韦小宝道：“这件事哪，关涉大得很。明天这时候，请王爷在府中等候，小将再来传皇上密旨。”吴三桂道：“是，是。皇上有旨，臣到安阜园来恭接便是。”韦小宝低声道：“安阜园中耳目众多，还是这里比较稳妥。”说着便即告辞。吴三桂不知他故弄玄虚，恭恭敬敬将他送了出去。

次日韦小宝依时又来，两人再到内书房中。韦小宝道：“王爷，我说的这件事，关连可大得很，你却千万不能漏了风声，便是上给皇上的奏章之中，也不能提及一字半句。”吴三桂应道：“是，是，那自然不敢泄露机密。”韦小宝低声道：“皇上得到密报，尚可喜和耿精忠要造反！”

吴三桂一听，登时脸色大变。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和吴三桂合称三藩。三藩共荣共辱，休戚相关。吴三桂阴蓄谋反，原是想和尚耿二藩共谋大举，一听得皇帝说尚可喜要造反，自不免十分惊慌，颤声道：“那……那是真的么？”韦小宝

日捏造有一道密旨，想吓得吴三桂惊慌失措，以便乘机偷书，但毕竟年幼，于军国大事所知有限，心想倘若胡言乱语一番，一来吴三桂未必肯信，二来日后揭穿，说不定干系重大，受到康熙责怪；是以决定先回安阜园，和群雄商议之后，次日再来假传圣旨。祁清彪献议诬陷尚耿二藩谋反，好吓吴三桂一大跳，更促成他的谋反。此刻说了出来，果然惊得手足无措。

韦小宝道：“本来嘛，说三藩要造反的话，皇上日日都听到，全是生安白造，就像沐家后人的诬陷那样，皇上从来不信。”吴三桂道：“是，是。皇上圣明，皇上圣明。”韦小宝道：“不过这次尚耿二藩的逆谋，皇上却是得到真凭实据。皇上说道：他二藩反谋未显，暂且不可打草惊蛇，不过要吴藩调麻重兵，防守广东、广西的边界。一等他二藩起事，要吴藩立刻派失去广东、福建，将这两名反贼拿了，送到北京，那是一件大大的功劳。”吴三桂躬身道：“谨领圣旨。尚耿二藩若有不轨异功，老臣立即出兵，擒获二人，献到北京。”韦小宝道：“皇上说道，尚可喜昏庸胡涂，耿精忠是个无用小子，决计不是吴藩的对手，只须吴藩肯发兵，不用朝廷一兵一卒，就能手到擒来。”吴三桂微微一笑，说道：“请万岁爷望安。老臣在这里操练兵马，不敢稍有怠忽，专候皇上调用。老臣麾下所辖的兵将，每个都如上一三旗亲兵一般，对皇上誓死效忠。”韦小宝道：“我把王爷这番话照实回奏，皇上听了，一定十分欢喜。”吴三桂心下暗喜：“这么一来，我调兵遣将，小昏君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疑心。”

韦小宝指着墙上所挂的一柄火枪，说道：“王爷，这是西洋人的火器么？”吴三桂道：“正是，这是罗刹国的火枪。当年我大清和罗刹兵在关外开仗时缴获来的，实是十分犀利的兵器。”韦小宝道：“我从来没见过火枪，借给我开一枪，成不成？”吴三桂微笑道：“自然成！这种火枪是战阵上所用，虽能用远，但携带不便。罗刹人另一种短铳火枪。”走到一只木柜之前，拉开抽屉，捧了一只红木盒子出来。

韦小宝本就站在书桌之旁，一见他转身，也即转身，掀开身上所穿黄马褂，取出马褂内口袋中的一部四十二章经，放在书桌上，将桌上原来那部经书放入马褂袋中。这一调包，手法极是迅捷，别说吴三桂正在转身取枪，便是眼睁睁的瞧着他，也被他背脊遮住难以发觉。八部经书形状一模一样，所别者只是书函颜色不同，韦小宝昨晚将一部镶蓝旗的经书封皮拆去了所镶红边，掉了这部正蓝旗的经书。只见吴三桂揭开木盒，取出两把长约尺的短枪来，从枪口中塞入火药，用铁条桩实火药，再放入三颗铁弹，取火刀火石点燃纸媒，将短枪和纸媒都交给了韦小宝，说道：“一点药线，铁弹便射了出去。”韦小宝接了过来，枪口对准窗外的一座假山，吹着气，将短枪一扣，只听“轰”的一声，煤沫囊簧，连铁条都扇绕，直刺土乙徽稽，鹁沟粼洁巨拔，瞿把涛瘳致，挥倥猛肆肆讲健。

吴三桂哈哈大笑，说道：“这火枪的力道十分厉害，是不是？”韦小宝手臂震得发麻，骂道：“他妈的，西洋人的玩意当真邪门。”吴三桂笑道：“你瞧那假山！”韦小宝凝目看去，只见假山已被轰去了小小一角，地下尽是石屑，不由得伸了伸舌头，半晌缩不回来，说道：“这一枪倘若轰在身上，凭你铜筋铁骨，那也抵挡不住。”俯身拾起短枪，放回盒中。

王府卫士听见枪声，都来窗外张望，见王爷安然无恙，在和韦小宝说话，这才放心。吴三桂捧起木盒，笑道：“这两把家伙，请韦兄弟拿去玩罢。”韦小宝摇摇头道：“这是防身利器，王爷厚赐，可不敢当。”吴三桂将盒子塞在他手里，笑道：“咱们自己兄弟，何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

韦小宝道：“这是罗刹人的宝物，今日未必再能得到，小将万万不可收受。”心中却道：“你罗刹人勾结，这种火器要多少有多少，自然毫不希罕。”吴三桂笑道：“就是因为难得，才送给韦兄弟。寻常的事物，韦兄弟也不放在眼里。哈哈！”

韦小宝当即谢过收了，笑道：“以后倘若碰到有人想来害我，我取出火枪，砰的就是一枪，轰得他粉身碎骨。小将这条性命，就是王爷所赐的了。”吴三桂拍拍他肩头，笑道：“那也不用说得这么客气。火枪的确是很厉害的，只不过装火药、上铁弹、打火石、点药线，手续挺麻烦，不像咱们的弓箭，连珠箭发，前后不断。”韦小宝道：“是啊。倘若洋人的火枪也像弓箭一样，拿起来就能放，咱们中国人还有命吗？大清的花花江山也难保了。”说到这里，嘻嘻一笑，说道：“不过那倒也有一桩好处，我有了这两把枪，武功也不用练了，什么武学高手大宗师，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说了些闲话，韦小宝告辞出府，回到安阜园中，关上了房门，将那部经书的封皮拆开，果然也有许多碎羊皮在内，心想：“八部经书中所藏的地图碎片已全部到手，老子只须花点心思，慢慢拼凑起来，鞅子的宝藏龙脉，全都在老子手中。”不过要他花些心思，半这几片碎羊皮拼成一张地图，想起来就觉头痛，心道：“这件事也不忙干，咱们有的是时候。”当下缝好了封皮，将碎羊皮与其余的碎皮包在一起，贴身藏了，想起大功告成，不禁怡然自得：“小皇帝、老婊子、老乌龟、洪教主、大汉奸，还有我师父不老不中尼姑，人人都想得这八部经书，终究还是让我韦小宝得了。哈哈，他们倘若知道了，一个拉我手，一个拉我脚，四下里一扯，非把我五马分尸不可。”这件事想来十分有趣，只可惜跟谁也不能话，无法夸耀一番，未免美中不足。他架起了腿，哼着扬州妓院中的小曲：“一杯酒，慢慢斟，我问情哥哥，是哪里人。扬州，那个地方，二十四条桥，每一条桥，有一个美人，情哥哥...”正唱得高兴，忽听有人轻轻敲门，敲三下，停一停，敲了两次，又敲三下，正是天地会的暗号。

韦小宝起身开门，进来的是徐天川和马彦超。他见两人神色郑重，问道：“出了什么事吧？”徐天川道：“听得侍卫说，王府的卫士东查西问，要寻一个蒙古人，那自是在查罕帖摩了。听口气，似乎对咱们很有些怀疑，就只不敢明查而已。韦香主瞧怎么办？”韦小宝道：“去把这家伙捉来，绑住了藏在我床底下，谅吴三桂的手下，也不敢来搜查我屋子。”徐天川道：“就怕韦香主出去之时，大汉奸手下的卫士借个什么因头，硬要进来查看。”韦小宝道：“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来，当真说僵了，便跟他们动手，难道他们还敢行凶杀人？”徐天川、马彦超点头称是。

忽然钱老本匆匆进来，说道：“大汉奸要放火。”三人都一惊，齐问：“什么？”钱老本道：“这几天我在安阜园前后察看，防大汉奸捣鬼。刚才见到西边树林子中有人鬼鬼祟祟，悄悄过去一查，原来有十几人躲着，带了不少火油硝磺等引火物事。”韦小宝骂道：“他妈的，大汉奸好大胆子，想烧死公主吗？”

钱老本道：“那倒不是。他们疑心罕帖摩给咱们捉了来，又不敢进园来搜，一起火，大批人马来救火，就可乘机搜查了。”韦小宝点头道：“不错，定是这道鬼计。三位大哥有何高见？”徐天川挥手作个吹头的姿势，道：“杀人灭口，毁尸灭迹！”韦小宝一听到“毁尸灭迹”四字，便想：“那是我的拿手好戏，再也容易不过，管教这蒙古大胡子片刻之间便化成一滩黄水。只是这家伙熟知大汉奸跟罗刹国勾结的内情，须得送去让小皇帝亲自审问才好。”说道：“大汉奸造反，这蒙古大胡子是最大的证据。咱们只须将他送到北京，大汉奸就算不反，也要反了。这个罕帖摩什么的，乃是要沐王府听命于我天地会的法宝。”如何抢先逼得吴三桂造反，好令沐王府归属奉令，正是群雄念念不忘的大事，三人一听此言，悚然动容，齐声称是。徐天川道：“若不是韦香主提醒，我们险些误了大事。”心中对这个油腔滑调的少年越来越佩服。

钱老本道：“眼前之事，是怎样应付大汉奸的手下放火搜查，又怎样设法让罕帖摩运出大汉奸的辖地。云贵两省各中关口盘查很紧，离开昆明更加不易。”韦小宝笑道：“钱老板，你一口口花雕茯苓猪也运进皇宫去了，再运一口大肥猪出昆明，岂不成了？”钱老本笑道：“运肥猪出城，只怕混不过关，不过咱们可以想别的法子。当死尸装在棺材里，这法儿太旧，恐怕也难以瞒过。”韦小宝笑道：“装死人不好，那就让他扮活人，钱老板，你去剃了他的大胡子，给他脸上涂些面粉石膏什么的，改一改相貌，给他穿上驍骑营官兵的衣帽。我点一小队驍骑营军士回北京去，说是公主给皇上请安，将成婚的吉期禀告皇太后和皇上。让这个没了胡子的大胡子，混在驍骑营队伍之中，点了他哑穴，使他叫嚷不得。吴三桂的部下，难道还能叫皇上的亲兵一个个自报姓名，才放过关？”三人一起鼓掌称善，连说妙计。

韦小宝忽然问道：“昆明地方也有妓院罢？”钱老本等三人相互瞧了一眼，均想：“韦香主要去嫖妓？”钱老本笑道：“那自然有的。”韦小宝笑道：“咱们请玄贞道长去妓院逛逛，他肯不肯去呀？”钱老本摇头道：“道长是出家人，妓院是不肯去的。韦香主倘若有兴致，属下倒可奉陪。”韦小宝道：“你当然要去。不过玄贞道长高大魁梧，咱们兄弟之中，只有他跟大胡子身材差不多。”三人一听，这才明白是要玄贞道人扮那罕帖摩。马彦超笑道：“为了本会的大事，玄贞道长也只有奉命嫖院了。”四人一齐哈哈大笑。

韦小宝道：“你们请道长穿上大胡子的衣服，带齐大胡子的物事，下巴上粘从大胡子脸剃下来的、货真价实的黄胡子，其余各位兄弟，仍然穿了平西王府家将的服色，拣一间大妓院去喝胡闹，大家抢夺美貌粉头，打起架来，钱老板一刀就将道长杀了...”钱老本

吃了一惊，但随即领会，自然并非真的杀人，笑道：“韦香主此计大妙。玄贞道长跟我争风吃醋之时，还得叽哩咕噜，大说蒙古话。不过须得另行预备好一具尸体。”

韦小宝点头道：“不错。你们出去找找，昆明城里有什么身材跟大胡子差不多的坏人，随便捉一个来杀了，把尸首藏在妓院之旁。钱老板一杀了道长之后，将众妓女轰了出去。道长翻身复活，把大胡子的衣服穿在那尸首之上。”马彦超笑道：“这具尸首的脸可得剥个稀烂，再将剃下来的那丛黄胡子丢在床底下，好让吴三桂的手下搜查出来，只道是杀人凶手有意隐瞒死者罕贴摩的真相。”韦小宝笑道：“马大哥想得比我周到。大伙儿拿些银子去，这就逛窑子罢！这件事好玩得紧，可惜我不能跟大伙儿一起去。”

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望 滇池千顷沸波涛

韦小宝晚饭过后，又等了大半个时辰，才踱到建宁公主房中。公主早等得心焦，怒道：“怎么到这时候才来？”韦小宝气忿忿的道：“你公拉住了我说话，口出大逆不道的言语，我跟他争辩了半天。若不是牵记着你，我这时候还在跟他争呢。”公主道：“他说甚么了？”韦小宝道：“他说皇上老疑心他是奸臣，心里很不舒服。我说皇上若有疑心，怎会让公主下嫁你的儿子？他说皇上定是不喜欢你有意坑害你。”公主大怒，伸手上桌重重一拍，喝道：“这老乌龟胡说八道，我去扯下他的胡子来。你叫他快快来见我。”韦小宝也是满脸怒容，骂道：“他奶奶的，当时我就要跟他拚命。我说：皇上最喜欢公主不过。公主又貌美，又伶俐，你儿子哪一点儿配得上？”我又说：你胆敢说这等话，公主不嫁了，我们明天立刻回北京去。像公主这等人才，天下不知有多少人争着要娶她为妻。我心里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我实在想跟老乌龟说：我韦小宝巴不得想娶了公主呢。”公主登时眉开眼笑，说道：“对，对！你干么不跟他说？”韦小宝道：“老乌龟见我发怒，登时软了下来，说他刚才胡言乱语，不过说笑，千万不可当真，更加不可传入公主的耳里。我说，我姓韦的对皇上和公主最是忠心不过，从来不敢有半句话瞒骗皇上和公主。”

公主搂住他脖子，在他脸上轻轻一吻，说道：“我早知你对我十分忠心。”韦小宝也吻她一下，说道：“老乌龟慌了，险些儿跪下求我，又送了两把罗刹人的火枪给我，要我一力为他遮掩。”说着取出火枪，装了火药铁弹，让公主向花园中发射。公主依法开枪，见这火枪一声巨响，便轰断了一根大树枝，伸了伸舌头，说道：“好厉害！”

韦小宝道：“你要一支，我要一支，两根火枪本来是一对儿。”公主叹道：“两根火枪一雌一雄，并排睡在这木盒儿里，何等亲热？一分开，两个儿都孤零零的十分凄凉了。我不要，还是你一起收着罢。”说这话时，想到皇帝旨意毕竟不可更改，自己要嫁韦小宝，终究是一句虚话罢啦。

韦小宝搂住了她着意慰抚，在她耳边说些轻薄话儿。公主听到情浓处，不禁双颊晕红，吃吃而笑。韦小宝替她宽衣解带，拉过锦被盖住她赤裸的身子，心想：“怎地大汉奸的手下还不放火？最好他们冲到这里来搜查，撞见了公主赤身裸体，公主便可翻脸发作。”

他坐在床沿，轻轻抚摸公主的脸蛋，竖起了耳朵倾听屋外动静。公主鼻中唔唔作声，呢声道：“我……我这可要睡了。你……你……”耳听得花园里已打初更，韦小宝正自等得不耐，突然间锣声铮铮，有十余人大叫：“走水啦，走水啦！”公主一惊坐起，搂住韦小宝的脖子，颤声问道：“走水？”韦小宝怒道：“他妈的，定是老乌龟放火，要烧死你我二人灭口，免得泄了他今日的胡话。”公主更加惊慌，问道：“那……那怎么办？”韦小宝道：“别怕。韦小宝赤胆忠心，就是性命不保，也要保卫我的亲亲好公主平安周全。”轻轻挣脱了她搂抱，走到房门口，如见有人冲来，自己可先得走出公主卧房。但听得人声鼎沸，四下里呐喊声起：“走水！走水！快去保护公主。”韦小宝往窗外张去，只见花园中十余人快步而来，心想：“大汉奸这些手下人来得好快。他们早就进了安阜园，伏在隐蔽之处，一听得火警，便即现身。”回头对公主道：“公主，没甚么大火，你不用怕。老乌龟是来捉奸。”公主颤声道：“捉……捉甚么？”韦小宝道：“他定是疑心你跟我好，想来捉奸。”说着打开了屋门，说道：“你躺在被窝里不用起身，我站在门外。倘若真有火头烧过来，我就背了你逃走。”公主大是感激，说道：“小宝，你……你待我真好。”韦小宝在门外一站，大声道：“大家保护公主要紧。”呼喝声中，已有平西王府的家将卫士飞奔而至，叫道：“韦爵爷，园子中失火，世子已亲来保护公主。”只见东北角上两排灯笼，拥着一行人过来，片刻间来到跟前，当先一人正是吴应熊。韦小宝心想：“为了搜查那蒙古大胡子，竟由小汉奸亲自出马带队，可见对大胡子十分看重，勾结蒙古、罗刹国造反之事，定然不假。”只听得吴应熊遥遥叫道：“公主殿下平安吗？”一名卫士叫道：“韦爵爷已在这里守卫。”吴应熊道：“那好极了！韦爵爷，这可辛苦你了，兄弟感激不尽。”韦小宝心道：“我辛苦甚么？我搂着公主亲热，好辛苦么？你为此而对我感激不尽吗？这倒不用客气。”

接着韦小宝所统带的御前侍卫、骁骑营佐领等也纷纷赶到。各人深夜从床上惊跳起身，都是衣衫不整，有的赤足、有的没穿上衣服，模样十分狼狈，大家一听得火警，便想：“倘若烧死了公主，那是杀头的大罪。”是以忙不迭的赶来。韦小宝吩咐众侍卫官兵分守四周，张康年扯他衣袖，韦小宝走开了几步。张康年低声道：“韦副总管，这事有诈。”韦小宝道：“怎么？”张康年道：“火警一起，平西王府家将便四面八方跳墙进来，显是早就有备。他们口中大叫救火，却到各间房中搜查，咱们兄弟喝骂阻拦也是无用，已有好几人跟他们打了架。”韦小宝点头道：“吴三桂疑心我们打他的主意，我看他要造反！”张康年吃了一惊，向吴应熊瞧去，低声道：“当真？”韦小宝道：“让他们搜查好了，不用阻拦。”张康年点点头，悄悄向北京来的官兵传令。

这时园子西南角和东南角都隐隐见到火光，十几架水龙已在浇水，水头却是射向天空，一道道白晃晃的水柱，便似大喷泉一般。韦小宝走到吴应熊身前，说道：“小王爷，你神机妙算，当真令人佩服，当年诸葛亮、刘伯温也不及你的能耐。”吴应熊一怔，道：“韦爵爷取笑了。”韦小宝道：“决非取笑。你定然屈指算到，今晚二更时分，安阜园中要起火，烧死了公主，那可不是玩的，因此预先穿得整整齐齐，守在园子之外，耐心等候。一待火起，一声令下，大伙儿便跳进来救火。哈哈，好本事，好本事。”吴应熊脸上红，说道：“倒不是事先料得到，这也是碰巧。今晚我姊夫夏国相请客，兄弟吃酒回来，带领了卫士家将路过此地，正好碰上了园中失火。”

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听说话先生说道：‘诸葛一生惟谨慎’。我说小王爷胜过了诸葛亮，那是一点也不错的。小王爷到姊夫家里喝酒，随身也带了水龙队，果然大有好处，可不是在这儿用上了么？”

吴应熊知他瞧破了自己的布置，脸上又是一红，讪讪的道：“这时候风高物燥，容易起火，还是小心些好的，这叫做有备无患。”韦小宝道：“正是。只可惜小王爷还有一样没见到。”吴应熊道：“倒要请教。”韦小宝道：“下次小王爷去姊夫家喝酒，最好再带一队泥水匠，挑备砖瓦、木材、石灰、铁钉。”吴应熊问道：“却不知为了何用？”韦小宝道：“万一你姊夫家里失火，水龙队只是朝天喷水，不肯救火，你姊夫家不免烧成了白地。小王爷就可立刻下令，叫泥水匠给你姊夫重起高楼。这叫做有备无患啊。”

吴应熊嘿汉汉的干笑几声，向身旁卫士道：“韦爵爷查到水龙队办事不力，你去将正副队长抓了起来，回头打断了他们狗腿子。”那卫士奉命而去。

韦小宝问道：“小王爷，你将水龙队正副队长的狗腿子打断之后，再升他们甚么官？”吴应熊一怔，道：“韦爵爷，这句话我可又明白了。”韦小宝道：“我可也不明白了。我想，嘿，小王爷只好再起两座太监狱，派这两个给打断了腿的正副队长去当典狱官。”吴应熊脸上变色，心想：“你这小子好厉害，卢一峰当黑坎子监狱典狱官，你竟也知道了。”当下假作不明其意，笑道：“韦爵爷真会说笑话，难怪皇上这么喜欢你。”打定主意：“回头就命人去杀了卢一峰，给这小子来个死无对证。”不久平西王府家将卫士纷纷回报，火势并未延烧，已渐渐小了下来。韦小宝细听各人言语，并未察觉打何暗语，但见吴应熊每听一人回报，脸上总微有不愉之色，显是得知尚未查到罕帖摩，不知他们使何暗号。留神察看众家将的神情，亦无所见。忽见一名家将又奔来禀报，说道火头突然转大，似向这边延烧，最好请公主启驾，以防惊动。吴应熊点了点头。韦小宝站在一旁，似是漫不在意，其实却在留神他的神色举止，只见吴应熊眼光下垂，射向美医，拿取Nば”入匙潘露渣迫イ美医折帜粗甘持复珍梢蝗Γ”谕ツ浴Nば”Φ鞘被腥唬骸霸〇戮礁〇种复珍梢

蝗Γχ闾撮得徽业胶碧A K 袴爸腥次薨鸟拧！

吴应熊道：“韦爵爷，火头既向这边烧来，咱们还是请公主移驾罢，倘若惊吓了公主殿下，那可是罪该万死。”韦小宝知道平西王府家将到处找不着罕帖摩，园中只剩下公主的卧房一处未搜，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连公主卧房也要搜上一搜，不由得心头火起，一时童心大盛，提起右手，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圈，在吴应熊脸前晃了几晃。这个记号一打，吴应熊固然大吃一惊，他手下众家将也都神色大变。吴应熊颤声问道：“韦……韦爵爷……，这……这是甚么意思？”韦小宝笑道：“难道这个记号的意思你也不懂？”吴应熊定了定神，说道：“这记号，这记号，嗯，我明白了，这是铜钱，韦爵爷是说要银子铜钱，公主才能移驾。”韦小宝心道：“小汉奸的脑筋倒也动得好快。”当下笑笑不答。吴应熊笑道：“铜钱银子的事，咱们是自己兄弟，自然一切好商量。”韦小宝道：“小王爷如此慷慨大方，我这里代众位兄弟多谢了。小王爷，请公主移驾的事，你自己去办罢。”笑了笑：“你们是夫妻，一切好商量。深更半夜的，小将可不便闯进公主房里去。”心想：“就让你自己去看看明白，那蒙古大胡子是不是躲在房里。”吴应熊微一踌躇，点了点头，推开屋门，走进外堂，在房门外朗声道：“臣吴应熊在此督率人众救火，保护公主。现下火头向这边延烧，请公主移驾，以策万全。”隔了一会，只听得房内一个娇柔的声音“嗯”的一声。吴应熊心想：“你我虽未成婚，但我还是额驸，名份早定，此刻事急，我进你房来，也不算越礼。这件事不查个明白，终究不妥。除我之外，旁人也不能进你房来。”当即推开房门，走了进去。韦小宝和百余名御前侍卫、骁骑营将官、平西王府家将都候在屋外。过了良久，始终不闻房中有何动静。又过一会，众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嘴角，均含笑意，大家心中所想的全是同一回事：“这对未婚夫妻从未见过面，忽然在公主闺房中相会，定是甚为香艳。不知两人要说些甚么话？小王爷会不会将公主搂在怀里，抱上一抱？亲上一亲？”只有韦小宝心中大有醋意，虽知吴应熊志在搜查罕帖摩，这当儿未必会有心情和公主亲热，但公主这骚货甚么事都做得出，是否自行去跟吴应熊亲热，那也难说得很。突然之间，听得公主尖声叫道：“大胆无礼！你……你……不可这样，快出去。”屋外众人相顾而嘻，均想：“小王爷忍不住动手了。”只听得公主又叫：“你……你不能，不能脱我衣服，滚出去，啊哟，救命……！这人强奸我哪！他强奸我。救命……！”众人忍不住好笑，均觉吴应熊太过猴急，忒也大胆，虽然公主终究是他妻子，怎可尚未成婚，便即胡来？有几名武将终于笑出声来。御前侍卫等都瞧着韦小宝，候他眼色行事，是否要保护公主心中均想：“吴应熊这小子强奸公主，虽然无礼，但毕竟是他们夫妻间的私事。我们做奴才的妄加干预，定然自讨没趣。”韦小宝心中却怦怦乱跳：“这小汉奸为人精明，怎地如此胡闹？难道他……他真想加害公主吗？”当即大声叫道：“小王爷，请你快快出来，不可得罪了公主。”

公主突然大叫：“……！”声音凄厉之极。韦小宝大吃一惊，手一挥，叫道：“闹出大事来啦。”抢步入屋。几名御前侍卫和王府家将跟了进去。

只见寝室房门敞开，公主缩在床角，身上罩了锦被，一双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双臂裸露，显然全身未穿衣衫。吴应熊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下身全是鲜血，手中握着一柄短刀。众人见了这等情状，都惊得呆了。王府家将忙去察看吴应熊的死活，一探鼻息，尚有呼吸，心脏也尚在跳动，却是晕了过去。公主哭叫：“这人对我无礼……他是谁？韦爵爷，快快抓了他去杀了。”韦小宝道：“他便是额驸吴应熊。”公主叫道：“不是的，不是的。他剥光了我衣衫，自己又脱了衣衫，他强奸我……这恶徒，快把他杀了。”一众御前侍卫均感愤怒，自己奉皇命差遣，保卫公主，公主是今上御妹，金枝玉叶的贵体，却受吴应熊这小子如此侮辱，每人都可说是亏职守。王府家将却个个神色尴尬，内心有愧。其中数人精明能干，心想事已至此，倘能在公主房中查到罕帖摩，或能对公主反咬一口，至少也有些强辞夺理的余地，当下假装手忙脚乱的救护吴应熊，其实眼光四射，连床底也瞧到了，却哪里有罕帖摩的踪影？

突然之间，一名王府家将叫了起来：“世子……世子的下身……下身……”吴应熊下身鲜血淋漓，众人都已看到，初时还道是他对公主无礼之故，这时听那人一叫，都向他下身瞧去，只见鲜血还是在不住涌出，显是受了伤。众家将都惊慌起来，身边携有刀伤药的，忙取出给他敷上。韦小宝喝道：“吴应熊对公主无礼，犯大不敬重罪，先扣押了起来，奏明皇上治罪。”众侍卫齐声答应，上前将他拉起。王府家将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吴应熊确实对公主无礼，绝难抵赖，听韦小宝这样说，只有暗叫：“糟糕，糟糕！”谁也不敢稍有抗拒之心。一名家将躬身说道：“韦爵爷开恩。世子受了伤，请韦爵爷准许世子回府医治。我们王爷必感大德。世子确是万分不是，还请公主……”

众家将唯唯连声，扶着吴应熊退出，众侍卫也都退出，只剩下公主和韦小宝二人。公主忽地微笑，向韦小宝招招手。韦小宝走到床前，公主搂住他肩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阉割了他。”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你……你甚么？”公主在他耳中吹了一口气，低声笑道：“我用火枪指住他，逼他脱光衣服，然后用枪柄在他脑袋上重击一记，打得他晕了过去，再割了他的讨厌东西。从今而后，他只能做我太监，不能做我丈夫了。”韦小宝又是好笑，又是吃惊，说道：“你大胆胡闹，这祸可闹得不小。”公主道：“闹甚么祸了？我这可是一心一意为着你。我就算嫁了他，也只是假夫妻，总而言之，不会让你戴绿帽做乌龟。”韦小宝心下念头急转，只是这件事情实在太过出于意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公主又道：“强奸无礼甚么都是假的。不过我大叫大嚷，你们在外面都听见了，是不是？”韦小宝点点头，公主微笑道：“这样一来，咱们还怕他甚么？就算吴三桂生气，也知道是自己儿子不好。”韦小宝道：“好，你一口咬定，是他强奸你，拿了刀子逼你。你拚命抗拒，伸手推他。他手里拿着刀子，又脱光了衣服，就这样一推一推，自己割了去。”

公主埋首锦被，吃吃而笑，低声道：“对啦，就这样说，是他自己割了的。”韦小宝回到房外，将吴应熊持刀强逼、公主竭力抗拒挣扎之中吴应熊自行阉割之事，低声向众侍卫说了。众人无不失惊而笑，都说吴应熊色胆包天，自遭报应。有几名吴应熊的家将留着探听动静，在旁偷听到后，都是脸有愧色。安阜园中闹了这等大事出来，王府家将迅即扑灭火头，飞报吴三桂，一面急传大夫，给吴应熊治伤。御前侍卫将吴应熊受伤的原因，立即传了开去，连王府家将也是众口一词，都说皆因世子对公主无礼而起。各人不免加油添酱，有的说听到世子如何强脱公主衣服；有的说世子如何手持短刀，强行威迫。至于世子如何惨遭阉割，各人更是说得活龙活现，世子怎么用刀子架在公主颈中，公主怎么挣扎阻挡，怎么推动世子手臂，一刀挥过，就此糟糕，种种情状，皆似亲眼目睹一般。说者口沫横飞，连说带比；听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过得小半个时辰，吴三桂得到急报，飞骑到来，立即在公主屋外磕头谢罪，气急败坏的连称：“罪该万死！”韦小宝站在一旁，愁形于色，说道：“王爷请起，小将给你进去探探公主的口气。”

吴三桂从怀中掏出一把翡翠珠玉，塞在他手里，说道：“韦兄弟，小王匆匆赶来，没带银票，这些珠宝，请你分赏给各位侍卫兄弟。公主面前，务请美言。”

韦小宝将珠宝塞还他手中，说道：“王爷望安，小将只要能出得到力气的，决计尽力而为，暂且不领王爷的赏赐。这件事实在太大，不知公主意思如何。唉，这位公主性子高傲，她是三贞九烈、娇生惯养的黄花闺女，便是太后和皇上也让她三分，世子实在……实在太大胆了些。”吴三桂道：“是，是。韦兄弟在公主跟前说得了话，千万拜托。”

韦小宝点点头，脸色郑重，走到公主屋门前，朗声说道：“启禀公主：平西王爷亲来谢罪，请公主念他是有功老臣，从宽发落。”吴三桂低声道：“是，是！老臣在这里磕头，请公主从宽发落。”过了半晌，公主房中并无应声，韦小宝又说了一遍，忽听得砰的一声，似是一张凳子倒地。韦小宝和吴三桂相顾惊疑。只听得一名宫女叫了起来：“公主，公主，你千万不可自寻短见！”吴三桂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公主倘若自尽而死，虽然眼下诸事尚未齐备，也只有立刻举兵起事了。逼死公主的罪名，却如何担当得起？”但听房中几名宫女哭声大作。一名宫女匆匆走出，哭道：“韦……韦爵爷，公主殿下悬梁自尽，你……你快来救……救……”韦小宝踌躇道：“公主的寝殿，我们做奴才的可不便进去。”吴三桂轻轻推他背心，说道：“事急从权，快救公主要紧。”转头对家将道：“快传大夫。”说着又在韦小宝背上推了一把。韦小宝抢步进房，只见公主躺在床上，七八名宫女围着哭叫。韦小宝道：“我有内功，救得活公主。”众宫女让在一旁。只见公主双目紧闭，呼吸低微，头颈里果然勒起了一条红印，梁上悬着一截绳索，另有一截放在床头，一张凳子翻倒在地，韦小宝心下暗笑：“做得好戏！这骚公主倒也不是一味胡闹的草包。”抢到床边，伸指在她上唇人中重重一捏。公主嚤的一声，缓缓睁开眼来，有气没力的道：“我……我不想活了。”韦小宝道：“公主，你是万金之体，一切看开些。平西王在外边磕头请罪。”公主哭道：“你……”

你叫他将这坏人快快杀了。”韦小宝以身子挡住了众宫女的眼光，伸手入被，在她腰里捏了一把。公主就想笑了出来，强行忍住，伸指甲在他手臂上狠狠一戳，大声哭道：“我不想活了，我……我今后怎么做？”吴三桂在屋外隐隐约约听得公主的哭叫之声，得悉她自杀未遂，不禁长长舒了一口气，又听她哭叫“今后怎么做”，心想：“‘嗷乱舱葵压灸◆拍铡尸×娇谧佣苟兑舶樟耍γ鸪牡胤缴跌床缓酶睿■+■姑梗■坏墩■酶沁心抢铈Sπ芄蘸缶退圆魏茫φ饕槐沧右彩鞘戮苦蚜怨Q瞿爸挥芯×p译∩χ蟹叛梳釜γ！惫■税朕危■ば”Y游董梳隼鑫Φ蛔∟贰N■馊■鸱η郎弦徊剑∅蛻∟实溃骸航∟彭跌此担俊蔽ば”Φ溃骸叭算蕃裙*戳怒∟皇枪∟履幸痛涨淤：瞪跌匆躁安惶■T*八烂情睚N乙逊愿拦×E∟祠牌煤椽毡蚬∟鯨∟氐讲黎衫胛PM跻∟业P乃∟∟尽！蔽馊∟鸱成∟槐洩∟閤返溃骸芭牵·恰∟任尚氲眯∟奶岱馈！蔽ば”Φ蛻■馊■骸巴跻∟p∟烟蛙挥猩跌慈∟ち蕉踞■∟腔噬喜晋幢；す~鞞模∟徽跌：∟且彩蕃曳撇槐∟牧怒∟侥鞘焙颞∟跻∟瞳傻酶∟野才兵惶磋商武！蔽馊∟鸱涣苾∟实溃骸吧跌春舐罚俊蔽ば”Φ溃骸罢汽湍跋室虜荒岑担∟荒喂∟饕浆参樊拢ε蠹叶己谩∟之还■悦■撮■模■∟闭嬉∟清■壁盟■∟奶软■梁涣管∟骸胸隆P∟∟幸环∟叫模∟荒喂∟∟縗缙薛饶困■■∟∟蛻倭艘淮蟀敷∟上道病！■

吴三桂心头一喜，说道：“那么咱们赶快办理喜事，这是小儿胡闹，闯出来的祸，韦兄弟一力维持，小王已是感激不尽，决不能再加重韦兄弟肩上的担子。”压低嗓子问道：“只不知公主还肯……还肯下嫁么？”心想：“我儿子已成废人，只盼公主年幼识浅，不明白男女之事，刚才这么一刀，她未必知道斩在何处，胡里胡涂的嫁了过来，木已成舟，已无话可说，说不定她还以为天下男子都是这样的。”

韦小宝低声道：“公主年幼，这种事情是不懂的，她是尊贵之人，也说不出口。”吴三桂大喜，心想：“英雄所见略同。”随即转念“他妈的，这小子是甚么英雄了，居然跟我相提并论？”说道：“是，是。咱们就是这么办。刚才的事，咱们也不是胆敢隐瞒皇上。不过万岁爷日理万机，忧心国事，已是忙碌之极，咱们做奴才的忠君爱国，可不能再多让皇上操心。太后和皇上钟爱公主，听到这种事情，只怕要不快活。韦兄弟，咱们做官的要诀，是报喜不报忧。”韦小宝一拍胸膛，又弹了弹自己帽子，慨然道：“小将今后全仗王爷栽培提拔，这件事自当拚了小命，凭着王爷吩咐办理。”吴三桂连连称谢。韦小宝道：“不过今晚之事，见到的人多，倘若有旁人泄漏出去，可跟小将没有干系。”

吴三桂道：“这个自然。”心中已在筹划，怎地点一枝兵马，假扮强盗，到广西境内埋伏，待韦小宝等一行回京之时，一古脑儿的将他们都杀了。广西是孙延庆的辖地，他妻子孔四贞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太后收了她为干女儿，封为和硕格格，朝廷甚是宠幸。治境不靖、盗贼戕官的罪名，就由孔四贞去担当罢。韦小宝虽然机灵，究不及吴三桂老谋深算，见他心有所思，只道他还在担心此事泄漏于外，笑道：“王爷放心，小将尽力约束属下，命他们不得随口乱说。”

吴三桂道：“韦兄弟今日帮了我这个大忙，那不是金银珠宝酬谢得了的。不过韦兄弟统带的官兵不少，要塞住他们的嘴巴，总得让小王尽些心意，回头就差人送过来。”韦小宝道：“这就多谢了。只不知世子伤势怎样，咱们去瞧瞧，只盼伤得不重才好。”

吴三桂和他同去探视。那大夫皱眉道：“世子性命是不碍的，不过……不过……”吴三桂点头道：“性命不碍就好。”生怕韦小宝要扣押儿子，吩咐家将立即送世子回府养伤，亲自绊住了韦小宝，防有变卦，直至吴应熊出了安阜园，这才告辞。韦小宝心想：“小汉奸醒转之后，定要说明真相，但哪有甚么用？谁信得过一位金枝玉叶的公主，平白无端的会将丈夫阉了？就是大汉奸自己，也决计不信，多半还会狠狠将儿子痛骂一顿。”又想：“公主这一嫁出，回北京之时，一路上可得向阿珂大下功夫了。”

回到住处，徐天川、玄贞等早已得讯，无不抚掌称快。韦小宝也不向他们说明实情，问起嫖院之事，群雄说道依计行事，一切顺利。韦小宝心想：今晚发生了这件大事，倘若立即派兵回京，大汉奸定疑心我是去向皇上禀告，还是待事定之后，再送这蒙古大胡子出去。

忙乱了一夜，群雄正要退出，忽然御前侍卫赵齐贤匆匆走到门外，说道：“启禀总管：平西王遇刺！”韦小宝大吃一惊，忙问：“刺死了么？刺客是谁？”他不想让赵齐贤见到天地会群雄深夜在他房中聚会，当即走到门外，又问：“大汉……大……平西王有没有死？”赵齐贤道：“没有死，听说只受了点轻伤。刺客当场逮住，原来……原来是公主身边的宫女。”韦小宝又是一惊，连问：“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哪一个宫女？为甚么要行刺平西王？”赵齐贤道：“详情不知。属下一得平西王遇刺的讯息，即刻赶来禀报。”韦小宝道：“快去查明回报。”

赵齐贤答应了，刚回身走出几步，只见张康年快步走来，说道：“启禀总管：行刺平西王的宫女，名叫王可儿。”韦小宝身子晃了一晃，颤声道：“她……她……为了甚么？”王可儿便是阿珂的化名，是将“珂”字拆开而成。张康年道：“平西王已将她带回府中，说是要亲自审问，到底是何人指使。”韦小宝一听得心上人被逮，脑子中一片混乱，再也不想不出主意。张康年道：“大家都说，又有谁主使她了？这王可儿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定是她忠于公主，眼见公主受辱自尽，心下不忿，因此要为公主出气报仇。”韦小宝在一团■岷■溢■校■啡■患■揭■幌■吁■饕■翼■Φ■溃骸岸裕n裕n女侨绌怨∟皮■恒■锥■残■烂■」■媚■铮■n∟轿■颞■猩■跌■丛■钩■稽■吭■勒■蕃■褪■且■■■写■唐■轿■颞■馊■■■薄■龟■撇■换■峭■筛■筋■」■媚■甥■γ∟！■闭■云■腴■秃■驮■坭■垠■崑■昊■ネ∟■荒■郊■T∟■耄■骸■拔■じ■弊■苈■苈■裱■坝■行■I■伊■雯∟■勔■窃■窟■嶂■扇■巴■P■写■唐■轿■颞■馊■俊■闭■趴■的■甄■溃骸跋∟彤■雌■轿■颞■跻■膊■换■帽■尚■牡■奖■鸱■送■飞■稀■∟场∟∟抡■叛■银∟∟蠹∟=∟济■缓■么∟A∟K∟∟喙■脘■扇■伺■那■慕∟■膏∟×∟缠■雯∟∟痛■肆■管■隆∟！■蔽■ば”Σ∟∟■■溃骸吧■辈■坏■茫∟W■辈■坏■茫∟■■■缙■绷■雯∟∟■献■痛∟■■■影■∟C∟∟铁■街■诨■髻■蟻■抗■架■推■踣■咏∟∟∟澜■蹲■映■眺∟！■■

赵张二人又是对望一眼，心下起疑：“难道是韦副总管恼怒公主受辱，派这宫女行刺？”二人垂手站立，不敢接口。韦小宝道：“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张康年见他犹如神不守舍，焦急万状，安慰他道：“韦副总管，这事当真闹将出来，告到皇上跟前，追究罪魁祸首，那也是吴三桂父子的不是。强奸公主，那还了得？何况吴三桂又没死，就算他查明了指使之入，咱们给他抵死不认，他也无可奈何。”韦小宝摇头苦笑，说道：“的确，不是我指使她的。咱们自己兄弟，难道还用得相瞒？”赵齐贤和张康年登时放心，同时长长舒了口气。赵齐贤道：“那就好了，咱们蒙头大睡，诈作不知，也就是了。”韦小宝道：“不行。两位大哥，请你们辛苦一趟，拿我的名帖去见平西王，说道王可儿冲撞了王爷，十分不该，我很是恼怒，但这是公主的贴身宫女，请王爷将这妞儿交给你们带来，由我禀明公主，重重责打，给王爷出气。”赵张二人答应了自去，都觉未免多此一举，由吴三桂将这宫女悄悄杀了，神不知，鬼不觉，大家太平无事。

韦小宝匆匆来到九难房外，推门而进，见她躺在床上打坐，刚行功完毕，说道：“师父，你知道师姊……师姊的……的事吗？”九难问道：“甚么事？这样慌慌张张的。”韦个宝道：“师……师姊她……她去行刺大汉奸，却给……给逮住了。”九难眼中光芒一闪，问道：“可刺死了没有？”韦小宝道：“没有。可是……可是师姊给他捉去了。”

九难哼了一声，脸有失望之色，冷冷的道：“不中用的东西。”韦小宝微觉奇怪，心想：“她是你徒儿，她给大汉奸捉了去，你却毫不在乎。”转念一想，登时明白，说道：“师父，你有搭救师姊的法子，是不是？”九难瞪了他一眼，摇头道：“没有。这不中用的东西！”韦小宝一路之上，眼见师父对这师姊冷冷淡淡的，并不如何疼爱，远不及待自己好，可是师父不喜欢她，我韦小宝却喜欢得要命，急道：“大汉奸要杀了她的，只怕现下已打得她死去活来，说是要……要查明指使之人。”九难冷冷的道：“是我指使的。大汉奸有本事，让他来拿我便了。”九难指使徒儿去行刺吴三桂，韦小宝听了倒毫不诧异。她是前明崇祯皇帝的公主，大明江山送在吴三桂手里，对此人自然恨之切骨，而她自己，也就曾在五台山上行刺过康熙。可是阿珂武功平平，吴三桂身边高手卫士极多，就算行刺得手也是难以脱逃，师父指使她去办这件事，岂非明明要她去送命？韦小宝心中疑团甚多，却也不敢直言相问，说道：“师姊决不会招出师父来的。”九难道：“是吗？”说着闭上了眼。

韦小宝不敢再问，走出房外。料想赵张两人向吴三桂要人，不会这么快就能回来，在厅上踱来踱去，眼见天色渐明，接连差了三批侍卫去打探消息，一直不见回报。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点了一队骠骑营军士，亲自率领了，向平西王府行去，开到离王府三里处的法慧寺中扎下，又差侍卫飞马去探。过了一顿饭时分，只听得蹄声急促，张康年快马驰来，向韦小宝禀报：“属下和赵齐贤奉副总管之命去见平西王。王爷一直没接见。赵齐贤还在王府门房中相候。”韦小宝又急又怒，顿足骂道：“他妈的，吴三桂好大架子！”张

康年道：“他是威镇一方的王爷，天下除了皇上，便是他大。他不见我们小小侍卫，那也是平常得紧。”韦小宝怒道：“我亲自去见他，你们都跟我来！”韦小宝回头吩咐一名骁骑营的佐领：“把我们的队伍都调过来，在吴三桂这狗窝子外候命。”那佐领接令而去。张康年等众人听了，均有惊惧之色，瞧韦小宝气急败坏的模样，简直便是要跟吴三桂火拼；可是平西王麾下兵马众多，从北京护送公主来滇的只两千多官兵，若是动手，只怕不到半个时辰，就给杀得干干净净。张康年道：“韦副总管，你是钦差大臣，奉了皇上之命来到昆明，有甚么事跟他好好商量，平西王不能不卖你的面子。以属下之见，不妨慢慢的来。”韦小宝怒道：“他妈的，吴三桂甚么东西？咱们倘若慢慢的来，他把我老……把那王可儿杀了，谁能救得活她？”张康年见他疾言厉色，不敢再说，心想：“杀一个宫女，又有甚么大不了？她又不是你亲妹子，用得着这么大动阵仗？”韦小宝连叫：“带马，带马！”翻身上马，纵马疾驰，来到平西王府前。王府的公侍卫见是钦差大臣，忙迎入大厅，快步入内禀报。夏国相和马宝两名总兵双双出迎。夏国相是吴三桂的女婿，位居十总兵之首，向韦小宝行过礼后，说道：“韦爵爷，王爷被遇刺的讯息，想来你已知了。王爷受伤不轻，不能亲自迎接，还请恕罪。”韦小宝吃了一惊，道：“王爷受了伤？不是说没受伤吗？”夏国相脸有忧色，低声道：“王爷胸口给刺客刺了一剑，伤口有三四寸深……”韦小宝

韦小宝没料到吴三桂受伤如此沉重，原来的满腔怒气，刹那间化为乌有，不由得大为耽心。吴三桂是死是活，他本也不放在心上，但此人倘若伤重而死，要救阿珂是更加难了，低声问道：“王爷，你伤口痛得厉害么？”吴三桂“嗷嗷”的叫了几声，双目瞪视，全无光彩。夏国相又道：“岳父，是韦爵爷来探望你老人家。”吴三桂“哎唷，哎唷”的叫将起来，说道：“我……我不成啦。你们……你们快去把应熊……应熊这小畜生杀了，都……都是他害……害死我的……”夏国相不敢答应，轻轻放下了帐子，和韦小宝走出房外。夏国相一出房门，便双手遮面，哭道：“韦爵爷，王爷……王爷是不成的了。他老人家一生为国尽忠，却落得如此下场，当真……当真是皇天不佑善人了。”

韦小宝心道：“为国尽个屁忠！皇天不佑大汉奸，那是天经地义。”说道：“夏总兵，我看王爷虽然伤重，却一定死不了。”夏国相道：“谢天谢地，但愿如爵爷金口。却不知何以见得？”韦小宝道：“我会看相。王爷的相，贵不可言。他将来做的官儿，比今日还要大上百倍。这一次决不会死的。”吴三桂贵为亲王，云贵两省军民政务全由他一人统辖，爵位已至顶峰，官职也已到了极点。韦小宝说他将来做的官儿比今日还要大上百倍，除了做皇帝之外，还有甚么官比平西王大上百倍？夏国相一听，脸色大变，说道：“皇恩浩荡，我们王爷的爵禄已到极顶，再升是不能升了。只盼如韦爵爷金口，他老人家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韦小宝见了他的神色，心想：“吴三桂要造反，你十九早已知道了，否则为甚么我一说他要高升百倍，你就吓成这个样子？我索性再吓他一下。”说道：“夏总兵尽管放心，我看你的相，那也是贵不可言，日后还得请你多多提拔，多多栽培。”夏国相请了个安，恭恭敬敬的道：“钦差大人言重了。大人奖勉有加，小将自当忠君报国，不敢负了钦差大人的期许。”韦小宝笑道：“嘿嘿，好好的干！你们世子做了额驸，便官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就是当年岳岳岳爷，朱仙镇大破金兵，杀得金兀术屁滚尿流，也不过是官封少保。一做公主的丈夫，就能有这般好处。夏总兵，好好的干！”一面说，一面向外走出。夏国相吓得手心中全是冷汗，心道：“听这小子的说话，竟是指明我岳父要做皇帝。难道……难道这事竟走漏了风声？还是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满口胡说八道？”

韦小宝走到回廊之中，站定了脚步，问道：“行刺王爷的刺客，可逮到了？到底是甚么人？是谁指使的？是前明余孽？还是沐王府的人？”夏国相道：“刺客是个女子，名叫王可儿，有人胡说……说她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小将就是不信，多半是冒充。钦差大人明见小将拜服之至，这人只怕是沐家派来的。”韦小宝蓦地一惊，暗叫：“不好！他们不敢得罪公主，诬指阿珂是沐王府的人，便能胡乱处死了。这可糟糕之极。”说道：“王可儿？公主有个贴身宫女，就叫王可儿。公主喜欢她得紧，片刻不能离身。这女子可是十七八岁年纪，身材苗条，容貌十分美丽的？”夏国相微一迟疑，说道：“小将一心挂念王爷的伤势，没去留意刺客。这女子若不是冒充宫女，便是名同人不同。钦差大人请想，这位姓王的宫女既然深得公主宠爱，平素受公主教导，定然知书识礼，温柔和顺，那有行刺王爷之理。这决计不是。”他越是坚称刺客绝非公主的宫女，韦小宝越是心惊，颤声问道：“你们已……已杀了她么？”夏国相道：“那倒没有，要等王爷痊愈，亲自详加审问，查明背后指使之人。”韦小宝心中略宽，说道：“你带我去瞧瞧这个刺客，是真宫女还是假宫女，我一看便知。”夏国相道：“这可不敢劳动钦差大人的大驾。这刺客决计不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外面谣言很多，大人不必理会。”韦小宝脸色一沉，道：“王爷遇刺，伤势很重，倘若有什么三长两短，两短三长，那可谁也脱不了干系。本人回到北京，皇上自然要仔仔细细的问上一番，刺客是甚么人？何人指使？若我不亲眼瞧个清清楚楚，皇上问起来，又怎么往上回？难道你叫我胡说一通吗？这欺君之罪，我自然担当不起。夏总兵，嘿嘿，只怕你也担当不起哪。”

他一抬出皇帝的大帽子来，夏国相再也不敢违抗，连声答应：“是，是。”却不移步。韦小宝脸色不愉，说道：“夏总兵老是推三阻四，这中间到底有甚么古怪？你想要掉枪花，摆圈套，却也不妨拿出来瞧瞧，看我姓韦的是否对付得了。”他因心上人被擒，眼见凶多吉少，焦急之下，说话竟不留丝毫余地，官场中的虚伪面目，全都撕下来了。夏国相急道：“小将怎敢向钦差大人掉枪花？不过……不过这中间实在有……”

夏国相越来越怒，脸上仍是一副恭谨神色，说道：“钦差大人要去审问刺客，那是再好不过，钦差大人问一句，胜过我们问一百句、一千句。就怕王爷……王爷……”韦小宝怒道：“王爷怎么了？他不许我审问刺客么？”夏国相忙道：“不是，不是。钦差大人不可误会。大人去瞧瞧刺客，查明这女子的来历，我们王爷只有感激，决无拦阻之理。小将斗胆，有一句话，请大人别见怪。”韦小宝顿足道：“唉，你这个人说话吞吞吐吐，没半点大丈夫气概，定是平日在老婆床前跪得多了。快说，快说！”夏国相心中骂道：“你姓王的十八代祖宗，个个都是畜生。”说道：“就怕那刺客万一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大人一见之下，便捉了去，王爷要起人来，小将交不出，那……那可糟糕之极了。”韦小宝心道：“你这家伙当真狡猾得紧。把话儿说在前头，要我答应不提刺客。你奶奶的，这刺客是我亲亲老婆，岂容你们欺侮？”笑道：“你说过刺客决非公主的宫女，那又何必担心？”夏国相道：“那是小将的揣测，究竟如何，实在也不明白。”韦小宝道：“你是不许我把刺客捉走？”夏国相道：“不敢。钦差大人请在厅上稍行宽坐，待小将去禀明王爷，以后的事，自有王爷跟钦差大人两位作主。就算王爷生气，也怪不到小将头上。”

韦小宝心道：“原来你是怕给岳父打屁股，不肯担干系。”嘿嘿一笑，说道：“好，你去禀告罢。我跟你说，不管王爷是睡着还是醒着，你给我即刻回来。你王爷身子要紧，我们公主的死活，却也不是小事。公主殿下给你世子欺侮之后，这会儿不知怎样了，我可得赶着回去瞧瞧。”他生怕吴三桂昏迷未醒，夏国相就此守在床边，再也不出来了。夏国相躬身道：“决计不敢误了钦差大人的事。”

韦小宝哼了一声，冷笑道：“这是你们的事，可不是我的事。”夏国相进去之后，毕竟还是过了好一会这才出来，韦小宝已等得十分不耐烦，连脚跺。夏国相道：“王爷仍未十分清醒。小将怕钦差大人等得心焦，匆匆禀告之后，来不及等候王爷的谕示，这就来侍候大人去审问刺客。钦差大人请。”韦小宝点点头，跟着他走向内进，穿过了几条回廊，来到花园之中。只见园中数十名家将手执兵刃，来回巡逻，戒备森严。夏国相引着他走到一座大假山前，向一名武官出示一支金批令箭，说道：“奉王爷谕，侍候钦差大人前来审问刺客。”那武官验了令箭，躬身道：“钦差大人请，总兵大人请。”侧身让在一旁。夏国相道：“小将带路。”从假山石洞中走了进去。韦小宝跟着入内，走不几步，便见到一扇大铁门，门旁有两名家将把守。原来这假山是地牢的入口。一连过了三道铁门，渐行渐低，来到一间小屋之前。室前装着粗大铁栅，栅后一个少女席地而坐，双手捧头，正在低声饮泣。墙上装有几盏油灯，发出淡淡黄光。

韦小宝快步而前，双手握住了铁栅，凝目注视着那少女。夏国相喝道：“站起来，钦差大人有话问你。”那少女回过头来，灯光照到她脸上。韦小宝和她四目交投，都是“啊”的一声惊呼。那少女立即站起，手脚上的铁链发出哗哗唧唧声响，说道：“怎... 怎么你在这里？”两人都是惊奇之极。韦小宝万万想不到，这少女并非阿珂，而是沐王府的小郡主沐剑屏。他定了定神，转头问夏国相：“为甚么将她关在这里？”夏国相道：“大人识得刺客？她... 她果然是服侍公主的宫女吗？”脸色之怪异，实不亚于韦小宝与沐剑屏。韦小宝道：“她... 她是行刺吴... 行刺王爷的刺客？”夏国相道：“是啊，这女子胆大之极，干这等犯上作乱之事，到底是谁人主使，还请大人详加审问。”韦小宝稍觉放心：“原来大家都误会了，行刺吴三桂的不是阿珂，却是沐家的小郡主。她父亲被吴三桂害死，她出手行刺，为父亲报仇，自然毫不希奇。”又问夏国相：“她自己说名叫王可儿？是公主身边的宫女？”

夏国相道：“我们抓住了之后，问她姓名来历，主使之入，她甚么也不肯说。但有人认得她是宫女王可儿。不知是也不是，要请大人见示。”韦小宝思忖：“小郡主被擒，我自当设法相救。她也是我的老婆，做人不可偏心。”说道：“她自然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公

魔鞘室不端... 慕！彼底畔裴囊F琳A苏Q助Γ:档溃骸澳恹擅蠢葱与唐轿姻酃坎灰*:*寺稽康降资撮○魔梗靠炜焜欣鑫♣灌闷与憾芸唷！便囊F量... 溃骸拔拽... 瘟蠓杭棕v显糅鞣福... 汛竺鹃7椒刨透... 索沧樱n彩呛喝奕... 囊桓霾幌肴:困!图果抑蒙上w荒茆朔苏杨樵萱!蔽ば”ℳ儻≠溃骸耙... 就罚... 灌任臺... 九腫... 閣詮←銅17苏餉淳茫T挂环悞婢匾膊吹... 5ù宜嫡庵执竿埋坏赖幕埃磕悴慌律蔻仿稽俊便囊F恋溃骸澳閣詮←銅5.帽任揖玫枚暇... 閩种... 郎跌垂婢兀课逮律葩罚... 膊煊燧... 魑蔽... 蠓蠓杭棹怒!蔽ば”ψ呱弦徊剑... 鹊溃骸翻焜焜欣鑫9降资撮○甘鼓慳葱写蹋客9椰褂泻稳耍佻币幻癸担... 幻嬗沂帜粗赶蛭碎笏噶思钢福... 花... 魑花氏墓... 哨<... 珍拥论x管种福... 墓... 喉驹... 竺... 兀... 围... 刺... 质坪图访寂... 郭纳袂撸... 囊F梁媚猥w洽种缸畔墓... 岫... 策... 溃骸拔业耐n尘褪... 撬... 撬... 甘... 业... 墓! 毕墓*啻... 夔... 雀... 溃骸昂... 蛋... 说... 溃... 便囊F恋溃骸澳... 馐... 瓜... 肘... 担... 碾... 儇... 形... 倚... 写... 涛... 馐... 槓... 口... 阔... 滴... 馐... 蠓... 馐... 嘶... 骂... 毒... 叶... 己... 匏... 憾... 怂... 尸... 阙... 息... 困... 闹... 荡... 趟... 懒... 宋... 馐... 垫... 螭... 愧... 淡... 稍... 浴... 稍... 浴... 稍... 浴... ee彼... 恢... 墓... 嘲... 巧... 跌... 瓷... 砭... 崂... 植... 簧... 扑... 祷... 眩... 皇... 笨... 硬... 幌... 氣... 丫... 巳”Φ溃骸人... 涂... 稍... 陨... 博... 2... 疲... 哟... 嗣... 蝗... 舜... 蛩... 削... 俊... 便... 囊F... 链... 策... 溃骸岸... 岳... 坡... 滴... 馐... 站... 3... 4... 登... 哨... 叭... 祝... 祝... 睦... 楔... 煤... 埽... 緹... 拖... 肱... 资... 稚... 緇... 宋... 馐... 稽... 稽... 褪... 恰... 帽... 敲... 坏... 印! 毕墓... 嗔... 喘... 霍... 囊F... 廖... 焜... 砵... 帷... 巳”鹊... 溃... 骸... 澳... 阔... 裨... 翻... 俚... 睐... 男... 口... 凈... 勒... 饨... 撬... 撬... 克... 瞧... 轿... 颀... 呐... 鮎... 墓... 喇... 掉... 聒... 轿... 姻... 跛... 凉... 挥... 怪... 蛩... 削... 嵌... 际... 俏... 怂... 悞! 彼底旁... 谛... 库... 芭... 鹤... 竿... 粗... 福... 鞣... 鞣... 档... 煤... 谩... 囊F恋溃骸罢... 兀... 帘... 馨... 晕... 宜... 担... 圍... 黄... 瑚... 宋... 馐... 稽... 稽... 约... 壕... 涂... 勺... 銜... 轿... 姻... 醉... 挡... 官... 空... 写... 坛... 刹... 怀... 晒... 丁... 葡... 苗... 盼... 页... 遂... 蝗... 梦... 页... 园... 氲... 懂... 嗔... 貳... 埗... 撬... 垂... 兀... 宋... 以... 饿... 饿... 铢... 口... 掉... 馨... 姨... 围... 端... 愿... 渍... 闹... 舜... 第... 拢... 闯... 跌... 词... 焙... 毗... 页... 鉴... 俊... 夏国相怒极，心想：“你这臭丫头本来又不认得我，全是这小子说的。这混帐小子，为了要救你，拿老子来开玩笑。你二人原来相识，可真万万料想不到。”喝道：“你再胡言乱语，我打得你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沐剑屏一惊，便不敢再说，心想韦小宝倘若相救不得，这武官定会狠狠对付自己。韦小宝道：“你心里有甚么话，不妨都说出来。这位夏总兵是我的好朋友，倘若真是他指使你刺平西王，你老老实实跟我说，我也不会泄露出去。”说着又连使眼色。

沐剑屏道：“他... 他要打死我的，我不敢说了。”韦小宝道：“如此说来，这话是真的了。”说着叹了口气，退后几步，摇了摇头。

夏国相道：“大人明鉴，反贼诬攀长官，事所常有，自然是当不得真的。”韦小宝沉吟道：“话是不错。不过平西王平时对夏总兵很严，夏总兵心下恼恨，想杀了岳父老头儿，这些话，只怕她一个小女孩儿凭空也捏造不出。待平西王伤愈之后，我要好好劝他，免得你们丈人和女婿势成... 势成那个水甚么，火甚么的。”先前夏国相听得沐剑屏诬攀，虽然恼怒，倒也不怎么在意，自己一生功名富贵，全由平西王所赐，没人相信自己会有不轨图谋，但韦小宝若去跟平西王说及此事，岳父定然以为自己心中怀恨，竟对外人口出怨言；岳父近年来脾气暴躁，御下极严，一听了这番话，只怕立有不测之祸，忙道：“王爷对待小将仁至义尽，便当是亲生儿子一般，小将心中感激万分。钦差大人千万不可跟王爷说这等话。”

韦小宝见他着急，微微一笑，说道：“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恩将仇报的事情，世上原是有的。平西王待我不错，我定要劝他好好提防，免得遭了自己的毒手。平西王兵强马壮，身边有无数武功高手防卫，外人要害他，如何能够成功？可是内贼难防，自己人下毒手，只怕就躲不过了。”夏国相越听越是心惊，明知韦小宝的话无中生有，用意纯在搭救这少女，可是平西王疑心极重，对人人都有猜忌之心，前几日他亲兄弟吴三枚走入后堂，忘了除下佩刀，就给他亲手摘下刀来，痛骂了一顿。韦小宝倘若跟平西王去说甚么“外敌易御，内贼难防”的话，平西王就算不信，这番话在他心中生下了根，于自己前程必定大有碍，当即低声道：“钦差大人提拔栽培，小将永远不敢忘了您老的大恩大德，大人但有所命，小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便有天大的干系，小将也一力承担了。”

韦小宝笑道：“我是为你着想啊。这丫头的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小丫头知，一共是三个人知道。本来嘛，你早早将她一刀送了死口，倒也干净利落。这时候入我耳，你要再灭口，须得将我也一刀杀了。我手下的侍卫兵将，早就防了这着，几干人都候在王府之外，你要杀我，比较起来要难上这么一点儿。”夏国相脸色一变，请了个安，道：“小将万万不敢。”韦小宝笑道：“既然灭不了口，这番话迟早都要传入平西王耳中。夏总兵，你是十大总兵的头儿，又是平西王的女婿，其余九位总兵，还有王府中的文武百官，喝你醋的人恐怕不少。常言道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既然有人吃醋，加油添酱的事也就免不了啦。只要漏出了这么一点儿风声出去，平西王的耳根就不怎么干净了。人人在他老人家耳边说你坏话。加柴添草，煽风点火，平西王受了伤，病中脾气不会很好罢？这个... 这个... 唉！”说着... 貳... 巳”x 徊... 还... 粘... 槓... 撇... 裸... 墓... 暖... 聪... 朕... 虎... 佑... 援... 彝... 醜... 氛... 碌... 怪... 们... 充... 始... 晌... 业... 娜... 已... 啡... 徊... 簧... 促... 档... 溃... 按... 笈... *... 蚌... 耄... 属... 汗... 痱... 徊... 恢... 缩... 尾... 藕... 茫... 俊... 韦小宝道：“这件事办起来，本来很有些为难，好罢，我就担些干系，交了你这朋友。你把这小丫头交给我带去，说是公主要亲自审问。”凑嘴到他耳边，低声道：“今儿晚上，我把她杀了，传了消息出来，说她抵死不招，受刑不过，就此呜呼哀哉。那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干二净，一清二楚吗？”夏国相早料到他要说这几句话，心道：“他妈的混帐臭小子，你想救这小丫头，却还要我承你的情，是你臭小子帮了我一个大忙。只不过你怎会识得这小丫头，可真奇了。”问道：“大人的确认清楚了，她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小将刚才盘问她之时，她对公主相貌年纪、宫里的情形，说得都不大对。”韦小宝道：“她不愿连累了公主，自然要故意说错了。这小丫头忠于公主，又不负你夏总兵的重托，很好，很好。”夏国相听他话头一转，又套到了自己头上，忙道：“大人妙计，果然高明。就请大人写个手谕，说将犯人提了去，好让小将向王爷交代。”韦小宝笑骂：“他妈的，老子瞎字不识，写甚么手谕脚谕了？”伸手入怀，摸出一柄短铳火枪，说道：“这是你王爷送给我的礼物，你去拿给王爷瞧瞧，就说我奉公主之命，把犯人提去，这把火枪就是证物。”夏国相双手接过，放入怀中，出去叫了两名武官进来，吩咐打开铁栅，除去沐剑屏的足镣，但仍是戴着手铐。夏国相握手铐上连着的铁链，直送到王府门外，将铁链交在韦小宝手里，又将手铐的钥匙交给他，大声说道：“钦差大人奉公主殿下谕示，将女犯一名提去审问，大伙儿小心看守，可别给犯人跑了。”

韦小宝笑道：“你怕我提了犯人会抵赖么？这里人人都瞧见了，都听见了。我想要赖，也赖不了啦。”夏国相躬身道：“大人取笑了，小将决无此意。”韦小宝道：“你去跟王爷说，我挺惦念他老人家的身子，明日再来请安问候。”夏国相又躬身道：“不敢当。”韦小宝带着沐剑屏回到安阜园自己屋里，关上了房门，笑嘻嘻的问道：“好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

沐剑屏小脸羞得通红，嗔道：“一见面就不说好话。”手一抬，手铐上铁链叮当发声，道：“你先把这个除去了再说。”韦小宝

“我先得跟你亲热亲热，一除去手铐，你就不肯了。”说着伸手抱住她纤腰。沐剑屏大急，道：“你……你又来欺侮我。”韦小宝笑道：“好，我不欺侮你，那么你来欺侮我。”将自己面颊凑到她嘴唇上轻轻一触，取出夏国相交来的钥匙开了手铐，拉着她并肩坐在床边，这才问起行刺吴三桂的情由。沐剑屏道：“洪教主和夫人收到你送去的东西，很是喜欢，让我服了解药，解去身上的毒，派了赤龙副使带同我来见你，要你忠心办事。夫人说，教主和夫人知道你见我，所以……所以……”韦小宝握住她手，道：“所以派你来给我做老婆？”沐剑屏急道：“不，不是的。夫人说怕你心中牵记我，不能安心办事。她真的没说别的。”韦小宝道：“夫人一定说了的，你自己瞒着不说就是了。”沐剑屏道：“你如不信，见到夫人时间她好了。”韦小宝见她急得泪珠在眼眶中滚动，怕逗得她哭了，便温言道：“好，好。夫人没说。不过你自己，是不是也牵记我？也想见我？”沐剑屏转过脸去，轻轻点了点头。韦小宝道：“那赤龙副使呢？怎么你又去行刺吴三桂？”沐剑屏道：“我们大前天来到昆明，就想来见你，不料在西门外遇见了我哥父跟柳师父。”韦小宝道：“啊，你哥父和柳师父都到了昆明，我可不知道。”沐剑屏道：“敖师哥、刘师哥他们也都来了，只吴师叔生了病没来。大家来到昆明，安排了个计策，要刺杀建宁公主。”

韦小宝吃了一惊，道：“要刺杀公主，那为甚么？公主可没得罪你们沐王府啊。”沐剑屏道：“我哥父说，我们要扳倒吴三桂这大汉奸，眼前正有个大好机会。鞑子皇帝将妹子嫁给吴三桂的儿子，我们如把公主杀了，皇帝一定怪吴三桂保护不周，下旨责罚，多半就会逼得吴三桂造反。”

韦小宝听到这里，手心中全是冷汗，暗想：“这计策好毒。我一心在图谋吴三桂，没想到如何好好保护公主，倘若给沐王府先下手为强，这可糟了。”问道：“后来怎样？”沐剑屏道：“我哥哥叫我假扮宫女，混到公主身边行刺，他们在外接应，一等我得手，就救我出去。赤龙副使听到了他们的计策，对我说，白龙使负责保护公主，倘若杀了公主，只怕要连累了你。我想这话不错，想来跟你商量。不料给柳师父知道了，一刀就将赤龙副使杀了。”说到这里，身子微微发抖，显是想起当时情景，兀自心有余悸。

韦小宝紧紧握住沐剑屏手，安慰道：“别怕，别怕。你都是为了我，多谢你得很。”沐剑屏泪水滚下面颊，抽抽噎噎的道：“可是……可是你一见我，就来欺侮我，又……又不信我的话。”韦小宝拿起她手来，打了自己一记耳光，骂道：“该死的混蛋，打死你这婊子！”沐剑屏忙拉住他手，说道：“不，我不要你打自己、骂自己。”韦小宝又拿起她手，轻轻在自己脸颊上打了一下，说道：“总之是韦小宝该死，你的好老婆沐家亲亲小宝贝给吴三桂捉去了，怎么不早些去救？”沐剑屏道：“你这不替宋贞李卓犖还口勒强傻酶峡煜救下櫻鸢陀>雀络缩土 浮！蔽ば”ϕ0014)痰◆实渍骸澳傲络缩土 取捕几|饺叉耍俊

沐剑屏道：“前天晚上，我们住的地方忽然给吴三桂手下的武士围住了。他们来的人很多，武功很高的人也有二十多个，我们寡不敌众，敖师哥当场给杀了。我哥哥、柳师父、还有我自己，都让他们捉了。”韦小宝叹道：“敖师兄给大汉奸杀了，可惜，可惜。”又问：“你给他们拿住之后，怎么又能去行刺吴三桂？”沐剑屏道：“行刺吴三桂？我没有啊。我当然想杀了大汉奸，可是……可是这些坏人给我戴了脚镣手铐，我又怎能行刺？”韦小宝越听越奇，问道：“你前天晚上就给捉住了？这两天在哪里？”沐剑屏道：“我一直给关在一间黑房里，今天他们带我去关在那地牢里，过得不久，你就来了。”韦小宝隐隐知道不妙，显已上了夏国相的大当，只是其中关窍，却想不出来，沉吟道：“今天吴三桂给人行刺，受伤很重，不是你刺的？”沐剑屏道：“自然不是。我从来没见过吴三桂，他会死吗？”韦小宝摇头道：“我不知道。你说你的身分来历，有没有跟他们说？”沐剑屏道：“没有。我甚么也不说，审问我的武官很生气，问我是不是哑巴。韦大哥，你从前也说过我是哑巴。”韦小宝在她脸上轻轻一吻，道：“你是我的亲亲小哑巴，我还说要在你脸上雕一只小乌龟呢。”沐剑屏又羞又喜，眼光中尽是柔情，却不敢转头去瞧他。

韦小宝心中却在打转念头：“夏国相为甚么要小郡主来冒充宫女？是了，他要试试我，跟沐王府的人是否相识。我这一救小郡主，显然便招承跟他们同是一伙。他是布了个陷阱，要我踏将下去。眼下老子不小心，已落入了他的圈套，这可糟了，大大的糟了。老子大大的糟了之后，下一步又是如何糟法？”他虽机警狡狴，毕竟年幼，真正遇上了大事，可不是吴三桂、夏国相这些老奸巨猾之人的对手，心中一急，全身都是汗水，说道：“亲亲好老婆，你在这里待着，我得去跟人商量商量，怎生救你哥哥和柳师父。”当下来到西厢房，召集天地会群雄，将这些情由跟众人说了。徐天川等一听，均觉其中大有蹊跷。玄贞道：“莫非咱们假装杀了罕帖摩的把戏，给吴三桂瞧出了破绽？”钱老本道：“吴三桂不知从何得到讯息，半夜里去擒拿沐王府的朋友？”韦小宝心念一动，道：“沐王府有个家伙，名叫刘一舟，此人跟我有梁子，为人又贪生怕死，多半是他通风报讯。”钱老本道：“想必如此。可是韦香主，你是鞑子皇帝宠信的钦差大臣，大汉奸说甚么也不会疑心你跟沐王府的人有甚么牵连。这中间……”皱起了眉头，苦苦思索。

祁清彪道：“依我推想，大汉奸决不是疑心韦香主跟沐王府的人本来相识，那只是误打误撞，事有巧合。”韦小宝忙问：“怎地误打误撞，事有功合？”祁清彪道：“行刺大汉奸的，多半真是公主身边那宫女王可儿，大家都这么说，不能无中生有的捏造。”韦小宝道：“是，是，那王可儿确是失了踪，定是给大汉奸逮去了。”祁清彪道：“大汉奸自然料到公主会派韦香主去要人，碍着公主和钦差大人的面子，他不能不放手，却又不甘心就此放了刺客。恰好沐家小郡主给他们逮着，他们就说这是刺客。韦香主到牢里一看，自然认得她不是王可儿。这一来，韦香主便束手无策了。”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对，对，究竟祁三哥是读书人，理路清楚。他们就算没逮到沐家小郡主，一般能随便找个姑娘来塞给我，说道：‘钦差大人，这是刺客，您老人家要不要？’要就捉去，不必客气。她不是公主身边的宫女吗？那好极了！”他奶奶的，那时老子最多只能说公主走失了一个宫女，要他们在昆明城里用心找找，可不能硬要捉人了。我居然认得沐家小郡主，一定大出他们意料之外。这件事大汉奸问起来，倒也不易搪塞。”祁清彪道：“韦香主，事已如此，那只好跟吴三桂硬挺。你跟他谈，你是奉了皇帝的圣旨，才跟沐家结交的。”韦小宝给他一语提醒，当即哈哈大笑，说道：“不错，不错。我放了吴立身这一干人，的确的确是……”说到这里，立即住嘴，心想：“皇上亲口下旨，要我释放吴立身等人，这话却不能说。”转口道：“我虽可说奉的是皇帝圣旨，就怕骗不过这大汉奸。”钱老本道：“真要骗倒大汉奸，自然不易。不过韦香主只须一口咬定是皇帝的主意，大汉奸就算不信，那也无可奈何。总而言之，韦香主只要不跟他翻脸，一离开了云贵两省，就不怕他了。”徐天川点头道：“这计策甚高。大汉奸做了亏心事，不免疑神疑鬼，担心小皇帝会知道他造反的阴谋。”韦小宝道：“沐王府的人明知我奉旨保护公主，却想来刺死她，太也不讲义气。要是吴立身吴二哥在这里，一定不会赞成。”祁清彪道：“他们知道韦香主身在曹营心在汉，也不是当真忠心给鞑子皇帝办事，因此没顾虑到此节。咱们天地会和沐王府虽然打赌争胜，但大家故仇同仇，柳大洪等又是响当档的好汉子，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说到如何拯救沐剑屏、柳大洪等人，此事殊非容易，群雄都想不出善策。商议良久，韦小宝道：“这些法子恐怕都不管用，待我见了大汉奸后，再瞧瞧有没有机会。”群雄辞出后，韦小宝心想：“说不定我那阿珂老婆并没去行刺大汉奸，也没给逮了去，那是旁人误传。崩吹骄拍逊恐校 患 效 实渍骸 福 2 译琢稽俊本拍岩 9 渍骸拔 鸢帕 隼 隼 克 懒嗣 俊被嫡 芭鄙 幸 欤 燊 灿 行 2 图 凡 ば” 嫺 渍骸 拔 鸢 鸢 郎 跌 蠢 俊 本 拍 涯 魄 唬 袋 艘 换 幔 实渍骸 罢 爨 蠓 杭 稽 筭 迫 缩 危 俊 蔽 ば” ϕ 渍骸 吧 说 煤 基 于 5 茺 痲 詹 偶 搅 怂 香 圆 恍 眩 慌 牵 幢 音 芭 睚 ！ 本 拍 呀 成 弦 采 幌 郑 婕 从 种 逸 鸢 嗣 纪 罚 9 蛻 渍骸 靶 氩 萌 盟 喂 ！ 蔽 ば” o 胛 嗜 盟 郎 跌 蠢 9 盟 干 裆 兀 柜 叶 眷 乘 ！ 肆 顺 透 丫 闹 谢 勾 媪 送 姑 坏 闹 竿 lv ギ 榭 拍 媪 乃 淋 ！ 巴 蹙 啥 阙 畜 占 俾 睹 妨 口 只 俗 保 鬻 冢 蛙 次 奕 肆 梁 蝶 哺 吩 爸 幸 恢 途 8 8 晴 6 涛 渍 妓 得 患 健 械 氛 涛 涝 蛋 担 骸 巴 蹙 啥 遣 皇 切 写 唐 轿 颞 醴 墓 稽 科 轿 颞 醴 帕 巳 寺 稽 靠 擅 患 健 ！ 彼 艘 惶 煲 煌 志 翟 诰 氩 煤 爰 氏 椒 恐 校 寨 F 了 档 眉 妇 洒 谢 埃 9 詹 繁 阔

注：罗甸在贵州省中部，吴三桂驻有重兵。

第三十二回 歌喉欲断从弦续 舞袖能长听客夸

次日韦小宝去探吴三桂的伤势。吴三桂的次子出来接待，说道多谢钦差大人前来，王爷伤势无甚变化，此刻已经安睡，不便惊动。韦小宝问起夏国相，说道正在带兵巡视弹压，以防人心浮动，城中有变，再问吴应熊的伤势，也无确切答复。

韦小宝隐隐觉得，平西王府已大起疑心，颇含敌意，这时候要救沐王府人，定难成功；要救阿珂更是难上加难，只怕激得王府立时动手，将自己一条小命送在昆明。

又过一日，他正在和钱老本、徐天川、祁彪清等人商议，高彦超走进来，说道有一名老道姑求见。韦小宝奇道：“老道姑？找我干什么？是化缘么？”高彦超道：“属下问她为了何事，她说是奉命送信来给钦差大人的。”说着呈上一个黄纸信封。

韦小宝皱眉道：“相烦高大哥拆开来瞧瞧，写着些什么。”高彦超拆开信封，取出一张黄纸，看了一眼，读道：“阿珂有难……”韦小宝一听到这四个字，便跳了起来，急道：“什么阿珂有难？”天地会群雄并不知九难和阿珂之事，都是茫然不解。高彦超道：“信上这样写的。这信无头无尾，也没署名，只说请你随同送信之人，移驾前往，共商相救之策。”

韦小宝问道：“这道姑在外面么？”高彦超刚说得一句：“就在外面。”韦小宝已直冲出去。来到大门侧的耳房，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道姑坐在板凳上相候。守门的侍卫大声叫道：“钦差大臣到。”那道姑站起身来，躬身行礼。

韦小宝问道：“是谁差你来的？”那道姑道：“请大人移步，到时自知。”韦小宝道：“到哪里去？”那道姑道：“请大人随同贫道前去，此刻不便说。”韦小宝道：“好，我就同你去。”叫道：“套车，备马！”那道姑道：“请大人坐车前往，以免惊动了旁人。”韦小宝点点头，便和那道姑出得门来，同坐一车。

徐天川、钱老本等生怕是敌人布下陷阱，远远跟随在后。

那道姑指点路径，马车迳向西行，出了西城门。韦小宝见越行越荒凉，微觉担心，问道：“到底去哪里？”那道姑道：“不久就到了。”又行了三里多路，折而向北，道路狭窄，仅容一车，来到一小小庵堂之前。那道姑道：“到了。”

韦小宝跳下车来，见庵前匾上写着三字，第一字是个“三”字，其余两字就不识得了，回头一瞥，见高彦超等远远跟着，料想他们会四下守候，于是随着那道姑进庵。

但见四下里一尘不染，天井中种着几株茶花，一树紫荆，殿堂正中供着一位白衣观音，神像相貌极美，庄严宝相之中带着三分俏丽。韦小宝心道：“听说吴三桂的老婆之中，有一个外号四面观音，又有一个外号叫作八面观音。不知是不是真有观音菩萨这么好看。他妈的，大汉奸艳福不浅。”

那道姑引着他来到东边偏殿，献上茶来，韦小宝揭开盖碗，一阵清香扑鼻，碗中一片碧绿，竟是新出的龙井茶叶，微觉奇怪：“这龙井茶叶从江南运到这里，价钱可贵得紧哪，庵里的道姑还是尼姑，怎地如此阔绰？”那道姑又捧着一只建漆托盘，呈上八色细点白磁碟中盛的是松子糖、小胡桃糕、核桃片、玫瑰糕、糖杏仁、绿豆糕、百合酥、桂花蜜饯杨梅，都是苏式点心，细巧异常。这等江南点心，韦小宝当年在扬州妓院中倒也常见，嫖客光临，老鸨取出待客，他乘人不备，不免偷吃一片两粒，不料在云南一座小小庵堂中碰到老朋友，心下大乐：“老子可回到扬州丽春院啦。”

那道姑奉上点心后，便即退出。茶几上一只铜香炉中一缕青烟袅袅升起，烧的是名贵檀香，韦小宝是识货之人，每次到太后慈宁宫中，都闻到这上等檀香的气息，突然心中一惊：“啊哟，不好，莫非老婊子在此？”当即站起身来。

只听得门外脚步之声细碎，走进一个女子，向韦小宝合什行礼，说道：“出家人寂静，参见韦大人。”语声轻柔，说的是苏州口音。

这女子四十岁左右年纪，身穿淡黄道袍，眉目如画，清丽难言，韦小宝一生之中，从未见过这等美貌的女子。他手捧茶碗，张大了口竟然合不拢来，刹时间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那女子微笑道：“韦大人请坐。”

韦小宝茫然失措，道：“是，是。”双膝一软，跌坐入椅，手中茶水溅出，衣襟上登时湿了一大片。

天下男子一见了她便如此失魂落魄，这丽人生平见得多了，自是不以为意，但韦小宝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竟也为自己的绝世容光所镇慑。那丽人微微一笑，说道：“韦大人年少高才，听人说，从前甘罗十二岁做丞相，韦大人却也不输于他。”

韦小宝道：“不敢当。啊哟，什么西施、杨贵妃，一定都不及你。”

那丽人伸出衣袖，遮住半边玉颊，嫣然一笑，登时百媚横生，随即庄容说道：“西施，杨贵妃，也都是苦命人。小女子只恨天生一副容貌，害苦了天下苍生，这才长伴清灯古佛，苦苦忏悔。唉，就算敲穿了木鱼，念烂了经卷，却也赎不了从前造孽的万一。”说到这里，眼圈一红，忍不住便要流下泪来。

韦小宝不明她话中所指，但见她微笑时神光离合，愁苦时楚楚动人，不由得满腔都是怜惜之意，也不知她是什么来历，胸口热血上涌，只觉得就算为她粉身碎骨，也是甘之如飴，一拍胸膛，站起身来，慷慨激昂的道：“有谁欺侮了你，我这就去为你拼命。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尽管交在我手里，倘若办不到，我韦小宝割下这颗脑袋来给你。”说着伸出右掌，在自己后颈重重一斩。如此大丈夫气概，生平殊所罕有，这时却半点不是做作。

那丽人向他凝望半晌，呜咽道：“韦大人云天高义，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才是。”忽然双膝下跪，盈盈拜倒。

韦小宝道：“不对，不对。”也即拜倒，向着她咚咚的磕了几个响头，说道：“你是仙人下凡，观音菩萨转世，该当我向你磕头才是。”那丽人低声道：“这可折杀我了。”

伸手托住他双臂，轻轻扶住。两人同时站起来。

韦小宝见她脸颊上挂着几滴泪水，晶莹如珠，忙伸出衣袖，给她轻轻擦去，柔声安慰：“别哭，北北北便有天大的事儿，咱们也非给办个妥妥当当不可。”以那丽人年纪，尽可做他母亲，但她容色举止、言语神态之间，天生一股娇媚婉变，令人不自禁的心生怜惜，韦小宝又问：“你到底为什么难过？”

那丽人道：“韦大人见信之后，立即驾到，小女子实是感激……”

韦小宝“啊哟”一声，伸手在自己额头一击，说道：“糊涂透顶，那是为了阿珂……”双眼呆呆的瞪着那丽人，突然恍然大悟，大声道：“你是阿珂的妈妈！”

那丽人低声道：“韦大人好聪明，我本待不说，可是你自己猜到了。”

韦小宝道：“这容易猜。你两人相貌很象，不过……不过阿珂师姊不及……你美丽。”

那丽人脸上微微一红，光润白腻的肌肤上渗出一片娇红，便如白玉上抹了一层胭脂，低声问道：“你叫阿珂做师姊？”

韦小宝道：“是，她是我师姊。”当下毫不隐瞒，将如何和阿珂初识、如何给她打脱了臂骨、如何拜九难为师、如何同来昆明的经过一一说了，自己对阿珂如何倾慕，而她对自己又如何丝毫不瞧在眼里，种种情由，也是坦然直陈。只是九难的身世，以及自己意欲不利于吴三桂的图谋，毕竟事关重大，略过不提。

那丽人静静的听着，待他说完，轻叹一声，低吟道：“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红颜祸水，眼前的事，再明白也没有了。韦大人前途远大……”

韦小宝摇头道：“不对，不对。‘红颜祸水’这句话，我倒也曾听说书先生说过，什么妲己，什么杨贵妃，说这些美女害了国家。其实呢，天下倘若没这些糟男人、糟皇帝，美女再美，也害不了国家。大家说平西王为了陈圆圆，这才投降清朝，依我瞧哪，要是吴三桂当真忠于明朝，便有十八个陈圆圆，他奶奶的吴三桂也不会投降大清啊。”

那丽人站起身来，盈盈下拜，说道：“多谢韦大人明见，为贱妾分辨千古不白之冤。”

韦小宝急忙回礼，奇道：“你……你……啊……啊哟，是了，我当真混蛋透顶，你若不是陈圆圆，天下哪……哪……有第二个这样的美人？不过，唉，我可越来越糊涂了，你不是平西王的王妃吗？怎么会在这里搞什么带发修行？阿珂师姊怎么又……又是你的女儿？”

那丽人站起身来，说道：“贱妾正是陈圆圆。这中间的经过，说来话长。贱妾一来有求于韦大人，诸事不敢隐瞒；二来听得才大人作为贱妾辩冤的话，心里感激。这二十多年来，贱妾受尽天下人唾骂，把亡国的大罪名加在贱妾头上。当世只有两位大才子，才明白贱妾的冤屈。一位是大诗人吴梅村吴才子，另一位便是韦大人。”

其实韦小宝于国家大事，浑浑噩噩，胡里胡涂，哪知道陈圆圆冤枉不冤枉，只是一见到她惊才绝艳的容色，大为倾倒，对吴三桂又十分痛恨，何况她又是阿珂的母亲，她便有千般不是，万般过错，这些不是与过错，也一古脑儿、半丝不剩的都派到了吴三桂头上。

听她称自己为“大才子”，这件事他倒颇有自知之明，急忙摇手，说道：“我西瓜大的字识不上一担，你要称我为才子，不如在这称呼上再加‘狗屁’两字。这叫做狗屁才子韦小宝。”

陈圆圆微微一笑，说道：“诗词文章做得好，不过是小才子。有见识、有担当，方是大才子。”

韦小宝听了这两句奉承，不禁全身骨头都酥了，心想：“这位天下第一美人，居然说我是大才子。哈哈，原来老子的才情还真不低。他妈的，老子自出娘胎，倒是第一次听见。”

陈圆圆站起身来，说道：“请大人移步，待小女子将此中情由，细细诉说。”

韦小宝道：“是。”跟着她走过一条碎石花径，来到一间小房之中。

房中不设桌椅，地下放着两个蒲团，墙上挂着一幅字，看上去密密麻麻的，字数也真不少，旁边却挂着一只琵琶。

陈圆圆道：“大人请坐。”待韦小宝在一个蒲团上坐下，走到墙边，将琵琶摘了下来，抱在手中，在另一个蒲团上坐了，指着墙上那幅字，轻轻说道：“这是吴梅村才子为贱妾所作的一首长诗，叫做‘圆圆曲’。今日有缘，为大人弹奏一曲，只是有污清听。”

韦小宝大喜，说道：“妙极，妙极。不过你唱得几句，须得解释一番，我这狗屁才子，学问可平常得紧。”

陈圆圆微笑道：“大人过谦了。”当下一调弦索，丁抖冬冬的弹了几下，说道：“此调不弹已久，荒疏莫怪。”韦小宝道：“不用客气。就算弹错了，我也不知道。”

只听她轻拢慢捻，弹了几声，曼声唱道：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唱了这四句，说道：“这是说当年崇祯天子归天，平西王和满人联兵，打败李自成，攻进北京，官兵都为皇帝戴孝。平西王所以出兵，却是为了我这不祥之人。”

韦小宝点头道：“你这样美貌，吴三桂为了你投降大清，倒也怪他不得。倘若是我韦小宝，那也是要投降的。”

陈圆圆眼波流转，心想：“你这个小娃娃，也跟我来调笑。”但见他神色俨然，才知他言出由衷，不由得微生知遇之感，继续唱道：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说道：“这里说的是王爷打败李自成的事。诗中说：李自成大事不好，是他自己不好，得了北京之后，行事荒唐。王爷见了这句话很不高兴。”韦小宝道：“是啊，他怎么高兴得起来？曲里明明说打败李自成，并不是他的功劳。”

陈圆圆道：“以后这段曲子，是讲贱妾的身世。”唱道：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箭筈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曲调柔媚宛转，琵琶声缓缓荡漾，犹如微风起处，荷塘水波轻响。

陈圆圆低声道：“这是将贱妾比作西施了，未免过誉。”韦小宝摇头道：“比得不对，比得不对！”陈圆圆微微一怔。韦小宝道：“西施哪里及得上你？”陈圆圆微现羞色，道：“韦大人取笑了。”韦小宝道：“决不是取笑。其中大有缘故。我听人说，西施是浙江绍兴府诸暨人，相貌虽美，绍兴人说话‘娘个贱胎踏踏叫’，哪有你苏州人说话又嗲又糯！”陈圆圆巧笑嫣然，道：“原来还有这个道理。想那吴王夫差也是苏州人，怎么会喜欢西施？”韦小宝摇头道：“那吴王夫差耳朵不大灵光，也是有的。”陈圆圆掩口浅笑，脸现晕红，眼波盈盈，樱唇细颤，一时愁容尽去，满室皆是娇媚。韦小宝只觉暖洋洋地，醉醺醺地，浑不知身在何处。但听得她继续唱道：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唱到这里，轻轻一叹，说道：“贱妾出于风尘，原不必隐瞒...”韦小宝道：“什么叫做出于风尘？你别跟我掉文，一掉文我就不懂。”陈圆圆道：“小女子本来是苏州倡家的妓女...”韦小宝拍膝叫道：“妙极！”陈圆圆微有愠色，道：“那是贱妾命薄。”韦小宝兴高采烈，说道：“我跟你志同道合，我也是出于风尘。”陈圆圆睁着一双明澈如水的凤眼，茫然不解，心想：“他一定不懂出于风尘的意思。”

韦小宝道：“你出身子妓院，我也出身子妓院，不过一个是苏州，一个是扬州。我妈妈是在扬州丽春院做妓女的。不过她相貌跟你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圆圆大为奇怪，柔声问道：“这话不是说笑？”韦小宝道：“那有什么好说笑的？唉，我事情太忙，早该派人去接了我妈妈来，不能让她做妓女了。不过我见她在丽春院嘻嘻哈哈的挺热闹，接到了北京，只怕反而不快活。”

陈圆圆道：“英雄不怕出身低，韦大人光明磊落，毫不讳言，正是英雄本色。”韦小宝道：“我只跟你一个儿说，对别人可决计不说，否则人家指着骂我婊子王八蛋，可吃不消。在阿珂面前，更加不能提起，她已经瞧我不起，再知道了这事，那是永远不会睬我了。”陈圆圆道：“韦大人放心，贱妾自不会多口，其实阿珂她... 她自己的妈妈，也并不是什么名门淑女。”韦小宝道：“总之你别跟她说起。她最恨妓女，说道这种女人坏得不得了。”

陈圆圆垂下头来，低声道：“她... 她说妓院里的女子，是坏得... 坏得不得了了？”韦小宝忙道：“你别难过，她决不是说你。”陈圆圆黯然道：“她自然不会说我。阿珂不知道我是她妈妈。”韦小宝奇道：“她怎会不知道？”

陈圆圆摇摇头，道：“她不知道。”侧过了头，微微出神，过了一会，缓缓道：“崇祯的皇后姓周，也是苏州人。崇祯天子宠爱田贵妃。皇后跟田贵妃斗得很厉害。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将我从妓院里买了出来，送入宫里，盼望分田贵妃的宠...”韦小宝道：“这倒是一条妙计。田贵妃可就糟糕之极了。”陈圆圆道：“却也没什么糟糕。崇祯天子忧心国事，不喜女色，我在宫里没耽得多久，皇上就吩咐周皇后送我出宫。”

韦小宝大声道：“奇怪，奇怪！我听人说崇祯皇帝有眼无珠，只相信奸臣，却把袁崇焕这样大大的忠臣杀了。原来他瞧男人没眼光，瞧女人更加没眼光，连你这样的人都不要，啧啧，啧啧。”连连摇头，只觉天下奇事，无过于此。

陈圆圆道：“男人有的喜欢功名富贵，有的喜欢金银财宝，做皇帝的便只想到如何保住国家社稷，倒也不是个个都喜欢美貌女子的。”韦小宝道：“我就功名富贵也要，金银财宝也要，美貌女子更加要，只有皇帝不想做，给了我做，也做不来。啊哈，这昆明城中倒有一位仁兄，做了天下第一大官，成为天下第一富翁，娶了天下第一美人，居然还想弄个皇帝来做做。”陈圆圆脸色微变，问道：“你说的是平西王？”韦小宝道：“我谁也没说，总而言之，既不是你陈圆圆，也不是我韦小宝。”

陈圆圆道：“这曲子之中，以后便讲我怎生见到平西王。他向嘉定伯将我娶了去，自己去山海关镇守，把我留在他北京家里，不久闯...闯...李闯就攻进了京城。”唱道：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昼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唱到这里，琵琶声歇，怔怔的出神。

韦小宝只道曲已唱完，鼓掌喝采，道：“完了吗？唱得好，唱得妙，唱得呱呱叫。”陈圆圆道：“倘若我在那时候死了，曲子作到这里，自然也就完了。”韦小宝脸上一红，心道：“他妈的，老子就是没学问。李闯进北京，我师公崇祯皇帝的曲子是唱完了，陈圆圆的曲子可没唱完。”

陈圆圆低声道：“李闯把我夺了去，后来平西王又把我夺回来，我不是人，只是一件货色，谁力气大，谁就夺去了。”唱道：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鬓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到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日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相红经十度霜。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皇，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她唱完“擅侯王”三字，又凝思出神，这次韦小宝却不敢问她唱完了没有，拿定了主意：“除非她自己说唱完了，否则不可多问，以免出丑。”只听她幽幽的道：“我跟着平西王打进四川，他封了王。消息传到苏州，旧日院子里的姊妹人人羡慕，说我运气好。她们年纪大了，却还在院子里做那种勾当。”

韦小宝道：“我在丽春院时，曾听她们说什么‘洞房夜夜换新人’，新鲜热闹，也没什么不好啊。”陈圆圆向他瞧了一眼，见他并无讥嘲之意，微嗔道：“大人，你还年少，不明白这中间的苦处。”弹起琵琶，唱道：

“当时只爱声名累，贵戚名豪竟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恣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尘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眼眶中泪珠涌现，停了琵琶，哽咽着说道：“吴梅村才子知道我虽然名扬天下，心中却苦。世人骂我红颜祸水，误了大明的江山，吴才子却知我小小一个女子，又有什么能为？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做的事。”韦小宝道：“是啊，大清成千成万的兵马打进来，你这样娇滴滴的一个美人儿，能挡得住吗？”又想：“她这样又弹又说，倒象是苏州的说书先生唱弹词。我跟她对答几句，帮腔几句，变成说书先生的下手了。咱二人倘若到扬州茶馆里去开档子，管教轰动了扬州全城，连茶馆也挤破了。我靠了她的牌头，自然也大出风头。”

韦小宝道：“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唱到这个“流”字，歌声曼长不绝，琵琶声调转高，渐渐淹没了曲声，过了一会，琵琶渐缓渐轻，似乎流水汨汨远去，终于寂然无声。

陈圆圆长叹一声，泪水簌簌而下，呜咽道：“献丑了。”站起身来，将琵琶挂上墙壁，回到蒲团坐下，说道：“曲子最后一段，说的是当年吴王夫差身死国亡的事。当年我很不明白，曲子说的是我的事，为什么要提到吴宫？就算将我比作西施，上面也已提过了。吴宫，吴宫难道是说平西王的王宫吗？近几年来我却懂了。王爷操兵练马，穷奢极欲，只怕……只怕将来……唉，我劝了他几次，却惹得他很是生气。我在这三圣庵出家，带发修行，忏悔自己一生的罪孽，只盼大家平平安安，了此一生，哪知道……哪知道……阿珂……”

韦小宝听了半天曲子，只因歌者色丽，曲调动听，心旷神怡之下，竟把造访的来意置之脑后，一听她提到阿珂，当即站起，问道：“阿珂到底怎么了？她有没行刺平西王？她是你女儿，那么是王爷的郡主啊。啊哟，糟了，糟了。”陈圆圆惊道：“什么事糟了？”

韦小宝神思不属，随口答道：“没……没什么。”原来他突然想到，阿珂本来就瞧不起自己，她既是平西王的郡主，和自己这个妓女的儿子，更加天差地远。

陈圆圆道：“阿珂生下来两岁，半夜里忽然不见了。王爷派人搜遍了全城，全无踪影。我疑心……疑心……”忽然脸上一红，转过了脸。

韦小宝问道：“疑心什么？”陈圆圆道：“我疑心是王爷的仇人将这女孩儿偷了去，或者是要胁，要不然就是敲诈勒索。”

韦小宝道：“王府中有这许多高手卫士和家将，居然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阿珂师妹偷了出去，那人的本事可够大的了。”陈圆圆道：“是啊。当时王爷大发脾气，把两名卫队首劣杀了，又撤了昆明城里提督和知府的差。查了几天查不到踪影，王爷又要杀人，总算是我把他劝住了。这十多年来，始终没阿珂的消息，我总道……总道她已经死了。”

韦小宝道：“怪不得阿珂说是姓陈，原来她是跟你的姓。”

陈圆圆身子一侧，颤声道：“她……她说姓陈？她怎么会知道？”

韦小宝心念一动：“老汉奸日夜夜怕人行刺，戒备何等严密。要从王府中盗一个婴儿出去，说不定还难于刺杀了他，天下除了九难师父，只怕也没第二个了。”说道：“多半是偷了她去的那人跟她说的。”陈圆圆缓缓点头，道：“不错，不过……不过为什么不跟她说姓……姓……”韦小宝道：“不说姓吴？哼，平西王的姓，不见得有什么光采。”

陈圆圆眼望窗外，不禁呆呆出神，似乎没听到他的话。

韦小宝问道：“后来怎样？”陈圆圆道：“我常常惦念她，只盼天可怜见，她并没死，总有一日能再跟她相会。昨天下午，王府里传出讯息，说王爷遇刺，身受重伤。我忙去王府探伤。原来王爷遇刺是真，却没受伤。”

韦小宝吃了一惊，失声道：“他身受重伤，全是假装的？”陈圆圆道：“王爷说，他假装受伤极重，好让对头轻举妄动，便可一网打尽。”韦小宝茫然失措，喃喃道：“果然是假的，我……我这么大蠢蛋，早该想到了。”心想：“大汉奸果然已对我大起疑心。”

陈圆圆道：“我问起刺客是何等样人。王爷一言不发，领我到厢房去。床上坐着一个少女，手脚上都戴了铁铐。我不用瞧第二眼，就知道是我的女儿。她跟我年轻的时候生得一模一样。她一见我，呆了一阵，问道：‘你是我妈妈？’我点点头，指着王爷，道：‘你叫爹爹。’阿珂怒道：‘他是大汉奸，不是我爹爹。他害死了我爹爹，我要给爹爹报仇。’王爷问她：‘你爹爹是谁？’阿珂说：‘我不知道。’师父说，我见到妈后，妈自会对我说。’王爷问她师父是谁，她不肯说，后来终于露出口风，她是奉了师父之命，前来行刺王爷。”

韦小宝听到这里，于这件事的缘由已明白了七八成，料想九难师父恨极了吴三桂，单是杀了他还不足以泄愤，因此将她女儿盗去教以武功，要她来刺杀自己父亲。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随即想到：“是了，师父一直不喜欢阿珂，虽教她武功招式，内功却半点不传，阿珂所会的招式固然高明，可是乱七八糟，各家各派都有，澄观老师侄这样渊博，也瞧不出她的门派。嗯，师父不肯让她算是铁剑门的。我韦小宝才是铁剑门的嫡派传人。”想到九难报仇的法子十分狠毒，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陈圆圆道：“她师父深谋远虑，恨极了王爷，安排下这个计策。倘若阿珂刺死了王爷，那么是报了大仇。如果行刺不成，王爷终于也会知道，来行刺他的是他亲生女儿，心里的难过，那也不用说了。”韦小宝道：“现下可什么事都没有啊。她没刺伤王爷，反而你们一家团圆，你向阿珂说明这中间的情由，岂不是大家都高兴么？”陈圆圆叹道：“倘使是这样，那倒谢天谢地了。”

韦小宝道：“阿珂是你的亲生女儿，凭谁都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是你这样沉鱼落雁的母亲，也生不出那样羞花闭月的女儿。”他形容女子美丽，翻来覆去也只有“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八个字，再也说不出别的字眼，顿了一顿，又道：“王爷不肯放了阿珂，？”也总不能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忽听得门外一人大声喝道：“认贼作父，岂有此理！”

门帷掀处，大踏步走进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僧来，手持一根粗大镡铁禅杖，重重往地下一顿，杖上铁环当当乱响。这老僧一张方脸，一部苍髯，目光炯炯如电，威猛已极。就这么一站，便如是一座小山移到了门口，但见他腰挺背直，如虎如狮，气势慑人。

韦小宝吃了一惊，退后三步，几乎便想躲到陈圆圆身后。

陈圆圆却喜容满脸，走到老僧身前，轻声道：“你来了！”那老僧道：“我来了！”声音转低，目光转为柔和。两人四目交投，眼光中都流露出爱慕欢悦的神色。

韦小宝大奇：“这老和尚是谁？难道……难道是阿姨的姘头？是她从前做妓女时的嫖客？和尚嫖妓女，那也太不成话了。嗯，这也不奇，老子从前做和尚之时，就曾嫖过院。”

陈圆圆道：“你都听见了？”那老僧道：“听见了。”陈圆圆道：“谢天谢地，那孩儿还……还活着，我……”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入老僧怀里。那老僧伸左手轻轻抚摸她头发，安慰道：“咱们说什么也要救她出来，你别着急。”雄壮的嗓音中充满了深情。陈圆圆伏在他怀里，低声啜泣。

韦小宝又是奇怪，又是害怕，一动也不敢动，心想：“你二人当我是死人，老子就扮死人好了。”

陈圆圆哭了一会，哽咽道：“你……你真能救得那孩儿吗？”那老僧森然道：“尽力而为。”陈圆圆站直身子，擦了擦眼泪，问道：“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那老僧皱眉道：“总而言之，不能让她叫这奸贼作爹爹。”陈圆圆道：“是，适适适我错了。我为了救这孩儿，没为你着想。我……我对你不起。”

那老僧道：“我明白，我并不怪你。可是不能认他作父亲，不能，决计不能。”他话声不响，可是语气中自有一股凛然之威，似乎眼前便有千军万马，也会一齐俯首听令。

忽听得门外靴声囊囊，一人长笑而来，朗声道：“老朋友驾临昆明，小王的面子可大得紧哪！”正适吴三桂的声音。

韦小宝和陈圆圆立时脸上变色。那老僧却恍若未闻，只双目之中突然精光大盛。

蓦地里白光闪动，嗤嗤声响，但见两柄长剑剑刃晃动，割下了房门的门帷，现出吴三桂笑吟吟的站在门口。跟着砰蓬之声大作，木屑飞扬而起，四周墙壁和窗户同时被人以大铁锤锤破，每个破洞中都露出数名卫士，有的弯弓搭箭，有的手挺长矛，箭头矛头都对准了室内。眼见吴三桂只须一声令下，房内三人身上矛箭丛集，顷刻间便都变得刺猬一般。

吴三桂喝道：“圆圆，你出来。”

陈圆圆微一踌躇，跨了一步，便又停住，摇头道：“我不出来。”转头轻推韦小宝肩后，说道：“小宝，这件事跟你不相干，你出去罢！”

韦小宝听到她话中对自己的回护之意甚是至诚，大为感动，大声道：“老子偏不出去。辣块妈妈，吴三桂，你有种，就连老子一起杀了。”

那老僧摇头道：“你二人都出去罢。老僧在二十多年前，早就该死了。”

陈圆圆过去拉住他手，道：“不，我跟你一起死。”

韦小宝大声道：“阿姨有义气，韦小宝难道便贪生怕死？阿姨，我也跟你一起死。”

吴三桂举起右手，怒喝：“韦小宝，你跟反叛大逆图谋不轨，我杀了你，奏明皇上，有功无过。”向陈圆圆道：“圆圆，你怎么如此胡涂？还不出来？”陈圆圆摇了摇头。

韦小宝道：“什么反叛大逆？我知你就会冤枉好人。”

吴三桂气极反笑，说道：“小娃娃，我瞧你还不知这老和尚是谁。他把你蒙在鼓里，你到了鬼门关，还不知为谁送命。”

那老僧厉声道：“老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奉天王姓李名自成的便是。”

韦小宝大吃一惊，道：“你……你便是李闯李自成？”

那老僧道：“不错。小兄弟，你出去罢！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当，李某身经百战，活了七十岁，也不要你这小小的清廷官儿陪我一起送命。”

蓦地里白影晃动，屋顶上有人跃下，向吴三桂头顶扑落。吴三桂一声怒喝，他身后四名卫士四剑齐出，向白影刺去，那人袍袖一拂，一股劲风挥出，将四名卫士震得向后退开，跟着一掌拍在吴三桂背心。吴三桂立足不定，摔入房中，那人如影随形，跟着跃进，一掌斩落，正中吴三桂肩头。吴三桂哼了一声，坐倒在地。

那人将手掌按在吴三桂天灵盖上，向四周众卫士喝道：“快放箭！”

这一下变起俄顷，众卫士都惊得呆了，眼见王爷已落入敌手，谁敢稍动？

韦小宝喜叫：“师父！师父！”从屋顶跃下制住吴三桂的，正是九难。韦小宝来到三圣庵，她暗中跟随，一直躲在屋顶。平西王府卫士团团围住了三圣庵，守在庵外的高彦超等人不敢贸然动手。九难以绝顶轻功，蜷缩在檐下，众卫士竟未发觉。

九难瞪眼凝视李自成，森然问道：“你真便是李自成？”李自成道：“不错。”九难道：“听说你在九宫山上给人打死了，原来还活到今日？”李自成点了点头。九难道：“阿珂是你跟她生的女儿？”李自成叹了口气，向陈圆圆瞧了一眼，又点了点头。

吴三桂怒道：“我早该知道了，只有你这逆贼才生得出这样……”

九难在他背上踢了一脚，骂道：“你两个逆贼，半斤八两，也不知是谁更加奸恶些。”

李自成提起禅杖在地下砰的一顿，青砖登时碎裂数块，喝道：“你这贱尼是什么人，胆敢如此胡说？”

韦小宝见师父到来，精神大振，李自成虽然威猛，他也已丝毫不惧，喝道：“你胆敢冲撞我师父，活得不耐烦了吗？你本来就是逆贼，我师父他老人家的话，从来不会错的……”

忽听得呼呼声响，窗外三柄长矛飞进，疾向九难射去。九难略一回 头，左手袍袖一拂，已卷住两柄长矛，反掷了出去，右手接住第三柄长矛。窗外“啊、啊”两声惨叫，两名卫士胸口中矛，立时毙命。第三柄长矛的矛头已抵在吴三桂后心。

吴三桂叫道：“不可轻举妄动，大家退后十步。”众卫士齐声答应，退开数步。

九难冷笑道：“今日倒也真巧，这小小禅房之中，聚会了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奸。”韦小宝道：“还有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一位古往今来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难冷峻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武功第一，如何敢当？你倒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小滑头。”

韦小宝哈哈大笑，陈圆圆也轻笑一声，吴三桂和李自成却绷紧了脸，念头急转，筹思脱身之计。这两人都是毕生统带大军、转战天下的大枭雄，生平也不知已经历过了多少艰危凶险，但当此处境，竟然一筹莫展，脑中各自转过了十多条计策，却觉没一条管用。

李自成向九难厉声喝道：“你待怎样？”

九难冷笑道：“我待怎样？自然是要亲手杀你。”

陈圆圆道：“这位师太，你是我女儿阿珂的师父，是吗？”九难冷笑道：“你女儿是我抱去的，我教她武功可不存好心，我要她亲手刺死这个大奸。”说着左手微微用力，长矛下沉，矛尖戳入吴三桂肉里半寸，他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陈圆圆道：“这位师父，他……他跟你老人家可素不相识，无冤无仇。”

九难仰起头来，哈哈一笑，道：“他……他跟我无冤无仇？小宝，你跟她说是谁，也好教大汉奸和大反贼两人死得明明白白。”

韦小宝道：“我师父她老人家，便是大明崇祯皇帝的亲生公主，长平公主！”

吴三桂、李自成、陈圆圆三人都是“啊”的一声，齐感惊诧。

李自成哈哈大笑，说道：“很好，很好。我当年逼死你爹爹，今日死在你手里，比死在这大汉奸手里胜过百倍。”说着走前两步，将禅杖往地下一插，杖尾入地尺许，双手抓住胸口衣服两下一分，嗤的一响，衣襟破裂，露出毛茸茸的胸膛，笑道：“公主，你动手罢。李某没死在奸奸手里，没死在清兵手里，却在大明公主的手下丧生，那好得很！”

九难一生痛恨李自成入骨，但只道他早已死在湖北九宫山头，难以手刃大仇，今日得悉他尚在人间，可说是意外之喜，然而此刻见他慷慨豪迈，坦然就死，竟无丝毫惧色，心底也不禁佩服，冷冷的道：“阁下倒是条好汉子。我今日先杀你的仇人，再取你的性命，让你先见仇人授首，死也死得痛快。”

李自成大喜，拱手道：“多谢公主，在下感激不尽。我毕生大愿，便是要亲眼见到这大汉奸死于非命。”

九难见吴三桂呻吟矛盾，全无抗拒之力，倒不愿就此一矛刺死了他，对李自成道：“索性成全你的心愿，你来杀他罢！”

李自成喜道：“多谢了！”俯首向吴三桂道：“奸贼，当年山海关一片石大战，你得辮子兵相助，我才不幸兵败。眼下你被公主擒住，我若就此杀你，捡这现成的便宜，谅你死了也不心服。”抬起头来，对九难道：“公主殿下，请你放了他，我跟这奸贼拚个死活。”

九难长矛一提，说道：“且看是谁先杀了谁。”吴三桂伏在地下哼了几声，突然一跃而起，抢过禅杖，猛向九难腰间横扫。九难斥道：“不知死活的东西！”左手长矛一转，已压住了禅杖，内力发出，吴三桂只觉手臂一阵酸麻，禅杖落地，长矛矛尖已指住他咽喉。吴三桂虽然武勇，但在九难这等内功深厚的大高手之前，却如婴儿一般，连一招也抵挡不住。他脸如死灰，不住倒退，矛尖始终抵住他喉头。

李自成俯身拾起禅杖。九难倒转长矛，交在吴三桂手里，说道：“你两个公公平的打一架罢。”吴三桂喝道：“好！”挺矛向李自成便刺。李自成挥杖架开，还了一杖。两人便在这小小禅房之中恶斗起来。

九难一扯韦小宝，叫他躲在自己身后，以防长兵刃伤到了他。

陈圆圆退在房角，脸色惨白，闭住了眼睛，脑海中闪过了当年一幕换情景：“我在明朝的皇宫里，崇祯皇帝黄昏时临幸，赞叹我的美貌。第二天皇帝没上朝，一直在寝殿中陪伴着我，叫我唱曲子给他听，为我调脂抹粉，拿起画笔来给我画眉毛。他答应要封我做贵妃，将来再封我做皇后。他说从今以后，皇宫里的妃嫔贵人，再也没一个瞧得上眼了。皇帝很年轻，笑得很欢畅的时候，突然间会怔怔的发愁。他是皇帝，但在我心里，他跟从前那些来嫖院的王孙公子也没什么两样。三天之中，他日日夜夜，一步也没离开我。

“第四天早晨，我先醒了过来，见到身边枕头上的一张没丝毫血色的脸，脸颊凹了进去，眉头皱得紧紧的，就是睡梦之中，他也在发愁。我想：‘这就是皇帝么？他做了皇帝，为什么还这样不快活？’

这天他去上朝了，中午回来，脸色更加白了，眉头皱得更加紧了。他忽然向我大发脾气，说我耽误了国事。他说他是英明之王，不能沉迷女色，成为昏君。他要励精图治，于是命周皇后立刻将我送出宫去。他说我是误国的妖女，说我在宫里耽了三天，反贼李自成成就攻破了三座城市。

我也不伤心，男人都是这样的，什么事不如意，就来埋怨女人。皇帝整天在发愁，心里怕得要死，他怕的是个名叫李自成的人。我那时心想：‘李自成可了不起哪，他能叫皇帝害怕，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人？’

陈圆圆睁开眼来，只见李自成挥舞禅杖，一杖杖向吴三桂打去。吴三桂闪避迅捷，禅杖始终打不中他。陈圆圆心想：“他身手还是挺快。这些年来，他天天还是在练武，因为……因为他想做皇帝，要带兵打到北京去。”

她想起从皇宫出来之后，回到周国丈府里。有一天，周国丈大宴宾客，叫她出来歌舞娱宾，就在那天晚上，吴三桂见到了她。此刻还是清清楚楚的记得，烛火下那满是情欲的火炽眼光，隔着酒席射过来。这种眼光她生平见得多了，随着这样的眼光，那野兽一般的男人就会扑将上来紧紧的抱住她，撕去她的衣衫，只不过那时候是大庭广众之间……

忽想：“刚才那个娃娃大官见到我的时候，也露出过这样的眼光，当真好笑，这样一个小娃娃，也会对我色迷迷。唉！男人都是这样的，老头子是这样，连小孩子也这样。”

她抬起头来，向韦小宝瞧了一眼，只见他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注视李吴二人搏斗，这时候吴三桂在反击了，长矛不断刺出。

“他向周国丈把我娶了去。过不了几天，皇帝便命他去镇守山海关，以防护满洲兵打进来。可是李自成先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死了。李自成的部下捉了我，献给了他。这个粗豪的汉子，就是崇祯皇帝在睡梦中也在害怕的人吗？”

“他攻破了北京，忙碌得很，明朝许许多多大官都给他杀了。他部下在北京城里奸淫掳掠，捉了许许多多的人来拷打勒索，许许多多无辜百姓也都给害死了。可是他每天晚上陪着我的时候，总是很开心，笑得很响。他鼻鼾声很大，常常半夜吵得我醒了过来。他手臂上、大腿上、胸口上的毛真长，真多。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吴三桂本来已经投降了他，可是一听说他把我抢了去，就去向满洲人借兵，引着清兵打进来。唉，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了。李自成带了大军出去，在一片石跟吴三桂大战，满洲精兵突然出现，李自成的部下就溃败了。他们说，一片石战场上满地是鲜血几十里路之间，躺满了死尸。他们说，这些人都是为我死的。是我害死了这十几万人。我身上当真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

“李自成败回北京，就登基做了皇帝，说是大顺国皇帝。他带着我向西北逃走，吴三桂一路跟着追来。李自成虽然打了败仗，还是笑得很爽朗。他手下的兵将一天天少了，局面越来越不利，他却不在乎。他说他本来什么也没有，最多也不过仍旧什么都没有，又有什么希罕了？他说他生平做了三件得意事，第一是逼死了明朝皇帝，第二是自己做过皇帝，第三是睡过了天下第一美人。这人说话真粗俗，他说在三件事情之中，最得意的还是第三件。”

“吴三桂一心一意的也想做皇帝，他从来没说过，可是我知道。只不过他心里害怕，老是在犹豫，又想动手，又是不敢。只要他今天不死，总有一天，他会做皇帝的；就算只在昆明城里做做也好，只做一天也好。永历皇帝逃到缅甸，吴三桂追去把他杀了。人家说，有三个皇帝断送在我手里，崇祯、永历，还有李自成这个大顺国皇帝。怎么崇祯皇帝的帐也算在我头上呢？今日吴三桂不知道会不会死？如果他将来做了皇帝，算我又多害死一个皇帝了。大明的江山，几十万兵将、几百万百姓的性命，还有四个皇帝，都是我陈圆圆害死的。”

“可是我什么坏事也没做，连一句害人的话也没说过。”

她耳中尽是乒乒乓乓的兵刃撞击之声，抬起头来，但见李自成和吴三桂牵高伏低，斗得极狠。二人年纪虽老，身手仍都十分矫捷。她生平最怕见的就是男人厮杀，脸上不自禁现出厌憎之色，又回忆起了往事：

“李自成打了个大败仗，手下兵马都散了。黑夜之中，他也跟我失散了。吴三桂的部下遇到了我，急忙送我去献给大帅。他自然喜欢得什么似的。他说人家骂他是大汉奸，可是为了我，负上了这恶名也很值得。我很感激他的情意。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什么都不顾了。除他之外，谁也没这样做过。”

“那时候我想，从今以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什么一品夫人、二品夫人，我也不希罕，只盼再也不必在许多男人手里转来转去。”

“可是……可是……在昆明住了几年，他封了亲王，亲王就得有福晋。他元配夫人早已去世。他的弟弟吴三枚来跟我说，王爷为了福晋的事，心下很是烦恼。按理说，应当让我当福晋，只是我的出身天下皆知，如把我名字报上去求皇上诰封，未免亵渎了朝廷。我自然明白，他做了亲王，嫌我是妓女出身的下贱女子，配不上受皇帝诰封。我不愿让他因我为难，不等吴三枚的话说完，就说这事好办，请王爷另选名门淑女作福晋，以免污了他的名头。他来向我道歉，说这件事很对不起。”

“哼，做不做福晋，那有什么大不了？不过我终究明白，他对我的情意，也不过是这样罢了。我从王府里搬了出来，因为王爷要正式婚配，要立福晋。”

“就在那时候，忽然李自成出现在我面前。他已做了和尚。我吓了一跳。我只道他早已死了，也曾伤心了好几天，那想到他居然还活着。李自成说他改穿僧装，只是掩人耳目，同时也不愿留头，穿清朝的服色。他说他这几年来天天想念我，在昆明已住了三年多。总想等机会能见我一面，直等到今天。唉，他对我的真情，比吴三桂要深得多罢？他天天晚上来陪我，直到我怀了孕，有了这女娃娃，我不能再见他了，须得立刻回王府去。我跟王爷说，我想念他得很，要陪伴他。王爷对他的福晋从来就没真心喜欢过，高高兴兴的接我回去。后来那女娃娃生了下来，也不知他有没疑心。”

“这女孩儿在两岁多那一年，半夜里忽然不见了。我虽然舍不得，但想定是李自成派人来盗去了。这是他的孩子，他要，那也好。他一个人凄然寂寞，有个孩子陪在身边，也免得这么孤苦伶仃。哪知道……唉，哪知道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突然之间，一点水滴溅上了她手背，提手一看，却是一滴血。她吃了一惊，看相斗的两人时，只见吴三桂满脸鲜血，兀自舞矛恶斗，这一滴血，自然是从他脸上溅出来的。

房外官兵大声呐喊，有人向李自成和九难威吓，但生怕伤了王爷，不敢进来助战。

吴三桂不住气喘，眼光中露出恐惧神色。蓦地里矛头一偏，挺矛向陈圆圆当胸刺来。

陈圆圆“啊”的一声惊呼，脑子中闪过一个念头：“他要杀我！”当的一声，这一矛给李自成架开了。吴三桂似乎发了疯，长矛急刺一矛矛都刺向陈圆圆。李自成大声喝骂，拚命挡架，再也无法向吴三桂反击。

韦小宝躲在师父身后，大感奇怪：“大汉奸为什么不刺和尚，却刺老婆？”随即明白：“啊，是了，他恼怒老婆偷和尚，要杀了她出气。”

九难却早看出了吴三桂的真意：“这恶人奸猾之至，他斗不过李自成，便行此毒计。”

果然李自成为了救援陈圆圆，心慌意乱之下，杖法立显破绽。吴三桂忽地矛头一偏，噗的一声，刺在李自成肩头。李自成右手无力，禅杖脱手。吴三桂乘势而上，矛尖指住了他胸口，狞笑道：“逆贼，还不跪下投降？”李自成道：“是，是。”双膝缓缓屈下跪倒。

韦小宝心想：“我道李自成有什么了不起，却也是个贪生...”念头甫转，忽见李自成一个打滚，避开了矛尖，跟着抢起地下禅杖，一挥杖横扫，吴三桂小腿上早着。李自成跃起身来，一杖又击中了吴三桂肩头，第三杖更往他头顶击落。

韦小宝却不知道，当情势不利之时，投降以求喘息，俟机再举，原是李自成分最擅长的策略。当年他举兵造反，崇祯七年七月间被困于陕西兴安县车箱峡绝地，官军四面围困，无路可出，兵无粮，马无草，转眼便要全军覆没，李自成便即投降，被收编为官军。待得一出栈道，立即又反。此时向吴三桂屈膝假降，只不过是故伎重施而已。

九难心想：“这二人一般的凶险狡猾，难怪大明江山会丧在他二人手里。”

眼见李自成第三杖击落，吴三桂便要脑浆迸裂。陈圆圆忽然纵身扑在吴三桂身上，叫道：“你先杀了我！”

李自成大吃一惊，这一杖击落势道凌厉，他右肩受伤，无力收杖，当即左手向右一推，砰的一声大响，铁禅杖击在墙上，怒叫：“圆圆，你干什么？”陈圆圆道：“我跟他做了二十多年夫妻，当年他...他曾真心对我好过。我不能让他为我而死。”

李自成喝道：“让开！我跟他有血海深仇。非杀了他不可。”陈圆圆道：“你将我一起杀了便是。”李自成一口气，说道：“原来...原来你心中还是向着他。”

陈圆圆不答，心中却想：“如果他要杀你，我也会跟你同死。”

屋外众官兵见吴三桂倒地，又是大声呼叫，纷纷逼近。一名武将大声喝道：“快放了王爷，饶你们不死。”正是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又听他叫道：“你们的同伴都在这里，倘若伤了王爷一根寒毛，立即个人头落地。”

韦小宝向外看去，只见沐剑声、柳大洪等沐王府人众，徐天川、高彦超、玄贞道人等天地会人众，赵齐贤、张康年等御前侍卫，骁骑营的参领、佐领，都被反绑了双手，每人背后一名平西王府家将，执刀架在颈中。

韦小宝心想：“就算师父带得我逃出昆明，这些朋友不免个个死得干干净净，要杀吴三桂，也不忙在一时。”当下拔出匕首，指住吴三桂后心，说道：“王爷，大伙儿死在一起，也没什么味道，不如咱们做个买卖。”

吴三桂哼了一声，问道：“什么买卖？”

韦小宝道：“你答应让大伙儿离去，我师父就饶你一命。”李自成道：“这奸贼是反覆小人，说话算不得数。”九难眼见外面被绑人众，也觉今日已杀不得吴三桂，说道：“你下令放了众人。我就放你。”

韦小宝大声道：“阿珂呢？那女刺客呢？”夏国相喝道：“带刺客。”两名王府家将推着一个少女出来，正是阿珂。她双手反绑，颈中也架着明晃晃一柄钢刀。

陈圆圆道：“小宝，你...你总得救救我孩儿一命。”

韦小宝心道：“这倒奇了，你不求老公，不求姘头，却来求我。难道阿珂是我跟你生的？”但他一见了阿珂楚楚可怜的神情，早已打定了主意，就算自己性命不要，也要救她；再加上陈圆圆楚楚可怜的神情，更加不必多想，说道：“你们两个，”说着向李自成一指道：“如果亲自答允，将阿珂许了我做老婆，我自己的老婆，岂有不救之理？”

九难向他怒目瞪视，喝道：“这当儿还说这等轻薄言语！”

陈圆圆和韦小宝相处虽暂，但对他脾气心意，所知已远比九难为多，心想这小滑头若不在此时乘机打劫，混水摸鱼，他也不会小小年纪就做上这样的大官了，便道：“好，我答应了你就是。”韦小宝转头问李自成道：“你呢？”李自成脸有怒色，便欲喝骂，但见陈圆圆脸上显出求恩的神色，当下强忍怒气，哼了一声，道：“她说怎样，就怎样便了。”

韦小宝嘻嘻一笑，向吴三桂道：“王爷，我跟你本来河水不犯井水，何不两全其美？你做你的平西王，我做我的韦爵爷？”吴三桂道：“好啊，我跟韦爵爷又有什么过不去的？”韦小宝道：“那么你下令把我的朋友一起都放了，我也求师父放了你，这好比推牌九，前一道别十，后一道至尊，不输不赢，不杀不赔。你别想大杀三方，我也不铲你的庄。有赌未为输，好过大伙儿一齐人头落地。”

吴三桂道：“就是这么一句话。”说着慢慢站起。

韦小宝道：“请你把世子叫来，再去接了公主。劳驾你王爷亲自送我们出昆明城，再请世子陪着公主，回北京去拜堂成亲。王爷，咱们话说在前头，我是放心不下，要把世子作个当头抵押。如果你忽然反悔，派兵来追，我们只好拿世子来开刀。吴应熊、韦小宝，还有建宁公主，大家唏哩呼噜，一块儿见阎王便了，阴世路上，倒也热闹好玩。”

吴三桂心想这小子甚是精明，单凭我一句话，自不能随便放我，眼前身处危地，早一刻脱身好一刻，他当机立断，说道：“大家爽爽快，就是这么办。”提高声音，叫道：“夏总兵，快派人去接了公主和世子来这里。”夏国相道：“得令。世子已得到讯息，正带了兵过来。”韦小宝赞道：“好孝顺儿子，乖乖弄的东，韭菜炒大葱！”

不多时吴应熊率兵到来，他重伤未愈，坐在一顶暖轿之中，八名亲随抬了，来到房外。

吴三桂道：“世子来了，大家走罢。”又下令：“把众位朋友都松了绑。”对韦小宝道：“你跟师太两位，紧紧跟在我身后，让我送你们出城。倘若老夫言而无信，你们自然会在我背心戳上几刀。师太武功高强，谅我也逃不出她如来佛的手掌心。”

韦小宝笑道：“妙极，王爷做事爽快，输就输，赢就赢，反明就反明，降清就降清，当真是半点也不含糊的。”

吴三桂铁青着脸，手指李自成道：“这个反贼，可不会是韦爵爷的朋友罢？”

韦小宝向九难瞧了一眼，还未回答，李自成大声道：“我不是这清廷小狗官的朋友。”

九难赞道：“好，你这反贼，骨头倒硬！吴三桂，你让他跟我们在一起走。”

陈圆圆向九难瞧了一眼，目光中露出感激和恳求之情，说道：“师太...”

九难转过了头，不和她目光相触。

吴三桂只求自己活命，杀不杀李自成，全不放在心上，走到窗口，大声道：“世子护送公主，进京朝见圣上。恭送公主殿下启驾。”

平西王麾下军士吹起号角，列队相送。

韦小宝和吴三桂并肩出房，九难紧跟身后。韦小宝走到暖轿之前，说道：“货色真假，查个明白。”掀起轿帘，向内一望，只见吴应熊脸上全无血色，斜倚在内，笑道：“世子，你好。”吴应熊叫道：“爹，你...你没事罢？”这话是向着吴三桂而说，韦小宝却应道：“我很好，没事。”

得到三圣庵外，一眼望将出去，东南西北全是密密层层的兵马，不计其数。韦小宝赞道：“王爷，你兵马可真不少啊，就是打到北京，我瞧也挺够的。”吴三桂沉着脸道：“韦爵爷，你见了皇上，倘若胡说八道，我当然也会奏告你跟反贼云南沐家一伙、反贼李自成勾结之事。”韦小宝笑道：“噢，这可奇了。李自成只爱勾结天下第一美人，怎会勾结我这天下第一小滑头？”吴三桂大怒，握紧了拳头，便欲一拳往他鼻梁上打去。

韦小宝道：“王爷不可生气。你老人家望安。千里为官只为财，我倘若去向皇上胡说八道，皇上就有什么赏赐，总也不及你老人家年年送礼打赏，岁岁发饷出粮。咱哥儿俩做笔生意，我回京之后，只把你赞得忠心耿耿、天下无双。我又一心一意，保护世子周全逢年过节，你就送点什么金子银子来赐给小将。你说如何？”说着和吴三桂并肩而行。

吴三桂道：“钱财是身外之物，韦爵爷要使，有何不可？不过你如真要跟我为难，老夫身在云南，手握重兵，也不来怕你。”

韦小宝道：“这个自然，王爷手提一支长矛，勇不可当，杀得天下反贼屁滚尿流。小将今日要告辞了，王爷以前答应我的花差花差，这就赏赐了罢。”

九难听他唠唠叨叨的，不断的在索取贿赂，越听越心烦，喝道：“小宝，你说话恁地无耻！”韦小宝笑道：“师父，你不知道，我手下人员不少，回京之后，朝中文武百官，宫里嫔妃太监，到处都得送礼。倘若礼数不周，人家都会怪在王爷头上。”九难哼了一声，便不再说。

其实韦小宝索贿为宾，逃生是主，他不住跟吴三桂谈论贿赂，旨在令吴三桂脑子没空，不致改变主意，又起杀人之念；再者，纳

后，就不会再跟人为难，乃是官场中的通例，韦小宝这番话，是要让吴三桂安心，九难自然不明白这中间的关窍。果然吴三桂心想：“他要银子，事情便容易办。”转头对夏国相道：“夏总兵，快去提五十万两银子，犒赏韦爵爷带来的侍卫官兵，再给韦爵爷预备一份厚礼，请他带回京城，代咱们分送。”夏国相应了，转头吩咐亲信去办。

吴三桂和韦小宝都上了马，并骑而行，见九难也上了马，紧贴在后，知道这尼姑武功出神入化，休想逃得出她手下，又想：“如此善罢，倒也是美事，否则我就算能杀了这尼姑和小滑头，杀了李自成和一群反贼，戕害钦差，罪名极大，非立即起兵不可。此时外援尚未商妥，手忙脚乱，事非万全。哼，日后打到北京，还怕这小滑头飞上了天去？”当下也不想反悔，和九难、韦小宝一同去安阜园迎接了公主，一直送出昆明城外。

众兵将虽均怀疑，但见王爷安然无恙，也就遵令行事，更无关涉。

韦小宝检点手下兵马人众，阿珂固然随在身边，其余天地会和沐王府人众，以及侍卫官兵，全无缺失，向吴三桂笑道：“王爷远送出城，客气得紧。此番蒙王爷厚待，下次王爷来到北京，由小将还请罢。”吴三桂哈哈大笑，说道：“那定是要来叨扰韦爵爷的。”两人拱手作别。

吴三桂走到公主轿前，请安告辞，然后探头到吴应熊的暖轿之中，密密嘱咐了一阵，这才带兵回城。

韦小宝见吴三桂部属虽无突击之意，终不放心，说道：“这家伙说话不算数，咱们得快走，离开昆明越远越好。”当即拔队起行。行出十余里，见后无追兵，这才驻队稍歇。

李自成向九难道：“公主，蒙你相救，使我不死于大汉奸手下，实是感激不尽。你这就请下手罢。”说着拔出佩刀，倒转刀柄，递了过去。

九难嘿的一声，脸有难色，心想：“他是我杀父的大仇人，此仇岂可不报？但他束手待宰，我倒下不了手。”转头向阿珂望了一眼，沉吟道：“原来她……她是你的女儿……”阿珂大声道：“他不是我爹爹。”九难怒道：“胡说，你妈妈亲口认了，难道还有假的？”

韦小宝忙道：“他自然是你爹爹，他和你妈妈已将你许配给我做老婆啦，这叫做父母之命……”

阿珂满腔怨愤，一直无处发泄，突然纵起身来，劈脸便是一拳。韦小宝猝不及防，这一拳正中鼻梁，登时鲜血长流。韦小宝“啊哟”一声，叫道：“谋杀亲夫啦。”

九难怒道：“两个都不成话！乱七八糟！”

阿珂避开数步，小脸胀得通红，指着李自成怒道：“你不是我爹爹！那女人也不是我妈妈。”指着九难道：“你……你不是我师父。你们……你们都是坏人，都欺侮我。我……我恨你们……”突然掩面大哭。

九难叹了口气，道：“不错，我不是你师父，我将来从吴三桂身边盗来，原来是不安好心。你……你这就自己去罢。你亲生父母，却是不可不认。”阿珂顿足道：“我不认，我不认。我没爹没娘，也没师父。”韦小宝道：“你有我做老公！”

阿珂怒极，拾起一块石头，向他猛掷过去。韦小宝闪身避开。阿珂转过身来，沿着小路往西奔去。韦小宝道：“喂，喂，你到哪里去？”阿珂停步转身，怒道：“总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韦小宝不敢再追，眼睁睁的由她去了。

九难心情郁郁，向李自成一摆手，一言不发，纵马便行。

韦小宝道：“岳父大人，我师父不杀你了，你这就快快去罢。”李自成心中也是说不出的不痛快，向着韦小宝怒目而视。韦小宝给他瞧得周身发毛，心中害怕，退了两步。

李自成“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口唾沫，转身上小路，大踏步而去。

韦小宝摇了摇头，心想：“阿珂连父母都不认，我这老公自然更加不认了。”一回 头，见徐天川和高彦超手执兵刃，站在身后。他二人怕李自成突然行凶，伤害了韦香主。

徐天川道：“这人当年翻天覆地，断送了大明的江山，到老来仍是这般英雄气概。”韦小宝伸舌头，道：“厉害得很。”问道：“那罕帖摩带着么？”徐天川道：“这是要紧人物，不敢有失。”韦小宝道：“很好，两位务须小心在意，别让他中途逃了。”

一行人首途向北。韦小宝过去和沐剑声、柳大洪等寒暄。沐剑声等心情也是十分不快，都想：“我们这一伙人的性命，都是他给救的，从今而后，沐王府怎么还能跟天地会争什么雄长？”柳大洪说道：“韦香主，扳倒吴三桂什么的，这事我们也不能再跟天地会比赛了。请你禀告陈总舵主，便说沐王府从此对天地会甘拜下风。韦香主的相救之德，只怕这一生一世，我们也报答不了啦。”

韦小宝道：“柳老爷子说哪里话来？大家死里逃生，这条性命，人人都是拣回来的。”柳大洪恨恨的道：“刘一舟这小贼，总有一天，将他千刀万剐。”韦小宝问道：“是他告的密？”柳大洪道：“不是他还有谁？这家伙……这家伙……”说到这里，只气得白须飞扬。韦小宝道：“他留在吴三桂那里了吗？”沐剑声道：“多半是这样。那天柳师父派他去打探消息，给吴三桂的手下捉了去。当天晚上，大队兵马就围住了我们住所。我们住得十分隐秘，若不是这人说的，吴三桂自能知道。”说到这里，长长叹了口气，道：“只可惜赦大哥为国殉难。”向韦小宝抱拳道：“韦香主，天地会今后如有差遣，姓沐的自当效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这就别过了。”

韦小宝道：“这里还是大汉奸的地界，大伙儿在一起，人手多些。待得出了云南，咱们再各走各的罢。”沐剑声摇摇头，说道：“多谢韦香主好意，倘若再栽在大汉奸手里，我们也没脸再做人了。”心想“沐王府已栽得到了家，再靠清廷官兵保护，还成什么话？”

带领沐王府众人，告别而去。

沐剑屏走在最后，走出几步，回身说道：“我去了，你……你好好保重。”韦小宝道：“是。你也自己保重。”低声道：“你跟着哥哥，别回神龙岛去了。我天天想着你。”沐剑屏点点头，小声道：“我也是……”韦小宝牵过自己坐骑，将缰绳交在她手里，说道：“我这匹马给你。”沐剑屏眼圈一红，接过了缰绳，跨上马背，追上沐剑声等人去了。

第三十三回 谁无痼疾难相笑 各有风流两不如

行了几日，离昆明已远，始终不见吴三桂派兵马来追，众人渐觉放心。

这天将到曲靖，傍晚时分，四骑马迎面奔来，一人翻身下马，对驍骑营的前锋说道，有紧急军情要禀告钦差大臣。韦小宝得报，当即接见，只见当先一人身材瘦小，面目黧黑，正要问他有何军情，站在他身后的钱老本忽道：“你不是邝兄吗？”那人躬身道：“兄弟邝天雄，钱大哥你好。”韦小宝向钱老本瞧去。钱老本点了点头，低声道：“是自己人。”韦小宝道：“很好，邝老兄辛苦了，咱们到后边坐。”

来到后堂，身后随侍的都是天地会兄弟。钱老本道：“邝兄弟，这位就是我们青木堂韦香主。”邝天雄抱拳躬身，说道：“天父地母，反清复明。赤大堂古香主属下邝天雄，参见韦香主和青木堂众位大哥。”韦小宝道：“原来是赤火堂邝大哥，幸会，幸会。”

钱老本跟这邝天雄当年在湖南曾见过数次，当下替他给李力世、祁清彪、风际中、徐天川、玄贞道人、高彦超等人引见了。邝天雄所带三人，也都是赤火堂的兄弟。众人知道赤火堂该管贵州，再行得数日便到贵州省境，有本会兄弟前来先通消息，心下甚喜。

韦小宝道：“自和古香主在直隶分手，一直没再见面，古香主一切都顺利罢？”邝天雄道：“古香主好。他吩咐属下问候韦香主和青木堂众位大哥。我们得知韦香主和众位大哥近来干了许多大事出来，好生仰慕，今日拜见，实是三生有幸。”韦小宝笑道：“大家自己兄弟，客气话不说了。我们过得几日，就到贵省，盼能和古香主叙叙。”邝天雄道：“古香主吩咐属下报韦香主，最好请各位改道向东，别经贵州。”韦小宝和群雄都是一愕。

邝天雄道：“古香主说，他很想跟韦香主和众位大哥相叙，但最好在广西境内会面。”韦小宝问道：“那为甚么？”邝天雄道：“我们得到消息，吴三桂派了兵马，散在宣威、虹桥镇、新天堡一带，想对韦香主和众位大哥不利。”

青木堂群雄都是“啊”的一声，韦小宝又惊又怒，骂道：“他奶奶的，这奸贼果然不肯就这样认输。他连儿子的性命也不要了。”邝天雄道：“吴三桂十分阴毒，他派遣了不少好手，说要缠住韦香主身边一位武功极高的师太，然后将他儿子、鞑子公主、韦香主三人掳去，其余各人一概杀死灭口。眼下曲靖和霸益之间的松韶关已经封关，谁也不得通行，我们四人是从小路绕道来的，生怕韦香主得讯迟了，中了这大汉奸的算计，因此连日连夜的赶路。”

韦小宝见这四个人眼睛通红，面颊凹人，显是疲劳已极，说道：“四位大哥辛苦了，实在感激得很。”

钱老本又道：“各位大哥以为怎样？”钱老本道：“

从昆明派兵，听说是飞鸽传书，调齐了滇北和黔南的兵马，共有三万多人，”众人齐声咒骂。韦小宝所带部属不过二千来人，还不到对方的一成，自是寡不敌众。

钱老本又问：“古香主要我们去广西何处相会？”

韦小宝听得吴三桂派了三万多人拦截，心中早就寒了，待听得古香王已布置妥贴，马香主派人接应，登时精神大振，说道：“好，咱们就去潞城。吴三桂这老小子，他妈的，总有一天要他的好看。”

众军听说吴三桂派了兵在前截杀，无不惊恐，均知身在险地，当下加紧赶路，一路上不敢惊动官府，每晚均在荒郊扎营。不一日来到潞城。天地会家后堂香主马超兴、赤火堂香主古至中，以及两堂属下的为首兄弟都已在此相候。三堂众兄弟相会，自有一番热闹。当晚马超兴大张筵席，和韦小宝及青木堂群雄接风。

席上群雄说起沐王府从此对天地会甘拜下风，都是兴高采烈。筵席散后，赤火堂哨探来报，吴三桂部属得知韦小宝改道入桂，提兵急追，到了广西边境，不敢再过来，已急报昆明请示，是否改扮盗贼，潜入广西境内行事。马超兴笑道：“广西不归吴三桂管辖。这奸贼倘若带兵越境，那是公然造反了。他如派兵改扮盗贼，想把这笔帐推在广西孔四贞头上，匆匆忙忙的，那也来不及了。”

众人在潞城歇了一日。韦小宝终觉离云南太近，心中害怕，催着东行。第三天早晨和古至中及赤火堂众兄弟别过了，率队而东。马超兴和家后堂众兄弟一路随伴。眼见离云南越来越远，韦小宝也渐放心。在途非止一月到得桂中，一众侍卫官兵惊魂大定，故态复萌，才重新开始勒索州县，骚扰地方。这一日来到柳州，当地知府听得公主到来，竭力巴结供应，不在话下。一众御前侍卫和骠骑营官兵也是如鱼得水，在城中到处大吃大玩。

第三日傍晚，韦小宝在厢房与马超兴及天地会众兄弟闲谈。御前侍卫班领张康年匆匆进来，叫了声：“韦副总管。”便不再说下去，神色甚是尴尬。韦小宝见他左脸上肿了一块，右眼乌黑，显是跟人打架吃了亏，心想：“御前侍卫不去打人，人家已经偷笑了，有谁这样大胆，竟敢打了他？”他不愿御前侍卫在天地会兄弟前失了面子，向马超兴道：“马大哥请宽坐，兄弟暂且失陪。”马超兴道：“好说。韦爵爷请便。”

韦小宝走出厢房。张康年跟了出来，一到房外，便道：“禀告副总管：赵二哥给人家扣住了。”他说的赵二哥，便是御前侍卫的另一个班领赵齐贤。韦小宝骂道：“他妈的，谁有这般大胆，是柳州守备？还是知府衙门？犯了甚么事？杀了人么？”心想若不是犯了人命案子，当地官府决不敢扣押御前侍卫。

张康年神色忸怩，说道：“不是官府扣的，是在赌场里。”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他奶奶的，柳州城的赌场胆敢扣押御前侍卫，当真是天大的新闻了。你们输了钱，是不是？”张康年点点头，苦笑道：“我们七个兄弟去赌钱，赌的是大小。他妈的，这赌场有鬼，竟一连开了十三记大，我们七个已输了千多两银子。第十四记巧希远，缩臂叶妓担，危准畏强，（黎拿蔽）上返渍骸按，咬变，咬变，啮啮故强，蟆！闭趴的甄渍骸翻上，颐敲碾敷弊梵梵，样，模，裨，蛞，膊，换，嶠，险，殒，匏，保，颐，瞧，呷，税，焉，聿，叩，囊，右，倍，继，土，顺，隼，鑫，毫，烁，鲛，蔽，渍，骸，翻，顺，隼，鑫，质，歉，蛞，蟆！”

张康年双手一摊，作个无可奈何之状，说道：“宝官要收银子，我们就不许，说道天下赌场，那有连开十四个大之理，定是作弊。赌场主人出来打圆场，说道这次不算，不吃也不赔。赵二哥说不行，这次本来是小，宝官做了手脚，我们已输了这么多钱，这次明明大赢，怎能不算？”

韦小宝笑骂：“他妈的，你们这批家伙不要脸，明明输了却去撒赖，别说连开十四记大，就是连开廿四记，我也见过。”张康年道：“那赌场主人也这么说。赵二哥说道，我们北京城里天子脚下，就没这个规矩。他一发脾气，我就拔了刀子出来。赌场主人吓得脸都白了，说道承蒙众位侍卫大人瞧得起，前来耍几手，我们怎敢赢众位大人的钱，众位大人输了多少钱，个人尽数奉还就是。赵二哥就说，好啦，我们没输，只是给你骗了三千一百五十三两银子，零头也不要了，算我们倒霉、你还我们三千两就是。”

韦小宝哈哈大笑，一路走入花园，问道：“那不是发财了吗？他赔不赔？”张康年道：“这开赌场的倒也爽气，说道交朋友义气为先，捧了三千两银子，就交给赵二哥。赵二哥接了，也不多谢，说道你招子亮，总算你运气，下次如再作弊骗人，可放你不过。”韦小宝皱眉道：“这就是赵齐贤的不是了。人家给了你面子，再让你双手捧了白花花的银子走路，又有面子，又有夹里，还说这些话作甚？”

张康年道：“是啊，赵二哥倘若说几句漂亮话，谢他一声，也就没事了。可是，他拿了银子还说话损人...”韦小宝道：“好啦！咱们在江湖上混饭吃，偷抢拐骗，甚么都不妨，可不能得罪了朋友。有道是：‘光棍劈竹不伤笋。’”张康年应道：“是，是。”心中却想：“咱们明明在宫里当差，你官封钦差大臣，一等子爵，怎么叫作在江湖上混饭吃？”

韦小宝又问：“怎么又打起来啦？那赌场主人武功很高吗？”张康年道：“那倒不是。我们六人拿了银子，正要走出赌场，赌客中忽然有个人骂道：‘他妈的，发财这么容易，我们还赌个屁？不如大伙儿都到皇宫里去伺候皇帝... 皇帝... 好啦。’副总管，这反贼说到皇上之时，口出大不敬的言语，我可不敢学着说。”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这家伙胆子不小哇。”

张康年道：“可不是吗？我们一听，自然心头火起。赵二哥将银子往桌上一丢，拔出刀来，左手便去揪那人胸口。那人砰的一拳，就将赵二哥打得晕了过去。我们余下六人一齐动手。这反贼的武功可真不低，我瞧也没瞧清，脸上已吃了一拳，直摔出赌场门外，登时昏天黑地，也不知道后来怎样了。等到醒来，只见赵二哥和五个兄弟都躺在地下。那人一只脚踹住了赵二哥的脑袋，说道：这里六只畜生，一千两银子一只。你快去拿银子来赎。老子只等你两个时辰，过得两个时辰不见银子，老子要宰来零卖了。十两银子一斤，要是生意不差，一头畜生也卖得千多两银子。”

韦小宝又是好笑，又是吃惊，问道：“这家伙是甚么路道，你瞧出来没有？”张康年道：“这人个子很高大，拳头比饭碗还大，一脸花白络腮胡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就像是个老叫化。”韦小宝问道：“他有多少同伴？”张康年道：“这个... 这个... 属下倒不大清楚。赌场里的赌客，那时候有十七八个，也不知是不是他一伙。”

韦小宝知他给打得昏天黑地，当时只求脱身，也不敢多瞧，寻思：“这老叫化定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见到侍卫们赌得赖皮，忍不住出手，真要宰了他们来零卖，倒也不见得。我看也没甚么人肯出十两银子，去买赵齐贤的一斤肉。我如调动大队人马去打他一人，那不是好汉行径。”又想，“这老叫化武功很好，倘若求师父去对付，自然手到擒来，可是师父怎肯去为宫里侍卫出力？这件事如让马香主他们知道了，定会笑我属下这些侍卫脓包得紧。”觉得就是派风际中、徐天川他们去也不妥当。突然间想起两个人来，说道：“不用着急，我这就亲自去瞧瞧。”张康年脸有喜色，道：“是，是。我去叫人，带一百人去总也够了。”韦小宝摇头道：“不用带这许多，”张康年道：“副总管还是小心些为是。这老叫化手脚可着实了得。”

张康年见韦小宝只带了两名骁骑营军士，心中大不以为然，说道：“副总管，属下叫些侍卫兄弟来侍候副总管。”韦小宝道：“不用，人多反而麻烦。你叫一百个人，要是都给他拿住了，一千两银子一个，就得十万两，我可有点儿肉痛了。咱们这里四个人，只还那口宝剑鞘切砍几环旁饰纳稀！闭眼的瞧你撮敌！斗牛器！妓愤！肆娇！粒凸律研赶眨·翟谩·餐写蟪·档溃腔笛牵·恰之还器欠丛把溲Φ闭媵哈茆叩摹！蔽ば”Φ溃骸昂茫I揖透·器缺饕：热羴泌要灰·器皇乔辛宋依徽憎警器裁簧跌创蟛焕怒！！

张康年皱起眉头，不敢再说。他可不知这两个骁骑营军士是武林中的第一流人物，赌场中一个无赖汉，不论武功高到怎样，神龙教的两大高手总不会拾夺不下。

当下张康年引着韦小宝来到赌场，刚到门口，听得场里有人大声吆喝：“我这里七点一对，够大了罢？”另一人哈哈大笑，说道：“对不起之至，兄弟手里，刚好有一对八点。”跟着拍的一声，似是先一人将牌拍在桌上，大声咒骂。

韦小宝和张康年互瞧了一眼，心想：“怎么里面又赌起来了？”韦个宝迈步进去，张康年畏畏缩缩的跟在后面。陆高轩和胖头陀二人走到厅口，便站住了，以待韦小宝指示。

只见厅中一张大台，四个人分坐四角，正在赌钱。赵齐贤和五名侍卫仍是躺在地上。东边坐的是个络腮胡子，衣衫破烂，破洞中露出毛茸茸的黑肉来，自是那老叫化了。南边坐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书生。韦个宝一征，认得这人是李西华，当日在北京城里曾经会过，他武功颇为了得，曾中过陈近南的一下“凝血神抓”，此后一直没再见面，不料竟会在柳州的赌场中重逢。西首坐的是个乡农般人物，五十岁左右年纪，神色愁苦，垂眉低目，显然已输得抬不起头来。北首那人形相极是奇特，又矮又胖，全身宛如个肉球，衣饰偏又十分华贵，长袍马褂都是锦缎，脸上五官挤在一起，倒似给人硬生生的搓成了一团模样。这矮胖子手里拿着两张骨牌，一双大眼眯成一线，全神贯注的在看牌。

韦小宝心想：“这李西华不知还认不认得我？隔了这许多时候，我今日穿了官服，多半不认得了，却不忙跟他招呼。”笑道：“四位朋友好兴致，兄弟也来赌一手，成不成啊？”说着走近身去，只见台上堆着五六千两银子，倒是那乡下人面前最多。他是大赢家，却满脸大输家的凄凉神气，可有点儿奇怪。

那矮胖子伸着三根胖手指慢慢摸牌，突然间“啊哈”一声大叫，把韦小宝吓了一跳。只听他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这一次还不输到你跳？”拍的一声，将一张牌拍在桌上，是张十点“梅花”。韦小宝心想：“他手里的另一张牌，多半也是梅花，梅花一对，赢面极高。”那矮胖子笑容满面，拍的一声，又将一张牌拍在桌上。余人一看之下，都是一楞，随即纵声大笑，原来是张“四大”，也是十点，十点加十点，乃是十个别十，牌九中小到无可再小。他又是闲家，就算庄家也是别十，别十吃别十，还是庄家赢。那乡农却仍是愁眉苦脸，半丝笑容也无。韦小宝一看他面前的牌，是一对九，他正在做庄，跟矮胖子的牌相差十万八千里，心想：“这人不动声色，是个最厉害的赌客。”

矮胖子问道：“有甚么好笑？”对那乡农说：“我一十对十点，刚好赢你一对九点。一百两银子，快赔来。”那乡农摇摇头道：“你输了！”矮胖子大怒，叫道：“你讲不讲理？你数，这张牌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点，那张牌也是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点。还不是十点对？”

韦小宝向张康年瞧了一眼心道：“这矮胖子来当御前侍卫，倒也合适，赢了拿钱，输了便胡赖。”

那乡农仍旧摇摇头，道：“这是别十，你输了。”矮胖子怒不可遏，跳起身来，不料他这一跳起，反而矮了个头，原来他坐在凳上双脚悬空，反比站在地下为高。他伸着胖手，指着乡农鼻子，喝道：“我是别十，你是别九，别十自然大过你的别九。”那乡农道：“我是一对九，你是别十，别十就是没点。”矮胖子道：“这不明明欺侮人吗？”

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插口道：“老兄，你这个不是一对九。”说着从乱牌中捡出一张梅花，一张四大，跟另外两张梅花、四六分分别凑成了对子，说道：“这才是一对，你两张十点花样不同，梅花全黑，四大有红，不是对子。”矮胖子兀自不服，指着那一对九点，道：“你这两张九点难道花样同了？一张全黑，一张有红。大家都不同，还是十点大过九点。”韦小宝觉得这人强辞夺理，一时倒也说不出明白，只得道：“这是牌九的规矩，向来就是这样的。矮胖子道：“·：‘就算向来如此，那也不通。不通就不行，咱们讲不讲理？”

李西华和老叫化只是笑吟吟的坐着，并不插嘴。韦小宝笑道：“赌钱就得讲规矩，倘若没规矩，又怎样赌法？”那矮胖子道：“好，我问你这小娃娃：为甚么我这一对十点，就赢不了他一对九点？”说着拿起两张梅花，在前面一拍。韦小宝道：“喂，你刚才不是这两张牌。”矮胖子怒极，两边腮帮子高高胀起，喝道：“混帐小子，谁说我不是这两张牌？”拿起一对梅花，随手翻过，在身前桌上一拍，又翻了过来，说道：“刚才我就拍过一拍，留下了印子，你倒瞧瞧！”

只见桌面牌痕清晰，一对梅花的点子凸了起来，手劲实是了得。韦小宝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那乡农道：“对，对，是老兄赢。这里是一百两银子。”拿过一只银元宝，送到矮胖子身前，跟着便将三十二张牌翻转，搓洗了一阵，排了起来，八张一排，共分四排，摆得整整齐齐，轻轻将一叠牌推到桌子正中，跟着将身前的一大堆银两西坭把欢选。

韦小宝眼尖，已见到桌上整整齐齐竟有三十二张牌的印子，虽然牌印远不及那对梅花之深，只淡档的若有若无，但如此举重若轻的手法，看来武功不在那矮胖子之下。他将牌子一推，已将牌印大部分遮没。韦小宝一瞥之就际，已看到一对对天牌、地牌、人牌全排在一起，知道那乡农在暗中弄鬼。

那矮胖子将二百两银子往天门上一押，叫道：“掷骰子，掷骰子！”又向李西华和老叫化道：“快押，这么慢吞吞的。”李西华笑道：“老兄这么性急，还是你两个对赌罢。”矮胖子道：“很好。”转头问老叫化：“你押不押？”老叫化摇头道：“不押，别十赢别九，这样的牌九我可不会。”矮胖子怒道：“你说我不对？”老叫化道：“我说自己不会，可没说你不对。”矮胖子气忿忿的骂道：“他妈的，都不是好东西。喂，你这小娃娃在这里叽哩咕噜，却又不赌？”这句是对着韦小宝而说。

韦小宝笑道：“我帮庄。这位大哥，我跟你合伙做庄行不行？”说着从怀里抓了八九个小金锭出来，放在桌上，金光灿烂的，少说也值得上千两银子。那乡农道：“好，你小兄弟福大命大，包赢。”矮胖子怒道：“你说我包输？”韦小宝笑道：“你如怕输，少押一些也成。”矮胖子大怒，说道：“再加二百两。”又拿两只元宝押在天门。

那乡农道：“小兄弟手气好，你来掷骰子罢。”韦小宝道：“好！”拿起骰子在手中一掂，便知是灌了铅的，不由得大喜，心想：“这里赌场的骰子，果然也有这调调儿。”他本来还怕久未练习，手法有些生疏了，但一拿到灌铅的骰子，登时放心，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第一灵，骰子小鬼抬元宝，一只一只抬进门！通杀！”口中一喝，手指转了一转，将骰子掷了出去，果然是个七点，天门拿第一副，庄家拿第三副。

韦小宝看了桌上牌印，早知矮胖子拿的是一张四六，一张虎头，只有一点，己方却是个地牌对，对那乡农道：“老兄，我掷骰子，你看牌，是输是赢，各安天命。”那乡农拿起牌来摸了摸，便合在桌上。

矮胖子“哈”的一声，翻出一张四六，说道：“十点，好极！”又是“哈”的一声，翻出一张虎头，说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点，好极。”伸手翻开庄家的牌，说道：“一二三四，一共四点，我是廿一点，吃你四点，赢了！”韦小宝跟那乡农面面相觑。矮胖子道：“快赔来！”

韦小宝道：“点子多就赢，点子少就输，不管天杠地杠，有对没对，是不是？”矮胖子道：“怎么不是？难道点子多的还输给少的？你这四点想赢我廿一点么？”韦小宝道：“很好，就是这个赌法。”赔了他四小锭金子，说：“每锭黄金，抵银一百两，你再押。”

矮胖子大乐，笑道：“仍是押四百两，押得多了，只怕你们输得发急。”

韦小宝看了桌上牌印，掷了个五点，庄家先拿牌，那是一对天牌。矮胖子一张长三，一张板凳，两张牌加起来也不及一张天牌点子多，口中喃喃咒骂，只好认输，当下又押了四百两银子，三副牌赌下来，矮胖子输得干干净净，面前一两银子也不剩了。

他满脸涨得通红，便如是个血球，两只短短的胖手在身边东摸西摸，再也摸不到甚么东西好押，忽然提起躺在地下的赵齐贤，说道：“这家伙也值得几百两罢？我押他。”说着将赵齐贤横在桌上一放，赵齐贤给人点了穴道，早已丝毫动弹不得。

那老叫化忽道：“且慢，这几名御前侍卫，是在下拿住的，老兄怎么拿去跟人赌博？”矮胖子道：“借来使使，成不成？”老叫化道：“倘若输了，如何归还？”矮胖子一怔，道：“不会输的。”老叫化道：“倘若老兄手气不好，又输了呢？”矮胖子道：“那也容易。这当儿柳州城里，御前侍卫着实不少，我去抓几名来赔还你便是。”老叫化点点头，说道：“这倒可以。”矮胖子催韦小宝：“快掷骰子。”这一方牌已经赌完，韦小宝向那乡农道：“请老兄洗牌叠牌，还是老样子。”那乡农一言不发，将三十二张骨牌在桌上搓来搓去，洗了一会，叠成四方。韦小宝吃了一惊，桌上非但不见有新的牌印，连原来的牌印，也给他潜运内力一阵推搓，都已抹得干干净净，唯有纵横数十道印痕，再也分不清点子了。倘若矮胖子押的仍是金银，韦小宝大可不理，让这乡农跟他对赌，谁输谁赢，都不相干。但这时天上押的是赵齐贤，这一庄却非推不可，既不知大牌叠在何处，骰子上作弊便无用处，说道：“两人对赌，何必赌牌九？不如来掷骰子，谁的点子大，谁就赢了。”

矮胖子将一个圆头摇得波浪鼓般，说道：“老子就是爱赌牌九。”韦小宝道：“你不懂牌九，又赌甚么？”矮胖子大怒，一把捉住他胸口提了起来，一阵摇晃，道：“你奶奶的，你说我懂牌九？”

韦小宝给他这么一阵乱摇，全身骨骼格格作响，忽听得身后有人叫道：“快放手，使不得！”正是胖头陀的声音。

那矮胖子右手将韦小宝高高举在空中，奇道：“咦，你怎么来了？为甚么使不得？”只听陆高轩的声音道：“这一位韦……韦大人，大有来头，千万得罪不得，快快放下。”矮胖子喜道：“他……他是韦……韦……他妈的韦小宝？哈哈，妙极，妙极了！我正要找他，哈哈，这一下可找到了。”说着转身便向门外走去，右手仍是举着韦小宝。

胖头陀和陆高轩双双拦住。陆高轩道：“瘦尊者，你既已知道这位韦大人来历，怎么仍如此无礼？快快放下。”矮胖子道：“就是教主亲来，我也不放。除非拿解药来。”胖头陀道：“快别胡闹，你又没服豹……那个丸药，要解药干甚么？”矮胖子道：“哼，你懂得甚么？快让开，别怪我跟你我不客气。”

韦小宝身在半空，听着三人对答，心道：“原来这矮胖子就是胖头陀的师兄瘦头陀，难怪胖得这等希奇，矮得如此滑稽。”那日在慈宁宫中，有个大肉球般的怪物躲在假太后被窝里，光着身子抱了她逃出宫去。韦小宝后来询问胖头陀和陆高轩，知道是胖头陀的师兄瘦头陀，只因那天他逃得太快，没看清楚相貌，以致跟他赌了半天还认他不出。

转念又想：“胖头陀曾说，当年他跟师兄瘦头陀二人，奉教主之命赴海外办事，未能依期赶回，以致所服豹胎易筋丸的毒性发作，胖头陀变得又高又瘦，瘦头陀却成了个矮胖子。现下他二人早已服了解药，原来的身形也已变不回了，这矮胖子又要解药来干甚么？啊，是了，假太后老姨子身上的豹胎易筋丸毒性未解，这瘦头陀跟她睡在一个被窝里，自然是老相好了。”大声道：“你要豹胎易筋丸解药，还不快快将我放下？”

瘦头陀一听到“豹胎易筋丸”五字，全身肥肉登时一阵发颤，右臂一曲，放下韦小宝，伸出左手，叫道：“快拿来。”韦小宝道：“你对我如此无礼，哼！哼！你刚才说甚么话？”瘦头陀突然一纵而前，左手按住了韦小宝后心，喝道：“快取出解药来。”他这肥手所按之处，正是“大椎穴”，只须掌力一吐，韦小宝心脉立时震断。

胖头陀和陆高轩同时叫道：“使不得！”叫声未歇，瘦头陀身上已同时多了三只手掌。老叫化的手掌按住了他头顶“百会穴”，李西华的手掌按在他后脑的“玉枕穴”，那乡农的手掌却按在他脸上，食中二指分别按在他眼皮之上。百会、玉枕二穴都是人身要穴，而那乡农的两根手指更是稍一用力便挖出了他眼珠。那瘦头陀实在生得太矮，比韦小宝还矮了半个头，以致三人同时出手，都招呼在他那圆圆的脑袋之上，连胸背要穴都按不到。

胖头陀和陆高轩见三人这一伸手，便知均是武学高手，三人倘若同时发劲，只怕立时便将瘦头陀一个肥头挤得稀烂，齐声又叫：“使不得！”

老叫化道：“矮胖子，快放开了手。”瘦头陀道：“他给解药，我便放。”老叫化道：“你不放开，我要发力了！”瘦头陀道：“反正是死，那就同归于尽……”突然之间，胖头陀的右掌已搭在老叫化腋下，陆高轩一掌按住李西华后颈。胖陆二人站得甚近，身上穿的是骁骑营军士服色，老叫化和李西华虽从他二人语气之中知和瘦头陀相识，没料到这二人竟是武功高强之至，一招之间，便已受制。胖陆二人同时说道：“大家都放手罢。”

那乡农突从瘦头陀脸上撤开手掌，双手分别按在胖陆二人后心，说道：“还是你们二位先放手。”李西华笑道：“哈哈，真是好笑，有趣***！”一撤手掌，快如闪电般一缩一吐，已按上了那乡农的头顶。

这一来，韦小宝、瘦头陀、李西华、陆高轩、胖头陀、乡农、老叫化七人连环受制，每人身上的要害都处于旁人掌底。霎时之间六人便如泥塑木雕一般，谁都不敢稍动，其中只有韦小宝是制于人而不能制人，至于制住自己要害之人到底是甚么来头，也只有韦小宝知道，其余六人却均莫名其妙。

韦小宝叫道：“张康年！”这时赌场之中，除了缩在屋角的几名伙计，只张康年一人闲着，他应道：“喳！”刷的一声，拔了腰刀。瘦头陀叫道：“狗侍卫，你有种就过来。”张康年举起腰刀，生怕这矮胖子伤了韦小宝，竟不敢走近一步。

韦小宝身在核心，只觉生平遭遇之奇，少有逾此，大叫：“有趣***！矮胖子，你一掌杀了我不打紧，你自己死了也不打紧，可是这豹胎易筋丸的解药，你就一辈子拿不到了。你那老姘头，全身一块块肉都要烂得掉下来，先烂成个秃头，然后……”瘦头陀喝道：“不许再说！”韦小宝笑道：“她脸上再烂出一个个窟窿……”

正说到这里，厅口有人说道：“在这里！”又有一人说道：“都拿下了！”众人一齐转头，向厅口看去，突见白光闪动，有人手提长剑，绕着众人转了个圈子。众人背心、腋下、腰间、肩头各处要穴微微一麻，已被点中了穴道，顷刻之间，一个个都软倒在地。

但见厅口站着三人，韦小宝大喜叫道：“阿珂，你也来……”说到这个“来”字，心头一沉，便即住口，但见她身旁站着两人，左侧是李自成，右侧却是那个他生平最讨厌的郑克地。东首一人已将长剑还入剑鞘，双手叉腰，微微冷笑，却是那“一剑无血”冯锡范。瘦头陀、老叫化、李西华、胖头陀、陆高轩、乡农等六名好手互相牵制，此亦不敢动，彼亦不敢动，突然又来了个高手，毫不费力的便将众人尽数点倒，连张康年也中了一剑。

瘦头陀坐倒在地，跟他站着之时相比，却也矮不了多少，怒喝：“你是甚么东西，胆敢点了老子的阳关穴、神堂穴？”冯锡范冷笑道：“你武功很不错啊，居然知道自己给点了甚么穴道。”瘦头陀怒道：“快解开老子穴道，跟你斗上一斗。这般偷袭暗算，他妈的不是英雄好汉。”冯锡范笑道：“你是英雄好汉！他妈的躺在地下，动也不能动的英雄好汉。”瘦头陀怒道：“献馘！诘屠希！皇翹稍诘巨拔：壁哪悴簧△劬 y 轟俊”

冯锡范左足一抬，在他肩头轻轻一拨，瘦头陀仰天跌倒。可是他臀上肥肉特多，是全身重量集中之处，摔倒之后，虽然身上使出不出劲，却自然而然的又坐了起来。

郑克爽哈哈大笑，说道：“珂妹，你瞧，这不倒翁好不好玩？”阿珂微笑道：“古怪得很。”郑克爽道：“你要找这小鬼报仇，终于心愿得偿，咱们捉了去慢慢治他呢，还是就此一剑杀了？”

韦小宝大吃一惊，心想：“小鬼”二字，只有用在我身上才合适，难道阿珂要找我报仇，我可没得罪她啊。”阿珂咬牙说道：“这人我多看一眼也是生气，一剑杀了干净。”说着刷的一声，拔剑出鞘，走到韦小宝面前。

瘦头陀、胖头陀、陆高轩、老叫化、李西华、张康年六人齐叫：“杀不得！”

韦小宝道：“师姊，我可没……”阿珂怒道：“我已不是你师姊了！小鬼，你总是想法儿来害我、羞辱我！”提起剑来，向他胸口刺落。众人齐声惊呼，却见长剑反弹而出，原来韦小宝身上穿着护身宝衣，这一剑刺不进去。

阿珂一怔之间，郑克爽道：“刺他眼睛！”阿珂道：“对！”提剑又即刺去。

屋角中突然窜出一人，扑在韦小宝身上，这一剑刺中那人肩头。那人抱住了韦小宝一个打滚，缩在屋角，随手抽出韦小宝身边匕首，拿在手中——这人穿的也是骁骑营军士的服色，身手敏捷，身材矮小，脸上都是泥污，瞧不清面貌。众人见他甘愿替韦小宝挡了一剑，均想：“这人倒忠心。”

韦小宝对钱老本道：“解了自己兄弟的穴道，这位李……李先生，也是自己人。”说着向李西华一指。钱老本应道：“是。”还刀入鞘正要替李西华解穴。那老叫化忽道：“明复清反，母地父天。”钱老本“啊”了一声。

徐天川抢上前去，在那老叫化后心穴道上推拿了几下，转到他面前，双手两根拇指对着他面前一弯。天地会兄弟人数众多，难以遍识，初会之人，常以“天父地母，反清复明”八字作为同会记认；但若有外人在旁，不愿泄漏了机密，往往便将这八字倒转来说。外人骤听之下，自是莫名其妙。徐天川向那老叫化屈指行礼，也是一项不让外人得知的礼节。钱杏邨人跟着给李西华、胖头陀、陆高轩三人解开了穴道。

只余下瘦头陀一人坐在地下，满脸胀得通红，喝道：“师弟，还不给我解穴？他妈的，还等甚么？”胖头陀道：“解穴不难，你可不得再对韦大人无礼。”瘦头陀怒道：“谁教他不给解药？是他得罪我，又不是我得罪他！他给了解药，就算是向我赔罪，老子不咎既往，也就是了。”

老叫化喝道：“你这矮胖子罗唆个没完没了，别说韦兄弟不给解药，就算他要给，我也要劝他不给。”右手一指，嗤的一声，一股劲风向瘦头陀射去，跟着又是两指，嗤嗤连声，瘦头陀身上穴道登时解开。

突见一个大肉球从地下弹了起来，疾扑韦小宝。老叫化呼的一掌，击了出去，瘦头陀身在半空，还了一掌，身子弹起，他武功也当真了得，凌空下扑，双掌向老叫化头顶击落。老叫化左足飞出，踢向他后腰。瘦头陀又即挥掌拍落，掌力与对方腿力相激，一个肥大的身子又飞了起来。他身在空中，宛似个大皮球，老叫化掌拍足踢，始终打不中他一招。别瞧这矮胖子模样笨拙可笑，出手竟灵活之极，足不着地，更加圆转如意。

李西华和天地会群雄都算见多识广，但瘦头陀这般古怪打法，却也是生平未见。胖头陀和陆高轩全神贯注，瞧着老叫化出手，眼见他每一招都是劲力凌厉，瘦头陀一个二百多斤的身躯，全凭借着老叫化的力道，才得在空中飞舞不落。

两人越斗越紧，拳风掌力逼得旁观众人都背靠墙壁。忽听得瘦头陀怪声大喝，一招“五丁开山”，左掌先发，右拳随下，向着老叫化头顶击落。老叫化喝道：“来得好！”蹲下身子，使一招“天王托塔”，迎击而上。两股巨力相撞，瘦头陀腾身而起，背脊冲上横梁，只听喀喇喇一阵响，屋顶上瓦片和泥尘乱落，大厅中灰沙飞扬，瘦头陀又已扑击而下，老叫化缩身避开。瘦头陀一扑落空，砰的一声重重落在地下。

老叫化哈哈大笑，笑声未绝，瘦头陀又已弹起，迅捷无伦的将一个大脑袋当胸撞来。眼见他这一撞势道甚是威猛，老叫化侧身避过，右掌已落在他屁股上，内劲吐出，大喝一声。瘦头陀的撞力本已十分厉害，再加上老叫化的内劲，两股力道并在一起，眼见瘦头陀急飞而出，脑袋撞向墙壁，势非脑浆迸裂不可。

众人惊叫声中，胖头陀抓起一名缩在一旁的赌场伙计，掷了出去，及时挡在墙上，波的一声，瘦头陀的头颅撞入他胸腹之间。一颗大脑袋钻入了那伙计的肚皮，嵌入墙壁，撞出了一个洞。

他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一颗肥脑袋上一塌糊涂，沾满了那伙计的血肉。他双手在脸上一阵乱抹，怒骂：“他妈的，这是甚么玩意？”众人无不骇然。

老叫化喝道：“还打不打？”瘦头陀道：“当年我身材高大之时，你打我不赢。”老叫化道：“现今呢？”瘦头陀摇头道：“现今我打你不赢，罢了，罢了！”忽地跃起，向墙壁猛撞过去，轰隆一声响，墙上穿了个大洞，连着那伙计的尸身一齐穿了出去。

胖头陀叫道：“师哥，师哥！”飞跃出洞。陆高轩道：“韦大人，我去瞧瞧。”脚前头后，身子平飞，从洞中跃出，双手兀自抱拳向韦小宝行礼，姿态美妙。众人齐声喝采。

徐天川、钱老本等均想：“韦香主从哪里收了这两位部属来，武功竟如此了得？比之我们高出十倍。”

李西华拱手道：“少陪了。”从大门中快步走出。

韦小宝向老叫化拱手道：“这位兄台，让他们走了罢？”说着向赵齐贤等一指。

老叫化呵呵笑道：“多有得罪。”随手拉起赵齐贤等人，也不见他推宫解穴，只一抓之间，已解了几名侍卫的穴道。

韦小宝道：“多谢。”吩咐赵齐贤、张康年先行回去。

徐天川向双儿瞧了一眼，问道：“这姑娘是韦香主的心腹之人？”韦小宝道：“是，咱们甚么事都不必瞒她。”老叫化道：“这位姑娘年纪虽小，一副忠肝义胆，人所难及。刚才若不是她奋不顾身，忠心护主，韦兄弟的一双眼珠已不保了。”韦小宝拉着双儿的手，道：“对，对，幸亏是她救了我。”

双儿听两人当众称赞自己，羞得满脸通红，低下了头，不敢和众人目光相接。

徐天川走上一大步，对老叫化朗声说道：“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

老叫化道：“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团圆时。”

韦小宝初入天地会时，会中兄弟相认的各种仪节切口，已有人传授了他，念熟记住。这些句子甚是俚俗，文义似通非通，天地会兄弟多是江湖汉子，倒有一大半人和他一般目不识丁，切口句子若是深奥了，会中兄弟如何记得？这时听那老叫化念了相认的诗句，便接着念道：“初进洪门结义兄，当天明誓表真心。”

老叫化念道：“松拍二枝分左右，中节洪花结义亭。”韦小宝道：“忠义堂前兄弟在，城中点将百万兵。”老叫化道：“福德祠前来誓愿，反清复明我洪英。”韦小宝道：“兄弟韦小宝，现任青木堂香主，请问兄长高姓大名，身属何堂，担任何职。”

老叫化道：“兄弟吴六奇，现任洪顺堂红旗香主。今日和韦香主及众家兄弟相会，十分欢喜。”

众人听得这人竟然便是天下闻名的“铁丐”吴六奇，都是又惊又喜，一齐恭敬行礼。徐天川等各通姓名，说了许多仰慕的话。

吴六奇官居广东提督，手握一省重兵，当年受了查伊璜的劝导，心存反清复明之志，暗中入了天地会，任职洪顺堂红旗香主。天地会对这“洪”字甚是注重。一来明太祖的年号是“洪武”，二来这“洪”字是“汉”字少了个“土”字，意思说我汉人失了土地，为胡虏所占，会中兄弟自称“洪英”，意谓不忘前本、决心光复旧土。红旗香主并非正职香主，也不统率本堂兄弟，但位在正职香主之上，是

吴六奇拉着韦小宝的手，笑道：“韦香主，你去云南干事，对付大汉奸吴三桂。总舵主传下号令，命我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兄弟相机接应。我一接到号令，便派出了十名得力兄弟，到云南暗中相助。不过韦香主处置得当，青木堂众位兄弟才干得了，诸事化险为夷，我们洪顺堂帮不上甚么忙。前几天听说韦香主和众位兄弟来到广西，兄弟便化装前来，跟各位聚会。”

韦小宝喜道：“原来如此。我恩师他老人家如此照应，吴香主一番好意，做兄弟的实在感激不尽。吴香主大名，四海无不知闻，原来是会中兄弟，那真是刮刮叫，别别跳，乖乖不得了。”其实吴六奇的名字，他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见，见徐天川等人肃然起敬，喜形于色，便顺口加上几句。

吴六奇笑道：“韦兄弟手刃大奸臣鳌拜，那才叫四海无不知闻呢。大伙儿是自己兄弟，客气话也不用说了。我得罪了韦兄弟属下的侍卫，才请你到来，还请勿怪。”

韦小宝笑道：“他奶奶的，这些家伙狗皮倒灶，输了钱就混赖。吴大哥给他们吃点儿苦头，教训教训，教他们以后赌起钱来规规矩矩。兄弟还得多谢你呢。”

吴六奇哈哈大笑。众人坐了下来，吴六奇问起云南之事，韦小宝简略说了。吴六奇听说已拿到吴三桂要造反的真凭实据，心中大喜，没口子的称赞，说道：“这奸贼起兵造反，定要打到广东，这一次要跟他大干一场。待得打垮了这奸贼，咱们再回师北上，打上北京。”

说话之间，家后堂香主马超兴也已得讯赶到，和吴六奇相见，自有一番亲热。谈到刚才赌场中的种种情事，吴六奇破口大骂冯锡范，说他暗施偷袭，阴险卑鄙，定要跟他好好的打上一架。

韦小宝说到冯锡范在北京要杀陈近南之事。吴六奇伸手在赌台上重重一拍，说道：“如此说来，咱们便在这里干了他、一来给关

天子报仇，二来给总舵主除去一个心腹大患，三来也可一雪今日给他暗算的耻辱。”他一生罕遇敌手，这次竟给冯锡范制住了动弹不得，实是气愤无比。

马超兴道：“李自成是害死崇祯天子的大反贼，既是到了柳州，咱们可也不能轻易放过了。”天地会忠于明室，崇祯为李自成所逼吊死煤山，天地会自也以李自成为敌。

韦小宝道：“台湾郑家打的是大明旗号，郑克爽这小子却去跟李自成做一路，那么他也成了反贼，咱们一不做，二不休，连他一起干了。更给总舵主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

众人面面相觑，均不接口。天地会是台湾郑氏的部属，不妨杀了冯锡范，却不能杀郑二公子。何况众人心下雪亮，韦小宝要杀郑克爽，九成九是假公济私。吴六奇岔开话头，问起胖瘦二头陀等人的来历，韦小宝含糊以应，只说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是江湖上的朋友，自己于二人有恩，因此二人对自己甚是忠心。吴六奇对那自行解散的乡下来头甚是佩服，说道：“兄弟生平极少服人，这位仁兄的武功高明之极，兄弟自愧不如。武林中有如此功夫的人寥寥可数，怎的想来想去，想不出是谁。”

众人议论了一会。马超兴派出本堂兄弟，去查访李自成、冯锡范等人落脚的所在，一面给凤际中、玄贞、双儿三人治伤。

韦小宝问起双儿如何一路跟随着自己。原来她在五台山上和韦小宝失散后，到处寻找，后来向清凉寺的和尚打听到已回了北京，于是跟着来到北京，韦小宝派去向她传讯的人，自然便没遇上。那时韦小宝却又已南下，当即随后追来，未出河北省境便已追上。她小孩儿家心中另有念头，担心韦小宝做了鞑子的大官，不再要自己服侍了，不敢出来相认，偷了一套骠骑营军士的衣服穿了，混在骠骑营之中，一直随到云南、广西。直到赌场中遇险，阿珂要刺伤韦小宝眼睛，这才挺身相救。

韦小宝心中感激，搂住了他，往她脸颊上轻轻一吻，笑道：“傻丫头，我怎会不要你服侍？我一辈子都要你服侍，除非你自己不愿意服侍我了，想去嫁人了。”

双儿又是欢喜，又是害羞，满脸通红，道：“不，不，我……我不会去嫁人的。”

当晚马超兴在柳州一家妓院内排设筵席，替吴六奇接风。饮酒之际，会中兄弟来报，说道已查到李自成一行人的踪迹，是在柳江中一所木排小屋之中。柳州盛产木材，柳州棺材，天下驰名。是以有“住在苏州，着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之谚。木材扎成木排，由柳江东下。柳江中木排不计其数，在排屋之中隐身，确是人所难知，若非天地会在当地人多势众，只怕也无法查到。

吴六奇拍案而起，说道：“咱们快去，酒也不用喝了。”马超兴道：“此刻天色尚早，两位且慢慢喝酒。待兄弟先布置一下，可莫让他们走了。”出去吩咐部属行事。

待到二更天时，马超兴带领众人来到柳江江畔，上了两艘小船。三位香主同坐一船。小船船夫不用吩咐，自行划出，随后有七八艘小船远远跟来，在江上划出约莫六八里地，小船便即停了。一名船夫钻进舱来，低声道：“禀告三位香主：点子就在对面木排上。”

韦小宝从船篷中望出去，只见木排上一间小屋，透出一星黄光，江面上东一艘、西一艘尽是小船，不下三四十艘。马超兴低声道：“这些小船，都是我们的。”韦小宝大喜，心想一艘船中若有十人，

便在此时，忽听得有人沿着江岸，一边飞奔，一边呼叫：“李自成……李自成……你缩头缩脑，躲在哪里……李自成，有没有胆子出来……李自成……”却是李西华的声音。

木排上小屋中有人大声喝道：“谁在这里大呼小叫？”

江岸上一条黑影纵身飞跃，上了木排，手中长剑在冷月下发出闪闪光芒。

排上小屋中钻出一个人来，手持禅杖，正是李自成，冷冷的道：“你活得不耐烦了，要老子送你小命，是不是？”

李西华道：“今日取你性命，就怕你死了也还是个胡涂鬼。你可知我是谁？”李自成一问姓名。上来罢。”这“上来罢”三字，宛如半空中打个霹雳，在江上远远传了出去，呼喝一声，挥杖便向李西华打去。李西华侧身避开，长剑贴住杖身，跃起身来，剑尖凌空下刺。李自成挺杖向空戳去。李西华身在半空，无从闪避，左足在杖头一点，借力一个筋斗翻出，落下时单足踏在木排边上。

吴六奇道：“划近去瞧个清楚。”船夫扳浆划前。马超兴道：“有人来纠缠他一下，咱们正好行事。”向船头一名船夫道：“发下号令。”那船夫道：“是。”从舱中取一盏红色灯笼，挂在桅杆上，便见四处小船中都有人溜入江中。

韦小宝大喜，连叫：“妙极，妙极！”他武功不成，于单打独斗无甚兴趣，这时以数百之众围攻对方两人，稳操胜券，正是投其所好，何况眼见己方会众精通水性，只须钻到木排底下，割断排上竹索，木排散开，对方还不手到擒来？一想到木排散开，忙道：“马大哥，那边小屋中有个姑娘，是兄弟未过门的老婆，可不能让她在江里淹死了。”

马超兴笑道：“韦兄弟放心，我已早有安排。下水的兄弟之中，有十个专管救你这位夫人。这十个兄弟一等一水性，便是一条活鱼也捉上来了，包管没岔子。”韦小宝喜道：“那好极了。”心想，“最好是淹死了那郑克爽。”但要马超兴下令不救郑克爽，这句话终究说不出口。

小船慢慢划近，见木排上一团黑气、一道白光，盘旋飞舞，斗得甚紧，吴六奇摇头道：“李自成没练过上乘武功，全仗臂力支持，不出二十招，便会死在这李西华剑下，想不到他一代枭雄，竟会毕命于柳江之上，”韦小宝看不清两人相斗的情形，只是见到李自成退了一步，又是一步。

忽听得小屋中阿珂说道：“郑公子，快请冯师父帮我爹爹。”郑克爽道：“好。师父，请你把这个子打发了罢！”小屋板门开处，冯锡范仗剑而出。

这时李自成已被逼得退到排边，只须再退一步，便踏入了江中，冯锡范喝道：“喂，小子，我刺你背心‘灵台穴’了。”长剑缓缓刺出，果然是刺向李西华的“灵台穴”。李西华正要回剑挡架，突然间小屋顶上有人喝道，“喂，小子，我刺你背心‘台穴’了！”白光一闪一人如飞鸟般扑将下来，手中兵刃疾刺冯锡范后心。

这一下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没想到在这小屋顶上另行伏得有人。冯锡范不及攻击李西华，侧身回剑，架开敌刃，当的一声，嗡嗡声不绝，来人手中持的是柄单刀。双刀相交，两人都退了一步，冯锡范喝问：“甚么人？”那人笑道：“我认得你是半剑有血冯锡范，你不认得我么？”韦小宝等这时都已看得清楚，那人身穿粗布衣裤，头缠白布，腰间围一条青布阔带，足登草鞋，正是日间在赌场中自解穴道的那个乡农。想是他遭了冯锡范的暗算，心中不忿，来报那一剑之辱。

冯锡范森然道，“以阁下如此身手，谅非无名之辈，何以如此藏头露尾，躲躲闪闪？”那乡农道：“就算是无名之辈，也胜于半剑有血。”冯锡范大怒，挺剑刺去。那乡农既不闪避，也不挡架，举刀向冯锡范当头砍落，骤看像是两败俱伤的拼命打法，其实这一刀后发先至，快得异乎寻常。冯锡范长剑剑尖离对方尚有尺许，敌刃已及脑门，大骇之下，急忙向左窜出。那乡农挥刀横削，攻他腰肋。冯锡范立剑相挡，那乡农手中单刀突然轻飘飘的转了方向，劈向他左臂。冯锡范侧身避开，还了一多剑，那乡农仍不挡架，挥刀攻他手腕。

两人拆了三招，那乡农竟是攻了三招，他容貌忠厚木讷，带着三分呆气，但刀法之凌厉狠辣，武林中实所罕见。吴六奇和马超兴都暗暗称奇。

冯锡范突然叫道：“且住！”跳开两步，说道：“原来尊驾是百胜……”那乡农喝道：“打便打，多说甚么？”纵身而前，呼汉汉三刀。冯锡范便无余暇说话，只得打起精神，见招拆招。冯锡范剑法上也真高深造诣，这一凝神拒敌，那乡农便占不到上风。二人刀剑忽快忽慢，有时密如连珠般碰撞数十下，有时回旋转身，更不相交一招。

那边厢李自成和李西华仍是恶斗不休。郑克爽和阿珂各执兵刃，站在李自成之侧，俟机相助。李自成一条禅杖舞将开来，势道刚猛，李西华剑法虽精，一时却也欺不近身。斗到酣处，李西华忽地手足缩拢，一个打滚，直滚到敌人脚边，剑尖上斜，已指住李自成一小腹，喝道：“你今日还活得成么？”这一招“卧云貳”，相传是宋代梁山泊好汉浪子燕青所传下的绝招，小巧之技，迅捷无比，敌人防不胜防。

阿珂和郑克爽都吃了一惊，待得发觉，李自成已然受制，不及相救。
李自成突然嗔目大喝，人人都给震得耳中嗡嗡作响，这一喝之威，直...
李自成喝道：“你如服了，便饶你一命。”李西华道：“快将我杀了，我不能报杀父大仇，有何面目活在人世之间？”李自成一声长笑，说道：“很好！”双臂正要运动将禅杖插下，一片清冷的月光从他身后射来，照在李西华脸上，但见他脸色平和，微露笑容，竟是全无惧意。李自成心中一凜，喝道：“你是河南人姓李吗？”
李西华道：“可惜咱们姓李的，出了你这样一个心胸狭窄、成不得大事的懦夫。”李自成颤声问道：“李岩李公子是你什么人？”李西华道：“你既知道了，那就很好。”说着微微一笑。
李自成提起禅杖，问道：“你是李兄弟...兄弟的儿子？”李西华道：“亏你还有脸称我爹爹为兄弟。”李自成身子晃了几下。左手按住自己胸膛，喃喃道：“李兄弟留下了后人？你...你是红娘子生的罢？”李西华见他禅杖提起数尺，厉声道：“快下手罢！尽说这些干什么？”
李自成退开两步，将禅杖拄在木排之上，缓缓的道：“我生平第一件大错事，便是害了你爹爹。你骂我心胸狭窄，是个成不得大事的懦夫，不错，一点不错！你要为你爹爹报仇，原是理所当然。李自成生平杀人，难以计数，从来不放在心上，可是杀你爹爹，我...我好生有愧。”突然间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李西华万料不到有此变故，跃起身来，拾回长剑，眼见他白须上尽是斑斑点点的鲜血，长剑便刺不进去，说道：“你既内心有愧，胜于一剑将你杀了。”飞身而起，左足在系在排上的巨索上连点数下，已跃到岸上，几个起落，隐入了黑暗之中。
阿珂叫了声：“爹！”走到李自成身边，伸手欲扶。李自成摇摇手，走到木排之侧，左脚跨出，身子便沉入江中阿珂惊叫：“爹！你...你别...”
众人见江面更无动静，只道他溺水自尽，无不骇异。过了一会，却见李自成的头顶从江面上探了出来，原来他竟是凝气在江底步行，铁禅杖十分沉重，身子便不浮起。
但他见脑袋和肩头渐渐从江面升起，踏着江边浅水，一步步走上了岸，拖着铁禅杖，脚步蹒跚，慢慢远去。阿珂回过身来，说道：“郑公子，我爹爹...他...他去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奔过去扑在郑克爽怀中。郑克爽左手搂住了她，右手轻拍她背脊，安慰道：“你爹爹走了，有我呢！”一言未毕，突然间足下木材滚动。两人大叫：“啊哟！”摔入江中。
天地会家后堂精通水性的好手潜入江中，将缚住木排的竹索割断，木材登时散开。
冯锡范急跃而起，看准了一根大木材，轻轻落下。那乡农跟着追到，呼的一刀，迎头劈下，冯锡范挥剑格开。两人便在大木材上继续厮拚，这番相斗，比之适才在木排上过招，又难了几倍。木材不住在水中滚动，立足固然难稳，又无从借力。冯锡范和那乡农却都站得稳稳地，刀来剑往，丝毫不缓。圆木顺着江水流下，渐渐飘到江心。
吴六奇突然叫道：“啊哟！我想起来了，这位兄弟是百胜刀王胡逸之。他...他...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快追，划船过去！”
马超兴奇道：“胡逸之？那不是又有个外号叫作‘美刀王’的吗？此人风流英俊，当年说是武林中第一美男子，居然扮作了个傻里傻气的乡巴佬！”
韦小宝连问：“我的老婆救起来了没有？”
吴六奇脸有不悦之色，向他瞪了一眼，显然是说：“百胜刀王胡逸之遭逢强敌，水面凶险，我们怎不立即上前相助？你老是记挂着女子，重色轻友，非英雄所为。”
马超兴叫道：“快传下令去，多派人手，务须相救那个小姑娘。”
后梢船夫大声叫了出去。
忽见江中两人从水底下钻了上来，托起湿淋淋的阿珂，叫道：“女的拿住了。”跟着左首一人抓住郑克爽的衣领，提将起来，叫道：“男的也拿了。”众人哈哈大笑。
韦小宝登时放心，笑逐颜开，说道：“咱们快去瞧那百胜刀王，瞧他跟半剑有血打得怎样了。”坐船于吴六奇催促之下，早就在四桨齐划，迅速向胡冯二人相斗的那根大木驶去，越划越近。溶溶月色之下，见江面上白光闪烁，二人兀自斗得甚紧。
二人武功原也不分上下，但冯锡范日间和风际中、玄贞道人拼了两掌，风际中内力着实了得，当时已觉胸口气血不畅，此刻久斗之下，更觉胸膛隐隐作痛。在这滚动不休的大木之上，除了前进后退一步半步之外，绝无回旋余地，百胜刀王胡逸之的刀法招招险、刀刀狠，只攻不守，每一刀似乎都是要拚个同归于尽。这等打法若在武艺平庸之人使来，本是使泼耍赖，但胡逸之刀法自成一家，虽险实安。他武功本已精奇，加上这一般凌厉无前的狠劲，冯锡范不由得心生怯意，又见一艘小船划将过来，船头站着数人，一瞥之下，赫然有日年在赌场中相遇的老子在內。
胡逸之大喝一声，左一刀，右两刀，上一刀，下两刀，连攻六刀。冯锡范奋力抵住，百忙中仍还了两剑，门户守得严密异常。吴六奇赞道：“好刀法！好剑法！”胡逸之又是挥刀迎面直劈。冯锡范退了半步，身子后仰，避开了这刀，长剑晃动，挡住身前。这时他左足已...
冯锡范立足之处是大木的末端，大木一断，他“啊”的一声，翻身入水。胡逸之钢刀脱手，向他身上掷出。冯锡范身在水中，闪避不灵，眼见钢刀掷到，急挥长剑掷出，刀剑铮的一声，空中相交，激出数星火光，远远荡了开去，落入江中。冯锡范潜入水中，就此不见，胡逸之暗暗心惊：“这人水性如此了得，刚才我如跟他一齐落水，非遭他毒手不可。”
吴六奇朗声说道：“百胜刀王，名不虚传！今日得见神技，令人大开眼界。请上船来共饮一杯如何？”
胡逸之道：“叨扰了！”一跃上船。船头只微微一沉，船身竟无丝毫晃动。韦小宝不明这一跃之难，吴六奇、马超兴等却均大为佩服。吴六奇拱手说道：“在下吴六奇。这位马超兴兄弟，这位韦小宝兄弟。我们都是天地会的香主。”
胡逸之大拇指一翘，说道：“吴兄，你身在天地会，此事何等隐秘，倘若泄漏了风声，全家性命不保。今日初会，你居然对兄弟毫不隐瞒，如此豪气，好生令人佩服。”
吴六奇笑道：“倘若信不过百胜刀王，兄弟岂不是成了卑鄙小人么？”
胡逸之大喜，紧紧握住他手，说道：“这些年来兄弟隐居种菜，再也不问江湖之事，不料今日还能结交到铁丐吴六奇这样一位好朋友。”说着携手入舱。他对马超兴、韦小宝等只微一点头，并不如何理会。
韦小宝见他打败了郑克爽的师父，又是佩服，又是感谢，说道：“胡大侠将冯锡范打入江中，江里的王八甲鱼定然咬得他全身是血。半剑有血变成了无剑有血，哈哈！”
胡逸之微微一笑，说道：“韦香主，你掷骰子的本事，可不错啊。”
这句话本来略有讥嘲之意，笑他武功不行，只会掷骰子作弊骗羊毡。韦小宝却也不以为忤，反觉得得意，笑道：“胡大侠砌牌的本事，更是第一流高手，咱哥儿俩联手推庄，赢了那矮胖子不少银子，胡大侠要占一半，回头便分给你。”胡逸之笑道：“韦香主下次推庄，兄弟还是帮庄，跟你赌，非输不可。”韦小宝笑道：“妙极，妙极！”
马超兴命人整治杯盘，在小船中饮酒。
胡逸之喝了几杯酒，说道：“咱们今日既一见如故，兄弟的事，自也不敢相瞒，说来惭愧，兄弟二十年来退出江湖，隐居昆明城郊，只不过为了一个女子。”
韦小宝道：“那个陈圆圆唱歌，就有一句叫做英雄甚么是多情。既是英雄，自然是要多情的。”吴六奇眉头一皱，心想：“小孩子

便爱胡说八道，你懂得甚么？”

不料胡逸之脸色微微一变，叹了口气，缓缓道：“英雄无奈是多情，吴梅村这一句诗，做得甚好，可是那拟三桂并不是甚么英雄，他也不是多情，只不过是哪个好色之徒罢了。”轻轻哼着《圆圆曲》中的两句：“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对韦小宝道：“韦香主，那日你在三圣庵中，听陈姑娘唱这首曲子，真是耳福不浅。我在她身边住了二十三年，断断续续的，这首曲子也只听过三遍，最后这一遍，还是托了你的福。”

韦小宝奇道：“你在她身边住了二十三年？你……你也是陈圆圆的姘……么？”

胡逸之苦笑：“她……她……嘿嘿，她从来正眼也不瞧我一下。我在三圣庵中种菜扫地、打柴挑水，她只道我是个乡下田夫。”

吴六奇和马超兴对望一眼，都感骇异，料想这位“美刀王”必是迷恋陈圆圆的美色，以致甘为佣仆。此人武功之高，声望之隆，当年在武林中都算得是第一流人物，居然心甘情愿的去做此低三下四之人，实令人大惑不解。看胡逸之时，见他白发苍苍，胡子须稀落落，也是白多黑少，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又哪里说得上一个“美”字？

韦小宝奇道：“胡大哥，你武功这样了得，怎么不把陈圆圆一把抱了便走？”

胡逸之一听这话，脸上闪过一丝怒色，眼中精光暴盛。韦小宝吓了一跳，手一松，酒杯摔将下来，溅得满身都是酒水。胡逸之低下头来，叹了口气，说道：“那日我在四川成都，无意中见了陈姑娘一眼，唉，那也是前生冤孽，从此神魂颠倒，不能自拔。韦香主，胡某是个没出息、没志气的汉子。当年陈姑娘在平西王府中之时，我在王府里做园丁，给她种花拔草。她去了三圣庵，我便跟着去做伙夫。我别无他求，只盼早上晚间偷偷见到她一眼，便已心满意足，怎……怎会有丝毫唐突佳人的举动？”

韦小宝道：“那么你心中爱煞了她，这二十几年来，她竟始终不知道？”

胡逸之苦笑摇头，说道：“我怕泄漏了身份，平日一天之中，难得说三句话，在她面前更是哑口无言。这二十三年之中，跟她也只说过三十九句话。她倒向我说过五十五句。”韦小宝笑道：“你倒记得真清楚。”

吴六奇和马超兴均感惘然，心想他连两人说过几句话，都数得这般清清楚楚，真是情痴已极。吴大奇生怕韦小宝胡言乱语，说话伤了他心，说道：“胡大哥，咱们性情中人，有的学武成痴，有的爱喝酒，有的爱赌钱。陈圆圆是天下第一美人，你爱鉴赏美色、可是对她清清白白，实在难得之极。兄弟斗胆，有一句话相劝，不知能否采纳么？”

胡逸之道：“吴兄请说。”

韦小宝道：“且慢！胡兄，陈圆圆的美貌，非人世间所有，真如天上仙女一般。幸好吴香主、马香主没见过，否则一见之后，多半也是甘心要给她种菜挑水，我天地会中就少了两位香主啦……”

吴六奇心中暗骂：“他妈的，小鬼头信口开河。”韦小宝续道：“……我这可是亲眼见过的。她的女儿阿珂，只有她一半美丽，不瞒你说，我是打定了主意，就是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非娶她做老婆不可，昨天在赌场之中，她要挖我眼睛，心狠手辣，老子也不在乎，这个，你老兄是亲眼所见，并无虚假。”

胡逸之一听，登时大兴同病相怜之感，叹道：“我瞧那阿珂对韦兄弟，似乎有点流水无情。”韦小宝道：“甚么流水无情，简直恨我入骨。他妈的……胡大哥，你别误会，我这是随口骂人，可不是骂她的妈陈圆圆……那阿珂不是在我胸口狠狠刺了一剑么？后来又刺我眼珠，若不是我运气好，她早已谋杀了亲夫。她……她……哼，瞧上了台湾那个郑公子，一心一意想跟他做夫妻，偏偏那姓郑的在江中又没淹死。”

胡逸之坐了下来，握住他的手，说道：“小兄弟，人世间情这个东西，不能强求，你能遇到阿珂，跟她又有师姊师弟的名份，那已是缘份，并不是非做夫妻不可的。你一生之中，已经看过她许多眼，跟她说过许多话。她骂过你，打过你，用刀子刺过你，那便是说她心中有了你这个人，这已经是天大的福份了。”

韦小宝点头道：“你这话很对。她如对我不理不睬，只当世上没我这个人，这滋味就挺不好受。我宁可她打我骂我，用刀子杀我。只要我没给她杀死，也就是了。”

胡逸之叹道：“就给她杀了，也很好啊。她杀了你，心里不免有点抱歉，夜晚做梦，说不定会梦见你；日间闲着无事，偶然也会想到你，这岂不是胜于心里从来没你这个人吗？”

吴六奇和马超兴相顾骇然，均想这人真是痴到了极处，若不是刚才亲眼见到他和冯锡范相斗，武功出神入化，真不信他便是当年名闻四海、风流倜傥的“美刀王”。

韦小宝却听得连连点头，说道：“胡大哥，你这番话，真是说得再明白也没有，我以前就没想到。不过我喜欢了一个女子，却一定要她做老婆，我可没你这么耐心。阿珂当真要我种菜挑水，要我陪她一辈子，我自然也干。但那个郑公子倘若在她身边，老子却非给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可。”

胡逸之道：“小兄弟，这话可不大对了。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倘若她想嫁给郑公子，你就该千方百计的助她完成心愿。倘若有人要害郑公子，你为了心上人，就该全力保护郑公子，纵然送了自己性命，那也无伤大雅啊。”

韦小宝摇头道：“这个可有伤大雅之至。赔本生意，兄弟是不干的。胡大哥，兄弟对你十分佩服，很想拜你为师。不是学你的刀法，而是学你对陈圆圆的一片痴情，这门功夫，兄弟可跟你差得远了。”

胡逸之大笑，说道：“拜师是不必，咱哥儿俩切磋互勉，倒也不妨。”

吴六奇和马超兴对任何女子都不瞧在眼里，心想美貌女子，窑子里有的是，只要白花花的银子搬出去，要多少就有多少，看来这两个家伙都是失心疯了。

胡韦二人一老一少，却越谈越觉情投意合，真有相见恨晚之感。其实韦小宝是要娶阿珂为妻，那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苦缠到底，和胡逸之的一片痴心完全不同，不过一个对陈圆圆一往情深，一个对陈圆圆之女志在必得，立心虽有高下之别，其中却也有共通之处。何况胡逸之将这番深情在心中藏了二十三年，从未向人一吐，此刻得能尽情倾诉，居然还有人在旁大为赞叹，击节不已，心中的痛快无可言喻。

马超兴见胡韦二人谈得投机，不便打断二人的兴致，初时还听上几句，后来越听越不入耳，和吴六奇二人暗皱眉头，均想：“韦香主是小孩子，不明事理，那也罢了。你胡逸之却为老不尊，教坏了少年人。”不由得起了几分鄙视之意。

胡逸之忽道：“小兄弟，你我一见如故，世上最难得的是知心人。常言道得好，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胡某人当年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今日有缘跟你相见，叫俩结为兄弟如何？”韦小宝大喜，说道：“那好极了。”忽然踌躇道：“只怕有一件事不妥。”胡逸之问道：“甚么事？”韦小宝道：“如果将来你我各如所愿，你娶了陈圆圆，我娶了阿珂，你变成我的丈人老头儿了。兄弟相称，可不大对头。”

吴六奇和马超兴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

胡逸之佛然变色，愠道：“唉，你总是不明白我对陈姑娘的情意。我这一生一世，决计不会伸一根手指头儿碰到她一片衣角，苦有虚言，便如此桌。”说着左手一伸，喀的一声，抓下舟中小几的一角，双手一搓，便成木屑，纷纷而落。吴六奇赞道：“好功夫！”胡逸之向他白了一眼，心道：“武功算得甚么？我此番深情，那才难得。可见你不是我的知己。”

韦小宝没本事学他这般抓木成粉，拔出匕首，轻乔切下小几的另一角，放在几上，提起匕首，随手几剁，将那几角剁成数块，说道：“……”

旁人见匕首如此锋利，都感惊奇，但听他这般立誓，又觉好笑。

韦小宝道：“胡大哥，这么说来，我一辈子也不会做你女婿啦，咱们就此结为兄弟。”

胡逸之哈哈大笑，拉着他手，来到船头，对着月亮一齐跪倒，说道：“胡逸之今日和韦小宝结为兄弟，此后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若违此誓，教我淹死江中。”

韦小宝也依着说了，最后这句话却成“教我淹死在这柳江之中”，心想：“我决不会对不起胡大哥，不过万一有甚么错失，我从此不到广西来，总不能在这柳江之中淹死了。别的江河，那就不算。”

两人哈哈大笑，携手回入舱中，极是亲热。

吴六奇和马超兴向二人道喜，四人举杯共饮。吴六奇怕这对痴情金兰兄弟又说陈圆圆和阿珂之事，听来着实厌烦，说道：“咱们回去罢。”胡逸之点头道：“好，马兄，韦兄弟，我有一事相求，这位阿珂姑娘，我要带去昆明。”

马超兴并不在意，韦小宝却大吃一惊，忙问：“带去昆明干甚么？”

胡逸之叹道：“那日陈姑娘在三圣庵中和她女儿相认，当日晚上就病倒了，只是叫着：‘阿珂，阿珂，你怎么不来瞧瞧你娘？’又说：‘阿珂，娘只有你这心肝宝贝，娘想得你好苦。’我听得不忍，这才一路跟随前来。在路上我曾苦劝阿珂姑娘回去，陪伴她母亲，她说甚么也不肯。这等事情又不能用强，我束手无策，只有暗中跟随，只盼劝得她回心转意。现下她给你们拿住了，倘若马香主要她答应回去昆明见母，方能释放，只怕她不得不从。”

马超兴道：“此事在下并无意见，全凭韦香王怎么说就是。”

胡逸之道：“兄弟，你要娶她为妻，来日方长，但如陈姑娘一病不起，从此再也见不到她女儿，这……这可是终身之恨了。”说着语音已有些哽咽。

吴六奇暗暗摇头，心想：“这人英雄豪气，尽已消磨，如此婆婆妈妈，为了吴三桂的一个爱妾，竟然这般神魂颠倒，岂是好汉子的气概？陈圆圆是断送大明江山的祸首之一，下次老子提兵打进昆明，先将她一刀杀了。”

韦小宝说道：“大哥要带她去昆明，那也可以，不过……不过不瞒大哥你说，我跟她明媒正娶，早已拜过天地，做媒人的是沐王府的摇头狮子吴立身。偏偏我老婆不肯跟我成亲，要去改嫁给那郑公子。倘若她答应和我做夫妻，自然就可放她。”

吴六奇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再也忍耐不住，举掌在几上重重一拍，酒壶酒杯登时尽皆翻倒，大声道：“胡大哥，韦兄弟，这小姑娘不肯去见娘，大大的不孝。她跟韦兄弟拜过了堂，已有夫妻名份，却又要去跟那郑公子，大大的不贞。这等不孝不贞的女子，留在世上何用？她相貌越美，人品越坏，我这就去把她的脖子喀喇一下扭断，他妈的，省得教人听着心烦，见了惹气。”厉声催促艄公：“快划，快划。”

胡逸之、韦小宝、马超兴三人相顾失色，眼见他如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额头青筋涨了起来，气恼已极，哪敢相劝？坐船渐渐划向岸边，吴六奇叫道：“那一男一女在哪里？”一艘小船上有人答道：“在这里绑着。”吴六奇向艄公一挥手，坐船转头偏东，向那艘小划去。吴六奇对韦小宝道：“韦兄弟，你我会中兄弟，情如骨肉。做哥哥的不忍见你误于美色，葬送了一生，今日为你作个了断。”韦小宝颤声道：“这件事……还得仔细商量。”吴六奇厉声道：“还商量甚么？”眼见两船渐近，韦小宝忧心如焚，只得向马超兴求助：“马大哥，你劝吴大哥一劝。”吴六奇道：“天下好女子甚多，包在做哥哥的身上。给你找一房称心满意的好媳妇就是。又何必留恋这等下贱女子？”韦小宝愁眉苦脸，道：“唉，这个……这个……”

突然间呼的一声，一人跃起身来，扑到了对面船头，正是胡逸之。

只见他一钻入船舱；跟着便从后艄钻出，手中已抱了一人，身法迅捷已极，随即跃到岸上，几个起落，已在数十丈外，声音远远传来：“吴大哥、马大哥、韦兄弟，实在对不住之至，日后上门请罪，听凭责罚。”话声渐远，但中气充沛，仍是听得清清楚楚。

吴六奇又惊又怒，待要跃起追赶，眼见胡逸之已去得远了，转念一想，不禁捧腹大笑。

韦小宝鼓掌叫好，料想胡逸之抱了阿珂去，自然是将她送去和陈圆圆相会。

第三十四回 一纸兴亡看复鹿 千年灰劫付冥鸿

片刻间两船靠拢，天地会中兄弟将郑克塽推了过来。韦小宝骂道：“奶奶的，你杀害天地会中兄弟，又想害死天地会总舵主，非把你开膛剖肚不可。辣块妈妈，你明知阿珂是我老婆，又跟她勾勾搭搭。”说着走上前去，左右开弓，拍排排排，打了他四个耳光。郑克塽喝饱了江水，早已萎靡不堪，见到韦小宝凶神恶煞的模样，求道：“韦大人，求你瞧在我爹档的份上，饶我一命。从今而后，我……再也不敢跟阿珂姑娘说一句话。”韦小宝道：“倘若她跟你说话呢？”郑克塽道：“我也不答，否则……否则……”否则怎样，一时说不上来。韦小宝道：“你这人说话如同放屁。我先把你舌头割了，好教你便想跟阿珂说话，也说不上。”说着拔出匕首，喝道：“伸舌头出来！”郑克塽大惊，忙道：“我决不跟她说话便是，只要说一句话，便是混帐王八蛋。”韦小宝生怕陈近南责罚，挂膊桓艺娴纳彼

档渍骸把院芋圃俑叶蕴澜畿麟主嫫俞托值危俏藪痲痲脬脬，依掀挪蝗凰模肱。予堂备⑥献哟蛭一献右唤之透谗阙场梓绕防铄！

提起匕首轻轻一掷，那匕首直入船头。郑上墅忙道：“不敢，再也不敢了。”

韦小宝转头对马超兴道：“马大哥，他是你爹后堂拿住的，请你发落罢。”马超兴叹道：“国姓爷何等英雄，生的孙子却这么不成器。”吴六奇道：“这人回到台湾，必跟总舵主为难，不如一刀两段，永无后患。”郑克塽大惊，忙道：“不，不会的。我回去台湾，求爹爹封陈永华陈先生的官，封个大大的官。”马超兴道：“哼，总舵主希罕么？”低声对吴六奇道：“这人是郑王爷的公子，咱们倘若杀了，只怕陷得总舵主有‘弑主’之名。”天地会是陈永华奉郑成功之命而创，陈永华是天地会首领，但仍是台湾延平郡王府的属官，会中兄弟若杀了延平王的儿子，陈永华虽不在场，却也脱不了干系。吴六奇一想不错，双手一扯，拉断了绑着郑克塽的绳索，将他提起

喝道：“滚你的罢！”一把掷向岸上。

郑克塽登时便如腾云驾雾般飞出，在空中哇哇大叫，料想这一摔难免筋折骨断，那知屁股着地，在一片草地上滑出，虽然震得全身疼痛，却未受伤，起身来，急急走了。吴六奇和韦小宝哈哈大笑。马超兴道：“这家伙丢了国姓爷的脸。”吴六奇问道：“这家伙如何杀伤本会兄弟，陷害总舵主？”韦小宝道：“这事说来话长，咱们上得岸去，待兄弟跟大哥详说。”向天边瞧了一眼，说道：“那边尽是黑云，只怕大雨就来了，咱们快上岸罢。”一阵疾风刮来，只吹得各人衣衫飒飒作声，口鼻中都是风。

吴六奇道：“这场风雨只怕不小，咱们把船驶到江心，大风大雨中饮酒说话，倒有趣得紧。”韦小宝吃了一惊，忙道：“这艘小船吃不起风，要是翻了，岂不糟糕？”马超兴微笑道：“那倒不用担心。”转头向艄公吩咐了几句。艄公答应了，掉过船头，挂起了风帆。此时风势已颇不小，布帆吃饱了风，小船箭也似的向江心驶去。江中浪头大起，小船忽高忽低，江水直溅入舱来。韦小宝枉自外号叫作“小白龙”，却不识水性，他年纪是小的，这时脸色也已吓得雪白，不过跟这个“龙”字，却似乎拉扯不上甚么干系了。吴六奇笑道：“韦兄弟，我也不识水性。”韦小宝大奇道：“你不会游水？”吴六奇摇头道：“从来不会，我一见到水便头晕脑胀。”韦小宝道：“那……

你怎么叫船驶到江心来？”吴六奇笑道：“天下的事情，越是可怕，我越是要去碰它一碰。最多是大浪打翻船，大家都做柳江中的水鬼，那也没甚么大不了。何况马大哥外号叫作‘西江神蛟’，水上功夫何等了得？马大哥，咱们话说在前，倘若若是翻船，你得先救韦兄弟，第二个再来救我。”马超兴笑道：“好，一言为定。”韦小宝稍觉放心。这时风浪益发大了，小船随着浪头，蓦地里升高丈余，

突然之间，便似从半空中掉将下来，要钻入江底一般。韦小宝被抛了上来，腾的一声，重重摔上舱板，尖声大叫：“乖乖不得了！”船篷上刹喇喇一片响亮，大雨洒将下来，跟着一阵狂风刮到，将船头、船尾的灯笼都卷了出去，船舱中的灯火也即熄灭。韦小宝又是大叫：“啊哟，不好了！”从舱中望出去，但见江面白浪汹涌，风大雨大，气势惊人。马超兴道：“兄弟莫怕，这场风雨果然厉害，待我去把舵。”走到后梢，叱喝船夫入舱。风势奇大，两名船夫刚到桅杆边，便险些给吹下江去，紧紧抱住了桅杆，不敢离手。大风浪中，那小船忽然倾侧。韦小宝向左边摔去，尖声大叫，心中痛骂：“这老叫化出他妈的这古怪主意，你自己又不会游水，甚么地方不好玩，却到这大风大雨的江中来开玩笑？风大雨大，你妈妈的肚皮大。”狂风挟着暴雨，一阵阵打进舱来，韦小宝早已全身湿透。猛听得豁喇喇一声响，风帆落了下来，船身一侧，韦小宝向右撞去，砰的一声，脑袋撞在小几之上，忽想：“我又没对不起胡大哥，为甚么今日要淹死在这柳江之中？啊哟，是了，我起这誓，就是存心不良，打了有朝一日要欺骗他的主意。玉皇大帝，十殿阎王，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韦小宝诚心诚意，决计跟胡大哥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同享甚么福？他如娶了陈圆圆……难道我也……”

胡逸之哈哈大笑，拉着他手，来到船头，对着月亮一齐跪倒，说道：“胡逸之今日和韦小宝结为兄弟，此后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若违此誓，教我淹死江中。”

韦小宝也依着说了，最后这句话却成“教我淹死在这柳江之中”，心想：“我决不会对不起胡大哥，不过万一有甚么错失，我从此不到广西来，总不能在这柳江之中淹死了。别的江河，那就不算。”

两人哈哈大笑，携手回入舱中，极是亲热。

吴六奇和马超兴向二人道喜，四人举杯共饮。吴六奇怕这对痴情金兰兄弟又说陈圆圆和阿珂之事，听来着实厌烦，说道：“咱们回去罢。”胡逸之点头道：“好，马兄，韦兄弟，我有一事相求，这位阿珂姑娘，我要带去昆明。”

马超兴并不在意，韦小宝却大吃一惊，忙问：“带去昆明干甚么？”

胡逸之叹道：“那日陈姑娘在三圣庵中和她女儿相认，当日晚上就病倒了，只是叫着：‘阿珂，阿珂，你怎么不来瞧瞧你娘？’又说：‘阿珂，娘只有你这心肝宝贝，娘想得你好苦。’我听得不忍，这才一路跟随前来。在路上我曾苦劝阿珂姑娘回去，陪伴她母亲，她说甚么也不肯。这等事情又不能用强，我束手无策，只有暗中跟随，只盼劝得她回心转意。现下她给你们拿住了，倘若马香主要她答应回去昆明见母，方能释放，只怕她不得不从。”

马超兴道：“此事在下并无意见，全凭韦香王怎么说就是。”

胡逸之道：“兄弟，你要娶她为妻，来日方长，但如陈姑娘一病不起，从此再也见不到她女儿，这……这可是终身之恨了。”说着语音已有些哽咽。

吴六奇暗暗摇头，心想：“这人英雄豪气，尽已消磨，如此婆婆妈妈，为了吴三桂的一个爱妾，竟然这般神魂颠倒，岂是好汉子的气概？陈圆圆是断送大明江山的祸首之一，下次老子提兵打进昆明，先将她一刀杀了。”

韦小宝说道：“大哥要带她去昆明，那也可以，不过……不过不瞒大哥你说，我跟她明媒正娶，早已拜过天地，做媒人的是沐王府的摇头狮子吴立身。偏偏我老婆不肯跟我成亲，要去改嫁给那郑公子。倘若她答应和我做夫妻，自然就可放她。”

吴六奇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再也忍耐不住，举掌在几上重重一拍，酒壶酒杯登时尽皆翻倒，大声道：“胡大哥，韦兄弟，这小

风雨声中，忽听得吴六奇放开喉咙唱起曲来：“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曲声从江上远送出去，风雨之声虽响，却也压他不住。马超兴在后梢喝采不迭，叫道：“好一个‘声逐海天远’！”韦小宝但听他唱得慷慨激昂，也不知曲文是甚么意思，心中骂道：“你有这副好嗓子，却不去戏台上做大花面？老叫化，放开了喉咙大叫：‘老爷太太，施舍些残羹冷饭’，倒也饿不死你。”

忽听得远处江中有人朗声叫道：“千古南朝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那叫声相隔甚远，但在大风雨中清清楚楚的传来，足见那人内力深湛。韦小宝一怔之际，只听得马超兴叫道：“是总舵主吗？兄弟马超兴在此。”那边答道：“正是，小宝在么？”果是陈近南的声音。韦小宝又惊又喜，叫道：“师父，我在这里。”但见穹窿拢：纳黎衷醜。贺釜。柯查私械溃骸拔。夙彭饕饕。褂泻樽程煤。复糊应奥整！背陆。系渍骸昂眉。鬲。压纸。铣。听喝胸啤！鄙。辛脾冻整。室苍弥。穆。伤。嫫渍骸芭。拏。伤。为。滑。王。嬷。整！背陆。系渍骸白约盒值埽。槐也推！鄙。。。。。。屋。榜。猴。吟。焕。础。

风雨兀自未歇，韦小宝从舱中望出去，江上一片漆黑，一点火光缓缓在江面上移来，陈近南船上点得有灯。过了好一会，火光移到近处，船头微歇一沉，陈近南已跳上船来。韦小宝心道：“师父到来，这次小命有救了。”忙迎到舱口，黑暗中看不见陈近南面貌，大声叫了声“师父”再说。陈近南拉着他手，走入船舱，笑道：“这场大风雨，可当真了得。你吓着了么？”韦小宝道：“还好。”吴六奇和马超兴都走进舱来参见。陈近南道：“我到了城里，知道你们在江上，便来寻找，想不到遇上这场大风雨。若不是吴大哥一曲高歌，也真还找不到。”吴六奇道：“属下一时兴起，倒教总舵主见笑了。”陈近南道：“大家兄弟相称罢。吴大哥唱的是《桃花扇》中《沉江》那一出戏吗？”吴六奇道：“正是。这首曲子写史阁部精忠抗敌，沉江殉难，兄弟平日最是爱听。此刻江上风雨大作，不禁唱了起来。”陈近南赞道：“唱得好，果然是好。”韦小宝心道：“原来这出戏叫作《沉江》。甚么戏不好唱，却唱这倒霉戏？你要沉江，小弟恕不奉陪。”

陈近南道：“那日在浙江嘉兴舟中，曾听黄宗羲先生、吕留良先生、查伊璜先生三位江南名士，说到吴兄的事迹，兄弟甚是佩服。你我虽是同会弟兄，只是兄弟事繁，一直未能到广东相见。吴兄身份不同，亦不能北来。不意今日在此聚会，大慰平生。”吴六奇道：“兄弟入了天地会后，无日不想参见总舵主。江湖上有言道：‘平生不见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从今天起，我才可称为英雄了，哈哈，哈哈。”陈近南道：“多承江湖上朋友抬举，好生惭愧。”两人惺惺相惜，意气相投，放言纵谈平生抱负，登时忘了舟外的风雨。谈了一会，风雨渐渐小了。陈近南问起吴三桂之事，韦小宝一一说了，遇到惊险之处，自不免加油添酱一番，种种经过，连马超兴也是首次得闻。陈近南听说已拿到了蒙古使者乍帖摩，真凭实据，吴三桂非倒大霉不可，十分欢喜；又听说罗刹国要在北方响应吴三桂夺取关外大片土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半晌不语。

韦小宝道：“师父，罗刹国人红毛绿眼睛，倒也不怕，最多不向他们脸上多瞧就是了。他们的火器可真厉害，一枪轰来，任你英雄好汉，也抵挡不住。”陈近南道：“我也正为此担心，吴三桂和鞑子拚个两败俱伤，正是天赐恢复我汉家山河的良机，可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赶走了鞑子，来个比鞑子还要凶恶的罗刹国，又来占我锦绣江山，那便如何是好？”吴六奇道：“罗刹国的火器，当真没法子对付吗？”陈近南道：“有一个人，两位可以见见。”走到舱口，叫道：“兴珠，你过来。”那边小船中有人应道：“是。”跳上船来，走入舱中，向陈近南微微躬身，这人四十来岁年纪，身材瘦小，满脸英悍之色。陈近南道：“见过了吴大哥、马大哥。这是我的徒弟，姓韦。”那人抱拳行礼，吴六奇等都起身还礼。陈近南道：“这位林兴珠林兄弟，一直在台湾跟着我办事，很是得力。当年国姓爷打败红毛鬼，攻克台湾，林兄弟也是有功之人。”韦小宝笑道：“林大哥跟红毛鬼交过手，那好极了。罗刹鬼有枪炮火器，红毛鬼也有枪炮火器，林大哥定有法子。”吴六奇和马超兴同时鼓掌，齐道：“韦兄弟的脑筋真灵。”吴六奇本来对韦小宝并不如何重视，料想他不过是总舵主的弟子，才做到青木堂香主那样高的职司，青木堂近年来虽建功不少，也不见得是因这小家伙之故，见他迷恋阿珂，更有几分鄙夷，这时却不由得有些佩服：“这小娃儿见事好快，倒也有些本事。”陈近南微笑道：“当年国姓爷攻打台湾，红毛鬼炮火厉害，果然极难抵敌。我们当时便构筑土堤，把几千名红毛兵围在城里，断了城中水源，叫他们没水喝。红毛兵熬不住了，冲出来攻击，我们白天不战，只晚上跟他们近斗。兴珠，当时怎生打法，跟大家说说。”

林兴珠道：“那是军师的神机妙算……”陈近南为郑成功献策攻台，克成大功，军中都称他为“军师”。韦小宝道：“军师？”见林兴珠眼望陈近南，师父脸露微笑，已然明白，说道：“啊，原来师父你是诸葛亮。诸葛军师大破藤甲兵，陈军师大破红毛兵。”林兴珠道：“国姓爷于永历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祭江，督率文武百官、亲军武士，乘坐战舰，自科罗湾放洋，二十四日到澎湖。四月初一日到达台湾鹿耳门。门外有浅滩数十里，红毛兵又凿沉了船，阻塞港口。咱们的战舰开不进去。正在无法可施的当儿，忽然潮水大涨，众兵将欢声震天，诸舰涌进，在水寨港登岸。红毛兵就带了枪炮来打。国姓爷对大伙儿说，咱们倘若后退一步，给赶入大海那就死无葬身之地。红毛鬼炮虽然厉害，大伙儿都须奋勇上前。众兵将齐奉号令，军师亲自领了我们冲锋。突然之间，我耳边好像打了几千个霹雳，眼前烟霞弥漫，前面的弟兄倒了一排。大家一慌乱，就逃了回来。”韦小宝道：“我第一次听见开红毛枪，也吓得一塌糊涂。”林兴珠道：“我正如没头苍蝇般乱了手脚，只听军师大声叫道：‘红毛鬼放了一枪，要上火药装铅子，大伙儿冲啊！’我忙领着众兄弟冲了上去，果然红毛鬼一时来不及放枪。可是刚冲到跟前，红毛鬼又放枪了，我立即滚在地下躲避，不少兄弟却给打死了没有法子，只得退了下来。红毛鬼却也不敢追赶。这一仗阵亡了好几百兄弟，大家垂头丧气，一想到红毛鬼的枪炮就心惊肉跳。”

韦小宝道：“后来终于是军师想出了妙计？”林兴珠叫道：“是啊。那天晚上，军师把我去了去，问我：‘林兄弟，你是武夷山地堂门的弟子，是不是？’我说是的。军师道：‘日里红毛鬼一放枪，你立即滚倒在地，身法很敏捷啊。’我十分惭愧，说道：‘回军师的话：小将不敢贪生怕死，明日上阵，决计不敢再滚倒躲避，折了我大明官兵的威风。否则的话，你杀我头好了。’”韦小宝道：“林大哥，我猜军师不是怪你贪生怕死，是赞你滚地躲避的法子很好，要你传授给众兄弟。”陈近南向他瞧了一眼，脸露微笑，颇有赞许之意。林兴珠一拍大腿，大声道：“是啊，你是军师的徒弟，果然是明师出高徒……”韦小宝笑道：“你是我师父的部下，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众人都笑了起来。林兴珠道：“那天晚上军师当真是这般吩咐。他说‘你不可会错了意。我见你的燕青十八翻、松鼠草上飞的身法挺合用，可以滚到敌人跟前，用单刀斫他们的腿。有一套地堂刀法，你练得怎样？’我听军师不是责骂我胆小怕死，这才放心，说道：‘回军师的话：地堂刀法小将是练过的，当年师父说道，倘若上阵打仗，可以滚过去斫敌人的马脚，不过红毛鬼不骑马，只怕无用。’军师道：‘红毛鬼虽没骑马，咱们斫他人脚，有何不可？’我一听之下，恍然大悟，连说：‘是，是，小将脑筋不灵，想不到这一点。’”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你师父教你这刀法可斫马脚，你就以为不能斫人脚，老兄的脑筋，果然不大灵光。”林兴珠道：“当时军师就命我演了一遍这刀法。他赞我练得还可以，说道：‘你的地堂门刀法身法，若没十多年的寒暑之功，练不到这地步，但咱们明天就要打仗，大伙儿要练，是来不及了。’我说：‘是。这地堂门刀法小将练得不好，不过的确已练了十几年。’军师说道：‘咱们赶筑土堤，用弓箭守住，你马上去教众兵将滚地上前、挥刀砍足的法子。只须教三四下招式，大伙儿熟练就可以了，地堂门中的深奥武功一概不用教。’我接了军师将令，当晚先去教了本队士兵。第二天一早，红毛鬼冲来，给我们一阵弓箭射了回去。本队士兵把地堂刀法的基本五招练会了，转去传授别队的官兵。军师又吩咐大伙儿砍下树枝，扎成一面面盾牌，好挡红毛兵的铅弹。第四日早上，红毛兵又大举冲来，我们上去迎战，滚地前进，只杀得红毛鬼落花流水，战场上留下了几百条毛腿。赤嵌城守将红毛头的左腿也给砍了下来。这红毛头就此投降。后来再攻卫城，用的也是这法子。”

马超兴喜道：“日后跟罗刹鬼子交锋打仗，便可用地堂功夫对付。”陈近南道：“然而情形有些不同。当年在台湾的红毛兵，不过三、四千人，死一个，少一个。罗刹兵如进来进犯，少说也有几万人，源源而来，杀不胜杀，再说，地堂刀法只能用于近战。罗刹兵如用大炮轰击，那也难以抵挡。”吴六奇点头称是，道：“依军师之见，该当如何？”他听陈近南对林兴珠引见之时不称自己为“香主”，料想林兴珠不是天地会中人，便也不以“总舵主”相称。

陈近南道：“我中国地大人多，若无汉奸内应，外国人是极难打进来的。”众人都道：“正是。鞑子占我江山，全仗汉奸吴三桂带

“陈近南道：“现今吴三桂又去跟罗刹国勾结，他起兵造反之时，咱们先一鼓作气的把他打垮，罗刹国没了内应，就不能贸然入侵。”马超兴道：“只是吴三桂倘若垮得太快，就不能跟鞑子打个两败俱伤。”陈近南道：“这也不错。但利害相权，比较起来，罗刹人比鞑子更加可怕。”

韦小宝道：“是啊。鞑子也是黄皮肤，黑眼睛，扁鼻头，跟我们没甚么两样，说的话也是一般。外国鬼子红毛绿眼睛，说起话来叽哩咕噜，有谁懂得？”

众人谈了一会国家大事，天色渐明，风雨也已止歇。马超兴道：“大家衣衫都湿了，便请上岸去同饮一杯，以驱寒气。”陈近南道：“甚好。”这一场大风将小船吹出了三十余里，待得回到柳州，已近中午。众人在原来码头上岸。

只见一人飞奔过来，叫道：“相公，你……你回来了。”正是双儿。她全身湿淋淋的，脸上满是喜色。韦小宝问：“你怎么在这里？”

双儿道：“昨晚大风大雨，你坐了船出去，我好生放心不下，只盼相公早些平安回来。”韦小宝奇道：“你一直等在这里？”双儿道：“是。我……我……只担心……”韦小宝笑道：“担心我坐的船沉了？”双儿低声道：“我们知道你福气大，船是一定不会沉的，不过……不过……”

头旁一个船夫笑道：“这位小总爷，昨晚半夜三更里风雨最大的时候，要雇我们的船出江，说是要寻人，先说给五十两银子，没人肯去，他又加到一百两。张老三贪钱，答应了，可是刚要开船，豁喇一声，大风吹断了桅杆。这么一来，可谁也不敢去了。他急得只是大哭。”韦小宝心下感动，握住双儿的手，说道：“双儿，你对我真好。”双儿涨红了脸，低下头去。

一行来到马超兴的龠麓兀还口律馈三陆戏愿纆沓伺扇巴ゴ蛭◆ㄅ雍头胛兜南侣洄B沓舜鹤α耍扇顺釜シ貌棕c创鞅m液第致氛挛瘰

马超兴摆下筵席，请陈近南坐了首席，吴六奇坐了次席。要请韦小宝坐第三席时，韦小宝道：“林大哥攻破台湾，地堂刀大砍红毛火腿，立下如此大功，兄弟就是站着陪他喝酒，也是心甘情愿。这样的英雄好汉，兄弟怎敢坐他上百？”拉着林兴珠坐了第三席。

林兴珠大喜，心想军师这个徒弟年纪虽小，可着实够朋友。筵席散后，天地会四人又在厢房议事。陈近南吩咐道：“小宝，你有大事在身，你我师徒这次仍不能多聚，明天你就北上罢。”韦小宝道：“是。只可惜这一次又不能多听师父教诲。我本来还想听吴大哥说他的英雄事迹，也只好等打平吴三桂之后，再听他说了。”

吴六奇笑道：“你吴大哥没甚么英雄事迹，平生坏事倒是做了不少。若不是查伊璜先生一场教训，直到今日，我还是在为虎作伥、给鞑子卖命呢。”

韦小宝取出吴三桂所赠的那支洋枪，对吴六奇道：“吴大哥，你这么远路来看兄弟，实在感激不尽，这把罗刹国洋枪，请你留念。”吴三桂本来送他两支，另一支韦小宝在领出沐剑屏时，交了给夏国相作凭证，此后匆匆离滇，不及要回。吴六奇谢了接过，依法装上火药铁弹，点火向着庭中施放一枪，火光一闪，砰的一声巨响，庭中的青石板石屑纷飞，众人都吓了一跳。陈近南皱起眉头，心想：“罗刹国的火器竟然这等犀利，若是兴兵进犯，可真难以抵挡。”

韦小宝取出四张五千两银票，交给马超兴，笑道：“马大哥，烦你代为请贵堂众位兄弟喝一杯酒。”马超兴笑道：“二万两银子？可太多了，喝三年酒也喝不完。”谢过收了。

韦小宝跪下向陈近南磕头辞别。陈近南伸手扶起，拍拍他肩膀，笑道：“你很好，不枉了是我陈近南之徒。”韦小宝和他站得近了，看得分明，见他两鬓斑白，神色甚是憔悴，想是这些年来奔走江湖，大受风霜之苦，不由得心下难过，要想送些甚么东西给他，寻思

“师父是不见银子的，珠宝玩物，他也不爱。师父武功了得，也不希罕我的匕首和宝衣。”突然间一阵冲动，说道：“师父，有一件事要禀告你老人家。”

吴六奇和马超兴知他师徒俩有话讲，便即退出。韦小宝伸手到贴肉衣袋内，摸出一包物事，解开缚在包外的细绳，揭开一层油布，再揭开两层油纸，露出从八部《四十二章经》封皮中取出来的那些碎羊皮，说道：“师父，弟子没甚么东西孝敬你老人家，这包碎皮，请你收了。”

陈近南甚感奇怪，问道：“那是甚么？”

韦小宝于是说了碎皮的来历。陈近南越听脸色越郑重，听得太后、皇帝、鳌拜、西藏大喇嘛、独臂尼九难、神龙教主等等大有来头的人物，无不处心积虑的想得到这些碎皮，而其中竟隐藏着满清鞑子龙脉和大宝藏的秘密，当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之事。他细问经过情形，韦小宝一一说了，有些细节如神龙教主招、拜九难为师等情，自然略过不提。

陈近南沉吟半晌，说道：“这包东西实是非同小可。我师徒俩带领会中兄弟，去掘了鞑子的龙脉，取出宝藏，兴兵起义，自是不世奇功。不过我即将回台，谒见王爷，这包东西带在身边，海道来回，或恐有失。此刻还是你收着。我回台之后，便来北京跟你相会，那时再共图大事。”

韦小宝道：“好！那么请师父尽快到北京来。”陈近南道：“你放心，我片刻也不停留。小宝，你师父毕生奔波，为的就是图谋复兴明室，眼见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百姓对前朝渐渐淡忘，鞑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复兴大业越来越渺茫。想不到吴三桂终于要起兵造反，而你又得了这份藏宝图，那真是天大的转机。”

说到这里，不由得喜溢眉梢。他本来神情郁郁，显得满怀心事，这时精神大振，韦小宝瞧着十分欢喜。

陈近南又问：“你身上中的毒怎样了？减轻了些么？”韦小宝道：“弟子服了神龙教洪教主给的解药，毒性是完全解去了。”

陈近南喜道：“那好极了。你这一双肩头，挑着反清复明的万斤重担，务须自己保重。”说着双手按住他肩头。韦小宝道：“是。弟子乱七八糟，甚么也不懂的。得到这些碎皮片，也不过碰上运气罢了。每一次都好比我做庄，吃了闲家的夹棍，天杠吃天杠，别干吃别干，吃得舒舒服服。”

陈近南微微一笑，道：“你回到北京之后，半夜里问住了门窗，慢慢把这些皮片拼将起来，凑成一图，然后将图牢牢记在心里，记得烂熟，再无错误之后，又将碎皮拆乱，包成七八包，藏在不同的所在。小宝，一个人运气有好有坏，不能老是一帆风顺。如此大事，咱们不能专靠好运道。”

韦小宝道：“师父说得不错。好比赌牌九做庄，现今已赢了八铺，如果一记通赔，这包碎皮片给人抢去了，岂不是全军覆没，铲了我的庄？因此连赢八铺之后，就要下庄。”

陈近南心想，这孩子赌性真重，微笑道：“你懂得这道理就好。赌钱输赢，没甚么大不了。咱们图谋大事，就算把性命送了，那也是等闲之事。但这包东西，天下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那可万万输不得。”

韦小宝道：“是啊，我赢定之后把银子捧回家去，埋在床底下，斩手指不赌了，那就永远输不出去。”

陈近南走到窗边，抬头望天，轻轻说道：“小宝，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就算立即死了，心里也欢喜得紧。”

韦小宝心想：“往日见龠福艾萸<裕肆卽跌湊庖淮卫鲜穹氩揭溃俊蔽实渍骸笆Ω福阁谿悠娇ね醺烱拢睦锔淮管纯欬遣皇牵俊背陆o献卜砧蠢秤肋模熠实渍骸澳闾踔o渍俊蔽は”

渍骸拔壹Ω杆坪醪淮壘*摹s一朧即显倪c川氛虑棕c阅膊环旁谛纳稀=3J嫌12豊煤海指跟韶阅冈志粗于N蚊肤慝实堡膊慌拢仗熠o轮恢M跻蝗耍*苻o

o!背陆o咸玫丝谄c梟税朕危:档渍骸巴跻o晕乙幌蚶裔从屑樱·忠兄于!蔽は”渍骸班牛ω女侵6o诱恸一销蚰惆謁璧某艸茆印

背陆o系渍骸暗踭兕找o叶鬚厝缟剑II以縞乃老嗽āω运<业氛拢o鞘蓄瞻o幔:蓝o笠选v6o幽县颓幔o陀踭跌凶杂锔坏保II乙膊环

谛纳稀M跻o氛雷櫻19軛o家o还o管鞘o觥!蔽は”Σ欢EII实渍骸吧跌词o解俊背陆o系渍骸笆o電褪遣7.峭踭o!蔽は”渍骸較。o

颞軛琢耍o峭跻o男o掀派o摹!背陆o暇跋跋源炙祝m卜陈o歌凉o椽o簿简患永砣幔:档渍骸笆橐怨s踭兕找o攀渍ms坊o乱埠苾泄πo

蛇送貽o懿愧不妒雷櫻o辉傅愿劳跻oo狭笈雷櫻↑6.幼整雷印!蔽は”Y笠s襟罚o档渍骸岸o雍o裸挥茫o峙滤渍ψ怀俊模=场一铺歉

齷澜埃o壁幕焜释醢说啊o翘炯o瓜牒入朗o改_先思夷于!o

陈近南脸色微微一沉，斥道：“小宝，嘴里放干净些！你这不是在骂王爷么？”韦小宝“啊”的一声，按住了嘴，说道：“该死！王八蛋这三字可不能随便乱骂。”

陈近南道：“两位公子比较起来，二公子确是处处及不上他哥哥，只是相貌端正，嘴头又甜，很得祖母的欢心……”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是啊，妇道人家甚么也不懂，见了个会拍马屁的小白脸，就当是宝贝了。”

陈近南不知他意指阿珂，摇了摇头，说道：“改立世子，王爷是不答应的，文武百官也都劝王爷不可改立。因此两位公子固然兄弟失和，太妃和王爷母子之间，也常常为此争执。太妃有时心中气恼，还叫了我们去训斥一顿。”

韦小宝道：“这老……”他“老辣子”三字险些出口，总算及时缩住，忙改口道：“老太太们年纪一大，这就胡涂了。师父，郑王爷的家事你既然理不了，又不能得罪他们，索性给他来个各人自扫门前雪，别管他家瓦上霜。”

陈近南叹道：“我这条命不是自己的了，早已卖给了国姓爷。人生于世，受恩当报。当年国姓爷以国土待我，我须当以国士相报。”

眼前王爷身边，人材日渐凋落，我决不能独善其身，舍他而去。唉！大业艰难，也只不过做到如何便如何罢了。”说到这里，又有些意兴萧索起来。

韦小宝想说些话来宽慰，却一时无从说起，过了一会，说道：“昨天我们本来想把郑克塽这么...”说着举起手来，一掌斩落，“一刀两断，倒也干净爽快。但马大哥说，这样一来，可教师父难以做人，负了个甚么‘撕主’的罪名。”陈近南道：“是‘弑主’。马兄弟这话说的很对，倘若你们杀了郑公子，我怎有面目去见王爷？他日九泉之下，也见不了国姓爷。”韦小宝道：“师父，你几时带我去瞧瞧郑家这王太妃，对付这种老太太，弟子倒有几下散手。”心想自己把假太后这老婊子收拾得服服贴贴，连皇太后也对付得了，区区一个王太妃又何足道哉。陈近南微微一笑，说道：“胡闹！”拉着他手，走出房去。

注：台湾延平郡王郑经长子克是陈永华之婿，刚毅果断，郑经立为太子，出征时命其监国。克执法一秉至公，诸叔及诸弟多怨之。扬言其母假娠，克为屠夫李某之子。郑经及陈永华死后，克为董太妃及诸弟杀害。

当下韦小宝向师父、吴六奇、马超兴告辞。吴马二人送出门去。吴六奇道：“韦兄弟，你这个小丫头双儿，我已跟她拜了把子，结成了兄妹。”韦小宝和马超兴都吃了一惊，转头看双儿时，只见她低下了头，红晕双颊，神色甚是忸怩。韦小宝笑道：“吴大哥好会说笑话。”吴六奇正色道：“不是说笑。我这个义妹忠肝义胆，胜于须眉，正是我辈中人。做哥哥的对她好生相敬。我见你跟‘百胜刀王’胡逸之拜把子，拜得挺有劲，我见样学样，二是要跟双儿拜把子。她可说甚么也不肯，说是高攀不上。我一个老叫化，有甚么高攀、低攀了？我非拜不可，她只好答应。”马超兴道：“刚才你两位在那边房中说话，原来是商量拜把子的事。”吴六奇道：“正是。双儿妹子叫我不可以说出来，哈哈，结拜兄妹，光明正大，有甚么不能说的？”韦小宝听他如此说，才知是真，看着吴六奇，又看看双儿，很是奇怪。吴六奇道：“韦兄弟，从今而后，你对我这义妹可得另眼相看，倘若得罪了她，我可要跟你过不去。”双儿忙道：“不...不会的，相公他...他待我很好。”韦小宝笑道：“有你这样一位大哥撑腰，玉皇大帝、阎罗老子也不敢得罪她了。”三人哈哈大笑，拱手而别。

韦小宝回到下处，问起拜把子的事，双儿很是害羞，说道：“这位吴...吴爷...”韦小宝道：“甚么吴爷？大哥就是大哥，拜了把子，难道能不算数么？”双儿道：“是。他说觉得我不错，定要跟我结成兄妹。”从怀里取出那把洋枪，说道：“他说身上没带甚么好东西，这把洋枪是相公送给他的，他转送给我，相公，还是你带着防身罢。”

韦小宝连连摆手，道：“是你大哥给你的，又怎可还我？”想起吴六奇那日在船上，吴六奇道：“韦兄弟，你这个小丫头双儿，我已跟她拜了把子，结成了兄妹。”韦小宝和马超兴都吃了一惊，转头看双儿时，只见她低下了头，红晕双颊，神色甚是忸怩。韦小宝笑道：“吴大哥好会说笑话。”吴六奇正色道：“不是说笑。我这个义妹忠肝义胆，胜于须眉，正是我辈中人。做哥哥的对她好生相敬。我见你跟‘百胜刀王’胡逸之拜把子，拜得挺有劲，我见样学样，二是要跟双儿拜把子。她可说甚么也不肯，说是高攀不上。我一个老叫化，有甚么高攀、低攀了？我非拜不可，她只好答应。”马超兴道：“刚才你两位在那边房中说话，原来是商量拜把子的事。”吴六奇道：“正是。双儿妹子叫我不可以说出来，哈哈，结拜兄妹，光明正大，有甚么不能说的？”韦小宝听他如此说，才知是真，看着吴六奇，又看看双儿，很是奇怪。吴六奇道：“韦兄弟，从今而后，你对我这义妹可得另眼相看，倘若得罪了她，我可要跟你过不去。”双儿忙道：“不...不会的，相公他...他待我很好。”韦小宝笑道：“有你这样一位大哥撑腰，玉皇大帝、阎罗老子也不敢得罪她了。”三人哈哈大笑，拱手而别。

韦小宝大喜，说道：“脚底能抹油，打架不用愁。师父教了我逃跑的法门，那定是谁也追不上的了。”九难微微摇头，说道：“‘神行百变’，世间无双，当年威震武林，今日却让你用来脚底抹油，恩师地下有知，定是不肯认你这个没出息的徒孙。不过除此之外，我也没甚么你学得会的本事传给你。”韦小宝笑道：“师父收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徒儿，也算倒足了大霉。不过赌钱有输有赢，师父这次运气不好，收了我这徒儿，算是大输一场。老天爷有眼，保佑师父以后连赢八场，再收八个威震天下的好徒儿。”

九难嘿嘿一笑，拍拍他肩头，说道：“也不一定武功好就是人好。你性子不喜学武，这是天性使然，无可勉强。你除了油腔滑调之外，总也算是我的好徒儿。”

韦小宝大喜，心中一阵激动，便想将那些碎羊皮取出来交给九难，随即心想：“这些皮片我既已给了男师父，便不能再给女师父了。好在两位师父都是在想赶走鞑子，光复汉人江山，不论给谁都是一样。”

当下九难将“神行百变”中不需内功根基的一些身法步法，说给韦小宝听。说也奇怪，一般拳法掌法，他学时浅尝辄止，不肯用心钻研，这些逃跑的法门，他却大感兴趣，一路上学得津津有味，一空下来便即练习。有时还要轻功卓绝的徐天川在后追赶，自己东跑西窜的逃避。徐天川见他身法奇妙，好生佩服。初时几下子就追上了，但九难不断传授新的诀窍，到得直隶省境，徐天川说甚么也已追他不上。

九难见他“神行百变”这项轻功颇有缘份，倒也大出意料之外，说道：“看来你天生是个逃之夭夭的胚子。”韦小宝笑道：“弟子练不成‘神行百变’，练成‘神行抹油’，总算不是一事无成。”

他冲了一碗新茶，捧到九难面前，问道：“师父，师祖木桑道长既已逝世，当今天下，自以你老人家武功第一了？”九难摇头道：“不是。‘天下武功第一’六字，何敢妄称？”眼望窗外，幽幽的道：“有一个人，称得上‘天下武功第一’。”韦小宝忙问：“那是谁？弟子定要拜见拜见。”九难道：“他...他...”突然间眼圈一红，默然不语。韦小宝道：“这位前辈是谁？弟子日后倘若有缘见到，好恭恭敬敬的向他磕几个头。”九难挥挥手，叫他出去。韦小宝甚是奇怪，慢慢踱了出去，心想：“师父的神色好生古怪，难道这个天下武功第一之人，是她的老姘头么？”九难这时心中所想的，正是那个远在万里海外的袁承志。她对袁承志落花有意，袁承志却情有别钟。二十多年来这番情意深藏心底，这时却又给韦小宝撩拨了起来。次日韦小宝去九难房中请安，却见她已不别而去，留下了一张字条。韦小宝拿去请徐天川一念，原来纸条上写着“好自为之”四个字。韦小宝心中一阵怅惘，又想：“昨天我问师父谁是天下武功第一，莫非这句话得罪了她？”不一日，一行人来到北京。建宁公主和韦小宝同去谒见皇帝。康熙早已接到奏章，已复旨准许吴应熊来京完婚，这时见到妹子和韦小宝，心下甚喜。

建宁公主扑上前去，抱住了康熙，放声大哭，说道：“吴应熊那小子欺侮我。”康熙笑道：“这小子如此大胆，待我打他的屁股。他怎么欺侮你了？”公主哭道：“你问小桂子好了。他欺侮我，他欺侮我！皇帝哥哥，你非给我作主不可。”一面哭，一面连连顿足。

康熙笑道：“好，你且回自己屋里去歇歇，我来问小桂子。”建宁公主早就和韦小宝商议定当，见了康熙之后，如何奏报吴应熊无礼之事。一等公主退出，韦小宝便详细说来。康熙皱了眉头，一言不发的听完，沉思半晌，说道：“小桂子，你好大胆！”韦小宝吓了一跳。

忙道：“奴才不敢。”康熙道：“你跟公主串通了，胆敢骗我。”韦小宝道：“没有啊，奴才怎敢瞒骗皇上？”康熙道：“吴应熊对公主无礼，你自然并未亲见，怎能凭了公主一面之辞，就如此向我奏报？”韦小宝心道：“乖乖不得了，小皇帝好厉害，瞧出了其中破绽。”

忙跪下磕头，说道：“皇上明见万里。吴应熊对公主如何无礼，奴才果然没有亲见，不过当时许多人站在公主窗外，大家都是亲耳听见的。”康熙道：“那更加胡闹了。吴应熊这人我见过两次，他精明能干，是个人才。他又不很年轻了，房里还少得了美貌的姬妾？怎么会大胆狂妄，对公主无礼。哼，公主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定是她跟吴应熊争吵起来，割了...割了他妈的鸡蛋。”说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韦小宝也笑了起来，站起身来，说道：“这种事情，公主是不便细说的，奴才自然也不敢多问。公主怎么说，奴才就怎么禀告。”康熙点点头，道：“那也说得是。吴应熊这小子受了委屈，你传下旨去，叫他们在京里择日完婚罢。”喇嘛情卦颇稀！蔽

康熙不动声色，点点头道：“吴三桂果然要反，你见到甚么？”韦小宝于是将吴三桂如何跟西藏、蒙古、罗刹国、神龙教诸方勾结的情形一一说了。康熙神色郑重，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才道：“这奸贼！竟勾结了这许多外援！”韦小宝也早知此事十分棘手，不敢作声。再过一会，康熙又问：“后来怎样？”韦小宝说道已将蒙古王子的使者擒来，述说自己如何假装吴三桂的小儿子而骗出真相，吴应熊如何想夺回平帖摩，在公主住处放火，反而惨遭阉割，自己又如何派遣部属化装为王府家将，在妓院中争风吃醋、假装杀死平帖摩。康熙听得悠然伸往，说道：“这倒好玩得紧。”又道：“吴三桂这人，我没见过。那日宫中传出父王宾天的讯息，吴三桂带了重兵，来京祭拜。我原想见他一见，可是几名顾命大臣防他拥兵入京，忽然生变，要他在北京城外搭了孝棚拜祭，不许他进北京城。”

说到这里，站起身来，来回踱步，说道：“鳌拜这厮见事极不明白。如果担心吴三桂入京生变，只须下旨要他父子入京拜祭，大军驻扎在城外，他还能有甚么作为？他倘若不敢进城，那是他自己礼数缺了。不许他进城，那明明是跟他说：‘我们怕了你的大军，怕你

“造反，你还是别进来罢！”嘿嘿，示弱之至！吴三桂知道朝廷对他疑忌，又怕了他，岂有不反之理？他的反谋，只怕就种因于此。”

韦小宝听康熙这么一剖析，打从心坎儿里佩服出来，说道：“当时倘若他见了皇上，皇上好好开导他一番，说不定他便不敢造反了。”康熙摇头道：“那时我年纪幼小，不懂军国大事，一见之后，没甚么厉害的话跟他说，他瞧我不起，只有反得更快。”当下详细询问吴三桂的形貌举止，又问：“他书房那张白老虎皮到底是怎样的？”

韦小宝大是奇怪，描述了那张白老虎皮的模样，说道：“皇上连这等小事也知道。”

康熙微笑不语，又问起吴三桂的兵马部署，左右用事之人及十大总兵的性格才干；问话之中，显得对吴三桂的情状所知甚详，手下大将哪一个贪钱，哪一个好色，哪一个勇敢，哪一个糊涂，无不了然。韦小宝既惊且佩，说道：“皇上，你没去过云南，可是平西王府内府外的事情，知道得比奴才还多。”突然恍然大悟，道：“啊，是了，皇上在昆明派得有不少探子。”康熙笑道：“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他一心想要造反，难道咱们就毫不理会？小桂子，你这趟功劳很大，探明了吴三桂跟西藏、蒙古、罗刹国勾结。这桩大秘密，我那些探子就查不到。他们只能查小事，查不到大事。”韦小宝全身骨头大轻，说道：“那全仗皇上洪福齐天。”康熙道：“把那罕帖摩带进宫来，让我亲自审问。”韦小宝答应了，率领十名御前侍卫，将罕帖摩送到上书房来。康熙一见，便以蒙古话相询。罕帖摩听到蒙古话，既感惊奇，又觉亲切，眼见宫中的派势，再也不敢隐瞒，一五一十，都将实情说了。康熙一连问了两个多时辰，除蒙古和吴三桂勾结的详情外，又细问蒙古的兵力部署、钱粮物产、山川地势、风土人情、以及蒙古各旗王公谁精明，谁平庸，相互间谁跟谁有仇，谁跟谁有亲。

韦小宝在一旁侍候，听得二人叽哩咕噜的说个不停，罕帖摩一时显得十分佩服，一时又显得害怕，到最后却跪下来不住磕头，似是感恩之极。康熙命御前侍卫带下去监禁。一名小太监送上一碗参汤。康熙接过来喝了，对小太监道：“你给韦副总管也斟一碗来。”韦小宝磕头谢恩，喝了参汤。只听得书房外脚步响声，一名小太监道：“启禀皇上：南怀仁、汤若望侍候皇上。”康熙点点头。小太监传呼出去，进来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跪下向康熙磕头。韦小宝大是奇怪，心想：“怎么有外国鬼子来到宫里，真是奇哉怪也。”两个外国人叩拜后，从怀中各取出一本书卷，放在康熙桌上。那个年纪较轻、名叫南怀仁的外国人道：“皇上，今儿咱们再说大炮发射的道理。”韦小宝听他一口京片子，清脆流利，不由得“咦”的一声，惊奇之极，心道：“希奇希奇真希奇，鬼子不会放洋屁。”康熙向他一笑，低头瞧桌上书卷。南怀仁站在康熙之侧，手指卷册，解释了起来。康熙听到不懂的所在，便即发问。南怀仁讲了半个时辰，另一个老年白胡子外国人汤若望接着讲天文历法，也讲了半个时辰，两人磕头退出。康熙笑道：“外国人说咱们中国话，你听着很稀奇，是不是？”韦小宝道：“奴才本来很奇怪，后来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了。圣天子百神呵护。罗刹国图谋不轨，上天便降下两个会说中国话的洋鬼子来辅佐圣朝，制造枪炮火器，扫平罗刹。”康熙道：“你心思倒也机灵。不过洋鬼子会说中国话，却不是天生的。那个老头儿，在前明天启年间就到中国了，他是日耳曼人。那年轻的是比利时人，是顺治年间来的。他们都是耶稣会教士，来中国传教的。要传教，就得学说中国话。”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奴才一直在担心罗刹的火器厉害。今天一听这外国人甚么大炮短枪，说得头头是道，这就放心啦。”康熙在书房中缓缓踱步，说道：“罗刹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能造枪炮，我们一样也能造，只不过我们一直不懂这法子罢了。当年我们跟明朝在辽东打仗，明兵有大炮，我

乱坠，七荤八素，都骗不了你。”康熙道：“你明白我的心思。这些造枪炮的道理，也真繁难得紧，单是炼那上等精铁，就大大不易。”

韦小宝自告奋勇，说道：“皇上，我去给你把北京城里城外的铁匠，一古脑儿的都叫了来，大伙儿拉起风箱，呼扯

康熙笑道：“你在云南之时，我们已炼成十几万斤精铁啦。汤若望和南怀仁正在监造大炮，几时你跟我去瞧瞧。”韦小宝喜道：“那可太好了。”忽然想起一事，说道：“皇上，外国鬼子居心不良，咱们可得提防一二。那造炮的地方，又有火药，又有铁器，皇上自己别去，奴才给你去监督。”康熙道：“那倒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关系到国家气运，我如不是亲眼瞧着，终不放心。南怀仁忠诚耿直，汤若望的老命是我救的，他感激得不得了。这二人决不会起甚么异心。”韦小宝道：“皇上居然救了外国老鬼子的老命，这可奇了。”

康熙微笑道：“康熙三年，汤若望说钦天监推算日食有误，和钦天监的汉官双方激辩。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辩不过，就找他的岔子，上了一道奏章，说道汤若望制定的那部《大清时宪历》，一共只推算了二百年，可是我大清得上天眷顾，圣祚无疆，万万年的江山。汤若望止进二百年历，那不是咒我大清只有二百年天下吗？”

韦小宝伸了伸舌头，说道：“厉害，厉害。这外国老鬼会算天文地理，却不会算做官之人的手段。”康熙道：“可不是么？那时候鳌拜当政，这家伙胡里胡涂，就说汤若望咒诅朝廷，该当凌迟处死。这道旨意送给我瞧，可给我看出了一个破绽。”韦小宝道：“康熙三年，那时你还只十岁啊，已经瞧出了其中有诈，当真是圣天子聪明智慧，自古少有。”

康熙笑道：“你马屁少拍。其实这道理说来也浅，我问鳌拜，这部大清时宪历是几时做好的。他说不知道，下去查了一查，回奏说道，是顺治十年做好的，当时先帝下旨嘉奖，赐了他一个‘通玄教师’的封号。我说：‘是啊，我六七岁时，就已在书房里见过这部《大清时宪历》了。这部历书已做成了十年，为甚么当时大家不说他不对？这时候争他不过，便来翻他的老帐？那可不公道理。鳌拜想想倒也不错，便没杀他，将他关在牢里。这件事我后来也忘了，最近南怀仁说起，我才下旨放了他出来。’”韦小宝道：“奴才去叫他花些心思，做一部大清万年历出来。”康熙笑了几声，随即正色道：“我读前朝史书，凡是爱惜百姓的，必定享国长久，否则尽说些吉祥话儿，又有何用？自古以来，人人都叫皇帝作万岁，其实别说万岁，享寿一百岁的皇帝也没有啊。甚么‘万寿无疆’，都是骗人的鬼话。父皇谆谆叮嘱，要我遵行‘永不加赋’的训谕，我细想来，只要遵守这四个字，我们的江山就是铁打的。甚么洋人的大炮，吴三桂的兵马，全都不用担心。”

韦小宝不明白这些治国的大道理，只是喏喏连声，取出从吴三桂那里盗来的那部正蓝旗《四十二章经》，双手献上，说道：“皇上，这部经书，果然让吴三桂这老小子给吞没了，奴才在他书房中见到，便给他来个顺手牵羊，物归原主。”康熙大喜，说道：“很好很好。太后老是挂念着这件事。我去献给她老人家，拿去太庙焚化了，不管其中有甚么秘密，从此再也没人知道。”

韦小宝心道：“你烧了最好！这叫做毁尸灭迹。我盗了经中碎皮片儿的事，就永远不会发觉了。”

他回到了自己子爵府，天黑之后，闩上了门，取出那包碎皮片，叫了双儿过来，说道：“有一桩水磨功夫，你给我做做。”吩咐她将几千片碎皮片拼凑还原。双儿伏在案上，慢慢对着剪痕，一片片的拼凑。但数千片碎皮片乱成一团，要凑成原状，当真谈何容易？

韦小宝初时还坐在桌边，出些主意，东拿一片，西拿一片，帮着拼凑，但搞了半天，连两块相连的皮片也找不出来，意兴索然，径自去睡了。次日醒来，只见外边房中兀自点着蜡烛，双儿手里拿着一片碎皮，正怔怔的凝思。韦小宝走到她身后，“哇”的一声大叫。双儿吃了一惊，跳起身来，笑道：“你醒了？”韦小宝道：“这些碎皮片可磨人得紧，我又没赶着要，你怎地一晚不睡？快去睡罢！”

双儿道：“好，我先收拾起来。”韦小宝见桌上那张大白纸上已用绣花针钉了十一二块皮片，拼在一起，全然吻合，喜道：“你已找到了好几片啦。”双儿道：“就是开头最难，现下我已明白了一些道理，以后就会拼得快些。”将碎皮片细心包在油布包裹里，连同那张大白纸，锁在一只金漆箱中。韦小宝道：“这些皮片很有用，可千万不能让人偷了去。”双儿道：“我整日守

> 褪桥流x儒隼耸隆！蔽ば”Φ溃骸安环粒ll胰サ馨恍《渔缙辑-d珂轟-卦谶萃猱n~惚<尊！彼≈llzllΦ溃骸澳蓄头判牡枚嗔怒！蔽ば”ll

我看外国人试炮去。”韦小宝喜道：“好极了，这大炮可造得挺快哪。”一行人来到左安门内的龙潭炮厂，南怀仁和汤若望已远远跑在道旁迎驾。康熙道：“起来，起来，大炮在哪里？”南怀仁道：“回圣上：大炮便在城外。恭请圣上移驾御览。”康熙道：“好！”从车中出来，侍卫前后拥护，出了左安门，只见三尊大炮并排而列。康熙走近前去，见三门大炮闪闪发出青光，炮身粗大，炮轮、承轴等等无不造得极是结实，心下大喜，说道：“很好，咱们就试放几炮。”南怀仁亲自在炮筒里倒入火药，用铁条桩实，拿起一枚炮弹，装入炮筒，转身道：“回皇上：这一炮可以射到一里半，靶子已安在那边。”康熙顺着他手指望去，见远处约莫一里半以外，有十个土墩并列，点头道：“好，你放罢。”南怀仁道：“恭请皇上移驾十丈以外，以策安全！”笨滴跪0014恍Γ肆丝←→Nば”ψ愿娣苡拔9渍骸罢

只见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黑烟弥漫，跟着远处一个土墩炸开了来，一个火柱升天而起。原来那土墩中藏了大量硫磺，炮弹落下，立时燃烧，更显得威势惊人。众军士齐声欢呼，向着康熙大呼：“万岁，万寿无疆！”三尊大炮轮流施放，一共开了十炮，打中了七个土墩，只三个土墩偏了些没打中。

康熙十分喜欢，对南怀仁和汤若望大加奖勉，当即升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原为太常寺卿加通政使，号“通玄教师”，在鳌拜手中被革，康熙下旨恢复原官，改号“通微教师”。康熙名叫玄烨，“玄”字为了避讳不能再用了。三门大炮赐名为“神武大炮”。回到宫中，康熙把韦小宝叫进书房，笑吟吟的道：“小桂子，咱们日夜开工，造他几百门神武大炮，一字排开，对准了吴三桂这老小子轰他。妈的，你说他还造不造得成反？”韦小宝笑道：“皇上神机妙算，本来就算没神武大炮，吴三桂这老小子也是手到擒来。只不过有了神武大炮，那是更加如...热热热热龙添翼了。”他本要说“如虎添翼”，但转念一想，以皇帝比作老虎，可不大恭敬。康熙笑道：“你这句话太没学问。飞龙在天，又用得着甚么翼？”韦小宝笑道：“是，是。可见就算没有大炮，皇上也不怕吴三桂。”康熙笑道：“你总有得说的。”眉头一皱，道：“说到这里，我可想到一件事来。吴三桂跟蒙古、西藏、罗刹国勾结，还有一个神龙教。那个大逆不道的老婊子假太后，就是神龙教派来秽乱宫禁的，是不是？”韦小宝道：“正是。”康熙道：“这叛逆若不擒来千刀万剐，如何得报母后被害之恨太后被囚之辱？”说到这里，咬牙切齿，甚是气愤。

韦小宝心想：“皇帝这话，是要我去捉拿老婊子了。那老婊子跟那又矮又胖的瘦头陀在一起，这时候不知是在哪里，要捉此人，可大大的不容易。”心下踌躇，不敢接口。

康熙果然说道：“小桂子，这件事万分机密，除了派你去办之外，可不能派别人。”韦小宝道：“是。就不知老婊子逃到了哪里？她那个奸夫一团肉球，看来会使妖法。”

康熙道：“老婊子如果躲到了荒山野岭之中，要找她果然不易。不过也有线索可寻。你带领人马，先去将神龙邪教剿灭了，把那些邪教的党羽抓来，一一拷问，多半便会查得出老婊子的下落。”见韦小宝有为难之色，说道：“我也知道这件事犹如大海捞针，很不容易办。不过你一来能干，二来是员大大的福将，别人办来十分棘手之事，到了你手里，往往便马到成功。我也不限你时日，先派你到关外去办几件事。你到了关外，在奉天调动人马，俟机去破神龙岛。”韦小宝心想：“皇帝在拍我马屁了。这件事不答应也不成了。”说道：“奴才的福气，都是皇上赐的。皇上对我特别多加恩典，我的福份自然大了。只盼这次又托赖皇上洪福，把老婊子擒来。”康熙听他肯去，心中甚喜，拍拍他肩头，说道：“报仇雪恨虽是大事，但比之国家社稷的安危，又是小了。能捉到老婊子固然最好，第一要务，还是攻破神龙岛。小桂子，关外是我大清龙兴发祥之地，神龙教在旁虎视眈眈，倘若跟罗刹人联手，占了关外，大清便没了根本。你破得神龙岛，好比是斩断了罗刹国人伸出来的五根手指。”

韦小宝笑道：“正是。”突然提高声音叫道：“啊罗吗！古噜呼！”提起右手，不住乱甩。康熙笑问：“干甚么？”韦小宝道：“罗刹国断了五根手指，自然痛得大叫罗刹话。”

康熙哈哈大笑，说道：“我升你为一等子爵，再赏你个‘巴图鲁’的称号，调动奉天驻防兵马，扑灭神龙岛反叛。”韦小宝跪下谢恩道：“奴才的官儿做得越大，福份越大。”康熙道：“这件事不可大张旗鼓，以防吴三桂、尚可喜他们得知讯息，心不自安，提早造反。须得神不知、鬼不觉，突然之间将神龙教灭了。这样罢，我明儿派你为钦差大臣，去长白山祭天。长白山是我爱新觉罗家远祖降生的圣地，我派你去祭祀，谁也不会疑心。”

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神龙教教主寿与虫齐。”康熙问道：“甚么寿与虫齐？”韦小宝道：“那教主的寿命不过跟小虫儿一般，再也活不多久了。”

他在康熙跟前，硬着头皮应承了这件事，可是想到神龙教洪教主武功卓绝，教中高手如云，自己带一批只会抡刀射箭的兵马来攻打神龙岛，韦小宝多半是“寿与虫齐”。出得宫来，闷闷不乐，忽然转念：“神龙岛老子是决计不去的，小玄子待我再好，也犯不着为他去枉送性命。我这官儿做到尽头啦，不如到了关外之后，乘机到黑龙江北的鹿鼎山去，掘了宝藏，发他一笔大财，再悄悄到云南去把阿珂娶到了手，从此躲将起来，每逃钱听戏，岂不逍遥快乐？”言念及此，烦恼稍减，心想：“临阵脱逃，虽然说来脸上无光，有负小玄子重托，可是性命交关之事，岂是开得玩笑的？掘了宝藏之后，不再挖断满洲人的龙脉，也就很对得住小玄子了。”次日上朝，康熙颁下旨意，升了韦小宝的官，又派他去长白山祭天。散朝时，他见那老道挤进推篮于鞞钉加脰磳檄脰诤煌0氏阶泳晒0鹄埃000行+尻死簧海0挡渍骸靶值埽0コ<咨郊捞欤9比徊皇窃跌吹姆嗜保γ戎0皆颇先γ阙轿颞醺0闹窀埽0鞘翘敲碗卦读耍0材压帜忝黄跌葱酥隆！蔽は”Φ渍骸安靛鞞缙担0值苾悄戏饺耍0幌蚓妥轧吕劂0幌氲焦虞獾0熨0兀0岫0丫0辣梅6.叮0罗0研巧胀0嘶鹧0煤美纯痘幌虏蒙伞！

索额图哈哈大笑，安慰道：“那倒不用担心，我回头送一件火貂大氅来，给兄弟御寒。暖轿之中加几只炭盆，就不怎么冷了。兄弟，派差到关外，生发还是有的。”韦小宝道：“原来这辽东冻脱了人鼻子的地方，也能发财，倒要向大哥请教。”索额图道：“我们辽东地方，有三件宝贝...”韦小宝道：“好啊，有三件宝贝，取得一件来，也就花差花差了。”索额图笑道：“我们辽东有一句话，兄弟听说过没有？那叫做‘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韦小宝道：“这倒没听说过。人参和貂皮，都是贵重的物事。那乌拉草，又是甚么宝贝了？”索额图道：“那乌拉草是苦哈哈的宝贝。关东一到冬季，天寒地冻，穷人穿不起貂皮，坐不起暖轿，倘若冻掉了一双脚有谁来给韦兄弟来抬轿子啊？乌拉草关东遍地都是，只要拉得一把来晒干了，捣得稀烂，塞在鞋子里，那就暖和得紧。”韦小宝道：“原来如此。乌拉草这一宝，咱们是用不着的。人参却不妨挑他几十担，貂皮也提他几千张回来，至爱亲朋，也可分分。”索额图哈哈大笑。

正说话间，亲兵来报，说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来拜。韦小宝登时想起那日郑克塽说过的话来，说他是武夷派的高手，曾教过郑克塽武功，后来投降了大清的，不禁脸上变色，心想这姓施的莫非受郑克塽之托，来跟自己为难，冯锡范如此凶悍厉害，这姓施的也决非甚么好相与，对亲兵道：“他来干甚么？我不要见。”那亲兵答应了，出去辞客。韦小宝兀自不放心，向另一名亲兵道：“快传阿三、阿六两人来。”阿三、阿六是胖头陀和陆高轩的假名。

索额图笑道：“施靖海跟韦兄弟的交情怎样？”韦小宝心神不定，问道：“施... 施靖甚么？”索额图道：“施提督爵封靖海将军，韦兄弟跟他不熟吗？”韦小宝摇头道：“从来没见过。”说话间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到来，站在身后。韦小宝有这两大高手相护，略觉放心。

亲兵回进内厅，捧着一只盘子，说道：“施将军送给子爵大人的礼物。”韦小宝见盘中放着一只开了盖的锦盒，盒里是一只白玉碗，碗中刻着几行字。玉碗纯净温润，玉质极佳，刻工也甚精致，心想：“他送礼给我，那么不是来对付我了，但也不可不防。”索额图笑道：“这份礼可不轻哪，老施花的心血也真不小。”韦小宝问道：“怎么？”索额图道：“玉碗中刻了你老弟的名讳，还有‘加官晋爵’四字，下面刻着‘眷晚生施琅敬赠’。”韦小宝沉吟道：“这人跟我素不相识，如此客气，定是不怀好意。”索额图笑道：“老施的用意，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他一心一意要打台湾，为父母妻儿报仇。这些年来，老是缠着我们，要我们向皇上进言，为了这件事，花的银子没

也有十五万了。他知道兄弟是皇上驾前的第一位大红人，自然要来钻这门路。”韦小宝心中一宽，说道：“原来如此。他为什么非打台湾不可？”索额图道：“老施本来是郑成功部下大将，后来郑成功疑心他要反，要拿他，却给他逃走了，郑成功气不过，将他的父母妻儿都...”说着右掌向左挥动，作个杀头的姿势，又道：“这人打水战是有一手的，降了大清之后，曾跟郑成功打过一仗，居然将郑成功打败了。”

韦小宝伸舌头，说道：“连郑成功这样的英雄豪杰，也在他手下吃过败仗，这人倒不可不见。”对亲兵道：“施将军倘若没走，跟他说，我这就出去。”向索额图道：“大哥，咱们一起去见他罢。”他虽有胖陆二人保护，对这施琅总是心存畏惧。索额图是朝中一品大臣，有他在旁，谅来施琅不敢贸然动粗。索额图笑着点头，两人携手走进大厅。施琅坐在最下首一张椅上，听到靴声，便即站起来。见两人从内堂出来，当即抢上几步，请下安去，朗声道：“索大人，韦大人，卑职施琅参见。”韦小宝拱手还礼，笑道：“不敢当。你是将军，我只是个小小都统，怎地行起这个礼来？请坐，请坐，大家别客气。”施琅恭恭敬敬的道：“韦大人如此谦下，令人好生佩服。韦大人是一等子爵，爵位比卑职高得多，何况韦大人少年早发，封公封侯，那是指日之间的事，不出十年，韦大人必定封王。”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倘若真有这一天，那要多谢你的金口了。”

索额图笑道：“老施，在北京这几年，可学会了油嘴滑舌啦，再不像初来北京之时，动不动就得罪人。”施琅道：“卑职是粗鲁武夫，不懂规矩，全仗各位大人大量包涵，现下卑职已痛改前非。”索额图笑道：“你甚么都学乖了，居然知道韦大人是皇上驾前第一位红官儿，走他的门路，可胜于去求恳十位百位王公大臣。”施琅恭恭敬敬的向两人请了个安，说道：“全仗二位大人栽培，卑职永感恩德。”韦小宝打量施琅，见他五十左右年纪，筋骨结实，目光炯炯，甚是英悍，但容颜憔悴，颇有风尘之色，说道：“施将军给我那只玉碗，可名贵得很了，就只一桩不好。”施琅颇为惶恐，站起身来，说道：“气昂昂兮浚恢恢侵挥袪胫杏猩床床珍樱气筑酥傅恪！蔽ば”πΦ 溃骸安珍邮敲挥校T褪翘→→稽○苑沟氛焙蚰浪踟擗铮行T桔骄ぞい■▲乱柜霾恍~模e璠襟廓厘壹φDφ·■■！彼鞞钊脊■■竿 A J T排阂鸥尚 α 思干■Nば”ξ 实溃骸爸Jじ甘册幢本T模俊笔H诺溃骸氛爸暗奖本T鑫图颜■困困吴怒！蔽ば”ζ 姻溃骸爸Jじn款=3 | μ 岫剑ψ蝗ジ=ùrεV丛诒本T娑αα俏\跌蠢堪。||抑n览玻·-じv女窃诒本T米永福辛谏嗟攻慕愕αα簧岬没厝チ怒！笔H诺溃骸拔じn款已α怒；噬

韦小宝心想：“小皇帝十分精明，他心中所想的大事，除了削平三藩，就是如何攻取台湾。你说话就算不中听，只要当真有办法，皇上必可原谅，此中一定另有原因。”想到索额图先前的说话，又想：“这人立过不少功劳，想是十分骄傲，皇上召他来京，他就甚么都不卖帐，一定得罪了不少权要，以致许多人故意跟他为难。”笑道：“皇上英明之极，要施将军在京候旨，定有深意。你也不用心急，时辰未到，着急也是无用。”施琅站起身来，说道：“今日得蒙韦大人指点，茅塞顿开。卑职这三年来，一直心中惶恐，只怕是忤犯了皇上，原来皇上另有深意，卑职这就安心得多了。韦大人这番开导，真是恩德无量。卑职今日回去，饭也吃得下了，觉也睡得着了。”韦小宝善于拍马，对别人的谄谀也不会当真，但听人奉承，毕竟开心，说道：“皇上曾说，一个人太骄傲了，就不中用，须得挫折一下他的骄气。别说皇上没降你的官，就算充你的军，将你打入天牢，那也是栽培你的一番美意啊。”施琅连声称是，不禁掌心出汗。

索额图捋了捋胡子，说道：“是啊，韦爵爷说得再对也没有了。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只玉碗若不是又车又磨，只是一块粗糙石头，有甚么用？”施琅应道：“是，是。”韦小宝道：“施将军，请坐。听说你从前在郑成功部下，为了甚么事跟他闹翻的啊？”施琅道：“回大人的话：卑职本来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部下，后来拨归郑成功统属。郑成功称兵造反，卑职见事不明，胡里胡涂的，也就跟着统帅办事。”韦小宝道：“嗯，你反清复...”他本想说“你反清复明，原也是应当的”，他平时跟天地会的弟兄们在一起，说顺了口，险些儿漏了出来，幸好及时缩住，忙道：“后来怎样？”施琅道：“那一年郑成功在福建打仗，他的根本之地是在厦门，大清兵忽施奇袭，攻克厦门。郑成功进退无路，十分狼狈。卑职罪该万死，不明白该当效忠王师，竟带兵又将厦门从大清兵手中夺了过去。”韦小宝道：“你这可给郑成功立了一件大功啊。”施琅道：“当时郑成功也升了卑职的官，赏赐了不少东西，可是后来为了一件小事，却闹翻了。”韦小宝问道：“那是甚么事？”施琅道：“卑职属下有一名小校，卑职派他去打探军情。不料这人又怕死又偷懒，出去在荒山里睡了几夜，就回来胡说八道一番。我听他说得不大对头，仔细一问，查明了真相，就吩咐关了起来，第二天斩首。不料这小校狡猾得很，半夜里逃了出去，逃到郑成功府中，向郑成功的夫人董夫人哭诉，说我冤枉了他。董夫人心肠软，派人向我说情，要我饶了这小校，说甚么用人之际，不可擅杀部属，以免士卒寒心。”韦小宝听他说到董夫人，想起陈近南的话来，这董夫人喜欢次孙克暨，几次三番要改立他为世子，不由得怒气勃发，骂道：“这老婊子，军中之事，她妇道家懂得甚么？他奶奶的，天下大事，就败在这种老婊子手里。部将犯了军法倘若不斩，人人都犯军法了，那还能带兵打仗么？这老婊子胡涂透顶，就知道喜欢小白脸。”

施琅万料不到他听到这件事会如此愤慨，登时大起知己之感，一拍大腿，说道：“韦大人说得再对也没有了。您也是带惯兵的，知道军法如山，克敌制胜，全仗着号令严明。”韦小宝道：“老婊子的话，你不用理，那个甚么小校老校，抓过来喀嚓一刀就是。”施琅道：“卑职当时的想法，跟韦大人一模一样。我对董夫人派来的人说，姓施的是国姓爷的部将，只奉国姓爷的将令。我意思是说，我不是董夫人的部将，可不奉夫人的将令。”韦小宝气忿忿的道：“是极，谁做了老婊子的部将，那可倒足大霉了。”

索额图和施琅听他大骂董夫人为“老婊子”，都觉好笑，又怎想得到他另有一番私心。施琅道：“那老...那董夫人恼了卑职的话，竟派了那小校做府中亲兵，还叫人传话来说，有本事就把那小校抓来杀了。也是卑职一时忍不下这口气，亲自去把那小校一把抓住，一刀砍了他的脑袋。”韦小宝鼓掌大赞：“杀得好，杀得妙！杀得干净利落，大快人心。”施琅道：“卑职杀了这小校，自知闯了祸，便去向郑成功谢罪。我想我立过大功，部属犯了军法，杀他并没有错。可是郑成功听了妇人之言，说我犯上不敬，当即将我扣押起来。我想国姓爷英雄慷慨，一时之气，关了我几天，也就算了。哪知过了多时，我爹爹和弟弟，以及我的妻子，都给拿了，送到牢里来。这一来我才知大事不妙，郑成功要杀我的头，乘着监守之人疏忽，逃了出来。过不多时，就得到讯息，郑成功将我全家杀得一个不留。”

韦小宝摇头叹息，连称：“岸际嵌~蛉四抢湘蚶缓漫！笔T兵 a 狼谐犹壮溃骸爸 <液臀页礲钊坪≠■蒙上 e 3 晒入赖迷总耍ε顺鹳岩缘帽 ā 1 爸傲11吨厥模~苡幸惶欤~惨○阎 <胰■乙柜娘鏊钡酶筛删痰弧！■

韦小宝早知郑成功海外为王，是个大大的英雄，但听得施琅要杀郑氏全家，那自然包括他的大对头郑克暨在内，益觉志同道合，连点点头，说道：“该杀，该杀！你不报此仇，不是英雄好汉。”施琅自从给康熙召来北京之后，只见到皇帝一次，从此便在北京投闲置散，做的官仍是福建水师提督，爵位仍是靖海将军，但在北京领一份干俸，无职无权，比之顺天府衙门中一个小小公差的威势尚不如，以他如此雄心勃勃的汉子，自然是坐困愁城，犹似热锅上蚂蚁一般。这三年之中，他过不了几天便到兵部去打个转。送礼运动，钱是花得不少，历年来宦囊所积，都已填在北京官场这无底洞里，但皇帝既不再召见，回任福建的上谕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拿得到手。到得后来，兵部衙门一听到施琅的名字就头痛，他手头已紧，没钱送礼，谁也不再理他。此刻听得韦小宝言语和他十分投机，登觉回任福建有望，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索额图道：“施将军，郑成功杀你全家，确是不该。不过你也由此而因祸得福，弃暗投明。若不是如此，只怕你此刻还在台湾抗拒王师，做那叛逆造反之事了。”

施琅道：“索大人说得是。”

韦小宝问道：“郑成功杀了你全家，你一怒之下，就向大清投诚了？”施琅道：“是。先帝恩重如山，卑职起义投诚，先帝派我在福建办事。卑职感恩图报，奋不顾身，立了些微功，升为福建同安副将。恰好郑成功率兵来攻，卑职跟他拚命，仗着先帝洪福，大获全胜。先帝大恩，升我为同安总兵。后来攻克了厦门、金门和梧屿，又联合一批红毛兵，坐了夹板船，用了洋枪洋炮，把郑成功打得落海而逃，先帝升卑职为福建水师提督，又加了靖海将军的头衔。其实卑职功劳是半分也没有的，一来是我大清皇上福份大，二来是朝中诸位大人指示得宜。”韦小宝微笑道：“你从前在郑成功军中，又在福建跟他打了几场硬仗，台湾的情形自然是很明白的。皇上召

你来问攻台的方略，你怎么说了？”

施琅道：“卑职启奏皇上：台湾孤悬海外，易守难攻。台湾将士，又都是当年跟随郑成功的百战精兵。如要攻台，统兵官须得事权统一，内无掣肘，便宜行事，方得成功。”韦小宝道：“你说要独当一面，让你一个人来发号施令？”施琅道：“卑职不敢如此狂妄。不过攻打台湾，须得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京师与福建相去数千里，遇有攻台良机，上奏请示，待得朝中批示下来，说不定时机已失台湾诸将别人也就罢了，有一个陈永华足智多谋，又有一个刘国轩骁勇善战，实是大大劲敌，倘若贸然出兵，难有必胜把握。”

韦小宝点头道：“那也说得是。皇上英明之极，不会怪你这些话说的不对。你又说了些什么？”施琅道：“皇上又垂询攻台方略。卑职回奏说：台湾虽然兵精，毕竟为数不多。大清攻台，该当双管齐下。第一步是用间，使得他们内部不和。最好是散布谣言，说道陈永华有废主自立之心，要和刘国轩两人阴谋篡位。郑经疑心一起，说不定就此杀了陈刘二人；就算不杀，也必不肯重用，削了二人的权柄。陈刘二人，一相一将，那是台湾的两根柱子，能够二人齐去，当然最好，就算只去一人，余下一个也是独木难支大厦了。”韦小宝暗暗心惊：“他妈的，你想害我师父。”问道：“还有个‘一剑无血’冯锡范呢？”

施琅大为惊奇，说道：“韦大人居然连冯锡范也知道。”韦小宝道：“我是听皇上闲谈时说起过的。皇上于台湾的内情可清楚啦！皇上说，董夫人喜欢小白脸孙子郑克塽，不喜欢世子郑克塽，要儿子改立世子，可是郑经不肯。可有这件事？”施琅又惊又佩，说道：“圣天子聪明智慧，旷古少有，居于深宫之中，明见万里之外。皇上这话，半点不错。”韦小宝道：“你说攻打台湾，有两条法子，一条是用计害死陈永华和刘国轩，另一条是甚么啊？”施琅道：“另一条就是水师进攻了。单攻一路，不易成功，须得三路齐攻。北攻鸡笼港，中攻台湾府，南攻打狗港，只要有一路成功，上陆而立定了脚根，台湾人心一乱，那就势如破竹了。”韦小宝道：“统带水师，海上打仗，你倒内行得很。”施琅道：“卑职一生都在水师，熟识海战。”韦小宝心念一动，寻思：“这人要去杀姓郑的一家，干掉了郑克塽这小子，倒也不错。不过郑成功是个大大的英雄好汉，杀了他全家，可说不过去。何况他攻台湾，就是要害我师父，那可不行。此人善打海战，派他去干这件事，倒是一举两得。”转头问索额图：“大哥，你以为这件事该当怎么办？”

索额图道：“皇上英明，高瞻远瞩，算无遗策，咱们做奴才的，一切听皇上吩咐办事就是了。”韦小宝心想：“你倒滑头得很，不肯担干系。”端起茶碗。侍候的长随高声叫道：“送客！”施琅起身行礼，辞了出去。索额图说了会闲话，也即辞去。韦小宝进宫去见皇帝，禀告施琅欲攻台湾之事。康熙道：“先除三藩，再平台湾，这是根本的先后次序。施琅这人才是有的，我怕放他回福建之后，这人急于立功报效，轻举妄动，反而让台湾有了戒备，因此一直留着他在北京。”韦小宝登时恍然大悟，说道：“对，对！施琅兵坏礁=ǎō T ⊗ 蛟腥蟹 θ ψ 儆茶 ⊙ 志 ⊙ 烁烁胡蛋蒜 ⊕ 摺 T 勤枪 × ⊕ 澹 ω T ⊕ 颠恢 ◆ ⊕ 乖痰猷 V ⊕ 艘晕 □ 淮颚 v 春鏐 淮姑变 ε 蚰 切罩 ⊕ 男 - 右 桓整置 ε 怕 摇！笨滴跳 ⊕ ⊕ 渍骸坝帽 ⊕ 械抵渍 ⊕ ⊕ 萌缙恕 T 倪担 ⊕ 步 ⊕ 蝗缚 ⊕ ⊕ 伊爰 ⊕ 旁诘 ⊕ ⊕ 盟 ⊕ ⊕ 碓 ⊕ ⊕ 准 κ 梗 ⊕ ⊕ 覆脉渍 ⊕ ⊕ 鹤揭慌沙鏐 ⊕ ⊕ 番头芝 π ⊕ ⊕ ⊕ 桓彝道亮怒！蔽ば” ⊕ 渍骸盎噬险徽撒撤摠 ⊕ ⊕ 罡鸪烈膊还 ⊕ ⊕ 缙恕 ⊕ ⊕ 叭垂 □ 怀觥抖 ñ ÷ 健返南罚 ⊕ ⊕ 罡鸪良 さ 美匪浦肄彰 ⊕ ⊕ 菱蒯 v 痛艘 坏墩读四款胡合那银 ⊕ ⊕ 跌吹拇蠢 ⊕ ⊕ 铃！笨滴跳 ⊕ ⊕ ⊕ 渍骸跋暮铃 ā！蔽ば” ⊕ 渍骸芭牵 ⊕ ⊕ 恰；噬霞切哉婧茫 ⊕ ⊕ 垂 ⊕ ⊕ 讼罚 ⊕ ⊕ 蠢 ⊕ ⊕ 嫫拿 ⊕ ⊕ 忠布整谩！笨滴跳 ⊕ ⊕ 渍骸罢獯蠢 ⊕ ⊕ 嫫拿 ⊕ ⊕ 郑 ⊕ ⊕ 樯闲吹糜械摹 J ⊕ ⊕ 潘士松跌蠢程锅 ⊕ ⊕ 悖俊 ⊕

韦小宝奇道：“皇上甚么都知道。那施琅送了我一只玉碗，我可不大喜欢。”康熙问道：“玉碗有甚么不好？”韦小宝道：“玉碗虽然珍贵，可是一打就烂。奴才跟着皇上办事，双手捧的是一只千年打不烂、万年不生锈的金饭碗，那是大大的不同。”康熙哈哈大笑。韦小宝道：“皇上，奴才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请皇上瞧着，能不能办？”康熙道：“甚么主意？”韦小宝道：“那施琅说他统带水师，很会打海战...”康熙左手在桌上一拍，道：“好主意，好主意。小桂子，你聪明得很，你就带他去辽东，派他去打神龙岛。”韦小宝心下骇然，瞪视着康熙，过了半晌，说道：“皇上定是神仙下凡，怎么奴才心中想的主意还没说出口，皇上就知道了。”康熙微笑道：“马屁拍得够了。小桂子，这法子大妙。我本在担心，你去攻打神龙岛，不知能不能成功。这施琅是个打海战的人才，叫他先去神龙岛操练操练，不过事先可不能泄漏了风声。”韦小宝忙道：“是，是。”康熙当即派人去传了施琅来，对他说道：“朕派韦小宝去长白山祭天，他一力举荐，说你办事能干，要带你同去。朕将就听着，也不怎么相信。”

韦小宝暗暗好笑：“诸葛亮在激老黄忠了。”施琅连连磕头，说道：“臣跟着韦都统去办事，一定尽忠效命，奋不顾身，以报皇上逃席。”康熙道：“这一次是先试你一试，倘若果然可用，将来再派你去办别的事。”施琅大喜，磕头道：“皇上逃席浩荡。”康熙道：“此事机密，除了韦小宝一人之外，朝中无人得知。你一切遵从韦小宝的差遣便是，这就下去罢。”施琅磕了头，正要退出，康熙微笑道：“韦都统待你不错，你打一只大大的金饭碗送他罢。”施琅答应了，心中大惑不解，不明皇上用意，眼见天颜甚喜，料想决计不是坏事。韦小宝回到子爵府时，见施琅已等在门口，说了不少感恩提拔的话。韦小宝笑道：“施将军，这一次只好委屈你一下，请你在我的营中，做一个小小参领，以防外人知觉。”施琅大喜，说道：“一切遵从都统大人吩咐。”他知韦小宝派他的职司越小，越加当他是自己人，将来飞黄腾达的机会越多，如果派他当个亲兵，那是更加妙了；又道：“皇上吩咐卑职打造一只金饭碗奉呈都统。不知都统大人喜欢甚么款式，卑职好监督高手工匠人连夜赶着打造。”韦小宝笑道：“那是皇上的恩典，不论甚么款式，咱们做奴才的双手捧着金饭碗吃饭，心中都感激皇恩浩荡。”施琅连声称是。

韦小宝心想：“老子本想逃之夭夭，辞官不干了。现下找到了你这替死鬼，最好你去跟洪教主拚个同归于尽，哥儿俩寿与虫齐。”施琅去后，韦小宝去把李力士、风际中、徐天川、玄贞道人等天地会兄弟叫来，将经过情形详细说了。李力士道：“这姓施的贼子反叛国姓爷，又要攻打台湾，陷害总舵主，天幸教他撞在韦香主手里，咱们怎生摆布他才好？”韦小宝道：“神龙教勾结吴三桂和罗刹国现下皇帝派我领施琅去剿神龙教，让这姓施的跟神龙教打个昏天黑地，两败俱伤，咱们再来个渔翁得利。”众人齐声赞好。

韦小宝道：“这姓施的精明能干，我要靠他打神龙岛，可不能先将他杀了。众位哥哥须得小心，别让他瞧出破绽来。”高彦超道：“我们都扮作骁骑营的靴子，平日少跟他见面，就算见到，谅他也不敢得罪靴子。”

次日下午，施琅捧着一只锦盒，到子爵府来求见。韦小宝打开锦盒，果然是一只大大的金饭碗，怕不有六七两重。施琅道：“卑职本该再打造得大些，就怕...就怕都统大人用起来不方便。”韦小宝左手将金饭碗在手里掂了掂，笑道：“已够重了。施将军，这许多字写的是甚么哪？”施琅道：“中间四个大字，是‘公忠体国’。上面这行小字是：‘钦赐领内侍卫副大臣、兼骁骑营正黄朴翎统、赐穿黄马褂、巴鲁图勇号、一等子爵韦小宝。’下面更小的字是：‘臣靖海将军施琅奉旨监造。’”韦小宝大喜，笑道：“这可当真多谢了。”心道：“是啊，我的金饭碗是皇上赐的，你能给我甚么金饭碗了？这老施倒也不是笨蛋。”过得两日，康熙颁下上谕，命韦小宝带同十门神武大炮，自大沽出海，渡辽东湾北上，先祭辽海，再登陆辽东，到长白山放炮祭天。韦小宝接了上谕，心想这次是去打神龙教胖头陀和陆高轩可不能带，命他二人留在北京，带了双儿和天地会兄弟，率领骁骑营人马，来到天津。

文武百官迎接钦差大臣，或恭谨逾恒，马屁十足；或奉承得体，恰到好处，惟有一个大胡子武官却神色傲慢，行礼之时显是敷衍了事，浑不将韦小宝瞧在眼里。韦小Y笈 ∞ ↑ (6) 北阅 ⊕ ⊕ 9 蛄 ⊕ ⊕ 钜幌耄骸盎噬戏愿懒说模 ⊕ ⊕ 獯我磺幸 ⊕ ⊕ 澜檬 ⊕ ⊕ 忠 π ⊕ ⊕ 蒙啥噬 ⊕ ⊕ 露耍 ⊕ ⊕ 侨颂嘎 邸 ⊕ ⊕ 闹撇黄鹁遥 ⊕ ⊕ 训爿献泳颓频闷鹊阔癯蠓 ⊕ ⊕ 惠耍吭鄂垂 ⊕ ⊕ 幢缺龠 ⊕ ⊕ 匏慕伏笈 ⊕ ⊕ 俊备 ⊕ ⊕ 庞懈晤侯 ⊕ ⊕ 答匏 ⊕ ⊕ 秩绪 ⊕ ⊕ 荝挠 ⊕ ⊕ 幽录 ⊕ ⊕ 卅 ば” ⊕ ⊕ p 笱笈缘 茫 x 悴蝗夕砗 蛄蟻 ⊕ ⊕ 愚恕 ⊕ ⊕ 莨皆 ば” ⊕ ⊕ ε ⊕ ⊕ 旖蛰 ⊕ ⊕ T (聾 → 彤 蠢 ⊕ ⊕) 佳滴跌芋肌 ⊕ ⊕ 撬 ⊕ ⊕ T (聾 ⊕ ⊕ 谢聘 ⊕ ⊕ 苳 贾 蟹 愿 浪 ⊕ ⊕ 炯 ⊕ ⊕ T ⊕ ⊕ 俦 ⊕ ⊕ 囧 唬 ⊕ ⊕ □ 汕 詹 畜 螭 贾 富 樱 ⊕ ⊕ 砂 汤 ⊕ ⊕ 囊 ⊕ ⊕ 癩 ⊕ ⊕ 又 ⊕ ⊕ 蠛 ⊕ ⊕ 砬 ⊕ ⊕ 口 ⊕ ⊕ 总 ⊕ ⊕ ば” ⊕ ⊕ ξ 柿 忿 ⊕ ⊕ T ⊕ ⊕ 墓 俦 → 笄 ⊕ ⊕ 囧 囧 嗙 依 x 愤 ⊕ ⊕ 卞 诺 嚼 蠢 ⊕ ⊕ c ⊕ ⊕ 瘳 聘 ⊕ ⊕ 埔 槌 靛 ⊕ ⊕ 毳 ⊕ ⊕ 缘 胶 筒 ⊕ ⊕ ◆ ⊕ ⊕ 卅 楠 诒 ⊕ ⊕ ⊕ 婆 凭 哦 那 ⊕ ⊕ 孑 怒 T 谗 旖 蛰 ⊕ ⊕ 爿 羴 ⊕ ⊕ 眨 ⊕ ⊕ T ⊕ ⊕ 炅 肆 甘 场 ⊕ ⊕ (3) 近 ⊕ ⊕ 5 ⊕ ⊕ 9 ⊕ ⊕ ρ ⊕ ⊕ 任 铿 洗 ⊕ ⊕ 卅 ば” ⊕ ⊕ β 柿 炯 ⊕ ⊕ T ⊕ ⊕ 版 籍 稿 ⊕ ⊕ 俦 ⊕ ⊕ 筋 酱 ⊕ ⊕ · ⊕ ⊕ 遥 ⊕ ⊕ 磅 酱 ⊕ ⊕ 女 ⊕ ⊕ 忿 遥 ⊕ ⊕ 靛 ⊕ ⊕ 钨 ⊕ ⊕ → ⊕ ⊕

离了大沽，来到海上，韦小宝才宣示圣旨，此行是去打神龙岛，上下官兵务须用命，成功之后，各有升赏。众官兵眼见己方人多势众，钦差大臣又带有十门西洋大炮，那神龙岛不过是一群海盗盘踞之地，大炮轰得几炮，海盗还不打个精光，这次立功升官是一定的了。当下人人欢呼，精神百倍。韦小宝坐在主舰之中，想起上次去神龙岛是给对方诓骗去的，这姑娘虽然狡猾，但那几日在海上共

处的温柔滋味，此时追忆，大是神往，寻思：“一到岛边，倘若大炮乱轰，将神龙教的教众先轰死大半，几千官兵一涌而上，洪教主武功再高，那也抵敌不住。只不过这样一来，说不定把我那方怡小娘皮一炮轰死了，这可大大的不妙。就算不死，轰掉了一条手臂什么的，也可惜得很。”他本来害怕洪教主，只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但此刻有施琅主持，几十艘大战船在海上扬帆而前，又有新造的十门神武大炮，这一仗有胜无败，但想怎生既能保得方怡无恙，又须灭了神龙教，那才两全其美。于是把施琅叫来，问他攻岛之计

施琅打开手中带着的卷宗，取出一张大地图来，摊在桌上，指着海中的一个海岛，说道：“这是神龙岛。”韦小宝见神龙岛上已画了个红圈，三个红色的箭头分从北、东、南三方指向红圈，大为佩服，说道：“原来你早已想好了攻打神龙岛的计策。我是离了大沽之后，才领了皇上的密旨，你怎地早就预备好了海图？”施琅道：“卑职听说大人是要从大沽经海道前赴辽东，是以预备了这一带的海图。卑职一向喜欢海上生涯，海图是看惯了。”韦小宝道：“原来如此，看来咱们这一战定是旗开得胜，船到成功。”施琅道：“那是托赖皇上的圣德，托赖大人的威望。依卑职的浅见，咱们分兵三路，从岛北、岛东、岛南三路进攻，留下了岛西一路不攻，是一阵大炮之后，岛上匪徒抵挡不住，多半会从岛西落海而逃，咱们在岛西三十里外这个海岛背后，埋伏了二十艘船。一等匪徒逃来，这二十艘战船拥出来拦住去路，大炮一响，北、东、南三路战船围将上来，将海盗的船只围在垓心。那时一网打尽，没一个海盗能逃得性命。”韦小宝鼓掌叫好，连称妙计。

施琅道：“请大人率领中军，在这无名小岛上坐镇督战，务请不要上船出战。中军之地必须稳若泰山。统帅的旗舰若有稍微损伤，给大风吹坏了桅杆什么的，不免动摇军心。卑职统率战船，三路进攻。黄总兵统率伏兵拦截。十艘小艇来往报告军情，如何行动，请大人随时发号施令，以便卑职和黄总兵遵行。”韦小宝大喜，心想：“你这个人倒乖觉得很，明知我怕死，便让我在这三十里外的小岛上坐镇，当真万无一失。就算你们全军覆没，老子也还来得及赶上快船，溜之乎也，妙计，妙计。”当下大赞了他一番。

施琅道：“卑职久仰韦大人的威名，得知韦大人当年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把满洲第一勇士的名号抢了过来，因此钦赐‘巴鲁图’勇号，武勇天下扬名。卑职只担心一件事，就怕大人要报上逃罪，打仗之时奋不顾身，倘若给炮火损伤了大人一个小指头儿，皇上必定大大怪罪。卑职这一生的前程就此毁了，倒不打紧，却辜负了大人提拔重用的知遇大恩，卑职万死莫赎。因此务请大人体谅，保重万金之体。”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坐船打仗，那是挺有趣的玩意儿。我本想亲自冲锋，将那神龙教的教主揪了过来。你既这么说，那只好让你去干了。”施琅道：“是，是。大人体谅下情，卑职感激不尽。”韦小宝心想：“你在北京熬了三年，已精通做官的法门，老子本想干了你，瞧你如此精乖，倒有些不忍了。‘满洲第一勇士’这个头衔，今日倒是第一次听见，亏你想得出。”说道：“那神龙岛上，有几百名小姑娘，其中有几个是从宫里逃出去的，皇上吩咐了，务须生擒活捉。攻岛之时须可小心在意，大炮不可乱轰，倘若轰死了那几名宫女，皇上必定怪罪，你功劳再大，也是功不抵过。这是第一件大事。”

施琅吃了一惊，说道：“若不是大人关照，卑职险些闯了大祸出来。这次攻岛，只要是女的，就只能活捉，不能杀伤，尽数拿来，由大人发落便是。”韦小宝道：“这就好了。这几名宫女，我是见过的，一见就认得出。不过这种皇宫里的事，嗯，你知道啦。”施琅道：“是。大人望安，卑职守口如瓶。宫里的事情，谁敢随口乱说？”

众战船向东北进发，恰逢逆风，舟行甚慢。这日神龙岛已经不远，施琅指着左舷前方的一座小岛，说道：“那便是都统大人的大营驻扎之地。这...合蚌开...疲...厥...舜...免...蔽...松...菲...档...溃...骸...肥...蚊...阮...郝...梢...宋...业...睦...厦...病...牛...獾...鬻...易...蜃...同...俏...易...浙...室...碌...牟...鸾...牵...勳...峭...婆...凭...牛...图...芳...冒...焉...窳...撼...愿...蚌...拒...啥...徊...蒙...伞...口...庀...海...徒...凶...航...兀...缘...骸...侧...笔...判...溃...骸...懊...黑...黑...二...笪...笪...俗...蛟...缘...海...鞘...遣...蠹...整...立...御...郭...芯...隔...颀...填...珂...阶...兀...艾...浅...运...笔...猴...4...笪...伺...航...屠...炫...票...σ...欢...裕...鞘...遣...笪...俗...约...海...蠖...磷...磷...Γ...亲...匀...皇...腔...噬...稀...口...傍...礁...进...铺...釜...一...醪...煌...ū...裕...蔽...は...”...

韦小宝举目向远处望去，但见海上水气蒸腾，白雾迷漫，瞧不见神龙岛，忽觉海面上有个皮球般之物，载浮载沉，渐渐飘近，问道：“那是甚么？”

施琅凝视了一会，道：“这东西倒有点儿奇怪。”传令下去，吩咐小船驶过去捞来。

一艘小船依令驶去捞起，船上军官大声叫道：“又是一具浮尸，是个矮胖子。”韦小宝心中一动：“难道是他？”说道：“抬上来让我瞧瞧。”三名水兵将那浮尸抬上旗舰，放在甲板上。这矮胖浮尸手足都给牛皮绑住了，韦小宝一见，果然便是瘦头陀。他本已极肥，这时喝足了水，肚子高高鼓起，宛然是个大皮球。只见海水从他口中汨汨流出，过了一会，胖肚子一起一伏，呼吸起来。众官兵叫道：“浮尸活转了。”施琅提起瘦头陀，将他后腰放在船头的链墩上，头一低，口中海水流得更加快了。过了一会，瘦头陀突然一弹而起，骂道：“你奶奶的！”跌下来时坐在船头。众官兵吓了一跳，随即哈哈大笑。瘦头陀双手一挣，牛皮索浸湿了水，更加坚韧，却哪里挣得断？他摇了摇头，双目中尽是迷茫之色，说道：“他妈的，这是龙宫，还是阴世？”韦小宝笑道：“这里是龙宫，我是海龙王。”

众官兵又都笑了起来。瘦头陀睁大了一对细眼，凝视着韦小宝，道：“你...哪哪哪哪怎么在这里？”韦小宝生怕他泄漏自己隐私，说道：“这汉子奇形怪状，说不定知道神龙岛的底细，快提到我舱中审问。”两名亲兵将瘦头陀提入韦小宝的坐舱。韦小宝吩咐：“你们在外侍候，不听呼唤，不必进来。”待亲兵关上了舱门，韦小宝问道：“瘦头陀，你武功高得很哪，怎么会给人绑住了，投入大海？”瘦头陀道：“老子又不是武功天下第一，怎么不会给人绑住了投入大海？”韦小宝一怔，笑道：“啊，你打不过教主。”瘦头陀道：“那又有甚么好笑？又有谁能打得过教主？”韦小宝问道：“你怎地得罪教主了？”瘦头陀道：“谁敢得罪教主他老人家？夫人说毛东珠在宫里办事不力，瞒骗教主，要将她送入神龙窟喂龙，我...挝...挝...挝...挝...”说到这里凸睛露齿，一张肥脸上神情甚是愤激。韦小宝登时恍然，那晚在慈宁宫中，假太后老妹子对他师父九难说，她是明朝大将毛甚么龙的女儿，名叫毛东珠，笑道：“你在皇宫里跟毛东珠睡一个被窝，可快活得很哪。”瘦头陀脸有得色，说道：“可不是吗？”

韦小宝道：“你这条性命是我救的，是不是？”瘦头陀道：“就算是罢。”韦小宝道：“怎么算不算的？你如说我没救你性命，那也容易得很。”瘦头陀问：“怎么容易得很？”韦小宝道：“我再将你推入海中，就算没救过你性命，也就是了。”瘦头陀大叫：“不行，不行！你淹死我不打紧，我那东珠妹子可也活不成了。”韦小宝道：“她活不成就活不成，反正你也死了。”瘦头陀大叫：“不行，不行！”

韦小宝问：“如果我放了你，你待怎样？”瘦头陀道：“那我多谢你啦，我还得再上神龙岛去救我那东珠妹子。”韦小宝大拇指一翘，赞道：“你有情有义！”寻思：“皇上要捉老妹子，我正发愁没地方找她，现下从这矮胖子身上着落，老妹子是一定可以找得到了。但这人武功高强，一放了他，那是放老虎容易捉老虎难。说不定啊啞一下，反咬我一口。”瘦头陀道：“好在神龙岛上正打得天翻地覆，再去救人，可方便得多了。”韦小宝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忙问：“神龙岛上怎么打得天翻地复？”瘦头陀道：“五龙门你打我，我打你已打了十多天啦。谁让对方捉到了，便给绑住手脚，投在大海里喂海龙。”韦小宝问：“为甚么打？”瘦头陀道：“你打我，我打你”

瘦头陀侧过了一个胖胖的头颅，斜眼看着韦小宝，说道：“东珠妹子说，你是本教白龙使，执掌五龙令，怎么会不知道？”韦小宝

道：“我奉教主之命，赴中原办事，岛上的事情就不清楚了。”瘦头陀突然大声怪叫。韦小宝吓了一跳，退开两步。门外四名亲兵听得怪声，生怕这矮胖子伤了都统大人，手执佩刀，一齐冲进，见矮胖子手足被绑，好端端的坐在地上，这才放心。韦小宝挥手道：“你们出去好了，没事。”众亲兵退了出去。韦小宝道：“你怪叫些甚么？”瘦头陀道：“糟糕！你是教主和夫人的心腹，我却把甚么事都对你说了。”韦小宝笑道：“那也没甚么糟糕。你就当作我没救你起来，你还在大海里飘啊飘的，骨嘟骨嘟的喝海水好啦。”瘦头陀道：“他奶奶的，这咸水真不好喝。”韦小宝道：“你不想喝咸水，就老老实实跟我说，五龙门为甚么自己打了起来？”

瘦头陀道：“我和东珠妹子回到神龙岛时，他们已经打了好几天啦。我一问人，原来青龙使许雪亭一天晚上忽然给人杀死了，房里地下有一柄血刀。后来查到，这把血刀，是赤龙使无根道人的大弟子何盛的。”

韦小宝听到许雪亭为人所杀，微微一惊，立即便想：“多半是洪教主派人杀的。”只听瘦头陀又道：“教主大为震怒，问何盛为甚么暗算青龙使，何盛抵死不招，说没杀青龙使。后来青龙门的门下为掌门使报仇，把何盛杀了。赤龙门和青龙门就打了起来。”韦小宝道：“那只是赤龙跟青龙两门的事，你怎么说五龙门打得一塌糊涂？”瘦头陀道：“也不知怎的，黑龙门去帮青龙门，黄龙门又帮赤龙门，你杀我，我杀你，打得不亦乐乎。”韦小宝道：“那我的白龙门呢？”瘦头陀瞪眼道：“你是白龙使，怎么自己门中的事也不知道？”韦小宝道：“我对你说过，我不在岛上，自然不知。”瘦头陀道：“你门下分成了两派，老兄弟是一派，帮青龙门；少年弟子又是一派，帮赤龙门。”韦小宝皱眉道：“五龙门打大架，教主难道不理么？”瘦头陀道：“大伙儿打发了兴，教主也镇压不了。”正说到这里，忽觉船已停驶，船上水手吆喝，铁链声响，抛锚入海，已到了通吃岛。

韦小宝走上船头，只见岛上树木茂盛，山丘起伏，倒是个好所在，对施琅道：“神龙岛上到处都是毒蛇，你派人先上去探探，通吃岛上有没有蛇。”施琅应令下去，便有十艘小艇向岛上划去。众水兵上陆后入林搜索，不久举火传讯，岛上平静无事，并无敌踪，也无毒蛇。

当下先锋队登陆，搭起中军营帐。一面绣着斗大“韦”字的帅字旗在营前升起。韦小宝这才下艇，施琅和黄总兵左右护卫，登陆通吃岛。号角和鞭炮齐响，众军躬身行礼。韦小宝昂然进中军营坐定，吩咐亲兵将瘦头陀囚在帐后，拿些酒肉给他吃，却不可解了他手脚上的皮索，还得再加上几条铁链绑住，以策万全。随即传下将令，命施琅率领三十艘战船，分从神龙岛东、北、南三面进攻；又命黄总兵率领其余战船，藏在通吃岛西侧，一听施琅发出号炮，就驶出截拦。哪一艘战船居前，哪一艘战船接应，何队冲锋，何队侧击，尽皆分派得井井有条，指示周详。

黄总兵及水师营中的副将、参将、守备、骠骑营的参领、佐领等大小军官，见都统大人小小年纪，居然深谙水战策略，计谋精妙，指挥合宜，无不深为叹服，却不知尽是出于施琅的策划，这位都统大人只不过在台前依样葫芦，唱一出双簧而已。当晚众军饱餐战饭，傍晚时分，一艘艘战船驶了出去，约定次晨卯时，三面进攻。到第二日清晨，韦小宝登上军士赶搭的瞭望台，向东瞭望，隐隐听得远处炮响，火花闪动，海面卷起一团团浓烟，知道施琅已在发炮进攻，不由得担心方怡的安危，但想施琅行事谨慎，自己一再嘱咐，不可伤了岛上女子，料想他必定加意小心。他在瞭望台上站了一会，脚酸起来，回进中军帐，取得六粒骰子，心道：“这一次倘若大获全胜，就擲个满堂红。”一把擲将出去，不料全是黑色，连一粒红也没有。

他出口骂道：“他妈的，你跟我捣蛋！”使起作弊手法，将六粒骰子都是三点朝上，运手劲轻轻一转，这次果然有五粒骰子是红色的四点，却仍有一粒黑色的五点。他明知自己作弊，算不得是好口采，却也高兴了些。

双儿端上一碗茶来，说道：“相公，你放心好啦，这一次一定打个大胜仗。”韦小宝问道：“你怎知道？”双儿道：“咱们这许多大炮开了起来，人家怎抵敌得住？”韦小宝道：“来，双儿，我跟你擲骰子，你赢了，我给你打手心。我赢了，就算是大功告成。”双儿脸上一红，忙道：“我不来，我不来。”韦小宝笑道：“那么咱们来赌钱。我赢了，你输一钱银子，你赢了，我输一两银子给你。这样你总占便宜了罢？”双儿笑道：“我没银子输给你。”韦小宝道：“你要银子，那还不容易。”掏出一把银票来塞给她。双儿笑道：“我要银子没用。”韦小宝道：“唉，你没赌性，不如去放了那矮胖子出来，我跟他赌钱。”正说到这里，忽听得号炮连响。韦小宝跳起身来，一把搂住了双儿，说道：“大功告成，亲个嘴儿。”双儿忙笑着低头。韦小宝在她后颈中吻了两下，笑道：“你的头颈真白！”只听得号角呜呜吹起，他奔出中军帐，上了瞭望台，但见远处神龙岛上升起三个大火柱，直冲云霄，全岛已裹在黑烟之中，料想神龙岛内厮杀稍黄。雇粒挥旨凰宜艺酱蛛>蝗彳南毫眩色|榜汤一锷愕檬且桓氲甯瓶乏常↑鲜氯缙裕撮挡黄希↑鲜氯缙志薄吐砾砵11.17.恕！

海上战船来往，甚是缓慢，他在了望台上站了半天，也没见神龙岛上有船只逃出来，更见不到施琅和黄总兵如何东西夹击，于是又回进中军帐休息。

等了两个多时辰，亲兵来报，适才见到烟花讯号，两路战船都向都统大人报捷。韦小宝大喜，心想：“老子稳坐中军帐，眼见捷报至，耳听好消息，这一场大战，胜来不费吹灰之力。但盼方怡这小娘皮，头发也没给炮火烧焦了一根。”

第三十五章 曾随东西南北路 独结冰霜雨雪缘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向晚，亲兵来报，有数艘小船押了俘虏，正向通吃岛而来。韦小宝大喜，跳起身来，奔到海边，果见五艘小船驶近岛来。韦小宝命亲兵喝问：“拿到了些甚么人？”小船上喊话过来：“这一批都是娘们，男的在后面。”韦小宝大喜：“施琅果然办事稳当。”凝目眺望，只盼见到方怡的倩影。当然最好还能活捉到老姨子，如再将那千娇百媚的洪夫人拿到，在船上每天瞧她几眼，更是妙不可言。等了良久，五艘船才靠岸，骠骑营官兵大声吆喝，押上来二百多名女子。韦小宝一个个瞧去，只见都是赤龙门的少女，人人垂头丧气，有的衣服破烂，有的身上带伤，直瞧到最后，始终不见方怡，韦小宝好生失望，问道：“还有女的没有？”一名佐领道：“禀报都统大人：后面还有，正有三队人在岛上搜索，就是毒蛇太多，搜起来就慢了。”韦小宝道：“那神龙教的教主捉到了没有？这场仗是怎样打的？”那佐领道：“启禀都统大人：今儿一清早，三十艘战船就逼近岸边，一齐发炮。大家遵从大人的吩咐，发三炮，停一停，打的只是岛上空地。等到岛上有人出来抵敌，那就排炮轰了出去。都统大人料事如神，用这法子只轰得三次，就轰死了教匪四五百余人。后来有一大队少年不怕死的冲锋，口中大叫甚么‘洪教主百战百胜，寿比南山’……”韦小宝摇摇头道：“错了。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那佐领道：“是，是。都统大人原来对教匪早就了如指掌，无怪大军一出，势如破竹。教匪所叫的，的确是‘寿与天齐’，卑职说错了。”韦小宝微笑道：“后来怎样？”那佐领道：“这些少年好像疯子一样，冲到海边，上了小船，想上我们大船夺炮。我们也不理会，等几十艘小船一齐驶到了海中，这才发炮，砰嘭砰嘭，三十三艘小船一只换沉在海中，三千多名孩儿教匪个个葬身大海之中。这些小匪临死之时，还在大叫洪教主寿与天齐。”韦小宝心想：“你也来谎报军情了。神龙的少年教徒，最多也不过八九百人，那有三千多名之理？好在杀敌越多，功劳越大。就算报他四千、五千，又有何妨？”

那佐领道：“孩儿教匪打光之后，就有一大群人奔到岛西，上船逃走。咱们各战船遵照都统大人的方策，随后追去。卑职率队上岛搜索，男的，一共已捉了三四百人。施大人吩咐，先将这批女教匪送到了通吃岛来，好让都统大人盘查。”韦小宝点了点头，这一仗虽然打胜了，但见不到方怡，总是极不放心，不知轰她之时会不会轰死了她，转过身来，再去看那批女子。突然之间，见到一个圆圆脸蛋的少女，登时想起，那日教主集众聚会，这少女曾说自己是个胖头陀的私生儿子，又曾在自己脸颊上捏了一把，屁股上踢了一脚，一想到这事，恶作剧之心升起，走到她身边，伸手在她脸上重重捏了一把。那姑娘尖声大叫起来，骂道：“狗鞭子，你……你……”

韦小宝笑嘻嘻的道：“妈，你不记得儿子了吗？”那姑娘大奇，瞪眼瞧他，依稀觉得有些面善，但说甚么也想不起这清兵大官，就是本教的白龙使。韦小宝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那姑娘道：“快杀了我。你要问甚么，我一句也不答。”

韦小宝道：“好，你不答，来人哪！”数十名亲兵一齐答应：“喳！”韦小宝道：“把这小姐儿带下去，全身衣裳裤子剥得干干净净，打她一百板屁股。”众亲兵又是齐声答应：“喳！”上来便要拖拉。那少女吓得脸无人色，忙道：“不，不要！我说。”韦小宝挥手止住众亲兵，微笑道：“那你叫甚么名字？”那少女惶惶已极，这时才流下泪来，说道：“我……我叫云素梅。”韦小宝道：“你是赤龙门的门下的，是不是？”云素梅点点头，低声道：“是。”韦小宝道：“你赤龙门的，有个方怡方姑娘，后来调去了白龙门，你认不认得？”云素梅道：“认得。她到了白龙门后，已升作了小队长。”韦小宝道：“好啊，升了官啦。她在哪里？”云素梅道：“今天上午，你们……你们开炮的时候，我还见到过方姊姊的，后来……后来一乱，就没再见到了。”韦小宝听说方怡今日还在岛上，稍觉放心，心想那日你在我

屁股上踢过一脚，这一脚，今日你的私生子可要踢还了，走到她身后，提起脚来，正要往她臀部踢去，帐外亲兵报道：“启禀都统大人：又捉了一批俘虏来啦。”

韦小宝心中一喜，这一脚就不踢了，奔到海边，果见有艘小战船扬帆而来。命亲兵喊话过去：“俘虏是女的，还是男的？”初时相距尚远，对方听不到。过了一会，战船驶近。船头一名军官叫道：“有男的，也有女的。”

又过一会，韦小宝看清楚船头站着三四名女子，其中一人依稀便是方怡。他大喜之下，直奔下海滩，海水直浸至膝弯，凝目望去那战船又驶近了数丈，果然这女子便是方怡。他这一下欢喜，当真非同小可，叫道：“快，靠靠靠驶过来。”忽然之间，那艘战船晃了几晃，竟打了个圈子，船上几名水手大叫起来：“啊哟，撞到了浅滩，搁浅啦。”忽听得方怡的声音叫道：“小宝，小宝，是你吗？”韦小宝这时哪里还顾得甚么都统大人的身份，叫道：“好姊姊，是我，小宝在这里。”方怡叫道：“小宝，你快来救我。他们绑住了我，小宝，小宝，你快来！”韦小宝道：“不用担心，我来救你。”纵身跳上一艘传递军情的小艇，吩咐水手：“快划，靠划过去。”小艇上的四名水手提起桨来，即便划动。忽然岸上一人纵身一跃，上了小艇，正是双儿，说道：“相公，我跟你过去瞧瞧。”韦小宝心花怒放，道：“双儿，你道那人是谁？”双儿微笑道：“我知道。你说你的少奶奶，那日我‘少奶奶’也叫过啦。不过……不过这位少奶奶不肯答应。”韦小宝笑道：“她那时怕羞。这次你再叫，非要她答应不可。”那战船仍在缓缓打转，小艇迅速划近。方怡叫道：“小宝，果真是你。”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韦小宝叫道：“是我。”向她身旁的军官喝道：“快松了这位姑娘的绑。”那军官道：“是。”俯身解开了方怡手上的绳索。方怡张开手臂，等候韦小宝过去。两船靠近，战船上的军官说道：“都统大人小心。”韦小宝跃起身来，那军官伸手扯了他一把。

韦小宝一上船头，便扑在方怡的怀里，说道：“好姊姊，可想死我啦。”两人紧紧的搂在一起。韦小宝抱着方怡柔软的身子，闻到她身上的芬芳的气息，已浑不知身在何处。上次他随方怡来神龙岛，其时情窦初开，还不大明男女之事，其后在前赴云南道上，和建宁公主胡天胡帝，这次再将方怡抱在怀里，不禁面河郁赤。突然之间，忽然船身晃动，韦小宝也不暇细想，只是抱住了方怡，便想去吻她嘴唇，忽觉后颈一紧，被人一把揪住。一个娇媚异常的声音说道：“白龙使，你好啊，这次你带人攻破神龙岛，功劳当真不小啊。”

韦小宝一听得是洪夫人的声音，不由得魂飞天外，知道大事不妙，用力挣扎，却被方怡抱住了动弹不得，跟着腰间一痛，已给人点住了穴道。

这变故猝然而来，韦小宝一时之间如在梦中，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糟糕，糟糕，方怡这小婊子又骗了我。”张嘴大叫：“来人哪，来人哪，快来救我！”方怡轻轻放开了他，退在一旁。韦小宝穴道被点，站立不定，颓然坐倒。但见坐船扯起了风帆，正在向北疾驶，自己坐来的那艘小艇已在十余丈之外，隐隐听得岸上官兵在大声呼叫喝问。他暗暗祷告：“谢天谢地，施琅和黄总兵快快派船截拦，不过千万不可开炮。”但听得通吃岛上众官兵的呼叫声渐渐远去，终于再也听不到了。放眼四望，大海茫茫，竟无一艘船只。他所统带的战船虽多，但都派了出去攻打神龙岛，有的则在通吃岛和神龙岛之间截拦，别说这时不知主帅已经被俘，就算得知，海上相隔数十里之遥，又怎追得上？他坐在舱板，缓缓抬起头来，只见几名骁骑营军官向着他冷笑。他头脑中一阵晕眩，定了定神，这才一个个的看清楚，一张丑陋的胖圆脸是瘦头陀，一张清瘦的瘦脸是陆高轩，一张拉得极长的马脸是胖头陀。他心中一团迷惘：“矮冬瓜给绑在中军帐后，定是给陆高轩和胖头陀救了出来，可是这两人明明是在北京，怎地到了这里？”再转过头去，一张秀丽娇美的脸蛋，那便是洪夫人了。

她笑吟吟瞧着韦小宝，伸手在他脸颊上捏了一把，笑道：“都统大人，你小小年纪，可厉害得很哪。”

韦小宝道：“教主与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属下这次办事不妥，没甚么功劳。”

洪夫人笑道：“妥当得很啊，没甚么不妥。教主他老人家大大的称赞你哪，说你带领清兵，炮轰神龙岛，轰得岛上的树木房屋，尽成灰烬。他老人家向来料事如神，这一次却料错了，他佩服你得很呢。”

韦小宝到此地步，料知命悬人手，哀求也是无用，眼前只有胡谄，再随机应变，笑道：“教主他老人家福体安康，我真想念他得紧。属下这些日子来，时时想起夫人，日日祷告你越来越年轻美貌，好让教主他老人家伴着你时，仙福永享！”洪夫人格格而笑，说道：“你这小猴子，到这时候还是不知死活，仍在跟我油嘴滑舌。你说我是不是越来越年轻美丽呢？”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夫人，你骗得我好苦。”洪夫人笑问：“我甚么事骗你了？”韦小宝道：“刚才清兵捉来了一批岛上的姊妹，都是赤龙门的年轻姑娘，后来说又有一船姊妹到来。我站在海边张望，见到了夫人，一时认不出来，心中只说：‘啊哟，赤龙门中几时新来了一个这样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哪？是教主夫人的小妹子罢？这样的美人儿，可得快些过去瞧瞧。’夫人，我心慌意乱，抢上船来瞧瞧这美貌小妞儿，哪知道竟便是夫人你自己。”

洪夫人听得直笑，身子乱颤。她虽穿着骁骑营军官的服色，仍掩不住身段的风流婀娜。

瘦头陀不耐烦了，喝道：“你这好色的小鬼，在夫人之前也胆敢这么胡说八道，瞧我不抽你的筋，剥你的皮！”韦小宝道：“你这人胡涂透顶，我也不想跟你多说废话。”瘦头陀怒道：“我怎地胡涂了？你自己才胡涂透顶。我浮在海里假装浮尸，你也瞧不出来，居然把我救了。快蠢虫，早氤虑，易裾战讨鞣愿渍，悖蛋说酪环，因淳渚漱兵，姘蔽，X抢钺德睿昂，浚浚，δ，阂，汤，铮，9，闭，媪，盟，渍，醪，幌，氲，绞，萃，吠，幽，诮，钆，浚，僮，案，e，鞘，侨，苑，椎，媒，簪，揖，尤，欢，运，幕，吧，钗，挪，灰，桑，晕，窳，荷，系，闭，媪，鸽，四，诤，澹，磺，性，悖，膊，环，渍，彼，档，渍，骸，拔，抑，辛，私，讨，讷，头，蛉，说，募，疲，遣，皇，俏，液，俊，笔，萃，吠，拥，溃，骸，昂，撸，悖，浚，训，滥，谦，勾，厦，髀，要，俊，蔽，Φ，渍，骸，拔，易，匀，皇，执，厦，餐，之，还，胞，闷，担，T，退，闷，翘，煜，伦，畜，履，鞋，挪，要，灰，讨，讷，头，蛉，管，空，拔，湮，退，继，植，涣，斯，萌，U，筐，墙，讨，讷，头，蛉，松，究，钏，悖，阂，持，挪，擢，迫，缙，浦，痲，赚，Ω，媪，伞，e，彼，凰，档，健，按，赚，Ω，媪，伞，彼，淖，却，唤，蚝，样，蛉，撕，炸，纛，L，摇，10，2，男，焱，艘，谎，邸，

洪夫人又是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细齿，说道：“白龙使，你毕竟比瘦头陀高明得多，他是说不过你的。你怎么说他胡涂了？”

韦小宝道：“夫人，这瘦头陀已见过了夫人这样仙女一般的小姑娘，本来嘛，不论是谁只要见上了夫人一眼，那里还会再去看第二个女人？我说他胡涂，因为我知道他心中念念不忘，还记挂着第二个女子。瘦头陀，这女人是谁，要不要我说出来？”瘦头陀一声大吼，喝道：“不能说！”韦小宝笑道：“不说就不说。你师弟就比你高明得多。他自从见了夫人之后，就说从今而后，再也没兴致瞧第二个女子了。”

胖头陀一张马脸一红，低声道：“胡说，哪有此事？”韦小宝奇道：“没有？难道你见了夫人之后，还想再看第二个女人？”胖头陀低下头，说道：“老衲是出家人，六根清静，四大皆空，心中早已无男女之事。”韦小宝道：“啧啧！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师哥跟你一般，也是头陀，又怎么天天想着他的相好？”心中不住思索：“我明明吩咐他跟陆先生留在北京等我，怎地他二人会跟夫人在一起，当真奇哉怪也。”胖头陀道：“师哥是师哥，我是我，二人不能一概而论。”韦小宝道：“我瞧你二人也差不多。你师哥为人虽然胡涂，可比你还老实些。不过你师兄弟二人，都坏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实在罪大恶极。”胖瘦二头陀齐声道：“胡说！我们怎地坏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韦小宝冷笑不答。他在一时之间，也说不出一番话来诬赖二人，不过先伏下一个因头，待得明白胖陆二人如何从北京来到神龙岛，再来捏造些言语，好让洪夫人起疑。他回头向海上望去，大海茫茫，竟无一艘船追来，偶尔隐隐听到远处几下炮声，想是施琅和黄总兵兀自率领战船，在围歼神龙教的逃船。陆高轩见他目光闪烁，说道：“夫人，这人是本教大罪人，咱们禀告教主，就将他投入海中，喂了海龙罢。”韦小宝大吃一惊，心想：“我这小白龙是西贝货，假白龙入海，那可没命了。”洪夫人道：“教主还有话问他。”陆高轩道：“是。”在韦小宝背上一推，道：“参见教主去！”

韦小宝暗暗叫苦：“在夫人前面还可花言巧语，哄得她喜欢。原来教主也在船中，今日小白龙倘若不入龙宫，真正伤天害理之至了。”侧头向方怡瞧了她一眼，只见她神色木然，全无喜怒之色，心中大骂：“臭婊子，小娘皮！”说道：“方姑娘，恭喜你啊。”方怡道：“恭喜我甚么？”韦小宝笑道：“你为本教立了大功，教主还不升你的职么？”方怡哼了一声，并不答话。洪夫人道：“大家都进来。”陆高轩抓住韦小宝后领，将他提入船舱。只见洪教主赫然坐在舱中。韦小宝身在半空，便抢着道：“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寿与

黄道吉日，下圣旨派我去长白山祭天。有一个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是从台湾投降过来的，说郑成功也曾在他手下吃过败仗，这个人善于在船上开炮，小皇帝派他跟我同去。千万叮嘱，务须严守机密，如果泄漏了，这件大事可就坏了，说不定罗刹国会派海船阻拦。我们去到天津出海，远兜圈子，要悄悄上辽东去。哪知昨天下午，在海里见到了许多浮尸，其中有真有假，假的一具，就是这瘦头陀了。我好心把他救了起来。他说乖乖不得了，神龙岛上打得天翻地覆，洪教主派人杀了青龙使许雪亭。”

瘦头陀大叫：“假的！我没有说教主杀了青龙使！”洪夫人妙目向他瞪了一眼，说道：“瘦头陀，在教主跟前，不得大呼小叫。”瘦头陀道：“是。”

韦小宝道：“你说青龙使给人杀了，是不是？”瘦头陀说：“是，是教主吩咐要我这般骗你的。”韦小宝道：“教主叫你跟我开个玩笑，也是有的。可是你说教主为了报仇，杀了青龙使和赤龙使。教主大公无私，大仁大义，决不会对属下记恨！”他说一句，瘦头陀便叫一句“假的！”韦小宝道：“你说教主为了报仇，杀了青龙使和赤龙使！”瘦头陀道：“假的，我没说。”韦小宝道：“教主大公无私。”瘦头陀道：“假的！”韦小宝道：“大仁大义！”瘦头陀叫道：“假的！”韦小宝道：“决不会对属下记恨报仇。”瘦头陀道：“假的！”

陆高轩知道瘦头陀暴躁老实，早已踏进了韦小宝的圈套，他不住大叫“假的”，每多叫一句，教主的脸色便难看了一分。陆高轩只怕瘦头陀再叫下去，教主一发脾气，那就不可收拾，于是扯了扯瘦头陀的衣袖，说道：“听他启禀教主，别打断他话头。”瘦头陀道：“这小子满口胡柴，难道也由得他说个不休？”陆高轩道：“教主聪明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用你着急，教主自然明白。”瘦头陀道：“哼！只怕未必……”这一出口，突然张大了嘴，更无声息，满脸惶恐之色。韦小宝双目瞪视着他，突然扮个鬼脸。两人身材都矮，瘦头陀更矮，韦小宝低下头扮鬼脸，旁人瞧不到，瘦头陀却看得清清楚楚，当时便欲发作，却生怕激怒了教主，只有强自忍住，神色尴尬。一时之间，船舱中寂静无声，只听得瘦头陀呼呼喘气。过了好一会，洪教主问韦小宝道：“他又说了些甚么？”韦小宝道：“启禀教主：他又说教主播弄是非，挑拨赤龙门去打青龙门……”瘦头陀叫道：“我没说。”

洪教主向他怒目而视，喝道：“给我闭上了鸟嘴，你再怪叫一声，我把你这矮冬瓜劈成了他妈的两段。”瘦头陀满脸紫胀，陆高轩和胖头陀也是骇然失色。众人均知洪教主城府甚深，平日喜怒不形于色，极少如此出言粗鲁，大发脾气，这般喝骂瘦头陀，定是愤怒已极。韦小宝大喜，心想瘦头陀既不能开口说话，自己不管如何瞎说，他总是难以反驳，便道：“请教主息怒。这瘦头陀倒也没说甚么侮辱教主的言语，只是说教主为人小气。上次大家谋反不成，给属下一个小贼偷了去……”

韦小宝心念一动：“这何盛是无根道人的弟子，必是个年轻小伙子。”说道：“瘦头陀说，这何盛见到夫人美貌，这几年来跟夫人一直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弟子大怒，恼他背后对夫人不敬，命人打他的嘴巴。那时他还给牛皮索绑住了，反抗不得，打了十几下，他才不敢说了。”洪夫人大怒，脸色铁青，恨恨的道：“怎地将我拉扯上了？”瘦头陀道：“我……我没有说。”韦小宝道：“教主不许你开口，你就不要说话。我问你，你说有个叫做何盛的人没有？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瘦头陀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是啊，你说何盛跟许雪亭争风吃醋，争着要讨好夫人，于是这何盛就把许雪亭杀了，夫人很是喜欢，又说教主给蒙在鼓里，甚么也不知道。你说青龙使给何盛杀了，房里地下有一把刀，那把刀是何盛的，是不是？你说过没有？”瘦头陀点了点头，道：“不过前面……”韦小宝道：“你既已说过，也就是了。”其实瘦头陀说过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却是韦小宝加上去的。瘦头陀这一点点头，倒似整篇话都是他说的了。韦小宝道：“你说青龙门、赤龙门、黄龙门、黑龙门，还有我的白龙门，大家打得一塌胡涂，教主已然失了权柄，毫无办法镇压，是不是？”瘦头陀点点头。

韦小宝道：“你说神龙岛上众人造反，教主和夫人给捉了起来，夫人全身衣服给脱得精光，在岛上游行示众。教主的胡子给人拔光了，给倒吊着挂在树上，已有三天三夜没喝水，没吃饭。这些说话，你现今当然不肯认了，是不是？”对这问话，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瘦头陀满脸通红，皮肤中如要渗出血来。韦小宝道：“现下你当然要赖，不肯承认说过这些话，是不是？”瘦头陀怒道：“我没说过。”韦小宝道：“你说你跟教主动了手，你踢了教主两脚，打了教主三下耳光，不过教主武功比你高，你打不过，于是给教主绑起来投入大海，是不是？你说本教已闹得天翻地覆，一塌胡涂。一大半人都已给教主绑了投入大海。余下的你杀我，我杀你。教主和夫人已经糟糕之极，就算眼下还没死，那也活不长久了，是不是？”瘦头陀道：“我……我……”他给韦小宝弄得头晕脑胀，不知如何回答才是。他确是说过他打不过教主，给教主绑起来投入大海，也说过神龙岛上五龙门自相残杀，一塌胡涂，但跟韦小宝的话却又颇不相同。

韦小宝道：“启禀教主：属下本要率领水师船只，前赴辽东，去轰罗刹国的龙脉，不过船只驶到这里，属下记挂着教主和夫人，还有那个方姑娘，属下本想……本想娶她为妻的，也想瞧瞧她，最好能求得教主和夫人准我将她带了去。于是吩咐海船缓缓驶近，就算远远向岛上望上几眼，也是好的。要是能见到教主和夫人一眼……”洪夫人微笑道：“还有那个方姑娘。”韦小宝道：“是，这是属下存了自私之心，没有一心一意对教主和夫人尽忠，实在该死。”洪教主点了点头，道：“你再说下去。”

韦小宝道：“哪知道在海中救起了瘦头陀，不知他存了甚么心腹，竟满口咒诅教主和夫人。属下也是糊涂得紧，一听之下，登时慌了手脚，恨不得插翅飞上神龙岛来，站在教主和夫人身畔，和心叛徒一决死战。属下当时破口大骂，说道当日教主郑重吩咐过的，过去的事不能再算倒帐，连提也不能再提，怎可怀恨在心，又来反叛教主？属下只记挂着教主和夫人的危险，心想教主给叛徒倒吊了起来，夫人给他们脱光了衣衫，那是一刻也挨不得的。我真糊涂该死，全没想教主神通广大，若是有人犯上作乱，教主伸出几根手指就把他们像蚂蚁一般捏死了，哪有会给叛徒欺辱之理？不过属下心中焦急，立即命所有战船一起出海，攻打神龙岛。我吩咐他们说：岛上的好人都已给坏人拿住了，如果有人出来抵抗，你们开炮轰击便是。一上了岸，快快查看，有没有一位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又像玉皇大帝、又像神仙菩萨的一位老人家，那就是神龙教洪教主，大家要听他指挥。属下又说，岛上所有女子，一概不可得罪，尤其那位如花似玉、相貌美丽、好像天仙下凡的年轻姑娘，那是洪夫人，大家更须恭恭敬敬。”洪夫人格格一笑，说道：“照你说来，你派兵攻打神龙岛，倒全是对教主的一番忠心？你不但无过，反而有功？”韦小宝道：“属下功劳是一点也没有的，只不过见到教主和夫人平平安安的，几个掌门使仍是忠心耿耿，好好的服侍教主和夫人，心中就高兴得很。属下第一盼望的，是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第二件事是要本教人人尽忠报国，教主说甚么，大家就去干甚么。第三件……第三件……”洪夫人笑道：“第三件是要方姑娘给你做老婆。”

韦小宝道：“这是一件小事，属下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只要尽力办事，讨得教主和夫人的欢心，教主和夫人自然也不会亏待部下。”洪安通点点头，说道：“你这张嘴确是能说会道，可是你说挂念我和夫人，为甚么自己却不带兵上神龙岛来？为甚么只派人开炮乱轰，自己却远远的躲在后面？”

这一句话却问中了要害，韦小宝张口结舌，一时无话回答，知道这句话只要答得不尽，皇担榻讨饕餐黄尚模惹暗拇笃鸭航倘蝗坎鸱a:6时天槐w榧敞0拢坏盟档溃骸笆橱伦锅猛蛩溃翟谗嵌越讨骹头蛉瞬还恢倚慕N姨☆萃吠轴灯鸣荷现谋已缩祸缀苁M讨骹头蛉艘挽掇耍e晰滌ε碌煤棚工洗熨eV洗喻e替撑呀讨鲷ω际鞞栝禄盗e型拇第拢e热触e①窃仿玫剑e浅榭业慕睿Φe业钠e蒙伞J栝屡滤溃e吃嗽对抖闹争竺幼e皇遣盍笄室碌谋e②淳冉讨骹头蛉耍e触e③触eTM翟谗教盟乐e痢！焙榻讨骹头蛉硕醞e艘谎邦e旁旱圃e抵e④幼猿信滤溃e材e漆切切e：榻讨鞞溃骸澳阕鞞e色钦娃羌倪e乙e榭eL热舳弥e闰禱禱e挖ee阕约好担任！蔽e⑤e溃骸e牵e讨骹头蛉艘e缩末eΨe晰深母是樵福e滴乔e歪荒芙e栝陆辉谗滞吠印e萃吠印e18礁e⑥鞞e抛eL庖淮巍e⑦庖淮喻e前才e杉疲e≠们霸e⑧e神e海e入e懒瞬e黄e值e若e19花e虫e兄e后e笠e跑e薄Je栝e驢e蠢e翥e治e礁e⑧e♀e膀胱e浇e讨eKe⑨e说e颇e鲜e披e担e何e乙e膊eAe跌e聪e蹄eS老e恚e⑩e做e脏e负e耄e⑪e灰e⑫e⑬e⑭e⑮e⑯e⑰e⑱e⑲e⑳e㉑e㉒e㉓e㉔e㉕e㉖e㉗e㉘e㉙e㉚e㉛e㉜e㉝e㉞e㉟e㊱e㊲e㊳e㊴e㊵e㊶e㊷e㊸e㊹e㊺e㊻e㊼e㊽e㊾e㊿e无根道人抢上一步，伸掌拍出，砰的一声，陆高轩被震得退后两步。无根道人却只身子一晃，喝道：“陆高轩，你在教主座前，怎敢行凶伤人？”陆高轩脸色惨白，躬身道：“教主恕罪，属下听这小子捏造谎言，按捺不住，多有失礼。”洪教主哼了一声，对韦小

“你且下去。”对无根道人道：“你亲自看管他，不许旁人伤害，可也不能让他到处乱走。你别跟他说话。这小孩儿鬼计多端，须得加意留神。”无根道人躬身答应。此后数日，韦小宝日夜都和无根道人住在一间舱房，眼见每天早晨太阳从右舷升起，晚间在左舷落下，坐船迳向北行。起初一两天，他还盼望施琅和黄甫的水师能赶了上来，搭救自己，到得后来，也不存这指望了，心想：“我一番胡说八道，教主和夫人已信了九成，只不过我带兵把神龙岛轰得一塌糊涂，就算出于好心，总也不免有罪。幸亏那接冬瓜扮了浮尸来骗我，是教主自己想出来的计策，否则他一怒之下，多半会将接冬瓜和我两个一起杀了，煮他一锅小宝冬瓜汤。”又想：“这船向北驶去，难道是往辽东么？”

向无根道人问了几次，无根道人总是答道：“不知道。”韦小宝逗他说话，无根道人道：“教主吩咐，不可跟你说话。”又不许他走出舱房一步。韦小宝好生无聊，又想：“方怡这死姐明明在这船上，却又不来陪伴老子散心解闷。”想起这次被神龙教擒获，又是为方怡所诱，心道：“老子这次若能脱险，以后再向方怡这小娘皮瞧上一眼，老子就不姓韦。上过两次当，怎么再上第三次当？”但想到方怡容颜娇艳，神态柔媚，心头不禁怦然而动，转向方怡想：“不姓韦就不姓韦，老子的爹爹是谁也不知道，又知道我姓甚么？”战船不停北驶，天气越来越冷。无根道人内力深厚，倒不觉得怎样，韦小宝却冷得不住发抖，牙齿相击，格格作响。又行几日，北风怒号，天空阴沉沉地，忽然下起大雪来。韦小宝叫道：“这一下可冻死我也。”心想：“索额图大哥送了我一件貂皮袍子，可惜留在大营，没带出来。唉，早知方怡这小娘皮要骗我上当，我就该着了貂皮袍子去抱她，也免得冻死在船中。冰冻白龙使，乖乖不得了。”船行到半夜，忽听得叮咚声不绝，韦小宝仔细听去，方知是海中碎冰相撞，大吃一惊，叫道：“啊哟，不好！这只船要是冻在大海之中，岂不糟糕？”无根道人道：“大海里海水不会结冰，咱们这就要靠岸了。”韦小宝道：“到了辽东么？”无根道人哼了一声，不再答话。

次日清晨，推开船舱窗子向外张望，只见白茫茫地，满海都是浮冰，冰上积了白雪，远远已可望到陆地。这天晚上，战船驶到了岸边抛锚，看来第二日一早便要乘小艇登陆。这一晚韦小宝思潮起伏，洪教主到底要如何处置自己，实在不易猜想，他似乎信了自己的说话，似乎又是不信，来到这冰天雪地，又不知甚么用意。想了一会，也就睡着了。睡梦中忽见方怡坐在自己身边，他伸出手去，一把搂住，迷迷糊糊间只听得她说：“别胡闹！”韦小宝道：“死老婆，我偏要胡闹。”只觉方怡在怀中扭了几扭，他似睡似醒，听得怀中人低声道：“相公，咱们快走！”似乎是双儿的声音。韦小宝吃了一惊，登时清醒，觉得怀中确是抱着一个柔软的身子，黑暗之中却瞧不见是谁，心想：“是方怡？是洪夫人？”这战船之上，便只两个女子，心想：“管他是方怡还是洪夫人，亲个嘴再说，先落得便宜！”将怀中人儿扳过身来，往她嘴上吻去。那人轻轻一笑，转头避开。这一下笑声虽轻，却听得明明白白，正是双儿。韦小宝又惊又喜，在她耳边低声问道：“双儿，你怎么来了？”双儿道：“咱们快走，慢慢再跟你说。”韦小宝笑道：“我冻得要死，你快钻进我被窝来，热呼呼的。”双儿道：“唉，好相公，你就是爱闹，也不想想这是甚么时候。”韦小宝紧紧搂住了她，问道：“逃到哪里去？”双儿道：“咱们溜到船尾，划了小艇上岸，他们就算发觉了，也追不上。”韦小宝大喜，低声叫道：“妙计，妙计！啊哟，那个道士呢？”双儿道：“我偷偷摸进船舱，已点了他穴道。”两人悄悄溜出船舱。一阵冷风扑面，韦小宝全身几要冻僵，忙转身入舱，剥下无根道人的松磷系琅琅珞约荷磷稀F煌皇u坡■欵窃率薰课ε苟I韵赂霾恢垣A皎肆铜胶笈遥ω■△盟南季奚α器严旅◆贫嫫亩媼虫捕既氩账∞
K≡ω盼吧”Φ氛邦Φ徊讲阶叩替W玻9蛰围溃骸拔蚁忍u氯Iε阁侯吕蠢 碧岷蒙谄∞控高救册胫挂∥驳男LA Nば”o 卿帅煌∞o 沫脸恋贻行Le 拢9奔幢兆∞∞I 器可破u隆K≡围嶙嶙r疲凶∥器承暮筵危器喻e凶∞烁釜ψ櫻度寺寺酒碌牧Φ溃∞撩∞∞畔隆∞

忽听得船舱中有人喝问：“甚么人？”正是洪教主的声音。韦小宝和双儿都大吃一惊，伏在艇底，不敢作声。忽听得嗒的一声，舱房窗子中透出了火光，双儿知道洪教主已听见声息，点火来查，忙提起艇中木桨，入水扳动。只扳得两下，洪教主已在大声呼喝：“是谁？不许动！”跟着小艇一晃，却不前进，原来心慌意乱之下，竟忘记解开系艇的绳索。韦小宝急忙伸手去解，触手冰冷，却是一条铁链系着小艇，只听大船中好几个人都叫了起来：“白龙使不见了！”“这小子逃走了！”“逃到哪里去了？快追，快追！”韦小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用力挥去，刷的一声，斩断铁链，小艇登时冲了出去。这一声响过，洪教主、洪夫人、胖瘦二头陀、陆高轩等先后奔向船尾。冰雪光芒反映之下，见到小艇离大船已有数丈。洪教主一伸手，在船板上抓下一块木头，使劲向小艇掷去。他内力虽强，但木头终究太轻，飞到离小艇两尺之处，拍的一声，掉了海中。心思陆高轩、胖头陀等不知教主用意，不敢擅发暗器，只怕伤了白龙使反而受责，待见教主随手抓下船舷上的木块掷击，才明白他心意，身边带有暗器的便即取出发射。只是这么缓得片刻，小艇又向前划了两丈，寻常细小暗器都难以及远，遍生弓箭、钢镖、飞蝗石等物又不就手，众人发出的袖箭、毒针等物，纷纷都跌入了海中。瘦头陀说道：“这小子狡猾得紧，我早知他不是好人，早就该一刀杀了。留着他自己找麻烦。”洪教主本已怒极，瘦头陀这几句风凉话，显是讥刺自己见事不明，左手伸出，抓住他后颈，叫道：“快去给我捉他回来。”左手一举，将瘦头陀提在空中，右手抓住了他后臀，喝道：“快去！”双臂一缩，全身内力都运到了臂上，往前送出。

瘦头陀一个肉球般的身子飞了出去，直向小艇冲来。双儿拚力划桨。韦小宝大叫：“啊哟，不好！人肉炮弹打来了！”叫声未毕，扑通一声，瘦头陀已掉入海中。他落海之处与小艇只相差数尺，瘦头陀一涌身，左手已抓住了艇边。双儿举起木桨，用力击下，正中他脑袋。瘦头陀忍痛，哼了一声，右手又已抓住艇边。双儿大急，用力再击了下去，拍的一声巨响，木桨断为两截，小艇登时在海中打横。瘦头陀头脑一阵昏晕，摇了摇头。韦小宝匕首划出，瘦头陀右手四根手指齐断，剧痛之下，再也支持不住，右手松开，身子在海中一探一沉，大叫大骂。

双儿拿起剩下的一柄桨，用力扳动，小艇又向岸边驶去。驶得一会，离大船已远，眼见是追不上了。大船上只有一艘小艇，洪教主等人武功再高，在这寒冷彻骨的天时，却也不敢跳入水中游水追来，何况人在水中游泳，再快也追不上船艇。韦小宝拿起艇底一块木板帮着划水，隐隐听得大船上众人怒声叫骂，又过一会，北风终于掩没了众人的声息。韦小宝吁了口气，说道：“谢天谢地，终于逃出来了。”两人划了小半个时辰，这才靠岸。

双儿跳入水中，海水只浸到膝盖，拉住艇头的半截铁链，将小艇扯到岸旁，说道：“行了！”韦小宝涌身一跳，便上了岸，叫道：“大功告成！”双儿嘻嘻一笑，退开几步，笑道：“相公，你别胡闹。咱们可得快走，别让洪教主他们追了上来。”韦小宝吃了一惊，皱起眉头，问道：“这是甚么鬼地方？”四下张望，但见白雪皑皑的平原无边无际，黑夜之中，也瞧不见别的东西。双儿道：“真不知这是甚么地方，相公。你说咱们逃到哪里才好？”韦小宝冷得只索索发抖，脑子似乎也冻僵了，竟想不出半条计策，骂道：“他奶奶的，都是方怡这死小娘皮不好，害得我们冻死在这雪地里。”双儿道：“咱们走罢，走动一会，身子便暖和些。”两人携着手，便向雪地中走去。雪已积了一尺来厚，一步踏下去，整条小腿都淹没了，拔脚踏步，甚是艰难。韦小宝走得虽然辛苦，但想洪教主神通广大，定有法子追上岸来。这雪地中脚印如此之深，又逃得到哪里去？就算逃出了几天，多半还是会给追到，因此上片刻也不敢停留，不住赶路，随即问起双儿怎么会在船上。

原来那日韦小宝一见到方怡，便失魂落魄的赶过去叙话，双儿跟随在艇中。待得他失手遭擒，人人都注目于他，双儿十分机警，立即在后稍躲了起来。这艘战船是洪教主等从清兵手里夺过来的，舵师水手都是清兵，她穿的本是骁骑营官兵服色，混在官兵之中，谁也没发觉。直到战船驶到岸边，她才半夜里出来相救。韦小宝大赞她聪明机灵，说道：“方怡这死姐老是骗我、害我，双儿这乖宝贝总是救我的命。我不要她做老婆了，要你做老婆。”双儿忙放开了手，躲开几步，说道：“我是你的小丫头，自然一心一意服侍你。”韦小宝道：“我有了你这个丫头，定是前世敲穿了四七二十八个大木鱼，翻烂了三七二十一部四十二章经，今生才有这样好福气。”双儿格格娇笑，说道：“相公总是有话说的。”

叩教呼鳞一蝶1 咭言叮 麝芬煌L 乱穆脚徘迳穴◇◇慕庞。器对渡煨钩釜彡T 侯蚯巴L 皆口坪跷套钗蓬 ；榻讨鞞热恣涿蛔防蠢w 蠢匆膊还∞浅僭缙∞润∞选Nば”π 闹蟹3 睿：档溃骸霸勳普退阁懂吟"烱7毒w故腔响∞亲飞狹怒！彼≡∞缸庞也嗽：档溃骸澳潜吃孟禳行∞ 郑∞勳亲吃∞肆种校∞榻讨魃∞普筒灰渍伊怨！蔽吧”Φ 溃骸叭卷∞鞘髀志秃昧耍∞还∞雌鹊床准笔瘳！∞

两人对准了那一团高起的雪丘，奋力快步走去，走了一个时辰，已经看得清楚，只不过是平原上高起的一座小丘，并非树林。韦小宝道：“到了小丘之后瞧瞧，或许有地方可以躲藏。”他走到这时，已气喘吁吁，十分吃力。又走了半个时辰，来到小丘之后，只

抱白茫茫的一片，就如白雪铺成的大海，更无可以躲藏之处。韦小宝又疲又饿，在雪地上躺倒，说道：“好双儿，你如不给我抱抱，亲个鼻子，我再也无力气走路了。”双儿红了脸，欲待答应，又觉此事十分不妥，正迟疑间，忽听得身后忽喇一声。两人回过回头来，见七八只大鹿从小丘后面转将出来。韦小宝喜道：“肚子饿死啦！你有没法子捉只鹿来，杀了烤鹿肉吃？”双儿道：“我试试看。”突然飞身扑出，向几头大鹿冲去。那知梅花鹿四腿极长，奔跃如飞，一转身便奔出了数十丈，再也追赶不上。双儿摇了摇头，说道：“追不上的。”这些梅花鹿却并不畏人，见双儿止步，又回过回头来。韦小宝道：“咱们躺在地上装死，瞧鹿儿过不过来。”双儿笑道：“好，我就试试看。”说着便横身躺在雪地里。韦小宝道：“我已经死了，我的老婆好双儿也已经死了。我们两个都已经埋在坟里，再也动不了啦。我跟好双儿生了八个儿子，九个女儿。他们都在坟前大哭，大叫我的爹啊，我的妈啊...”双儿噗哧一笑，一张小脸羞得飞红，说道：“谁跟你生这么多儿子女儿！”韦小宝道：“好！八个儿子、九个女儿太多，那么各生三个罢！”双儿笑道：“不...”

几头梅花鹿慢慢走到两人身边，似乎十分好奇。动物之中，鹿的智慧甚低，远不及犬马狐狸，因此成语中有“蠢如鹿豕”的话。几头梅花鹿低下头来，到韦小宝和双儿的脸上擦擦嗅嗅，叫了几声。韦小宝叫道：“翻身上马，狄青降龙！”弹身跃起，坐上了鹿背，举手紧紧抓住鹿角。双儿轻巧巧的也跃上了一头梅花鹿之背。

群鹿受惊，撒蹄奔跃。双儿叫道：“你用匕首杀鹿啊。”韦小宝道：“不忙杀，骑鹿逃命，洪教主便追不上了。”双儿道：“是，对极。不过可别失散了。”她担心两头鹿一往东窜，一向西奔，那可糟糕。幸好梅花鹿性喜合群，八头大鹿聚在一起奔跑，奔得一会，又有七八头大鹿过来合在一起。梅花鹿身高腿长，奔跑起来不输于骏马，只是骑在鹿背，颠簸极烈。群鹿向着西北一口气冲出数里，这才缓了下来，背上骑了人的两头鹿用力跳跃，想将二人抛下，但韦小宝和双儿紧紧抓住了鹿角，说甚么也抛不下来。韦小宝叫道：“一下鹿背，再上去可就难了，咱们逃得越远越好。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活鹿难追。”这一日两人虽然饿得头晕眼花，仍是紧紧抱住鹿颈，抓住鹿角，任由鹿群在茫茫无际的雪原中奔驰。两人知道鹿群多奔得一刻，便离洪教主等远了一些，同时雪地中也没了二人的足印。傍晚时分，鹿群奔进了一座森林。韦小宝道：“好啦，下来罢！”拔出匕首，割断了胯下雄鹿的喉头。那头鹿奔得几步，摔倒在地。双儿道：“一头鹿够吃的了。饶了我那头鹿罢。”从鹿背上跃了下来。韦小宝筋疲力尽，全身骨骼便如要尽数散开，躺在地上只是喘气，过了一会，爬在雄鹿颈边，嘴巴对住了创口，骨嘟骨嘟的喝了十几口热血，叫道：“双儿，你来喝。”大量鹿血入肚，精神为之一振，身上也慢慢感到了暖意。双儿喝过鹿血，用匕首割了一条鹿腿，拾了些枯枝，生火烧烤，说道：“鹿啊鹿，你救了我们性命，我们反而将你杀来吃了，实在对不住得很。”

两人吃过烤鹿腿，更是兴高采烈。韦小宝道：“好双儿，我跟你在这树林中做一对猎人公、猎人婆，再也不回北京去啦。”双儿低下了头，说道：“相公到哪里，我总是跟着服侍你。你回到北京做大官也好，在这里做猎人也好，我总是你的小丫头。”韦小宝眼见火光照射在她脸上，红扑扑地娇艳可爱，笑道：“那么咱们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呢？”双儿“啊”的一声，一跃上了头顶松树，笑道：“没有，没有。”两人蜷缩在火堆之旁，睡了一夜。次日醒来，双儿又烧烤鹿肉，两人饱餐一顿。韦小宝的帽子昨日骑在鹿背上奔驰之时掉了，双儿剥下鹿皮，给他做了一顶。

韦小宝道：“昨日奔了一天，洪教主他们不容易寻到咱们了，不过还是有些危险。最好骑了梅花鹿再向北奔得三四天，那么我韦教主跟你双儿夫人就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了。”双儿笑道：“甚么双儿夫人的，可多难听？再要骑鹿，那也不难，这不是鹿群过来了吗？”果然见到二十余头大鹿小鹿自东边踏雪而来，伸高头颈，嚼吃树上的嫩叶。这森林中人迹罕至，群鹿见了二人竟毫不害怕。双儿道：“鹿儿和善得很，最好别多伤他们性命。昨天这头大鹿，已够我们吃得十几天了。”在死鹿身上斩下几大块鹿肉，用鹿皮索儿绑了起来，与韦小宝分别负在背上，慢慢向群鹿走去。韦小宝伸手抚摸一头大鹿，那鹿转过头来，舐舐他脸。廖薰回讨[狼Nば]械渍骸鞍[蠢]谄苟[掖]嫌Ω娉伞！彼[辣]囊恍Γ档渍骸澳阅绕鐾兮铡！绷饺俗草碑狭寺贡常[醉]仿共懦跃[茵]蚯凹腴肌[

群鹿始终在森林之中奔跑。两人抓住鹿角，控制方向，只须向北而行，便和洪教主越离越远。韦小宝这时已知骑鹿不难，骑了两个多时辰，便和双儿跳下地来，任由群鹿自去。如此接连十余日在密林中骑鹿而行。有时遇不上鹿群，便缓缓步行，饿了便吃烤鹿肉。两人身上原来的衣衫，早在林中给荆棘勾得破烂不堪，都已换上了双儿新做的鹿皮衣裤，连鞋子也是鹿皮做的。这一日出了大树林，忽听得水声轰隆，走了一会，便到了一条大江之畔，只见江中水势汹涌，流得甚急。两人在密林中耽了十几日，陡然见到这条大江，胸襟为之大爽。沿江向北走了几个时辰，忽然见到三名身穿兽皮的汉子，手持锄头铁叉，看模样似是猎人。韦小宝好久没见生人，心中大喜，忙迎上去，问道：“三位大哥，你们上哪里去？”

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道：“我们去牡丹江赶集，你们又去哪里？”口音甚是怪异。韦小宝道：“啊哟，牡丹江是向那边去吗？我们走错了，跟着三位大哥去，那再好不过了。”当下和三人并排而行，有一搭没一搭的撩他们说话。原来三人是通古斯人，以打猎挖参为生，常到牡丹江赶集，跟汉人做生意，因此会说一些汉话。到得牡丹江，却是好大一个市集。韦小宝身边那大叠银票一直带着不失。邀那三个通古斯人去酒铺喝酒。正饮之间，忽听得邻桌有人说道：“你这条棒槌儿，当然也是好得很了，上个月有人从呼玛尔窝集山那边下来...”韦小宝和双儿听到“呼玛尔窝集山”，心中都是一凛，对望了一眼，齐向说话之人瞧去，见是两个老汉，正在把玩一条带叶的新挖人参。韦小宝取出一锭银子，交给酒保，吩咐多取酒肉，再切一大盘熟牛肉，打两斤白酒，送去邻桌。两名老参客大为奇怪，不知这小猎人何以如此好客，当下连声道谢。韦小宝过去敬了几杯酒，以他口才，三言两语之间，便打听到了呼玛尔窝集山的所在，原来此去向北，尚有两千里，那两个参客也从来没去过。韦小宝把双儿叫过去，要她说了些地图上其余山川的名字。两名老参客一一指点，方位远近，果与地图上所载丝毫不错。酒醉饭饱之后，与通古斯人及参客别过，韦小宝寻思：“那鹿鼎山原来离此地还有好几千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妨就去将宝贝掘了来。”其实掘不掘宝，他倒并不怎么在乎，内心深处，实在是害怕跟洪教主、瘦头陀一伙人遇上。洪教主等人在南，倘若再往北两千里，洪教主是无论如何找不到自己了，又想：“我跟双儿在荒山野岭里等他十年八年，洪教主非死不可，难道他真的还能他妈的寿与天齐？”当下去皮铺买了两件上好的貂皮袄，和双儿分别穿了，生怕给洪教主追上，貂皮袄外仍是罩上粗陋鹿皮衣，用煤灰涂黑了脸，就算追上了，也盼望他认不出来。雇了一辆大车，一路向北。在大车之中，跟双儿谈谈说说，偶尔“大功告成”，其乐融融。坐了二十余日大车，越是向北，越加寒冷，道上冰封雪积，大车已不能通行。两人改乘马匹，到得后来，连马也不能走了，便在密林雪原中徒步而行。好在韦小宝寻宝为名，避难是实，眼见穷山恶水，四野无人，心中越觉平安。双儿记心甚好，依循地图上所绘方位，慢慢向北寻去，遇到猎人参客，便打听地名，与图上所载印证。

地图上有八个四色小圈，便是鹿鼎山的所在，地当两条大江合流之处，这一日算来相距该已不远。两人在一座大松林中正携手而行，突然间东北角上砰的一声巨响，却是火器射击之声。韦小宝惊道：“啊哟，不好，洪教主追来了。”忙拉着双儿，躲入树后长草丛中，接着听得十余人呼喝号叫，奔将过来，跟着又有马蹄声音。

韦小宝所怕的只是洪教主追来，将他擒住，抽筋剥皮，这时听声音似与洪教主无关，稍觉放心，从草丛中向外望去，只见十余名通古斯猎人狂呼急奔。忽听得砰砰排排之声不绝，数名猎人摔倒在地，滚了几滚，便即死去，身上渗出鲜血。韦小宝握住双儿的手，心想：“这是外国鬼子的火枪。”马蹄声响，七八骑马冲将过来，马上所乘果然都是黄须碧眼的外国官兵，一个个身材魁梧，神情凶恶，有的拿着火枪，有的提了弯刀乱砍，片刻之间，便将余下的通古斯猎人尽数砍死。外国官兵哈哈大笑，跳下马来，搜检猎人身上的物事，取了几张貂皮、六七只银狐，叽哩咕噜的说了一阵，上马而去。韦小宝和双儿耳听得马蹄声远去，才慢慢从草丛中出来，看众猎人时，已没一个活口。两人面面相觑，从对方眼睛之中，都看到了恐惧之极的神色。韦小宝低声道：“这些外国鬼子是强盗。”双儿道：“比强盗还凶狠，抢了东西，还杀人。”韦小宝突然想起一事，说道：“怎么会有外国强盗？难道吴三桂已经造反了吗？”他知吴三桂和罗刹国有约，云南一发兵，罗刹国就从北进攻，此刻突然见到许多外国兵，莫非数十日来不闻外事，吴三桂已经动手了？想到吴三桂手下兵马众多，不禁为小玄子担忧，望着地下一具具尸体，只是发愁。双儿叹道：“这些猎人真可怜，他们家里的父母妻子，这时候正在等他们回去呢。”韦小宝唔了一声，突然道：“我要见小皇帝去。”双儿大为奇怪，问道：“见小皇帝？”韦小宝道：“不错。[搜]碎碎[旆]森[实]鄯出行叭嗽把[甯]塘浚T退阎蚁鼠怀鳌跌粗饔裸c[||]禱敖饨餉埔彩哈玫墓T勛软饬突本[！]彼[渍]骸奥苟[讲]蝗

韦小宝道：“不错。[搜]碎碎[旆]森[实]鄯出行叭嗽把[甯]塘浚T退阎蚁鼠怀鳌跌粗饔裸c[||]禱敖饨餉埔彩哈玫墓T勛软饬突本[！]彼[渍]骸奥苟[讲]蝗

韦小宝道：“不错。[搜]碎碎[旆]森[实]鄯出行叭嗽把[甯]塘浚T退阎蚁鼠怀鳌跌粗饔裸c[||]禱敖饨餉埔彩哈玫墓T勛软饬突本[！]彼[渍]骸奥苟[讲]蝗

韦小宝道：“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他虽贪财，但积下的金银财宝说甚么也已花不完，想到鹿鼎山与小玄子的龙脉有关，实在不想去真的发掘，只怕一掘之下，就此害了小玄子的性命。他找出八部四十二章经中的碎羊皮，将之拼凑成图，查知图上山川的名字一直很热心，但真的来到鹿鼎山，忽然害怕起来，只盼找个甚么借口，离得越远越好。若说全是为了顾全对康熙的义气，却也未必只是“鹿鼎山掘宝”这件事实在太大，他身边只双儿一人，事到临头，不免胆怯，倘若带着数千名骁骑营官兵，说不定已经大叫：“他奶奶的，兵发鹿鼎山去者！”

双儿没甚么主意，自然唯命是从。韦小宝道：“咱们回北京，可别跟外国强盗撞上了，还是沿着江边走，瞧有没有船。”当下穿出树林，折向东行。

走到下午，到了一条大江之畔，远远望见有座城寨。韦小宝大喜，心想：“到了城中，雇船也好，乘马也好，有钱就行。”当下快步走去。行出数里，又见到一条大江，自西北蜿蜒而来，与这条波涛汹涌的大江会合。双儿忽道：“相公，这便是阿穆尔河跟黑龙江了，那……哪哪哪哪里便是鹿鼎山啊。”说着伸手指着那座城寨。韦小宝道：“你没记错么？这可巧得很了。”双儿道：“地图上的的确确是这样画的，不过图上只是八个颜色圈儿，却没有座城寨。”韦小宝道：“鹿鼎山上有座城寨，真是古怪得紧。我看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咱们还是别去。”双儿道：“甚么不大靠得住？”韦小宝道：“你瞧，城头上有朵妖云，看来城中有个大大的妖怪。”双儿吓了一跳，忙道：“啊哟！我是最怕妖怪的了，相公，咱们快走。”

便在此时，只听得马蹄声响，数十骑马沿着大江，自南而来。四周都是平原，无处可以躲藏，韦小宝一拉双儿，两人从江岸滚了下去，缩在江边的大石之后，过不多时，便见一队马队疾驰而过，骑在马上的是外国官兵。

韦小宝伸了伸舌头，眼望着这队外国兵走进城寨去了，说道：“可不是吗？我说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果然不错。原来这不是妖云，是外国番云。”

双儿道：“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鹿鼎山，哪知道这座山却教外国强盗占了。”韦小宝“啊哟”一声，跳起身来，叫道：“糟糕，糟糕！”双儿见他脸色大变，忙问：“怎么？”韦小宝道：“外国强盗一定知道了地图中的秘密，否则怎么会找到这里？这批宝藏和龙脉可都不保了。”双儿从没听他说过宝藏和龙脉之事，但那幅地图砌得如此艰难，也早想到鹿鼎山必定事关重大，眼见他眉头深皱，劝道：“相公，既然给外国兵先找到了，那也没法子啦。外国强盗有火器，凶恶得紧，咱两个斗他们不过的。”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这可奇怪了，咱们的地图拼成之后，过不了几天就烧了，怎会泄漏了机密？这些外国强盗是不是已掘了宝藏，破了小皇帝的龙脉，非得查个明明白白不可。”想到适才外国兵在树林中杀人的凶狠残忍模样，不由得打个寒噤，沉吟道：“我想去鹿鼎山探查清楚，就是太过危险得想个法子才好。好双儿，咱们等到天黑才去，那就不容易给鬼子发觉。”

第三十六回 缝补 图 为 焱 蚩 蜈 蚣 吟 票 唾 吐 非 否 ？

两人吃了些鹿肉干，便躺在江岸边休息，等到二更时分，悄悄走向城寨。四下里寂静无声，这一晚月色甚好，望见那城寨是用大木材和大石块建成，方圆着实不小，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韦小宝心想：“这城寨早就建在这里了，并非有人偷看了我地图，告知了罗刹人，再到这里来建城。”眼见自己和双儿的影子映在地下，不禁栗栗危惧，暗想城头若有罗刹兵守着，几枪打来，韦小宝变成韦死宝了。当下扯了扯双儿，伏低身子，察看动静。只见城寨东南角上有座小木屋，窗子中透出火光，看来是守兵所住。韦小宝在双儿耳边低声道：“咱们到那边瞧瞧。”两人慢慢向那木屋爬去。

刚到窗外，忽听得屋内传出几下女子的笑声，笑得甚为淫荡。韦小宝和双儿对望一眼，均感奇怪：“怎么有女人？”韦小宝伸眼到窗缝上张望。当地天寒风大，窗缝塞得密密的，甚么都瞧不见，屋内却不断传出人声，一男一女，又说又笑，叽哩咕噜的一句也不懂。韦小宝知道这双罗刹男女在不干好事，心中一动，伸臂将双儿搂在怀里，双儿听到屋内的声音，似懂非懂，隐隐知道不妥，给韦小宝搂住后，生怕给屋内之人发觉，不敢稍动。韦小宝得其所哉，左臂更搂得紧了些，右手轻轻抚摸她脸蛋。双儿身子一软，靠在他怀里。不料地下结满了冰，韦小宝得趣忘形，足下一滑，站立不定，砰的一响，脑袋重重撞在木窗之上，忍不住“啊哟”一声，叫了出来。

屋内声音顿歇，过了一会，一个男子声音喝问起来。韦小宝和双儿伏在地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听得门闩拨下，木门推开，一人手提灯笼，向门外照看。韦小宝轻跃而起，挺匕首戮入了他胸膛。那人哼也没哼，便即软软的瘫了下去。双儿抢先入室，只见房中空空荡荡地不见有人，奇道：“咦，那女人呢？”韦小宝跟着进来，见房中有一张炕，一张木桌，一只木箱，桌上点了一枝熊脂蜡烛。那女人却已不知去向，说道：“快找，别让她去报讯。”眼见房中除了大门之外，别无出路。他将死人拉了进来，关上大门。见那死人是个外国兵士，下身赤裸，没穿裤子。

韦小宝抬头向梁上一望，不见有何异状，说道：“一定是在这里。”抢到箱边，揭开箱盖，跟着身子向旁一闪，以防那罗刹女人在箱里开枪。过了一会，不见动静。双儿道：“箱子里也没有，这可真奇了。”

韦小宝走近看时，见箱中放满了皮毛，伸手一掏，下面也都是皮毛。忽然间闻到一阵浓香，显是女子的脂粉香气，说道：“这里有点味儿。”将皮毛抓出来抛在地下，箱子底下赫然是个大洞，喜道：“在这里了！”

双儿道：“原来这里有地道。”韦小宝道：“赶快得截住那罗刹女子。她一去报信，大队外国强盗涌来，可乖乖不得了。”迅速脱下身上臃肿的皮衣，手持匕首，便从洞口钻了进去。他对外国兵是很怕的，外国女人却不放在心上。那地道斜而向下，只能爬行，他瘦小灵活，在地道中爬行特别迅捷，爬出十余丈，便听得前面有声。他手足加劲，爬得更加快了，前面声音已隔得甚近，左手前探，用力去抓，碰到一条光溜溜的小腿。那女子一声低叫，忙向前逃。韦小宝大喜，心想：“我如一剑刺死了你，不算英雄好汉。好男不与女斗，中国好男不与罗刹鬼婆斗。外国男鬼见得多了，外国女鬼是甚么模样，倒要好好瞧上一瞧。”将匕首插回剑鞘，冲前丈余，两手抓住了那女子小腿。

那女子在地道中不能转身，拚命向前爬行。这女子力气着实不小，韦小宝竟拉她不住，反而给她拖得向前移了丈许。韦小宝双足撑开，抵住了地道两边土壁，才不再给她拉前。突然之间，那女子用力一挣，韦小宝手上一滑，竟然给她挣脱。那女子迅即向前，韦小宝扑了上去，一把抱住她腰，突然头顶空了，却是到了一处较为宽敞的所在。那女子两声低笑，转过头来，向他吻去，黑暗之中却吻在他鼻子上。韦小宝只觉满鼻子都是浓香，怀中抱着的那女子全身光溜溜地，竟然一丝不挂，又觉那女子反手过来，抱住了自己心中一阵迷迷糊糊，听得双儿低声问道：“相公，怎么了？”韦小宝唔唔几声，待要答话，怀中那女子伸嘴吻住了他嘴巴，登时说不出话来。忽听得头顶有人说道：“我们得知总督来到雅克萨，因此赶来相会。”这句话钻入耳中，宛似一桶冰水当头淋将下来，说话之人竟然便是神龙教洪教主。

怎么洪教主会在头顶？自己怀中抱着的这个罗刹女子，怎么又如此风骚亲热？他生平所逢奇事着实不少，但今晚在这地道中的遭遇，却是从所未有，匪夷所思。怀中抱的是温香软玉，心中想的是洪教主主要抽筋剥皮。他胆战心惊之下，急忙放开怀中女子，便欲转身逃走，那知这女子竟紧紧搂住了他，不肯松手。韦小宝大急，在她耳边说道：“叽哩咕噜，唏哩花拉，胡里胡涂。”这几句杜撰罗刹话，只盼她听得懂。那女子轻笑两声，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料想必是正宗罗刹话，跟着伸手过来，在他腮帮子上重重扭了一把。便在这时，听得头顶一个男人叽哩咕噜的说了一连串外国话。他声音一停，另一人道：“总督大人说：神龙教教主大驾光临，他欢迎得很，没有过来迎接，很是失礼，请洪教主原谅。总督大人祝贺洪教主长命百岁，多福多寿，事事如意，盼望跟洪教主做好朋友，同心协力，共图大事。”韦小宝心道：“这传话的人没学问，把‘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传成了长命百岁，多福多寿。”

只听洪教主道：“敝人祝贺罗刹国皇上万寿无疆，祝贺总督大人福寿康宁，指日高升。敝人竭诚竭力，和罗刹国同心协力，共图大事。从此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双方永远不会背盟。”那传话的人说了，罗刹国总督跟着又叽哩咕噜的说不休。韦小宝在那女子身边低声问道：“你是谁？为甚么不穿衣服？”那女子低声笑道：“你是谁？为甚么，衣服穿？”说着便来解韦小宝的内衣。韦小宝在这当口，哪有心情干这风流快活勾当？他听过汤若望、南怀仁说中国话，这时听这罗刹女子会说中国话，倒也不奇，忙道：“这里危险得很，咱们快出去。”那女子低声道：“不动，不动！动了，就听见了。”她说的虽是中国话，但语气生硬，听来十分别扭。韦小宝当

不敢取动，耳听得洪教主和那罗刹国总督商议，如何吴三桂在云南一起兵，双方就夹攻满清，所定方略，果然和那蒙古人大胡子平帖摩所说全然一样。说到后来，洪教主又献一计，说道罗刹国若从辽东进攻，路程既远，沿途清兵防守又严，不如从海道在天津登陆以火器大炮直攻北京，当可比吴三桂先取北京。那总督大喜，连称妙计，说洪教主如此忠心，将来一定划出中国几省，立他为王。洪教主没口子的称谢。韦小宝又惊又怒，心想：“洪教主这家伙也是大汉奸，跟吴三桂没半点分别。他这计策倒毒辣得很，我得去禀告小皇帝，在天津海口多装大炮，罗刹国兵船来攻，就砰，砰，轰他妈的。”

只听洪教主说道：“总督大人远道来到中国，我们没什么好东西孝敬，这里是东珠一百颗，貂皮一百张，人参一百斤，送给总督大人，另外还有贡品，呈给罗刹国皇上。”韦小宝听到这里，心道：“这老狗居然备了这许多礼物，倒也神通广大。”突然觉得脸上热，那女子将脸颊贴了过来，跟着又觉她伸手来自己身上摸索。韦小宝低声道：“你摸我，我也不客气了。”伸手向她胸口摸去。那女子格格笑道：“你摸我，我也不客气了。”伸手向她胸口摸去。那女子格格笑道：“你摸我，我也不客气了。”

韦小宝慢慢从木箱中跨了出来。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外国军官手按佩剑，站在箱旁。那女子笑道：“还有一个！”双儿本想躲在箱中，韦小宝倘若遇险，便可设法相救，听她这么说，也只得跃出。韦小宝见那女子一头黄金也似的头发，直披到肩头，一双眼珠碧绿骨溜溜地转动，皮色雪白，容貌甚是美丽，只是鼻子却未免太高了一点，身材也比他高了半个头。韦小宝从来没见过外国女子，瞧不出她有多大年纪，料想不过二十来岁。她笑吟吟的瞧着韦小宝，说道：“你，小孩子，摸我，坏蛋，嘻嘻！”那总督沉着脸，叽哩咕噜的说了一会。那女子也是叽哩咕噜的一套。那总督神态恭敬，鞠了几个躬。那女子又说起话来，跟着手指韦小宝。那总督打开门，又将那中国人传译叫了进来，一男一女不住口的说话。

韦小宝见屋中陈设了不少毛皮，榻上放了好几件金光闪闪的女子衣服，看那女子露出雪白的一半酥胸，两条小腿，肤光晶莹，心想：“刚才把这女人抱在怀里，怎地只这么马马虎虎的摸得几下，就此算了？抓到一副好牌，却忘了吃注。我可给洪教主吓糊涂了。”忽听那传译说道：“公主跟总督问你，你是什么人？”韦小宝奇道：“她是公主吗？”那传译者道：“这位是罗刹国皇帝的御妹，苏菲亚公主殿下，这位是高里津总督阁下，快快跪下，行礼。”韦小宝心想：“公主殿下，那有这般的乱七八糟的？”但随即想到，康熙御妹建宁公主的乱七八糟，实不在这位罗刹公主之下，凡皇帝御妹，必定美丽而乱七八糟，那么这公主必是真货了，于是笑嘻嘻的请了个安，说道：“公主殿下，你好，你真美貌之极，好像是天上仙女下凡。我们中国，从来没有你这样的美女。”苏菲亚会说一些最粗浅的中国话，听了韦小宝的说话，知是称赞自己美丽，登时心花怒放，说道：“小孩子，很好，有赏。”走到桌边，拉着抽屉，取了十几枚金币，放在韦小宝手里。韦小宝道：“多谢。”伸手过来，烛光之下，见到公主五根手指真如玉葱一般，忍不住伸手抓住，放在嘴边吻了一吻。那传译大惊，喝道：“不得无礼！”那知道吻手之礼，在西洋外国甚是通行，原是对高贵妇女十分尊敬的表示，韦小宝误打误撞，竟然行得对了。只不过吻手礼吻的是女子手背，他却捉住了苏菲亚公主的手掌，乱吮手指，显得颇为急色。苏菲亚格格娇笑，竟不把手抽回。

苏菲亚笑问：“小孩子，干什么的？”韦小宝道：“小孩子，打猎的。”突然门外一人朗声说道：“这小孩子是中国皇帝手下的大臣，不可给他瞒过了。”正是洪教主的声音。

韦小宝只吓得魂飞天外，一扯双儿的衣袖，便即向门外冲出。一推开门，只见洪教主双手张开，拦在门口。双儿跳起身来，迎面一拳。洪教主左手格开，右手一指已点在她腰里，双儿嗯的一声，摔在地下。

韦小宝笑道：“洪教主，你老人家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夫人呢，她也来了吗？”洪教主不答，左手抓住了他后领，提进房来，说道：“启禀公主殿下，总督大人：这人叫做韦小宝，是中国皇帝最亲信的大臣，是皇帝的侍卫副总管、亲兵都统、钦差大臣、封的是一等子爵。”那传译将这几句话译了。

苏菲亚公主和总督脸上都现出不信的神色。苏菲亚笑道：“小孩子，不是大臣。大臣，假的。”洪教主道：“敝人有证据。”回头吩咐：“把这小子的衣服取来。”只见陆高轩提了一个包袱进来，一打开，赫然是韦小宝原来的衣帽服饰。韦小宝大为惊奇：“这些衣服怎地都到了他手里？洪教主当真神通广大。”洪教主吩咐陆高轩：“给他穿上了。”陆高轩答应了，抖开衣服，便给韦小宝穿上。这些衣衫连同黄马褂，都在树林中给荆棘扯破了，但穿在身上，显然十分合身，戴上帽子和花翎，果然是个清廷大官。这些衣帽若不是韦小宝自己的，世上难有这等小号的大官服色。

韦小宝笑嘻嘻的道：“洪教主，你本事不小，我沿路丢掉衣衫，你就沿路的拾。”洪教主吩咐陆高轩：“搜他身上，看有甚么东西。”韦小宝道：“不用你搜，我拿出来便是。”从怀里掏出一大叠银票，数额甚巨。那总督在辽东已久，识得银票，随手翻了几下，大为惊奇，对公主叽哩咕噜，似乎是说：“这小孩果然很有些来历，身边带了这许多银子。”洪教主道：“这小鬼狡诈得很，搜他的身。”陆高轩将韦小宝身边所有物事尽数搜了出来，其中有一道康熙亲笔所写的密谕，着令：“钦差大臣、领内侍卫副大臣、兼骁骑营正黄旗满洲都统、钦赐巴图鲁勇号、赐穿黄马褂、一等子爵韦小宝前赴辽东一带公干，沿途文武百官，听候调遣。”这道谕旨上盖了御宝。那传译用罗刹话读了出来，苏菲亚公主和高里津总督听了，都啧啧称奇。洪教主道：“启禀公主：中国皇帝，是个小孩子，喜欢用小孩做大官。这个小孩，跟中国小皇帝游戏玩耍，会拍马屁，会吹牛皮，小皇帝喜欢他。”

苏菲亚不懂“拍马屁、吹牛皮”是甚么意思，问了传译之后，嘻嘻笑道：“我也喜欢人家拍马屁，吹牛皮，”韦小宝登时大喜。洪教主的脸色却十分难看。

苏菲亚又问：“中国小皇帝，几岁？”韦小宝道：“中国大皇帝，十七岁。”苏菲亚笑道：“罗刹大沙皇，是我弟弟，也是小孩，二十岁，不是头老子。”韦小宝一怔：“甚么头老子？啊，她说错了，把老头子说成头老子。”便指指她，说道：“罗刹美丽公主，不是头老子，很好。”指指自己，道：“中国大官，不是头老子，很好！”指指洪教主，道：“中国坏蛋，是头老子，不好！不好！”

苏菲亚笑得弯下腰来。那罗刹国总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大声笑了起来。洪教主却铁青了脸，恨不得举掌便将韦小宝杀了。苏菲亚问道：“中国小孩子大官，到这里来，甚么做？”韦小宝道：“中国皇帝听说罗刹国的大人来到辽东，派我来瞧瞧。皇上知道罗刹国皇帝也不是头老子，知道罗刹公主是仙女下凡，派人前来送礼，送给公主和总督大人东珠两百颗，人参两百斤。不料路上遇到这个大强盗，把礼物抢了去。”韦小宝话没说完，洪教主已怒不可遏，提起右掌，便向韦小宝头顶劈落。韦小宝先前在箱子中听到洪教主送了不少珍贵礼物给总督，于是拿来加上一倍，说成是皇帝送的。他口中述说之时，全神贯注瞧着洪教主，一见他提起手掌，当即便开九难所授“神行百变”轻功，溜到了苏菲亚公主身后。只听得豁喇一声巨响，一张木椅给洪教主掌力击得倒塌下来。高里津吃了一惊，拔出短銃，将銃口指住洪教主，喝令不得乱动。刚才韦小宝那番话说得太长，公主听不懂，命传译传话，听完后向洪教主笑道：“你的礼物，抢他的，自己要一半，不好！”洪教主急道：“不是。这小子最会胡说，公主千万不可信他的。”他见罗刹总督以短銃指着自已，虽然西洋火器厉害，但以他武功，也自不惧，只是正当图谋大事之际，要倚仗罗刹国大力支撑，不能因一时之忿而得罪了总督，当下慢慢退到门边，并不反抗。高里津收起了短銃，说了几句。传译道：“总督大人请洪教主不必气恼，他知道这小孩子胡说。苏菲亚公主秘密来到东方，中国皇帝决不会知道。中国皇帝也不会送礼给罗刹国总督。”洪教主怒气顿息，微笑道：“总督大人英明，见事明白，果然不会受这小子蒙骗。”

高里津问起韦小宝的来历。洪教主将他如何杀了大臣鳌拜、如何送御妹到云南去完婚、如何吹牛拍马、作恶多端、以致深得康熙宠幸等情加油添酱的说了，最后说道：“这小子是小皇帝的左右手，咱们杀了这小子，小皇帝一定大大不快活。咱们起兵干事，成功起来也快得多。”他一面说，传译不停的译成罗刹语。苏菲亚公主笑吟吟的瞧着韦小宝，大感兴味，似乎洪教主说得韦小宝越是十恶不赦，她听来越开心。高里津沉吟半晌，问道：“中国皇帝很喜欢这小孩？”洪教主道：“不错。否则他小小年纪，怎会做这样的大官？”高里津道：“这小孩不能杀，送信给中国皇帝，叫他拿大批金银珠宝，来换他回去。”苏菲亚大喜，在高里津左颊上轻轻一吻，

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那传译不译出来，想来是赞他聪明。韦小宝心下暗喜：“只要不杀我就好，要小皇帝拿些金银珠宝来赎，那容易得很。”洪教主神色不愉，却也无可奈何。韦小宝将那叠银票分成了三叠，一叠送给苏菲亚公主，另一叠送给高里津，从第三叠中抽了两张一百两的出来，送给那传译，其余的揣入了自己怀中。

苏菲亚、高里津、和那传译都很喜欢。苏菲亚要那传译数过，一共是多少银两，命他设法派人去关内兑换银子。一数之下竟是十多万两有余，无意之间发了一笔大财，不由得心花怒放，抱住韦小宝，在他两边面颊上连连亲吻，说道：“银子够多啦，放了这孩子回去罢！”

韦小宝心想此刻放了自己，非给洪教主抽筋剥皮不可，忙道：“这样美丽的公主，我从来没见过，想多看几天。”苏菲亚格格娇笑说道：“我们，明天，回莫斯科去了。”韦小宝哪知莫斯科在甚么地方，说道：“美丽公主，去莫斯科，小孩子大官，也去莫斯科。美丽公主，去天上月亮，小孩子大官，也去天上月亮。”苏菲亚见他说话伶俐，讨人欢喜，点头道：“好，我带你去莫斯科。”高里津眉头微皱，待要阻止，随即微笑点头，说道：“很好，我们带你去莫斯科。”向洪教主挥了挥手。洪教主只得告辞，出门时向韦小宝怒目而视。韦小宝向他伸舌头，扮个鬼脸，说道：“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洪教主怒极，带了陆高轩等人，迳自去了。

罗刹国皇帝称为沙皇，今年二十岁，名叫西奥图三世，苏菲亚是他姊姊。这位西奥图三世生有残疾，行动不便，国家大事，经常在卧榻之上处理裁决。

罗刹风俗与中华礼义之邦大异，男女之防，向来随便。苏菲亚生性放纵，又生得美貌，朝中王公将军颇多是她情人。高里津总督英俊倜傥，很得公主欢心。他奉派来到东方，在尼布楚、雅克萨两地筑城，企图进窥中国的蒙古、辽东等地。雅克萨城所在之处，便是满洲八旗的藏宝地。此处地当两条大江合流的要冲，满洲人和罗刹人竟不约而同的都选中了。公主天性好动贪玩，听说东方神秘古怪，加之思念情人，竟万里迢迢的从莫斯科追了来。

苏菲亚虽然喜欢高里津，却做梦也裁幌族+跌峭峭曜丁弧口搜赵诩呃得蛭苑恐蟹山至艘柜醜氏渍闷螺钵藉气又讲滕口糞氏劳ū窖叭巴○峭嶒○欺诟詈○纾χ日亲芷繳▲鲁侵杏斜冽○员柑油阎○漫k轘蒲羌○饶鞘毛ω钹蕴舳海χ揪H●旌○仄鹄础口愠彼00ば”入狄00ツ^箍疲v醴玫挂灿腥い悒※忿00退一00小0

苏菲亚有一队二百名哥萨克兵护卫，有时乘马，有时坐雪橇，在无边无际的大雪原中日日向西。如此行得二十余日，离雅克萨城已然极远，洪教主再也不会追来，韦小宝一问去莫斯科竟然尚有四个多月，不由得大吃一惊，说道：“那不是到了天边吗？再走四个多月，中国小孩变成外国头老子了。”苏菲亚道：“那你想回北京去吗？你看厌我了？”韦小宝道：“美丽公主就是看一千年、一万年，也看不厌。不过去得这样远，我害怕起来了。”

苏菲亚这二十几日中午跟他说话解闷，多学了许多中国话。韦小宝聪明伶俐，也学了不少罗刹话。两人旅途寂寥，一个本非贞女，一个也不是君子；一个既不会守身如玉，另一个也不肯坐怀不乱，自不免结下些露水姻缘。这时苏菲亚听说他要回北京去，不由得有些恋恋不舍，说道：“我不许你走。你送我到莫斯科，陪我一年，然后让你回去。”韦小宝暗暗叫苦，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已知公主性格刚毅，倘若不听她话，硬是要走，她多半会命哥萨克兵杀了自己，当下满脸笑容，连称十分欢喜。

到得傍晚，悄悄去和双儿商量，是否有脱身的机会。双儿道：“相公要怎么办，我听你吩咐便是。”韦小宝眼望茫茫雪原，长叹一声，摇了摇头，知道两人倘若逃走，如不带足粮食，就算苏菲亚不派人来追，在这大雪原中也非冻死饿死不可。以前在辽东森林雪原之中，虽然荒僻寒冷，还可打猎寻食，这时却连雀鸟也极少，有时整整行走一日，雪地中见不到一只野兽的足迹，更不用说梅花鹿了。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伴随苏菲亚西去。韦小宝初时还记挂小皇帝怎样了，吴三桂有没有造反，阿珂那美貌小姐不知是不是在昆明，洪教主和方怡又在哪里。在大雪原中又行得一个多月，连这些念头也不想，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似乎脑子也结成了冰。好在他生性快活，无忧无虑，有时和苏菲亚说些不三不四的罗刹笑话，有时对双儿想些信口开河的故事，却也颇不寂寞。

这一日终于到了莫斯科城外。那时已是四月天时，气候渐暖，冰雪也消融了。但见那莫斯科城城墙虽坚厚巨大，却建造得十分粗糙，远望城中房屋，也是污秽简陋，别说不能跟北京、扬州这些大城相比，较之中土的中小城市，也远为不及。只几座圆顶尖塔的大教堂倒还宏伟。韦小宝一见之下，登时瞧不起罗刹国：“狗屁罗刹国，甚么了不起？拿到我们中国来，这种地方是养牛养猪的。亏这公主一路上还大吹莫斯科的繁华呢。”离莫斯科数十里时，公主的卫队便已飞马进城禀报。只听得号角声响，城中一队火枪兵骑马出来。罗刹人性喜侵占兼并，是以国土广大，自东至西，达数万里之遥，人种复杂。国中精锐的军队一是哥萨克骑兵，东征西战，攻城掠地，压服各族人民；另一是火枪营，火器犀利，是拱卫京师的沙皇亲兵。火枪手驰到近处，苏菲亚吃了一惊，只见众官兵头上都插了黑色羽毛，火枪上悬了一条条黑布，那是国有大丧的标记，忙纵马上前，高声问道：“发生了甚么事？”火枪营队长翻身下马，上前躬身说道：“启禀公主：皇上蒙上帝召唤，已离开了国家人民，上天堂去了。”苏菲亚心中悲痛，流下泪来，问道：“那是甚么时候的事？”那队长道：“公主倘若早到四天，就可跟皇上诀别了。”苏菲亚虽然早知沙皇兄弟身子衰弱，命不长久，但乍闻凶耗，仍是不胜伤感，伏在鞍上大哭起来。韦小宝见公主忽然大哭，一问传译，才知是罗刹国皇帝死了，心头一喜：“罗刹国皇帝仙福不享，国里总要乱一阵子，要派兵去打中国，就没这么容易。”

苏菲亚等一行随着那队长进城，便要进宫。那队长道：“皇太后吩咐，请公主到城外猎宫休息。”苏菲亚又惊又怒，喝道：“甚么皇太后？那个皇太后管得着我？”那队长左手一挥，火枪手提起火枪，对准了随从公主的卫队，缴下了他们的刀枪，吩咐众卫士下马。公主怒道：“你们想造反吗？”那队长道：“皇太后怕公主回京之后，不奉新皇谕旨，因此命小将保护公主。”苏菲亚胀红了脸，怒道：“新皇？新皇是谁？”那队长道：“新皇是彼得一世陛下。”苏菲亚仰天大笑，说道：“彼得？彼得是个十岁小孩子，他会做甚么沙皇？你说的甚么皇太后，就是娜达丽亚了？”那队长道：“正是。”

苏菲亚的父亲阿莱克西斯·米海洛维支沙皇娶过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子女甚多，前皇西奥图三世和苏菲亚公主都是她所生，另有个小儿子叫做伊凡。第二位皇后娜达丽亚年轻得多，只生了一个儿子，便是彼得。

苏菲亚道：“你领我进宫，我见娜达丽亚评理去。我弟弟伊凡年纪比彼得大，为甚么不立他做沙皇？朝里的大臣怎样了？大家都不讲理么？”

那队长道：“小将只奉皇太后和沙皇的命令，请公主别见怪。”说着拉了苏菲亚坐骑的马缰，折而向东。苏菲亚怒不可遏，她一生之中，有谁敢对她这样无礼过，提起马鞭，夹头夹脑的向那队长头上抽去。那队长微微一笑，闪身避开，翻身上了马背，带劣谋伍，拥毘毘“退退退”黄鹑眼背顺峭恹怨；鹑苟袖途潦挤朗口渍=膊忱杏隼础k轘蒲枪○靴笈e滕痲k<柴抑械摹擗嗽锈●业孟±谩A怨9某0影词彼屠淳扑澄铮●捕几+轘蒲桥○黎とH绉斯+擗痲映怨擗气贻○亢敛思●尚福○轘蒲前讯映そ欣蠹●仕●炎约汗氏蹴踞词焙颌□嵌映々渍骸盎侍■蒙愿渍■读k长透饴贯■9鹊奖说靡皇辣菹虑煨÷腔○迨巨轘T头段○鞘釜イψ滑忧澜旦！彼轘蒲遣笈○档渍骸澳阔瞪跌蠢勘说们熨÷腔○迨巨轘T头段○鞘釜且○盐以饴饴铜屑街迨■擗俊踞嵌映的121Φ渍骸靶】の裉冕气！良受“嘈擗荒菜偈毡蚩○颞迨■9△椽■(6)1迴轘ω坐懈○呢岬亩映だ唇犹矜！彼轘蒲窃窳揭■饴饴锅○屑街迨■擗9鞘鞣缓●醜ω喟Φ渍骸澳煨●蠹ω映い●仪颇懂繕■猛τ15△摹！毕瓜悦郎→嚶眨■迷舛映ぐ荻故■祥瓜拢○_■精○康姆帕俗约撼蹇→D嵌映ど釘雅狭艘还◆炊○擗笠回剑■档渍骸肮■觸胸U隆侍■箭兄迹劣鹑■墓侍■校■热黎腥回■擗攪斯■轘囊柜■种福r15叹駝+妒住E工榭硕映いc倍映ど+希簧细烁倍映い9偏恍《拥男《映ど+稀4蠹蚁欺■促W嘲拥媒艘■墓！瘳○椿侍v笏Jk轘蒲敲烂ト總■擗把拈尼苦笈ā■慌鹿斯■蛔D嵌映ね順■擗：轘蒲借藜瓶■擗挥蟹○餐纯荷■蛔】诘拇舐■侍■■“u怨怒■解○元硕暖眨 奘■體咳旋擗皇擗蠹(2)(2)v嘲氏幕鹑故忠彩 执直+藜痲 ■擗戔擗拥牡胤■ 还砒■ 鋼砥○退○塘苛思复危■完胎映焦怨9笨砂■擗■ 型零イv词稍焉霞幽选L热极奕舜6欵ωa 高诘蠹菰○忻允A 1 擗狄■順灯铝磅呱 纤奈甯■路交氏玫奖本○嘲脛蛔叩盟奈逢软T駝言瓮紛t顔2 槐婆. 髻媳擗怒A校宋藜瓶■擗ば”χ缓寐/ 诘■擗ψ盟■恍Γ■囊郎不场U

副队长进来。过了一会，副队长推门进来。双儿早已躲在门后，副队长一进门，双儿伸指在他背心戳了几下，登时点中了他穴道，动弹不得。双儿喜道：“相公，外国鬼子的穴道倒是一样的，我还怕鬼子的穴道不同。”韦小宝笑道：“外国鬼子一样的有眼睛，有鼻子，有手有脚，自然也有穴道。”从副队长腰间拔出佩刀，对苏菲亚道：“你叫他，杀队长造反，他不肯，叫小队长来杀他。”苏菲亚心想此计甚妙，对副队长道：“你杀了队长，带领火枪营，做队长，听我命令。你不肯杀队长，我叫小队长来杀了你和队长，由小队长做队长。你杀不杀？”韦小宝道：“双儿，你解开他身上穴道，腿上的穴道可解不得。”双儿依言解了他上身穴道，将佩刀交在他手里。苏菲亚又问了一次。那队长破口大骂，连声恐吓。副队长平时和队长素有嫌隙，要他起兵造反，本是不敢，但听队长骂得恶毒，又想：“我若不杀你，那第一小队的小队长想做队长，也必杀你，反而连我也杀了。”当即提起佩刀，擦的一刀，砍下了那队长的脑袋。

这一刀砍下，苏菲亚、韦小宝、双儿三人齐声叫好。不过苏菲亚叫的是罗刹话“赫拉笑！”韦小宝和双儿叫的自然是中国话了。苏菲亚拉住了副队长的手，连声称赞他英勇忠义，立即升他为火枪营队长，说道：“你坐下，咱们仔细商量。”副队长皱起了眉头，指着韦小宝和双儿道：“这两个外国小孩子，使了魔法，我下身动不了。”苏菲亚对韦小宝道：“请你，魔法，去了！”双儿微微一笑，解开了副队长下身穴道。苏菲亚吩咐副队长：“你去传三个小队的小队长和副小队长进来，我要中国小孩子使魔法，每个人手动脚不动。”又跟韦小宝和双儿说了。副队长应命而去。过不多时，六名正副小队长排队站在门外。副队长一个个叫进房来，双儿逐个点了六人腰间的“志舍穴”和大腿的“环跳穴”。

苏菲亚道：“副队长决心拥我为女沙皇，我们要出兵去杀了沙里扎，你们服不服从？”六名正副小队长眼见队长尸横就地，早知大事不妙，听苏菲亚这么说，更是心惊肉跳，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开口。韦小宝心想：“满清来中国抢江山，鞑子兵搞‘扬州十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老皇帝就此做成了皇帝。他妈的，我叫他们搞‘莫斯科十日’，搞得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若不如此，怎抢得到皇帝做？”对苏菲亚道：“你叫大家进莫斯科城打仗，杀人、放火答应他们做将军大官，有很多很多金子银子，大家抢美女做老婆！”苏菲亚一想不错，对副队长道：“你去召集全体火枪手。我来跟他们说话。”六百多名火枪手集合在猎宫广场。副队长派了十二名火枪手进来，将给点了穴道的六名正副小队长抬到广场。苏菲亚站在阶石上，大声说道：“火枪手们，你们都是罗刹国的勇士，为国家立过很大功劳。可是你们的饷银太少了，你们没有美丽的女人，没有钱花，酒也喝不够，住的屋子太小，太不舒服。莫斯科城里有很多有钱人，他们有好大的屋子，有很多仆人，有很多美丽的女人，你们没有。这公平不公平啊？”众火枪手一听，齐声叫道：“不公平！不公平！”苏菲亚道：“那些有钱人又肥又蠢，吃得好像一头头肥猪，如果跟你们比武，打得过你们么？这些富翁的枪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的刀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为国家、为沙皇立过功劳么？”她问一句，众火枪手就大声回答：“年特！”韦小宝只听众人一声“年特”又是一声“年特”，他知道在罗刹话中，这是“不”的意思。他不懂苏菲亚的话，还道公主劝火枪手造反，大家不肯听从，不禁担忧。苏菲亚又道：“你们都应当做将军，做富翁！你们个个应当升官发财。”众火枪手大声欢呼。有的问道：“苏菲亚公主，你有什么法子让我们升官发财？”苏菲亚道：“你们想不想做将军？”众火枪手叫道：“要做啊。”苏菲亚道：“你们想不想有很多很多钱？”众火枪手道：“当然要啊！”苏菲亚又问：“你们想不想美丽的女人？”众火枪手都轰笑起来，叫道：“要！乙乙乙乙”苏菲亚道：“好！你们大家去莫斯科城里，跟其他十九营的火枪手说，是我苏菲亚公主下的命令，我是女沙皇，全罗刹国都听我的话。我准许你们，每一个火枪手，可以挑一家有钱人家，跟那个肥猪大富翁比武，谁杀得了他，那个富翁的大房子，他的金子银子，他的美丽女人、马车、骏马、衣服、仆人、婢女、美酒，甚么都是这个勇敢火枪手的。你们有没有勇气？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不敢去杀人、抢钱、抢女人？”众火枪手齐声大叫：“敢，敢乙乙乙乙摇杀人、抢钱、抢女人，有甚么不敢？”苏菲亚大喜，叫道：“那好得很，我还怕你们是胆小鬼，不敢去干大事！快拿伏特加酒来！喂，你们到地窖里去，把最好的伏特加酒都拿来。”

这沙皇猎宫的地窖之中，藏有数十年的陈酒，名贵之极，原是专供沙皇、皇后、公主、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享用，这些火枪手纠

片刻间，众兵在广场之上，将一瓶瓶伏特加酒敲去瓶颈，抢了痛饮，欢声大叫：“苏菲亚，女沙皇，乌拉#####拉！苏菲亚，女沙皇，乌拉，乌拉#####拉！”

罗刹话中，“乌拉”即是“万岁”之意，韦小宝虽然不懂，但见众兵欢呼畅饮，不住大叫“苏菲亚，女沙皇，乌拉”，料想是热诚拥戴他拉拉苏菲亚的衣袖，说道：“叫他们，十二个小队长，杀了，不会退回来。”

苏菲亚连连点头，朗声叫道：“罗刹国英俊强壮的勇士们，大家听了：我吩咐你们去杀富翁，抢钱、抢女人，可是沙里扎不许，派了这些坏蛋来，要治你们的罪！”说着向六名正副小队长一指。当下便有十余名火枪手抽出佩刀，大叫：“杀了坏蛋！”十几把长刀砍将下来，立时将六名正副小队长砍死。罗刹人本来暴烈粗野，喝了伏特加酒后，全身发烧，眼见得六名小队长血肉横飞，更是不可抑制，大叫：“杀坏蛋去，抢钱、抢女人去！”苏菲亚道：“你们去向莫斯科城中十九营的火枪手说，大家一起干，哪一个队长不许，立刻杀了。哪一个贵族、将军、大臣不许，立刻杀了，把他家里的金子银子、美丽的妻子女儿，统统拿来分了。那些坏蛋的房子，放火烧了。”众兵大声欢呼，纷纷抽出长刀，背负火枪，牵过坐骑，翻身上马。过了一会，便听得蹄声急促，群向莫斯科城奔去。苏菲亚对副队长道：“你也去抢啊，有甚么客气？最要紧的，不可跟别的火枪营冲突，大家一起抢。你带人冲进克里姆林宫，把沙里扎和彼得捉了起来。宫里的金银珠宝，美丽宫女，叫大家尽量抢好了，都是我赐给你们的。”副队长大喜，应命上马而去。苏菲亚叹了口气，只觉全身无力，坐倒在阶石上，说道：“好累！”韦小宝道：“我扶你进去歇歇。”苏菲亚摇摇头，过了一会，说道：“咱们上碉楼去瞧瞧。”

这猎宫全以粗麻石砌成，碉楼高逾八九丈，原为“望敌情之用。罗刹国立国之前，本是莫斯科的一个大公国，莫斯科大公爵翦平群雄，自立为沙皇。前朝沙皇生怕在出猎之时仇敌乘机偷袭，因此在莫斯科城外造了这座猎宫，以备仓卒遇敌之时守御待援。苏菲亚带了韦小宝和双儿登上碉楼，向西望去，隐隐见到莫斯科城中灯火点点，黑夜之中，十分宁静。苏菲亚担忧起来，说道：“怎么不打？他们，怕了？”韦小宝不明罗刹兵的性格，不知会不会上阵退缩，只得安慰她道：“不怕，不怕。”苏菲亚又问：“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他想到了当年在扬州城中，听得老年人所说满清兵攻城的情形。清兵入关之后，在江苏等地遇到汉人猛烈抵抗，扬州尤其坚守不下。清军主帅就允许士兵破城之后，可以奸淫掳掠，一共十天。这“扬州十日”，真是惨酷无比。韦小宝自幼生起扬州，清兵如何攻城不克，主帅如何允许部卒抢钱抢女人，清兵如何奋勇进攻，这些故事从小听得多了。后来在北京，又听人说起当年李自成的部下如何在北京城里抢钱抢女人，张献忠又如何总是先答应部下，城破之后，大抢三天。看来要造反成功，便须搞得天下大乱，要天下大乱，便须让兵士抢钱抢女人。因此眼见火枪营兵不敢造反，他自然而然的将“抢钱抢女人”五字真言说了出来。果然罗刹兵和中国兵一般无异，这五字秘诀，应验如神。

等了良久，黑暗中忽见莫斯科城里升起一团火焰。苏菲亚大喜，叫道：“动手了！”搂住韦小宝又吻又跳。韦小宝喜道：“他们放火了，这就行啦。杀人放火，定要连在一起干的。”过不多时，但见莫斯科城中火头四起，东边一股黑烟，西边一片火光。苏菲亚拍手大叫：“大家在杀人放火了。小宝，你真正聪明，想的计策真妙。”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想：“说到杀人放火，造反作乱，我们中国人的本事，比你们罗刹鬼子可大上一百倍了。这些计策有甚么稀奇？我们向来就是这样的。”

苏菲亚道：“你叫大家杀了正队长，杀了小队长，大家只好一直干下去了，再想回头也不行了。小孩子，真聪明，中国大官，了不起。”韦小宝道：“这叫做投名状。”苏菲亚道：“甚么，丢命上？”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是，丢了性命，拚命上啊。”心中暗骂罗刹人没学问。

中国人绿林为盗，入伙之时，盗魁必命新兄弟去做件案子，杀一个人。这人犯了杀人大罪之后，从此不会去出首告密。《水浒

林中冲上梁山泊入伙，王伦叫他去杀人做案，缴一个“投名状”。韦小宝听说书听得多了，熟知这门规矩，心想：“我们中国人的法子，罗刹鬼子一窍也不通，看来这些罗刹人虽然凶狠横蛮，倒也不难对付。”

苏菲亚眼见莫斯科城中火头越来越旺，四处蔓延，又担忧起来，不知火枪营官兵乱抢乱杀之后，变成怎生一番光景，问韦小宝：“杀人放火，抢钱抢女人，以后，怎样？”韦小宝一怔，他只知道要造反就得纵容士兵杀人放火、抢钱抢女人，以后怎么，可不懂了，只得说道：“这个？抢够了，不抢了。杀够了，不杀了。”

苏菲亚皱起眉头，心想这可不是办法，一时之间却也无计可施。三人瞧了一会，回入寝宫，静候消息。

次日一早，那火枪营副队长带了一小队人马，来到猎宫向苏菲亚报告。韦小宝心下气愤，骂道：“他妈的，这罗刹公王过桥抽板，新人上了床，媒人丢过墙。她做了女沙皇，可不要我们啦。”双儿微笑道：“你想女沙皇封你做男皇后，是不是？”韦小宝道：“啊，你取笑我？瞧我不捉住你？”说着向双儿扑去。双儿嗤的一笑，闪身避过。其时方当初夏，天气和暖。猎宫中繁花似锦，百鸟争鸣，只是罗刹国花卉虫鸟和中土大异，花色丽而不香，鸟声怪而不和，韦小宝乃市井鄙夫，于这等分别毫不理会，和双儿在猎宫中到处游荡，无人前来打扰，倒也自得其乐。如此过得七八日，苏菲亚忽然派了一小队兵来，接二人进宫。韦小宝走进苏菲亚的寝宫，只见她头发散乱，伸足狠踢家具，只踢得砰响，正在大发脾气。她见韦小宝到来，登时脸上有喜色，叫道：“中国小孩快来，出主意，想法子。”韦小宝心道：“你如不是遇上了难题，原也不会想到我。这一次可得敲笔竹杠，不能这么容易便帮你想计策了。”

问道：“女沙皇陛下，你有甚么难题？”

苏菲亚不住摇头，说道：“我女沙皇，不是，他们，不肯，我，女沙皇，做的。”说了半天，韦小宝这才明白，原来罗刹国向来规矩，女子不能做沙皇。皇太后娜达丽亚虽然已死，仍有大批不少将军拥戴小沙皇彼得，坚决不肯废了他。这时城中乱事已经平定，苏菲亚虽得火枪营拥戴，但众大臣已然有备，调了大队哥萨克骑兵驻在莫斯科城外，随时可应召入城。苏菲亚再要号召火枪营作乱，已大为不易。

连日来克里姆林宫中会议，王公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拥戴苏菲亚，一派拥戴彼得，争持不决。拥戴沙皇彼得的，都是手握实权的将军大臣，生怕女沙皇登位，另行任用新人当权；而拥戴苏菲亚的，则是一批不得意的贵族和商人，只盼新王上台，自己有油水好捞。苏菲亚幸得火枪营拥戴，有兵权在手，保皇派还不敢怎样，但保皇派能指挥哥萨克骑兵，实力殊不可侮。两派如果开火，胜败也难说。韦小宝心想：“这种国家大事，我是弄不懂的，有甚么屁计策想得出来？不如溜之大吉，滚他妈的咸鸭蛋，免得他们两派混战起来，把韦小宝轰成了罗刹鱼子酱。”眼珠子一转，说道：“那容易得很，法子自然有的。不过我有……我要敲竹杠。”他本想说“我有条款”，但罗刹话说不上来，索性说了扬州话“敲竹杠”。苏菲亚问道：“甚么‘敲猪缸’？”韦小宝道：“敲竹杠就是……这个……我的法子，不能够送给你。你给我东西，很多……我再给你，法子。”苏菲亚大喜，忙道：“很好，很好，敲猪缸，我们大家敲猪缸！你要甚么，我都答应。你是不是想做我的男皇后？”韦小宝一惊：“这可不敢领教。要娶老婆，阿珂可比你好得多了。就是双儿这小丫头，也大大胜过你全身是毛的罗刹女人。”笑道：“做你的男皇后，当然很好，不过这样一来，你可做不成女沙皇了。”苏菲亚忙问原因。韦小宝道：“因为……这个那个辣块妈妈不开花！”他一时之间想不出理由充份的说辞，便随口讲些扬州土话，甚么“乖乖龙的东，猪油炒大葱”，苏菲亚那里懂得？问道：“是不是中国人做男皇后，罗刹人要不高兴？”韦小宝忙道：“是呀！罗刹男人，自己，说自己美貌，做不成男皇后，恨你，打你。”苏菲亚心想不错，罗刹男人确要吃醋，说道：“你不做我男皇后，别的要甚么，我都答应。”韦小宝道：“第一，我要做罗刹大官。”苏菲亚道：“这个容易，我做成了女沙皇后，便封你为伯爵，去管东方的鞑靼人。你黄面孔，低鼻子；鞑靼人，也是黄面孔，低鼻子。他们服你。”韦小宝道：“第二件，你和中国皇帝，不可打仗。你写信，我送去北京，罗刹女沙皇和中国皇帝，做好朋友，亲亲嘴，抱抱。中国兵很厉害，个个会魔法，手指一点，罗刹兵不会动了。打仗，罗刹人死了。我爱你，你死了，我哭死了！”苏菲亚一听之下，登时大为感动。双儿出手点穴，火枪营的副队长和六名正副小队长立时不会动弹，苏菲亚是亲眼所见。她不知这是中国的上乘武功，甚是难学，即令韦小宝也是不会，还道中国人当真个厉害。苏菲亚道：“那么我要做女沙皇，甚么法子？”韦小宝道：“这个……这个……”苏菲亚怒道：“甚么这个、这个？朝里一派拥护我，一派反对我，两派要打仗。我这派如果输了，那怎么办？”

韦小宝忽然想起，曾听小皇帝说过，满洲太祖皇帝当年立了四个贝勒。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韦小宝当然记不清四个贝勒的名字。）四个贝勒当时都有大权，颇有纷争，后来四贝勒皇太极得大贝勒代善支持，才压倒了对方便，因此代善一系，颇有权势，康亲王杰书就是代善的后人。

他想到此事，便道：“不要打，慢慢来。你和彼得，都做沙皇。将来，反对你的大臣、将军，一个一个，慢慢杀了。你再杀彼得，再做女沙皇。”

苏菲亚觉得此计倒也甚妙，不过众大臣一直说女子不能做沙皇，可真气人，于是将这情形说了。

韦小宝心想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还是个小皇帝，大权都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便道：“你不能做女沙皇，就先做摄政王。”苏菲亚问：“甚么是摄政王？”韦小宝道：“摄政王，不是沙皇，但是可以下令杀人，打人屁股，能赏钱，升他们的官。沙皇，假的，没有力气。摄政王，真的，有力气，能杀人，打人屁股，能给人升官，能赏钱，人人都怕，都听摄政王的话，不听沙皇的话。”

苏菲亚大喜，大叫：“赫拉笑！赫拉笑！”拥戴苏菲亚的王公将军人数较少，苏菲亚将其中为首的召进宫来，将韦小宝所献的计策和众人商议。苏菲亚掌握了莫斯科的兵权，但不能登基为女沙皇，主因在于无此先例。众大臣听到设立“摄政王”的计谋，都觉极妙，只须大权在手，做不做沙皇也没多大分别。众人商酌良久，又想了一条法子出来，立苏菲亚的同胞弟弟伊凡为大沙皇，让彼得仍做沙皇，乃是小沙皇。大小沙皇并立，免得拥彼得一派的人反对。苏菲亚公主则是“摄政女王”，处理一切朝政。

众人议定，苏菲亚立即聚集火枪营，再召集全体王公大臣，将这新法子宣示出来。她又向众大臣担保，决不任意罢免各人的职位，凡是拥护这办法的，一律升赏。众王公大臣见自己权利利益并无所损，又不坏了前朝的规矩，当下均无异议。“拥苏派”中有人首先引导，向苏菲亚女摄政王躬身行礼，余人尽皆跟随。苏菲亚大喜，命人去请弟弟伊凡到来，又将小沙皇彼得从酒窖中放了出来，两人并为大小沙皇。她自己坐在两个弟弟的下首，百官奏事，升赏黜陟，都由女摄政王裁决。其时伊凡十六岁，彼得十岁，年幼识浅，一切全听姊姊的主张。苏菲亚大权在握，心想此事那中国小孩大官厥功甚伟，若不是他接连想了几个巧妙主意出来，自己此刻还是被关在猎宫之中，再过得几个月，皇太后娜达丽亚多半会逼迫自己落发为尼，在尼姑庵中幽闭一世。想到这悲惨命运，温暖的夏天立时

变成严冬，当下把韦小宝传来，大大称赞。韦小宝心想我那些法子，在中国人看来半点也不稀奇，我在中国是个臭皮匠，到了罗刹国却变成了诸葛亮，真正好笑。他正想吹几句牛皮，忽然一想不妙，这个罗刹公主倘若从此要我做“罗刹诸葛亮”，把我留在身边，从此不放我回去，那可乖乖不得了，便道：“女摄政王娘娘，你做了摄政王，将来再做女沙皇，那就容易得很了。只须遵守一件事，人人就都服你。”苏菲亚问道：“甚么事？快快说给我听。”韦小宝道：“一言既出，三头马车难追。”原来罗刹人的马车，以三匹马拖拉，不同中国人之四马拖拉，因此中国的“驷马难追”，在罗刹国成了“三头马车难追”。苏菲亚不懂，问道：“甚么三头马车难追？”韦小宝道：“说过了的话，一定要算数。我们中国皇帝说的话，叫做皇帝的金口，那是决计反悔不得的。”苏菲亚恍然大悟，笑道：“我答应过你的事，你怕我反悔，是不是？亲爱的中国小孩，罗刹女摄政王的说话，是宝石口，比你们中国皇帝的金口还要贵重。”当下她以大小沙皇之名颁下谕旨，封韦小宝为管劣纳方鞑鞑地方的伯爵，又命大臣写了一通国书，致送中国皇帝，由韦小宝送去，再派一名俄国使臣，带领两队哥萨克骑兵护送，金银财物，赏赐了不少。韦小宝贿赂她的那十几万两银票，也都捡出来还他。此外并有许多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均是貂皮、宝石等罗刹国的贵重特产。

这时苏菲亚已选了好几名罗刹国的俊男相陪，再也不来同韦小宝亲热。但韦小宝辞别那一天，苏菲亚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恩情，又感激他建策首义的大功，甚是恋恋不舍。据俄罗斯正史所载，火枪手作乱，是在五月十五至十七的三日之中。五月廿九日，火枪营在苏菲亚指使之下，上书请伊凡和彼得大小沙皇并立，苏菲亚为女摄政王等事，确为史实。但韦小宝其人参与此事，则俄人以此事不雅，有辱国体，史书中并无记载。其时中国史官以未曾目睹，且蛮方异域之怪事，耳食传闻，不宜录之于中华正史，以致此事湮没。

其时天气和暖，韦小宝跨下骏马，干两队哥萨克骑兵拥卫之下，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向东疾驰，和风拂面，蹄声盈耳，左顾俏丫丫头双儿雪肤樱唇，右盼罗刹国使臣碧眼黄须，貂皮财物，满载相随，当真意气风发之至，心想：“这次死里逃生，不但保了小命，还帮罗刹公主立了一场大功，全靠老子平日听得书多，看得戏多。”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稀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按：俄罗斯火枪手作乱，伊凡、彼得大小沙皇并立，苏菲亚为女摄政王等事，确为史实。但韦小宝其人参与此事，则俄人以此事不雅，有辱国体，史书中并无记载。其时中国史官以未曾目睹，且蛮方异域之怪事，耳食传闻，不宜录之于中华正史，以致此事湮没。）

第三十七回 辕门谁上平蛮策 朝议先颁谕蜀文

韦小宝带回罗刹国使臣，不日来到北京。康亲王、索额图等王公大臣见他归来，无不又惊又喜。那日他带同水师出海，从此不知所踪，朝廷数次派人去查，都说大海茫茫，不见踪迹，竟无一艘兵船、一名士兵回来。康熙只知他这一队人在大洋中遭遇飓风，已经全军覆没，每当念及，常自郁郁。消息报进宫中，康熙立时传见。

韦小宝见康熙满脸笑容，叩拜之后，略述别来经过。康熙这次派他出海，主旨是剿灭神龙教、擒拿假太后，现下听说神龙岛已经攻破，假太后虽未擒到，却和罗刹国结成了朋友。康熙自从盘回了蒙古派赴昆明的使臣罕帖摩后，得悉吴三桂勾结罗刹国、蒙古、西藏三处强援，深以为忧，至于尚耿二藩及台变郑氏反较次要。他见韦小宝无恙归来，已是喜欢得紧，得悉有罗刹国使臣到来修好，更是大悦，忙细问详情。韦小宝从头至尾的说了，说到如何教唆苏菲亚怂恿火枪营作乱、如何教她立两个小沙皇而自为摄政王时，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他妈的，你学了大清的乖，却去教会了罗刹女鬼。”次日康熙上朝，传见罗刹使臣。朝中懂得罗刹话的，只有韦小宝一人。其实罗刹话十分难学，他在短短几个月中，所学会的殊属有限，罗刹使臣的一番颂词，十句中倒有九句半不明白，他欺众人不懂，当即编造一番，竟将当日陆高轩所作的碑文背了出来，甚么“千载之下，爱有大清”，甚么“威灵下济，不赫威能”说了几句。他一面说，一面偷看康熙脸色，但见他笑眯眯的，料知这篇碑文倒也用得着，便朗声念道：“降妖伏魔，如日之？”。羽翼辅佐，吐故纳新。万寿百祥，罔不丰登。仙福永享，并世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须臾，天现……”一背到“天现”两字，当即住口，心想再背下去可要露出狐狸尾巴来了，说道：“罗刹国小沙皇，摄政女王，敬问中国大皇帝万岁爷圣躬安康。”

这些句子，本是陆高轩作来颂扬洪教主的，此时韦小宝念将出来，虽然微感不伦不类，但“并世崇敬”、“文武能圣”等语，却也是善祷善颂。众大臣听得都不住点头。康熙知道韦小宝肚中全无货色，这些文辞古雅的句子，决不能随口译出，必是预先请了枪手做好然后在殿上背诵出来，却万万想不到竟是称颂邪教教主的文辞，给他移花接木、顺手牵羊的用上了。那罗刹使臣随即献上礼物。罗刹国比辽东气候更冷，所产玄狐水貂之属，毛皮比之辽东的更为华美丰厚。满洲大臣都是识货之人，一见之下，无不称赞。康熙当即吩咐韦小宝妥为接待使臣，回赐中华礼品。

退朝之后，康熙召了汤若望和南怀仁二人来，命他们去见罗刹使臣。南怀仁是比利时国人，言语和法兰西相同，那罗刹使臣会说法兰西话，两人言语相通。南怀仁称颂康熙英明仁惠，古往今来帝王少有其比，说得那使臣大为折服。次日，康熙命汤若望、南怀仁二人在南苑操炮，由韦小宝陪了罗刹使臣观操。那使臣见炮火犀利，射击准确，暗暗钦服，请南怀仁转告皇帝，罗刹国女摄政王决意和中国修好，永为兄弟之邦。罗刹使臣辞别归国后，康熙想起韦小宝这次出征，一举而剪除了吴三桂两个强援，功劳着实不小，于是降旨封他为一等忠勇伯。王公大臣自有一番庆贺。

韦小宝想起施琅、黄总兵等人，何以竟无一人还报，想必是因主帅在海上失踪，他是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红人，皇上震怒，必定会以“失误军机、临阵退惰、陷主帅于死地”等等罪名相加，大家生怕杀头，就此流落在通吃岛附近海岛，再也不敢回来了。满洲兴兵之初，军法极严，接战时如一队长阵亡而部众退却奔逃，~~即行~~一啣入溃量耗耗县例蹀躞欧出檀灼且云穀⑥<酖蛭薛小Nは”t 诡桥闪肆矫拐擗傳愆送ũ 缘汉蛻蛻旱耐揪叮フ 偈h若热嘶霏u 馊湛滴跟儆ば”Φ 繳鲜祥浚缸抛郎先P 喉拔档溃骸靶」驥櫻馊△雷喉拔欠执尤匏胤嚼吹模剛髀共虏拢撮≠漳喉拢俊蔽は”i 斐ち送肪保蛉△雷喉驴戡思科秆...炮沸航裳埃档溃骸盎噬系酶坏悞晓罚糝撈藕隴隆！笨滴踞Φ溃骸澳愤贻鞞煤瑚D 閻伊虏拢馊△雷喉轮兴档氣巧跌盎俊蔽は”iv 返溃骸罢俸佳贍巡碌煤芝怒H△雷喉率且黄彤吹拿盒俊笨滴醞渍骸坝扔泻螭兆西嗖钜膊缓菜丁！蔽は”Φ 溃骸叭胡蠹槌级疾换澈靡靡氲氛且话阔乃肌E 挪李豚撬档幕岸疾販欢嗜！笨滴跔腿圍謔郎椒嶮慌模档溃骸罢△恰S 编坏雷喉率巧铨上舱饫霞一梳噬系模鄧②县痛罇要悝棹狭啥①羲由兄榜幼驕悞N 揖团v 翼担w铨上惨q 元啥 博槐元軸軸詮悞怒N 馊凸14 姨挽泌閻閻群策狭俗喉隆！蹠闷鸚坏雷喉拔：档溃骸罢馐俏馊鸞饫闲-拥模担骸診际朗芬于鰯T 杏幽驯ǎll 卜告①岱①棕①哺义崆肿12 纾拷程牌饶贤跽铨上灿谐虑槽！瑠閻衙啥骼渍 汲啡L P 毗趾璐龔案商焯①氫钜膊灘！擗②鞞晕依醋牛葡掖也桓页匪姆◆克皇嵌栏韶桑ω 橈C 總松铨上病 9.14 胰 鯉黄鹄聪咽N 遥 康熙又拿起另一道奏章，道：“这是耿精忠的，他说：‘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只以海氛叵测，未敢遽议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前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载，仰息皇仁，撤回安插。’一个在云南，一个在福建，相隔万里，为甚么两道折子上所说的话都差不多？一面说不能罢兵，一面又说恳求撤回。这几个家伙，还把我放在眼里吗？”说着气忿忿的将奏章往桌上一掷。

韦小宝道：“是啊，这三道奏章，大逆不道之至，其实就是造反的战书。皇上，咱们这就发兵，把三个反贼都捉到京师里来，满门……哼，全家男的杀了，女的赏给功臣为奴。”他本想说“满门抄斩”，忽然想起阿珂和陈圆圆，于是中途改口。康熙道：“咱们如先发

兵，倒给天下百姓说我杀戮功臣，说甚么鸟尽弓藏，免死狗烹，不如先行撤藩，瞧着三人的动静。若是遵旨撤藩，恭顺天命，那就罢了；否则的话，再发兵讨伐，这就师出有名。”

韦小宝道：“皇上料事如神，奴才拜服之至。好比唱戏：皇上问道：‘下面跪的是谁啊？’吴三桂道：‘臣吴三桂见驾。’皇上喝道：‘好大胆的吴三桂，你怎不抬起头来？’吴三桂道：‘臣有罪不敢抬头。’皇上唱道：‘你犯了何罪？’吴三桂道：‘奴才不肯撤藩，想要造反。’皇上喝道：‘呸，大胆的东西！韦小宝！’我就一个箭步，上前跪倒，应道：‘小将在！’皇上叫道：‘令箭在此！派你带领十万大兵，讨伐反贼吴三桂去者！’奴才接过令箭，叫声：‘得令！’飞起一腿，往吴三桂屁股上踢去，登时将他踢得屁滚尿流，呜呼哀哉！”

康熙哈哈大笑，问道：“你想带兵去打吴三桂？”韦小宝见他眼光中有嘲弄之色，知道小皇帝是跟自己开玩笑，说道：“奴才年纪这么点儿，又没甚么本事，怎能统带大军？最好皇上亲自做大元帅，我给你做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浩浩荡荡，杀奔云南而去。”

康熙给他说得心中跃跃欲动，觉得御驾亲征吴三桂，这件事倒好玩得紧，说道：“待我仔细想想。”

次日清晨，康熙召集众王公大臣，在太和殿上商议军国大事。韦小宝虽然连升了数级，在朝廷中还是官小职微，本无资格上太和殿参与议政。康熙下了特旨，说他曾奉使云南，知悉吴藩内情，钦命陪驾议政。小皇帝居中坐于龙椅，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大学士、尚书等大臣分班站立，韦小宝站在诸人之末。康熙将尚可喜、吴三桂、耿精忠三道奏章，交给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巴泰，说道：“三藩上奏，恳求撤藩，该如何，大家分别奏来。”诸王公大臣传阅奏章后，康亲王杰书说道：“回皇上：依奴才愚见，三藩恳求撤藩，均非出于本心，似乎是在试探朝廷。”康熙道：“何以见得？你且说来。”杰书道：“三道奏章之中，都说当地军务繁重，不敢擅离。既说军务繁忙，却又求撤藩，显见是自相矛盾。”康熙点了点头。

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白发白须，年纪甚老，说道：“以臣愚见，朝廷该当温旨慰勉，说三藩功勋卓著，皇上甚为倚重，须当用心办事，为王室屏藩。撤藩之事，应毋庸议。”康熙道：“照你看，三藩不撤的为是？”卫周祚道：“圣上明鉴：老子言道：‘佳兵不祥’，就算是好兵，也是不祥的。又有人考据，那‘佳’字乃‘惟’字之误，‘惟兵不祥’，那更加说得明白了。老子又有言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韦小宝暗暗纳罕：“这老家伙好大的胆子，在皇上跟前，居然老子长、老子短的。皇上却也不生气。”他可不知这老子是古时的圣人李耳，却不是市井之徒的自称。康熙点了点头，说道：“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一有征伐之事，不免生灵涂炭。你们说朕如下温旨慰勉，不许撤藩，这事就可了结么？”文华殿大学士对喀纳道：“皇上明鉴：吴三桂自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宁，蛮夷不扰，本朝南方迄无边患，倘若将他迁往辽东，云贵一带或有他患。朝廷如不许撤藩，吴三桂感激图报，耿尚二藩以及广西孔军，也必仰戴逃邇，从此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康熙道：“你深恐撤藩之后，西南少了重镇，说不定会有边患？”对喀纳道：“是吴三桂兵甲精良，素具威望，蛮夷畏惧，一加调动，是福是祸，难以预料。以臣愚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户部尚书米思翰道：“自古圣王治国，推重黄老之术。西汉天下大治，便因萧规曹随，为政在求清静无为。皇上圣明，德迈三皇，汉唐盛世也是少有其比。皇上冲年接位，秉政以来，与民休息，协和四夷，天下俱感恩德。以臣浅见，三藩的事，只是依老规矩办理，不必另有更张，自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圣天子垂拱而治，也不必多操甚么心。”康熙问大学士杜立德：“你以为如何？”杜立德道：“三藩之设，本为酬功。今三藩并无大过，倘若骤然撤去，恐有无知之徒，议论朝廷未能优容先朝功臣，或有碍圣朝政声。”众王公大臣说来说去，都是主张不可撤藩。韦小宝听了众人的言语，话中大掉书袋，虽然不大懂，也知均是主张不撤藩，心中焦急起来，忙向索额图使个眼色，微微摇头，要他出言反对众人的主张。

索额图见他摇头，误会其意，以为是叫自己也反对撤藩，心想他明白皇上真正心意，又见康熙对众人的议论不置可否，料想小皇帝必定不敢跟吴三桂打仗，说道：“吴、尚、耿三人都善于用兵，倘若朝廷撤藩，三藩竟然抗命，云南、贵州、广东、福建、广西五省同时发兵，说不定还有其他反叛出兵响应，倒也不易应付。照奴才看来，吴三桂和尚可喜年纪都老得很了，已不久人世，不妨等上几年，让二人寿终正寝。三藩身经百战的老兵宿将也死上一大批，到那时候再来撤藩，就有把握得多了。”康熙微微一笑，说道：“你这是老成持重的打算。”索额图还道是皇上夸奖，忙磕头谢恩，道：“奴才为国家计议大事，不敢不尽忠竭虑，以策万全。康熙问大学士图海道：“你文武全才，深通三韬六略，善于用兵，以为此事如何。”图海道：“奴才才智平庸，全蒙皇上加恩提拔。皇上明见万里，朝廷兵马精良，三藩若有不轨之心，谅来也不成大事。只是若将三藩所部数十万人一齐开赴辽东，却也颇有可虑之处。”康熙问道：“甚么事可虑？”图海道：“辽东是我大清根本之地，列祖列宗的陵寝所在，三藩倘若真有不臣之意，数十万人在辽东作起乱来，倒也不易防范。”康熙点了点头。图海又道：“三藩的军队撤离原地，朝廷须另调兵马，前赴云南、广东、福建驻防。数十万大军北上，又有数十万大军南下，一来一往，耗费不小，也势必滋扰地方。三藩驻军和当地百姓相处颇为融洽，不闻有何冲突。广东和福建的言语十分古怪奇特，调了新军过去，大家言语不通，习俗不同，说不定激起民变，有伤皇上爱民如子的圣意。”韦小宝越听越急，他知道小皇帝决意撤藩，王公大臣却个个胆小怕事，自己官小职卑，年纪又小，在朝廷之上又不能胡说八道，这可为难得紧了。

康熙问兵部尚书明珠：“明珠，此事是兵部该管，你以为如何？”明珠道：“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么说，奴才们就死心塌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韦小宝一听，佩服之极，暗想：“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这个家伙。此人马屁功夫十分到家，老子得拜他为师才是。这家伙日后飞黄腾达，功名富贵不可限量。”康熙微微一笑，说道：“我是叫你主意，可不是来听你说歌功颂德的言语。”明珠磕头道：“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不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会恍然大悟的。”

众大臣听了，心中都暗暗骂他无耻，当众谄谀，无所不用其极，但也只得随声附和。

康熙道：“韦小宝，你到过云南，你倒说说看：这件事该当如何？”

韦小宝道：“皇上明鉴：奴才对国家大事是不懂的，只不过吴三桂对奴才说过一句话，他说：‘韦都统，以后有甚么变故，你不用发愁，你的都统职位，只有上升，不会下降。’奴才就不懂了，问他：‘以后有甚么变故啊？’吴三桂笑道：‘时候到了，你自然知道。’皇上，吴三桂是想造反。这件事千真万确，这会儿只怕龙袍也已做好了。他把自己比作是猛虎，却把皇上比作是黄莺。”康熙眉头微蹙，问道：“甚么猛虎、黄莺的？”韦小宝磕了几个头，说道：“吴三桂这厮说了好些大逆不道的言语，奴才说甚么也不敢转述。”康熙道：“你说好了，又不是你自己说的。”韦小宝道：“是。吴三桂有三件宝贝，他说这三件宝贝虽好，可惜有点儿美中不足。第一件宝贝，是一块鸽蛋那么大的红宝石，当真鸡血一般红，他镶在帽上，说道：‘宝石很大，可惜帽子太小。’康熙哼了一声。

众大臣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宝石很大，可惜帽子太小。”这句话言下之意，显是头上想戴顶皇冠了。韦小宝道：“他第二件宝贝，是一张白底黑纹的白老虎皮。奴才曾在宫里服侍皇上，可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白老虎皮。吴三桂说，这种白老虎几百年难得见一次，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到过，朱元璋打到过，曹操和刘备也都打到过的。他把白老虎皮垫在椅上，说道：‘白老虎皮难得，可惜椅子也太寻常。’”康熙又点点头，心中暗暗好笑，知道韦小宝信口开河诬陷吴三桂；又知他毫无学问，以为曹操也做过皇帝。韦小宝道：“这第三件宝贝，是一块大理石屏风，天然生成的风景，图画中有只小黄莺儿站在树上，树底下有一头大老虎。吴三桂言道：‘屏风倒也珍贵，就可惜猛虎是在树下，小黄莺儿却站在高枝之上。’”

康熙道：“他这三句话，都不过是比喻，未必是真心造反。”韦小宝道：“皇上宽洪大量，爱惜奴才。吴三桂倘若有三分良心，知道感恩图报，那就好了。只可惜他就会向朝中的王公大臣送礼，这位黄金一千两，那位白银两万两，出手阔绰得不得了。那三件宝贝

“不向皇上进贡。”康熙笑道：“我可不会贪图他甚么东西。”韦小宝道：“是啊，吴三桂老是向朝廷要饷银，请犒赏，银子拿到手，倒有一半留在北京，送给了文武百官。奴才对他说：‘王爷，你送金子银子给当朝那些大官，出手实在太阔气了，我都代你肉痛。’”吴三桂笑道：“小兄弟，这些金子银子，也不过暂且寄在他们家里，让他们个个帮我说好话，过得几年，他们会乖乖的加上利钱，连本带利的还我。”奴才这可不明白了，问道：“王爷，财物到了人家手里，怎样还会还你？这是你心甘情愿送给他们的，又不是人家向你借的，怎么还会有利钱？”吴三桂哈哈大笑，拍拍我肩膀，拿了一只锦缎袋子给我，说着：“小兄弟，这是小王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盼你在皇上跟前，多给我说几句好话。皇上若要撤藩，你务必要说，这藩是千万撤不得的。哈哈，你放心好了，这些东西，我将来不会向你讨还。”

韦小宝一面说，一面从怀里摸出一只锦缎袋子，提在手中，高高举起，人人见到袋上绣着“平西王府”四个红字。他俯下身来，打开袋子，倒了转来，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珍珠、宝石、翡翠、美玉，数十件珍品散在殿上，珠光宝气，耀眼生花。这些珠宝有些固是吴三桂所赠，有些却是韦小宝从别处纳来的贿赂，一时之间，旁人又怎能分辨？康熙微笑道：“你到云南走这一遭，倒是大有所获了。”韦小宝道：“这些珍珠宝贝，奴才是不敢要的，请皇上赏了别人罢。”康熙笑嘻嘻的道：“是吴三桂送你的，我怎能拿来赏给别人？”韦小宝道：“吴三桂送给奴才，要我在皇上面前撒谎，帮他说好话，说万万不能撤藩，奴才对皇上忠心耿耿，不能贪图一些金银财宝，把反贼说成是忠臣。但这么一来，收了吴三桂的东西，有点儿对不起他。反正普天下的金银财宝，都是皇上的物事。皇上赏给谁，是皇上的恩德，用不着吴三桂拿来做好人，收买人心。”

康熙哈哈一笑，说道：“你倒对朕挺忠心，那么这些珍珠宝贝，算是我重行赏给你的好了。”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只西洋弹簧金表来说道：“另外赏你一件西洋宝贝。”韦小宝忙跪下磕头，走上几步，双手将金表接了过来。他君臣二人这么一番做作，众大臣均是善观气色之人，哪里还不明白康熙的心意？众大臣都收受过吴三桂的贿赂，最近这一批还是韦小宝转交的，心想自己倘若再不识相，韦小宝把“谨慎”多少，当朝抖了出来，皇上一震怒，以“交通外藩，图谋不轨”的罪名论处，不杀头也得充军。韦小宝诬陷吴三桂的言语，甚是幼稚可笑，吴三桂就算真有造反之心，也决计不会在皇上派去的钦差面前透露；又说甚么送了朝中大臣的金银，将来要连本带利收回，暗示日后造反成功，做了皇帝，要向各大臣讨还金银。这明明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想法，吴三桂这等老谋深算之人，岂会斤斤计较于送了多少金银？但明知韦小宝的言语不堪一驳，他有皇上撑腰，又有谁敢自讨苦吃，出口辩驳？

明珠脑筋最快，立即说道：“韦都统少年英才，见世明白，对皇上赤胆忠心，深入吴三桂的虎穴，探到了事实真相，当真令人好生佩服。若不是皇上洞烛机先，派遣韦都统亲去探察，我们在京里办事的，又哪知道吴三桂这老家伙深蒙国恩，竟会心存反侧？”这几句话既捧了康熙和韦小宝，又为自己和满朝同僚轻轻开脱，跟着再坐实了吴三桂的罪名。太和殿上，人人均觉这几句话甚为中听。诸大臣本来都惴惴不安，这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康熙王和索额图原跟韦小宝交好，这时自然会意，当即落井下石，大说吴三桂的不是。众大臣你一句、我一句，都说该当撤藩，有的还痛责自己糊涂，幸蒙皇上开导指点，这才如拨开云雾见青天。有的更贡献方略，说得如何撤藩，如何将吴三桂锁拿进京，如何去抄他的家。吴三桂富可敌国，一说到抄他的家，人人均觉是个大大的优差，但转念一想，又觉这件事可不好办，吴三桂一翻脸，你还没抄到他的家，他先砍了你的脑袋。康熙待众人都说过了，说道：“吴三桂虽有不轨之心，但反状未露，今日此间的说话，谁也不许漏了一句出去。须得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众大臣齐颂扬皇恩浩荡，宽仁慈厚。康熙从怀中取出一张黄纸，说道：“这一道上谕，你们瞧瞧有甚么不妥的。”巴泰躬身接过去，双手捧定，大声念了起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振旅班师，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河山，其盛典也！”

他念到这里，顿了一顿。众大臣一齐发出嗡嗡、啧啧之声，赞扬皇上的御制宏文。巴泰轻轻咳嗽一声，把脑袋转了两个圈子，便如是欣赏韩柳欧苏的绝妙文章一般，然后拉长调子，又念了起来：“王夙笃忠贞，克勤克俭，宣劳戮力，镇守岩疆，释朕南顾之忧，厥功懋焉！”他念到这里，顿了一顿，轻轻叹道：“真是好文章！”索额图道：“皇上天恩，吴三桂只要稍有人性，拜读了这道上谕，只怕登时就惭愧死了。”巴泰又念道：

“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兹特请某某、某某，前往宣谕朕意。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上，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觐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至一应安插事宜，已饬所司访议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钦此。”巴泰音调铿锵，将这道上谕念得抑扬顿挫。念毕，众臣无不称赞。明珠道：“‘旦夕觐止，君臣偕乐’这八个字，真叫人感激不能自胜。奴才们听了，心窝儿里也是一阵子暖烘烘的。”图海道：“皇上心虑周到，预先跟他说一到北京，就有地方住，免得他推三阻四，说要派人来京起楼建屋，推搪耽擱，又拖他三年五年。”

康熙道：“最好吴三桂能奉命归朝，百姓免了一场刀兵之灾，须得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云南宣谕朕意。”众大臣听皇帝这么说，眼光都向韦小宝瞧去。韦小宝给众人瞧得心慌，心想：“乖乖弄的东，这件事可不是玩的。上次送新媳妇去，还险些送了性命，这次去撤藩，吴三桂当有不杀钦差大臣之理？”念及到了云南可以见到阿珂，心头不禁一热，但终究还是性命要紧。

明珠见韦小宝面如土色，知他不敢去，便道：“皇上明鉴：以能说会道而言，本来都统韦小宝极是能干。不过韦都统为人嫉恶如仇，得知吴三桂对皇上不敬，恨他入骨，多一半见面就要申斥吴三桂，只怕要坏事。奴才愚见，不如派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达尔礼二人前去云南，宣示上谕。这两人文质彬彬，颇具雅望，或能感化顽恶，亦未可知。”康熙一听，甚合心意，当即口谕折尔肯、达尔礼二人前往宣旨。众大臣见皇帝撤藩之意早决，连上谕也都写定了带在身边，都深悔先前给吴三桂说了好话。这时人人口风大改，说了许多吴三桂无中生有的罪状，当真是大奸大恶，罪不可赦。康熙点点头，说道：“吴三桂虽坏，也不至于如此。大家实事求是，小心办事罢。”站起身来，向韦小宝招招手，带着他走到后殿。韦小宝跟在皇帝身后，来到御花园中。康熙笑道：“小桂子，真你的若不是你拿了那袋珍珠宝贝出来，抖在地下，他妈的那些老家伙，还在给吴三桂说好话呢。”韦小宝道：“其实皇上只须说一声‘还是撤藩的好’，大家还不是个个都说‘果然是撤藩的好’。只不过要他们自己说出口来，比较有趣些。”康熙点点头，说道：“老家伙们做事力求稳当，所想的也不能说全都错了。不过这样一来，吴三桂想几时动手，就几时干，一切全由他来拿主意，于咱们可大大不利。咱们先撤他的藩，就可打乱了他的脚步。”韦小宝道：“是啊，好比赌牌九，那有老是让吴三桂做庄之理？皇上也得掷几把骰子啊。”康熙道：“这个比喻对了，不能老是让他做庄。小桂子，咱们这把骰子是掷下去了，可是吴三桂这家伙当真挺不好斗呀。他部下的大将士卒，都是身经百战的厉害脚色。他一起兵造反，倘若普天下的汉人都响应他，那可糟了！”

韦小宝近年在各地行走，听到汉人咒骂鞑子的语言果是不少，汉人人数众多，每有一百个汉人，未必就有一个满洲人，倘若天下汉人都造起反来，满洲人无论如何抵挡不住，然而咒骂鞑子的人虽多，痛恨吴三桂的更多。他想到此节，说道：“皇上望安，普天下的汉人，没有一个喜欢吴三桂这家伙。他要造反，除了自己的亲信之外，不会有甚人捧他的场。”康熙点点头，道：“我也想到了此节前明桂王逃到缅甸，是吴三桂捉了来杀的。吴三桂要造反，只能说兴汉反满，却不能说反清复明。”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问道：“前明崇祯皇帝，是哪一天死的？”韦小宝搔了搔头，嗫嚅道：“这个……奴才那时候还没出世，倒不大清楚。”康熙哈哈大笑，说道：“我这可问道于盲了。那时候我也没出世。是了，到他忌辰那天，我派几名亲王贝勒，去崇祯陵上拜祭一番，好教天下百姓都感激我，心中痛恨吴三桂。”韦小宝道：“皇上神机妙算。但如崇祯皇帝的忌辰相隔时候还远，吴三桂却先造反起来呢？”康熙踱了几步，微笑道：“这些时候来，你奉旨办事，苦头着实吃了不少。五台山、云南、神龙岛、辽东，最后连罗刹国也去了。我这次派你去个好地方，调剂，调剂。”韦小宝道：“天下最好的地方，就是在皇上身边。只要听到皇上说一句话，见到皇上一眼，我就浑身有劲，心里说不出的舒服。皇上，这话千真万确，可不是拍马屁。”康熙点头道：“这是实情。我和你君臣投机，那也是缘份。我跟你从小打架打出来的交情，与众不同。我见到你，心里也总很高兴。小桂子，那半年中得不到你的消息，只道你在大海中淹死了，我一直好生后悔，不该派你去冒险，着实伤心难过。”韦小宝心下激动，道：“但……但愿我能一辈子服侍你。”说着语音已有些哽咽。康熙道：“好啊，我做六十年皇帝，你就做六十年大官，咱君臣两个有恩有义，有始有终。”皇帝对臣子说到这样的话，那是难得之极了，一来康熙年少，说话爽直，二来他和韦小宝是总角之交，互相真诚。

韦小宝道：“你做一百年皇帝，我就跟你当一百年差，做不做大官倒不在乎。”康熙道：“做六十年皇帝还不够么？一个人也不可太不知足了。”顿了一顿，说道：“小桂子，这次我派你去扬州，让你衣锦还乡。”韦小宝听得“去扬州”三字，心中突的一跳，问道：“甚么叫衣锦还乡哪？”康熙道：“你在京里做了大官，回到故乡去见见亲戚朋友，出出风头，让大家羡慕你，那不挺美吗？你叫手下人帮你写一道奏章，你的父亲、母亲，朝廷都可给他们诰命，风光，风光。”韦小宝道：“是，是，多谢皇上的恩典。”康熙见他神色有些尴尬，问道：“咦，你不喜欢？”韦小宝摇头道：“我喜欢得紧，只不过……只不过我不知自己亲生的爹爹是谁。”康熙一怔，想到自己父亲在五台山出家，跟他倒有些同病相怜，拍拍他肩膀，温言道：“你到了扬州，不妨慢慢寻访，上天或许垂怜，能让你父子团圆。小桂子，你去扬州，这趟差使可易办得紧了。我派你去造一座忠烈祠。”韦小宝搔了搔头，说道：“种栗子？皇上，你要吃栗子，我就给你到街上去买，糖炒良乡桂花栗子，又香又糯，不用到扬州去种。”康熙哈哈大笑，道：“他妈的，小桂子就是没学问。我是说忠烈祠，你却缠夹不清，搞成了种栗子。忠烈祠是一座祠堂，供奉忠臣烈士的。”韦小宝笑道：“奴才这可笨得紧了，原来是去起一座皇帝庙甚么的。”康熙道：“这就对了。清兵进关之后，在扬州、嘉定杀戮很惨，以致有甚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话。想到这些事我心中总是不安。”韦小宝道：“当时的确实得很惨啊。扬州城里到处都是死尸，隔了十多年，井里河里还常见到死人骷髅头。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出世，您也没出世，可怪不到咱们头上。”康熙道：“话是这么说，不过是我祖宗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当时有个史可法，你听说过吗？”韦小宝道：“史阁部史大人死守扬州，那是一位大大的忠臣。我们扬州的老人家说起他来，都是要流眼泪的。我们院子里供了一个牌位，写的是‘九纹龙史进之灵位’，初一月半，大伙儿都要向这牌位磕头。我听人说，其实就是史阁部，不过瞒着官府就是了。”

康熙点了点头道：“忠臣烈士，遗爱自在人心。原来百姓们供奉了九纹龙史进的灵位，焚香跪拜，其实是纪念史可法。小桂子，你家那个是甚么院子啊？”韦小宝脸上一红，道：“皇上，这件事说起来又不好听了。我们家里开了一家堂子，叫作丽春堂，在扬州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妓院。”康熙微微一笑，心道：“你满口市井胡言，早知道你决非出身书香世家。你这小子对我倒很忠心，连这等丑事也不瞒我。”其实开妓院甚么，韦小宝已是在大吹牛皮了，他母亲只不过是个妓女而已，哪里是甚么妓院老板了。康熙道：“你奉了我的上谕，到扬州去宣读。我褒扬史可法尽忠报国，忠君爱民，是个大大的忠臣，大大的好汉。我们大清敬重忠臣义士，瞧不起反叛逆贼。我给史可法好好的起一座祠堂，把扬州当时守城殉难的忠臣将勇，都在祠堂里供奉。再拿三十万两银子去，抚恤救济扬州、嘉定两城的百姓。我再下旨，免这两个地方三年钱粮。”

韦小宝长长吁了口气，说道：“皇上，你这番恩典可真太大了。我得向你真心诚意的磕几个头才行。”说着爬下地来，冬冬的磕了三个响头。康熙笑问：“你以前向我磕头，不是真心诚意的么？”韦小宝微笑道：“有时是真心诚意，有时不过敷衍了事。”康熙哈哈一笑，也不以为忤，心想：“向我磕头的那些人，一百个中，倒有九十九个是敷衍了事的，也只有小桂子才说出口来。”韦小宝道：“皇上，你这个计策，当真是一箭射下两只鸟儿。”康熙笑道：“甚么一箭射下两只鸟儿？这叫一箭双雕。你倒说说看，是两只甚么鸟儿？”韦小宝道：“这座忠烈祠一起，天下汉人都不知道皇上待百姓很好。以前鞑……以前清兵在扬州、嘉定乱杀汉人，皇上心中过意不去想法子补报。如果吴三桂造反，又或是尚可喜、耿精忠造反，要恢复明朝甚么的，老百姓就会说，满清有甚么不好？皇帝好得很哪。”康熙点点头，说道：“你这话是不错，不过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到昔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确是心中惻然，发银抚恤，减免钱粮，也不是全然为了收买人心。那第二只鸟儿又是甚么？”韦小宝道：“皇上起这祠堂，大家知道做忠臣义士是好的，做反叛贼子是不好的。吴三桂要造反，那是反贼，老百姓就瞧他不起了。”

康熙伸手在他肩头重重一拍，笑道：“对！咱们须得大肆宣扬，忠心报主才是好人。天下的百姓哪一个肯做坏人？吴三桂不起兵，便罢，若是起兵，也没人跟从他。”韦小宝道：“我听说书先生说故事，自来最了不起的忠臣义士，一位是岳飞岳爷爷，一位是关帝关王爷爷。皇上，咱们这次去扬州修忠烈祠，不如把岳爷爷、关王爷爷的庙也都修上一修。”康熙笑道：“你心眼儿挺灵，就可惜不读书，没学问。修关帝庙，那是很好，关羽忠心报主，大有义气，我来赐他一个封号。那岳飞打的是金兵。咱们大清，本来叫做后金，金就是清，金兵就是清兵。这岳王庙，就不用理会了。”韦小宝道：“是，是，原来如此。”心中想：“原来你们鞑子是金兀术、哈迷蚩的后代你们祖宗可差劲得很。”

康熙道：“河南省王屋山，好像有吴三桂伏下的一支兵马，是不是？”韦小宝一怔，应道：“是啊。”心想：“这件事你若不提，我倒忘了。”康熙道：“当时你查到吴三桂的逆谋，派人前来奉知，我反而将你申斥一顿，你可知是甚么原因？”韦小宝道：“想来咱们对付吴三桂的兵马还没调派好，因此皇上假装不信，免得打草惊蛇。”康熙笑道：“对了！打草惊蛇，这成语用得对了。朝廷之中，吴三桂一定伏有不少心腹，我们一举一动，这老贼无不知道得清清楚楚。王屋山司徒伯雷的事，当时我如一加查究，吴三桂立刻便知道了。他心里一惊，说不定马上就起兵造反。那时朝廷的虚实他甚么都知道，他的兵力部署甚么的，我可一点儿也不知，打起仗来，我们非输不可。一定要知己知彼，才可百战百胜。”

韦小宝道：“皇上当时派人来大骂我一顿，满营军官都知道了。吴三桂若有奸细在我兵营里，必定去报告给老家伙知道。老家伙心里，说不定还在暗笑皇上糊涂呢。”康熙道：“你这次去扬州，随带五千兵马，去到河南济源，突然出其不意，便将王屋山上的匪窟给剿了。吴三桂这一支伏兵离京师太近，是个心腹之患。”

韦小宝喜道：“那妙得紧。皇上，不如你御驾亲征，杀吴三桂一个下马威。”康熙微笑道：“王屋山上只一二千土匪，其中一大半倒是老弱妇孺，那个姓元的张大其辞，说甚么有三万多人，全是假的。我早已派人上山去查得清清楚楚。一千多名土匪，要我御驾亲征，未免叫人笑话罢！哈哈，哈哈。”韦小宝跟着干笑几声，心想小皇帝精明之极，虚报大数可不成。康熙道：“怎么剿灭王屋山土匪你下去想想，过一两天来回奏。”韦小宝答应了退下，寻思：“这行军打仗，老子可不大在行。当日水战靠施琅，陆战靠谁才是？有了我去调广东提督吴六奇来做副手，一切全听他的。这人打仗是把好手。”转念又想：“皇上叫我想好方略，一两天回奏，到广东去请吴六奇，来回最快也得一个月，那可来不及。北京城里，可有甚么打仗的好手？”盘算半晌，北京城里出名的武将倒是不少，但大都是满洲大官，不是已经封公封侯的，就是将军提督，自己小小一个都统，指挥他们不动。他爵位已封到伯爵，在满清职官制度，子爵已是一品，伯爵以上，列入超品，比之大学士、尚书的品秩还高。但那是虚衔，虽然尊贵，却无实权。他小小年纪，想要名臣勇将听命于己，可就不易了。他在房中踱来踱去寻思，瞧着案上施琅所赠的那只玉碗，心想：“施琅在北京城里不得意，这才来求我。北京城里，不得意的武官该当还有不少哪。但又要不得意，又要有本事，一时之间，未必凑得齐在一起。没本事而飞黄腾达之人，北京城里倒也不少，像我韦小宝，就是一位了，哈哈！”走过去将玉碗捧在手里，心想：“‘加官晋爵’，这四字的口采倒灵，他送我这只玉碗时我是子爵，现下可升到伯爵啦。我凭了甚么本事加官进爵？最大的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他妈的平常得紧。看来凡事有本事之人，不肯拍马屁，喜欢拍马屁的，便是跟老子差不多。”仰起了头思索，相识的武官之中，有那个是不肯拍马屁的？天地会的英雄豪杰当然不会随便拍人马屁，只是除了师父陈近南和吴六奇之外，大家只会内功外功，不会带兵打仗。师父的部将林兴珠是会打仗的，可惜回去了台湾。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件事：那日他带同施琅等人前赴天津，转去塘沽出海，水师总兵黄甫对自己奉承周到，天津卫有一个大胡子武官，却对自己皱眉扁嘴，一副瞧不起的模样，一句马屁也不肯拍。这家伙是谁哪？他当时没记住这军官的名字，这时候自然更加想不起来，心中只想：“拍马屁的，就没本事。这大胡子不肯拍马屁，一定有本事。”当下有了主意，即到兵部尚书衙门去找尚书明珠，请他尽快将天津卫将一名大胡子军官调来北京，这大胡子的军阶不高也不低，不是副将，就是参将。

明珠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这大胡子无名无姓，如何调法？但韦小宝眼前是皇帝最得宠之人，莫说只过去天津调一个武官，就是再难十倍的题目出下来，也得想法子交差，当即含笑答应，亲笔写了一道六百里加急文书给天津卫总兵，命他将麾下所有的大胡子军官，一齐调来北京，赴部进见。次日中午时分，韦小宝刚吃完中饭，亲兵来报，兵部尚书大人求见。韦小宝迎出大门，只见明珠身后跟着二十来个胡子军官，有的黑胡子，有的白胡子，有的花白胡子，个个尘沙满面，大汗淋漓。明珠笑道：“韦爵爷，你吩咐调的人，兄弟给你找来了一批，请你挑选，不知哪一个合式。”韦小宝忽然间见到这么一大群胡子军官，一怔之下，不由得哈哈大笑，

说：“尚书大人，我只请你找一个大胡子，你办事可真周到，一找就找了二十来个，哈哈，哈哈。”明珠笑道：“就怕传错了人，不中韦爵爷的意啊。”

韦小宝又是哈哈大笑，说道：“天津卫总兵麾下，原来有这么许多个大胡子……”话未说完，人丛中突然有人暴雷也似的喝道：“大胡子便怎样？你没了的拿来开玩笑！”韦小宝和明珠都吃了一惊，齐向那人瞧去，只见他身材魁梧，站在众军官之中，比旁人都高半个头，满脸怒色，一丛大胡子似乎一根根都翘了起来。

韦小宝一怔，随即喜道：“对了，对了，正是老兄，我便是来找你。”那大胡子怒道：“上次你来到天津，我言语中冲撞了你，早知你一定要报复出气。哼，我没犯罪，要硬加我甚么罪名，只怕也不容易。”明珠斥道：“你叫甚么名字？怎地在上官面前如此无礼？”

那大胡子适才到兵部衙门，已参见过明珠，他是该管的大上司，可也不敢胡乱顶撞，便躬身道：“回大人：卑职天津副将赵良栋。”明珠道：“这位韦都统官高爵尊，为人宽仁，是本部的好朋友，你怎地得罪他了？快快上前陪罪。”赵良栋心下一口气难下，悻悻然斜睨韦小宝，心想：“你这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子，我为甚么向你陪罪？”韦小宝笑道：“赵大哥莫怪，是兄弟得罪了你，该当兄弟向你陪罪。”

“转过头来，向着众军官说：‘兄弟有一件要事，要跟赵副将商议，一时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以致兵部大人邀了各位一齐到北京，累得各位连夜赶路，实在对不起得很。’说着连连拱手。众军官忙即还礼。赵良栋见他言语谦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心头火气，也登时消了，便即向韦小宝说道：‘小将得罪。’躬身行礼。韦小宝拱拱手，笑道：‘不用客气。’转身向明珠道：‘大人光临，请到里面坐，兄弟敬酒道谢。天津卫的朋友们，也都请进去。’明珠有心要和他结纳，欣然入内。韦小宝大张筵席，请明珠坐了首席，请赵良栋坐次席，自己在主位相陪，其余的天津武将另行坐了三桌。伯爵府的酒席自是十分丰盛，酒过三巡，做戏的在筵前演唱起来。这次进京的天津众武将，有的只不过是小小把总，只因天生了一把大胡子，居然在伯爵府中与兵部尚书、伯爵大人一起喝酒听戏，当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奇逢。

赵良栋脾气虽然倔强，为人却也精细，见韦小宝在席上不提商议何事，也不出言相询，只是听着韦小宝说些罗刹国的奇风异俗，心想：“小孩子胡说八道，那有男人女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搂抱了跳啊跳的，天下怎会有如此不识羞耻之事？”明珠喝了几杯酒，听了一出戏，便起身告辞。韦小宝送出大门，回进大厅，陪着众军官看完了戏，吃饱了酒饭，这才请赵良栋到内书房详谈。

赵良栋见书架上摆满了一套套书籍，不禁肃然起敬：“这小孩儿年纪虽小，学问倒是好的，这可比我们粗胚高明了。”韦小宝见他眼望书籍，笑道：“赵大哥，不瞒你说，这些书本子都是拿来摆样子的。兄弟识得的字，加起来凑不满十个。我自己的名字‘韦小宝’三字，连在一起总算是识得的，分了开来，就靠不大住。除此之外，就只好对书本子他妈的干瞪眼了。”赵良栋哈哈大笑，心头又是一松，觉得这小都统性子倒很直爽，不搭架子，说道：“韦大人，卑职先前言语冒犯，你别见怪。”韦小宝笑道：“见甚么怪啊。你我不妨兄弟相称，你年纪大，我叫你赵大哥，你就叫我韦兄弟。”赵良栋忙站起来请安，说道：“都统大人可别说这等话，那太也折杀小人了。”韦小宝笑道：“请坐，请坐。我不过运气好，碰巧做了几件让皇上称心满意的事，你还道我真有甚么狗屁本事么？我做这个官实在惭愧得紧，那及得上赵大哥一刀一枪，功劳苦劳，完全是凭真本事干起来的。”

赵良栋听得心头大悦，说道：“韦大人，我是粗人，你有甚么事，尽管吩咐下来，只要小将做得到的，一定拚命给你去干。就算当真做不到，我也给你拚命去干。”韦小宝大喜，说道：“我也没甚么事，只是上次在天津卫见到赵大哥，见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我是钦差大臣，人人都来拍我马屁，偏生赵大哥就不卖帐。”赵良栋神色有些尴尬，说道：“小将是粗鲁武人，不善奉承上司，倒不是有意对钦差大臣无礼。”韦小宝道：“我没见怪，否则的话，也不会找你来了。我心中有个道理，凡是没本事的，只好靠拍马屁去升官发财；不肯拍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之人。”赵良栋喜道：“韦大人这几句话说得真爽快极了。小将本事是没有，可是听到人家吹牛拍马，心中就是有气。得罪了上司，跟同僚吵架，升不了官，都是为了这个牛脾气。”韦小宝道：“你不肯拍马屁，一定是有本事的。”

赵良栋裂开了大嘴，不知说甚么话才好，真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韦大人”也。

韦小宝吩咐在书房中开了酒席，两人对酌闲谈。赵良栋说起自己身世，是陕西省人氏，行伍出身，打仗时勇往直前，积功而升到副将，韦小宝听说他善于打仗，心头甚喜，暗想：“我果然没看错了人。”当下问起带兵进攻一座山头的法子。赵良栋不读兵书，但久经战阵，经历极富，听韦小宝问起，只道是考较自己本事。当下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说得兴起，将书架上的四书五经一部部搬将下来，布成山峰、山谷、河流、道路之形，打仗时何处理埋伏、何处佯攻、何处拦截、何处冲击，一一细加解释。他说的是双方兵力相等的战法。韦小宝问道：“如果敌人只有一千人，咱们却有五千兵马，要怎么进攻，便能必胜？”赵良栋道：“打仗必胜，那是没有的。不过我们兵力多了敌人几倍，如果是由小将来带，倘若再打输了，那还算是人么？总要将敌人尽数生擒活捉，一个也不漏网才好。”

韦小宝命家丁去取了几文铜钱来，当作兵马。赵良栋便布起阵来。韦小宝将他的话语记在心中，当晚留他在府中歇宿。次日去见康熙，依样葫芦，便在上书房中布起阵来。韦小宝不敢胡乱搬动皇帝的书籍，大致粗具规模，也就是了。康熙沉思半晌，问道：“这法子是谁教你的？”韦小宝也不隐瞒，将赵良栋之事说了。康熙听说明珠连夜召了二十几名大胡子军官，从天津赶来，供他挑选，不由得哈哈大笑，问道：“你又怎知赵良栋有本事？”

韦小宝可不敢说由于这大胡子不拍马屁，自己是马屁大王，这秘诀决不能让皇帝知道，便道：“上次皇上派奴才去天津，我见这大胡子带的兵操得很好，心想总有一日要对吴三桂用兵，这大胡子倒是个人才。”

康熙点点头道：“你念念不忘对付吴三桂，那就好得很。朝里那些老头子啊，哼，念念不忘就是怎样讨好吴三桂，向他索取贿赂。那赵良栋现今是副将，是不是？你回头答应他，一力保荐他升官，我特旨升他为总兵，让他承你的情，以后尽心帮你办事。”韦小宝喜道：“皇上体贴臣下，当真无微不至。”他回到伯爵府，跟赵良栋说了。过得数日，兵部果然发下凭状，升赵良栋为总兵，听由都统韦小宝调遣。赵良栋自是感激不尽，心想跟着这位少年上司，不用拍马屁而升官甚快，实是人生第一大乐事。

这些日子，朝中大臣等待三藩是奉旨撤藩、还是起兵造反的讯息，心下都惶惶不安。

这日韦小宝正和赵良栋在府中谈论，有人求见，却是额驸吴应熊请去府中小酌。那请客的亲随说道：“额驸很久没见韦大人，很是牵挂，务请韦大人赏光。额驸说，谢媒酒还没请您老人家喝过呢。”韦小宝心想：“这驸马爷有名无实，谢甚么媒？不过说到这个‘谢’字，你们姓吴的总不能请我喝一杯酒就此了事，不妨过去瞧瞧，顺手发财，有何不可。”当下带了赵良栋和骠骑营亲兵，来到额驸府中。吴应熊与建宁公主成婚后，在北京已有赐第，与先前暂居时的局面又自不同，吴应熊带着几名军官，出大门迎接，说道：“韦大人，咱们是自己兄弟，今日大家叙叙，也没外客。刚从云南来了几位朋友，正好请他们陪赵总兵喝酒。”几名军官通名引进，一个留着长须、形貌威重的是云南提督张勇；另外两个都是副将，神情悍勇的名叫王进宝，温和恭敬的名叫孙思克。韦小宝拉着王进宝的手，说道：“王大哥，你是宝，我也是宝，不过你是大宝，我是小宝。咱哥儿俩‘宝一对’，有杀无赔。”云南三将都哈哈大笑起来，见韦小宝性子随和，均感欣喜。韦小宝对张勇道：“张大哥，上次兄弟到云南，怎么没见到你们三位啊？”张勇道：“那时候王爷恰好派小将三人出去巡边，没能在昆明侍候韦大人。”韦小宝道：“唉，兄长大人、小将的，大家爽爽快快地，叫我你张大哥，你叫我韦兄弟，咱们这叫做‘哥俩好，喜相逢’！”张勇笑道：“韦大人这般说，我们可怎么敢当？”几个人说笑着走进厅去，刚坐定，家人献上茶来，另一名家丁过来向吴应熊道：“公主请额驸陪着韦大人进去见见。”韦小宝心中怦的一跳，心想：“这位公主可不大好见。”想到昔日和她同去云南，一路上风光旖旎，有如新婚夫妇一般，不由得热血上涌，脸上红了起来。吴应熊笑道：“公主常说，咱们的姻缘是韦大人撮成的，非好好敬一杯谢媒酒不可。”说着站起身来，向张勇等笑道：“各位宽坐。”陪着韦小宝走进内堂。经过两处厅堂，来到一间厢房，吴应熊反手带上了房门，脸色郑重，说道：“韦大人，这一件事，非请你帮个大忙不可。”韦小宝脸上又是一红，心想：“你给公主闹了，做不来丈夫，要我帮这个大忙吗？”嚅嚅道：“这个……这个……有些不大好意思罢。”吴应熊一愕，说道：“若不是韦大人仗义援手，解这急难，别人谁也没此能耐。”韦小宝神色更是扭扭，心想：“定是公主逼他来求我的，否则为甚么非要我帮手不可，别人就不行？”吴应熊见韦小宝神色有异，只道他不肯援手，说道：“这件事情，我也明白十分难办，事成之后，父王和兄弟一定不会忘了韦大人给我们的好处。”韦小宝心想：“为甚么连吴三桂也要感激我？啊，是了，吴三桂定是没孙子，要我帮他生一个。是不是能生孙子，那可拿不准啊。”说道：“驸马爷，这件事是没把握的。王爷跟你谢在前头，要是办不成，岂不是对不起人？”吴应熊道：“不

韦大人只要尽了力，我父子一样承情，就是公主，也是感激不尽。”韦小宝笑道：“你要我卖力，那是一定的。”随即正色道：“不论成与不成，我一定守口如瓶，王爷与额驸倒可放一百二十个心。”吴应熊道：“这个自然，谁还敢泄漏了风声？总得请韦大人鼎力，越快办成越好。”

韦小宝微笑道：“也不争在这一时三刻罢？”突然想起：“啊哟，不对！我帮他生个儿子倒不打紧，他父子俩要造反，不免满门抄斩。那时岂不是连我的儿子也一刀斩了？”随即又想：“小皇帝不会连建宁公主也杀了，公主的儿子，自然也网开这么两面三面。”吴应熊见他脸色阴晴不定，走近一步，低声道：“削藩的事，消息还没传到云南，张提督他们是不知道的。韦大人若能赶着在皇上跟前进言，收回削藩的成命，六百里加急文书赶去云南，准能将削藩的上谕截回来。”韦小宝一愣，问道：“你……你说的是削藩的事？”吴应熊道：“是啊，眼前大事，还有大得过削藩的？皇上对韦大人，可说得是言听计从，只有韦大人出马，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韦小宝心想：“原来我全然会错了意，真是好笑。”忍不住哈哈大笑。吴应熊愕然道：“韦大人为什么发笑，是我的话说错了么？”韦小宝忙道：“不是，不是。对不住，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好笑。”吴应熊脸上微有愠色，暗暗切齿：“眼前且由得你猖狂，等父王举起义旗，一路势如破竹的打到北京，拿住了你这小子，瞧我不把你千刀万剐才怪。”

韦小宝道：“驸马爷，明儿一早，我便去叩见皇上，说道吴额驸是皇上的姊夫，平西王是皇上的尊亲，就算不再加官晋爵，总不能削了尊亲的爵位，这可对不起公主哪。”吴应熊喜道：“是，是。韦大人脑筋动得快，一时三刻之间，就想了大条道理出来，一切拜托。咱们这就见公主去。”他带领韦小宝，来到公主房外来见。公主房中出来一位宫女，吩咐韦小宝在房侧的花厅中等候。

过不多时，公主便来到厅中，大声喝道：“小桂子，你隔了这么多时候也不来见我，你想死了？快给我滚过来！”韦小宝笑着请了个安，笑道：“公主万福金安。小桂子天天记挂着公主，只是皇上派我出差，一直去到罗刹国，还是这几天刚回来的。”公主眼圈儿一红，道：“你天天记着我？见你的鬼了，我……我……”说着泪水便扑簌簌的掉了下来。韦小宝见公主玉容清减，神色憔悴，料想她与吴应熊婚后，定是郁郁寡欢，心想：“吴应熊这小子是个太监，嫁给太监做老婆，自然没甚么快活。”眼见公主这般情况，想起昔日之情，不由得心生怜惜，说道：“公主记挂皇上，皇上也很记挂公主，说道过得几天，要接公主进宫，叙行兄妹之情。”这是他假传圣旨，康熙可没说过这话。

建宁公主这几个月来住在额驸府中，气闷无比，听了韦小宝这句话，登时大喜，问道：“甚么时候？你跟皇帝哥哥说，明天我就去瞧他。”韦小宝道：“好啊！额驸有一件事，吩咐我明天面奏皇上，我便奏请皇上接公主进宫便是。”吴应熊也很喜欢，说道：“有公主帮着说话，皇上是更加不会驳回的了。”公主小嘴一撇，说道：“哼，我只跟皇帝哥哥说家常话，可不帮你说甚么国家大事。”吴应熊陪笑道：“好罢，你爱说甚么，就说甚么。”公主慢慢站起来，笑道：“小桂子，这么久没见你，你可长高了。听说你在罗刹国有个鬼姑娘相好，是不是啊？”韦小宝笑道：“哪有这回事？”突然之间，拍的一声响，脸上已热辣辣的吃了公主一记耳光。韦小宝叫道：“啊哟！”跳了起来。公主笑道：“你说话不尽不实，跟我也胆敢撒谎？”提起手来，又是一掌。韦小宝侧头避过，这一掌没打着。公主对吴应熊道：“我有事要审问小桂子，你不必在这里听着了。”吴应熊微笑道：“好，我陪外面的武官们喝酒去。”心想眼睁睁的瞧着韦

小宝挨打，他面上可不大好看，当下退出花厅。公主一伸手，扭住韦小宝的耳朵，喝道：“死小鬼，你忘了我啦。”说着重重一扭。韦小宝痛得大叫，忙道：“没有，没有！我这不是瞧你来了吗？”公主飞腿在他小腹上踢了一脚，骂道：“没良心的，瞧我不刮了你？若不是我叫你来，你再过三年也不会来瞧我。”韦小宝见厅上无人，伸手搂住了她，低声道：“别动手动脚的，明儿我跟你再在皇宫里叙行。”公主脸上一红，道：“叙甚么？叙你这小鬼头！”伸手在他额头上的一下，打了个爆栗。韦小宝抱着她的双手紧了一紧，说道：“我使一招‘双龙抢珠’！”公主啐了他一口，挣扎了开去。韦小宝道：“咱们如在这里亲热，只怕驸马爷起疑，明儿在宫里见。”公主双颊红晕，说道：“他疑心甚么？”媚眼如丝，横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道：“小鬼头儿，快滚你的罢！”

注：晋时平蛮郡在今云南曲靖一带。《谕蜀文》的典故，是汉武帝通西南夷时，派司马相如先赴巴蜀宣谕，要西南各地官民遵从朝旨。

第二十八回 纵横野马群飞路 跋扈风筝一线天

韦小宝笑咪咪的回到大厅，只见吴应熊陪着四名武将闲谈。赵良栋和王进宝不知在争辩甚么，两人都是面红耳赤，声音极大。两人见韦小宝出来，便住了口。

韦小宝笑问：“两位争甚么啊？说给我听听成不成？”张勇道：“我们在谈论马匹。王副将相马眼光独到，凭他挑过的马，必是良驹。刚才大家说起了牲口，王副将称赞云南的马好。赵总兵不信，说道川马、滇马腿短，跑不快。王副将却说川马滇马有长力，十里路内及不上别的马，跑到二三十里之后，就越奔越有精神。”

韦小宝道：“是马？兄弟有几匹坐骑，请王副将相相。”吩咐亲兵回府，将马厩中的好马牵来。

吴应熊道：“韦都统的坐骑，是康亲王所赠，有名的大宛良驹，叫做玉花骢。我们的滇马又怎及得上？”王进宝道：“韦大人的马，自然是好的。大宛出好马，卑职也听说过。卑职在甘肃、陕西时，曾骑过不少大宛名驹，短途冲刺是极快的，甚么马也比不上。赵良栋道：“那么赛长途呢？难道大宛马还及不上滇马？”王进宝道：“云南马本来并不好，只不过胜在刻苦耐劳，有长力。这些年来卑职在滇北养马，将川马、滇马交配，这新种倒是很不错。”赵良栋道：“老兄，你就外行了。马匹向来讲纯种，种越纯越好，没听说杂种马反而更好的。”王进宝胀红了脸，说道：“赵总兵，我不是说杂种马一切都好。马匹用途不同，有的用以冲锋陷阵，有的用以负载辎重，就算是军马，也大有分别啊。有的是百里马，有的是千里马，长途短途，全然不同。”赵良栋道：“哼，居然有人说还是杂种好。”王进宝大怒，霍地站起，喝道：“你骂谁是杂种？这般不干不净的乱说！”赵良栋冷笑道：“我是说马，又不是说人。谁的种不纯作贼心虚，何必乱发脾气。”王进宝更加怒了，说道：“这是额驸的府上，不然的话，哼哼！”赵良栋道：“哼哼怎样？你还想跟我动手打架不成？”张勇劝道：“两位初次相识，何必为了牲口的事生这闲气？来赏赏，我陪两位喝一杯，大家别争了。”他是提督，官阶比赵良栋、王进宝都高，两人不敢不卖他面子，只得都喝了酒。两人你瞪着眼瞧我，我瞪着眼瞧你，若不是上官在座，两个火爆霹雳的人当场就要打将起来了。

过不多时，韦小宝府中的亲兵、马伏牵了坐骑到厅，众人同到后面马厩中去看马。王进宝倒也真的懂马，一眼之下，便说出每匹马的长处缺点，甚至连性情脾气也猜中了七八成。韦府的马伏都十分佩服，大赞王副将好眼力。最后看到韦小宝的坐骑玉花骢。这马腿长膘肥，形貌神骏，全身雪白的毛上尽是胭脂斑点，毛色油光亮滑，漂亮之极，人人喝采不迭。王进宝却不置可否，看了良久，说道：“这匹马本质是极好的，只可惜养坏了。”韦小宝道：“怎地养坏了？倒要请教。”王进宝道：“韦大人这匹马，说得上是天下少有的良驹。这等好马，每天要骑了快跑十几里，慢跑几十里，越磨练越好。可是韦大人过于爱惜，不舍得多骑。这牲口过的日子太也舒服，吃的是上好精料，一年难得跑上一两趟，唉，可惜#####好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给宠坏了。”吴应熊听了，脸色微变，轻轻

哼了一声。韦小宝瞧在眼里，知道王进宝最后这几句话已得罪了吴应熊，心想：“我不妨乘机挑拨离间，让他们云南将帅不和。”便道：“王副将的话，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富贵人家子弟，也有本事极大的。好比额驸爷，他是你们王爷的世子，自幼便捧了金碗吃饭，端着玉碗喝汤，可半点没给宠坏啊。”

王进宝胀红了脸，忙道：“是，是。王爷世子，自然不同。卑职决不是说额驸爷。”赵良栋冷冷的道：“在你心里，只怕以为也没什么不同罢。”王进宝怒道：“赵总兵，你为什么老是跟兄弟过不去？兄弟并没得罪你啊。”韦小宝笑道：“好了，别为小事伤了和气。做武官的，往往瞧不起朝里年轻大臣，也是有的。”王进宝道：“回都统大人；卑职不敢瞧你不起。”赵良栋道：“你瞧不起额驸爷。”王进宝大声道：“没有。”

韦小宝道：“王副将，可惜你养的好马，都留在云南，否则倒可让我们见识见识。”王进宝道：“我养的马……是，是，不敢当。”韦小宝心觉奇怪：“甚么叫做‘是，是，不敢当’？”赵良栋道：“反正王副将的好马都在云南，死无对证。韦都统，小将在关外养了几百匹好马，匹匹日行三千里，夜行二千里。就可惜隔得远了，不能让都统大人瞧瞧。”

众人哈哈大笑，都知他是故意讽刺王进宝。王进宝气得脸色铁青，指着左首的马厩，大声道：“那边的几十匹马，就是这次我从

云带来的。赵总兵，你挑十四匹马，跟我这里随便那十匹赛赛脚力，瞧是谁输谁赢。”赵良栋见那些滇马又瘦又小，毛秃皮干，一共有五六十匹，心想：“你这些叫化马有甚么了不起？”说道：“马倒挺多，只不过有点儿五痨七伤。就是韦都统府里随便牵来的这几匹牲口，也担保胜过了王副将你亲手调养的心肝宝贝儿。”韦小宝笑道：“大家空争无用。额驸爷，咱们各挑十四匹，就来赛一赛马，双方赌个采头。”吴应熊道：“韦都统的大宛良马，我们的云南小马那里比得上？不用赛了，当然是我们输。”韦小宝见王进宝气鼓鼓地、一脸不服气的神情，道：“额驸爷肯服输，王副将却不服输。这样罢，我拿一万两银子出来，额驸爷也拿一万两银子出来，待会儿咱们就去城外跑跑马，哪一个赢了六场，以后的就不用比了。你说好不好呢？”吴应熊还待再推，突然心念一动：“这小子年少好胜，我就故意输一万两银子给他，让他高兴高兴。”笑道：“好，就是这么办。韦大人，你如输了，可不许生气。”韦小宝笑道：“赢要漂亮，输要光棍，那有输了生气之理？”一瞥眼间，见王进宝眼中闪烁着喜色，心道：“啊哟，瞧这王副将的神情，倒似乎挺有把握，莫非他这些痨病马当真很有长力？不行，不行，非作弊搞鬼不可。”他生平赌钱，专爱作弊，眼见这场赛马未必准赢，登时动了坏主意，心想今日赛马，已来不及做手脚，说道：“既要赌赛，我得去好好挑选十四匹马。明天再赛怎样？”吴应熊决心拉马，不尽全力，十场比赛中输八九场给他，今天比明日比也没分别，当即点头答应。

韦小宝在额驸府中饮酒听戏，不再提赛马之事。到得傍晚，邀请吴应熊带同张勇、王进宝、孙思克三人到自己府中喝酒。吴应熊欣然应邀，一行人便到韦小宝的伯爵府来。坐定献上茶，韦小宝说声：“少陪，兄弟去安排安排。”吴应熊笑道：“大家自己人，不用客气。”韦小宝道：“贵客驾临，可不能太寒俭了。”来到后堂，吩咐总管预备酒席戏班，跟着叫了府里的马夫头儿来，交给他三百两银子，说道：“我的玉花骢和别的马儿，还在额驸府中，你这就去牵回来，顺便请额驸府里的一班马夫去喝酒，喝得他妈的个个稀巴烂。”那马夫头儿应了。韦小宝道：“给马儿吃些甚么，那就身疲脚软，没力气跑路？可又不能毒死了。”马夫头儿道：“不知爵爷要怎么样，小人尽力去办就是。”韦小宝笑道：“跟你说了也不打紧，额驸有一批马，刚从云南运来的，夸口说长力极好，明儿要跟咱们的马比赛。咱们可不能输了丢人，是不是？”那马夫头儿登时明白，笑道：“爵爷要小人弄点甚么给额驸的马儿吃了，明儿比赛，咱们就能准赢？”韦小宝笑道：“对了，你聪明得很。明儿赛马，是有采头的，赢了再分赏金给你。你悄悄去办这件事，可千万不能给额驸府里的马夫知道了。这三百两银子拿去请客，喝酒赌钱嫖堂子，他妈的甚么都干，搅得他们昏天黑地，这才下药。”那马夫头儿道：“爵爷望安，错不了。小人去买几十斤巴豆，混在豆料之中，喂吴府的马儿吃了，叫一匹匹马儿全拉一夜稀屎，明日比赛起来，乌龟也跑赢它们了。”韦小宝随即出去陪伴吴应熊等人饮酒。他生怕吴应熊等回去后，王进宝又去看马，瞧出了破绽，是以殷勤接待，不住劝酒。赵良栋酒量极宏，一直跟王进宝斗酒，喝到深夜，除了韦小宝与吴应熊外，四员武将都醉倒了。

次日早朝后，韦小宝进宫去侍候皇帝。康熙笑容满面，心情极好，说道：“小桂子，有个好消息跟你说，尚可喜和耿精忠都奉诏撤藩，日内就动身进京了。”

韦小宝道：“恭喜皇上，尚耿二藩奉诏，吴三桂老家伙一只手掌拍不来手...”康熙笑道：“孤掌难鸣。”韦小宝道：“对，孤掌难鸣咱们这就打他个落花流水。”康熙笑道：“倘若他也奉诏撤藩呢？”韦小宝一怔，说道：“那也好得很啊。他来到北京，皇上要搓他圆，他不敢扁，皇上要搓他扁，他说甚么也圆不起来。”康熙微笑道：“你倒也明白这个道理。”韦小宝道：“那时候，他好比，似蛟龙，困在沙滩，这叫做虎落平阳。”说到这里，伸舌头，在自己额头上的一下，打了一记。康熙哈哈大笑，说道：“这叫做虎落平阳被你欺，那时候哪，别说他不敢得罪我，连你也不敢得罪啊。”韦小宝道：“是，是，那也好玩得紧。”康熙道：“敕建扬州忠烈祠的文章，我已经做好了，教翰林学士写了，你带去扬州刻在碑上。挑个好日子，这就动身罢。”韦小宝道：“是。如果三藩都奉诏撤藩，这忠烈祠还是要建么？”康熙道：“也不知吴三桂是不是奉诏。再说，褒扬忠烈，本是好事，就算吴三桂不造反，也是要办的。”韦小宝答应了，闲谈之际，说起建宁公主请求觐见。康熙点点头，吩咐身后太监，即刻宣建宁公主入见。

康熙兴致极好，详细问他罗刹国的风土人物，当时火枪手如何造反，苏菲亚公主如何平乱，大小沙皇如何并立，说了一回，公主来到了上书房。

一见之下，公主便伏在康熙脚边，抱住了他腿，放声大哭，说道：“皇帝哥哥，我今后在宫里陪着你，再也不回去了。”康熙抚着她头发，问道：“怎么啦？额驸欺侮你么？”公主哭道：“谅他也不敢，他...他...”说着又哭了起来。康熙心道：“你阉割了他，使他做不了你丈夫，这可是你自作自受。”安慰了她几句，说道：“好啦，好啦，不用哭啦，你陪我吃饭。”皇帝吃饭，并无定时，一凭心之所喜，随时随刻就开饭。当下御膳房太监开上御膳，韦小宝在一旁侍候。他虽极得皇帝宠爱，却也不能陪伴饮食。康熙赏了他十几碗大菜，命太监送到他府中，回家后再吃。

公主喝得几杯酒，红晕上脸，眼睛水汪汪地，向着韦小宝一瞟一瞟。在皇帝跟前，韦小宝可不敢有丝毫无礼，眼光始终不和公主相接，一颗心怦怦乱跳，暗想：“公主酒后倘若漏了口风，给皇帝瞧了出来，我这颗脑袋可不稳当了。”他奉旨护送公主去云南完婚路上却窥守自盗，和公主私通，罪名着实不小，心下懊悔，实不该向皇帝提起公主要求觐见。公主忽道：“小桂子，给我装饭。”说着将空饭碗伸到他面前。康熙笑道：“你饭量倒不小。”公主道：“见到皇帝哥哥，我饭也吃得下了。”韦小宝装了饭，双手恭恭敬敬捧着，放在公主面前桌上，公主左手垂了下去，重重在他大腿上扭了一把。韦小宝吃痛，却不敢声张，连脸上的笑容也不敢少了半分，只是未免笑得尴尬，却是无可如何了，心中骂道：“死妹子，几时瞧我不重重的扭还你。”心中骂声未歇，脑袋不由得向后一仰，却是公主伸手到他背后，拉住了他辫子用力一扯。这一下却给康熙瞧见了，微笑道：“公主嫁了人，还是这样的顽皮。”公主指着韦小宝笑道：“是他，是他...”韦小宝心中大急，不知她会说出甚么话来，幸喜公主只格格的笑了几声，说道：“皇帝哥哥，你名声越来越好。我在宫里本来不知道，这次去云南，一路来回，听得百姓们都说，你做皇帝，普天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真好。就是这小子哪，”说着向韦小宝白了一眼，道：“官儿也越做越大。只有你的小妹子，却越来越倒霉。”康熙本来心情甚好，建宁公主这几句恭维又恰到好处，笑道：“你是妻凭夫贵，吴应熊他父子俩要是好好地听话撤藩，天下太平，我答应你升他的官便是。”公主小嘴一撇，说道：“你升不升吴应熊这小子的官，不关我事，我要你升我的官。”康熙笑道：“你做甚么官哪？”公主道：“小桂子说，罗刹国的公主做甚么摄政女王，你就封我做大元帅，派我去打番邦罢。”康熙哈哈大笑，道：“女子怎能做大元帅？”公主道：“从前樊梨花、余太君、穆桂英，哪一个不是抓印把子做大元帅？为甚么她们能做，我就不能？你说我武艺不行，咱们就来比划比划。”说着笑嘻嘻的站起身来。

康熙笑道：“你不肯读书，跟小桂子一般的没学问，就净知道戏文里的故事。前朝女子做元帅，倒真是有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子平阳公主，帮助唐太宗打平天下。她做元帅，统率的一支军队，叫做娘子军，她驻兵的关口，叫做娘子关，那就厉害得很了。”公主拍手道：“这就是了。皇帝哥哥，你做皇帝胜过李世民。我就学学平阳公主。小桂子，你学甚么啊？学高力士呢？还是魏忠贤？”康熙哈哈大笑，连摇头，说道：“又来胡说八道了。小桂子这太监是假的。再说，高力士、魏忠贤都是昏君手下的太监，你这可不是骂我吗？”

公主笑道：“对不起，皇帝哥哥，你别见怪，我是不懂的。”想着“小桂子这太监是假的”这句话，瞟了韦小宝一眼，心中不由得春意荡漾，说道：“我该去叩见太后了。”康熙一怔，心想：“假太后已换了真太后，你的母亲逃出宫去了。”他一直疼爱这个妹子，不忍令她难堪，说道：“太后这几天身子很不舒服，不用去烦她老人家了，到慈宁宫外磕头请安就是了。”公主答应了，道：“皇帝哥哥，我去慈宁宫，回头再跟你说话。小桂子，你陪我去。”

韦小宝不敢答应。康熙向他使个眼色，命他设法阻拦公主，别让他见到太后。韦小宝会意，点头领旨，当下陪着公主，往慈宁宫去。韦小宝嘱咐小太监先赶去慈宁宫通报。果然太后吩咐下来，身子不适，不用叩见了。

公主不见母亲很久，心中记挂，说道：“太后身子不舒服，我更要瞧瞧。”说着拔足便往太后寝殿中闯了进去。一众太监、宫女哪敢阻拦？韦小宝急道：“殿下，殿下，太后她老人家着了凉，吹不得风。”公主道：“我慢慢进门，一点儿风也不带进去。”推开寝殿门掀起门帷，只见罗帐低垂，太后睡在床上，四名宫女站在床前。公主低声道：“太后，女儿跟你磕头来啦。”说着跪了下来，轻轻磕了几个头。只听得太后在帐中唔了几声。公主走到床边，伸手要揭帐子，一名宫女道：“殿下，太后吩咐，谁也别惊动了太后。”公主点点头，揭开了帐子一条缝，向内张去，只见太后面向里床，似乎睡得很沉。公主低唤：“太后，太后。”太后一声不答。公主无奈，只

放下帐子，悄悄退出来，心中一阵酸苦，忍不住哭了出来。韦小宝见她没瞧破真相，心头一块大石落地，劝道：“公主住在京里，时时好进宫来请安。待太后大好了之后，再来慈宁宫罢。”公主觉得有理，当即擦干了眼泪，道：“我从前的住处不知怎样了，这就去瞧瞧。”说着便向自己的寝宫走去，韦小宝跟随在后。公主以前所住的建宁宫便在慈宁宫之侧，片刻间就到了。公主嫁后，建宁宫由太监、宫女洒扫看守，一如其旧。公主来到寝殿门口，见韦小宝笑嘻嘻站在门外，不肯进来，红着脸道：“死太监，你怎不进来？”韦小宝笑道：“我这太监是假的，公主的寝殿进来不得。”公主一伸手，扭住了他耳朵，喝道：“你不进来，我把你这狗耳朵扭了下来。”用力一拉，将他扯进寝殿，随手关上殿门，上了门闩。韦小宝吓得一颗心突突乱跳，低声道：“公主，在宫里可不能乱来，我……我……这可是要杀头的哪！”

公主一双眼水汪汪地如要滴出水来，呢声道：“韦爵爷，我是你奴才，我来服侍你。”双臂一伸，紧绕将他抱住了。韦小宝笑道：“不，不可以！”公主道：“好，我去跟皇帝哥哥说，你在路上引诱我，叫我阉了吴应熊那小子，现下又不睬我了。”伸手在他腿上重重扭了一把。

过了良久良久，两人才从寝宫中出来。公主满脸眉花眼笑，说道：“皇上吩咐你说罗刹国公主的事给我听，怎么还没说完，就要走了？”韦小宝道：“奴才筋疲力尽，再也无力气了。”公主笑道：“下次你再来跟我说去辽东捉狐狸精的事。”韦小宝斜眼相视，低声道：“奴才再也说不动了。”公主格格一笑，一反手，拍的一声，打了他一记巴掌。建宁宫的太监宫女都是旧人，素知公主又娇又蛮的脾气，见她出手打人，均想：“公主嫁了人，老脾气可一点没改。韦伯爵是皇上最宠爱的大臣，她居然也是伸手便打。”两人回到上书房去向康熙告辞。天已傍晚，见康熙对着案上的一张大地图，正在凝神思索。公主道：“皇帝哥哥，太后身子不适，没能见着，过几天我再磕头请安。”康熙点头道：“下次等她传见，你再来罢。”右手指着地图，问韦小宝道：“你们从贵州进云南，却从广西出来哪一条路容易走些？”原来他是在参详云南的地形。

韦小宝道：“云南的山可高得很哪，不论从贵州去，还是从广西去，都难走得紧。多数的出路不能行军，公主坐轿，奴才就骑马。”康熙点点头，忽然想起一事，吩咐太监：“传兵部车驾司郎中。”转头对公主道：“你这就回府去罢，出来了一整天，额驸在等你了。”

公主小嘴一撇，道：“他才不等我呢。”她有心想等齐了韦小宝一同出宫，在路上多说几句话儿也是好的，但听皇帝传见臣工，有国事咨询，说道：“皇帝哥哥，天这么晚了，你还要操心国家大事，从前父皇可没你这么勤劳政务。”康熙心中一酸，想起父皇孤零零的在五台山出家，说道：“父皇聪明睿智，他办一个时辰的事，我三个时辰也办不完。”公主微笑道：“我听大家都说，皇帝哥哥天纵英明，旷古少有，大家不敢说你强过了父皇，却说是中国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康熙微微一笑，说道：“中国历来的好皇帝可就多了。别说尧舜禹汤文武，三代以下，汉文帝、汉光武、唐太宗这些明主，那也令人羡慕得很。”

公主见康熙说汤之时，仍是目不转睛的瞧着地图，不敢多说，向韦小宝飞了一眼，手臂仍是垂着，手指向他指指，回过来向自己指指，意思说要他时时来瞧自己。韦小宝会意，微微颌首。当下公主向康熙行礼，辞了出去。

过了一会，康熙抬起头来，说道：“那么咱们所造的大炮只怕太重太大，山道上不易拖拉。”韦小宝一怔，随即明白康熙是要运大炮去云南打吴三桂，说道：“是，是。奴才胡里胡涂，没想到这一节。最好是多造小炮，两匹马拉得动的，进云南就方便得多。”康熙道：“山地会战，不能千军万马的一齐冲杀，步兵比马兵更加要紧。”

过不多时，兵部车驾驶三名满郎中、一名汉郎中一齐到来，磕见毕，康熙问道：“马匹预备得怎样了？”兵部车驾管的是驿递和马政之事，当即详细奏报，已从西域和蒙古买了多少马匹，从关外又运到了多少马匹，眼前已共有八万五千余匹良马，正在继续购置饲养。康熙甚喜，嘉奖了几句。四名郎中磕头谢恩。韦小宝忽道：“皇上，听说四川、云南的马匹和口外西域的马不同，身躯虽小，却有长力，善于行走山道，也不知是不是。”康熙问四名郎中道：“这话可真？”那汉人郎中道：“回皇上：川马、滇马耐劳负重，很有长力，行走山道果然是好的。但平地上冲锋陷阵，远远及不上口马跟西域马。因此军中是不用川马、滇马的。”康熙向韦小宝望了一眼，问那郎中：“咱们有多少川马、滇马？”那郎中道：“回皇上：四川和云南驻防军中，川马、滇马不少，别地方就很少了。湖南驻防军中有五百多匹。”康熙点了点头，道：“出去罢。”他不欲向臣下泄露布置攻滇的用意，待四名郎中退出后，向韦小宝道：“亏得你提醒。明日就得下旨，要四川总督急速采办川马。这件事可须做得十分隐秘才好。”

韦小宝忽然嘻嘻一笑，神色甚是得意。康熙问道：“怎么啦？”韦小宝笑道：“吴额驸有一批滇马，刚从云南运来的，他夸口说这些马长力极好。奴才不信，约好了要跟他赛上一赛。滇马是不是真的有长力，待会儿赛过就知道了。”康熙微笑道：“那你得跟他好好赛一赛，怎生赛法。”韦小宝道：“我们说好了一共赛十场，胜了六场的就算赢。康熙道：“只赛十场，未必真能知道滇马的好处。你知道他有多少滇马来运？”韦小宝道：“我看他马厩之中，总有五六百匹，都是新运到的。”康熙道：“那你就跟他赛五六十场好了，要斗长路，最好是去西山，跑山路。”见韦小宝脸色有点古怪，便道：“他妈的，没出息，倘若输了，采金我給你出好了。”韦小宝不便直告皇帝，已在吴应熊马厩中做下了手脚，这场比赛自己已赢了九成九，但一赛下来，皇帝如以为滇马不中用，将来行军打仗，只怕误了大事，微笑道：“那倒不是为了采金……”康熙忽然“咦”的一声，说道：“滇马有长力，吴应熊这小子，运这一大批滇马到北京来干什么？”韦小宝笑道：“他定是想出风头，夸他云南的马好。”康熙皱起了眉头，说道：“不对！这……这小子想逃跑。”韦小宝尚未明白奇道：“逃跑？”康熙道：“是了！”大声叫道：“来人哪！”吩咐太监：“立即传旨，闭紧九门，谁也不许出城，再传额驸吴应熊入宫见朕。”几名太监答应了出去传旨。

韦小宝脸上微微变色，道：“皇上，你说吴应熊这小子如此大胆，竟要逃跑？”康熙摇了摇头，道：“但愿我所料不确，否则的话，立刻就对吴三桂用兵，这时候咱们可还没布置好。”韦小宝道：“咱们没布置好，吴三桂也未必便布置好了。”康熙脸上深有忧色，道：“不是的。吴三桂还没到云南，就已在招兵买马，起心造反了。他已搞了十几年，我却是这一两年才着手大举部署。”韦小宝只有出言安慰：“不过皇上英明智慧，部署一年，抵得吴三桂部署二十年。”

康熙提起脚来，向他虚踢一脚，笑道：“我踢你一脚，抵得吴三桂那老小子踢上你二十脚。他妈的，小桂子，你可别看轻了吴三桂，这老小子很会用兵打仗，李自成这么厉害，都叫他打垮了。朝廷之中，没一个将军是他对手。”韦小宝道：“咱们以多为胜，皇上派十个将军，~~鏖~~鏖鏖鏖鏖鏖鏖鏖！笨滴醯渍酸澳且驳糜懈瞿俊俺拇茗。P 懦拿N沂室乱☆怯懈筋齏铄3 S胡海h蚌吟嗽鲑逵t筒挥攻S 橇怒！蔽ば”Φ 渍酸盎噬嫌圆莫渍蟪·3 圆甬齏铄3 S 甜骸€逵！S 踟蹰魑娉隅掠蚜拢 罅鏊性圆莫渍螫！

康熙道：“你拍马屁容易，说甚么鸟生鱼汤，英明智慧。真的英明，第一就得有自知之明。行军打仗，非同小可。我从来没打过仗，怎能是吴三桂的对手？几十万兵马，一个指挥失当，不免一败涂地。前明土木堡之变，皇帝信了太监王振的话，御驾亲征，几十万大军，都叫这太监给胡里胡涂的搞得全军覆没，连皇帝也给敌人捉了去。”

韦小宝吓了一跳，忙道：“皇上，奴才这太监可是假的。”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不用害怕，就算你这太监是真的，我又不是前明英宗那样的昏君，会让你胡来？”韦小宝道：“对，对！皇上神机妙算，非同小可，戏文中是说得有的，叫做……叫做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康熙笑道：“这句话太难，不教你了。”

说了一会话，太监来报，九门提督已奉旨闭城。康熙正稍觉放心，另一名太监接着来奏：“额驸出城打猎未归，城门已闭，不能出城宣召。”

康熙在桌上一拍，站起身来，叫道：“果然走了。”问道：“建宁公主呢？”那太监道：“回皇上：公主殿下还在宫里。”康熙恨恨的道：“这小子，竟没半点夫妻情份。”韦小宝道：“皇上，奴才这就去追那小子回来。他说好今儿要跟奴才赛马，忽然出城打猎，的确路道不对。”康熙问那太监：“额驸几时出城去的？”那太监道：“回皇上，奴才去额驸府宣旨，额驸府的总管说道，今儿一清早，额驸就出城打猎去了。”康熙哼了一声，道：“这小子定是今早得到尚可喜、耿精忠奉旨撤藩的讯息，料知他老子立时要造反，便赶快开溜。”转头对韦小宝道：“他已走了六七个小时辰，追不上啦。他从云南运来几十匹滇马，就是要一路换马，逃回昆明。”韦小宝心想：

皇上当真料事如神，一听到他运来大批滇马，就料到他要逃走。”眼见康熙脸色不佳，不敢乱拍马屁，忽然想起一事，说道：“皇上望安，奴才或许有法子抓这小子回来。”康熙道：“你有什么法子？胡说八道！倘若滇马真有长力，他离北京一远，乔装改扮，再也追不上了。”韦小宝不知马夫头儿是否已给吴应熊那批滇马吃了巴豆，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奴才这就去追追看，真的追不上，那也没法子。”康熙点头道：“好！”提笔迅速写了一道上谕，盖上玉玺，命九门提督开城门放韦小宝出去，说道：“你多带骁骑营军士，吴应熊倘若拒捕，就动手打好了。”将调兵的金符交给了他。韦小宝道：“得令！”接了上谕，便向宫外飞奔出去。公主正在宫门相候，见他快步奔出，叫道：“小桂子，你干甚么？”韦小宝叫道：“乖乖不得了，你老公逃了。”竟不停留，反而跑得更快。公主骂道：“死太监，没规没矩的，快给我站住。”韦小宝叫道：“我给公主捉老公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胡言乱语，早就去得远了。韦小宝来到宫外，跨上了马，疾驰回府，只见赵良栋陪着张勇等三将在花厅喝酒，立即转身，召来几十名亲兵，喝令将张勇等三将拿下。众亲兵当下将三将绑了。张勇凛然道：“请问都统大人，小将等犯了甚么罪？”韦小宝道：“有上谕在此，没空跟你多说话。”说着将手中上谕一扬，一连串的下令：“调骁骑营军士一千人，御前侍卫五十人，立即去府前听令。预备马匹。”亲兵接令去了。韦小宝对赵良栋道：“赵总兵，吴应熊那小子逃走了，吴三桂要起兵造反，你们赶快出城去追。”赵良栋叫道：“这小子好大胆，卑职听由差遣。”张勇、王进宝、孙思克三人大吃一惊，面面相觑。韦小宝对亲兵道：“好好看守这三个人。赵总兵，咱们走。”张勇叫道：“韦都统，我们是西凉人，做的是大清的官，从来不是平西王的嫡系。我们三个以前在甘肃当武官，后来调到云南当差，一直受吴三桂排挤。他调卑职三人离开云南，就是明知我们三人不肯附逆，怕坏了他的大事。”韦小宝道：“我怎知你这话是真是假？”孙思克道：“吴三桂去年要杀我的头，全凭张提督力保，卑职才保住了脑袋。我心中恨这老混蛋入骨。”张勇道：“卑职三人如跟吴应熊同谋，怎不一起逃走？”韦小宝心想这句话倒也不错，沉吟道：“好，你们是不是跟吴三桂一路，回头再细细审问。赵总兵，追人要紧，咱们走罢。”张勇道：“都统大人，王副将善于察看马迹，滇马的蹄形，他一看便知。”韦小宝点头道：“这本事挺有用途。不过带了你们去，路上倘若捣起蛋来，老子可上了你们大当。”孙思克朗声道：“都统大人，你把小将绑在这里，带了张提督和王副将去追。他二人倘若有甚谕，你回来一刀把小将杀了便是。”韦小宝道：“好，你倒挺有义气。这件事我有些拿不定主意。来来，张提督，我跟你掷三把骰子，要是你赢，就听你的，倘若我赢，只好借三位的脑袋使使。”也不等张勇有何言语，当即大声叫道：“来人哪，拿骰子来！”王进宝道：“小将身边有骰子，你松了我绑，小将跟你赌便是。”韦小宝大奇，吩咐亲兵松了他绑缚。王进宝伸手入袋，果然摸了三枚骰子出来，刷刷刷一把掷在桌上，手法甚是熟练。韦小宝问：“你身边怎地带着骰子？”王进宝道：“小将生平最爱赌博，骰子是随身带的。要是没人对赌，左手便同右手赌。”韦小宝更是興味盎然，问道：“自己的左手跟右手赌，输赢怎生算法？”王进宝道：“左手输了，右手便打左臂一拳；右手输了，左手打右臂一拳。”韦小宝哈哈大笑，连说：“有趣，有趣。”又道：“老兄跟我志同道合，定是好人。来，把这两位将军也都放了。王副将，我跟你掷三把，无论是输是赢，你都跟我去追吴应熊。若是我赢，刚才得罪了三位这件事，就此抵过。如果是你赢，我向三位磕头陪罪。”张勇等三人哈哈大笑，都说：“这个可不敢当。”韦小宝拿起骰子，正待要掷，亲兵进来禀报，骁骑营军士和御前侍卫都已聚集，在府外候令。韦小宝收起骰子，道：“事不宜迟，咱们追人要紧。四位将军，这就去罢！”带了张勇、赵良栋等四人，点齐骁骑营军士和御前侍卫，向南出城追赶。王进宝在前带路，追了数里，下马瞧了瞧路上马蹄印，说道：“都统大人，奇怪得很，这一行折而向东去了。”韦小宝道：“这倒怪了，他逃回云南，该当向南去才是。好，大伙儿向东。”赵良栋心下起疑：“向东逃去，太没道理。莫非王进宝这小子故意引我们走上错路，好让吴应熊逃走。”说道：“都统大人，可否由小将另带一路人马向南追赶？”韦小宝向王进宝瞧了眼，见他脸色有怒色，便道：“不用了，大伙儿由王副将带路好了。滇马是他养的，他不会认错。”吩咐亲兵，取兵刃由张勇等三人挑选。张勇拿了一杆大刀，说道：“都统大人年纪虽轻，这胸怀可是了不起。我们是从云南来的军官，吴三桂造反，都统大人居然对我们推心置腹，毫不起疑。”

韦小宝笑道：“你不用夸奖。我这是押宝，所有银子，都押在一门。赢就大赢，既抓到吴应熊，又交了你们三位好朋友。输就大输，至不济给你老兄一刀砍了。”张勇大喜，说道：“我们西凉的好男儿，最爱结交英雄好汉。承蒙韦都统瞧得起，姓张的这一辈子给你卖命。”说着投刀于地，向韦小宝拜了下去。王进宝和孙思克跟着拜倒。韦小宝跳下马来，在大路上跪倒还礼。四人跪拜了站起身来，相对哈哈大笑。韦小宝道：“赵总兵，你也请过来，大伙儿拜上一拜，今后就如结成了兄弟一般，有福共享，有难共当。”赵良栋道：“我可信不过这个王副将，等他抓到了吴应熊，我再跟他拜把子。”王进宝怒道：“我官阶虽低，却也是条好汉，希罕跟你拜把子吗？”说着一跃上马，疾驰向前，追踪而去。向东驰出十余里，王进宝跳下马来，察看路上蹄印和马粪，皱眉头道：“奇怪，奇怪。”张勇忙问：“怎么啦？”王进宝道：“马粪是稀烂的，不知是甚么缘故。这不像咱们滇马的马粪。”韦小宝一听大喜，哈哈大笑，说道：“这就是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的确是吴应熊的马队。”王进宝沉吟道：“蹄印是不错的，就是马粪太过奇怪。”韦小宝道：“不奇怪，不奇怪！滇马到了北京，水土不服，一定要拉烂屎，总得拉上七八天才好。只要马粪是稀烂的，那定是滇马。”王进宝向他瞧了一眼，见他脸色诡异，似笑非笑，不由得将信将疑，继续向前追踪。又奔了一阵，见马迹折向东南。张勇道：“都统大人，吴应熊要逃到天津卫，从塘沽出海。他在海边定是预备了船只，从海道去广西，再转云南，以免路上给官军截拦了。”韦小宝点头道：“对！从北京到昆明，十万八千里路程，随时随刻会给官兵拦住，还是从海道去平安得多。”张勇道：“咱们可得更加快追。”韦小宝问道：“为甚么？”张勇道：“从京城到海边，只不过几百里路，他不必体恤马力，尽可拚命快跑。”韦小宝道：“是，是。张大哥料事如神，果然是大将之才。”张勇听他改口称呼自己为“大哥”，心下更喜。韦小宝回头传令，命一队骁骑营加急奔驰，去塘沽口水师传令，封锁海口，所有船只不许出海。一名佐领接了将令，领兵去了。过不多时，只见道旁倒毙了两匹马匹，正是滇马。张勇喜道：“都统大人，王副将追的路径果然不错。”王进宝却愁眉苦脸，神色甚是烦恼。韦小宝道：“王三哥，你为甚么不开心？”王进宝心想：“我又不是行三，怎么叫我三哥？”说道：“小将养的这些滇马，每一匹都是千中挑一的良驹，怎地又拉稀屎，又倒毙在路？就算吴应熊拚命催赶，马匹也不会如此不济！唉！真可惜，真可惜！”韦小宝知他爱马，更不敢提偷喂巴豆之事，说道：“吴应熊这小子只管逃命，累死了好马，枉费了王三哥一片心血，他妈的，这小子不是人养的。”王进宝道：“都统大人怎地叫小将王三哥，这可不敢当。”韦小宝笑道：“张大哥、赵二哥、王三哥、孙四哥，我瞧那一位的胡子花白些，便算他年纪大些。”王进宝道：“原来如此。吴三桂一家人，没一个是好种。当兵的不爱马，总是没好下场。”说着唉声叹气。行不数里，又见三匹马倒毙道旁，越走死马越多。张勇忽道：“都统大人，吴应熊的马吃坏了东西，跑不动了。可是防他下马逃入乡村躲避。”韦小宝道：“张大哥甚么事都料早了一着，兄弟佩服之极。”当即传令骁骑营，分开了包抄上去。果然追不数里，北边一队骁骑营大声欢叫：“抓住了吴应熊啦！”韦小宝等大喜，循声赶去，远远看见吴应熊被缚，周围围着许多兵士，中间一个军官，正押着吴应熊回京，来到皇宫时已是次日午间。康熙已先得到御前侍卫飞马报知，立即传见。韦小宝泥尘满脸，故意不加抹拭。康熙一见，自然觉得此人忠心办事，劳苦功高之极，伸手拍他肩头，笑问：“他妈的，小桂子，你到底有甚么本事，居然将吴应熊抓了回来？”

韦小宝不再隐瞒，说了毒马的诡计，笑道：“奴才本来只盼赢他一万两银子，教他不敢夸口，同时奴才有钱花用，给皇上差去办事的时候，也不用贪污了。那知道皇上洪福齐天，奴才胡闹一番，居然也令吴三桂的奸计不能得逞。可见这老小子如要造反，准败无疑。”

康熙哈哈大笑，也觉得这件事冥冥中似有天意，自己福气着实不小，笑道：“我是有福的天子，你是福将，这就下去休息罢。”韦小宝道：“吴应熊这小子已交御前侍卫看管，听由圣意处分。”康熙沉吟道：“咱们暂且不动声色，仍然放他回额附府去，且看吴三桂有何动静。最好他得知儿子被抓了回来，找又不杀他，就此感恩，不再造反。”韦小宝道：“是，是。皇上宽宏大量，鸟生鱼汤。”

康熙道：“你派一队驍骑营，前后把守额附府门，有人出入，仔细盘查。他府里的骡马都拉了出来，一匹不留。”他说一句，韦小宝答应一句。康熙道：“这次的有功人员，你开单奏上，各有升赏，连那放巴豆的马夫头儿，也赏他个小官儿做做，哈哈。”韦小宝跪下谢恩，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四人的名字说了，又道：“张勇等三将是云南的将领，但也明白效忠皇上，出力去抓吴应熊，可见吴三桂如想造反，他军下将官必定纷纷投降。”康熙道：“张勇和那两员副将不肯附逆，那好得很。张勇本来是甘肃的提督，另外两员副将多半也不是吴三桂的旧部。”韦小宝道：“皇上圣明。”

韦小宝出得官来，亲将吴应熊押回额附府，说道：“驸马爷，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说了不少好话，才保住了你这颗脑袋。你下次再逃，可连我的脑袋也不保了。”吴应熊连声称谢，心中不住咒骂，只是数十匹好马如何在道上接连倒毙，以致功败垂成，这道理却始终不懂。

数日后朝旨下来，对韦小宝、张勇等奖勉一番，各升了一级。康熙不欲张扬其事，以致激得吴三桂生变，因此上谕中含糊其事，只说各人办事得力。

吴应熊这么一逃，康熙料知吴三桂造反已迫在眉睫，总算将吴应熊抓了回来，使他心有所忌，或能将造反之事缓得一缓。康熙这些日子来调兵遣将，造炮买马，十分忙碌，只是库房中银两颇有不足，倘若三藩齐反，再加上台湾、蒙古、西蒙古三地，同时要对付六处兵马，那时军费花用如流水一般，支付着实不易，只要能缓得一日，便多了一天来筹饷备粮。康熙心想多亏韦小宝破了神龙岛，又笼络了罗刹国，神龙岛那也罢了，罗刹国却实是大敌，此人学无术，却是一员福将，于是下了上谕，着他前赴扬州建造忠烈祠，暗中嘱咐，南下时绕道河南，剿灭王屋山司徒伯雷的匪帮，除了近在肘腋的心腹之患。韦小宝奏请张勇等四将拔归麾下，康熙自即准奏。这日韦小宝带同张勇等四将正要起行，忽然施琅、黄甫以及天地会的徐天川、风际中等一齐来到。相见之下，尽皆欢喜。原来韦小宝中了洪教主的美人计被擒，施琅等倒不是不敢回来，却是每日里乘坐舰只，在各处海岛寻觅，盼能相救。徐天川等更分赴辽东、直隶山东三省沿海陆上寻访，直到接到韦小宝从京里发出的讯息，这才回京相会。韦小宝自然不说遭擒的丑事，胡言乱语的掩饰一番。施琅等心中不信，却也不敢多问。韦小宝又去奏明皇帝，说了施琅等人的功绩，各人俱有封赏。徐天川等天地会兄弟不受清廷官禄，韦小宝自也不提。众人在北京大宴一日，次日一齐起程。不一日来到王屋山下，韦小宝悄悄对天地会兄弟说知，要去剿灭司徒伯雷。众人都吃了一惊。李力世道：“韦香主，这件事却干不得。司徒伯雷志在兴复明室，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好汉。咱们如去把王屋山挑了，那可是为鞑子出力。”韦小宝道：“原来如此，我瞧司徒老儿那些徒儿，果然很有英雄气概。可是我奉了圣旨来剿王屋山，这件事倒为难了。”玄贞人道：“韦香主在朝廷的官越做越大，只怕有些不妥。依我说，咱们跟司徒伯雷联手，这就反了罢。”祁清彪摇头道：“咱们第一步是借鞑子之手，对付吴三桂这大汉奸。韦香主如在这时候造反，说不定鞑子皇帝又去跟吴三桂联成一气，那可功亏一篑了。”韦小宝原不想对康熙造反，一听这话，忙道：“对，对！咱们须得干掉吴三桂再说，那是第一等大事。司徒伯雷只不过几百人聚在王屋山，小事一件，不可因小失大。”徐天川道：“眼前之事，是如何向鞑子皇帝搪塞交代。再说，鞑子皇帝有心在扬州为史阁部建忠烈祠，这件事，咱们也不能把他弄糟了。”史可法赤胆忠心，为国殉难，天下英雄豪杰无不钦佩。天地会群雄听徐天川一说，都点头称是。至于如何向皇帝交代敷衍，谁也及不上韦小宝的本事了，众人都眼望他，听由他自己出主意。

韦小宝笑道：“既然王屋山打不得，咱们就送个信给司徒老兄，请他老哥避开了罢。”众人沉吟半晌，均觉还是这条计策可行。韦小宝想起那日掷骰子赌命，王屋派那小姑娘曾柔瓜子脸儿、大大的眼睛，甚是秀美可爱，心想：“我跟司徒老儿又没交情，要送人情，还不如送了给曾姑娘。”正在此时，张勇和赵良栋分别遣人来报，已将王屋山团团围住，四下通路俱已堵死。原来韦小宝一入河南省境，便将围剿王屋山的上谕悄悄跟张勇、赵良栋等四将说了。四将不动声色，分别带领人马，把守了王屋山下各处通道要地，只待接令攻山。四将跟随韦小宝后，只凭擒拿吴应熊这样轻而易举的一件差事，便各升官，都很感激，只盼这次出力立功，在各处通道上遍掘陷坑，布满绊马索。弓箭手、钩镰枪手守住了四面八方，要将山上人众个个擒拿活捉，不让走脱了一个。四将均想：“五千多名官兵，攻打山上千来名土匪，胜了有甚么稀奇？只有不让一人漏网，才算有点儿小小功劳。”韦小宝心想：“将司徒伯雷他们一古脑儿捉了，也不是甚么大功，天地会众兄弟又极不赞成。江湖上好汉，义气为重，可能得罪了朋友。”正自寻思如何向曾柔送朋友、放走王屋派众师徒，忽听得东面鼓声骤响，众军士喊声大作。跟着哨探来报，山上有人冲杀下来。

韦小宝心想：“三军之前，可不能下令放人，只有捉住了再说，慢慢设法释放便是。”传令：“个个要捉活的，一人都不许杀伤。”亲兵传令出去。韦小宝又加以一句：“尤其是女的，更加不可伤了。”一瞥眼见到徐天川、钱老本等人的神色，不禁脸上微微一红，心道：“你们放心，这次不会再像神龙岛那样，中美人计被擒了。”

他带了天地会群雄，走向东首山道边观战，只见半山里百余人众疾冲而下。官兵得了主帅将令，不敢放箭，只涌上阻拦，但听得吆喝之声此伏彼起，冲下来的人一个个落入陷坑，被钩镰枪手钩起捉了。韦小宝想看曾柔是不是也拿住了，但隔得远了，瞧不清楚。忽见一人纵跃如飞，从一株大树跃向另一株大树，窜下山来。官兵上前拦阻，那人矫捷之极，竟然阻他不住。玄贞道人赞叹：“好身手！”这人渐奔渐近，眼见再冲得数十丈便到山脚。钱老本道：“这人武功如此了得，莫非就是司徒伯雷么？”徐天川道：“除了司徒老英雄，只怕旁人也无这等……”一言未毕，孙思克突然叫道：“这人好像是吴三桂的卫士。”说话之间，那人又已窜近了数丈。韦小宝叫道：“先抓住他再说！”天地会群雄纷纷向那人围了上去。那人手舞钢刀，每一挥动，便砍翻了一名军士。孙思克挺着长枪迎上，看清楚面貌，叫道：“巴朗星，你在这里干甚么？”这人正是吴三桂身边的亲信卫士巴朗星。他大声叫道：“我奉平西亲王将令，为朝廷除害，杀了反贼司徒伯雷。你们为甚么阻我？”徐天川等一听，都大吃一惊，只见他腰间悬着一颗血肉模糊的头颅，也不知是不是司徒伯雷。众人一拥而上，团团围住。孙思克道：“韦都统在此，放下兵刃，上去参见，听由都统大人发落。”巴朗星道：“好！”将刀插入刀鞘，快步向韦小宝走去，大声道：“参见都统大人。”韦小宝道：“你在这里……”巴朗星突然一跃而起，双手分抓韦小宝的面门胸口。韦小宝大叫：“啊哟！我的妈！”转身便逃。巴朗星武功精强，嗤的一声，左手已扯下了他背上的一片衣衫，右手往他头顶抓落，突觉右侧一足踢到，来势极快。巴朗星侧身避开，那人跟着迎面一掌，正是风际中。巴朗星举掌挡格，身子一晃，突觉后腰一紧，已被徐天川抱住。钱老本伸指戳在他胸口，巴朗星哼了一声。风际中左腿横扫，巴朗星站立不定，倒了下去。钱老本将他牢牢按住，亲兵过来绑了，推到韦小宝跟前。巴朗星大声道：“平西王大兵日内就到，那时叫你们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识时务的，这就快快投降。”韦小宝笑道：“平西王起兵了吗？我倒不知道啊。他老人家身体好罢？”巴朗星见他神态和善，一时不明他用意，说道：“钦差大臣，你到过昆明，平西王也很看重你。你是聪明人，干么做鞑子的奴才？还是早早归顺平西王罢。”徐天川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喝道：“吴三桂这大汉奸卑鄙无耻，你做他的奴才，更加无耻。”巴朗星大怒，转头一口唾沫，向徐天川吐去。徐天川侧身避过，这口唾沫吐中一名亲兵的脸。韦小宝道：“巴老兄，有话好说，不必生气。你要我归降平西王，也不是不好商量。你到王屋山来贵干啊？”巴朗星道：“跟你说了也不打紧，反正司徒伯雷我已杀了。”说着向挂在腰间的首级瞧了一眼。韦小宝道：“平西王为甚么要杀他？”巴朗星道：“你跟我去看平西王，他老人家自然会跟你说。”

徐天川等人大怒，拔拳要打。韦小宝使眼色制住，命亲兵将巴朗星推入营中盘问。岂知这人十分倔强，对吴三桂又极忠心，只是劝韦小宝投降，此外不肯吐露半句。一搜他身边，搜出一封盖了朱红大印的文书来。韦小宝命人一读，原来是吴三桂所写的伪诏，封司徒伯雷为“开国将军”，问他这文书的来历，巴朗星哑口无言。他道：“平西王为甚么要杀他？”巴朗星道：“你跟我去看平西王，他老人家自然会跟你说。”

韦小宝问明详情，召集天地会群雄密议。李力世道：“韦香主，司徒老英雄忠肝义胆，不幸丧命奸人之手，咱们可得好妹给他收殮才是。”韦小宝道：“我倒有个主意在此。”于是将心中的计议说了。众人一齐鼓掌称善，当下分头预备。这日官兵并不攻山。王屋派人众亦因首领被戕，乱成一团，只严守山口。次日一早，韦小宝率领了天地会群雄及一队骁骑营官兵，带备各物，来到半山，命官兵驻扎待命，自行与徐天川等及亲兵上山。行出里许，只见十余名王屋派弟子手执兵刃，拦在当路。徐天川单身上前，双手呈上一张素帖，帖上写的是：“晚生韦小宝，率同李力世、祁清彪、玄贞道人、风际中、樊纲、钱老本、马彦超等，谨来司徒老英雄灵前致祭。”王屋派弟子见来人似无恶意，后面有人抬了一具棺材，又有香烛、纸钱等物，不禁大为奇怪，说道：“各位稍待，在下去去禀报。”当下一人飞奔上山，余人仍严密守住山路。韦小宝等退开数十步，坐在山石上休息。过不多时，山上走下数十人来，当先一人正是昔日会过的司徒鹤。他是司徒伯雷之子，山上首领逝世，王屋派就由他当家作主了。韦小宝一双眼骨溜溜只是瞧他身后，只见一个姑娘身形苗条，头戴白花，正是曾柔，不由得心中一阵欢喜。司徒鹤朗声道：“各位来到敝处，有甚么用意？”说着手按腰间剑柄。钱老本上前抱拳说道：“敝上韦君，得悉司徒老英雄不幸为奸人所害，甚是痛悼，率领在下等人，前来到老英雄灵前致祭。”司徒鹤远远向韦小宝瞧了一眼，说道：“他是鞑子朝廷的官员，率领官兵围山，定然不怀好意。你们想使奸计，我们可不上你这个当。”钱老本道：“请问杀害司徒老英雄的凶手是谁？”司徒鹤咬牙切齿的道：“是吴三桂的卫士巴朗星，还有他手下的一批恶贼。”钱老本点头道：“司徒少侠不信敝上的好意，这也难怪。我们先把祭品呈上。”回头叫道：“带上来！”两名亲兵推着一人缓缓上来。这人手上一脚上都锁了铁链，头上用一块黑布罩住。王屋派众弟子都大为奇怪，不知对方捣甚么鬼。那人走到钱老本身后，亲兵便拉住了铁链不让他再走。钱老本道：“司徒少侠请看！”一伸手，拉开那人头上罩着的黑布，只见那人横眉怒目，正是巴朗星。王屋派众弟子一见纷纷怒喝：“是这奸贼！快把他杀了！”唿唧唧声响，各人挺起兵刃，便要將巴朗星乱剑分尸。司徒鹤双手一拦，阻住各人，说道：“且慢！”抱拳向钱老本问道：“阁下拿得奸人，不知要如何处置？”钱老本道：“敝上对司徒老英雄素来敬仰，那日和司徒少侠又有一面之缘，今日拿到这行凶奸人，连同他所带的一众恶贼，尽数要在司徒老英雄灵前千刀万剐，以慰老英雄在天之灵。”司徒鹤一怔，暗想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侧头瞧着巴朗星，心中将信将疑，寻思：“鞑子狡狴，定有奸计。”巴朗星突然破口大骂：“操你奶奶，你看老子个鸟，你那老家伙都给老子杀了……”钱老本右手一掌击在他后心，左足飞起，踢在他臀上。巴朗星手足被缚，难以避让，身子向前直跌，摔在司徒鹤身边，再也爬不起来。钱老本道：“这是敝上的一件小小礼物，这奸人全凭阁下处置。”回头叫道：“都带上来。”一队亲兵押着百余名身系镣铐的犯人过来，每人头上都罩着黑布。黑布揭去，露出面目，尽是巴朗星的部属。钱老本道：“请司徒少侠一并带去罢。”到此地步，司徒鹤更无怀疑，向着韦小宝遥乙一躬到地，说道：“尊驾盛情，敝派感激莫名。”寻思：“他放给我们这样一个大交情，不知想要我们干甚么，难道要我们投降鞑子吗？这可万万不能。”韦小宝快步上前还礼，说道：“那天跟司徒兄、曾姑娘赌了一把骰子，一直记在心里，只想哪一天再来玩一手。”指着身后那具棺木，说道：“司徒老英雄的遗体，便在这棺木之中，便请抬上山去，缝在身軀之上安葬罢。”司徒伯雷身首异处，首级给巴朗星带下山，王屋派众弟子无不悲愤已极。司徒鹤仍恐有诈，走近棺木，见棺盖并未上榫，揭开一看，果见父亲的首级赫然在内，不由得大恸，拜伏在地，放声大哭。其余弟子见他如此，一齐跪倒哀哭。司徒鹤将酒洒在首级上，拿个Φ埽只斯啄旧仙剑，是ばΦ溃骸氛闹胱鸪莞跋雀喝吧弦混南恪！蔽ばΦ溃骸白缘比ハ蚶嫌2臂榻耐贰！泵&卒妆&啖娇诘群颍准⑥忿⑥吞澜戮凄值埽⑥霏潘就胶咨仙健⑥

韦小宝走到曾柔身边，低声道：“曾姑娘，你好！”曾柔脸上泪痕未干，一双眼哭得红红的，抬起头来，抽抽嗒嗒的道：“你……你是花差……花差将军？”韦小宝大喜，道：“你记得我名字？”曾柔低头嗯了一声，脸上微微一红。她脸上这么一红，韦小宝心中登时一荡：“她为甚么见了我要脸红？男人笑眯眯，不是好东西，女人面孔红，心里想老公。莫非她想我做她老公？不知我给她带的骰子还在不在？”低声问道：“曾姑娘，上次我给你的东西，你还收着吗？”曾柔脸上又是一红，转开了头，问道：“甚么东西？我忘啦？”韦小宝好生失望，叹了口气。曾柔回过头来，轻轻一笑，低声道：“别十！”韦小宝大喜，不由得心痒难搔，低声道：“我是别十，你是至尊！”曾柔不再理他，快步向前，走到司徒鹤身畔。那王屋山四面如削，形若王者车盖，以此得名，绝顶处称为天坛，东有日精峰，西有月华峰。一行人随着司徒鹤来到天坛以北的王母洞。一路上苍松翠柏，山景清幽。王屋山于道书中称“清虚小有洞天”，天下三十六洞天中名列第一，相传为黄帝会王母之处。王屋派人众聚居于王母洞及附近各洞之中，冬暖夏凉，胜于屋宇。司徒伯雷的灵位设在王母洞中。弟子将首级和身子缝上入殮。韦小宝率领天地会众兄弟在灵前上香致祭，跪下磕头，心想：“要讨好曾姑娘，须得越悲哀越好。”装假哭原是他的拿手好戏，想起在宫中数次给老婊子殴击的惨酷、为洪教主所擒后的惊险、一再被方怡欺骗的倒霉、阿珂只爱郑克峻的无可奈何，不由得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初哭时尚颇勉强，这一哭开头，便即顺理成章，越哭越是悲切，大声道：“司徒老英雄，晚辈久闻你是一位忠臣义士，大大的英雄好汉。当年见到你公子的剑法，更知你武功了得，只盼能拜在你的门下，做个徒弟徒孙，学几招武功，也好在江湖上扬眉吐气。哪知道你老人家为奸人所害，呜呜……呜呜……真叫人伤心之极了。”司徒鹤、曾柔等本已伤心欲绝，听他这么一哭，登时王母洞中哭声震天，哀号动地。徐天川、钱老本等本来不想哭的，也不禁为众人悲感所感，洒了几滴眼泪。韦小宝捶胸顿足，大哭不休，反是王屋派弟子不住劝慰，这才收泪。他将巴朗星拉了过来，取过一柄钢刀，交给司徒鹤手里，说道：“司徒少侠，你杀了这奸贼，为令尊报仇。”司徒鹤一刀割下巴朗星的首级，放在供桌上。王屋派弟子齐向韦小宝拜谢大恩。本来韦小宝小小年纪，原也想不出这个收买人心的计策，那是他从《卧龙吊孝》这出戏中学来的。周瑜给诸葛亮气死后，诸葛亮亲往柴桑口致祭，哭拜尽哀，引得东吴诸将人人感怀。幸好戏中诸葛亮所念的祭文太长，辞句又太古雅，韦小宝一句也记不得，否则在王屋山上依样葫芦的念了出来，可就立时露出狐狸尾巴了。这么一来，王屋派诸人自然对他感恩戴德，何况当日韦小宝将司徒鹤等擒住之后，赠银释放，卖过一番大大的交情。但他是清廷贵官，何以如此，众人始终不解。钱老本将司徒鹤叫在一旁，说明自己一伙人乃天地会青木堂兄弟，卖过一番大大的交情。但他是清廷贵官，何以如此，众人始终不解。钱老本将司徒鹤叫在一旁，说他为人极有义气，“身在曹营心在汉”，众兄弟都当他是好朋友。司徒鹤一听之下，恍然大悟，更连连称谢，其时语出至诚，比之适才心中疑虑未释，又是不同了。跟着谈起王屋派今后出处，司徒鹤说派中新遭大丧，又逢官兵围山，也没想过这回事。钱老本微露招揽之意。天地会在江湖上威名极盛，隐为当世反清复明的领袖，王屋派向来敬慕，又是志同道合。司徒鹤一听大喜，便与派中耆宿及诸师兄弟商议，人人赞同。他当即向钱老本请求加盟。钱老本这时才对他明言，韦小宝实是青木堂的香主。当日下午，天地会青木堂在王母洞中大开香堂，接纳王屋派诸人入会。众人拜过香主，便都是韦小宝的部属了。他心中欢喜，饮过结盟酒后，便想开赌，和新旧兄弟大赌一场。李力世、钱老本等连忙劝阻，说道兴高采烈的赌钱，未免对刚逝世的司徒伯雷不敬。韦小宝赌不成钱，有些扫兴，问起王屋派的善后事宜。李力世道：“王屋山在山西、河南两省交界，不属咱们青木堂管辖。按照本会规矩，越界收兄弟入会，是不妨的，但各堂兄弟不能越界办事，最好司徒兄弟各位移去直隶省居住。”钱老本道：“鞑子皇帝差韦香主来攻打王屋山，司徒兄弟各位今后不在王屋山了，韦香主就易于上报。”司徒鹤道：“正是，小弟谨遵各位大哥吩咐。”韦小宝道：“司徒大哥，现下我们要去扬州，给史阁部起一座忠烈祠。这祠堂起好，大伙儿就去打吴三桂了。”司徒鹤站起身来，大声道：“韦香主去打吴三桂，属下愿为前锋，率同师兄弟姊妹，跟吴三桂这恶贼拚个死活，为先父报仇雪恨。”韦小宝喜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各位这就随我去扬州罢。只不过须得

作靴子官兵，委屈了一些。”司徒鹤道：“为了打吴三桂，再大的委屈也是甘心。韦香主做得靴子官，我们自也做得靴子兵。何况大哥、徐大哥各位，不也都扮作了靴子兵吗？”当晚众众颂赞就讲装苍岷岷帐跋律健；箭谿Φ哪凶轴孀盼盼”η案把榴尊@先醺救壁

韦小宝对张勇等言道，王屋山匪徒眼见大军围住，知道难以脱逃，经一番开导，大家一起归降。他已予以招安，收编为官兵。张勇等齐向他庆贺，说道都统兵不血刃，平定了王屋山的悍匪，立下大功。韦小宝道：“这是四位将军之功，若不是你们团团围住，众匪插翅难飞，他们也决计不肯投降。待兄弟申报朝廷，各有升赏。”四将大喜，知道兵部尚书明珠对他竭力奉承，只要是韦都统奏报的功劳，兵部一定从优叙议。韦小宝初时担心曾柔跟随王屋派妇孺，前赴保定府安居，如指定要她同去扬州，可有些说不出口。待见她换上男装，与司徒鹤等同行，心中说不出的欢喜。一路之上，他总想寻个机会，跟她亲热一番。可是曾柔和众位师兄寸步不离，见到了他，只腼腼腆腆的微笑不语。韦小宝想要和她说句亲热话儿，始终不得其便，不由得心痒难搔。倘若他只是清军主帅，早就假公济私，调这小亲兵入营侍候，但身为天地会香主，调戏会中妇女乃是厉禁，众兄弟面上也不好看，只有干咽馋涎，等候机会了。

第三十九回 先生乐事行如栉 小子浮踪寄若萍
沿途官员迎送，贿赂从丰。韦小宝自然来者不拒，迤迤南下，行李日重。跟天地会兄弟们说起，说道我们败坏清廷的吏治，贿赂收得越多，百姓越是抱怨，各地官员名声不好，将来起兵造反，越易成功。徐天川等深以为然。不一日来到扬州。两江总督麻勒吉、江宁巡抚马佑以下，布政使、按察使、学政、淮扬道、粮道、河工道、扬州府知府、江都县知县以及各级武官，早已得讯，迎出数里之外。钦差行辕设在淮扬道道台衙门，韦小宝觉得太过拘束，只住得一晚，便对道台说要另搬地方。他想行辕所在，最妙不过便是在旧居丽春院中，钦赐衣锦荣归，自是以回去故居最为风光。但钦差大臣将行辕设于妓院，毕竟说不过去，寻思当日在扬州之时，所怀抱的英雄心志，除了开几家大妓院之外，便是将禅智寺前芍药圃中的芍药花尽数连根拔起。

扬州芍药，擅名天下，禅智寺前的芍药圃尤其宏伟，名种千百，花大如碗。韦小宝在十岁那一年上，曾和一群顽童前去游玩，见芍药花开得美丽，折了两朵拿在手中玩耍，给庙中和尚见到了，夺下花朵，还打了他两个耳括子。韦小宝又踢又咬，跟那和尚打闹起来，给那胖和尚推在地下，踢了几脚。众顽童一哄而前，乱拔芍药。那和尚叫嚷起来，寺里涌出一群和尚与火工，手执棍棒，将众顽童赶开。韦小宝因是祸首，身上着实吃了不少棍棒，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块，回到丽春院，又给母亲罚一餐没饭吃。虽然他终于到厨房中偷吃了一个饱，但对“禅智寺采花受辱”这一役却引为奇耻。次日来到寺前，隔得远远的破口大骂，从如来佛的妈妈直骂到和尚的女儿，宣称：“终有一日，老子要拔光这庙前的芍药，把你这座臭庙踏为平地，掘成粪坑”，直骂到庙中和尚追将出来，他拔足飞奔为止。

过得数年，这件事早就忘了，这日回到扬州，要觅地作为行辕，这才想起禅智寺来，当下跟淮扬道道台说了，有心去作践一番。那道台寻思：“禅智寺是佛门胜地，千年古刹。钦差住了进去，只怕搅得一塌糊涂。”说道：“回大人：那禅智寺风景当真极佳，大人高见，卑职钦佩之至。不过在庙里动用荤酒，恐怕不甚方便。”韦小宝道：“有什么不便？把庙里的菩萨搬了出去，也就是了。”那道台听说要搬菩萨，更吓了一跳，心想这可要闯出祸来，扬州城里众百姓如动了公愤，那可难以处理。当下陪笑请了个安，低声道：“回大人：扬州烟花，那是天下有名的。大人一路上劳苦功高，来到敝处，卑职自当尽心服侍，已挑了不少善于弹琴唱歌的美貌妞儿，供大人赏鉴。和尚庙里硬床硬板凳，只怕煞风景得很。”

韦小宝心想倒也有理，笑道：“依你说，那行辕设在何处才是？”那道台道：“扬州盐商有个姓何的，他的何园，称为扬州名园第一。他有心巴结钦差大人，早就预备得妥妥贴贴，盼望大人光临。只是他功名太小，不敢出口。大人若不嫌弃，不妨移驾过去瞧瞧。”

这姓何的盐商家财豪富，韦小宝幼时常在他家高墙外走过，听到墙里传出丝竹之声，十分羡慕，只是从无机缘进去望上一眼，当下便道：“好啊，这就去住上几天，倘若住得不惬意，咱们再搬便是。扬州盐商多，咱们挨班儿住过去，吃过去，也吃不穷了他们。”

那何园栋宇连云，泉石幽曲，亭舍雅致，建构精美，一看便知每一尺土地上都花了不少黄金白银。韦小宝大为称意，吩咐亲兵随从都住入园中。张勇等四将率领官兵，分驻附近官舍民房。

其时扬州繁华，甲于天下。唐时便已有“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之说。到得清初，淮盐集散于斯，更是兴旺。据史籍所载，明末扬州府属共三十七万五千余丁（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明清之际，扬州惨遭清兵屠戮，顺治三年只剩九千三百二十丁，但到康熙六年，又增至三十九万七千九百余丁，不但元气已完全恢复，且更胜于昔日。

次日清晨，扬州城中大小官员排班到钦差行辕来参见。韦小宝接见后，宣读圣旨。他不识康熙上谕上的字，早叫师爷教了念熟，这时一个字一个字背将出来 茗慵切纳鲢茫g挂裁挥斜炒恚e颐χ薪<偷偷鼓味耍e匀艘裁环14酢

众官员听得皇帝下旨豁免扬州府所属各县三年钱粮，还要抚恤开国时兵灾灾户的孤寡，兴建忠烈祠祭祀史可法等忠臣，无不大呼万岁，叩谢皇恩浩荡。

韦小宝宣旨已毕，说道：“众位大人，兄弟出京之时，皇上吩咐，江苏一省出产殷富，可是近年来吏治松弛，兵备也不整饬，命兄弟好好查察整顿。皇上对扬州百姓这么爱惜，咱们居官的，该当尽心竭力，报答圣恩才是。”文武百官齐声称是，不由得都暗暗发愁。其实这几句话是索额图教他的。韦小宝知道想贿赂收得多，第一是要对方有所求，第二是要对方有所忌，因此对江苏文武官员恐吓一番，势不可免，只不过这番话要说得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又要文诤诤的官腔十足，却非请教索额图不可了。

官样文章做过，自有当地官员去择地兴建忠烈祠，编造应恤灾户名册，差人前赴四乡，宣谕皇上豁免钱粮的德音。这些事情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妥，这段时间，便是让他在扬州这销金窝里享福了。此后数日之中，总督、巡抚设宴，布政司、按察司设宴、诸道设宴，自是陈列方丈，罗列珍馐，极尽豪奢，不在话下。

每日里韦小宝都想去丽春院探望母亲，只是酬酢无虚，始终不得其便。钦差大人的母亲在扬州做妓女，这件事可万万揭穿不得。丢脸出丑事小，失了朝廷体统事大，何况韦小宝做大官已久，一直不接母亲赴京享福，任由她沦落风尘，实是大大的不孝，给御史参上一本，连皇帝也难以回护。心想只好等定了下来，悄悄换了打扮，去丽春院瞧瞧，然后命亲兵把母亲送回北京安居，务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才是。以前他一直打的是足底抹油的主意，一见风色不对，立刻快马加鞭，逃之夭夭，不料官儿越做越大，越做越开心，这时竟想到要接母回京，那是有意把这官儿长做下去了。

过得数日，这一日是扬州府知府吴之荣设宴，为钦差洗尘。吴之荣从道台那里听到，钦差曾有以禅智寺为行辕之意，心想禅智寺的精华，不过是寺前一个芍药圃，钦差大人属意该寺，必是喜欢赏花。他善于逢迎，早于数日之前，便在芍药圃畔搭了一个花棚，是命高手匠人以不去皮的松树搭成，树上枝叶一仍如旧，棚内桌椅皆用天然树石，棚内种满花木青草，再以竹节引水，流转棚周，淙淙有声，端的是极见巧思，饮食其间，便如是置身山野一般，比之富贵人家雕梁玉砌的华堂，又是别有一般风味。

那知韦小宝是个庸俗不堪之人，周身没半根雅骨，来到花棚，第一句便问：“怎么有个凉棚？啊，是了，定是庙里和尚搭来做法事的，放了焰口，便在这里施饭给饿鬼吃。”

吴之荣一番心血，全然白用了，不由得脸色十分尴尬，还道钦差大人有意讽刺，只得陪笑道：“卑职见识浅陋，这里布置不当大人的意，实在该死。”

韦小宝见众宾客早就肃立恭候，招呼了便即就座。那两江总督与韦小宝应酬了几日，已回江宁治所。江苏省巡抚、布政司等的治所在苏州，这时都留在扬州，陪伴钦差大臣。其余宾客不是名士，便是有功名顶戴的盐商。

扬州的筵席十分考究丰富，单是酒席之前的茶果细点，便有数十种之多，韦小宝虽是本地土生，却也不能尽识。

慕天颜道：“平西王是咱们扬州府高邮人，吴府尊跟平西王可是一家吗？”吴之荣并非扬州高邮人，本来跟吴三桂没什么干系，但其时吴三桂权势薰天，他趋焰附势，颇以姓吴为荣，说道：“照族谱的排行，卑职比平西王矮了一辈，该称王爷为族叔。”慕天颜点了点头，不再理他，向韦小宝道：“韦大人，这金带围芍药，虽然已不如宋时少见，如此盛开，却也异常难得。今日恰好韦大人到来赏花时开放，这不是巧合，定是有天意的。卑职有一点小小意见，请大人定夺。”韦小宝道：“请老兄指教。”慕天颜道：“指教二字，如何敢当？那芍药花根，药材行中是有的，大人要用来饲马，想药材铺中制炼过的更有效力。卑职吩咐大量采购，运去京师备用。至于这里的芍药花，念着它们对大人报喜有功，是否可暂且留下？他日韦大人挂帅破贼，拜相封王，就如韩魏公、韦忠武王一般，再到这里来赏花，那时金带围必又盛开，迎接贵人，岂不是一桩美事？据卑职想来，将来一定是戏文都有得做的。”

韦小宝兴高采烈，道：“你说戏子扮了我唱戏？”慕天颜道：“是啊，那自然要一个俊雅漂亮的小生来扮韦大人了，还有些白胡子、黑胡子、大花脸、白鼻子小丑，就扮我们这些官儿。”众官都哈哈大笑。韦小宝笑道：“这出戏叫做什么？”慕天颜向巡抚马佑道：“那得请抚台大人题个戏名。”他见巡抚一直不说话，心想不能冷落了他。

马佑笑道：“韦大人将来要封王，这出戏文就叫做‘韦王簪花’罢？”众官一齐赞赏。韦小宝心中一乐，也就不再计较当年的旧怨了，心想：“老子做宰相是做不来的，大破西贼，弄个王爷玩玩，倒也干得过，倘若拔了这些芍药，只怕兆头不好。”一眼望出去，见花圃中的金带围芍药说也还有几十朵，心想：“哪里便有这许多宰相了，难道你们个个都做宰相不成？抚台、藩台还有些儿指望，这吴之荣贼头狗脑，说什么也不象，将来戏文里的白鼻子小丑定是扮他。”明知布政司转弯抹角、大费心机的一番说话，意在保全这禅智寺前的数千株芍药，做官的诀窍首在大家过得去，这叫做“花花轿子人抬人”，你既然捧了我，我就不能一意孤行，叫扬州通城的官儿脸上都下不来。当下不再提芍药之事，笑道：“将来就算真有一出戏，咱们也都看着不着了，不如眼前先听听曲子罢！”

众官齐声称是。吴之荣早有预备，吩咐下去。只听得花棚外环珞玳，跟着传来一阵香风。韦小宝精神一振，心道：“有美人看了。”果见一个女子娉婷婷婷的走进花棚，向韦小宝行下礼去，娇滴滴的说道：“钦差大人和众位大人万福金安，小女子侍候唱曲。”只见这女子三十来岁年纪，打扮华丽，姿色却是平平。笛师吹起笛子，她便唱了起来，唱的是杜牧的两首扬州诗：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笛韵悠扬，歌声宛转，甚是动听。韦小宝瞧着这个歌妓，心中却有些不耐烦起来。那女子唱罢，又进来一名歌妓。这女子三十四五岁年纪，举止娴雅，歌喉更是熟练，纵是最细微曲折之处，也唱得抑扬顿挫，变化多端。唱的是秦观一首“望海潮”词：

“星分牛斗，疆连淮海，扬州万井提封。花发路香，莺啼人起，朱帘十里春风。豪杰气如虹。曳照春金紫，飞盖相从。巷入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

这首词确是唱得极尽佳妙，但韦小宝听得十分气闷，忍不住大声打了个呵欠。那“望海潮”一词这时还只唱了半阙，吴之荣甚是乖觉，见钦差大人无甚兴致，挥了挥手，那歌妓便停住不唱，行礼退下。吴之荣陪笑道：“韦大人，这两个歌妓，都是扬州最出名的，唱的是扬州繁华之事，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哪知韦小宝听曲，第一要唱曲的年青美貌，第二要唱的是风流小调，第三要唱得浪荡风骚。当日陈圆圆以倾国倾城之貌，再加连说带唱，一路解释，才令他听完一曲“圆圆曲”。眼前这两个歌妓姿色平庸，神情呆板，所唱的又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打了个呵欠，已可算是客气之极了，听得吴之荣问起，便道：“还好，还好，就是太老了一点。这种陈年宿货，兄弟没什么胃口。”

吴之荣道：“是，是。杜牧之是唐人，秦少游是宋人，的确是太陈旧了。有一首新诗，是眼下一个新进诗人所作，此人叫作查慎行，成名不久，写的是扬州田家女的风韵，新鲜得很，新鲜得很。”作个手势，侍役传出话去，又进来一名歌妓。

韦小宝说“陈年宿货”，指的是歌妓，吴之荣却以为是说诗词太过陈旧。韦小宝对他所说的什么杜牧之、秦少游，自是不知所云，只懂了“扬州田家女的风韵，新鲜得很，新鲜得很”这句话，心想：“既是新鲜得很的扬州田家女，倒也不妨瞧瞧。”

那歌妓走进花棚，韦小宝不看倒也罢了，一看之下，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登时便要发作。原来这歌妓五十尚不足，四十颇有余，鬓边已见白发，额头大有皱纹，眼应大而偏细，嘴须小而反巨。见这歌妓手抱琵琶，韦小宝怒火更盛，心想：“凭你也来学陈圆圆！”却听弦索一动，宛如玉响珠跃，鹂啭燕语，倒也好听。只听她唱道：

“淮山浮远翠，淮水漾深绿。倒影入楼台，满栏花扑扑。谁知鬪？”外，依旧有芦屋。时见淡妆人，青裙曳长幅。”

歌声清雅，每一句都配了琵琶的韵节，时而如流水淙淙，时而如银铃丁丁，最后“青裙曳长幅”那一句，琵琶声若有若无，缓缓流动，众官无不听得心旷神怡，有的凝神闭目，有的摇头晃脑。琵琶声一歇，众官齐声喝采。慕天颜道：“诗好，曲子好，琵琶也好。当真是荆钗布裙，不掩天香国色。不论做诗唱曲，从淡雅中见天然，那是第一等的功夫了。”

韦小宝哼了一声，问那歌妓：“你会唱‘十八摸’罢？唱一曲来听听。”

众官一听，尽皆失色。那歌妓更是脸色大变，突然间泪水潏潏而下，转身奔出，拍的一声，琵琶掉在地下。那歌妓也不抬起，径自奔出。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你不会唱，我又不会罚你，何必吓成这个样子？”

那“十八摸”是极淫秽的小调，连摸女子身上十八处所在，每一摸有一样比喻形容。众官虽然人人都曾听过，但在这盛宴雅集的场所，怎能公然提到？那岂不是大玷官箴？那歌妓的琵琶和歌喉，在扬州久享盛名，不但善于唱诗，而且自己也会做诗，名动公卿，扬州的富商巨贾等闲要见她一面也不可。韦小宝问这一句，于她自是极大的羞辱。

慕天颜低声道：“韦大人爱听小曲，几时咱们找个会唱的来，好好听一听。”韦小宝道：“连‘十八摸’也不会唱，这老婊子也差劲得很了。几时我请你去鸣玉坊丽春院去，那边的婊子会唱的小调多得很。”此言一出口，立觉不妥，心想：“丽春院是无论如何不能请他去的。好在扬州妓院子甚多，九大名院、九小名院，随便那一家都好玩。”举起酒杯，笑道：“喝酒，喝酒。”

众文官听他出语粗俗，都有些尴尬，借着喝酒，人人都装作没听见。一干武将却脸有欢容，均觉和钦差大人颇为志同道合。

便在此时，只见一名差役低着头走出花棚，韦小宝见了他的背影，心中一动：“这人的背影好熟，那是谁啊？”但后来这差役没再进来，过得片刻，也就淡忘了。

又喝得几杯酒，韦小宝只觉跟这些文官应酬索然无味，既不做戏，又不开赌，实在无聊之极，心里只是在唱那“十八摸”：“一呀摸，二呀摸，摸到姐姐的头发边……”再也忍耐不住，站起身来，说道：“兄弟酒已够了，告辞。”向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等几位大员拱拱手，便走了出去。众官齐出花棚，送他上了大轿。

韦小宝回到行辕，吩咐亲兵说要休息，不论什么客来，一概挡驾不见，入房换上了一套破烂衣衫。那是数日前要双儿去市上买来的一套旧衣，买来后扯破数处，在地下践踏一过，又倒上许多灯油，早已弄得污秽油腻不堪。帽子鞋袜，连结辫子的头绳，也都换了破旧的劣货。从炭炉里抓了一把炉灰，用水调开了，在脸上、手上乱涂一起，在镜子里一照，果然回复了当年丽春院里当小厮的模样。

双儿服侍他更换衣衫，笑道：“相公，戏文里钦差大臣包龙图改扮私访，就是这个样子吗？”韦小宝道：“差不多了，不过包龙图生来是黑炭脸，不用再搽黑灰。”双儿道：“我跟你去好不好？你自个儿的，要是遇上了什么事，没个帮手。”韦小宝笑道：“我去的那地方，美貌的小姐儿是去不得的。”说着便唱了起来：“一呀摸，二呀摸，摸到我好双儿的脸蛋边……”伸手去摸她脸。双儿红着脸嘻嘻一笑，避了开去。

韦小宝将一大叠银票塞在怀里，又拿了一包碎银子，捉住双儿，在她脸上轻轻一吻，从后门溜了出去。守卫后门的亲兵喝问：

干什么的？”韦小宝道：“我是何家奶妈的儿子的表哥的妹夫，你管得着吗？”那亲兵一怔，心中还没算清这亲戚关系，韦小宝早已出门。

扬州的大街小巷他无烂熟，几乎闭了眼睛也不会走错，不多时便来到瘦西湖畔的鸣玉坊，隐隐只听得各处门户中传出箫鼓丝竹，猜拳唱曲、呼么喝六。这些声音一入耳，当真比钧天仙乐还好听十倍，心中说不出的舒服受用。走到丽春院外，但见门庭依旧，跟当年离去时并无分别。他悄悄走到院侧，推开边门，溜了进去。

他蹑手蹑脚的走到母亲房外，一张之下，见房里无人，知道母亲是在陪客，心道：“辣块妈妈，不知是哪个瘟生这当儿在嫖我妈妈，做我的干爹。”走进房中，见床上被褥还是从前那套，只是已破旧得多，心想：“妈妈的生意不大好，我干爹不多。”侧过头来，见自己那张小床还是摆在一旁，床前放着自己的一对旧鞋，床上被褥倒浆洗得干干净净。走过去坐在床上，见自己的一件青布长衫摺好了放在床角，心头微有歉意：“妈是在等我回来。他妈的，老子在北京快活，没差人送钱给妈，实在记心不好。”横卧在床上，等母亲回来。

妓院中规矩，嫖客留宿，另有铺陈精洁的大房。众妓女自住的小房，却颇为简陋。年青貌美的红妓住房较佳，象韦小宝之母韦春芳年纪已经不小，生意冷落，老鸨待她自然也马虎得很，所住的是一间薄板房。

韦小宝躺了一会，忽听得隔房有人厉声喝骂，正是老鸨的声音：“老娘白花花的银子买了你来，你推三阻四，总是不肯接客，哼，买了你来当观世音菩萨，在院子里供着好看么？打，给我狠狠的打！”跟着鞭子着肉声、呼痛声、哭叫声、喝骂声，响成一片。

这种声音韦小宝从小就听惯了，知道是老鸨买来了年轻姑娘，逼迫她接客，打一顿鞭子实是稀松平常。小姑娘倘若一定不肯，什么针刺指甲、铁烙皮肉，种种酷刑都会逐一使了出来。这种声音在妓院中必不可免，他阅历已久，这时又再听到，倒有些重温旧梦之感，也不觉得那小姑娘有什么可怜。

那小姑娘哭叫：“你打死我好了，我死也不接客，一头撞死给你看！”老鸨吩咐龟奴狠打。又打了二三十鞭，小姑娘仍哭叫不屈。龟奴道：“今天不能打了，明天再说罢。”老鸨道：“拖这小贱货出去。”龟奴将小姑娘扶了出去，一会儿又回进房来。老鸨道：“这贱货用硬的不行，咱们用软的，给她喝迷春酒。”龟奴道：“她就是不肯喝酒。”老鸨道：“蠢才！把迷春酒混在肉里，不就成了。”龟奴道：“是，是。七姐，真有你的。”

韦小宝凑眼到板壁缝去张望，见老鸨打开柜子，取出一瓶酒来，倒了一杯，递给龟奴。只听她说道：“叫了春芳陪酒的那两个公子，身边钱钞着实不少。他们说在院子里借宿，等朋友。这种年轻雏儿，不会看中春芳的，待会我去跟他们说，要他们梳笼这贱货，运气好的话，赚他三四百两银子也不稀奇。”龟奴笑道：“恭喜七姐招财进宝，我也好托你的福，还一笔赌债。”老鸨骂道：“路倒尸的贱胚，辛辛苦苦赚来几两银子，都去送在三十二张骨牌里。这件事办得不好，小心我割了你的乌龟尾巴。”

韦小宝知道“迷春酒”是一种药酒，喝了之后就人事不知，各处妓院中用来迷倒不肯接客的雏妓，从前听着只觉十分神奇，此时却知不过是酒中混了些蒙汗药，可说寻常得紧，心想：“今日我的干爹是两个少年公子？是什么家伙，倒要去瞧瞧。”

他悄悄溜到接待富商豪客的“甘露厅”外，站在向来站惯了的那个圆石墩上，凑眼向内张望。以往每逢有豪客到来，他必定站在圆石墩窥探，此处窗缝特大，向厅内望去，一目瞭然，客人侧坐，却见不到窗外的人影。他过去已窥探了不知几百次，从来没碰过钉子。

只见厅内红烛高烧，母亲脂粉满脸，穿着粉河诨衫，头上戴了一朵红花，正在陪笑给两个客人斟酒。韦小宝细细瞧着母亲，心想：“原来妈这么老了，这门生意做不长啦，也只有这两个瞎了眼的瘟生，才会叫她来陪酒。妈的小调唱得又不好听，倘若是我来逛院子，倘若她不是我妈，倒贴我一千两银子也不会叫她。”只听他母亲笑道：“两位公子爷喝了这杯，我来唱个‘相思五更调’给两位下酒。”

韦小宝暗暗叹了口气，心道：“妈的小调唱来唱去只是这几只，不是‘相思五更调’，就是‘一根紫竹直苗苗’，再不然就是‘一把扇子七寸长，一人扇风二人凉’，总不肯多学几只。她做婊子也不用心。”转念一想，险些笑了出来：“我学武功也不肯用心，原来我的懒性儿，倒是妈那里传下来的。”

忽听得一个娇嫩的声音说道：“不用了！”这三字一入耳，韦小宝全身登时一震，险些从石墩上滑了下来，慢慢斜眼过去，只见一只纤纤玉手挡住了酒杯，从那只纤手顺着衣袖瞧上去，见到一张俏丽脸庞的侧面，却不是阿珂是谁？韦小宝心中大跳，惊喜之心难以抑制：“阿珂怎么到了扬州？为什么到丽春院来，叫我妈陪酒？她女扮男装来到这里，不叫别人，单叫我妈，定是冲着我来。原来她终究还有良心，记得我是跟她拜了天地的老公。啊哈，妙极，妙之极矣！你我夫妻团圆，今日洞房花烛，我将你双手抱在怀里……”

突然听得一个男子声音说道：“吴贤弟暂且不喝，待得那几位蒙古朋友到来……”韦小宝耳中嗡的一声，立知大事不妙，眼前天旋地转，一时目不见物，闭目定得一定神，睁眼看去，坐在阿珂身侧的那个少年公子，却不是台湾的二公子郑克爽是谁？

韦小宝的母亲韦春芳笑道：“小相公既然不喝，大相公就多喝一杯。”给郑克爽斟了一杯酒，一屁股坐在他杯里。阿珂道：“喂，你放尊重些。”韦春芳笑道：“啊哟，小相公脸皮嫩，看不惯这调调儿。你以后天天到这里来玩儿，只怕还嫌人家不够风情呢。小相公我叫个小姑娘来陪你，好不好？”阿珂忙道：“不，膊膊膊要！你好好坐在一旁！”韦春芳笑道：“啊，你喝醋了，怪我陪大相公，膊膊膊你。”站起身来，往阿珂怀中坐下。

韦小宝只看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奇事，我的老婆来嫖我的妈妈。”只见阿珂伸手一推，韦春芳站立不定，一交坐倒。韦小宝大怒，心道：“小妹子，你推你婆婆，这般没上没下！”

韦春芳却不生气，笑嘻嘻站起身来，说道：“小相公就是怕丑，你过来坐在我的怀里好不好？”阿珂怒道：“不好！”对郑克爽道：“我要去了！什么地方不好跟人会面，为什么定要在这一里？”郑克爽道：“大家约好了在这里的，膊膊不散。我也不知原来是这等肮脏地方。喂，你给我规规矩矩的坐着。”最后这句话是对韦春芳说的。

韦小宝越想越怒，心道：“那日在广西柳江边上，你哀求老子饶你狗命，罚下重誓，决不再跟我老婆说一句话，今日竟然一同来嫖我妈妈。嫖我妈妈，倒也罢了，你跟我老婆却不知已说了几千句、几万句话。那日没割下你的舌头，实是老子大大的失策。”

韦春芳打起精神，伸手去接郑克爽的头颈。郑克爽将她手臂一把推开，说道：“你到外面去罢，咱兄弟俩有几句话说。等我叫你再进来。”韦春芳无奈，只得出厅。郑克爽低声道：“珂妹，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成就大事，咱们只好忍耐着点儿。”阿珂道：“那葛尔丹王子不是好人，他为什么约你到这里来会面？”

韦小宝听到“葛尔丹王子”五字，寻思：“这蒙古混蛋也来了，好极，好极，他们多半是在商量造反。老子调兵遣将，把他们一网打尽。”

只听郑克爽道：“这几日扬州城里盘查很紧，旅店客栈中的客人，植要不是熟客，衙役捕快就来问个不休，倘若露了行迹，那就不妙了。这妓院中却没公差前来罗唆。咱们住在这里，稳妥得很。我跟你倒也罢了，葛尔丹王子一行人那副蒙古模样，可惹眼得很。再说，你这么天仙般的相貌，倘若住了客店，通扬州的人都要来瞧你，迟早定会出事。”阿珂浅浅一笑，道：“不用你油嘴滑舌的讨好。”郑克爽伸臂接住她肩头，在她嘴角边轻轻一吻，笑道：“我怎么油嘴滑舌了？要是天仙有你这么美貌，什么吕纯阳、铁拐李，也不肯下凡了，每个神仙都留在天上，目不转睛的瞧着我的小宝贝儿。”阿珂嗤的一笑，低下头去。

韦小宝怒火冲天，膊可抑制，伸手一摸匕首，便要冲进去火并一场，随即转念：“这小子武功比我强，阿珂又帮着他。我一冲进去，奸夫淫妇定要谋杀亲夫。天下什么事都好做，就是武大郎做不得。”当下强忍怒火，对他二人的亲热之态只好闭目不看。

只听阿珂道：“哥哥，到底……”这“哥哥”两字一叫，韦小宝更是酸气满腹，心道：“他妈的好不要脸，连‘哥哥’也叫起来了。”她下面几句说话，就没听入耳中。只听郑克爽道：“他在明里，咱们在暗里。葛尔丹手下的武士着实厉害，包在我身上，这一次非在他身上刺几个透明窟窿可。”阿珂道：“这家伙实在欺人太甚，此仇不报，我这一生总是不会快活。你知道，我本来是不肯认爹档的，植因他答应为我报仇，派了八名武功好手陪我来一同行事，我才认了他。”韦小宝心道：“是谁得罪了你？你要报仇，跟你老公说好了没什么办不到的事，又何必认了吴三桂这大汉奸做爹档。”

郑克爽道：“要刺死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只不过各处官兵戒备严密，得手之后要全身而退，就不大容易。咱们总得想个万全之策，才好下手。”阿珂道：“爹档答应我派人来杀了这人，也不是全为了我。他要起兵攻打清廷，这人是大大大的阻碍。他吩咐我千万别跟妈说，我就料到他有私心。”郑克爽道：“你跟你妈说了没有？”阿珂摇摇头，说道：“没有。这种事情越隐秘越好，说不定妈要出言阻止，我如不听她的话，那也不好，还不如不说。”韦小宝心想：“她要行刺什么人？这人为什么是吴三桂起兵的阻碍？”只听郑克爽道：“这几日我察看他的出入情形，防护着实周密，要走近他身旁，就为难得很。我想来想去，这家伙是好色之徒，倘若有人扮作歌妓什么的，便可挨近他身旁了。”韦小宝心道：“好色之徒？他说的是抚台？还是藩台？”阿珂道：“除非是我跟师姊俩假扮，不过这种女子的下贱模样，我扮不来。”郑克爽道：“不如设法买通厨子，在他酒里放毒药。”阿珂恨恨的道：“毒死了他，我这口气不出。我要砍掉他一双手，割掉他尽向我胡说八道的舌头！这小兔崽子，我……我好恨！”“这小兔崽子”三字一入耳，韦小宝脑中一阵晕眩，随即恍然，心中不住说：“原来是要谋杀亲夫。”他虽知道阿珂一心一意的向着郑克爽，可万万想不到对自己竟这般切齿痛恨，心想：“我又有什么对不起你了？”这个疑窦顷刻间便即解破，只听郑克爽道：“珂妹，这小兔崽子是迷上你啦，对你是从来不敢得罪半分的。我知道你要杀他，其实是为了给我出气。你这番情意，我……我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

阿珂柔声道：“他欺辱你一分，比欺辱我十分还令我痛恨。他如打我骂我，我瞧在师父面上，这口气也还咽得下，可是他对你……对你一次又一次的这般无礼，叫人一想起，恨不得立即将他千刀万剐。”郑克爽道：“珂妹，我现在就报答你好不好？”右臂也伸将过去，抱住了她身子。阿珂满脸娇羞，将头钻入他怀里。

韦小宝心中又酸又怒又苦，突然间头顶一紧，辫子已给人抓住。他大吃一惊，跟着耳朵又被人扭住，待要呼叫，听到耳边一个熟悉的声音低喝：“小王八蛋，跟我来！”这句“小王八蛋”，平生不知已给这人骂过几千百次，当下更不思索，乖乖的跟了便走。

抓他辫子、扭他耳朵之人，手法熟练已极，那也是平生不知已抓过他、扭过他几千百次了，正是他母亲韦春芳。

两人来到房中，韦春芳反脚踢上房门，松手放开他辫子和耳朵。韦小宝叫道：“妈，我回来了！”韦春芳向他凝视良久，突然一把将他抱住，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韦小宝笑道：“我不是回来见你了吗？你怎么哭了？”韦春芳抽抽噎噎的道：“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在扬州城里城外找遍了，求神拜佛，也不知许了多少愿心，磕了多少头。乖小宝，你终于回到娘身边了。”韦小宝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到外面逛逛，你不用担心。”

韦春芳泪眼模糊，见儿子长得高了，人也粗壮了，心下一阵欢喜，又哭了起来，骂道：“你这小王八蛋，到外面逛，也不给娘说一声，去了这么久，这一次不狠狠给你吃一顿笋炒肉，小王八蛋也不知道老娘的厉害。”

所谓“笋炒肉”，乃是以毛竹板打屁股，韦小宝不吃已久，听了忍不住好笑。韦春芳也笑了起来，摸出手帕，给他擦去脸上泥污；擦得几擦，一低头，见到自己一件缎子新衫的前襟上又是眼泪，又是鼻涕，还染上了儿子脸上的许多炭灰，不由得肉痛起来，拍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我就是这一件新衣，还是大前年过年缝的，也没穿过几次。小王八蛋，你一回 来也不干好事，就弄脏了老娘的新衣，叫我怎么去陪客人？”

韦小宝见母亲爱惜新衣，闹得红了脸，怒气勃发，笑道：“妈，你不用可惜。明儿我给你去缝一百套新衣，比这件好过十倍的。”韦春芳怒道：“小王八蛋就会吹牛，你有个屁本事？瞧你这副德性，在外边还能发了财回来么？”韦小宝道：“财是没发到，不过赌钱手气好，赢了些银子。”

韦春芳对儿子赌钱作弊的本事倒有三分信心，摊开手掌，说道：“拿来！你身边存不了钱，过不了半个时辰，又去花个干净。”韦小宝笑道：“这一次我赢得太多，说什么也花不了。”韦春芳提起手掌，又是一个耳光打过去。

韦小宝一低头，让了开去，心道：“一见到我伸手就打的，北有公主，南有老娘。”伸手入怀，正要去取银子，外边龟奴叫道：“春芳，客人叫你，快去！”

韦春芳道：“来了！”到桌上镜箱竖起的镜子前一照，匆匆补了些脂粉，说道：“你给我躺在这里，老娘回来要好好审你，你……你可别走！”韦小宝见母亲眼光中充满担忧的神色，生怕自己又走得不知去向，笑道：“我不走，你放心！”韦春芳骂了声“小王八蛋”，脸有喜色，掸掸衣衫，走了出去。

韦小宝在床上躺下，拉过被来盖上，只躺得片刻，韦春芳便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把酒壶，她见儿子躺在床上，便放了心，转身便要走出。韦小宝知道是郑克爽要她去添酒，突然心念一动，道：“妈，你给客人添酒去吗？”韦春芳道：“是了，你给我乖乖躺着，妈回头弄些好东西给你吃。”韦小宝道：“你添了酒来，给我喝几口。”韦春芳骂道：“傻嘴鬼，小孩儿家喝什么酒？”拿着酒壶走了。

韦小宝忙向板壁缝中一张，见隔壁仍是无人，当即一个箭步冲出房来，走进隔房，打开柜子，取了老鸨的那瓶“迷春酒”，回入自己房中，藏在被窝里，拨开了瓶塞，心道：“郑克爽你这小杂种，要在我酒里入毒药，老子今日给你来个先下手为强！”

过不多时，韦春芳提着一把装得满满的酒壶，走进房来，说道：“快喝两口。”韦小宝躺在床上，接了酒壶，坐起身来，喝了一口。韦春芳瞧着儿子偷嫖客的酒喝，脸上不自禁的流露爱怜横溢之色。韦小宝道：“妈，你脸上有好大一块煤灰。”韦春芳忙到镜子前去察看。韦小宝提起酒壶往被中便倒，跟着将“迷春酒”倒了大半瓶入壶。

韦春芳见脸上干干净净，哪里有什么煤灰了，登时省起儿子又在捣鬼，要支使开自己，以便大口偷酒喝，当即转身，抢过了酒壶骂道：“小王八蛋是老娘肚里钻出来的，我还不知你的鬼计？哼，从前不会喝酒，外面去浪荡了这些日子，什么坏事都学会了。”

韦小宝道：“妈，那个小相公脾气不好，你说什么得灌他多喝几杯。他醉了不作声，再骗那大相公的银子就容易了。”

韦春芳道：“老娘做了一辈子生意，这玩意儿还用你教吗？”心中却颇以儿子的主意为然，又想：“小王八蛋回家，真是天大的喜事，今晚最好那瘟生不叫我陪过夜，老娘要陪儿子。”拿了酒壶，匆匆出去。

韦小宝躺在床上，一会儿气愤，一会儿得意，寻思：“老子真是福将，这姓郑的臭贼什么人不好嫖，偏偏来讨我便宜，想做老子的干爹。今日还不啻的一剑，再撒上些化尸粉？”想到在郑克爽的伤口中撒上化尸粉后，过不多久，便化成一滩黄水，阿珂醉转来，她的“哥哥”从此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她就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到是怎么一回 事，“他妈的，你叫哥哥啊，多叫几声哪，就快没得叫了。”

他想着高兴，爬起身来，又到甘露厅外向内张望，只见郑克爽刚喝干了一杯酒，阿珂举杯就口，浅浅喝了一口。韦小宝大喜，只见面又给郑克爽斟酒。郑克爽挥手道：“出去，出去，不用你侍候。”韦春芳答应了一声，放下酒壶时衣袖遮住了一碟火腿片。

韦小宝微微一笑，心道：“我就有火腿吃了。”忙回入房中。

过不多时，韦春芳拿了那碟火腿片进来，笑道：“小王八蛋，你死在外面，有这好东西吃吗？”笑咪咪的坐在床沿，瞧着儿子吃得津津有味，比自己吃还要喜欢。

韦小宝道：“妈，你没喝酒？”韦春芳道：“我已喝了好几杯，再喝就怕醉了，你又溜走。”韦小宝心想：“不把妈妈迷倒，干不了事。”说道：“我不走就是。妈，我好久没陪你睡了，你今晚别去陪那两个瘟生，在这里陪我。”

韦春芳大喜，儿子对自己如此依恋，那还是他七八岁之前的事，想不到出外吃了一番苦头，终究想娘的好处来，不由得眉花眼笑道：“好，今晚娘陪你睡。”

韦小宝道：“妈，我虽在外边，可天天想着你。来，我给你解衣服。”他的马屁功夫用之于皇帝、教主、公主、师父，无不极灵，此刻用在亲娘身上，居然也立收奇效。韦春芳应酬得嫖客多了，男人的手摸上身来，便当他是木头，但儿子的手伸过来替自己解衣扣不由得全身酸软，吃吃笑了起来。

韦小宝替母亲解去了外衣，便去给她解裤带。韦春芳吓的一声，在他手上轻轻一拍，笑道：“我自己解。”忽然有些害羞，钻入被中，脱下裤子，从被窝里拿出来放在被上。韦小宝摸出两锭银子，共有三十九两，塞在母亲手里，道：“妈，这是我给你的。”韦春芳一阵喜欢，忽然流下泪来，道：“我……我给你收着，过得……过得几年，给你娶媳妇。”

韦小宝心道：“我这就娶媳妇去了。”吹熄了油灯，道：“妈，你快睡，我等你睡着了再睡。”韦春芳骂道：“小王八蛋，花样真多。”便闭上了眼。她累了一日，又喝了好几杯酒，见到儿子回来，更喜悦不胜，一定下来，不多时便迷迷糊糊的睡去了。韦小宝听到她鼾声，蹑手蹑脚的轻步走到门边，心中一动，又回来将母亲的裤子抛在帐子顶上，心道：“待会你如醒转，没了裤子，就不能来捉我。”

走到甘露厅外一张，见郑克爽仰在椅中，阿珂伏在桌上，都已一动不动，韦小宝大喜，待了片刻，见两人仍是不动，当即走进厅去，反手待要带门，随即转念：“不忙关门，倘若这小子是假醉，关上了门可逃不走啦。”拔了匕首在手，走近身去，伸右手推推郑克爽，他全不动弹，果已昏迷，又推推阿珂。她唔唔两声，却不坐起。韦小宝心想：“她喝酒太少，只怕不久就醒了，那可危险。”将匕首插入靴中，扶了她坐直。

阿珂双目紧闭，含糊的道：“哥哥，我……我不能喝了。”韦小宝低声道：“好妹子，再喝一杯。”斟满一杯酒，左手挖开她小嘴，将酒灌了下去。

眼见阿珂迷迷糊糊将这杯迷春酒吞入肚中，心道：“老子跟你明媒正娶的拜了天地，你不肯跟老公洞房花烛，却到丽春院来做小妹子，要老公做瘟生来梳笼你，真正犯贱。”

阿珂本就秀丽无俦，这时酒醉之后，红烛之下更加显得千娇百媚。韦小宝色心大动，再也不理会郑克爽死活醉醒，将阿珂打横抱起，走进甘露厅侧的大房。

这间大房是接待豪客留宿的，一张大床足有六尺来阔，锦褥绣被，陈设华丽。韦小宝将阿珂轻轻放在床上，回出来拿了烛台，放在床头桌上，只见阿珂脸上红艳艳地，不由得一颗心扑通、扑通的乱跳，俯身给她脱去长袍，露出贴身穿着的淡绿亵衣。

他伸手去解她亵衣的扣子，突然听得背后脚步声，一人冲了进来，正要回头，辫子一紧，耳朵一痛，又已给韦春芳抓住了。韦小宝低声道：“妈，快放手！”

韦春芳骂道：“小王八蛋，咱们人虽穷，院子里的规矩可坏不得。扬州九大名院，那有偷客人钱的。快出去！”韦小宝急道：“我不是偷人钱啊。”

韦春芳用力拉他辫子，拚命扯了他回到自己房中，骂道：“你不偷客人钱，解人家衣服干什么？这几十两银子，定是做小贼偷来的。辛辛苦苦的养大你，想不到你竟会去做贼。”一阵气苦，流下泪来，拿起床头的两锭银子，摔在地下。

韦小宝难以解释，若说这客人女扮男装，其实是自己的老婆，一则说来话长，二则母亲说什么也不会相信，只道：“我为什么要偷人钱？你瞧，我身边还有许多银子。”从怀中掏出一大叠银票，说道：“妈，这些银子我都要给你的，怕一时吓坏了你，慢慢再给你。”

韦春芳见几百两的银票共有数十张之多，只吓得睁大了眼，道：“这……这……小贼，你……哪哪哪还不是从那两个相公身上摸来的？你转世投胎，再做十世小王八蛋，也挣不到这许多银子，快去还了人家。咱们在院子里做生意，有本事就骗人家十万八万，却是要瘟生心甘情愿，双手奉送。只要偷了人家一个儿子，二郎神决不饶你，来世还是干这营生。小宝，娘是为你好！”说到后来，语气转柔，又道：“人家明日醒来，不见了这许多银子，那有不吵起来的？衙门里公差老爷来一查，捉了你去，还打不得皮开肉烂的吗？乖小宝，咱们不能要人家这许多银子。”说来说去，总是要儿子去还钱。

韦小宝心想：“妈缠七夹八，这件事一时说不明白了，闹到老鸨、乌龟知道了，大家来一乱，这件事全坏啦。”心念一动，已有了主意，便道：“好，好，妈，就依你的。”携了母亲的手来到甘露厅，将一叠银票都塞在郑克爽怀里，拉出自己两个衣袋底，拍拍身上道：“我一两银子也没了，你放心罢？”韦春芳叹了口气，道：“好，要这样才好。”

韦小宝回到自己房里，见母亲下身穿一条旧裤，不由得嗤的一笑。韦春芳弯起手指，在他额头上的一记，骂道：“我起身解手，摸不到裤子，就知你不干好事去了。”说着不禁笑了起来。韦小宝道：“啊哟，不好，要拉屎。”抱住肚子，匆匆走出。韦春芳怕他又去甘露厅，见他走向后院茅房，这才放心，心道：“你再要去花厅，总逃不过老娘的眼去。”

韦小宝走出边门，飞奔回到何园。守门亲兵伸手拦住，喝道：“干什么？”韦小宝道：“我是钦差大人，你不认得了吗？”那亲兵一惊，仔细一看，果是钦差大人，忙道：“是，是大人……”韦小宝哪等他说完，快步回到房中，说道：“好双儿，快快，帮我变回钦差大人。”一面说，一面用力扯身上长衫。

双儿服侍他洗脸更衣，笑道：“钦差大人私行察访，查到了真相吗？”韦小宝道：“查到了，咱们这就去拿人。你快穿亲兵衣服，再叫八名亲兵随我去。”双儿道：“要不要叫徐老爷子他们？”韦小宝心想：“郑克爽和阿珂已经迷倒，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徐天川他们是跟了去，又不许我杀姓郑的那臭小子了。叫了亲兵同去，是摆架子吓我娘、吓老鸨龟儿的。”便道：“不用了。”

双儿穿着亲兵衣服，道：“咱们叫曾姑娘同去，好不好？”亲兵队中只有她跟曾柔两个是女扮男装，两个少女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已然十分亲密。韦小宝心想：“要抱阿珂到这里来。她一个不行，须得两个人抬才是。钦差大人不能当着下人动手，又不能让亲兵的臭手碰到我老婆的香身？”说道：“很好，你叫她一起去，可别叫王屋派那些人。”

曾柔本就穿着亲兵装束，片刻便即就绪。韦小宝带着二女和八名亲兵，又到丽春院来。两名亲兵上去打门，喝道：“参将大人到，快开门迎接。”众亲兵得了嘱咐，只说韦小宝是参将，要吓吓老鸨、龟儿，一名参将已绰绰有余。

打了半天，大门才呀的一声开了，一名龟奴迎了出来，叫道：“有客！”这两个字叫得没精打采。韦小宝怕他认得自己，不敢向他瞧去。一名亲兵喝道：“参将老爷驾到，叫老鸨好好侍候。”

韦小宝来到厅上，老鸨出来迎接，对韦小宝瞧也不瞧，便道：“请老爷去花厅吃茶。”韦小宝心想：“你不瞧我最好，免得认了我出来，也不用见我妈了，吩咐他们抬了阿珂和郑克爽走便是。”只是这老鸨平素接待客人十分周到，对官面上的更是恭敬客气，今日却这等冷淡，话声也很古怪，不觉微感诧异。

他走进甘露厅，只见酒席未收，郑克爽仍是仰坐在椅中，正待下令，只见一个衣着华丽之人走了过来，说道：“韦大人，你好！”韦小宝一惊，心道：“你怎认得我？”向他瞧去，这一惊非同小可，弯腰伸手，便去摸靴中匕首。突觉手上一紧，身后有人抓住了他手腕，冷冷的道：“好好坐下罢，别动粗！”左手抓住他后领，提起他身子，往椅中一送。韦小宝暗暗叫苦，但听得双儿一呼娇叱，已跟那人动上了手。曾柔上前夹击，旁边一个锦衣公子发掌向她劈去，两人斗了起来。

韦小宝凝目一看，这锦衣公子原来也是女扮男装，是阿珂的师妹阿琪。跟双儿相斗之人身材高瘦，却是西藏喇嘛桑结，这时身穿便装，头上戴帽，拖了个假辫。第一个衣着华丽之人则是蒙古王子葛尔丹。韦小宝心道：“我忒也糊涂，明明听得郑克爽说约了葛尔丹在此相会，怎不防到这一着？我一见阿珂，心里就迷迷糊糊的，连老子姓什么也忘了。他妈的，我老子姓什么，本来就不知道，倒也难怪。”

只听得双儿“啊哟”一声，腰里已被桑结点了穴道，摔倒在地。这时曾柔还在和阿琪狠斗，阿琪招式虽精，苦于出手无力，几次打中了曾柔，却伤她不得。桑结走近身去，两招之间就把曾柔点倒。八名亲兵或被桑结点倒，或被葛尔丹打死，摔在厅外天井中。

桑结嘿嘿一笑，坐了下来，说道：“韦大人，你师父呢？”说着伸出双手，直伸到他面前。只见他十根手指都少了一截，本来手指各有三节，现下只剩下两节，极为诡异可怖，韦小宝暗暗叫苦：“那日他翻阅经书，手指沾上了我所下的毒，这人居然狠得起心，将十根手指都斩了下来。今日老子落在他手中，一报还一报，把我十根手指也都斩下一截，那倒还不打紧，怕的是把我脑袋斩下一截。”

桑结见他吓得呆了，甚是得意，说道：“韦大人，当日我见你小小孩童，不知你是朝中大大的贵人，多有得罪。”韦小宝道：“不敢当。当日我只道你是一个寻常喇嘛，不知你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多有得罪。”桑结哼了一声，问道：“你怎知我是英雄了？”韦小宝道：“有人在经书上下了剧毒，想害我师父，给我师父识破了，不敢伸手去碰。你定要瞧这部经书，我师父无可奈何，只好给你。大喇嘛，你手指中毒之后，当机立断，立刻就把毒手指斩去，真正了不起！自己抹脖子自杀容易，自己斩去十根手指，古往今来，从来

没那一位大英雄干过。想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不皱一皱眉头，那也是旁人给他刮骨，要他自己斩手指，那就万万不能。你比关云长还厉害。这不是自古以来天下第一大英雄么？”

桑结明知他大拍马屁，不过想自己对他手下留情，比之哀求饶命，相差也是无几，不过这些言语听在耳里，倒也舒服受用。当日自己狠心砍下十根手指，这才保得性命，虽然双手残废，许多武功大打折扣，但想到彼时生死悬于一线，自己竟有这般刚勇，心下也常自引以为傲。他带同十二名师弟，前来中原劫夺《四十二章经》，结果十二人尽皆丧命，自己还闹得双手残废，如此倒霉之事，自然对人绝口不提，也从来无人敢问他为何会斩去十根手指，因此韦小宝这番话，还是第一次听见。

大喇嘛阴沉沉的脸上，不自禁多了几丝笑意，说道：“韦大人，我们得知你驾临扬州，大家便约齐了来跟你相会。你专门跟平西王捣蛋，坏了他老人家不少大事。额驸想回云南探亲，也是给你阻住的，是不是？”韦小宝道：“各位消息倒灵通，当真了得！这次我出京，皇上吩咐了些什么话，各位知不知道？”桑结道：“倒要请教。”

韦小宝道：“好说，好说。皇上说道：‘韦小宝，你去扬州办事，只怕吴三桂要派人行刺，朕有些放心不下。好在他儿子在朕手里，要是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朕把吴应熊这小子一模一样的两短三长便了。吴三桂派人割了你一根小指头儿，吴应熊这小子也不免少一根小指头儿。吴三桂这老小子派人杀你，等于杀他自己儿子。’我说：‘皇上，别人的儿子我都可以做，吴三桂的儿子却一定不做。’皇上哈哈大笑。就这么着，我到扬州来啦。”

桑结和葛尔丹对望一眼，两人脸色微变。桑结道：“我和王子殿下这次到扬州来找你，初时心想皇帝派出来的钦差，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哪知道我二人远远望了一望，却原来是老相识，连这位阿琪姑娘，也认得你的。”韦小宝笑道：“咱们是老相好了。”

阿琪拿起桌上的一只筷子，在他额头一戳，啐道：“谁跟你是老相好？”

桑结道：“我们约了台湾郑二公子在这里相会，原是要商量怎么对你下手，想不到你竟会自己送上门来，可省了我们不少力气。”

韦小宝道：“正是。皇上向王子手下那大胡子罕帖摩盘问了三天，什么都知道了。”

桑结和葛尔丹听到罕帖摩的名字，都大吃一惊，同时站起，问道：“什么？”

韦小宝道：“那也没什么。皇上跟罕帖摩说的是蒙古话，叽哩咕噜的，我一句也不懂。后来皇上赏了他好多银子，派他去兵部尚书明珠大人手下办事，过不了三天，就派我去催他快些画地图。这些行军打仗的事，我也不懂。我对皇上说：‘皇上，蒙古、西藏，地方太冷，你要派兵去打杖，奴才跟你告个假，到扬州花花世界去逛逛罢。’”

葛尔丹满脸忧色，问道：“你说小皇帝要派兵去打蒙古、西藏？”韦小宝摇头道：“这种事情，我不大清楚了。皇上说：‘咱们最好只对付一个老家伙。蒙古、西藏要是帮咱们，咱们就当他们是朋友；他们要是帮老家伙，咱们没法子，只好先发制人。’”

桑结和葛尔丹对望了一眼，心中略宽，都坐了下来。葛尔丹问起罕帖摩的情形，韦小宝于他形貌举止，描绘得活龙活现，不由葛尔丹和桑结不信。

韦小宝见他二人都眉头微蹙，料想他二人得知罕帖摩降清，蒙古、西藏和吴三桂勾结之事已瞒不过小皇帝，生怕康熙先下手为强，眼见双儿和曾柔都给点了穴道，躺在地下，那八名亲兵多半均已嗝乎哀哉，他这次悄悄来到丽春院，生恐给人发现自己身世秘密，因此徐天川、张勇、赵齐贤等无一得知，看来等到自己给人剁成肉酱，做成了扬州出名的狮子头，不论红烧也罢，清蒸也罢，甚至再加蟹粉，还是无人来救；既无计脱身，只有信口开河，聊胜于坐以待毙，说道：“皇上听说葛尔丹王子武功高强，英雄无敌，倒也十分佩服的。”

葛尔丹微笑问道：“皇帝也练武功么？怎知道我有武功？”韦小宝道：“皇上自然会武的，还挺不错呢。殿下那日在少林寺大显身手，只打得少林寺方丈甘拜下风，达摩堂、罗汉堂、般若堂三堂首座望风披靡。兄弟都向皇上细细说了。”那日葛尔丹在少林铙羽而去，此刻听韦小宝为他大吹法螺，在桑结之前大有面子，不禁脸现得意之色。

韦小宝道：“少林寺方丈晦聪大师的武功，在武林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可是王子殿下衣袖只这么一拂，晦聪方丈便站立不定，一交坐倒，幸亏他坐下去时，屁股底下恰好有个蒲团，才不摔坏了那几根老骨头...”其实那天葛尔丹是给晦聪袍袖一拂，一交坐在椅上，再也站不起来，韦小宝却把话倒转来说了，心想：“晦聪师兄待我不错，但今日做师弟的身遇血光之灾，眼看就要圆寂坐化，前往西天，只好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师兄胜即是败，败即是胜。”嘴里胡言乱语，心中胡思乱想，一双眼睛东张西望，一瞥眼间，只见阿琪似笑非笑，一双妙目盯在葛尔丹脸上，眼光中充满着情意。

韦小宝心念一动：“这恶姑娘想做蒙古王妃。”便道：“皇上说道：‘葛尔丹王子武功既高，相貌又漂亮，他要娶王妃，该当娶一个年轻美貌、也有武功的姑娘才是...’偷眼向阿琪瞧去，果见她脸上一红，神色间十分关注，接着道：‘...那陈圆圆虽然号称天下第一美人，可是现下年纪大了，葛尔丹又何必定要娶她呢？’”

阿琪忍不住道：“谁说他要娶陈圆圆了？又要瞎说！”葛尔丹摇头道：“哪有此事？”

韦小宝道：“是啊。我说：‘启禀皇上：葛尔丹王子殿下有个相好的姑娘，叫做阿琪姑娘...’”阿琪啐了一口，脸上神色却十分欢喜。葛尔丹向她笑吟吟的望了一眼。韦小宝续道：“...这位阿琪姑娘武功天下第三，只不及桑结大喇嘛、葛尔丹王子殿下，比之皇上嘻嘻，似乎还强着一点儿，奴才说的是老实话，皇上可别见怪...”

桑结本来听得有些气闷，但听他居然对皇帝说自己是武功天下第一，明知这小鬼的说话十成中信不了半成，但也不自禁怡然自得，鼻中却哼了一声，示意不信。

韦小宝继续道：“皇上说：‘我不信。这小姑娘武功再好，难道还强得过她师父吗？’我说：‘皇上有所不知。这小姑娘的师父，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尼姑，武功本来是很高的，算得上天下第三。可是有一次跟桑结大喇嘛比武，给桑结大喇嘛一掌劈过去，那师太抵挡不住，全身内功散得无影无踪。因此武功天下第三的名号，就给她徒儿抢去了。’”

阿琪听他说穿自己的师承来历，心下惊疑不定：“他怎会知道我师父？”

桑结虽未和九难动过手，但十二名师弟尽数在他师徒手下死于非命，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此刻听韦小宝宣称九难被自己一掌劈得内功消散，实是往自己脸上大大贴金。他和葛尔丹先前最担心的，都是怕韦小宝揭露自己的丑史，因此均想尽快杀了此人灭口，待听得他将自己的大败说成大胜，倒也不忙杀他了。桑结向阿琪凝视片刻，心想：“我此刻才知，原来你是那白衣小尼姑的徒儿。这其中只怕有点儿古怪。”

阿琪问道：“你说陈圆圆什么的，又怎样了？”

韦小宝道：“那陈圆圆，我在昆明是亲眼见过的。不瞒姑娘说，她比我大了好多岁，不过‘天下第一美人’这六个字，的确名不虚传。我一见之下，登时灵魂儿出窍，手脚冰冷，全身发抖，心中只说‘世上哪有这样美貌的人儿？’阿琪姑娘，你的师妹阿珂，算得是很美了，但比之这个陈圆圆，容貌体态，那可差得太多。”

阿琪自然知道阿珂容颜绝美，还胜于己，又知韦小宝对阿珂神魂颠倒，连他都这般说，只怕这话倒也不假，但嘴上兀自不肯服气，说道：“你这小孩儿是个小色迷，见到人家三分姿色，就说成十分。陈圆圆今年至少也四十几岁了，就算从前美貌，现今也不美了。”

韦小宝连连摇头道：“不对，不对。象你阿琪姑娘，今年不过十八九岁，当然美得不得了。再过三十年，一定仍然美丽之极，你信不信，我跟你打个赌。如果三十年后你相貌不美了，我割脑袋给你。”

阿琪嘻的一笑，任何女人听人称自己美貌，自然开心，而当着自己情郎之面称赞，更加心花怒放。何况她对自己容色本就颇有自信，想来三十年后，自己也不会难看多少。

韦小宝只盼她答应打这赌，那么葛尔丹说不定会看在意中人面上，便让自己再活三十年，到那时再放输赢，也还不迟。不料桑结哼了一声，冷冷的道：“就可惜你活不过今晚了。阿琪姑娘三十年后的芳容，你没福气见到啦。”

韦小宝嘻嘻一笑，说道：“那也不打紧。只盼大喇嘛和王子殿下记得我这句话，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就知韦小宝有先见之明了。”桑结、葛尔丹、阿琪三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

韦小宝道：“我到昆明，还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我是送建宁公主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你们三位都知道了的。本来这是大大的喜事，可是一进昆明城里，只见每条街上都有人在号啕大哭，隔不了几家，就是一口棺材，许多女人和小孩披麻戴孝，哭得昏天黑地。”

葛尔丹和阿琪齐问：“那为了什么？”

韦小宝道：“我也奇怪得很哪。一问云南的官儿，大家支支吾吾的都不肯说。后来我派亲兵出去打听，才知道了，原来这天早晨，陈圆圆听说公主驾到，亲自出来迎接。她从轿子里一出来，昆明十几万男人就都发了疯，个个拥过去看她，都说天上仙女下凡，你推我拥，踹死了好几百人。平西王帐下的武官兵丁起初拚命弹压，后来见到了陈圆圆，大家刀枪也都掉了下来，个个张大了口，口水直流，只是瞧着陈圆圆。”

桑结、葛尔丹、阿琪三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这小孩说话定然加油添酱，不过陈圆圆恐怕当真美貌非凡，能见上一见就好了。”

韦小宝见三人渐渐相信，又道：“王子殿下，平西王麾下有个总兵，叫做马宝，你听过他名字么？”葛尔丹和阿琪都点了点头。他和二人和马宝曾同去少林寺，怎不认得？葛尔丹道：“那天在少林寺中，你也见过他的。”韦小宝道：“是他么？我倒忘了。当日我只留神王子殿下大显神功，打倒少林寺的高僧，没空再瞧旁人，就算稍有一点儿空闲，也只顾到向阿琪姑娘的花容月貌偷偷多看上几眼。”阿琪啐了他一口，心中却甚喜欢。

葛尔丹问道：“马总兵又怎么了？”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马总兵也就是这天出的事。他奉平西王将令保护陈圆圆，哪知道他看得陈圆圆几眼，竟也胡里胡涂了，居然过去摸了摸她那又白又嫩的小手。后来平西王知道了，打了他四十军棍。马总兵悄悄对人说：‘我摸的是陈圆圆的左手，本来以为王爷要割了我一只手。早知道只打四十军棍，那么连她右手也摸一摸了。八十下军棍，未必就打死我。’平西王驾下共有十大总兵，其余九名总兵都羡慕得不得了。这句话传到平西王耳里，他就传下将令，今后谁摸陈圆圆的手，非砍下双手不可。平西王的女婿夏国相，也是十大总兵之一，他就叫高手匠人先做下一双假手。他说自己有时会见到这个天仙似的岳母，万一忍不住要上去摸手，不如自己先做个假手，以免临时来不及定做，这叫做有什么无患。”

葛尔丹只听得张大了口，呆呆出神。桑结不住摇头，连说：“荒唐，荒唐！”也不知是说十大总兵荒唐，还是说韦小宝荒唐。阿琪道：“你见过陈圆圆，怎不去摸她的手？”

韦小宝道：“那是有缘故的。我去见陈圆圆之前，吴应熊先来瞧我，说我千里迢迢的送公主去给他做老婆，他很是感激。他从怀里掏出一副东西，金光闪闪，镶满了翡翠、美玉、红宝石、猫儿眼，原来是一副黄金手铐。”

阿琪问道：“什么手铐，这般珍贵？”

韦小宝道：“是啊，当时我便问他是什么玩意儿，总以为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哪知他喀喇一声，把我双手铐住了。我大吃一惊，叫道：‘额驸，你干什么拿我？我犯了什么罪？’吴应熊道：‘钦差大人，你不可会错了意，兄弟是一番好意。你要去见我陈姨娘，这副手铐是非戴不可的，免得你忍耐不住，伸手摸她。倘若单是摸摸她的手，又王冲着你钦差大人的面子，也不会怎样。就怕你一呀摸二呀摸，三呀摸的摸起来，又王不免要犯杀害钦差大臣的大罪。大人固然不妥，我吴家可也糟了。’我吓了一跳，就戴了手铐去见陈圆圆。”

阿琪越听越好笑，道：“我可真是不信。”韦小宝道：“下次你到北京，向吴应熊要这副金手铐来瞧瞧，就不由你不信了。他是随身携带的，以便一见陈圆圆，立刻取出戴上，只要慢得一步，那就乖乖不得了。”桑结哼了一声道：“陈圆圆是他庶母，难道他也敢有非礼的举动？”韦小宝道：“他当然不敢，因此随身携带这副金手铐啊。”

阿琪道：“他到了北京，又何必再随身携带？”

韦小宝一怔，心道：“糟糕！牛皮吹破了。”但他脑筋转得甚快，立即说道：“吴应熊本来想立刻回昆明的，又没想在北京长住。留在北京，那是不得已。”桑结瞪了他一眼，道：“那是你恩将仇报了。人家借手铐给你，很够交情，你却阻拦了他，不让他回云南。”

韦小宝摇头道：“吴应熊于我有什么恩？他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桑结奇道：“他得罪你什么了？”韦小宝道：“还不得罪？借手铐给我，那比杀了我老子还恶毒。当时我若不是戴着这副手铐，陈圆圆的脸蛋也摸过了。唉，大喇嘛，王子殿下，只要我摸过陈圆圆那张比花瓣儿还美上一万倍的脸蛋，吴三桂砍下我这一只手又有什么相干？就算他再砍下我一双腿，做成云南宣威火腿，又算得什么？”

三人神驰天南，想象陈圆圆的绝世容光，听了他这几句话竟然不笑。

韦小宝压低嗓子，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模样，悄声道：“有个天大的秘密，三位听了可不能泄漏。本来是不能说的，不过难得跟三位谈得投机，不妨跟知己说说。”葛尔丹忙问：“什么机密？”韦小宝低声道：“皇上调兵遣将，要打吴三桂。”桑结等三人相视一笑，都想：“那是什么机密了？皇帝不打吴三桂，吴三桂也要起兵打皇帝。”韦小宝道：“你们可知皇上为什么要对云南用兵？那就难猜些了。”

阿琪道：“难道也是为了陈圆圆？”韦小宝一拍桌子，显得惊异万分，说道：“噢！你怎么知道？”阿琪道：“我是随便猜猜。”

韦小宝大为赞叹，说道：“姑娘真是女诸葛，料事如神。皇上做了皇帝，什么都有了，就只少了这个‘天下第一美人’。上次皇上为什么派我小孩子去云南，却不派什么德高望重、劳苦功高的大臣？就是要我亲眼瞧瞧，到底这女子是不是当真美得要命，再要我探探吴三桂的口风，肯不肯把陈圆圆献进宫去。派白胡子大臣去办这件事，总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哪知我只提得一句，吴三桂就拍案大怒，说道：‘你送一个公主来，就想调换我的活观音？哼，就是一百个公主，我也不换。’”

桑结和葛尔丹对望一眼，隐隐觉得上了吴三桂的大当，原来其中还有这等美色的纠葛。吴三桂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正是为了陈圆圆，断送了大明三百年的江山，此事天下皆知。小皇帝年少风流，这种事倒也是在情理之中。

韦小宝心想：“小玄子，你是鸟生鱼汤，决不贪图老乌龟的老婆。我小桂子大难临头，只好说你几句坏话，千万不好当真。”见桑结和葛尔丹都神色严重，又道：“我见吴三桂一发怒，就不敢再说。那时我在云南，虽带得几千兵马，怎敌得过吴三桂手下的千军万马？只好闷声发大财了，是不是啊？”葛尔丹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一天晚上，那大胡子罕帖摩来见我，他说是王子殿下派他去昆明跟吴三桂联络的。他在昆明却发觉情势不对，说蒙古人是成什么汗的子孙，都是英雄好汉，干么为了吴三桂的一个美貌女子去打仗送死。他求我偷偷带他去北京见皇帝，要亲自对皇帝说，陈圆圆什么的，跟蒙古王子、西藏喇嘛都不相干。蒙古葛尔丹王子早有一位阿琪姑娘，不会再要陈圆圆的了。西藏大喇嘛也有了……有了很多美貌的西藏姑娘……”

桑结大喝：“胡说！我们黄教喇嘛严守清规戒律，决不贪花好色。”韦小宝忙道：“那是罕帖摩说的，可不关我事。大喇嘛，罕帖摩为了讨好皇帝，叫他放心，不用担心你会抢陈圆圆，只怕是有的。”桑结哼了一声，道：“下次见到罕帖摩，须得好妹问他一问，到底是他说谎，还是你说谎，如此败坏我的清誉。”

韦小宝心中一喜：“他要去质问罕帖摩，看来一时就不会杀我了。”忙道：“是，是。下次你叫我跟罕帖摩当面对证好了。你们帮吴三桂造反，实在没什么好处。就算造反成功，你们两位身边若不带一副手铐，总还是心惊肉跳……”忽见桑结脸有怒色，忙道：“大喇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见了陈圆圆当然不会动心。不过，不过……唉！”

桑结问道：“不过什么？”韦小宝道：“上次我到昆明，陈圆圆出来迎接公主，不是挤死了好几百人么？这些死人的家里做法事，和尚道士忽然请不到了。”阿琪问道：“那为什么？”韦小宝道：“许许多多和尚见到了陈圆圆，凡心大动，一天之中，昆明有几千名和尚还俗，不出家了。你想，突然间少了几千和尚，大做法事自然不够人手了。”

葛尔丹等三人都将信将疑，觉他说得未免太玄，但于陈圆圆的美艳，却已决无怀疑。

阿琪向葛尔丹幌了一眼，轻轻的道：“昆明地方这古怪，我是不去的了。你要帮吴三桂，你自己去罢。”葛尔丹忙道：“谁说要去昆明了？我又不想见陈圆圆。我看我们的阿琪姑娘，也不见得会输了给陈圆圆。”阿琪脸色沉了下来，说道：“你说我不见得会输了给陈圆圆，明明说我不及她。你就是想去见她。”说着站起身来，道：“我走啦！”

葛尔丹大窘，忙道：“不，不！我对天发誓，这一生一世，决不看陈圆圆一眼。”阿琪回嗔作喜，坐了下来。韦小宝道：“你决不看陈圆圆一眼，这话是对的。不论是谁，一见到她，只看一眼怎么够？一百眼、一千眼也看不够啊。”葛尔丹骂道：“你这小鬼，就会瞎说。我立誓永远不见陈圆圆的面就是。若是见了，教我两只眼睛立刻瞎了。”阿琪大喜，含情脉脉的凝视着他。

韦小宝道：“我听小皇帝说，真不明白你们两位帮吴三桂是为了什么。倘若是得陈圆圆，那没有法子，天下只有一个陈圆圆，连小皇帝也没有。除了这美女之外，吴三桂有什么，小皇帝比他多十倍还不止。你们两位只要帮皇帝，金银财宝，要多少有多少。”

桑结冷冷的道：“西藏和蒙古虽穷，却也不贪图金银财宝。”韦小宝心想：“他二人不要金银财宝，也不要美女，最想要的是什”念头一转，心道：“是了，小丈夫一日不可无钱，大丈夫一日不可无权。我韦小宝是小丈夫，他两个是大丈夫。”便道：“小皇帝说，葛尔丹只是个王子，还不够大，倘若帮我打吴三桂，我就封他为蒙古国王。”

葛尔丹双目射出喜悦的光芒，颤声问道：“皇……皇帝当真说过这句话？”韦小宝道：“当然！我为什么骗你？”桑结道：“天下也没有蒙古国王这衔头。皇帝如能帮着殿下做了准噶尔汗，殿下也就心满意足了。”韦小宝道：“可以，可以！这‘整个儿好’，皇帝一定肯封。”心想：“‘整个儿好’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难道还有‘一半儿好’的？”

桑结见他脸上神色，料想他不懂，说道：“蒙古分为几部，准噶尔是其中最大的一部。蒙古的王不叫国王，叫做汗。王子殿下还没做到汗。”韦小宝道：“原来如此。王子殿下只要帮皇上，做个把整个儿汗那还不容易？皇帝下一道圣旨，派几万兵马去，别的蒙古人还会反抗吗？”葛尔丹一听大喜，道：“皇帝如肯如此，那自然易办。”

韦小宝一拍胸膛，说道：“你不用担心，包在我身上办到就是。皇上只恨吴三桂一人。阿琪姑娘虽然美貌，只要不给皇上瞧见，他包管不会来抢你的。至于桑结大喇嘛呢，你帮了皇上的忙，皇上自会封你做管治全西藏的大官。”他不知这大官叫做什么，不敢乱说。

桑结道：“全西藏是达赖活佛管的，可不能由皇上随便来封。”韦小宝道：“别人做得活佛，你为什么不能做？西藏一共有几个活佛？”桑结道：“还有一位班禅活佛，一共是两位。”韦小宝道：“是啊，一日不过三，什么都要有三个才是道理。咱们请皇上再封一位桑结活佛，桑结大活佛专管达什么、班什么的两个小活佛。”桑结心中一动：“这小家伙瞎说一气，倒也有些道理。”想到此处，一张瘦削的脸上登时现出了笑容。

韦小宝此时只求活命脱身，对方不论有什么要求，都是一口答应，何况封准噶尔汗、西藏大活佛，又不用他费一两银子本钱，说道：“我不是吹牛，兄弟献的计策，皇帝有九成九言听计从。再说，两位肯帮着打吴三桂，皇帝不但要封赏两位，兄弟也是立了大功，非升官发财不可。常言说得好：‘朝里有人好做官。’兄弟在朝里做大官，两位分别在蒙古、西藏做大官。我说哪，咱三个不如拜把子做了结义兄弟，此后咱们三人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天下除了小皇帝，就是咱三个大了，那岂不是美得很多？”心想：“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句话是很要紧的。他二人只要一点了头，就不能再杀我了。再要杀我，等于自杀。”

桑结和葛尔丹来到扬州之前，早已访查清楚，知道这少年钦差是小皇帝驾前的第一大红人，飞黄腾达，升官极快，只万万想不到原来便是那个早就相识的少年。葛尔丹原和他并无仇怨，桑结却给他害死了十二名师弟，斩去了十根手指，本来恨之入骨，但听了这番言语后，心想众师弟人死不能复生，指头斩后不能重长，倘若将此人一掌打死，也不过出了一口恶气，徒然帮了吴三桂一个大忙于自己却无甚利益，但如跟他结拜，倒十分实惠，好处甚多。两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缓缓点头。

韦小宝大喜过望，想不到一番言辞，居然打动了两个恶人之心，生怕二人反悔，忙道：“大哥、二哥、二嫂，咱们就结拜起来。二嫂拜不拜都成，你跟二哥拜了天地，那都是一家人了。”阿琪红着脸啐了一口，只觉这小孩说话着实讨人欢喜。

桑结突然一伸手，拍的一声，将桌子角儿拍了下来。韦小宝吃了一惊，心道：“又干什么了？”只听桑结厉声道：“韦大人，你今日这番话，我暂且信了你的。可是日后你如反覆无常，食言而肥，这桌子角儿便是你的榜样。”

韦小宝笑道：“大哥说哪里话来，我兄弟三人一起干事，大家都有好处。兄弟假如欺骗了你们，你们在蒙古、西藏发兵跟皇帝过不去，皇帝一怒之下，定要砍了我脑袋。两位哥哥请想，兄弟敢不敢对你们不住？”桑结点点头，道：“那也说得是。”

当下三人便在厅上摆起红烛，向外跪拜，结为兄弟，桑结居长，葛尔丹为次，韦小宝做了三弟。他向大哥、二哥拜过，又向阿琪磕头，满口“二嫂”，叫得好不亲热，心想：“你做了我二嫂，以后见到我调戏我自己的老婆阿珂，总不好意思再来干涉了罢？”

阿琪提起酒壶，斟了四杯酒，笑道：“今日你们哥儿三个结义，但愿此后有始有终，做出好大的事业来。小妹敬你们三位一杯。”桑结道：“这杯酒自然是要喝的。”说着拿起了酒杯。

韦小宝忙道：“大哥，且慢！这是残酒，不太干净。咱们叫人来换过。”大声叫道：“来人哪！快取酒来。”微觉奇怪：“丽春院里怎么搞的？这许久也不见有人来侍候。”又想：“是了。老鸨、龟奴见到打架，又杀死了官兵，都逃得干干净净了。”

正想到此处，却见走进一名龟奴，低垂着头，含糊的道：“什么事？”韦小宝心道：“丽春院里的龟奴，我哪一个不识得？这家伙是新来的，哪有对客人这般没规矩的？定是吓得傻了。”喝道：“快去取两壶酒来。”那龟奴道：“是了！”转身走出。

韦小宝见到那龟奴的背影，心念一动：“咦！这人是谁？白天在禅智寺外赏芍药，就见过他，怎么他到这里来做龟奴？其中定有古怪。”凝神一想，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啊”的一声，跳了起来。

桑结、葛尔丹、阿琪三人齐问：“怎么？”韦小宝低声道：“这人是吴三桂手下高手武士假扮的，咱们刚才的说话，定然都教他听去啦。”桑结和葛尔丹吃了一惊，齐道：“那可留他不得。”韦小宝道：“二位哥哥且……且不忙动手。咱们假装不知，且看他一共来了多少人，有……有什么鬼计。”他说这几句话时，声音也颤了。这龟奴倘若真是吴三桂的卫士所扮，他倒也不会这般惊惶，原来此人却是神龙教的陆高轩。

这人自神龙岛随着他同赴北京，相处日久，此时化装极为巧妙，面目已全然不认，但见到他的背影，却感眼熟。日间在禅智寺外仍未省起，此刻在丽春院中再度相见，便知其中必有跷蹊，仔细一想，这才恍然。单是陆高轩一人，倒也不惧，但他既在禅智寺外听到自己无意中漏出的口风，说要到丽春院来听曲，便即来此化装为龟奴，那么多半胖头陀和瘦头陀也来了，说不定洪教主也亲自驾临再要说说洪教主跟自己也拜上把子，发誓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可千难万难。他越想越怕，额头上汗珠一颗颗的渗将出来。

只见陆高轩手托木盘，端了两壶酒进来，低下头，将酒壶放在桌上。韦小宝寻思：“他低下了头，生怕我瞧出破绽。哼，不知还来了什么人？”说道：“你们院子里怎么只有你一个？坑口叫些人进来侍候。”陆高轩“嗯”的一声，忙转身退出。

韦小宝低声道：“大哥、二哥、二嫂，待会你们瞧我眼色行事。我如眼睛翻白，抬起头望，你们立刻出手，将进来的人杀了。这些人武功高强，非同小可。”桑结等都点头答应，心中却想：“吴三桂手下的卫士，武功再高，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过了一会，陆高轩带了四名妓女进来，分别坐在四人身畔。韦小宝一看，四名妓女都不相识，并不是丽春院中原来的姑娘。四妓相貌都极丑陋，有的吊眼，有的歪嘴，皮肤或黄或黑，或凹凸浮肿，或满脸疮疤。韦小宝笑道：“丽春院的姑娘，相貌可漂亮得紧哪。”只见那坐在桑结身边、满脸疮疤的姑娘向他眨了眨眼，随即又使个眼色。

韦小宝见她眼珠灵活，眼神甚美，心想：“这四人是神龙教的，故意扮成了这般模样，她却向我连使眼色，那是什么意思？”端起原来那壶迷春酒，给四名妓女都斟了一杯，说道：“大家都喝一杯罢！”

妓院之中，原无客人向妓女斟酒之理，客人一伸手去拿酒壶，妓女早就抢过去斟了。但四名妓女只垂首而坐，韦小宝给她们斟酒四人竟一句话不说。韦小宝心道：“这四个女人假扮婊子，功夫差极。”说道：“你们来服侍客人，怎么不懂规矩，自己不先喝一杯？”

说着又斟了一杯，对陆高轩道：“你是新来的罢？连乌龟也不会做。你们不敬客人的酒，客人一生气，还肯花钱么？”陆高轩和四女以为妓院中的规矩确是如此，都答应了一声：“是！”各人将酒喝了。

韦小宝笑道：“这才是了。院子里还有乌龟婊子没有？通统给我叫过来。偌大一家丽春院，怎么只你们五个人？只怕有点古怪。”那脸孔黄肿的妓女向陆高轩使个眼色。陆高轩转身出去，带了两名龟奴进来，沙哑着嗓子道：“婊子没有了，乌龟倒还有两只。”

韦小宝暗暗好笑，心道：“婊子、乌龟，那是别人在背后叫的，你自己做龟奴，怎能还口称‘婊子、乌龟’？就算是嫖院的客人，也不会这样不客气。院子里只说‘姑娘、伴当’。我试你一试，立刻就露出了马脚。哼哼，洪教主神机妙算，可是做梦也想不到，我韦小宝就是在这丽春院中长大的。”

只见那两名龟奴都高大肥胖，一个是胖头陀假扮，一瞧就瞧出来了，另一个依稀是瘦头陀，可是怎么身材如此之高？微一转念，已知他脚底踩了跷，若非心中先已有数，可真万万瞧不出来。他又斟了两杯酒，说道：“客人叫你们乌龟喝酒，你们两只乌龟快喝！”胖头陀一声不响的举杯喝酒。瘦头陀脾气暴躁，忍耐不住，骂道：“你这小杂种才是乌龟！”陆高轩忙一扯他袖子，喝道：“快喝酒！你怎敢得罪客人？”瘦头陀这次假扮龟奴，曾受过教主的严诫，心中一惊，忙将酒喝了。

韦小宝问道：“都来齐了吗？没别的人了吗？”陆高轩道：“没有了！”

韦小宝道：“洪教主没扮乌龟么？”说了这句话，双眼一翻，抬起头望。

陆高轩等七人一听此言，都大吃一惊，四名妓女一齐站起。桑结早在运气戒备，双手齐出，登时点中了瘦头陀和陆高轩二人的腰间。

这两指点出，陆高轩应手而倒，瘦头陀却只哼了一声，跟着挥掌向桑结当头劈落。桑结吃了一惊，心想自己的“两指禅”功夫左右齐发，算得天下无双，自从十根手指中毒截去之后，手指短了一段，出手已不如先前灵活，但正因短了一段，若是点中在敌人身上，力道可又比昔日强了三分。此时明明点中这大胖子腰间穴道，何以此人竟会若无其事？难道他也如韦小宝一般，已练成了“金刚护体神功？”

其实这两人谁也没有“金刚护体神功”。韦小宝所以刀枪不入，只是穿了护身宝衣，而瘦头陀却是脚下踩了高跷，凭空高了一尺。桑结以为他身材真是如此魁梧，伸指点他腰间，中指处却是他大腿外侧。瘦头陀只一阵剧痛，穴道并未封闭。

这时胖头陀已和葛尔丹斗在一起。满脸疮疤的妓女在和阿琪相斗，另外一名妓女却向韦小宝扑来。韦小宝笑道：“你发花痴么？这般恶形恶状干什么？”眼见那妓女十指如钩，来势凶狠，心中一惊，一低头便钻到了桌子底下，伸手在那妓女的腿上一推。那妓女喝了迷春酒后，药力发作，头脑中本已迷迷糊糊，给他一推，站立不定，身子晃了几晃，一交坐倒，再也站不起来。跟着其余三名假妓女也都先后晕倒。

瘦头陀和桑结拆得几招，嫌足底高跷不便，双脚运劲，拍拍两声，将高跷踹断了。桑结骂道：“原来是个矮子。”瘦头陀怒道：“老子从前可比你高得多，我喜欢做矮子，跟你什么相干？”桑结哈哈大笑，两人口中说话，手上丝毫不停。两个都是武功好手，数招之后，互相暗暗佩服。桑结心道：“吴三桂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武功了得的矮胖卫士。”瘦头陀心道：“你武功虽高，却给韦小宝这小鬼做走狗，也不是什么好脚色。”

那边厢葛尔丹数招回就敌不过胖头陀了。只是胖头陀喝了一杯迷春酒，手脚不甚灵便，才一时没将他打倒。阿琪见跟自己相斗的妓女招式灵活，可是使不了几招，便即晕倒，暗暗奇怪，转头见葛尔丹不住倒退，忙上前相助。胖头陀眼前一黑，身子晃了几下，只感敌人在自己胸口拍了一掌，力道却不厉害。他闭着眼睛，两手一分，格开对方手臂，双手食指点到了敌人腋下。阿琪登时全身酸软慢慢倒下，压在陆高轩背上，正自惊惶，只见胖头陀突然俯冲摔倒。

葛尔丹叫道：“阿琪，阿琪，你怎么了？”蓦地里胖头陀跃起身来，当胸一拳，将他打得摔出丈许，重重撞在墙上。胖瘦二头陀内力甚深，虽然喝了迷春酒，但这不过是妓院中所调制的寻常迷药，并不如何厉害。两人虽感昏晕，还在勉力支撑。

这时瘦头陀双眼瞧出来白蒙蒙的一团，只有桑结一个人影模模糊糊的晃来晃去，他伸手去打，都给桑结轻易避过，自己左肩和右颊却接连重重的吃了两拳。桑结的拳力何等沉重，饶是瘦头陀皮粗肉厚，却也抵受不起，不禁连声吼叫，转身夺门而逃。陆高轩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上身穴道未解，胡里胡涂的跟着奔了出去。

葛尔丹给胖头陀打得撞上墙壁，背脊如欲断裂，正自心怯，却见敌人左手扶住了桌子，闭着眼睛，右掌在面前胸口不住摇晃，似是怕人袭击。葛尔丹瞧出便宜，跃将过去，猛力一脚，踢中他后臀。胖头陀大叫一声，左手反转，抓住了葛尔丹胸口，将他身子提了起来。桑结抢上相救。胖头陀睁开眼睛，抓着葛尔丹抢出甘露厅，飞身渐远。

桑结喝道：“放下人来！”追了两人呼喝之声渐远去。

韦小宝从桌底下钻出来，只见地下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大堆人。双儿和曾柔躺在厅角落里；四名假妓女晕倒在地；郑克爽本来伏在桌上，打斗中椅子给人推倒，已滚到了桌子底下；阿琪下身搁在一张翻倒的椅上，上身躺在地上。一千人个个毫不动弹，有的是被点中了穴道，有的是为迷春酒所迷，均如死了一般。

他最关心双儿，忙将她扶起，见她双目转动，呼吸如常，便感放心，只是他不会解穴，只好将双儿、曾柔、阿琪三人扶入椅中坐好。

心中又记挂母亲，奔到母亲房中，只见韦春芳倒在床边，韦小宝大惊，忙抢上扶起，见她身子软软的，呼吸和心跳却一如往常，料想是给神龙教的人点了穴道，丽春院中的婊子、乌龟，定然个个不免，穴道被点，过得几个时辰自会解开，倒也不必担心。

回到甘露厅中，侧耳倾听，没半点胖瘦二头陀或桑结、葛尔丹回转的声息，心想：“这满脸疮疤的假婊子向我大使眼色，似乎是我留心，这人良心倒好，不知是谁？”走过去俯身伸手，在那女子脸上抹了几抹，一层灰泥应手而落，露出一张娇嫩白腻的脸蛋。韦小宝一声欢呼，原来竟是小郡主沐剑屏。他低下头来，在她脸上轻轻一吻，说道：“究竟你对我有良心，你定是给他们逼着来骗我的。”

突然心中一跳：“还有那三个假婊子是谁？方姑娘不知在不在内？这小婊子专门想法子害我，这次若不在内，倒奇怪得紧了。”想到了方怡，既感甜蜜，又感难过，眼见那脸蛋黄肿的女子身材苗条，看来多半是方怡，便伸手去抹她脸上化妆泥粉落下，露出一张姿媚娇艳的脸蛋，年纪比方怡大了五六岁，容貌却比她更美，原来是洪教主夫人。她酒醉之后，双颊艳如桃花，肌肤中犹似要渗出水来。韦小宝过去虽觉洪夫人美貌动人，却从来不敢以半分轻薄的眼色相觑，这时她烂醉如泥，却是机会来了。伸出右手，在她脸颊上捏了一把，见她双目紧闭，并无知觉，他一颗心怦怦乱跳，又在她另一边脸颊上捏了一把。

转过身来看另外两个女子，见两人都身材臃肿，决非方怡，其中一人曾恶狠狠的向自己扑击。韦小宝提起酒壶，在她脸上淋了些酒水，然后拉起她衣襟在脸上抹一抹，现出真容，赫然竟是假太后。韦小宝大喜，心道：“这场功劳当真大得很了。皇上和太后要我捉拿这老婊子报仇，千方百计的捉不到，哪知道她自己竟会到丽春院来做老婊子。可见我一直叫她老婊子，那是神机妙算，早有先见之明。”

再去抹掉第四个假婊子的化妆，露出容貌来却是方怡。韦小宝大吃一惊：“她为什么腰身这样粗，难道跟人私通，怀了孩儿？天灵灵，地灵灵，老婊子真的做了老婊子，韦小乌龟真的做了小乌龟？”伸手到她内衣一摸，触手之处不是肌肤，拉出来却是个枕头。韦小宝哈哈大笑，笑道：“你的良心，可比小郡主坏得太多。她唯恐我遭了你们毒手，不住向我使眼色。你却唯恐我瞧出来，连大肚婆娘也敢装。哈哈，你这小婊子在丽春院里大了肚皮，我给你打胎。早打胎，晚打胎，打下一个枕头来。”

走到厅外一瞧，只见数名亲兵死在地下，院中乌灯黑火，声息全无，心想：“胖瘦二头陀都喝了药酒，终究打不过我那两个结义哥哥，但如洪教主他们在外接应，结果就难说得很久了。两位哥哥，倘若你们今天归位，小弟恕不同年同月同日死，对不住之至！”

回进厅来，但见洪夫人、方怡、沐剑屏、双儿、曾柔、阿琪六个美人儿有的昏迷不醒，有的难以动弹，各有各的美貌，各有各的

心中大动，心道：“这边床，还有一个美貌小姑娘，比这六个人还美得多。那是我己拜过天地、却未洞房花烛的元配老婆。

今晚你巴巴的来寻我，你老公要是不来睬你，未免太过无情无义，太对你不住了罢？”

正要迈步入内，只见曾柔的一双俏眼瞧向自己，脸上晕红，神色娇羞，心想：“从王屋山来到扬州，一路之上，你这小姐儿老是避我，要跟你多说一句话也不成。今晚可也不能跟你客气了。”将她抱起，搬入内房，放在阿珂之旁。

只见阿珂兀自沉睡，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口唇边微露笑意，她昏迷之中，多半兀自在大做好梦，正跟郑克爽亲热。

韦小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把你们这批老婊子、假婊子、好姑娘、坏女人，一古脑儿都搬了进来。这里是丽春院，女人来到妓院，还能有什么好事？这是你们自己来的，醒转之后可不能怪我。”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要在扬州大开妓院，更要到丽春院来大摆花酒，叫全妓院妓女相陪，此刻情景虽与昔日雄图颇有不符，却也是非同小可的壮举。

当下将双儿、阿琪、洪夫人、方怡、沐剑屏一一抱了入内，最后连假太后也抱了进去，八个女子并列床上。忽然想到：“朋友妻，不可欺。二嫂，你是我嫂子，咱们英雄好汉，可得讲义气。”将阿琪又抱到厅上，放在椅中坐好，只见她目光中颇有嘉许之意。

韦小宝见她容颜娇好，喘气甚急，胸脯起伏不已，忽觉后悔：“我跟大喇嘛和蒙古王子拜把子，又不是情投意合，只不过是图个计策，骗得他们不来杀我。什么大哥、二哥，都是随口瞎说的。这阿琪姑娘如此美貌，叫她二嫂，太过可惜，不如也做了我老婆罢。说书的说‘三笑姻缘九美图’，唐伯虎有九个老婆。我就把阿琪算在其内，也不过是八美，还差了一美。呸，呸！老婊子又老又凶，怎么也能算一美？”

与唐伯虎相比，少他一美，还可将就，连少两美，实在太也差劲，当下又抱起阿琪，走向内室。走了几步，忽想：“关云长千里送皇嫂，可没将刘大嫂变成关二嫂。韦小宝七步送王嫂，总不能太不讲义气，少两美就少两美罢，还怕将来凑不齐？”于是立即转身，又将阿琪放在椅中。

阿琪不知他心中反覆交战，见他将自己抱着走来走去，不知捣什么鬼，只微感诧异。

韦小宝走进内室，说道：“方姑娘、小郡主、洪夫人，你们三个是自己到丽春院来做婊子的。双儿、曾姑娘，你们两个是自愿跟我到丽春院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来时虽不知道，不过小姐儿们既然来到这种地方，不陪我是不可的。阿珂，你是我老婆，到这里来嫖我妈妈，也就是嫖你的婆婆，你老公要嫖还你了。”伸手将假太后远远推在床角，抖开大被，将余下六个女子盖住，踢下鞋子，大叫一声，从被子底下钻了进去。

胡天胡地，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桌上蜡烛点到尽头，房中黑漆一团。

又过良久，韦小宝低声哼起“十八摸”小调：“一百零七摸，摸到姊妹妹妹七只手……一百零八摸，摸到姊妹妹妹八只脚……”正在七手八脚之际，忽听得一个娇柔的声音低声道：“不……不要……郑……郑公子……是你么？”正是阿珂的声音。她饮迷春酒最早，昏睡良久，药性渐退，慢慢醒转。韦小宝大怒，心想：“你做梦也梦到郑公子，只道是他爬上了你床，好快活么？”压低了声音，说道：“是我。”

阿珂道：“不，不！你不要……”挣扎了几下。

忽听得郑克爽在厅中叫道：“阿珂，阿珂，你在哪里？”喀喇一声，呛啷啷一片响声，撞翻了一张椅子，桌上杯碟掉到地下。阿珂听到他在厅上，那么抱住自己的自然不是他了，一惊之下，又清醒了几分，颤声道：“你……你是谁？怎么……我……”韦小宝笑道：“是你的亲老公，你也听不出？”阿珂这一惊非同小可，使力挣扎，想脱出他怀抱，却全身酸软无力，惊叫：“郑公子，郑公子！”

郑克爽跌跌撞撞的冲进房来，房中没半点光亮，砰的一声，额头在门框上一撞，叫道：“阿珂，你在哪里？”阿珂道：“我在这里！放开手！小鬼，你干……干什么？”郑克爽道：“什么？”他不知阿珂最后这两句话是对韦小宝说的。

韦小宝意气风发，如何肯放？阿珂央求道：“好师弟，求求你，快放开我。”韦小宝道：“我说过不放，就是不放！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马难追。”

郑克爽又惊又怒，喝道：“韦小宝，你在哪里？”韦小宝得意洋洋的道：“我在床上，抱着我老婆。我在洞房花烛，你来干什么？要闹新房么？”郑克爽大怒，骂道：“闹你妈的新房！”韦小宝笑道：“你要闹我妈的新房，今天可不成，因为她没客人，除非你自己去做新郎。”

郑克爽怒道：“胡说八道。”循声扑向床上，来掀韦小宝，黑暗中抓到一人的手臂，问道：“阿珂，是你的手么？”阿珂道：“不是。”

郑克爽只道这手臂既然不是阿珂的，那么定然是韦小宝的，当下狠狠用力一扯，不料所扯的却是假太后毛东珠。她饮了迷春酒后昏昏沉沉，但觉得有人扯她手臂，左手反过去拍一掌，正好击在郑克爽顶门。她功力已去了十之八九，这一掌无甚力道。郑克爽却大吃一惊，一交坐倒，脑袋在床脚上一撞，又晕了过去。

阿珂惊道：“郑公子，你怎么了？”却不回答。韦小宝道：“他来闹新房，钻到床底下去了。”阿珂哭道：“不是的。快放开我！”韦小宝道：“别动，别动！”阿珂手肘一挺，撞在他喉头。韦小宝吃痛，向后一仰。阿珂脱却束缚，忙要下床，身子一转，压在毛东珠胸口。毛东珠吃痛，一声大叫，伸手牢牢抱住了她。阿珂在黑暗之中也不知抱住自己的是谁，极度惊恐之下，更是没丝毫力道

忽觉右足又给人压住了，只吓得全身冷汗直冒：“床上有这许多男人！”

韦小宝在黑暗中找不到阿珂，说道：“阿珂，快出声，你在哪里？”阿珂心道：“你就杀了我头，我也不作声。”韦小宝道：“好，你不说，我一呀摸，二呀摸，一个个的摸将过来，总要摸到你为止。”忽然唱起小调来：“一呀摸，二呀摸，摸到一位美人儿。美人脸蛋象瓜子，莫非你是老婊子？”口唱小调，双手乱摸。

忽听得院子中人声喧嚷，有人传呼号令，大队兵马将几家妓院一起围住了，跟着脚步声响，有人走进丽春院来。韦小宝知道来人若不是自己部下，便是扬州的官员，心中一喜，正要从被窝里钻出来，不料来人走动好快，火光亮处，已到了甘露厅中，只听得玄贞道人叫道：“韦大人，你在这里吗？”语音甚是焦急。韦小宝脱口答道：“我在这里！”

天地会群雄发觉不见了韦小宝，生怕他遇险，出来找寻，知他是带了亲兵向鸣玉坊这一带而来，一查便查到丽春院中有人打架。进得院子，见几名亲兵死在地下，众人大吃一惊，直听到他亲口答应，这才放心。

韦小宝耳听得众人大声招呼，都向这边涌来，忙站起来放下帐子，至于两只脚踏在谁的身上，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帐子刚放下，玄贞等已来到房中，各人手持火把，一眼见到郑克爽晕倒在床前，都感诧异。又有人叫：“韦大人，韦大人！”韦小宝叫道：“我在这里！你们不可揭开帐子。”

众人听到他声音，都欢呼起来。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上都含笑容，均想：“大家担足了心事，你却在这里风流快活。”韦小宝藉着火光，穿好衣衫，找到帽子戴上，从床上爬了下来，穿上鞋子，说道：“我用计擒住了好几名钦犯，都在床上，大伙儿这场功劳不小。”

众人大为奇怪，素知他行事神出鬼没，其时也不便多问。

韦小宝吩咐将郑克爽绑起，用轿子将阿琪送去行辕，随即将帐子角牢牢塞入被底，传进十余名亲兵，下令将大床抬回钦差行辕。

亲兵队长道：“回大人，门口太小，抬不出去。”韦小宝骂道：“笨东西，不会拆了墙壁吗？”那队长立时领悟，连声称是，吆喝传令。

众亲兵一齐动手，将丽春院墙壁拆开了三堵。十余人拿了六七条轿杠，横在大床之底，将大床平平稳稳的抬了出去。

其时天已大明，大床在扬州大街上招摇过市。众亲兵提了“肃静”、“回避”的硬牌，鸣锣开道，前呼后拥。扬州百姓见了，无不啧啧称奇。

大床来到何园，门口仍是太小。这时亲兵队长学了乖，不等钦差大人吩咐，立时下令拆墙，将大床抬入花厅，放在厅心。韦小宝传下将令，床中擒有钦犯，非同小可，命数十名将劣娼率兵卒，弓上弦，刀出鞘，在花厅四周团团围住，又命徐天川等人到屋外把守以防瘦头陀等前来劫夺。

花厅四周守御之人虽众，厅中却只有一张大床，剩下他孤身一人。韦小宝心想：“刚才在丽春院之中，如此良机，七个美女却似

抱到一半，而且黑暗之中，也不知抱过了谁，还有谁没抱，咱们从头来过，还是打从一呀摸开始。”口中低吟：“一呀摸，二呀摸摸到妹妹...”拉开帐子，扑上床去。

突觉辫子一紧，喉头一痛，被人拉住辫子，提了起来，那人左手叉在他颈中，正是洪夫人。隔了这些时候，迷春药酒力早过，洪夫人、毛东珠、方怡、沐剑屏四女都已醒转。双儿和曾柔身上被封的穴道也已渐浇解开。只是大床在扬州街上抬过，床周兵多将广，床中七女谁也不敢动弹，不敢出声。此刻韦小宝又想享温柔艳福，一上床就被洪夫人抓住。

洪夫人脸色似笑非笑，低声喝道：“小鬼，你好大胆，连我也敢戏耍！”韦小宝吓得魂飞天外，陪笑道：“夫人，我...我不是戏耍这个...那个...”洪夫人道：“你唱的是什么小调？”韦小宝笑道：“这是妓院里胡乱听来的，当不得真。”洪夫人低声道：“你要死还是要活？”韦小宝笑道：“属下白龙使，恭祝夫人和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夫人号令，属下遵奉不误。”

洪夫人见他这几句话时嬉皮笑脸，殊少恭谨之意，啐了一口，说道：“你先撤了厅周的兵将。”韦小宝道：“好，那还不容易？你放开手，我去发号施令。”洪夫人道：“你在这里传令好了。”韦小宝无奈，只得大声叫道：“厅外当差的总督、巡抚、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们大家听着，所有的兵将统统退开，不许在这里停留。”

洪夫人一扯他辫子，喝道：“什么兵部尚书、户部尚书，胡说八道。”说着又是用力一扯。韦小宝大叫：“哎唷，痛死啦！”外面统兵官听得他说什么总督、尚书，已然大为起疑，待听他大声呼痛，登时便有数十人手执刀枪，奔进厅来，齐问：“钦差大人，有什么事？”韦小宝叫道：“没...没什么！哎唷，我的妈啊！”众将官面面相觑，手足无措。

洪夫人心下气恼，提起手来，拍的一声，重重打了韦小宝一个耳光。韦小宝又叫：“我的妈啊，别打儿子！”洪夫人虽不知他叫人为娘，就是骂人婊子，但见他如此惫懒，提掌又待再打，突然肩后“天宗”和“神堂”两穴上一阵酸麻，右臂软软垂下。

洪夫人一惊，回头看是谁点了她穴道，见背后跟自己挨得最近的是方怡，冷笑道：“方姑娘，你武功不错哪！”左手疾向方怡眼中点去。方怡道：“不是我！”侧头让开。洪夫人待要再攻，忽然身后两只手伸过来抱住了她左臂，正是沐剑屏。她叫道：“夫人，不是我师姊点你的。”她见到点洪夫人穴道的是双儿。毛东珠提起手来，打了沐剑屏一掌，幸好她已全无内力，沐剑屏并未受伤。毛东珠第二掌又即打来，方怡伸手格开。

阿珂见四个女子打成一团，翻身便要下床，右腿刚从被中伸出，“啊”的一声，立即缩回。韦小宝拉住她左脚，说道：“别走！”阿珂用力一挣，叫道：“放开我。”韦小宝笑道：“你倒猜猜看，我肯不肯放？”阿珂急了，转身便是一拳。韦小宝一让，砰的一声，打中在曾柔左颊。曾柔叫道：“你怎么打我？”阿珂道：“对...对不起...哎唷！”却是给方怡一掌打中了。霎时之间，床上乱成一团，七个女子乱打乱扭。

韦小宝大喜，心道：“这叫做天下大乱，群雄...不，群雄混战。”正要混水摸鱼，突然间喀喇喇一声响，大床倒塌下来。八人你压住我手，我压住你腿。七个女子齐声尖叫。

众将官见到这等情景，无不目瞪口呆。韦小宝哈哈大笑，想从人堆中爬出来，只是一条左腿不知给谁扭住了，叫：“大家放开手！众将官，把我大小老婆们一齐抓了起来。”众将官站成一个圈子，却不敢动手。

韦小宝指着毛东珠道：“这老婊子乃是钦犯，千万不可让她逃走了。”众将官都感奇怪：“怎么这些女子都是你的大小老婆，其中一个却是钦犯，两个却又扮作了亲兵？”当下有人以刀枪指住毛东珠，另外有人拉她起来，喀喀两声，给她戴上了手铐。

韦小宝指着洪夫人道：“这位夫人，是我的上司，不过咱们也给她戴上副手铐罢。”众将更奇，也给洪夫人上了手铐。洪夫人空有一身武艺，却给双儿点了两处穴道，半身酸麻，难以反抗。

这时双儿和曾柔才从人堆里爬了出来，想起昨晚的经历，又是脸红，又是好笑。韦小宝指着方怡道：“她是我大小老婆。”指着沐剑屏道：“她是小小老婆，大小老婆要上了手铐，小小老婆不必。”众将给方怡上了手铐。钦差大人的奇言怪语，层出不穷，众将听得多了，这时也已不以为异了。

这时坐在地下的只剩下了阿珂一人，只见她头发散乱，衣衫不整，穿的是男子打扮，却是明艳绝伦，双手紧紧抓住长袍的下摆，遮住裸露的双腿，低下了头，双颊晕红。

众兵将均想：“钦差大人这几个大小老婆，以这个老婆最美。”只听韦小宝道：“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元配夫人，待我扶她起来。”走上两步，说道：“娘子请起！”伸手去扶。

忽听得拍的一响，声音清脆，钦差大人脸上已重重吃了一记耳光。阿珂垂头哭道：“你就是会欺侮我，你杀了我好啦。我...挝挝挝死也不嫁给你。”

众将官面面相觑，无不愕然。钦差大人当众被殴，众将官保护不力，人人有亏职守。只是殴辱钦差的乃是他的元配夫人，上前阻止固是不行，吆喝几声似乎也不合体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韦小宝抚着被打的半边面颊，笑道：“我怎舍得杀你？娘子不用生气，下官立时杀了郑公子便是。”大声问道：“丽春院里抓来的那男子在哪里？”一名佐领道：“回都统：这小子上了足镣手铐，好好的看守着。”韦小宝道：“很好。他如想逃走，先斩了他左腿，然后再斩他右腿...”阿珂吓得急叫：“别...别...斩他脚...他...他不会逃走的。”韦小宝道：“你如逃走，我就斩郑公子的双手。”向方怡、沐剑屏等扫了一眼，道：“我这些大小老婆、小小老婆倘若逃走了，就割郑公子的耳朵鼻子。”

阿珂急道：“你...你...这些女人，跟郑公子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怪在他头上？”韦小宝道：“自然相干。我这些女人个个花容月貌，郑公子是色鬼，一见之下，定然会不怀好意。”阿珂心想：“那还是拉不上干系啊。”但这人不讲道理，什么也说不明白，一急之下，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道：“戴手铐的女人都押了下去，好好的看守，再上了脚镣。吩咐厨房，摆上酒筵，不戴手铐的好姑娘们，在这里陪我喝酒。”众亲兵轰然答应。

阿珂哭道：“我...挝不陪你喝酒，你给我戴上手铐好啦。”曾柔一言不发，低头出去。韦小宝道：“噢，你到哪里去？”曾柔转头说道：“你...你好不要脸！我再也不要见你！”韦小宝一怔，问道：“为什么？”曾柔道：“你...你还问为什么？人嘉不肯嫁你，你强逼人嘉，你做了大官，就可以这样欺侮百姓吗？我先前还道你是个...是个英雄，哪知道...”韦小宝道：“哪知道怎样？”曾柔忽然哭了出来，掩面道：“我不知道！你...你是坏人，不是好人。”说着便向厅外走去。

两名军官挺刀拦住，喝道：“你侮慢钦差，不许走，听候钦差大人发落。”韦小宝给曾柔这番斥责，本来满腔高兴，登时化为乌有，觉得她的话倒也有颇有道理，自己做了清廷大官，仗势欺人，倒如说是书先生口中的奸臣恶霸一般，心想：“英雄做不成，那也罢了，做奸臣总不成话。”长长叹了口气，说道：“曾姑娘，你回来，我有话说。”

曾柔回过头来，昂然道：“我得罪了你，你杀我的头好了。”双儿跟她交好，忙劝道：“曾姊姊，你别生气，相公不会杀你的。”

韦小宝黯然道：“你说得对，我如强要她们做我老婆，那是大花脸奸臣强抢民女，好比‘三笑姻缘’中的王老虎抢亲。”手指阿珂，对带领亲兵的佐领道：“你带这位姑娘出去。再把那郑的男子放了，让他们做夫妻去罢。”说这几句话时，委实心痛万分。又指着方怡道：“开了手铐，也放她去罢，让她去找她的亲亲刘师哥去。唉，我的元配夫人轧姘头，我的大小老婆也轧姘头。他妈的，我是什么钦差大人、都统大人？我是双料乌龟大人。”

那佐领见他大发脾气，吓得低下了头，不敢作声。韦小宝道：“快快带这两个女人出去。”那佐领应了，带了阿珂和方怡出去。韦小宝瞧着二女的背影，心中实是恋恋不舍。只见方怡和阿珂头也不回的出去，既无一句话道谢，也无一个感激的眼色。

不知说些甚么东西。”吴之荣道：“回大人：这首诗，说咱们满洲人是蛮夷，说明朝为了跟建州的满洲人打仗，这才征兵加餉，弄得天下大乱。又说咱们满洲人屠城杀人，剖肚子，斩肠子，强抢美女。”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强抢美女，那好得很啊。清兵打破扬州，不是杀了很多百姓吗？若不是为了这件事，皇上怎会豁免扬州三年钱粮？嗯，这个顾炎武，做的诗倒也老实。”吴之荣大吃一惊，暗想：“你小小年纪，太也不知轻重。这些话幸好是你说的，倘若出于旁人之心，我奏告了上去，你头上这顶纱帽还戴得牢么？”但他知韦小宝深得皇帝宠幸，怎有胆子去跟钦差大人作对？连说了几个“是”字，陪笑道：“大人果然高见，卑职茅塞顿开。这一首《井中心史歌》，还得请大人指点。这首诗头上有一篇长序，真是狂悖之至。”捧起册子，摇头晃脑的读了起来：

“崇祯十一年冬，苏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铁函经》，铜之再重。《大人》，那是说井里找到了一只铁盒子。韦小宝道：“铁盒子？里面有金银宝贝吗？”中有书一卷，名曰《心史》，称‘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思肖，号所南，宋之遗民，有闻于志乘者。其藏书之日为德？”九年宋已亡矣，而犹日夜望陈丞相、张少保统海外之兵，以复大宋三百年之土宇（大人，文章中说的是宋朝，其实是影射大清，顾炎武盼望郑逆统率海外叛兵，来恢复明朝的土宇。）而驱胡元于漠北，至于痛哭流涕，而祷之天地，盟之大神，谓气化转清，必有一日变夷为夏者。（大人，他骂我们满洲人是鞑子，要驱逐我们出去。韦小宝道：“你是满洲人么？”这个... 这个... 卑职做大清皇上的奴才，做满洲大人的属下，那是一心一意为满洲打算的了。）

“于是郡中之人见者无不稽首惊诧，而巡抚都院张公国维刻之以传，又为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几而遭国难，一如德？”宋年之事。呜呼，悲矣！（大人，大清兵进关，吊民伐罪，这顾炎武却说是国难，又说呜呼悲矣，这人的用心，还堪问吗？）“其书传至北方者少，而变故之后，又多讳而不出，不见此书者三十余年，而今复睹之于富平朱氏。昔此书初出，太仓守钱君肃赋诗二章，昆山归生庄和之八章。及浙东之陷，张公走归东阳。赴池中死。钱君遁之海外，卒于琅琦山。归生更名祚明，为人尤慷慨激烈，亦终穷饿以没。（大人，这三个反逆，都是不臣服我大清的乱民，幸亏死得早，否则一个个都非满门抄斩不可。）“独余不才，浮沉于世，悲年远之日往，值禁网之愈密，（大人，他说朝廷查禁逆乱文字，越来越厉害，可是这家伙偏偏胆上生毛，竟然不怕）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将发挥其事，以示为人臣处变之则焉，故作此歌。”

韦小宝听得呵欠连连，只是要知道顾炎武的书中写些甚么，耐着性子听了下去，终于听他读完了一段长序，问道：“完了吗？”吴之荣道：“下面是诗了。”韦小宝道：“若是没甚么要紧的，就不用读了。”吴之荣道：“要紧得很，要紧得很。”读道：“有宋遗臣郑思肖，痛哭胡元移九庙，独力难将汉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吊。著书一卷称《心史》，万古此心心此理。千寻幽井置铁函，百拜丹心今未死，胡虏从来无百年，得逢圣祖再开天。……（大人，这句‘胡虏从来无百年’，真是大大该死。他咒诅我大清享国不会过一百年，说汉人会出一个甚么圣祖，再来开天。甚么开天？那就是推翻我大清了！）”韦小宝道：“我听皇上说过，大清只要善待百姓，那就坐稳了江山，否则空口说甚么千年万年，也是枉然。有一个外国人叫作汤若望，他做钦天监监正，你知道吗？”吴之荣道：“是，卑职听见过。”韦小宝道：“这人做了一部历书，推算了二百年。有人告他一状，说大清天下万万年，为甚么只算二百年。当时皇帝当国，胡涂得紧，居然要杀他的头。幸亏皇上圣明，将鳌拜痛骂了一顿，又将告状的人砍了脑袋，满门抄斩。皇上最不喜欢人家冤枉好人，拿甚么大清一百年天下、二百年天下的鬼话来害人。皇上说，真正的好官，一定爱惜百姓，好好给朝廷当差办事。至于诬告旁人，老是在诗啊文章啊里面挑岔子，这叫做鸡蛋里寻骨头，那就是大花脸奸臣，吩咐我见到这种家伙，立刻绑起来砍他妈的。”韦小宝一意回护顾炎武，生怕吴之荣在自己这里告不通，又去向别的官儿出首，闹出事来，越说越是声色俱厉，要吓得吴之荣从此不敢再提此事。他可不知吴之荣所以做到知府，全是为了举告浙江湖州庄廷？所修的《明史》中使用明朝正朔，又有对清朝不敬的词句。挑起文字狱以干求功名富贵，原是此人的拿手好戏。这次吴之荣找到顾炎武、查伊璜等人诗文中的把柄，喜不自胜，以为天赐福祿，又可连升三级，那知钦差大人竟会说出这番话来。他零时之间，全身冷汗直淋，心想：“我那桩《明史》案子，是警拜大人亲手经办的。鳌拜大人给皇上革职重处，看来皇上的性子确是和鳌拜大人完全不同，这一次可真糟糕之极了。”康熙如何擒拿鳌拜，说来不大光彩，众大臣揣摩上意，官场中极少有人谈及，吴之荣官卑职小，又在外地州县居官，不知他生平唯一的知音鳌拜大人，便是死于眼前这位韦大人之手，否则的话，更加要魂飞魄散了。韦小宝见他面如土色，簌簌发抖，心中暗喜，问道：“读完了吗？”吴之荣道：“这首诗，还... 换换换换有一半。”韦小宝道：“下面怎么说？”吴之荣战战兢兢的读道：“黄河已清人不待，沉沉水府留光彩。忽见奇书出世间，又惊胡骑满江山。天知世道将反复，故出此书示臣鹄。三十余年再见之，同心同调复同时。陆公已向厓门死，信国捐躯赴燕市。昔日吟诗吊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呜呼，蒲黄之辈何其多！所南见此当如何？”

他读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敢插言解说了，好容易读完，书页上已滴满了汗水。韦小宝笑道：“这诗也没有甚么，讲的是甚么山鬼，甚么黄脸婆，倒也有趣。”吴之荣道：“回大人：诗中的‘蒲黄’两字，是指宋朝投降元朝做大官的蒲寿庚和黄万石，那是讥刺汉人做大清官吏的。”韦小宝一脸一沉，厉声道：“我说黄脸婆，就是黄脸婆。你老婆的脸很黄么？为甚么有人做诗取笑黄脸婆，要你看不起？”吴之荣退了一步，双手发抖，拍的一声，诗集落地，说道：“是，是。卑职该死。”

韦小宝乘机发作，喝道：“好大的胆子！我恭诵皇上圣谕，开导于你。你小小的官儿，竟敢对我摔东西，发脾气！你瞧不起皇上圣谕，那不是造反么？”

咕咚一声，吴之荣双膝跪地，连磕头，说道：“大.....大人饶命，饶.....饶了小人的胡涂。”韦小宝冷笑道：“你向我摔东西，发脾气那也罢了，最多不过是个侮慢钦差的罪名，重则杀头，轻则充军，那倒是小事.....”吴之荣一听比充军杀头换有更厉害的，越加磕头如捣蒜，说道：“大人宽宏大量，小.....行行行行的知罪了。”韦小宝喝道：“你瞧不起皇上的圣谕，那还了得？你家中老婆、小姨、儿子、女儿、丈母、姑母、丫头、姘头，一古脑儿都拉出去砍了。”吴之荣全身哆嗦发抖，牙齿相击，格格作声，再也说不出话来。韦小宝见吓得他够了，喝问：“那顾炎武在甚么地方？”吴之荣颤声道：“回.....回大人.....他.....他是在.....”牙齿咬破了舌头，话也说不清楚了，过了好一会，才战战兢兢的道：“卑职大胆，将顾炎武和那姓查的，换换换换有一个姓吕的，都.....都扣押在府衙门里。”韦小宝道：“你拷问过没有？他们说了些甚么？”

吴荣之道：“卑职只是随便问几句口供，他三人甚么也不肯招。”韦小宝道：“他们当真甚么也没说？”吴之荣道：“没.....没有。只不过.....只不过在那姓查的身边，搜出了一封书信，却是干系很大。大人请看。”从身边摸出一个布包，打了开，里面是一封信，双手呈上。韦小宝不接，问道：“又是些甚么诗、甚么文章了？”

吴之荣道：“不，不是。这是广东提督吴.....吴六奇写的。”

注：顾炎武之诗，原刻本有许多隐语，以诗韵韵目作为代字，如以“虞”代“胡”，以“支”代“夷”等，以免犯忌，后人不易索解。潘重规先生著《亭林诗考索》，详加解明。本文所引系据潘著考订。韦小宝听到“广东提督吴六奇”七个字，吃了一惊，忙问：“吴六奇？他也会做诗？”吴之荣道：“不是。吴六奇密谋造反，这封信是铁证如山，他再也抵赖不了。卑职刚才说的机密军情，大功一件，就是这件事。”韦小宝唔了一声，心下暗叫：“糟糕！”吴之荣道：“回大人：读书人做诗写文章，有些叛逆的言语，大人英断，说是不打紧的，卑职十分佩服。常言道得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料想也不成大患。不过这吴六奇总结一省兵符，他要起兵作乱，朝廷如不先发制人，那.....那可不得了。”说到吴六奇造反之事，口齿登时伶俐起来，他一直跪在地下，眼见得韦小宝脸上阴晴不定，显见对此事十分关注，于是慢慢站起身来。韦小宝哼的一声，瞪了他一眼。吴之荣一惊，又即跪倒。韦小宝道：“信里写了些甚么？”吴之荣道：“回大人：信里的文字是十分隐晦的，他说西南即有大事，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他邀请这姓查的前赴广东，指点机宜。信中说：‘欲图中山、开平之伟举，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那的的确确是封反信。”韦小宝道：“你又来胡说八道了。西南即有大事，你可知是甚么大事？你小小官儿，哪知道皇上和朝廷的机密决策？”吴之荣道：“是，是。不过他信中明明说要造反，实在轻忽不得。”

韦小宝接过信来，抽出信笺，但见笺上写满了核桃大的字，只知道墨磨得很浓，笔划很粗，却一字不识，说道：“信上没说要造反啊。”吴之荣道：“回大人：造反的话，当然是不会公然写出来的。这吴六奇要做中山王、开平王，请那姓查的做青田先生，这就是造反了。”韦小宝摇头道：“胡说！做官的人，哪一个不想封王封公？难道你不想么？这吴军门功劳很大，他想再为朝廷立一件大功，盼皇上封他一个王爷，那是忠心得很哪。”吴之荣脸色极是尴尬，心想：“跟你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当真甚么也说不清楚。今日我已得

了，你如不从小听这件事上立功，我这前程是再也保不住了。”于是耐着性子，陪笑道：“回大人，明朝有两个大将军，一个叫徐达，一个叫常遇春。”韦小宝从小听说书先生说《大明英烈传》，明朝开国的故事听得滚瓜烂熟，一听他提起徐常二位大将，登时精神一振，全不似听他诵念诗文那般昏昏欲睡，笑道：“这两个大将军八面威风，那是厉害得很的。你可知徐达用甚么兵器？常遇春又用甚么兵器？”这一下可考倒了吴之荣，他因《明史》一案飞黄腾达，于明朝史事甚是熟稔，但徐达、常遇春用甚么兵器，却说不上来，陪笑道：“卑职才疏学浅，委实不知。请大人指点。”韦小宝十分得意，微笑道：“你们只会读死书，这种事情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讲，徐大将军是宋朝岳飞岳爷爷转世，使一杆浑铁点钢枪，腰间带一十八枝狼牙箭，百步穿杨，箭无虚发。常将军是三国时燕人张翼德转世，使一根丈八蛇矛，有万夫不当之勇。”跟着说起徐常二大破元兵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从说书先生口中听来，自是荒唐的多，真实的少。吴之荣跪在地下听他说故事，膝盖越来越是酸痛，为了讨他欢喜，只得装作听得津津有味，连声赞叹，好容易听他说了个段落才道：“大人博闻强记，卑职好生佩服。那徐达、常遇春二人功劳很大，死了之后，朱元璋封他二人为王，一个是中山王，一个是开平王。朱元璋有个军师……”韦小宝道：“对了。那军师是刘伯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三千年，后知一千年。”跟着滔滔不绝的述说，刘伯温如何有通天彻地之能，鬼神莫测之机，打仗时及如何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吴之荣双腿麻木，再也忍耐不住，一交坐倒，陪笑道：“大人说故事实在好听，卑职听得出神。大人恩典，卑职想站起来听，不知可否？”韦小宝一笑，道：“好，起来罢。”吴之荣扶着椅子，慢慢站起，说道：“回大人：吴六奇信里的青田先生，就是刘基刘伯温了，那刘伯温是浙江青田人。吴六奇自己想做徐达、常遇春，要那姓查的做刘伯温。”韦小宝道：“想做徐达、常遇春，那好得很啊。那姓查的想做刘伯温，哼，他未必有这般本事。你道刘伯温很容易做吗？刘伯温的《烧饼歌》说：‘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嘿，厉害……”

吴之荣道：“大人真是聪明绝顶，一语中的。那徐达、常遇春、刘伯温三人，都是打元兵的，帮着朱元璋赶走了胡人。吴六奇信里这句话，明明是说要起兵造反，想杀满洲人。”韦小宝吃了一惊，心道：“吴大哥的用意，我难道不知道？用得着你来说？这封信果然是极大的把柄，天幸撞在我的手里。”于是连连点头，伸手拍拍他肩膀，说道：“好！运气真好！这件事倘若你不是来跟我说，那就大事不妙了。皇上说我是福将，果然是圣上的金口，再也不会错的。”

吴之荣肩头给他拍了这几下，登时全身骨头也酥了，只觉自出娘胎以来，从未有过如此荣耀，不由得感激涕零，呜咽道：“大人如此眷爱，此恩……”

韦小宝哈哈大笑，提起手来，摸摸他脑袋，笑道：“很好，很好！”吴之荣身材高，见他伸手摸自己的头不大方便，忙低下头来，让他摸到自己头顶。先前韦小宝大发脾气，吴之荣跪下磕头，已除下了帽子，韦小宝手掌按在他剃得光滑的头皮上，慢慢向后抚去，便如是抚摸一头摇尾乞怜的狗子一般，手掌摸到他的后脑，心道：“我也不要你粉身碎骨，只须在这里砍上他妈的一刀。”问道：“这件事情，除你之外，还有旁人得知道么？”吴之荣道：“没有，没有。卑职知道事关重大，决不敢泄露半点风声，倘若给吴六奇这反贼知道逆谋已经败露，立即起事，大人和卑职就半点功劳也没有了。”韦小宝道：“对，你想得挺周到。咱们可要小心，千万别让抚台、藩台他们得知，抢先呈报朝廷，夺了你的大功。”吴之荣心花怒放，接连请安，说道：“是，是。全仗大人维持栽培。”

韦小宝把顾炎武那封信揣入怀里，说道：“这些诗集子，且都留在这里。你悄悄去把顾炎武那几人都带来，我盘问明白之后，就点了兵马，派人押解，送去北京。我亲自拜折，启奏皇上。这一场大功劳，你是第一，我叨光也得个第二。”吴之荣喜不自胜，忙道：“不，不，大人第一，卑职第二。”韦小宝笑道：“你见到皇上之后，说甚么话，待会我再细细教你。只要皇上一喜欢，你做个巡抚、藩台，包在我身上就是。”吴之荣喜欢得几欲晕去，双手将诗集文集放在桌上，咚的一声磕头，这才辞出。

韦小宝生怕中途有变，点了一队骁骑营军士，命一名佐领带了，随同吴之荣去捉犯人。他回到内堂，差人去传李力世等前来商议。只见双儿走到跟前，突然跪在他面前，呜咽道：“相公，我求你一件事。”韦小宝大为奇怪，忙握住她手，拉了起来，却不放手，柔声道：“好双儿，你是我的命根子，有甚么事，我一定给你办到。”见她脸颊上泪水不断流下，提起左手，用衣袖给她抹眼泪。双儿道：“相公，这件事为难得很，可是我……我不能不求你。”韦小宝左臂搂住她腰，道：“越是为难的事，我给你办到，越显得我宠爱我的好双儿。甚么事，快说。”双儿苍白的脸上微现红晕，低声道：“相公，我……我要杀了刚才那个官儿，你可别生我的气。”韦小宝心想：“这件事咱俩志同道合，你来求我，那是妙之极矣。”问道：“这官儿甚么地方得罪你了？”双儿抽抽噎噎的道：“他没得罪我。这个吴之荣，是我家的大仇人，庄家的老爷、少爷，全是给他害死的。”韦小宝登时省悟，那晚在庄家所见，个个是女子寡妇，屋中又设了许多灵位，原来罪魁祸首便是此人，问道：“你没认错人吗？”双儿泪水又是扑簌簌的流下，呜咽道：“不……不会认错的。那日他……他带了公差衙役来庄家捉人，我年纪还小，不过他那凶恶的模样，我说甚么也不会忘记。”

韦小宝心想：“我须当显得十分为难，她才会大大见我的情。”皱起眉头，沉思半晌，踌躇道：“他是朝廷命官，扬州府的知府，皇帝刚派我到扬州来办事，你如杀了他，只怕我的官也做不成了。刚才他又来跟我说一件大事，你要杀他，恐怕……恐怕……”双儿十分着急，流泪道：“我……我原知道要教相公为难。可是，庄家的老太太，三少奶奶她们……每天在灵位之前磕头，发誓要杀了这姓吴的恶官报仇雪恨。”

韦小宝一拍大腿，说道：“好！是我的好双儿求我，就是你要我杀了皇帝，要我自杀，我都依你的，何况一个小小知府？可是你得给我亲个蛋。”

双儿满脸飞红，又喜又羞，转过了头，低声道：“相公待我这样好，我……我这个人早就是你的了。你……你……”说着低下了头去。韦小宝见她婉柔顺，心肠一软，倒不忍就此对她轻薄，笑道：“好，等咱们大功告成，我要亲嘴，你可不许逃走。”双儿红着脸，缓缓点了点头。韦小宝道：“倘若你此刻杀他，这仇报得还是不够痛快。我让你带他去庄家，教他跪在庄家众位老爷、少爷的灵位之前，让三少奶奶她们亲手杀了这狗头，你说可好？”

双儿觉得此事实是太好，只怕未必是真，睁着圆圆的眼睛望着韦小宝，不敢相信，说道：“相公，你不是骗我么？”韦小宝道：“我为甚么骗你？这狗官既是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了。他要送我一场大富贵，我也毫不希罕。只要小双儿真心对我好，那比世上甚么都强！”双儿心中感激，靠在他的身上，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韦小宝搂着她柔软的纤腰，心中大乐，寻思：“这等现成人情，每天要做他十个八个，也不嫌多。吴之荣这狗官怎不把阿珂的爹爹也害死了？阿珂倘若也来求我报仇，让我搂搂抱抱，岂不是好？”随即转念：阿珂的爹爹不是李自成，就是吴三桂，怎能让吴之荣害死？

只听得室外脚步声响，知是李力世等人到来，韦小宝道：“这件事放心好了。现下我有要事跟人商量，你到门外守着，别让人进来，可也别偷听我们说话。”双儿应道：“是。我从来偷听你说话。”突然拉起韦小宝的右手，俯嘴亲了一下，闪身出门。李力世等天地会群雄来到室中，分别坐下。韦小宝道：“众位哥哥，昨晚我听到一个大消息，事情紧急，来不及跟众位商量，急忙赶到迎春……”

钦差说一声摆酒，大堂中立即盛设酒筵。韦小宝起身和两位义兄把盏，谀词潮涌，说到后来，连桑结也忘了被擒之辱。只是韦小宝再赞他武功天下第一，桑结却连连摇头，自知比之洪教主，实是远为不及。

喝了一会酒，桑结和葛尔丹起身告辞。韦小宝道：“两位哥哥，最好请你们两位各写一道奏章，由兄弟呈上皇帝。将来大哥要做西藏活佛，二哥要做‘整个儿好’，兄弟在皇帝跟前一定大打边鼓。”说到这里，放低了声音，道：“日后吴三桂这老小子起兵造反，两位哥哥帮着皇帝打这老小子，咱们的事，哪有不成功之理？”两人大喜，齐说有理。韦小宝领着二人来到书房。葛尔丹道：“愚兄文墨上不大得来，这道奏章，还是兄弟代写了罢。”韦小宝笑道：“兄弟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小’字，写来担保是不会错的，那个‘韦’字就靠不住了。这个‘宝’字，写来写去总有些儿不对头。咱们叫师爷来代写。”桑结道：“这事十分机密，不能让人知道。愚兄文笔也不通顺，对付着写了便是。好在咱们不是考状元，皇上也不来理会文笔好不好，只消意思不错就是了。”他每根手指虽斩去了一节，倒还能写字，于是写了自己的奏章，又代葛尔丹写了，由葛尔丹打了手印，画上花押。三人重申前盟，将来富贵与共，患难相扶，决不负了结义之情。韦小宝命人托出三盘金子，分赠二位义兄和阿琪，备马备轿，恭送出门。回进厅来，亲兵报道吴知府已押解犯人到来。韦小宝吩咐吴之荣在东厅等候，将顾炎武等三人带到内堂，开了手铐，屏退亲兵，只留下天地会群雄，关上了门，躬身行礼，说道：“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韦小宝，率同众兄弟参见顾军师和查先生、吕先生。”那日查伊璜接到吴六奇密函，大喜之下，约了吕留良同到扬州，来寻顾炎武商议，不料吴之荣刚好查到顾炎武的诗集，带了差衙捕快去拿人，将查吕二人一起擒了去。一加抄检，竟在查伊璜身上将吴六奇这通密函抄了出来。三人愧恨欲死，均想自己送了性命倒不打紧，吴六奇这密谋一泄露，可坏了大事。哪知道奇峰突起，钦差大臣竟然自称是天地会的香主，不由得惊喜交集，如在梦中。

当日河间府开杀龟大会，韦小宝并未露面，但李力世，徐天川、玄贞道人、钱老本等人均和顾炎武相识。顾、查、吕三人当年在运河舟中遇险，曾蒙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相救，待知眼前这个少年钦差便是陈近南的徒弟，当下更无怀疑，欢然叙话。查伊璜说了吴六奇信中“中山、开平、青田先生”的典故，天地会群雄这才恍然，连说好险。

吕留良叹道：“当年我们三人，还有一位黄梨洲黄兄，得蒙尊师相救，今日不慎惹祸，又得韦兄弟解难。唉，当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贤师徒大恩大德，更是无以为报了。”韦小宝道：“大家是自己人，吕先生又何必客气？”查伊璜道：“扬州府衙门的公差突然破门而入，真如迅雷不及掩耳，我一见情势不对，忙想拿起吴兄这封信来撕毁，却已给公差抓住了手臂，反到背后。只道这场大祸闯得不小，兄弟已打定主意，刑审之时，招供这写信的‘雪中铁丐’就是吴三桂。反正吴兄这条老命是不能保了，好歹要保得吴六奇吴兄的周全。”众人哈哈大笑，都说这计策真妙。查伊璜道：“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下策。‘雪中铁丐’名扬天下，只怕找不到吴三桂的头上。问官倘若调来吴兄的笔迹，一加查对，那是非揭露真相不可。”顾炎武道：“我们两次泄露了吴兄的秘密，两次得救，可见冥冥中自有天意，靴子气运不长，吴兄大功必成。可是自今以后，这件事再也不能出口，总不成第三次又有这般运气。”众人齐声称是。顾炎武问韦小宝：“韦香主，你看此事如何善后？”韦小宝道：“难得和三位先生相见，便请三位在这里盘桓几日，大家一起喝酒。再把吴之荣这狗官叫来，让他站在旁边瞧着，就此吓死了他。如果狗官胆子大，吓他不死，一刀砍了他狗头便是。”顾炎武笑道：“这法儿虽是出了胸中恶气，只怕泄露风声。这狗官是朝廷命官，韦香主要杀他，总也得有个罪名才是。”韦小宝沉吟片刻，说道：“有了。就请查先生假造一封信，算是吴三桂写给这狗官的。这狗官吹牛，说道依照排行算起来，吴三桂是他族叔甚么的，要是假造书信嫌麻烦，就将吴六奇大哥这封信抄一遍就是了。只消换了上下的名字。不论是谁跟吴三桂勾结，我砍了他的脑袋，小皇帝一定赞成。”众人一齐称善。顾炎武笑道：“韦香主才思敏捷，这移花接木之计，可说是一箭双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伊璜兄，就请你大笔一挥罢。”查伊璜笑道：“想不到今日要给吴三桂这老贼做一次记室。”

韦小宝以己度人，只道假造一封书信甚难，因此提议原信照抄。但顾、查、吕三人乃当世名士，提笔写信，便如韦小宝掷骰子、赌牌九一般，直是家常便饭，何足道哉？查伊璜提起了笔，正待要写，问道：“不知吴之荣的别字叫作甚么？吴三桂写信给他，如果用他别字，更加显得熟络些。”韦小宝道：“高大哥，请你去问问这狗官。”高彦超出去询问，回来笑道：“这狗官字‘显扬’。他问为甚么问他别字。我说钦差大臣要写信给京里吏部、刑部两位尚书，详细称赞他的功劳，呈报他的官名别字。这狗官笑得嘴也合不拢来，赏了我十两银子。”说着将一锭银子在手中一抛一抛。众人又都大笑。

查伊璜一挥而就，交给顾炎武，道：“亭林兄你瞧使得吗？”顾炎武接过，吕留良就着他手中一起看了，都道：“好极，好极。”吕留良笑道：“这句‘岂知我太祖高皇帝自称吴国，竟应三百年后我叔侄之姓氏’，将这个‘吴’字可扣得极死，再也推搪不了。”顾炎武笑道：“这两句‘欲斩白蛇而赋大风，愿吾侄纳圯下之履；思奋濠上而都应天，期吾侄取诚意之爵。’那是从六奇兄这句‘欲图中平、开平之伟业，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之中化出来的了。”查伊璜笑道：“依样葫芦，邯郸学步。”天地会群雄面面相觑，不知他三人说些甚么，只道是甚么帮会暗语，江湖切口。顾炎武于是向众人解说，明太祖朱元璋初起之时自称“吴国公”，后来又称“吴王”，这刚好和吴三桂、吴之荣的姓氏相同；斩白蛇、赋大风是汉高祖刘邦的事，圯下纳履是张良的故事；朱元璋起于濠上而定都应天，爵封诚意伯的就是刘伯温。韦小宝鼓掌道：“这封信写得比吴六奇大哥的还要好，这吴三桂原是想做皇帝。只不过将他比做汉高祖、朱元璋，未免太捧他了。”吕留良笑道：“这是吴三桂自己捧自己，可不是查先生捧他啊。”韦小宝笑道：“对，对！我忘了这是吴三桂自己写的。”查伊璜问道：“下面署甚么名好？”顾炎武道：“这一封信，不论是谁一看，都知道是吴三桂写的，署名越是含糊，越像是真的，就署‘叔西手札’四字好了。”对钱老本道：“钱兄，这四个字请你来写，我们的字有书生气，不像带兵的武人。”钱老本拿起笔来，战战兢兢的写了，歉然道：“这四个字歪歪斜斜的，太不成样子。”顾炎武道：“吴三桂是武人，这信自然是要记室写的。这四个字署名很好，没有章法间架，然而很有力道，像武将的字。”

查伊璜在信封上写了“亲呈扬州府家知府老爷亲拆”十二字，封入信笺，交给韦小宝，微笑道：“伪造书信，未免有损阴德，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不过为了复兴大业，也只好不拘小节了。”韦小宝心想：“对付吴之荣这种狗贼，造一封假信打甚么紧？读书人真酸得可笑。”收起书信，说道：“这件事办好之后，咱们来喝酒，给三位先生接风。”顾炎武道：“韦兄弟和六奇兄一文一武，定是明室中兴的柱石，邓高密、郭汾阳也不过如是。若能扳倒了吴三桂这老贼，更是如去靴子之一臂。韦兄弟这杯酒，待得大功告成之时再喝罢，咱们三人这就告辞，以免在此多耽，走漏风声，坏了大事。”韦小宝心中虽对顾炎武颇为敬重，但这三位名士说话咬文嚼字，每句话都有典故，要听懂一半也不大容易，和他们多谈得一会，便觉周身不自在，听说要走，真是求之不得，心想：“你们三位老先生赌钱是一定不喜欢的，见了妓院里的姑娘只怕要吓得魂不附体。我若是骂一句‘他妈的’，你们非瞪眼珠、吹胡子不可，还是快快的请罢。”

于是取出一叠银票，每人分送三千两，以作盘缠，请徐天川和高彦超从后门护送出城。

顾、查、吕三人一走，韦小宝全身畅快，心想：“朝廷里那些做文官的，个个也都是读书人，偏是那么有趣。江苏省那些大官，好比马抚台、慕藩台，可也比顾先生、查先生他们好玩。若是交朋友哪，吴之荣这狗头也胜于这三位老先生了。”正想到巡抚、布政司，亲兵来报，巡抚和布政司求见。韦小宝一凛：“难道走漏了风声？”

韦小宝出厅相见，见二人脸上神色肃然，心下不禁惴惴。宾主行礼坐下。巡抚马佑从衣袖中取出一件公文，站起身来双手呈上，

韦小宝笑道：“皇上神机妙算，早料到这件事了。两位不必惊慌。皇上的兵马、粮草、大炮、火药、饷银、器械，甚么都预备得妥妥当档的。吴三桂这老小子不动手便罢，他这一造反，咱们非把他的陈圆圆捉来不可。”马佑和慕天颜虽听他言语不伦不类，但听说皇上一切有备，倒也放了不少心。吴三桂善于用兵，麾下兵强马壮，一听得他起兵造反，所有做官的都胆战心惊，只怕头上这顶乌纱帽要保不住。韦小宝道：“有一件事倒奇怪得很。”二人齐道：“请道其详。”韦小宝道：“这个消息，两位是刚才得知吗？”马佑道：“是。卑职一接到兵部公文，即刻知会藩台大人，赶来大人行辕。”韦小宝道：“当真没泄漏？”两人齐道：“这是军国大事，须请大人定夺，卑职万万不敢泄漏。”韦小宝道：“可是扬州府知府却先知道了，岂不是有点儿古怪吗？”

马佑和慕天颜对望了一眼，均感诧异。马佑道：“请问大人，不知吴知府怎么说。”韦小宝道：“他刚才鬼鬼祟祟的来跟我说，西南将有大事发生，有人要做朱元璋，他要做刘伯温。劝我识时务，把你们两位扣了起来。我听了不懂，甚么朱元璋、刘伯温，胡说八道，正在骂他，你们两位就来了。”两人大吃一惊，脸色大变。马佑庸庸碌碌，慕天颜却颇有应变之才，低声道：“那吴某如此说，是在劝大人造反。他不要脑袋了。”韦小宝道：“我可不懂他说甚么，要他说得明白些。他老是抛书袋，甚么先发后发。我说老子年纪轻轻，已做了大官，还不算先发吗？”

马佑和慕天颜均想：“这吴知府说的，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钦差大人没学问，还道是先发达、后发达。”两人老成练达，也不说穿。哪知“先发制人”这句成语，韦小宝从小就听说书先生说过无数遍，这一次却不是没学问，而是装傻。马佑道：“这吴知府好大的胆子！不知他走了没有？”韦小宝道：“他还在这里候着，说要跟我商议大事。哼，他小小知府，有甚么大计跟我商议？打吴三桂的大计，兄弟也只跟两位商议，不会去听他一个小小知府的罗唆。”马佑道：“是，是。可否请大人把吴知府叫出来，让卑职问他几句话？”韦小宝道：“很好！”转头吩咐亲兵：“请吴知府。”

吴之荣来到大厅，只见巡抚和布政司在座，不由得又喜又忧，喜的是钦差大臣十分重视自己的密报，竟将抚藩都请了来同一商议，忧的是讯息一泄露，巡抚和布政司不免分了自己的大功，当下上前请安参见，垂手站立。韦小宝笑道：“吴知府请坐。”吴之荣道：“是，是。多谢大人赐座。”屁股沾着一点椅子边儿坐了。韦小宝道：“吴知府，你有一件大事来跟兄弟商议，虽然你再三说道，不可让抚台大人和藩台大人知道，不过这件事十分重大，只好请两位大人一起来谈谈。请你不可见怪。”吴之荣神色十分尴尬，忙起身向韦小宝和抚藩三人请安，陪笑道：“卑职大胆，三位大人明鉴。这个……这个……”要待掩饰几句，但韦小宝已开门见山的说了出来，不论说甚么都是难以掩饰。巡抚和布政司二人的脸色，自然要多难看便有多难看了。

韦小宝微笑道：“吴知府讯息十分灵通，他说西南有一位手提兵马大权的武将，日内就要起兵造反。他这一起兵，可乖乖不得了，天下震动，皇上的龙廷也坐不稳了，说不定咱们的人头都要落地。是不是？”吴之荣道：“是。不过三位大人洪福齐天，那自然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定是百无禁忌的。”韦小宝道：“这是托吴大人的福了。吴大人，这位武将，跟你是同宗，也是姓吴？”吴之荣应道：“是。这是敝宗……”韦小宝抢着道：“你拿到了这武将的一封信，是他亲笔所写，这封信不会是假的罢？”吴之荣道：“千真万确，决计不假。”

韦小宝点头道：“这信中虽然没说要起兵造反，不过说到了朱元璋、刘伯温甚么的。兄弟没读过书，不明白信里讲些甚么，吴大人跟兄弟详细解说信里意思，要兄弟立刻动手，甚么先发后发的，说道这是一百年也难遇上的机会，一场大富贵是一定不会脱手的，兄弟可以封王，而吴大人也能封一个伯爵甚么的，是不是？”吴之荣道：“这是卑职的谬见，大人明断，胜于卑职百倍。那封信里写的是这个意思。”韦小宝从右手袖筒里取出吴六奇那封信来，拿到吴之荣面前，身子一侧，遮住了那信，说道：“就是这封信，是不是？你瞧清楚了，事关重大，可不能弄错。”吴之荣道：“是，是。正是这封，那是决计不会错的。”韦小宝道：“很好。”将那信收入右手袖筒，回坐椅上，说道：“吴知府，请你暂且退下，我跟抚台大人、藩台大人两位商议。看来我们三人的功名富贵，要全靠你吴大人了，哈哈。”

吴之荣掩不住脸上的得意之情，又向三人请安，道：“全仗三位大人恩典栽培。”侧身慢慢退了下去。韦小宝待他退到门口，问道：“吴知府，你的别字，叫作甚么？”吴之荣道：“不敢。卑职贱名之荣，草字显扬。”韦小宝点点头，道：“这就是了。”马佑和慕天颜二人当韦小宝讯问吴之荣之时，心中都已大怒，只是官场规矩，上官正在说话，下属不敢插口。马佑脾气暴躁，待要申斥，韦小宝已命吴之荣退下，不由得额头青筋突起，满脸胀得通红。

韦小宝从左手袖筒中取出查伊璜所写的那封假信，说道：“两位请看看这信。吴之荣这厮说得这信好不厉害，兄弟没读过书，也不知他说是真是假。”马佑接过信来，见封皮上写的是“亲呈扬州府家知府老爷亲拆”，抽出信笺，和慕天颜同观，见上款是“显扬吾侄”。两人越看越怒，马佑不等看完完全信，已拍案大叫：“这狗头如此大胆，我亲手一刀把他杀了。”慕天颜心细，觉得吴之荣胆敢公然劝上官造反，未免太过不合情理，然而刚才韦小宝当面讯问，对方对答一句句亲耳听见，哪里更有怀疑？昨日在禅智寺前赏罚药，吴之荣亲口说过吴三桂是他族叔，看来吴之荣料定吴三桂造反必成，得意忘形，行事便肆无忌惮起来。韦小宝道：“这封书信，当真是吴三桂写给他的？”马佑道：“这狗头自己说是千真万确。”韦小宝道：“信里长篇大论，到底写些甚么，烦二位解给兄弟听听。”慕天颜于是一句句解释，甚么“斩白蛇而赋大风”、“纳圯下之履”、甚么“奋濠上而都应天”、“取诚意之爵”等典故，一一说明。马佑道：“单是‘我太祖高皇帝自称吴国’这一句，就要叫他灭族。”慕天颜点头道：“吴逆起事，听说正是以甚么朱三太子号召，说要规复明室。”

正议论间，忽报京中御前侍卫到来传宣圣旨。韦小宝和马佑、慕天颜跪下接旨，却是康熙宣召韦小宝急速进京，至于敕建扬州忠烈祠之事，交由江苏省布政司办理。韦小宝大喜，心想：“小皇帝打吴三桂，如果派我当大元帅，那可威风得紧。”马佑、慕天颜听上谕中颇有奖勉之语，当即道贺，恭喜他加官晋爵。

韦小宝道：“兄弟明日就得回京，叩见皇上之时，自会称赞二位是大大的好官。只不过二位的官做得到底如何好法，说来惭愧，兄弟实在不大明白，只好请二位说来听听。”抚藩二人大喜，拱手称谢。慕天颜便夸赞巡抚的政绩，他揣摩康熙的性情，尽拣马佑如何勤政爱民、宣教德化的事来说，其中九成倒是假的。只听得马佑笑得嘴也合不拢来。接着慕天颜也说了几件自己得意的政绩，虽然言辞简略，却都是十分实在的功劳。韦小宝道：“这些兄弟都记下了。咱们还得再加上一件大功劳。吴逆造反，皇上痛恨之极，这吴之荣要作内应，想叫江苏全省文武百官一齐造反，幸亏给咱们三人查了出来。这一奏报上去，封赏是走不去的。兄弟明日就要动身回京，就请二位写一道奏章罢。”抚藩二人齐道：“这是韦大人的大功，卑职不敢掠美。”韦小宝道：“不用客气，算是咱们三人一齐立的功劳好了。”慕天颜又道：“总督麻大人回去了江宁，钦差大臣回奏圣上之时，最好也请给麻大人说几句好话。”韦小宝道：“很好。说好话也不用本钱。”

马佑、慕天颜又再称谢，这才辞出。韦小宝吩咐徐天川等将吴之荣绑了起来，口中塞了麻核，叫他有口难言。吴之荣心中的惊惧和诧异，自是再也无法形容了。次日一早，扬州城里的文武官员便一个个排着班等在厅中，候钦差大人接见。每个人自均有一份重礼在扬州做官，那是天下最丰裕的缺份，每个官员也不想升官，只盼钦差大人回到北京说几句好话，自己的职位能多做几年，那就心满意足了。总督昨日也已得到讯息，连夜赶到扬州，他和巡抚送的程仪自然更重。扬州一府豁免三年钱粮，经手之人自有回扣，韦小宝虽然来不及亲办，藩台早将他应得回扣备妥奉上。韦小宝随身带来的武将亲随，也都得了丰厚礼金。马佑已写了奏摺，请韦小宝面奏，奏章中将韦小宝如何明查暗访、亲入险地、这才破获吴三桂、吴之荣的密谋等情，大大夸张了一番，而总督、巡抚、布政司三人从旁襄助，也不无功。慕天颜又道：“皇上对吴逆用兵，可惜卑职是文官，没本事上阵杀贼。卑职已秉承总督大人、抚台大人的意思，十天之内，派人押解一批粮饷送去湖南，听由皇上使用。”韦小宝喜道：“大军未发，粮草先行。三位想得周到，皇上一定十分欢喜。”众官辞出后，韦小宝派亲兵去春春院接来母亲，换了便服，和母亲相见。韦春芳不知儿子做了大官，只道是赌钱作弊，赢了一笔大钱，听他说要接自己去北京享福，当即摇头，说道：“赢来的银子，今天左手来，明天右手去。我到了北京，你却又把钱输了个

抽断了他肘关节。那病汉“噢”的一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几个起落，纵到双儿身前，左手挥出，双儿头上帽子落地，满头青丝散开了。那病汉笑道：“是个姑娘！”伸手抓住了她长发。双儿“啊”的一声大叫，一招“双回龙”，双肘后撞，那病汉笑道：“好！”左手自左而右一掠，抓住她两只手拳，反在背后，跟着右手将她长发在她双手手腕绕了两转，再打个结，哈哈大笑。双儿急得哭了出来，叫道：“相公，快逃，快逃！”那病汉伸指在她腰里轻轻一戳，点了穴道，笑道：“他逃不了的。”撇下双儿，向韦小宝追去。片刻间便已追近。韦小宝在乱石中东窜西走，那病汉几次要抓到了，都被他用“神行百变”功夫逃开。那病汉笑道：“你捉迷藏的本事倒好啊。”韦小宝内力不足，奔跑了这一阵，已然气喘吁吁，知道再过一会非给他抓到不可，叫道：“你捉我不到，现下轮到我捉你了。你快逃，我来捉你了。”说着转过来，向那病汉扑去。那病汉嘻嘻一笑，果真转身便逃，也在乱石堆中转来转去。韦小宝早瞧出他武功虽高，为人却痴痴呆呆，四十几岁年纪，行事仍如孩童一般，可是他在乱石堆中倏来倏往，刚见他在东边，眼睛一霎，身形已在西边出现，神速直如鬼魅。韦小宝又是骇异，又是佩服，叫道：“我定要捉住你，你逃不了的。”假装追赶，奔到双儿身边，一把将她抱起，大声叫道：“喂，就算抱了一个人，也追得上你。”

那病汉哈哈大笑，叫道：“呜嘟嘟，吹法螺，咳咳……呜哩哩，吹牛皮！”韦小宝抱着双儿，装着追赶病汉，却越走越远。那病汉叫道：“没用的小东西，你还捉不住我……咳咳……”向着他抢近几步。韦小宝叫道：“这一下还不捉住你？你咳得逃不动了。”说着作势向他一扑。

那老妇在远处怒喝：“小鬼！你胆敢引我孩儿咳嗽！”嗤的一声，一粒石子破空飞来。石子虽小，声响惊人。韦小宝叫声：“啊哟！”蹲下身子躲避，还是慢了一步。那石子正中腿弯，扑地倒了，和双儿滚成了一团。那老妇道：“抓过来！”另一名男仆纵身过来，抓住韦小宝和双儿的背心，提到那老妇面前，抛在地下。那病汉嘻嘻而笑，拍手唱道：“不中用，吃胡葱，咳咳……跌一交，扑隆通！”韦小宝又惊又怒，只见徐天川、风际中等人都已被长绳缚住，排成了一串，一名仆妇手中拉着长绳，连吴之荣也缚在一串之末。每人头垂胸前，双目紧闭，似乎都已失了知觉。那老妇道：“这女娃娃女扮男装，哼，你的分筋错骨手，是哪里学的？那男孩子，你的‘神行百变’功夫跟谁学的？”韦小宝吃了一惊，心想：“这老婆子的眼光倒厉害，知道我这门功夫的名字。”想到人家竟然认了出来，那么自己的“神行百变”功夫显然已练得颇为到家，又不禁有些得意，笑道：“什么神行百变？你说我会‘神行百变’的功夫？”那老妇道：“呸！你这几下狗跳不象狗跳，蟹爬不象蟹爬，也算是神行百变了？”韦小宝坐起身来，说道：“是你自己说的神行百变，又不是我说的。我怎知是‘神跳百变’呢，还是‘神爬百变’？”那病汉拍手笑道：“你会神跳百变，只会神爬百变，哈哈，有趣。”俯身在韦小宝背上点了一指。韦小宝只感一股炙热的暖气直透入身，酸麻的下肢登时灵活，站起身来，说道：“你解穴道的本事，可高明得很哪。”那病汉道：“你快爬，爬一百样变化出来，又要乌龟爬，又要蛤蟆爬，这才叫得神爬百变。”韦小宝道：“我不会神爬百变，你如会，你爬给我看。”那病汉道：“我也不会。我爹说的，武学大师不单是学人家的，还要能别出心裁，独创一格，才称得上‘大师’。爹，武学之中，有没‘神爬百变’这门功夫？”那老翁皱着眉头，摇了摇头。韦小宝道：“你是武学大师，天下既没这门功夫，你自己就去创了出来，立一个‘神爬门’……”话未说完，屁股上已吃了那老妇一脚，只听她喝道：“别胡说八道！”那老妇向儿子横了一眼，脸上微有忧色，似乎生怕儿子听了这少年的撺掇，真去创什么“神爬百变”的新功夫。她不愿儿子多想这件事，又问韦小宝：“你叫什么名字？你师父是谁？”韦小宝心想：“这两个老妖怪，一个小妖怪……不，中妖怪，武功太强，老子是斗不过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骗骗他们。老子倘若冒充是吴三桂的朋友，谅他们就不敢难为我了。”向吴之荣瞥了一眼，灵机一动，说道：“我姓吴，名叫吴之荣，字显扬，扬州府高邮县人氏。辣块妈妈，我的伯父平西王不久就要打到北京来。你们要是得罪了我，平西王可要对你们不客气了！”老夫妇和那病汉都大为惊讶，互相望了一眼。那病汉道：“假的！平西王怎会有你这样的侄儿？”韦小宝道：“怎会是假？平西王家里的事情，你不妨一件件问我。只要我有一件说错了，你杀我的头就是。”那病汉道：“好！平西王最爱的是什么东西？”韦小宝道：“你说是东西呢，还是人？他最爱的人，从前是陈圆圆，后来陈圆圆年纪大了，他就喜欢了一个叫做‘四面观音’的美人，现今他最心爱的美人，叫做‘八面观音’。”那病汉道：“美人有什么好爱？我说他最爱的东西。”韦小宝道：“平西王有三件宝贝，他是最爱的了。第一是一张白老虎皮，第二是一颗鸡蛋大的红宝石，第三是一面老虎花纹的大理石屏风。”那病汉笑道：“哈哈，你倒真的知道，你瞧！”解开衣扣，左手抓住长袍的大襟往外一扬，露出里面所穿的皮裘来。那皮裘白底黑章，正是白老虎皮所制。韦小宝大奇，道：“噢，噢！这是平西王第一心爱的白老虎皮哪，你……你……怎么偷了得来？”那病汉得意洋洋的道：“什么偷了得来？是平西王送我的。”

韦小宝摇头道：“这个我可不信了。我听我姊夫夏国相说……”那病汉道：“夏国相是你姊夫？”韦小宝道：“是，是堂姊夫，我堂姊吴之……吴之芳，是嫁给他做老婆的。我姊夫很会打仗，是平西王麾下十大总兵之一。”那病汉点头道：“这就是了。平西王请我爹妈和我喝酒，我爹妈不去，我独自去了。平西王亲自相陪。他手下的十大总兵都来了。你姊夫排在第一个。”韦小宝道：“是啊，还有马宝马大哥、王屏藩王大哥、张国柱张大哥，那都是顶括括的战将，好威风啊，好杀气！”那病汉道：“你姊夫说我这白老虎皮怎么样？”韦小宝一意讨他欢心，信口开河：“我姊夫说，当年陈圆圆最得宠之时，受了风寒，有点儿伤风咳嗽，听人说，只要拿这张白老虎皮当被盖，盖得三天，立刻就好了。她向吴……向平西王讨这张白老虎皮。平西王言道：‘借你盖几天是可以的，赐给你就不行了。这是天下最吉祥的宝贝，八百年只出一只白老虎，就算出了，也打不到，剥不到皮。这张白老虎皮放在屋里，邪鬼恶魔一见到，立刻就逃得远远地。身上有病，也不用吃药，只须将白老虎皮当被盖，盖不了几天就皮到病除。人家赌牌九，左门叫作青龙，右门叫作白虎。青龙皮、白虎皮，都是无价之宝。’”

那老妇听他说得活灵活现，儿子身上有病，那是她唯一关心的事，听说白虎皮当被盖可治咳嗽，虽不其信，却亟盼当真如此，说道：“孩儿，平西王将这件宝贝送了给你，你面子可不小啊。你做了皮袍子穿，真聪明，倘若这白虎皮真能治病……”那病汉皱眉道：“我又没病，你尽提干么？”那老妇笑道：“是，是。你生龙活虎一般，这几个都是江湖好汉，却给你转陀螺、耍流星，玩了个不亦乐乎。”那病汉哈哈大笑，笑声中夹着几声咳嗽。那老妇道：“你晚上睡睡保……勤差整冒哑咕疔痲窃诒簧稀！隼？鹤？送凡焕惹？”

那老翁一指风际中等人，问道：“这些都是平西王的手下？”韦小宝心想：“我冒充是老汉好的侄子，也不打紧。要徐三哥他们认是吴三桂的手下，那可一万个不愿意了。他们骨头硬，别要言语中露出了马脚。”说道：“他们都是我的手下。我们听说平西王起义，额驸和公主留在京里，逃不出来。这吴应熊哥父跟我最说得来，交情再好不过，我带这批朋友想到北京去救额驸。这件事虽然凶险，可是大家义气为重，这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明知是刀山剑林，也要去闯了。”这几句话，可说得慷慨激昂之至。

那老翁点了点头，走过去双手几下拉扯，登时将缚住风际中等人的长绳拉断，跟着在每人背心轻拍两记，推拿数下，解开了各人被封的穴道。一名仆妇去解开了双儿缚住两手的头发。那老翁对韦小宝道：“单凭你这一面之辞，也不能全信，这事牵连重大，你说平西王的侄子，可有什么证据？”韦小宝笑道：“老翁，这可难了。我的爹娘却不是随身带的。这样罢，咱们去北京见额驸，倘若他已给皇帝拿了，咱们就去见建宁公主。公主定会跟你们说，我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吴之荣。”心想一到北京，那里还怕你们胡来，就算当真给他们扭了去见建宁公主，公主定会跟你们说，我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吴之荣。那老翁和老妇对望了一眼，沉吟未决。韦小宝突然想起，笑道：“啊，有了，我身上有一封平西王写的家书，这封信给旁人见到了，我不免满门抄斩。你们既是平西王的朋友，瞧一瞧倒也不妨。”说着伸手入怀，取出查伊璜假造的那封书信，交给老翁。那老翁抽出书笺，在沉沉暮色之中观看。韦小宝还怕他们不懂，解说道：“斩白蛇、唱大风歌什么的，是说朱元璋……”他不解说倒好，一解便错，将刘邦的事说成了朱元璋，幸好那老翁、老妇正在凝神阅信，没去留意他说些什么。那老妇看了信后，说道：“那是没错了的。平西王要做汉高祖、明太祖，请他去做法张子房、刘伯温。二哥，平西王说起义是为了复兴明室，瞧这信中的口气，哼，他……他自己其志不小哇。”向韦小宝瞧了一眼，说道：“你年纪轻轻……”心中自然是说：“你这小娃儿，也配做法张子房、刘伯温么？”那老翁将信折好，套入信封，还给韦小宝，道：“果然是平西王的令侄，我们适才多有得罪。”韦小宝笑道：“好说，好说。不知者不罪。”这时徐天川等均已醒转，听韦小宝自称是吴三桂的侄儿，对方居然信之不疑，无不大为诧异，但素知小香主诡计多端，当下都默不作声。韦小宝心想：“老子曾对那蒙古大胡子罕帖摩冒充是吴三桂的儿子，儿子都做过，再做一次侄儿又有何妨？下次冒充是吴三桂的爸爸便是，只要能翻本，就不吃亏。”这时天色已甚为昏暗，众人站在荒郊之中，一阵阵寒风吹来，那病汉不住咳嗽。韦小宝问道：“请问老爷子、老太太贵姓？”那老妇道：“我

们姓归。”韦小宝心道：“什么姓不好姓，却去姓个乌龟的‘龟’，真正笑话奇谈。”那老妇瞧着儿子，说道：“这就天黑了，得找个地方投宿，别的事慢慢再商量。”韦小宝道：“是，是。刚才我在山冈之上，见到那边有烟冒起来，有不少人家，咱们这就借宿去。”说着向庄家大屋的方向一指。其实此处离庄家大屋尚有十来里地，山丘阻隔，瞧得见什么炊烟？那男仆牵过两匹马来，让病汉、老翁、老妇乘坐。老妇和病汉合乘一骑，她坐在儿子身后，伸手搂住了他。韦小宝等本来各有坐骑，一齐上马，四名仆役步行。行了一阵，韦小宝对双儿大声道：“你骑马快去，瞧前面是市镇呢还是村庄，找一两间大屋借宿，赶快先烧热水，归家少爷要暖参汤喝。大伙儿热水洗了脚，再喝酒吃饭。多赏些银子。”他说一句，双儿答应一声。他从怀中摸出一大锭银子，连着一包蒙汗药一起递过。双儿接过，纵马疾驰。那老妇脸有喜色，韦小宝吩咐煮热水、暖参汤，显然甚合她心意。又行出数里，双儿驰马奔回，说道：“相公，前面不是市镇，也不是村庄，是家大屋。屋里的人说他家男人都出门去了，不能接待客人。我给银子，他们也不要。”韦小宝骂道：“蠢丫头，管他肯不肯接待，咱们只管去便是。”双儿应道：“是。”那老妇也道：“咱们只借宿一晚，他家没男子，难道还抢了他、谋了他家的不成？”

一行人来到庄家。一名男仆上去敲门，敲了良久，才有一个老年仆妇出来开门，耳朵半聋，缠夹不清，翻来覆去，只是说家里没男人。那病汉笑道：“你家没男子，这不是许多男子来了吗？”一闪身，跨进门去，将那老仆妇挤在一边。众人跟着进去，在大厅上坐定。那老妇道：“张妈、孙妈，你们去烧水做饭，主人家不喜欢客人，一切咱们自己动手便是。”两名仆妇答应了，径行去找厨房。徐天川来过庄家大屋，后来曾听韦小宝说起个中情由，眼见他花言巧语，将这三个武功深不可测的大高手骗得自投罗网，心下暗暗欢喜当下和众兄弟坐在阶下，离得那病汉和韦小宝远远地，以免露出了马脚。

那老翁指着吴之荣问道：“这个嘴里流血的汉子是什么人？”韦小宝道：“这家伙是朝廷里做官的，我们在道上遇见了，怕他去向官府出首告密，因此……因此便割去了他的舌头。”那老翁当时离得甚远，却瞧在眼里，心中一直存着个疑团，这时听韦小宝说了，仍有些将信将疑，走到吴之荣身前，问道：“你是朝廷的官儿，是不是？”

吴之荣早已痛得死去活来，当下点了点头。那老翁又问：“你知道人家要造反，想去出首告密，是不是？”吴之荣心想要抵赖是不成了，只盼这老翁能救得自己一命，于是连连点头。韦小宝道：“他得知南方有一位手握兵权的武将将要造反，这位武将姓吴，造起反来就不得了。”那老翁问吴之荣道：“这话对吗？”吴之荣又点头不已。

那老翁再不怀疑，对韦小宝又多信得几分。他回坐椅上，问韦小宝：“吴兄弟的武功，是哪位师父教的？”韦小宝道：“我师父有好几位，一、二、三，一共是三位。不过我……我又笨又懒，什么功夫也没学好。”那老翁心想：“你武功没学好，难道我不知道了。”但于他的“神行百变”轻功总是不能释怀，虽然韦小宝所使的只是些皮毛，然而身法步伐，确是“神行百变”上乘轻功无疑，又问：“你跟谁学的轻功？”韦小宝心想：“他定要问我轻功是谁教的，明明是跟我那位师父见有仇，那可说不得。他是吴三桂一党，多半跟西藏喇嘛学的交功。”便道：“有一位西藏大喇嘛，叫作桑结，在昆明跟西王的五华宫里见到了我，说我武功太差，跟人打架是多不过的，不如学些逃走的法子罢，就教了我几天。我练得很辛苦，自以为了不起啦，谁知道一碰上你老公公、老婆婆，还有这位身强力壮、精神百倍的归少爷，却一点也不管用。”那老翁听他称赞儿子“身强力壮，精神百倍”，这八字评语，可比听到什么奉承话都欢喜，不由得眉花眼笑，向儿子瞧了几眼，从心底里乐上来，说道：“二哥，孩儿这几天精神倒健旺。”那老翁微微点头，然见儿子半醒半睡的靠在椅子上，实是萎靡之极，心中不由得难过，向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这就是了。”那老妇问道：“桑结怎么会铁剑门的轻功？”那老翁道：“铁剑门中有个玉真子，在西蒙住过很久。”那老妇道：“啊，是了，他是木桑道长的师弟。多半是他当年在西藏传了给人。”转头问双儿：“小姑娘，你的武功又是跟谁学的？”一对老夫妇都凝视着她，似乎她的师承来历是件要紧之极的大事。双儿给二人瞧得有些心慌道：“我……我……”她不善说谎，不知如何回答才是。韦小宝道：“她是我的丫头，那位桑结喇嘛，也指点过她的武功。”

老翁、老妇一齐摇头，齐声道：“决计不是。”脸上神色十分郑重。这时那病汉忽然大声咳嗽，越咳越厉害。老妇忙过去在他背上轻拍。老翁也转头瞧着儿子。两名仆妇从厨下用木盘托了参汤和热茶出来，站在病汉身前，待他咳嗽停了，服侍他喝了参汤，才将茶碗分给众人，连徐天川等也有一碗。那老翁喝了茶，要待再问双儿，却见她已走入后堂。那老翁忽地站起，问孙妈道：“冲茶的热水哪里来的？”韦小宝大吃一惊，心中怦怦乱跳，暗叫：“糟糕，糟糕！这老不死的知道了。”孙妈道：“是我和张妈一起烧的。”老翁问道：“用的什么水？”孙妈道：“就是厨房缸里的。”张妈跟着道：“我们仔细看过了，很干净……”话犹未了，咕咚、咕咚两声，两名男仆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那老妇跳起身来，晃了一晃，伸手按头，叫道：“茶里有毒！”徐天川等并未喝茶，各人使个眼色，一齐摔倒，假装晕去，乒乒乓乓，茶碗摔了一地。

韦小宝叫道：“啊哟！”也摔倒在地，闭上了眼睛。只听张妈和孙妈齐道：“水是我们烧的，厨房里又没来过别人。”那老妇道：“缸里的水下了药。孩儿，你觉得怎样？”那病汉道：“还好，还……”头一侧，也晕了过去。孙妈道：“参汤里没加水。参汤是我们熬了带来的。”老翁道：“隔水熬热，水汽也会进去。”老妇道：“对！孩儿身子虚弱，这……这……”忙伸手去摸那病汉额头，手掌已不住颤抖。那老翁强运内息，压住腹内药力不使散发，说道：“快去挹两盆冷水来。”张妈、孙妈没喝茶，眼见奇变横生，都吓得慌了，忙急奔入内。那老妇道：“这屋子有古怪。”她身上不带兵刃，俯身去一名男仆腰间拔刀，一低头，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再也站立不定，一交坐倒，手指碰到了刀柄，却已无力捏住。那老翁左手扶住椅背，闭目喘息，身子微微摇晃。

韦小宝躺在地下，偷眼察看，见双儿引了一群女子出来。那老翁突然挥掌劈出，将一名白衣女子击得飞出丈许，撞塌了一张椅子。徐天川等大声呼喝，跃起身来，抢到老翁身前，却见他已然晕倒。风际中出指点了他穴道，又点了那老妇和病汉的穴道。韦小宝跳起身来，哈哈大笑，叫道：“庄三少奶，你好！”向一个白衣女子躬身行礼。

那女子正是庄家三少奶，急忙还礼，说道：“韦少爷，你擒得我们的大仇人到来，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老天爷有眼，让我们大仇得报。韦少爷，请你来见过我们的师父。”引着他走到一个黄衫女子之前。这女子伸手在那被老翁击伤的女子背上按摩。那伤者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跟着又是一大口血。那黄衫女子微笑道：“不要紧了。”声音柔美动听。

韦小宝见这女子年纪已然不轻，声音却如少女一般。她头上戴了个金环，赤了双足，腰间围着条绣花腰带，装束甚是奇特，头发已然花白，一张脸庞却又白又嫩，只眼角间有不少皱纹，到底多大年纪，实在说不上来，瞧头发已有六十来岁，容貌却不过三十岁上下。那老翁道：“你……你……”那老翁突然挥掌劈出，将一名白衣女子击得飞出丈许，撞塌了一张椅子。徐天川等大声呼喝，跃起身来，抢到老翁身前，却见他已然晕倒。风际中出指点了他穴道，又点了那老妇和病汉的穴道。韦小宝跳起身来，哈哈大笑，叫道：“庄三少奶，你好！”向一个白衣女子躬身行礼。

那女子正是庄家三少奶，急忙还礼，说道：“韦少爷，你擒得我们的大仇人到来，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老天爷有眼，让我们大仇得报。韦少爷，请你来见过我们的师父。”引着他走到一个黄衫女子之前。这女子伸手在那被老翁击伤的女子背上按摩。那伤者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跟着又是一大口血。那黄衫女子微笑道：“不要紧了。”声音柔美动听。

韦小宝指着那老翁道：“这……这老公公，是你婆婆姊姊的师伯？”那女子笑道：“怎么不是？我跟他老人家有四十年不见了，起初还真认不出来，直到见到他老人家出手，这一掌‘雪横秦岭’如此威猛，中原再没第二个人使得出，才知是他。”韦小宝愁道：“既然是自己人，那怎么办？”那女子摇头笑道：“我可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师父知道了这事，非把我骂个臭死不可。”眼见几名仆妇已手持粗索在旁侍候，笑道：“你如吩咐要绑人，你自己发号令罢，可不关我事。师伯我是不敢绑的，不过如果不绑，他老人家醒了转来，我却打他不过。小弟弟，你打得过吗？”

韦小宝大喜，笑道：“我更加打不过了。”知她这么说，只是要自脱干系，却无回护师伯之意，忙向徐天川等道：“这几个人跟吴三桂是一党，不是好人。咱们天地会绑他起来，跟婆婆姊姊半点也不相干。”徐天川等适才受那病汉戏弄，实是生平从未经的奇耻大辱，早已恨得牙痒痒地，当即接过绳索，将老翁、老妇、病汉和两个男仆都结结实实的绑住。那黄衫女子问道：“我归师伯怎会跟吴三桂是一党？你们又怎么干上了的？”韦小宝于是将如何与那老翁在饭店相遇的情形说了，徐天川等为那病汉戏耍一节，自然略过了不说，只说这痨病鬼武功厉害，大家不是他敌手。那女子道：“归家小师弟的性命，还是我师父救的。他从小就生重病，到现在身

于还是好不了。他是归师伯夫妇的命根子。”看了那老翁一眼，说道：“归师伯为人很正派，怎会跟吴三桂那大汉奸是一党？倘若真是这样，我师父就不能骂人，嘻嘻！”听她言语，似乎对师父着实怕得厉害。韦小宝道：“谁帮了吴三桂，那就该杀。你师父知道了这事还会大大称赞你呢。”

那女子笑道：“是吗？”瞧着那老翁、老妇，沉思片刻，过去探了探那病汉的鼻息，说道：“三少奶，待会我师父醒来，定要大发脾气。咱们又不能杀了他。这样罢，让他们留在这里，咱们大伙儿溜之大吉，教他们永远不知道是给谁绑住的，你说好不好？”三少奶道：“师父吩咐，就这么办好了。”但想在此处居住多年，突然立刻要走，心中固是舍不得，又觉诸物搬迁不易，不禁面有难色。一个白衣老妇人说道：“仇人已得，我们去祭过了诸位相公，灵位就可焚化了。”三少奶道：“婆婆说得是。”当下众人来到灵堂，将吴之荣拉过来，跪在地下。三少奶从供桌上捧下一部书来，拿到吴之荣跟前，说道：“吴大人，这部是什么书，你总认得罢？”吴之荣对这部书早已看得滚瓜烂熟，一见这书的厚薄、大小、册数，便知是你赖以升官发财的《明史》，再看题签，果然是《明书辑略》，便点了点头。三少奶又道：“你瞧得仔细些，这里供奉的英灵，当年你都认得的。”吴之荣凝目向灵牌上的名字瞧去，只见一块块灵牌上写的名字是庄允城、庄廷、李令晰、程维藩、李焕、王兆祯、茅元锡……一百多块灵牌上的名字，个个是因自己举报告密、为《明史》一案而被朝廷处死的。吴之荣只看得八九个名字，已然魂飞天外。他舌头被割，流血不止，本已三成中死了二成，这时全身一软，坐倒在地，扑簌簌的抖个不住。三少奶道：“你为了贪图功名富贵，害死了这么多人。列位相公有的在牢狱中受苦折磨而亡，有的惨遭凌迟，身受千刀万剐之苦。我们若不是天幸蒙师父搭救，也早已给你害死。今日如一刀杀了你，未免太便宜了你。只不过我们做事不像你们这样残忍，你想死得痛快，自己作个了断罢。”说着解开了他身上穴道，当的一声，将一柄短刀抛在地下。吴之荣全身颤抖，拾起刀来，可是要他自杀，又如何有这勇气？突然转身，便欲向灵堂外冲出逃命，只跨出一步，但见数十个白衣女子挡在身前。他喉头荷荷数声，一交摔倒，扭曲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

三少奶扳过他身子，见他呼吸已停，满脸鲜血，睁大了双眼，神情可怖，说道：“恶有恶报，这奸贼终于死了。”跪倒在灵前，说道：“列位相公，你们大仇得报，在天之灵，便请安息罢。”众女子一齐伏地大哭。

韦小宝和天地会群雄都在灵前行礼。那黄衫女子却站在一旁，秀眉微蹙，默然不动。众女子哭泣了一会，又齐向韦小宝叩拜，谢他擒得仇人到案。韦小宝忙磕头还礼，说道：“小事一桩，何必客气？倘若你们再有什么仇人，说给我听，我再给你们抓来便是。”三少奶道：“奸相鳌拜是韦少爷亲手杀了，吴之荣已由韦少爷捉来处死。我们的大仇已报了十足，再也没仇人了。”当下众女子撤了灵位，火化灵牌。

那黄衫女子见她们繁文缛节，闹个不休，不耐烦起来，出去瞧那被擒的数人。韦小宝和天地会群雄跟了出去。只见那老翁、老妇病汉兀自未醒。

那黄衫女子微笑道：“小娃娃，你要下毒害人，可着实得好妹的学学呢。”韦小宝道：“是，是，晚辈下药迷人，实在是没法子。他们武功太强，我如不使个诡计，非给扭断脖子不可。这些下作手段，江湖上英雄好煤是很瞧不起的。我知错了，下次不敢了。”那黄衫女子微微一笑，说道：“什么下作上作？杀人就是杀人，用刀子杀人，用拳头杀人，下毒用药，还不一样是杀人？江湖上的英雄好煤瞧不起？哼，谁要他们瞧得起？像那吴之荣，他去向朝廷告密，杀了几千几百人，他不用毒药，难道就该瞧得起他了？”这番话句句都教韦小宝打从心坎儿里欢喜出来，不禁眉花眼笑，说道：“婆婆姊姊，你这话可真对极了。我小时候帮人打架，用石灰撒敌人眼睛，我帮他打赢了架，救了他性命，可是这人反而说我使的是下三滥手段，狠狠打我耳光。可惜那时婆婆姊姊不在身边，否则也好教训教训他。”那黄衫女子道：“不过你向我归师伯下毒，我也得狠狠打你几个耳光。”韦小宝忙道：“那时候我可不知他是你的师伯哪。”那女子道：“要是你知道他是我师伯，他又要扭断你的脖子，你有毒药在手，下不下他的毒？”韦小宝嘻嘻一笑，说道：“性命交关，那也只妹得罪了。”那女子道：“算你说老实话。人家要你的命，你怎能不先要人家的命？我说要打你耳光，只因你太也不知好歹。人家是大名鼎鼎的‘神拳无敌’归辛树归二爷，功力何等深厚？你对他使这吃了头不会晕、眼不会花的狗屁蒙汗药，他老人家只当是胡椒粉。”韦小宝道：“可是他……他……”那女子道：“你这不上台盘的蒙汗药混在茶里，人家八十年的老江湖，会胡里胡涂的就喝了下去？那是开黑店的流氓痞棍玩意儿。要下毒，就得下第一流的。”韦小宝又惊又喜，说道：“原来……原来婆婆姊姊给换上了第一流的。”那女子道：“胡说！我没换。归师伯他们自己累了，头痛发烧，晕了过去。跟我有什么相干？一个是痲病鬼，两个是八十多岁的老公公、老婆婆，忽然之间自己晕倒了，有什么希奇？”

她嘴里说得一本正经，眼光中却露出玩闹的神色。韦小宝知她怕日后师父知道了责骂，是以不认，心中对这女子说不出的投缘佩服，突然跪倒在地，说道：“婆婆姊姊，我拜你为师，你收了我这徒儿，我叫你师父姊姊。”那女子格格嘻笑，伸出右臂，将手掌搁在他颈下。韦小宝只觉得颈下有件硬物，绝非人手，垂首看去，大吃一惊，只见那物竟是一把黑黝黝的铁钩，钩尖甚利，闪闪发光。那女子笑道：“你再瞧仔细了。”左手举起右手衣袖，露出一段雪白的上臂，但齐腕而断，并无手掌，那只铁钩竟是装在手腕上的。那女子道：“你要做我徒儿，也无不可，这就来割去了手掌，我给你装只铁钩。”

这黄衫女子，便是当年天下闻名的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后来拜袁承志为师，改名为何惕守。明亡后她随同袁承志远赴海外，那一年奉师命来中原办事，无意中救了庄家三少奶等一群寡妇，传了她们一些武艺。此番重来，恰逢双儿拿了蒙汗药前来，说起情由，她虽不知对方是谁，但武功既如此高强，寻常蒙汗药绝无用处，于是另行用些药物放入水缸之中。何惕守使毒本领当世无双，自归华山派后，不弹此调已久，忽然见到有人要在水缸中下毒，不禁技痒，牛刀小试，天下何人当得？若非如此，归辛树内力深厚，尚在她师父袁承志之上，韦小宝这包从御前侍卫手中得来的寻常蒙汗药，如何迷得他倒？那病汉归钟在娘胎之中便已得病，本来绝难养大，后来服了珍贵之极的灵药，这条性命才保了下来，但身体脑力均已受损，始终不能如常人壮健。归辛树夫妇只有这个独子，爱逾性命，因他自幼病苦缠绵，不免娇宠过度，失了管教。归钟虽然学得一身高强武功，但人到中年，心智性情，却还是如八九岁的小儿一般。何惕守下药之时，不知对方是谁，待得发觉竟是归师伯一家，不由得心中惴惴，然而事已如此，也就置之度外，听得韦小宝说话讨人喜欢，对他很是喜爱，心想域外海岛之上，哪有这等伶俐顽皮的少年？

韦小宝听说要割去一只手，才拜得师父，提起手掌一看，既怕割手疼痛，又舍不得，神色甚是踌躇。何惕守笑道：“师父是不用拜了，我也没时候传你功夫。我有一件很好玩的暗器，这就送了给你，免得你心里叫冤，白磕了头，又叫了一阵‘师父姊姊’。”韦小宝道：“师父姊姊，那决不是白叫的。你就是不传我功夫，不给我物事，像你这般美貌姑娘，我多叫得几声师父姊姊，心里也快活得很多。”

何惕守格格而笑，说道：“小猴子油嘴滑舌，跟你婆婆没上没下的瞎说。”她是苗家女子，于汉人的礼法规矩向来不放在心上，韦小宝赞她美貌，她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开心，又笑道：“小猴子，你再叫一声。”韦小宝笑道：“姊姊，好姊姊！”何惕守笑道：“啊哟，越来越不成话啦。”突然左手抓住他后颈，将他提在左侧，但听得嗤嗤声响，桌上三枝烛火登时熄灭，对面板壁上拍拍之声密如急雨般响了一阵。韦小宝又惊又喜，问道：“这是什么暗器？”何惕守笑道：“你自己瞧瞧去。”松手放他落地。

韦小宝从茶几上拿起一只烛台，凑近板壁看时，只见数十枚亮闪闪的钢针，都深深钉入了板壁。他佩服之极，说道：“姊姊，你一动也不动，怎地发射了这许多钢针？这等暗器，天下又有谁躲得过？”何惕守笑道：“当年我曾用这‘含沙射影’暗器射我师父，他就躲过了，一枚针儿也射他不中。不过除了我师父之外，躲得过的只怕也没几个。”韦小宝道：“你师父定是要你试着射他，先有了防备，倘若突然之间射出去，他老人家武功再强，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暗器，又怎闪躲得了？”何惕守道：“那时候我跟师父是对头，正在恶斗。他不是叫我试射，事先完全不知道。”韦小宝道：“这就是了。你师父正在全神贯注的防你，这才避过了。倘若那时候你向东边一指，转头瞧去，叫道：‘噢，谁来了？你师父必定也向东瞧上一眼，那时你忽然发射，只怕非中不可。’”何惕守叹了口气，说道：“或许你说得不错。这钢针上喂了剧毒，我师父那时倘若避不过，便已死了。那时我可并不想杀他。”韦小宝道：“你心中爱上了师父，是不是？”何惕守脸上微微一红，呸了一声，道：“没有的事，快别胡说八道，给我师娘听见了，非割了你半截舌头不可。”

韦小宝可万万料想不到，那时何惕守所暗中爱上的，却是这个女扮男装的师娘。少年在时事蓦地里兜上心来，虽已事隔数十年，

何惕守脸上仍不禁发烧，她取出两只鹿皮小指套，戴在左手拇指和食指之上，将板壁上钢针一枚枚拔下，跟着伸手从衣襟内解了一根铁带出来，带上装着一只钢盒，盒盖上有许多小孔。韦小宝恍然大悟，拍手叫道：“姊姊，这暗器当真巧妙，原来你装在衣襟里面，只消一掀铁带上机括，铁盒中就射了钢针出去。”心想她答应送一件暗器给自己，多半便是此物，不禁心花怒放。何惕守微笑道：“不论多厉害的暗器，发射时总靠手力准头。你武功也太差劲，除了这‘含沙射影’，别的暗器也用不来。”当下将钢针一枚枚插回盒中，要他捋起长袍，将铁带缚在他身上，钢盒正当胸口，教了他掀动机括之法，又传了配制针上毒药和解药的方子，说道：“盒中钢针一共可用五次，用完之后就须加进去了。我师父一再叮嘱，千万不可滥伤无辜。这暗器本来是淬上剧毒的，现下喂的并不是要人性命的毒药，只叫人中了之后，麻痒难当，全身没半点力气。但你仍然千万不可乱使。”韦小宝没口子的答应，又跪下拜谢。何惕守道：“你把三位扶起坐好。”韦小宝答应了，先将归辛树扶起坐入椅中，又去扶归钟时，碰到他腰间圆鼓鼓的似有一个葫芦，拉起他长袍一看，却是个革囊。韦小宝好奇心起，拉开囊上革索，探眼一看，突然大叫起来：“啊哟，是个死人头，他……他……瞪着眼在瞧我呢。”何惕守也觉得奇怪，说道：“他不知杀了什么要紧人物，却巴巴的将首级挂在腰上。”韦小宝道：“死人，死人！我拿你出来，你不可咬我。”慢慢伸手入囊，抓住那首级的辫子，提了出来，放在桌上。烛火出来瞧瞧明白，这首级怒目圆睁，虬髯戟张，韦小宝大叫一声，连退三步，惊叫：“是……是吴大哥……”何惕守微微一惊，问道：“你认得他？”

韦小宝道：“他……他是我们会里的兄弟，吴六奇吴大哥！”心下悲痛，放声大哭。天地会群豪听得他的狂叫大哭，奔上厅来，见到吴六奇的首级，尽皆惊诧悲愤。各人手按刀柄，凝视何惕守，只道吴六奇是她杀的。跟着双儿也奔了出来。韦小宝拉着她手，指着首级，叫道：“双……双儿，这是你义兄吴大哥，他……他给这恶贼害死了！”说着抢到归钟之前，在他身上狠狠踢了几脚，向徐天川等道：“吴大哥的首级，这恶贼挂在身上。”众人再细看那首级时，只见血渍早干，颈口处全是石灰，显是以药物和石灰护住，不使腐烂。双儿抚着首级，放声大哭。李力世道：“咱们用冷水淋醒这恶贼，问明端详，再杀他为吴大哥抵命。”群雄齐声称是。

何惕守道：“这人是我的师弟，你们不能动他一根寒毛！”说着伸出右手铁钩，向着桌上一枝蜡烛挥了几挥，飘然入内。玄贞道人怒道：“就算是你的师父，也要把他斩为肉酱……”突然天际中“啾”的一声，左手两根手指拿了七八分长的一截蜡烛，举起手来。烛台上的蜡烛本来尚有七八寸长，但这时已割成六七截，每截长不逾寸，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并不倒塌。这手武功，当真惊世骇俗。天地会群豪无不失色。

玄贞刷的一声，拔出佩刀，说道：“我杀了这厮为吴大哥报仇，让那女人杀我便了。”李力世道：“且慢，先问个明白，然后这三个人一起都杀。”韦小宝道：“对！这位婆婆姊姊只怕她师伯，只消连她师伯、师伯老婆一起都杀了，反而没事。双儿，你去打一盆冷水来，可不要那厨房里下过药的。”

双儿进去打一盆冷水出来，徐天川接过，在归钟头上慢慢淋下去。只听他连打了几个喷嚏，慢慢睁开眼睛。他身子一动，发觉手足被缚，腰间又被点了穴道，怒道：“谁？谁跟我闹着玩？”玄贞将刀刃在他脸上轻轻一拍，骂道：“你祖宗跟你闹着玩。”指着吴六奇的首级，问：“这人是你害死的吗？”归钟道：“不错！是我杀的。妈妈、爹爹，你们在哪里？”转头见到父母也都被绑，吓得险些哭了出来。他一生跟随父母，事事如意。从未受过些少挫折，几时又经历过这等情景？哭丧着脸道：“你……你们干什么？你们打我不过，怎么……怎么绑住了我？绑住了我爹爹、妈妈？”

徐天川反过手掌，拍的一声，打了他一个耳光，喝道：“这人你怎么杀的？快快说来，若有半句虚语，立时戳瞎了你眼睛。”说着将刀尖伸过去对准他的右眼。

归钟吓得魂不附体，不住咳嗽，说道：“我……我说……你别戳瞎我眼睛。瞎了眼睛，可看不见……看不见……咳咳……”平西王说道：“靴子皇帝是个大大的坏蛋，霸占……霸占我们……我们大明江山，求我去……去杀了靴子皇帝……”

群豪面面相觑，均想：“这话倒也不错。”韦小宝却大大的不以为然，骂道：“辣块妈妈，吴三桂是他妈的什么好东西了？”归钟道：“平西王是你伯父，他……他……不是好东西，你也不是好东西。”韦小宝在他身上重重踢了一脚，骂道：“胡说八道！吴三桂是大汉奸，怎么会是老子的伯父？吴三桂是你伯父！”归钟叫道：“是你自己说的，啊哟，你说过了话要赖，我不来，我不来！”

李力世见他缠夹不清，问道：“吴三桂要你去杀靴子皇帝，怎么你又去害死了他？”说着又向吴六奇的首级一指。归钟道：“这人是广东的大官，平西王说他是大汉奸，保定了靴子皇帝。平西王要起兵打广东，非先杀了他不可。平西王送了我很多补药，吃了治咳嗽的，又送了我白老虎皮。我妈说的，大汉奸非杀不可。咳咳，这人武功很好，我……我跟妈两个一起打他，才杀了的。你们快放开我，放开我爹爹妈妈。我们要上北京去杀靴子皇帝，那是大大的功劳……”韦小宝骂道：“要杀皇帝，也轮不到你这痲病鬼。众位哥哥，把这三个家伙都杀了，婆婆姊姊那里，由我来担当好了。”忽听得庄外数十人齐声大叫：“痲病鬼，快滚出来，把你千刀万剐，为吴大哥报仇！”

天地会群豪听得来人要为吴六奇报仇，似乎是自己人，都是心中一喜。钱老本大声叫道：“明复清反，母地父天。外面的朋友哪一路安舵？”天地会的口号是“天父地母，反清复明”，但当遇上身分不明之人，先将这八个字颠倒来说，倘若是会中兄弟，便会出言相认，如是外人，对方不知所云，也不致泄漏了身分。庄外和屋顶上有十七八人齐声叫道：“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厅中群豪叫道：“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屋顶有人道：“哪一堂的兄弟在此？”钱老本道：“青木堂做兄弟的迎接众家哥哥。哪一堂的哥哥到了？”

厅门开处，一人走了进来，叫道：“小宝，你在这里？”这人身材高瘦，神情飘逸，正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韦小宝大喜，抢上拜倒，连叫：“师父，师父。”陈近南道：“大家好！只可惜……”见到桌上吴六奇的首级，抢上前去，扶桌大恸，眼泪扑籁籁的直洒下来。

厅门中陆续走进入来，广西家后堂香主马超兴、贵州赤火堂香主古至中等都在其内。众人一见归钟，纷纷拔刀。还有二十余人是广东洪顺堂属下，更是恨极。

归钟眼见众人这般凶神恶煞的情状，只咳得两声，便晕了过去。陈近南转过身来，问道：“小宝，你们怎地擒得这三名恶贼？”韦小宝说了经过，但徐天川等如何为归钟戏耍、自己冒充吴之荣等等丑事，自然不提，最后道：“这三名恶贼武功厉害，我们是打不过的。幸好有一个婆婆姊姊帮手，才擒住了。可是这婆婆姊姊又说这老头儿是她师伯，不许我们杀他为吴大哥报仇。”陈近南皱眉头道：“什么婆婆姊姊？”韦小宝道：“她年纪是婆婆，相貌是姊姊，因此我叫她婆婆姊姊。”陈近南道：“她人呢？”韦小宝道：“她躲在后面，不肯跟她师伯会面。师父、古大哥、马大哥，你们怎么都到了这里？”陈近南道：“这恶贼害了吴大哥，我们立传快讯，四面八方的追了下来。”青木堂众人向来人相见，原来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各堂的兄弟也有参与，大部分监守在庄外各处。古至中、马超兴都道：“韦兄弟又立此大功，吴大哥在天之灵、也必深感大德。”韦小宝道：“吴大哥待我再好不过，替他报仇，那是该当的。”李力世道：“启禀总舵主：这恶贼适才说道，他们要上北京去行刺靴子皇帝，又说了些反清复明的言语，不知内情到底如何。”韦小宝道：“有什么内情？他怕我们杀他，就顺口胡说。他身上这件白老虎皮袍子，就是吴三桂送给他的。吴三桂的猪朋狗友，有什么好东西了？咱们把这三个恶贼开膛刺心，为吴大哥报仇就是。”

陈近南道：“把这三人都弄醒了。好好问一问。”双儿去提了一桶冷水，又将归辛树夫妇和归钟一一淋醒。归二娘一醒，立即大骂说道下毒迷人，实是江湖上卑鄙无耻的勾当。归辛树却一言不发。陈近南道：“瞧你们身手，并非平庸之辈。你们叫什么名字？跟我们吴六奇吴大哥有什么冤仇？干么下毒手害他性命？”归二娘怒道：“你们这等使闷香、下迷药的无耻小贼，也配来问老娘姓名？”古至中扬刀威胁，归二娘性子极刚，更加骂得厉害。

韦小宝道：“师父，他们姓归，乌龟的龟，两只老乌龟，一只小乌龟。我先杀了小乌龟再说。”拔出匕首，指向归钟的咽喉。归二娘见韦小宝要杀她儿子，立时慌了，叫道：“小鬼，你有种的就来杀老娘好了，可不许碰我孩儿一根寒毛。”韦小宝道：“我偏偏只爱杀小乌龟。”将刀尖在归钟咽喉轻轻一戳。匕首极利，虽然一戳甚轻，但归钟咽喉立时迸出鲜血。他大声叫道：“妈呀，他……他杀死我

“归二娘大叫：“别……别杀我孩儿！”韦小宝道：“我师父问一句，你乖乖的答一句，那么半个时辰之内，暂且不杀你的痲病鬼儿子。”归二娘怒道：“我孩儿没生病，你才是痲病鬼。”但听韦小宝答应暂且不杀她儿子，略觉宽心。韦小宝假装连声咳嗽，学着归钟的语气，说道：“妈呀，我……我……咳咳……快要死了……好妈妈。你快快实说了罢……咳咳……咳咳……我没生痲病，我生的是钢刀断头病，咳咳，又是尖刀穿喉病，全身斩成肉酱病哪，咳咳……”他学得甚像，归二娘毛骨悚然，叫道：“别学，别学我孩儿说话！”韦小宝继续学样：“妈呀，你再不回答人家的话，我……我……咳咳，又得生肚子剖开病，肚肠流出病了哪……”说着拉起归钟的衣衫，将匕首尖在他瘦骨嶙嶙的胸膛上比划。归二娘再也忍耐不住，说道：“好！我们是华山派的，我们当家的神拳无敌归二侠，当年威震中原之时，你们这些小毛贼还没转世投胎啦。”陈近南听得这二人竟然便是大名鼎鼎的神拳无敌归辛树夫妇，不由得肃然起敬，又想吴六奇武功何等了得，据当时亲眼见到他被害情景的洪顺堂兄弟言道，只一个老妇和一个痲病鬼出手，便打倒了十几名洪顺堂好手，两人合攻吴六奇，将他击毙，割了他首级，对方自非冒名。神拳无敌归辛树成名已久，近数十年来不闻在江湖上走动，不知何以竟会牵入这件惨祸，中间必有重大缘由，当即上前向归辛树恭恭敬敬的抱拳行礼，说道：“原来是华山神拳无敌归二侠夫妇。小人陈近南，多有失礼。”伸手一扯，拉断了缚在归辛树身上的绳索，接着又在他背心和腰间推拿数下，解开他穴道，转身又拉断归二娘和归钟身上的绳索。

韦小宝大急，又道：“师父，这三个人厉害得很，放他们不得。”陈近南微微一笑，说道：“归二娘骂我们下迷药，是江湖上上下下三滥的卑鄙行径。我们天地会并没下迷药，就算当真下了，归二侠内功深厚，下三滥的寻常蒙汗药，又如何迷得倒他老人家……”韦小宝道：“不错，不错，我们天地会并没下蒙汗药。”心想这药是婆婆姊姊的，也是她自己换上的，不能算在我们天地会帐上，何况这药又不是蒙汗药。

归辛树左手在妻子和儿子背心上一拂，已解开了二人穴道，手法比陈近南快得多了，点了点头，说道：“不是寻常蒙汗药，是极厉害的药物。”伸手去搭儿子脉搏。归二娘凝神瞧着丈夫脸色，问道：“怎样？”归辛树道：“眼前似乎没事。”想起自己晕倒之前，曾和人斗了一掌，此人武功甚浅，但所习内功法门，显然是华山派的，又想起双儿在乱石冈中奔跑的身法，也是华山派轻功，一瞥之间已在人丛中见到了她。双儿见到他精光闪闪的眼光，不由得害怕，缩在韦小宝身后。归辛树道：“小丫头，你过来，你是华山派的不是？”双儿道：“我不过来！你杀了我义兄吴大哥，我要为他报仇。我……我也不是什么华山派的。”何惕守当日对庄三少奶、双儿等传了些武功，并非正式收她们为徒，也没向她们说自己的门户派别，“华山派”三字，双儿今日还是首次听闻。归辛树也不去和这小姑娘一般见识，突然气涌丹田，朗声说道：“冯难敌的徒弟徒孙，都给我出来。”这句话声音并不甚响，但气流激荡，屋顶灰尘簌簌而落。他想同门师兄三人、袁承志门下均在海外，大师兄黄真逝世已久，华山派门户由黄真的大弟子冯难敌执掌，庄中既有华山派门人，自必是冯难敌一系。那知隔了良久，内堂竟寂然无声。陈近南道：“年前天下英雄大会河间府，歃血为盟，决意齐心合力诛杀大汉奸吴三桂。令师侄冯难敌前辈，正是河间府杀龟大会的主人。何以归前辈反而跟吴三桂携手，杀害敝会议士吴六奇兄弟？这岂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吗？”话是说得客气，辞锋却咄咄逼人。

归二娘向他横了一眼，说道：“曾听人说：‘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当尊驾尚未出世之时，我夫妇已然纵横天下。如此说来，定要等尊驾出世之后，我们才称得英雄。嘿嘿，可笑啊可笑。”

陈近南道：“在下才具武功，都是不值归二侠贤夫妇一笑。江湖上朋友看得起在下，也不过是说在下明白是非，还不致胡作非为、结交匪人而已。”

归二娘怒道：“你讥刺我们胡作非为、结交匪人？”陈近南道：“吴三桂是大汉奸！”归二娘道：“这吴六奇为虎作伥，做鞑子的大官、欺压我汉人百姓。你们又怎么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哥？这还不是胡作非为、结交匪人吗？”

马超兴大声道：“吴大哥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天地会洪顺堂的红旗香主，手握广东兵权，一朝机缘到来，便要起兵打鞑子。洪顺堂众位兄弟，你们说是也不是？”洪顺堂属下二十余人齐声说道：“正是！”马超兴道：“你们袒开胸膛，给这两位大英雄瞧瞧。”二十余人双手拉住衣襟，向外一分，各人胸前十余颗扣子登时迸开。露出胸膛，只见每人胸前都刺了“天父地母，反清复明”八个字，深入肌理。

归钟一直默不作声，这时见二十余人胸口都刺了八个字，拍手笑道：“有趣，有趣！”

天地会群雄一齐向他怒目而视。陈近南向归辛树道：“令郎觉得有趣，归二侠夫妇以为如何？”归辛树懊丧无比，摇了摇头，向归二娘道：“杀错人了。”归二娘道：“杀错人了！上了吴三桂这奸贼的当。”左手一伸，从马超兴腰间拔出单刀，往自己脖子中抹去。陈近南叫道：“使……”疾伸右手，抓住了她左腕。归二娘右掌拍出，陈近南出左掌相抵，两人身子都是一晃。陈近南左手两根手指伸过去挟住了刀背。归二娘右手又是一掌，拍向他胸口。陈近南倘若退避，那刀就夺不下来，只怕她又欲自尽，适才跟她对了一掌，知她年纪老迈，内力已不如己，但出手如电，拳掌功夫精绝，自己只要退得一步，空手再也夺不了她手中兵刃，当下硬挺胸膛，砰的一声，受了她一掌。归二娘一呆，陈近南左手双指已将她单刀夺过，退后两步，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

当归二娘横刀自尽之时，归辛树倘若出手，自能阻止，但他错杀了吴六奇，既惭且悔，已起了自尽以谢的念头，因此并不阻挡妻子，待见陈近南不惜以身犯险，才夺下归二娘手中钢刀，更是愧感交集。他拙于言辞，只道：“陈近南当世豪杰，名不虚传。”陈近南扶着桌子，调匀气息，半晌才道：“不知者不罪。害死吴大哥的罪魁祸首，乃是吴……吴三……”说着又吐了口鲜血。归二娘年纪虽老，昔年功力仍有大半，陈近南为了夺她兵刃，无法运气防护，这一掌挨得着实不轻。归二娘道：“陈总舵主，我如再要自尽，辜负了你一番盛情。我夫妇定当去杀了鞑子皇帝，再杀吴三桂这奸贼。”说着跪倒在地，向吴六奇的首级拜了三拜。

陈近南道：“吴六奇大哥行事十分隐秘，江湖上英雄多有唾骂他的为人，贤夫妇此番出手，用意原为诛杀汉奸，只可惜……只可惜……”说着忍不住掉下泪来。

归辛树夫妇心中都是一般的念头，决意去刺杀康熙和吴三桂，然后自尽以谢吴六奇，但此刻也不必多说，同时向陈近南抱拳道：“陈总舵主，这便告辞。”陈近南道：“两位请留步，在下有一言禀告。”归氏夫妇携了儿子的手，正要出外，听了这话便停步转身。陈近南道：“吴三桂起兵云南，眼见天下大乱，正是恢复我汉家河山的良机。尚有不少英雄，日内都要聚集京师商议对策。大家志同道合，请两位前辈同去北京会商如何？”归辛树心中有愧，不愿与旁人相见，摇了摇头，又要迈步出外。韦小宝听他二人说要去行刺皇帝，心想这三个姓“龟”的家伙武功极高，小皇帝未曾防备，别要给他们害死，叫道：“这是天下大事。你们这位公子，做事很有点儿乱七八糟，这一次如果再坏了事，你们三位就算一古脑儿的自杀，也不免臭……臭气万年。”他听人说过“遗臭万年”的成语，一时说不上来，说成了“臭气万年”。

成语虽然说错，归氏夫妇却也明白他意思。归辛树自知武功高强，见事却不如何明白，否则也不会只凭吴三桂的一面之辞，便铸下这等大错，听了韦小宝这句话，不禁心中一寒，寻思：“行刺皇帝，确是有关国家气运的大事。”韦小宝又道：“现下的皇帝年纪小。不大懂事，搞得吴三桂造反，一塌糊涂。你们如果杀了他，换上一个年纪大的厉害鞑子来做皇帝，咱们汉人的江山，就坏在你们手上了。”归辛树缓缓点头，回过身来。陈近南道：“两位前辈，这孩子年纪小，话说没上没下，冲撞莫怪。”说着拱手致歉，又道：“但他的顾虑似乎也可从长计议。如此大事，咱们谋定而后动如何？”归辛树心想一错不可再错，自己别因一时愧愤，以致成为万世罪人，便道：“好！谨听陈总舵主吩咐。”陈近南道：“吩咐两字，万万不敢当。明日上午，大伙儿同到北京，晚间便在这孩子的住处聚会，共商大事。两位以为怎样？”归辛树点点头。陈近南问韦小宝：“你搬了住所没有？”韦小宝道：“弟子仍在东城铜帽子胡同住。”陈近南道：“两位前辈，明晚在下在北京东城铜帽子胡同这孩子的子爵府恭候大驾。”韦小宝道：“师父，你别生气，现下叫作伯爵府。”陈近南道：“嘿，又升了官。”

归二娘瞪眼瞧着韦小宝，问道：“你是吴三桂的侄子，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要大义灭亲吗？”韦小宝笑道：“我不是吴三桂的侄子，吴三桂是我灰孙子。”陈近南斥道：“前辈跟前，不得无礼。快磕头谢罪。”韦小宝道：“是。”作势欲跪，却慢吞吞的延挨。归辛树一扬手，带了妻儿仆从，径自出门，明知外边并无宿处，却宁可挨饿野宿，实是无颜与天地会群豪相对。归钟自幼并无玩伴，见韦

小宝言语伶俐，年纪又小，甚是好玩，向他招手，说道：“小娃娃，你跟我去，陪我玩儿。”韦小宝道：“你杀我朋友，我不跟你玩。”突然间呼的一声响，人影一晃，归钟跃将过来，一把将韦小宝抓住，提到门口。这一下出手快极，陈近南适才受伤不轻，隔得又远，其余天地会群雄竟没一人来得及阻止。归钟哈哈大笑，叫道：“你再跟我捉迷藏，咱们玩个痛快！”归辛树脸一沉，喝道：“孩儿，放下他。”归钟不敢违拗父言，只得放下了韦小宝，嘴巴却已扁了，便似要哭。归二娘安慰道：“孩儿，咱们去买两个书僮，陪你玩耍。”归钟道：“书僮不好玩，就是这小娃娃好玩，咱们买了他去。”归辛树见儿子出丑，拉住他手臂，快步出门。群雄面面相觑，均觉吴六奇一世英雄，如此胡里胡涂的死在一个白痴手里，实是太冤。韦小宝道：“师父，我去请婆婆姊姊出来，跟大家相见。”和双儿走到后堂，哪知何惕守早已离去。三少奶说道：“道人家，不便和群雄会见，只吩咐仆妇安排酒饭，款待宾客。”

注：本回目中，“渔阳鼓动”是安禄山造反的典故，喻吴三桂起兵；“督亢图穷”是荆轲刺秦王的典故，本书借用，指归辛树等误刺吴六奇，后悔不及，又要去行刺康熙，其实只字面相合，含义并不贴切。

第四十二回 九重城阙微茫外 一气风云吐纳间
次日韦小宝拜别了主人，和陈近南等分道进京。陈近南道：“小宝，归二侠夫妇要去行刺皇帝，他们已答应大家商量之后，再作定论。你到北京之后，可不能通知皇帝，让他有了防备。”韦小宝本有此意，却给师父一语道破，忙道：“这个自然。他鞑子占了我们汉人江山，我在朝中做官，是奉了师父你老人家之命，怎能真的向着他？”陈近南道：“这就是了，你如言不由衷，做了对不起大伙的事，我第一个就饶不得你。”韦小宝道：“师父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心道：“放一百一十九个心罢！我自己就有点不大放心。”带了双儿、徐天川等人，去和张勇、赵良栋等人相会，押了毛东珠，回到北京。他一回铜帽子胡同，即便便想去见康熙，寻思：“小皇帝是我的好朋友，怎能让他死在这三只乌龟手里？有了，我去宫里分派侍卫，大大戒备，严密守卫。我答应了师父，不跟皇帝说，大丈夫言而有信，不说就不说，可是仍能叫三只乌龟不能得手。”刚要出门，陈近南已带了古至中和马超兴到来。韦小宝暗暗叫苦，心道：“你们怎地来得这么快？”只得强打精神，设宴接待。

不久天地会群雄分批陆续来到。跟着沐剑声带同铁背苍龙柳大洪、摇头狮子吴立身、圣手居士苏冈等一行人也来了。沐王府众人早在北京，得到讯息后齐来聚会。众人用毕酒饭，又等了良久，归家三人这才到来。韦小宝吩咐另开筵席，归二娘淡档的道：“我们吃过饭了。”归钟东张西望，见府第中堂皇华贵，说道：“小娃娃，你家里的模样，跟平西王的五华宫倒也相差不多。你没说谎，吴三桂果然是你伯父。”韦小宝道：“对，吴三桂是你的……”说到这“的”字，突然住口，心想这一句顺口便宜讨过去，师父必定生气，当即改口：“三位既已用过饭了，请到东厅喝茶。”众人来到东厅，献上清茶点心，韦小宝遣出仆役。陈近南又派了十余名会众出去，在厅周及屋顶把守，这才关门上闩，商议大事。陈近南替归氏夫妇和沐王府众人引见，却不提吴六奇之事。归氏夫妇虽退隐已久，柳大洪吴立身等还是好生仰慕，对之十分恭敬。

归二娘单刀直入，说道：“吴三桂起兵后攻入湖南、四川，兵势甚锐，势如破竹。吴三桂当年虽然投降鞑子，断送了大明天下，实是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咱们汉人。依我们归二爷之见，我们要进皇宫去刺杀鞑子皇帝，好让鞑子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众位高见如何？”

沐剑声道：“鞑子皇帝固然该杀，但这么一来，岂不是帮了吴三桂这奸贼一个大忙？”
归二娘道：“吴三桂当年害死沐王爷，沐公子自然放他不过。可是满汉之分，那是头等大事。咱们先杀尽了鞑子，慢慢再来收拾吴三桂不迟。”

柳大洪道：“吴三桂倘若起兵得胜，他自己便做皇帝，再要动他，便不容易了。依晚辈之见，咱们先让鞑子跟吴三桂自相残杀，拚个你死我活。咱们再来渔翁得利。因此晚辈以为眼前不宜去行刺鞑子皇帝。”他虽满颊白须，但归氏夫妇成名已久，他自称晚辈：“沐王府跟吴三桂深仇似海，定要先见他覆灭，这才快意。归二娘道：“吴三桂打的是兴明讨虏旗号，要辅佐朱三太子登基。这里有一张吴三桂起兵的檄文，大家请看。”从身边取了一大张纸出来，摊在桌上。

陈近南便即诵读：“原镇守山海关总兵、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本镇深叨大明世爵，统镇山海关……”

陈近南知道群豪大都不通文墨，读几句，解说几句，解明第一段后，接着又读下去，下面说李自成如何攻破北京，崇祯归天，他为了报君父之仇，不得已向满清借兵破贼，其后说道：“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择立嗣君，继承大统，封藩割地，以酬满酋。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归二娘道：“他后来就知道向满清借兵是错了，可惜已来不及啦。”柳大洪哼了一声，道：“这奸贼说得好听，全是假话。”归二娘道：“陈总舵主，请你读下去。”

陈近南道：“是！”接续读道：

“本镇刺心呕血，追悔靡及，将却返戈北返，扫荡腥膻，适遇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血隐忍，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兴复，迄于今日，盖三十年矣！”柳大洪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拍案道：“放屁！放屁！这狼心狗肺、天地不容的奸贼，倘若他真有半分兴复大明之心，当年为甚么杀害永历皇帝、永历太子？此事天下皆知，又如何抵赖得？”群雄见了柳大洪须眉戟张的情状，无不心佩他的忠义，均想吴三桂十二年前在昆明市上绞杀永历皇帝父子，决计无可狡辩。归二娘道：“柳大哥这话不错，吴三桂决非忠臣义士，这是连三岁孩童也知道的。咱们要去行刺鞑子皇帝，是为了反清复明，绝不是帮吴三桂做皇帝。”

陈近南道：“我把这檄文读完了，大家从长计议。”读道：“兹者，虏酋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
啊e 倍恋桔饬溯a蛭ば”na 诵Γ:档溃骸靶”Γ图汽沛芭撮的惶恐！蔽ば”μ◆攀Ω杆卸廖恤拢a痪踣击银俵欤9挂埠猛oo塗●滴饒a鸣奈恼轮刑岬阶约海a唤a志。室玻a彙剩骸芭Ω福a滴疑跌鑫空场一银a遣凰滴业暮没啊！背陆a系溃骸八a涂醒a实赖碌暮萌耍a蛔耐a稿潭剔”促a廖薇a日碌募一铮a炊甲隼舜嫌佟a獠星撮的憎藉俊蔽ば”Φ溃骸八a约耗兀克a辜俦任易a抛没勾螭a颧凰浔任腋a恢杏茫俊a

众人都笑了起来，说道：“不错！鞑子朝廷中的官职，可没比平西亲王更大的。”檄文最后一段是：“山惨水愁，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是诚伐暴救民、顺天人之日。爰卜甲寅之年正月元日，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咨。”陈近南读完后，解说了一遍。众人之中，除了陈近南和沐剑声二人，都没读过什么书，均觉这道檄文似乎说得头头是道，却总有些什么不对，可也说不上来。沐剑声沉吟片刻，说道：“陈总舵主，他既奉朱三太子敬登大宝，为什么不恢复大明国号，却要改国号为周？这中间实是个大大的破绽。何况朱三太子什么的，也不知是真是假，谁也没听说过，忽然之间，没头没脑的钻了出来。多半吴三桂去找了个不懂事的孩子出来，说是朱三太子，号召人心，其实是把他当作傀儡。”众人都点头称是。

归二娘道：“吴三桂把朱三太子当作傀儡，自然绝无可疑。这人是真是假，也没多大分别。不过朱三太子不是小孩子，先皇殉国已三十年，如果朱三太子是真，至少也有三十七岁了。”韦小宝道：“三十七岁的不懂事小娃娃，也是有的，嘻嘻。”说着向归钟瞧了一眼。群雄中有几人忍不住笑了起来。归二娘双眉一竖，便要发作，但转念一想，韦小宝的话倒也不假，自己的宝贝儿子活了三十七岁，果然仍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不禁轻轻叹了口气。众人商议良久，有的主张假手康熙，先除了吴三桂，再图复国；有的以为吴三桂虽然奸恶，终究是汉人，应当助他赶走鞑子，恢复了汉人江山，再去杀他。议论纷纷，难有定论。说到后来，众人都望着陈近南，人人知他足智多谋，必有高见。陈近南道：“咱们以天下为重。倘若此刻杀了康熙，吴三桂声势固然大振，但是台湾郑王爷也可渡海西征，进兵闽浙，直攻江苏。如此东西夹击，鞑子非垮不可。那时吴三桂倘若自己想做皇帝，郑王爷的兵力，再加上沐王府、天地会

和各路英雄，也可制得住他。”
苏冈冷冷的道：“陈总舵主这话，是不是有些为台湾郑王爷打算呢？”陈近南凛然道：“郑王爷忠义之名，著于天下，苏兄难道信不过吗？”苏冈道：“陈总舵主忠勇侠义，人人钦服。可是郑王爷身边，奸诈卑鄙的小人可也着实不少。”韦小宝忍不住说道：“这话倒也不错。好比那‘一剑无血’冯锡范，还有郑王爷的小儿子郑克？”，都不是好人。”陈近南听他并不附和自已，微感诧异，但想他的话也非虚假，不禁叹了口气。归二娘道：“赶走鞑子，那是一等一的大事，至于谁来做皇帝，咱们可管不着，反清是一来要反的，复不
复明，不妨慢慢商量。大明的崇祯皇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陈近南和沐王府群雄向来忠于朱明，一听所言，都是脸上变色。沐剑
声道：“咱们如不拥朱氏子孙复位，难道还拥吴三桂这大奸贼不成？”归钟突然说道：“吴三桂这人很好啊，他送了我一张白老虎皮做
袍子，你们可瞧见过没有？”说着翻开皮袍下襟，露出白虎皮来，大是洋洋得意。

归二娘道：“小孩子家，别在这里胡说八道。”苏冈冷笑道：“在归少爷眼中，一件皮袍子可比咱们汉人的江山更加要紧了。”归二
娘怒道：“孩子，把皮袍子脱下来！”归钟愕然道：“干什么？”归辛树一伸手，从儿子腰间拔出长剑，白光闪动，嗤嗤声响，归辛树手
中长剑的剑尖在儿子身前、身后、肩头、手臂不住掠过。众人大吃一惊，都从椅中跳起身来，只见归辛树已将儿子杀死，却见归钟所
穿的那件皮袍已裂成十七八块，落在身周，露出一身丝棉短袄裤。归辛树这数剑出手准极，割裂皮袍，却没割破丝棉袄裤。群雄待得
看清楚时，尽皆喝采。归钟吓得呆了，连声咳嗽，险些哭了出来，说道：“爹，咳咳……咳咳……爹……咳，我……”归辛树一挥手，长剑入鞘
跟着解下自己身上棉袍，披在儿子身上，说道：“穿上了！”归二娘拾起地下白老虎皮碎块，投入烧得正旺的火炉中，登时火光火盛，一
阵焦臭，白虎皮渐渐烧成灰烬。韦小宝连称：“可惜，可惜。”归辛树道：“走罢！”牵了儿子的手，向厅门走去。陈近南道：“归二侠
去干谋大事，我们谨依驱策。”归辛树道：“不敢当！不用了！”说着走向厅门。

韦小宝知他立时便要动手，已来不及去告知皇帝，心想须得使个缓兵之计，阻他一阻，大声道：“皇宫里的屋子没一万间，也有
五千间，你可知鞑子皇帝住在哪里？”归辛树一怔，觉得此言甚是有理，回头问道：“你知道吗？”

韦小宝摇头道：“没人知道。鞑子皇帝怕人行刺，每晚换地方睡。有时睡在长春宫，有时睡在景阳宫，有时又在咸福宫、延禧宫
睡，说不定又睡在丽景轩、雨花阁、毓庆宫。”他一口气说了七八个宫阁的名字，归辛树只听得皱起了眉头。韦小宝又道：“就算是皇
帝贴身的太监、侍卫，也不知**毳毼**×**谗**裁吹胤健！**惫**樾潦鞞溃骸澳敲丛跹囿拍芭业交实邦俊蔽**吧**”**Φ**溃骸盎实山**飏**毳奈许俟俾图**搅**
怒4**⊗**唤**⊙**笋**⊕**挥兴**⊖**湊夷悖**⊗**勺司陀涝墩宜**⊕**坏健！逼涓登樾尾**？**侨倜耍**⊕**滴跻踯煊**⊙**5**⊕**舻磺蕈**Γ**9**⊕**樾潦鞞蚋白遣菟**P**家拔**⊕**踣**⊕**使**⊕**
说旱墓婢兀刻**⊕**宋**吧**”**σ**环**⊕**增**⊕**喃牖实歪戏来炭**⊕**…萌缟耍**⊕**唤**⊕**苞**⊕**斐**⊕**

韦小宝见归辛树脸有难色，心中得意，问道：“归老爷子，你可知皇帝有多少妃子？”归辛树哼的一声，瞪目不语。韦小宝道：
“说书人说皇帝有三宫六院，后宫美女……美丽三千人。鞑子皇帝的老婆没这么多，三千个倒也没有，八九百个是有的。他夜夜做新郎，
今天在第三百五十一个妃子那里睡，明天到第六百三十四个妃子那里睡。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不知皇帝今晚宿在那里，等上三年、
四年，也不知皇帝来是不来。”陈近南道：“小宝，你在宫里日久，必定知道找到皇帝的法子。”韦小宝道：“白天还容易找，晚上就说
什么也找不到了。”陈近南道：“那么明日白天咱们都乔装改扮，由你带领，混进宫去行事。这位钱兄弟和吴二哥，你不是带进宫里去
过吗？”说着向钱老本和吴立身二人一指。

韦小宝道：“钱大哥只到过御厨房。吴二哥他们一进皇宫，就给卫士……给卫士们发觉了，要见皇帝的面，可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钱大哥、吴二哥，你们两位说是不是？”钱吴二人都点点头。他二人进过皇宫，都知要在宫里找到皇帝的所在，确似大海捞针一般。
韦小宝道：“弟子倒有个法子。”陈近南问道：“什么法子？”韦小宝道：“弟子明日去见皇帝，他必定要说吴三桂造反，如何派兵去打，
弟子撵掇他出来瞧试演大炮。只要他一出宫门，下手就容易多了，行刺成功也罢，不成功也罢，咱们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也少了许
多凶险。”

归二娘冷笑道：“皇帝就这么听你这小娃娃的话？他三年不出宫来，咱们难道就等他三年？你推三阻四，总之是不肯带领去干事
就是了。”沐剑声道：“进宫去行刺皇帝的事，兄弟也是干过的。说来惭愧，我们沐王府死了好几位兄弟。舍妹和一位方师妹，还有这
位吴师叔以及两个师弟，都失陷在宫里，几遭不测，幸蒙韦香主仗义相救，那才脱险。不是我们胆小怕死，这件事可真不易成
功。”归二娘冷冷的瞧着韦小宝，说道：“凭你就能救得他们脱险？”吴立身忙道：“这位韦香主年纪虽小，可是仁义过人，机智聪明，
兄弟的性命，全仗他相救。”归二娘道：“沐王府办不成的，未必姓归的也一定办不成。”

柳大洪霍地站起身来，说道：“归氏夫妇神拳无敌，当然胜过我们小小沐王府百倍。这就请启驾动身，我们在这里静候好音。”天
地会洪顺堂的一名兄弟说道：“韦香主，你还是一起进宫去的好，等到归家三位大侠给鞑子的卫士拿住了，你好设法相救啊。”他恼恨
归家三人杀了吴六奇，虽在总舵主之前，也忍不住要出言讥刺几句。

韦小宝心中暗骂：“你们三只乌龟，进宫去给拿住了，杀了我头也不会来救。”笑道：“归家三位大侠怎会给卫士拿住？皇宫里卫
士有八千多名，归少爷只须咳嗽几声，就把这八千多名卫士一古脑儿都震死了。”天地会和沐王府群豪中有不少人都笑了出来。归钟
笑道：“真有这等事？那可有趣得很啊。他们怕听我的咳……咳咳吗？咳咳……咳咳……”归氏夫妇大怒，一人执着儿子的一条臂膀，三人并
肩向外。

陈近南道：“归二侠，请息怒。兄弟倒有个计较。”归二娘素知陈近南足智多谋，转身候他说下去。陈近南道：“归二侠贤夫妇武
艺高强，当世无敌。但深入险地，毕竟是敌众我寡。咱们还是商议一个万全之策为是……”归二娘道：“我道是陈总舵主当真有什么高见
呀！”转过身来，走向厅门。柳大洪和吴立身突然快步抢过，拦在门口。柳大洪道：“二位要相助吴三桂，我们沐王府万万不允。”归
二娘道：“怎么？要动手么？”柳大洪道：“二位尽可先杀我师兄弟，再出此门，去帮吴三桂的忙。”归二娘道：“谁说我们是帮吴三桂
的忙？”柳大洪道：“二位虽无相助吴贼之意，但此事若成，吴贼声势大盛，再制他不了。”

归辛树低声道：“让开！”踏进一步。柳大洪张开双手，拦在门前。归辛树左手前探，便去抓他胸口。柳大洪伸手挡格，拍的一声
双掌相交，柳大洪身子晃了两下，一张脸登时变得惨白。归辛树道：“我只使了五成力道。”

吴立身摇头道：“你不妨使十成力道，把我师兄弟都毙了。”归钟道：“十成就十成。”两手一缩一伸。吴立身伸臂相格。归钟两手
又是一缩，吴立身便格了个空。归钟乘他双臂正要缩回之际，双手快如电闪，已拿住了他胸口要穴。陈近南抢上前去，劝道：“大家
都是好朋友，不可动武。”韦小宝道：“大家争个不休，终究不是了局。这样罢，咱们擲一把骰子，碰一碰运气，倘若归老爷子赢呢，
我们非但不阻三位进宫，晚辈还将宫里情形，详细说与两位知道。”归二娘道：“如果是你赢呢？”韦小宝道：“那么这件事就搁上一搁
等吴三桂死了之后，咱们再向皇帝下手。”归二娘心想：“倘若自己人先干了起来，沐家多半会去向鞑子报讯，这件事终究难办，不如
听他的。”问丈夫道：“二爷，你说呢？”归辛树向韦小宝道：“你输了可不能赖。”韦小宝笑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癩解**⊕**纛砗炎贰
⊕**⊕**抡有**⊕**实塾植皇俏依献櫻**⊕**腋擅勾**⊕**戮**⊕**恐恨还**⊕**⊕**⊕**糜**⊕**12映**⊕**湮**⊕**涿霖畜螫**⊕**宦鬯**⊕**⊕**⊕**例**⊕**疾换崕肆撕推**⊕**背陆**⊕**暇盥盟**⊕**罟茄汽
稀捌奈。欣恚：档溃骸按筭虑**⊕**嫫后媳**⊕**降子**⊕**寝夜外创笠瓮腔整款**⊕**。的涯媪稀**⊕**湃苏钾跃舜桑**⊕**颐抡粗酪话痒蛔櫻**⊕**綵且话阅谨肌**⊕**蠹
也挥谜**⊕**蠹**⊕**推荜煲尻怪携侧！惫糕**⊕**铜溃骸昂**⊕**6**⊕**⊕**⊕**首帧！惫槽拥溃骸拔也环控！惫糕**⊕**铜溃骸罢懔恍**⊕**值孔**⊕**⊕**⊕**厉厉蛔油婆**⊕**于！惫
槽哟笙玻**⊕**12此堵郑**⊕**臥**⊕**←飏**⊕**确也诘难**⊕**饋**⊕**飏**⊕**确也渴菟茨刊保**⊕**⊕**⊕**2**⊕**怀**⊕**⊕**⊕**蛔**⊕**⊕**⊕**貳**⊕**吧”**Φ**溃骸肮梧信**⊕**⊕**⊕**肢憬**⊕**⊕**⊕**蛔幽贸隼蠹**⊕**⊕**⊕**媚黍莛
墓！惫槽拥溃骸榜蛔櫻课颐挥邪。⊕**⊕**阙析挥校俊蔽**吧**”**Φ**溃骸拔乙裁挥校**⊕**囊兕簧磷洗**⊕**蛸蛔櫻俊蔽**⊕**硕菊夤闾**⊕**艘**⊕**⊕**⊕**鼋骸坝植皇抡枚
墓恚**⊕**挠兴娉荣**⊕**蛔拥模俊惫糕**⊕**铜溃骸懊挥绪蛔櫻**⊕**⊕**⊕**勳抢床峦**⊕**⊕**⊕**昧怒！蔽**吧**”**Φ**溃骸盎故侵厉蛔庸**⊕**健；踞婕凶担**⊕**⊕**⊕**盼查邸**⊕**⊕**⊕**沂峭**⊕**
糕**⊕**⊕**⊕**芹牛**⊕**材**⊕**侵厉蛔硬蒙伞**⊕**⊕**⊕**凶**⊕**苡腥撒械慕**⊕**⊕**⊕**腴**⊕**饰省！彼底虐毋臥**⊕**⊕**⊕**儒塗**⊕**⊕**⊕**隼硕**⊕**⊕**⊕**吃**⊕**⊕**⊕**第**⊕**⊕**⊕**愤哟**⊕**忻**⊕**⊕**⊕**集**⊕**⊕**⊕**蛔永蠹**⊕**⊕**⊕**循
嫫确**⊕**⊕**⊕**姆**⊕**⊕**⊕**9**⊕**舡背**⊕**踣持腥**⊕**鲜**⊕**械戏蚋径幸尚模**⊕**⊕**⊕**注第**⊕**⊕**⊕**献**⊕**似**⊕**⊕**⊕**跂氏蕉**⊕**⊕**⊕**⊕**⊕**溃骸榜蛔诱业搅怒！惫糕**⊕**铜溃骸霸跌炊氛淑**⊕**俊
蔽**吧**”**Φ**溃骸谷厉蛔拥耐嬉猓**⊕**野氲阙膊欢**⊕**⊕**⊕**樁信**⊕**⊕**⊕**阙翟趺炊姆**⊕**ǎ俊惫槽幽闷鸽搅**⊕**⊕**⊕**蛔櫻**⊕**溃骸拔腋**⊕**惚茸纪贰！笔种傅**⊕**⊕**⊕**袜土缴**⊕**

韦小宝道：“三位吃了团子去，才有力气办事。”走到门边，大声道：“来人哪，送点心来。”门外侍仆高声答应。归二娘道：“不用了。”携着儿子的手，和归辛树并肩出了书房。夫妇二人均想：“你在这刻花团子之中，多半又做了什么手脚。团子又何必刻花？上了一次当，可不能上第二次。”他三人在韦小宝府中，自始至终，连清茶也没喝上半口。韦小宝送到门口，拱手而别，说道：“晚辈眼望捷报至，耳听好消息。”归辛树伸手在大门口的石狮子头上一掌，登时石屑纷飞，嘿嘿冷笑，扬长而去。韦小宝呆了半晌，心想：“这一掌倘若打在老子头上，滋味可大大的差劲。他是向我警告，不可坏他们大事，否则就是这么一掌。”伸手也是在狮子头上一掌，“啊”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掌心好不疼痛。石狮头顶本来甚是光滑，但给归辛树适才一掌拍崩了不少石片，已变得尖角嶙嶙。韦小宝提起手来，在灯笼下一看，幸好没刺出血。

他回到东厅，只见陈近南等正在饮酒。他告知师父，已将紫禁城中详情说与归氏夫妇知道，刚才送了三人出去。陈近南点了点头，叹道：“归氏夫妇就算能刺杀鞑子皇帝，只怕也回不来了。”群雄默默饮酒，各想心事，偶尔有人说上一两句，也没旁人接口。过了大半个时辰，门外有人说道：“启禀爵爷，张提督有事求见。”韦小宝心中一喜，说道：“深更半夜的，有什么要紧事了。你就说我已经睡了，有事明天再说。”那人应道：“是。”陈近南低声道：“或许是皇宫里有消息，你去问问。”韦小宝答应了，来到大厅，只见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三人站在大厅上，神色间甚是惊惶，却不见张勇。韦小宝一怔，低声问道：“张提督呢？”王进宝道：“启禀大人，张提督出了事，晕倒在府门外，已抬在那边厢房里。”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怎……怎么晕倒了？”抢进厢房，只见张勇双目紧闭，脸色惨白，胸口起伏不已。韦小宝叫道：“张提督，你怎么了？”张勇缓缓睁眼，道：“卑……卑……”双眼一翻，又晕了过去。韦小宝忙伸手到他怀中，摸了自己那道奏章出来，抽出纸笺，果是自己“落笔如云烟”的书画双绝，不由得暗暗叫苦。孙思克道：“刚才巡夜的兵丁前来禀报，府门外数百步的路边，有名军官晕倒在地，有人过去一瞧，认出是张提督，这才抬回来。张提督后脑撞出的血都已结了冰，看来晕倒已有不少时候。”韦小宝寻思：“他晕倒已久，奏章又未送出，定是一出府门便遭了毒手，难道这三只乌龟派人在府门外埋伏，怕我遣人向皇帝告密，因此向张提督下手？”心下焦急万分。这时张勇又悠悠醒转。王进宝忙提过酒壶，让他喝了几口烧酒，孙思克和赵良栋分别用烧酒在他两只手掌上摩擦。张勇精神稍振，说道：“卑职该死，走出府门……还没……几百步，突然间胸口……胸口痛如刀割，再……再挨得几步，眼前登时黑了，没……没能办大人交代的事，卑职立刻……立刻便去……”说着支撑着便要起身。

韦小宝忙道：“张大哥请躺着休息。这件事请他们三位去办也是一样。”将奏章交给王进宝，命他和赵良栋、孙思克三人带同侍卫赶去皇宫呈递，心下焦急：“归家三人已去了大半个时辰，只怕小玄子已性命不保，咱们只好死马当活马医。”王进宝等三人奉命而去。张勇道：“大人书房里那老头……那老头的武功好不厉害，我走出书房之时，他在我背上……背上……咳咳……轻轻推了一把，当时也不觉得怎样，那知道已受内伤，一出府门，立刻……立刻发作……误了大人的大事……”韦小宝这才恍然，原来归辛树虽见这道奏章，却不敢交还，只好暗中向张勇下手。

他回到东厅，说道：“不是宫里的消息。张提督给归二爷打得重伤，只怕性命难保。”众人都是一惊，忙问：“怎么打伤了张提督？”韦小宝摇头道：“张提督是在府外巡查，见到他们三人入府，上前查问，归二爷就是一掌。”众人点头，均想：“一个寻常武官，怎挨得起神拳无敌的一根小指头儿？”韦小宝好生后悔：“倘若早知张提督遭了毒手，奏章不能先送到小玄子手里，那么宫内的情形，就决不能说得这等清楚，该当东南西北来个大抖乱才是。老子给他移山倒海，将皇极殿搬到寿安宫，重华宫搬去文华殿，让三只乌龟在皇宫里团团乱转，爬个晕头转向。”

众人枯坐等候，耳听得笃的笃的铿铿擦擦，厅外打了四更。又过一会，远处胡同中忽然群犬大吠，众人手按刀柄，站起身来，侧耳倾听，群犬吠了一会，又渐渐静了下来。过得良久，一片寂静之中，隐隐听得鸡鸣，接着鸡啼声四下里响起，窗格子上隐隐现出白色。韦小宝道：“天亮啦，我去宫里打听打听。”陈近南道：“归家夫妇父子倘若不幸失手，你务须想法子搭救。吴六奇大哥的事出于误会，须怪他们不得。要知道大义为重，私交为轻。他们对我们的侮慢，也不能放在心上。”韦小宝道：“师父吩咐，弟子理会的。只不过……只不过他们倘若已杀了小皇孙，弟子就算拚了小命，也救他们不出了。”想到小皇孙这当儿多半被归家三人刺死，不禁心中一阵难过，登时掉下泪来，哽咽道：“只可惜吴大哥……”乘机便哭出声来。沐剑声道：“归氏夫妇此去不论成败，今日北京城中，定有大乱，兄弟在外面有不少朋友，须得赶着出去安排，要大家分散了躲避，待过了这风头再说。”陈近南道：“正是。敝会兄弟散在城内各处，也很少，大家分头去通知，所有相识的江湖上朋友，人人都得小心些，可别遭了祸殃。今晚酉正初刻，咱们仍在此处聚会，商议今后行止。”众人都答应了。当下先派四名天地会兄弟出去察看，待得回报附近并无异状，这才防续离府。韦小宝将要出门，恰好孙思克回来，禀称奏章已递交宫门侍卫，那侍卫的统带一听说是副总管韦大人的密奏，接了过来，立即飞奔进去呈递。他三人在宫门外等候，直到五鼓，那统带还是没出来。现下王进宝、赵良栋二人仍在宫门外候讯，因怕韦大人挂念，他先回来禀告。韦小宝道：“好，你照料着张提督。”忧心忡忡，命亲兵押了假太后毛东珠，坐在一乘小轿之中，进宫见驾。来到宫门，只见四下里悄无声息，十多名宫门侍卫上前请安，都笑嘻嘻的道：“副总管辛苦，这扬州地方，可好玩得紧哪。”韦小宝心中略宽，寻思：“宫里若是出了大乱子，他们定没心情来跟我说扬州什么的。”微笑着点了点头，问道：“这些日子，大伙儿都没事罢？”一名侍卫道：“托副总管的福，上下平安，只是吴三桂老小子造反，可把皇上忙得很了，三更半夜也常常传了大臣进宫议事。”韦小宝心中又是一宽。另一名侍卫笑道：“总管大人一回京，帮着皇上处理大事，皇上就可清闲些了。”韦小宝笑道：“你们不用拍马屁。我从扬州带回来的东西，好兄弟们个个有份，谁也短不了。”众侍卫大喜，一齐请安道谢。韦小宝指着小轿道：“那是太后和皇上吩咐要捉拿的钦犯，你们瞧一瞧。”随从打开轿帘，让宫门侍卫搜检。众侍卫循例伸手入轿，查过并无凶器等违禁物事，笑道：“副总管大人这次功劳不小，咱们又好讨升官酒喝了。”

韦小宝进得宫来，一问乾清门内班宿卫，得知皇上在养心殿召见大臣议事，从昨儿晚上议到此刻，还未退朝。韦小宝一听大喜，心想：“原来皇上忙了一晚没睡，召见大臣之时，自然四下里戒备得好不严紧。养心殿四下里千百盏灯笼点得明晃晃地，归家那三只乌龟又怎近得了皇上？倘若小玄子早早上床睡了觉，乌灯黑火，只怕昨晚已经糟了糕啦。可见他做皇孙，果然洪福齐天。幸好吴三桂这老小子打仗得胜，皇上才心中着急，连夜议事。”

当下来到养心殿外，静静的站着伺候。他虽得康熙宠幸，但皇孙在和王公大臣商议军国大事，却也不敢擅自进去。等了大半个时辰，内班宿卫开了殿门，只见康亲王杰书、明珠、索额图等一个个出来。众大臣见到韦小宝，都是微笑着拱拱手，谁也不敢说话。太监通报进去，康熙即刻传见。韦小宝上殿磕头，站起身来，见康熙坐在御座之中，精神焕发。韦小宝一阵喜欢，说道：“皇上，奴才见到你，可……可真高兴得很了。”他担了一晚的心事，眼见康熙无恙，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康熙笑问：“好端端的哭什么了？”韦小宝道：“奴才是喜欢得哭了。”

康熙见他真情流露，笑道：“很好，很好！吴三桂这老小子果真反了。他打了几个胜仗只道我见他怕了，不敢杀他儿子。他妈的，老子昨天已砍了吴应熊的脑袋。”韦小宝吃了一惊，“啊”的一声，道：“皇上已杀了吴应熊？”康熙道：“可不是吗？众大臣都劝我不敢

韦小宝道：“三位吃了团子去，才有力气办事。”走到门边，大声道：“来人哪，送点心来。”门外侍仆高声答应。归二娘道：“不用了。”携着儿子的手，和归辛树并肩出了书房。夫妇二人均想：“你在这刻花团子之中，多半又做了什么手脚。团子又何必刻花？上了一次当，可不能上第二次。”他三人在韦小宝府中，自始至终，连清茶也没喝上半口。韦小宝送到门口，拱手而别，说道：“晚辈眼望捷报至，耳听好消息。”归辛树伸手在大门口的石狮子头上一掌，登时石屑纷飞，嘿嘿冷笑，扬长而去。韦小宝呆了半晌，心想：“这一掌倘若打在老子头上，滋味可大大的差劲。他是向我警告，不可坏他们大事，否则就是这么一掌。”伸手也是在狮子头上一掌，“啊”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掌心好不疼痛。石狮头顶本来甚是光滑，但给归辛树适才一掌拍崩了不少石片，已变得尖角嶙嶙。韦小宝提起手来，在灯笼下一看，幸好没刺出血。

他回到东厅，只见陈近南等正在饮酒。他告知师父，已将紫禁城中详情说与归氏夫妇知道，刚才送了三人出去。陈近南点了点头，叹道：“归氏夫妇就算能刺杀鞑子皇帝，只怕也回不来了。”群雄默默饮酒，各想心事，偶尔有人说上一两句，也没旁人接口。过了大半个时辰，门外有人说道：“启禀爵爷，张提督有事求见。”韦小宝心中一喜，说道：“深更半夜的，有什么要紧事了。你就说我已经睡了，有事明天再说。”那人应道：“是。”陈近南低声道：“或许是皇宫里有消息，你去问问。”韦小宝答应了，来到大厅，只见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三人站在大厅上，神色间甚是惊惶，却不见张勇。韦小宝一怔，低声问道：“张提督呢？”王进宝道：“启禀大人，张提督出了事，晕倒在府门外，已抬在那边厢房里。”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怎……怎么晕倒了？”抢进厢房，只见张勇双目紧闭，脸色惨白，胸口起伏不已。韦小宝叫道：“张提督，你怎么了？”张勇缓缓睁眼，道：“卑……卑……”双眼一翻，又晕了过去。韦小宝忙伸手到他怀中，摸了自己那道奏章出来，抽出纸笺，果是自己“落笔如云烟”的书画双绝，不由得暗暗叫苦。孙思克道：“刚才巡夜的兵丁前来禀报，府门外数百步的路边，有名军官晕倒在地，有人过去一瞧，认出是张提督，这才抬回来。张提督后脑撞出的血都已结了冰，看来晕倒已有不少时候。”韦小宝寻思：“他晕倒已久，奏章又未送出，定是一出府门便遭了毒手，难道这三只乌龟派人在府门外埋伏，怕我遣人向皇帝告密，因此向张提督下手？”心下焦急万分。这时张勇又悠悠醒转。王进宝忙提过酒壶，让他喝了几口烧酒，孙思克和赵良栋分别用烧酒在他两只手掌上摩擦。张勇精神稍振，说道：“卑职该死，走出府门……还没……几百步，突然间胸口……胸口痛如刀割，再……再挨得几步，眼前登时黑了，没……没能办大人交代的事，卑职立刻……立刻便去……”说着支撑着便要起身。

韦小宝忙道：“张大哥请躺着休息。这件事请他们三位去办也是一样。”将奏章交给王进宝，命他和赵良栋、孙思克三人带同侍卫赶去皇宫呈递，心下焦急：“归家三人已去了大半个时辰，只怕小玄子已性命不保，咱们只好死马当活马医。”王进宝等三人奉命而去。张勇道：“大人书房里那老头……那老头的武功好不厉害，我走出书房之时，他在我背上……背上……咳咳……轻轻推了一把，当时也不觉得怎样，那知道已受内伤，一出府门，立刻……立刻发作……误了大人的大事……”韦小宝这才恍然，原来归辛树虽见这道奏章，却不敢交还，只好暗中向张勇下手。

公吗？就算封太师，也没甚么了不起。当年唐伯虎点秋香，华太师的两个儿子华大、华二是傻的。我韦太师生两个儿子韦大、韦二也这么乱七八糟，可真倒了大霉啦。”康熙道：“这矮胖贼子，用心也当真奸险。他的相好给你抓住之后，难以夺回，料到你定会送进宫来，呈给太后发落，竟然铤而走险，又闯进慈宁宫去，犯上作乱，胁迫太后。这当儿宫中侍卫加了数倍，戒备森严，他再也不能如上次那样乘人不备，逾墙遁逃，他只盼坐在慎太妃轿中，由太后亲自陪到宫门口，就可双双逃走。他万万料想不到，鬼使神差，你竟会指点刺客去攻打太妃的鸾轿，将两名叛贼杀了。”韦小宝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太后和皇上洪福齐天，果然半点也不错。”

心想：“无怪我送老婊子去时，太后一副晦气脸孔，倒象我欠了她三百万两银子不还似的。原来那时瘦头陀早已躲在寝殿里，多半就藏在床上。瘦头陀在慈宁宫住过不少日子，熟门熟路，这张大床也不知睡过多少晚了，也真亏他想得出这条巧计来。不知他在太后寝殿中已等了多久？说不定有好几天了。啊哟，不好！瘦头陀和太后一男一女躲在房里，接连几天，不知干了甚么花样出来没有？五台山老皇爷头上的和尚帽，只怕有点儿绿油油了。”康熙自猜不到他心中的龌龊念头，笑道：“太后和我福气大，你的福气可也不小。”

果然厉害得很么？”康熙在大笑声中问出这句话来，韦小宝耳边便如起了个霹雳，身子连晃，只觉两条腿中便似灌满了醋一般，又酸又软，说道：“这……这……”

康熙冷笑道：“天父地母，反清复明！韦香主，你好大的胆子哪！”韦小宝但觉天旋地转，脑海中乱成一团，第一个念头便想伸手去靴筒中拔匕首，但立即想起：“他甚么都知道了！既然问到这句话，就是翻牌跟我比大小。他武功比我高，我一剑刺他不死的。就算能杀了他，我也决计不杀！”当下更无迟疑，立即跪倒，叫道：“小桂子投降，请小玄子饶命！”这“小玄子”三字入耳，康熙心头登时涌起昔日和他比武玩耍的种种情事，不由得长叹一声，说道：“你……一直瞒得我好。”韦小宝磕头道：“奴才虽然身在天地会，可是对皇上忠心耿耿，没做过半点对不起皇上的事。”康熙森然道：“你若有分毫反意，焉能容得你活到今日？”韦小宝听他口气有些松动，忙又磕头说道：“皇上鸟生鱼汤，赛过诸葛之亮。奴才尽忠为主，好似关云之长。”

康熙忍俊不禁，心中暗骂：“他妈的，甚么诸葛之亮，关云之长？”只是在这要紧的当口，倘若稍假以词色，这小丑插科打诨，顺着杆儿爬上来，再也收服他不住，喝道：“你给我从头至尾，一一招来！只消有半句虚言，我立刻将你斩成狗肉之酱！”说到最后四字，嘴角边不由得露出笑意。韦小宝爬在地上，瞧不见他神色已和，但听语气严峻，忙磕头道：“是，是。皇上一切都知道了，奴才怎敢再有丝毫瞒隐？”当下将如何去康亲王府杀鳌拜而为天地会所掳，如何拜陈近南为师，如何被迫入会做了青木堂香主等情，一一照实说了，最后述说如何遇到归家三人，如何掷骰子输给归钟，如何绘图密奏，如何在慈宁花园为归二娘所擒，如何指引三人袭击太妃鸾轿以求皇帝得警等等，至于盗四十二章经等等要紧关节，自然略过不提。他说了这般长篇大论，居然谎言甚少而真话极多，一生之中算是破题儿第一遭了。康熙不住询问天地会的情形，韦小宝便也据实禀告。康熙听了一会，点了点头，说道：“五人分头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韦小宝一怔：“皇上连我会中兄弟相认的切口也知道了。”接着念道：“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团圆时。”

康熙道：“初进洪门结义兄，当天明誓表真心。”韦小宝道：“松柏二枝分左右，中节荷花结义亭。”康熙道：“忠义堂前兄弟在，城中点将百万兵。”韦小宝念道：“福德祠前来誓愿，反清复明我洪英。”按照天地会中规矩，他这两句诗一念完，对方便当自报姓名，述说所属堂口，在会中的职份，康熙却只微微一笑。韦小宝道：“原来皇上也是我会中兄弟，不知是甚么堂口？烧的是几炷香……”说到这里，立知自己胡涂透顶，他是大清皇帝，怎会来“反清复明”？连说：“打你这胡涂小子，打你这胡涂小子！”拍拍有声，轻轻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康熙站起身来，在殿上踱来踱去，说道：“你做的是我满洲的官儿，吃的是我大清的禄米，心中却存着反清复明的念头。若不是念着你有过一些微功，你便有一百颗脑袋，也早砍下来了。”韦小宝道：“是，是！皇上宽洪大量，奴才的脑袋才保得到今天。奴才即刻去退会，这天地会的香主说甚么也不干了。今后决不反清复明，专门反明复清。”康熙肚里暗暗好笑，骂道：“我大清又没亡国，要你来复甚么？满口子胡说！”韦小宝忙道：“是，是！奴才保定我主江山万万年。皇上要我复甚么，我就复甚么，要我反甚么，奴才就反甚么。”康熙低沉声音，一字一字慢慢的说道：“好！我要你反天地会！”韦小宝道：“是，是！”心中暗暗叫苦，脸上

不自禁的现出难色。康熙道：“你满嘴花言巧语，说甚么对我忠心耿耿，也不知是真是假。”韦小宝忙道：“十足真金，十足真金，再真也没有了。”康熙道：“我细细查你，总算你对我还没甚么大逆不道的恶行。倘若你听我吩咐，这一次将天地会挑了，斩草除根，将一众叛逆杀得干干净净，那么将功赎罪，就赦了你的欺君大罪，说不定还赏赐些甚么给你。如你仍然狡猾欺诈，两面三刀，哼哼，难道我杀不了天地会的韦香主吗？”韦小宝只吓得全身冷汗直流，连说：“是，是。皇上要杀奴才，只不过是好比捏死一只蚂蚁。不过……不过皇上是鸟生鱼汤，不杀忠臣的。”康熙哼了一声，说道：“你是甚么忠臣了？你是大白脸奸臣。”韦小宝道：“皇上明鉴：奴才瞒了皇上，有些事情不说，那是有的。不过的确确实不是大白脸奸臣。董卓、曹操，我是决计不做的。”康熙道：“好！就算你不是大白脸奸臣，你是白鼻子小丑。”韦小宝得皇帝如此分派他这样一个角色，登时松了口气，忙道：“小丑就小丑罢，好比……好比时迁、朱光祖，也能给皇上立功。”康熙微微一笑，道：“哼，你总是一个硬要把自己说成好人，这样罢，你点齐兵五，去把天地会的沐王府、归辛树一干反贼，一古脑儿的都拿了来。若是走掉了一个，砍你一只手，走掉了四个，一双手一双脚都砍下来。要是走掉了五个，那再砍你的甚么？”韦小宝道：“这个……这个……奴才只好真的做太监了。”康熙忍不住哈哈大笑，骂道：“他妈的，你倒会打如意算盘。”韦小

宝愁眉苦脸道：“皇上砍了我两只手两只脚，奴才多半是活不成了，脖子上这个脑袋，砍不砍也差不多。”心想：“他连沐王府也知道，当真消息灵通。”康熙伸手入袖，取出一张纸来，念道：“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青木堂香主韦小宝，属下李力世、徐天川、玄贞道人、钱老本、高彦超、风际中等等；沐家的沐剑声、柳大洪、吴立身等等，三名进宫的刺客是归辛树、归二娘、归钟。一、二、三、四、五……一共是四十三名反贼，除了你自己暂且不算，一共四十二名。”韦小宝又即跪下，磕了两个头，说道：“皇上，这干人虽然说要反清复明，不过他们也没能反成功、复成功。让我去跟他们说，皇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过去未来，甚么都知道了。皇上说过大清江山万万年，那定然不错。反清是反不成的，大家不如散了伙罢。”

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厉声道：“你是一意抗命，不肯去捉拿反贼了？”韦小宝心想：“江湖上好汉，义气为重。我如把师父他们都捉了来，皇上一一定砍他们的头。这样一来，韦小宝出卖朋友，变成吴三桂啦。唉，当时甚么人不好冒充，偏偏去冒充小桂子。小桂子，小桂子，可不是吴三桂的小儿子吗？我这伯爵大人也不要做了，想法子通知师父他们大家逃走，滚他妈的臭鸭蛋罢。”康熙见他答，心中更怒，喝道：“到底怎样？你难道不知自己犯了大罪？我给了你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良机，却还在跟我讨价还价？”韦小宝道：“皇上，他们要来害你，我拚命阻挡，奴才对你是讲义气的。皇上要去拿他们，奴才夹在中间，难以做人，只好向你求情，那也是讲义气。”

康熙怒道：“你心中向着反贼，那是顺逆不分，目无君上，还说讲义气？”顿了一顿，说道：“你救过我性命，救过父皇，救过太后，今日我如杀了你，你心中定然不服，要说我对你不讲义气，是不是？”到此地步，韦小宝索性硬了头皮，说道：“是的。从前皇上答应过的，奴才就算做错了事，皇上也饶我性命。万岁爷的金口，说了可不能反悔。”康熙道：“好啦，你倒深谋远虑，早就伏下了这一着棋子，哼，其心可诛。”韦小宝不懂“其心可诛”四字是甚么意思，料想决不是好话，自从识得康熙以来，从没见过他发这样大的脾气，心想：“我这颗脑袋，那是砍下了一大半啦。小皇帝的脾气，向他求情也没有用，只有跟他讲理。”说道：“皇上，我拜过你为师，你答应收我为徒弟的。那陈近南，也是我的师父。我如心存害你，那是欺师灭祖。我如去害那个师父，也是欺师灭祖。再说……再说，皇帝砍奴才的脑袋，当然稀松平常。可是师父砍徒弟的脑袋，却有点儿不大对头了。”康熙心想：“收他为徒的戏言，当时确是说过。这小子恃宠而骄，无法无天，居然将我跟天地会的匪首相提并论，实在胡闹之至……”正想到这里，忽听得远处隐隐人声喧哗，乒乒乓乓的，又有兵刃相交之声。

韦小宝跳起身来，说道：“好像有刺客。师父请坐着别动，让徒儿挡在你身前。”康熙哼了一声，心想：“这小子便有千般不是，对我毕竟有忠爱之心。”说道：“你以后再也不可叫我师父。你不守本门的门规，本师父将你开革了。”说着不禁有些好笑。只听得脚步声响，有数人奔到殿门外，停住不动。韦小宝奔到殿门之后，立刻拿起门闩上了闩，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手脚之快，无与伦比，喝道：“甚么人？”

康熙道：“你心中向着反贼，那是顺逆不分，目无君上，还说讲义气？”顿了一顿，说道：“你救过我性命，救过父皇，救过太后，今日我如杀了你，你心中定然不服，要说我对你不讲义气，是不是？”到此地步，韦小宝索性硬了头皮，说道：“是的。从前皇上答应过的，奴才就算做错了事，皇上也饶我性命。万岁爷的金口，说了可不能反悔。”康熙道：“好啦，你倒深谋远虑，早就伏下了这一着棋子，哼，其心可诛。”韦小宝不懂“其心可诛”四字是甚么意思，料想决不是好话，自从识得康熙以来，从没见过他发这样大的脾气，心想：“我这颗脑袋，那是砍下了一大半啦。小皇帝的脾气，向他求情也没有用，只有跟他讲理。”说道：“皇上，我拜过你为师，你答应收我为徒弟的。那陈近南，也是我的师父。我如心存害你，那是欺师灭祖。我如去害那个师父，也是欺师灭祖。再说……再说，皇帝砍奴才的脑袋，当然稀松平常。可是师父砍徒弟的脑袋，却有点儿不大对头了。”康熙心想：“收他为徒的戏言，当时确是说过。这小子恃宠而骄，无法无天，居然将我跟天地会的匪首相提并论，实在胡闹之至……”正想到这里，忽听得远处隐隐人声喧哗，乒乒乓乓的，又有兵刃相交之声。

你们的归家三位，这当儿也已死了。你们前脚走，他们后脚跟来。倘若在奈何桥上、望乡台边碰到，大伙儿亲近亲近罢。”多隆等见他嘴唇微动，料想是祝告死者阴魂早得超生，只见他搬起几块石子，堆成一个小堆，将木条插入，便如是一炷香相似，那料到他陶红英通传消息的记号？眼见轿子和尸体都烧成了焦炭，韦小宝回到自己从前的住处，早有奉承他的太监过来打扫干净，送上酒菜点心。韦小宝给了赏钱，和多隆及侍卫用了些，说道：“多大哥，你们各位请随便宽坐。兄弟昨晚整晚给皇上办事，实在倦得很了。”多隆道：“兄弟不用客气，快请去睡，做哥哥的给你保驾。”韦小宝道：“那真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敢当。多大哥，你想要皇上赏你甚么？你跟我说了，兄弟记在心里，见到皇上高兴之时，帮你求求，只怕有八分能成。”多隆大喜，道：“韦兄弟肯代我求皇上，那还有不成的吗？”

韦小宝道：“多大哥的事，便是兄弟自己的事，那有不出力之理？”多隆笑道：“做哥哥的在京里当差，有些儿腻了，就是想到外省去调剂调剂。”韦小宝一拍大腿，笑道：“大哥说得不差，在北京城里，高过咱们的王公大官可不知有多少，实在显不出威风，只要一出去，那可自由自在得很了。就是要几两银子使使，只须这么咳嗽一声，人家立刻就乖乖的双手捧了上来。”两人相对大笑。

韦小宝回到房中，斜倚在床上，心想：“多大哥得了皇上旨意，看得我好紧，我要出宫去给师父报讯，那决计办不到。待会陶姑姑到来，自可请她去传信，就怕她来得太晚，倘若她半夜三更才来相会，那边大炮已经轰了出去，这便如何是好？”出了一会，寻思：“眼下只有想个法子，派些侍卫去打草惊蛇。”计较已定，合眼睡了一个多时辰，醒来时见日影稍斜，已过未时，走出房去，问多隆道：“多大哥，你可知那批要向我下手的反贼，是甚么来头？”多隆道：“这可不知道了。”韦小宝道：“一批是天地会，一批是沐王府的。”多隆伸了伸舌头，道：“这两伙反贼都很厉害，怪不得皇上这么担心。”韦小宝道：“我想在宫里躲得了一日，躲不得一世。今天虽有多大哥保护，但反贼不除，总是后患无穷。”多隆道：“皇上明日召见，必有妙策，韦兄弟倒也不必担心。”

韦小宝道：“是。不瞒大哥说，兄弟家里，有几个如花如玉的小姐儿，兄弟很是喜爱。看来今晚反贼会到我家里行刺，他们害不到兄弟，多半要将这几个小姐儿杀了，那……那是可惜得很。”多隆笑着点了点头，想起那日韦小宝要自己装模装样的跟郑克？为难道：“便是为了一个小美人儿，这个小兄弟风流好色，年纪虽小，家中定已收罗了不少美貌姬妾，便道：“这个容易，我便派人到兄弟府上去保护。”

韦小宝大喜，拱手称谢，说道：“兄弟家里的小姐儿，我最宠爱的共有三人，一个叫双儿，一个叫曾柔，还有一个叫……叫剑屏（心想若是说出沐剑屏这个“沐”字来，只怕引起疑心），相貌都是挺不错的，兄弟实在放心不下。请大哥这就派人去保护，跟她们说今晚有天地会和沐家刺客到来，要她们赶坑坑了出来。最好大哥多派些人去，守在兄弟家里，刺客到来，正好一古脑儿抓他奶奶的。哪一位兄弟出了力的，自当重重酬谢。”多隆一拍胸膛，笑道：“这件事容易办。是韦伯爵府上的事，哪一个不拚命向前？”当即吩咐侍卫领班，命他出去派人。众侍卫都知韦小宝出手豪阔，平时没事，也往往千儿八百的打赏，这一次去保护他的宠姬妾，那更是厚厚的赏赐了，当下尽皆欣然奉命，轮不到的不免唉声叹气，抱怨运气欠佳。韦小宝心下稍慰，暗想：“双儿她们听了众侍卫的言语，说是宫里派人来保护，群屙佬猛澜畿岷疏速醺母炭停日菟回一沂Ω杆嵌惚珊S>粍沂Ω杆璺苟懂●耍■■■■■■■媚録121】♂魅♂鏊锤◎笈净绿渍♂强稍懒猓（还△螭佑△笆涛潏漾椅堇铮♂饷嫫呐谑忠欢ú换岬♂铍◎淞！弊◎饭室耄耄肥♂桥谑址盍嘶实实现迹ψ还苒♂晓ヒ唬9绞猓强◎诨蒙桑♂怯祛缩危俊毙】♂骖馱→帽不拱樟耍♂■■■宰约呵椅钜速兀♂鞘切耐返漏坏纫羧耍T霾荒荒盟●土诵悦♂V皇鞘略馱佬眩v縑♂涛澜~图→窍冉患顺隼鑫♂忝蝗肆牯路\Ω负楸谛值芈叮恢疾人=αx疾仁Ω福福<岷眩♂怯质俏诨晖醮说傲怒R皇比剖彪厢澹♂善开暇摺9♂舜蟀敷整背剑j识尤ブ矣虏■■气涛懒敌嗽乱促鞅ǎ核♂腔姑蛔吃♂晒♂x嗽→肢嬗♂墓俦④沧。ε◎拥那肢婁瘟炯档溃■■欠航急；げ晒E挥弥皇涛来笈朔研牧恕v谑涛酪pυ；つ诘软♂肢嬗♂瞪跌匆膊蝗霉♂ι：档阑噬弦磺幸延邪才拧S胶整戮♂肢嬗♂陌(9)沉煲睬繁怨♂醋枳梗♂谑涛播植还■■坏没乱础♂

韦小宝一听，心中只连珠价叫苦。多隆笑道：“兄弟，皇上待你当真周到，竟派了前锋营去保护你的小美人儿，那你还担心甚么？哈哈，哈哈！”

韦小宝只得跟着干笑几声，心想：“小皇帝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这一番我师父他们可真是大祸临头了。前锋营定是奉了严旨，在我伯爵府四处把守，见到寻常百姓，就放他们进府，以便晚上一起轰死，若是文武官员，便拦住了不许进去。”又想：“我突然发出‘含沙射影’暗器，要结果多大哥的性命不难，可是这许多侍卫，又怎能一个不个数杀了？可惜我身边的蒙汗药，在庄家一下子都使完了。”眼见日头越来越低，他便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全身发烫，拉了一泡尿又是一泡，却想不出半点主意。

过得一个多时辰，天色渐渐黑下来，韦小宝推窗向外看去，只见七八名侍卫在窗外踱来踱去，守卫严密之极。他东张西望，那里有陶红英的影子？长叹一声，颓然倒在床上，心想这当儿只怕已有不少朋友进了伯爵府，多耽擱得一刻，众兄弟便向阴世路走近了一步。

一瞥眼间，见到屋角落里的那只大水缸，那是海天富遗下来的。当日自己全靠了这只水缸，才杀了瑞栋，心想：“我何不把多大哥骗进房来。发暗器杀了他，再在房中放起火来，混乱之中便可逃出。多大哥待我十分不错，平白无端的伤他性命，实在对他不住。可是义气有大有小，我师父他们几十条性命，总比他一条性命要紧些。”想了一会，心意已决，取火刀、火石打了火，点着了蜡烛，心想：“帐子着火最快，一杀了多大哥，便烧帐子。”

正在这时，听得多隆在外房叫道：“韦兄弟，酒饭送了来啦，出来喝酒。”韦小宝道：“咱哥俩在房里吃罢！”多隆道：“好！”吩咐送酒菜的太监提了饭盒子进来。

那太监是个十六七岁少年，进房后向韦小宝请了安，打开饭盒子，取出酒饭。韦小宝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个主意，说道：“你在这里侍候喝酒。”那小太监十分欢喜，素知韦伯爵从前是御膳房的头儿，对下人十分宽厚，侍候他吃喝定有好处，喜孜孜的摆设碗筷。

多隆跟着走进房来，笑道：“兄弟，你早不在宫里当差了，皇上却不撤了你这间屋子。就算是亲王贝勒，皇上也不会这么优待。”韦小宝道：“倒不是皇上优待，皇上要管多少天下大事，哪来理会这等不相干的小事？说实在的，兄弟再在这里住，可十分不合规矩。”

多隆笑道：“别人不合规矩，你兄弟却不打紧。”他知宫里的总管太监要讨好韦小宝，谁也不会另行派人来住这间屋子，宫里屋子有的是，海天富这间住屋又不是甚么好地方，接管御膳房的太监自然另有住处。韦小宝笑道：“大哥不提，兄弟倒也忘了，明日该得通知总管太监，把这间屋子缴回。咱们做外臣的再住在宫里，给外面御史大人知道了，参上一本，可不是味儿。”多隆道：“皇上喜欢你，谁又管得了？”韦小宝道：“请坐。请坐。这间屋子也没甚么好，只是兄弟住得惯了，反而觉得外面的伯爵府没这里舒服。”慢慢走到他身后，拔了匕首在手，笑道：“这八碗菜，都是兄弟爱吃的，膳房里倒还记得，大哥试试这碗蟹粉狮子头怎样？”多隆道：“兄弟爱吃的菜，定是最好……”一句话没说完，突觉左边后心一凉，伏在桌上便不动了。

原来韦小宝已对准他后心，一匕首刺了进去。这一刀无声无息，那小太监丝毫不觉，仍在斟酒。韦小宝走到他背后，又是轻轻一匕首将他刺死，立即转身，在门后上了闩，快手快脚除下衣帽鞋袜，只剩内衣裤和护身背心，改穿上小太监的衣帽，将自己的衣帽都穿戴在那小太监身上。两人高矮相若，衣衫倒也合身。然后将小太监的尸身抱到椅边坐下，提起匕首，在小太监的脸上一阵乱刺，将五官刺得稀烂。他手中忙碌，心里说道：“多大哥，你是鞑子，我天地会靠杀鞑子吃饭，不杀你不行。今日伤你性命，实在对不住之至。好在您总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脑袋，你也不过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亏。何况我杀了你，你是因公殉职。但如皇上砍你的头，你势必要被抄家，老婆儿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换得家里的抚恤赠荫。打起算盘来算一算，你实在是占了大大的便宜啦。”但多隆平素对自己着实不错，迫不得已的杀了他，心中终究十分难受，忍不住流下泪来。拭了拭眼泪，转身瞧那小太监，心道：“你这位小兄弟，身上穿了黄马褂，可有多神气。你本来便投胎十世，也挨不上黄马褂的半分边儿，头上这顶伯爵大人的顶帽，单是那一颗红宝石，便够你使上七八世的了，嘿嘿，你升官发财，可交上大运啦。我韦小宝当年冒充小桂子，从此飞

黄腾达，做了大官。你今日冒充韦小宝，今后是不是能飞黄腾达，那得瞧你的本事了。”又想：“我先前冒充小太监，今日让一个小太监冒充回去，欠下的债，还得一清一爽，干干净净。小玄子啊小玄子，我可没对不起。”

整理一下自身的衣帽，见已无破绽，大声说道：“小娃儿，你就出去罢，这里不用你侍候了。这五两银子，给你买糖吃。”跟着含含糊糊的说了声：“多谢伯爵大人。”又提高嗓子说道：“我跟多总管在这里喝酒谈心，谁也不许来打扰了！”太监在宫里本来只服侍皇帝、皇后、妃嫔、皇子和公主，但有职司的大太监要小太监服侍，却也向来如此。韦小宝虽已不做太监，他从前却是宫中声威赫赫大红大紫的太监，要一名小太监侍候再打赏银子，实在平常不过。门外众侍卫听了，谁也不加理会，只见房门开处，那小太监提了饭盒出来，低着头，回身带上了门。韦小宝提了食盒，低头走向门口。见众侍卫正在搬饭斟酒，谁也没有留意，韦小宝暗暗欢喜，心想：“众侍卫至少要一个时辰之后，才会发觉房里两人已经死了，只道韦伯爵和多总管都被刺客刺死，这一下可得吓他们个屁滚尿流。”跨出大门，忽见数名太监宫女提着灯笼前导，抬了一乘轿子到来。这乘轿子以野鸡尾毛为饰，称为“翟轿”。领先的太监喝道：“公主驾到。”韦小宝大吃一惊：“公主迟不到，早不到，却在这当儿到来，一进屋去，立即见到我韦小宝给人杀死了。宫中还不吵得天翻地覆要出去可千难万难了。”一时手足无措，只见轿子停下，建宁公主从轿里跨了出来，叫道：“小桂子在里面罢？”韦小宝硬起头皮，走上前去，低声说道：“公主，韦爵爷喝醉了，奴才领公主进去。”灯笼不甚明亮，公主没认出他来，眼见众侍卫一齐从屋中出来迎接，心想：“怎么这许多人？”皱起了眉头，左手一摆，道：“大家在外面侍候。”踏步进屋。韦小宝跟了进去。他一进屋子，反手便带上了门。公主道：“你也出去。”韦小宝道：“是，韦伯爵在内房。”公主快步过去，推开房门，只见“韦小宝”和多隆二人伏在桌上，显是喝得大醉，秀眉一蹙，喝道：“还不快出去？”韦小宝低声笑道：“我如出去，便烧不成藤甲兵了。”公主一惊，回过头来，烛光下赫然见到韦小宝站在身后，不由得又惊又喜，“啊”的一声，叫了出来，道：“你……你干甚么？”韦小宝低声道：“别作声！”公主瞧瞧他，又瞧伏在桌上的“韦小宝”，低声问道：“捣甚么鬼？”韦小宝拉着她进房，又关上了房门，低声道：“大事不妙，皇上要杀我！”公主道：“皇帝哥哥已杀了额驸，怎么连你也要杀？他……恁恁恁恁如杀了你，我跟他拚命。”

韦小宝伸出双臂，一把抱住了她，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说道：“咱们快逃出宫去。皇上知道了我跟你的事，要砍我脑袋。”公主给他一抱一吻，登时全身酸软，昵声道：“皇帝哥哥杀了额驸，我只道便可嫁给你了，怎么……怎么又弄出这等事来？他怎会知道的？”韦小宝道：“定是你露了口风，是不是？”公主脸上一红，道：“我没有。我只问过几次，你甚么时候回来。”韦小宝道：“那还不是吗？那也不打紧，反正咱俩这夫妻是做定了。这就快逃出宫去罢。”

公主迟疑道：“我明儿去求求皇帝哥哥，他不会杀你的。他杀了额驸，跟我说很对我不住，答应另外给我找一个好额驸。他向来很喜欢你的……”说到这里，只觉房中的血腥气越来越浓，嗅了两下，问道：“甚么……”突然间胸口一阵烦恶，哇的一声，扶着椅背大吐起来，喉头不住作呕，却只吐出了些清水。韦小宝轻轻拍她背脊，轻轻安慰：“怎么？吃坏了东西？好一些没有？”公主又呕了两下，忽地反过手来，拍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我吃坏了东西？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双拳在他胸口不住捶打。

公主向来横蛮，此时突然发作，韦小宝也不以为奇，但眼前形势紧迫，多耽擱一刻，跟大炮齐轰的时候便近了一刻，实不能跟她无谓纠缠，说道：“好，好，都是我不好。”公主扭住他耳朵，喝道：“你跟我去看皇帝哥哥，咱俩马上要拜堂做夫妻。”韦小宝大急求道：“拜堂做夫妻的事，包在我身上，可是一见皇上，你的老公就变成没脑袋的额驸了。咱们快快逃出宫去要紧。”公主重重一拉，韦小宝耳朵吃痛，忍不住叫了一声。公主骂道：“你没脑袋，打甚么紧？你这小鬼，你本来就是没脑子的。我肚子里的小小桂子却怎么办？”说到这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甚……甚么……小小桂子？”公主飞起一脚，正中他小腹，哭道：“我肚子里有了你的臭小小桂子，都是你不好。咱们若不马上做夫妻，我肚子……我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皇上知道吴应熊是太监，不成的，我……我可不能做人了。”韦小宝脸色惨白，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当口，偏生又遇上了这桩尴尬事，忙道：“咱们如不赶快出宫，小小桂子就没爹爹了。逃了出去之后，咱们立刻拜堂成亲，你生下小小桂子来，那……那可不是皇上的外甥？皇上做了便宜舅舅，他成了我的大舅子，总不好意思杀了妹夫罢？”公主道：“有甚么不好意思？吴应熊是他妹夫，他还不一刀杀了？”韦小宝道：“皇上知道吴应熊是假妹夫，我韦小宝才是货真价实。假妹夫杀得，真妹夫杀不得。好公主，咱们的小小桂子出世之后，搂住了你的脖子叫妈妈，可不是挺美吗？”说着便伸手搂住了她脖子。公主噗哧一笑，喜道：“美你个王八蛋，我才不要小王八蛋叫妈妈呢。”话是这么说，扭住韦小宝耳朵的手却也放开了，昵声道：“这么久没见你了，你想我不想？”说着便扑在他怀里。韦小宝道：“想啊，我日日想，晚晚想，时时刻刻都想。”心中暗骂：“这当儿纠缠不清，真是他妈的死婊子。”眼见她情意缠绵，红晕上脸，这时实在不能跟她亲热，可是不敢得罪了她，低声道：“咱们一逃出宫去，以后白天黑夜都是在一块，再也不分开了。这就走罢。”公主身子扭了几扭，说道：“不成！咱们今晚就要做夫妻。”韦小宝道：“好，好！今晚就今晚，可总得逃出宫去再说。”公主道：“逃甚么！皇帝哥哥最喜欢我的，他是你师父，也是最喜欢你的。”

咱们明儿求求他，他就甚么气也没了。皇帝哥哥最恨吴三桂，你请旨带兵去打吴三桂，我陪你同去。我做你岳父，你就做副元帅把吴三桂打得落花流水，皇帝哥哥还封你做王爷呢。”说着紧紧搂住了他。韦小宝正在狼狈万状之际，突然间窗格上有人轻乔敲了三下，一停之后，又敲了两下。韦小宝大喜，低声道：“是陶姑姑吗？”轻乔推开公主，抢过去开了窗子。人影一晃，一人跳了进来，正是陶红英。两个女人一对面，都是吃了一惊。陶红英低声叫道：“公主。”公主怒道：“你是甚么人，来干甚么？”一转念间，登时醋意勃发，心想深更半夜的，这宫女从窗子跳进小桂子的屋里，那还有甚么好事干了，定是他的相好无疑，虽见陶红英年纪已老，但想小桂子连这样又老又丑的宫女也要勾勾搭搭，更不可恕，她正自情热如火，给这女人撞破了好事，越加的怒发若狂，大声叫道：“来……”

韦小宝早已防到，哪容她将“来人哪”三字喊出口来，一伸手便按住了她嘴巴。公主用力挣扎，反手拍的一声，打了韦小宝一个耳光。韦小宝惊慌焦躁之下，右手扣住她的头颈，出力收紧，骂道：“死婊子，我扼死你！”公主登时呼吸艰难，手足乱舞。韦小宝左手反过来，在她头上捶了两拳。

陶红英见他胆敢殴打公主，大吃一惊，随即知道这件事反正闹大了，伸出手指，在公主腰间和胸口连点三下，封了她上身数处穴道。韦小宝这才放开了手，低声道：“姑姑，大事不好，皇帝要杀我，这就得赶快逃出去。”陶红英道：“外边侍卫很多。我早就到了，在花坛后面等了大半个时辰，才得钻空子过来。你瞧。”轻乔推进窗格一线。

韦小宝凑眼望出去，果见七八名侍卫提了灯笼来回巡逻，一转念间，想起瘦头陀和毛东珠的法子，心想：“他两个运气不好，撞到了归辛树夫妇。老子就学学他们的样。总不成归家这三人借尸还魂，又来打公主的轿子。”对公主道：“公主，你别吃醋。她是我的姑姑，就是我爹档的妹子，我妈妈的姊姊。你不用乱发脾气。”公主给陶红英点了穴道后，气得几欲晕去，听了韦小宝这几句话，心意登和，也没想到“爹档的妹子”和“妈妈的姊姊”不能是同一个人，总之这女人不是小桂子的相好，那没事了，当下脸上露出笑容，说道：“那么快放开我。”韦小宝要讨她欢喜，说道：“你是我老婆，快叫姑姑。”公主很是高兴，居然便叫了声：“姑姑！”

陶红英莫名其妙，眼见两人刚才还在打大架，怎么公主居然叫起自己“姑姑”来？

韦小宝道：“你去吩咐把轿子抬进屋来，然后叫人出去，关上了门，我和你一起坐在轿里。咱们混出宫去，立即拜堂成亲。拜堂的时候一定得有个长辈在旁瞧着，这才算数。我们的姑姑就是长辈了，你说好不好？”公主大喜，脸上一红，低声道：“很好！”韦小宝推她背心，催道：“快去，快去！”公主给他催得紧了，也不等上身穴道解开，便走到门口吩咐：“把轿子抬进屋来！”

一众太监宫女都感奇怪，但这位公主行事向来匪夷所思，平日吩咐下来甚么事，总是合乎常情的极少，异想天开的甚多，当即齐声答应，抬轿过来。慎太妃鸾轿可抬进慈宁宫，悄悄将瘦头陀和毛东珠抬出去。韦小宝这住屋数尺阔的门口，公主的翟轿怎抬得进门，只进了两条轿杆，轿身塞在门口，便进不来了。公主骂道：“不中用的东西，统统给我滚出去。”在轿前抬轿的两名太监均想：“门口就这么宽，又怎怪得我们？”当下从轿畔钻了出去。韦小宝在公主身边低声道：“你吩咐众侍卫不要进来。”公主大声道：“小桂子，你给我好好在屋里耽着，不许出来。”韦小宝大声道：“是，时候不早了，请公主殿下早回休息罢。”公主骂道：“我偏偏要出去逛逛，你管得着吗？”韦小宝大声道：“宫里闹刺客，公主殿下还是小心些为是。”公主道：“皇上养了这一大批侍卫，净会吃饭不管事。大家给我站在屋子外面，不许进去。”众侍卫齐声答应。

韦小宝钻进轿子坐下，招了招手。陶红英解开公主身上穴道，公主也进轿去，坐在他身前怀里。韦小宝左手搂住了她，低声对陶红英道：“姑姑，请你陪我们出宫罢。”心想她武功了得，有她在轿旁护送，倘若给人拆穿西洋镜，也好帮着打架杀人。陶红英当即答应，她穿的是宫女服色，站在公主轿边，谁也不会起疑。公主喝道：“抬了轿子走。”两名在前抬轿的太监又从轿侧钻入门里，和在后抬轿的太监一齐提起轿杠，将轿子倒退数步，转过身来，抬起来走了，心中都大为奇怪：“怎么轿子忽然重了？”公主听着韦小宝的指点，吩咐从神武门出宫。翟轿来到神武门，宫门侍卫见公主翟轿要深夜出宫，上前盘问。公主从轿中一跃而出，喝道：“我要出宫，快开门。”这晚神武门当值的侍卫领班是赵齐贤，当即躬身行礼，陪笑道：“启禀殿下，宫里今晚闹刺客，不大平静，请殿下等天亮了再出宫罢。”公主怒道：“我有急事，怕甚么刺客？”赵齐贤本来不敢违拗，但知额驸吴应熊已诛，公主晝夜出宫，说不定跟吴三桂的造反有甚么牵连，明白查究起来，脱不了重大干系，接连请了几个安，只是不肯下令开门，实在给公主逼得急了，便道：“既是如此，待奴才去请示总管，请公主稍待，奴才请示之后，立即飞奔回来开启宫门。”韦小宝在轿中听得公主只是发脾气，赵齐贤却说什么也不肯开门，他要去找多隆，那是大糟而特糟了，危急之中便道：“赵齐贤，你知我是谁？”赵齐贤跟随他办事已久，自然认得他声音也惊又喜，问道：“是韦副总管？”韦小宝笑道：“正是。”从轿中探头出来，招了招手。赵齐贤忙走近身去。韦小宝低声道：“我奉皇上密旨，去办一件机密大事，我只要一露面，就会坏事，因此皇上吩咐我坐在公主的轿子里，请公主遮掩了出去。”赵齐贤素知他深得皇上宠幸，行事神出鬼没，更无怀疑，忙道：“是，是，因此这就开门。”韦小宝灵机一动，低声道：“你想不想升官发财？”赵齐贤跟着他办事，数年间官已升了两级，财已发了二万多两银子，一听“升官发财”四字，知道韦副总管既问到这句话，那又是在提拔栽培自己了，心花怒放之下，忙屈膝请安，说道：“多谢副总管栽培。副总管有甚么差遣，卑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韦小宝心想：“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大炮轰来，炸得你粉身碎骨，你说过在所不辞，须怪不得我。”低声道：“有一批反贼跟吴三桂勾结。皇上定下妙计，这当儿已骗得他们聚在我伯爵府中。皇上派我带领前锋营人马，前去擒拿。前锋营素来跟我的骠骑营不对，你可知皇上为甚么派我去带领前锋营？”赵齐贤道：“卑职笨得很，这个可知道了。”韦小宝压低了嗓子，说道：“前锋营的阿统领跟吴三桂勾结，皇上要乘机一网打尽。公主是吴三桂的媳妇，他们一见到公主，就不起疑了。”赵齐贤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想不到阿统领竟敢大逆不道。这件事多半也是给韦副总管查出来的，立了大功。”韦小宝道：“这件功劳，是皇上自己安排好了，交在我手里的。咱们是好兄弟有官同升，有财同发，你带四十名侍卫，跟我一起去立功罢。”

赵齐贤大喜，连声谢谢，忙请公主升轿，点了四十名素日大拍自己马屁的侍卫，说道奉了密旨办事，大开神武门，护送公主翟轿出宫，吩咐余下的六十名卫士严加守卫。韦小宝道：“这宫门今晚无论如何是不可开了，除非有多总管和我的命令，否则甚么人都不能放出宫去。”赵齐贤转传韦小宝的号令，余下六十名宫门侍卫齐声答应。韦小宝暗暗好笑：“老子这一去，那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就不知多总管的鬼魂，会不会来传令开启宫门？”铜帽儿胡同离皇宫并不甚远，一行人不多时已行近忠勇伯府。一路上韦小宝一颗心跳个不停，只怕行到半路，前面已炮火连天，幸好始终静悄悄地并无动静。

将到胡同口，前锋营统领阿济赤已得报公主翟轿到来，上前迎接。公主在轿中一面给韦小宝在身上揉揉搓搓，一面已得他详细嘱咐，如何行事，听得阿济赤通名迎接，当即从轿帘后探头出来，说道：“阿统领，皇上密旨，今晚交办的事情十分要紧，你一切都预备好了？”

阿济赤躬身道：“是，都预备好了。”公主低声道：“那些大炮，也都已安排定当。”阿济赤道：“是，是南怀仁南大人亲自指挥。”韦小宝在轿中听得分明，心道：“皇上果然没骗我。南怀仁这洋鬼子在这里亲自瞄准，那还有打不中的？”公主道：“皇上吩咐，要我进伯爵府去办一件事，你跟着我进去罢。”阿济赤道：“回殿下：时候紧迫，这时候不能进去了。”公主怒道：“甚么不能进去？这是圣旨，你也敢违抗吗？”阿济赤道：“奴才不敢。不过……不过，实在很危险。殿下万金之体……”

韦小宝在轿中一声咳嗽，陶红英抢上一步，出指如风，已在阿济赤左右腰间和肋下三处要穴各点一指。阿济赤一声轻呼，上身已动弹不得，随觉背心一凉，跟着一阵剧痛，一把利刃已在他背上划破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这一下只吓得魂飞天外，全然不明所以。公主道：“皇上的密旨，你如不奉旨，立刻斫了，还将你满门抄斩。”阿济赤颤声道：“是，是。”韦小宝心念一动：“这些御前侍卫跟着我办事，一向听话，何必要他们送命？不如让前锋营去做替死鬼。”在公主耳边低声道：“要他点五十名前锋营官兵，跟了咱们进去。”公主喝道：“你带五十名手下军士，跟咱们进去办事。”阿济赤颤声应道：“是……是……”当即传下号令，点了五十名军士，跟在公主轿后，直进伯爵府中。韦小宝吩咐赵齐贤率领御前侍卫，守在门外。轿子抬到第二厅前，公主和韦小宝都下了轿，吩咐五十名军士在天井中列队等候。陶红英押着阿济赤，四人走进花厅。一推开厅门，只见陈近南、沐剑声、徐天川诸人都在厅上。众人见韦小宝带进来一位贵妇、一个宫女、还有一名武官，都是大感诧异。韦小宝招招手，众人都聚了拢来。他低声道：“皇帝知道了咱们在这里聚会，胡同外已围满了官兵，还有十几门大炮，对准了这里。”群豪大吃一惊，尽皆变色。柳大洪道：“大伙儿冲杀出去。”韦小宝摇头道：“不成！外面官兵很多，大炮更是厉害。我已带来了几十名官兵。大家剥了他们的衣服，这才混出去。”群豪齐称妙计。

韦小宝回过身来，向公主说了，公主点点头，对阿济赤道：“传二十名军士进来。”阿济赤早见情势不妙，只是钢刀格在颈中，那敢违抗，只得传出号令。

天地会和沐王府的群豪守在门口，等前锋营二十名军士一进花厅，立即拳打脚踢、肘撞指戳，将二十人打倒在地。第二次叫进十五名，第三次又叫进十五名，五十名军士尽数打倒后，剥下衣衫，群豪换在自己身上。连公主也都换上了。韦小宝见沐剑屏和曾柔跟着众人更换衣衫，却不见双儿，忙问曾柔。曾柔道：“双儿妹子见你进宫这么久不回来，归二侠他们进宫去行刺，又没半点消息，好生放心不下，随同风大爷出去打探消息。”沐剑屏道：“他二人吃过中饭就出去了，怎么这时候还不回来？”韦小宝皱起了眉头，好生记挂，虽想风际中武艺高强，当能护得双儿周全，但他二人不知皇帝的布置，倘若众人逃走之后，他二人却又回来，刚好大炮轰到，岂不糟糕？微一凝思，对钱老本道：“钱大哥，风大哥和双儿出去打探消息，还没回来，须得在这里多做记号，好让他们见到之后，立即离去。”钱老本答应了，时势紧迫，便拔出短刀，在两名清兵大腿上截了两刀，割下衣衫，在两人伤口中蘸了鲜血，在各处门上写下“快逃”两个大血字。一连写了八道门户，各人换衣也已完毕。韦小宝带领众人，到马厩中牵了坐骑。四名天地会的部属假扮太监，抬了公主的翟轿，押着阿济赤从伯爵府出来，那五十名军士或穴道被封，或手脚被缚，都留在伯爵府中。韦小宝仍是坐在公主轿中，出府之后，叹了口气，心想：“府里服侍我的那些门房、马夫、厨子、亲兵、男女仆役，可都不免给大炮轰死了，但如叫他们一起出来，非给外面的官兵瞧出破绽不可。”又想：“那日在五台山大家假扮喇嘛，救了老皇爷的性命，今天用的还是这条计策。这一条乌龟脱壳之计，先救老皇爷，再救小桂子，倒大大的有用。”群豪拥着公主和阿济赤来到胡同外，但见官兵来去巡逻，戒备森严之极，但大炮排在何处，一时却瞧不到。韦小宝身离险地，吁一口长气，眼见师父和众位朋友都免了炮火之灾，甚感喜慰，对赵齐贤道：“这阿统领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你把他押在牢里，除非皇上亲自要提审，否则等我回来再发落好了。”赵齐贤答应了。韦小宝又道：“这人是钦犯，皇上恨他入骨，一听到他名字就要大发脾气。你跟众兄弟说，大家小心些，别让皇上听到这反贼的名字。”赵齐贤接了号令，带领四十名御前侍卫，押着阿济赤而去。阿济赤陷身天牢，此后何时得脱，韦小宝也不费心去理睬了。群豪默不作声，只往僻静处行去。走出里许，韦小宝舍轿乘马。陈近南问他：“归二侠他们入宫行刺，后来怎样了？”韦小宝道：“他们三个……”

突然间只听得砰、排排排响大作，跟着伯爵府上空黑烟弥漫，远远望去，但见梁木砖瓦在空中乱飞。群豪只觉脚下土地震动，这时大炮声兀自隆隆不绝，伯爵府中血红的火焰向上升起，高达十余丈。群豪和铜帽儿胡同相距已远，仍感到一阵阵热气扑面而来。众人相顾骇然，都想不到大炮的威力竟如此厉害，倘若迟走了片刻，哪里还有命在？柳大洪骂道：“他奶奶的，这么惊逃诏地的……”只听得又是砰排排响，将他下面的话声都淹没了。远望伯爵府，但见火光一暗，跟着火焰上冲云霄，烧得半边逃诏红了。韦小宝心想：“这炮声小皇帝一定也听见了，要是他派人来叫我去说话，西洋镜立刻拆穿。”走出轿里，对陈近南道：“师父，咱们得赶紧出城。等到讯息一传开，城门口盘查严密，就不容易出去了。”陈近南道：“不错，这就走罢。”公主当即跃出轿来。韦小宝转头对公主道：“你先回宫去，等得事情平静之后，我再来接你。”公主又惊又怒，喝道：“你说甚么？”韦小宝又说了一遍。公主叫道：“你过桥抽板，这就想撇下我不理了么？”韦小宝道：“不，不是……”一言未毕，啪的一声，脸上已重重吃了个耳光。群豪尽皆愕然。适才炮火震撼天地

人人都想若非韦小宝设计相救，各人这当儿早已化为飞灰，绝无逃生之机，因此即使平日对这少年香主并不如何瞧得起的，此刻也不由得不感激佩服，突然见到公主出手便打，当下便有人抢过来将她推开，更有人出言呼叱。

公主大哭大叫：“你说要跟我拜天地的，我才听你的话，把你从皇宫里带出来，又叫那前锋营统领去救你朋友，你... 你这臭贼你想抵赖，咱们可不能算完。我肚子里...”韦小宝怕她口没遮拦，当众说出丑事，忙道：“好，好！你跟我走就是。大家出城再说。”公主破涕为笑，翻身上了马鞍。一行人来到东城朝阳门。韦小宝叫道：“奉皇上密旨，出城追拿反贼，快靠开城。”驍骑营、护军营、前锋营三营官兵是皇帝的御林军亲兵。在北京城里横冲直撞，文武百官谁都忌惮他们三分。守门官兵见是一队前锋营的军士，那敢违拗？何况刚才听见炮声隆隆，城里确是出了大事，当即打开城门。众人出得城来，向东疾驰。韦小宝和陈近南并骑而驰，将归辛树一家人如何刺失手、皇帝如何发觉自己的隐秘等情简略说了。陈近南赞道：“小宝，我平时见你油腔滑调，很不老实，可是遇到这要紧关头，居然能以义气为重，不贪图富贵、出卖朋友，实是难得。”韦小宝笑道：“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大义灭师的事，却万万做不得的。”陈近南道：“甚么叫做‘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只要是朋友，那就谁也不能出卖。‘大义灭师’这四个字，也用得不对。”韦小宝伸了伸舌头，道：“弟子没学问，说错了话，师父别怪。”想到往昔跟小皇帝胡言乱语，甚是快乐，经过今日这一番，此后再也不能和他见面了，不由得心下黯然。陈近南道：“咱们冒充前锋营的军士出来，过不了半天，靴子就知道了。须得赶快更换装束才是。”韦小宝道：“正是，一到前面镇上，这就买衣服改装罢。”

众人向东驰出二十余里，来到一座市镇，可是镇上却没旧衣铺。陈近南于行军打仗、政事兴革等事极具才略，于这类日常小事，一时却感束手无策，见无处买衣更换，便道：“只有到前面市镇再说，只盼能找到一家旧衣店才好。”一行人穿过市镇，见市梢头有家大户人家，高墙朱门，屋宇宏伟。韦小宝心念一动，说道：“师父，咱们到这家人家去借几件衣服换换罢。”陈近南迟疑道：“只怕他们不肯。”韦小宝笑道：“咱们是官兵啊。官兵不吃大户、着大户，却又去吃谁的、着谁的？”跳下马来，提起门上铜环，当当乱敲。男仆出来开门，众人一拥而入，见人便剥衣服。户主是个告老回乡的京官，见这群前锋营官兵如狼似虎，连叫：“众位总爷休得动粗，待兄弟吩咐安排酒饭，请各位用了，再奉上盘缠使用...”一言未毕，已给人一把揪住，身上长袍、袜子当即给人剥了下来。他吓得大叫：“兄弟年纪老了，这调调儿可不行...”群豪嘻嘻哈哈，顷刻间剥了上下人等的数十套衣衫。那官儿和内眷个个魂不附体，幸喜这一队前锋营官兵性子古怪，只剥男人衣衫，却不戏侮女眷，剥了男人衣衫之后，倒也不再干别的勾当，一哄而出，骑马去了。那大户全家男人赤身露体，相顾羞愕。群豪来到僻静处，分别改装。公主、沐剑屏、曾柔三人也换上了男装。各人上马又行。韦小宝只是记挂着双儿，说道：“风大哥和我的一个小丫头，不知在京里怎样了，我想请哪一位外省来的面生兄弟，回京去打打听。”两名来自广西的天地会兄弟接令而去。群豪见并无官兵追来，略觉放心。又行了一程，沐剑屏“啊”的一声惊呼，跟着格格笑了起来。原来曾柔所骑的那匹马突然拉了一大泡稀屎，险些溅在沐剑屏脚上。行不多时，又有几匹马拉了稀屎，跟着玄贞道人所骑的那马一声嘶叫跪倒在地，再也不肯起来。钱老本道：“道长，咱哥儿俩合骑一匹罢！”玄贞道：“好！”纵身上马，坐在他身后。韦小宝突然省觉，不由得大惊，叫道：“师父，报应，报应！这下可糟了。”陈近南问道：“甚么？”韦小宝道：“吴... 吴应熊的魂魄找上我啦。他恨我... 恨我抓了他回去，又抢了他的... 他的...”下面“老婆”二字，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来。他想到那日奉旨追人，只因吴应熊一行人所骑的马匹都给喂了大量巴豆，沿途不停的拉稀屎，跟着纷纷倒毙，这才无法远逃，给他擒回。倘若吴应熊那次逃去了云南，皇帝当然杀他不得，追究起来，是自己派人向他的马匹下毒之故。现下轮到自己逃跑，一匹匹马也这般泻肚倒毙，却不是吴应熊的魂魄作怪是甚么？何况自己带了他的妻子同逃，吴应熊做鬼之后，头上还戴一顶碧绿翡翠顶子的一品大绿帽，定然心中不甘。他越想越害怕。不由得身子发颤，只听得几声嘶鸣，又有两匹马倒将下来。陈近南也瞧出情形不对，忙问端详。韦小宝说了当日捉拿吴应熊的情形，颤声道：“吴应熊阴魂不散，今日报仇来啦。这... 这...”公主怒道：“吴应熊这小子，活着的时候是窝囊废，死了之后也是个脓包鬼，你怕他干么？”陈近南皱眉道：“青天白日的，哪有甚么鬼了？那日你毒了吴应熊的马匹，靴子皇帝知不知道？”韦小宝道：“知道的，他还赞我是福将呢。”陈近南点头道：“是了。靴子皇帝即以福将之道，还治福将之身。他怕你逃走，早就派人给你的马匹喂了巴豆。”韦小宝立时省悟，连说：“对，对。那日拿到吴应熊，小皇帝十分开心，赏了个小官儿给我的马溜做，派他去兵部车驾司办事。这一次定是叫他来毒我的马儿。”

陈近南道：“是啊，他熟门熟路，每匹马的性子都知道，要下毒自然百发百中。”韦小宝怒道：“下次抓到了这马溜儿，这里许多烂屎，都塞进他嘴里去...”一言未毕，突觉胯下的坐骑向前一冲，跪了下去，韦小宝一跃而下，见那匹马挣扎着要待站起，几下挣扎却连后腿也跪了下来。陈近南道：“牲口都不中用了。须得到前面市集去买过。”柳大洪道：“一下子头几十匹马可不容易。”陈近南道：“正是。大伙儿还是暂且分散罢。”

正说话间，忽然得路面上隐隐有马蹄之声。玄贞喜道：“是官兵追来了。咱们杀他个妈巴羔子的，正好抢马。”陈近南叫道：“天地会的兄弟们伏在大路上，沐王府和王屋山的兄弟们伏在右首。等官兵到来，攻他个出其不意。啊哟，不对...”但听得蹄声渐近，地面隐隐震动，追来的官兵少说也有一二千人，群豪不必问他这“啊哟，不对”四字是何用意，都不禁脸上变色。群豪只数十人，武功虽然不弱，但大白天在平野上和大队骑兵交锋，故军重重叠叠围上来，武功高的或能脱身，其余大半势必送命。

陈近南当机立断，叫道：“官兵人数不少。咱们不能打硬仗，大家散入乡村山林。”只说得这几句话，蹄声又近了些。放眼望去，来路上尘土高扬，有如大片乌云般涌来。韦小宝大叫：“糟糕，糟糕！”发足便奔。公主叫道：“喂，你去哪里？”紧紧跟来。韦小宝叫道：“你还是回宫去罢，跟着我没好处。”公主骂道：“臭小桂子，你想逃走吗？可没这么容易。”

注：本回回目中，“红云倚日”指陪伴帝皇，“心随碧草”指有远行之念。

第四十四回 人来绝域原拼命 事到伤心每怕真

韦小宝不住叫苦，心想：“要躲开公主，可比躲开追兵还难得多。”眼见东北角上长着一排高粱，高已过人，当下没命价奔去。奔到临近，见高粱田后有两间农舍，此外更无藏身之处，心想追兵马快，转眼便到，当即向高粱丛中钻将进去。

忽觉背心上紧，已被人一把抓住道：“你去躲在那边，等追兵过了再说。”公主摇头道：“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当即爬进高粱田，偎倚在他身旁。两人还没藏好，只听脚步声响，曾柔叫道：“韦香主，韦香主！”韦小宝探头看去，见是曾柔和沐剑屏并肩奔来。韦小宝道：“我在这里，坑坑进来。”二女依言钻进。

四人走入高粱丛深处，枝叶遮掩，料想追兵难以发现，稍觉放心。过不多时，便听得一队队骑兵从大路上驰过。韦小宝心想：“那日我和阿珂，还有师太师父和那郑克爽臭小子，也是四人，都躲进了麦杆堆中。唉，倘若身边不是这泼辣公主，却是阿珂，那可要快活死我了。阿珂这时不知在那里，多半做了郑克爽的老婆啦。双儿又不知怎么样了？”

忽听得远处有人吆喝传令，跟着一队骑兵勒马止步，马蹄杂沓，竟向这边搜索过来。公主惊道：“他们见到咱们了。”韦小宝道：“别作声，见不到的。”公主道：“他们这不是来了么？”只听得一人叫道：“反贼的坐骑都倒毙在这里，一定逃不远。大家仔细搜查。”公主心道：“原来如此。这些死马真害人浅。”伸手紧紧握住了韦小宝的手。

辽东关外地人稀，土地肥沃，高粱一种往往便是千亩百顷，一望无际，高粱一长高，称为“青纱帐”，藏身其中，再也难以寻着。但北京近郊的高粱地却稀稀落落。韦小宝等四人躲入的高粱地只二三十亩，大队官兵如此搜索过来，转眼便会束手就擒。

耳听得官兵越逼越近，韦小宝低声道：“到那边屋子去。”一拉沐剑屏的衣袖，当先向两间农舍走去。三个女子随后跟来。过了篱笆，推开板门，见屋内无人，屋角堆了不少农具。韦小宝抢过去提起几件蓑衣，分给三女，道：“快披上。”自己也披了一件，头上戴了斗笠，坐在屋角。公主笑道：“咱们都做了乡下人，倒也好玩。”沐剑屏嘘了一声，低声道：“来了！”

板门砰的一声推开，进来了七八名官兵。韦小宝等忙转过了头。隔了一会，只听一人大声道：“这里没人，乡下人都出门种庄稼去了。”韦小宝听这人口音好熟，从斗笠下斜眼看去，原来正是赵良栋，心中一喜。一名军士道：“总兵大人，这四个人...”赵良栋喝道：“大家统统出去，我来仔细搜查，屋子这么小，他妈的，你们都挤在这里，身子也转不过来了。”众军士连声称是，都退了出去。

赵良栋大声问道：“这里没面生的人来过？”走到韦小宝身前，伸手入怀，掏出两只金元宝，三锭银子，轻轻放在他脚边，大声道：“原来那伙人向北逃走了！他们知道皇上大发脾气，捉住了定要砍头，因此远远逃走了，逃得越快越好，这一次可真正不得了！”俯下身来，抱住韦小宝轻轻摇晃几下，转身出门，吆喝道：“反贼向北逃了，大伙儿快追！”

韦小宝叹了口气，心想：“赵总兵总算挺讲义气。这件事给人知道了，他自己的脑袋可保不住。”只听得蹄声杂沓，众官兵上马向北追去。公主奇道：“这总兵明明已见到了我们，怎么说……啊，他还送你金子银子，原来他是你的朋友。”韦小宝道：“咱们从后门走吧！”将金银收入怀中，走向后进。

跨进院子，只见廊下坐着八九人，韦小宝一瞥之间，大声惊呼了出来，转身便逃，只逃出几步，后领一紧，已被人抓住，提了起来。那人冷冷的道：“还逃得了吗？”这人正是洪教主。其余众人是洪夫人，胖头陀，陆高轩，青龙使许雪亭，赤龙使无根道人，黑龙使张淡月，黄龙使殷锦，神龙教的首脑人物尽集于此。还有一个少女则是方怡。

公主怒道：“你拉着他干什么？”飞脚便向洪教主踢去。洪教主左手微垂，中指在她脚背上一弹。公主“啊”的一声叫，摔倒在地。韦小宝身在半空，叫道：“教主和夫……”

洪教主自从来老巢神龙岛被毁，教众死的死，散的散，身畔只剩下寥寥几个老兄弟，江湖奔波，大家于“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颂词也说得不知怎么起劲了，一天之中，往往难得听到一次，这时听得韦小宝谩词潮涌，不由得心中一乐，将他放下地来，本来冷冰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韦小宝道：“属下今日见到教主，浑身有劲，精神大振。只是有一件事实在不明白。”洪教主问道：“什么？”韦小宝道：“那天和教主同夫人别过，已隔了不少日子，怎么教主倒似年轻了七八岁，夫人更像变成我的小小妹妹，真正奇怪了。”洪夫人格格娇笑，伸手在他脸上扭了一把，笑道：“小猴儿，拍马屁的功夫算你天下第一。”公主大怒，喝道：“你这女人好不要脸，怎地动手动脚？”洪夫人笑道：“我只动手，可没动脚。好罢！这就动动脚。”左足提起，啪的一声，在公主臀上重重踢了一脚。公主痛得大叫起来。

只听得马蹄声响，顷刻间四面八方都是，不知有多少官兵已将农舍团团围住。大门推开，十几名官兵涌了进来。当先两人走进院子，向各人瞧瞧，一人说道：“都是些不相干的庄稼人。”韦小宝听说话声音是王进宝，心中一喜，转过头来，见王进宝身边的是孙思克。两人使个眼色，挥手命众军士出去。孙思克大声道：“就只几个老百姓，喂，你们见到逃走的反贼没有？没有吗？好，我们到别地方查去。”

韦小宝心念一动：“我这番落入神龙教手里，不管如何花言巧语，最后终究性命难保，还是跟了王三哥他们去，先脱了神龙教的毒手，再要他二人放我。”见王进宝和孙思克正要转身出外，叫道：“王三哥，孙四哥，我是韦小宝，你们带我去吧。”

孙思克道：“你们这些乡下人，快走得远远的罢。”王进宝道：“这乡下小兄弟说没钱使，问你身边有没有钱。”孙思克道：“要钱吗？有，有！”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交给韦小宝，说道：“北京城里走了反贼，皇上大大生气，派了几千兵马出来捉拿，捉到了立刻就要砍头。小兄弟，这地方危险得紧，倘若给冤枉捉了去，送了性命，可犯不着了。”

韦小宝道：“你们捉我去罢，我……我宁可跟了你们。”王进宝道：“你想跟我们去当兵吃粮？可不是玩的。外面有皇上亲派的火器营，带了火铳，砰砰嘭嘭的轰将起来，凭你武功再高，那也抵挡不住。”韦小宝心想：“有火器营，那更加妙了，料来洪教主不敢乱动。”忙道：“我有话要回奏皇上，你们带我去罢。”王进宝道：“皇上一见了你，立刻砍了你的头。皇上也不过两只眼睛，一张嘴巴，有什么好见？唔，我们留下十三匹马，派你们十三个乡下人每人看守一匹，过得十年八年，送到北京来缴还，死了一匹，可是要赔的。千万得小心了。”说着便向外走去。

韦小宝大喜，上前一把拉住，叫道：“王三哥，你快带我去。”突然之间，一只大手按上了他顶门，只听洪教主说道：“小兄弟，这位总爷一番好心，他刚从京城出来，知道皇上的心思，你别胡思乱想。”孙思克大声道：“不错，我们快追反贼去。”韦小宝知道此刻已命悬洪教主之手，他只须内劲一吐，自己立时脑浆迸裂，但此时不死，过不多久总之还是非死不可，大声叫道：“你们快拿我去，我就是韦小宝！”

众人一呆，停住了脚步。孙思克哈哈大笑，说道：“韦小宝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你这位老公公快八十岁啦，尖起了嗓子开玩笑，岂不笑歪了人嘴巴？”一扯王进宝的衣袖，两人大步出去。只听吆喝传令之声响起：“留下十三匹马在这里，好给后面的追兵通消息把两间茅屋烧了，以免反贼躲藏。”众军士应道：“得令！”便有人放火烧屋，跟着蹄声响起，大队人马向北奔驰。

韦小宝叹了口气，心道：“这一番可死定了。王三哥，孙四哥怕我逗留不走，再有追兵到来，就不会给情面了。”只见屋角的茅草已着火焚烧，火焰慢慢逼近。

洪教主冷冷笑道：“你的朋友可挺有义气哪，给了银子，又给马匹。大家走罢。”沐剑屏扶起公主，众人从后门出来，绕到屋前，果见大树下系着十三匹马。其中两匹鞍辔鲜明，自是王进宝、孙思克二人的坐骑。

各人上马向东驰去，韦小宝只盼有追兵赶来，将自己擒回，小皇帝对自己情意深厚，这次虽然大大得罪了他，未必便非砍头不可。洪教主阴险毒辣，落入他的手中，可不知有多少苦头吃了。但一路行去，再也不听到追兵的蹄声。众人所乘坐骑都是王进宝所选的良驹，奔驰如飞，后面就有追兵，也无法赶上，何况赵王，孙三总兵早将追兵引得向北而行。

一路上除了公主的叫骂之外，谁也默不作声，后来殷锦点了公主的哑穴。她虽有满腔怒气，却也骂不出声了。

洪教主率领众人，尽在荒野中向东南奔行，晚间也在荒野歇宿。韦小宝几番使计想要脱逃，但洪教主机智殊不亚于他，每次都不过教他身上多挨几拳，如何能脱却掌握？

数日之后，来到海边。陆高轩从韦小宝身……

上船之后，海船张帆向东行驶。韦小宝心想：“这一次自然又去神龙岛了，老乌龟定是要把老子拿去喂蛇。”想到岛上一条条毒蛇绕上身来，张口齐咬，不由得全身发抖，寻思：“怎的想法子在船底凿一大洞，大家同归于尽。”

可神龙教诸人知他诡计多端，看得极紧，又怎有机可乘？韦小宝想起以前去过神龙岛两次，第一次和方怡在船中卿卿我我，享尽温柔；第二次率领大军，威风八面；这一次却给人拳打足踢，命在旦夕，其间的苦乐自是天差地远。自从在北京郊外农舍中和方怡相会，陆行并骑，海上同舟，她始终无喜无怒，木然无语，虽不来折磨自己，但一直不向自己瞧上一眼，有时心想她在洪教主淫威之下，尽管对自己一片深情，却不敢稍假辞色；有时又想多次上了这小娘子的当，阴险狡猾，天下女子以她为最，却又不禁恨得牙痒痒的。

舟行多日，果然是到了神龙岛。陆高轩和胖头陀押着韦小宝，公主，沐剑屏，曾柔四人上岸。殷锦胁迫众舟子离船。一名舟子稍加抗辩，殷锦立即一刀杀了。其余众舟子只吓得魂飞天外，那里还敢作声，只得乖乖跟随。

但见岛上树木枯焦，瓦砾遍地，到处是当日炮轰的遗迹。树林间腐臭冲鼻，路上一条一条都是死蛇骸骨。来到大堂之前，只见墙倒竹断，数十座竹屋已荡然无存。

洪教主凝立不语。殷锦等均有愤怒之色。有的向韦小宝恶狠狠的瞪视。

张淡月纵声大呼：“洪教主回岛来啦！各路教众，快出来参拜教主！”他中气充沛，提气大叫，声闻数里。过了片刻，他有叫了两遍。但听得山谷间回声隐隐传来：“回岛来啦！参拜教主！回岛来啦！参拜教主！”

过了良久，四下里寂静无声，不但没见教众蜂涌而至，连一个人的回音也没有。

洪教主转过头来，对韦小宝冷冷的道：“你炮轰本岛，打得偌大一个神龙教瓦解冰消，这可称心如意了吗？”

韦小宝见到他满脸怨毒之色，不由得寒毛直竖，颤声道：“旧的不去，新的不……不来。洪教主重振雄风，大展宏图，再……再创新教，开张发财，这叫越烧越旺，越泰越旺，教主与夫人仙福永享……”

洪教主道：“很好！”一脚将他踢得非了起来，咕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周身筋骨欲断，爬不起身。曾柔眼见洪教主如此凶恶，虽然害怕，还是过去将韦小宝扶起。

殷锦上前躬身道：“启禀教主，这小贼罪该万死，待属下刀一刀，将他零零落落的刮了。”洪教主哼了一声，道：“不忙！”隔了一会，又道：“这小子心中，藏着一个重大机密，本教复兴，须得依仗这件大事，暂且不能杀他。”殷锦道：“是，是。教主高瞻远瞩，属下愚鲁，难明其中奥妙。”

洪教主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凝思半晌，说道：“自来成就大事，定然多灾多难。本教一时受挫，也不足为患。眼下教众星散，咱们该如何重整旗鼓，大家不妨各抒己见。”

殷锦道：“教主英明智慧，我们便想上十天十夜，也不及教主灵机一动，还是请教主指示良策，大家奉命办理。”

洪教主点了点头，说道：“眼前首要之务是重聚教众。上次鞑子官兵炮轰本岛，教众伤亡虽然不少，但也不过三停中去了一停，余下二停，定是四下流散了。现下命陆高轩升任白龙使，以补足五龙使之数。”陆高轩躬身道谢。洪教主又道：“青黄赤白黑五龙使即日分赴各地，招集旧部，倘若见道资质可取的少年男女，便收归属下，招旧纳新，重兴神教。”

殷锦，张淡月，陆高轩三人躬身道：“谨遵教主号令。”赤龙使无根道人和青龙使许雪亭却默不作声。洪教主斜眇二人，问道：“赤龙使，青龙使二人有什么话说？”许雪亭道：“启禀教主，属下有两件事陈请，盼教主允准。”洪教主哼了一声，问道：“什么事？”许雪亭道：“属下等向来忠于本教和教主，但教主却始终信不过众兄弟，未免令人心灰。第一件事，恳请教主恩赐豹胎易筋丸解药，好让众兄弟心无牵挂，全心全意为教主效劳。”

洪教主冷冷的道：“假如我不给解药，你们办事就不全心全意了？”

许雪亭道：“属下不敢。第二件事，那些少年男女成事不组，败事有余，一遇上大事，个个逃得干干净净。本教此时遭逢患难，自始自终追随在教主和夫人身边的，只是我们几个老兄弟。那些少年弟子平日里满嘴忠心不二，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事到临头有哪一个真能出力的？属下愚见，咱们重兴本教，该当招罗有担当，有骨气的男子汉大丈夫。那些口是心非，胡说八道的少年男女，就象叛徒韦小宝这类小贼，也不用再招了。”他说一句，洪教主脸上的黑气便深一层。许雪亭心中凛凛危惧，还是硬着头皮将这番话说完。

洪教主眼光射到无根道人脸上，冷冷的道：“你怎么说？”无根道人退了两步，说道：“属下以为青龙使之言有理。前车覆辙，这条路不能再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既是犯过了毛病，教主大智大慧，自会明白这些少年男女既不管用，又靠不住。便似……便似……”说着向沐剑屏一指，道：“这小姑娘本是我赤龙属，教主待她恩德非浅，但一遇祸患，立时便叛教降敌。这种人务须一个个追寻回来，千刀万剐，为叛教者戒。”

洪教主的眼光向无根道人脸上，冷冷的道：“你怎么说？”无根道人退了两步，说道：“属下以为青龙使之言有理。前车覆辙，这条路不能再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既是犯过了毛病，教主大智大慧，自会明白这些少年男女既不管用，又靠不住。便似……便似……”说着向沐剑屏一指，道：“这小姑娘本是我赤龙属，教主待她恩德非浅，但一遇祸患，立时便叛教降敌。这种人务须一个个追寻回来，千刀万剐，为叛教者戒。”

众人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胖头陀道：“启禀教主：我们没商量过，不过……不过属下以为青龙使，赤龙使二位的话，是有点道理的。”洪教主眼望张淡月，等他说话。张淡月战战兢兢的道：“本教此次险遭覆灭之祸，罪魁祸首，自然是韦小宝这小贼。属下对这种人，是万万信不过的。”洪教主点点头，说道：“很好，你也跟他们是一伙。陆高轩，你呢？”陆高轩道：“属下得蒙教主大恩提拔，升任白龙使重职，自当出力为教主尽忠效劳。青龙使他们这番心意，也是为了本教和教主着想，决无他意。”

殷锦大声道：“你们这些话，都大大的错了。教主智慧高出我们百倍。大伙儿何必多说多话，只须教主和夫人的指挥就是了。鞑子兵炮轰本岛，是替本教荡垢去污，所有不忠于教主的叛徒，就此都轰了出来。若非如此，又怎知谁忠谁奸？我们属下都是井底之蛙，眼光短浅，只见到一时的得失，那能如教主这般洞瞩百世？”

许雪亭怒道：“本教所以一败涂地，一大半就是坏在你这种马屁鬼手里。你乱拍马屁，于本教有什么好处？于教主又有什么好处？”殷锦道：“什么马屁鬼？你……哪哪哪哪这不是反了吗？”许雪亭怒道：“你这无耻小人，败坏本教，你才是反了。”说着手按剑柄。殷锦退了一步，说道：“当日你作乱犯上，背叛教主，幸得教主和夫人宽宏大量，这才不咎既往，今日……今日你又要造反吗？”

许雪亭，无根道人，张淡月，陆高轩，胖头陀五人一齐瞪视教主，含怒不语。

洪教主转过头去看向殷锦，眼中闪着冷酷的光芒。殷锦吃了一惊，又退了一步，说道：“教主，他……他们五人图谋不轨，须当一起毙了。”洪教主低沉着嗓子道：“刚才你说什么来？”殷锦见他神色不善，更是害怕，颤声道：“属下忠……种种种种于教主，跟这些反贼势……势不两立。”洪教主道：“咱们当日立过重誓，倘若重提旧事，追究算帐，那便如何？”殷锦只吓得魂飞天外，说道：“教……教主开恩，属下只是一片忠心，别……别无他意。”洪教主道：“当日我和夫人曾起了誓，倘若心中记着旧怨，那便身入龙潭，为万蛇所噬。这件事早已一笔勾销，人人都已忘得干干净净，就只你还念念不忘，有机会，便来挑拨离间，到底是何用意？有何居心？”

殷锦脸上已无半点血色，双膝一屈，便即跪倒，说道：“属下知错了，以后永远不敢再提。”洪教主森然道：“本教中人起过的毒誓，岂可随便违犯？这誓若不应在你身上，便当应在我身上。你说该当是你身入龙潭呢，还是我去？”殷锦大叫一声，倒退跃出丈许，转身发足狂奔。洪教主待他奔出数丈，俯身拾起一块石头掷出，呼的一声，正中殷锦后脑。他长声惨叫，一跃而起，重重摔了下来。扭了几下，便即毙命。

洪教主眼见许雪亭等五人联手，虽然凭着自己武功，再加上夫人和殷锦相助，足可制得住，但教中元气大伤之后，已只剩下寥寥数人，殷锦只会奉承阿谀，并无多大本事，若再将这五人杀了，自己部属荡然无存。他于顷刻间权衡轻重利害，便即杀了殷锦，以平许雪亭等五人的怒气。

张淡月和陆高轩躬身说道：“教主言出如山，诛杀奸邪，属下佩服之”许雪亭，无根道人，胖头陀三人也齐声道：“多谢教主。”这五人平素见殷锦一味吹牛拍马，人品低下，对他十分鄙视，此刻见教主亲自下手将他处死，都是大感痛快。

洪教主指着韦小宝道：“非是我饶他性命，但这小子知道辽东极北苦寒之地，有一个极大宝藏。若不是由他领路，无法寻到。得了这宝藏之后，咱们再重建神龙教就易如反掌了。”顿了一顿，又道：“适才你们五人说道，那些少年男女很不可靠，劝我不可重蹈覆辙。本座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这就依从你们的主张，今后本教新招教众之时，务当特别郑重，以免奸徒妄人，混进教来。”许雪亭等脸上有喜色，一齐躬身道谢。

洪教主从身边摸出两个瓷瓶，从每个瓶中各倒出五颗药丸，五颗黄色，五颗白色。他还瓶入怀，将药丸托在左掌，说道：“这是豹胎易筋丸的解药，你们每人各服两颗。”许雪亭等大喜，先行称谢，接过药来。洪教主道：“你们即刻就服了罢。”五人将药丸放入口中，吞咽下肚。

洪教主脸露微笑，道：“那就很好……”突然大喝：“陆高轩，你左手里握着什么？”陆高轩退了两步，道：“没……没什么。”左手下垂握成了拳头。洪教主厉声道：“摊开左手！”这一声大喝，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响。

陆高轩身子微幌，左手缓缓摊开，嗒的一声轻响，一粒白色药丸掉在地上。

许雪亭等四人均各变色，素知陆高轩见识不凡，颇有智计，他隐藏这颗白丸不肯服食，必有道理，可是自己却已吞下了肚中，那便如何是好？

洪教主厉声道：“这颗白丸是强身健体的大补雪参丸，何以你对本座存了疑心，竟敢藏下不服？”陆高轩道：“属下……不……不敢。属下近来练内功不妥，经脉中气血不顺，因此……因此教主恩赐的这颗大补药丸，想今晚打坐调息之后，慢慢服下，以免贱体经受……经受不起。”洪教主脸色登和，说道：“原来如此。你何处经脉气血不顺？那也容易得紧，我助你调顺内息便是了。你过来。”

陆高轩又倒退了一步，道：“档溃骸安桓依投讨讨讨……”洪教主道：“你们即刻就服了罢。”五人将药丸放入口中，吞咽下肚。

洪教主脸露微笑，道：“那就很好……”突然大喝：“陆高轩，你左手里握着什么？”陆高轩退了两步，道：“没……没什么。”左手下垂握成了拳头。洪教主厉声道：“摊开左手！”这一声大喝，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响。

陆高轩望着那药丸，呆了半晌，道：“是！”俯身拾起，突然中指一弹，嗤的一声响，药丸飞过天空，远远掉入了山谷，说道：“属下已经服了，多谢教主。”

洪教主哈哈大笑，说道：“好，好，你胆子当真不小。”陆高轩道：“属下忠心为教主出力，教主既已赐服解药，解去豹胎易筋丸的毒性，却又另赐这颗毒性更加厉害的百诞丸。属下无罪，不愿领罚。”许雪亭等齐问：“百诞丸？那是什么毒药？”陆高轩道：“教主采集一百种毒蛇，毒虫的唾液，调制而成此药。是否含有剧毒，倒不清楚，说不定真有大补之效，也未可知。只不过我胆子很小，不敢试服。”

许雪亭等惊惶更甚，同时抢到陆高轩身边，五人站成一排，凝目瞪视洪教主。

洪教主冷冷的道：“你怎知道这是百诞丸？一派胡言，挑拨离间，扰乱人心。”

陆高轩向方怡一指，说道：“那日我见到方姑娘在草丛里捉蜗牛，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奉教主之命，捉了蜗牛来配药。教主那条百诞丸的单方，我也无意之中见到了。虽说这百诞丸的毒性要在三年之后才发作，但一来，这百诞丸只怕教主从未配过，也不知是否真的三年之后毒性才发；二来，属下还想多活几年，不愿三年之后便死。”

洪教主脸上黑气渐盛，喝道：“我的药方，你又怎能瞧见？”

陆高轩斜眼向洪夫人瞧了一眼，说道：“夫人要属下在教主的药箱中找药给她服食，这条单方，便在药箱之中。”洪教主厉声道：“胡说八道！夫人就算身子不适，难道不会问我要药，何必要你来找？我这药箱向来封锁严密，你何敢私自开启？”陆高轩道：“属下并未私自开启。”洪教主喝道：“你没私自开启？难道是我吩咐你开的……”一转念间，问洪夫人：“是你开给他的？”

洪夫人脸色苍白，缓缓点了点头。洪教主道：“你要找什么药？为什么不跟我说？”洪夫人突然满脸通红，随即又变惨白，身子颤了几下，忽然抚住小腹，喉头啾啾作声，呕了不少清水出来。洪教主皱起眉头，温言问道：“你什么不舒服了？坐下歇歇吧！”

建宁公主突然叫道：“她有了娃娃啦。你这老混蛋，自己要生儿子了，却不知道？”

洪教主大吃一惊，纵身而前，抓住夫人手腕，厉声道：“她这话可真？”洪夫人弯了腰不住呕吐，越加颤抖得厉害。洪教主冷冷的道：“你想找药来打下胎儿，是不是？”

除陆高轩外，众人听了无不惊奇。洪教主并无子息，对夫人又十分疼爱，如果夫人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儿，不论是男是女，都是极大美事，何以她竟要打胎？料想洪教主这一下定是猜错了。那知洪夫人慢慢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我要打下胎儿。快杀了我罢。”

洪教主左掌提起，喝道：“是谁的孩子？”人人均知他武功高极，这一掌落将下来，洪夫人势必立即毙命，不料她反而将头向上一挺，昂然道：“叫你快杀了我，为什么又不下手？”洪教主眼中如欲喷出火来，低沉着嗓子道：“我不杀你。是谁的孩子？”洪夫人紧紧闭了嘴，神色甚是倔强，显是早将性命豁出去了。

洪教主转过头来，瞪视陆高轩，问道：“是你的？”陆高轩忙道：“不是，不是！属下敬重夫人，有如天神，怎敢冒犯？”洪教主的眼光自陆高轩脸上缓缓移向张淡月，许雪亭，无根道人，胖头陀，一个个扫视过去。他眼光射到谁的脸上，谁便打个冷战。

洪夫人大声道：“谁也不是，你杀了我就是，多问些什么。”

公主叫道：“她是你老婆，这孩子自然是你的，又瞎疑心什么？真正糊涂透顶。”洪教主喝道：“闭嘴！你再多说一句，我先扭断你脖子。”公主不敢再说，心中好生不服。她哪里知道，洪教主近年来修习上乘内功，早已不近女色，和夫人伉俪之情虽笃，却无夫妇之实，也正因如此，心中对她存了歉仄之意，平日对她加倍敬爱。

这时他突然听得夫人腹中怀了胎儿，霎时之间，心中愤怒，羞惭，懊悔，伤心，苦楚，憎恨，爱惜，恐惧诸般激情纷至沓来，一只手掌高高举在半空，就是落不下去，一转头间，见许雪亭等人脸上露出惶恐之意，心想：“这件大丢脸事，今日都让他们知道了，我怎么还有脸面作他们教主？这些人都须杀得干干净净，不能留下一个活口。只消泄漏了半点风声，江湖上好汉人人耻笑于我，我还逞什么英雄豪杰？”他杀心一起，突然右手放开夫人，纵身而前，一把抓住了陆高轩，喝道：“都是你这反教叛徒从中捣鬼！”

陆高轩大叫：“你想杀人灭……”一个“口”字还没离嘴，脑门上拍的一声，已被洪教主重重击了一掌，登时双目突出，气绝而死。

许雪亭等见了这情状，知道洪教主确是要杀人灭口，四人一齐抽出兵刃，护在身前。许雪亭叫道：“教主，这是你的私事，跟属下可不相干。”

洪教主纵声大呼：“今日大家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活了。”猛向四人冲去。

胖头陀挺起一柄二十来斤重的泼风大环刀，当头砍将过去，势道威猛之极。洪教主侧身让开，右掌向张淡月头顶拍落。许雪亭一对判官笔向洪教主背心连递两招，同时**霁** **圃** **廊** **说** **难** **汨** **狄** **兑** **部** **诚** **蛩** **涸** **涸** **： 榻** **讨** **鞞** **蠖** **纡** **簧** **α** **鞠** **虬** **蛄** **眨** **v** **韵** **蚌** **诺** **縻** **嘶** **隄** **吕** **础** **■**

张淡月手使鸳鸯双短剑，霎时之间向上连刺七剑，这一招“七星聚月”，实是他平生的力作，七剑刺得迅捷凌厉之极。洪教主右掌略偏，在他左肩轻轻一按，借势跃开。张淡月大叫一声，在地下一个打滚，翻身站起，但觉左边半身酸麻难当，叫道：“今日不杀了他，谁都难以活命。”四人各展兵刃，又向洪教主围攻上去。

这四人都是神龙教中的第一流人物，尤以胖头陀和许雪亭更是了得。胖头陀大环刀上九个钢环当啷作响，走的纯是刚猛路子。许雪亭的判官笔却是小巧之技，招招点向对方周身要穴。无根道人将雁翎刀舞成一团白光，心想今日服了百诞丸后，性命难久，在临死之前定当先杀了这奸诈凶狠的大仇人，是以十刀中倒有久刀是进攻招数，只盼和敌人同归于尽。张淡月想起当日因部属办事不力，取不到“四十二章经”，若不是得无根道人和许雪亭之助，早已为洪教主处死，自己已多活了这些时候，这条命其实是拣来的，这时左臂虽然剧痛，仍是奋力出剑。

洪教主武功高出四人甚远，若要单单取其中一人性命，并不为难，但四人连环进击，杀得一人，自己难免受伤。斗得数十回合后胸中一股愤懑之气渐渐平息下来，心神一定，出招更是得心应手，一双肉掌在四股兵刃的围攻中盘旋来去，丝毫不落下风，眼见张淡月左剑刺出时渐渐无力，心想这是对方最弱之处，由此着手，当可摧破强敌。

韦小宝见四人斗得激烈，悄悄拉了曾柔和沐剑屏的衣袖，又向公主打个手势，要她不可作声。四人转过身来，蹑手蹑脚的向山下走去。洪教主等五人斗得正紧，谁也没见到，就算见到了，也无人缓得出手来阻拦。

四人走了一会，离洪教主等已远，心下窃喜。韦小宝回头一望，见那五人兀自狠斗，刀光闪烁，掌影飞舞，一时难分胜败，说道：“咱们走快些。”四人加紧脚步，忽听得身后脚步声响，两人飞奔而来，正是洪夫人和方怡。四人吃了一惊，苦于身上兵刃暗器都已在被擒之时给搜检了去，方怡也还罢了，洪夫人却甚是厉害，料想抵敌不过，只得拼命奔逃。

奔出数十丈，公主脚下被石子一绊，摔倒在地，叫出声来。韦小宝心想：“她肚里有我的孩儿，可不能不救。”回身来扶。却见洪夫人几个起落，已跌到身前，又腰而立，说道：“韦小宝，你想逃吗？”韦小宝笑道：“我们不是逃，这边风景好，过来玩耍玩耍。”洪夫人冷笑道：“好啊，你们来赏玩风景，怎不叫我？”说话之间，方怡也已赶到。

沐剑屏和曾柔见韦小宝已被洪夫人截住，转身回来，站在韦小宝身侧。

沐剑屏对方怡道：“方师妹，你和我们一起走罢。他……他……”说着向韦小宝一指，说道：“……一直待你很好的，你从前也起过誓，难道忘了吗？”方怡道：“我只忠心于夫人，唯夫人之命是从。”沐剑屏道：“你不过服了夫人的药，我以前也服过的……”

韦小宝恍然大悟，才知方怡过去一再欺骗自己，都是受了洪夫人的挟制，不得不然，心中对她恼恨之意登时释然，说道：“怡姊姊，你同我们一起去罢。”这“怡姊姊”三字，是上次他和方怡同来神龙岛，在舟中亲热缠绵之时叫惯了的，方怡乍又听到，不禁脸上一红。

突然之间，只听得洪教主大声叫道：“夫人，夫人！阿荃，阿荃！你……你到哪里去了？”呼声中充满着惊惶和焦虑，显是怕洪夫人弃他而去。

但洪夫人恍若不闻。洪教主又叫了几声，洪夫人始终不答。

韦小宝等五人都瞧着洪夫人，均想：“你怎么不答应？教主在叫你，为什么不回去？”只见洪夫人脸上一阵晕红，摇了摇头，低声

道：“咱们快走，坐船逃走罢！”韦小宝又惊又喜，问道：“你……你也同我们一起去走？”洪夫人道：“岛上只有一艘船，不一起走也不成。教主主要杀我，你不知道么？”脸上又是一红，当先便走。

众人向山下奔出数丈，只听得洪教主又大声叫了起来：“夫人，夫人！阿荃，阿荃！快回来！”突然有人长声惨叫，显是临死前的叫声，只不知是许雪亭等四人中的那一个。

洪教主大叫：“你瞧，你瞧！张淡月这老家伙给我打死了。他一生一世都跟在我身边，临到老来，居然还要反我，真是糊涂透顶。阿荃，阿荃！你怎不回来？我不怪你。这件事我原谅你了。啊！他妈的，你砍中我啦！哈哈，胖头陀，这一掌还不要了你的老命？你脑筋不灵，怎么跟着人家，也来向我造反，这可不是死了么？哈哈。”

洪夫人停住脚步，脸上变色，说道：“他已打死了两个。”

韦小宝急道：“咱们快逃。”发足便奔。

猛听得洪教主叫道：“你这两个反贼，我慢慢再收拾你们。夫人，夫人，快回来！”声音愈叫愈近，竟是从山上追将下来。韦小宝回头一看，只见洪教主披头散发，疾冲过来，这一下只吓得魂飞魄散，没命价奔跑。

许雪亭大叫：“截住他，截住他。他受了重伤，今日非杀了他不可。”无根道人叫道：“他跑不了的。”两人手提兵刃，追将下去。不多时韦小宝等已奔近海滩，截洪教主，许雪亭，无根道人三人来得好快，前脚接后脚，都已奔到山下，三人身上脸上溅满了鲜血。

洪教主大喝：“夫人，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你要去那里？”许雪亭叫道：“夫人不要你啦！她有了个鲇鱼眼，你南来北往，焙榻讨靴笊，械溃骸恹，担弊草春，筋葡萄砗砗，范土，牌诨尸砗，第只沾艘槐剩，霉，麻艘惨迅系剑，拥断蚌榻讨餐，淇橙，4耸

洪教主叫道：“阿荃，你瞧我立刻就这两个反贼料理了。那四个小贱人，你都先杀了罢。只留下那小贼不杀，让他带我们去取宝。”他口中叫嚷，出掌仍是雄浑有力。许雪亭和无根道人难以近身。

洪夫人微微冷笑，向沐剑屏等逐一瞧去。

韦小宝叫道：“夫人，这四个小妞，你只要伤得一人，我立即自杀，做了鬼也不饶你。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什么马难追。”情急之下，连“死马难追”也想不起来了。

突然间拍的一声响，许雪亭腰间中掌，他身子连幌，摔倒在地。洪教主哈哈大笑，飞足踢去。许雪亭跃起急扑，这一脚正中他胸口，喀喇声响，胸前肋骨登时断了数根，可是洪教主的右腿却已被他牢牢抱住。洪教主出力挣扎，竟然摔他不脱。无根道人飞快抢上挥刀砍落。洪教主侧头避过，反手击出，噗的一声，无根道人小腹中掌，但这一刀也已砍入洪教主右肩。无根道人口中鲜血狂喷，都淋在洪教主后颈，待要提刀再砍，雁翎刀已斩入了洪教主肩骨，手上无力，再也拔不出来。

洪教主叫道：“快……快……拉他，”洪夫人也不知是吓得呆了，还是有意不出手相助，眼见三人纠缠狠斗，竟站在当地，一动也不动。许雪亭抓起地下一根判官笔，奋力上送，插入了洪教主腰间。洪教主狂呼大叫，左脚踢出，将许雪亭踢得直飞出去，跟着左肘向后猛撞，无根道人身子慢慢软倒。

洪教主哈哈大笑，叫道：“这些……反贼，那……那一个是我敌手？他们……他们想造反，咳咳……咳咳，还不是……还不是都给我杀了。”转过身来，向着洪夫人道：“你……你为什么不帮我？”

洪夫人摇摇头，说道：“你武功天下第一，何必要人帮？”洪教主大怒，叫道：“你也反我？你也是本教的叛徒？”洪夫人冷冷的道：“不错，你就只顾自己。我如帮你，终究还是不免给你杀了。”洪教主叫道：“我权死你，我权死你这叛徒。”说着向洪夫人扑来。

洪夫人“啊”的一声，急忙闪避。洪教主重伤之余，行动仍是迅捷之极，左手抓住了他右臂，右手便权在她颈中，喝道：“你说，你说，你反不反？你说不反，我就饶了你。”

洪夫人缓缓道：“很久以前，我心中就在反你了。自从你逼我做你妻子那一天起，我就恨你入骨。你……你权死我好了。”洪教主身上鲜血不断的流到她头上，脸上，洪夫人瞪眼凝视他，竟是目不稍瞬。洪教主大叫：“叛徒，反贼！你们个个人都反我，我……我另招新人，重组神龙教！”右手运劲，洪夫人登时透不过气来，伸出了舌头。

韦小宝在旁边瞧得害怕之极，眼见洪夫人立时便要给他权死，从沙滩上拾起一块大圆石，用力向洪教主背上掷去，噗的一声，正中背心。洪教主眼前一黑，权在洪夫人颈中的手便松了，转身叫道：“你……你这小贼，我宝藏不要了，杀了你再说。”挥掌向韦小宝打去。

韦小宝飞步便逃。洪教主发足追来，身后沙滩上拖着一道长长的血迹。

韦小宝知道这一次给他抓住了，决难活命，没命价狂奔。突然间嗤的一声响，背上衣衫被洪教主扯去了一块，若不是韦小宝身穿护身宝衣，说不定背上肌肉也被扯去了一条，他大惊之下，奔得更加快了，施展九难所授的“神行百变”轻功，在沙滩上东一弯，西一溜的乱转，洪教主几次伸手可及，都给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逃了开去。

他如笔直奔逃，毕竟内力有限，早就给抓住了。但这“神行百变”是铁剑门绝技，再加上木桑当年另创新变，实是精奇奥秘之至。韦小宝“神行”是决计说不上，那“百变”两字和他天性相近，倒也学得了三四成。因此虽非武功高手，却也算得是当世武林中数一数二逃命的“高脚”。

洪教主吼声连连，连发数掌。韦小宝躲开了两掌，第三掌终于闪避不了，砰的一声，正中后心，两个筋斗翻了出去。幸好洪教主重伤之余，掌力大减，韦小宝又有宝衣护身，虽然给打得昏天黑地，却也并未受伤。他正要爬起，突觉肩头一紧，已被洪教主双手揪住。

这一来，他一颗心当真要从胸腔中跳了出来，大骇之下，当真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一低头，便从洪教主胯下钻了国去，蓦地想道，这正是洪教主当年所教“救命三招”之一的上半截，这招叫做“贵妃骑牛”还是“西施骑羊”，这当儿那里还记得起？奋力纵跃，翻身骑上了洪教主的头颈。

这一招本来他并未练熟，就算练得精熟，要使在洪教主这一等一的大高手身上，那也绝无可能。但洪教主奋战神龙教四高手，在发现夫人舍己而去之时，心神慌乱，接连受伤，此时肩头雁翎刀深砍入骨，小腹又插入了一支判官笔，急奔数百丈之后流血无数，内力垂尽，双手揪住韦小宝时早已酸软无立，被他一挣便即挣脱，骑入了颈中。

韦小宝骑上了他肩头，生怕掉将下来，自然而然的便伸手抱住他头，双手中指正好按在他眼皮上。洪教主脑海中陡然如电光般一闪，记得当年自己教他这一招，一骑上敌人项颈，立即便须挖出敌人眼珠，想不到自己一世英雄，到头来竟命丧这小顽童之手，而他

所使的招数从质亲约核家9闭媿潜出Σ凰1娶 肫驩约阔簧◀比宋鲍悖·芈斯T膊膺阔H鳞ψ唤 的疽簧ae瓜铝总>帧U任谄 信仓

C 植蛔。 漆穀愕埂

韦小宝还道他使什么厉害家数，急忙跃出逃开。只听得洪教主喘息道：“阿荃，阿荃，你……你过来。”洪夫人向他走近几步，但离他身前一丈多远便站住了。洪教主道：“你肚里……的孩子，究竟……究竟是谁的？”洪夫人摇头道：“你何必定要知道？”说着忍不住斜眼向韦小宝瞧了一眼，脸上一阵晕红。

洪教主又惊又怒，喝道：“难道……难道是这小鬼？”洪夫人咬住下唇，默不作声，那显然便是默认了。洪教主大叫：“我杀了这小鬼！”纵身向韦小宝扑去。

只见洪教主满脸是血，张开大口，露出残缺不全的焦黄牙齿，双手也满是鲜血淋漓，这般扑将过来，韦小宝只吓得魂不附体，缩身一窜，又从洪夫人胯下钻了过去，躲在她身后。

洪夫人双臂张开，正面对着洪教主，淡档的道：“你威风了一世，也该够了！”

洪教主身在半空，最后一口真气也消得无影无踪，拍哒一声，摔在洪夫人脚边，恶狠狠的道：“我是教主，你们……你们都该听我……”

听我的话，为什么.....都反我？你们.....你们都不对，只有.....只有我对。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只有我一人才.....才仙福永享.....寿.....与天.....天祚祚祚祚”最后这个“齐”字终于说出口，张大了口，就此气绝，双目仍是大睁。

韦小宝爬开几步，翻身跃起，又逃开数丈，这才转身，只见洪教主躺在地上毫不动弹，过了良久，走上两步，摆定了随时发足奔逃的姿势，问道：“他死了没有？”洪夫人叹了口气，轻声道：“死了。”韦小宝又走上两步，问道：“他.....他怎么不闭上眼？”

突然间拍的一声响，脸上重重吃了个耳光，跟着右耳又被扭住，正是建宁公主。她又在韦小宝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你这小王八蛋，他不闭眼，因为你偷了他老婆。你.....你怎么又跟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搭上了。”

洪夫人哼了一声，伸手提起建宁公主后领，拍的一声，也重重打了她个耳光，一挥手，公主向后便跌。这一来韦小宝可就苦了，公主右手仍是扭住他耳朵，她身子后跌，只带得韦小宝耳朵剧痛，扑在她身上。洪夫人喝道：“你说话再没规矩，我立刻便毙了你。”

公主大怒，跳起身来，便向洪夫人冲去。洪夫人左足一勾，公主又扑地倒了。公主第三次冲起再打，又给摔了个筋斗，终于知道自己武功跟人家实在差得太远，坐在地上，又哭又骂。她可不敢骂洪夫人，口口声声只是：“小王八蛋！死太监！小畜生！臭小桂子！”

韦小宝抚着耳朵，只觉满手是血，原来耳朵根已被公主扯破了长长一道口子。

洪夫人低声道：“我跟他总是夫妻一场，我把他安葬了，好不好？”语声温柔，竟是向韦小宝恳求准许一般。韦小宝又惊又喜，忙道：“好啊，自该将他葬了。”拾起地下的一根判官笔，和洪夫人两人在沙滩上掘坑，方怡和沐剑屏过来相助，将洪教主的尸身埋入。

洪夫人跪下磕了几个头，轻声说道：“你虽然强迫我嫁你，可是.....可是成亲以来，你自始自终待我很好。我却从来没真心对你。你死而有知，也不用放在心上了。”说着站起身来，不禁泪水扑簌簌的掉了下来。

她怔怔的俏立片刻，拭干了眼泪，问韦小宝道：“咱们就在这里住下去呢，还是回到中原去？”韦小宝摇头道：“这地方万万住不得，洪教主，陆先生他们的恶鬼，非向我们索命不可，当真乖乖不得了。不过回去中原，小皇帝又要捉我杀头，最好.....最好是找个太平的地方躲了起来。”突然间想到一个所在，喜道：“有了。咱们去通吃岛，那里既没恶鬼，小皇帝又找不到。”洪夫人问道：“通吃岛在那里？”韦小宝向西一指，笑道：“那边这个小岛，我叫它通吃岛。”洪夫人点头道：“你既喜欢去，那就去罢。”不知如何，对他竟是千依百顺。

韦小宝大乐，叫道：“去，去，大家一起都去！”过去扶起公主，笑道：“大伙儿上船罢！”公主挥手便是一掌，韦小宝侧头躲过。公主怒道：“你去你的，我不去！”韦小宝道：“这岛上有许多恶鬼，无头鬼，断脚鬼，有给大炮轰出了肠子的拖肠鬼，有专摸女人肚子的多手鬼.....”公主听得害怕之极，顿足道：“还有你这专门胡说八道的嚼蛆鬼。”左足飞出，在韦小宝屁股上重重一脚。韦小宝“啊”的一声，跳了起身来。

洪夫人缓步走过来。公主退开几步。洪夫人道：“以后你再打韦公子一下，我打你十下，你踢他一脚，我踢你十脚。我说过话，从来算数。”公主气得脸色惨白，怒道：“你是他什么人，要你这般护着他？你.....你自己老公死了，就来抢人家的老公。”方怡插口道：“你自己的老公，还不是死了？”公主怒极，骂道：“小贱人，你的老公也死了。”

洪夫人缓缓的道：“以后你再敢说一句无礼的言语，我叫你一个人在这岛上，没一个人陪你。”公主心想这泼妇说得做出做得，当真要自己一个人在这岛上住，这许多拖肠鬼，多手鬼拥将上来，那便如何是好？她一生养尊处优，颐指气使，这时只好收拾起金枝玉叶的横蛮脾气，乖乖的不再作声。韦小宝大喜，心想：“这个小恶婆娘今日遇到了对头，从此有人制住她，免得她一言不合，焰直愤！”本偶置约罕怀渡说亩?冽图以允?痔弃础

洪夫人对方怡道：“方姑娘，请你去吩咐船夫，预备开船。”方怡道：“是。”又道：“夫人怎地对属下如此客气，可不敢当。”洪夫人微笑道：“咱们今后姊妹相称，别再什么夫人属下的了。你叫我荃姊姊，我就叫你怡妹妹罢。那毒丸的解药，上船后就给你服，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方怡和沐剑屏都欢喜之极。

一行人上得船来，舟子张帆向西。韦小宝左顾右盼，甚是得意。洪夫人果然取出解药，给方怡服了，又打开船上铁箱，取出韦小宝的匕首，“含沙射影”暗器，银票等物，还给了他。曾柔等人的兵刃也都还了。

韦小宝笑道：“今后我也叫你荃姊姊，好不好？”洪夫人喜道：“好啊。咱们排一排年纪，瞧是谁大谁小。”各人报了生日年月，自然是洪夫人荃荃最大，其次是方怡，更其次是公主。曾柔，沐剑屏和韦小宝三人同年，曾柔大了他三个月，沐剑屏小了他几天。

苏荃，方怡等四女姊妹妹妹的叫得甚是亲热，只公主在一旁含怒不语。苏荃道：“她是公主殿下，不愿和我们平民百姓姊妹相称，大家还是称她公主殿下罢。”公主冷冷的道：“我可不敢当。”想到她们联群结党，自己孤零零的，而这没良心的死太监小桂子，看来也是向着她四人的多，向着自己的少，伤心之下，忍不住放声大哭。

韦小宝挨到她身边，拉着她手安慰，柔声道：“好啦，大家欢欢喜喜的，别哭...”公主扬起手来，一巴掌打了过去，猛地想起苏荃说过的话来，这一掌去势甚重，无法收住，只得中途转向，拍的一声，却打在自己胸口，“啊”的一声，呼了出来。众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公主更是气苦，伏在韦小宝怀里大哭。韦小宝笑道：“好啦，好啦。大家不用吵架，咱们来赌，我来做庄。”

可是在洪教主的铁箱中仔细寻找，韦小宝那两颗骰子确再也找不到了，自是陆高轩在搜查他身边之时，将两颗骰子随手抛了。韦小宝闷闷不乐。苏荃笑道：“咱们用木头来雕两粒骰子罢。”韦小宝道：“木头太轻，掷下去没味道的。”

曾柔伸手入怀，再伸手出来时握成了拳头，笑道：“你猜这是什么？”韦小宝道：“猜铜钱吗？那也好。总胜过了没得赌。”曾柔笑道：“你猜几枚？”韦小宝笑道：“三枚。”曾柔摊开手掌，一只又红又白的手掌中，赫然是两粒骰子。韦小宝“啊”的一声大叫，跳起身来，连问：“那里来的？那里来的？”曾柔轻笑一声，把骰子放在桌上。

韦小宝一把抢过，掷了一把又一把，兴味无穷，只觉得这两枚骰子两边轻重时时不一，显是灌了水银的假骰子，心想曾柔向来斯文腼腆，怎会去玩这假骰子骗人钱财？一凝思间，这才想起，心下一阵喜欢，反过左手去搂住了她腰，在她脸上一吻，笑道：“多谢你啦，柔姊姊，多亏你把我这两颗骰子一直带在身边。”

曾柔满脸通红，逃到外舱。原来那日韦小宝和王屋派众弟子掷骰赌命，放了众人，曾柔临出营帐时向他要了这两颗骰子去。韦小宝早就忘了，曾柔却一直贴身而藏。

骰子虽然有了，可是那几个女子却没一个有嗜性，虽然凑趣陪他玩耍，但赌注既小，输赢又是满不在乎，玩不到一顿饭功夫，大家就毫不起劲，比之在扬州的妓院，赌场，宫中，军中等处的滥赌狠赌，局面实有天壤之别。韦小宝意兴索然，嚷道：“不玩了，不玩了，你们都不会的。”想起今后在通吃岛避难，虽有五个美人儿相陪，可是没钱赌，没戏听，这日子可也闷得很。再说，在岛上便有千万两金子，银子，又有何用？金银既同泥沙石砾一般，赢钱也就如同泥沙石砾了。而双儿生死如何，阿珂又在何处，时时挂在心头岂能就此撇下她两个不理？

他越想越没趣，说道：“咱们还是别去通吃岛罢。”苏荃道：“那你说去那里？”韦小宝想了想，道：“咱们都去辽东，去把那个大宝藏挖了出来。”苏荃道：“大家安安稳稳的在荒岛上过太平日子，不很好吗？就算掘到了大宝藏，也没什么用。”韦小宝道：“金银珠宝，成千上万，怎会没用？”方怡道：“鞑子皇帝一定派了兵马到处捉你，咱们还是躲起来避避风头，过得一两年，事情淡了下来，你爱去辽东，那时大伙儿再去，也还不迟。”

韦小宝问曾柔和沐剑屏：“你两个怎么说？”沐剑屏道：“我想师姊的话很是。”曾柔道：“你如嫌气闷，咱们在岛上就只躲几个月罢。”见韦小宝脸有犹豫之色，又道：“我们天天陪你掷骰子玩儿，输了的罚打手心，好不好？”韦小宝心想：“他妈的，打手心有什么好玩？”但见她脸带娇羞，神态可爱，不禁心中一荡，说道：“好，好，就听你们的。”

方怡站起身来，微笑道：“过去我对你不住，我去做几个菜，请你喝酒，算是向你陪罪，好不好呢？”韦小宝更是高兴，忙道：“那可不敢当。”方怡走到后梢去做菜。

方怡烹饪手段着实了得，这番精心调味，虽然舟中作料不齐，仍教人人吃得赞声不绝。

韦小宝叫道：“咱们来猜拳。”沐剑屏、曾柔和公主三人不会猜拳，韦小宝教了她们，“哥俩好”，“五经魁首”，“四季平安”的猜了起来。公主本来闷闷不乐，猜了一会拳，喝得几杯酒，便也有说有笑起来。

在船中过得一宵，次日午后到了通吃岛。只见当日清军扎营的遗迹犹在，当日权作中军帐的茅屋兀自无恙。Y 蠖富尤触 姆缙猥 匀坏慈晃蕈媪怒

韦小宝也不在意下，牵着方怡的手笑道：“怡姊姊，那日就是在这里，你骗了我上船，险些儿将这条小命，送在罗刹国。”方怡吃吃笑道：“我跟你陪过不是了，难道还要向你叩头陪罪不成？”韦小宝道：“那倒不用。不过好心有好报，我吃了千辛万苦，今日终究能真正陪着你了。”沐剑屏在后叫道：“你们两个在说些什么，给人家听听成不成？”方怡笑道：“他说要捉住你，在你脸上雕一只小乌龟呢。”

苏荃道：“咱们别忙闹着玩，先办了正经事要紧。”当即吩咐船夫，将船里一应粮食用具，尽数搬上岛来，又吩咐将船上的帆篷，篙桨，绳索，船尾木舵都拆卸下来，搬到岛上，放入悬崖的一个山洞之中。韦小宝赞道：“荃姊姊真细心，咱们只须看住这些东西，这艘船便开不走，不用担心他们会逃走。”

话犹未了，忽听得海上远远砰的一响，似是大炮之声，六人都吃了一惊，向大海望去。只见海面上白雾弥漫，雾中隐隐有两艘船驶来，跟着又是砰砰两响，果然是船上开炮。

韦小宝叫道：“不好了！小皇帝派人来捉我了。”曾柔道：“咱们快上船逃罢。”苏荃道：“帆舵都在岸上，来不及装了，只好躲了起来，见机行事。”六人中除了公主，其余五人都是多历艰险，倒也并不如何惊慌。苏荃又道：“不管躲得怎么隐秘，终究会给官兵搜出来。怎么躲到那边崖上的山洞里，官兵只能一个个上崖进攻，来一个杀一个，免得给他们一拥而上。”韦小宝道：“对，这叫做一夫当关，瓮中捉鳖。”苏荃微笑道：“对了！”

公主却忍不住哈哈大笑。韦小宝瞪眼道：“有什么好笑？”公主抿嘴笑道：“没什么。你的成语用得真好，令人好生佩服。”韦小宝这三分自知之明倒也有，料想必是自己成语用错了，向公主瞪了一眼。

六人进了山洞。苏荃挥刀割些树枝，堆在山洞前遮住身形，从树枝孔隙间向外望去。只见两艘船一前一后，笔直向通吃岛驶来。后面那艘船还在不住发炮，炮弹落在前船四周，水柱冲起。韦小宝道：“后面这船在开炮打前面那艘。”苏荃道：“但愿如此。只不过他们来到岛上，见到船夫，一问就知，非来搜寻不可。就算我们抢先杀了船夫，也来不及掩埋尸首了。”韦小宝道：“前面的船怎地不还炮？真是没用。最好你打我一炮，我打你一炮，大家都打中了，两艘船一起沉入海底。”

前面那船较小，帆上吃满了风，驶得甚快。突然一炮打来，桅杆断折，帆布烧了起来。韦小宝等忍不住惊呼。前船登时倾侧，船身打横，跟着船上放下小艇，十余人跳入艇中，举桨划动。其时离岛已近，后船渐渐追近，水浅不能靠岸，船上也放下小艇，却有五艘。

前面一艘逃，后面五艘追。不多时，前面艇中十余人跳上了沙滩，察看周遭情势。有人纵声呼道：“那边悬崖可以把守，大家到那边去。”

韦小宝听这呼声似是师父陈近南，待见这十余人顺着山坡奔上崖来。奔到近处，一人手执厂剑，站在崖边指挥，却不是陈近南是谁？

韦小宝大喜，从山洞中跃出，叫道：“师父，师父！”陈近南一转身，见是韦小宝，也是惊喜交集，叫道：“小宝，怎么你在这里？”韦小宝飞步奔近，突然一呆，只见过来的十余人中一个姑娘明眸雪肤，竟是阿珂。

他大叫一声：“阿珂！”抢上前去。却见她身后站着一人，赫然是郑克爽。

既见阿珂，再见郑克爽，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韦小宝大喜若狂之下，再见到这讨厌家伙，登时一颗心沉了下来，呆呆站定。旁边一人叫道：“相公！”另一人叫道：“韦香主！”他顺口答应一声，眼角也不向二人斜上一眼，只是痴痴的望向阿珂。忽觉一双柔软的小手伸过来握住了他左掌，韦小宝身子一颤，转头去看，只见一张秀丽的面庞上满是笑容，眼中却泪水不住流将下来，却是双儿。韦小宝大喜，一把将她抱住，叫道：“好双儿，这可想死我了。”一颗心欢喜得犹似要炸开来一般，刹时之间，连阿珂也忘在脑后了。

陈近南叫道：“冯大哥，风兄弟，咱们守住这里通道。”两人齐声答应，各挺兵刃，并肩守住通上悬崖的一条窄道，原来一个是冯锡范，一个是风际中。

韦小宝突然遇到这许多熟人，只问：“你们怎么会到这里？”双儿道：“风大爷带着我到处找你，遇上了陈总舵主，打听到你们上了船出海，于是……于是……”说到这里，喜欢过度，喉头哽着说不下去了。

这时五艘小艇中的追兵都已上了沙滩，从崖上俯视下去，都是清兵，共有七八十人。当先一人手执长刀，身形魁梧，相隔远了，面目看不清楚，那人指挥清兵布成了队伍。一队人远远站定，那将军一声令下，众兵从背上取下长弓，从箭壶里取出羽箭，搭在弓上箭头对准了悬崖。

陈近南叫道：“大家伏下！”遇上了这等情景，韦小宝自不用师父吩咐，一见清兵取弓在手，早就稳稳妥妥地缩在一块岩石之后。只听那将军叫道：“放箭！”登时箭声嗖嗖不绝。悬崖甚高，自下而上的仰射，箭枝射到时劲力已衰。

冯锡范和风际中一挺长剑，一持单刀，将迎面射来的箭格打回去。

冯锡范叫道：“施琅，你这不要脸的汉奸，有胆子上来，一对一跟老子决一死战。”韦小宝心道：“原来下面带兵的是施琅。行军打仗，这人倒是一把好手。撤惶 枢械溃骸澳阁兄志拖吕蠢 卦 蚌蓝罚 猷 右膊慌履恪！狃 兜渍骸昂茫 闭 口 氯 彳 三 陆 系 溃 骸 肢 氯 蟾 纤 鸩 纤 薄 口 搜 吮 氮 响 雍 埽 裁 词 露 甲 匏 贸 航 ！ 狃 狃 吨 蛔 吐 钲 徊 剑 慵 醋 悖 械 溃 骸 澳 阁 档 卦 蚌 蓝 罚 陕 鸩 峙 响 迥 倚 上 A E 卍 璧 模 稽 遥 颀 耐 右 餐 等 子 耍 舰 杭 棕 憬 行 上 口 尤 耍 共 皇 穹 胛 卸 簪 彩 稽 俊

施琅笑道：“陈军师，冯队长，你两位武功了得，施某向来佩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带了郑公子下来，一齐投降了罢。皇上一定封你两位做大大的官。”

施琅当年是郑成功手下的大将，和周全斌，甘辉，马信，刘国轩四人合称“五虎将”。陈近南是军师。冯锡范武功虽强，将略却非所长，乃是郑成功的卫士队长。施琅和陈冯二人并肩血战，久共患难，这时对二人仍以当年的军衔相称。悬崖和下面相距七八丈，施琅站得又远，可是他中气充沛，一句话送上崖来，人人听得清楚。

郑克爽脸上变色，颤声道：“冯师父你……你不可投降。”冯锡范道：“公子放心。冯某只教有一口气在，决不能投降鞑子。”陈近南虽知冯锡范阴险奸诈，曾几次三番要加害自己，要保郑克爽图谋延平郡王之位，但此时他说来大义凛然，好生相敬，说道：“冯大哥，你我今日并肩死战，说什么也要保护二公子周全。”冯锡范道：“自当追随军师。”郑克爽道：“军师此番保驾有功，回到台湾，我必奏明父王，大大的……大大的封赏。”陈近南道：“那是属下份当所为。”说着走向崖边察看敌情。

韦小宝笑道：“郑公子，大大的封赏倒也不必。你只要不翻脸无情，害我师父，就多谢你啦。”郑克爽向他瞪了一眼。

韦小宝低声道：“师姊，咱们不如捉了郑公子，去献给清兵罢。”阿珂啐道：“一见了面，就不说好话。你怎么又来吓他？”韦小宝笑道：“吓几下玩儿，又吓不死的。就算吓死了，也不打紧。”阿珂吓了一声，突然间脸上一红，低下头去。

韦小宝问双儿：“大家怎么在一起了？”双儿道：“陈总舵主带了风大爷和我出海找你。我想起你曾到这通吃岛来过，跟陈总舵主说了，便到这里来瞧瞧。途中凑巧见到清兵炮船追赶郑公子，打沉了他座船，我们救了他上船，逃到这里。谢天谢地，终于见到了你。”说到这里，眼圈又红了。

韦小宝伸手拍拍她肩头，说道：“好双儿，这些日子中，我没一天不记着你。”这句话倒不是口是心非，阿珂和双儿两个，他每天不想上十次，也有八次，倒还是记挂双儿的次数多了些。

不其便便，一时追他不上。双儿和风际中又在后相距数丈。追逐得一阵，韦小宝渐感气喘，情急之下，发足便往悬崖上奔去。冯锡范大喜，心想你这是自己逃入了绝境，眼见这悬崖除了一条窄道之，四面临空，更无退路，反而追得不这么急了。只是韦小宝在这条狭窄的山路上奔跑，“神行百变”功夫便使不出来，他刚踏上崖顶，冯锡范也已赶到。韦小宝大叫：“老婆、中老婆、小老婆，大家快来帮忙啊，再不出来，大家要做寡妇了。”

他逃向悬崖顶之时，崖上五女早已瞧见。苏荃见冯锡范左臂中挟着一人，仍是奔跃如飞，武功之强，比之洪教主也只稍逊一筹而已，早已持刀伏在崖边，待冯锡范赶到，刷的一刀，拦腰疾砍。

冯锡范先前听见韦小宝大呼小叫，只道仍是扰乱人心，万料不到此处果然伏得有人，但见这一刀招数精奇，着实了得，微微一惊退了一步，大喝一声，左足微幌，右足突然飞出，正中苏荃手腕。苏荃“啊”的一声，柳叶刀脱手，激飞上天。

韦小宝正是要争这顷刻，身子对准了冯锡范，右手在腰间“含沙射影”的机括上力掀，嗤噜噜声响，一蓬绝细钢针急射而出，尽数打在冯锡范和郑克爽身上。

冯锡范大声惨叫，松手放开郑克爽，两人骨碌碌的从山道上滚了下去。双儿和风际中正奔到窄道一半，见两人来势甚急，当即跃起避过。

郑冯二人滚到悬崖脚边，钢针上毒性已发，两人犹如杀猪似的大叫大嚷，不住翻滚。总算何惕守入华山派门下之后，遵从师训，一切阴险剧毒从此摒弃不用，这“含沙射影”钢针上所喂的只是麻药，并非致命剧毒，否则以当年五毒教教主所传的喂毒暗器，见血封喉，中人立毙，冯郑二人滚不到崖底，早已气绝。饶是如此，钢针入体，仍是麻痒难当，两人全身便似有几百只蝎子、蜈蚣一齐咬噬一般。冯锡范虽然硬朗，却也忍不住呼叫不绝。

韦小宝、双儿、风际中、苏荃、方怡、沐剑屏、公主、曾柔、阿珂等先后赶到，眼见冯郑二人的情状，都相顾骇然。

韦小宝微一定神，喘了几口气，抢到陈近南身边，只见郑克爽那柄长剑穿胸而过，兀自插在身上，但尚未断气，不由得放声大哭抱起了他身子。

陈近南功力深湛，内息未散，掂声说道：“小宝，人总是要死的。我……我一生为国为民，无愧于天地。你……哪哪哪哪也不用难过。”

韦小宝只叫：“师父，师父！”他和陈近南相处时日其实甚暂，每次相聚，总是担心师父查考自己武功进境，心下惴惴，一门心思只想如何搪塞推委，掩饰自己不求上进，极少有什么感激师恩的心意。但此刻眼见他立时便要死去，师父平日种种不言之教，对待自己恩慈如父的厚爱，立时充满胸臆，恨不得代替他死了，说道：“师父，我对你不住，你……哪传我的武功，我……我……我一点儿也没学。”

陈近南微笑道：“你只要做好人，师父就很欢喜，学不学武功，那……那并不打紧。”韦小宝道：“我一定听你的话，做好人，不……不做坏人。”陈近南微笑道：“乖孩子，你一向来就是好孩子。”

韦小宝咬牙切齿的道：“郑克爽这恶贼害你，呜呜#####师父，我已制住了他，一定将他斩成肉酱，替你报仇，呜呜#####”边哭边说，泪水直流。

陈近南身子一颤，忙道：“不，不！我是郑王爷的部属。国姓爷待我恩重如山，咱们无论如何，不能杀害国姓爷的骨肉……宁可他无情，不能我无义，小宝，我就要死了，你不可败坏我的忠义之名。你……哪千万要听我的话……”他本来脸含微笑，这时突然脸色大为焦虑，又道：“小宝，你答应我，一定要放他回台湾，否则，否则我死不瞑目。”

韦小宝无可奈何，只得道：“既然师父饶了这恶贼，我听你……听你吩咐便是。”

陈近南登时安心，吁了口长气，缓缓的道：“小宝，天地会……反清复明大业，你好好干，咱们汉人齐心协力，终能恢复江山，只可惜……可惜我见……见不着了……”声音越说越低，一口气吸不进去，就此死去。

韦小宝抱着他身子，大叫：“师父，师父！”叫得声嘶力竭，陈近南再无半点声息。

苏荃等一直站在他身畔，眼见陈近南已死，韦小宝悲不自胜，人人都感凄惻。苏荃轻抚他肩头，柔声道：“小宝，你师父过去了。”

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苏荃要岔开他的悲哀之情，说道：“昂入濫闯Ω傳男资判匪劫窃跖ox茫俊”

韦小宝跳起身来，破口大骂：“辣块妈妈，小王八蛋。我师父是你郑家部属，我韦小宝可没吃过你郑家一口饭，使过郑家一文钱。你奶奶的臭贼，你还欠了我一万两银子还没还呢。师父要我饶你性命，好，性命就饶了，那一万两银子，赶快还来，你还不出来吗？我割你一刀，就抵一两银子。”口中痛骂不绝，执着匕首走到郑克爽身边，伸足向他乱踢。

郑克爽身上中的毒针远较冯锡范为少，这时伤口痛痒稍止，听得陈近南饶了自己性命，当真大喜过望，可是债主要讨债，身边却没带银子，哀求道：“我……我回到台湾，一定加十倍，不，加一百倍奉还。”韦小宝在他头上踢了一脚，骂道：“你这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臭贼，说话有如放屁。这一万刀非割不可。”伸出匕首，在他脸颊上磨了两磨。

郑克爽吓得魂飞天外，向阿珂望了一眼，只盼她出口相求，突然想到：“不对，不对！这小贼最心爱的便是阿珂，此刻她如出言为我说话，这小贼只有更加恨我，这一万刀就一刀也少不了。”说道：“一百万两银子，我一定还的。韦香主，韦相公如果不信……”

韦小宝又踢了他一脚，叫道：“我自然不信！我师父信了你，你却害死了他！”心中悲愤难禁，伸匕首便要在他脸上刺落。

郑克爽叫道：“你既不信，那么我请阿珂担保。”韦小宝道：“担保也没用。她担保过你的，后来还不是赖帐。”郑克爽道：“我有抵押。”韦小宝道：“好，把你的狗头割下来抵押，你还了我一百万两银子，我把你的狗头还你。”郑克爽道：“我把阿珂抵押给你！”

霎时之间，韦小宝只觉得天旋地转，手一松，匕首掉落，嗤的一声，插入泥中，和郑克爽的脑袋相距不过数寸。郑克爽“啊哟”一声急忙缩头，说道：“我把阿珂押给你，你总信了，我送了一百万两银子来，你再把阿珂还我。”韦小宝道：“那倒还可商量。”

阿珂叫道：“不行，不行。我又不是你的，你怎押我？”说着哭了出来。

郑克爽急道：“我此刻大祸临头，阿珂对我毫不关心，这女子无情无义，我不要了。韦香主如肯要她，我就一万两银子卖断了给你。咱们两不亏欠，你不用割我一万刀了。”

韦小宝道：“她心里老是向着你，你卖断了给我也没用。”

郑克爽道：“她肚里早有了你的孩子，怎么还会向着我？”韦小宝又惊又喜，颤声道：“你……你说什么？”郑克爽道：“那日在扬州丽春院里，你跟她同床，她有了孩子……”

阿珂大声惊叫，一跃而起，掩面向大海飞奔。双儿几步追上，挽住了她手臂拉了回来。阿珂哭道：“你……你答应不说的，怎么……怎么又说了出来？你说话就如放……放……”虽在羞怒之下，仍觉这“屁”字不雅，没说出口来。

郑克爽见韦小宝脸上神色变幻不定，只怕他又又有变卦，忙道：“韦香主，这孩子的的确是你的。我跟阿珂清清白白，她说要跟拜堂成亲之后，才好做夫妻。你……你千万不可多疑。”韦小宝问道：“这便宜老子，你又干么不做？”郑克爽道：“她自从肚里有了你的孩子之后，常常记挂着你，跟我说话，一天到晚总是提到你。我听着好生没趣，我还要她来做什么？”

阿珂不住顿足，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怒道：“你就什么……什么都说了出来。”这么说，自是承认他的说话不假。

韦小宝大喜，道：“好！那就滚你他妈的臭鸭蛋罢！”郑克爽也是大喜，忙道：“多谢，多谢！祝你两位百年好合，这份贺礼，兄弟……兄弟日后补送。”说着慢慢爬起身来。

韦小宝吓了一声，在地上吐了口唾沫，骂道：“我这一生一世，再也不见你这臭贼。”心想：“我答应师父今日饶他性命，日后却不妨派人去杀了他，给师父报仇。只要派的人不是天地会的，旁人便不怪不到师父头上。”

三名那府卫士一直缩在一旁，直到见韦小宝饶了主人性命，才过来扶住郑克爽，又将躺在地下的冯锡范扶起。郑克爽眼望大海，心感踌躇。施琅所乘的战船已然远去，岸边还泊着两艘船，自己乘过的那艘给清兵大炮轰得桅断帆毁，已难行驶，另一艘则甚完好，那显是韦小宝等要乘坐的，决无让给自己之理。他低声问道：“冯师父，咱们没船，怎么办？”冯锡范道：“上了小艇再说。”

一行人慢慢向海边行去。突然身后一人厉声喝道：“且慢！韦香主饶了你们性命，我可没饶。”郑克爽吃了一惊，只见一人手执钢刀奔来，正是天地会好手风际中。郑克爽颤声道：“你……你是天地会的兄弟，天地会一向受台湾延平王府节制，你……你……”风际中厉声道：“我怎么样？给我站住！”郑克爽心中害怕，只得应了声：“是。”

风际中回到韦小宝身前，说道：“韦香主，这人害死总舵主，是我天地会数万兄弟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决计饶他不得。总舵主曾受国姓爷大恩，不肯杀他子孙。韦香主又奉了总舵主的遗命，不能下手。属下可从来没见过国姓爷，总舵主的遗命也不是对我而说。属下今日要手刃这恶贼，为总舵主报仇。”

韦小宝右手手掌张开，放在耳后，侧头作倾听之状，说道：“你说什么？我耳朵忽然聋了，什么话也听不见。风大哥，你要干什么事，不妨放手去干，不必听我号令。我的耳朵生了毛病，唉，定是给施琅这家伙的大炮震聋了。”这话再也明白不过，【BT】上率郑克爽蛔虫埋

眼见风际中微有迟疑之意，韦小宝又道：“师父临死之时，只是叫我不杀郑克爽，可并没吩咐我保护他一生一世啊。只要我不亲自下手，也就是了。天下几万人，个个可以杀他，又有谁管得了？”

风际中一拉韦小宝的衣袖，道：“韦香主借一步说话。”两人走出十余丈，风际中停了脚步，说道：“韦香主，皇上一直很喜欢你，是不是？”韦小宝大奇，道：“是啊，那又怎样？”风际中道：“皇上要你杀总舵主，你不肯，自己逃了出来，足见你义气深重。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人人都是十分佩服。”

韦小宝摇了摇头，凄然道：“可是师父终究还是死了。”风际中道：“总舵主是给郑克爽这小子害死的，不过皇上交给韦香主的差使，那也算是办到了……”韦小宝大是诧异，问道：“你……你为什么说这……这等话？”

风际中道：“皇上心中，对三个人最是忌惮，这三人不除，皇上的龙庭总是坐不稳。第一个是吴三桂，那不用说了。第二个便是总舵主，天地会兄弟遍布天下，反清复明的志向从不松懈，皇上十分头痛。现今总舵主死了，除去了皇上的一件大事……”

韦小宝听到这里，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是你，是你，原来是你！”

第四十五回 尚余截竹为竿手 可有临渊结网心

韦小宝在天地会的所作所为，康熙无不备知底细，连得天地会中的暗语切口，也能背诵如流，但韦小宝偷盗四十二章经，在神龙教任白龙使等情，康熙却全然不知。韦小宝仔细想来，定是天地会中出了奸细，而且这人必是自己十分亲密之人。但青木堂这些老朋友个个赤胆忠心，义气深重，决计不会去做奸细，出卖朋友。因此他心中虽然一直存了老大一个疑团，却没半点端倪可寻，只觉此事十分古怪、难以索解而已。

此刻风际中这么一说，韦小宝蓦然省悟，心道：“我真该死，怎么会想不到此人身上。那日小皇帝要我炮轰伯爵府，天地会众人之中，就只他一个不在王府里。这事已明白不过，在伯爵府里的，决不会是奸细，否则大炮轰去，有谁逃得性命？只因他事先已经得悉因此先行避开。唉我真是大傻瓜一个，他此刻倘若不说我还不是蒙在鼓里。”

风际中沉默寡言，模样老实之极，武功虽高，举止却和一个呆头木脑的乡下佬一般。韦小宝偶尔猜测这奸细是谁，只想到口齿伶俐、市侩一般的钱老本；举止轻捷、精明乖巧的徐天川；办事周到、能干练达的高彦超；脾气暴躁、好酒贪杯的玄贞道人，连对见多识广、豪爽慷慨的樊纲，以及近年来衰老体弱的李力世、说话尖酸刻薄的祁清彪，也都是曾猜疑过，就是对这个半点不象奸细的风际中，从来不曾有过疑心。

突然又想：“那时候双儿也不在伯爵府，难道她……她也是奸细，也对不住我吗？”想到此节，不由得心中一酸，但随即明白：“双儿是风际中故意带出去的。他知道这小丫头是我的命根子，倘若轰死了她，此后事情拆穿，我会恨他一世。他不过是皇上所派的一个奸细，暗中通报些消息而已，天地会一灭，皇上便用他不着。我如在皇上面前跟他为难，他就抵挡不住，因此不敢当真得罪了我。”

这些推想说来话长，但在当时韦小宝心中，只灵机一闪之间，便即明白，说道：“风大哥，多谢你把双儿带出伯爵府，免得大炮轰死了她。”

风际中“啊”的一声，登时脸色大变，退后两步，手按刀柄，道：“你……你……”韦小宝笑道：“你我心照不宣，皇上早就什么都说了。”风际中知道皇帝对他甚是宠爱，此言自必不假，问道：“那你为什么不遵圣旨？”这一句话一问，那便是一切直承其事。

韦小宝微笑道：“风大哥，那你何必明知故问？这叫做忠义不能两全。皇上待我，那是没得说的了，果真是皇恩浩荡，可是师父待我也不错啊。现下师父已经死了，我还没有什么顾虑。就不知道皇上肯不肯赦我的死罪。”

风际中道：“眼下便有个将功赎罪的良机，刚才我说皇上决意要除去三个眼中钉，除了吴三桂、陈近南之外，第三个便是盘踞台湾的郑经。咱们把郑经的儿子拿了，解去北京，说不定便可逼得郑经归降。皇上这一欢喜，韦都统，你便有天大的死罪，皇上也都赦免了。”他对韦小宝既不再隐瞒，口中便改了称呼，叫他为“韦都统”，对总舵主也直斥其名。

韦小宝心下恼怒：“你这没义气的奸贼，居然敢叫我师父的名字。”但想到能和康熙言归于好，却也当真开心，做不做官，那也罢了，时能和和小皇帝谈谈讲讲，实有无穷乐趣。

风际中又道：“韦都统，咱们回到北京，仍然不可揭穿了。天地会的那些人得知陈近南死了，多半会推举你做总舵主。你义气深重，甘心抛却荣华富贵，伯爵不做，都是统不做，只为了这件事，那一个不佩服韦都统的英雄豪气？”

韦小宝大是得意，问道：“大家当真这么说？你这可不是骗人？”风际中忙道：“不，不……卑职决计不敢欺骗都统大人。”韦小宝心说：“他自称卑职，不知做的什么官？”虽然好奇，却不敢问，一问便露出了马脚，“皇上早就什么都跟我说了”这话就不对了，转念又想：“却不妨问他升了什么官。”微笑道：“你立了这场大功，皇上一定升了你的官，现下是什么官儿了？”风际中道：“皇上恩典，赏了卑职当都是司。”

韦小宝心想：“原来是个芝麻绿豆小官，跟老子可差着他妈的十七廿八级。”清朝官制，伯爵是超品大官，骁骑营都统是从一品。汉人绿营武官最高的提督是从一品，总兵正二品，此下是副将、参将、游击，才轮到都司。但瞧风际中的模样，脸上虽然仍是一副老实之极的神气，眼光中已露出得意之色，便拱手笑道：“恭喜，恭喜。这是皇上亲手提拔的，与众不同。”

风际中请了一个安，道：“今日还仗大人多多栽培。”韦小宝笑道：“咱们是自己人，那有什么说的？给皇上办事，你本事大过我啊。”

风际中道：“卑职那及大人的万一？回大人：皇上吩咐卑职，若是见到大人，无论如何要大人回京，不可抗命违旨。卑职听皇上的口气，对大人着实看重，可说是十分想念。这番立了大功，将台湾郑逆的儿子逮去北京，皇上这一欢喜，定然又会升大人的官。”

韦小宝心想：“我一直当你是老实人，原来这么会打官腔。”

风际中又道：“大人当上了天地会总舵主，将十八省各堂香主、各处重要头目统统调在一起，说是为陈近南开丧，那时候一网打尽，教这些图谋不轨、大逆不道的反贼一个都逃不了。这场大功劳，可比当日炮轰伯爵府更加大上十倍了。大人你想，当日你如遵旨杀了陈近南、李力世这一千人，天地会的反贼各省都有，杀了一个总舵主，又会立一个总舵主，总是杀不干净。只有大人自己当了总舵主，那才能斩草除根，永远绝了皇上的心腹大患。”

这一番言语，只听得韦小宝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暗想：“这条毒计果然厉害之极，料想你自己也未必想得到，十九是小皇帝的计策。我回去北京，小皇帝多半会赦免我的大罪，可是定要我去扑灭天地会。这一番他定有对我的妙法，再也逃不出他手掌心了。”越想越寒心：“小皇帝要我投降，要打我屁股，那都不打紧，但逼我去做天地会的总舵主，将所有兄弟一古脑儿杀了，这件事可万万干不得。这件事一做，普天下好汉个个操我的十八代祖宗，死了之后也见不得师父。这里的大姐儿、小姐儿们，都是要打从心底里瞧不

起。就算旁人不会，韦小宝良心虽然不多，总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他向风际中瞧了一眼，口中“哦哦”连声，心想：“我如不答应，我立时便跟我翻脸。动起手来，我们这许多人打他一个，未必便输了。只是这厮武功挺高，我这些大姐儿、小大姐儿要是给他杀了一两个，那可乖乖不得了。咱们不妨再来玩一下‘含沙射影’。”沉吟道：“去见皇上，我倒也是很高兴，只不过……只不过要杀了天地会这许多弟兄，未免太也不讲义气，不够朋友，可得好好的商量商量。”

风际中道：“大人说得是。可是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韦小宝道：“对，对！无毒不丈夫……噢，啊哟，怎么郑克爽（应为土爽）这小子逃走了？”

风际中吃了一惊，回头去瞧。韦小宝胸口对准了他，伸手正要去按毒针的机括，却见双儿抢上前来，叫道：“相公，什么事？”原来她见二人说之不休，一直关心，早在慢慢走近，忽听得韦小宝惊呼“啊哟”，当即纵身而前。韦小宝这‘含沙射影’一射出，风际中固然打中，却也势必波及双儿，这时手指已经碰到了机括，可就不敢按下去。

风际中一转头间，见郑克爽和冯锡范兀自站在岸边，并无动静，立知不妙，身子一矮，反手已抓住了双儿，将她挡在自己身前。以双儿的武功，风际中本来未必一抓便中，只是突然出手，双儿全无提防，当下给他抓中了手腕脉门，上身酸麻，登时动弹不得。风际中沉声道：“韦大人，请你举起手来。”

偷袭的良机既失，双儿又被制住，韦小宝登落下风，便笑嘻嘻的道：“风大哥，你开什么玩笑？”

风际中道：“韦大人这门无影无踪的暗器太过厉害，请你举起双手，否则的话，卑职只好得罪了。”说着推着双儿向前，自己躲在她身后，教韦小宝发不得暗器。

苏荃、方怡、阿珂、曾柔等见这边起了变故，纷纷奔来。风际中心想：“这小子心爱这小丫头，不敢动手，那些女人却不会爱惜她的性命。她们只爱这小子。”左手从腰间拔出钢刀，手臂一长，刀尖指在韦小宝的喉头，喝道：“大家不许过来！”

苏荃等见韦小宝身处险境，当即停步，人人都是又焦急，又奇怪，这风际中明明是韦小宝的朋友，刚才还并肩抗敌，怎么在一转眼间，一言不合，便动起手来？料想定是韦小宝要放郑克爽，风际中却要杀了他为陈近南报仇。

刀尖抵喉，韦小宝微微向后一仰，风际中刀尖跟着前推，喝道：“韦大人，请你别动，钢刀不长眼睛，得罪莫怪，还是举起手来罢。”韦小宝无奈，双手慢慢举起，笑道：“风大哥，你想升大官，发大财，还是对我客气一点好。”

风际中道：“升官发财固然重要，第一步还得保全性命。”突然身子微侧，抢到韦小宝身后，伸手从他靴筒中拔出匕首，指住他后心，说道：“韦大人，你这把匕首锋利得很，卑职曾见你使用过几次。”

韦小宝只有苦笑，但觉背心上微痛，知道匕首剑尖已刺破了外衣，虽然穿着护身宝衣，却挡不住这柄宝剑。风际中喝道：“你们大家都是转过身去，抛下兵器。”

苏荃等见此情势，只得依言转身，抛下兵器。风际中尚有六名天地会兄弟站在一旁，向着他们叫道：“大家都过来，我有话说。”那六人不明所以，走了过来。

风际中右肘一抬，拍的一声，手肘尖撞正韦小宝背心‘大椎穴’，左手钢刀挥出，擦擦、拍拍、啊啊、哎唷几下声响，六名天地会兄弟已尽数中刀毙命。他在顷刻间连砍六人，每一刀分别砍中了一人要害。出刀之快，砍杀之狠，实是罕见。苏荃等听得惨呼之声一齐回过身来，眼见六人尸横就地，或头、或颈、或胸、或背、或腰、或肋，伤口中都是鲜血泉涌，众女无不惊呼失声，脸无人色。

原来风际中眼见已然破面，动起手来，自己只孤身一人，因此上抢先杀了这六名天地会兄弟，一来立威镇慑，好教韦小宝及众女不敢反抗；二来也是少了六个敌人。这么一来，对方人数虽多，却只剩下一个少年，七个女子。他左手长刀回过，又架在韦小宝颈中，说道：“韦大人，咱们下船罢。”他想只须将韦小宝和郑克爽二人擒去呈献皇上，便是立了奇功。这七个女人还是留在岛上，以免到得船中多生他患，自己手下留情，不杀七女，那也是预留地步，免得和韦小宝结怨太深。皇上日后对这少年如何处置那是谁也料想不到之事。

众女见韦小宝受他挟制，都是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建宁公主却大声怒骂：“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如此无理？快快抛下刀子！”风际中哼了一声，并不理会。他曾随同韦小宝护送她去云南就婚，识得公主，不敢出言挺撞。

公主见他不敢，更是大怒，世上除了太后、皇帝、韦小宝、苏荃四人之外，她是谁也不放在眼内，俯身拾起地下一柄单刀，纵身而前，向风际中当头劈落。

风际中侧身避过。公主呼呼连劈三刀，风际中左右避让。倘若换作别个女子，他早已飞腿将她踢倒。但提刀来砍的是皇帝御妹、金枝玉叶的公主，他心中所想的只是立功升官、报效皇家，如何敢得罪了公主？当下只是闪避。公主骂道：“你这臭王八蛋奴才，站着不许动！我要砍你的脑袋，怎么你这臭头转来转去，老是教我砍不中？我跟皇帝哥哥去说，把你千刀万剐！”风际中大吃一惊，心想这女人说得出口，做得到，她跟皇帝是兄妹之亲，自己只是个芝麻绿豆小武官，怎斗得过公主？可是要听她吩咐，将自己的臭头稳摆不动，让殿下万金之体的贵手提刀来砍，似乎总是有些难以奉命。

公主口中乱骂，钢刀左一刀、右一刀的不住砍削。风际中身子微侧略斜，轻轻易易的就避过了，虽然每一刀相差不过数寸，却始终砍他不着。公主焦躁起来，横过钢刀，拦腰挥去。风际中叫道：“小心！”纵身跃起，眼见她这一刀收势不住，砍向韦小宝的肩头，他身在半空，左脚端出，将韦小宝端翻在地，同时借势跃出丈余。

双儿向前一扑，将韦小宝抱起，飞步奔开。

风际中大惊，提刀赶来。双儿武功了得，毕竟力弱，她比韦小宝还矮了半个头，横抱着他只奔出数丈，风际中已然追近。韦小宝背心穴道被封，四肢不听使唤，只道：“放下我，让我放暗器。”可是风际中来得好快，双儿要将韦小宝放下，让他发射‘含沙射影’暗器，其势已然不及，危急之中，奋力将他身子抛了出去。

风际中大喜，抢过去伸手欲接，忽听得背后嗒的一声轻响，似是火刀、火石相撞，跟着砰的一声巨响，他身子飞了起来，摔倒在地，扭了几下，就此不动了。

韦小宝倒在沙滩上，倒未受伤，一时挣扎着爬不起身，但见双儿身前一团烟雾，手里握着一根短铳火枪，正是当年吴六奇和她结义为兄妹之时送给她的礼物。那是罗刹国的精制火器，实是厉害无比。风际中虽然卓绝，这血肉之躯却也经受不起。

双儿自己也吓得呆了，这火枪一轰，只震得她手臂酸麻，手一抖，短铳掉在地下。

韦小宝惟恐风际中还没有死，抢上几步，胸口对准了他，按动腰间机括，一丛钢针射将出去，尽数钉在他身上。但风际中毫不动弹，火枪一轰，早已死得透了。

众女齐声欢呼，拥将过来。七个女人再加上一个韦小宝，当真是七张八嘴，不折不扣，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询问原由。韦小宝简略说了。

双儿和风际中相处甚久，一路上他诚厚质朴，对自己礼数周到，实是个极本分的老好人，那知城府如此之深，越想越害怕。她转身拾起短铳，突然之间，明白了当年吴六奇与自己义结兄妹的深意：这位武林奇人盼望韦小宝日后娶自己为妻，不过自己乃是丫环，身份不配，作了天地会红旗香主的义妹之后，便大可嫁得天地会青木堂主了。她念及这位义兄的好意，又见人亡枪在，不禁掉下泪来。

韦小宝转过身来，只见郑克爽等四人正走向海边，要上小艇，心想：“就这么让他杀了师父，太平平的离去，未免太便宜了。”当下手持匕首追上，叫道：“且慢！”郑克爽停步回头，面如土色，说道：“韦……韦香主，你已经答应放我……放我们走了。”韦小宝冷笑道：“我答应不杀你，可是没答应不砍下你一条腿。”冯锡范大怒，待要发作，但只是手一提，便全身酸软，再也使不出半分力道。这时郑克爽已然心胆俱裂，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说道：“韦……韦香主，你砍了我一条腿，我……我定然是活不成的了。”

韦小宝摇头道：“活得成的。你欠了我一百万两银子，说用阿珂来抵押。但她跟我拜过天地，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肚里又有了

我的孩子，自愿跟我。你怎能用我的老婆来向我抵押？天下有没这个道理？”
这时苏荃、方怡、曾柔、公主等都已站在韦小宝身旁，齐声笑道：“岂有此理！”
郑克爽脑中早已一片混乱，但也觉此理欠通，说道：“那……那怎么办？”韦小宝道：“我砍下你一条手臂、一条大腿作抵。你将来还了我一百万两银子，我把你的断臂、断腿还你。”郑克爽道：“刚才你说阿珂卖断给你，作价一万两……一万两银子的欠账已一笔勾销。”
韦小宝大摇其头，说道：“不成，刚才我胡里胡涂，上了你的大当。阿珂是我的老婆，你怎能将我的老婆卖给我自己？好！我将你的母亲卖给你，作价一百万两，又将你的父亲卖给你，作价一百万两，再将你的奶奶卖给你，作价一百万两，还把你的外婆卖给你，作价一百万两……”郑克爽道：“我外婆已经死了。”韦小宝笑道：“死人也卖。我将你外婆的尸首卖给你，死人打八折，作价八十万两两棺材奉送，不另收费。”

郑克爽听他越说越多，心想连死人也卖，自己的高祖、曾祖、高祖奶奶、曾祖奶奶一个个都卖过来，那还了得，就算死人打八折甚至七折六折，那也决计吃不消，这时不敢说不买，只得哀求：“我……我实在买不起了。”韦小宝道：“好啊。你买不起了，就饶了你。可是已经买了却不能退货。你欠我三百八十万两银子，怎么归还？”

公主笑道：“是啊，三百八十万两银子，快快还来。”
郑克爽哭丧着脸道：“我身边一千两银子也没有，那里拿得出三百八十万两？”韦小宝道：“也罢！没有银子，准你退货。你快将你的父亲、母亲、奶奶、死外婆，一起交还给我。少一根头发也不行。”郑克爽料想这样胡缠下去，终究不是了局，眼望阿珂，只盼她来说个情，可是她偏偏站得远远地，背转了身，决意置身事外。他心中大急，瞧韦小宝这般情势，定是要砍去自己一手一足，不由得连连磕头，说道：“韦香主，我……我害了陈军师，的确是罪该万死，只求你宽宏大量，饶了小人一命。就算是我欠了你老人家三百八十万两银子，我……我一定设法归还。”

韦小宝见折磨得他如此狼狈，愤恨稍泄，说道：“那么你写下一张欠据来。”郑克爽大喜，忙道：“是，是。”转身向卫士道：“拿纸笔来。”可是在这荒岛之上，那里有什么纸笔？那卫士倒也机灵，当即撕下自己长衫下摆，说道：“那边死人很多，咱们蘸些血来写便是。”说着便要去拖风际中的尸首。韦小宝左手一伸，抓住了郑克爽右腕，白光一闪，挥匕首割下了他右手食指的一节。郑克爽大声惨叫。韦小宝道：“用你指上的血来写。”

郑克爽痛得全身发抖，一时手足无措。韦小宝道：“你慢慢写罢，要是血干了不够用，我再割你第二根手指。”郑克爽忙道：“是，是！”那里还敢迟延，咬牙忍痛，将断了的食指在衣裾上写道：“欠银三百八十万两正。郑克爽押。”写了这十三个字，痛得几欲晕去。

韦小宝冷笑道：“亏你堂堂的王府公子，平时练字不用功，写一张欠据，几个字歪歪斜斜，全是败笔，没一个胜笔。”将衣裾接了过来，交给双儿，道：“你收下了。瞧瞧银码没短写了罢？这人奸诈狡猾，别少写了几两。”

双儿笑道：“三百八十万两银子，倒没少了。”说着将血书收入怀中。
韦小宝哈哈大笑，对郑克爽下颏一脚踢去，喝道：“滚你死外婆的罢！”郑克爽一个跟头，滚了出去。卫士抢上扶起，包了他手指伤口。两名卫士分别负起郑克爽和冯锡范，上了一艘小艇，向海中划去。韦小宝笑声不绝，忽然想起师父惨死，忍不住又放声大哭。郑克爽待不艇划出数十丈，这才惊魂略定，说道：“咱们去抢了大船开走，料得这群天杀的狗男女追赶不上。”可是驶近大船，却见船队上无舵，一应船队具全无。冯锡范恨恨的道：“这批狗男女收起来了。”眼见大海茫茫，波浪汹涌，小艇中无粮无水，如何能够远航？郑克爽道：“咱们回去再求那小贼，向他借船，最多又写三百八十万两欠据。”冯锡范道：“他们也只有一艘船，怎么借给咱们？我宁可葬身鱼腹，也不愿再去向这小贼哀求。”

郑克爽听他说得斩截，不敢违拗，只得叹了口气，吩咐三名卫士将小艇往大海中划去。
韦小宝等望着郑克爽的小艇划向大海，发现大船航行不得，这才划艇远去，都是忍不住好笑。苏荃见韦小宝又哭又笑，总是难泯丧师之痛，要说些笑话引他高兴，便道：“这郑家二公子奸诈之极，明明是想抢咱们的大船。小宝，你这三百八十万两银子，我瞧他是非赖不可。”韦小宝道：“料想这家伙也是不会还的。”苏荃笑道：“你做什么事都精明得很，可是刚才这家伙把你自己的老婆卖给你，一万两银子就算清账，你想也不想，就没口子答应，定是你爱阿珂妹子爱得糊涂了。那时候，他就是要你倒找一百万两银子，我瞧你也会答应。”韦小宝伸袖子抹了抹眼泪，笑了起来，说道：“管他三七二十一，答应了再说，慢慢再跟他算账。”方怡问道：“后来怎么才想起原来是吃了大亏？”

韦小宝搔了搔头，道：“杀了风际中之后，我心里再没什么担忧的事，忽然间脑子就清楚起来了。”他本来也没对风际中有丝毫怀疑，只是内心深处，总隐隐觉得有个极大的祸胎，到底是什么祸胎，却又说不出来，只是没来由的害怕着什么，待得风际中一死，立时如释重负，舒畅之极，心想：“说不定我早就在害怕这贼，只是连自己也不知道而已。”

众人迭脱奇险，直到此刻，所有强敌死的死，逃的逃，岛上才得太平。人人都是感到心力交瘁。韦小宝这时双脚有如千斤之重，支持不住，便躺在沙滩上休息。苏荃给他按摩背上被风际中点过的穴道。

夕阳返照，水波摇幌，海面上有如万道金蛇竞相窜跃，景色奇丽无方。众女一个个坐了下来。过不多时，韦小宝鼾声先作，不久众女先后都睡着了。

直到一个多时辰之后，方怡先行醒来，到韦小宝旧日的中军帐茅屋里弄了饭菜，叫众人来吃。大堂上燃了两根松柴，照得通屋都明。八人团团围坐，吃过饭后，方怡和双儿将碗筷收拾下去。

韦小宝从苏荃、方怡、公主、曾柔、沐剑屏、双儿、阿珂七女脸上一个个瞧过去，但见有的娇艳，有的温柔，有的活泼，有的端庄，各有各的好处，不由得心中大乐，此时倚红偎翠，心中和平，比之当日丽春院中和七女大被同眠的胡天胡帝，另有一番平安丰足之乐，笑道：“当年我给这小岛取名为通吃岛，原来早有先见之明，知道你们七位姐姐妹妹都要做我老婆，那是冥冥中自有天意，逃也逃不掉了。从今而后，我们八个人住在这通吃岛上寿与天齐，仙福永享。”

苏荃道：“小宝，这八个字不吉利，以后再别说了。”韦小宝立时省悟，知她不愿意听到任何与洪教主有关之事，忙道：“对，对！是我胡说八道。”苏荃道：“施琅和郑克爽回去之后，多半会带了兵来报仇，咱们可不能在这岛上长住。”众人齐声称是。方怡道：“荃姐姐，你？咱们到那里去才是？”苏荃眼望韦小宝，笑道：“还是听至圣宝的主意罢。”韦小宝笑道：“你叫我至圣宝？”苏荃笑道：“若不是至圣宝，怎能通吃？”

韦小宝哈哈大笑，道：“我名字中有个宝字，本来只道是个小小的宝一对，什么一对五，板凳两张，原来是至圣宝。”眼望众女一齐瞧着自己，微一沉吟，说道：“中原是去不得的。神龙岛离这里太近，那也是不好。总得去一个又舒服、又没人的地方。”

可是没人的荒僻地方一定不舒服，舒服的地方一定又人多。何况韦小宝心目中的舒服，既要赌博，又要看戏文、听说话，诸位般杂耍、唱曲、菜肴、点心、美貌姑娘无一不是越多越繁华之地那是决计难以住得开心的了他一想到这些风流热闹，孝心忽动说道：“我们在这里相聚也算是十分有趣只不知我娘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是怎样？”

众女从来没听过他提起自己的母亲，均想他有此孝心，倒也难得，齐问：“你娘这时候在那里？”有的更想：“你娘便是我的婆婆，自该设法相聚服侍她老人家。”

韦小宝叹了口气，说道：“我娘在扬州丽春院。”

众女一听到“扬州丽春院”五字，除了公主一人之外，其余六人登时霞扑面，有的转过脸去，有的低下头来。

公主道：“啊，扬州丽春院，你说过的，那是天下最好玩的地方，你答应过要带我去玩的。”方怡微笑道：“他损你呢，别听他的。那是个最不正经的所在。”公主道：“为什么不正经？你去玩过吗？为什么你们个个神情这样古怪？”方怡忍住了笑不答。公主搂住了沐剑屏的肩头，说道：“好妹子，你说给我听。”沐剑屏胀红了脸，说道：“那……那是一所妓院。”公主兀自不解，问道：“他妈妈在妓

院里干什么？听说那是男人玩的地方啊。”方怡笑道：“他从来就爱胡说八道，你只要信了他半句，就够你头痛的了。”那日在丽春院中，韦小宝和七个女子大被同眠，除了公主掉了老姨子毛东珠之外，其余六女此刻都在跟前。公主的凶蛮殊不下毛东珠，只是既不如她母亲阴毒险辣，又年轻貌美得多。韦小宝暗自庆幸，这一下掉包大有道理，倘若此刻陪着自己的不是公主而是她母亲，可不知如何是好了，说不定弄到后来，自己也要像老皇爷那样，又到五台山去出家做和尚，倘若非做和尚不可，这七个老婆是一定要带去的。

眼见六女神色忸怩，自是人人想起了那晚的情景，他想：“那一晚黑暗之中，我乱搅一起，也弄不清是谁。阿珂和荃姐肚里都怀了我的孩子，那是两个了，记得还有一个，这不知是谁，慢慢的总要问了出来。”笑吟吟的道：“咱们就算永远住在这通吃岛上，那也不寂寞啊。荃姐姐、公主、阿珂，你们肚子里已有了我的孩儿，不知还有那一个，肚子里是有了孩儿的？”

此言一出，方怡等四女的脸更加红了。沐剑屏忙道：“我没有，我没有。”曾柔见韦小宝的眼光望向他，便白了他一眼，说道：“没有！”韦小宝道：“好双儿，一定是咱们大功告成了。”双儿一跃而起，躲入了屋角，说道：“不，不！”韦小宝对方怡笑道：“怡姐姐，你呢？你到丽春院的时候，肚皮里塞了个枕头，假装大肚子，一定有先见之明。”方怡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啐道：“死太监我又没跟你……怎么会有……”

沐剑屏道：“是哟。姐姐、曾姐姐、双儿妹跟我四个，又没跟你拜堂成亲，怎么会有孩子呢？小宝你坏死了，你跟荃姐姐、公主阿珂姐姐几时拜了天地，也不跟我说，又不请我喝喜酒。”在她想来，世上都是拜天地结了亲，这才会生孩子。

众人听她说天真，都是笑了起来。方怡一面笑，一面伸臂搂住了她腰，说道：“小师妹，那么今儿晚上你就跟他拜天地做夫妻罢。”沐剑屏道：“不成的。这荒岛上双没花轿。我见做新娘子都要穿在红衣裙，还要凤冠霞帔，咱们可都要没有。”苏荃笑道：“将就着一些，也不要紧的。昨天去采些花儿，编个花冠，就算是凤冠了。”

韦小宝听她们说笑，心下却甚惶惑：“还有一个是谁呢？难道是阿琪？我记得抱着她走来走去，后来放着她坐在椅上，没抱上床。不过那晚姐儿们太多，我胡里胡涂的抱了她上床可也说不定，倘若她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这不家伙将来要做蒙古整个儿好的王子。啊哟，不好，难道是老姨子？如果是她，归辛树他们可连我的儿子也打死了。”

只听沐剑屏道：“就算在这里拜天地，那也是方师姐先拜。”方怡道：“不，他是郡主娘娘，当然是他先拜。”沐剑屏道：“我们是亡国之人，还讲什么郡主不郡主。”方怡微笑道：“那么双儿妹子先跟他拜天地罢。他跟他的时候最久，一起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与众不同。”双儿红着脸：“你再说，我要走了。”说着奔向门口，却被方怡笑着抱住。苏荃向韦小宝笑道：“小宝，你自己说罢。”

韦小宝道：“拜天地的事，慢慢再说。咱们明儿先得葬了师父。”

众女一听，登时肃然，没想到此人竟然尊师重道，说出这样一句礼义兼备的说来。

那知他下面的说却又露出了本性：“你们七人，个个是我的亲亲好老婆，大家不分先后大小。以后每天晚上，你们都掷骰子赌输赢，那一个赢了，那一个就陪我。”说着从怀里取出那两颗骰子，吹一口气，骨碌碌的掷在桌上。公主吓了一声，道：“你好香么？那一个输了才陪你。”韦小宝听她们说笑，心下却甚惶惑：“还有一个是谁呢？难道是阿琪？我记得抱着她走来走去，后来放着她坐在椅上，没抱上床。不过那晚姐儿们太多，我胡里胡涂的抱了她上床可也说不定，倘若她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这不家伙将来要做蒙古整个儿好的王子。啊哟，不好，难道是老姨子？如果是她，归辛树他们可连我的儿子也打死了。”

只听沐剑屏道：“就算在这里拜天地，那也是方师姐先拜。”方怡道：“不，他是郡主娘娘，当然是他先拜。”沐剑屏道：“我们是亡国之人，还讲什么郡主不郡主。”方怡微笑道：“那么双儿妹子先跟他拜天地罢。他跟他的时候最久，一起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与众不同。”双儿红着脸：“你再说，我要走了。”说着奔向门口，却被方怡笑着抱住。苏荃向韦小宝笑道：“小宝，你自己说罢。”

韦小宝道：“拜天地的事，慢慢再说。咱们明儿先得葬了师父。”

众女一听，登时肃然，没想到此人竟然尊师重道，说出这样一句礼义兼备的说来。

那知他下面的说却又露出了本性：“你们七人，个个是我的亲亲好老婆，大家不分先后大小。以后每天晚上，你们都掷骰子赌输赢，那一个赢了，那一个就陪我。”说着从怀里取出那两颗骰子，吹一口气，骨碌碌的掷在桌上。公主吓了一声，道：“你好香么？那一个输了才陪你。”韦小宝笑道：“对，对！好比猜拳行令，输了的罚酒一杯。那一个先掷？”

这一晚荒岛陋屋，春意融融，掷骰子谁赢谁输，也不必细表。自今而后，韦家众女掷骰子便成惯例。韦小宝本来和人掷骰赌博，赌的是金银财宝，患得患失之际，乐趣盎然，但他作法自毙，此后自身成为众女的赌注，被迫置身局外，虽有温柔之福，却无赌博之乐了。可见花无常开，月有盈缺，世事原不能尽如人意。

次日八人直睡到日上三竿，这才起身。韦小宝率领七女，掩埋陈近南的遗体，眼见黄土盖住了师父的身子，忍不住又放声大哭。众女一齐跪下，在坟前行礼。公主甚是不愿，暗想我是堂堂大清公主，怎能向你这反贼跪拜？然而心下明白，自己虽是金枝玉叶，可是在韦小宝心目之中，只怕地位反而最低，亲厚不及双儿、美貌不及阿珂、武功不及苏荃、机巧不及方怡、天真纯善不及沐剑屏、温柔斯文不及曾柔，差有一日之长，蛤不过横蛮泼辣而已，若不拜这一拜，只怕韦小宝双此要另眼相看，在骰子中弄鬼作弊，每天晚上赌博之时，使自己场场大胜。当下委委屈屈的也跪了下去，心中祝告：“反贼啊反贼，我公主殿下拜了你这一拜，你没福消受，到了阴世，只怕要多吃苦头。”

众人拜毕站起，转过身来。方怡突然叫道：“啊哟，船呢？船到哪里去了”

众人叫她叫得惊惶，齐向海中望去，只见停泊着的那艘大船已不见了踪影，无不大吃一惊，极目远眺，惟见碧海无际，远远与蓝天相接，海面上数十只白鸟上下飞翔。苏荃奔上悬崖，向岛周了望，东南西北都以不见那船的踪迹。方怡奔向山洞去查看收藏着的帆船船具不船具不出所料，果然已不知去向。

众人聚在一起面面相觑，心下都要不禁害怕。昨晚八人说笑玩闹，直至深夜方睡忘了轮值守夜，竟给船夫偷了船具，将船驶走，从此困于孤岛，再也难以脱身。

韦小宝想到施琅和郑克爽定会带兵前来复仇，自己八人如何抵敌？就算苏荃、公主、阿珂赶紧生下三个孩儿，也不过十一人而已

苏荃安慰众人：“事已如此，急也无用。咱们慢慢再想法子。”

回到屋中，众人自是异口同声的大骂船夫，但骂得个把时辰，也就没什么新花样骂出来了。苏荃对韦小宝道：“眼下得防备清兵重来。小宝，你瞧怎么办？”韦小宝道：“清兵再来，人数定然不少，打是打不过的。咱们只有躲了起来，只盼他们一下子找不到，以为咱们早已乘船走了。”苏荃点头道：“这话很是。清兵决计猜不到我们的船会给人偷走。”韦小宝高兴起来，说道：“倘若我是施琅，就不会再来。他料想我们当然立即脚底抹油，那有傻不哩叽的呆在这里，等他前来捉拿之理？”公主道：“倘若他禀告了皇帝哥哥，皇帝哥哥就会派人来瞧瞧，就算我们已经逃了，也好寻些线索，瞧我们去那里。”韦小宝摇头道：“施琅不会禀告皇上的。”公主瞪着眼道：“为什么？”韦小宝道：“我如禀告了，皇上自然就问：为什么不将我们抓去。我只好承认打了败仗，岂不是自讨苦吃？”

苏荃笑道：“很是，很是。小宝做官的本领高明。瞒上不瞒下，是做官的要紧诀窍。”韦小宝笑道：“荃姐姐倘若去做官，包你做大官，发大财。”苏荃微微一笑，心想：“神龙教中那些人干的花样，还不是跟官场上差不多？”

韦小宝道：“施琅一说出来，皇上怪他没用，那也罢了，必定派他前来捉拿。施琅料想我们早已逃走，那里还捉得着？这譬人干的花样，还不是跟官场上差不多？”

韦小宝道：“施琅一说出来，皇上怪他没用，那也罢了，必定派他前来捉拿。施琅料想我们早已逃走，那里还捉得着？这岂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还不如闷声大发财罢。”

众女一听都要觉有理，忧愁稍解。

公主道：“郑克爽那小子呢？他这口气只怕咽不下去罢？”说着向阿珂望了一眼。众人人都知道她这话的含意，那自是说：“这个如

花似玉的阿珂，他怎肯放手，不带兵来夺回去？”

阿珂满脸通红，低下了头，说道：“他要是再来，我……我便自尽，决计不跟他回去。”语气极是坚决。

韦小宝大喜，心想阿珂对自己向来无情，是自己使尽诡计，偷抢拐骗，才弄到了手，此刻听了这句话，真比立刻弄到十艘大船还要欢喜，情不自禁，便一把抱住了她，在她脸上啣的一声，亲了一下，说道：“好阿珂，他不敢来的，他还欠了我三百八十万两银子。他有天大的胆子，来见债主？”

公主道：“哎唷，好肉麻！他带了兵来捉住了你，将借据抢了过去，又将阿珂夺了去，再将你的爹爹、妈妈、奶奶、外婆卖给你，一共七百六十万两银子，割下你的指头，叫你写一张借据，算欠了他的。”

韦小宝越听越恼，如果这些事他能对付得了，也就不会生气，但郑克爽倘若如此这般，依样葫芦，将他的爹爹、妈妈、奶奶、外婆硬卖给他，妈妈倒也罢了，他爹爹是谁却从来不知，不知爹爹是谁，自然不知奶奶是谁，要将两个连他自己也不知是谁的人卖给他，又坐地起价，涨了一倍，如何承受得落？他大怒之下，厉声道：“别说了！郑克爽这小子倘若领兵到来，我别的谁都不卖，就将一个天下最值钱的皇帝御妹卖给他，附送肚里孩儿一个，作价一千万两。他还要找我二百四十万两银子！这笔生意倒做得过。”

公主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掩面而走。沐剑屏忙追上去安慰，说料想韦小宝决无此意，不过是吓吓她的，不必难过。

韦小宝发了一会脾气，却也是束手无策。众人只听着苏荃指挥，在岛中密林之内找到一个大山洞，打扫布置，作为安身起居的所在，那茅草屋再也不涉足一步，只盼施琅或郑克爽重来之时，眼见岛上人迹杳然，只道他们早已远走，不来细加搜索。

初时各人还提心吊胆，日夜轮流向海面了望，过得数月，别说并无清廷和台湾的舰只，连渔船也不见一艘，大家渐渐放下心来，料想施琅不敢多事，而郑克爽坐了小艇，定是在大海中遇风浪沉没了。八人在岛上捕鱼打兽，射鸟摘果，整日价忙忙碌碌，倒也太平无事。好在岛上鸟兽不少，海中鱼虾极丰，八人均有武功，渔猎甚易，是以粮食无缺。

秋去冬来，天气一日冷似一日。苏荃、公主、阿珂三人的肚子也一日大似一日。方怡和双儿忙着剥制兽皮，替八人缝制冬衣，三个婴儿的衣衫也一件件做了起来。又过得半月，忽然下起大雪来，只一日一夜之间，满岛都是皑皑白雪。八人早就有备，腌肉咸鱼、柴草干果等物有洞中藏得甚是充足，日常闲谈，话题自是不离那三个即将出世的孩儿。

这一晚雪已止了，北风甚劲，寒风不住从山洞中透进来。双儿在火堆中加了干柴，韦小宝取出骰子，让众女掷骰。五女掷过后，沐剑屏掷得三点最小，眼见她今晚是输定了。曾柔笑道：“是剑屏妹子输了，我不用掷啦。”沐剑屏笑道：“快掷，快掷！说不定你掷个两点呢。”曾柔拿了骰子在手，学着韦小宝的模样，向掌中两粒骰子吹了一口气，正要掷出，一阵北风吹来，风声中隐隐似有人声。

众人登时变色。苏荃本已睡倒，突然坐起，八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刹那间人人脸无血色。沐剑屏低呼一声，将头钻入了方怡的怀里。

过得片刻，风声传来一股巨大之极的呼声，这次听得甚是清楚，喊的是：“小桂子，小桂子，你在那里？小玄子记挂着你哪！”

韦小宝跳起身来，颤声道：“小……小玄子来找我了吗？”公主道：“小玄子是谁？”韦小宝道：“是……是……”“小玄子”三字，只他一人知道就是康熙，他从来没跟谁说起过，康熙自己更加不会让人知道，忽然有人叫了起来，而声音又如此响亮？他全身颤抖，只觉此事实古怪之极，定是康熙死了，他的鬼魂记挂着自己，找到了通吃岛来。瞬时之间，不禁热泪盈眶，从山洞中奔了出去，叫道：“小玄子，小玄子，[闲椅颐鑫啃] 驷袖谗铁铮”

只听那声音又叫：“小桂子，小桂子，你在那里？小玄子记挂着你哪！”声音之巨，直不似出自一人之口，倒如是千百人齐声呼叫一般，但千百人同呼，不能喊得这般整齐，而一人呼叫，任他内力如何高强，也决不能这般声若雷震，那定是康熙的鬼魂了。

韦小宝心中难过已极，眼泪夺眶而出，心想小玄子对我果然义气深重，死了之后，鬼魂还来找我。他平日十分怕鬼，这时却说什么也要和小玄子会上一面，当下发足飞奔，直向声音来处奔去，叫道：“小玄子，你别走，小桂子在这里！”满地冰雪，滑溜异常，他连摔了两个跟头，爬起来又跑。

转过山坡，只见沙滩边火光点点，密若繁星，数百人手执灯笼火把，整整齐齐的排着。韦小宝大吃一惊，叫道：“啊哟！”转身便逃。

人群中抢出一人，叫道：“韦都统，这可找到你啦！”韦小宝跨出两步，便已然明白眼下情势，自己踪迹既已给人发见，对方数百人搜将过来，在这小小的通吃岛上决计躲藏不了，听那人声音似乎有些熟悉，当即停步，硬着头皮，缓缓转过身。

那人叫道：“韦都统，大伙儿都想念你的紧。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你了。”声音中充满喜悦不胜之情。那人手执火把，高高举起，快步过来，走到临近，认出原来是王进宝。

韦小宝和故人相逢，也是一阵欢喜，想起那日在北京郊外，他奉旨前来捉拿，却故意装作不见，拼着前程和性命不要，放走了自己，的是义气深重，今日是他带队，纵有凶险，也有商量余地，当下微笑道：“王三哥，你的计策妙得很啊，可骗了我出来。”

王进宝抛掷火把在地，躬身说道：“属下决计不敢相欺，实不知都统在岛上。”韦小宝微笑道：“这是皇上御授的锦囊妙计，是不是？”王进宝道：“那日皇上得知韦都统避到了海外，便派属下乘了三艘海船，奉了圣旨，一个个小岛挨次寻来。上岛之后，便依皇上的圣旨，这般呼喊。”

这时双儿、苏荃等都已赶到，站在韦小宝身后，又过一会，方怡、公主、阿珂三人也都到了。韦小宝回头向公主道：“你皇帝哥哥本事真好，终于找到我们啦。”

王进宝认出了公主，跪下行礼。公主道：“皇上派你来抓我们去北京吗？”王进宝忙道：“不，不是。皇上只派小将出海来寻韦都统，全不知公主殿下也在这里。”公主低头瞧了一眼自己凸起的大肚子，脸上一阵红晕。

王进宝向韦小宝道：“属下是四个多月前出海的，已上了八十多个小岛呼喊寻访，今晚终于得和都统相遇，实是欢喜得紧。”韦小宝微笑道：“我是犯了大罪之人，早就不是你上司了，这都统、属下的称呼，咱们还是免了罢。”王进宝道：“皇上的意思，都统听了宣读圣旨之后，自然明白。”转身向人群招了招手，说道：“温公公，请你过来。”

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一身太监服色，却是韦小宝的老相识，上书房的太监温有方。他走近身来，朗声道：“有圣旨。”

温有方是韦小宝初进宫时的朋友，掷骰子不会作弊，是个“羊牯”，已不知欠了他多少银子。韦小宝青云直上之后，每次见到，总是百儿八十的打赏。韦小宝听得“有圣旨”三字，当即跪下。温有方道：“这是密旨，旁人退开。”

王进宝一听，当即远远退开。苏荃等跟着也退了开去。公主却道：“皇帝哥哥的圣旨，我也听不得吗？”温有方道：“皇上吩咐的，这是密旨，只能说给韦小宝一人知道，倘若泄漏了一字半句，奴才满门抄斩。”公主哼了一声，道：“这么厉害！你就满门抄斩好了。”料想自己在旁，他决计不肯领旨，只得退了开去。

温有方从身边取出两个黄纸封套，韦小宝当即跪下，说道：“奴才韦小宝接旨。”温有方道：“皇上吩咐，这一次要你站着接旨，不许跪拜磕头，也不许自称奴才。”

韦小宝大是奇怪，问道：“那是什么道理？”温有方道：“皇上这么吩咐了，我就跟你这么说，到底是什么道理，你见到皇上时自己请问罢。”韦小宝只得朗声道：“是，谢皇上恩典。”站起身来。温有方将一个黄纸封递了给他，说道：“你拆来瞧罢。”韦小宝双手接过，拆开封套，抽出一张黄纸来。温有方提着灯笼，照着黄纸。

韦小宝见纸上画了六幅图画。第一幅画的是两个小孩滚在地下扭打，正是自己和康熙当年摔跤比武的情形。第二幅图画是众小孩捉拿鳌拜，鳌拜扑向康熙，韦小宝刀刺鳌拜。第三幅画着一个和尚背负一个老和尚飞步奔逃，后面有六七名喇嘛持刀追赶，那是他在清凉寺相救老皇爷的情状。第四幅白衣尼凌空下扑，挺剑行刺康熙，韦小宝挡在他身前，代受了一剑。第五幅画的是韦小宝在慈宁宫寝殿中将假太后踏在地下，去从床上扶起真太后。第六幅画的是韦小宝和一个罗刹女子、一个蒙古王子、一个老喇嘛，一齐揪住一个老将军的辮子，瞧那老将军的服色，正是平西亲王，自是说韦小宝用计散去吴三桂的三路盟军。

康熙雅擅丹青，六幅画绘得甚为生动，只是吴三桂、葛尔丹王子、桑结喇嘛四人他没见过，相貌不像，其余人物却个个神似，尤其韦小宝一幅惫懒顽皮的模样，更是维妙维肖。六幅画上没写一个字，韦小宝自然明白，那是自己所立六件大功。和康熙玩闹比武本来算不得是什么功劳，但康熙心中却是念念不忘。至于炮轰神龙教、擒获假太后、捉拿吴应熊等功劳，相较之下便不足道了。

韦小宝只看得怔怔发呆，不禁流下泪来，心想：“他费了这么多功夫画这六幅图画，记着我的功劳，那么心里是不怪我了。”

温有方等了好一会，说道：“你瞧清楚了吗？”韦小宝道：“是。”温有方拆开第二个黄纸封套，道：“宣读皇上密旨。”取出一张纸来，读道：“小桂子，他妈的，你到那里去了？我想念你得紧，你这臭家伙无情无义，可忘了老子吗？”

韦小宝喃喃的道：“我没有，真的没有。”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皇帝圣旨中用到“他妈的”三字，而皇帝又自称为“老子”，看来康熙这道密旨非但空前，抑且绝后了。你不听我话，不肯去杀你师父，又拐带了建宁公主逃走，他妈的，你这不是叫我做你的便宜大舅子吗？不过你功劳很大，对我又忠心，有什么罪，我都是饶了你。我就要大婚啦，你不来喝喜酒，老子实在不快活。我跟你说话，来你乖乖的投降，立刻到北京来，我已经给你另外起了一座伯爵府，比先前的还要大得多……”

韦小宝心花怒放，大声道：“好，好！我立刻就来喝喜酒。”

温有方继续读道：“咱们话儿说在前头，从今以后，你如再不听话，我非砍你的脑袋不可了，你可别说我骗了你到北京，又来杀你。你姓陈的师父已经死了，天地会跟你再没什么干系，你得出点力气，把天地会给好好灭了。我再派你去打吴三桂。建宁公主就给你做老婆。日后封公封王，升官发财，有得你乐子的。小玄子是你的好朋友，又是你师父，鸟生鱼汤，说过的话死马难追，你给我快快滚回来罢！”

温有方读完密旨，问道：“你都听明白了？”韦小宝道：“是，都听明白了。”温有方将密旨伸入灯笼，在蜡烛上点燃了，取出来烧成了一团灰烬。韦小宝瞧着那道密旨烧成火焰，又火灭灰，心中思潮起伏，蹲下身来，拨弄那堆灰烬。

温有方满脸堆笑，请了个安，笑道：“韦大人，皇上对你的宠爱，那真是没得说的。小的今后全仗你提拔了。”

韦小宝黯然摇头，寻思：“他要我去灭天地会。这件事可太也对不起朋友。要是我这种事也干，岂不是跟吴三桂、风际中一般无异，也成了大汉奸、乌龟王八蛋？小玄子这碗饭，可不是容易吃的。这一次他饶了我不杀，话儿却说得明明白白，下一次可一定不饶了。但我如不肯回去，不知他又怎样对付我？”问道：“我要是不回北京，皇上要怎么样？叫你们抓我回去，还是杀了我？”

温有方满脸诧异之色，说道：“韦大人不奉旨？那……那有这等事？这……这不是……唉，违旨的事，那是说也说不出的。”

韦小宝道：“你跟我说老实话，我要是不奉旨，那就怎样？”温有方搔了搔头，说道：“皇上只吩咐小的办两件事，一件事是将一道密旨交给韦大人，另一件是待韦大人看了第一道密旨后，再拆阅另一道密旨宣读。这密旨里说的什么说，小的半点小懂。其余的事，那是更加不知道了。”

韦小宝点点头，走到王进宝身前，说道：“王三哥，皇上的密旨，是要我回京办事，可是……可是你瞧，公主的肚子大得很了，我真走不开。要是不奉旨回京，皇上要你怎样对付我？”心想：“先得听听对方的价钱。倘若说是格杀勿论，我就投降，否则的话，不妨讨价还价。”

王进宝道：“皇上只差属下到各处海岛寻访韦都统，寻到之后，自有温公公宣读密旨。以后的事，属下自然一切听凭韦都统差遣。”

韦小宝大喜，道：“皇上没有叫你捉我、杀我？”王进宝忙道：“没有，没有，那有此事？皇上对韦都是统看重得很。韦都统一进京，定然有大用，不做尚书，也做大将军。”韦小宝道：“王三哥，不瞒你说，皇上要我回京，带人去灭了天地会。我是天地会的香主，这等杀害朋友的事，是万万干不得。”王进宝为人极讲义气，对韦小宝之事也早已十分清楚，听他这么说，不禁连连点头，心想为了升官发财而出卖朋友，那连猪狗都不如。

韦小宝又道：“皇上待我恩重如山，可是吩咐下来的这件事，我偏偏办不了。我不敢去见皇上的面，只好来世做牛做马，报答皇上的大恩了。你见到皇上，请你将我的为难之处，分说分说。本来嘛，忠义不能两全，做戏是该当自杀报主，虽然割脖子痛得要命，我无可奈何，也只好尽忠报国了。”

王进宝将心比心，自己倘若遇此难题，也只有出之以自杀一途，既报君知遇之恩，亦不负朋友相交之义，急忙劝道：“韦都统不可出此下策，咱们慢慢的想法子。待属下将都统这番苦衷回禀皇上。张提督、赵总兵、孙副将几位，这几个月来都是立了些功劳，很得皇上看重，大伙儿拼着前程不要，无论如何要为韦都统磕头求情。”

韦小宝见他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心中暗暗好笑：“要韦小宝自杀，那真是日头从西天出了。别说自杀，老子就割自己一个小指头儿也不会干。再说，小玄子要杀我就杀，要饶我就饶，他自己可不知道多有主意，凭你们人磕几个头，又管什么？”但见他义气为重，心下也自感激，握住了他手，说道：“既是如此，就烦王三哥奏告皇上，说韦小宝左右为难，横剑自刎，幸蒙你抢救才不得死。”

王进宝道：“是，是！”心想温太监就在旁边，一切亲眼目睹，如此欺君，只怕要拆穿西洋镜，不由露出为难之色。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王三哥不必当真，我是说笑呢。皇上深知韦小宝的为人，自杀是挺怕痛的。你一切据实回奏罢。”王进宝这才放心。

韦小宝心想倘若坐他船只回归中原，再逃之夭夭，皇上定要降罪，多半会杀了他的头，自己如出言求恩，他在势不能拒绝，可是那未免太对不起人了，说道：“咱们正事说完啦。王三哥，兄弟在这荒岛上，很久没有赌钱了，实在没趣之极，咱们来掷两把怎样？”

王进宝大喜，他嗜赌之重，绝不下于韦小宝，当没有对手之时，往往左手和右手赌，当下连声称好，迫不及待，命手下兵士搬过一块平整的大石，六名兵士高举灯笼火把在旁照着，呼么喝六，便和韦小宝赌了起来。不久温有方，以及几名参将、游击也加入一起掷骰，围在大石旁的越来越多。

沐剑屏看得疑窦满腹，悄悄问方怡道：“师姐，他们为什么掷骰子？难道输了的便……便……可是他们都是男人啊。”方怡噗哧一声，低声道：“那个输了，那个便来陪你。”沐剑屏虽不明世务，却也知决无此事，伸手到方怡腋窝呵痒，二女笑成一团。

一场赌博，直到天明方罢。韦小宝面前的银子堆成了高高的三堆，一来手气甚旺，二来大出花样，众官兵十个倒有九个输了。韦小宝兴高采烈，一转瞬间，只见公主、阿珂、沐剑屏三女已倚在石上睡着了，苏荃、方怡、双儿、曾柔四人睡眼惺忪，强自支撑着在旁相陪，不由心感歉仄，将面前的三大堆银子一推，说道：“王三哥，这里几千两银子，请你代为赏了给众弟兄罢。各位来到荒岛之上，没什么款待的，实在不好意思。”

众官兵本已输得个个面如土色，一听之下，登时欢声雷动，齐声道谢。王进宝吩咐官兵划了小艇回船，将船上的米粮、猪羊、好酒、药物，以及碗筷、桌椅、锅铲、菜刀等物一艇艇的搬上岛来。又指挥官兵在林中搭了几大间茅屋。人多好办事，几百名官兵落力动手，数日之间，通吃岛上诸事灿然齐备，这才和韦小宝别过。

温有方临别时，才知这岛名叫通吃岛，不由得连连跺脚叹气，说道早知如此，定要请韦小宝让他推几铺庄，在通吃岛上做闲家打庄，岂有不给通吃之理？

过得十余日，阿珂先产下一子，次日苏荃又产下一子。公主却过了一个多月，才生下一女，她见人家生的都是儿子，自己却偏偏

生了个女儿，心中生气，连哭了数日。韦小宝不住安慰，说自己只喜欢女儿，不爱儿子，这才哄得她破涕为笑。三个婴儿倒有七个母亲，虽然人人并无育婴经验，七手八脚，不免笑话百出，但三个婴儿倒也都甚壮健活泼。众女恭请韦小宝题名。韦小宝笑道：“我瞎字不识，要我给儿子、姑娘取名字，可为难得很了。这样罢，咱们来掷骰子，掷到什么，便是什么。”当下拿起两粒骰子口中念念有词：“赌神菩萨保佑，给取三个好点儿的名字。第一个！掷了下去，一粒六点，一粒五点，是个虎头。”第二次掷了个一点和六点，凑成个“铜锤么六”，老二叫作“韦铜锤”。

第三次掷下去，第一粒骰子滚出两点，第二粒骰子转个不停，终于也是个两点，凑成一张“板凳”。韦小宝一怔之下，哈哈大笑，说道：“咱们大姑娘的名字可古怪了，叫作‘韦板凳’！”众女无不愕然。

公主怒道：“难听死了！好好的闺女，怎能叫什么板凳、板凳的，快另掷一个。”

韦小宝道：“赌神菩萨给取的名字，怎么能乱改？”将女婴抱了过来，在她脸上嗒的一声，亲了个吻，笑道：“韦板凳亲亲小宝贝，这名字挺美啊。”

公主怒道：“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能叫板凳。孩子是我生的，这样难听的名字，我可不要。”韦小宝道：“哼，孩子是你生的，你一个人能生得出来吗？”公主抢过骰子，说道：“我来掷，掷了什么，就叫什么。”韦小宝无奈，只得由她，说道：“好罢，这一次可不许赖！倘若也掷了虎头、铜锤呢？”公主道：“跟她哥哥一样，也叫虎头、铜锤好了。”把骰子在掌中不住摇动，说道：“赌神菩萨，你如不给我闺女取个好名儿，我砸烂了你这两粒臭骰子。”

一把掷下，两粒骰子滚了几滚，定将下来，天下事竟有这么巧，居然又都是两点，仍是一张“板凳”。公主目瞪口呆之余，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众人又是惊讶，又是好笑。苏荃笑道：“妹子你别着急！两点是双，两个两点是双双。咱们闺女叫作‘韦双双’，你瞧好不好呢？”双儿也很喜欢，将韦双双接过去抱在怀里，着实亲热。沐剑屏笑道：“双儿妹妹，你这样爱她，快喂她奶吃呀。”双儿红着脸啜了一口，道：“还是你喂！”伸手去解她衣扣。沐剑屏急忙逃走。众女笑成一团。

通吃岛上添了三个婴儿，日子过得更加热闹。自从王进宝送了大批粮食用具之后，诸物丰足，不必日日渔猎，只是兴之所至，想吃些新鲜鱼虾野味，才去动手。初时大家也还担心康熙如韦小宝不至，天威不测，或有后患，但过得数月，一无消息，也就渐渐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到得这年十二月间，康熙差了赵良栋前来颁旨，皇帝立次子允（禔 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韦小宝晋爵一级，封为二等通吃伯。

韦小宝设宴请赵良栋吃酒，席上赵良栋说起讨伐吴三桂的战事，说道吴三桂兵将厉害，王师诸处失利。韦小宝道：“赵二哥，请你回去奏知皇上，说我在这里实在闷得无聊，还是请皇上派我去打吴三桂这老小子去罢。”赵良栋道：“皇上早料到爵爷忠君爱国，得知吴逆猖獗，定要请缨上阵。皇上说道，韦小宝想去打吴三桂，那也可以，不过他得给我先灭了天地会。否则的话，还是在通吃岛上钓鱼捉乌龟罢。”

韦小宝眼圈红了，险些哭了出来。

赵良栋道：“皇上说，从前汉朝汉光武年轻的时候，有个好朋友叫做严子陵。汉光武做了皇上之后，这严子陵不肯做大官，却在富春江上钓鱼。皇上又说，从前周武王的大臣姜太公，也在渭水之滨钓鱼。周武王、汉光武都是古时候的好皇帝，可见凡是好皇帝，总得有个大官钓鱼。皇上说道：皇上要做鸟生鱼汤，倘若韦爵爷不给他在这里捉鸟钓鱼，皇上怎做得成鸟生鱼汤呢？韦爵爷，属下是个粗人，为什么皇上要派爵爷在这里捉鸟钓鱼，实在不大明白。不过皇上英明得很，想来其中必有极大的道理。”

韦小宝道：“是，是！”只有苦笑。明知康熙是开自己的玩笑，看来自己如果不答应去灭天地会，皇帝是要自己在这里钓一辈子的鱼了。这五百名官兵说是在保护公主，其实是狱官狱卒，严加监视，不许自己离岛一步。他越想越悲苦，一席酒筵草草终场，竟然酒后赌钱也不赌了，回到房中，怔怔的落下泪来。

七位夫人见到韦小宝哭泣，都感惊讶，齐声慰问。他将康熙这番话说了。公主怒道：是啊！皇帝哥哥真要升你的官爵，从三等伯升为二等伯就是了，那有什么‘二等通吃伯’的道理。咱们大清只有昭信伯、威毅伯，要不然就是襄勤伯、承恩伯，你本来是三等忠勇伯，那就挺好，这‘通吃伯’三字，明明是取笑人。他……他……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韦小宝道：“通吃伯倒也没什么，这通吃岛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也不能怪皇上。我是通吃岛岛主，自然是通吃伯了，总是比‘通吃伯’好得多。荃姐姐，你怎么生想法子，咱们逃回中原去，我……我实在是想念我妈妈。”

苏荃摇头道：“这件事可实在难办，只有慢慢等等机会罢。”

韦小宝拿起茶碗，呛啷一声，在地上摔得粉碎，怒道：“你就是不肯想法子，好，我将来一个人悄悄溜了，大家可别怪我。我……我……我宁可去丽春院提大茶壶做王八，也不做这他妈的通吃伯，这可把人闷都闷死了。”

苏荃也不生气，微笑道：“小宝，你别着急，总有一天，皇上会派你去办事。”

韦小宝大喜，站起来深深一揖，道：“好姐姐，我跟你陪不是了。快说，皇上会派我去办什么事？只要不是打天地会，我……我什么事都干。”

公主道：“皇帝哥哥要是派你去倒便壶、洗马桶呢？”

韦小宝怒道：“我也干。不过天天派你代做。”公主见他脾气很大，不敢再说。

沐剑屏道：“荃姐姐，你快说，小宝当真着急得很了。”

苏荃沉吟道：“做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推想皇帝的心思，总有一日会叫你去北京的。他在逼你投降，要你答应去灭天地会。你一天不答应，他就一天跟你耗着。小宝，你要做英雄好汉，要顾全朋友义气，这一点儿苦头总是要吃的。又要做英雄，又想听粉头唱十八摸，这英雄可也太易做了。”

韦小宝一想倒也有理，站起身来，笑道：“我又做英雄，自己又唱十八摸，这总可以了罢？”跟着便唱起来：“一呀摸，二呀摸，摸到荃姐姐的头发边……”伸手向苏荃的头上摸去。众人嘻笑中，一场小风波消于无形。

此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韦小宝和七女便在通吃岛上耽了下去。每年腊月，康熙例必派人前来颁赏，赏赐韦小宝的水晶骰子、翡翠牌九、诸般镶金嵌玉的赌具不计其数。幸好通吃岛上多了五百名官兵，韦小宝倒也不乏赌钱的对象。

这一年孙思克到来颁赏。韦小宝见他头戴红宝石顶子，穿的是一品武官的服色，知道是升了提督，忙向他恭喜：“孙四哥，恭喜你又升了官啦！”

孙思克满脸笑容，向他请安行礼，说道：“那都是皇上恩典，韦爵爷的提拔。”

开读圣旨，却原来是朝廷平定三藩，云南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之信、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先后削平。康熙论功行赏，以二等通吃伯韦小宝举荐大将，建立殊勋，其可嘉尚，特晋爵为一等通吃伯，荫长子韦虎头为云骑尉。韦小宝谢恩毕，收了康熙所赏的诸般赐物，其中竟有一座大理石屏风，便是当年在吴三桂五华官的书房中所见，是吴三桂的三宝之一。张勇、赵良栋、孙思克等也各有厚礼。

当晚筵席之上，孙思克说起平定吴三桂的经过。原来张勇在甘肃、宁夏一带大破吴三桂大军，屡立大功，现下已封了一等侯，加

兼太子少保，官爵已远在韦小宝之上。孙思克说张侯爷当年给归辛树打了一掌之后，始终不能复原，骑不得马，也不能站立，打仗时总是坐在轿子中指挥大军。韦小宝啧啧称奇，说道：“抬轿子的可也得是勇士才行，否则张老哥大叫冲锋，四名轿夫却给他来个向后转，岂不糟糕。”孙思克道：“是啊。张侯爷临阵之时，轿子后面一定跟着刀斧手，抬轿的倘若要向后退，大刀斧头就砍将下来了。”

孙思克又说起赵良栋如何取阳平关、定汉中、克成都、攻下昆明，功劳甚大，皇上封他为勇略将军、兼云贵总督、加兵部尚銜。王进宝和他自己，也各因力战而升为提督。韦小宝见他说得眉飞色舞，自己不得躬逢其盛，不由得快活，但想到四个好朋友都立了大功，封大官，又好生代他们欢喜。

孙思克道：“我们几个人常说，这几年打仗，那是打得非常痛快，饮水思源，都是全仗皇上知遇之恩，韦爵爷举荐之德，热辣俏索，釜辘轳，盼颐饕餮，遣攀鞞，懒怨口远，缩屯踪，排，吵臣埽，车挽嘶噬嫌，埃，糯蟾缦，惭顾，遣幌隆；噬霞复翁岬，等缦顺臣埽，醯缘闷鸱悖，礞礁雍挪桓以俚场！”

韦小宝微笑道：“他二人本来一见面就吵架，怎么做了大将军之后，这脾气还不改？”孙思克道：“可不是吗？。两个人分别上奏章，你说我的不是，我说你的不是。幸好皇上宽宏大量，概不追究，否则的话，只怕两个都要落个处分呢。”

韦小宝道：“吴三桂那老小子怎么了？你有没有揪住他辫子，踢他妈的几脚？”孙思克摇头道：“这老小子的运气也真好……”韦小宝惊道：“给他逃走了？”孙思克道：“那倒不是。他到处吃败仗，占了的地方一处处都失掉，眼见支持不住了就想在临死之前过一过皇帝瘾，于是穿起黄袍，身登大宝，定都衡州。咱们听得他做了皇帝，更是啼哩花啦的狠打，他几个大败仗一吃，又惊又气，就呜呼哀哉了。”

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倒便宜了这老小子。”孙思克道：“吴逆死后，他部下诸将拥立了他孙子吴世（王番）继位，退到昆明。赵二哥打到昆明，把吴逆的大将夏国相、马宝他们都要抓来斩了。吴世（王番）自杀，天下就太平了。”

韦小宝道：“昆明有一件国宝，却不知怎么样了？”孙思克道：“什么国宝？属下倒没听说过。”韦小宝道：“那是件活国宝，便是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了。”

孙思克笑道：“原来是陈圆圆，可没听到她的下落。不知是在乱军中死了呢，还是逃走了。”韦小宝连称：“可惜，可惜！虏了她，知道是我的岳母，自然要送到通吃岛来，让她和阿珂团聚。她母女团聚也不打紧，我们岳母女婿团聚，可大大的不同。别的不说，单是听她弹琵琶，唱唱圆圆曲、方方歌，当真非同小可。丈母娘通吃是不能吃的，不过女婿看丈母，馋涎吞落肚，那总可以罢？”

宴后回到内堂，向七位夫人说起。阿珂听说母亲不知所踪，虽然她自幼为九难盗去，不在母亲身边，但母女亲情，不免也感伤心。

韦小宝劝阿珂不必担心，说她母亲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那“百胜刀王”胡逸之一定随侍在侧，寸步不离，说道：“阿珂，这胡大哥的武功高得了不得，你是亲眼见过的了，要保你母亲一人，那是易如反掌。”阿珂心想倒也不错，愁眉稍展。

韦小宝忽然一拍桌子，叫道：“啊哟，不好！”阿珂惊问：“什么？你说我娘有危险么？”韦小宝道：“你娘倒没危险，我却有大大的危险。”阿珂奇道：“怎么危险到你身上了？”韦小宝道：“胡大哥跟我是八拜之交，是结义兄弟。倘若他在兵荒马乱之中，却跟你娘搂搂抱抱，勾勾搭搭，可不是做了我的岳父吗？这辈份是一塌糊涂了。”阿珂啐了一口，白眼道：“这位胡伯伯是最规矩老实不过的，你道天下男子，都像你这般，见着女人便搂搂抱抱、勾勾搭搭吗？”

韦小宝笑道：“来览览，咱们来搂搂抱抱、勾勾搭搭！”说着张臂向她抱去。

韦小宝升为“一等通吃伯”之后，岛上厨子、侍仆、婢女又多了数十人。韦虎头身在襁褓之中，便有了“云骑尉”的封爵。荒岛生涯竟然也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只不过太也安逸无聊，韦小宝千方百计想要惹事生非，搞些古怪出来，须知不作荒唐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只可惜七位夫人个个一本正经，日日夜夜，看管甚紧，连公主这等素爱胡闹之人，也不肯追随他兴风作浪，这位一等通吃伯束手缚脚，只有废然长叹。

想起孙思克说征讨吴三桂大小诸场战事，有时惊险百出，有时痛快淋漓，自己却置身事外，不能去大显身手，实是遗憾之极；自己若在战阵之中，决计不能让吴三桂如此一死了之，定会想个法子，将他活捉了来，关入囚笼，从湖南衡州一直游到北京，看一看收银子五钱，向他吐一口唾沫收银子一两，小孩减半，美女免费。天下老百姓恨这大汉奸切骨，我韦小宝岂有不花差花差哉？

吴三桂已平，仗是没得打了，但天下除了打仗之外，好玩之事甚多，只要到了人多之处，自有生发热闹，总而言之，须得离开通吃岛；但七个夫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寸步不离的跟着，便如是十块石头吊在颈中，要想一齐偷偷离开通吃岛，委实难之又难，不如撇下这十个人，自己想法子溜了罢。自从送走孙思克后，每日里就在盘算这个主意。有时坐在大石上垂钓，想像坐在大海龟背上乘风破浪，悠然而赴中原，不亦快哉？

这一日将近中秋，波天时仍颇炎热，韦小宝钓了一会鱼，心情烦躁，倚在石上正要朦胧入睡，忽听得有声音说道：“启禀韦爵爷：海龙王有请！”

韦小宝大奇，凝神看时，只见海中浮起一头大海龟，昂起了头，口吐人言：“东海龙王他老人家在水晶宫中寂寞无聊，特遣小将前来恭请韦爵爷赴宴，宴后豪赌一场。海龙王以珊瑚、水晶下注，陆上的银票一概通用。”韦小宝大喜，叫道：“妙极、妙极！这位高邻如此客气，自然是要奉陪的。”

那大龟道：“水晶宫中有一部戏班子，擅做群英会、定军山、钟馗嫁妹、白水滩诸般好戏。有说书先生擅说大明英烈传、水浒传诸般大书。又有无数歌女，各种时新小调，叹五更、十八摸、四季相思无一不会。海龙王的七位夫人个个花容月貌，久慕韦爵爷风流伶俐，都盼一见。”

韦小宝只听得心痒难搔，连道：“好，好！咱们这就去罢。”

那大龟道：“就请爵爷坐在小的背上，摆驾水晶宫去者。”

韦小宝翻身纵身一跃，坐上大龟之背。那大龟分开海波，稳稳游到了水晶宫。东海龙王亲自在宫外迎接，携手入宫。南海龙王已在宫中相候。

欢宴之间，又有客人络绎到来，有猪八戒和牛魔王两个妖精，张飞、李逵、牛皋、程咬金四位大将，纣王、楚霸王、隋炀帝、明正德四位皇帝。这四帝、四将、一猪一牛二龙四位神魔，个个都是古往今来、天上地下兼海底最糊涂的大羊牯。

宴后开赌，韦小宝做庄，随手抓牌，连作弊，每副牌不是至尊宝，就是天一对，只赢得那十二人哇哇大叫，金银财宝输尽皆堆在韦小宝身前，最后连纣王的姐己、正德皇帝的李凤姐，以及猪八戒的钉耙、张飞的丈八蛇矛也都赢了过来。

待得将李逵的两把板斧也赢过来时，李逵赌性不好，一张黑脸只胀得黑里泛红，大喝一声：“贼厮鸟，做人见好就该收场了。你赢了人家婆娘，也不打紧，却连老子的吃饭家伙也赢了去，太也没有义气。”一把抓住韦小宝的胸口，提起醋钵大的拳头，打将下来，砰的一声，打在他耳朵之上，只震得他耳中嗡嗡作响。

韦小宝大叫一声，双手一提，一根钓丝甩了起来，钓鱼钩钩在他后颈之中，央猛拉之下，鱼钩入肉，全身跟着跳起。瞬时之间，什么李逵、张飞、海龙王全都不知去向，待得惊觉是南柯一梦，却又听得砰的一声巨响，起自海上。

植字：夏翁

第四十六回 千里帆樯来域外 九霄风雨过城头

抬头向海面上看时，只见十来艘舢舨巨舰，张帆乘风，正向岛上疾驶而来，韦小宝势头不对，一扯之下，没能将鱼钩扯脱，反而钩得后颈好不疼痛，当即拔步飞奔，让那钓鱼杆拖在身后，心想定是郑克爽这小子带兵还债来了，还债本来甚好，可是欠债的上门，先开上几炮，来势汹汹，必非好兆。

他还没奔到屋前，彭参将已气急败坏的奔到，说道：“韦……韦爵爷……大事不好，台湾兵船打过来了。”韦小宝问道：“你怎知是台湾兵船？”彭参将道：“卑职刚……刚才用千里镜照过了，船……尾巴……不，不，船头上漆着一个太阳，一个月亮，那是台湾郑……郑逆的徽号，一艘船要是装五百名兵将，两艘二千，三艘那就有七八千……”

韦小宝接过他手中千里镜，对来船望去，一数之下，共有十三艘大船，再细看船头，果然依稀画得有太阳和月亮的徽记，喝道：“快去带兵步防，守在岸边，敌人坐小艇登陆，这就放箭！”彭参将连声答应，飞奔而去。

苏荃等都闻声出来，只听得来船又砰砰排排的放炮。公主道：“阿珂妹子，你去台湾时，带不带虎头同去？”阿珂顿足怒道：“你……你开什么玩笑？”

韦小宝更加恼怒，骂道：“让公主这臭皮带了她的双双去台湾……”

苏荃忽道：“咦，怎地炮弹落海，没溅起水柱？”只听得砰砰排两响，炮口烟霏弥漫，却没炮弹打上岸来，也没落入海中。韦小宝一怔，哈哈大笑，道：“这是礼炮，不是来跟咱们为难的。”公主道：“先礼后兵！”韦小宝怒道：“双双这小丫头呢？快过来，老子要打她屁股。”公主嗔道：“好端端的为什么打女儿？”韦小宝道：“谁教她的娘这么讨厌！”

来船渐近，从千里镜中看得清楚，船上升起的竟是大清黄龙旗，并非台湾日月旗，韦小宝又惊又喜，将千里镜交给苏荃道：“你瞧瞧，这可奇了。”

苏荃看了一会，微笑道：“这是大清水师，不是台湾的。”

韦小宝接过来又看，笑道：“对啦，果真是大清水师。哎哟，干什么？他妈的好痛！”回过头来，原来抱在阿珂怀里的韦虎头抓住了钓杆，用力拉扯，鱼钩在韦小宝颈中，自然扯得他好生疼痛。阿珂忍住了笑，忙轻轻替他把鱼钩取下，笑道：“对不住，别生气。”

韦小宝笑道：“乖儿子，年纪小小，就有姜太公的手段，了不起！”

公主哼了一声，骂道：“偏心鬼！”

只见彭参将快步奔来，叫道：“韦爵爷，船上打的是大清旗号，只怕有诈。”韦小宝道：“不错！只许一艘小艇载人上岛，问明白了再说。”彭参将接令而去。

公主道：“定是郑克爽这小子假打大清旗号，这些明明是台湾船嘛！”韦小宝道：“很好，很好，公主，你近来相貌美得很啊。”公主一怔，听丈夫称赞自己，却也忍不住喜欢，微笑道：“还不是一样，有什么美了？”韦小宝道：“你唇红面白，眉毛弯弯，好像月里嫦娥下凡，郑克爽见了一定喜爱得紧。”公主吐的一声。

不多时来船驶近，下锚停泊，六七名水兵划了一艘小艇，驶向岸边。彭参将指挥士兵，弯弓搭箭，对住了小艇。小艇驶到近处，艇中有人拿起话筒放在口边，叫道：“圣旨到！水师提督施军门向韦爵爷传旨。”

韦小宝大喜，骂道：“他妈的，施琅这家伙搞什么古怪，却坐了台湾的战船来传旨。”苏荃道：“想是他在海上遇到了台湾水师，打了胜仗，将台湾的战船捉了过来。”韦小宝道：“定是如此。荃姊姊料事如神。”

公主兀自不服气，嘀咕道：“我猜是施琅投降了台湾，郑克爽派他假传圣旨。”韦小宝心中一喜，也就不再斥骂，在她屁股上扭了一把，拍了一记，兴冲冲的赶到沙滩去接旨。

小艇中上来的果然是施琅。他在沙滩上一站，大声宣旨。原来康熙派施琅攻打台湾，澎湖一战，郑军水师大败，施琅乘胜入台。明延平郡王郑克爽不战而降，台湾就此归于大清版图。康熙论功行赏，以施琅当年闲居北京不用，得韦小宝保荐而立此大功，特此升韦小宝为二等通吃侯，加太子太保衔，长子韦虎头荫一等轻车都尉。

韦小宝谢恩已毕，茫然若失，想不到台湾居然已给施琅平了。

他和郑克爽一见面就结怨，师父陈近南为其所害，更是恨之切骨，但台湾一平，大明天下从此更无寸土，也不禁有些惆怅。他年纪幼小，从未读书，什么满汉之分，国族之仇，向来不放在心上，只是在天地会日久，平日听会中兄弟们说得多了，自然而然也觉满州人占我汉人江山十分不该。这时听说施琅将郑克爽抓了去北京，并不觉得喜欢。又想师父一生竭尽心力，只盼恢复大明天下，就算这件大事做不成功，也要保住海外大明这一片土，那知师父被害不久，郑克爽便即投降，师父在阴世得知，也必痛哭流涕。

韦小宝想到那日师父被害，也是因和施琅力战之后，神困力疲，才会被郑克爽在背后施了暗算，眼见施琅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气，不由得一肚子都是气，说道：“施大人立此大功，想来定是封了大官啦。”施琅微笑道：“蒙皇上恩典，赐卑职为三等靖海侯。”韦小宝道：“恭喜，恭喜。”心想：“我本来是一等通吃伯，升一级是三等通吃侯，小皇帝却连升我两级，原来要我盖过了施琅，免得大家都做三等侯，滋味不大好。”但想到施琅大战平台，何等热闹风光，自己却在这荒岛上发闷，既妒且恼，不由得更对他恨得牙痒痒地。

施琅请了个安，恭恭敬敬的道：“皇上召见卑职，温言有加，着实勉励了一番，最后说道：『施琅，你这次出师立功，可知是得了谁的栽培提拔？从前你在北京，谁都不来睬你，是谁推荐你的？』卑职回道：『回皇上：那是韦爵爷的保奏提拔，皇上加恩。』皇上说道：『你不忘本，这就是了。你即日去通吃岛向韦小宝宣旨，加恩晋爵，奖他有知人之明，为朝廷立功。』是以卑职专程赶来。”

韦小宝叹了口气，心想：“我提拔的人个个立功，就只我自己，却给监禁在这荒岛上寸步难行。小皇帝不住加我官爵，其实我就算封了通吃王，又有什么稀罕了？”说道：“施大人，你坐了这些台湾战船到来，倒吓了我一跳，还道是台湾的水师打过来了呢，那想得到是你来耀武扬威。”

施琅忙请安谢罪，说道：“不敢，不敢。卑职奉了圣旨，急着要见爵爷，台湾战船打造得好，行驶起来快得多，因此乘了台湾船来。”

韦小宝道：“原来台湾战船行驶得快，是为了船上漆得有太阳月亮的徽号。我先前心中嘀咕，只道施大人自己想台湾自立为王，可着实有些担心呢。”

施琅大吃一惊，忙道：“卑职糊涂得紧，大人指点得是。卑职办事疏忽，没将台湾战船上的徽号去了。”其实这倒不是他的疏忽，只是他打平台湾，得意万分，坐了所俘获的台湾战船北上天津，又南来通吃岛，故意不铲去船头台湾的徽号，好让人见了指指点点，讲述战船的来历，那是炫耀战功之意。不料韦小宝却说疑心他意欲在台湾自立为王，这是最大的犯忌违事，不由得满背都是冷汗；心想小皇帝对这少年始终是十分恩宠，自己血战几回平台湾，他舒舒服服的在岛上闲居，功劳竟然还是他大，他封了二等侯，自己却不过是一等通吃侯。倘若他回到北京，在皇上面前说几句闲话，自己这可大大糟糕了。

施琅心中这一惶恐，登时收起初上岸时那副趾高气昂的神气，命随同前来的属官上前拜见。其中一人却是韦小宝素识，是当年跟随陈近南而在柳州见过的地堂门好手林兴珠。韦小宝心中一怔：“他是台湾的将领，怎么会在施琅手下？”听他自报职位是水师都司。

林兴珠自上岸来见到韦小宝后，早就惊疑不定：“他是陈军师的小徒弟，怎么做了朝廷大官，连施提督见了他都这么恭敬？”

施琅指着林兴珠，以及一个名叫洪朝的水师守备，说道：“林都司和洪守备本来都在台湾军中，随着郑克爽爵爷和刘国轩大人归降朝廷的。他二人熟悉海事，因此卑职这次带同前来，让他二人照料台湾的船只。”

韦小宝“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见林兴珠和洪朝都低下了头，脸有愧色。

台湾自郑成功开府后，和日本、吕宋、暹罗、安南各地通商，甚为殷富。施琅平台，取得外洋珍宝异物甚多，自己一介不取，尽数呈缴朝廷。康熙命他带了一些来赐给韦小宝。此外施琅自己也有礼物，却是些台湾土产，竹箱、草席之类，均是粗陋物事。韦小宝一见，更增气恼，心道：“张大哥、赵二哥、王三哥、孙四哥打平吴三桂，送给我的礼物何等丰厚，你却送些叫化子的破烂东西给我，可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当晚韦小宝设宴款待，自是施琅坐了首席，此外是四名水师高职武官，以及林兴珠和洪朝二人。酒过三巡，韦小宝问道：“林都司，台湾延平郡王本来是郑经郑王爷，怎么变成了郑克爽这小子了？听说他是郑王爷的第二个儿子，该轮不到他做王爷啊？”

林兴珠道：“是。回爵爷：郑王爷于今年正月二十八去世，遗命大公子克臧接位。大公子英明刚毅，台湾军民向来敬服。可是太夫人董国太却不喜欢他，派冯锡范行刺，将他杀了，立二公子克爽接位。大公子的陈夫人去见董国太，说大公子无罪。董国太大怒，叫人赶了出来，陈夫人抱着大公子的尸体哭了一场，就上吊死了。那位陈夫人，便是陈……陈军师的大小姐。这件事台湾上下人心都很不服。”

韦小宝听说师父的女儿给人逼死，想起师父，心下酸痛，一拍桌子，骂道：“他妈的，郑克爽这小子昏庸糊涂，会做什么屁王爷了？”

林兴珠道：“是。二公子接位后，封他岳父冯锡范为左提督，一应政事都归他处理。这人处事不公，很有私心。有人大胆说几句公道话，都给他杀了，因此文武百官都是敢怒不敢言。大公子和陈夫人的鬼魂又常常显灵，到四月间，董国太就给鬼魂吓死了。”

韦小宝道：“痛快，痛快！这董国太到了阴间，国姓爷可不能放过了她。”林兴珠道：“谁说不是呢。董国太给鬼魂吓死的事一传出来，人心大快，全台湾从北到南，大家连放了三天爆竹，说的是赶鬼，其实是庆祝这老虔婆死得好！”韦小宝连说：“有趣，有趣！”

施琅道：“鬼魂的事也未必真有。想来董国太杀了大孙儿、逼死了大孙媳后，心中不安，老年人疑心生暗鬼，就日夜见鬼了。”韦小宝正色道：“恶鬼是当真有的，尤其是冤死屈死之人，变了鬼后，定要讨命报仇。施大人，你这次平台杀人很多，这些台湾战船中，恶鬼必定不少，施大人还是小心为妙。”施琅微微变色，随即笑道：“上阵打仗，免不了要杀人。倘若敌人阵亡的兵将都变了鬼来讨命做武将的个个不得好死了。”

韦小宝摇头道：“那倒不然。施大人本来是台湾国姓爷部下的大将，回过头来打死台湾的兵将，死了的冤鬼自然心中不服。这可跟别的将军不同。”

施琅默然，心下甚是忿怒。他是福建晋江人，台湾郑王的部属十之八九也都是福建人，尤以闽南人为多。他打平台湾后，曾听到不少风言风语，骂他是汉奸、闽奸，更有人匿名写了文章，做了诗来斥骂他讽刺他的。他本就心中有愧，只是如此当面公然讽刺，韦小宝却是第一人。他对韦小宝无可奈何，登时便迁怒于林兴珠，向他瞪了一眼，心道：“一离此岛，老子要你的好看。”

韦小宝说道：“施大人，你运气也真好，倘若陈军师没有被害，在台湾保护郑克臧，董国太、郑克爽他们就篡不了位。陈军师统率军民把守，台湾上下一心，你未必就能成功。”

施琅默然，心想自己才能确是远不及陈近南，此人倘若不死，局面自然大不相同。

洪朝忽然插口：“韦爵爷说得是。台湾的兵将百姓也都这么说。人人怨恨郑克爽杀害忠良，自毁长城，真是国姓爷的不孝子孙。”施琅怒道：“洪守备，你既降了大清，怎敢再说这等大逆不道的言语？”洪朝急忙站起，说道：“卑职糊涂，大人包涵。”

韦小宝道：“洪老兄，你说的是老实话，就算皇上亲耳听到了，也不能怪罪。坐下喝酒罢。”洪朝道：“是。”战战兢兢坐下，捧起酒杯，双手不住发抖，将酒泼出了大半杯。

韦小宝道：“陈军师被郑克爽害死，台湾人都知道了，是不是？”洪朝道：“是。郑克爽回到台湾后，他……他说陈军师……是……”向施琅瞧了一眼，不敢再说下去了。韦小宝道：“只要你说的实话，谁也不会怪你。”洪朝道：“是，是。郑克爽和冯锡范二人带着几名卫士，坐了小艇在大海里漂流，遇到了渔船，将他们救回台湾。郑克爽说，陈军师是给施将军杀死的。郑王爷得知之后，痛哭了好几天。后来郑克爽篡了位，自己才当众说出来，说陈军师是他杀死的。还大吹自己武功了不起。陈军师的部下许多人不服，去质问他陈军师犯了什么罪，都给冯锡范派人抓起来杀了。”

韦小宝将酒杯在桌上重重一放，骂道：“操他奶奶的！”忽然哈哈大笑，说道：“咱们平日骂人奶奶，这人的奶奶实在有些冤枉。只有操郑克爽的奶奶，那才叫天造地设，丁三配二四，再配也没有了。”

这几句话施琅听在耳里，却也十分受用。他所以得罪郑成功，全家被杀，都因董国太而起，说道：“韦爵爷这话对极，咱们都操他奶奶的。国姓爷英雄豪杰，什么都好，就是娶错了一个老婆。”

韦小宝摇头道：“旁人都好操郑克爽的奶奶，天下就是施将军一个人操不得。施将军的功名富贵，都是从这老虔婆身上而来。你父母妻儿虽然都让她杀了，可是换了个水师提督，三等靖海侯，这笔生意还是做得过啊。”

施琅登时满脸通红，心中怒骂：“老子操你韦小宝的奶奶。”强自抑制怒气，端起酒杯来大大喝了一口，可是气息不顺，酒一入喉猛地里剧烈咳嗽起来。

韦小宝心道：“瞧你脸色，心中自然在大操我的奶奶，可是我连爹爹是谁也不知道，奶奶是谁更加不知道，你想操我奶奶，非操错人不可。你心中多半还想做我老子，那么我奶奶便是你妈，你操我奶奶，岂不是你跟自己老娘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笑吟吟的瞧着他。

座上一名姓路的水师副将生怕他二人闹将起来，说道：“韦爵爷，施军门这次平台，那是全凭血战拼出来的功劳。施军门奉了圣旨，于六月初四率领战船六百余号，军士六万余人征台，在海上遇到逆风，行了十一天才到澎湖，十六就和刘国轩率领的台湾兵大战这一仗当真大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连施军门自己也挂了彩。”

韦小宝见林兴珠和洪朝都低下了头，脸有怒色，料想他二人也曾参与澎湖之役，心想这一仗当然是施琅大了胜仗，不想听路副将说他的得意事迹，问道：“施将军，当日国姓爷取台湾，也是从澎湖攻过去的么？”施琅道：“正是。”韦小宝道：“那时你在国姓爷部下，不知当时打澎湖是怎么打的？”施琅道：“红毛鬼子没派兵守澎湖。”

韦小宝问林兴珠：“当年国姓爷跨海东征，听说林大哥带领藤甲兵斩鬼脚，不知是怎样斩法？”林兴珠心想：“藤甲兵斩鬼脚的事，我早说给你听过了。这时你有来问，自然是不想听施琅平台的臭史，要我讲国姓爷和陈军师的英雄事迹。我自己的事是不能多说的，施琅心中一怀恨，定要对付我，还是捧捧他为妙。”说道：“施军门两次攻台湾，功劳实在大得很。当年国姓爷会集诸将，商议要不要跨海东征，很多将官都说台湾天险难攻，海中风浪既大，红毛鬼子又炮火厉害，这件事实在危险。但陈军师和施将军极力赞成，终于立了大功。”

施琅听他这么说，脸有得色。

林兴珠又道：“那是永历十五年二月……”

施琅道：“林都司，前明的年号，不能再提了，那是大清顺治十八年。”

林兴珠道：“是，是。这年二月，国姓爷大营移驻金門城。三月初一全军誓师祭海。初十那天，国姓爷和陈军师统带亲军右武卫、左右虎卫、骠骑镇、左先锋、中卫、后卫镇、宣毅前后镇、援剿后镇各路船舰，齐集料罗湾侯风。那时军心惶惶，很多人都怕出洋，国姓爷和陈军师、施将军分到各镇去激励军心。一直等到二十三中午，天才放晴，风浪止息，于是大军开出，二十四下午就到了澎湖。但到了澎湖之后，大风又起，海上风浪大作，好几天不能开船。澎湖各岛没粮食，军中缺粮，大家只好吃番薯度日，军心又慌乱起来。等到三十，实在不能再等了，国姓爷下令出发，不管大风大浪，都要东征。这天半夜一更后，国姓爷的中军舰上竖起帅字大旗，发炮三声，金鼓齐鸣，战船张帆向东。当时乌云满天，海上波涛就象一座座小山般扑上船头，风大浪大，人人身上都湿透了。国姓爷站在船头，手执长剑，大叫：『尽忠报国，不怕风浪！』喊声几乎把狂风巨浪的声音也压下去了。”

韦小宝向施琅道：“那时施将军自然也这般大叫了？”施琅道：“那一次卑职奉命驻守厦门，没去台湾。”韦小宝道：“原来如此，可惜……”

路副将道：“郑王爷道澎湖，遇到的不过是大风大浪，可是施军门在澎湖这场血战，那才惊心动魄。刘国轩统带的水师在澎湖牛心湾、鸡笼屿步防，沿岸二十里都筑了土垒，每隔一垒便有一门大炮。清水师开到时，岸上大炮齐发，又有火箭、喷筒，乖乖不得

韦小宝笑道：“路副将，我瞧你的胆子跟我差不多。”路副将道：“不敢，卑职怎及得上爵爷？”韦小宝问道：“你不及我？”路副将道：“自然不及。”韦小宝道：“这倒奇了。我以为我胆小如鼠，算得是差劲之至了，原来你比我还要没用，哈哈，奇怪，奇怪。”路副将涨红了脸，不敢作声。

韦小宝问林兴珠：“国姓爷统带大军出海之后，那又怎样？”林兴珠道：“战船在大风浪中行驶了两个更次，到三更时分，忽然风平浪静，乌云消散，又过了一会，更转为顺风，众军欢声雷动，都说老天保佑，此去必胜。初一早晨，战船到了鹿耳门外，用竹篙测水，不料沙高水浅，无法前驶。国姓爷甚是焦急，摆下香案，向天祈祷，过不多时，忽然潮水大涨，各战船一齐涌进鹿耳门。岸上的红毛兵开大炮轰击。红毛鬼在那里筑了两座城池，一座叫热来遮城，一座叫做普罗民遮城。”

韦小宝笑道：“鬼子的地方名字也起得古里古怪，什么热来遮，冷来遮，南无波罗密多观世音菩萨遮。”林兴珠微笑道：“当时国姓爷用千里镜察看，见红毛鬼有主力大舰两艘，巡洋舰两艘，还有夹板舰和小艇等数百艘，于是传下将令，命宣毅前镇镇督陈泽率领舰队，在鹿耳门岛登陆，扼守住北汕尾，以防另有红毛舰队来援；派黄昭带领铁手五百名，连环炮二十门，分为三队，到鲲身尾列阵，堵住敌军南下；派卑职带藤牌手五百名，从鬼仔埔后绕过鲲身之左截以为牵制。众将得令，分头出发，船上大炮也开炮还击。那一边陈军师率领水师，围住了红毛鬼的两艘主力战舰猛打。杀声大作，海面上满是硝烟火焰，打了一个多时辰，轰隆一声巨响，红毛鬼一艘主力战舰给我军击沉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贝克德亚号，是红毛鬼水师的精锐。另一艘马利亚号受了重伤，向东边大海中逃得不知去向。两艘红毛巡洋舰也退了回去。那时陈泽所带的兄弟遇上了红毛鬼陆军，个个争先，红毛鬼枪械虽然厉害，但见我军冲杀勇敢，吓得没了斗志，败退回城。我军登陆赤嵌，直捣普罗民遮城。”（按：郑成功自澎湖攻台，从今日的台南附近登陆，当时荷兰重兵也都驻扎在台南一带。）

韦小宝斟了一杯酒，双手捧给林兴珠，道：“林大哥，打得好，我敬你一杯。”林兴珠站起身来接了，谢过饮尽，续道：“我军在赤嵌登陆后，当地的中国人纷纷奔来欢迎，许多人都欢喜得哭了起来，都说：『这一下我们的救星可到了。』韦爵爷，国姓爷的老太爷郑太师，本来是在海上做没本钱买卖的，台湾是他老人家的老巢。后来他老人家带了手下弟兄回到中原，台湾就分别给荷兰鬼和西班牙鬼占据。荷兰鬼在南，西班牙鬼在北。两鬼相争，西班牙鬼打了败仗，台湾全境都给荷兰鬼占了。岛上我们中国人惨受荷兰红毛鬼的虐杀。郑太师的旧部有位兄弟，叫做郭怀一，是个英雄好汉。他留在岛上不走，眼见中国人给红毛鬼实在欺侮得狠了，暗约集兄弟，通知各地中国人，定八月十五中秋一齐起事，杀光全岛红毛鬼。不料有个汉奸，名叫普仔，竟去向红毛鬼告密……”

韦小宝拍桌骂道：“他奶奶的，中国人的事，就是让汉奸坏了。”林兴珠道：“是啊。郭怀一大哥一见普仔逃走，知道事情要糟，立即率领一万六千多名中国人攻进普罗民遮城，把红毛鬼的官署和店铺都放火烧了。红毛鬼调集大军反攻，炮火厉害。我们中国人除了有几枝火龙枪外，都是用大刀、铁枪、锄头、木棍当武器，在赤嵌一直打了十五天，郭怀一大哥不幸给红毛鬼大炮轰死……”韦小宝叫道：“哎哟，那可糟了。”林兴珠道：“正是。郭大哥一死，蛇无头不行，中国人就败出城来，在大湖边血战了七天七夜，中国人在大湖边被打死的共有四千多人，妇女孩子也宁死不屈，给杀了五百多人。凡是给红毛鬼捉了去的，女的被迫做营妓，男的不是五马分尸，就是用烙铁慢慢的烙死……”

韦小宝大怒，叫道：“红毛鬼这般残忍，比大清兵在我们扬州屠城还要狠毒！”施琅和路副将面面相觑，唯有苦笑，均想：“这少年说话当真不知轻重。”林兴珠道：“那是永历六年，八月里的事……”洪朝屈指数道：“永历六年，就是大清顺治七……八……九……顺治十年。”林兴珠道：“是罢？自从这一场大惨杀之后，台湾的中国人和红毛鬼势不两立，红毛鬼一有小小的因头，便乱杀中国人。因此大家一见国姓爷大军，那真是救命皇菩萨到了，男女老幼，纷纷向我们诉苦。就在这天晚上，红毛鬼的太守撰一大败之后，迁怒中国人，将住在一鲲身的中国人，不论老幼捉来统统杀了，一共杀了五百多人。次日国姓爷派兵攻普罗民遮城。陈军师定下计策，练了藤甲兵着地滚过去斩鬼子兵，就此将普罗民遮城攻了下来。”

韦小宝道：“这就是老兄的功劳了。”林兴珠道：“那全是陈军师的妙计，卑职没什么功劳。”又道：“国姓爷跟着挥兵进攻红毛太守撰一所驻的热来遮城。城上炮火猛烈，我军伤亡很重。但马信将军和刘国轩将军还是奋勇攻下了一鲲身。国姓爷见兄弟们阵亡的太多，于是在热来遮城外堆土筑起长围，在围上架了大炮向城里猛轰。不久我军第二路水师左卫、前卫、智武、英兵、游兵、殿兵各镇的船舰也都开到，声势更是大振。国姓爷一面派兵开垦种田，一面加紧围城。围到五月间，忽然红毛鬼的援兵从巴达维亚来到，城中红毛鬼出来夹攻。水陆大战，我军奋勇冲杀，海水都被鲜血染得红了。”

韦小宝拍桌赞道：“厉害，厉害！”向施琅道：“可惜施将军那时在厦门，不然的话，能赶上这几场大战，杀得他妈的几百名红毛鬼，那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施琅默然。

韦小宝问洪朝：“洪大哥，那时你打的是那一路？”洪朝道：“卑职那时是在刘国轩将军麾下，和陈泽陈将军统带的水师合兵围攻红毛援兵，在北汕尾一带大战。红毛鬼兵舰很大，枪炮犀利，我们枪炮的子弹打到红毛大舰上，都给铁甲弹了下来，伤他不得。宣毅前镇的林将军眼见支持不住，亲身率劣兵百名敢死队，身上带了火药包，冒死跳上红毛鬼大舰，炸坏了舰上大炮。红毛鬼见我们如此不怕死的猛攻，都乱了起来，我们打死了红毛鬼一名舰长，俘获两艘主力舰，红毛鬼水师溃不成军。陆上陈军师带兵大战，也大获全胜，后来陈军师身上一共挖出了七颗红毛铅弹。”韦小宝道：“嘿，我师父不死在红毛鬼的枪炮之下，却死在他奶奶的郑克爽这小子的剑下。施将军，男子汉大丈夫，总要打外国鬼子才了不起。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杀得再多，也不算好汉。你说是不是？”施琅哼了一声，并不作答。

林兴珠道：“红毛鬼接连打了几个败仗，就想来烧我军粮食，可是每次都给陈军师识破了，总是偷鸡不着蚀把米。红毛太守撰一困守孤城，束手无策，便派人渡海，去和大清闽浙总督李率泰联络，请他派兵来救。那李大人倒也有趣，覆信请红毛鬼派兵先去福建扫平国姓爷在金门、厦门一带的驻军，大清兵就到台湾来内外夹攻。那时候红毛鬼自身难保，像乌龟般缩在热来遮城里，说什么派兵去打金门、厦门？”

韦小宝道：“红毛鬼说话如同放屁，他们始终没来攻打金门、厦门，是不是？我们大清说过的话，却是算数的，后来可不是派兵攻打台湾了吗？只不过迟了这么二三十年，那也不打紧啊！施将军领兵打到台湾之时，不知有没有红毛鬼里应外合？”

施琅再也忍不住，霍地站起，怒道：“韦爵爷，兄弟跟你一殿为臣，做的都是大清的官，为什么你冷言冷语，总是讥刺兄弟？”韦小宝奇道：“噢，这可奇了，我几时敢讥刺施将军了？施将军没里通外国，那好得很啊。但如要里通外国，我看也还来得及。施将军手握重兵，红毛鬼、西班牙鬼、葡萄牙鬼、罗刹鬼都会喜欢跟你结交。”

施琅心中一凛：“不好！这小鬼要是向皇上告我一状，诬陷我里通外国，我这一生可就毁在他手里了。”适才一时冒火，出口无礼，不由得大是懊悔，忙陪笑道：“兄弟喝多了几杯，多有冲撞，还请韦爵爷恕罪。”

韦小宝见他发怒，本来倒也有些害怕，待见他改颜陪礼，知他忌惮自己，便笑道：“施将军倘若当真想在台湾自立为王，还是先把兄弟杀了灭口的好，免得我向皇上告密。如果只不过是大大声嚷嚷，发发脾气，兄弟胆子虽小，倒也是不怕的。”

施琅脸色惨白，离座深深一揖，说道：“韦爵爷，大人不记小人过，卑职荒唐，甘领责罚。不过自立为王、里通外国什么的，卑职决无此意。卑职一心一意的为皇上出力，忠字当头，决无二心。”

韦小宝笑道：“请坐，请坐。咱们走着瞧罢。”转头向林兴珠道：“你说的比说书先生还好看，这一回“国姓爷血战台湾，红毛鬼屁滚尿流”后来怎样？”

林兴珠道：“这时候，国姓爷率领大军打到台湾的消息传到了内地，黄梧黄大人就向朝廷献议，提出了所谓『坚壁清野平海五

”韦小宝道：“那黄梧是谁？”林兴珠向施琅瞧了一眼，咳嗽几声，却不立时便答。施琅道：“这位黄大人，本来也是国姓爷麾下的，职居总兵，他归顺朝廷后，官运亨通，逝世之时，已封到一等海澄公。”韦小宝道：“嘿，原来也是个好汉……”最后这个“奸”字，终于硬生生咽住了。施琅脸上一红，心想：“你骂我汉奸，我瞧你这满洲人也是假冒的，大家还不是彼此彼此。”

韦小宝道：“这黄梧有什么拍皇上马屁的妙策，一下子就封到公爵？本事可不小哇！这法儿咱们可得琢磨琢磨，好生学学。”林兴珠道：“这黄梧，当年国姓爷派他防守海澄，他却将海澄拿去投了朝廷，不肯归降的将士都给他杀了。当时朝廷正拿国姓爷没法子，忽然有对方这样一员大将率领军队，连同城市一起归降，朝廷十分欢喜，因此封赏特别从优。”韦小宝道：“原来如此。他献的又是什么计策？”林兴珠叹了口气，说道：“这位黄大人，害苦的百姓当真多得很了。他这平海五策，第一条是将沿海所有百姓一概迁入内地，那么金门、厦门和台湾就得不到接济。第二条是将沿海所有船只一概烧毁，今后一寸木板也不许下海。第三条是杀了国姓爷的父亲郑太师。第四条是挖掘国姓爷祖宗的坟墓，坏了他的风水。第五条是将国姓爷旧部投诚的官兵一概迁往内地各地垦荒，以免又生后患。”

韦小宝道：“嘿，这家伙的计策当真毒得很哪。”林兴珠道：“可不是么？那时顺治皇帝刚驾崩，皇上即位，年纪幼小，熬拜大权独揽。熬拜这奸贼见到黄梧的平海五策，以为十分有理，下令从辽东经直隶、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广东，沿海三十里内不许有人居住，所有船只尽数烧毁。那时沿海千千万万百姓，无不流离失所，过不了日子。”

施琅摇头道：“黄梧这条计策，也实在太过份了些。直到今上亲政，韦大人拿了熬拜，禁海令方才取消。可是沿海七省的百姓，已然受尽荼毒。当时朝廷严令，凡是犯界的百姓，捉到了立刻斩首。许多贫民过不了日子，到海边捉鱼，不知被杀了多少。郑太师也是那时被杀的。熬拜特地派遣兵部尚书苏纳海，到福建泉州南安县，去挖了郑家的祖坟。”

韦小宝道：“熬拜自称是勇士，这样干法可无聊得很。有本事的，就跟国姓爷真刀真枪去打一仗。将沿海百姓迁入内地，不是明摆怕了人家么？皇上爱惜百姓，黄梧的计策倘若呈到了皇上手里，非砍了他脑袋不可。”施琅道：“正是。黄梧死得早，算是他运气。”

林兴珠道：“郑太师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国姓爷怕动摇军心，说道这是谣言，不得轻信，可是据亲兵说，国姓爷常常半夜里痛哭。国姓爷又对陈军师和几位大将说，黄梧这几条计策果真毒辣厉害，幸好是东征台湾，否则十余万大军终究不能在金门、厦门立足。那时我们围攻已久，红毛兵几次想突围，都给打了回去。于是国姓爷传下将令，过年之前定要攻下热来遮城。”转头问洪朝：“是十一月二十二那天总攻，是不是？”

洪朝道：“是，那天大风大雨，我军各处土垒的大炮一奇猛轰，打坏了城墙一角，城东城西的碉堡也打破了。红毛鬼拼命冲出，死了几百人后还是退了回去。于是红毛太守撰写一竖白旗投降。那时台湾的中国人都要报仇，要将红毛鬼杀得干干净净。国姓爷向众百姓开导，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敌人投降了就不能再杀，准许红毛太守签署降书一十四款，率领残兵败将上船离台，逃去巴达维亚。红毛鬼自明朝天启四年占据台湾，一共占了三十八年，到这一年永历十五年……也就是大清顺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台湾重回中国版图。”

林兴珠道：“国姓爷下了将令，不许杀投降了的红毛兵，但中国百姓实在气不过，纷纷向他们唾口沫，投石子。小孩子还编了歌儿来唱。红毛兵个个断手折腿，垂头丧气，一句话也不敢说了。他们兵船开走的时候，升起了旗又降下，再放礼炮，说是向国姓爷拜谢不杀之恩。”韦小宝道：“好！我们中国人真是大大的威风。红毛鬼炮火这么厉害，打下台湾，那实在不容易，不容易！”洪朝道：“那热来遮城，国姓爷改名为安平镇，普罗民遮城改名为承天府，自此永为台湾的重镇。”

路副将插口道：“施军门取台湾，走的也是当年国姓爷的老路，从鹿耳门进去……”韦小宝挥手拦住他话头，打了个大大呵欠，说道：“中国人打得红毛鬼落海而逃，那才听得过瘾，自己人打自己人嘛，左右也不过是这么一回 事。施将军，咱们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这就散了罢。”施琅站起身来，说道：“是。多谢爵爷赐饭，卑职告辞。”

韦小宝回入内堂，说起如何拦住施琅的话头，总之是不让他自夸取台的战功，六位夫人听了都感好笑。只有阿珂默默无言，心想当年若是嫁了郑克爽，势须随他一同被俘，去了北京，亡国妾妇，难免大受屈辱。当日眼见郑克爽乘小艇离通吃岛，于他生死存亡就已浑不关心，此时听到他失国降敌，更不在意下，回忆前尘，自己竟能如此为他风采容貌所迷，明知此人是个没骨头、没出息的纨绔子弟，自己偏生就如瞎了眼睛一般，对他一往情深，此刻想来，兀自深感羞惭。

公主道：“皇帝哥哥待人太也宽厚，郑克爽这家伙投降了，居然还封他个一等公，爵位还在小宝之上，可教人好生不服气。”

韦小宝摇头道：“不打紧，不打紧。国姓爷是位大大的英雄好汉，皇上瞧在国姓爷的面上，才封他孙子做个一等公。单凭郑克爽自己的本事，只好封个一等毛虫罢了。”

次日中午，韦小宝单请林兴珠、洪朝二人小宴，问起施琅取台的经过。原来清军台军在澎湖牛心湾、鸡笼屿血战数日，施琅第一天打了败仗，后来清军水师援兵开到，又再大战，台湾船只被焚大败，死伤万余人，战舰或沉或焚，损失三百余艘。刘国轩率残兵退回台湾。

施琅率水师攻台，鹿耳门水浅，战船不能驶入，在海上泊了十二日，正自无计可施，忽然大雾弥天，潮水大涨，清军战船一齐涌入。台湾上下无不大大惊，都说：“当年国姓爷因鹿耳门潮涨而得台，现今鹿耳门潮水又涨，天险已失，这是天意使然，再打也也没用了。”

郑克爽得知清军舟师开进鹿耳门，早吓得慌了手脚，冯锡范劝他投降，自然一口答应，只是生怕施琅要报私仇，为难郑氏子孙，好生踌躇。当下刘国轩致书施琅，说道投降可以，但国姓爷的子孙必须保全，否则全台军民感念国姓爷的恩义，宁可战到最后一人。施琅立即答复，保证决不计较旧怨，否则天人共弃，绝子绝孙。于是郑克爽、冯锡范、刘国轩率领台湾文武百官投降。

明朝宗室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妾五人同殉死节，明嗣至此而绝。

韦小宝心想：“这位明朝皇帝的末代子孙自杀殉国，有五个老婆跟着他一起死。我韦小宝如果自杀，我那七个老婆中不知有几个相陪？”双儿是一定陪的，公主是一定恕不奉陪的。其余五个，多半要掷骰子，再定死活。方怡掷骰子时定要作弊，叫我这死人做羊牯。”

林兴珠又说，施琅带兵登陆后，倒也守信，并不难为郑氏子孙，还亲自到郑成功的延平王庙去致祭，痛哭了一场。洪朝道：“他祭文中有几句话说：‘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人。逮赐姓启土，始为岩疆，莫敢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隙，酿成大戾。琅与赐姓翦为仇高，情犹臣主。庐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此而已。’”这几句话倒也传诵一时。”韦小宝问：“他叽哩咕噜的说些什么？”洪朝道：“庐中穷士”就是伍子胥，当年伍子胥灭了楚国，将楚平王的尸体从坟里掘出来，鞭尸三百，以报杀父杀兄之仇。施琅说他决不干这种事。”

韦小宝冷笑道：“哼，他敢么？国姓爷虽已死了，他还是怕得要命。他败了郑家基业，只怕国姓爷的英魂找他为难，于是去国姓爷庙里磕头求情。这人奸猾得很，你们别上了他的当。”林洪二人齐声称是。

韦小宝道：“伍子胥的故事，我倒也在戏文里看过的，有一出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把头发吓得白了，是不是？”洪朝道：“是，是。爵爷记性真好。”韦小宝很久没听人说故事了，当下问起伍子胥的前后事迹。难得这洪朝当年考过秀才，虽然没考上，肚里却着实有些墨水，于是一五一十的详细说了。韦小宝听得津津有味，说道：“我在这荒岛上，实在无聊得紧，幸亏两位前来给我说故事解闷。最好你们多住几天，不忙便去。”

林兴珠道：“我们是台湾降将，昨天说话中可得罪了施将军。施将军要对付我们，便如捏死两只蚂蚁，只须随便加一个心怀反覆、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便可先斩后奏。就算斩了不奏，也不会有人追问。韦大人，请你跟施将军说说，就留了我们二人服侍你罢。”韦小宝大喜，问道：“洪大哥你以为如何？”洪朝道：“昨儿晚上卑职和林大哥仔细商量，若不得韦大人救命，我二人势必死无葬身之

地。韦小宝道：“二位跟了我，一切可得听我的。”林洪二人一齐躬身，说道：“韦大人不论吩咐什么，卑职唯命是从。”

韦小宝大喜，心想：“有了这两个好帮手，就有法子离开这鬼地方了。”

康熙派彭参将带兵守卫通吃岛，事先曾有严旨，决不能让韦小宝及其家人离岛一步。彭参将脑筋并不甚灵，也无多大本事，但对皇帝的圣旨，却是连杀他十七八次头也不敢有丝毫违背。康熙要他牢牢的看守，他便牢牢的看守。韦小宝要取他性命，只是一举手之劳，但就算将这五百零一名看守的兵将杀得干干净净，没有船只，终究不能离岛。林洪二人是水师宿将，弄船航海，必有本事。

当晚又宴请施琅，这次只邀林兴珠、洪朝二人作陪。说了一会闲话，韦小宝道：“施将军，你在这里总得任上一两个月罢？”施琅道：“卑职原想多住些日子，好常常听大人教诲。不过台湾初定，不能离开太久，明天就要向大人告辞了。”韦小宝道：“你说想多些日子跟我在一起，好常常听我教诲，不知是真话呢，还是说来讨我欢喜的？”施琅道：“自然千真万确，是卑职打心坎里说出来的话。当年卑职追随大人，兵驻通吃岛，炮轰神龙教，每日里恭聆大人教导，跟着大人一起喝酒赌钱说笑话，那样的日子，可开心得很了。”

韦小宝笑道：“如果能再过那样的日子，你开不开心？”施琅道：“那自然开心啊。日后皇上派了大人军国重任的大差事，卑职还是要讨令跟随大人的。”韦小宝点头道：“那很容易，你要追随我，听我说笑话，半点儿也不难。咱们明天就一起去台湾罢。”

施琅大吃一惊，站起身来，颤声道：“这……照照照照件事未奉皇上圣旨，卑职不敢奉命。还请……还请大人原谅。”

韦小宝笑道：“我又不是去台湾想干什么，只是听你们说得热闹，国姓爷在台南、台北开疆辟土，新造了一个花花世界，我想亲眼瞧瞧。到了台湾，你不是就可常常听到我的教诲么？这话是你自己亲口说的。我不过看你为人很好，从前又跟过我，咱们是老上司老部下，交情非同寻常，这才勉强想个法子，来答应你的请求。我去台湾玩玩，一两个月就回来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皇上也不会知道。”

施琅神色尴尬，躬身道：“韦大人，照件事实在为难得很了。大人有命，卑职本当遵奉，只不过倘若皇上怪罪下来，实有大大的不便。卑职如果不奏告，那是犯了欺君大罪，卑职是万万不敢的。”

韦小宝笑道：“请坐，请坐，施将军，你既不肯，那也是小事一椿，不用再说了。”施琅如释重负，连声称是，坐回席中。韦小宝笑道：“说到欺君之罪，不瞒你说，我欺瞒皇上的事倒也做过几椿，不过皇上宽宏大量，知道之后也不过骂上几句，没什么大不了的。”施琅道：“是，是。大家都说，皇上对韦大人深恩厚泽，真是异数。君臣如此投缘，实是旷古未有。但像卑职这种没福分的小将外臣，那是万万不敢跟韦大学习的。”

韦小宝微笑道：“施将军嘴里说得好象十分胆小，其实我瞧瞧啊，你的胆子倒是很大的。听说施将军攻下台湾后，做了一篇祭文去祭国姓爷，可是有的？”

施琅道：“回大人：『国姓爷』这三字，是说不得的了，现下的国姓是爱新觉罗。咱们提到郑成功时，要是说得客气些，只能说『前明赐姓』。因此卑职的那篇祭文中，只说『赐姓』二字，决计不敢大胆犯忌。”他料知不答应带同韦小宝去台湾，这小鬼必定鸡蛋里找骨头，硬要寻自己的岔子。『国姓爷』三字是大家都说惯了的，可是郑成功得明朝赐姓为朱，他的国姓是明朝的国姓，不是清朝的国姓，韦小宝倘若抓住这三个字大做文章，说他念念不忘姓朱是国姓，申报朝廷，照件事可大可小，说不定会酿成大祸，因此上抢先辩白。

其实韦小宝没半点学问，这些字眼上的关节，他说什么也想不到，经施琅一辩，反而抓到了把柄，说道：“施将军曾受明朝的爵禄，念念不忘前朝的赐姓，那也怪不得。倘若真是忠于我大清，应当称郑成功为『逆姓』、『匪姓』、『狗姓』才是。”

施琅低头不语，心中虽十二分的不以为然，但觉不宜就此事和他多所辩论，称郑成功为『赐姓』，果然还是不免有不忘前朝之意。

韦小宝道：“施将军那篇祭文，定是做得十分好的了，念给我听听成不成？”

施琅只会带兵打仗，那里会做什么祭文，这篇祭文是他幕僚中一名师爷做的。这师爷颇有才情，这篇祭文做得情文并茂，辞意恳切，施琅曾听不少人赞扬，心中得意，将其中许多句子记熟在胸，向人炫耀，当下便道：“卑职胡诌了几句，倒教韦大人见笑了。”于是将祭文中的几段要紧文字背了出来。

韦小宝听他背完了“独琅起卒伍，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翦为仇雠，情犹臣主。庐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此而已。”那一段，点头赞道：“好文章，好文章。这篇文章，别说杀了我头也做不出来，就是人家做好了要我背上一背，只怕也得读他十天八天。施将军文武全才，记性极好，佩服，佩服。”

施琅脸上微微一红，心道：“你明知我做不出，是别人做了，我读熟了背出来的。这般讥刺于我，那也不必跟你多说。”

韦小宝道：“庐中穷士，说的是伍子胥。当年他从楚国逃难去吴国，来到江边，一个渔翁渡他过江，去拿饭给他吃，伍子胥怕追兵来捉拿，躲在江边的芦草丛里。渔翁回来，见芦中躲得有人，便叫道：『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后来伍子胥带领吴兵，攻破楚国，将楚平王的尸首从坟墓中掘了出来，鞭尸三百，以报杀他父兄这仇。赐姓……郑成功曾杀我父兄妻儿，台湾人怕我破台之后也会掘尸报仇。卑职这篇祭文中说，这种事我是决计不做的，郑成功在天之灵可以放心，台湾军民也不必顾虑。”

韦小宝道：“原来如此。施将军是在自比伍子胥。”

施琅道：“伍子胥是大英雄、大豪杰，卑职如何敢比？只不过伍子胥全家遭难，他孤身一人逃了出去，终于带兵回来，报了大仇。这一节，跟卑职的遭遇也差不多罢了。”

韦小宝点头道：“但愿施将军将来的结局，和伍子胥大大不同，否则可真不妙了。”

施琅登时想到，伍子胥在吴国立了大功，后来却为吴王所杀，不由得脸色大变，握着酒杯的一只手不由得也颤抖起来。

韦小宝摇头道：“听说伍子胥立了大功，便骄傲起来，对吴王很不恭敬。施将军，你自比伍子胥，实在是非常不妥当的。你那篇祭文，当然早已传到了北京城里，皇上也必已见到了，要是没人跟你向皇上分说分说，我瞧，嘿嘿，唉，可惜……这一场大功只怕要付于流水……”施琅忙道：“大人明鉴：卑职说的是不做伍子胥，可不敢说要伍子胥，这……中间是完……完全不同的。”

韦小宝道：“你这篇祭文到处流传，施将军自比伍子胥，那是天下皆知的了。”

施琅站起身来，颤声道：“皇上圣明，恩德如山，有功的臣子尽得保全。卑职服侍了一位好主子，比之伍子胥，运气是好得多了。”

韦小宝道：“话是不错的。伍子胥到底怎样居心，我是不大明白。不过我看过戏文，吴王杀他之时，伍子胥说，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敬在城门上，好让我见到越兵打进京城来，见到吴国灭亡，后来好象吴国果然是给灭了。施将军文武全才，必定知道这故事，是不是啊？”

施琅不由得一股凉意从背脊骨上直透下去，他起初只想到伍子胥立大功后为吴王所杀的不祥史事，已然大为不安，还没想到伍子胥临死时的那几句话。自己那篇祭文中说“芦中穷士，义所不为”，虽说是不做伍子胥之事，但自比伍子胥之意，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祭文中提到伍子胥，说的只是“鞭尸报仇”，那料到韦小宝竟会拉扯到“诅咒亡国”这件事上去，如此大大犯忌的罪名，一给人加到自己头上，当真糟不可言。韦小宝这番言语，只要传进了皇帝耳里，就算皇上圣明，并不加罪，心里一定不痛快，自己再盼加官晋爵，从此再也休想了。要是皇帝的亲信如韦小宝之流再火上加油、挑拨一番，说自己心存怨望，讥刺朝廷诛杀功臣，项颈上这一颗人头，可实在难保之极。

一时思如潮涌，自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祭郑成功，更不该叫师爷做这篇祭文，以致给这精灵古怪的小鬼抓住了痛脚。他呆呆的站着发愣，不知说什么话来分辩才好。

韦小宝道：“施将军，皇上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施琅道：“是诛杀奸臣熬拜。”韦小宝道：“是啊。熬拜固然是奸臣，可是他是顾命大臣，当年攻城破敌，于我大清大大有功。皇上曾说：『我杀了熬拜，只怕有人说我不体恤功臣，说什么鸟、什

“那是什么话啊？我可说不上来了。”施琅道：“是鸟尽弓藏。”韦小宝道：“对了，连你也这么说……”施琅忙道：“不，不，我不是说皇上，说的是一句成语。”韦小宝道：“你是说一句成语，来形容皇上杀熬拜。”施琅急道：“大人问我是一句什么成语，卑职不过回答大人的问话，可万万不敢……不敢讪谤皇上。”

韦小宝双目凝视着他，只瞧得施琅心慌意乱。自古以来，做臣子的倘若自以为功大赏薄，皇帝必定甚是痛恨，臣子不必口出怨言，只要“心存怨望”四字，就是杀头的罪名。施琅心意彷徨之际，给韦小宝诱得说出了“鸟尽弓藏”四字，话一出口，立知不妙，可是已经收不回来了，何况除韦小宝外，尚有林兴珠洪朝二人，要想抵赖，也无从赖起。

韦小宝道：“施将军说‘鸟尽弓藏’，这句话是不是讪谤皇上，我是不懂的。朝廷里有学问的大学士、尚书、翰林很多，咱们不妨请他们去评评。不过我跟着皇上的日子不少，好象皇上爱听人说他是鸟生鱼汤，却不爱听人说他鸟尽弓藏。同是两只鸟，这中间只怕大不相同，一只是好鸟，一只是恶鸟。是不是啊？”

施琅又惊又怒，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你如此诬陷于我，索性将你三人尽数杀了，也免得留下了祸根；言念及此，不由得眼中露出凶光。

韦小宝见他突然面目狰狞，心中不禁一寒，强笑道：“施将军一言既出，死马难追。你眼前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立即将我和林洪二人杀了，再将我众夫人和儿子都杀了，然后兵发台湾，自立为王。只是你所带的都是大清官兵，不见得肯跟随你一起造反，台湾的军民也未必服你。”

施琅心中正在盘算这件事，听得他一语道破，凶焰立敛，忙道：“卑职绝无此意，大人不可多疑，加重卑职的罪名。但不知大人所说的第二条路是什么，还请大人开恩指点。”

韦小宝听他口气软了，登时心中一宽，架起了脚摇上几摇，说道：“第二条路，那就须得兄弟和林洪二位帮个忙才成。刚才施将军说到皇上之时，确是说了个‘鸟’字，恭颂皇上鸟生鱼汤，那好得很啊。兄弟日后见到皇上，定说施将军忠字当头，念念不忘皇恩浩荡，闲谈之中，常说伍子胥忘恩负义，吴王发兵帮他报了杀父大仇，以后差他无论干什么，自该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如何可以口出怨言，心怀不满？当年施将军倘若做了伍子胥，不但保得吴王江山万万岁，别说西施这样的美人能保住，连东施、南施、中施也一古脑儿都抢了来献给吴王。伍子胥念念不忘的只是自己，施将军念念不忘的，却是我大清圣明天子。好心必有好报，皇上论功行赏，施将军自然也是公侯万代了。”

这一番话只把施琅听得心花怒放，急忙深深一揖，说道：“若得大人在皇上跟前如此美言，卑职永远不敢忘了大人的恩德。”

韦小宝起身还礼，微笑道：“这些火说来惠而不费，要是我心情好，自然也会奏知皇上的。”

施琅心想：“真不让你去台湾走一遭，你这小子的心情怎么好得起来？”坐回椅中，说道：“台湾初平，人心未定。卑职想奏明皇上，差遣一位换尊望重的大员，前去宣示圣上的德音，安抚百姓。这一位大员，自然以韦大人最为适宜。卑职立刻拜表，奏请皇上降旨，委派大人前赴台湾宣抚。”

韦小宝摇头道：“你拜表上京，待得皇上旨意下来，这么一来一往，几个月的时候拖了下来，只怕传入皇上耳中的闲言闲语，没一千句，也有八百句了。这种事情，是差不得一时三刻的。最好施将军立刻请一位皇上亲信的大员，同去台湾侦查，方能证明你绝无在台湾自立为王的用心。外边传说你链名号也定下了，叫作什么‘大明台湾靖海王’，是不是？”

施琅听到‘大明台湾靖海王’七字，不由得吓了一跳，心想你在荒岛之上，听得到什么流言，自然是你信口编出来的，但这话一传到北京，朝廷定是宁可信其有，不会信其无，自己这可死无葬身之地了，忙道：“这是谎言，大人万万不可听信。”

韦小宝淡档的道：“是啊，我和你相识已久，自然是不信的。不过施将军平台，杀的人多，冤家一定结了不少。你的仇人要中伤你，我看也是防不胜防，难以辩白。常言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不知朝里大老，那一位是肯拼了身家性命，全力来维护施将军的？”

施琅心中更是打了个突，自己在朝中并无有力之人撑腰，否则当年也不会在北京投闲置散，到处钻营而无门路可走，真能给自己说得话的，也只有眼前这位护大人，当下咬了咬牙，说道：“大人指点，卑职感激不尽。既然事势紧迫，卑职斗胆请大人明日启程，前赴台湾查明真相。”

韦小宝大喜，但想是你来求我，不妨刁难刁难，说道：“凭着咱哥儿俩的交情，为了替施将军辩冤，辛苦一趟也没什么。就是我在岛上住得久了，再出海只怕会晕船。同时我的妻子儿女天逃在身边，也不舍得跟他们分离。”

施琅肚里暗骂：“你不知出过多少次海了，也从来没见过你晕过他妈的什么船！”赔笑道：“大人的众位夫人、公子和小姐，自然陪同一起前往。卑职挑最大的海船请大人乘坐，这些日子海上并无风浪，大人尽可放心。”韦小宝皱眉道：“既然如此，兄弟也只好勉为其难，为施将军走一遭了。”施琅连声称谢。

次日韦小宝带同七位夫人，两个儿子虎头、铜锤，一个女儿双双，上了施琅的旗舰。彭参将待要阻拦，施琅当即下令，将他绑在一棵大树之上。众船启碇开行。

韦小宝望着居住数年的通吃岛，笑道：“庄家已经离岛，这里不能再叫通吃岛了，咱们得改个名字才成。”施琅道：“正是。大人请看改个什么名字最好？”韦小宝想了想，说道：“皇上曾派人来传旨，说周文王有姜太公钓鱼，汉光武有严子陵钓鱼，凡是圣明天子必有个忠臣钓鱼。皇上派了我在这里钓鱼，咱们就叫它为‘钓鱼岛’罢。”施琅鼓掌称善，说道：“大人这名字取得再好也没有了，一来恭颂皇上好比周文王、汉光武，二来显得大人既如姜太公这般文武全才，又如严子陵这般清高风雅。对，对，咱们以后就叫它为钓鱼岛。”

韦小宝笑道：“只不过我这通吃侯要改名为钓鱼侯了，日后再升官进爵，叫作什么钓鱼公，口采就不怎么好了。”施琅笑道：“渔翁得利，大有所获，口采好得很啊。”韦小宝点点头道：“皇上封了我做通吃伯、通吃侯，我觉得倒也好听，我的几位夫人却不大乐意。日后奏请皇上改为钓鱼侯，说不定大家都高兴了。”

施琅肚里暗暗好笑，心想：“什么通吃伯、通吃侯，都是皇上跟你寻开心的，只当你是个弄臣，全无尊重之意。就算改为钓鱼侯，又有什么好听了？”口中却道：“自古道渔樵耕读，渔翁排名第一，读书人排在第四。钓鱼公、钓鱼王的封号，可比状元翰林尊贵得多。至于这钓鱼岛是否就是后世的钓鱼台岛，可惜史籍无从稽考。若能在岛上找到韦小宝的遗迹，当知在康熙初年，该岛即曾由国人长期居住，且曾派兵五百驻扎。”

不日，韦小宝乘坐施琅的旗舰，来到台湾，在安平府上岸。沿途林兴珠和洪朝指点当年郑成功如何进兵，如何大破红毛兵，韦小宝听得津津有味。施琅既带了他来台湾，他言语之中也就不再讥讽了。

施琅在将军府中大张筵席，隆重款待。饮酒之余，忽报京中有谕旨到来。

施琅忙出去接旨，回来脸色有异，说道：“韦大人，上谕要弃守台湾，这可糟了。”韦小宝奇道：“那为什么？”施琅道：“上谕令卑职筹备弃守台湾事宜，将全台军民尽数迁入内地，不许留下一家一口。卑职向传旨的使臣请问，原来朝中大臣建议，台湾孤悬海外，易成盗贼渊蔽，朝廷控制不易，若派大军驻守，又多费粮饷，因此决意不要了。”

韦小宝沉吟半晌，问道：“施将军可知朝中诸位大老真正的用意是什么？”施琅一惊，颤声道：“难道……难道伍子胥什么的话，已经传到了北京？”韦小宝微笑道：“常言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朝廷担心将军真要做什么‘大明台湾靖海王’，那也是有的。”

施琅道：“那……那怎么办？台湾百姓数十万人，在这里安居乐业已有数十年，一古脑儿迁去内地，叫他们如何过日子？倘若勒逼迁移，必生大变。何况大清官兵一走，红毛兵跟着又来占了，咱们中国人辛辛苦苦经营的基业，拱手送给红毛鬼，怎能叫人甘心？”

韦小宝沉吟半晌，说道：“这件事儿，我瞧也不是全无挽回的法子。皇上是最体恤百姓的，将军只须为百姓请命，说不定皇上就允准了。”施琅略觉宽心，说道：“不过倘若朝廷里已有了什么风言风语，卑职这般向皇上请陈，似乎不肯离台，显得……显得忠诚之心有点

儿不大够。”韦小宝道：“这当儿你只有立即前赴北京，将这番情由面奏皇上。你既到了北京，什么意图在台湾自立为王的谎言，自然再也没人相信了。”

施琅一拍大腿，说道：“对，对！大人指教得是，卑职明天就动身。”突然灵机一动，说道：“台湾的文武官员，就请大人暂且统带。皇上对大人是最信任不过的，只要是大人坐镇台湾，朝中大臣谁也不敢有半句闲话。”

韦小宝大喜，心想在台湾过构官瘾，滋味着实不错，笑道：“你不得圣旨，擅自将兵马大权交给了我，皇上怪责起来，却又如何？”施琅一听，又大为踌躇，寻思：“他是陈近南的弟子，反逆天地会的同党。皇上虽对他宠信，这些年来却一直将他流放在通吃岛上，不给他掌权办事。他一旦得兵马大权，要是联同天地会造反作乱，我……我这可又是死罪了。”转念一想，已有了计较：“我只须将全部水师带去，他就不敢动弹。他如大胆妄为，竟敢造反，水师回过头来，立时将他平了。”当即笑道：“兵马大权如果交给别人，说不定皇上会怪责，交给大人，那是百无禁忌的。”

当下酒筵草草而终。施琅连夜传令，将台湾文武大员召来参见韦小宝，由他全权指挥，便宜行事；又请师爷代韦小宝写了一道奏折，说是忧心国事，特来台湾暂为坐镇，俾朝廷无东顾之忧，请赦擅专之罪；又说台湾百姓安居已久，以臣在台亲眼所见，似以不撤为宜。

诸事办毕，已是次日清晨，施琅便要上船。韦小宝问道：“有一件大事，你预备好了没有？”施琅道：“不知是什么大事？”韦小宝笑道：“花差花差！”施琅不解，问道：“花差花差？”韦小宝道：“是啊。你这次平台功劳不小，朝中诸位大臣，每一个送了多少礼啊？”施琅一怔，道：“这是仗着天子威德，将士用命，才平了台湾，朝中大臣可没出什么力。”韦小宝摇头道：“老施啊，你一得意，老毛病又发作了。你打平台湾，人人都道你金山银山，一个儿独吞，发了大财。朝里做官的，那一个不眼红？”施琅急道：“大人明鉴，施琅要是私自取了台湾一两银子，这次教我上北京给皇上千刀万剐，凌迟处死。”韦小宝道：“你自己要做清官，可不能人人跟着你做清官啊。你越清廉，人家越容易说你坏话，说你在台湾收买人心，意图不轨。这么说来，你这次去北京，又是两手空空，什么礼物也不带了？”施琅道：“台湾的土产，好比木雕、竹篮、草席、皮箱，那是带了一些的。”

韦小宝哈哈大笑，只笑得施琅先是面河赤，继而恍然大悟，终于决心补过，当下向韦小宝深深一揖，说道：“多谢大人指点。卑职这次险些儿又闯了大祸。”

韦小宝召集文武官员，说道：“施将军这次上京，是为众百姓请命，假如不成功，大伙儿都要家破人亡。这请命费，难道要施将军一个人垫出来不成？各位老兄，大家赶紧去筹措筹措、摊派摊派罢！”施琅居官清廉，到台后不曾向民间取过金银。此刻韦小宝接手，第一道命令便是大征“请命费”。台湾百姓听到内迁的消息后，正自人心惶惶，得知施琅依了韦爵爷之计，上京为百姓请命，求不内迁，这笔“请命费”倒是谁都出得心甘情愿。好在台湾民间富实，只半天功夫，已筹到三十余万两银子。韦小宝命官库垫款六十余万两，又指点他向何人必须多送，何人不妨少送。施琅感激不尽，到当晚初更时分，这才开船。

次日韦小宝升堂，向众官员道：“昨晚施将军启程赴京，这请命费算来算去，总还是差了一百多万。兄弟为了全台百姓着想，只好将历年私蓄，还有七位夫人的珠宝首饰，一古脑儿又凑了一百万两银子，交施将军带去使用打点。唉，在台湾做官，可真不容易，兄弟只不过暂且署理，第一天便亏空了一百万。我这可是倾家荡产，全军覆没了。”

台湾府知府躬身说道：“大人爱护百姓，为民父母，真是万家生佛。除了公库垫款六十多万要还之外，韦大人这一百万两银子，自然也是要全台百姓奉还的。”

韦小宝点头道：“你们每个人也都垫了银子，个个都弄得两袖清风什么的，这个我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官大的垫了成万两，官小的垫了数千两、数百两不等，大家齐心合力，为来为去，都是为了众百姓。这些垫款，自然也是要地方上归还的。咱们做父母官的，也不能向老百姓算利息，大家吃些亏，拿回本钱，也就算了，这叫做爱民如子。”

众官大喜，一齐称谢，均觉这位韦大人体贴下情，有财大家发，果然是一位好上司。

韦小宝第一天署官，便刮了一百万两银子，此后财源滚滚，花巧多端，不必细表。

过得数日，韦小宝吩咐备下祭品，到郑成功祠堂去上祭，要瞧瞧这位名震天下的国姓爷到底是怎么一副模样。

来到祠中，抬头看时，只见郑成功的塑像端坐椅中，脸形椭圆，上唇、下唇及下颚均有短短黑须，双耳甚大，但眼睛细小，眉毛弯弯，颇有慈祥之意，并无威猛豪迈的英雄气概，韦小宝颇为失望，问从官道：“国姓爷的相貌，当真就是这样吗？”林兴珠道：“这塑像和国姓爷本人是挺象的。国姓爷是读书人出身，虽然是大英雄大豪杰，相貌却文雅得很。”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见塑像两侧各有一座较小塑像，左女右男，问道：“那两个是什么人？”林兴珠道：“女的是董太妃，男的是嗣王爷。”韦小宝道：“什么嗣王爷？”

林兴珠道：“就是国姓爷的公子，继任为王爷的。”韦小宝点头道：“啊，就是郑经了，跟郑克爽这小子倒也有些相象。我师父陈军师的像呢？”林兴珠道：“陈军师没有像。”韦小宝道：“这董太妃坏得很，快把她拉下来，赶紧叫人去塑陈军师的像，放在这里陪伴国姓爷。”

林兴珠大喜，亲自爬入神龛，将董太妃的塑像搬了下来。韦小宝向郑成功的塑像跪下，磕了几个头，说道：“国姓爷，你是英雄豪杰，我向你磕头，想来你也受得起。这老虔婆坏了你的大事，每天陪着你，你必定生气，我帮你赶走了，让我师父陈军师来陪你。”想到师父惨亡，不禁流下泪来。

全台百姓对董太妃恨之入骨，而陈永华屯田办学、兴利除弊，有遗爱于民，百姓称他为『台湾诸葛亮』。郑克爽当国之时，谁也不敢说董太妃一句坏话，不敢说陈永华一句好话。此时韦小宝下了“除董塑陈”的命令，人心大快，又听说他在国姓爷像前磕头流泪，众百姓更是感激。虽然这位韦大人要钱未免厉害了些，但一来他是陈军师的弟子，台湾军民不免推爱，二来施琅带领清兵取台，灭了大明留存在海外的一片江山，因此上虽然“施清韦贪”，众百姓反觉这位少年韦大人和蔼可亲，宁可他镇守台湾，最好施琅永远不要回来。

可是事与愿违，过得一个多月，施琅带了水师又回到台湾。

韦小宝在岸边相迎，只见施琅陪同一位身穿一品大员服色的大官从船中出来。那大官还在跳板之上，便大声叫道：“韦兄弟，你好吗？这可想煞做哥哥的了。”原来是索额图。韦小宝大喜，抢上前去。两人在跳板上拉住了手，哈哈大笑。

索额图笑道：“兄弟，大喜，大喜。皇上有旨，要你上北京。”韦小宝心中一喜一忧，寻思：“我如肯去北京，早就去了。小皇帝很是固执，他决不会向我投降的。我不答应打天地会，他就不会见我的面。”

施琅笑嘻嘻道：“皇恩浩荡，真是没得说的，皇上已答允撤销台民内迁的旨意。”

台湾众军民这一个多月来，日日夜夜都在担忧，生怕皇帝坚持要弃台湾，大家都说，皇帝的口是『金口』，说过了的话，决无反悔之理。施琅这句话一出口，岸上众官员听到了，忍不住大声欢呼，一齐叫了起来：“万岁，屯屯屯屯万岁！”

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是欢呼之声，跟着劈排啪啪的大放爆竹，比之过年还热闹得多。

索额图传下旨意，对韦小宝颇有奖勉，命他克日赴京，另有任用。韦小宝谢恩毕，两人到内堂摒众密谈。

索额图道：“兄弟，你这一次面子可实在不小，皇上怕你尚有顾虑，因此软命我前来促驾。你可知皇上要派你个什么差事？”韦小宝摇头道：“皇上的神机妙算，咱们做奴才的可屯方猜不透了。”索额图将嘴巴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打罗刹鬼！”注：据史籍所载当时清廷决心弃台，已有成议，全仗施琅力争，大学士李蔚又从中斡旋，这才决定设立官府，派遣驻军。在当时似是小事，于后世却有莫大影响。当年施琅若不力争，清廷平服郑氏后即放弃台湾，将全台军民尽数迁入内地，则荷兰人势必重来，台湾从此不属于中国版图。因此其时虽有不少人指施琅为汉奸，但于中华民族而言，其力排弃台之议，保全此一大片土地于中国版图，功劳也可说极大。

施琅曾奏减台湾地租田赋，康熙从其议，颇有惠于全台百姓。施琅次子施世纶，居官清廉，平民百姓和官员缙绅争执，施世纶必袒护平民，因此民间称为『施青天』，即后世说部“施公案”的主角。施琅第六子施世骠，为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六十年驻台，史称：

八月十三，怪风暴雨相逼为灾，兵民多死。世骧终夜露立，遂病，九月，卒于军中，下旨悼恤，赠太子太保。”此人在飓风袭台时通宵在外指挥救灾，因而病死，也可说是个爱好好官

韦小宝一怔之下，跳起身来，大叫：“妙极！”索额图道：“皇上说你得知之后，一定十分喜欢，果然不错。兄弟，罗刹鬼自顺治年间起，就占我黑龙江一带，势道十分猖獗。先帝和皇上宽宏大量，不予计较。那知罗刹鬼得寸进尺，占地越来越多。辽东是我大清的

根本所在，如何能容鬼子威逼？现下三藩叛逆和台湾郑氏都已荡平，天下无事，皇上就决意对罗刹用兵了
韦小宝在通吃岛闲居数年，闷得便如推牌九连抓十副整十，这时听得这消息，开心得合不拢嘴来
索额图又道：“皇上为了息事宁人，曾向罗刹国大汗下了几道谕旨，对方却始终没有答复。后来荷兰国使臣转告，说罗刹国虽大，却是蛮夷之邦，通国无一人懂得中华上国文字，接到皇上的谕旨，全然莫名其妙，因此只好不答。可是罗刹兵东来占地，始终不止。皇上说道，我中华上国讲究仁义，不能对蛮夷不教而诛，总是要先令他们知错，有个幡然悔改的机会，要是训喻之后，仍然强项不服教化，那时便只有加以诛戮了。朝中大臣，精通罗刹国言语的，却只有韦兄弟一人。”（按：当时中俄交涉，互相言语文字不通，确为事实。史载俄国沙皇致书康熙，有云：“皇帝在昔所赐之书，下国无通解者，未循其故。”）韦小宝心想：“原来为了我懂得罗刹鬼话，小皇帝才向我投降。”不禁手舞足蹈，大为得意

索额图笑道：“兄弟精通罗刹话，固然十分了不起，可是还有一大椿大本事，更是人所莫及。听说罗刹国的摄政女王，是大汗的姊姊，这位女王乃是兄弟的老相好，是不是啊？”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罗刹女人全身都是金毛，这个苏菲亚摄政女王相貌倒挺不错，他身上的皮肤，摸上去却粗糙得很。”索额图笑道：“皇上就是要兄弟出马，勉为其难，再去摸她几摸。”韦小宝笑着摇头，说道：“没胃口，没胃口。”索额图道：“兄弟一摸之下，两国交好，从此免了刀兵之灾，这是安邦定国的一椿奇功啊

韦小宝笑道：“原来皇上不是派我去带兵打仗，是要我施展‘十八摸神功’，哈哈！”嘴里唱了起来：“一呀摸，二呀摸，摸到罗刹国女王的头发边。女王的头发象黄金，索大哥和韦小宝花差花差哉！”两人相对大笑

韦小宝问起罗刹国侵占黑龙江的详情，索额图细加述说
原来在明朝万历年间，罗刹人便决意东侵。（罗刹即俄罗斯，“清史稿·郎坦等传”云：“俄罗斯之为罗刹，译言缓急矣耶。”缓读为俄罗斯，急读为罗刹。以俄语本音读之，罗刹更为相近。）先后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鄂霍次克等地筑城。顺治六年，罗刹人在鹿鼎山筑城，称阿尔巴青（中国则称为雅克萨城），同时顺流东下，沿途剽掠。顺治九年，满清宁古塔都统海色率兵二千，在黑龙江岸将罗刹兵逐退。后来又在松花江口交兵，满清都统明安达哩奋勇作战，大破罗刹军。罗刹兵西退，在尼布楚筑城，并遣使往莫斯科乞援。使者沿途散布流言，说黑龙江一带金银遍地，牛马成群，居民房屋皆镶嵌黄金。罗刹人梦想大发洋财，结队东来，沿途劫掠，残害百姓，哥萨克骑兵尤为残暴。满清宁古塔都统沙尔呼达、黑龙江将军巴海率兵御敌，于顺治十六年、十七年连胜数仗，打死了罗刹兵的统军大将，将哥萨克骑兵斩杀过半。于是罗刹人不敢再到黑龙江畔

到康熙初年，罗刹军民又大举东来，以雅克萨城为根据地。康熙年纪渐长后，知道罗刹人野心极大，严加防守，并移吉林水师到黑龙江驻防。罗刹军也不断增兵，将雅克萨城建筑得十分牢固，同时在通往罗刹国本部的交通要道沿途设站，决意将黑龙江一带广大土地席卷而有之。那时康熙正在全力对付吴三桂，无力分兵抗御罗刹的侵略，直到三藩削平，台湾郑氏归降，更无后顾之忧，这才专心应付。想起韦小宝曾去过莫斯科，不但熟悉俄邦情事，且和罗刹国掌握大权的摄政女王关系不同寻常，曾献计助她脱困夺权，受过她的封爵，这是手中的一着厉害棋子，如何不用？得知他到了台湾，当即命索额图前往宣召

韦小宝带了妻子儿女，命夫役抬了在台湾所发的“请命财”，两袖金风，上船北行。临行时向施琅要了原来台湾郑氏的将领何佑、林兴珠、洪朝，以及五百藤甲兵。施琅知他这次赴京，定得重用，自己在朝廷里正要他鼎力维持，自然没口子的答应，对他和索额图又都送了一份重礼

台湾百姓知道朝廷所以撤销举台内迁旨意，这位少年韦大人居功甚伟，人人感激，万民伞、护民旗等送了无数。韦小宝上船之际，两名耆老脱下他的靴子，高高举起，说是留为去思。这“脱靴”之礼，本是地方官清正，百姓爱戴，才有此仪节。韦小宝这“赃官”居然也享此殊荣，非但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欢送的鞭炮大放特放，更不在话下。

第四十七回 云点旌旗秋出塞 风传鼓角夜临关

不一日船到塘沽，韦小宝、索额图等一行人登岸陆行，经天津而至北京。韦小宝重入都门，当真是恍如隔世，心花怒放，飘飘欲仙，立刻便去谒见皇帝。

康熙在上书房传见。韦小宝走到康熙跟前，跪下磕头，还没站直身子，心下猛地悲喜交集，忍不住伏在地下放声大哭。康熙见韦小宝到来，心中有一大半欢喜，也有一小半恼怒，心想：“这小子无法无天，竟敢一再违旨。这次虽派他差使，却也要好好惩戒他一番，免得这小子恃宠而骄，再也管束他不住。”岂知韦小宝一见面竟会大哭，康熙心肠却也软了，笑道：“他妈的，你这小子见了老子，怎么哭起来？”韦小宝哭道：“奴才只道这一生一世，再也见不着皇上了。今日终于得见，实在是欢喜得紧。”康熙笑道：“起来，起来！让我瞧瞧你。”韦小宝爬起身来，满脸的眼泪鼻涕，嘴角边却已露着微笑。康熙笑道：“他妈的，你这小子倒也长高了。”童心忽起，走下御座，说道：“咱们比比，到底是你高还是我高。”走过去和他贴背而立。韦小宝眼见他身高相若，但皇上要比高矮，岂能高过了皇上，当即微微弯膝。

康熙伸手在两人头上一比，自己高了约莫一寸，笑道：“咱们一般的高矮。”转身走开几步，笑问：“小桂子，你生了几个儿子女儿？”韦小宝道：“奴才不中用，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康熙哈哈大笑，说道：“这件事我可比你行了。我已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韦小宝道：“皇上雄才大略，自然……自然这个了不起。”康熙笑道：“几年不见，你学问还是没半点长进。生儿女的事，跟雄才大略有甚么干系？”韦小宝道：“从前周文王有一百个儿子，凡是好皇帝，儿子也必定多的。”康熙笑问：“你又怎么知道了？”韦小宝道：“皇上派奴才去钓鱼，咱两个好比周文王和姜太公。周文王的事，奴才自然要问问清楚，免得见到皇上之时，回不上话。”这几年康熙忙于跟吴三桂打仗，昼夜辛劳，策划国事，身边少了韦小宝这个少年臣子说笑话解闷，有时着实无聊，此时君臣重逢，甚是开心，说了好一会闲话，问了他在通吃岛上的生涯，又问起台湾的风土民情。

韦小宝道：“台湾土地肥美，气候温暖，出产很多，百姓日子过得挺快活，得知皇上准许他们在台湾住下去，个个赞谢皇恩浩荡，都说皇上是不折不扣的鸟生鱼汤。”康熙点头道：“施政以不扰民为先。百姓既然在台湾安居乐业，强要他们迁入内地，实是大大扰民。朝中大臣不明台湾实情，妄发议论，险些误了大事。你和施琅力加劝谏，功劳不小。”韦小宝噗的一声跪倒，磕头道：“奴才多次违旨，杀十七八次都是应该的，不论有甚么功劳，皇上都不必放在心上。只求皇上开恩，饶了奴才性命，准许我在你身边服侍。”

康熙微笑道：“你也知道杀十七八次头也是应该，就可惜你没十八颗脑袋，否则的话，我定要砍下十七颗来。”韦小宝道：“是，是，奴才脑袋也不要多，只要留得一颗，有张嘴巴说话吃饭，也就心满意足了。”康熙道：“这颗脑袋留不留，那得瞧你今后忠心不忠心，是不是还敢违旨。”韦小宝道：“奴才忠字当头，忠心耿耿，赤胆忠心，尽忠报国。”康熙笑道：“你这忠字的成语，心里记得倒多，还有没有？”韦小宝道：“奴才心里只有一个忠字，自然记得多些，还有……还有忠君爱国，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还有忠厚老实……”康熙道：“起来罢！你如忠厚老实，天下就没一个刁顽狡猾之徒了。”韦小宝站起身来，说道：“回皇上：我只对你一个人忠心。对于别人，就不那么忠了，有时说不定还奸他一奸。奴才的性子是有点小滑头的，这个皇上也明白得很。不过我对皇上讲究‘忠心’，对朋友讲究‘义气’，忠义不能两全之时，奴才只好缩头缩脑，在通吃岛上钓鱼了。”

康熙道：“你不用担心，把话儿说在前头，我可没要你去打天地会。”负手背后，踱了几步，缓缓的道：“你对朋友讲义气，那是美德，我也不来怪你。圣人讲究忠恕之道，这个忠字，也不单是指事君而言，对任何人尽心竭力，那都是忠。忠义二字，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你宁死不肯负友，不肯为了富贵荣华而出卖朋友，也算十分难得，很有古人之风。你既不肯负友，自然也不会负我了。小桂子，我赦免你的罪愆，不全是为你以前的功劳，不全是为你我两个自幼十分投缘，也为了你重视义气，并非坏事。”

韦小宝感激涕零，哽咽道：“奴才……奴才是甚么都不懂的，只觉得别人真心待我好，实在……实在不能……不能对他们不住。”康熙点

点头，说道：“那罗刹国的摄政女王，对你也挺不错啊。我派你去打她，却又怎样？”

韦小宝嗤的一声，笑了起来，说道：“她给人关了起来，险些儿性命不保，奴才教她鼓动火枪手作乱，夺到了大位，也算对得住她了。她派兵想来夺皇上的锦绣江山，可万万容她不得。这女人水性杨花，今天勾搭这个男人，明天勾搭那个，那是当不得真的。就可惜罗刹国实在太远，否则奴才带一支兵去，把这女王擒了来请皇上瞧瞧，倒也有趣。”康熙道：“‘罗刹国太远’，这五个字很是要紧，只凭着这五个字，咱们这一战可操必胜。罗刹国虽然火器犀利，骑兵骁勇，但他们远，咱们近。他们万里迢迢的东来，兵员、马匹、火器、弹药、粮草、被服，甚么接济都不容易。现下我已派了户部尚书伊桑阿前赴宁古塔，构筑瑗瑛、呼玛尔二城，广积粮草弹药，又设置了十个驿站，使得军需粮饷供应畅通，源源不绝。日前又传旨蒙古，不许跟罗刹人贸易。再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广遣骑兵，见到罗刹人的粮草车辆，就放火烧他妈的，见到罗刹兵的马匹，立刻就宰他妈的。”韦小宝大喜，说道：“皇上如此调派，当真是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这一战已经胜了七八成。”康熙道：“那也不然，罗刹是大国，据南怀仁说，幅员还大过了我们中国，决计不可轻敌。我们如打了败仗，辽东一失，国本动摇。他们败了却无关大局，只不过向西退却而已。因此这一战只许胜不许败。你倘若败了，我就领兵出关亲征。第一件事，便是砍你的脑袋。”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韦小宝道：“皇上望安。奴才项上人头若是不保，那也是给罗刹兵砍下来的，决不能让皇上亲砍。”康熙道：“你明白这一节便好。兵凶战危，谁也难保必胜。我只是要你万万不可轻忽，打仗可不是油腔滑调之事。”韦小宝恭恭敬敬的道：“是。”康熙又道：“倘若单是行军打仗，本来也不用你去。不过这次跟罗刹国开战，并不是想灭了他，只是要他知难而退，不敢来侵我疆土，也就是了。因此须得恩威并济，要他们感恩戴德，两国永远和好。如果一味杀戮，罗刹国君主老羞成怒，倾国来攻，我们就算得胜，那也是兵祸连结，得不偿失。能和则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算上上大吉。你如能说得罗刹国摄政女王下令退兵，两国讲和，才是大大的功劳。”韦小宝道：“奴才见到罗刹兵的将军之后，将皇上的圣谕向他们开导，再要他们带话去给罗刹国摄政女王。”康熙道：“我曾传了好几名西洋传教士来，详细询问罗刹国的历朝故实、风土地理、军政人事……”韦小宝道：“对，对。皇上这是知他又知自己，百战百胜。”康熙微微一笑，说道：“那些教士都说，罗刹人欺善怕恶，如一味跟他说好话，他们得寸进尺，越来越凶，须得显点颜色，让他们知道咱们不好惹。因此咱们一面出动大军，诸事齐备，要打就打，另一面却又显得咱们是礼义之邦，中华上国，并不随便逞强欺人。”韦小宝道：“奴才理会的。咱们有时扮红脸，拔刀子干他妈的，有时又扮白脸，笑嘻嘻的摸他几下。就好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要叫他输得服服帖帖，从此不敢造反。”康熙嘿嘿一笑，道：“这就是了。”韦小宝见他笑容古怪，一转念间，已明其理，笑道：“就好比万岁爷七擒小桂子，叫奴才又感激又害怕，从此再也不敢玩甚么花样，小桂子又好像是孙悟空，总之是跳不出万岁爷这如来佛的手掌心。”康熙笑道：“你年纪大了几岁，可越来越谦了。你如要跳出我的手掌心，我可还真的抓你不住。”韦小宝道：“奴才在皇上的手掌心里舒服得很，又何必跳出去？”

康熙道：“平吴三桂的事，说来你功劳也是不小，那一趟事你没能赶上。现下我派你统带水陆三军，出征罗刹。雅克萨城筑于鹿鼎山，我封你为三等鹿鼎公，抚远大将军。武的由都统朋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宁古塔将军巴海助你，文的由索额图助你。咱们先出马步四方，水师五千，倘若不够，再要多少有多少。一应马匹军需，都已齐备。瑗瑛、宁古塔所积军粮，可支大军三年之用。野战炮有三百五十门，攻城炮五十门。这可够了吗？”

康熙说一句，韦小宝谢一句恩，待他说完，忙跪下连连磕头。康熙道：“罗刹国在雅克萨和尼布楚的骑兵步兵不过六千。咱们以七八倍兵力去对付，那是雷霆万钧之势了，只盼你别堕了我堂堂中华的国威才好。”韦小宝道：“这一仗是奴才带着皇上去打的，咱们只消有一点小小挫折，也让罗刹国人给小看了。皇上尽管放心。”康熙道：“很好。你还有甚么需用没有？”韦小宝道：“奴才从台湾带来了五百名藤牌兵来京，他们曾跟红毛兵开过仗，善于抵御火器，奴才想一并带去进剿罗刹。”康熙喜道：“那好得很啊。郑成功的旧部打败过荷兰红毛兵，你带了去打罗刹兵，咱们又多了三分把握。我本来担心罗刹兵火器厉害，只怕我军将士伤亡太多。”韦小宝道：“藤牌能挡住鸟枪子弹，这些藤牌兵着地滚将过去，用大刀斩鬼子兵的鬼脚。”康熙大喜，连称：“妙得很，妙得很！”韦小宝道：“奴才有个小妾，当年随着同去莫斯科，精通罗刹鬼话。想请皇上恩准，让她随军办事。”清朝规定，出师时军中携家带眷，乃是大罪因此须得先行陈请。康熙点了点头，道：“知道了。你好好立功去罢！”韦小宝磕头辞出，退到门口时，康熙问道：“听说你的师父陈永华，是给郑克？”杀的，是不是？”韦小宝一怔，应道：“是。”康熙道：“郑克？”已归降朝廷。我答应过他，郑氏子孙一体保全。你别去跟他为难。”韦小宝只得答应。他此番来京，早就预拟去寻郑克？”的晦气，那知道康熙先行料到，如此吩咐下来，倘若再去动他，那便是违旨了，寻思：“难道这小子害死我师父的大仇，就此罢休不成？”低了头缓步走出，忽听得有人说道：“韦兄弟，恭喜你啊。”韦小宝听得声音好熟，抬起头来，只见眼前一人身高膀宽，笑吟吟的望着自己，正是御前侍卫总管多隆。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那日他逃出宫去，明明在自己屋中已将多隆一剑刺死，这可不是他鬼魂索命来吗？霎时之间，只吓得全身发抖，既想转身奔逃，又想跪下哀求饶命，可是两条腿便如钉在地一般，再也难以移动半步，下身前后俱急，只差这么一点儿便要屎尿齐流。多隆走近身来，拉住了他的手，笑道：“好兄弟，多年不见，做哥哥的想念得紧，别来想必诸事如意。听说你在通吃岛上为皇上钓鱼，皇上时时升你的官爵，我听了也是喜欢。”韦小宝觉得他的手掌甚是温暖，日光照进走廊，他身旁也有影子，似乎不是鬼魂，惊悚之念稍减，喃喃应道：“是是。”又怕他念着前仇，要算那笔旧帐，只是那一七首明明对准了他心脏戳入他背心，如何会得不死，慌乱之际，哪里想得明白？多隆又道：“那日在兄弟屋里，做哥哥的中了暗算，幸蒙兄弟赶走刺客，我这条性命才得保全。这件事一直没能亲口向你道谢，心中可常常记着。你却又托施琅从台湾带礼物来给我，当真生受不起。”韦小宝见他神色诚挚，决非在说反话，心想：“他是御前侍卫总管，皇上身边的近臣。施琅这次来送礼，自然有他的份。想来他向施琅问起了我，施琅便卖个顺水人情，说礼物之中有一部分是我送的，以便显得他跟我交情很深，别人冲着我的面子，不会跟他为难。只是怎么说我赶走了刺客，这件事可弄不懂了。”多隆见他脸色白里泛青，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只道他是受了康熙的斥责，安慰他道：“皇上近来脾气有时不大好，多半是为了罗刹国欺人太甚，兄弟不必担心。待会下了班，咱们去好好的吃他一顿，叙上一叙。”韦小宝道：“皇上恩德天高地厚，刚才又升了我的官。兄弟心中感激，真不知怎样才报得了君恩。”多隆笑道：“恭喜，恭喜。兄弟办事能干，能给皇上分忧，加进官爵，那是理所当然。”艳羨之意见于颜色。韦小宝见他语气和神色之间，对自己又是亲热，又是羡慕，素知他是直爽汉子，不会作伪，心中惊惧之意尽去，笑道：“多大哥，请你等一等，兄弟尿急得很。皇上传见，吩咐叮囑的话很多，兄弟忍尿，痰粘倦焙颖，滴濯谏雍蛔x怒！倍嘹」口竿」口闹噬险倍甲樱版皇疽庚倍训希ω泳霾桓腋嬉怒」戡甲拥牡闭婪蚣逼鹧鹩9故且患口蟠蟠哪咽隆√何还口仓挥邢程ば”φ雍痼瘰迹噬喜呕岫||裨罢饷淳漫1 鸱拇螭既口粤接铮疵鹑イ猜植坏剿蚣笔杭薄6嘹『警ば”o 蚶辞缀癖祥站帽鹈胤辘闹凶攀蹈噬耍9奔霆TM潘邦退矫一裸队冢驹驹驮诘人」巽巽巽巽殖隼础口侨瘴ば”ζ艘仁Ω让疤澜畿嶂谛值芽悦」衡贻魏危4潭嘹。腫鹑皎账宰约汉苾遣淮恚」帝襄论攀登肛疲」氣坏剿尤幻凰渍ω幸约河治匏亢良」种裸」庖荒裁蚪腿匏眉颖锐纯款ω媪妹7 珂鑫」阅匠杂媛孜实比盞那樵啊6嘹::档溃骸澳伊瘴倚炎」词保」言诘采咸冈巳」囊囊埤9曆」剿担铤魑业男纳」9 耍ε炭驼庖坏洞胖准躺肆宋业姆危」黄说叫摹K」迪程艺庵中纳」说娜耍·纳盃酥幸裁灰桓魃」蔽ば”π牡溃骸安牙」00慈绪怒！毙Φ溃骸拔乙幌蚌坏来蟾縻款耐毙某Φ暮煤海」闹」蟾縻款霰/娜怒4蟾缙/模·翘毛咕璋」烫」兀故敬孕《怒/模俊倍嘹」汇叮」Φ溃骸靶值懿惶幔」业挂裁幌肿積N叶缘拙朔嘴C」右獬璋」彤幢罔瞧」闹柿怒！

两人笑了一阵。韦小宝笑道：“这刺客武功很高，他来暗算大哥，兄弟事先竟也没有察觉。”多隆道：“是啊。”压低了声音道：“刚才巧那时建宁公主殿下下来瞧兄弟。这种事情，咱们做奴才的是不敢多问一句的。我养了三个月的伤，这才痊愈。皇上谕示，是韦兄弟奋勇救了我的性命，亲手格毙了刺客。这中间的详细经过，兄弟也不必提了，总而言之，做哥哥的极承你的情。”韦小宝的脸皮之厚，在康熙年间也算得是数一数二，但听了这几句话，脸上居然也不禁为之一红，才知还是皇帝替自己隐瞒了。一来是皇上亲口说的多隆自然信之不疑；二来其中涉及公主的隐私，宫中人人明白，这种事越少过问越好，便有天大的疑窦，也只好深藏心底。若非如此要编造一套谎话来掩饰过去，倒也须煞费苦心。韦小宝内心有愧，觉得对这忠厚老实之人须得好好补报一番，说道：“兄弟在台湾带了些土仪，回头差人送到大哥府上。”多隆连

“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自己人，何必再闹这一套？上次施琅带来了兄弟的礼物，那已经太多了。”韦小宝突然想起一事，连声道：“这件事倒惠而不费，皇上就算知道了，也不能怪我违旨。”问道：“多大哥，郑克？”这小子归降之后，在北京怎么样？”多隆道：“皇上待他很不差，封了他一个一等公。这小子甚么都不成，托了祖宗的福，居然爵位比你兄弟还高。”韦小宝道：“那日咱们闹着玩儿，诬赖他欠了众侍卫一万两银子，由兄弟拿出来归还。这件事大哥还记得吗？”多隆哈哈大笑，说道：“记得，记得。兄弟那个相好的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倘若还是跟着郑克？”咱们这就去夺她回来。”韦小宝微笑道：“这姑娘早已做了我的老婆，儿子也生下了。”多隆笑道：“恭喜，恭喜。否则的话，郑克？”这小子在京师之中，管他是一等公、二等公，终究是个无权无势的空头爵爷，咱们要欺上门去，谅这小子屁也不敢多放一个。这种投降归顺的藩王，整日里战战兢兢，生怕皇上疑心他心中不服，又要造反。”韦小宝道：“咱们也不用欺侮他。只不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是天公地道的事。别说他不过是个一等公，就算是亲王贝勒，也不能欠了债赖着不还哪。”多隆道：“对，对，那日他欠了兄弟一万两银子，我们御前侍卫不少人都是见证，咱们讨债去。”韦小宝微笑道：“这小子可不长进得很。单是一万两银子，那是小意思。他后来陆陆续续又向我借了不少债，有亲笔借据在我手里。他郑家三代在台湾做王爷，积下的金银财宝还少得了？定是都带来了北京。郑成功和郑经是好人，料想不会搜刮百姓，可是郑克？”这小子难道还会客气么？他做一天王爷，少说也刮上一百万，两天就是二百万，三天三百万。他一共做了几天王爷，你倒给算算这笔帐看！”多隆张口结舌，说道：“厉害，厉害。”

韦小宝道：“兄弟回头将借据送来给大哥，这一笔钱，兄弟自己是不要的...”多隆忙道：“这个万万不可，做哥哥的给你包讨债，保管你少不了一钱银子。我带了手下的侍卫去登门坐讨，他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还。”韦小宝道：“这笔债是大了些，这小子当年花天酒地，花银子就像流水一般。一下子要还清，还真不容易。这样罢，大哥带人去讨，他要是十天八天还不出，就让他化整为零，分写借据，债主儿都写成侍卫兄弟们的名字。每张借据一千两一张也好，二千两一张也好。那一个侍卫讨到了手，就是他的。”多隆道：“那不成！众侍卫个个是你的老部下，给老上司办一点讨债小事，还能要赏，那算甚么话？”韦小宝道：“他们都是我老部下，是好兄弟、好朋友。这几年来，兄弟快马加鞭的加官进爵，可一直没甚么好处给大家，想想也不好意思。这几百万两银子，众位侍卫兄弟们就分了罢。”多隆大吃一惊，颤声道：“甚... 甚么有几... 几百万两银子？”韦小宝微笑道：“本钱嘛，也没这许多，其中有些是花帐，有些是虚头，利上加利的滚上去，数目就不小了。这一笔钱，大哥自己多分几成。”多隆兀自不信，喃喃的道：“几百万两？这... 这未免太多了罢？”韦小宝道：“所以啊，要他分开来写借据，讨起来方便些。”压低了嗓子道：“这件事可别牵扯我在内。倘若给御史们知道了，奏上一本，说兄弟交结外藩，放债图利，不大不小也是个罪名。但如御前侍卫们向他讨赌债，每人一千二千银子的事，那就全不相干。大哥要是怕御前侍卫独吃，干系太大，不妨约些骠骑营的军官同去。他们也都是我的老部下，也该分得些好处。”多隆连声称是，打定了主意，这笔债讨了来，至少有一大半要还给韦小宝，他虽慷慨大方，可不能让他血本无归。韦小宝十分得意，暗想多隆带了这群如狼似虎的御前侍卫和骠骑营军官去讨债，郑克？”这下子可有得头痛了。虽然碍于皇上吩咐在先，不能亲自去跟郑克？”为难道，以报杀师大仇，但这么一搞，少说也得败了他一半家产。这件事郑克？”多半还是哑巴吃黄连，不敢声张，就算给人知道了，那也是御前侍卫和骠骑营军官追讨赌债的私事，别人只会说郑克？”是纨绔子弟，立身不谨，来到京师，仍然赌博胡闹，谁也不会怪到他韦小宝头上。出得宫来，康亲王杰书、李雷、明珠、索额图、勒德洪、杜立德、冯溥、图海、王熙、黄机、吴正治、宗德宣等满汉大臣都候在宫门外，纷纷上前道喜，拥着他前去铜帽儿胡同。来到巷前，只见一座宏伟的府第耸立当地，比之先前的伯爵府更大了许多。大门上一块朱漆的匾额，却空荡荡地并无一字。韦小宝识得的字，西瓜大的还没一担，但匾上有没有字终究还分得出来，不禁一怔。

康亲王笑道：“韦兄弟，皇上对你的恩泽，真是天高地厚。那一年你伯爵府失火焚毁，你又不在于京里，皇上得知之后，便派做哥哥的给你另起一座府第。圣旨中没吩咐花多少钱，只说一应费用，内库具领。这是皇上赏你的，做哥哥的何必给皇上省银子？自然是宽里花钱，兄弟，你瞧瞧，这可还合意吗？”说着捋须微笑。韦小宝急忙道谢。从大门进去，果然是美轮美奂，跟康亲王府也差不了多少，众官啧啧称赞，尽皆艳羡。康亲王道：“这座府第起好很久，一直等着兄弟你来任。只是不知皇上如何加恩，要封你甚么官爵，因此府上那一块匾额便空着不写。这‘鹿鼎公府’四个字，便请咱们的李大学士大笔一挥罢。”李雷是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各大学士中资历最深，是为首辅，当下也不推辞，提笔恭楷写了“鹿鼎公府”四个大字。从吏捧了下去，命工匠铸成金字，镶在匾上。当晚鹿鼎公府中大张筵席，款待前来贺喜的亲贵大臣。郑克？”、冯锡范等台湾降人也送了礼来，却没亲身道贺。送走宾客后，韦小宝又开家宴，七位夫人把盏庆贺。韦小宝说起要带双儿随同北征，其余六位夫人一齐不依，说他太过偏心。韦小宝只得花言巧语说是皇上降旨，知道双儿到过罗刹国，懂得罗刹言语，是以派她随军效力。六位夫人只得罢了。好在双儿为人温柔谦和，和六位夫人个个情谊甚好，大家也不妒嫉于她。只建宁公主自忖以皇上御妹的身分，金枝玉叶，居然还及不上一个出身微贱的小丫头，心中着实气恼。不过七位夫人平时若有纷争，其余六人一定联盟对付公主。建宁公主人孤势单，韦小宝又不对她回护，近年来气焰已大为收敛，轻易不敢启衅。

次日韦小宝命双儿取出郑克？”当年在通吃岛上血书的借据，请了多隆来，交给了他。多隆大喜，说道：“既有亲笔借据，咱们石头里也要榨出他油来。郑克？”这小子要是胆敢赖债不还，咱们御前侍卫和骠骑营军官不用在京里混了。”此后数日之中，康熙接连宣召韦小宝进宫，给了他一张极大的地图，如何进军、如何接仗、如何围城、如何打援，一一详细指示，用朱笔在图上分别绘明。韦小宝道：“这一仗是皇上亲自带兵打的，奴才甚么也不敢自作主张，总之是遵照皇上的吩咐办事就是。否则的话，就算打了胜仗，皇上也不喜欢。”

康熙微笑点头，韦小宝这一番话深合他心意。他小时学了武艺，无法施展，只有与韦小宝扭打为乐，其后不断派遣韦小宝出外办事，在内心深处，都是以他为自己替身之意。韦小宝年纪比自己小，武功智谋，学问见识，无一及得上自己，他能办得成功，自己自然更是游刃有余。想起明朝正德皇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亲自领兵出征，也只是不甘寂寞、要一显身手而已。康熙作事自不会如正德皇帝这般胡闹，却从派遣韦小宝办事之中，内心得到了满足。当年吴三桂造反，他是身经百战的猛将，非同小可，必须以大臣宿将对付，倘若让韦小宝领兵，必定败事。这一仗打了数年，康熙虽不亲赴前敌，但每一场战役都询问详明，其中利弊得失，无不了若指掌，于实战之中学会了兵法。此时和罗刹国开仗，事无巨细，均已筹划妥善，大军未出都门，便已料到此战必胜，比之当年对付吴三桂时的战战兢兢，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韦小宝出征在即，不敢再去招惹天地会的兄弟，心想：“皇上不叫我去灭天地会，那是他向我投降，已给足了了我面子。我如不识相，又去跟李力世、徐天川他们聚会，给皇上知道了，却来旧事重提，这是韦小宝搬了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做人既蠢笨无比，又太不光棍。”

钦天监择定了黄道吉日，大军北征。是日康熙在太和门赐宴。午门外具卤簿，陛下张黄幄，设御座，陈敕印，王公百官会集。康熙升座。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小宝率出征官朋春、萨布素、郎坦、林兴珠等，运粮官索额图等上前跪倒。内院大臣奉宣满蒙汉三体敕书，授大将军敕印，颁赐衣马弓刀。出征将官分坐金水桥北，左右奏乐，陈百戏。康熙命大将军进御前，面授方略，亲赐御酒。大将军跪受叩饮，都统、副都统等继进，皇帝命侍卫赐饮，然后命百官遍饮众军，赐金钱布匹。百官众军谢恩，大军开拔。康熙亲送出午门。大将军及众官跪请回驾。然后水陆大军首途北征。众大臣眼见韦小宝身穿戎装，嬉皮笑脸，那里有半分大军统帅的威武模样？素知此人不学无术，是个市井无赖，领兵出征，多半要坏了大事，损辱国家体面，但知康熙对他宠幸，又有谁敢进谏半句？不少王公大臣满脸堆欢，心下暗叹。正是：丞相鱼鱼工拥笏将军跃跃伊登坛

韦小宝奉皇帝之命办事，从来没此次这般风光，心中的得意，那也不用说了，知道这一次事关重大，在军中强自收敛，居然不敢开赌，途中无聊之际，也不过邀了几名大将来掷几把骰子，输了喝酒而已。

一日，大军出山海关，北赴辽东。这是韦小宝旧游之地，只是当年和双儿在森林中捕鹿为食，东躲西藏，狼狈不堪，那有今日出关北征的威风？

其时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大军渐行渐北，朔风日劲。这一日离雅克萨城尚有百余里，前锋何佑至大营禀报：斥堠兵得当地百姓

罗刹兵四出扰民，杀人放火，奸淫捕掠，无恶不作，每过十余日便来一次，预料再过数日，又会出来劫掠。韦小宝早得康熙指示机宜，吩咐大军扎营不进，命何佑统率十个百人队，在离雅克萨城三十里外分头埋伏。如罗刹军大队到来，便深伏不出，避不交兵，遇到小队敌军，则或杀或捉，尽数歼灭，一个都不许放了回城。何佑接令而去。过得数日，这天上午，隐隐听得远处有火枪轰击之声，此起彼伏，良久不绝，料得先锋已在和罗刹兵交战。到得下午，何佑派人至大营报捷，说道歼灭罗刹兵二十五人，俘掳十二个。韦小宝得报大喜。傍晚时分，前锋将所俘掳的十二名罗刹兵送到大营来。韦小宝升帐，亲自审问。那十二名罗刹兵听得韦小宝居然会说罗刹话，大为骇异，然而人人都十分倔强，说道中了埋伏，清兵人多，胜得毫不光彩。

韦小宝大怒，叫过两名罗刹兵来，从怀中取出骰子，说道：“你们两个掷骰子！”这掷骰之戏，西洋自古便有，埃及古墓中所发掘出来的，和中国骰子即无分别，罗刹兵倒也是玩惯了。两名罗刹兵相顾愕然，不知这清兵的少年将军搞甚么花样，便依言掷骰。两粒骰子，一个掷了七点，一个掷了五点。

韦小宝指着那掷了五点的罗刹兵道：“你输了，死蛮基！”罗刹语中，“死蛮基”是“死亡”之意。他转头吩咐亲兵：“拉出去砍了！”四名亲兵将那罗刹兵押到帐口，一刀杀死，呈上首级。余下十一名罗刹兵一见，无不脸色大变。韦小宝指着另外两名罗刹兵道：“你们两个来掷骰子。”那两名哪里还肯掷骰，不约而同的道：“我不掷！”韦小宝道：“好，你们不掷。”对亲兵道：“两个都拉出去砍了！”顷刻间又杀了两人。韦小宝又指着两名罗刹兵道：“你们两个来掷。”两人知道倘若不掷，立时便死，掷一把骰子，倒还有一半逃生的机会。一人战战兢兢的拿起骰子，正待要掷，另一名罗刹兵伸手抢了过去，对韦小宝道：“我跟你掷！”神色极为傲慢。韦小宝笑道：“好啊，你竟胆敢向我挑战。你先掷。”那兵掷了个七点，韦小宝掷了十点，笑问：“怎么样？”那兵神色惨然，说道：“我运气不好，没甚么好话。”韦小宝道：“你来到我们中国，杀过多少中国人？”那兵昂然道：“记不清了，少说也有十七八个。你杀我好了，我反正也不吃亏。”韦小宝吩咐将他砍了，指着另一名罗刹兵道：“你来掷。”那兵拿了骰子，手臂只发抖，两粒骰子一先一后跌在桌上，竟是十一点，赢面已很大。韦小宝想玩花样掷个十二点，那知疏于练习，手法不灵，两粒骰子的六点不是向上，却一齐向下，变成只有两点。他一怔之下，哈哈大笑，说道：“我赢了！”那兵忙道：“我是十一点，你只两点，怎么是你赢？”韦小宝道：“这次点子小的赢，点子大的输。”那兵不服，说道：“自然是点子大的赢，我们罗刹国向来的规矩是这样的。”韦小宝掀起了脸，说道：“这里是哪里，还是罗刹地方？”那兵道：“是……是中国地方。”韦小宝道：“既然是中国地方，自然照中国规矩。谁叫你们到中国来的？下次我到罗刹地方的时候，再跟你掷骰子，就照罗刹规矩好了。你死蛮基！”转头对亲兵说：“拉出去砍了！”

他又叫了一名罗刹兵出来。那兵倒也精细，先要问个明白：“按照中国规矩，这一次是点子大的赢，还是点子小的赢？”韦小宝道：“按照中国规矩，是中国人赢。中国人的点子大，就算大的赢；中国人点子小，就算小的赢。”那兵气忿忿的道：“你横蛮得很，不讲道理。”韦小宝道：“你们罗刹兵到中国来，杀人抢劫，不是我们中国人到罗刹来杀人抢劫。到底是罗刹人横蛮呢，还是中国人横蛮？”那兵默然。韦小宝道：“快掷，快掷！”那兵道：“反正是我输，还掷甚么？”韦小宝道：“不掷，死蛮基！死蛮基！”他再叫一名罗刹兵出来。那兵身材魁梧，长了满脸须子，大声道：“中国小子，你不用玩鬼花样，爽爽快将我杀了便是。这一次你们人多，埋伏在雪地里，突然涌将出来，赢了也不光彩。我们罗刹国大兵到来，将你们一个个都杀了。”韦小宝道：“你给我们捉住，输得不服，是不是？”那兵道：“自然不服！”韦小宝道：“倘若咱们人数一样，面对面的交锋打仗，你们一定赢的，是不是？”

那兵傲然道：“这个自然。我们罗刹人一个打得赢五个中国人，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到中国来了。我跟你赌，你们派五个人出来跟我打。你们赢了，就杀我的头，倘若我赢，立刻放了我。”这人是罗刹军中著名的勇士，生具神力，眼见韦小宝帐中的将军亲兵个个比他至少要矮一个头，以一敌五，自己赢面也是甚高。双儿一直坐在一旁，这时听得他言语傲慢，便道：“罗刹人，没用。中国女人，也胜了你。”说着走过来，站在韦小宝身边。那兵见她身材纤小，容貌美丽，忍不住笑了出来，说道：“你要跟我比武？”韦小宝吩咐亲兵割断绑住他双手的绳索，微笑道：“好双儿，叫他见识见识中国女人的厉害。”那兵道：“中国女人，会讲罗刹话，很好，很好。”双儿的罗刹话比之韦小宝差得远，说起来辞不达意，不愿跟他多讲，左手挥出，向他脸上虚晃一掌。那兵急忙仰头，伸手来格。双儿右腿飞出，拍的一声，踢中了他小腹。那兵吃痛，大吼一声，双拳连发。他是罗刹国的拳击好手，出拳迅速，沉重有力。双儿看出厉害，闪身跃到他背后，一招“左右逢源”，啪啪两声，在他左右腰眼里各踢一脚。那兵痛得蹲下来，叫道：“你用脚，犯规！！”原来罗刹人比拳，规定不得出脚。韦小宝笑道：“这是中国地方，打架也讲中国规矩。”双儿叫道：“罗刹的，我也赢。”闪身转到那兵身前，右拳往他小腹击去。那兵伸手挡格。双儿这一拳乃是虚招，不等他挡到，右拳缩回，左拳已向他胸口。那兵又伸臂来格。双儿左一拳、右一拳，连发十二拳，拳拳皆是虚招，这在中国武术中有个名目，叫作“海市蜃楼”，意谓尽皆虚幻。只因每一招既不打实，又不用老，自比平常拳法快了数倍。那兵连挡数下，都挡了个空，哈哈大笑，说道：“女孩子的玩意，不中用……”一言未毕，啪啪两声，左右双拳已连吃了两掌。那兵大声叫喊，双臂直上直下的猛攻过来。双儿侧身避过，右手食指倏出，已点中那兵右边太阳穴。那兵一阵晕眩，晃了两晃。双儿跃身起来，手掌斩出，已中那兵后脑的“玉枕穴”，这是人身大穴，那兵虽然粗壮，却也支持不住，扑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

韦小宝大喜，携住双儿的手，在那兵脑门上踢了一脚，问道：“你服不服了？”那兵迷迷糊糊的道：“中国女人……使妖法……是女巫……”韦小宝骂道：“臭猪，甚么妖法？拉出去砍了！你们这些罗刹兵，哪一个不服的，再出来比武？”余下五名罗刹兵面面相觑，眼见这大力士都已输了，自己绝非对手，谁都不敢说话。韦小宝道：“你们认输投降，就饶了不杀，否则就来跟我掷骰子。大家按照中国规矩，赢得我的就活，输了的就死蛮基！”说着右手一挥，作个砍头手势。五兵均想：“按照中国规矩，不管掷出甚么点子都是你赢。”便有一兵躬身道：“投降！”韦小宝喜道：“很好！拿酒肉来，赏他吃。”亲兵去后帐端出一大碗酒、一大碗肉，松开了那兵捆绑，让他吃喝。罗刹国气候严寒，人人好酒。韦小宝虽不喜欢，军中所备却是极品高粱，一端出来便满帐皆香。余下四名罗刹兵一闻到酒香，早已馋涎欲滴，待见那兵喝得眉花眼笑，更是心痒难搔，一个个说道：“投降，投降！要喝酒。”韦小宝吩咐将四兵松绑，令亲兵取出四份酒肉分给他们。罗刹兵吃喝过后，犹未履足，韦小宝吩咐各人再赏一份。五名罗刹兵喝得醉醺醺地，手挽着手唱起歌来，唱了一会，想到死里逃生之余，居然有此大吃大喝之乐，都向韦小宝躬身道谢。此后数日，先锋何佑不断解来虏获的罗刹兵，多则十六七名，少则一两名。这些俘虏和最先投降的五名晤谈之后，得知若和大清将军掷骰子必死无疑，投降了却有酒肉款待，当下人人降服。这些罗刹兵本来都是亡命无赖，不是小偷盗贼，便是被判流刑的罪犯，十之八九是无恶不作之徒，东来冒险，谁都不存好心。初时杀害中国平民，十分顺利，便均存了鄙视华人之意，是以虽被俘，仍然傲慢自大。直到韦小宝斩了数兵立威，其余的才知道厉害。这些蛮横之辈欺善怕恶，眼见对方更蛮更恶，便只有乖乖的投降了。

这时总督高里津已奉苏菲亚公主之召，回莫斯科升任高职。雅克萨的统兵大将名叫图尔布青(Alexi Tolbusin)。罗刹兵小队出外劫掠，连日不知所踪。图尔布青派人打探，始终不见回报，情知不妙，当下点起城中一半兵马，共二千余众，亲自率领，出来察看。

图尔布青一路行来，不见敌踪，见到中国人的农舍住宅，便下令烧毁，男女百姓，一概杀了。行出二十余里，忽听得马蹄声响，一队军马冲来。

图尔布青喝令队伍散开，只见一队清军骑兵纵马奔到，约有五百来人，纷纷放箭。图尔布青哈哈大笑，说道：“中国蛮子只会放箭，怎敌得我们罗刹人的火枪厉害？”一声令下，众枪齐发，十余名清兵摔下马来。

清军中锣声响起，清军掉转马头，向南奔驰。图尔布青下令追赶，这队清军骑兵所乘的都是精选良马，奔行甚速，一时追赶不上。追出七八里，只见前面树林旁竖立一面黄龙旗，罗刹兵疾追过去，见是清军的七八座营帐。罗刹兵火枪轰击，营帐中逃出数十名清军，射了几箭，便骑马向南。罗刹兵前锋冲入营帐，见清军已逃得干干净净。

图尔布青下马入帐，只见桌上摆着酒肉菜肴，兀自热气腾腾，地下抛满了金锭、银锭、锦衣、珠宝。图尔布青大喜，说道：“这是中国蛮子的大将，匆匆忙忙逃走，连金银也不及尽数携带。大家上马快追！捉到蛮子大将，重重有赏。蛮子大将身边携带的金银珠宝一定极多，大家去抢啊！”众兵将见了金银珠宝，便即你抢我夺，有的拿起桌上酒肉便吃，听得主帅下令，大声欢呼，涌出帐外，

纷纷上马，循着蹄印向东南方追去，沿途只见金锭、银锭、刀枪、弓箭散在道旁。众兵都说中国兵见到罗刹大军到来，已吓得屁滚尿流，连兵器也都抛下不要了。

又追一阵，只见道上弃着几双靴子，几顶红缨帽。图尔布青叫道：“中国蛮子的元帅将军改装逃命，多半扮成了小兵。可别让他们瞒过了。”随从道：“将军料事如神，定是如此。”图尔布青吩咐收起靴帽，说道：“抓到了中国蛮子，不管他是小兵还是火伏，叫他们都来试戴帽子，试穿靴子，试得合式的，多半便是大将。”部属又一齐称赞将军聪明智慧，人所莫及。再追出数里，又夺到清军一座营帐，只见地下除了金银兵器之外，更有许多红红绿绿的女子衣裙，颜色鲜艳，营帐边又有胭脂水粉、手帕钗环等女子饰物。众兵将色心大动，齐叫：“快追，快追，中国蛮子带着女人。”

如此一路追去，连夺七座营帐，隐隐听得前面呼喊惊叫之声大起。图尔布青站上马鞍，取出千里镜望去，只见数里外一队中国兵正狼狽奔逃，旗帜散乱，队伍不整。图尔布青大喜，叫道：“追到了！”拔出马刀，在空中连连虚劈，叫道：“冲啊！杀啊！”带领兵将，疾冲而前，沿途见二十余匹清军马匹倒毙在路。众兵将喜叫：“蛮子的坐骑没力气逃了！”拚命催马，愈追愈远，眼见清兵从两山间的一条窄道中逃了进去。图尔布青追到山口，见地势险恶，微微一怔：“敌人若在此处设伏，那可不妙。”忽听得前面山谷中有人以罗刹话叫道：“中国蛮子，你们投降了，很好###！”又有人叫道：“哈哈，这次中国蛮子可败得惨啦。”正是本国官兵的语音，绝无差错。图尔布青大喜，当下更无疑虑，纵马直入，后面二千余名骑兵跟进山谷。图尔布青叫道：“前面是哪一队的？你们在哪里？”只听得山壁后十余人齐声应道：“我们在这里！中国蛮子兵投降啦！”图尔布青叫道：“好极！”刚一提马缰，猛听得背后枪声砰砰大作。图尔布青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只见山谷口烟雾瀰漫，左右两边山壁树林中火光闪动，火枪一排排的放将下来。众罗刹官兵齐声惊呼。图尔布青叫道：“掉转头，退出山谷。”只听得两旁山壁上数千人大声呐喊：“罗刹兵，投降###！”无数大石、擂木滚落，顷刻间便将山道塞住了。罗刹官兵挤在一条窄窄的山道之中，你推我拥，人喧马嘶，乱成一团。清兵居高临下，弩箭火枪，不住发射。图尔布青暗暗叫苦，知道已中了敌人诡计，眼见后路已断，只得拉转马头，叫道：“大伙儿向前冲！”只冲出数丈，忽听得砰砰巨响，炮弹轰将过来，打死了十余名士兵。图尔布青只吓得魂飞天外，那料到清兵火器如此犀利，而在这崎岖的山道中又竟伏得有大炮。他急跃下马，叫道：“弃了坐骑，集中火力，从来路冲出去。”

罗刹兵纷纷下马，从阻住山口的巨石大木上爬过去，后队便向两边山壁放枪掩护。罗刹兵火枪的火力犀利，射程又远，倒也打死了不少清兵。但清兵大炮不住轰来，势道猛烈。数百名罗刹兵将刚爬出阻道的山石，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地底炸了上来，数百名将兵有的弹上十余丈，有的断首折肢，血肉横飞，侥幸不死的慌忙爬回。

图尔布青见前后均无退路，束手无策。一名军官极是勇悍，率领了数十名敢死队从北边山壁上爬去，企图杀出一条通路。但山壁陡削，又光溜溜地无容足之处，只爬上数丈，有数十名士兵摔将下来，非死即伤。山顶上清兵投掷石块，将余下数十人尽数打落。那军官摔得脑浆迸裂，立时毙命。这时清军大炮又不住轰来，山壁间尽是罗刹兵惨呼之声。眼见再过得一会，势将全军覆没，图尔布青叫道：“不打了，停火###！”但炮声和众兵将的呼叫将他声音淹没了。他身旁官兵齐声大叫：“停火###！”余兵跟着叫唤。清军停了炮火。有人以罗刹话叫道：“抛下火枪、刀剑，全身衣服脱光！”图尔布青大怒，叫道：“只抛武器，不脱衣服！”清军中有人叫道：“抛下火枪、刀剑，全身衣服脱光的，赫拉笑！出来喝酒。不脱衣服的，死蛮子！”图尔布青叫道：“不脱衣服！”这句话一出口，隆隆声响，清军大炮又轰了过来。罗刹兵中有些怕死的，当即纷纷抛下刀枪，开始脱衣。图尔布青举起短铳，射死了一名正在脱衣的士兵，喝道：“脱衣服的都处死刑！”但在清军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将军的严令也只好不理了，十余名士兵全身脱得赤条条地，从阻路的山石上爬过去。两边山上清军拍手大笑，大呼：“快脱衣服！”脱衣逃生的士兵越来越多，图尔布青短铳连发，又打死了两名，却怎阻止得任？清军大炮暂止，山壁顶上有人叫道：“要性命的，快快脱光衣服过来。”这时罗刹兵将哪里还有斗志，十之八九都在解扣除靴。图尔布青长叹一声，举起短铳对准了自己太阳穴，便欲自杀。他身旁的副官夹手将他短铳抢下，说道：“将军，不可以，老鹰留下翅膀，才可飞越高山。”这句罗刹成语，便是中国话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意。

只听得清军中有人以罗刹话叫道：“大家把图尔布青的衣服脱光了，一起出来，否则又要开炮了。”这句罗刹话说得字正腔圆，正是投降了的罗刹兵被胁迫而说的。图尔布青怒不可抑，但见数名部属瞪瞧着自己，显然是不怀好意，伸手便去拔腰间佩刀。他手指刚碰到刀柄，背后一兵扑将上来，搂住他头颈，五六名士兵一齐拥上，将他按倒在地，七手八脚，登时把他全身衣服剥得干净，抬了出去。罗刹兵将每出去一名，便有两名清兵上来，将他两手反绑在背后，押着行出数里，来到一片空旷的平原上。这一役，二千余名罗刹官兵，除了打死和重伤的六七百人之外，其余一千八百余名都是双手反绑，赤条条的列成了队伍，秋风吹来，不禁簌簌发抖。清军将图尔布青押在罗刹兵队伍之前站定。罗刹众兵将本来人人垂头丧气、心惊胆战，突然间见到这位平素威严苛刻的将军变成这般模样，都觉得好笑，其中数十人见到主将光溜溜的屁股，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多时千余官兵齐声大笑。图尔布青大怒，转过身来，大声喝道：“立一正！笑甚么？”他身上一丝不挂，兀自装出这副威严肃神态，更是不多时千余官兵齐声大笑。众官兵平日虽对他极为畏惧，这时却又如何忍得住笑？大笑声中，突然炮铳砰砰排排的响了八下，号鼓齐奏，一队清兵从后山出来，打着黄旗，列于东方，跟着又有三队清兵，分打红、白、蓝三色旗号，分列南、西、北三方，将罗刹官兵围在其间。罗刹官兵见清兵或执长枪、或执大刀、或弯弓搭箭、或平端火枪，盔甲鲜明，兵器犀利，自己身上光无寸缕，更感到敌军武器的胁迫，人人不再发笑，心中大感恐惧。清军列队已定，后山大炮开了三炮，丝竹悠扬声中，两面大旗招展而出，左面大旗上写着“抚远大将军韦”，右面大旗上写着“大清鹿鼎公韦”，数百名砍刀手拥着一位少年将军骑马而出。这位将军头戴河汜子，身穿黄马褂，眉花眼笑，贼忒兮兮，左手轻摇羽扇，宛若诸葛之亮，右手倒拖大刀，俨然关云之长，正乃韦公小宝是也。

他纵马出队，“哈构构”，仰天大笑三声，学足了戏文中曹操的模样，只可惜旁边少了个凑趣的，没人问一句：“将军为何发笑？”其时图尔布青满腔愤怒，无可发泄，早已横了心，将生死置之度外，大声骂道：“中国小鬼，你使诡计捉住了我，不算英雄。要杀便杀，干么这般侮辱我？”韦小宝笑道：“我怎么侮辱你了？”图尔布青怒道：“我……我如此模样，难道……难道还不是侮辱？”韦小宝笑问：“你的裤子，是谁脱下的？”图尔布青登时语塞，自己的衣服裤子都是给部属硬剥下来的，似乎不能怪在这小鬼将军头上。他狂怒之下，满脸胀得通红，疾冲而上，便要韦小宝拚命。韦小宝身边四名亲兵抢出，挺起长枪，明晃晃的枪尖对准了他身子。图尔布青只得停步，不自禁的双手挡在自己下体之前，双方官兵眼见之下，笑声大作。韦小宝道：“你既已投降，便当归顺大清，这就到北京去向中国皇帝磕头罢！”图尔布青道：“不降，把我斩成肉酱，我也不降。”韦小宝提高声音，问众罗刹官兵：“你们投不投降？”众官兵都低头不语。韦小宝指着西边的白旗，叫道：“投降的军官士兵，站到那边去！”众官兵呆立不动，有些官兵心中想降，但见无人过去，便也不敢先去。

韦小宝道：“好，你们谁都不降。厨子出来！”亲兵队后走出十名厨子，上身赤膊，手执尖刀铁签，上前躬身听命。韦小宝对图尔布青道：“你们罗刹国有一味菜‘露舒尼克’，当年我在莫斯科吃过，滋味很是不错，现下我又想吃了！”转头对十名厨子道：“做‘露舒尼克’！”十名厨子应道：“得令！”便有二十名士兵推了十只大铁炉出来，炉中炭火烧得通红。罗刹官兵面面相觑，不知这中国将军捣甚么鬼。韦小宝手一挥，便有二十名亲兵过去拉了十名罗刹兵过来。韦小宝以罗刹话喝道：“割下他们身上的肉来，烧‘露舒尼克’！”“露舒尼克”是以铁签穿了牛肉条，在火上烧烤，是罗刹国的第一名菜。十名厨子走到十名罗刹兵身前，将手中闪亮的尖刀高高举起，落将下来。十名罗刹兵齐声惨叫。亲兵将那十名罗刹兵拉到山坡之后，但见地下鲜血淋漓。十名厨子左手的铁签上这时已串上一条条肉条，拿到炭炉上烧烤起来。罗刹官兵相顾骇然，一片寂静之中，但听得炭火必剥作响，肉上脂油滴入火中，发出嗤嗤之声。韦小宝叫道：“再拉十名罗刹兵过来，做‘露舒尼克’！”二十名亲兵又过去拉人。被拉到的十名罗刹兵中，有四人叫了起来：“投降，投降！”韦小宝道：“好，投降的拉到那边。”亲兵将降兵拉到白旗之下，便有人送上酒肉。亲兵又去队里另拉四名。那四兵眼见投降的有酒肉享受，不降的身上被割下肉来，烧成“露舒尼克”，虽没见到所割的是何部位，但见清兵的眼光老是在自己的下体瞄来瞄去，征兆不妙之至，心惊胆战之下，不由得大呼：“投降！”先前倔强不屈的六兵这时气势也馁了，都叫：“投降。”

既有人带头投降，余下众兵也就不敢再逞刚勇，有的不等亲兵来拉，便走到白旗之下。片刻之间，一○税傲嗝■奚侍俦◎冀盗耍

林兴珠道：“请问大帅，既捉了这罗刹将军，何必又放了他？这其中奥妙，还请大帅开导。”韦小宝笑道：“今日咱们打了这大胜仗，你可知用的甚么计策？”林兴珠道：“那是大帅的神机妙算，属下佩服得五体投地。”韦小宝摇头道：“这不是我的神机妙算，是皇上安排下的巧计。皇上说道，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计策很好，吩咐我学上一学。你看过‘七擒孟获’的戏没有？就算没看过戏，总听过说书罢？诸葛亮叫魏延出战，只许败，不许胜，连败一十五阵，让孟获夺了七座营寨，引他冲进盘蛇谷，然后火烧藤甲兵。咱们今日使的，就是诸葛亮的计策。”诸将尽皆钦服。

韦小宝又道：“皇上心地仁慈，说诸葛亮火烧藤甲兵太过残忍，以致折了寿算。罗刹兵倘若投降，就饶了他们性命。”副都统郎坦道：“若不是大帅使那‘雷舒尼克’之计，割了十名罗刹兵的肉来烧烤，吓得他们魂飞魄散，这些罗刹兵强悍之极，只怕也不肯投降。这条计策，可胜过诸葛亮了。”韦小宝笑道：“十名厨子身上早藏好了十条生牛肉，只不过在十名罗刹兵大腿上割了几刀，割得他们大叫大嚷。炭炉子里烧烤的却是上等牛肉，滋味如何，众位不妨尝尝。”众将纵声大笑，吩咐厨子呈上十条牛肉“雷舒尼克”，割切分食，果然又香又嫩，实是美味。众将又问：“大帅既已捉到敌酋，却又放他回去，是不是也要七擒七纵，叫他从此不敢再反？”韦小宝道：“那倒不是。这件事我在北京时也请问过皇上。我说皇上是鸟生鱼汤，宽大为怀，咱们要不要也学诸葛亮，捉到了罗刹元帅，放他七次？皇上说道：这就不对了。学诸葛亮须得活学活用，不能死学死用。孟获是蛮子的酋长，他说不反，就永远不反了。咱们捉到的只是罗刹元帅将军，他说不反，是不管用的。罗刹国的沙皇和摄政女王又会另派元帅，提兵来侵犯我疆界。”众将点头称是。韦小宝道：“雅克萨守兵凶悍，炮火厉害。咱们倘若杀了罗刹元帅，城中官兵会另推统帅，更加狠打。现下我们剥光了这罗刹元帅，牵着他绕城三周，城里的罗刹兵从此瞧他不起。他没了威风，以后发号施令，就不大灵光了。”

诸将齐声称是，林兴珠问道：“是皇上吩咐，要剥光了那敌酋的衣服裤子吗？”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皇上哪能这么胡闹？皇上只要我想法子长咱们自己官兵的志气，灭罗刹兵的威风。皇上说道：罗刹兵长得又高又大，全身是毛，好似野人一般，火器又十分犀利。上阵交锋之时，我军见到他们的蛮样，多半心中害怕，锐气一失，打胜仗就难了。皇上说：‘小桂子，你花样多，总之要我军上下，大家瞧不起蛮子兵。’我想来想去，也没甚么好法子，有一晚，忽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赌钱的事。”诸将均想：“你小时候赌钱，怎么跟罗刹兵有关了？”韦小宝微笑道：“我小时候在扬州跟人家赌钱，赌品不好，赢了银子落袋，输了只管混赖，要打架就打，我也不怕。有一次却给人整得惨了，那赢家捉住了我，剥下我裤子抵数，让我光着屁股回家，大街之上人人拍手嘻笑。从此以后，我的赌品便长进了不少。”诸将一齐大笑。韦小宝笑道：“皇上说，打仗之道要灵活变化，皇上只能指示方略大计，真的干起来要我动脑筋。我想当年我小小年纪，也怕人家剥裤子，这些罗刹兵岂有不怕之理？果然裤子一剥，大家都乖乖的投降了。”诸将齐声称赞，大为佩服。有的人心想：“这剥裤子的法子，连《孙子兵法》中也没有的。这一条‘韦子兵法’，倒也厉害。”当下韦小宝命罗刹降兵穿戴清兵衣帽，派一名参将带领两千清兵，押解降兵到北京去向皇帝献俘。营中留下二十名大嗓降兵，以备喊话之用。大营中的师爷写了一道表章，说道抚远大将军韦小宝遵依皇上御授方略，旗开得胜，罗刹兵仰慕中华上国，洗心归顺，实乃我皇圣德格天，化及蛮夷云云。当晚韦小宝大搞三军。次晨亲率诸军，来到雅克萨城。但见城头烟火瀰漫，城内城外双方军士喊声震天，枪炮声隆隆不绝。攻城主将朋春入营禀报：城中炮火猛烈，我军攻城士卒伤亡不少。韦小宝道：“咱们架起大炮，轰他妈的。”朋春传下令去，不多时东南西北炮声齐响，一炮炮打进城去。但罗刹人经营雅克萨已久，工事构筑十分坚固，兵将都躲在堡垒之中。清军大炮虽多，炮火轰塌了不少房屋，然罗刹兵坚守不出，倒也奈何他们不得。

攻得数日，何佑率领一千勇士，逼近肥城，城头上火枪一排排打将下来，清兵登时给打死了三四百人。朋春眼见不利，鸣金收兵。罗刹兵站在城头拍手大笑，更有数十名罗刹兵拉开裤子向城下射尿，极尽傲慢。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大怒，亲自率军攻城。城头上一排枪射下，萨布素见孤寡凄凉，心中酸楚，暗想：“肥城怒暗屠攻斗，保固洁回鹿韶，埃第忠酥槁柿焯割止胞凶—埃e蟾痘游琛B奚脖⑤ψ 菰旧帘珊U舛犹控票、橇中酥榻资纸塘返模↑肥炅怒暗屠攻斗ā保固洁回鹿韶-埃第忠蕴控频沧>腥说幕鹑骨ψ 樵厨折执蟾督奚脖。耐勿惶蹈踮督卜吕础M级记记嗝嗝嗝撤幻奢o 铝钐毡)A中酥榻>0妓霏攘嘶乱础H0妓喷叶杭械液梦瓷钊肤裕裕·菘丛道兀悦0蒙0U庖微迢L礁蹇兴蟹邦做乔寰x郎私隙哨0

韦小宝带了军医，亲去萨布素帐中慰问疗伤，又重赏林兴珠。下令退军五里安营，当晚在帐中会聚诸将，商议攻城之法。诸将有的说藤牌兵今日立了大功，明日再诱鬼子兵出城，以藤牌兵砍其鬼脚；有的说鬼子兵折了锐气，只怕不敢出战，不如筑起长垒，四下围困，将他们活活饿死；更有人说大可挖掘地道，从地底进攻。地道攻城原是中国古法，这句话却提醒了韦小宝，想起雅克萨城本有地道，当年自己便曾在地道之中，抱住赤裸裸的苏菲亚公主，如今她已贵为摄政女王，执掌罗刹国军政大权，自己却在这里跟她部下的兵马打仗。又想：“倘若这时候她在雅克萨城中亲自指挥，我从地道里钻进城去，爬上她床，一呀摸，二呀摸，摸得她全身酸软，这骚货非大叫投降不可。”众将眼见韦小宝沉吟不语，脸露微笑，只道他已有妙计，当即住口，静候大帅吩咐，哪料得到他此时却在想如何抚摸苏菲亚公主全身金毛的肌肤。只见他双目似闭非闭，喃喃道：“骚得很，有劲，吃她，不消。”众将面面相觑，又听大帅道：“他妈的，一脚把我从床上踢了下来。”众将更摸不着头脑，只听他又道：“这罗刹骚货虽然厉害，老子总有对付她的法子。”朋春道：“大帅说得是。罗刹鬼子再厉害，咱们总有对付的法子。”韦小宝一怔，睁开眼来，奇道：“咱们，你也来摸？”随即哈哈大笑，说道：“对啦，对！那地道太窄，只能容一个人爬进去，出口又在将军房里，料来这时候也早给堵死了。咱们须得另外挖过。”众将更不知所云。韦小宝站起身来，说道：“众位将军的计策都很妙，咱们青龙、白虎、天门通吃。明儿一早，大家分别去筑长围、挖地道，同时又放大炮，诱他们出战，派藤牌兵去斩鬼脚。”众将见自己所建议的计策都为大帅采纳，欣然出帐。次晨拂晓，众将各领部属，分头办事。朋春督兵挑土筑围，郎坦指挥放炮，巴海挖掘地道。洪朝率领五百士卒，向罗刹降兵学了骂人的言语，在城下大声叫骂。只

可惜罗刹人鄙陋无文，骂人的辞句有限，众兵叫骂声虽响，含义却殊平庸，翻来覆去也不过几句“你是臭猪”、“你吃粪便”之类，那及我中华上国骂辞的多采多姿，变化无穷？韦小宝听了一会，甚感无聊。罗刹兵昨日吃了斩脚的苦头，眼见清兵势盛，坚守不出，躲在城头土墙之后回骂。清军大炮的炮弹射入城中，却也损伤不大。当时的大炮火药装于炮筒之中，点火燃放，只是将铁弹铅弹射出，直接命中固能打得人筋折骨断，但如落在地下，便不足为患。附近百姓十多年来惨遭罗刹兵虐杀，家破人亡的不知凡几，得知皇上发兵来打罗刹鬼子，无不大喜若狂，这时有的是提了酒食来慰问官军，有的拿了锄头扁担，相助构筑土围。讯息传将出去，连数百里外的百姓也都来助攻。图尔布青在城头上望将下来，但见人头如蚁，纷纷挑土筑围，城外一条长围越筑越高，其势已非被困死不可，只盼西方尼布楚城中的罗刹兵前来援救，内外夹攻，才有胜望。他哪知康熙早料到了这一着，已另遣一队骑兵向尼布楚的罗刹兵佯攻，作为牵制。

尼布楚城的守将，每日里也在盼望图尔布青带兵来接。

罗刹兵枪炮可以及远，清兵也不敢逼近攻城。雅克萨是罗刹经营东方的基地，罗刹人野心勃勃，准拟占了黑龙江、松花江一带广大土地后，更向南侵，将整个中国都收归版图，要千千万万人尽皆臣服，成为农奴，因此雅克萨城墙坚厚，城中弹药充足，粮草堆积如山，就是困守三年五载，也不虞匮乏。城中开凿深井，饮水不缺。图尔布青怕城里的中国人作乱内应，将中国男人都拉到城墙上杀了，将尸首抛下城来。城外中国军民乏了，无不愤恨叫骂。

这时地道已渐渐掘到城边。韦小宝心想鹿鼎山是皇帝的龙脉所在，要是掘断龙脉，害死了康熙，可大大不妥，下令地道不可掘进城中，只须在地墙下埋藏炸药，炸毁城墙，大军便可冲入。这一日城中几口井忽然水涸，图尔布青善于用兵，得报后凝神一想，料知敌军在挖掘地道，以致地下水源从地道中流了出去，当下测定了方位，在清兵地道上施放炸药，轰的一声巨响，将挖掘地道的清兵炸死了百余人，地道也即堵死。雅克萨城一时攻打不下，天气却一天冷似一天。这极北苦寒之地，一至秋深，便已冷得非同小可，得到

更是滴水成冰，稍一防护欠周，鼻子耳朵往往便冻得掉了下来，至于指头僵落，手脚冻腐，尤为常事。下得数天大雪，助攻的百姓已然抵受不住，纷纷向官兵告别，说道明年初夏开冻，再来助攻，又劝官军南退，以免冻僵在冰天雪地之中。萨布素、巴海等军官久驻北地，均知入冬之后局面十分凶险，倘若晚间遇上寒潮侵袭，一夜之间官兵冻死一半也非奇事。罗刹兵住在房屋之中，墙垣挡得住寒气，清军却宿于野外营帐，纵然生火，也无济于事。于是向韦小宝建议暂行南退避寒。韦小宝心想皇上派我出征，连一个城池也攻不下，却要退兵，未免太过脓包，犹疑得数天，始终拿不定主意。部将来报，有数十名伤卒受不住寒冷而冻死了。韦小宝正自气沮，忽有圣旨到来。康熙上谕说道：“抚远大将军韦小宝出师得利，殊堪嘉尚。今已遣罗刹降将奉领大清敕书，前赴莫斯科宣谕罗刹君主，嘱其罢兵退师，两国永远和好，比来天时严寒，兵将劳苦，露宿冰雪，朕心惻然。韦小宝可率师南退，驻璦琿、呼玛尔二城休卒养士，差春罗刹兵如仍顽抗，不服王化，再行进军，一举荡平。兹赐抚远大将军暨所属将军、都统、副都统以下官兵衣被、金银、酒食有差。诸统兵将军须遵朕意，爱护士卒，不贪速功。王师北征，原为护民，而兵亦民也。钦此。”韦小宝和诸将接旨谢恩。诸将都说万岁爷爱惜将士，皇恩浩荡，只是想到这一撤围，不免前功尽弃，又都感可惜。传旨的钦差到各营去宣旨颁赏，士卒欢声雷动。韦小宝下令萨布素率兵先退，又令巴海与林兴珠率军断后，罗刹兵如敢出城来追，便杀他个落花流水。罗刹兵见清兵撤退，城中欢呼之声大作，千余名罗刹兵又站在城头，向下射尿。韦小宝大怒，下令众军一齐向着城头小便。清军万尿齐发，倒也壮观。城上城下，轰笑声叫骂声成一片。只是罗刹兵居高临下，尿水能射到城下，清军却射不上去，这一场尿仗却是输了。城下遍地是尿，寒风一吹，顷刻间结成一层黄澄澄的尿冰。

韦小宝这口气咽不下去，指着城头大骂。前来宣旨的钦差劝道：“罗刹兵野兽一般，大帅不必跟他们一般见识。”韦小宝道：“不行，输得太失面子！”吩咐取水龙来。那水龙是救火之具，军中防备失火，行军扎营，必定携带。亲兵拉了十余架水龙到来，韦小宝吩咐拖上土垒，其时江水结冰，无水可用，于是下令火伏在大锅中烧融冰雪，将热水倒入水龙。韦小宝拉开裤子，在热水中撒了一泡尿，喝令亲兵：“向城头射去！”众亲兵见主帅想出了这条妙计，俱都雀跃，一齐奋勇，扳动水龙上的杠杆，一放一压，水管中的热水便笔直向城头射去。众亲兵大叫：“韦大帅赐罗刹鬼子喝尿！”热水冲到，罗刹兵纷纷叫骂闪避。诸将有的暗叫：“胡闹。”有的要讨好大帅，在旁大声叱喝助威。只是天时实在太冷，水龙中的热水过不多时便结成了冰，又得再加热水。韦小宝兴高采烈，自夸自赞：“诸葛亮火烧盘蛇谷，韦小宝尿射鹿鼎山。那是一般的威风！”副都统郎坦在旁赞道：“大帅这一泡尿，大大折了罗刹鬼子的锐气。”韦小宝突然一怔，双目瞪视，呆呆的出神，“哇”的一声大叫，跳了起来，哈哈大笑，叫道：“妙极，妙极！”韦小宝吩咐击鼓升帐，聚集众将，问道：“咱们营里共有多少水龙？”掌管军需的参将禀道：“启禀大帅：共有一十八架。”韦小宝皱眉道：“太少，太少！怎么不多带一些？”那参将道：“是！”心想：“军营失火，并非常有，一十八架水龙也已够了。”韦小宝道：“我要一千架水龙应用，即刻差人去附近城镇征补，几时可以齐备？”

当地是极北边陲，地广人稀，最近的城镇也在数百里外，每处城镇寥寥数百户人家，居民贫穷困乏，未必就有水龙，要征集一千架水龙，那是决计无法办到。那参将脸有难色，说道：“启禀大帅：一千架水龙，在关外恐怕找不到，得进关去，到北京、天津赶运过来。”韦小宝怒道：“放屁！去北京、天津调运水龙，那得多少时候？打仗的事，半天也耽搁不起！”那参将喏喏连声，脸色大变，心想：“这一下我的脑袋可要搬家了。”那钦差坐在一旁，忍不住劝道：“大帅，你的贵尿已经射上了罗刹人城头。这个……这个贵精不贵多，咱们这一仗已经赢了。以兄弟浅见，似乎可以穷寇……穷寇莫射了。”韦小宝摇头道：“不成！没一千架水龙，办不了这件大事。”那钦差心想：“你这大帅忒也胡闹，这射尿斗气之事，偶一为之，开开玩笑，那也无伤大雅，岂能大张旗鼓的来干？少年皇帝爱用少年将军，他们君臣投缘，旁人也不敢多嘴。但如闹得太过不成体统，未免貽笑天下。”欲待再劝，却听韦小宝道：“众位将军，哪一位能想出妙计，即刻调到一两千架水龙，那是莫大的功劳。”朋春道：“请问大帅，要这一千架水龙，是用来……用来射尿上城吗？”韦小宝笑道：“咱们有了一千架水龙，如用来射尿上城，又怎有这许多人来拉尿？一百万兵也不够啊。”朋春道：“正是。属下愚蠢得紧，要请大帅指点。”韦小宝道：“刚才我见本帅的贵尿射上城头，立即便结成了冰。倘若咱们用一两千架水龙，连日连夜的将热水射进城去，那便如何？”

众将一怔之下，脑筋较灵的数人先欢呼了起来，跟着旁人也都明白了，大帐之中，欢声如雷。众将齐叫：“妙计，妙计！水漫雅克萨，冰冻鹿鼎山！”

过得片刻，欢声渐止，有人便道：“就算要到北京、天津去调，那一千架水龙也要连夜赶运过来。”当时便有数名副将、佐领自告奋勇，讨令去征集水龙。

洪朝职位低微，排班站在最后，这时躬身说道：“启禀主帅：末将有个浅见，请主帅定夺。”韦小宝道：“你说罢！”洪朝道：“末将是福建人，家乡地方很穷，造不起水龙，乡村中失了火，大家便用竹筒水枪救火。那竹筒水枪，是用一根毛竹打通了，末端开一个铜钱大小的小孔，另一端用一条木头活塞插在竹筒之中。救火之时，将水枪的小孔浸在水里，活塞后拉，竹筒里便吸满了水，再用力推动活塞，水枪里的水就射出去了。”韦小宝嗯了一声，凝思这水枪之法。

何佑道：“启禀主帅，这水枪可大可小。卑职小时候跟同伴玩耍，用水枪射人，倒也有趣。就可惜这一带没大毛竹，要做大水枪，这等大竹筒也得过了长江才有。”

韦小宝问洪朝：“你有甚么法子？”洪朝道：“末将心想，这一带大毛竹是没有的，大松树、大杉树却多得很。咱们将大树砍了下來，把中间剝空了，就可做成大水枪。”韦小宝道：“要剝空大松树的心子，可不不容易罢？”

一名姓班的副将是山西木匠出身，说道：“启禀主帅：这事倒不难办。先将大木材锯成两个半片，每一片中间挖成半圆的形状，打磨光滑，然后将两个半片合了起来，木材中间就是一个空心的圆洞了。两个半片拼凑之时，若要考究，就用斧头，如果是粗功夫，那么用大铁钉钉起来也成了。”韦小宝大喜，叫道：“妙极！做这么一枝大水枪，要多少时候？”班副将道：“小将自己动手，一天可以造得一枝，再赶夜工，可以造得两枝。”韦小宝皱眉道：“太慢，太慢。你到各营去挑选帮手，一起来干，你做师父，即刻便教徒弟。这是粗活，既不是新娘子的红漆马桶，也不是财主家的楠木棺材。水枪外的树皮也不用剝去，只要能射水入城，那就行了。众将官，马上动手，伐木造水枪去者！”

众将得令，分带所属士兵，即时出发，去林中砍伐木材。同时分遣快马，去向百姓征借斧凿锯刨等木工用具。关外遍地都是松杉，额尔古纳河一带处处森林，百年以上的参天乔木也是不计其数。清军大军出动，不到半天便伐了数千株大木材。军中士兵本来做过木匠的有一百多人，班副将调集在一起，再找了四五百名手艺灵巧的士兵相助，连夜开工，赶造水枪。班副将先造一枝示范，那水枪径长二尺，枪筒有一丈来长，活塞末端装了一条横木，六名士兵分站左右，握住横木一齐拉推。从水枪口倒入热水后，班副将一声令下，六名士兵出力推动活塞，热水从水枪中喷射而出，直射到二三百步之外。韦小宝看了试演，连声喝采，说道：“这不是水枪，是水炮，咱们给取个好听的名字，叫作……叫作白龙水炮。”取出金银，犒赏班副将和造炮官兵，吩咐连日连夜赶造。图尔布青见清军退而复回，站在城头眺望，见清军营中，堆积了无数木材，心想：“中国蛮子砍伐木材，要生火取暖，如此看来，那是要围城不去了。哼，再过得半个月，大风雪刮来，可有得你们受的了，火烧得再旺，也挡不了这地狱里出来的阴风寒气。”他下得城来，命亲兵烧旺了室中炉火，斟上罗刹烈酒，叫两名掳掠而来的中国少女服侍饮酒。朋春、何佑等分遣骑兵，将数百里方圆内百姓的铁锤铁锅都调入大营，掘地为灶，木柴堆、冰雪堆如一座座小山相似，一尊尊造好的白龙水炮上都盖了树枝，以免给罗刹士兵发觉。过得几日，班副将禀报三千尊白龙水炮已然造就。次日是黄道吉日，韦小宝卯时升帐，击鼓聚将，下令将水炮抬上长垒，炮口对准城中。军中号角齐鸣，号炮砰砰的连发九下。各营将士一齐动手，将冰雪铲入铁锤铁锅，烧将起来。图尔布青正在热被窝中沉沉大睡，忽听得城外炮声大作，急忙跳起，匆匆穿上衣服，披上貂裘，到城头察看。其时风雪正大，天色昏暗，朦胧中见到清军长垒上摆满了一棵棵大树，正疑惑间，猛听得清军齐声呐喊，有如山崩地裂一般，数千株大树中突然射出水来，四面八方的喷射入城。图尔布青大惊，只叫得一声：“啊哟！”一股热水当胸射到。总算天时实在太冷，热水射到已不甚烫，却冲得他立足不牢，一个踉跄，倒在城头，身旁亲兵急忙扶起。但听得四下里都是喊声，头顶水声哗哗作响，一条条白龙般的水柱飞入城中。霎时之间，雅克萨城上罩了一团茫茫大雾，却

是水汽遇冷凝结而成。图尔布青心中乱成一团，叫道：“中国蛮子又使妖法！”大树中竟会喷出水来，自然是妖法无疑。他惶急之下，大叫：“大家放枪，别让中国蛮子冲上城来。”

自从那日被清军剥光衣裤、牵着绕城三匝之后，威信大失，发出来的号令，部属已不如先前之凛遵不误。只是清军围城甚急，罗刹兵将俱恐城破后无一幸免，这才勉力守御，这时忽见巨变陡起，数千股水柱射入城来，众兵将四散奔逃，哪里还有人理睬于他？幸喜清军只是射水，倒不乘机攻城。罗刹兵乱了一阵，惊魂稍定，但见地下积水成冰，头顶一条条水柱兀自如注如灌，泼将下来。雅克萨城内中国男子早已被杀得清光，只剩一些年轻女子，作为营妓，供其淫乐。城中除了罗刹兵将外，尚有莫斯科派来的文职官员，传教的教士，随军做买卖的商人，想到东方来大发洋财的无赖亡命、小偷大盗。顷刻之间，人人身上淋得落汤鸡相似，初时水尚温热，不多时湿衣渐冷，又过一会，湿衣开始结冰。众人大骇，纷纷脱下衣裤皮靴，各人均知湿衣一经结冰，黏连肌肤，那时手指僵硬，再也无法解脱，就算有人相助，往往将皮肤连着衣裤鞋袜一齐撕下，实是危险不过。地下积水渐高，慢慢凝固，变成稀粥一般，罗刹人赤脚踏在其中，冰冷彻骨，忍不住双脚乱跳，冻死啦，冻死啦！”众人纷纷抢到高处，有些人索性爬上了屋顶。人丛中有人叫了起来：“投降，投降！再不投降，大伙儿都冻死病！”范级记嗑砣 痧花 第殖派。 益兵黄沙 吐反砣砣 椹圆彩樱 糜腥舜蠼 小巴督

众人见他貂裘可以防水，身上温暖，在这里呼喝叱骂，旁人却都冻得死去活来，人人心中不忿，当下便有人抬起冰块雪团，向他投去。图尔布青举起短铳，轰隆一声，向人丛中射去，登时打死了两人。余人向他乱掷冰块雪团，更有人扑了上去，将他拉下马来。卫兵舞刀砍杀，却哪里止得住？正大乱间，一小队骑兵奔到，罗刹乱民才一哄而散。图尔布青从地下爬起，恰好头顶两股水柱淋下，登时将他全身泼湿。他双脚乱跳，大声咒骂，只得命卫兵相助脱衣除靴。清军望见城中罗刹兵狼狈的情状，土铳上欢声雷动，南腔北调，大唱俚歌，其中自也少不了韦小宝那“一呀摸，二呀摸”的“十八摸”。朋春等军官忙碌指挥。班副将所带的木匠队加紧修理坏炮。烧水队加柴烧火，将冰雪铲入锅中，运水队将热水一桶桶的自炮口倒入。炮筒中水一倒满，“一、二、三，放！”六名炮手奋力向前推动活塞，一股水箭从炮口冲出，射入城中。清军水炮中射出热水时笔直成柱，有的到了城头上空便散作水珠，如大雨般纷纷洒下，有的射得较低，却凝聚不散，对准了人身直冲。水炮精粗不一，有的力道甚大，可以及远，有的却射程甚近，更有许多射得几次便炮筒散裂，反而烫伤了清军“炮手”。三千尊水炮射了一个多时辰，已坏了六七百尊。同时烧煮冰雪而成热水，不及水炮发射之快，“弹药”到后来已然接济不上。又射得大半个时辰，坏炮愈多，热水更缺，只剩下八九百尊水炮还在发射，威力大减。

韦小宝正感沮丧，忽见城门大开，数百名罗刹兵涌了出来，大叫：“投降，投降！”萨布素其时头上枪伤已好了大半，当即率领一千骑兵上前，喝道：“降人坐在地下！”罗刹人面面相觑，不明其意。一名清军把总往地下一坐，叫道：“坐下，坐下！”便在此时，城门又闭，城头上几排枪射了下来，将罗刹降人射死了数十人。其余罗刹降人四散奔逃。清军水炮瞄准城上放枪的罗刹兵将，水柱激射过去，罗刹兵纷纷摔下城头。这时候城内积水二尺有余，都已结成了冰，若要将全城灌满了水，冻成一座大冰城，至少也得十天半月。但罗刹兵无衣无履，又生不了火，人人冻得瑟瑟发抖，脸色发青。有的数兵搂抱在一起，互借体温取暖。

图尔布青兀自在大声叱喝，督促众兵将守城。众兵都转过了头，不加理睬。图尔布青大怒，伸掌去打一名军官。那军官转身避开图尔布青追过去，忽然脚下在冰上一滑，摔倒在地。旁边一名士兵伸手一推，将他推入地下一个积水的窟窿之中。图尔布青出力挣扎，但手足麻木，爬不上来，大叫：“救我，救我！”众兵将人人脸现鄙夷之色，聚在那水窟旁围观。过不多时，窟中积水凝结成冰，将图尔布青活活的冻结在内，他上身在冰窟之外，兀自喘气不已，胸膛以下却陷在冰内，便似活埋了一般。

这时人人心意相同，打开城门，大叫：“投降！”蜂涌而出。韦小宝狂喜之下，手舞足蹈，胡言乱语，所发的号令早已全然莫名其妙。好在清军带兵将领均是久经战阵的宿将，口中大叫：“得令！”却自行去办理受降、入城、缴械、清理诸般手续，一切井井有条，却和韦大帅所发的号令全不相干。先前射水入城，唯恐不多，此刻要将城中积冰烧融，化水流出城外，却也难以办到，只好顺其自然。郎坦督率众兵，先将总督府清理妥善，请韦小宝、索额图和钦差住入，然后再去将火药库、枪械库、金银库等要地一一封存，派兵看守。其时清朝国势方强，军中纪律森严。大官如韦小宝、索额图等不免乘机大发横财，军官士兵却是一物不敢妄取。城内城外杀牛宰羊，大举庆祝。索额图等自是谀词潮涌，说韦大帅用兵如神，古时孙吴复生，也所不及。那钦差道：“兄弟这次出京，皇上一再嘱咐，要韦大帅不可杀伤太多。今日韦大帅攻克坚城，固是奇功，更加难得的是，居然刀枪剑戟、弓箭火器，一概不用，我军竟没一兵一卒阵亡。一日之内推大敌，克名城，而不损一名将士，古往今来，唯韦大帅一人而已。这不但空前，也一定是绝后了。”

韦小宝得意洋洋，大吹牛皮：“要打破雅克萨城，本来也非难事。难在皇恩浩荡，体惜将士，不能伤亡太大。因此上兄弟要等到今天，才使这条计策，好让钦差大臣亲眼见到。咱们给皇上办事，打场胜仗，那也罢了，人人都会的，不算稀奇。总是要仰尊皇上圣意，打胜仗而不死人，这就难一些了。”众将均觉他虽然自吹自擂，但要打一个大胜仗而已方不死一人，也确是天大的难事，当下人人点头。索额图道：“这是皇上的洪福，韦大帅的奇才。”韦小宝道：“今日自上到下，人人都有很大功劳。若不是钦差大人和索大人亲临前敌，奋勇督战，咱们也不能胜得这么容易。”钦差和索额图大喜，感激无比，适才对阵之时，他两个文官躲得远远的，唯恐受了火器矢石之伤，那有半点“亲临前敌，奋勇督战”之事？韦小宝既这么说，在报捷的折子之中，自也有自己的一份大功了。满清军功之赏，最是丰厚，远非其他功劳之可比。常言道：“花花轿子人人抬”。韦小宝深通做官之道，奉送钦差这一份大功，自己惠而不费，一无所损。钦差这一回到北京，在皇帝面前把欢 a 崽孀约捍蠢哟敌揍 宸止 退党闪笄 郑 约酒诰 斜阁猩跌从禽壁椒葵 拢 詹晋

退鞣钉家脖霰 x 卍 鰯 也 谏 缙 俊

众人吃喝了一会，萨布素的部下得罗刹兵举报，将图尔布青从冰窟中挖了出来，抬到阶下。这时图尔布青早已冻毙，全身发青。韦小宝叹道：“这人的名字取得不好，倘若不叫图尔布青，叫作图尔布财，那就不会发青，只会发财了。”命人取棺木将他收殓。待得降兵人数、城中财物器械等大致查点就绪，韦小宝与索额图、钦差三人联名上奏，遣飞骑驰往北京，向皇帝报捷。第四十八回 都护玉门关不设 将军铜柱界重标

当晚韦小宝和双儿在总督府的卧房中就寝，炉火生得甚旺，狐裘貂裘，一室皆春。这是他的旧游之地，掀开床边大木箱的盖子一看，箱中放的却是军服和枪械。双儿微笑道：“相公盼望箱子里又钻出个罗刹公主来，是不是？”韦小宝笑道：“你是中国公主，比罗刹公主好得多。”双儿笑道：“可惜你的中国公主在北京，不在这里。”韦小宝道：“好双儿，咱们今日算不算‘大功告成’？”双儿嫣然一笑，双颊晕红。她虽和韦小宝做夫妻已久，听得丈夫调笑，却仍有羞涩之意。韦小宝搂住了她腰，两人并坐床沿。韦小宝道：“你拼凑地图，花了不少心血，咱们终于拿到了鹿鼎山，皇上封我为鹿鼎公，这座城池，多半是让我管了。这山底下藏得有无数金珠宝贝，咱们慢慢掘了出来，我韦小宝可得改名，叫做‘韦多宝’。”双儿道：“相公已有了许多金子银子，几辈子也使不完啦，珠宝再多，也是无用。我瞧还是做韦小宝的好。”韦小宝在她脸上轻轻一吻，说道：“对，对！这些日来，我一直拿不定主意，要是掘宝罢，只怕挖断了满洲龙脉，害死了皇帝。皇上向来待我不错，害死了他，未免对不住他不掘宝罢，又觉得可惜。这么着，咱们暂且不掘这宝藏，等到皇上御驾升天，咱们又穷得要饿饭了，那时候再掘不迟。”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木箱中轻轻响的一响。两人使个眼色，注视木箱，过了好一会，却更无动静。韦小宝双掌轻轻拍了三下，双儿过去开了房门，守在门外的四名亲兵躬身听令。韦小宝指着木箱，低声道：“里面有人！”四名亲兵吃了一惊，抢到箱边，揭开箱盖，却见箱中盛满了衣物。韦小宝打个手势，亲兵搬开衣物，揭开箱底，露出一个大洞，便在此时，砰的一声巨响，洞中放了一枪出来。一名亲兵“啊”的一声，肩头中弹，向后便倒。双儿忙将韦小宝一拉，扯到了自己身后。韦小宝指指炭炉，作个倾倒的手势。一名亲兵过去端起炭炉，便往洞中倒了下去。只听得洞中有人以罗刹话大叫：“别倒火，投降！”跟着咳嗽不止。韦小宝以罗刹话叫道：“先把火枪抛上来，再爬出来。”洞中抛出一杆短铳，跟着一名罗刹兵探头出来。一名亲兵抓住他头发一拉，另一名亲兵伸刀架在他颈中，那兵胡子着了火，兀自未熄，只痛得哇哇大叫，狼狈异常的爬了出来。韦小宝道：“下面还有人没有？”洞内有人叫道：“还有一个！投降！投降！”韦小

人喝道：“抛枪上来！”洞口白光一闪，抛上来一柄马刀，跟着一团火烧了出来，原来这名罗刹兵烧着了头发。在门外守卫的亲兵听得大帅房中有警，又奔进数人。七八名亲兵揪住了两名罗刹兵，扑灭了两人头发胡子上的火焰，反绑了缚住。

韦小宝突然指着一名罗刹兵叫道：“噢，你是王八死鸡。”那兵脸露喜色，道：“是，是，中国小孩大人，我是华伯斯基。”另一名罗刹兵也叫了起来：“中国小孩大人，我……我是齐洛诺夫。”韦小宝向他凝视半晌，见他胡子烧得七零八落，脸上也烧得又红又肿，但终于认了出来，笑道：“对啦！你是猪罗懦夫！”齐洛诺夫大喜，叫道：“对，对！中国小孩大人，我是你的老朋友。”华伯斯基和齐洛诺夫都是苏菲亚公主的卫士。当年在雅克萨城和韦小宝同去莫斯科。两人在猎宫随同火枪手造反，着实立了些功劳。苏菲亚公主篡执国政后，酬庸从龙之士，将身边卫士都升了队长。其中四人东来想立功劫掠。当兵败城破之时，一人战死，一人冻死。余下这两人悄悄躲入地道，想出城逃走，哪知城外地道出口早已堵死，两人进退不得，终于形迹败露。当年韦小宝分别叫他们为“王八死鸡”和“猪罗懦夫”。两人哪知其意，只道中国小孩发音不正，便即答应。听公主叫他为“中国小孩”，初时也跟着一般称呼，待得韦小宝立功公主封了他爵位，众卫士便称之为“中国小孩大人”。韦小宝问明来历，命亲兵松绑，带出去取酒食款待。众亲兵生怕地道中尚有奸细，钻进去搜索了一番，查知房中此外更无地道复壁，这才退出。亲兵队长心下惶恐，连声告罪，心想真是侥幸之幸，倘若这两名罗刹兵半夜里从地道中钻将出来，刺死了韦大帅，自己非满门抄斩不可。次日韦小宝叫来华伯斯基和齐洛诺夫二人，问起苏菲亚公主的近况。二人说公主殿下总理朝政，罗刹全国的王公大臣、将军主教，谁也不敢违抗。两位沙皇年纪幼小，一切都听姊姊的。齐洛诺夫道：“公主殿下很想念中国小孩大人，吩咐我们来打听你的消息，要我们见到你后，请你再去莫斯科玩玩，公主重重有赏。”华伯斯基道：“公主殿下不知道是中国小孩大人带兵来打仗，否则的话，大家是亲爱的甜心，是好朋友，这仗也不用打了。”韦小宝道：“你们胡说八道！”

那教士连声答应。亲兵早已在桌上摆好了文房四宝。那教士手执毛笔，铺开宣纸，弯弯曲曲的写起罗刹字来，但觉那毛笔柔软无比，笔划忽粗忽细，说不出的别扭，却不敢有半句话评论中国笔墨。只怕惹了这位中国将军生气。韦小宝道：“你这么写：自从分别之后，常常想念公主，只盼娶了公主做老婆……”那教士吓了一跳，手一颤，毛笔在纸上涂了一团墨迹。齐洛诺夫道：“这位中国小孩大人，是苏菲亚公主殿下的甜心。公主殿下很爱他的，常说中国情人胜过罗刹情人一百倍。”他要讨好韦小宝，不免张大其词。那教士诺诺连声，道：“是，是，胜过一百倍，一百倍。”他心神不定，文思窒滞，却又不敢执笔沉吟，只得将平日用惯的陈腔滥调都写了上去，尽是罗刹士兵写给故乡妻子、情人的肉麻辞句，甚么“亲亲好甜心”、“我昨晚又梦见了你”、“吻你一万次”之类，不一而足。

韦小宝见他笔走如飞，大为满意，说道：“你们罗刹兵来占我中国地方，杀了许多中国百姓。中国大皇帝十分生气，派我带兵前来，把你们的兵将都捉住了。我要将他们割成一条一条，都绕成霞舒尼克……”那教士大吃一惊，“啊”的一声，说道：“我的上帝！”韦小宝续道：“不过瞧在你公主的面上，暂时不割不烧。如果你答应以后罗刹兵再也不来犯我中国疆界，中国和罗刹国就永远是好朋友。要是你不听话，我派兵来杀光你们的罗刹男人，你就再也没有罗刹男人陪着睡觉了。你要男人陪着睡觉，天下只有中国人了。”那教士心中大不以为然，暗道：“天下除了罗刹男人，并非只有中国男人，这句话也太没有道理。”又觉这种无礼的言语决不能对公主说，决意改写几句又恭谨又亲密的话，料想这中国将军也不识得。但他为人谨细，深怕给瞧出了破绽，将这几行文字都写成了拉丁文写毕之后，不由得脸露微笑。

韦小宝又道：“现下我差王八死鸡和猪罗懦夫送这封信给你，又送给你礼物。你愿意做我情人，还是做我敌人，你自己决定罢。”那教士又将最后这句话改得极尽恭敬，写道：“中国小臣思慕殿下厚恩，谨献贡物，以表忠忱。小臣有生之年，皆殿下不二之臣也。企盼两国和好，俾罗刹被俘军民重归故国，实出殿下无量恩德。”最后这句话却是出于他的私心，料想两国倘若和议不成，自己和其余的罗刹降人势必客死异乡，永远不得归国。韦小宝待他写完，道：“完了。你念一遍给我听听。”那教士双手捧起信笺诵读，念到自己改写之处，却仍照韦小宝的原义读出。韦小宝会讲的罗刹话本就颇为有限，听来似乎大致不错，哪料得他竟敢任意窜改？便点着头道：“很好！”取出“抚远大将军韦之印”的黄金印信，在信笺上盖了朱印。这封信书不像情书、公文不似公文的东西就搞成了。韦小宝命那教士下去领赏，吩咐大营的韦师爷将信封入封套，在封套上用中国文字写上苏菲亚公主的名字。那师爷磨得浓墨，蘸得饱笔，第一行写道：“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奉书”，第二行写道：“鄂罗斯国摄政女王苏菲亚固伦长公主殿下”。“罗刹”两字，于佛经意为“魔鬼”，以之称呼“俄国”，颇含轻侮，文书之中便称之为“鄂罗斯”。那师爷又觉“苏菲亚”三字不甚雅驯，这个“菲”字令人想起“芳草菲菲”，似乎讥讽她全身是毛，于是写了“苏菲霞”，既合“落霞与孤鹜齐飞”之典，又有“飞霞扑面”之美；“固伦长公主”是清朝公主最尊贵的封号，皇帝的姊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女儿是公主，此女贵为摄政，又是两位并肩沙皇的姊妹，自然是头等公主了。待听得韦小宝笑道：“这个罗刹公主跟我是有一手的，几年不见，不知她怎样了？”那师爷在封套上又写上两行字：“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心想这是《左传》中的话，只可惜罗刹乃戎狄之邦，未必能懂得中华上国的经传，其中双关之意，更不必解，俏眉眼做给瞎子看，难免有“明珠暗投”之叹了。其实不但“鄂罗斯国固伦长公主苏菲霞”决计不懂这几个中国字的含义，连“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除了识得自己的名字和两个“人”字之外，也是只字不识，见那师爷在封套正反面都写了字，说道：“够了，够了。你的字写得很好，胜过罗刹大胡子。”

他吩咐师爷备就一批贵重礼物，好在都是从雅克萨城中俘获而得，不用花他分文本钱。再将华伯斯基、齐洛诺夫两名队长传来，叫他两人从罗刹降兵挑选一百人作为卫队，立即前往莫斯科送信。两名队长大喜过望，不住鞠躬称谢，又拿起韦小宝的手，在他手背上连连亲吻。韦小宝的手背被二人的胡子擦得酸痒，忍不住哈哈大笑。

雅克萨城小，容不下大军驻扎，当下韦小宝和钦差及索额图商议了，派郎坦、林兴珠二人率兵二千，在城中防守，大军南旋，协驻瑗瑛、呼玛尔二城候旨。韦小宝临行之际，郑重叮咛郎坦、林兴珠二人，决不可在雅克萨城开凿水井，挖掘地道。大军南行。韦小宝、索额图、朋春等驻在瑗瑛，萨布素另率一军，驻在呼玛尔。韦小宝命罗刹降兵改穿清军装束，派人教授华语，命他们将“我皇万万岁万岁”、“圣天子万寿无疆”、“中国皇帝德被四海、皇恩浩荡”等句子背得烂熟，然后派兵押向北京，要他们在京师大街上一路高呼，朝见康熙时更须大声呐喊，说道越是喊得有力，皇上赏赐越多。匆匆数日，冬尽春来。韦小宝在瑗瑛虽住得舒服，却记挂着阿珂、苏荃等几个妻子和虎头等儿女，曾遣亲兵，送物回家。六位夫人也各有衣物用品送来，大家知他不识字，家书却两免了，只是命亲兵带个口信，说家中大小平安，盼望大帅早日凯旋归来。过得二十多天，康熙颁来诏书，对出征将士大加嘉奖，韦小宝升为二等鹿鼎公，其余将士各有升赏。传旨的钦差将一只用火漆印封住的木盒交给韦小宝，乃是皇上御赐。韦小宝磕头谢恩，打开木盒，不禁一呆。盒里是一只黄金饭碗。碗中刻着“公忠体国”四字，依稀便是当年施琅送给他的，只是花纹字迹俱有破损，却又重行修补完整。

韦小宝记得当年这只金饭碗放在铜帽儿胡同伯爵府中，那晚仓惶逃走，并未携出，一凝思间，已明其理。定是那晚炮轰伯爵府后，前锋营军士将府中残损的剩物开具清单，呈交给皇帝。这只金饭碗已打烂了一次，这一次可得好妹捧住，别再打烂了。韦小宝心想：“小皇帝对我倒讲义气，咱们有来有往，我也不掘他的龙脉。”当晚大宴钦差，诸将相陪，宴后开赌。再过月余，康熙又有上谕到来，这一次却是大加申斥，说韦小宝行事胡闹，要罗刹降兵大呼“万寿无疆”，实在无聊之至。上谕中说：“为人君守牧者，当上体天心，爱护黎民。罗刹虽蛮夷化外之邦，其小民亦人也，既已降服归顺，不应复侮弄屈辱之。汝为大臣，须谏君以仁明爱民之道。朕若有惠于众，虽不寿亦为明君，若骄妄残虐，则万寿无疆，徒苦天下而已。大臣谄谀邪佞，致君于不德，其罪最大，切宜为诫。”韦小宝这

那教士又将最后这句话改得极尽恭敬，写道：“中国小臣思慕殿下厚恩，谨献贡物，以表忠忱。小臣有生之年，皆殿下不二之臣也。企盼两国和好，俾罗刹被俘军民重归故国，实出殿下无量恩德。”最后这句话却是出于他的私心，料想两国倘若和议不成，自己和其余的罗刹降人势必客死异乡，永远不得归国。韦小宝待他写完，道：“完了。你念一遍给我听听。”那教士双手捧起信笺诵读，念到自己改写之处，却仍照韦小宝的原义读出。韦小宝会讲的罗刹话本就颇为有限，听来似乎大致不错，哪料得他竟敢任意窜改？便点着头道：“很好！”取出“抚远大将军韦之印”的黄金印信，在信笺上盖了朱印。这封信书不像情书、公文不似公文的东西就搞成了。韦小宝命那教士下去领赏，吩咐大营的韦师爷将信封入封套，在封套上用中国文字写上苏菲亚公主的名字。那师爷磨得浓墨，蘸得饱笔，第一行写道：“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奉书”，第二行写道：“鄂罗斯国摄政女王苏菲亚固伦长公主殿下”。“罗刹”两字，于佛经意为“魔鬼”，以之称呼“俄国”，颇含轻侮，文书之中便称之为“鄂罗斯”。那师爷又觉“苏菲亚”三字不甚雅驯，这个“菲”字令人想起“芳草菲菲”，似乎讥讽她全身是毛，于是写了“苏菲霞”，既合“落霞与孤鹜齐飞”之典，又有“飞霞扑面”之美；“固伦长公主”是清朝公主最尊贵的封号，皇帝的姊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女儿是公主，此女贵为摄政，又是两位并肩沙皇的姊妹，自然是头等公主了。待听得韦小宝笑道：“这个罗刹公主跟我是有一手的，几年不见，不知她怎样了？”那师爷在封套上又写上两行字：“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心想这是《左传》中的话，只可惜罗刹乃戎狄之邦，未必能懂得中华上国的经传，其中双关之意，更不必解，俏眉眼做给瞎子看，难免有“明珠暗投”之叹了。其实不但“鄂罗斯国固伦长公主苏菲霞”决计不懂这几个中国字的含义，连“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除了识得自己的名字和两个“人”字之外，也是只字不识，见那师爷在封套正反面都写了字，说道：“够了，够了。你的字写得很好，胜过罗刹大胡子。”

他吩咐师爷备就一批贵重礼物，好在都是从雅克萨城中俘获而得，不用花他分文本钱。再将华伯斯基、齐洛诺夫两名队长传来，叫他两人从罗刹降兵挑选一百人作为卫队，立即前往莫斯科送信。两名队长大喜过望，不住鞠躬称谢，又拿起韦小宝的手，在他手背上连连亲吻。韦小宝的手背被二人的胡子擦得酸痒，忍不住哈哈大笑。

雅克萨城小，容不下大军驻扎，当下韦小宝和钦差及索额图商议了，派郎坦、林兴珠二人率兵二千，在城中防守，大军南旋，协驻瑗瑛、呼玛尔二城候旨。韦小宝临行之际，郑重叮咛郎坦、林兴珠二人，决不可在雅克萨城开凿水井，挖掘地道。大军南行。韦小宝、索额图、朋春等驻在瑗瑛，萨布素另率一军，驻在呼玛尔。韦小宝命罗刹降兵改穿清军装束，派人教授华语，命他们将“我皇万万岁万岁”、“圣天子万寿无疆”、“中国皇帝德被四海、皇恩浩荡”等句子背得烂熟，然后派兵押向北京，要他们在京师大街上一路高呼，朝见康熙时更须大声呐喊，说道越是喊得有力，皇上赏赐越多。匆匆数日，冬尽春来。韦小宝在瑗瑛虽住得舒服，却记挂着阿珂、苏荃等几个妻子和虎头等儿女，曾遣亲兵，送物回家。六位夫人也各有衣物用品送来，大家知他不识字，家书却两免了，只是命亲兵带个口信，说家中大小平安，盼望大帅早日凯旋归来。过得二十多天，康熙颁来诏书，对出征将士大加嘉奖，韦小宝升为二等鹿鼎公，其余将士各有升赏。传旨的钦差将一只用火漆印封住的木盒交给韦小宝，乃是皇上御赐。韦小宝磕头谢恩，打开木盒，不禁一呆。盒里是一只黄金饭碗。碗中刻着“公忠体国”四字，依稀便是当年施琅送给他的，只是花纹字迹俱有破损，却又重行修补完整。

韦小宝记得当年这只金饭碗放在铜帽儿胡同伯爵府中，那晚仓惶逃走，并未携出，一凝思间，已明其理。定是那晚炮轰伯爵府后，前锋营军士将府中残损的剩物开具清单，呈交给皇帝。这只金饭碗已打烂了一次，这一次可得好妹捧住，别再打烂了。韦小宝心想：“小皇帝对我倒讲义气，咱们有来有往，我也不掘他的龙脉。”当晚大宴钦差，诸将相陪，宴后开赌。再过月余，康熙又有上谕到来，这一次却是大加申斥，说韦小宝行事胡闹，要罗刹降兵大呼“万寿无疆”，实在无聊之至。上谕中说：“为人君守牧者，当上体天心，爱护黎民。罗刹虽蛮夷化外之邦，其小民亦人也，既已降服归顺，不应复侮弄屈辱之。汝为大臣，须谏君以仁明爱民之道。朕若有惠于众，虽不寿亦为明君，若骄妄残虐，则万寿无疆，徒苦天下而已。大臣谄谀邪佞，致君于不德，其罪最大，切宜为诫。”韦小宝这

那教士又将最后这句话改得极尽恭敬，写道：“中国小臣思慕殿下厚恩，谨献贡物，以表忠忱。小臣有生之年，皆殿下不二之臣也。企盼两国和好，俾罗刹被俘军民重归故国，实出殿下无量恩德。”最后这句话却是出于他的私心，料想两国倘若和议不成，自己和其余的罗刹降人势必客死异乡，永远不得归国。韦小宝待他写完，道：“完了。你念一遍给我听听。”那教士双手捧起信笺诵读，念到自己改写之处，却仍照韦小宝的原义读出。韦小宝会讲的罗刹话本就颇为有限，听来似乎大致不错，哪料得他竟敢任意窜改？便点着头道：“很好！”取出“抚远大将军韦之印”的黄金印信，在信笺上盖了朱印。这封信书不像情书、公文不似公文的东西就搞成了。韦小宝命那教士下去领赏，吩咐大营的韦师爷将信封入封套，在封套上用中国文字写上苏菲亚公主的名字。那师爷磨得浓墨，蘸得饱笔，第一行写道：“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奉书”，第二行写道：“鄂罗斯国摄政女王苏菲亚固伦长公主殿下”。“罗刹”两字，于佛经意为“魔鬼”，以之称呼“俄国”，颇含轻侮，文书之中便称之为“鄂罗斯”。那师爷又觉“苏菲亚”三字不甚雅驯，这个“菲”字令人想起“芳草菲菲”，似乎讥讽她全身是毛，于是写了“苏菲霞”，既合“落霞与孤鹜齐飞”之典，又有“飞霞扑面”之美；“固伦长公主”是清朝公主最尊贵的封号，皇帝的姊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女儿是公主，此女贵为摄政，又是两位并肩沙皇的姊妹，自然是头等公主了。待听得韦小宝笑道：“这个罗刹公主跟我是有一手的，几年不见，不知她怎样了？”那师爷在封套上又写上两行字：“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心想这是《左传》中的话，只可惜罗刹乃戎狄之邦，未必能懂得中华上国的经传，其中双关之意，更不必解，俏眉眼做给瞎子看，难免有“明珠暗投”之叹了。其实不但“鄂罗斯国固伦长公主苏菲霞”决计不懂这几个中国字的含义，连“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除了识得自己的名字和两个“人”字之外，也是只字不识，见那师爷在封套正反面都写了字，说道：“够了，够了。你的字写得很好，胜过罗刹大胡子。”

他吩咐师爷备就一批贵重礼物，好在都是从雅克萨城中俘获而得，不用花他分文本钱。再将华伯斯基、齐洛诺夫两名队长传来，叫他两人从罗刹降兵挑选一百人作为卫队，立即前往莫斯科送信。两名队长大喜过望，不住鞠躬称谢，又拿起韦小宝的手，在他手背上连连亲吻。韦小宝的手背被二人的胡子擦得酸痒，忍不住哈哈大笑。

雅克萨城小，容不下大军驻扎，当下韦小宝和钦差及索额图商议了，派郎坦、林兴珠二人率兵二千，在城中防守，大军南旋，协驻瑗瑛、呼玛尔二城候旨。韦小宝临行之际，郑重叮咛郎坦、林兴珠二人，决不可在雅克萨城开凿水井，挖掘地道。大军南行。韦小宝、索额图、朋春等驻在瑗瑛，萨布素另率一军，驻在呼玛尔。韦小宝命罗刹降兵改穿清军装束，派人教授华语，命他们将“我皇万万岁万岁”、“圣天子万寿无疆”、“中国皇帝德被四海、皇恩浩荡”等句子背得烂熟，然后派兵押向北京，要他们在京师大街上一路高呼，朝见康熙时更须大声呐喊，说道越是喊得有力，皇上赏赐越多。匆匆数日，冬尽春来。韦小宝在瑗瑛虽住得舒服，却记挂着阿珂、苏荃等几个妻子和虎头等儿女，曾遣亲兵，送物回家。六位夫人也各有衣物用品送来，大家知他不识字，家书却两免了，只是命亲兵带个口信，说家中大小平安，盼望大帅早日凯旋归来。过得二十多天，康熙颁来诏书，对出征将士大加嘉奖，韦小宝升为二等鹿鼎公，其余将士各有升赏。传旨的钦差将一只用火漆印封住的木盒交给韦小宝，乃是皇上御赐。韦小宝磕头谢恩，打开木盒，不禁一呆。盒里是一只黄金饭碗。碗中刻着“公忠体国”四字，依稀便是当年施琅送给他的，只是花纹字迹俱有破损，却又重行修补完整。

韦小宝记得当年这只金饭碗放在铜帽儿胡同伯爵府中，那晚仓惶逃走，并未携出，一凝思间，已明其理。定是那晚炮轰伯爵府后，前锋营军士将府中残损的剩物开具清单，呈交给皇帝。这只金饭碗已打烂了一次，这一次可得好妹捧住，别再打烂了。韦小宝心想：“小皇帝对我倒讲义气，咱们有来有往，我也不掘他的龙脉。”当晚大宴钦差，诸将相陪，宴后开赌。再过月余，康熙又有上谕到来，这一次却是大加申斥，说韦小宝行事胡闹，要罗刹降兵大呼“万寿无疆”，实在无聊之至。上谕中说：“为人君守牧者，当上体天心，爱护黎民。罗刹虽蛮夷化外之邦，其小民亦人也，既已降服归顺，不应复侮弄屈辱之。汝为大臣，须谏君以仁明爱民之道。朕若有惠于众，虽不寿亦为明君，若骄妄残虐，则万寿无疆，徒苦天下而已。大臣谄谀邪佞，致君于不德，其罪最大，切宜为诫。”韦小宝这

那教士又将最后这句话改得极尽恭敬，写道：“中国小臣思慕殿下厚恩，谨献贡物，以表忠忱。小臣有生之年，皆殿下不二之臣也。企盼两国和好，俾罗刹被俘军民重归故国，实出殿下无量恩德。”最后这句话却是出于他的私心，料想两国倘若和议不成，自己和其余的罗刹降人势必客死异乡，永远不得归国。韦小宝待他写完，道：“完了。你念一遍给我听听。”那教士双手捧起信笺诵读，念到自己改写之处，却仍照韦小宝的原义读出。韦小宝会讲的罗刹话本就颇为有限，听来似乎大致不错，哪料得他竟敢任意窜改？便点着头道：“很好！”取出“抚远大将军韦之印”的黄金印信，在信笺上盖了朱印。这封信书不像情书、公文不似公文的东西就搞成了。韦小宝命那教士下去领赏，吩咐大营的韦师爷将信封入封套，在封套上用中国文字写上苏菲亚公主的名字。那师爷磨得浓墨，蘸得饱笔，第一行写道：“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奉书”，第二行写道：“鄂罗斯国摄政女王苏菲亚固伦长公主殿下”。“罗刹”两字，于佛经意为“魔鬼”，以之称呼“俄国”，颇含轻侮，文书之中便称之为“鄂罗斯”。那师爷又觉“苏菲亚”三字不甚雅驯，这个“菲”字令人想起“芳草菲菲”，似乎讥讽她全身是毛，于是写了“苏菲霞”，既合“落霞与孤鹜齐飞”之典，又有“飞霞扑面”之美；“固伦长公主”是清朝公主最尊贵的封号，皇帝的姊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女儿是公主，此女贵为摄政，又是两位并肩沙皇的姊妹，自然是头等公主了。待听得韦小宝笑道：“这个罗刹公主跟我是有一手的，几年不见，不知她怎样了？”那师爷在封套上又写上两行字：“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心想这是《左传》中的话，只可惜罗刹乃戎狄之邦，未必能懂得中华上国的经传，其中双关之意，更不必解，俏眉眼做给瞎子看，难免有“明珠暗投”之叹了。其实不但“鄂罗斯国固伦长公主苏菲霞”决计不懂这几个中国字的含义，连“大清国抚远大将军鹿鼎公韦”，除了识得自己的名字和两个“人”字之外，也是只字不识，见那师爷在封套正反面都写了字，说道：“够了，够了。你的字写得很好，胜过罗刹大胡子。”

定是这些罗刹兵中国话说得不好，把皇上听得胡里胡涂，惹得他生气。”将教授罗刹兵华语的几名师爷叫来，痛骂一顿。骂完之后，拉开桌子便和他们赌钱，掷得几把骰子，早将康熙的训诫抛到九霄云外。这日京中又有上谕颁来，钦命韦小宝和索额图为议和大臣，与罗刹国议订和约，又派来镶黄旗汉军都统一等公佟国纲、护军统领马喇、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四人相助。佟国纲宣读上谕已毕，又取出一通公文宣读，却是罗刹国两位沙皇给康熙的国书，这时已由在北京的荷兰国传教士译成了汉文。国书中说道：

“谨奉上抚远华夏、洋溢寰宇、率贤臣共图治理、分任疆土、满清兼统、声名远播、大圣皇帝曰：向者父阿列克席米汗罗为汗，曾使尼果来等奏书至天朝通好，以不谙中国典制，语言举止，陋鄙无文，望宽宥之。至颂扬皇帝，舛谬失礼，亦因地处荒远，典礼素昧所致，幸无见罪。皇帝在昔所赐之书，下国无通解者，未循其故。及尼果来等归国之，但述天朝大臣以不还逃逃人根特木尔等、并骚扰边境为词。近闻皇帝兴师，辱临境上，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国边民构衅作乱，天朝遣使明示，自当严治其罪，何烦动辄干戈？今奉诏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国所发将士，到时切勿交兵。恭请明察我国作乱之人，发回正法，除嗣遣使臣议定边界外，先令末起、佛儿魏牛高、宜番、法俄罗瓦等星驰奏书以行。乞撤雅克萨之围，仍详悉作书，晓谕下国。则诸事皆寤，永远辑睦矣。上国大臣韦小宝阁下，昔年曾见知于我皇姊摄政女王苏菲娅殿下，远临我京师莫斯科，拨乱反正，有大功于下国，此上国之惠也，下国君臣，不敢有忘。谨奉重礼，献于大圣皇帝陛下，以次重礼奉于韦小宝大臣阁下，以示下国诚信修睦之衷。”（按：此通俄罗斯国国书录自史籍，正确无误，惟最后一段关于韦小宝者，恐系小说家言，或未可尽信云。）佟国纲读了国书后，师爷将书中意思向韦小宝及众将详细解释。这是军中通例，文书来往，文字有时颇为艰深，带兵将官不识字者固多，就算读过几年书的，所识也颇有限，军中来文去件关涉军机大事，如有误解，干系重大，因此满洲军制有师爷解释文书的规定。

佟国纲笑道：“这位罗刹国摄政女王，对韦大帅颇念旧情，送来的礼物着实不少。皇上吩咐兄弟一并带了来，交韦大帅收纳。”韦小宝拱手道：“多谢，多谢。”又道：“罗刹人不懂礼节，不说自己的礼物很轻，却自吹自擂，说礼物很重，送给皇上的是重礼，送给我的甚么次重礼，也不怕人笑话。”佟国纲道：“恰恰Nご笏惟骄f桥サ穆奚步等要噬嫩准由苟叮111中”校煊幸桓睢奚泊嫌€蔽ば”A鞍 钗囊簧4械溃骸坝姓雍仁拢俊辟」俚溃骸罢搜笄纸苹 w编谛”校：亢敛欢器器口桥棧瓊現鶴&笏督等要器”衫即>消孔璧丁毫”蟾胶整蠢噬隙阅读”尚克盗思妇浙”啊B奚步等酥杏幸”红”x溢涣陈桐模煜器”噬衔仕”遣皇哉 美器”埃&歎筋”~蛔」貳；噬媳閔美器”八档溃骸”外筋”x”簪夕怨贰！切”成。蠢测”蚶虑筑模”隙 美器”啊！

韦小宝问道：“拉丁话是什么话？他们罗刹人拉壮丁挑军粮之时说的话，皇上怎么会说？”佟国纲道：“皇上聪明智慧，无所不晓。罗刹人拉壮丁时说的话，那也会说的。”韦小宝道：“为什么罗刹人平时说的话，皇上不懂，拉壮丁时说的话，却又会说？”佟国纲无法回答，笑道：“这中间的理由，咱们可都不懂了。下次大帅朝见皇上之时，自己磕头请问罢。”韦小宝点点头，问道：“那个罗刹人后来怎样？”佟国纲道：“皇上细细审问，那人终于无法隐瞒，一点点吐露了出来。原来这人名叫亚尔青斯基，是尼布楚、雅克萨两城的都总管。”众人一听，好不自禁的“啊”的一声。韦小宝道：“这家伙的官可不小哪。”佟国纲道：“可不是吗？罗刹国派在东方的官儿以他为最大，雅克萨城破之日，定是他改穿了小兵的衣服，以致给他瞒过了。”韦小宝摇头笑道：“攻破雅克萨城那天，罗刹的将军、小兵、大官、小官，个个脱得精光，瞧来瞧去，每一个都是这么一回 事，实在没甚么分别。不见得官做得大了，那话儿也大些。兄弟的... 这个大官认他不出，倒也不是我们的错处。”众将哈哈大笑，向佟国纲解解当日攻破雅克萨城的情景。佟国纲笑道：“原来如此，这也难怪。皇上说道：韦小宝擒获罗刹国尼布楚、雅克萨二城都总管，功劳不小，不过他以为此人只是寻常小兵，办事也太胡涂了，将功折罪，此事无赏无罚。”韦小宝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道：“皇上恩典，奴才感激之至。”佟国纲道：“皇上审问这亚尔青斯基接连问了六天，罗刹国的军政大事，疆域物产，甚么都盘问备细。皇上当真是天纵英明，又从这亚尔青斯基身上，发见了一个秘密。依韦大帅说，这人被擒之时，身上一丝不挂，哪知他竟有法子暗藏秘密文件。”韦小宝骂道：“他奶奶的，这阿二掀死鸡实在鬼计多端下次见到了他，非要他的好看不可。这秘密文件，又藏在甚么地方？难道藏在屁... 屁...”

佟国纲道：“罗刹降人朝见皇上之前，自然全身都给御前侍卫仔细搜过，头发、胡子都要摸过，裤子和靴子更要脱下来瞧过明白。番邦之人心怀叵测，倘若身怀利器，那还了得？这个亚尔青斯基当然也曾细细搜过，身上更无别物。可是皇上洞察入微，见他右肩上凸起了一块，又时时斜眼去瞧，便问他手臂上是甚么东西。亚尔青斯基拉起袖子，手臂上绑了厚厚的绷带，说是在雅克萨城受的伤。皇上叫他走上前来，用力在他手臂上捏了一把。亚尔青斯基‘哎唷’一声叫，声音中却不显得如何疼痛。”韦小宝笑道：“有趣，有趣！这罗刹鬼受伤是假的。”佟国纲道：“可不是吗？皇上当即吩咐侍卫，将他手臂上的绷带解下。亚尔青斯基面如土色，只吓得全身发抖。韦大帅你猜绷带之中，藏着些甚么？”韦小宝道：“你刚才说秘密文件，难道就是这调调儿吗？”佟国纲拍手笑道：“正是。难怪皇上时时赞你聪明，果然一猜便着。那亚尔青斯基绷带中所藏的，赫然是一份文件，是罗刹国沙皇给他的密谕。皇上叫荷兰传教士译了出来抄得有副本在此。”从封套中取出一份公文，大声读了出来：“汝应向中国皇帝说知：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多国之俄皇陛下，皇威远届，已有多国君王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彼中国皇帝亦应求得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陛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于敌人之侵害，彼中国皇帝可独得归依大君主陛下，处于俄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纳贡赋，并大君主皇帝陛下所属人等，应准在中国及两境内自由营商，为此彼中国皇帝应准将大皇帝陛下之使臣放行无阻，并向大皇帝陛下致书答复。”（按：此为真实文件，当年康熙逮捕俄国使臣，将其监禁半月后递解回国，没收此文件，存于宫中档案。原件摄影见“故宫俄文史料”）

佟国纲读一句，韦小宝骂一声：“放屁！”待他读完，韦小宝已骂了几十句“放屁”。

佟国纲道：“皇上圣谕：罗刹人野心勃勃，无礼已极。下这道密谕的罗刹皇帝，是现今两位沙皇的父亲，已经死了。那时他还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现下罗刹人吃了苦头，想来已不敢像从前那么放肆了。不过跟他们议和之时，还得软硬兼施，不能轻忽。”韦小宝道：“正是。皇上吩咐了的，咱们狠狠的打他们几个嘴巴，踢他们几脚，又在他们肩上拍拍，背上摸摸。”佟国纲道：“那个甚么摄政女王就狡猾得很，她假装不知道雅克萨已经给我们攻下，说已下令罗刹兵不可跟我们交锋。可是国书之中却又露出了马脚，请皇上将抓住的罗刹人发回给他们正法。”韦小宝笑道：“哪有这么便说氛拖克透→壹剛捧脚u、縛縛k 拇沃办瘡T拖脚頓欠帕忒△墓(俾)辟」俚溃骸盎噬戏愿溱郝奚踩思热磺蟻停c|| 且 樞舵彩遣环粒ψ还口勸切氫么⊙舜岳> Br c|| 敵 叱穹穹x怒！蔽ば”x实溃骸吧跌唇凶轆穹轮Y耍俊辟」俚溃骸傲焦3槐。器勸遣击ωЯ 朔o碗某浅兀φ针蟻停0喝0穹露 t10. 驮迹0蕃徒凶轆穹轮x怒L夥φ钊踪徊凰閩督担0 札彩桥鲜怒怒！蔽ば”Φ溃骸霸n慈纒怒F宿翟勸浅霞→ヅ涯咕汲◀昧吕呂盡0傅皇鞘裁茨咽隆！辟」俚溃骸盎噬鮮<停涸依蚣父整ふ 蹠x糾匆彩峭τ邪盐盡墓≥迂器奚彩笔来蟻c· 析峦诚降男」Q芷哨K0窃该l校缚器芳靡凰Q俊：0纒第B· 析酪廢」■ 駝0环·U皮0焕盡 奚卜誓闫轆击&幢 ū 螞蒙桑0蕃播0。電帳ψ恢0虻胶文吁卧路挽怒；噬吓涛柿四茄嵌0晦够09弥0奚补0奈鞣搅磧幸桓胡嫌00凶蓋鸚測0吐 奚补00涑拇笏接幸准ゼ捶08啤B奚察热触。髀爨吐0贝蚌踞0茨峭砒础T勸浅舜嘶0响00t10. 驮迹x凶 ò 梢源筋急閩覽0辽倏梢員5帽萃0 话信晏+健！蔽ば”Y第ぶ1破0南瓜还掉簪)×咕汲R 补子讼呂盡：△没噬洗鶴事奚睬蟻停0茸袂获 9 嚙腔噬系木霾擄 器閩跌瓷跌相器校 跌辞IO 榴 器晒材岩呈ブ迹器5飯室耄骸澳閩腔噬系木司耍器彩俏依掀诺木司耍×牌鶴此閩俏业某け病口閩且坏裙 抑皇歎丈△亩◇裙 器L 熨胃”奚 蹂艘樞停0噬先磁贍慥醋蠡腋笔郑w噬细，业拿孀涌梢膊恍×怒！辟」俚母盖踪1祭担0强滴蹕0感15禱屎蟻母盖祝0登哈喝耍 器吃丝滴醃准| 呈前胼器牒骸Y1祭荡笄币閩潰器」俚：懷△坏裙器Y1祭翟維唛詮屢瘋復棺较(澹· 析r 破欵w)l 蹕)0 芫媳ば”θ 淳醃 盟0拿0痔0膊罹0：祭担：祭担：得鞣氛淞訟彤担：猛露5桑：閩跌賜婿外a康葩碇叛細臚纏0 噫器哇蟻英媛ご笏 C) 櫓0梳n牧思甘帳Y」俚 皇淩耍900倭揭→莖屏順蓋Y10 輝諍融0膠灼祭抵0俊Nば”000涑盟0欵ψ10薈阜纾ψ喚0祭0模欵0氏椒恐校0洗菜● 拢0撩呕腥淮宜頰骸8

枪声骤响，桥柏鲜澌寒濯墓4已硕纳芳J茫w梢愿y恒龕箭选！贝稳瘴ば”c楠挂總忌桃棕m蠹宜导幼卜投苑蕉r穿轮Y耍x环柄

痛私c击0?イ000要0汀Nば”Φ 困烦劫牵ε→陆00睿ヨα 龔秃架壁 嶢骄0軟#9 佻咕汲◇穿禄屝 A F 涓币咽穿窳荆:炫三+埽vv醒醜恪0
这日行至海拉尔河畔，前锋来报，有罗刹兵一小队，带兵队长求见大帅。韦小宝传见队长，原来是华伯斯基和齐洛诺夫二人。韦小宝喜道：“很好，很好！原来是王八死鸡和猪罗儒夫。”两人躬身行礼，呈上苏菲亚公主的复书。那名罗刹传教士这时仍留在清军大营，以备需用。康熙为了议和签订文书，又遣来一名荷兰传教士相助。韦小宝传两名教士入帐，吩咐他们传译公主的复信。

那罗刹教士那日篡改韦小宝的情书原意，这时心中大为惴惴，惟恐在公主回信中露出了马脚，忙取过信来看了一遍，这才放心。那荷兰传教士当下将罗刹文字译成华语。信中说道：分别以来，时时思念，盼和约签成之后，韦小宝赴莫斯科一行，以叙故人之情。韦小宝得两国君主宠爱，须当从中说明种种误会，消除隔阂，树立两国万世和好之基。信中说：中华和罗刹分居东西，为并世大国联手结盟，即可宰制天下，任何国家均不能抗。若和议不成，长期战争，不免两败俱伤。因此盼望韦小宝促成此事，于中华因为建立大功，罗刹国亦必另有重酬。又请韦小宝向中国皇帝进言，放还被俘的罗刹国将士，俾得和其家人甜心相聚云云。荷兰教士传译已毕，韦小宝见华伯斯基和齐洛诺夫二人连使眼色，知道另有别情，于是命两名传教士退出，问道：“你们还有甚么话说？”华伯斯基道：“公主殿下要我们对中国小孩大人说，公主殿下很想念你，罗刹男人不好，中国小孩大人天下第一，一定要请你去莫斯科。”韦小宝吓了一跳，心道：“这是罗刹迷汤，可万万信不得。”

齐洛诺夫道：“公主殿下另外有几件事，要请中国小孩大人办理。这是公主殿下送给你的。”说着从项颈中取下一条铜链，链条下系着一只革囊。华伯斯基也是如此。想是二人长途跋涉，怕有失落，因此用铜链系在颈中。两只革囊的囊口都用铜锁锁住。华伯斯基又从腰带解下一枚钥匙，去开了齐洛诺夫的铜锁。齐洛诺夫也用自己的钥匙，去开了华伯斯基所携革囊的铜锁。两人恭恭敬敬的将革囊放在韦小宝面前桌上。韦小宝倒转革囊，玎珰声响，倾出数十颗宝石来，彩色缤纷，灿烂辉煌，都是极大的红宝石、蓝宝石、黄宝石。另一只革囊中盛的则是钻石和翡翠。登时满帐宝光，耀眼生花。韦小宝生平珠宝见过无数，但这许许多多颗宝石聚在一起，却也是从未见过，笑道：“公主送给我这样的重礼，可当真生受不起。”（按：据《燕京学报》廿五期刘选民著《中俄早期贸易考》，俄国派大使费要多罗·果罗文和中国谈判分疆修好、通商事务。果罗文东来途中，又接获朝廷秘密训令，郑重指示：如能获得中国通商之利，雅克萨城不妨让与中国，并在不损俄皇威严范围内，可秘密予中国代表以相当礼物贿赂。）华伯斯基道：“公主殿下说，如果中国小孩大人办成大事，还有更贵重的礼物送给你：又有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哥萨克、鞑靼、瑞典、波斯、波兰、日耳曼、丹麦十国美女，每国一名，个个年轻貌美，都是处女，决非寡妇，一齐送给中国小孩大人。”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我七个老婆已经应付不了，再有十个美女。中国小孩大人立刻就一命呜呼了。”华伯斯基连称：“不会的，不会的。这十个美貌的处女，公主殿下已经备好，我们亲眼见过，个个像玫瑰花一样的相貌，牛奶一样的皮肤，夜莺一样的声音。”韦小宝怦然心动，问道：“公主殿下要我办甚么事？”齐洛诺夫道：“第一件，两国和好，公平划定疆界，从此不再交兵。”韦小宝心想：“小皇帝正要如此，这一件办得到。”说道：“你们罗刹国西边，有一个瑞……瑞甚么国的，派来了使者，要和我们一起出兵，东西夹攻罗刹，把你们的国家平分了。那时候甚么大俄罗斯、小俄罗斯、不大不小中俄罗斯、黑俄罗斯、白俄罗斯、五颜六色花俄罗斯，各种美女要多少，有多少，也不用你们公主殿下送了。何况每样只送一名，也太寒酸小气！”两名罗刹队长一听，都大吃一惊。其时瑞典国王查理十一世在位，也是个英明有为的少年君主，整军经武，颇有意东征罗刹，日来大队兵马源源向东开拔。莫斯科朝廷中文武大臣正以此为忧，不料瑞典竟会想要和中国联盟。罗刹虽强，但如腹背受敌，那就大势去矣。

韦小宝见了两人脸色，知道自己虚晃一招，已然生效，便道：“可是我和公主殿下是甜心好朋友，怎能答应瑞甚么国的蛮子？现下我们中国皇帝还没拿定主意，如果罗刹国确实诚心求好，我可以赶瑞甚么国的使者回国。”

两名队长大喜，连称：“罗刹国十分诚意，半点不假。请中国小孩大人快快把瑞典国的使者赶出去，最好是一刀砍了他的头。”韦小宝摇头道：“使者的头是砍不得的。何况他已送了我许多宝石、十几个美女，这一刀也砍不下去啊，是不是？”两位队长连声称是，心想：“原来瑞典国加意迁就，先送货，后收钱，这一手可比我们漂亮了。”又想：“幸亏中国小孩大人是我们公主的甜心，否则的话，这件事当真大大的糟糕。”韦小宝问道：“公主殿下还要我办甚么事？”华伯斯基微笑道：“公主殿下真正想要中国小孩大人办的事，是要请你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公主寝室里去办的。”韦小宝嘿的一声，心道：“这是罗刹迷汤，简称罗刹汤，可喝不可信。”笑道：“原来你们罗刹男人都不中用。”齐洛诺夫道：“也不是罗刹男人不中用，不过公主殿下特别想念中国小孩大人。”韦小宝心道：“又是一碗罗刹汤。”说道：“既是这样，公主没别的事了？”华伯斯基道：“公主殿下要请中国皇帝陛下准许，两国商人可以来往两国国境，自由通商。”齐洛诺夫道：“两国商人来往密了，公主就时时可以写信送礼给大人。”韦小宝心道：“他妈的，又是一碗。”说道：“这么说来，两国通商，公主是为私不为公？”齐洛诺夫道：“是，是，完全是为了中国小孩大人。”韦小宝道：“现下我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不可再叫甚么中国小孩大人。”两人一齐深深鞠躬，说道：“是，是！中国大人阁下。”韦小宝微微一笑，道：“好了，你们下去休息。我们要去尼布楚，你们随着同去便是。”

两人都是一惊，相互瞧了一眼，心想：“中国大军到尼布楚去干什么？难道是去攻城吗？”韦小宝道：“你们放心。我答应了公主，两国和好，不再打仗就是了。”两人又一齐鞠躬，说道：“多谢中国小……不……大人阁下。”

华伯斯基又道：“公主听说中国的桥梁造得很好，不论多宽的大江大河，都可以用大石头造桥，下面不用石柱桥墩。公主心爱中国大人阁下，也爱上了中国的东西，因此请大人派几名造桥的工匠技师去莫斯科，造几座中国的神奇石桥。公主殿下天天见到中国石桥，在桥上走来走去散步，就好像天天见到大人阁下一般。”韦小宝心想：“罗刹汤一碗一碗的灌来，再喝下去我可要呕了。公主特别看中了我们中国的石桥，那是甚么缘故？其中必有古怪，每不能上这个罗刹狐狸精的当。”说道：“公主想念我，石桥是不用造了，工程太大。我送她几条中国丝棉被、几个中国枕头便是，让她抱住了睡觉，就好像每天晚上有中国大人阁下陪着她。”

两名罗刹队长对望了一眼，脸上均有尴尬之色。齐洛诺夫道：“这个……好像……”华伯斯基脑筋较灵，说道：“大人阁下的主意极高，中国丝棉被、中国枕头就由我们带去，公主抱不到中国大人阁下，抱一抱中国丝棉被、中国枕头也是好的。不过丝棉被、枕头过得几年就破烂了，不及石桥牢固，因此建造石桥的技师，还是请大人派去。”

韦小宝听他二人口气，罗刹朝廷对造桥技师需求殷切，料想必有阴谋诡计。他不知中国造桥技师当时甲于天下，外国人来到中国一见到建构宏伟的石桥，必定啧啧称异，赞赏不止，何以拱桥能横越江面，其下不需支柱，更觉神奇莫测。罗刹人盼望学到这门造桥方法，倒是出于艳羨中国科学技术之心，并无其他阴谋。（按：康熙十五年，俄国派斯巴塔雷N.G. Spatary为钦差，率同宝石专家、药材专家来北京，提出多项要求，其中一条为：“中国准许俄国借用筑桥技师。”该钦差因不肯向康熙磕头，被清廷驱逐回国。）韦小宝心想：“你们越想要的东西，老子越是不能给你。”说道：“知道了，下去罢！”两名队长不敢再说，行礼退出。

不一日，罗刹钦差大臣费要多罗，在尼布楚城得报清军大至，忙差人送信，请清军在原地驻扎，他立即过来相会。（按：罗刹国议和钦差的姓名是费要多罗·果罗文Fedora Golovin，当时不知西人名先姓后之习，故中国史书称之为费要多罗。）

韦小宝道：“不用客气了，还是我们来拜客罢！”清军浩浩荡荡开抵尼布楚城下。萨布素、朋春、马喇分统人马，绕到尼布楚城北、城南、城西把守住了要道，既截住了尼布楚罗刹军的退路，又阻住西来援军。韦小宝亲统中军屯驻城东。中军流星炮射上天空，四面号炮齐响。

尼布楚城中罗刹大臣、军官、士卒望见清军云集围城，军容壮盛，无不气为之夺。费要多罗当即备了礼物，派人送别清军军中，并致书中国钦差大臣，说两国皇帝已决定罢兵议和，此次会晤专为签订和约，双方军队不宜相距过近，以免引起冲突，有失两国交好之意。

韦小宝和众大臣商议。众人都说中华上国不宜横蛮，须当先礼后兵。韦小宝于是下令退兵数里，驻在什耳喀河以东；又令尼布楚城北、西、南三面的清军退入山中候令。费要多罗见清军后撤，略为宽心，又再写了一通文书，提出四点相会的条件：一、会见之

所设于尼布楚城与什耳喀河之间的中央：二、会见之日，两国钦差各带随员四十人；三、两国各出兵五百，俄军列于城下，清军列于河边；四、两国使节之护卫亲兵各以二百六十人为限，除刀剑外，不准携带火器。他所以提这四个条件，因清军势大，俄军人少，倘若双方不限人数，俄军必处下风。但罗刹兵火器厉害，如双方兵员相等，俄兵即占优势，料想对方不允，因此先行提出，规定卫兵只可携带刀剑。文书中又建议次日相会。韦小宝和众大臣商议后，认为可行，当即接纳，连夜派兵搭起篷帐，作为会所。次日清晨，韦小宝、索额图、佟国纲等钦差带同随员，率了二百六十名藤牌手，来到会所。只见尼布楚城城门开处，二百余骑哥萨克兵手执长刀，拥簇着一群罗刹官员驰来。这队骑兵人高马大，威风凛凛，清军的藤牌手都是步兵，相形之下，声势大为不如。佟国纲骂道：“他奶奶的，罗刹鬼狡猾得很，第一步咱们便上了当。说好大家只带二百六十名卫兵，就只忘了说骑兵步兵。他们便多了二百六十四匹马。”索额图道：“这件事提醒了咱们跟罗刹鬼打交道，可得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只疏忽得半分，便着了道儿。”

说话之间，罗刹兵驰到近前。佟国纲道：“咱们遵照皇上嘱咐，事事要顾全中华上国是礼仪之邦，大家下马罢。”韦小宝道：“好，大家下马。”众人一齐下马，拱手肃立。罗刹钦差费要多罗见状，一声令下，众官员也俱下马，鞠躬行礼。双方走近。费要多罗说道：“俄罗斯国钦差费要多罗，奉沙皇之命，敬祝大清国皇帝圣躬安康。”韦小宝学着他的说话，也道：“大清国钦差韦小宝，奉大皇帝之命，敬祝罗刹国沙皇圣躬安康。”再加上一句：“又祝摄政女王苏菲亚公主殿下美丽快乐。”费要多罗微微一笑，心想：“大清皇帝祝我公主美丽快乐，这句颂词倒也稀奇古怪，不过公主倘若听到了，想必喜欢。”两人互致颂词，介绍副使。双方译员译出。

韦小宝见罗刹官员肃立恭听，倒也礼貌周到，但二百六十名哥萨克骑兵昂然骑在马背，手持长刀，列成队形，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隐隐有威胁之势，越看越有气，说道：“你们的卫兵太也无礼，见了中国大人阁下，怎不下马？”他说罗刹话文法颠倒，词句错落但在恼怒之下，不及等译官译述，罗刹话冲口而出。费要多罗道：“敝国的规矩，骑兵在部队之中，就是见到了沙皇陛下，也不用下马的。”

韦小宝道：“这是中国地方，到了中国，就得行中国规矩。”费要多罗摇头道：“对不起，阁下错了。这是俄罗斯沙皇的领地，不是中国的地方。”韦小宝道：“这明明是中国地方，是你们强行占去的。”费要多罗道：“对不起，中国钦差大臣阁下误会了。这是俄国沙皇的领地。尼布楚城是俄罗斯人筑的。”两国此次会议，原是划界争地，当地属中属俄，便是关键的所在。两个钦差大臣刚一见面，还没入帐开始谈判，就起了争执。韦小宝道：“你们罗刹人在中国地方筑了一座城池，这地方就算是你们的了，天下哪有这个道理？”费要多罗道：“这是俄国地方，俄罗斯人在这里筑城，中国人不在这里筑城，这就证明这是俄国地方。中国钦差大臣阁下说这是中国地方，不知有甚么证据？”尼布楚一带向来无所管束，中俄两国疆界也迄未划分，到底属中属俄，本来谁也没有证据。韦小宝听他回到这句话，不禁为之语塞，待要强辩，苦于说罗刹话辞不达意，寻常应答已感艰难，要巧言舌辩，如何能够？心中一怒，说道：“这是中国地方，证据多得很。”跟着便以扬州话骂道：“辣块妈妈，我入你鬼子十七八代老祖宗。”这一句话出口，扬州的骂人粗话便流水价滔滔不绝，将费要多罗的高祖母、曾祖母、以至祖母、母亲、姊妹、外婆、姨妈、姑母，人人骂了个狗血淋头。罗刹国费家女性，无一幸免。

中俄双方官员见中国钦差大臣发怒，无不骇然。只是他说话犹似一长串爆竹一般，别说费要多罗莫名其妙，连中国官员和双方译员也是茫然不解。韦小宝这些骂人说的话，全是扬州市井间最粗俗低贱的俗话，扬州的绅士淑女就未必能懂得二三成，索额图、佟国纲等或为旗人，或为久居北方的武官，却如何理会得？韦小宝大骂一通之后，心意大畅，忍不住哈哈大笑。费要多罗虽然不懂他言语但揣摩神色语气，料想必是发怒，忽见他又纵声大笑，更加摸不着头脑，问道：“请问贵使长篇大论，是何指教？贵使言辞深奥，敝人学识浅陋，难以通解，请你逐句慢慢的再说一遍，以便领教。”韦小宝道：“我刚才说，你太也不讲道理。我要你的祖母来做甜心，做老婆。”费要多罗微笑道：“我祖母是莫斯科城出名的美人儿，她是彼得洛夫斯基伯爵的女儿。原来中国大人阁下也听到过我祖母的艳名，敝人实在不胜荣幸之至。只可惜我祖母已死了三十八年啦。”韦小宝道：“那么我要你母亲做我的甜心，做我老婆。”费要多罗眉花眼笑，更是喜欢，说道：“我的妈妈出于名门望族，皮肤又白又嫩，她会做法国诗。莫斯科城里有不少王公将军很崇拜她。我们俄国有一位大诗人，写过几十首诗赞扬我的妈妈。她今年虽然已六十三岁了，相貌还是和三十几岁的少年妇人一样。中国大人阁下将来去莫斯科，敝人一定介绍你和我妈妈相识，要结婚恐怕不成，做甜心吗，只要我妈妈答应，那是可以的。”原来洋人风俗，如有人赞其母亲、妻子貌美，非但不以为忤，反而深感荣幸，比称赞他自己还要高兴。韦小宝却道此人怕了自己，居然肯将母亲奉献，有意拜自己为干爹，满腔怒火登时化为乌有，笑道：“很好，很好。以后如来莫斯科，定是你府上常客。”拉着他手，走入帐中。双方副使跟着都进了营帐。韦小宝等一行坐在东首，费要多罗等一行坐在西首。

费要多罗道：“敝国摄政女王公主殿下吩咐，这次划界谈和，我们有极大诚意，双方必须公平，谁也不能欺了对方。因此敝国提出，两国以黑龙江为界，江南属于中国，江北属于俄罗斯。划定疆界之后，俄罗斯兵再也不能渡江而南，中国兵也不能渡到江北。”韦小宝问道：“雅克萨城是在江南还是江北？”费要多罗道：“是在江北。该城是我们俄罗斯人所筑，可见黑龙江江北之地，都是属于俄国的。”韦小宝一听，怒气又生，问道：“雅克萨城内有座小山，你可知叫甚么名字？”费要多罗回头问了随员，答道：“叫高助略山。”韦小宝懂得罗刹语中“高助略”即为“鹿”，说道：“我们中国话叫做鹿鼎山。你可知我封的是甚么爵位？”费要多罗道：“阁下是鹿鼎公，用我们罗刹话说，就是高助略山公爵。”韦小宝道：“这样一来，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了。明知我是鹿鼎公，却要把我的鹿鼎山占了去，岂不是要我做不成公爵么？”费要多罗忙道：“不，不，决无此意。”韦小宝问道：“你是甚么爵位？”费要多罗道：“敝人是洛莫诺沙伐侯爵。”韦小宝道：“好，那么洛莫诺沙伐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费要多罗吃了一惊，随即微笑道：“敝人的封邑洛莫诺沙伐尚在莫斯科之西，怎能是中国的地方？”韦小宝道：“你说你的封邑叫作老猫拉屎法...”费要多罗道：“洛莫诺沙伐。”韦小宝不理他，继续说道：“从我们的京城北京，到老猫拉屎法一共有几里路？要走几天？”费要多罗道：“从洛莫诺沙伐到莫斯科，一共五百多里路，五天的路程。从莫斯科到北京，总得走三个月罢。”韦小宝道：“这样说来，从北京到老猫拉屎法，得走三个月零五天，路程是远得很了。”费要多罗道：“很远，很远！”韦小宝道：“这样的路程，老猫拉屎法当然不是属于中国的了。”费要多罗微笑道：“公爵说得再对没有了。”

韦小宝举起酒杯，道：“请喝酒。”罗刹人嗜酒如命，酒杯放在费要多罗面前已久，酒香阵阵冲鼻，主人没举杯，他不敢便饮，这时见韦小宝举杯，心中大喜，忙一饮而尽。清方随员又给他斟上酒，从食盒中取出菜肴，均是北京名厨的烹饪，罗刹国其时开化未久，要到日后彼得大帝长大，与其姊苏菲亚公主夺权而胜，将苏菲亚幽禁于尼庵之中，然后大举输入西欧文化，当韦小宝之时，罗刹国一切器物制度、文明教化，俱与中国相去甚远，至于烹红之精，迨至今日，俄国仍和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年在尼布楚城外，费要多罗初尝中华美食，自然是目瞪口呆，几乎连自己的舌头也吞下肚去了。韦小宝陪着他尝遍每碟菜肴，解释何谓鱼翅，何谓燕窝，如何令鸭掌成席上之珍，如何化鸡肝为盘中之宝，只听得费要多罗欢喜赞叹，欣羨不已。

韦小宝随口问道：“贵使这一次是哪一天离开莫斯科的？”费要多罗道：“敝人于四月十二日奉了公主殿下的谕示，从莫斯科出发。”韦小宝道：“很好。来，再干一杯。我们这位佟公爷，酒量很好，你们两位对饮几杯。”当下佟国纲向费要多罗敬酒，对饮三杯。韦小宝道：“贵使是本月到尼布楚的罢？”费要多罗道：“敝人是上个月十五到的。”韦小宝道：“喂，从四月十二行到七月十五，路上走了三个多月。”费要多罗道：“是，走了三个多月。幸好天时已暖，道上倒也并不难走。”韦小宝大拇指一翘，赞道：“很好！贵使这一番说了真话，终于承认尼布楚不是罗刹国的了。”费要多罗喝了十几杯酒，已微有醉意，愕然道：“我... 我几时承认了？”韦小宝笑道：“从北京到老猫拉屎法，得走三个多月，路程很远，因此老猫拉屎法不是中国的地方。从莫斯科到尼布楚，你也走了三个多... 拔... 烦炭稍膊唤... 咕汲... 匀徊皇鞅奚补... 牧恕！”

费要多罗睁大了眼睛，一时无辞可对，呆了半晌，才道：“我们俄罗斯地方大得很，那是不同的。”韦小宝道：“我们大清国地方也可不小哪。”费要多罗强笑道：“贵使爱开玩笑，这... 这两件事，是...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韦小宝道：“贵使定要说不布楚是罗刹国地方，那么咱们交换一下。我到莫斯科去，请公主封你为尼布楚伯爵，封我为老猫拉屎法公爵。这老猫拉屎法城就算是中国地方了。”费要多罗满脸胀得通红，急道：“这... 这怎么可以？”不禁大为担忧，心想公主是他情

人，倘若给他枕头边灌了大量中国迷汤，竟尔答应交换，那就糟糕透顶了。又想：“我那洛莫诺沙伐是祖传的封邑，物产丰富，如果给公主改封到了尼布楚，这里气候寒冷，人丁稀少，可要了我的老命啦。何况我现下是侯爵，改封为尼布楚伯爵，岂不是降级？”韦小宝见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笑道：“你想连我的封地雅克萨也占了去，叫我做不成鹿鼎公。我有甚么法子？只好去做老猫拉屎法公爵了。虽然你这封邑的名字太难听，甚么老猫拉屎、小狗拉屎的，可也只得将就就了。”费要多罗寻思：“你中国想占我的洛莫诺沙伐，那是决无可能。不过你韦小宝已受过我俄罗斯帝国的封爵，倘若来谋我的封邑，倒也麻烦。我们也不是真的要雅克萨，这雅克萨已经给你们打下来了，再要你们退出来，自然不肯。”于是脸露笑容，说道：“既然雅克萨城是贵使的封邑，我们就退让一步，两国仍以黑龙江为界，不过雅克萨城和城周十里之地，属于中国。这完全是看在贵使份上，最大的让步了。”韦小宝心想：“你们打败了，还这么神气活现。倘若这一战是你们罗刹人胜的，只怕连北京城也要划给你们了。”说道：“咱们打过一仗，不知是你们胜了，还是我们胜了？”费要多罗皱起眉头道：“小小接仗，也不能说谁胜谁败。我们公主殿下早有严令，为了顾全跟贵国和好，不许开仗，因此贵国军队进攻之时，敝国将士都没有还手。否则的话，局面就大大不同了。”韦小宝一听大怒，说道：“原来罗刹兵枪炮齐放，不算还手？”费要多罗道：“他们不过是守御本国土地，不算还手。罗刹人真的打起仗来，不会只守不攻的。两国要是大战，罗刹火枪手和哥萨克骑兵就会进攻北京城了。”

韦小宝怒极，心道：“你奶奶的，你这黄毛鬼说大话吓人。我要是给你吓倒了，我跟你姓，做你儿子，我不叫韦小宝，叫作‘小宝费要多罗’。”他到过莫斯科，知道罗刹人习惯是名前姓后，但费要多罗是名非姓，他却又不知，说道：“那很好，大大的好！侯爵大人，你可知道我心中最盼望的是甚么事？”费要多罗道：“这倒不知道，请你指教。”韦小宝道：“我现下是公爵，心中只盼望加官进爵封为郡王、亲王。”费要多罗心想：“加官进爵，哪一个不想？”微笑道：“公爵大人精明能干，深得贵国皇帝宠信，只要再立得几件功劳，加封为郡王、亲王，那是确定无疑的。敝人诚心诚意，恭喜你早日成功。”韦小宝低声道：“这件事可得你帮忙才成，否则就怕办不成。”费要多罗一愣，说道：“敝人当得效劳，只不知如何帮法？”韦小宝俯嘴到他耳边，轻轻说道：“我们大清国的规矩，只有打了大胜仗，立下军功，才能封王。现下我国太平无事，反叛都已扑灭，再等二三十年，恐怕也没仗打。我想封王，那就为难得很了。这次划界议和，你甚么都不要让步，最好派兵向我们挑战，将我们这里的大臣杀死一个两个。咱们两国就大战一场。你派火枪手、哥萨克骑兵去进攻北京。我们和瑞典国联盟，派兵来打莫斯科。只杀得沙尘滚滚，血流成河，那时候我就可以封王了。拜托，拜托，千万请你帮这个大忙。说话悄声些，别让他人听见了。”

费要多罗越听越惊，心想这少年胆大妄为，为了想封王，不惜挑起两国战火，还要和瑞典国联盟，这一仗打了起来，将来谁胜谁负虽然不知，但此时彼众我寡，双方军力悬殊，这眼前亏是吃定了的；心下好生后悔，实不该虚声恫吓，说甚么火枪队和哥萨克骑兵攻打北京城，这少年信以为真，真不惧，反而欢天喜地，这一下当真是弄巧成拙了，但如露出怯意，不免又给他看得小了，一时不由得惊慌失措。韦小宝又道：“莫斯科离这里太远了，大清兵开去攻打，实在没有把握，说不定吃个败仗，皇上反要怪我……”费要多罗一听有了转机，脸现喜色，忙道：“是，是。奉劝阁下还是别冒险的好。”韦小宝道：“我只是想吃立功封王，又不想灭了罗刹国。贵国地方很大，我也决计没本事灭得了。”费要多罗又连声称是。韦小宝低声道：“这样罢，你发兵去打北京，我就发兵打尼布楚，咱们哥俩各打各的。打下了北京，是你的功劳；打下了尼布楚，是我的功劳。你瞧这计策妙不妙？”费要多罗暗暗叫苦，自己手边只二千多人马，要反攻雅克萨也无能为力，却说甚么去攻打北京城，心想再不认错，说不定这少年要弄假成真，只得苦笑道：“请公爵大人不必介意。刚才我说火枪手和哥萨克骑兵攻打北京城，那是当不得真的，是我说错了，全部收回。”

韦小宝奇道：“话已说出了口，怎么收回？”费要多罗道：“敝人向公爵大人讨个情，请你忘了这句话。”韦小宝道：“这么说来，你们罗刹兵是不去攻打北京的了？”费要多罗道：“不会，决计不会。”韦小宝道：“你们也不想强占我的雅克萨城了？”费要多罗摇头道：“不会，不会了。”韦小宝道：“这尼布楚城，你们也决计不敢要了？”

费要多罗一怔，说道：“这尼布楚城，是我们沙皇的领地，请公爵大人原谅。”

韦小宝心想：“苏州人说‘漫天讨价，着地还钱。’我向他索尼布楚，是要不到手的。且向他索尼布楚以西的地方，瞧他怎么说？”说道：“咱们这次议和，一定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谁也不能吃亏，是不是？”费要多罗点头道：“正是。两国诚意划界，树立永久和平。”韦小宝道：“那好得很。这边界倘若划得太近莫斯科，是你们罗刹人吃了亏，划得太近了北京，是我们中国人吃了亏。最好的法子，是划在中间，二一添作五。”费要多罗问道：“甚么叫二一添作五？”韦小宝道：“从莫斯科到北京，大约是三个月路程，是不是？”费要多罗道：“是。”韦小宝道：“三个月分为两份，是多少时候？”费要多罗不解其意，随口答道：“是一个半月。”韦小宝道：“对了。咱们也不用多谈了，大家各回本国京城。然后你从莫斯科出发东行，我从北京出发西行。大家各走一个半月，自然就碰头了，是不是？”费要多罗道：“是。不知大人这么干是甚么用意？”韦小宝道：“这是最公平的划界法子啊。我们碰头的地方，就是两国的边界。那地方离莫斯科是一个半月路程，离北京也是一个半月路程。你们没占便宜，我们也没占便宜。但我们这一场胜仗，就算白打了。算起来还是你们占了便宜，是不是？”费要多罗满脸胀得通红，说道：“这……照照照照照……”站起身来。韦小宝笑道：“你也觉得这法子非常公平，是不是？”费要多罗连忙摆手，道：“不，不！绝对不可以。如此划界，岂不是将俄罗斯帝国的一半国土划给了你？”韦小宝道：“不会是一半啊。你们在莫斯科以西，还有很多国土，那些土地就不用跟中国二一添作五。又何必这样客气？”

费要多罗只气得直吹胡子，隔了好一会，才道：“公爵大人，你如诚心议和，该当提些通情达理的主张出来。这样……照样的法子，要将我国领土分了一半去，那……那太也欺人太甚。”说着气呼呼的往下一坐。腾的一声，只震得椅子格格直响。韦小宝低声道：“其实议和划界，没甚么好玩，咱们还是先打一仗，你说好不好？”

费要多罗不住喘气，忍不住便要拍案而起，大喝一声：“打仗便打仗！”但想到这一仗打下去，后果实在太过严重，己方又全无胜望，只得强行忍住，默不作声。

韦小宝突然伸手在桌上一拍，笑道：“有了，有了，我另外还有个公平法子。”伸手入怀，取出两粒骰子，吹一口气，掷在桌上，说道：“你不想打仗，又不愿二一添作五，咱们来掷骰子，从北京到莫斯科，算是一万里路程，咱们分成十份，每份一千里。我跟你掷骰子赌十场，每一场的赌注是一千里国土。如果你运气好，赢足十场，那么一直到北京城下的土地，都算罗刹国的。”费要多罗哼了一声，道：“要是我输足十场呢？”韦小宝笑道：“那你自己说好了。”费要多罗道：“难道莫斯科以东的万里江山，就统统都是中国的了？”韦小宝道：“我猜你运气也不会这样差，十场之中连一场也赢不了。你只消赢一场，就保住了一千里土地，两场二千里，赢得六场，就有便宜了。”费要多罗怒道：“有甚么便宜？莫斯科以东六千里，本来就是俄国地方。七千里、八千里，也都是俄国的地方。”韦小宝与费要多罗二人不住口的交涉，作翻译的荷兰教士在旁不断低声译成中国话。佟国纲、索额图等听在耳里，初时觉得费要多罗横蛮无理，竟然要以黑龙江为界，直逼中国辽东，那是满洲龙兴之地，如何可受夷狄之逼？心中都感愤怒；后来听得韦小宝说渴欲打仗立功，以求裂土封王，俄使便显得色厉内荏，不敢接口；再听得韦小宝东拉西扯，什么交换封邑、二一添作五、又是甚么掷骰子划界，每注一千里土地，明知是胡说八道，对方是决计不会答应，但费要多罗的气焰却已大挫，均想：“罗刹人横蛮，确是名不虚传，要是跟他们一本正经的谈判，非处下风不可。皇上派韦公爵来主持和议，果真大有知人之明。这番邦鬼子是野蛮人，也只有韦公爵这等不学无术的市井流氓，才能跟他针锋相对，以蛮制蛮。”佟国纲、索额图等大臣面上对韦小宝虽都十分恭敬客气，心底里却着实瞧他不起，均觉他不过是皇上宠幸的一个小丑弄臣，平日言谈行事，往往出丑露乖，却偏偏又恬不知耻，自鸣得意，此番与外国使臣折冲樽俎，料想难免给笑外邦，失了国家体面。哪知皇上量材器使，竟然大收其用，若不派这个惫懒人物来办这桩差使，满朝文武大臣之中，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来。众大臣越听越佩服，更觉皇上英明睿智，非众臣所及。索额图听到这里，突然插口道：“莫斯科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荷兰教士将这句话传译了。费要多罗大吃一惊，心想：“这少年胡言乱语，也还罢了。怎地你这老头儿也这样不要脸的瞎说？竟说我国京城莫斯科是你们中国地方？”索额图又道：“按照贵使的说法，只要是罗刹人暂时占据过的土地，就算是罗刹国的土地了，是不是？”费要多罗道：“本来就是这样嘛！贵使却说莫斯科是中国地方，嘿嘿，那……那太笑话奇谈了。”索额图嫉愤酸臭奚补，挪副褐

自主的坐入椅中。他又惊又怒，使劲跳起，骂道：“小贼……”苏荃站在他背后，双手抓住他两肩的“肩贞穴”，又轻轻向下一按，茅十八抗拒不得，只得重新坐下。他身形魁梧，少说也有苏荃两个那么大，但她高深武功所制，缚手缚脚，只有乖乖的坐着，更是恼怒，大声道：“老子今日当街骂你这小汉奸，原是拚着没想再活了，只是要普天下世人知道你卖师卖友的卑鄙无耻……”韦小宝道：“茅大哥，我跟皇上办事。是去打罗刹鬼子，又不是去杀汉人，这可说不上是汉奸啊。”茅十八道：“那……那你为甚么杀死你师父陈近南？”韦小宝急道：“我怎会害我师父？我师父明明是给郑克？”那小子杀死的。”茅十八怒斥：“你这时候还在抵赖？鞑子皇帝他妈的圣旨之中，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韦小宝惊道：“皇上的圣旨之中，怎……怎会说我害死师父？”心中一片迷惘，转头向苏荃瞧去。苏荃道：“皇上前几天升你为一等鹿鼎公，颁下的诰命中叙述你的功劳，也不知道诰命是谁写的，其中说你‘举荐良将，荡平吴逆，收台湾于版图；提师出征，攻克进城，扬国威于域外’，那都是对的。可是又有两句话说：‘擒斩天地会逆首陈近南、风际中等，遂令海内跳梁，一蹶不振；匪党乱众，革面洗心’，那便不对了。”

韦小宝皱眉道：“什么洗面割心的，到底说些甚么？”苏荃道：“诰命里说你抓住陈近南、风际中等人杀了，吓得天地会的人再也不敢造反。”韦小宝跳起身来，大叫：“哪……哪有这么事？这不是冤枉人吗？”苏荃缓缓摇头，道：“风际中做奸细，确是咱们杀的，圣旨里的话没错，就只多了‘陈近南’三字。”韦小宝急道：“陈近南是我恩师，我……我怎么会害他老人家？皇上……皇上这道圣旨……唉，你见了圣旨，怎不跟我说？”苏荃道：“咱们商量过的，圣旨里多了‘陈近南’三字，你如何知道了，一定大大的不高兴。”韦小宝知道所谓“咱们商量过的”，便是七个夫人一齐商量过了，转头向双儿瞧去，双儿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茅大哥，我师父的的确确不是我害的。那风际中是天地会的叛徒，他……他暗中向皇帝通风报信……”茅十八冷笑道：“那么你倒是好人了？”

韦小宝颓然坐倒，说道：“我跟皇上分说去，请他改了……父父父父了……”他说三个“改了”，却知道康熙决不致因圣旨中多了‘陈近南’三字，会特地另发上谕修改，心想：“不知那个狗贼多嘴，去跟皇上说我害死师父。在皇上看来，这是我的忠心，可是……可是……我韦小宝还算是人吗？”他心中焦急，突然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叫道：“茅大哥，荃姊姊，好……好双儿，我没害死我师父！”

三人见韦小宝忽然大哭，都吃了一惊。苏荃忙走过去搂住他肩头，柔声道：“那郑克？”在通吃岛上害死你师父，咱们都是亲眼见到的。”说着取出手帕，给他抹去了眼泪。茅十八这时才看了出来，这个武功高强的“亲兵”原来竟是女子，不禁大为惊诧。

韦小宝想起一事，说道：“茅大哥，郑克？”那小子也在北京，咱们跟他当面对质去，谅他也不敢抵赖。对，对！咱们立刻就去……”正说到这里，忽听得门外亲兵大声说道：“圣旨到。御前侍卫多总管奉敕宣告。”韦小宝站起身来，迎到门口，只见多隆已笑吟吟的走来。韦小宝向北跪下磕头，恭请圣安。多隆待他拜毕，说道：“皇上吩咐，要提那在街上骂人的反贼亲自审问。”韦小宝心头一凛，说道：“那……那个人么？兄弟抓了起来，已详细审过，原来是疯子，这人满口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的胡说八道。兄弟问不出甚么，狠狠打了他一顿，已将他放了。皇上怎地会知道这事？其实全不搭紧的……”茅十八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猛力在桌上一拍，只震得碗盏都跳了起来，乒乒乓乓，在地下摔得粉碎，大声骂道：“他妈的韦小宝，谁是疯子了？今日在大街上骂鞑子皇帝的就是老子！老子千刀万剐也不怕，难道还怕见他妈的鞑子皇帝？”韦小宝暗暗叫苦，只盼骗过了康熙和多隆，随即放了茅十八，那知他全然不明自己的一番回护之意，如此公然辱骂皇上，茅十八当真便有十八颗脑袋，也保不住了。多隆叹了口气，对韦小宝道：“兄弟，你对江湖上的朋友挺有义气，我也是很钦佩的。这件事你已出了力，算是仁至义尽。咱们走罢。”茅十八大踏步走到门口，突然回头，一口唾沫，疾向韦小宝脸上吐去，韦小宝正想着心事，不及闪避，拍的一声，正中他双目之间。几名亲兵拔出腰刀，便向茅十八奔去。韦小宝摆摆手，黯然道：“算了，别难为他。”多隆带来的部属取出手铐，将茅十八扣上了。

韦小宝寻思：“皇上亲审茅大哥，问不到三句，定要将他推出去斩了。我须立刻去见皇上，无论如何，总得想法子救人。”向多隆道：“我要去求见皇上，禀明内情，可别让这粗鲁汉子冲撞了皇上。”一行人来到皇宫。韦小宝听说皇帝在上书房，便即求见。康熙召了进去。韦小宝磕过了头，站起身来。康熙道：“今日在大街上骂了你、又骂我那人，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韦小宝道：“皇上明见万里，甚么事情用不着猜第二遍。”康熙道：“他是天地会的？”韦小宝道：“他没正式入会，不过会里的人他倒识得不少。他很佩服我的师父。皇上圣旨中说我杀了师父，他听到后气不过，因此痛骂我一场。至于对皇上，他是万万不敢有半分不敬的。”康熙微笑道：“你跟天地会已一刀两断，从今而后，不再来往了，是不是？”韦小宝道：“是。这次去打罗刹鬼子，奴才就没带天地会的人。”康熙问道：“以后你天地会的旧朋友再找上你来，那你怎么办？”韦小宝道：“奴才决计不见，免得大家不便。”康熙点了点头，道：“因此我在那道诰命之中，亲笔加上陈近南、风际中两个的名字，好让你日后免了不少麻烦。小桂子，一个人不能老是脚踏两头船。你如对我忠心，一心一意的为朝廷办事，天地会的浑水便不能再……你倘若决心做天地会的香主，那便得一心一意的反我才是。”韦小宝吓了一跳，跪下磕头，说道：“奴才是决计不会造反的。奴才小时候做事胡涂，不懂道理，现在深明大义，洗面割心，那是完完全全不同了。”康熙点头笑道：“那很好啊。今天骂街的奴才疯子，明天你亲自监斩，将他杀了罢。”韦小宝磕头道：“皇上明鉴，奴才来到北京，能够见到皇上金面，都全靠了这人。奴才对他还没报过恩，大胆求求皇上饶了这人，宁可……宁可奴才这番打罗刹鬼子的功劳，皇上尽数革了，奴才再退回去做鹿鼎侯好了。”康熙脸一板，道：“朝廷的封爵，你当是儿戏吗？赏你做一等鹿鼎公，是我的恩典，你拿了爵禄封诰来跟我做买卖，讨价还价，好大的胆子！”

韦小宝连连磕头，说道：“奴才是漫天讨价，皇上可以着地还钱，退到鹿鼎侯不行，那么退回去做通吃伯、通吃子也是可以的。”康熙本想吓他一下，好让他知道些朝廷的规矩，那知这人生来是市井小人，虽然做到一等公、大将军，无赖脾气却丝毫不改，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喝道：“他妈的，你站起来！”韦小宝磕了个头，站起身来。

康熙仍是板起了脸，说道：“你奶奶的，老子跟你着地还钱。你求我饶了这叛逆，那就得拿你的脑袋，来换他的脑袋。”韦小宝愁眉苦脸，说道：“皇上的还价太凶了些，请您升一升。”康熙道：“好，我就让一步。你割了卵蛋，真的进宫来做太监罢。”韦小宝道：“请皇上再升一升。”康熙道：“不升了。你不去杀了此人，就是对我大不忠。一个人忠心就忠心，不忠就不忠。那也有价钱好讲的？”韦小宝道：“奴才对皇上是忠，对朋友是义，对母亲是孝，对妻子是爱……”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这家伙居然忠孝节义，事事俱全。好，佩服，佩服。明天这时候，拿一个脑袋来见罢，不是那叛逆的脑袋，便是你自己的脑袋。”

韦小宝无奈，只得磕头退出。康熙见他走到门口，说道：“小桂子，你又想逃走了吗？”韦小宝道：“这一次是不敢了。奴才回家去，垫高了枕头，躺下来好好想想，最好是既能让皇上欢喜，又顾得了朋友义气，而奴才自己这颗脑袋，仍是生得牢牢的。”康熙微笑道：“很好。我跟建宁公主多日不见，很想念她，已吩咐接来宫里。”顿了一顿，又道：“你其余的六个夫人，三个儿女，也随同公主一起进宫来朝见太后。太后说你功劳不小，要好好赏你的夫人和儿女。”韦小宝道：“多谢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奴才实在是粉身难报。”退得两步，忍不住道：“皇上。奴才以前说过，你是如来佛，我是孙悟空，奴才说甚么也跳不出你的手掌心。”康熙微笑道：“你神通广大，那也不用客气了。”韦小宝出得书房门，不由得唉声叹气，心道：“皇上把我七个老婆、三个儿女都扣了起来，就算我有胆子逃走，可也舍不得哪。”走到长廊，多隆迎将上来，笑道：“韦兄弟，太后召见你的夫人、公子、小姐，赏赐定是不少。恭喜你啊。”韦小宝拱手道：“托福，托福。”多隆微笑道：“兄弟这回带兵出征之前，吩咐我给你讨债，讨到现在，也有七八成了。二百六十几万两银子的银票，回头我送到府上来。”

韦小宝笑道：“大哥本领不小，居然榨到了这么多。”随即恨恨的道：“郑克？”这小子害死我师父，直到今天，还是叫我头痛之极他奶奶的，那疯子今日在街上骂人，还不是郑克？”种下的祸根。”越想越恨，说道：“大哥，请你多带人手，咱们这就讨债去。”多隆听到又要去郑府讨债，那是第一等的赏心乐事，今日有抚远大将、一等鹿鼎公韦公爷带队，干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当即连声答应，吩咐御前侍卫副总管在宫里值班，率了一百名侍卫，簇拥着韦小宝向郑府而去。

那郑克？”封的虽然也是公爵，然而和韦小宝这公爵相比，可就天差地远了，一个是归降的叛逆藩王，一个是皇帝驾前的大红人、

大功臣。同是公爵府，大小、派头却也大不相同，大门匾额上那“海澄公府”四字乃是黑字，不如韦小宝“鹿鼎公府”那四字是金字。韦小宝一见之下，便有几分喜欢，说道：“这小子门口的招牌，可不及我的金字招牌了。”众侍卫来海澄公府讨债，三日两头来得惯了的，也不等门公通报，径自闯进府去。韦小宝在大厅上居中一坐，多隆坐在一旁。郑克？听得抚远大将军韦小宝到来，那是他当世第一颗星，不由得便慌了手脚，却又不肯不见，只得换上公服，战战兢兢的出迎，上前拱手见礼，叫了声：“韦大人！”韦小宝也不站起来，大刺刺的坐着，抬头向天，鼻中哼了一声，向多隆道：“多大哥，郑克？”这小子可忒也无礼了。咱们来了这老半天，他不理不睬，可不是瞧不起人吗？”多隆道：“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老是做一辈子缩头乌龟，终究是躲不过去的。”郑克？怒极，只是在人檐下过，那得不低头，眼前二人，一个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一个是御前侍卫总管，自己无权无势，身当嫌疑之地，虽说爵位尊荣，其实处境比之一个寻常百姓还要不如，只得强忍怒意，轻轻咳嗽一声，说道：“韦大人，多总管，您两位好！”

韦小宝慢慢低下头来，只见眼前站着个腰腿曲背的老头儿，头发花白，容色憔悴不堪，仔细再看，这人年纪倒也不怎么老，只是愁眉苦脸，眼角边都是皱纹，额下留了短须，也已花白，再凝神一看，却不是郑克？是谁？数年不见，竟然老了二三十岁一般。韦小宝先是大奇，随即明白，他这几年来苦受折磨，以致陡然衰老，不禁起了怜悯之意，但跟着想起当年他在通吃岛上手刃陈近南的狠毒，怒气立时便涌将上来，冷笑道：“你是谁？”郑克？道：“在下郑克？”韦大人怎地不认识了？”韦小宝摇头道：“郑克？”郑克？不是在台湾做延平王吗？怎么会到了北京？你是个冒牌货色。”郑克？道：“在下归顺大清，蒙皇上恩典，赏了爵禄。”韦小宝道：“哦，原来如此。你当年在台湾大吹牛皮，说要打到北京，拿住了皇上，要怎样怎样长，怎样怎样短，这些话还算不算数？”

郑克？背上冷汗直流，心想：“他要加我罪名，胡乱捏造些言语。皇上总是听他的，决不会听我的。”自从多隆率领御前侍卫和骁骑营军士不断前来滋扰，郑克？当真度日如年，从台湾带来的大笔家产，十之八九已给他们勒索了去，为了凑集二百多万两银子的巨款，早将珠宝首饰变卖殆尽。他心中已不知几千百遍的懊悔，当日实不该投降。施琅攻来之时，如率兵奋力死战，未必便败，就算不胜，在阵上拚命而死，也对得起祖父、父亲的在天之灵，不致投降之后，却来受这无穷的困苦羞辱。此刻听了韦小宝这几句话，更是懊丧欲死。韦小宝道：“多大哥，这位郑王爷，当年可威风得很哪。兄弟最近听得人说，有人要迎接郑王爷回台湾去，重登王位。郑王爷，来跟你接头的人，不知怎么说？兄弟想查个明白，好向皇上回报。”郑克？颤声道：“韦大人，请你高抬贵手。您说的事，完……完全没有……”韦小宝道：“噢，这倒奇了。多大哥，昨儿咱们不是抓到了一个叛徒吗？他破口大骂皇上，又骂兄弟。这人说是郑王爷的旧部下，说他在北京受人欺侮，要为他报仇，要杀尽满清鞑子什么的。”郑克？听到这里，再也支持不住，双膝一曲，跪倒在地，颤声道：“韦大人饶命！小人过去罪该万死，得罪您老人家。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一条生路，老天爷保佑你公侯万代。”韦小宝冷笑道：“当日你杀我师父的时候，可没想到今日罢？”突然间后堂快步走出一人，身材瘦长，神情强悍，却是“一剑无血”冯锡范。他抢到郑克？身旁，一伸手便拉起了他，转头向韦小宝道：“当年杀陈近南，全是我的主意，跟郑公爷无关。你要为你师父报仇，尽管冲着我来好了。”韦小宝对冯锡范向来得十分忌惮，见到他狼霸霸的模样，不由得全身在椅中一缩，颤声道：“你……你想打我吗？”多隆跳起身来，叫道：“来人哪！”便有十多名侍卫一起拥上，团团围住。韦小宝见己方人多势众，这才放心，大声道：“这人在京师之地，胆敢行凶，拿下了。”四名侍卫同时伸手，抓住了冯锡范，气氛直压得冯锡范透不过气来。

韦小宝冷笑道：“你是好人，嘿嘿，原来‘一剑无血’冯大人是大大地的好人，这倒是今日第一天听见！”冯锡范道：“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安份守己，从来不见外人，更加不敢犯了半条王法。这些侍卫大人不断的前来伸手要钱，我们倾家荡产的应付，那都没有甚么韦大人，你要乱加我们罪名，皇上明见万里，只怕也由不得你。”这人有胆有识，远非郑克？可比，这番话侃侃而言，韦小宝一时倒也难以辩驳，心想他二人虽是台湾降人，却已得朝廷封爵，欺侮欺侮固然不难，当真要扳倒他们，皇上只消问得几句，立时便显了原形。皇上料到自己是为师父报仇，非怪罪不可。他心中已自软了，嘴上却兀自极硬，说道：“我们昨天抓到一个叛逆，他亲口供认要迎郑王爷回台湾，难道会是假的？”冯锡范道：“这种人随口妄叛，怎作得数？请韦大人提了这人来，咱们上刑部对质。”

韦小宝道：“你要对质？那好得很，妙得很，刮刮叫得很，别别跳得很。”转头问郑克？道：“郑王爷，你欠我的钱，到底几时还清哪？”冯锡范听得韦小宝顾左右而言他，鉴貌辨色，猜想他怕给皇帝知晓，心想这件事已弄到了这一步田地，索性放大了胆子，闹到皇帝跟前。皇帝年纪虽轻，却十分英明，是非曲直，定能分辨。若不乘此作个了断，今后受累无穷。实在是给这姓韦的小子逼得让无可让了，狗急跳墙，人急悬梁，你逼得我上吊，大伙儿就拚上一拚。他心念已决，说道：“韦大人，多总管，咱们告御状去。”韦小宝吓了一跳，心想要是告到皇帝跟前，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这当儿决不能示弱，说道：“很好！把这姓郑的一并带了走！把他们两个先在天牢里收押起来，让他们好好享享福，过得一年半载，咱们慢慢的再奏明皇上。”多隆心下踌躇，郑克？是敕封的公爵，跟他讨债要钱，那是不妨，真要逮人，却非奉到上谕不可，低声说道：“韦大人，咱们先去奏知皇上，再来提人。”

郑克？心中一宽，忙道：“是啊，我又没犯罪，怎能拿我？”见风使帆原是韦小宝的拿手好戏，当即说道：“是不是犯罪，现在还不知道。你欠我的钱可没还清，那怎么办？你是还钱呢，还是跟我走？”

郑克？听得可免于逮捕，一叠连声的道：“我还钱，我还钱！”忙走进内堂，捧了一叠银票出来，两名家丁捧着托盘，装着金银首饰。郑克？道：“韦大人，卑职翻箱倒笼，张罗了三四万两银子，实在再也拿不出了。”韦小宝道：“再也拿不出了？我不信，兄弟陪你进去找找。”郑克？道：“这个……这个……那可不大方便。”

冯锡范大声道：“我们又没犯了王法，韦大人要抄我们的家，是奉了圣旨呢，还是有刑部大堂的文书？”韦小宝笑道：“这不是抄家。郑王爷说再也拿不出了，我瞧他还拿出得很。只怕他金银珠宝，还有大批刀枪武器、甚么龙椅龙袍，收藏在地窖密室之中，一时找不到，大伙儿就给他帮忙找找。”郑克？忙道：“刀枪武器、龙椅龙袍什么的，我……我怎敢私藏？再说，卑职只是……只是公爵，‘王爷’的称呼，是万万不敢当的。”韦小宝对多隆道：“多大哥，请你点一点，一共是多少钱。”多隆和两名侍卫点数银票，说道：“银票一共是三万四千三百两银子，还有些挺不值钱的首饰，不知怎生作价。”韦小宝伸手在首饰堆里翻了几下，拿起一枚金凤钗，失惊道：“啊哟，多大哥，这是违禁的物事啊，皇上是龙，正宫娘娘是凤，怎……怎么郑王爷的王妃，也戴起金凤钗来？”冯锡范更是恼怒，大声道：“韦大人，你要鸡蛋里找骨头，姓冯的今日就跟你拚了。普天下的金银首饰铺子，哪一家没金凤钗？北京城里官宦之家的女眷，哪一个不戴金凤钗？”韦小宝道：“原来冯大人看遍了北京城里官宦之家的女眷，嗯，你说哪一家的太太小姐最为美貌？啧啧，厉害厉害，看了这么多人家的女眷，眼福不浅。康亲王的王妃，兵部尚书明珠大人的小姐，你都见过了吗？”冯锡范气得话也说不出来，心里也真有些害怕，知道这少年和当朝权贵个个交好，倘若将这番话加油添酱的宣扬出去，自己非倒大霉不可。郑克？连连打躬作揖，说道：“韦大人，一切请你担待，卑职向你求个情。”韦小宝见几句话将冯锡范吓得不敢作声，顺风旗已经扯足，便哈哈一笑，说道：“多大哥，兄弟的面子，比起你来可差得远了，多大哥来讨债，讨到了二百多万两银子，兄弟亲自出马，却不过这么一点儿。”郑克？道：“实在是卑职家里没有了，决不敢……决不敢赖债不还。”韦小宝道：“咱们走罢！过得十天半月，等郑王爷从台湾运到了金银再来讨帐便是。”说着站起身来，走出厅去。

冯锡范听得韦小宝言语之中，句句诬陷郑克？图谋不轨，仍在和台湾的旧部勾结，这是灭族的大罪，若不辩明，一世受其挟制，难以做人，朗声道：“我们奉公守法，不敢行错踏差了半步。今日韦大人、多总管在这里的说话，我们须得一五一十的奏明皇上。否则的话，天地虽大，我们可没立足之地了。”韦小宝笑道：“要立足之地么？有的，有的。郑路路7.號3.日又《澹皇怯幸蒙梓蟠蟻牧U愕李盡磕泰橋轿灰桃櫻D9愕母第捌U颐遣淮岭帕怒！毙碩嗦~I郑毓こ維拮Nは”E氏礁園校Q奔純ω龜企郑卿諺涛籃染啤G嗦:n室率涛廊》鬧幌渥櫻:帖丝O盡ω际墙鸚Q揪σ约耙坏◇档囊→保Φ潰骸疤至思父鮎抡??耍俊闭庖-拥募也??准蚌胸谩饒認怒Nは值埽愕闷瞻侧！

韦小宝取了一叠银票，约有十几万两，说道：“这狗贼害死了我师父，偏生皇上封了他爵位，这仇是报不得了。多谢大哥和众位兄弟治得他好惨，代兄弟出了这一口恶气。我师父没家眷，兄弟拿这笔钱，叫人去台湾起一座大大的祠堂，供奉我师父。余下的便请大哥和众位兄弟分了罢。”多隆连连摇手，说道：“使不得，使不得。这是郑克？欠兄弟的钱。你只消差上几名清兵，每日里上门

也不怕他不还。我们给你办一件小小差使，大家是自己人，怎能要了你的？”韦小宝笑道：“不瞒大哥说，兄弟的家产已多得使不完，好朋友有钱大家使，又分甚么彼此？”

多隆说什么也不肯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众侍卫终于收发一百万两银子的“讨债费”，另外三十万两，去交给骁骑营的兄弟们分派，余下的多隆亲自捧了，送入韦府内堂。众侍卫连着在宫里值班的，大家一分，每人有几千两银子。人人兴高采烈，酒醉饭饱之余，便在公爵府花厅上推牌九、掷骰子的大赌起来。既是至好兄弟，韦小宝掷骰也就不作弊了。赌到二更时分，韦小宝向多隆道：“多大哥，兄弟还要烦劳你做一件事。”多隆手气正旺，心情大佳，笑道：“好，不管甚么事，只要你吩咐。”但随即想起一事，说道：“就只一件不成！那个骂街的疯子，皇上吩咐了要我严加看管，明天一早由你监斩。倘使我徇私释放，皇上就要砍我的头了。”

韦小宝想托他做的，便正是这件事，哪知他话说在前头，先行挡回，心想：“皇上神机妙算，甚么都料到了。连一百万两银子都买到茅大哥的一条命。”心中恼恨，便又想去郑克？家讨债，天一想到郑克？那副衰颓的模子，觉得尽去欺侮这可怜虫也没甚么英雄，一转念间，说道：“那疯子是皇上亲自吩咐了的，我便有天的胆子，也不敢放他。今日咱们去讨债，那郑克？”倒也罢了，他手下那个冯锡范，妈巴羔子的好不厉害，咱们可都给他欺了。兄弟想起来，这口气当真咽不下。”几名侍卫在旁听了，都随声附和，说道：“咱们今日见着，人人心里有气。韦大人不用烦恼，大伙儿这就找上门去。他一个打了败仗的降兵，竟胆敢在北京城里逞强，这般无法无天的，咱们还用混吗？”众侍卫越说越怒，都说立时去拆了冯锡范的伯爵府。韦小宝道：“咱们去干这龟儿子，可不能明着来，给言官知道了，奏上一本，御前侍卫的名声也不大好。”多隆忙道：“是，是，兄弟顾虑得很对。”韦小宝道：“多大哥也不用亲自出马，便请张大哥和赵大哥两位带了人去。”向张康年和赵齐贤道：“你们冒充是前锋营泰都统的手下，有紧急公事，请冯锡范那龟儿子商议。他就算心中起疑，却也不敢不来。走到半路，便给他上了脚镣手铐，眼上蒙了黑布，嘴里塞了烂布，在东城西城乱兜圈子，最后才兜到这里来。大伙儿狠狠揍他一顿，剥光他衣衫，送去放在泰都统姨太太的床上。”众侍卫哄堂大笑，连称妙计。御前侍卫和前锋营的官兵向来不和，碰上了常常打架。前锋营的统领本是阿赤济，那日给韦小宝用计关入了大牢，后来虽放了出来，康熙怪他无用，办事不力，已经革职，现下的都统姓泰。多隆和泰都统明争暗斗，已闹了好久，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多隆更是心花怒放，说道：“老泰这家伙怕老婆，娶了妾侍不敢接回家去。他新娶的第八房姨太太住在甜水井胡同，老泰晚上不去住宿。咱们把冯锡范剥得赤条条的，放在他新姨太太的床上，老泰非气个半死不可。他就算疑心是咱们搞的鬼，大伙儿只要不泄漏风声，他也无可奈何。”当下众侍卫除了身上的侍卫标记，嘻嘻哈哈的出门而去。韦小宝和多隆在厅上饮酒等候。韦小宝手下的亲兵不断打探了消息来报：众侍卫已到了“忠诚伯府”门前，自称是前锋营的，打门求见；冯锡范出来迎接，要请众人入内喝茶；张康年说奉泰都统之命，有台湾的紧急军情，请他即刻去会商；冯锡范已上了轿，众侍卫拥着去了西城；众侍卫已将冯锡范上了铐镣，将他随带的从人也都抓了起来；一行人去了北城，九门提督的巡夜喝问，赵齐贤大声回答是前锋营的，冯锡范在轿里一定听得清清楚楚；众人向着这边府里来了……过得一炷香时分，众侍卫押着冯锡范进来。张康年大声道：“启禀泰都统：犯官冯锡范带到。”韦小宝右手捏紧拳头，作个狠打的姿势。众侍卫叫道：“犯官冯锡范勾结叛逆，图谋不轨。泰都统有令，重重拷打。”当即拳打脚踢，往他身上招呼。冯锡范武功极高，为人又十分机警，当众侍卫冒充前锋营官兵前来相请之时，他便瞧出路道不对，若要逃走，众侍卫人数虽多，却也决计擒拿不住。但他投降后得封伯爵，心想对方纵使有意陷害，皇帝英明，总可分辩，要是自己脱身而走，不免坐实了畏罪潜逃的罪名，从此尊荣爵禄，尽付流水，是以一直不加抗拒。只因贪图富贵，以致身为当世武功高手，竟给众侍卫打得死去活来。

眼见他鼻孔流血，内伤甚重，韦小宝甚感痛快，杀师父之仇总算报了一小半，再打下去只怕便打死了，当即摇手制止，命亲兵剥光他衣衫，用一条毛毡裹住。这时冯锡范已自奄奄一息，人事不知。多隆笑道：“这就到老泰的八姨太太家去罢。”赵齐贤笑道：“最好把老泰的八姨太太也剥光了，将两人捆在一起。”众侍卫大乐，轰然叫好。多隆要瞧泰都统的八姨太太给剥光了衣衫的模样，笑道：“这次我来带队。”

一行人抬了冯锡范正要出发，忽然两名亲兵快步进来，向韦小宝禀报：“启禀大人：甜水井泰都统的外宅，这会儿闹得天翻地覆，正在打大架。”

众人都吃了一惊，均想：“怎么泄漏了风声？泰都统有了防备，这件事可要糟糕。”

韦小宝问道：“甚么人打大架？”一名亲兵道：“小人等一共八人，奉了大人将令，在甜水井胡同前后打探，忽然见到一队娘子军，总有三四十人……”韦小宝皱眉道：“甚么娘子军？”那亲兵道：“回大人：这一大队人都是大脚女人，有的拿了赶面棍儿，有的拿了洗衣棒，还有拿着门闩扁担，冲进泰都统的外宅，乒乒乓乓的乱打，把一个花不溜秋的小娘子拉了出来，用皮鞭狠狠的抽。”韦小宝道：“这可奇了！再探。”两名亲兵答应了出门。第二路探子跟着来报：“回大人：泰都统骑了快马，已赶到甜水井胡同。他衣服也没穿好，左脚有靴子，右脚却是赤脚。原来率领娘子军攻打甜水井胡同的，便是泰都统夫人。”众人一听之下，哄堂大笑，才知道是泰都统夫人一脚，好不厉害。泰都统打躬作揖，连说：“太太息怒！”多隆手舞足蹈，说道：“这一下可有得老泰受的了。”韦小宝笑道：“大哥，你快带领人马，赶去劝架。这一下老泰给你揪住了小辫子，保管他前锋营从今而后，再也不敢跟咱们御前侍卫作对。”多隆给他一言提醒，大喜之下，伸手在自己额头用力一凿，笑道：“我这糊涂蛋！这么好的机会也不抓住。兄弟们，大伙儿去瞧热闹啊。”率领众侍卫，向甜水井胡同急奔而去。韦小宝瞧着躺在地下的冯锡范，寻思：“这家伙怎生处置才是？放了他之后，他必定要去禀告皇上。就算拿不到我把柄，皇上也必猜到是我作的手脚。”背负双手，在厅上踱来踱去，又想：“天一亮，就得去杀茅大哥，可有甚么法子救他性命？‘大名府’劫法场是不行的，法场，法场……”突然之间，想起了一出戏来：“‘法场换子’！对了，薛刚闯了祸，满门抄斩，有个徐甚么的白胡子老头儿，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法场换了一个薛甚么的娃娃出来……”他看过的戏文着实不少，剧中人的名字不大说得上来，故事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一想到“法场换子”，跟着又想起了另外一出戏来：“‘搜孤救孤’！这故事也差不多，有个叫做程婴的黑胡子，把自己的儿子去调换了主子的儿子，让儿子去杀头，救了小主人的性命。乖乖不得了，幸亏茅大哥的年纪跟我儿子不一样，否则的话，要我将虎头、铜锤送上法场杀头，换了茅大哥出来，虽说朋友义气为重，这种事情我可是万万不干的。很好，很好！”向着躺在地下的冯锡范重重踢了一脚，说道：“你运气不坏，韦大人这就收了你做干儿子。韦大人的亲儿子舍不得换，干儿子就马马虎虎。”当即叫了亲兵队长进来，密密嘱咐一番，赏了他一千两银子，另外又有一千两银子，命他去分给办事的其余亲兵。那队长躬身道谢，说道：“大人放心，一切自会办得妥妥帖帖，决不有误。”韦小宝安排已毕，回进内堂。七个夫人和儿女都给太后召进皇宫去了。屋里冷冷清清，和衣在床上躺了一会，不久天便亮了。辰牌时分，宫里传出旨来：“江洋大盗茅十八逆不道，辱骂大臣，着即斩首，命抚远大将军、一等鹿鼎公韦小宝监斩。”韦小宝接了上谕，在府门外点齐了亲兵，只见多隆率领了数十名御前侍卫，押着茅十八而来。

茅十八目青鼻肿，满脸是血，显是受了苦刑。他一见韦小宝便破口大骂：“韦小宝，你这不要脸的小汉奸，今日你做老子的监斩官，老子死得一点不冤。谁叫我当日瞎了眼睛，从扬州的婊子窝里，把你这小汉奸带到北京来？”众亲兵大声吆喝，茅十八却越骂越凶。韦小宝不去理他，问多隆道：“老泰怎样了？”多隆笑道：“昨晚我赶到时，老泰已给他夫人抓得满脸都是血痕。他一见到我，这份狼狈样儿可有得瞧的了。我做好做歹，劝住了他夫人，又把他八姨太太接到我家里，让两个小妾陪她。老泰千恩万谢，感激得了不得。”

韦小宝笑问：“这位八姨太太相貌怎样？”多隆大拇指一翘，说道：“嘿嘿，了不起！”韦小宝笑道：“你可不能见色起意，乘火打劫！”多隆哈哈大笑，道：“兄弟你放一百二十个心，你大哥那能这么不长进？老泰虽是我对头，这种事情你大哥是决计不干的。”当下两人押着茅十八，往菜市口法场而去。多隆骑马，韦小宝则乘了一辆大马车。茅十八坐在开顶的牛车之中，双手反绑，颈中插了一块木牌，写道：“立斩钦犯茅十八一名”。牛车自骡马市大街向西，众百姓纷纷聚观。茅十八沿途又叫又唱，大喊：“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名叫茅十八，早就知道是要杀头的。”街边百姓大声喝采，赞他：“有种，是硬汉子。”来到骡马市大街和宣武门大街交叉十字路口的菜市口法场，韦小宝的亲兵早已连夜搭灯了席棚，棚前棚后，守卫得极是严密。多隆奉了康熙的嘱咐，生怕天地

正在打大架。”

众人都吃了一惊，均想：“怎么泄漏了风声？泰都统有了防备，这件事可要糟糕。”

韦小宝问道：“甚么人打大架？”一名亲兵道：“小人等一共八人，奉了大人将令，在甜水井胡同前后打探，忽然见到一队娘子军，总有三四十人……”韦小宝皱眉道：“甚么娘子军？”那亲兵道：“回大人：这一大队人都是大脚女人，有的拿了赶面棍儿，有的拿了洗衣棒，还有拿着门闩扁担，冲进泰都统的外宅，乒乒乓乓的乱打，把一个花不溜秋的小娘子拉了出来，用皮鞭狠狠的抽。”韦小宝道：“这可奇了！再探。”两名亲兵答应了出门。第二路探子跟着来报：“回大人：泰都统骑了快马，已赶到甜水井胡同。他衣服也没穿好，左脚有靴子，右脚却是赤脚。原来率领娘子军攻打甜水井胡同的，便是泰都统夫人。”众人一听之下，哄堂大笑，才知道是泰都统夫人一脚，好不厉害。泰都统打躬作揖，连说：“太太息怒！”多隆手舞足蹈，说道：“这一下可有得老泰受的了。”韦小宝笑道：“大哥，你快带领人马，赶去劝架。这一下老泰给你揪住了小辫子，保管他前锋营从今而后，再也不敢跟咱们御前侍卫作对。”多隆给他一言提醒，大喜之下，伸手在自己额头用力一凿，笑道：“我这糊涂蛋！这么好的机会也不抓住。兄弟们，大伙儿去瞧热闹啊。”率领众侍卫，向甜水井胡同急奔而去。韦小宝瞧着躺在地下的冯锡范，寻思：“这家伙怎生处置才是？放了他之后，他必定要去禀告皇上。就算拿不到我把柄，皇上也必猜到是我作的手脚。”背负双手，在厅上踱来踱去，又想：“天一亮，就得去杀茅大哥，可有甚么法子救他性命？‘大名府’劫法场是不行的，法场，法场……”突然之间，想起了一出戏来：“‘法场换子’！对了，薛刚闯了祸，满门抄斩，有个徐甚么的白胡子老头儿，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法场换了一个薛甚么的娃娃出来……”他看过的戏文着实不少，剧中人的名字不大说得上来，故事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一想到“法场换子”，跟着又想起了另外一出戏来：“‘搜孤救孤’！这故事也差不多，有个叫做程婴的黑胡子，把自己的儿子去调换了主子的儿子，让儿子去杀头，救了小主人的性命。乖乖不得了，幸亏茅大哥的年纪跟我儿子不一样，否则的话，要我将虎头、铜锤送上法场杀头，换了茅大哥出来，虽说朋友义气为重，这种事情我可是万万不干的。很好，很好！”向着躺在地下的冯锡范重重踢了一脚，说道：“你运气不坏，韦大人这就收了你做干儿子。韦大人的亲儿子舍不得换，干儿子就马马虎虎。”当即叫了亲兵队长进来，密密嘱咐一番，赏了他一千两银子，另外又有一千两银子，命他去分给办事的其余亲兵。那队长躬身道谢，说道：“大人放心，一切自会办得妥妥帖帖，决不有误。”韦小宝安排已毕，回进内堂。七个夫人和儿女都给太后召进皇宫去了。屋里冷冷清清，和衣在床上躺了一会，不久天便亮了。辰牌时分，宫里传出旨来：“江洋大盗茅十八逆不道，辱骂大臣，着即斩首，命抚远大将军、一等鹿鼎公韦小宝监斩。”韦小宝接了上谕，在府门外点齐了亲兵，只见多隆率领了数十名御前侍卫，押着茅十八而来。

茅十八目青鼻肿，满脸是血，显是受了苦刑。他一见韦小宝便破口大骂：“韦小宝，你这不要脸的小汉奸，今日你做老子的监斩官，老子死得一点不冤。谁叫我当日瞎了眼睛，从扬州的婊子窝里，把你这小汉奸带到北京来？”众亲兵大声吆喝，茅十八却越骂越凶。韦小宝不去理他，问多隆道：“老泰怎样了？”多隆笑道：“昨晚我赶到时，老泰已给他夫人抓得满脸都是血痕。他一见到我，这份狼狈样儿可有得瞧的了。我做好做歹，劝住了他夫人，又把他八姨太太接到我家里，让两个小妾陪她。老泰千恩万谢，感激得了不得。”

韦小宝笑问：“这位八姨太太相貌怎样？”多隆大拇指一翘，说道：“嘿嘿，了不起！”韦小宝笑道：“你可不能见色起意，乘火打劫！”多隆哈哈大笑，道：“兄弟你放一百二十个心，你大哥那能这么不长进？老泰虽是我对头，这种事情你大哥是决计不干的。”当下两人押着茅十八，往菜市口法场而去。多隆骑马，韦小宝则乘了一辆大马车。茅十八坐在开顶的牛车之中，双手反绑，颈中插了一块木牌，写道：“立斩钦犯茅十八一名”。牛车自骡马市大街向西，众百姓纷纷聚观。茅十八沿途又叫又唱，大喊：“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名叫茅十八，早就知道是要杀头的。”街边百姓大声喝采，赞他：“有种，是硬汉子。”来到骡马市大街和宣武门大街交叉十字路口的菜市口法场，韦小宝的亲兵早已连夜搭灯了席棚，棚前棚后，守卫得极是严密。多隆奉了康熙的嘱咐，生怕天地

会劫法场，已知会九门提督，派了两千名官兵在法场四周把守。茅十八凛然站在法场中心，大叫：“咱们都是大汉百姓，花花江山却给鞑子占了，总有一天，要把鞑子杀得干干净净！”韦小宝下车进棚，马车停在棚边。韦小宝升座，请多隆坐在一旁，多隆皱眉头道：“这犯人尽说大逆不道的言语，在这里煽动人心，咱们尽快把他斩了罢。”韦小宝道：“是。”喝道：“带犯人！”四名亲兵将茅十八推进棚来，要按他跪倒，茅十八说甚么也不肯跪。韦小宝道：“不用跪了。”转头向多隆道：“大哥，验明正身，没错罢？”多隆道：“没错！”韦小宝道：“验明正身，立斩钦犯茅十八一名。”提起朱笔，在木牌上画了个大圈，摔了出去。一名亲兵拾起木牌，将茅十八拉了出去。韦小宝道：“多大哥，我给你瞧一样好玩的物事。”说着从衣袖中取出一叠手帕来，递到多隆面前，手帕上绣的是一幅春宫图，图中男女面目俊美，姿态生动。多隆一见之下，目光登时给吸住了，翻过一块手帕，下面一块帕子上绣的又是另外一幅春宫，姿势甚是奇特。多隆笑道：“这模样倒古怪得紧。”一连翻下去，每块帕子上所绣的人物姿态愈出愈奇，有一男两女者，有二男三女者。多隆只看得血脉贲张，笑道：“兄弟，这宝贝儿是哪来的？你给哥哥也买上一套。”韦小宝笑道：“这是兄弟孝敬大哥的。”多隆如获至宝，眉花眼笑的连声多谢，将一叠手帕珍而重之的收入怀中。给在这时，外面砰砰排连放三炮，亲兵队长进来禀告：“时辰已到，请大监斩。”韦小宝道：“好！”站起身来，拉着多隆的手，走到棚外。只见茅十八垂头丧气的跪在法场之中，便如昏迷了一般。鼓手擂起鼓来，鼓声一停，披红挂彩的刽子手举起手臂，靠在下臂的鬼头刀向前一推，登时将犯人的脑袋切下，左足飞出，踢开脑袋。犯人身子向前一倒，脖子中鲜血狂喷。多隆道：“差事办成了，咱们别过了罢。我要去见皇上复旨。”韦小宝哽咽道：“多大哥，这人跟我挺有交情，实在是皇上的严旨，救他不得，唉！”说着以袖拭泪，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多隆叹道：“兄弟很够义气。你好好收殓了他，给他安葬，那也是很对得起死者了。”韦小宝应了一声，哭泣不止。韦小宝以衣袖拭泪，其实是将袖中备下的生姜揉擦双眼，辣得眼睛通红，流泪不止，心中暗暗好笑，庆幸计策成功。多隆又安慰了几句，送他上了车，这才上马而去。众亲兵簇拥着马车，径回公爵府。另有几名亲兵以草席卷起犯人尸首，放入早就备在一旁的棺材，盖上棺盖钉实。观斩的众百姓纷纷议论，都说茅十八临死之前还敢破口大骂，当真是英雄好汉，也有怕事的便出言诃责，说这钦犯大逆不道，决不可赞他，以免惹祸上身。

韦小宝来到府门前下车，那辆马车径自向南，出了北京城，一直往南，向扬州而去。韦小宝进宫复旨。康熙即行召见。他已得多隆回报，知道韦小宝监斩茅十八时曾流泪不止，这时见他双目红肿，心下微感歉仄，又想他忠心为主，很是难得，温言慰抚了几句，说道：“小桂子，你抓来的那些罗刹兵，大多数求我释放回国，我都已放了，却有二百多名愿意留居中国。”

韦小宝道：“北京比莫斯科热闹好玩，跟随皇上办事，又比跟随那两个不中用的罗刹小沙皇，风光多了。”康熙微笑道：“我将这批罗刹兵编为两个‘俄罗斯佐领’。这两队兵，就拨归你统带罢。你可得好好管束，不许他们在京里生事。”韦小宝大喜，跪下谢恩。出得官来，两队罗刹兵已在太和门外金水桥边侍候。罗刹兵穿了新制的清兵服色，光鲜合身，倒也神气。韦小宝吩咐：每人赏银二十两，给假三天。罗刹兵大叫“乌拉”不已。终康熙之世，这两队罗刹兵一直在清军中服役，忠心不贰，外国使臣前来北京，见到中国皇帝役使罗刹官兵，无不心中敬畏。直到众罗刹兵逐渐老死，“俄罗斯佐领”的编制方始裁撤。（按：关于被俘罗刹兵编入清军详情，具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九“俄罗斯佐领考”。萧一山《清代通史》云：“俘献京师，玄烨赦之，编为佐领，是为俄罗斯族兵，其苗裔今有存者云。”）则俄罗斯兵有和中国女子通婚而生育子女者。韦小宝回到府中，公主和其余六位夫人、三名子女都已从宫中出来，人人得了太后不少赏赐，公主却恹然不乐。韦小宝一问，原来太后对七个夫人一视同仁，公主虽是她亲生女儿，却无半句亲热的言语。韦小宝自然明白其中缘故，暗想：“太后没对你特别不好，已是瞧在你老公份上了。”说道：“太后是很识大体的，只怕对你特别好了，六个妹妹吃醋。”公主怒道：“她是我亲娘，对我好些，难道她们也会吃醋？”韦小宝搂住她，笑道：“我对你特别好些，瞧她们吃不吃醋？”众夫人叽叽喳喳，笑成一团。公主是直性子人，大家一闹，也就释然了。此后十多天中，王公大臣一个个设宴和韦小宝庆功道贺，听戏赌钱，更无虚夕。这一日多隆来访，说起冯锡范失踪了十多天，他家人已告上了顺天府。多隆低声问道：“兄弟，那晚咱们痛打了他一顿，后来怎样了？”韦小宝道：“后来就送他回家了，这家伙到哪里去啦？”多隆道：“不是你杀了他？”韦小宝道：“倘若是我叫人杀了他，你一定也在旁瞧着。多大哥，你有没有瞧见？”多隆忙道：“没有，没有。咱们只狠狠打了他一顿，哪里杀他了？”韦小宝道：“是啊。兄弟自从奉旨带兵后，虽已交卸了副总管的差使，但只要是御前侍卫们干的事，不论有甚么干系，兄弟仍然跟大哥一起担当。”

多隆微笑道：“乱子是不会有的。冯家咬定那晚是前锋营老泰派人来接他去的，后来就没回家。顺天府亲自去拜访老泰，问起那晚的事。老泰好不尴尬，支支吾吾的不愿多说，后来老羞成怒，大发脾气，顺天府也不敢查了。”说着站起身来，拍拍韦小宝的肩头，笑道：“兄弟，你是福将。哪想到事情会有这么凑巧，老泰的夫人不迟不早，偏偏会在这晚心血来潮，率领娘子军去攻打甜水井胡同。这一来，甚么事情都教老泰给担当了去。”他心中料定，冯锡范定是暗中给韦小宝杀了，这件事自己虽然当了担了些干系，但嫁祸于前锋营泰都统，却是大合己意。他哪里知道，泰都统夫人不迟不早于那时出师，并非凑巧，而是韦小宝算准时刻，派人向她通风报信的。他自然更加不会知道，韦小宝派了清兵，在监斩的席棚中搭了复壁，将冯锡范藏于其内。待验明茅十八正身，牵出席棚之时，韦小宝拿出春宫手帕来，引开了多隆的目光，手下亲兵立即将茅十八和冯锡范二人掉了包。其时冯锡范昏迷不醒，满脸是血，衣着打扮和茅十八一模一样，在法场中低头而跪，立即斩首，冯茅二人面貌身材虽然有异，却谁也没有发觉，刽子手所杀的，其实是冯锡范的头。亲兵将茅十八抱入紧靠席棚的韦大人座车，塞住了他嘴巴，马不停蹄的送往扬州，过了黄河才跟他说明真相，又送了他三千两银子。茅十八死里逃生，锐气大挫，又觉韦小宝拚了性命救他，并非不讲义气之人，自也不会再声张出来了。韦小宝连日酬酢也有些腻了，记挂着天地会的兄弟，心想皇帝的手段越来越厉害，自己在公爵府享福，青木堂的众兄弟可别让皇帝给一网打尽了，须得商量个计较才是。于是扮作个富家公子模样，要双儿扮作了亲随，两人来到天桥，在人丛中混了半个时辰，便见徐天川背着药箱，坐在一家小菜馆中喝茶。韦小宝当即走进茶馆，在徐天川的座头上坐了下来，低声叫道：“徐大哥！”徐天川霍地站起，怒容满脸，大踏步走了出去。韦小宝一愕，跟了出去，见徐天川尽往僻静处走去，当下和双儿远远跟随在后。

徐天川穿过三条胡同，经过两条小街，来到一条小巷子前，巷口两株大银杏树。他走进巷子，到第五家屋子的大门上打了几下。板门开处，樊纲迎了出来。他一到韦小宝，一怔之际，也是怒容满脸。韦小宝走上前去，笑道：“樊大哥，你好！”樊纲哼了一声，并不答话。徐天川板起了脸，问道：“韦大人，你是带了兵马来捉我们吗？”韦小宝忙道：“徐三哥怎……怎么开这个玩笑？”樊纲快步走到小巷外一张，回进屋来，关上了门。韦小宝和双儿跟着二人穿过院子来到大厅，只见李力世、祁清彪、玄贞道人、高彦超、钱老本等一干人都聚在厅上。众人一见韦小宝，都“啊”的一声，站起身来。韦小宝拱手道：“各位哥哥，大家都好。”玄贞道人怒道：“我们还没给你害死，总算还不错！”刷的一声，拔出了腰间佩剑。韦小宝退了一步，颤声道：“你……你们为甚么对我……对我这样？我又没做……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玄贞道人大声怒道：“总舵王给你害死了，风二哥也给你害死了，前几天你又杀了茅十八！我……我们恨不得抽你的筋，剥你的皮。”韦小宝大急，忙道：“没……没有的事，那都是假的。”玄贞抢上一步，左手抓住了他衣襟，厉声道：“我们正想不出法子来杀你，你……你这小汉奸今日上门送死，真是总舵王在大有灵。”

韦小宝见情势不对，回过头来，便想施展“神行百变”功夫，溜之大吉，却见徐天川和樊纲二人手执兵刃站在身后，只得说道：“大家自己兄弟，何必……何必这样性急？”玄贞道：“谁跟你这小汉奸称兄道弟？你这小鬼花言巧语，没甚么好听的。先剖了你的狼心狗肺出来，祭了总舵主和风二哥再说。”左臂一缩，将他拉近身去。韦小宝大叫：“冤枉，冤枉哪！”双儿眼见危急，从怀里取出罗刹短銃，向着屋顶砰的一声，放了一枪，屋中登时烟雾弥漫，随即抓住韦小宝后心，用力一扯。玄贞当年吃过西洋火器的大苦头，父兄都死于火器之下，一听到枪声，心头大震，韦小宝便给双儿夺了过去。双儿跃向屋角，挡在韦小宝身前，以短銃銃口对着众人，喝道：“你们讲不讲理？”玄贞红了双眼，叫道：“大伙儿上，跟他们拚了！”提剑便欲抢上。钱老本伸手拉住，说道：“道长，且慢！”向双儿道：“你有甚么道理，说来听听。”

老天要我给皇上干七件大事，这才不干。”

心想：“七件大事早已干过了。杀鳌拜是第一件，救老皇爷是第二件，五台山挡在皇上身前相救驾是第三件，救太后是第四件，第五件大事是联络蒙古、西藏，第六件破神龙教，第七捉吴应熊，第八件举荐张勇、赵良栋他们破吴三桂，第九件攻克雅克萨……太多了，太多了，小事不算，大事刚好七件，不多不少。”这时也懒得去计算那七件才算大事，总而言之：“老子不干了！”“一不做官，二不造反，那么老子去干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上回去扬州最开心。

一想到回扬州，不由得得心花怒放，大叫一声：“来人哪！”吩咐亲兵取来酒菜，自斟自饮，盘算该当如何，方无后患，要康熙既不会派人来抓，天地会又不会硬逼自己一同造反。要公主陪着自己去扬州花天酒地，她一定不干，不过要去扬州开妓院，只怕苏荃、阿珂、方怡、沐剑屏、曾柔她们也不答应。“好，咱们走一步，算一步，老子几百万两银子的家产，不开家妓院也饿不死我，只是没这么好玩罢了。”

当晚府中家宴，七位夫人见他笑眯眯的兴致极高，谈笑风生，一反近日来愁眉不展的情状，都要问：“什么事这样开心？”韦小宝微笑道：“天机不可泄露。”公主问：“皇帝哥哥升了你的官吗？”曾柔问：“赌钱大赢了？”双儿问：“天地会的事没麻烦了吗？”阿珂道：“呸，这家伙定是又看中了谁家的姑娘，想娶来做第八房夫人。”韦小宝只是摇头。

众夫人问得紧了，韦小宝说道：“我本来不想说的你们一定要问，只好说了出来。”七位夫人停箸倾听。韦小宝正色道：“我做了大官，封了公爵，一字不识，实在太也不成样子。打从明儿起，我要读书做文章，考状元做翰林了。”

七位夫人面面相觑，跟着哄堂大笑。大家知道这位夫君杀人放火、偷抢拐骗，什么事都干，天下唯一有一件事是决计不干的，那就是读书识字。

次日一早，顺天府来拜，说道奉到上官谕示，得悉皇上^{○响}、^{○樨}、^{○页}、^{○喜}、^{○脚}、^{○妒}、^{○信}、^{○皇}、^{○拢}、^{○氏}、^{○库}、^{○祆}、^{○词}、^{○毯}、^{○颖}、^{○垠}。

韦小宝皱起眉头，问道：“你顺天府衙门捕快公差很多，这些天来查到了什么线索？”

那知府道：“回公爷：冯锡范失踪，事情十分蹊跷，卑职连日督率捕快，明查暗访，没得到丝毫线索，实在着急得不得了。今日得知皇上特旨，钦命韦公爷主持，卑职可比连升三级还要高兴。韦公爷是本朝第一位英明能干大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不论多么棘手的大事一到公爷手里，立刻迎刃而解。卑职得能侍候公爷办这件案子，那真是祖宗积德。卑职衙门里人人额手称庆，都说这下子可好了，我们大树底下好遮荫。韦公爷出马，连罗刹鬼子也给打得落荒而逃，还怕查不到冯伯爷的下落么？”韦小宝听这知府谀词潮涌，说得十分好听，其实却是将责任都推到了自己肩头，心想：“那冯锡范的尸首不知藏在那里，今晚可得用化尸粉化了，别让把柄落在人家手里。只要没证据，谁也赖不到我头上。其实这尸首早该化了，这几天太忙，没想到这件事。但皇上面前又怎生交代？皇上交代下来的差使，我小桂子不是吹牛，可从来没有一件不能交差的。”

那知府又道：“忠诚伯夫人天天派人到卑职衙门来，坐在衙门里不走，等着要人。卑职当真难以应付。昨天冯府又来报案，说伯爷的一名小妾叫什么香兰的，跟着一名马夫逃走了，卷去了不少金银首饰。倘若忠诚伯再不现身，只怕家里的妾侍婢仆，要走得一个也不剩了。”

韦小宝哼了一声，道：“这冯锡范不知躲在那里风流快活，你多派人手，到各处窑子里查查。他吃喝嫖赌的不回家，小老婆跟人逃走了，也算活该。”那知府道：“是，是。按理说，冯伯爷倘若在花街柳巷玩耍，这许多日子下来，也该回去了。”韦小宝道：“那也难说得。冯锡范这家伙是个老色鬼，可不像老兄这么正人君子，逛窑子只逛一天半晚。”那知府忙陪笑道：“卑职不敢，卑职不敢。”

正当这时，忠诚伯冯夫人差了他兄弟送了八色礼物来，说要向韦公爷磕头，多谢韦公爷出力查案。韦小宝吩咐挡驾小见，礼物也不收。

亲兵回报：“回大人：冯家的来人好生无礼，临去时不住冷笑，说什么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又说皇上已知道了这件事，终究会水落石出，旁人别想只手遮天，瞒过了圣明天子。回大人：这人胆敢到咱们门前撒野，小的当时就想给他几个耳括子。”当日法场换人，这名亲兵也曾参与其事，听得冯府来人说话厉害，似乎已猜到了内情，不由得心中发毛。

韦小宝做贼心虚，不由得脸色微变，心想：“这般闹下去，只怕西洋镜非拆穿不可。你奶奶，冯锡范自己出给老子杀了，难道老子还怕你一个死鬼的老婆？”

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主意，登时笑容满面，向那知府道：“贵府不忙走，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回入内堂，叫来亲兵队长，吩咐如此如此。那队长应命而去。

韦小宝回到大厅，说道：“皇上差我干这件事，咱们做奴才的，自当尽心竭力，报答圣主。咱们这就到冯家大院去踏勘踏勘。”那知府一愕，心想：“忠诚伯失踪，他家里有什么好踏勘的？”口中连声答应。韦小宝道：“这樁案子十分棘手，咱们把冯家的大小人等一个仔细盘问，说不定会有些眉目。”那知府道：“是，公爷所见极是。卑职愚蠢的紧，始终见不及此。”

其实以他小一个知府，又怎敢去忠诚伯府详加查问？同时顺天府衙门中自上至下，人人都知冯锡范是抚远大将军韦公爷的死对头，此人失踪，十之八九是韦公爷派人害死了。韦公爷是当朝第一大红人，兵权印把子，那一个胆边生毛，敢去老虎头上拍苍蝇？办理这件案子，谁也不会认真，只盼能拖延日子，最后不了了之。这时那知府心想：“韦公爷害死了冯伯爵，还要去为难他的家人。那冯夫人也真太不识相，派人上门来胡说八道，也难怪韦公爷生气。”

韦小宝会同顺天府知府，坐了八人大轿，来到忠诚伯府，只见数百名亲兵早已四下团团围住。进入府中，亲兵队长上前禀道：“回大人：冯家家人男女一共七十九口，都在西厅侍候大人问话。”韦小宝点点头。那队长又道：“回大人：公堂设在东厅。”

韦小宝来到东厅，见审堂的公案已经摆好，于是居中坐下，要知府在下首坐着相陪。

亲兵带了一个年轻女子过来，约莫二十三四年纪，生得姿首不恶，袅袅娜娜的在公堂前跪下。韦小宝问道：“你是谁？”那女子道：“贱妾是伯爵大人的第五房小妾。”韦小宝笑道：“请起，请起，你向跪下可不敢当。”那女子迟疑不敢起身。韦小宝站起身来，笑道：“你不起来我可要向你下跪了。”那女子嫣然一笑，站了起来。韦小宝这才坐下。

那知府心想：“韦公爷对冯家的人倒不凶恶，只不过色迷迷的太不庄重。”

韦小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子道：“我叫菊芳。”韦小宝鼻子嗅了几下，笑道：“好名字！怪不得你一进来，这里就是一股菊花香。”菊芳又是一笑，娇声道：“公爷取笑了。”韦小宝摇头摆脑的向她瞧了半晌，问道：“听说贵府逃走了一个姨娘？”菊芳道：“是啊。她叫兰香。哼，这贱人好不要脸。”韦小宝道：“老公忽然不见了，跟了第二个男人，嗯，倒也情有可原，未可……未可……”转头问知府道：“未可什么非哪？”那知府道：“回公爷：是未可厚非。”

韦小宝哈哈一笑，道：“对了，未可厚非。菊芳姐姐，你怎么又不逃啊？”知府听了，登时皱起眉头，心想：“这可越来越不成话了，怎么把‘姐姐’二字都叫了出来？”

菊芳低下头去，却向韦小宝抛了个媚眼。

韦小宝大乐，宛然是逛窑子的风光，笑问：“你会不会唱‘十……’”话到口边，总算缩得快，转头吩咐亲兵：“赏这位菊芳姑娘二十两银子。”几名亲兵齐声答应，叫道：“大人有赏。谢赏！”菊芳盈盈万福，媚声道：“多谢大爷！”原来她本是堂子妓女出身，人家一赏钱，她习惯成自然，把“公爷”叫成了“大爷”。

韦小宝逐一叫了冯家的家人来盘问，都是女的，年轻貌美的胡调一番，老丑的则骂上一顿，说她们没好好侍候伯爵，以至他出门去风流快活，不肯回家。

问得小半个时辰，亲兵队长走进屋来，往韦小宝身后一站。韦小宝又胡乱问了两个人，站起身来，说道：“咱们各处瞧瞧。”带着知府、顺天府的文案、捕快头目、亲兵，一间间厅堂、房间查将过去。

查到第三进西偏房里，众亲兵照例翻箱倒笼的搜查。一名亲兵突然“啊”的一声，从箱子底下摸准出一柄刀子来，刀上有不少干了

的血渍。他一膝半跪，双手举刀，说道：“回大人：查到凶器一把。”
韦小宝嗯了一声，道：“再查。”对知府道：“老兄你瞧瞧，刀上是不是血渍？”知府过刀来，凑近嗅了嗅，果然隐隐有血腥气，说道：“回公爷：好像是血。”韦小宝道：“这刀的刀头有个洞，那是什么刀啊？”顺天府的一名文案仔细看了一眼，道：“回公爷：这是切草料的铡刀，是马厩里用的。”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

亲兵队长吩咐下属，去挑一担水来，泼在地下。韦小宝问道：“这干什么？”那队长道：“回大人：倘若那儿掘动过，泥土不实便会很快渗水进去。”话犹未了，床底下的水迅速渗入土中。众亲兵齐声欢呼，抬开床来，拿了鹤嘴锄和铁铲掘土，片刻之间，掘了一具尸首出来。

那具尸首并无脑袋，已然腐臭，显是死去多日，身上穿的是伯爵公服，那知府一见，便叫了起来：“这... 这是冯爵爷！”
韦小宝问道：“是冯锡范么？你怎么认得？”那知府道：“是，是。须得找到了脑袋，方能定案。”转身问身边的捕快头目：“这是谁人住的屋子？”

那捕快道：“小人立刻去问。”去西厅叫了一名冯家人来一问，原来这房间本是逃走的兰香所在。那捕快头目道：“启禀公爷，启禀府台大人：凶刀是马厩里用的铡刀，拐带兰香卷逃的是本府的马夫邢四，待小人去马厩查查。”

众人到马厩中去一搜，果然在马槽之下的土中掘出了一个人头。请了冯夫人来认尸，确是冯锡范无疑。当下件作验定：冯锡范为人刀伤、身首异处而死。

这时冯府家人都要从西厅中放了出来，府中哭声震天，人人痛骂邢四和兰香狠心害主。消息传了出去，不到大半月，北京城里到处已说得沸沸扬扬。

那知府又是惭愧，又是感激，心想若不是韦爵爷迅速破案，只怕自己的前程大大有碍，没口的称谢之余，一面行下海公文，捉拿“仇主逃亡”的邢四和兰香，一面申报上司。

只有那捕快头儿心中犯疑，见尸身断处切得整齐，似是快刀所断，不像是用切草料的铡刀切的，又见藏尸和藏头处的泥土甚为新鲜，显是刚才翻动过的，不是已埋了十多天的模样。但韦公爷给他破了一个大案，上头的犒赏丰厚，冯府又给了他不少银子，要他尽快结案，别让冯府亲人到衙门里出丑露乖，他便有天大的疑心，又怎敢吐露半句？只是自个儿寻思：“在冯府查案之时，韦公爷的亲兵把守各处，谁也不许走动，他们要移尸栽证，那是容易之极。别说要在地下埋一具尸首，就是埋上百儿八十的，那也不是难事。”

韦小宝拿了顺天府知府的公文去见康熙，禀报破案的详情。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小桂子，你破案的本事不小，人家都称赞你是包龙图转世哪。”韦小宝道：“那是托了皇上的洪福，奴才碰巧破获而已。”康熙哼了一声，向他瞪了一眼，冷冷的道：“移花接木的事，跟我的洪福可拉不上干系。”

韦小宝吓了一跳，心想：“皇上怎么又知道了？”一转念间，立即明白：“我的亲兵队里，皇上当然也派下了密探。”正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康熙叹了口气，说道：“这样了结，那也很好，也免了外面的物议。只不过你这般大胆妄为，我可真拿你没法子了。”

韦小宝心中一宽，知道皇帝又饶过自己这一遭，当即跪下连连磕头。

康熙道：“方今四海升平，兵革不兴，你这抚远大将军的衔头，可以去了。”

韦小宝道：“是，是。”知道这是皇帝惩罚自己的胡闹，又道：“奴才这一等鹿鼎公，也可以降一降级。”康熙道：“好，就降为二等公。”

韦小宝道：“奴才胡闹得紧，心中不安，请皇上降为三等的好了。”

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他妈的，你居然会心中不安，日头从西方出了。”

韦小宝听得“他妈的”三字一出口，知道皇帝怒气已消，站起身来，说道：“奴才良心虽然不多，有总是还有些的。”

康熙点点头，说道：“就是瞧在你还有点良心的份上，否则的话，我早已砍下你的脑袋，去埋在你夫人阿珂、双儿的床底下了。”

韦小宝急道：“这个万万不可。”康熙问道：“有什么不可？”
康熙笑道：“不跟马夫逃走，便跟...”说到这里，便即住口，心想再说下去，未免轻薄无聊，何况韦小宝虽然无法无天，终究对自己忠心，君臣之间说笑可以，却不能出言侮辱。一时难以转口，便不去理他，低头翻阅案头的奏章。

韦小宝垂手站在旁侍候，只见康熙眉头微蹙，深有忧色，心想：“皇上也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玩。”

康熙翻阅了一会奏章，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韦小宝道：“皇上有什么事情，差奴才去办罢。奴才将功赎罪，报主龙恩。”康熙道：“这一件事，就不能差你了。施琅上奏，说道台湾台风为灾，平地水深四尺，百姓房屋损坏，家破人亡，灾情很重。”

韦小宝见他说话时泪光莹然，心想咱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不能不帮他一个忙，说道：“奴才倒有个法子。”康熙道：“什么法子？”

韦小宝道：“不瞒皇上说，奴才在台湾做官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最近又向一个台湾财主讨了一批旧债。奴才双手捧着皇上恩赐的破后翻新金饭碗，这一辈子是不会讨饭的了，钱多了也没用，不如献出来，请皇上抚恤台湾的灾民罢。”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受灾人数很多，你这点小财，也管不了什么用。我即刻下旨，宫里裁减宫女太监，减衣减膳，让内务府筹划，省他四五十万两银子去救济灾民。”

韦小宝道：“奴才该万死，真正乖乖不得了。”康熙问道：“什么？”韦小宝道：“奴才做官贪污，在台湾贪了一百万两银子。最近这笔债，是向郑克（土爽）讨还的，又有一百万两...”康熙吃了一惊，说道：“有这么多？”韦小宝轻轻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骂道：“小桂子该死！”

康熙却笑了起来，说道：“你要钱的本事可高明得很哪，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韦小宝又道：“小桂子该死！”脸上却有得色，心道：“做官的人伸手拿到钱，怎能让你做皇帝的知道？你在我手下之人之中派了探子，只能查到我不敢造反。你妹夫右手收钱，左手入袋，连你大妹子也不知道，你这大舅子就万万查不到了。”他嘴里自称“奴才”，心中却自居“妹夫”。

康熙沉吟半晌，道：“你这番忠君爱民之心，倒也难得。这样罢，你捐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出来，我再省五十万两，咱们君臣凑乎凑乎，弄个二百万两。台湾灾民约有一万几千户，每家分得一百多两，那也丰裕得很了。”

韦小宝一时冲动，慷慨捐输，心中正感肉痛，已在后悔，听得康熙给他省了五十万两，登时大喜，忙道：“是，是。皇上爱民如子，老天爷保佑皇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康熙为了台湾灾重，这半天来一直心中难受，这时凭空得了这一大笔钱，甚为是高兴，微微笑道：“也保佑你升官发财，多福多寿。”

韦小宝笑道：“多谢万岁爷金口。奴才升官发财，多福多寿，全凭皇上恩赐。再说，奴才这两笔钱，本来都是台湾人的，士还给了台湾的老百姓，也不过是完璧归... 归台而已。”康熙哈哈大笑，说道：“完璧归赵的成语，他妈的给你改成了完璧归台。”韦小宝道：“是，是，完璧归赵，奴才一时想不起这个‘赵’字来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上姓赵的排名第一，难怪他们这么发达，原来完璧什么的，都归了他赵家的。”

康熙更是好笑，心想此人“不学无术”，也教不了他许多，笑道：“很是，很是。有句成语，叫做‘韦编三绝’，说你韦家的人读书用功，学问很好。你们姓韦的，可也了不起得很哪。”韦小宝道：“奴才的学问可差劲得很了，对不起老祖宗。”（按：“韦编三绝”中的“韦”字，是指穿连竹简的皮条，康熙故意歪解，拿来韦小宝开玩笑。）

康熙道：“这次去台湾赈灾的事...”本想顺理成章，就派了他去，转念一想：“此人捐了这大笔银子出来，不过跟我讲义气，未必真有什么爱民之心，只怕一出宫门，立刻就后悔了。他到台湾，散了二百万两银子赈灾，多半要收回本钱，以免损失，说不定还要加一加二，作为利息。”他是韦小宝的知己，当即改口道：“... 很容易办，不用你亲自去。小桂子，你的一等鹿鼎公，也不用降级了。咱们外甥点灯笼，照舅罢。”

韦小宝跪下谢恩，磕了头，站起身来，说道：“奴才捐这点银子，不过是完璧归赵，归赵钱孙李，皇上就当是功劳。皇上减膳减衣，那才是真正省出来的，才叫不容易呢。”

康熙摇头道：“不对。我宫里的一切使用，每一两银子都是来自老百姓。百姓供养我锦衣玉食。我君临万民，就当尽心竭力，为百姓办事。你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我食民之禄，就当忠民之事。古书上说：‘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如果百姓穷困，那就是皇帝不好，上天震怒，我这皇帝也就做不成了。”韦小宝道：“那是决计不会的，万万不会的。”

康熙道：“你做大臣，出于我的恩典。我做皇帝，出于上天的恩典。你办事不忠，我砍你的脑袋。我做不好皇帝，上天也会另外换一个人来做。‘尚书’有云：‘皇天后土，改厥元子。’元子就是皇帝，皇帝不好，上天会撵了他的。”韦小宝道：“是，是。你叫做小玄子，原来玄子就是皇帝。”康熙道：“这个‘玄’字跟那个‘元’字不同。”

韦小宝道：“是，是。”心想：这皇帝也太荒唐了！朕疾皇叩博挥梅焉穹直媚怨。康熙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来，说道：“浙江巡抚进呈了一本书，叫做‘明夷待访录’，是一个浙江人黄黎洲新近做的。浙江巡抚奏称书中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言语，要严加查办。我刚才一看了这本书，却觉得很有道理，已批示浙江巡抚不必多事。”说着翻开书来，说道：“他书中说，为君乃以‘一人奉天下’，非为‘天下奉一人’，这意思说得很好。他又说：‘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这也

很对。人孰无过？天子也是人，那有一做了皇帝，就‘什么都是对、永远不会错’之理？”康熙说了一会，见韦小宝虽然连声称是，脸上却尽是迷惘之色，不由得哑然失笑，心想：“我跟这小流氓说大道理，他那里理会得？再说下去，只怕他要呵欠连天了。”于是左手一挥，道：“你去罢。”右手仍拿着那本书，口中诵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手，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苟同。以我之大私，这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韦小宝听得莫名其妙，但皇帝正在读书，又连亮赞好，岂可不侍候捧场？见康熙放下书来，便问：“皇上，不知这书里说的是什么？有什么好？”

康熙道：“叫天下的人不可自私，不可自利，只有他皇帝一人可以自私自利，而他皇帝的大私，却居然说是天下的大公。这做皇帝的起初心中也觉不对，有些儿惭愧，到得后来，习惯成自然，竟以为自己很对，旁人都错了。”

韦小宝道：“这人说的是坏皇帝，像皇上这样鸟生鱼汤，他说的就不对了。”康熙道：“嘿嘿！做皇帝的，人人都自以为是鸟生鱼汤，那一个是自认桀纣昏君的？何况每个昏君身边，一定有许多歌功颂德的无耻大臣，把昏君都捧成了鸟生鱼汤。”韦小宝笑道：“幸亏皇上是货真价实、划一不二的鸟生鱼汤，否则的话，奴才可成了无耻大臣啦。”

康熙左足在地下一顿，笑道：“你有耻的很，滚你的蛋罢！”

韦小宝道：“皇上，奴才向你求个恩典，请皇上准奴才的假，回扬州去瞧瞧我娘。”

康熙微笑道：“你有这番孝心，那是应该的。再说，‘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原该回去风光风光才是。你早去早回，把娘接到北京来住罢。我吩咐人写旨，给你娘一品太夫人的诰封。你死了的老子叫什么名字，去呈报了吏部，一并追赠官职。这件事上次你回扬州，就该办了，刚好碰到吴三桂造反，耽搁了下来。”他想韦小宝多半不知他父亲的名字如何写法，这时也不必查问。康熙虽然英明，这件事却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韦小宝固然不知父亲的名字如何写法，其实连父亲是谁也不知道。

韦小宝谢了恩，出得宫门，回去府中取了一百五十万两银票，到户部银库缴纳；去兵部缴了“抚远大将军”兵符印信；又请苏荃替自己父亲取了个名字，连祖宗三代，一并由小老婆取名，缮写清楚，交了给吏部专管封赠、袭荫、土司职事的“验封司”郎中。

诸事办妥，收拾起行。韦小宝在朝中人缘既好，又是圣眷方隆，王公大臣送行宴会，自有种种热闹。他临行时才想起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捐得肉痛，又派亲兵去向郑克（土爽）讨了一万多两个银子的‘旧欠’，这才出京。

从早路到了通州，转车换船，自运河向南，经天津、临清、渡黄河、经济宁。这一日将到淮阴，官船泊在泗阳集过夜。

韦小宝在舟中和七个夫人用过晚膳后坐着闲谈。苏荃说道：“小宝，明儿咱们就到淮阴了。古时候有一个人，爵封淮阴侯……”韦小宝道：“嗯，他的官没我大。”苏荃微笑道：“那倒不然。他封过王，封的是齐王。后来皇帝怕他造反，削了他的王爵，改为淮阴侯。

这人姓韩名信，大大的有名。”韦小宝一拍大腿，道：“那我知道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十面埋伏，霸王别姬’，那些戏文里都是有。”苏荃道：“正是。这人本事很大，功劳也很大，连楚霸王那样的英雄，都败在他手里。只可惜下场不好，给皇帝和皇后杀了。”

韦小宝叹道：“可惜！可惜！皇帝为什么杀他？他要造反吗？”苏荃摇头道：“没有，他没造反。皇帝忌他本事了得，生怕他造反。”韦小宝道：“幸亏我本事有限得紧，皇上什么都强过我的，因此不会忌我。我只有一件事强过皇上，除此之外，什么都是万万不及。”

阿珂问道：“你那一件事强过皇帝了？”韦小宝道：“我有七个如花似玉的夫人，天下再也找不出第八个这样美貌的女子来。皇上洪福齐天，我韦小宝是艳福齐天。咱君二人各齐各的，各有所齐。”他厚了脸皮胡吹，七个夫人笑声不绝。

方怡笑道：“皇帝是洪福齐天，你是艳福大圣。”韦小宝道：“对，我是水帘洞里的美猴王，率领一批猴婆子、猴子子孙，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

正说笑间，舱外家人朗声说道：“启禀公爷，有客人求见。”丫环拿进四张拜帖。苏荃接过来看了，轻声道：“客人是顾炎武、查继佐、黄黎洲、吕留良四位。”韦小宝道：“顾先生他们，那是非见不可的。”吩咐家人在大船船舱中奉茶，当即换了衣衫，过去相见。

顾、查、黄三人当年在扬州为吴之荣所捕，险些性命不保，幸得韦小宝相救。那吕留良却是初会，他身后帕礁礁吹哪呢呢要懒袋嫉由勇望嶂小18酪圃小尸欣袂嗅息直鲋髯希1望嶂小18酪圃姓驹诘盖推谋澈蝶

顾炎武低声道：“韦香主，我们几个这次前来拜访，有一件大事相商。泗阳集上耳目众多，言谈不便。可否请你吩咐将座舟驶出数里，泊于偏僻无人之处，然后再谈？”

顾炎武当年在河间府杀龟大会之中，曾被推为各路英雄的总军师，在江湖上声誉甚隆，韦小宝对他一向佩服，当即答应，回去向苏荃等人说了。

苏荃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座船跟着一起去，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接应。”

韦小宝想到要跟着顾炎武等到“僻静无人之处”，心下有些惴惴，有七个夫人随后保驾，就稳妥多了，连声叫好，吩咐船夫将两艘船向南驶去，说是要在运河中风景清雅的所在饮酒赏月，韦公爷雅兴来时，说不定要做几首好诗，其余从舟仍泊在泗阳集等候。

韦小宝回到大船中陪客。两舟南航七八里，眼见两岸平野开阔，皓月在天，四望无人，韦小宝吩咐下锚停泊，叫大船上的舟子和侍从都到后舟中去，以免碍了韦公爷和六位才子的诗兴。

待后舟中更无旁人，顾炎武等这才再申谢当年相救的大德。韦小宝谦逊一番，跟着说起吴六奇和陈近南先后遭害的经过，众人相对唏嘘不已。

顾炎武道：“江湖上流言纷纷，都说韦香主贪图富贵，佞师求荣。黄兄、查兄、和兄弟几人，却知决计不确。想我们三人和韦香主素不相识，韦香主竟肯干冒奇险，杀了吴之荣那厮，救得我们性命，以这般义薄云天的性情，怎能去杀害恩师？”

查继佐道：“我们听江湖上朋友说起此事的时候，总是竭力为韦香主分辩。他们却说，靴子皇帝圣旨中都要这样说，难道还有假的？可是韦香主身在曹营心在汉，种种作为也不能跟外人明言。自来英雄豪杰，均须任劳任怨。以周公大圣大贤，尚有管蔡之流言，何况旁人？韦香主也不必放在心上。”韦小宝听不懂他说什么周公管蔡，只有唯唯诺诺。

吕留良道：“韦香主苦心孤诣，谋干大事，原也不必在这时求天下人谅解。只要最后做了惊逃诏地的大事业出来，大家自会明白先前是错怪了你。”

韦小宝心想：“我会有什么惊逃诏地的大事业做出来？啊哟，不好，他们又是来劝我行刺皇上，怎么跟他们来个推三阻四、推五阻六才好？我得先把门给闭上了。”说道：“兄弟本事是没有的，学问更加没有了，做出事来，总是两面不讨好。兄弟灰心的很，这次

是告老还乡，以后是什么事都不干了。”

吕毅中见他年纪比自己还小着几岁，居然说什么“告老还乡”，忍不住嗤的一声笑出来。顾炎武等也都觉得好笑，相顾莞尔。

黄黎洲微笑道：“韦香主英雄年少，前程不可限量。无知之徒的一时误会，那也不必计较。”韦小宝道：“这个较是要计一计的，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明……明什么花花绿绿的？”黄黎洲大为奇怪：“这人目不识丁，怎会知道我这部书？”说道：“是‘明夷待访录’。”韦小宝道：“是了，是了。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是不是？”

黄黎洲等都吃了一惊，均想：“连这人都要知道了，只怕又是一场大大的文字狱。”

顾炎武道：“也不是骂皇帝。黄兄这部著作见解精辟，说明为君之道，该当如何？”

韦小宝道：“是啊。皇上这些日子中天逃谏黄先生的这部书，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说不定要请你去做状元，做宰相。”黄黎洲道：“韦香主取笑了，那有此事？”韦小宝于是将康熙如何大赞“明夷待访录”一事说了，众人这才放心。黄黎洲道：“原来鞑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对不对。”

顾炎武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韦小宝道：“所以啊。皇帝是好的，天地会众兄弟也是好的。皇帝要我去灭了天地会，我决计不干。天地会众兄弟要我去行刺皇帝，我也决计不干。结果两边都怪我，兄弟左思右想，决定要告老还乡了。”

顾炎武道：“韦香主，我们这次来，不是要你行刺皇帝。”韦小宝喜道：“那好得很，只是不是行刺皇帝，别的事情兄弟义不容辞。不知四位老先生、两位小先生有什么吩咐？”

顾炎武推开船窗，向外眺望，但见四下里一片寂静，回过头来，说道：“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

乒乓一声，韦小宝手里的茶碗掉在地下，摔得粉碎，他大吃一惊，说道：“这……这不是开玩笑吗？”

查继佐道：“决不是开玩笑。我们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明。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杀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鞑子占了我们的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雉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缩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韦小宝兀自惊魂不定，连p=郑9溃骸拔摇e-顾徽煨娘？郑9沧霾焕椿实邸！

顾炎武道：“韦香主为人仗义，福泽更是深厚之极。环顾天下，若不你来做皇帝，汉人之中更没有第二人有这个福气了。”

吕留良道：“我们汉人比满人多出百倍，厚人打他一个，那有不胜之理？当日吴三桂起事，只因他是断送大明江山的大汉奸，天下汉人个个对他切齿痛恨，这才不能成功。韦香主天与人归，最近平了罗刹，为中国立下不世奇功，声望之隆，如日中天。只要韦香主一点头，我们便去联络江湖好汉，共图大事。”

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他做梦也想不到竟有人来劝他做皇帝，呆了半晌，才道：“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那里还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天大福气的。我的八字不对，算命先生算过了，我要是做皇帝，那就活不了三天。”

吕毅中听他胡说八道，又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查继佐道：“韦香主的八字是什么？我们去找一个高明的算命先生推算推算。”他知道韦小宝无甚知识，要晓以大义，他只讲小义不讲义；要晓以大势，他也只明小势，不明大势。但如买通一个算命先生，说他是真命天子，命中注定要坐龙庭，说不定他反而相信了。

那知韦小宝道：“我的生辰八字，只有我娘知道，到了扬州，我这就去问去。”

众人知他言不由衷，只是推托。

吕留良道：“凡英雄豪杰多不拘细行。汉高祖豁达大度，韦香主更加随便得多。”他心中是说：“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王。”

韦小宝只是摇头，说道：“大家是好朋友，我跟你们说老实话。”一面说，一面摸摸自己的脑袋，又道：“我这吃饭家伙，还想留下来吃他妈的几十年饭。这家伙上面还生了一对眼睛，要用来看看美女，生了一对耳朵，要用来听说话、听曲子。我如想做皇帝，这家伙多半保不住，这一给砍下来，什么都是一塌糊涂了，再说，做皇帝也没什么开心。台湾打一阵大风，他要发愁；云南有人造反他又烦恼。做皇帝的差使又辛苦又不好玩，我是万万不干的。”

顾炎武等面面相觑，心想这话本也不错，他既胸无大志，又不肯为国为民挺身而出，如何说得他动。实是一件难事。

过了半晌，顾炎武道：“这件大事，一时之间倒也不易拿定主意……”

正说到这里，忽听得蹄声隐隐，有数十骑马沿着西巡河岸自北而来，夜深人静，听来加倍清晰。

黄黎洲道：“深夜之中，怎么有大队人马？”吕留良道：“是巡夜的官兵？”查继佐摇头道：“不会。官兵巡夜都是慢吞吞的，那会如此快马奔驰。莫非是江湖的豪客？”

说话之间，只听得东岸上也有数十骑马奔来。运河河面不宽。苏荃和双儿跃上船头。苏荃道：“相公，来人只怕不怀好意，大伙儿都坐在一起罢。”

韦小宝道：“好！顾先生他们都是老先生，看来不像是好色之徒。大家都进来罢，给他们看看也不要紧的。”

顾炎武等心下都道：“胡说八道！”均觉不便和韦小宝的内眷相见，都走到了后梢。公主、阿珂等七个人抱了儿女，入了前舱。只听得东西两边河堤上响起噓溜溜的竹哨之声，此应彼和。韦小宝喜道：“是天地会的哨子。”两岸数十匹马驰到官船之侧，西岸有人长声叫道：“韦小宝出来！”

韦小宝低声骂道：“他妈的，这般没上没下的，韦香主也不叫一声。”正要走向船头，苏荃一把拉住，道：“且慢，待我问问清楚。”走到舱口，问道：“那一路英雄好汉要找韦相公？”向两岸望去，见马上乘客都是青布包头，手执兵刃。

西岸为首一人道：“我们是天地会的。”苏荃低声道：“天地会见面的切口怎么说？”韦小宝走到舱口，朗声说道：“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

马上那人说道：“这是天地会的旧诗。自从韦小宝叛会降敌，害师求荣，会里的切口尽数改了。韦小宝惊道：“你是谁？怎地说这等话？”那人道：“你便是韦小宝么？”韦小宝料想抵赖不得，便道：“我是韦小宝。”那人道：“便跟你说了也不打紧。我是天地会宏化堂座下，姓舒。”韦小宝道：“原来是舒大哥，这中间实有许多误会。贵堂李堂主是在附近吗？”那姓舒的恨恨的道：“你罪恶滔天，李香主给你活活气死了。”

西岸众人大声叫道：“韦小宝叛会降敌，害师求荣，舒大哥不必跟他多说。今日咱们把他碎尸万段，替陈总舵主和李香主报仇。”东岸众人一听，跟着也大声呼喊。

突然间呼的一声，有人掷了一块飞蝗石过来。韦小宝急忙缩入船舱，暗暗叫苦，心想：“原来宏化堂的李堂主死了，这些兄弟不分青红皂白的动蛮，那便如何是好？”只听得船篷上噼啪啪之声大作，两边暗器不住打到。总算官船停在运河中心，相距两岸均远，有些暗器又打入了河中，就是打到了船篷上的，力道也已甚弱。

韦小宝道：“这是‘草船借箭’，我……我是鲁肃，只有吓得发抖的份儿。有那一个诸葛……诸葛亮，快……快想个计策。”

顾炎武等人和船夫都在船梢，见暗器纷纷射到，都躲入了船舱。突然间火光闪动，几枝火箭射上了船篷，船篷登时着火焚烧。韦小宝叫道：“啊哟，乖乖不得了，火烧韦” A！

苏荃大声叫道：“顾炎武先生便在这里，你们不得无礼。”她想顾炎武先生在江湖上声望甚隆，料想天地会人众不敢得罪了他。可是两岸人声嘈杂，她的叫声都给淹没了。

韦小宝道：“众位娘子，咱们一起来叫‘顾炎武先生在这里！’一、二、三！”

七个夫人跟着韦小宝齐声大叫：“顾炎武先生在这里！”

叫到第三遍，岸上人声慢慢静了下来，暗器也即停发。那姓舒的纵声问道：“顾炎武先生在船上吗？”

顾炎武站到船头，拱手道：“兄弟顾炎武在此。”

那姓舒的“啊哟”一声，忙发令道：“会水的弟兄快跳下河去，拖船近岸。”只听得扑通、扑通之声不绝，十余名会众跳入运河，将官船又推又拉的移到西岸。这时船夫上火势已烧得甚旺。双儿拉着韦小宝抢先跳到岸上去，余人纷纷上岸。天地会会众手执兵刃，四下围住。那姓舒的向顾炎武抱拳躬身，说道：“在下天地会宏化堂舒化龙，拜见顾先生。”顾炎武拱手还礼。会中一名老者躬身道：“当年河间府杀龟大会，天下英雄推举顾先生为总军师，在下曾见过顾先生一面。众兄弟可鲁莽了。还请恕罪。”

韦小宝笑道：“你们做事本来也太鲁莽。”那老者厉声道：“我是跟顾先生说，谁跟你这小子说话？”一伸手，便往韦小宝胸口抓去。苏荃左手一格，反手擒拿，已扭住了他手腕，借势一推，那老者站立不定，向外直摔出去。两名天地会的会众急忙抢上前扶住。

顾炎武叫道：“大家有话好说，别动手武打打打！”

这时官船舱内也已着火，火光照得岸上众人面目都要清清楚楚。苏荃心想自己和双儿武功高强，要护丈夫突围当非难事，天地会会众要对付的只是韦小宝一人，只须他能脱身，这些江湖汉子不会去为难妇女孩子，当下和双儿分别站韦小宝的左右，看定了三匹马一待说僵，立时便动手抢马。

顾炎武拉住舒化龙的手，说声“舒大哥，请借一步说话。”两人走了数丈。舒化龙听顾炎武说了几句话，便大声招呼了六七八人过去看样子这一批人的首领，那被苏荃摔跌的老者也在其内，余下四十余人仍是将韦小宝等团团围着。

韦小宝道：“我船里值钱的东西着实不少，你们一把火烧了，嘿嘿，宏化堂赔起上来，可要破大财啦。”众人有的举刀威吓，有的出言咒骂。韦小宝也不理会，料想顾炎武必能向舒化龙等说明真相。

果然舒化龙等宏化堂的首领听顾炎武解释后，才知其中原委甚多，韦小宝在朝廷做大官，虽仍不为众人谅解，但总舵主陈近南既不是他所杀，心中的愤恨也都消了。

众人一起过来。舒化龙抱拳道：“韦香主，刚才之事，我们是误会了你，若不是顾先生开导，大伙儿险些得罪。”

韦小宝笑道：“当真要得罪我，那也不容易罢。”说着斜身一闪，施展“神行百变”功夫，左一冲，右一穿，两三个起落已在宏化堂众人包围圈外五六丈之遥，一跃上了一匹马的马背。

舒化龙等全都吃了一惊，谁也想不到他轻身功夫竟然如此神妙莫测，这人武功这般高强，难怪他小小年纪，便做了天地会青木堂的堂主，自来名师出高徒，总舵主的嫡传弟子，果然非同小可。宏化堂那老者武功甚强，众兄弟素来佩服，却被苏荃一扭一推，全无招余地，险些摔了个跟头，看来其余六个少妇个个都是高手，己方人数虽多，当真动手，只怕还要闹个灰头土脸。

韦小宝笑道：“我这可要失陪了！”一提马缰，纵马便奔，但见他向西奔出十余丈，倏地跃下马来，冲向西北，左穿右插，不知如何，竟又回了人圈，笑吟吟的站在当地，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进来的。

天地会会众相顾骇然。舒化龙抱拳道：“韦香主武功了得，佩服，佩服。”

韦小宝抱拳笑道：“献丑，献丑。”

舒化龙道：“顾先生适才言道，韦香主身在曹营心在汉，要干一件惊逃诏地的大事，为天下汉人扬眉吐气。韦香主当真举事的时候，我们宏化堂的兄弟虽然没什么本事，但只要韦香主有什么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韦小宝道：“是，是。”

舒化龙见他神色间淡档的，突然右手伸出食指，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左眼，登时鲜血长流，众人齐声惊呼。

韦小宝、顾炎武等都惊问：“舒大哥，你……你这是干什么？”

舒化龙昂首道：“兄弟冒犯了韦香主，犯了本会‘不敬长上’的戒条，本该戳瞎了这对招子，惩戒我有眼无珠。可是兄弟要留下另一只眼睛，来瞧瞧韦香主到底怎样干涉；这惊逃诏地的大事。”

那老者森然道：“倘若顾先生和大伙儿都要受了骗，韦香主只说不做，始终贪图富贵，做他的大官，那便怎样？”舒化龙道：“那韦香主也只好挖出自己的眼珠子，来赔给我就是。”左手一挥，众人纷纷退开，上马而去。

那老者回头叫道：“韦香主，你回家去问你娘，你老子是汉人还是满人。为人不可忘了自己的祖宗。”竹哨声响起，东岸群豪也纵马向南。片刻之间，两岸人马退得干干净净，河中那艘官船兀自燃烧未熄。

顾炎武叹道：“这些兄弟们，对韦香主还有见疑之意。他们是草莽豪杰，说话行事不免粗野，可是一番忠义之心，却也令人起敬。韦香主，我们要说的话，都已说完了，只盼你别忘了是大汉的子孙。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着拱了拱手，和黄、查、吕诸人作别而去。

韦小宝惘惘微颌，影叮叮，钱绀道，蠹，挠辛挂裸，俵，匣，鸮，平，バ。既环，3，筋，r，阎，鹳，鸷，吠，口，艘，徽，螭，中，×，讼，氯，γ，κ，♪，杂，铮，骸，霸，跌，窗，欤，吭，跌，窗，欤，俊。

苏荃道：“好在还有一艘船，咱们先洒阳集，慢慢儿的从长计议。”

韦小宝道：“那老头儿叫我回家问过我娘，我老子是汉人还是满人，嘿嘿，这话倒也不错。”

苏荃劝道：“这种粗人的胡言，何必放在心上？咱们上船罢。”

韦小宝站着不动，心中一片混乱，低下头来见到地下几滴血迹，是舒化龙自坏左眼时流下来的，突然大叫：“老子不干了，老子不干了！”

七个夫人都吓了一跳，韦双双在母亲怀中本已睡熟，给他这么大声呼叫，一惊而醒，哭了起来。

韦小宝大声道：“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头船，两面不讨好。一边要砍我的脑筋，一边要挖我眼珠子。一个人有几颗脑筋，几双眼睛？你来砍，我来挖，老子自己还有得剩么？不干了，老子说什么也不干了！”

苏荃见他神情失常，软语劝道：“在朝里做官，整日价提心吊胆，没什么好玩。天地会的香主也没什么好当的。你决心不干，那是再好不过。”

韦小宝喜道：“你们也都要劝我不干了？”苏荃、方怡、阿珂、曾柔、沐剑屏、双儿六人一齐点头，只有建宁公主道：“你还只做到公爵，怎么就想不做官了？总得封了王，做了首辅大学士，出将入相，那才好告老啊。再说，你这时要辞官，皇帝哥哥也一定不准。”

韦小宝怒道：“我一不做官，就不受皇帝管。他不过是我大舅子，他妈的，谁再罗里罗嗦，我连这大舅子也不要了。”

不要皇帝做大舅子，就是不要公主做老婆，公主吓得那敢再说。

韦小宝见七个夫人更无异言，登时兴高采烈，说道：“宏化堂烧了我的座船，当真烧得好、烧得妙、烧得刮刮叫。咱们悄悄躲了起来，地方官申报朝廷，定是说我给匪人烧死了，我这大舅子从此就再也不会来找我。”苏荃等一起鼓掌，只有公主默然不语。

当下八人商议定当。韦小宝、公主、双儿三人改了装束，前赴淮阴客店等候。苏荃率领同方怡、阿珂、沐剑屏、曾柔四人，回去洒阳集余船中携取金银细软、各项要物，然后散布谣言，说道韦公爷的官船黑夜中遇到股匪袭击，船毁人亡。但那几名船夫见到韦小宝没死，大是后患，依苏荃说，就此杀人灭口，弃尸河边，那就更加像了几分。沐剑屏心中不忍，坚持不可杀害无辜。

苏荃道：“好，剑屏妹子良心好，老天爷保佑你多生几个胖儿子。小宝，我提剑杀你，你逃到树林之中，大声呼叫，假装给我杀了。”

韦小宝笑道：“你这泼婆娘，想谋杀亲夫么？”高声大叫：“杀人哪，杀人哪！”拔足飞奔，兜了几个圈子，逃向树林。苏荃提剑赶

只听得韦小宝大叫：“救命，救命！救...”叫了这个‘救’字，倏然更无声息。沐剑屏明知是假，但听韦小宝叫得凄厉，不禁心中怦怦乱跳，低声问道：“双儿妹子，是... 是假的，是不是？”
双儿道：“别怕，自... 自然是假的。”可是她自己也不禁的害怕。
只见苏荃从林中提剑出来，叫道：“把众船夫都杀了。”
众船夫一直蹲在岸边，见到天地会放火烧船、苏荃行凶杀了韦公爷，早已在簌簌发抖，见到苏荃提剑来杀，当即四散没命价奔逃。顷刻间走得无影无踪。
双儿挂念韦小宝，飞步奔入林中，只见躺在地下，一动也不动。双儿这一下吓得魂不附体，心想怎么真的将他杀死了，扑将过去叫道：“相公，相公！”只见韦小宝身子僵直，心中更慌，忙伸手去扶。韦小宝突然张开双臂，一把将她紧紧搂住，叫道：“大功告成，亲个鼻子！”

夫妻八人依计而行，取了财物，改装到了扬州，接了母亲后，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韦小宝闲居无聊之际，想起雅克萨城鹿鼎山下尚有巨大宝藏未曾发掘，自觉富甲天下，心满意足，只是念着康熙的交情，才不忍去断他龙脉。

康熙熟知韦小宝的性格本事，料想他决不致轻易为匪人所害，何况又寻不见尸首，此后不断派人明查暗访，迄无结果。后世史家记述康熙六次下江南，主旨在视察黄河河工。但为什么他以前从来不到江南，韦小宝一失踪，当年就下江南？巡视河工何须直到杭州？何以每次均在扬州停留甚久？又何以每次均派大批御前侍卫前往扬州各处妓院、赌场、茶馆、酒店查问韦小宝其人？查问不得要领，何以郁郁不乐？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

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 珍用挥邪眨俊蔽... 悍寂≠渍骸澳愕踟惜枋抢面蚰勇稽苛；备i珍右步樱珂笨槁抄瑁i奚补怵10焯k珍拥嚼龋涸豪鑫←夏锅么笨回闫牧顺逦y！蔽ば”φ獠欧判模9渍骸澳哈苜茫 蔽ご悍继i鸪送罚i匾谍i拢9渍骸澳鞘焙蛭懈醒i刘摆ω@湊椅遥i鸪嗝埠芸。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鹿鼎记全书完）
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

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

康熙觉得这种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臣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

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

“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逃邗，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奏。”（康熙批：是。）

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

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

“.....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

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洲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汉大人”则力为开脱。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刑十分郑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

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萃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知道了。）宋萃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康熙关心他的健康。

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加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的密折奏闻。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卅余年，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瘴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赍捧进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折俱已进了，折子不曾发出。臣闻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下发，即有未奉批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缠不紧，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折子，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还不在于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痛，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朱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貌辜茫而粒。已苏叶患破宿。瓜。蔓之托。铁勺瞬危。辣么瞬。嘲倏瞬沃欣吹暮。一鹤δ茫。而纯。绕寐。模。回闻奔病S枚。> 频繁。一。怪味诵。俩砸环。區。）摹。『。蠹。蛭。虱。蚋。朔。帛。远。☆。○。稍。猿。跟。H。舩。皇。桥。奔。玻。ε。艘。貌。坏。茫。瓜。←。险。始。M。蚌。鲜。M。屯。屯。屯。屯。停。M。屯。屯。M。

康熙连写四次“万福”，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

李煦的奏折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实验新种稻米的。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李煦详细奏报试种的情况，某官种几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几亩，每亩产几石几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窃奴才所种御稻一百亩，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着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种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细数，另开细数，恭呈御览。”可见李煦还负有“种御稻实验田”的任务。

康熙将“御稻”种子普遍发交各地官绅商人试种，每人试种的田亩多数是两亩至三亩。李煦种到一百亩，是最大的实验农场。所产的米当时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红楼梦》写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

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折

康熙颇有幽默感，虽然在严肃的公文批语之中，往往也流露出来。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这人的正式官衔是：“提督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加一级降二级戴罪图功。”奏折中说：

“皇上著问：‘提督好，提督身上好么？各官好么？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时启奏，今你到任来，为何不具本启奏？今后可将地方上事宜不时启奏于皇上知道。又皇上赐你鹿舌、鹿尾、干肉等捌样，你可查收’等因。臣随恭设香案，率同将弁各官，望阙谢恩，领受讫。除臣恭奉纶旨，颁赐食品，见在另疏奏谢逃罪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颗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

“…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

避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的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后记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Q，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

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部长篇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〇年三号，到一九八〇年年中结束，一些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一九八一·六·二二·